叢書集成新編

一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冊目錄

總類

羣經總義			
升菴經說十四卷	明 楊 慎撰	函 海	一
四書索解四卷	清 毛奇齡說 清 王 錫纂	藝 海	五九
三禮指要一卷	清 陳廷敬著	學 海	七一
讀禮志疑十二卷	清 陸隴其輯	學 海	七二
陸氏經典異文輯六卷後附四庫提要	清 沈 淑著	後 知	一〇三
陸氏經典異文補六卷後附四庫提要	清 沈 淑著	後 知	一二七
九經古義十六卷	清 惠 棟學	貸 園	一六三
質 疑一卷	清 任 泰學	讀 畫	二〇九
質 疑二卷	清 杭世駿著	讀 畫	二一六
說學齋經說一卷	清 葉鳳毛纂	藝 海	二二九
五經贊一卷	清 陸榮秬纂 清 徐 堂注	藝 海	二三六
溉亭述古錄二卷	清 錢 塘著	文 選	二三八
四書逸箋六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程大中撰	湖 北	二五四
經義知新記一卷	清 汪 中著	藝 海	二七五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六卷	清 伊會一撰 清 苑縮輯錄	畿 輔	二八三
六藝論一卷	漢 鄭 玄著 清 陳 鱣輯	[illegible]	[illegible]
隸經文四卷	清 江 藩著	粵 雅	三〇一
九經學三卷	清 王聘珍著	仰 視	三一八
詩書古訓六卷	清 阮 元錄	粵 雅	三三〇
介庵經說十卷附補二卷	清 雷學淇述	畿 輔	四三一
劉貴陽說經殘稿一卷附經說	清 劉書年撰	滂 喜	五二九
鳳氏經說三卷	清 鳳 韶著	粵 雅	五四一
群經互解一卷	清 馮 經撰	嶺 南	五六四
周人經說四卷	清 王紹蘭纂	功 順	五六七
王氏經說六卷	清 王紹蘭撰	功 順	五九七
經學源流			
授經圖二十卷	明 朱睦㮮著	惜 陰	六二二
儒林譜一卷	清 焦袁熹纂	藝 海	六六一
傳經表一卷	清 畢 沅撰	式 訓	六六五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清 江 藩纂	粵 雅	六九〇
諸子叢鈔			
意林五卷後附逸文、缺文、辨、四庫提要補正	唐 馬 總撰	聚 珍	六九三

升庵經說

楊慎撰

按。升菴經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今焦竑刊本作十四卷。多至倍餘。蓋皆後人抄遝。而此獨完善。洵足本也。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爲有明一代之冠。余刻諸說郛。書過蜀人尤加意搜羅。梓而行之。使讀者得以暢覩其全。知胡應麟輩之正揚。爲蚍蜉之撼大樹也。貴山李調元雨村識。

升菴經說卷一

明 成都楊 慎撰

無極以下周易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元奧。當表出之。然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爲衆讙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憒然而曉辭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揚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

文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于象。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昧者泥象滯形處。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昧者言。則兩儀四象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兎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意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於寒泉精舍。而余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笑而息訟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老子之元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元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元牝豈有物。謂之曰元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闢闔。而曰闔闢。亦猶歷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歷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元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也。連山之易也。初奭。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犛。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猶尙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尙書、見後漢書。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腳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腳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腳。六經尙糟粕。況其餘乎。

易卦變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變。主占者臨時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宋儒解彖傳。凡有不通處。卽以卦變言。紛擾甚矣。惟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老儒泉村王拱東、著周易說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彖傳。如剛柔、下上、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獨此是

一簡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二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而尙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尙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其識亦非守殘因陋之瑣儒可及。特爲表之。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傳。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韓非引之。朱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鈴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慢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爲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辭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於希夷。而後天極於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譏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易字說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反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於日下則爲易。散於日上爲曶。相對爲明。對而斷爲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曶、昕、晦也。明者。望也。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昒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於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愼按。昒即昧字。史記。昧爽作昒爽。莊子云。冉求問於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昒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昒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昒即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昧谷作昒谷。易取日中於地而月彩沉也。後世字從日爲暘。是有二日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本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

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于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曆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虞氏比參同契爲備。而坎離戊己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卦爻名義

易者。蜥蜴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蚌同形。故能嘑雹。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豬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本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與爻者。義取與傍通。所取與卦者。懸有小大也。

易重一斤

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籥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即今之北字也。重八爲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

闕別。

連山歸藏（連一本作厲）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求賞者耳。（隋劉炫僞作連山以取賞。）

古易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睽乖永數。違睽必發。此類圖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窮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馯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楚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卽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占法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三爻變。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彖爲主。全變。以變卦彖爲主。

鶴山語

鶴魏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通覽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

雲龍風虎

張璠。從者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其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謬也。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叢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

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無時而爲天也。妻無時而爲夫也。臣無時而爲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謂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謂正也。愼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大貞小貞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桎梏

桎質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杻謂之桎。械謂之梏。

包荒用馮河

荒、說文引作巟。注。水廣也。

其牛掣

掣、說文引作觢。牛一角仰也。

泣血漣如

漣、說文引作𢞀。

列其夤

夤、說文引作䏰。

先庚三日

庚、說文作庸。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呂衍。漢書地名有鄭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衍。

終朝三褫

鄭康成古本。褫作拕。晁以道云。拕、如拕紳之拕。蓋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誇於人。俗諺曰。孤婢作管家。鑰匙不釋手。撥剌是也。本義作褫。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誇解之可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經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粮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王用三驅失前禽

比爻辭云云。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爲設教者言，非爲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爲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逸去者不追之義矣。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雹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慎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苞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今按厥附數化狀，逾時每予勿鄭永日光繫于苞桑。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棄拱擁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縣霤，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聖，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盱豫

盱，香于切。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說文云：張目也。姚作吁。引詩：盱日始旦。

睢

香維切。說文云：仰目也。朱子云：上視也。

盍簪

盍，胡臘切。簪，側林反。埤蒼云：速也。虞翻作戠，叢合也。本義云：聚也。从其說。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則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刀，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爲此謀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乎，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洪水猛獸，信然。

賁

字有數音：彼僞反，又甫寄反，飾也。李軌，府盆切，犇也。又音墳，又音斑，章文也。又音賁，人姓。又音渾，陸賁即陸渾也。音奔，虎賁。

白馬翰如

戶旦切。荀黃曰：馬舉頭高昂也。此字多作平音。杜詩：扁舟不獨如張翰。須溪云：翰音側，音始此。不知易爻古音已然。信乎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也。

束帛戔戔

戔，在千切。委積貌。又淺小貌。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戔合韵，音箋。

無祇悔

音支。辭也。又之是切。王肅作禔。九家作多，音支。又作㩼。

災眚

子夏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灾、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

菑畬

菑，音茲。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余，又音餘。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畬。

　　　　　　　　　　　　　　　　閫音陽

釋名。東北隅爲閫。閫、發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閫者發也。亦音陽。

　　　　　　　　　　　　　　　　逐逐

子夏作攸。蘇林音迪。與詩滌滌山川音同。荀作悠悠。劉作跾。遠也。說文。跾、式六切。

　　　　　　　　　　　　　　　　楊稊柳稊

大過爻辭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戴德傳云。發孚也。今按鼓作欠巳傳。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綠也。孚、如易卦中孚之孚。毛一本有羽蟲之顯無毛字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今按郎枯楊生華之鄭元音孚或作莖朱子易本義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木不訓根。據易爻。初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稍始。元作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靑也。不自下而榮。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爲衍之。

　　　　　　　　　　　　　　　　坎窞

窞、音陷。說文云。坎中又有坎。

　　　　　　　　　　　　　　　　徽纆

劉殷曰纆。三股曰徽。古者以黑索拘繫罪人。論語所云縲紲也。

　　　　　　　　　　　　　　　　日昃之離

離、叶作羅。周禮注。蕃離作蕃羅。

升菴經說卷二

　　　　　　　　　　　　　　　　肥遯

子夏曰。肥、饒裕也。古文肥作𩡛。字或誤作蜚。遂有飛遯之說。淮南子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子夏曰。戰勝故肥。東坡云王仲至在瘴煙窟中。面如紅玉。非有道者。其能然乎。

　　　　　　　　　　　　　　　　晉卦

雜卦傳。晉、晝也。夷、誅也。孫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庶得反對之義。昧叶音如葬。按孫說似矣。而經文不可改也。旣改字。又改音。可乎。古誅字亦有之由切。見韻補。與晝相叶。則晝亦音周。○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晉爲晝。則明夷爲葬。知明夷爲誅則晉爲賞也。義亦未嘗不對。○華嚴白虎文。不放遠敎。懾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是其證也。

　　　　　　　　　　　　　　　　晉音躋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齋躋亦進也。春秋。齊師遷紀邢鄑郚。鄑、子移反。文選。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晉之道也。遂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晉、國名也。按。晉鄑同字。從日。傳寫訛也。古但作晉。晉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邱長春論日不入地

明爽。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搆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于天。如何卻沈于地乎。且星附于地而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中。歷經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邪。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所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恰卻好得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遞運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邱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搆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矣。由是觀之。長春之見卓矣。○明夷于左股。王肅、馬融皆作般。般、旋也。日隨天左旋。明夷日入地中之象也。

鼫鼠

鼫鼠貪而畏人。按玉篇。鼫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失得

孟、馬、鄭、虞、王肅本。失作矢。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

箕子之明夷

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愼按漢書儒林傳。孟喜傳于趙賓。已有此誤。不始於荀氏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王臣蹇蹇

沈存中云。五、王也。二、臣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以杞包瓜

太元。杏木維流厥美。可以逵於瓜苞。

困上六

上六下應六三。三柔而窮已。行則纆繞。故象困于葛藟。下乘九五。五剛而難成。居則不安。故象困于臲卼。用此二者而不能去。謀全之過也。曰者。自謂也。亦自謀也。心口相語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曰動悔者。處困極之時。懲羹而吹齏也。有悔者。失事機之會。噬臍而莫及。故戒之曰。不可以動而生悔。遂窮不知變。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則吉莫如征也。行而獲吉。故曰吉行。困之爲卦。本以剛掩。上无撓我。而又以說履險。故征吉。

穴井

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巽乎木而上水

井之象曰。巽乎木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也。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特中考見之。不如目睹之真也。故其解摭多支離。

陰火革澤

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骼。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湯武革命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鼎顛趾

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任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寫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煑。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磬石爲以飴浴釜。賈總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億喪貝

震爻辭。億喪貝。又億無喪有事。王相云。億讀爲已。伊已億故也。吳幼清云。億、賭錢也。引唐詩席上意錢之意。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云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其說雖巧。恐聖人無教人賭錢之理。姑存其說。

鴻漸于般

鴻漸于般。裴松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大石。

鴻固不棲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皆所以貴古文也。

節度

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蓋取此。

中孚

人欲盡淨則中虛。天理充滿則中實。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四陽在外而二陰在內。有鳥爪抱子之象。小過、四陰在外而二陽在內。有羽翮飛肉之象。小過次中孚。鳥之卵而翼也。以全卦象言。初、爲足也。二、爲翼也。三、四、爲腹也。五、爲脰也。上、爲喙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

吾與爾靡之

靡、音縻。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靡。鳴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之易說也。字本音靡。叶韻作靡。不從手。今從系。縻、牛韁也。取係戀爲義。亦通。但不如靡摩之說爲長。且韻又相宜也。

或鼓或罷

罷、音婆。叶或泣或歌。易林。蹇裳涉水。深濆請罷。賴幸舟者。濟脫無他。

小過六爻

小過六爻。初與上作一例看。二五作一例看。三四作一例看。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六羽翼未就。而欲高飛。故凶。

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舉。而遇其妣又无上逆之非。是貽厥孫謀之正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中也。何咎之有。不及其君。則不涉犯分之嫌。適遇其臣。則有下順之道。是爲臣不易之證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中也。何咎之有。

小過之時。陰過於陽。陽不能過乎陰也。故九三九四之辭皆曰弗過。九三曰防之。而九四曰遇之。何也。九三在二陰之上。而以剛居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防之。不當以陽之比乎陰而狎之也。九四在二陰之下。而以剛居柔。過乎恭而无咎之道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遇之。禮遇之遇不當用永貞而往厲也。此說以弗過作一句。防之作一句。弗過遇之亦然。又一說以弗過防之作一句。從或戕之作一句。九三弗過防。則從或戕之矣。或、下二陰也。九四弗過遇之。作往利必當戒。而不可用永貞也。

在穴、不飛之羽。不鳴之喙也。

上六。弗遇過之。弗遇者。隔五六而勢絕于陽爻。過之者。處卦終而獵于陽上。弗遇于理而過于勢也。

弗遇過之。則不止于翰音登天。飛鳥離之。又甚于飛而垂翼矣。

凌節踰分曰過。合中得正曰遇。小過六爻。惟六二遇而不過。惟上六過而不遇。蓋小過之時皆過也。于過

之中。皆求其過也。

夫過者時也。而不可過者道也。過者勢也。而不可過者理也。上六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小人之乘時勢而不顧道理者也。故曰弗遇過之。譬如飛鳥不能斂戢羽翼。必致罹觸網羅。故曰飛鳥離之。有踰分凌節之非。犯上逆下順之戒。故曰因時之旣極。則札瘥天降。天之作孽不可逭。勢之旣亢。則罟擭陷穽。人之衆怒不可犯。故曰是爲災眚。

飛鳥遺音

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此鳥亦斥鷃之搶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九皋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爭叟雜。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今按蔡氏易學洗心曰此卦內實外虛四陰翼二陽如飛鳥翰拂雲虛以形軌氣者遺于下非若鷙之從中出者闖于天也以象觀之分宜下矣

方物

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愼按。蟲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蚄。蚄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蚄蚄、古只作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賈尾鍾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斶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淸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娛。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李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魂魄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所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淸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

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蠱冶通用

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傅毅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注。妖蠱猶妖豔也。或省作蠱。人姓也。詳希姓錄。又三者并干寶易注。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从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利者義之和也

熱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卽連山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闕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鼓舞

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頂督冑。周公所以有煩誥。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舟楫之利

地之勢盡矣。而舟以為車。楫以為馬。地之勢雖盡。而人之行也不盡。陸之途窮矣。而川可以涉。水可以浮。陸之途雖窮。而人之行也不窮。此予少時易義中語也。漫記之。其亦曹翰之舊戰袍乎。

俗儒泥古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卽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卽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制法而不制于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浮慕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鵬明之羽。適足增其恧。而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祠祭。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傅粉弓足。酒器不宜用銀鍍金。及仕宦通顯。素履蕭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猶狖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雪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元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傳。佩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為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猓川苗婆多衣統裠。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統褶。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讕。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深詣有如此。趙子常為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詳此哉。愼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大赤

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為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旉卽華

說卦。震為旉。旉之為言布也。震於東方為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尃。今文作華。蓋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敷。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卽瓊華。華與藻相對。尤可證也。

為宣髮

巽為宣髮。注。髮早白也。宣轉第三聲同蒜。今俗謂少年白髮曰蒜髮。

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聰之不明。視之不聽。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麝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為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也。為性之蓬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嘻。盡矣。眘矣。

坎為盜

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乎夜為盜象。此言殊害義。余弟用敘、少時從魏霏谿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說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竊去。星辰皆稽摸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為險。為難。人事之險難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解下卦為坎。坎之為盜象明矣。坎之為卦。外陰柔而內剛狠。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況坎為隱伏。隱伏非盜而何。

為妾為羔

說卦傳。兌為妾。為羔。晁以道曰。羔為養無家之女行賃炊爨。又賤于妾云。

致飾然後亨

鄭元晉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謙輕而豫怠

怠、虞氏本作怡。國語。范蠡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來音釐。又音台。

天地之道浸

易傳。剛浸而長。陰浸。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又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孔子曰。日夜無隙。邱是以徂。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近崑由魏子曰。人之苦于寒也。而暴得暑。苦于熱也。而暴得寒。亦豈不快然于心。信爾。造化之元氣索矣。此粗心快于驟者也。惟夫天地密移。積也而人不知。承也而自相制。故能保合太和。此猶用心精而善於機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江以透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深。亦此理也。

憧憧往來係於金柅

憧、丈冢切。京房作佈。又作鍾。柅、古文作鑈。

升菴經說卷三

百姓 以下論書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向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爲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僧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失笑。

郁夷

史記夏紀引禹貢。居郁夷。曰暘谷。郁、音嵎。索隱。史廣異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愼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須春朔。夏須夏朔。秋須秋朔。冬須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勸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謹冬藏也。此皆勸民事也。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眞。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之雲貴之人。不出里閈。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學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平秩南譌

譌、吾禾切。漢書以譌爲吪。吪又作僞。史記作爲。音同。莊忌哀時命賦。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淸波。叶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

鳥獸毨毛

毨、說文引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illegible]。

鮌

徐鉉。禹父名鮌。當从鮌。今又作鯀、鯀。說文鮌、鯤干不可知也。古混切。

驩兜

說文作鴅吺。韓文公詩。鴅弓射鴅吺。

漢書引尚書論語異同

漢書引尚書放命北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憮、同也。

否德忝帝位

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爲義。與不和通。非訓否爲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而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聞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說雖久。而默閉不發之流。猶得其眞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淸陽和。五星來[illegible]。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鬭法哉。今按桓子新論曰昔堯試之於大麓者領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七政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歲步覽。焉可狥儒生腐說。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詔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淸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五玉當作五樂

修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林少穎云。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此說極當。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爲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官採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官採亦須有人矣。劉班江淼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官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陟方

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皐陶之讚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傅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脣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錄古七始誤夾始。蓋古文七作桼。桼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孔安國云。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而夏本紀云。泥乘橇。山乘檋。橇、尸子作蕝。而芮切。檋。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橋。溝洫志云。山卽梮。諸儒皆以檋爲邱遙切。此意言之。音橇爲蕝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欙同。力追切。楯與輴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檋與梮同。卽樏也。當讀如濟溱之溱。其音作橋者。殆梮之轉音。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欙、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屨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屨與板矣。輴、軌、樏、橇。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塗、泥也。楯卽輴也。軌也。樏也。狀如長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庳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卽橋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蹉。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毳。下用鐵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樏卽欙。與周禮輂車同制。如今

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爲索。輿上 周禮所謂輂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元首叢脞哉

脞、徐邈讀作趙。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荊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荊豫之名得附河濟荊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撫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檿絲

烏簟切。說文。山桑有點文者。引詩。其檿其柘。國語。檿弧箕服。孔氏書注。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史記作酓。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織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彩。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厥土赤埴

市力反。土黏曰埴。鄭元音熾。孔穎達曰。埴戠音義同。

塗泥

塗音伯平聲。地泉濕也。東方朔傳。伊優牙者詬塗。解云。塗者。漸洳浮也。可知其音矣。

沱潛

潛、一作灊。江源有鄰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

杶榦栝柏

杶、勅倫切。木名。又作櫄。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榦、柘也。可爲弓榦。栝、古活切。卽檜也。柏葉松身。

箘簵楛

簡、求陰切。草昭。一名蛉風。蕗、香路。楮、音戶。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嗣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爲舜塗廩浚井。瞽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聆書思之。皆可發一笑。

禹貢彭蠡

東匯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鄒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於此。二泉云。江漢水攝彭蠡。彎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洊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特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千張克修云實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爲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闕之。遏能瀦而後泄耶。

北江

朱子曰。洪水之患河爲甚。禹親治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漲。而不知彭蠡之源爲其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北江。無足怪者。○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海於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中江

吳幼清曰。東匯澤爲彭蠡。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紛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亦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十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預辟

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湖水而言。指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按。此二節値明。可息紛紛之說。與考定武成同功矣。

敷淺原 一本作名敷山

敷淺原、孔安國以爲博陽山。非也。通典云。浦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驛西數十里有望夫山。蓋望敷淺原耳。猶望江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婦望夫說之。蓋妄臆矣。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今崇陽縣西二百二十里有雲谿山。峻峭、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夏禹紀、作道荷澤。被明都。索隱。明都、音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周禮又作望諸。

肅愼來賀 注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貌之屬

駒麗、即高句麗也。扶餘、今之扁餘。馯、三韓也。貌、音貊。義同。

重光

禹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日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漢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

三朡

地名。今之定陶也。

桑穀共生

穀、音構。木名。皮可爲紙。王羲之傳。寫萬構之皮是也。共、音拱。

東陵西陵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教化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術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術既平。五子歌以術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雁行、足行。當作術。見龜策傳。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同人之卦。簡潔而明肅。其辭皆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傅說

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所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恃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尊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歐。蓋亦意料之言也。（一本無堯民以下二十三字）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質帝感其悲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豎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一本無心字一句）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傅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濮地（一本地作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

徙斯訓

庸蜀羌髳。髳即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莋都取大。注。斯及莋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榆也。此斯即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鄒。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髳。漢之叟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鄒也。實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山在作酸

朱子云。今以兩木片相擦則齒酸。黃鼎駁之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時壞時亦酸。木擦之說。恐未然也。按。其子嶄嵼。何嘗以兩木相擦乎。

聲作聖

目聲道存之謂聖。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貴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雨霽蒙驛克

蒙驛。古文尚書作雺圛。注。地氣上。天氣不下也。一作霧。漢書引易傳。有蜺蒙霧。上下合也。又曰。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窺臣。天蒙起而白。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注云。此皆陰雲之類。圛。升雲半有半無也。徐鍇曰。說者曰。氣象絡繹不聯屬也。按說文引圛升雲半有半無。即曰驛曰霽之說也。史記龜策傳。所謂雨不雨。霽不霽。與氣絡繹不聯屬之說相符。可驗。又鄭元詩箋。齊子豈弟。作齊子闓圛。其說曰。闓圛與發夕爲對。圛與闓通。半明也。可以互證。○朱子云。卜五。即龜也。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也。二曰貞、曰悔也。卜法今無傳。今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白竹筒中寫出。直向上爲木。橫爲土。向下爲水。斜向外爲火。斜向內爲金。如文帝大橫庚庚。是得土之象。庚庚是庚庚然豹起。

好風好雨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化洽生民

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洽生民。疏云。化洽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爲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於世。與化洽生民之義異。

惟其斁丹雘

斁、古作斁。斁、古塗字。注。丹邱之山產丹。青邱之山產雘。

顧畏於民碞

碞、徐成切。僭也。孔曰。碞即巖也。參差不齊之義。故爲僭也。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爲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遘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反樂于克紂之事乎。

泰顚閎夭

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脣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蜍、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需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黼王黼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貴賓爲之。是以所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識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傅。何功可保乎。

又

尙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不克見聖

漢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虐今。薰往譏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庶言同則繹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禮記注中所引也。鄭元曰。資當爲至。齊魯之語也。祁納音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按鄭元讀惟曰怨爲一句。資冬祁寒爲一句。資與今書文咨異。

伯冏與伯景同

伯冏。說文冏作臩。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臩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尙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臩也。冏與臩、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爲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椓

丁角反。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同。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

徐戎並興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亂。此戎夷帝王所羈縻。錯居九州之內者。秦始皇逐出之。○此事惟孔安國傳有之。始皇此舉。高於西晉武帝矣。

杜乃擭斂乃穽

擭、捕獸機檻。穽、陷地捕獸。杜、一作敷。斂、乃結反。

敿乃甲冑敿乃干

敿、力彫反。簡也。敿、居沼反。治也。

先其祘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祘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祘、古算字。近俗本改祘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顚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祘。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斠若畫一。通鑑改斠作較。不知斠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繡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升菴經說卷四

詩小序以下毛詩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倔強者哉。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予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爲此言。亦非韓公矣。必闕以下闕七字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闕三字爲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爲非公作。悉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發。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爲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脩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窈窕淑女

字書。窈、深也。窕、極深。窈窕、幽閒之地也。淑、貞靜之德也。鄭元箋。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正義曰。淑女以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方言云。美心爲窈。美容爲窕。非也。按窈窕訓深宮。爲是深宮之地是幽閒。深宮固門曰幽。內言不出曰閑。窈窕言其居。貞專言其德。今解者混之。遂以窈窕爲德。誤矣。陶泉明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魯靈光殿賦。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江賦。幽岫窈窕。孫興公天台賦。幽邃窈窕。封禪記。石磴窈窕。如無道徑。曹攄詩。窈窕山道深。謝靈運詩。窈窕究天人。李頎詩。窈窕尋灣漵。迢遞望樹巘。諸葛穎詩。窈窕神居遠。蕭條更漏深。喬知之詩。窈窕九重閨。杜詩。窈窕丹青戶牖空。杜牧詩。烟生窈窕深東第。諸窈窕字。豈亦謂女德乎。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摶黍

摶、音團。黃鳥也。一名黃鸝。一名黃鸎。一名楚雀。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栗又作鶹。○熟北音作平聲。

煩撋

澣、濯衣服也。○撋、諸詮之音而專切。何允沈重音而純反。阮孝緒字釋云。煩撋猶捼挱也。捼、奴禾切。挱、素何切。○捼挱見上注。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爲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託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攜僕望砠。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元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眞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惄如調飢

惄、韓詩作愵。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調飢也。稠飢也。輖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矣。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佪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惄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嘗得其實耳。

委蛇

委蛇、曲貌。毛詩。委蛇委蛇。陸農師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蓋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鰌也。管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又蛇邱、地名。楚辭。白蜺嬰茀。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史蘇秦傳。委蛇蒲伏。索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郊祀歌旗委蛇。文選西京賦。聲清暢而婉蛇。注。聲餘詰曲也。韓詩作逶迤。引石經作遐迆。又作褘陀。韓退之詩委陀結糾。後漢書邳彤贊委陀遐旅。李兹字辨作倭佗。皆字異而義同。韻符引而未盡。茲為廣之。

髮髢

上皮寄反。下徒帝反。少牢謂之被錫。周禮謂之副編次。○釋文引少牢禮。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按。注文本作被錫。孔穎達讀被錫為髮髢。髢字又作鬄、鬀。徒帝反。

抱衾與裯

按。裯从周得聲。與凋雕鵰同。裯當音條。今關中亦呼褰褲為條子。裯叶綢衾與帚。帚、徐邈讀作旄。旄、胡晁也。其象如旄。因名。齊叶帚作留。恐非。寔命不猶。猶亦叶謠。見檀弓。

江有汜

汜、說文引作洍。徐鉉曰。洍蓋汜之或體也。

嫡媵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為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與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為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嗣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為弱國。魯為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從妾乎。此戴埴鼠璞也。余取之。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與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狩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尚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為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踊躍用兵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兵、逋旁切。始叶。左傳。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易林。从我惟幼。可辟刀兵。與福俱行。有命久長。京房易傳。山見徙。江于邑有兵。

何用不臧

郭忠恕曰。不臧卽否臧。

旭日始旦

旭、徐邈讀作喧。

行道遲遲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誰謂荼苦

陸氏詩緝云。詩有三荼。一曰苦菜。誰謂荼苦。堇荼如飴。是也。二曰穢草。以薅荼蓼。是也。三曰英荼。有女如荼。是也。周禮司徒有掌荼。當以時聚荼。徵野疏材之物。爾雅。檟、苦荼。本草。茗、苦荼。

流離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毛鄭舊說也。

狐裘蒙戎

蒙戎、徐邈作武邦、而容二切。註。亂貌。陸德明云。徐音是也。左傳讀作尨茸。

邗干同字

出宿于干。今開封有邗溝。羅氏路紀云。寒浞處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

其虛其邪

邪、音徐。爾雅作徐。說文作邪。思無邪、同。叶思馬斯徂。

愛而不見

愛、揚雄方言注引作薆。其說曰。薆、掩翳也。謂蔽薆也。太元。翕昔之離。中薆薆也。譬如之惡。著不昧也。史淮陰侯傳。萆山而望。注。蔽翳也。萆薆義同。

𪓰䵹

說文引詩。𪓰䵹之求。得此𪓰䵹。上音去。下音秋。爾雅。𪓰䵹、蟾蜍。注云。似蝦蟆。居陸地。與蝦蟆不同。蟾蜍形大。背上多痱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況衛宣公之老而無恥之狀。蓋醜詆之辭也。蝦蟆能跳接百蟲食之。時作呷呷聲。在陂澤間。此為二物明矣。

實維我儀

儀、音俄。叶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九十其儀。叶其舊如之何。太元。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音儀。船作蛾。漢隸羲義作羲儀。又見洪适隸釋及周官注。

昧也天只

只、詩作㒵。語聲餘也。字本作㒵。省作只。

鬒髮如雲

鬒、說文引作㐱。㐱之刃切。稠髮也。鬒音義同。㐱从人從彡。又有殳字。形相似。殳音殊。

定之方中

注。山川能說。鄭志張逸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其故事。然述當讀遂。事不謀之遂。

疊韻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螮蝀在東。卽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睢盱跋扈。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〇南史有稍日失適。亦疊韻。

善字訓多

古昔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綠竹猗猗

綠竹。韓詩作藩筑。石經同。藩、扁筑也。一云卽萹蓄草。郭云。似小藜。赤莖。節高。好生道傍。今兖子歌謠有雞冠花萹蓄草。是也。唐詩。名花采萹蓄。

綠竹青青

青青、讀作菁菁。草木之英曰菁。蓋字作青而音與義則菁也。不然。既云綠矣。又焉得重言青耶。

重較說

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軿。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輢兩而較一。說文。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隳。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今按古今注。車耳。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上。重起如牛角。故云。

考槃在澗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有吳干。平涼有閑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

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闕。跡偏湘干。干與寬叶爲是。且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寬以居也。二章曰。碩人之薖。居而安也。薖、說文。草也。孟子所謂草莽之臣。詩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卽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於此。三章曰。碩人之軸。軸卷而懷之也。

碩人之薖

說文。薖、草也。音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卽窩也。言考槃於此山之阿。卽我之科座也。薖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考槃在陸

陸、如莊子陸沈之陸。軸如軸臃之軸。

鱣鮪

陸璣云。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遼東人名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濊濊

呼活反。說文曰。礙流也。水平則流礙。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頹不流。

女也不爽

女也不爽。爽、平聲。叶士貳其行。又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老子。五味令人口爽。左傳。唐公兩肅爽。楚辭。厲而不爽。音俱同。

黍離詩同

黍離之詩。今之詩傳言。大夫行役。初見稷之苗。中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閔周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其說本於注疏。注疏謂稷苗六月。穗七月。實八月。如此說詩。比於固哉高叟益拙矣。詩人之所賦。因其苗而及其穗。因其穗而及其實。猶桃夭之詩。因葉以及華。因華以及實也。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必如其說。始以六月見苗。中以七月見穗。終以八月見實。則是三月之間。往返四次矣。若一往一返。則見苗與穗。不見其實矣。比之桃夭之詩。葉時華時。有實時。亦須一月餘。豈是見葉言葉。見華言華。見實言實。乃是□守株園老叟耳〇說文云。黍、禾屬。从禾。雨省聲。引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然則又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爲黍。既從孔子之言。不當又云雨省聲。許氏之恒病。有極相遠不叶者亦云諧聲。殊爲不通。鄭樵言許氏惟得諧聲一類以成其書。信哉。熟觀說文自見其誤〇劉勰曰。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於疑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亦通。

暵其乾矣

暵、他安切。韓詩作灘。

毳衣如菼

爾雅。菼騅也。菼草色如騅也。郭曰。菼初生。色在青白之間。

抑釋掤忌

掤、或作冰。毛氏曰。掤所以覆矢。孔穎達曰。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而義同。服虔曰。冰犢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音韻爲。冰、矢房。

洵直且侯

侯、音胡。叶盖裘如濡。史記匈奴傳。胡王作侯王。易林。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又范子妙才。傳駁傳牘。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賦。增昭儀于婕妤。賢旣公而且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皆叶七虞。呂氏春秋。今侯渫過而弗辭。侯元有胡音。今以喉嚨念胡嚨可驗。

洵美且都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治容麗態。多出於鄭衞甲族。簪纓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澀。爲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悴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領吳宮。鉤剡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山有扶蘇

扶、蘇、木名。徐邈引作搏疋。

褧衣

褧衣、或作絅衣。說文作檾衣。儀禮作顈衣。又作景衣。音義並同。皆嫁時在途之衣也。

聊樂我員

員、古云字。又云于爾輻。又景云維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零露漙兮

漙、呂忱字林作[illegible]。顏氏糾繆正俗作[illegible]。音上兗切。叶揚清婉兮。陸粲曰。今韻書作上兗切。非。蓋兗字傳寫作袞耳。按諸韻皆不收。當補入之。予緩古音一書。或以今韻反切不同規予者。予曰。旣曰古音。豈能悉合今韻乎。況三百篇爲詩之祖。婉字在阮韻。[illegible]字當從之矣。婉韓詩作[illegible]。

匪東方則明

匪東方則明、音芒。叶月出之光。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易。天下文明。上叶陽氣潛藏。下叶與時偕行。荀子。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荀子。契元王。生昭明。歸藏筮詞。空山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職日月以爲明。

總角丱兮

丱即礦字。周官有丱人。丱、金未成器也。借作童丱之丱。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今作卝。非。

栲杻

栲、山樗。杻、檍也。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作斯詩者以多壽爲萬年枝。非也。

蘞蔓

蘞、音廉。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而不可食。幽州人謂之鳥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鬷邁

越以鬷邁。鬷、數績麻之縷也。越、如越綈之越。言棄其麻縷而往爲淫泆也。商頌。鬷假無言。又以鬷訓總。

齊子闓圛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元箋曰。豈弟當作闓圛。闓、開也。圛、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爲對。發夕、侵夜而行。闓圛將明而行也。圛字一作睪。三蒼解詁云。日明曰睪。字詁云。雲霽暫見日曰睪。古文尚書。雨霽驛克。許氏說文。圛、升雲半有半無。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闓擇。文穎曰。闓擇皆樂也。闓音愷。擇讀此。闓擇即闓圛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爲豈弟乎。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於守人。守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守人之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守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詩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章云車馬而臆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過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旣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鋈軜

鋈觼軜。以白金爲飾。軜繫于軾前。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芷蘭。士蕭。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贄也。

隰有六駮

詩疏云。駮、橫木皮似鱉迷。又似駮馬。疏曰。斫橫不歸得鱉迷。鱉迷尚可得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

甚似樹。以其斑文似馬之駁者。故曰六駁。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鋸牙食虎豹之獸。非也。獸非倏止於隰之物。又與鄰章苞棣樹檖非類。故知即梓楡耳。

夏屋

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幘屋而行可乎。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巧。前娘二宋。後掩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辟摵

中唐有甓。鄭注考工記。唐前。若今辟摵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畜今辟即甓也。摵、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緣。縫人言督縫。醫家言督脈。皆訓中也。

碩大且儼

儼、韓詩作㜝。注。重頤也。言美人豐頤。頤外有餘。或訓爲含怒。非。或作䫜。又作䪻窩腮斗也。俗云笑，

匪風飄兮

注、言飄飄無節度也。廣韻讀如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世歌曲。皆古鄭衛。泛豔者曰慓。即俗慓院字。

荷弋與祋

祋、說文。殳也。一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入。暫下以驚牛馬。曰祋。祋、丁外切。叶芾。芾、甫末切。

心結於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於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向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蒬。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

一之日觱發

說文。觱發作滭泼。其字皆從水。

觱發

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冽。注。觱發、風寒也。栗冽、氣寒也。今按。觱發指風。是也。栗冽乃氣寒結而爲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栗冽字从冰。其義易見。觱發之爲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書之。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觱栗。與詩意合。觱發。今俗名頭管。樂府名風管。又可證。焉林甫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觱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迴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信哉。

重穋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穋又作稑。說文。禾邊作穜。是種稑之種。禾邊作種。是穜植之字。今人混之久矣。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於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罍屏幃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宿觀以縭爲帨巾。誤。又以引　縭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矣。

町畽

町畽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畽、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畽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畽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畽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畽即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畽字載于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畽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若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于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偏町成篝。注。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荆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既垣。疆理畽畽。召伯敦銘。予既畽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畽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爲鳥巢可乎。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陋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廛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氈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欑柲。其音轉作盧。而字作廬云。

烝在桑野

烝在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爲衆。或訓爲進。皆不通。當訓爲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此于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有鴟亦當據寫矣。〇又蒸字訓菆麻蒸也。故有薪蒸之說。又蒸麻秸也。麻秸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訓作進。火氣上行也。又訓衆。言衆多如麻也。詩之天生烝民是也。因前論。故并及之。

升菴經說卷五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歌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寄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因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服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鄂不韡韡 一本作萼韡之韡

不、風無切。鄭元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是也。不、古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苞也。今作萼。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自漢以下。古說相傳如此。而於兄弟之義。尤爲明切。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萼樓。取此也。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義。亦且背字義矣。又按束晳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白華絳趺。在陵之陬。白華元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跗、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作柎、跗、趺。又作足者。花之足。猶人之足也。故唐人亦有紅萼青趺之句。

外禦其務

務、吳才老音蒙。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也。朱文公不取。然吳亦有據。未可盡廢也。

烝也無戎

每有良朋。朋音與蓬同。正與戎韻合。沈約在烝韻。而肱、輕、堋、宏、薨、皆從之。非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易緯河圖數曰。一與六同宗。二與七爲朋。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合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也。毛詩爲詩之韻。亦韻之祖。舍聖經不宗。而守偏方之音。其固甚矣。〇戎、而主切。音汝。叶外禦其務。蓋戎汝古人通用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也。

雨雪載塗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塗、音余。叶華。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柳詩。甚幻迷

水火。齊諧笑拍洪。東門朱履飯。中散蘊空爬。

烝然罩罩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何幹水聲。黃東發云。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烝然汕汕

疏。汕、樔也。今之撩罟也。說文。汕、魚游水貌。汕、所諫切。樔、一作罺。側交切。

臺萊

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臺笠。都人士曰。臺笠緇撮。是也。○萊、草名。今萊州人。蒸以爲蔬。謂之萊蒸。萊州得名亦以此。

枸楰

注。枳、枸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斗。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話云。狀似枅栱。土人謂枅栱木。通作枳。本草。枳、椇。廣韻。枳、椇。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椇。字从禾。稜極也。徐鍇云。稜極、屈曲不伸之意。稜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宋玉賦。枳枸來巢。其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年與唐之明憲無異。殺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㚒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淸。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肅肅其羽

字本作䎘。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踡在腹下。

夜未央

未央。注。未渠央也。渠、音遽。本作詎。詎、豈也。字林。未知之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注。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美其和。謂聚而不相觸。按詩詁曰。魚口喰水濈濈然。羊之角多似之。

家父作誦

誦、音松。叶以究王訩。淮南書。赤松子作赤誦子。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韻譜引此作威。威、說文作㓕。上从戌。音恤。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書。故訛從威。亦如㒸發之㒸。上亦作㒸。不得已而從戚。古篆作䨟。上從兩或相對。人亦罕識。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爲天夭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眞。且佌佌速速天夭。連文爲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夭也。天夭之義自然。天夭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夭老者居。亦祖張說。

夙夜朝夕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中原有菽。庶民尙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蜾蠃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尙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稺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說文以爲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察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麥。青黑之鳩。皆名以雅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卽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歸飛提提

荀子。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天下自來。按提當音時。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塗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想焉如擣

擣。注。一作㨶。怛怛病也。易林所謂𢥞春也。又省作疛。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採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萋兮斐兮

萋斐。說文引作䓿斐。𦁕。錦帛屬貌。

跂彼織女

跂。說文引作歧。歧、項也。支聲。仰頭項以望也。

啓明長庚

詩疏。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與二字費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祀祭于祊

祊、說文引作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

均均原隰

均均、漢碑引周禮註。作畇畇。按。當作㽉㽉。田十有二頃也。文選又作原隰畇畇。

開天傳信記

姚崇曰。大田云。秉畀炎火。此捕蝗之法也。

興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渰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將本古經。

韎韐

音昧閤。毛云。茅蒐、染草也。疏云。茅蒐、韎韐、聲也。正義云。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縕韍而黝珩。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以代韠也。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

珧。蜃甲。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即紫磨金也。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珕即今牡蠣。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感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憂心怲怲

蔦與女蘿。施於松上。叶平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怲與彷同。叶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蓋丙古與方互音。柄亦作枋。可證。

間關車之舝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如食宜饇

褒光云。饇即飽字。或作饜飾。

芄

終朝采綠。注。綠、王芻也。爾雅作菉。韓詩作菉蓐。郭璞云。似小藜。赤莖。有節。好生道傍。今名鴟腳莎。

英英白雲

詩白華之什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云。雲亦有露。孔穎達正義云。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毛言雲亦有露者。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是亦露之雲也。○有雨雲。有露雲。此節發揮甚新。

緜蠻睍睆

詩。緜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又睍睆黃鳥。王雪山云。睍睆、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爲色也。今注皆以爲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爲得。

有兔斯首

斯、音鮮。箋云。白也。鮮白之鮮。訛爲斯也。孔穎達曰。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相近。左傳。于思于思。服虔曰。思、頭白貌。思斯字異而音同。

有豕白蹢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瑟彼玉瓚

康若。瑟作璱。詁云。玉華相帶如瑟弦。

白土榛楛

詩曰。生民之初。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卽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爲長。

是禓是禡

碑蒼。禡、馬上祭也。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從車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旣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詒厥孫謀（一本作貽厥孫謀一本作孫）

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通鑑。韓建殺所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昏不鄰矣。其雖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癡人說夢。

酌以大斗

斗、酒器也。石經作斝。象形。周禮作豆。盟之訛也。

芮鞫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卽。鞫、韓詩作阸。班孟堅云。茲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云。阸、讀與鞫同。

譏汔期

爾雅。譏、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詩曰。汔可小康。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同此也。○今按。譏、幾、汔、期、近、忌、皆語助辭。詩。往近王舅。近音忌。注。近、辭也。今人不知爲語辭。而以爲辭去。可笑。

卒癉

下民卒癉。韓詩作瘁癉。

憮然憲憲

憲憲。注。猶欣欣也。沮渠蒙遜責劉祥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通鑑釋文。華人服飾。研麗自喜。按。研研卽憲憲。古今字雖不同。其旨一也。

俾晝作夜

作音卽具切。讀如列子以晝足夜之足。謂晝不足。以夜補之也。李善曰。足其不足曰足。足音聚。與足夜義通。

屋漏

詩抑之篇曰。尙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周禮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帷幕是大帳。幄帟爲小帳。禮之用帷幕者。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今按。鄭元解屋爲小帳。蓋以屋爲幄也。史記。運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幕、卽幕也。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幕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隱奧深居曰帳。密謀祕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升菴經說卷六

倉兄塡兮

音愴況。○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蘊隆蟲蟲

毛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曉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

崧嵩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子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或以爲崧嵩通用。誤矣。

鉤膺

樊纓也。又作繁纓。

鞹鞃淺幭

鞹、去毛之皮。鞃、軾中也。淺幭、以虎皮覆軾幭。禮記作幦。羔幦、鹿幦是也。周禮作幭。犬幭、豻幭是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巳也。鄭元曰。近、辭也。愼按。近音記。毛注曰巳。巳亦音記也。鄭曰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

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身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巳。又作忢。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巳也。忢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从辵。从丌。丌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贈、崔靈恩本作增。云增益申伯之美。孔穎達云。贈遺者。所以增長於人。增之財。使行增于義。故曰。贈、增也。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一本述維今之疚不如茲誤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粺。粺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愉悅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元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宋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殷商衣郼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戎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於文反。盛爲昆。中庸云。壹戎衣。壹即殪。衣即殷也。與秦誓戎商義同。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依者。殷之胄也。○白虎通。水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郼。呂氏春秋。湯伐桀。有夏之人民親郼如夏。字林、玉篇音韋。非也。至于說文及林罕、楊佺、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噫。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郼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淺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既於基命

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廣。不深則用不微。不靜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譚。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潛有多魚

潛、音涔。爾雅。槮謂之涔。韓詩云。涔、魚池也。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于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隱。因捕取之。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水中魚舍也。江賦。栫澱爲涔。夾漈羅衆筌。皆取魚具也。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栫、寢見切。亦槮也。槮、罧、涔、潛、古蓋通用。

敦琢其旅

敦、音堆。其敦彼獨宿同。又軍後曰敦。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又敦邱。見爾雅。從敦而欲度高乎太山。見賈誼。又音彫。與敦弓既堅同。見廣韻。天子弓也。

應田縣鼓

田當作朄。小鼓在大鼓旁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曰。周禮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朄有名朄。引導鼓。朄字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惟有申在。申字又去其上下。故誤爲田也。○朄音允。

鞗革有鶬

鞗革、轡也。鶬、以金飾轡。如鶬鳥之形。句法與有鶯其領同。○鶬、今俗轉作鎗。唐六典有鎗金法。如今之鍍金也。

嬛嬛在疚

其傾切。石經作煢煢。

莫予荓蜂

毛云。荓蜂、摩曳也。箋云。掣曳也。○摩曳則掣曳。○甹夆、爾雅。言羣小人毋敢我摩曳爲譎詐之行。是自求辛螫也。

荓蜂

詩小毖。莫予荓蜂。荓、音烹。蜂、音甹。毛傳以爲摩曳。摩、音翅。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甹、使也。則荓讀作甹。疑亦可也。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賕。亢龜象

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厥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作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毛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是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復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頖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為學。何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賁。此篇與先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室為居處之室。宮為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耳。詩言翩彼飛鴞。集於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實於倫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圜水。戴埴鼠璞之言如此。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是證矣。近世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刺鄭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邱、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兗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於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又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廦雝。解云。廦、墻也。雝、天子享賓廦雝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雜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背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背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簴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敍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勤入學敍之可樂與鍾鼓諧調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述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學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惡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荊舒是懲

舒、史記建元侯表作荼。古文荼、舒、假借字。禮玉藻。諸侯荼前詘後。考工記弓人。斵弓必荼。尚書大傳。厥咎荼。厥罰恆奧。荼皆作舒。

元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松音)。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巢。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史記云。元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呑之。姦禺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元鳥之詩何解也。曰。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娠。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請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姦生之時値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侯張麗華云。眼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元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所祠之時。故言天命元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書闕信史記之訛耳。

發音旆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注。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如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松柏丸丸

長笛賦。丸梃雕琢。注引韓詩。松柏丸丸。薛君曰。丸、取也。余按山經。鳳卵作鳳丸。又作鳳欒。則丸、欒也。欒、削也。今稱木工曰雕欒匠。可證。然則丸乃欒削之而成丸也。今詩傳解丸丸爲直。恐非。愚意丸丸是言楷之團圞如車蓋也。亦備一說。

說文字與詩異

陟彼砠矣。說文。砠作岨。桃之夭夭。夭作㜏㜏。靜女其姝。姝作袾。蒼蒿嫈之。嫈作榮。有饛簋飧。饛作䭰。盧令令。令作獜。室人交徧摧我。摧作催。憂心炎炎。炎作㶣。注。小熱也。厭厭夜飲。厭作㷼。惈彼淮夷。惈作𢙳。斧以斯之。斯作㯄。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楙。溱與洧。溱作潧。駿彼晨風。晨作鷐。安得蘐草。蘐作藼。見此粲者。粲作效。倩兮旦旦。旦作𦡛。昊天曰明。昊作昦。从夼从天。非相時憸民。憸作㦬。佌佌彼有屋。佌作𠈌。𠈌、小也。菁菁者莪。菁三莪又引作蓁。

升菴經說卷七

春秋例 以下春秋左傳　附公穀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算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弒其君。趙盾弒其君。莒人滅鄫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也。

元年

元年、春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成春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俟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克段于鄢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趙匡曰。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歸周。左氏曰。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杜注曰。今潁川鄢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鄔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即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鄔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當奔共也。郭知元切韻云。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有蜚不爲災

說文。蜚、負蠜也。文沸切。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蠦。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艸則枯。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人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間舊。則周之用人。尙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得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碏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歎歎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之嚴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獳羊肩

獳、奴侯切。人名。石碏之宰。殺石厚者。

命子

命、名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也。又命名之大。以从齒數。史記皆作命。古命名同音也。又孟子。命世之才。名世之才也。易。終有譽命。譽名也。殺人亡命。亡匿姓名也。太元。勞有恩勤有悁也。羈角之吾不得命也。古樂府。嬰兒初命子。謂兒語哺子。如人之名子也。

謂其不疾瘯蠡也

瘯蠡、祭之牲特病也。瘯、七禾反。小腫也。或作瘯。蠡、力果反。春秋正皮肥也。又作𤻎。說文同。

厞屨

厞、符沸切。方言曰。厞、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不借麤者謂之厞。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桓公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胡安定曰。羨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乎武父。赴地乎狩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於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即而日。日赴者。遠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惑之。漁仲直改焉。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恆星不見。○孔穎達云。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愼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穀梁作昔。恆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从日从㸚。㸚音殘。日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从月半見。日殘　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轏中

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之車也。仕板反。周禮。士乘棧車。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壞。棧與轏同。

家人立而啼

啼、管子作謕。苟子。哭泣謕號。古啼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榛、說文引作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五年

傳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

可救也。鼓脣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包茅

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脊。流康曰靈茅。楊雄曰。孫茅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蔟。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猺人以社前者爲佳。名猫銜草。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爲謬哉。凡楚賢殷之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荊楚。冞入其阻。鄭注云。冞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天札

札、側八反。又音截。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筮短龜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曾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愼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如此。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尙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尙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漢書。尙猶頗有存者。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略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曰。吳輕而遠。不久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於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治勇而輕。好自出戰。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暮輕留。及輕車將軍。又敍傳。叙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輕字皆音磬。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

脣齒

脣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脣揭齒寒。揭與寒叶韻。揭叶音掀。

九國

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之爾。趙氏如數求之。眞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𧻚。許愼曰。𧻚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女承筐亦無貺也

伯姬之繇云云。貺、平聲。叶亦無衁也。屈原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

姪從其姑

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姪、音迭。娣、音第。姪之爲言迭也。娣之爲言第（一作遞）也。更迭次第御於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目兄弟之子爲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而爲直。何啻千里。○又按。于令升左傳注云。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若稱如此。由此論之。姪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五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愼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於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

之深者。中午作悔。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師不違悔。故敗。噫。楚以悔而敗。晉不悔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高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月。此所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解夢也。

公子賦河水

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嚴險。雄心於戈矛戰鬬。技癢於射獵檢騁。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皋陶有後

左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旨。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皋陶眞不祀。而蓼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元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翳之後。翳即皋陶子也。以是考之。皋陶何嘗無後乎。今按史記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又按朱子注。舜有臣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尋斧

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寮爲小窗

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觀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疏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枝。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窗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

兩甄

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元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揚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書。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

大敗。晉侍中郝軍纂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甄音陣。古作陳。甄自平聲轉入去聲也。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騶場

騶場、之地。一彼一此。場、注音易。言騶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年年不得在騶場。又讀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讀。豈可謂唐人便不敢議乎。

負茲

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蓐伏簟也。予觀荀子正論篇云。琅玕龍茲。華琪以爲實。注。龍茲即今之龍須席。或曰。茲與髭同。徐廣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琅玕龍疏。疑龍疏即龍茲。隋煬帝欲誇示諸蕃酋長以中國之華侈。賈柔者亦藉以龍須席。注。龍須草織成席也。淮上安豐府居人多能織龍須席。史記索隱。茲、公明草也。龍須草又有此名。亦奇。

䠞 爲文公諱也

䠞、倚也。齊人語䠞若關西言[illegible]也。

盟于屬丘

屬丘。左作鄫丘。穀作師丘。石經作蕭丘。

蹲閭而語。

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蹲閭。

葬我小君定弋

左作定姒。杞國女。弋、莒女。詩。莫孟弋矣。

升菴經說卷八

穆朝贈策

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士會當作土會

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爲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字雖相似。毫釐之差耳。

前茅慮無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蹹伏。今之裝塘伏路也。中權今曰中軍。後勁今曰合後。

屈蕩戶之

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有山鞠窮乎

司馬相如說。鞠窮作芎。邱弓切。予謂鞠字四聲轉入平音。始得其讀。

能者養以之福

漢律曆志載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無疑矣。又漢殽寬令劉熙碑。猶與明哲。乘遵之福。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閌曰。元經有云。日月之逝。改於尸尙未晚也。陳成公旣爲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愚謂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祇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直爲壯曲爲老

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杜注云。周禮太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〇今按。杜不達左氏之義。妄爲此說也。且連山歸藏。漢世已亡矣。安知其以七八占乎。今以筮法言之。陽數九老而七少。故九變而七不變。陰數六老而八少。故六變而八不變。今之筮法。自有九六。自有七八。何必遠言連山歸藏乎。且其文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卦下一爻陰變爲陽。第三爻陽變爲陰。第四爻第五爻皆陰變爲陽。第六爻陽變爲陰。只有第二爻是八不變。故曰艮之八。驗下文艮之隨。可見此可以思索而得也。精思博古如杜預。亦支吾亂解。是千百年無人知此也。特表出之。

以此例之。假令遇坤之八。是謂坤之姤。遇乾之七。是謂乾之復。行文自合如此。杜預不知此解。疑誤後學多矣。特爲圖以發其未發云。

艮	隨
九老陽變少陰	
六老陰變少陽	
六老陰變少陽	
九老陽變少陰	
八少陰不變	八不變
六老陰變少陽	

隨合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卽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十舍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鐘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注意合。惟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襄十年

正義。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法當韻。毛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是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襄二十四年。服虔云。焚、讀曰僨。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今訓爲斃僨。僨、偃也。當从服。

程鄭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偸。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渴葬

渴急也。苦蓋切。公羊傳曰。不及時而葬。曰渴葬。詩雲漢注。天時旱渴雨。一作愒。

勦說

崔氏之説。讀者未終。晏子鈔易其辭。是爲勦說。勦、楚交切。禮勿勦注。代人說也。猶擥也。胡氏曰。勦、猶抄也。諸詁皆誤。獨博雅近是。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羊傳作年。國語。晉人之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于年叶。

公驟行也

猶更造之意。公本欲會晉伐秦。途過京師。復生事修朝禮。故曰驟行。

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爲複矣。是詩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修辭。豈若此乎哉。竊思完字乃宇字之誤。曰繕宇葺牆。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商有姚邳

姚當作䢋。音縣。通鑑釋名引姓氏韻纂同。今作西典西觀三反。非。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𣪠。正義云。𣪠、散之也。从米。殺聲。按𣪠字、殺下米也。𣪠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𦖇。已失本體。𦖇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將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尤謬。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猶賈誼言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滅厥德。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慆爲在上戒也。

蘊年

孟子云渴糴。穀梁云訖糴。注。貯粟也。

天有十日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注云。十日。自甲至癸也。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也、日出也、缺不在第。一作湣 尊王與公。曠其位也。日上其中者。日中盛明。故以當王也。食日爲二。公位也。旦日爲三。卿位也。後昭公七年。楚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正義曰。日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人之道。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禮射義亦云。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以三者合觀之。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於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皁主馬。飼馬以夜半。故夜半當皁。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則不可強通。缺之可也。○僚、賈逵音勞。供勞事也。今之牢子。亦古遺音。

圖附見後

十 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也。

時 申僚 酉僕 戌缺 亥輿 自未而申。

當 未臺 子皁 自皁而僕。

十 午王 丑士 先賤後貴。

位 巳缺 辰公 卯缺 寅卿 至王而極。

圖 缺巳以尊王。缺卯以尊公。

不樵樹不采蓺

采、音菜。訓取。人園圃種蓺爲菜也。舊注非。

殛鯀于羽山

按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釋文。熊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旣是神。何妨是獸。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與鼈。豈鯀果化二物乎。張叔皮論曰。蟦獸下泉。田鼠上騰。牛哀變虎。鯀化爲熊。

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盤伯忌瑣玫而弗吉兮。日昔諸而靠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成黿兮。鯀殛變而爲熊。二韶不用注作郎王邵曰。古人讀熊能皆于陵切。張用存而傳用新也。

明月

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左傳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晉荀偃卒于戲

戲。注。與鄭同。許宜切。鄭陽、聚名。在相州。光武紀。大破五校于鄭陽。降之。即其地也。

九邱八索

九邱八索。九邱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序文也。九囿取育草木爲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有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數。陽紆實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數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數、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爾。

伯趙司至

官名伯趙氏。伯趙即伯勞也。一作博勞。又豳風。七月鳴鵙。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王肅之言良是。合于月令。

青鳥司啓

青鳥、鶬鴰也。鶬鴰于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鶬鴰鳴。楊柳津。

齊侯疥遂痁

疥、梁元帝音該。當作痎。說文。兩日一發瘧也。按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謂復言遂痁乎。說文。疥搔也。疥搔小患。與瘧不同。何云疥遂痁乎。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藪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人泣珠寶績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天王居於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品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稱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爲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豆區釜鍾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

郟泉辨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宏之難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稱平王之遷。一則稱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王。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元作點）乃妄

引陰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澌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況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天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謬論。

於越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方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木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音。謬矣。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　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子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耳。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尊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得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擲追兵，蓋祖虎之故智云耳。今按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謀其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又明帝自御追騎至湖逆旅嫗與之七寶鞭

不肖來歸賑

賑，是忍切，社肉也。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當從祳，今作賑，非。

甸乘同音

鄭良夫乘衷甸兩牡。杜預曰：衷甸，一轅，卿車。陸德明曰：甸，之證反。賈公彥曰：甸即乘也。四邱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甸與乘同也。故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與命叶韻。荀子王制篇：司馬知甲兵乘白之數。注云：四邱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則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

溺者必笑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曰：溺者必笑，雖笑不樂。古有此。

徵言

徵，戶快反，是徵言也。釋文：過謬之言。按管子注：毀訾曰訾，惡曰徵，與說文訓誹稍異。又徵猶苦窳，爾雅。

臣有足疾君將青之

青，苦江切，古音轃。說文引此，作敎，音却，嘔也。轃以入聲轉平聲耳。

揎衣出其臂

揎，陸德明云：音宣，依字林作擐，擐臂也，先全反，舊音患，非。禮王制：贏股肱，決射御。注亦謂揎衣出其臂。今按：揎音宣是也。宣、今揎字。時俗有裸袖揎拳之語。東坡詩：玉腕半揎雲碧袖。

轅者不得入

苑狩之禮，車絓轅門則不得入，以恥其御之拙也。

三傳字異同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按古字枋柄同音耳。葬我小君敬嬴，敬嬴、穀梁作傾熊。聲姜，公羊作聖姜。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盟于皋鼬，公羊作浩油。楚人滅隗，公穀俱作夔，古隗字音與夔同。今轉作五罪反。

鷸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敝其衆，臣恐秦之爲漁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汁脯妙出自然。古人之文奇偶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孟春賦。崇引典語。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勳，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媚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通之罪大矣。東坡曰之爲枉死，宜乎。延篤答高義方書，今兹以五經爲鼎鑊，書傳爲纓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脯也。

西狩獲麟

仲尼傷周道之不終，感嘉瑞之無應。○麟，四靈之一，毛蟲之長，麕身牛尾，狼額馬蹄，含仁懷義，戴文昭武。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阱，不入羅網。文章彬彬，有道則臻。

升菴經說卷九

曲禮以下禮記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叟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敖不可長

王肅本，敖，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游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憎而知其善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鯀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堤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邢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賤，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人，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稅弓稅人之稅。愼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負劍

負劍辟咡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同顧乳者劍汝而立於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衿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婚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衿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嚃羹嘬炙

嚃、他合切。不嚼菜。嘬、初怪切。一舉盡臠也。

削瓜士疐之

疐、說文。瓜當也。若詁。爪蒂也。疏謂脫華處。疐者。去疐也。按。去疐而曰疐。猶治亂曰亂。去殺曰殺也。

水潦降不獻魚鱉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鱉。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

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佛音悖戾之悖。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不佛。按字。人以一弗从兩矢。弦以兩弓从一矢。其戾可知。梁武帝改作佛字。經史因之。宋子京於國語音義正之。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古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六經無騎字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釋、譜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皋。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申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

倫矣。

君子忘物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忍於我。忘我。所以立道。故不忍於身。永嘉周恭叔曰。可移以解易艮卦。

天子死曰崩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今按禮記注 漬者漬後）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漬清。加非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予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盟周

夏后氏以盟周延終。唐韻。火敵曰盟。音卿。又經史雖字作子栗切。

華而睆

睆、華板切。說者以睆為刮節目。又曰明貌。孫炎曰。睆、漆也。

姑息

僥司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〇武王曰。紂辟遠其子。愛近姑與息。（又姑息字姑妣 母也息童蒙也）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為例。亦固矣。

從先大夫於九京

京、古原字。今俗訛作京。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有一本）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皆言王啟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僖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辨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為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邑。如皆有朝。盡天下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湯。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其說可謂明辨。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

知城市事湯官以誅見責。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謬公羊之謬而錄之曰。畿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畿王制爲貢錮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傍矣。漢儒之固陋若此。皆猶鄭文吏。其成數敢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假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卿與孫之犯決而坐漸也。異哉。

貙

貙特萬二。貙天子貙杓。皆特。義亦特也。君羞貙虎貙。大夫奔東鹿貙豹貙。義則緣也。

令月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是萎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鶡鴠闔。風至而蟋蟀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而土屬也。至夏季。闕之正旺。日行張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左个

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之捲逐。

始字

桃始華。蟬始鳴。水始冰。地始凍。始皆音試。林開翁曰。始、試也。按宋人詞。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是也。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夭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荊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眞君之事反取疑於拘拘者矣。

鴻鴈四候

鴻鴈有四候。鴻鴈之爲。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

說出皆平實。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鶡鴠

月令。鶡鴠不鳴。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夜鳴求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鴠鳴。又作鶡鴠。蓋有是省爲干。收鶡或作鳱也。猶射經鴻鴈之鴈作鳱。序省爲干。故鶡或爲鳱。皆古鴈字也。然則鶡鴠字正當作鳱。省作鳱。作鶡。非鶡乃鬪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蓋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啼蟲喝渴旦。涼葉隱相思。

蜃 與夏小正元雉入於淮爲蜃亦看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羅子曰。楚之明月。生於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蠃蚌膲。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㿈。㿈音瘕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樓。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哉。

荔挺出

鄭元云。荔挺、馬薤也。非也說 易通卦驗元綱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元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水澤腹堅 十二月令月候　東風解凍 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澤腹堅。始於東風解凍。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冰。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

曰。水合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五祀

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閭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管子問

晉灼讀管參參字作宋昌驂乘之參。與子與義合。

祝聲三

注。祝爲噫歆之聲。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又曰。噫歆卽息也。愼按。噫非歎恨。乃防其噬。如今小兒食時乳母咻聲。

文王之爲世子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止　發世子不可不愼也○衛孔悝之鼎銘曰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疏二裁五節。其序三裁。三端末皆結

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者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愼也。總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爲。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昧日而道黑白者、義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背翩翩也。

師保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文甚明暢。

忠恕

朱子云。體信是忠。達順是恕。然體信思順。學者之忠恕也。體信達順。聖人之忠恕也。四時信行。五氣順布。天地之忠恕也。

獝狘

鳥不獝。獝、況必反。鳥見人驚飛也。獸不狘。狘、況越反。注作許月反。獸見人驚走也。

竹箭

徐鍇說文系傳作簪。又作榗。古文箭晉同音。鄭元周禮注云。箭字古書皆作晉。易曰、晉。進也。薦紳作搢紳。是其證也。

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匡。注。與恇同。恐也、愼按。匡音恇。管子有大匡小匡。皆言救荒之事。字書作匡攘。蓋匡張攘亂。今俗猶有此言。

繁纓五就

注曰。一就言五色一匝。蓋色至於五而後備故也。色間之就。猶樂之成獻。

金爲賜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賜。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釋文。賜、音暘。按。暘與賜字別。

犧尊

孔穎達疏。犧。音莎。音娑。皆失之。楊愼曰。楚東呼牛之大者曰沙。孔不知引。

有事於惡池

惡池。北方河名。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駝、徒何切。徐鍇曰。江別流爲沱。沱沲同。此別作池。非。○說文。今之蹉跎字作差池。楚詞。與汝沐兮咸池。晞予髮兮陽之阿。楊雄賦。靖冥之館。以臨珋池。灌以岐梁。隘以江河。

滹沱

說文引詩作滹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虖池。史記作嘑池。山海經作滹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配林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作糺林。

月表

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測月光。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晉郊。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卽規之。驗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或頂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所以交於旦明

旦、註作神字。蓋同。古文辰亦作旦。旦、日从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孔子與於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一則傷之。一則美之。今按是篇體

郊社

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唯爲社

爲社事。單出里。單殫同。盡也。每家盡一人出。國人畢作。田獵皆行。無閒家者。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

圜邱方澤郊之祭也注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年不順成

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

焫蕭

凡祭。灌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焫、而悅切。義與爇同。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獲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用之也、愼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於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側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端行顧霤

顧、古本作鬣、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傅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矣、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犧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進禨進羞

沐而飲酒曰禨、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發氣也、俗諺云、餓梳頭、飽洗澡、

自少而多自質而文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自少而多也、俎、有虞氏以梡、四足而已、夏后氏以嶡、足有橫距、殷以椇、曲撓之也、周以房俎、足下有跗、自質而文也、

拚席不以鬣

鬣、掃地帚也、若帚、席上不得用掃地帚也、席上用輕帚、鬣、一作欙、

毋拔來毋報往

拔、急走而去也、報、急走而歸也、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其進銳者其退速、喜于有爲者不能持久也、報音赴、

蛾子時術之

蛾子時時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問學而成大道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音埶、博依、卽今俗云溥勢、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楊、漢鄭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天地訢合

訢、讀爲熹、朱子注參同契、隱其姓名爲鄒訢、蓋取諸此、

煦嫗

氣曰煦、體曰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漢書、后土富媼、亦此義、○父母之于子亦然、左傳作奧休字、或作燠咻、亦同、

天高地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下、音戶、殊、音除、化、同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貍首

天子之射、以貍首爲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之詩、元未亡也、

其轉有談

輴、音茜、拔、音剝、喪車也。輴之傍有物拔乖。象龍中邊拔。

　輲車

輲、讀爲輇。音與船同。○莊子。輇才諷說。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

　振容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池以竹爲之。象生前承霤。振容者。其池繫揄翟于下而謂翟雉爲名曰振容。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大夫去振容。士去魚。

　柳池

柳、讀作霤。象生時中霤也。

　祭義

仲尼嘗秋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段文極波瀾頓挫。關明奇奥。可以背複。

　蜡臘二祭不同

蜡、音子誅切。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字從獵省。蜡、享農功之畢。故字從蜡省。臘。於廟。蜡、於郊。

　不可方物

俎豆廢而楮燎縱。紙樹把而叢祠植。祝嘏從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典。冠裳而肖貌之。幢幟而匹偶之。習甚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經解

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道之變也。

　終始相巡

巡、音沿。皇極內篇。萬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衆而以寡者天下其幾矣

昔未有家族衆盛而不亂者。孟子曰。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相彼盍旦尙猶患之

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人惡之者。爲其亂晝夜也。○月令作鶡旦。鹽鐵論作鵠旦。字皆作鶡鴠。

作泥旦。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僾焉如不終日

僾、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僾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雜。內不拘迫。故如不終日也。

愼按。僾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僾焉日有孳孳。可也。僾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爲今文尙書。孔壁中出。衛賈馬所注。爲古文尙書。此周字、古文作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古今錯亂。此文王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今禮記及古文尙書非今博士讀。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于義理。割之爲言蓋也。謂蓋申勸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問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矜故之以。今人則云以矜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格之上下可以運肘

格、本一作輅。音各。腋也。○今俗云格肘窩。○深衣。

　執笄

笲、音煩。又皮變切。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腶脩之類。

　孚尹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姇。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孚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膚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又

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驥千里驂。驍騰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升菴經說卷十

格物致知 以下大學中庸

大學格物致知之傳亡。今人不知格物爲何解。朱子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此添字太多。乃成其說。若止云至物。成何句法。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也。人生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之時。必扞其外誘。全其真純。禮記云。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格物之旨也。樂記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故必格其物欲之誘。而吾心明德之知可致。以此言之。則易之所謂盤蒙擊寇。皆始入大學之事。吾黨之士。試以吾言平心易氣思之。〇三國志。郤原以請議格物。和洽奏議云。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唐書。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皆謂扞格之義。意者古訓元只如此。〇朱子補此章。自云竊取程子之意。按伊川云。非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見自己。其言甚簡奧。即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也。蓋人之爲物欲所迷。以身從之。不知已爲何物。若去其物欲。則荀子所謂天聰天明。自然而生。以此致知。何知不致。以此窮理。何理不窮。若曰即物窮理。則入於支離。差毫毛而失千里矣。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蕭。鳶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心廣體胖

胖。說文。半體肉也。見山魏子材曰。此說於義無當。蓋字之訛也。俗作偏傍。肉作月。胖从肉半。讀若般。般同。言和容周旋中禮也。按魏說是、賈誼書容經篇云。旅如溯絲。跘旋之容也。跘與胖通。般旋也。與朱子安舒之說相合。又俗謂體肥曰胖。心廣而體肥。即子夏戰勝故肥之說也。說文之義亦通。

忿懥

朱子嘗云。其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氣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愼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發於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論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爲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爲于前。後將何述。莫爲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妻之不幸。奈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機如一也。

悖出悖入

並辭競諍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毆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鄭元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生必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極也。他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

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發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極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有取之意。爲吾用致師者。亦有取之意。用致夫人七十而致仕。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今人謂招致者。亦取意也。

習援陷穽

習援以習爲援而掛之。陷穽。爲穽如井以陷。習援以羅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穽以陷獸禽獸。今之賺坑也。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經也無書。香山徒祖陳要禪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爲虛幻。以有爲僞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眞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於日用。是眞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辟言之。惟雙崖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爲雲南副使。有才幹。尙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爲其中傷去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知。濕溝者易高。而據實者反下。冥飛者駭羣。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脚根之機。活鱍鱍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語人只得點頭。今不成尋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耶。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僞之夷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音。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鞭辟近裏。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樂爾妻帑

帑、注。子孫也。古者謂子孫爲帑。左傳。荀伯送其帑。又爲帑。注。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皆以帑爲言。按今帑轉作倘音。金帑所藏也。有不呼倘音而呼奴音者。人爭以不識字笑之。不知帑正古音也。

鬼神爲德

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齊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爲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窮神之書。非發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殺命。

視聽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眞不見不聞也。見不超色。雖見而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聽。汩沒于聲色之中者。謂之聾瞽。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修其祖廟

鄭元注。修、謂掃糞。糞、勿迷切。亦作拚。曲禮。爲長者糞之。[illegible]迷子。堂上不糞除。則郊草不贍芸。

何郡公述古廟禮文

春祠。薦尙韭卵。夏禴。薦尙麥魚。秋嘗。薦尙黍豚。冬蒸。薦尙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昭穆

昭、當作佋。今借。

其如示諸掌乎

鄭元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爲力者。與荀子示諸櫽括義同。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

也。

柔遠能邇

能。注。猶侞也。孔穎達曰。欲安遠方。當先順侞其近。徐仙民曰。侞字字書未見。按廣雅曰。侞音如庶切。善也。
均也。字不同而音義近。其義亡。僅見也。

升菴經說卷十一

周禮素問　以下周禮儀禮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邱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愼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愼謂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質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閣置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三農

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元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元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元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愼觀地官司徒職。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元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元。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甲滿胡

鼈人。掌取互物。注。互有甲滿胡。龜鼈之屬也。滿莫干切。

又

鼈人。共蠯蠃蚳。蠯、薄階切。蚳、蟻也。今京師云蟻脂。滇南曰蟻醢。

腊人　腊一本作臘　膴胖

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之事。薄切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腊、乾肉。若今涼州烏翅。膴、冈武切。胖、普半切。
內大樹也。

醫師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使醫分而治之。疕、方鄙切。頭瘡也。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分之。

二曰醫

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醫、音倚。或作醷。和醴醲爲飲也。鄭司農說。內則漿水醷。音俱相近。文字不同。記者各異耳。

大酋

大酋、酒官之長。月令。大酋監之。說文。酋、繹酒也。酋音遒。古中夏人有酋長。猶夷有酒。必先酌之。謂之把盞。亦猶中國之祭酒也。

麷

籩人職曰。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熬麥也。楊倞云。麥之牙糵也。至脆弱。音與豐同。按。麷从豐。與醴酒之豐義同。荀子富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言脆弱也。說文从豐。恐非。

膴鮑魚鱐

籩人。膴鮑魚鱐。注。鮑者。於煏室中糗乾之。出江淮間。煏、皮逼切。煏土爲室也。

盬鹽

盬、苦也。周禮鹽人。今按本文掌鹽之政令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苦鹽、謂不鍊治也。說文。鹽、河東鹽池。詩采薇註。盬、不堅固也。鴇羽注。不攻緻曰盬。蓋海鹽鍊治成鹽。久而難壞。池鹽出水即成。而易壞。故有不堅固不攻緻之喻。

溜水涑橐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鄭司農云。故書。枑作柜。受溜水涑藁者也。據此。似今之瀧廡嘖窗。又杜子春謂爲行馬。即今之鹿角。

六尙

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尙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尙書音常。則尙衣尙食尙方皆宜用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羣妃御見

鄭元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謬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夠與偏爾。不知小雅之月有迪融否。是又爲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爲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頹銷而速斃矣。況古者人君，圜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並縣，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元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陰事陰令

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鉸錄籍，則其來古矣。

屨約

黃繶青句，今文作絇。注：絇謂拘，著舄屨之頭，用絲一寸，屈爲之，以受穿貫。張正見履賦：朱絇紺繶，寶履香綦。宋詞有綉絇鳳繶之句。繶，細縧也。屨縫中緣。按絇，古云鞋鼻，今之鞋結，是其遺像。繶則俗云鎖線也。

絼紖

封人，共其楅衡，置其絼。絼，著牛鼻繩。字从豸，以豸爲聲。本一作紖。杜子春云：楅衡，如椵狀，漢時有施于犬上者，名椵，音加，今同關簡。

周禮三德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孔穎達曰：周禮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又案道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郵。注云：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至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幬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名號之君所行者。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

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爲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爾。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闕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閒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奈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質劑

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嫁殤

曹操幼子倉舒死，求鄭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于飛升天

吳中之俗，女子與男，低幃昵愛，雖經變豔，二族厚幣結葬之，椎牛享祭，揮幟頒，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棚。遷尸于上，曰于飛升天也。

英蕩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節之英蕩，若今函也。

哨堡

稍人，掌師田行役之事。稍，音哨，今邊關之哨堡字當从稍。

化土法

草人，掌化土之法。凡糞種，騂剛用牛，以牛骨爲糞。赤緹羊。墳壤麋。墳，古作坌。渴澤鹿。鹹潟貆。貆，貒同。勃壤狐。勃壤，土之粉解者。埴壚豕。埴壚，土之粘疏者。諺云：晴則如刀，雨則如膏，是粘疏也。彊檃用蕡。輕爂用犬。檃、鹼，堅也。爂，輕脆也。爂，臨遙切。

蠱慝

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元曰：地慝，若障古。賈公彥云：障即瘴氣，古即古毒，人所爲也。倜部，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大肆，大浴也。渳，米汁也。秬鬯汁以浴尸也。杜子春讀渳爲泯。釋文：亡婢切。

祼事用概

概，古愛反。概是橫概之義，無漆爲尊，以朱帶絡腹。

廟用修

旗人。為瓦簋。脂用修。注。修讀為卣。卣、中尊也。禮象。以薦鬯。則謂之卣。以薦酒。則謂之修。荀子。修爵無算。

司尊彝

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獻、鄭讀為儀。謂威儀多也。杜讀為莎。醴齊縮酌。縮、杜讀為數。盎齊涗酌。涗、音退。又音娛扶勺而酌也。凡酒修酌。修、讀為滌。與今注不同。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朄。音允。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為導引之引。

典同

凡聲。高聲碮。碮、杜子春讀為鏗。正聲緩。正者。不高不下。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韽、先鄭讀為鶴鶉之鶴。後鄭讀為飛鉆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也。按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涅韽使之不語。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十二聲皆鍾之病。故使之齊量焉。

觭夢

大卜。二曰觭夢。杜子春作奇偉之奇。鄭元謂掎角之掎。觭猶注。得也。

衍祭播祭

大祝。二曰衍祭。衍音延。又曰。羨之道中。如易衍在中也之衍。六曰播祭。播、杜子春讀為厭芮之芮。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又而泉反。而劣切。而誰切。蓋四音也。

振動

大祝。辨九擇。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為董。振動、兩手相擊也。今倭倭仝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斂奮稠牲

稠、杜子春讀為既伯既禱之禱。鄭元讀為伏誅之誅。

菑傳同字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沈重讀菑為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齵。注。菑、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胾。博立梟棋亦為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剚。又作傳。史記。不敢剚刀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剚耕。夏有以傳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為傳。管子又謂。戰士曰傳戟之寶。

古歲作亗

干寶周禮注。中氣而閏之歲。朔氣而閏之年。故古歲字作亗。从一帀而倒之。周一匝也。

然幭梁飾巾車

然。果然也。幭、車覆幹。梁、故書作軓。音犮。以黍飾車也。亦讀為黍垸之黍。

茇舍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茇、讀如萊沛之沛。王制沮澤注。沮謂萊沛。有水草之地。

中冬教大閱

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也。慎按。此後世教場之始。

量人

量人。掌天下之途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塗之分合也。聚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是其四達闊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抉拾

繕人。掌詔王射。掌用弓弩矢服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或謂抉引弦彄也。謂韝扞也。劉云。彄、弩牙之㝅者。

五兵

司兵。掌五兵。按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茀矢

司弓矢。茀矢用諸弋射。按。結繳為射曰茀矢。茀之為言刜也。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

華離

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為㼣哨之㼣。正之使不㼣邪離絕。按。㼣、苦蠅切。㼣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即俗書歪字。又按。當是乖字。與華字相譌耳。

刉珥

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刉、音機。珥、讀作衈。毛曰刉。雞曰衈。

屋誅

秋官有屋誅之文。鄭元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謂人下蠶室之類耳。鄭元釋偏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盤互

野廬。掌道路之舟車盤互。敘而行之。謂車有轘轄抵閡。舟有砥柱相觸。

蜡氏條狼氏翨氏

蜡、清預反。經蜡氏掌除骴。蓋骨肉腐爛。蠅蚋所蜡也。條、音滌。不蠲之物。狼藉道上。則滌除之。翨翅同。掌攻猛鳥。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夷狄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赤友

赤友氏。注。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捇、拔除去也。自埋、迸匿牆屋中。

夜燃

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以悟在寐。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驚夢顛。或赴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驚。其事旣異。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抵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㑹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考工記

鄭元考工記㑹矛注云。㑹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㑹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也。㑹夷卽夷㑹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卽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八尺曰尋。倍尋曰常。㑹夷長短名。㑹近夷長矣。

欲其幬之廉也

幬。轂之革也。幬音疇。又音濤。一音幪株反。或一音蹈。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菑。謂幅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偽。乃後輪敝亦不匡剌也。○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立物于地爲菑。字正作剚。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齵。五掛反。一音隅。

緧其牛後

先鄭云。關東謂紂爲緧。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爲緧。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爲紂。

良輈環灂

灂。音灂酒之灂。環灂。謂漆沂鄂如環。○沂鄂如環。古琴梅花斷紋也。

衣之欲其無齘也

衣。言甲也。齒不齊曰齘。戶界反。

韗人爲皋陶

韗。音或爲鞠。皋鞠。□□鼓木也。今曰鼓腔。○韗。況萬反。與楦同音。衆音運。

慌氏湅絲

慌。音荒。湅。音煉。瓶漸也。楚人曰瀨。齊人曰涹。奴禾反。

蛟龍畏欄 一作以欄

慌氏。以欄爲灰。欄。卽今川楝子也。一名金鈴子。一名石菜莢。獅豸食之。蛟龍畏之。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海鵠。斑玉名。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終葵。椎也。杼。䶘也。○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照。

鍾馗卽終葵

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

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眞有其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愼又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精思精考乎。

柳與楖同

周禮考工記有柳人。雕人。注。柳。壯密反。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巾楖。謂楖櫛是一也。楖。梳也。廣雅曰。梳、楖也。詩其比如楖。史。大禹楖風沐雨。則柳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爲之。柳字又从竹。複矣。當从考工記作柳爲是。

旊人

旊人爲簋。注。陶人爲瓦模。圓轉以成坏。瓦器之模。物物相似。若相倣然。因名旊。方往切。音倣。易云。範圍天地之化。喻造化之循環無端。若瓦模也。董仲舒云。若泥之在鈞。鈞卽旊也。杜詩。一氣轉鴻鈞。謂造化也。其曰鴻鈞者。造化乃洪大之鈞。非泥鈞也。猶老子云元牝。乃元妙之牝。非牝牡之牝也。○一本旊。倣作器物物相倣如一也。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髻、音刖。器之欹邪如人刖足也。墾。頓傷也。薜之于地而狠、則傷也。薜、音擘。暴。墳起不堅緻也。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彈。如彈丸之彈。蜎。如井中蜎蟲之蜎。

殿兵

可以殿打人。故曰殿兵。古字只作殿。有殳則可殿矣。今文加手作擊。

積竹

凡爲殳。周禮注。殳、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柲。欑也。毛詩。竹柲。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靑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欑竹法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

昵、故書或爲樴。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今按。說文。䵒作䵒。从日。不从刃。膱又作膱。呂忱云。膱。敗也。若今日頭髮有脂膩則謂之膱。膱亦黏。

引之中參維角笑之

笑、疒度反。讀如蚤距之蚤、車蚤之蚤。○釋云。蚤距、取其正也。車蚤之蚤、車騎之木亦取正也。秦人長城謠。蔡琰悲憤詩。皆用蚤字。今俗作搔。从兩手。非也。

升菴經說卷十二

齊絇繶純

絇、其于反、絇之爲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〇紃音旬、絇音袞、今云袞邊。

兩甒有禁

禁、酒架也、名之爲禁、因爲酒戒也。

昏禮曲顧

親迎、御輪三周、下東面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眦靡裝之僞疑、盼睞御之冶容矣。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物、射之旌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

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射舌之角爲維、或曰維當爲綱、揚觸、謂矢揚而中侯也、梱復、謂不著而還復中也。

須臾

聘禮燕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胙在豐于阼

于、讀作爲、言當視貧之禮而爲之胙也。

乃燅尸俎

燅、音尋、一作燖、溫也、左傳、若可燅也、亦可寒也。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雖夏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上未竭、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尙賢其賢、血、變色也、酒以喻樂、言尙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女匽

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釐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匽、偃師古字。

正月以下夏小正

春正月、戴德傳作正月、金履祥如春字、不知何義、今兩存之。

起蟄

愼按、月令二月、蟄蟲咸動戶、疏云、蟄蟲晚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則正月已動矣。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愼按、春秋內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曰南風、以南訓俊、惟戴氏爲然、月令、東風解冰、復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有之、非恆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古驗、歲首數日有南風、以爲大熟、其相傳也久也。

初服于公田

愼按。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今云云。戴氏解。言先服于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戴氏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楊愼曰。按此言春節也。晉萇巴曰。顓帝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月正月初昏云云。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

柳稊

戴氏曰。矢也。金履祥曰。始紀如稊也。愼按。易。枯楊生稊。江根也。榮於下者也。

梅杏杝桃則華

時訓曰。桃不華。是爲陽否。愼按。逸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月令。始雨水。桃始華。

二月往耰黍

金氏曰。耰、覆種也。愼按。尙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黍。與此不同。蓋緯候之書。出於漢代。與古或不合也。今南北地宜。亦有早晚不同。

綏多士女

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金氏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愼按。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與此同。蓋陰陽交合。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取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荀卿。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進乖小正。退違周禮。豈當時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觀春秋書逆女。四時無譏文。可見矣。

丁亥萬用入學

戴氏曰。萬、干戚舞也。學、大學。謂今時吉日大合樂也。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有丁亥。豈或以干取丁。以支亥取亥歟。愼按。詩疏云。萬爲舞名者。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于周也。可見況虎賁三千人。已有經典可據。則詩疏謬矣。

有鳴倉庚

註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金氏曰。黃鸝也。按釋鳥與註同。郭璞云。即鶖黃也。李邵曰。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博黍。今之布穀也。布博聲相近。謂之博黍。以聲呼之。此鳥當名博穀。

螜則鳴

戴氏曰。螜則鳴。天螻也。按說文。螻一曰螜。螜音斛。今按古今注。蟪蛄一名天螻。一名鼫。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

鳴札四月

戴氏曰。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愼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螓。

取荼莠幽

戴氏曰。以爲君薦。金氏曰。荼、苦也。爾雅疏曰。荼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即今苦菜也。莠當作秀。即呂令苦菜秀。愼按。戴氏本取荼莠幽爲句。而傳不解幽字之義。金本以取荼莠爲句。而幽作一句。不知何見何據。注却云戴傳逸荼幽爲句。又云必有闕文。卒無定說。不如從戴本。札闕疑也。又按。王本、闕本。無幽字。

乃衣瓜五月

戴注。始食瓜。金氏曰。舊注作乃衣、試新衣也。愼按。戴本、闕本、王本、俱作乃瓜。無衣字。觀戴傳。亦止解作食瓜義。不知金氏何據添衣字。且五月新衣。不合時宜。而衣瓜亦不成文。

啓灌藍蓼

戴氏。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取以爲[illegible]蓼取爲麴。愼按月令仲夏令民勿刈藍。始可別。今時亦七月始刈之。則啓別之說爲是。

鳩爲鷹唐蜩鳴

愼按爾雅。當作螗蜩。匽也。一名蝘蚼。字林。蚼作蟟。良蜩、蟬聲淸長者。唐蜩、則今蟟也。

煑梅

戴氏曰。爲豆實也。愼按。古者飲食之用梅。猶今之必用醋也。

鷹始摯六月

戴氏曰。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金氏。始擾搏也。月令。鷹乃學習。於時二陰旣起。物感陰氣。乃有殺心。按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

狸子肇肆七月

戴氏曰。肆、遂也。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愼按字林。貍、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丹鳥羞白鳥八月

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羞者。進也。不盡食也。孔氏。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丹鳥以白鳥爲珍羞。皇氏以丹良爲螢火。爾雅郭氏釋皆不云。駱賓王亦以丹鳥爲螢火。愼按左傳。丹鳥氏、司閉者也。註以爲鷩雉。疑即是歟。羞白鳥、不敢強解。

遰鴻雁九月遰

戴氏曰。遰、往也。月令。鴻雁來。愼按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遰。謹記之。重之也。周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

陟元鳥蟄

戴氏曰。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金氏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稱陟。其去也稱蟄。貴之也。愼按。左傳。剡子曰。少昊元鳥氏司分。以春分至而秋分歸也。方氏曰。元鳥至于中。歸于中。劉氏雜錄云。世言燕秋社乃去渡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關河畔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郝懸爲袁州鎭。鄂山有姥餓。餓。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月令仲秋。元鳥歸。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蓋他物之蟄。近在本處。元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也。據此。則渡海之說妄矣。

雉入於淮爲蜃十月

金氏曰。蜃、大蛤。月令。雉入大水爲蜃。注。大水、淮也。蜃、蛟屬。晉語亦曰。雉入于淮爲蜃。此時蓋化飛物爲潛物也。不言化而言爲者。雉化爲蜃。蜃不復爲雉也。愼按。他書言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有耳有角。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霞。高鳥倦飛。就之以息。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卽見。海傍人常見之。得其脂爲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如是說。又與大蛤之說異。埤雅曰雉與蛇交生蜃。

納卵蒜

十二月。納卵蒜。卵音殼。戴氏曰。蒜本如卵者也。納者。之君也。按。南方有沙蒜。其形近男牡。卽卵蒜也。今按。古今注。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籜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亦謂之大蒜。蒜渡有淡菜。其形不典。一名殼菜。亦以形近。牝名香蠃。音曰卵。依殼而生。故曰殼。

升菴經說卷十三

無友不如己者以下論語

或問。必擇勝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槩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爲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於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吾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輟。雖或勝己。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周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垤勝邱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徵字音說

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尙書明徵定保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垝謂之坫

爾雅曰。垝謂之坫。注。坫、堂隅。坫、端。疏。坫者。堂角也。一名垝。又曰坫。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旣夕禮

云。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則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然則堂之東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垝、垣也。引詩。乘彼垝垣。謂經弁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脈第袞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閒。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陳。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宰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書固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釋如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繹如也。說文。繹、引緒也。卽抽絲也。如引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以經綸。經引之。卽今織之牽絲也。綸理之。卽今織之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一貫

宗杲問南軒。如何是一貫。南軒曰。未與爾說一貫。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歛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而協以謀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吾喪我。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播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宏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簒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鼻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眞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盤遊。皆順境也。惟夫子厄於陳蔡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飮而不改其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眞耳。豈人所易及哉。

弃而殿

殿音殿。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殿。倅車屬焉。按。大殿。左傳注作大殿。殿亦音殿。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飮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用。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豐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必在汶上

汶、晉作岷。注。在齊南魯北境上。晉書成帝紀。濟岷太守劉闓降于石勒。○岷山導江。岷亦作嶓。今以岷爲北岷。汶上爲南岷也。餘詳水類。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明矣。而後世王符、劉子元。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衞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旣不仕衞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吹其瘢矣。

游於藝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樂以敎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緝事。

數其理煩、皆數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算。皆游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凡孔子皆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文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雖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樂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譏齊也。非譏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舜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文莫解

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硜硜

古禮容。磬折以爲表。微磬以爲中。故坐以微磬之容。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非也。曰。硜硜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師曰。悲而無禮則勞。（硜古磬字）

六尺之孤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成於樂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塤篪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尊貴賤。故曰成於樂。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語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周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問事鬼神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乖。戢之於一塋。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氣。至人哉。

諺嗲唁（此條見古今諺）

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嗲。見文選駐。又作唁。劉勰曰。諺、嗲、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弔。是諺與唁同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髗爲脂。又云。凡髗之類不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髗。毛詩、子髮曲局。注。髗也。則殖與髗通用。貨殖、謂蓄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非殖貨利。訓之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鄴墓誌。家無贏財。或作膌財。皆用此義。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曾蔵

蔵、古文點字。曾蔵、孔子弟子也。蔵、小黑也。故字析。奚容蔵亦字子皙。公西點亦作蔵。

四子侍坐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皙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又邇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倘一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爲沿。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鳳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此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譏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明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濟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者安少者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

少必有慈幼之武。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附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爲程子之言。吾亦歸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晳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語。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猶爲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於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有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硜硜然小人哉

何晏注曰。硜硜猶碌碌也。晉范宏之傳。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踁踁。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尙書之曁益曁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齊桓晉文

趙鵬飛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狥戰國一時之稱號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

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予桓文有管子之辭。首止葵邱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桓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鬬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進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聽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陋儒無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欲用兵。是豈聖人所與哉。故錄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鬬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伏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霸爲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辨之。槩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霸。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霸之說也。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朱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勞。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邱。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二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予今曰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還。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霸伯同

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聲平）轉聲而爲王（聲去）。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聲入）轉聲而爲伯（聲去）。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故特爲著之。

陳桓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昔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愼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匹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〇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高宗梁闇

尙書大傳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闇讀爲廬。）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爲何語哉。今之尙書。其爲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弟子事師之理也。猶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禮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矣。

無爲而治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張。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

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非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衞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册之異聞也。

殷輅

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觀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桑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淫聲

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元枵。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嘗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眞篇比於參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友便佞

便、說文引作諞。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邶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

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束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孥叵、家父、寮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甚至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凡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蔡惡滅君爲功。反以張公室爲罪。其罪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鄉愿

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而鄉愿竊天位。王莽也。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意忘言之妙歸。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須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予欲無言之言。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噫之聞。聰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爲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旣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詳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析於再問也。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元。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一。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愼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辨。今不能記其爲何許何人也。（今按唐李涪刊誤四時皆改其火）

柳下惠

柳下惠速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義。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聊乎寄於故國耳。（韓非子）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簡而覈。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耰而不輟

耰而不輟。賈逵曰。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說文。耰、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曆用也。○四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澤。

亞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始也。

八士姓名

大雅荒雜作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默。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錄之。以諗博古者。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手尚揖偓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耶。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瓞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多見其不知量也

多、一本作祇。一本作敍。省作多。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多。

集註外四種

集註之外。有論語纂訓。先生外兄邱子野所纂。凡十四家。先生作序。○論語要義。文公著。○論語口義。刪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參之釋文。會之諸儒。擇之師友。得之心思。○語孟集義。亦文公著。今皆不傳。

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耆欲。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耆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爲正也。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二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蘇寘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按今劉杳傳。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升菴經說卷十四

梁惠王遺事以下孟子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註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于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著之。

釁字音

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皆音徽。

觳觫

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斛省。觳而角之。是斛也。

觫字義兼聲。角字聲兼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觳、鼎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觳觫。觳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觳㾕、㾕寒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一夫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登宦仕。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卽此地與。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注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愼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余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顚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置郵傳命

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馹也。或問予。驛與馹。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馹、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馹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馹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馹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馹聘問諸晉。以上馹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馹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馹爲驛之省文。本朝劉春秋大全。皆認馹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馹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馹二字。于文義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驛。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

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畏而汗出。衰而涕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疵矣。

配義與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御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太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滚出來。一滚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幷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滚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贅一合字。其旨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資補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行潦

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滂。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也。

市廛而不征

鄭元曰。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古者市廛無征。文王治岐猶然。周官立市廛之政。已非文王之舊矣。孟子蓋不足於周制而欲師文王也。故曰廛而不征。非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于廛也。故曰法而不廛。愼按。此說簡明。大勝今注。

七十而耡

說文引孟子。八十而耡。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耡以治稼穡。鄭司農曰。耡、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耡音助。又周禮。以興耡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齊民要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願受一廛而爲氓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處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卽今人浮舖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爲天躔。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敎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敎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甿之蚩蚩。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遷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楚學奇衺

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衺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濕水

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或省作漯。後誤以爲乾溼之溼。而濕又轉爲漯字。瀹濟漯而注之海。亦後人妄改也。

勞之來之

勞來皆去聲。來猶同。若其勤曰勞。撫其至曰來。作平聲非。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敎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斷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毀內之最也。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牧民。周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在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昔者之。虞夏用人。止于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高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皋陶之子。皋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貴。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郕郜。皆列爲顯

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于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非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盡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旁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謀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進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譁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袞。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婣婭。雖貪如狼。很如羊。蠢如豕。貌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蹈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狠猛鷙。皆據顯位。謂之華腴。齊梁隋之并韶。北之侯景。亦借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荀子史記皆作蠭門。

故原原而來

原、說文引作驫。

饒雙峯解孟子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說解尙書而傅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于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證饒氏之妄。

涂廩

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坑焚而不死。列女傳又言二女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胡應麟曰。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眞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爲宋患十數載。後全死。叛據揚州數載。下揚州曰。三十年梨花槍。天下亡敵手。今已矣。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于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尙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慙。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即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同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總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儼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皆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唐字解

附唐之國、唐古墉通。城也。尙書大傳。天子賁唐。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唐、廟也。杼亦廟也。

論孟子

溫公疑孟謂性無有不善爲失。引朱均爲證。余允文尊孟辨云。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

論性

孟子之言性善。與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也。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放心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爲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或問。心既放矣。何以求之。余曰。荀子云。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佛書有云。驟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葵邱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葵邱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縱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于辭必己出。信矣。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

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能慮何慮

孟子曰。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言赤子之天然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言聖人之自然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荀子曰。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史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言皆慮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乎。自學者言。必有能慮之得。而後可以語何慮之境。不然。是槁木死灰而已。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慎按韓詩外傳。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見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鴦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犴狴。親伏歐刀乎。即使皐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聽也。一作誠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勸入之。以尊其說。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詖說矣。

治任

門人治任將歸。任、擔也。不負戴於道路。注曰。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我任我輦。淮南子。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或作壬。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商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故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自齊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鬱陶

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也。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濟普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厚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常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夜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合經史子集而册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辨之。胡應麟曰。宋小人間一士歐陽輕（？）

鄭元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元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駮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將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元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傅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耳。嗚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爾雅以下爾雅

古人訓詁纔而備。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兩七字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兩三字義從尒爲聲。爾兩也。麗爾之爲言猶麗麗也。猶字兩二之麗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云。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蕤一名月爾。即今紫藤也。其芽攣曲繁纏。故名月爾。雅之爲言。取義于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歎辭。則雅爲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可解爲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爲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詁。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爾雅、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劉睟睟將業席大也

郭璞云。劉義未聞。○慎按。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劉。郭璞偶遺之。亦可見博聞之不易也。

洈寶

方言曰。洈寶、空貌。亦邱虛之空無。慎按。滇中有魚曰洈寶。此魚中亦多空。

棲遲憩休苦叔鯀呬息也

棲遲猶息也。若勞者宜止息。憩見詩。叔、鯀、呬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呬也。

坎律銓也

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故曰坎律銓也。

糠謂之蠱

注。米皮也。○左傳云。穀之飛亦爲蠱。

僾

唈也。嗚唈、短氣貌。詩。僾而不見。

鑭

明也。注。猜明貌。党懷英詩。紅妝秋水照明鑭。又題吳江閣云。修蛾新妝翠連娟。下掛鹿盧鏡窺明鑭。

獻

閟也。周禮曰。以獻鬼神祇。謂閟韭也。

侈

侈、音特。一作媞。江東人呼母曰媞。法帖有媞子作案之語。

摳

摳振同。楚詞。新浴者必摳衣。

四書索解

毛奇齡說
王錫纂

四書索解卷一

淸　毛奇齡說　王　錫纂（錫字百朋，浙江仁和人，庠生。）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問世。而諸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問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祇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幷朱氏集註。歷有據發。而尚餘疑義。眞不可信。然且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柢。亦何以即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爲不疑則不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豁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惠）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調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無以應。又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下

一名。後嵇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謚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宜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上問制科試士有謁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屑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淸。共九聲。又有二變。幷一變淸。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鍾十月應鍾者。別其分寸。自黃鍾九寸起。至應鍾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即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大病。臘月。長夜不能寐。呼兒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儒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時造軌。同日行馬之門。與塗而比校轍跡。明是一用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證。門軌之轍深。猶之禹鍾之追蠡。抵牾之語。竟變而爲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貿貿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兒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甬東仇滄柱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柱善舉文。且有講義行世。亦躊躇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講義求報者。

（兩馬）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詰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祇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駕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騏。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四駱。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即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爲士。故祇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謬矣。況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釋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弑一縊。皆

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直以成季與其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異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異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僖殺之。與齊主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其廟。亦不是分廟。若是分廟。則即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其擯。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即公孫敖也。敖得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孟子定三年之喪●歲癸未春。陳緘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各問喪禮。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嘵嘵曰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久且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宗國●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有宗國之稱。如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國爲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稱大夫●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傅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第因之以實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故玉之請。正僖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況大夫士相見。承贄餽問。自有定體。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禮之饋。俯首拜門。是前倨後恭。不惟非避也。且適足以取輕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主忠信。絕不相接。忠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超於忠信矣。忠信又不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雖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是一意。考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謂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主忠信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倒底何解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象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位二句又複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桐鄉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廬。爲田中之廬。里居之廬。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九里。各有多寡。而即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王畿亦不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不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可解乎。況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又當在里居外乎。又況禮註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寇敵者。倘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漆雕開仕●施少參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使漆雕開仕。少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衒。且于進也而可乎。少參無以應。

無違●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之下。則理即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既曰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笑話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寇宅。時司寇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手一觴。遍囑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各需辭無能代者。

學而時習之●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舊韻篇。以後字書原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

惡。如左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書、學算、是也。一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夫子志學。尚書典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即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志學當作論學。

子畏於匡。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關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為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何須為宰者是也。但夫子周遊。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遊父母邦也。若謂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為據。然考夫子去衛後。止如宋一次。即已遭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罹微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衛地。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曾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衛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甯武子仕衛在僖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甯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甯氏族滅已久。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六十年。而謂為其臣而藉其解難。直笑話笑話也。乃又有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主司城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為蒲人所迅。雖蒲與陳近。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為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遂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召孔子與子路不悅之事。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究竟何解。

有父兄在。審設考文。為有父兄在題。其文大不流暢。一似格格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既而思之曰。題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聞是聞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聞義理。何故聞義理。曰以他章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稟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晳。仲弓聞不欲勿施。必稟之辟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徐巳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非長老所得壓也。凡此皆欲朗言之。而必不能者。然則何解矣。

樊遲請學稼。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木中孫肯夫菰城江岷源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而儒亦早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眞欲窟憶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為相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為璞屑。則當啓之以大經大法。治己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為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疊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乖鋒錯。至於如此。況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生平。豈可為訓。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為助徹分解。若據春秋三傳。則皆云徹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彙助法。其所云徹。要是通助之義。而集註徹法別有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語出自何書。然觀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合。然既主此說。亦宜盡一。乃于請對九一而助。節又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徹法。而屢變其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即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盍徹乎。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為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屬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著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謂足則俱足。此豎儒之見。輕於帝主者。而謂大實出此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賦者與也。有子所答盡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稅總出乎徹。而稅則履畝而穫。祇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也。故稅一稅二。祇通貢法。徹法。在鄉遂之間。而賦兼用助。合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聯九賦以足國用。是此一徹法。而或貢或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則前此宜公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也。哀公為此間。將欲加賦。有子為此答。先請減稅。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話湖應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爽疏曰。其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雖屬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弔主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耆秦人之炙。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此告子自為分別之語。而我復以此應之。是附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飲湯。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孔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第設教于晉之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廩餼錫衆。可待頒給，且其請出入畫算多，卽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主養炊，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任意不顧，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浸假有之，而既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斷不得多。衒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也，何謂也。

四書索解卷二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爲難得，則世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爲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十五十而後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學，入大學，必至學文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與賢能，則但升鄉學以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爲斷。然是升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尙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饗之。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此是杜撰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爲宗之宗，皆是宗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況此宗廟饗，所以誦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況此句與下章同文，周立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乎。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統籠說過便了。時東陽盧元俟、盧子遠、嘉興陳自會、同邑葛蕙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兄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自言，不可也。且何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告子則任其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之。夫此氣卽周身呼吸之氣也。吾不知應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卽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既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暴其氣，氣壹則動志。暴氣則是氣壹，然亦不能顯然言之。且氣如何是暴，如何是不暴，亦仍無解者。孟子以蹶趨動志，舉暴氣氣壹之一端，然請于蹶趨外，再舉一端，亦並無有。朱子曾于蹶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卽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爲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怒爲政。此時並無有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蹶趨之暴，其氣迥不同也。且蹶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動志。若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及喜便得志耶。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卽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且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學之徒，東搉西揣，謂蹶趨可動志，則必是耳目手足之屬，遂有以謹步履、慎視聽，爲不暴氣者。吾不知耳目手足何以可餒可剛，大可充塞天地，將天下有浩然乎、浩然足者。此又一笑話矣。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學不厭，教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祇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亦卽此一事也。惟此有默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默識是何事。祇是默識，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爲對待。乃附會其說，有謂默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己默也。默在人，不在己也。有謂默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云，默識、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其存心者，有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己，而不願有所施之物，非施己也。記心非心存，卽不得謂之心學。況學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刻三日，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宗器。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尙書周禮，名曰玉鎭，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宣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薦其時食。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夏行腒鱐、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饔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原名饍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

煎和。可供饍飯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幷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變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卽薦饍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鉶毛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庶牲。而烹之爲鼎鼐。切之爲俎。和菜而羹之爲鉶。並未有加于庶牲外者。卽陪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犬等而燔炙之。或脯腊之。誠不審何等時物。且用之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貿貿無一解者。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媚奧媚竈。不知如何媚法。經無明文。集註以五祀祀竈之禮。解兩媚字。謂禮凡祀竈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卽祀竈之禮。亦安敢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處。袵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竈。後考禮註。知逸中霤禮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爨室。祭於奧者。然後是廟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竈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首。以祭廟時。必設竈陘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鑊而熟腥牲於其中。故祀於其處。並非家之爨室。若所云祭其所者。卽禮器祀先炊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缾者。據特牲記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祭爨神。無祭所之說。然且戶與中霤。其迎尸祭奧在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竈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幷非廟奧。廟奧常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媚奧者將何以媚也。豈容此又別有媚奧法也。何謂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井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卽忠恕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成物。皆是一串。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字賢哲。何便迂遠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曾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己饑己溺。孟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貫在學問。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冤落聖門太過。萬不如孔安國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最當。蓋宰我惟恐人有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罔。則從來鶻突。豈井之有人。仍是子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旣無解。而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纔可逝。朱子亦以爲是。然又云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後爲齊有。然亦不註所始。幷不解何用。以爲巡狩耶。則燔柴祭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主上帝。明堂五室主五方。五帝卽有祭。亦不相合也。況西南諸侯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覲。自有定位。未聞周王聽政在東徼者。卽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鎬京。自有明堂。卽東都明堂尚不之及。而謂有周共主。必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頒政於十二室。謬又謬矣。況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擧文王治岐爲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后有定。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卽在止於至善之善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卽

是知善。繼曰能得。卽是得善。知善、則不擇善以著善。得善、則必由學修以幾於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虞是一串。但擧其要者提倡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知得。似於致知誠意外。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岐矣。試觀先后二節。其功次秩然。纍纍如貫。而撥此節於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撥此節於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清又欲撥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矣。畢竟此節作何著落。是誠意是致知。必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夫言。　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於王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官。侯國當三官而不敢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不敢當太宰。祇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三官。而於諸大夫中則六官備具。謂之下大夫。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人其祇列五小。而闕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卿。而下可以通臣宰。皆兼大小正貳爲言。此五人五小。卽卿之陪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間。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夫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大字爲上大夫。以爲此下大夫。原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於朝宁之間。如公叔之臣大夫僎。必後爲大夫。而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旣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王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註。然豈無註之者也。此豈可略也。

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卽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朝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廁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卽世官。擧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行。有位斯有祿。故論語天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滕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卽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子弟、世世受祿。據禮註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

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類多。既使食其采地。至有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圭田祿仕田之類。皆亦必有限制。或以世祿。或以親親。使邦甸士地足任須給。乃嶸文若然。即禮註亦周章甚略。並無成說。而集註則云。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祿。則既非世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祿。俱不相合。而且詳於授官。而略於給采。并不知其語出自何書。必欲使世祿二字瞭然昭著于人間。亦未易事也。

。虞仲　四書註。姓名。多有顛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即曾申。本曾子之子。而註曰孫。虞仲即虞中。本仲雍曾孫。而註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註。曾子之孫。直是誤註。無可解者。若虞仲註仲雍。則雖是誤註。而反費論說。仲雍係泰伯之弟。同逃荊蠻。泰伯爲君。此爲諸侯也。及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君。繼泰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即仲也。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泰仲。尚書稱蔡仲。繫封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王之昭。猶之稱魯衞毛聃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誤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泰伯□隱。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註左傳者。皆曰仲雍一名虞仲。且有隱相巧證者。按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而宋衷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孰與熟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恰相脗合。是豈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實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解與。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又有顛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註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註曰。周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註。不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證也。若周兄管弟。則各有所據。似亦未易猝辨者。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即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注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顛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謗周公。書以此實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其孰是孰非。亦竟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賦之等有然。非謂衡閒計豐凶。久以後豐凶便不顧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代皆有荒政。豈夏后立法。獨無周䘏賑給。并薄征散利諸典。見於司農。（薄征。即後之捐租。散利。即後之賑粟。）若然。則省耕省斂。補不足。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

自矛自盾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此貢之流弊。則迺徹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似乎舍此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伯夷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祇以不爲物污。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并其皆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四書索解卷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予避人崇仁縣時。駱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士。訪予東明寺。聽寺僧讀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叔夜曰。辟焉句如何作解。予與石麟俱不能答。既而讀故好而知其惡句。叔夜又曰。故字如何接得下。又不能答。次日予過石麟。許石麟出康成註。并集註同閱。康成以辟作譬。解言以身取譬也。從好邊說。集註作偏僻解。從惡邊說。然于故字上焉字下。究不能往。亦不能接下。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孝者三句。不須解。但以註說觀之。則上老老三句。明有三上字。三民字。反只說意義。孝者只三者字。反當說人。故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統屬一人者。則其人祇一事君使民之人。與大學之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國與齊家者。有異也。若以孝弟慈屬一人。事使又一人。則在孝弟慈者有三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紛紛緊訟。嘈雜極矣。必不礙大學。又不嘈雜。亦須有說以處此。

（父母唯其疾之憂。）問孝而以父母憂疾答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愛子。故子當孝。則父母愛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陳矣。況武伯問孝。是請孝法。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尚一父之疑子疾。如第五倫。兄子往問。而己子不往問。將子使不當孝耶。況有虐子者耶。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畏匡章。極不可解。吾以女爲死。何故突以死爲問。子在。回何敢死。何以知子在。且死則何以有敢不敢。往在廬陵講堂。吉安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子之一問。恐顏淵赴鬭而死。而貞城

高阮懷非之，曰赴鬬必按實。子畏蒲時，家語敍公良孺以車五乘相從，且有兵器，故可鬬。顏淵無是也，且鬬亦不可必死，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殉君，亦必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當命若禮類，若君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即起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討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己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著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即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問一答，全然不曉當日之義，但曰子在而不鬬，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鬬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鬬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已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假于文猶順，然祗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者。（所見聖門釋非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棄薄誠，不可解。然此一言者，出于聖人之口，記于七十子之手，傳之數千年，顯顯白曰，雖稱子無知，亦必剗必劉，皆刻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此言侃侃然，理直而氣壯。想夫子亦岌岌矣，乃歷考諸書，則桓皆是弟，糾皆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如何之何。向使程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據明晰，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誣斥夫子也。召忽可參薄，夫子不可誣斥也。匹夫匹婦可當反覆不忠，不可當也。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究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絕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以返國，韋昭註云，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稱子糾弟者，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當仁不讓于師。）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己，何待有讓人，而故自強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二義，一當値，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人心而適相値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即祗一當字，已無解說，況遜師也。

（味鮮能知也。）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需解者，然亦不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性之知，性以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大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也。若食而又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食，知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可

嗜則同知其味，世有好饈，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味，性與人殊，則天下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也。即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幷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乃曰莫不飲食，則盡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帖然安之，從未有起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有知其不解者。子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眞匪易也。

（夫子爲衛君乎。）夫子爲衛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助之者。然而冉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齊入問，而即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尚須比較而後得決者。且即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可解也。　幼啓講學留村，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也。然而齊廢父命，史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必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曰，此公穀有誤者，春秋公穀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承其誤，若據本事，則衛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及予在蘇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衛人與夫子皆有實爲爲衛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衛靈齊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衛爲屬國，而世貢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

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即遷，遂殺趙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而趙鞅圍之。當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遠依趙鞅，轉助拒衛，已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幸衛靈又死，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帥師入戚，是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所共讎，衛嫌世子，齊魯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爲能事者。然又不即拒，至是年之秋，齊衛二國使鄭師輸粟以救朝歌，此靈公未了事也，乃鄭師與趙鞅幾死，而蒯聵反執戈奮擊，大呼先王先公以救之，敗鄭師於鐵。（按靈公此時。未葬。祇稱。左氏過信晉策書於內傳稱呼文祖襄公。於外傳稱昭考靈公。亦誤。）是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幷爲衛先君，乃又遲至次年，齊景遣師來，而後衛人亦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爲君，雖見成事，而猶以爲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爲衛君，則其意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卒，即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師與鄭師戰於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其歷惡鞅蒯，斥晉爲衛，明見簡書，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返衛，且與出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爲，吾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爲者，又祇以讓國之安心與否爲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固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與變，而先揖讓而避之

也與。然此等事旣無當可考。無成事可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尤不解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爲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卽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而後怒。哀樂可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喜則僞喜矣。故夫子不動察。哭顏回而不知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而予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愼獨。與中庸致中和。究作何解。請各思之。

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往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爲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使不辱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禮樂彬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一說今之成人以上。有曰字。當是子路語。然於經稱小人節。又說不去矣。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己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凌勝之。夫行己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況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旨。當必有在所稱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一似將葬而始歸。裁葬而卽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臣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謂卽有未了之事亦于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有期之後卽可從政。毋論孟子客卿原無緊了之事卽逾歲金革。不涉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有身當三虞而卽可離門內外者。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爲解曰。禮凡仕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斂之明日。但非君命及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拜于葬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卽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嬴者。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爲壇位。成禮而畢。然後反魯。此在漢唐宋以來。二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卽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確也。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卽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衛獻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卽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況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況嬴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卽春秋所稱公會齊侯於嬴者。果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絰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最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往多杜撰。不惟不能拌經。反足爲經禍。此固大同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缺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卽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

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於死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死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客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葬之前。有養疾、升復、斂尸、殯牆、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主、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養。不送死。至臨葬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之室。不守主于母之殯。而一葬而卽可置諸節於不問者。則其稱自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夫豈無說而云然者耶。何也。

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蔿艾獵與蔿敖合三人爲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蔞國處士。楚莊王滅蔞。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爲相。並非蔿氏。其誤以蔿敖爲孫叔者。以敖名相同。且同見于邲之戰。而又誤爲艾獵者。以宣十一年艾獵城沂。是令尹。十二年孫叔戰邲。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實則邲之戰。孫叔爲令尹帥師。蔿敖爲太宰。僅典軍政。兩官兩事。然且蔿敖典軍政。指前時入鄭言。不指邲戰。故有謂蔿敖。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爲敖。本屬謬妄。卽使孫叔是蔿敖。當亦不是蔿艾獵。何則。蔿敖與蔿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蔿賈之子。而艾獵之子馮。又爲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處舉爲相。并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列。校之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歷有明據。特諸書稱期思之鄙人。期思本蔞國。與蔞相近。而後入於蔞。故封蔞。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百里奚舉於市。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此是繆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者。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頹好牛。奚少時以養牛之術干之。是以養牲干進也。惟五羊之皮。則實爲秦繆贖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媵於秦。而奚逃楚鄙。秦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爲相。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豢畜。市販畜。奚雖飯牛。顧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費惠公。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爲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衰。降魯稱費。此大謬說。毋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戰國九公而後爲楚所滅。卽孟子稱魯繆公昭然也。或謂季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則亦無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居郕。叔孫不居郈。季孫焉得獨居費。卽他書姓譜。有瑯琊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祇以食邑爲氏。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必居其地也。然而稱君稱公稱國者。客嘗以問予。予便應之曰。古都邑與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之長。卽可稱君稱公。如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公類。況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鄪卽費也。是在曾子時。費早稱君。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尚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百乘。費卽稱公。亦不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滕稱四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顓臾邾極參列東方。

未可知也。況夫子墮費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既已墮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鄫。而即有鄫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鑿鑿可知也。然究何據也。

衛孝公・衛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奭疏。謂即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為際可之仕。孝公為公養之仕。豈有兩公兩仕。明白分列。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非文例豈若集註疑是出公。此說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衛。正值出公周旋。子貢所云為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子為政。正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蒯聵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諡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廟諡。則孝公一諡。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諡曰孝。似乎譏之。然古有貶諡。並無譏諡。當衛拒蒯聵。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既去。太子云人保而即安於戚。迨十二年。未嘗一拒太子。而反為太子所逐。其拒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即出公奔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為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蓋者孝公之諡。衛人表微。而他書佚之。孟子獨存之者與。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之。復解之。豈細故與。

四書索解卷四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五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皆不明白。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頃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者。豈有冒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章句解大學格物。為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況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辨不清。立是行當然。不惑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註不惑曰。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知天命。則又云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況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為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祇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僅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誥衆庶。即曰惟皇降衷。順為常性。未嘗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用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十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為天即是此天。不必分別。嘗疑集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祇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益茫然矣。即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為知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為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十七十始遣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仰作文耶。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祇兩種。除作文外。總是作事。然須著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為發明。此亦無不可者。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瀾則無可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知。知者作之之法。并論作事作文。必須有知。即不能知。亦須曉作之之法。作事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諸廣聞見。審善惡。以資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乎作者之知。蓋所云次是知作之次。非次下知也。近講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卻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

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篇籍。其詳見路聞。又頗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皆指作文矣。但無定解耳。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待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者。民之事也。即又有忠信之長語。亦就臣之為師表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中日教士言。並非祿養。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同食。庶人在官廩給同。其羨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卿至下士。皆有一定。並無略輕略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須準之官民。如其常制。即可得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匹。

嘉善而矜不能・　中庸嘉善而矜不能句。無註。以遠人行旅。偶出其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稽考據。然亦須有著落。且經無晦句。既稱則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乃夫令小註。直以遊士當之。失春秋以前有閒民而無游民。游即斥之。況已稱為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凡居處游息。不出校學。惟達教見擯者。然後移郊遂而屏四方。他無是也。況遠人皆實指。王朝以異姓為遠人。如鄭簡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為遠人。如遠人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賓旅。則賓已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況游士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為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兵食民信。惟漬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漬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武庫不修。而欲使教化後行。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而去・　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雖處。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因一荒。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即無有矣。特此二事。若在荒札。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

亦須討一著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既足而反去之。尚屬誕妄。然但不使足、則何以先必曰足。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未足之前。萬一既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非不使足三字可模糊過也。

（於斯三者何先。）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信當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民無信不立。不可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人較揣品行。必俯仰無愧怍不相干也。乃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去兵）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即兵也。民不去。即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禮。鄉遂公邑。賦役。稍縣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給役不一。即喪祭蒐狩外。或佐兵甲。且以助輜使驟䇿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伍。如魯僖伐楚。即有參差增增。列于車外。而晉翦毀車爲行。吳且與甲士以爲徹行。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乎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是兵民之離。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爲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已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故以存心致知四字。驟驟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諸不關。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何一截下手。乃爲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混故二句。是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如九衢然。欲求一入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有能解之者。

（妻子好合兩節。）妻子好合兩節。自然是承應高遠自卑邇之意。但集註混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卑言之。父母高而妻子兄弟卑。其爲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子節屬遠邇。父母節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雖遜兄弟。密邇妻子。其在秩敍五品者。亦必不然。

（作者七人矣。）舊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統作一章。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求其實。不然有婦人爲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

漢儒馬融之註。何以婦人爲文母。爲邑姜。必斤斤較定也。若程氏謂作者謂聖。則引羲軒堯舜等爲七人。則于易繫聖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作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即不能鑿指某數者。祇與起在位以振爲作。如尚書作之君。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作。則又何止七人矣。每欲于此審其實。有不能者。包咸註七人。在論語即長沮、桀溺、荷蓧、石門、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即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史記七字、多是十字。所誤、以篆文相近耳。）

（朝聘以時。）往人館時值康熙己未。上詔行覲禮。侍班禮畢。同館諸君。陪益都相公憩萬柳堂。益都問朝聘以時。予曰。漢唐儒者。皆不識朝聘之時。況今日矣。益都咈然曰。朝聘大事。且尚書三禮多載之。豈有漢後都不知其時者。顧徐華隱曰。章句如何。華隱舉章句。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益都曰。此得非時乎。予曰。此是王制文。然雜襍他禮。並不知爲何代典制。此在先儒有非之者。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直見之聘。截然是諸侯交相聘之禮。舊註所謂諸侯聘諸侯者。故鄭子產與子太叔舉晉霸所定諸侯聘晉之禮。亦云無歲不聘。云三歲而聘。與此正合。非天子禮也。書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並不知何代之禮。先儒賈逵服虔輩。疑必是夏商禮。以虞廷四載一朝。尚書周官六年一朝。俱非五年。此必歷代漸增。其減于虞廷。而增于周官者。定是夏商。故云然。然而周官六年。明見尚書中庸。九經所云。文武之政。正是周制。則此朝聘之時。當據尚書周官文。而不謂彼此所記。一往不合。間嘗參考諸書。知周禮一法。有六年六朝。六年三朝。六年兩朝。一朝之別。與尚書異。春秋傳。又一法。有歲聘以志業。謂每歲一聘。間朝以講禮。謂每三歲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謂每六歲。又一朝與尚書周禮又異。此可知乎。益都大驚。屬予與徐華隱與志伊三人。究竟其禮。皆倀倀無所定。志伊但存其說。記予所轄約禮節之末。及予歸草堂。距向主客時越二十年。及門以予病。請予說四書不可得。會會稽章泰占、嘉興陳自會來。堅請予說中庸。因及朝聘何。重理其說。且較諸經及漢唐儒解此者。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

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按鄭游吉明云。晉霸令諸侯之禮。而鄭氏註大宗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叔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禮有歲聘。間朝諸文。而杜預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嶽之下。如周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諸文註之時聘下。謂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四、六、八、十、十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得合。孔疏于尚書註。明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

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卽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十二年巡狩之文.竟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處.不能指舉.是卽此一朝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況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莊涖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漢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必失.此以之字屬官.僞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且由禮有涖官行法語.卽莊以涖之.亦相合.然于動之有礙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謬.但通變安性.俱以仁知從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善道.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力.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個何物.本文何處可著守字.盍亦思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二字指定之.豈有夫子言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六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illegible]云.尚書言天降恆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並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卽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者將氣質二字.綴在性上.此始于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註上知下愚不移.則直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外.則有相近而又一定不可易.一等.既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非有性善有性不善.可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築薛.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稱爲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則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游滕.并游宋薛.則不過在齊宣末年.與齊湣滅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爲兵.曰聞戒.雖趙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深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高閱漢後儒者.能言之乎.

宋王偃.齊楚惡而伐之.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則其所稱者.自當明指曰.此宋何代王.集註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此漫搭註.而可疑者.戰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僭稱王.而旋爲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祗偃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而僞篇.而其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皆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去齊以後.卽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贐之

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事.況註曰.嘗滅滕.則似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雜質指.考宋僭王.在齊湣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游宋.祇在齊宣之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且孟子游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伐齊.南敗楚.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當齊湣三十八年.蘇代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桀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報伐.距孟子游宋時.已不啻三十餘年.其年分事蹟.絕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春秋無鄭人侵衛事.此本春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之事.孟子時.策書未出.而傳聞互異.故言如此.此在註經者.自應明據本事.指其同異.豈有依文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事者.趙岐避難.在安丘複壁中註孟子.其腹笥未備.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是師弟子三罷.在春秋傳則公孫丁.庾公差.尹公他.是師弟子三罷.其間同異.亦不甚遠.祇春秋傳是衛殖孫林父逐君事.與列國兵爭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證師弟子弑逆.或恐大逆醒重較難比擬.故特諱其說.如蔣昭上推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知司馬遷記趙氏下宮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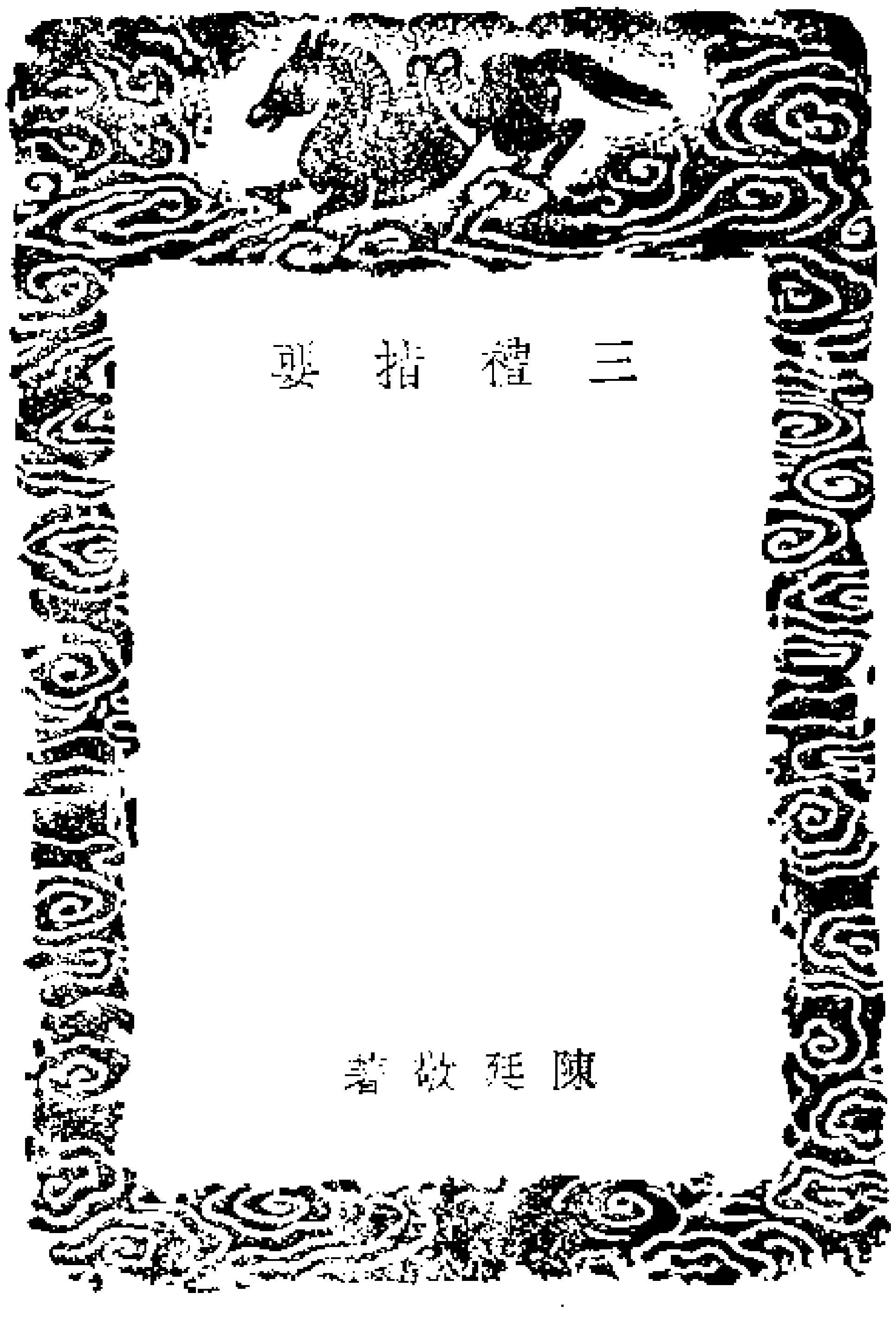
滕定公.文公.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麋.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與.然此亦臆度之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定.毋庸再序.祇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祇祭儐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晉之閔僖.弟在兄前.使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太師.召公太保.凡爵尊者.與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烟.凡有事者.概謂而列之昭穆之中.抑別有序事序官在昭穆外者.此皆極大極關係一典禮也.豈可漫然不辨及也.

祼將于京.祼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尚書六服五年祇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卽或五年大禘.可令一至.然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大禘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復合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無此事.所以宗廟序爵.辨貴賤禮.前儒據祭統文王世子諸文.謂率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也.而章句不察.謂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而於是附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言.因以序爵.屬異姓諸侯.此豈裸解.特祼將之禮.作周頌徽有有客振鷺二詩.而尚書洛誥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洛誥有王賓

粒禮成格。豈皆妄語與。乃遍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如何助法。其在三格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助。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啓監。孔安國謂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官即五等諸侯。然自治其國。與監殷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合。且方伯即監官。不知此監。監方伯。抑代方伯監他國。總無可考。況監殷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監叛。夫王制三監。祇是官名。此當實有人數。乃孔安國謂管蔡商。而漢地理志。即以武庚管蔡三分衛地。當三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況管蔡自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分衛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襲鄭氏說。以管蔡與霍叔合作三數。此據蔡沖之命。而又誤者。夫監殷、流言、與叛。截然三事。先儒謂監一叔。叛二叔。流言三叔。霍但流言。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監殷是何官。三監是何人。至今未解也。



三禮指要

清 澤州陳廷敬說巖著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設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謂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鄉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焚書滅學。禮經殘缺。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篇。次第爲優。鄭康成從而注之。今謂之儀禮是也。自后蒼爲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二戴禮並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輒取二家。今大戴禮不頒於學宮。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爲諸儒雜說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爲禮之綱領。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禮。是禮記者。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間嘗論之。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召

亂。蓋古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屢變也。韓愈嘗苦儀禮難讀。謂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是二經者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存。往往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爲一家之記。述安石之獨存此科。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舛駁。往往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不以爲秦漢之書。而以爲商周之辭。不以爲傳注。而以爲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必將刪定焉。又嘗考戴聖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賓客爲盜。身爲禮宗。奸犯名義。君子不以人廢言。信哉。

按戴聖向俎豆孝宮。明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去之。并記。愚聞之師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竝周公所作。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禮記乃孔子門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之文。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故時有僞雜出。其二百四十一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三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或謂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釋禮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原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能挾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慢夫縉表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者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俊。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秋對。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襲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與孟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爲七百。書以爲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屢經違古如此。故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但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子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二禮。託勉齋成之。先生斯作。最簡切而精當。即令考亭復起。亦必以禮宗相推許也。長洲韓菼。

讀禮志疑

陸隴其輯

讀禮志疑卷一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欲考古禮.須先知古人宮室之制.古人言宮室堂上名目尤多.賈公彥士喪禮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即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即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淅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此一條最明.

又按特牲記有東堂北堂.鄭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北堂.中房而北.則又是房中之分名.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云.東西牆謂之序.邢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愚按曰廂曰序.通在堂上.自其近牆者言則曰序.自楹至牆一間.統言之則曰廂.今人指堂下廊廡爲廂.非爾雅所謂廂.

爾雅又云.無室曰榭.邢疏云.榭有二義.一者臺上構木曰榭.月令.可以處臺榭.是也.一則無室者名榭.其制如今廳事.春秋成周宣榭火是也.郭注.榭即今堂埠者.堂埠即今殿也.殿亦無室.故云即今堂埠.愚按觀此可知堂與廳之別.家禮所謂遂遷于廳事.

陳祥道禮書云.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又言.大夫

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房皆南戶.愚按夾室非房.大夫士無西房.皆皆以康成之說爲正.楊氏儀禮圖.亦無西房.

喪服傳.既練舍外寢.鄭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賈疏云.練後不居廬.還于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惟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按士喪禮及既夕.外位惟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愚按家禮各歸喪次條下云.中門內外.而不詳中門爲何門.必看賈疏乃明.　內則閽寺守之.鄭注云.閽寺守中門之禁.與此中門似不同.

喪禮.于襲大小斂.獻明器.及遣奠之豆籩俎.皆言綪不綪.注云.綪讀若靜.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綪.愚按.凡所陳之物少.一行可陳訖者.則只須言南上北上.不須言綪不綪.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綪不綪.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綪.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即從北至南.則是綪.縈收繩索之喻至切.

注疏亦多疏略.如既夕篇.窆及反哭.皆云拾踊三.拾.更也.投壺則拾投.哭踊則拾踊.皆更爲之也.注疏止云拾更也.而不詳其義.又不注于窆.而注于反哭.前後倒置.如羅正.筮府.不註于特牲.而註于少牢.亦踈.禮有讀賵一節.注謂榮其多.愚謂不然.是欲人知其中無他物.不過是用器役器之類.此是古人防患之意.

賈公彥疏.有極繁冗處.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士喪禮.兩篇俱有.既無二義.止註其一處足矣.卻兩處各累數百言.孔氏郊特牲疏.謂鄭注此既破禘爲禴.故于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其詳略之法.與賈氏異矣.又玉藻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于此略而不言.

既夕篇.記云.疾者齊.養者皆齊.鄭注曰.正情性也.愚按.人于疾病之際.必正其情性.然後可生可死.人子當父母之疾病.亦必正其情性.然後可以致親之生.可以送親之死.

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疏.有功學者.唐書不爲立傳.止附見于其師張士衡傳中.其生平及字.俱不可考.可惜.但載其子大隱以直諫著于武后之世.又載其傳業趙人李元植.元植該覽百家.高宗時數召見.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衰.遷巴令.可想見公彥之教.

孔賈之解禮.惟康成是從.不敢絲毫有違.雖其守家法.不免有太過之處.然猶不失爲謹慎.愚讀唐書啖叔佐傳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因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即淳.實.疑)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紛紛.助所階矣.嗚呼.孔賈之信康成.不猶愈于啖叔佐之自信乎.

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下篇于重于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

首.自虞以前.豈經文略而不言獻.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獻.賓之弔奠賵贈.亦皆不言拜.

家禮.親賓奠用香茶燭酒果.儀禮賓奠不言用何物.但有士受羊如受馬之文.疏云.所致之物.或可堪爲奠于祭祀者也.則所謂奠者.止是致其可奠之物.而非如家禮所謂奠.

士虞禮.記言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凡七體.經文于獻尸之時.止言舉脊、舉幹、舉胳、舉肩.疏謂尚有臂臑、肫三體不舉.是君子不竭人歡.不盡人忠之意.其解精矣.又引特牲注云.欲改饌于西北隅.故遺之.雖義得兩施.然竭歡盡忠之解.所以示人者深矣.

牲體之數.陳祥道禮書曰.前脛骨三.肩、臂、臑音如也.後脛骨三.肫、音純亦作膊胳、亦作骼觳音斛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亦曰幹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脰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觳正祭不獻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于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骨也脊肺.既夕鼎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爲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體解豚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此一條最明.但又曰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燕饗有殽烝.則全烝、豚解也.房烝.體解也.殽烝、骨折也.此更當閱夏官小子職參看.此一條.方氏古今考.深以爲非.曰.孔穎達左傳疏.全其牲體而升于俎.謂之全烝.豈祥道豚解七體乎.半解牲體而升于俎.謂之房烝.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于俎爲折俎.爲殽烝.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烝.而不解殽烝乎.其誤也根于康成.據夏官小子職.則此誤本鄭司農.愚按豚解非全烝.當以方氏之說爲是.康成注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熱其殽.謂體解而爛之.雖亦引國語全烝房烝爲證.然賈公彥儀禮小斂疏云.禘郊先有全烝.後有豚解體解.是康成亦非以豚解爲全烝.但說得未明.致陳氏之誤耳. 查禮運鄭注.亦未嘗引國語.引國語者.賈疏也.

茅之于祭有二用.鄭康成周禮注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最明.共祭之苴.則鄉師所謂茅蒩.及易之藉用白茅.士虞禮之苴刌茅.皆是也.亦以縮酒.則甸師所謂蕭茅.及左傳之包茅不入.皆是也.若禹貢之包匭菁茅.則似兼此二者之用.

士虞禮.祝聲三.啓戶.注云.將啓戶.驚覺神也.疏引曲禮將上堂、聲必揚.爲例.可想見祭祀.古人必曲盡鬼神之情.

朱子語類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禮記奔喪篇疏作五十七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愚按焦弱侯經籍志云.永樂中御史沅州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程朱大儒所未見者.有年何從而得之.此非僞書.則必裒輯諸經之文而成之.如吳草廬儀禮逸經之類.焦氏信爲古經出于百世之後.則愚矣.

語類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極細密.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又引陳振叔之說曰.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此二條.讀儀禮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謂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愚按如豚解體解.與全烝房烝異同之處.是亦不分明之一端也.又如朱子疑緦十五升抽其半.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于緦矣.又不知是如何.疏亦不見分明.又如朝溢一米.賈疏最煩.然古科有二法.律曆志與左傳不同處.孔氏喪大記疏.言之甚明.而賈疏卻不及.

語類有一條問溫公儀.首絰綴于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朱子曰.綴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愚按冠絰本別材而不嫌其綴.猶衣裳本殊製.而深衣不嫌于連也.禮有可通融者.此類是矣. 文集卷六十三.胡伯量云.三禮圖絰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武.此與溫公說不同.

士虞禮疏.謂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禫祭以前.總爲喪祭.若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愚因偶看大學.思慎獨誠意之分.以意對心.則意是動之端.以獨對意.則獨又是意動之端.與此一例也.

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注云.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也.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也.愚按大夫士無西房.陳氏禮書.不欲從康成之說.以此處證之.則知康成之說.不可易矣.陳氏集說、及大全.于此處皆未分別東房西房.殊爲疏略.

注疏中有截法.有補法.補法有二.如本文所無.而他處所有.則移而補之.如士喪禮言浴用巾.而不言沃水之器.則引喪大記補之曰.沃水用枓.既夕言主人入祖.乃載.而不言納車時節.則取記文補之曰.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又如喪服言曾祖父母.而不言高祖.則取緦麻章補之曰.族祖父者.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有本文所無.而他處亦無.則推而補之.如士虞禮言籩棗烝栗擇.注便推之曰.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藤也.士喪禮言復者、降自後西榮.注因喪大記有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一句.便于此推之曰.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有此補法.然後不覺經文之疏略.截法則如喪服解同居繼父及同在他邦兄弟及婦人何以不杖之婦人.士喪禮君使人弔之人.及既夕既遷而退之賓.祭統所謂祭之日一獻.郊特牲所謂古者生無爵.皆是.有此截法.然後不覺經文之寬泛.又有據彼決此法.如士喪禮.言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不言坐.喪大記則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注云.此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雜記前云期之喪練則弔.後云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注以後之期爲姑姊妹無主者.有此.然後不覺經文之乖異. 又如考工記云.知者創物.疏.凡知聖、有若云德之知.仁聖義之知.聖則據賢人以下.此言知聖.則濬哲文明之等也.

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此承上文大夫來.蓋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故在

士爲三日而殯者。在大夫視之。則止是二日也。陳氏集說、及大全。皆略不言。曲禮內陳氏亦不言死與往日。是士禮。

喪大記君設大盤一節。舊本在始死遷尸于牀之前。孔疏雖云宜承濡濯棄于坎。下札爛脫在此耳。而仍不易其舊。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陳氏竟易置之。而又不注明其舊次。則近武斷矣。如雜記之內子以鞠衣及練則吊皆然。

士虞禮及閒傳中月而禫。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玉藻。士中武。以上三中字。注作閒字解。曲禮上。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二與字。注作數字解。他處皆所少。朱子雖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然亦確有是夏商之禮不可牽合者。須平心以審之。

士喪禮言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而不言大斂之絞廣狹如何。喪大記言大斂之絞一幅爲三不辟。而不言小斂之絞廣狹如何。注疏皆合兩處來解。是補經之法。衰了凡羣書備考。言注儀禮者。鄭玄。爲之疏者。賈逵也。以賈公彥爲賈逵。疏謬如此。豈不誤人。

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又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卽位于阼。疏云。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于阼階。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而大夫君條。則云婦人卽位房中。疏云。大斂哀深。故不辟君。既殯後哀殺。故辟也。此等處。集說皆絕不分曉。

士喪禮君視大斂。視負墉南面。鄭注云。視南面房戶東鄉君。喪大記亦有負墉南面之文。鄭注亦以爲在房戶東。乃儀禮刊本將房戶誤作房中。楊氏圖因之。遂列視于房中。不知君將視斂而踊。若在房中。則諸于君矣。安能視之而踊。此以禮記注證之可見。況房無北壁。見于朱子答趙子欽書。安得房中有墉。

喪大記。鄭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此解最精。知此。則知龍幃黼翣振容魚躍一切文物。皆非得已也。此與濡濯棄于坎同一用心。集說于此略而不言者。非。

讀禮志疑卷二

月令。孔疏引太史職。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文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又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疏云。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擯介散文則通也。又康成大宗伯注曰。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疏云。此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又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據合曲而言曰歌。其實歌奏通也。

鄭康成既夕注。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爲柳。賈公彥疏云。對而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柳之言聚也。總而言之。皆得爲牆。巾㡊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皆牆中兼有柳。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中兼牆。愚按經文用字。有此對言總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亦謂之對文散文。又程大昌作袒免辨。謂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愚按賈氏喪服疏。孔氏喪服小記疏。言括髮免髽之制詳矣。程氏欲舉而盡廢之。不免武斷。況喪服小記。明言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問喪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

非徒免冠可知。惟服問云。凡見人無免絰。則書如免冠之免。

學者不知對言總言之分。而拘牽于文字者多矣。又如太史注曰。典則亦法也。疏云。太宰注典則法所用異。異其名也。其實典則與法一也。大行又以大賓爲諸侯。大客爲孤卿。疏云。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由禮效犬者左牽之。疏云。通而言之。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又周禮疏曰。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又如封人疏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喪服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孔疏依鄭氏。以禘爲郊天。以祖之所自出。爲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鄭學之謬。此爲最甚。其詳見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又作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疏云。靈威仰至汁光紀。春秋緯文。耀鉤文。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又郊特牲疏。以北極耀魄寶。幷五帝爲六天。又引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指五帝。皆荒誕不經。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此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集說謂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鄭孔之說爲長。

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克商。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傳之追王。是加以王號。中庸之追王。是備其王禮。孔疏云。中庸追王。是以王禮改葬。則恐未必然。

大傳言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又言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注云。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疏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集說曰。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愚按姓氏二字。分而言之。則姓自姓。氏自氏。總而言之。又皆可謂之姓。

大傳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鄭注孔疏及陳氏集說。皆就國君之子言。大全載程子一條。則就別子之子言。程子之說。恐非定論。

大傳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愚按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仁義之分配祖禰。猶之分配事親從兄。親親敬長也。觀兩條之末。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又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此仁義二字之錯綜交互者也。又性理朱子有一條云。以其性而言之。則皆禮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此又仁義體用之錯綜交互者也。

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孔疏不詳。臨川吳氏曰。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詳其文義。自合如此。陳氏集說。乃云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殊謬。

雜記言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鄭注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爲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詳鄭意。是以晏子所服爲先王之禮。王肅則駁之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于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惟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詳王意。是以弁絰委貌之異爲先王之禮。而晏子所服。爲周衰變禮。二說雖殊。然其以雜記之言爲先王之禮則一也。陳氏禮書云。周衰禮變。而齊之服于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由。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爲眞先王之禮。宜爲王肅之所攻也。禮書之意。則是以雜記所言。卽是衰周變禮。其說較王鄭爲長。陳澔集說。卽禮書之意也。麤衰枕草。其非先王所制之士服甚明。觀既夕是士禮。而云枕由可知。雖孔疏曲爲之解曰。既夕是廣說。此是阿鄭意耳。難信也。又按晏子所服。依鄭說則比大夫之服爲輕。依王說則比當時大夫之服爲重。禮書用鄭說。愚謂此當以王肅之說爲正。若杜預左傳注。直以麤衰斬爲斬衰枕草。與枕由無二。則謬矣。

雜記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孔疏所以知此酢是受賓長酢者。緣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而此惟嚌之。故知是賓長酢也。陳氏集說。亦指賓長言。而不言尸酢卒爵。則無根據矣。

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注云。言不飲服輕。亦內除也。陳氏集說。不承內除說。則設小君兄弟之喪。自始至終。止發諸顏色者。不飲食足乎。

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此亦就祥言之耳。注疏因廣言之曰。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此最有功于經。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孔鄭皆言。是以喪事贈賵來者。于前先已來弔。今重至。故待之如此。若于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其說甚確。陳氏集說。泥就弔者言。則衞將軍文子之事。又將如何解乎。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于雜記。又見于服問。又見于曾子問。而服問尤嚴。雖一免絰。一脫衰。猶不可。而況如張江陵李文達之事乎。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注云。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此可見古人變通處。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鄭注云。喪尙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尙不能敬也。愚謂敬亦從哀生。哀之至自能敬。不能敬。亦是哀淺。分而言之。則是二事。如問喪閒傳止說得哀。若士喪禮喪大記則無幾于敬矣。所謂附于棺附于身者。必誠必信也。

雜記。大功將至辟琴瑟。君子豈但不奪人之喪已乎。

雜記言喪者不遺人。又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此二事。今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然豈可不知其爲禮之變哉。

雜記管仲晏平仲一條。及子貢觀于蜡一條。可想見時中之義。○管晏一條。又見禮器。

內亂不與焉。注疏引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爲證。而又引公子友之逐慶父。趙宣子之不討賊。以見力能討之者。不得以此藉口。愚謂伯玉之從近關出。亦是內亂不與之意。

雜記釁廟之禮。止云是交神明之道。注疏並不言交神明所以必須釁者何故。此禮甚覺無謂。

幾亭言禮之于天地亟矣。以爲天下。則消患于未然。以修己。則防欲于未萌。至哉言乎。

曾子問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又引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有宮內行神之軷。有城外祖祭之軷。又引左傳軷涉山川爲證。蓋軷本山行之名。而借以爲祭神之名。然今左傳軷作跋。

曾子問奠而後辭于殯。鄭注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陳氏集說。乃止云殯音賓。則似殯字原有賓音。而不見其誤矣。此等處皆失傳疑之意。又如郊特牲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鄭注云。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集注。亦止云旦音神。王制。庶人縣封。鄭注。當爲縣窆。集說亦止音窆。○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殤不祔祭。鄭注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牲音制。祔音備。牲字原有制音。祔字原有備音。

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此言父沒除喪之後。始遇當冠之期。而行此冠禮。非謂喪內不可因喪而冠。必至除喪乃冠也。雜記明言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陳氏集說。乃云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孔鄭注疏。並無此說。不知陳氏何所據。

檀弓譏朝祥暮歌者。曾子問曰。脫衰與奠。非禮也。皆病其忘哀太速。故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曾子問有老聃。孔疏云。爲周柱下史。陳氏集說。乃引石梁先生之說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不知石梁何所據。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觀此。則知後世有未婚而守節者。非禮明矣。

曾子問魯昭公少喪其母。孔鄭以左傳昭公母齊歸薨之年考之。疑非昭公。集說不應略而不言。

曾子問。非弗能勿除也。疑衍一勿字。孔疏集說。皆未明。

曾子問言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勿爲後也。此爲後以父道事之。與喪服小記爲殤後不同。小記是以繼統

言。曾子問是以繼嗣言。然以殤而勿繼嗣。則固有繼嗣者矣。嘉靖時大禮議。主繼統不繼嗣者。固不爲無見。然叢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漢儒附會之說。則亦無以服漢儒。

奔喪篇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云。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愚按此注最善。今人居喪任意變禮。動云不得已。苟鄭氏此注。則不得藉口矣。

子上不喪出母。孔疏鄭注。及陳氏集說。皆引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但陳氏則云。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以服者爲過。孔疏鄭注。則云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而以不服者爲非。陳氏說本橫渠張子。今從之。○朱子答林擇之書。則又云。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孔子殯于五父之衢。集說力辨其誣。可以正史記及孔鄭之失。○陳幾亭謂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不載。孟子不言。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家語不可盡信。朱子亦識其爲妄。此皆力衛聖道之言。

讀禮志疑卷三

檀弓夏后氏尙黑條下。疏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註尙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又疏因鄭氏之說推之曰。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少皞氏以十二月爲正。黃帝以十三月爲正。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女媧以十二月爲正。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愚按正朔之改。孔安國鄭康成。既各爲一說。今亦難以臆斷也。

孔疏講三統。只云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惟在地中。含養萌芽。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于地。人功當須修理。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一書只是就一義言。）至邵康節。乃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之說。又是推到天地人最初起頭處。

孟獻子禫一條。孔疏云。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恆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恆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恆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于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謂加于禮一等。愚按是加于人。不是加于禮。說得最有關係。集說乃略不及此。可謂淺矣。

祥禫之月。鄭玄王肅之說不同。孔疏于孟獻子禫條。辨之詳矣。集說于此。既主鄭說。而于下文祥而縞。是

月禫．徙月樂．又載馬氏之說．卻仍是王肅之意．前後舛錯．

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亦云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疏云．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若舜由紹堯之德。則樂名大韶．禹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若由文而興亦然．解得甚明．集說卻云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含糊不明．

孔氏禮法之宗也．乃伯魚子上之母則出．子思之母則嫁．皆見于檀弓．閨門之內．何其多故耶．〇陸翼王集說補正曰．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幵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疑也．」

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蓋襲于牀．本禮也．子游不據禮答之．而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己出矣．縣子所以譏之．孔鄭及集說．解得最好．玩此．則知凡著書引用先儒舊說．而不著其姓氏．皆縣子之所譏也．

有子與子游論踊．曰情在于斯．其是也夫．此是有子不欲用踊．近于棘子成質而已矣之意．集說欲回護有子．殊覺支離．孔疏明白．

檀弓記曾子失禮之事甚多．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則子思正之．旣祖反宿．裼裘而弔．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小斂之奠在西方．則皆子游正之．齊衰而哭．子張後人亦疑之．甚矣．窮理之難也．集說載劉氏之記．以爲是不可盡信．是徒知尊曾子．而豈知此理之不易窮耶．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鄭注．庚．償也．集說略而不注．失之疏．若鄭注．謂子皋恃寵虐民．集說謂其愚而過慮．則集說得之．

齊之饑者．不食嗟來之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鄭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疏．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食．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愚按孔鄭看狂狷最好．陳幾亭亦謂狂狷器局雖殊．而行事非背馳也．

晉獻文子成室．鄭注．解獻爲賀．自妙．集說駮之．拘矣．

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絰．不入庫門．集說謂莊公爲子般所弒．何其繆誤至此．又按大全．檀弓．長樂陳氏引證．錯繆處尤多．如知悼子卒條．則曰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魯人有周豐條．則曰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釋經而疏忽如此．何以垂訓．〇此與大學大全．玉溪盧氏謂孟獻子師子思．同一憒憒．〇陳幾亭謂弒逆之事．凡在官者殺無赦．爲左右使令當救護而不救護者言也．按檀弓諸注疏．皆不如此解．不知幾亭何據．

檀弓管庫之士．鄭注．管．鍵也．孔疏云．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又月令孟冬之月．修鍵閉．愼管籥．鄭注云．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凡鎖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管籥一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

籥．搢于鎖內．以搏取其鍵也．愚按合二處觀之．則管鍵是二物．而又可統謂之管．鍵閉是二物．而又可統謂之鍵．古人用字．往往如此．

旅酬之禮．見于特牲、有司徹、鄉射、鄉飲酒、燕禮者．參差不等．故語類、中庸卷內．朱子所解旅酬．其說亦不一．語類．朱子論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此只就獻酬之初．賓奠觶未舉時而言．若到旅酬之時．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則賓之所飲．亦不止一杯矣．中庸大全．將朱子此條．載于旅酬下．殊欠分曉．蒙引又爲之說曰．導飲者．自飲以導賓飲也．賓旣飲．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飲也．朱子所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此說尤謬戾．考儀禮、獻有酬而酬無酢．安得如此說乎．又中庸大全．載白雲許氏之說．亦止到旅酬之大略而止．考別本．許氏尙有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等語．不知大全何故刪之．〇鄭康成中庸注．云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較章句尤明．蓋鄭注只是舉特牲以爲例．中庸所云旅酬．原不必如特牲也．

舊本儀禮特牲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條．內脫卻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十一字．以儀禮經傳及楊氏儀禮圖考之．可見．蒙引解中庸旅酬之義．最爲鶻突．其曰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絕不及弟子卒觶一節．殊非儀禮之意．豈其所見之儀禮．乃舊本之脫落者耶．

特牲記止有四觶．疏云．一酌奠于鉶南．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奠于薦北．賓舉奠于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及兄弟弟子．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尸叢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辯卒受者．以虛觶奠于下篚．還有二觶．至爲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舉．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卽用其篚二觶．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觶並用也．（兄弟以下至酬賓依．舊本及毛本．俱誤作爲兄弟洗觶爲加爵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以文義求之．故正如上云云．）愚按此．則所謂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者．止是一箇賓弟子．一箇兄弟弟子．非是合階下之賓弟子、兄弟弟子一齊舉觶也．故有司徹疏云．鄉飲酒、及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儐尸、乃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儐尸別一禮．與彼不同．蒙引謂長非一二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一時並舉．亦未詳儀禮之意矣．

特牲記注．謂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然有司徹二人洗觶旅酬．則在堂上．蓋亦因儐尸別一禮．故然．至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則仍在堂下矣．

吉祭、喪祭．古人分別甚微．如曾子問．鄭注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筭爵．是何等次第．少牢疏云．左執筮、及擊筮之筮．皆是蓍．以其用蓍爲筮．故名蓍爲筮．愚按古人用字之法．如此者甚多．當

類推之。

少牢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某字也。注疏引左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則某、又或是諡也。其解與杜注不同。杜注是言或以字爲氏。或以諡爲氏。故將諸侯以字、四字爲句。儀禮注疏是言大夫或因字爲諡。故將諸侯以字爲諡、六字爲句。左傳之解。自當以杜氏爲正。若依鄭解。則公子展先以展爲諡。而後命以爲氏。其說未知何據。

特牲少牢筮尸云。以某之某爲尸。注云。字尸父而名尸。疏云。鄭知字尸父而名尸者。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鄭氏注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旣對父。故某爲名。此等注疏最精細。但特牲已詳。少牢又復詳釋。不亦煩乎。

特牲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祭前一日筮尸。特牲祭前一日視濯。少牢祭之朝乃視濯。特牲宿尸宗人擯祝傳命。少牢惟有祝擯。注疏皆云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楊氏儀禮圖。分別兩箇不同處最詳。此卻未及。

少牢云。肩臂臑肫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愚按俎之上下。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肩臂臑肫骼在兩端。此以縱之上下言也。脊脅肺肩在上。此以橫之上下言也。閱楊氏圖如是。賈疏殊欠分明。

古人言禮。不能處處皆詳。因其詳處。推到略處。則彼此皆明。如少牢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疏云。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又少牢云。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肫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肫、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疏云。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肫、骼。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觳。二通之爲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薦于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于此。此皆因其詳而知其略。可悟解經之法。

尸入正祭。飯。凡舉幹舉魚舉腊舉骼舉肩。皆上佐食也。受加于肵者。皆云佐食。則是下佐食也。獨舉腊則云上佐食受加于肵。疑衍一上字。

特牲疏云。主婦亞獻。洗爵于房中。則房中有爵。又主婦獻祝及佐食訖。以爵入于房。後。主婦致爵于主人。還是房內爵。愚按少牢云。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然則特牲房內有爵。少牢房內無爵。然注疏皆未明言其所以不同處。

少牢四人餕。疏云。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注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楊氏圖因之。然佐食與佐食。賓長與賓長。所以不得東西相當之故。注疏皆無確據。疏雖云以其尸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然上佐食固當東面近南矣。下佐食何以不得西面近南乎。

有司徹疏云。蕡麻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蕡枲實者。舉其類耳。若竹器圓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亦云簞笥。亦是舉其類也。又疏云。有骨曰臡。無骨曰醢。凡菹醢者。即周禮醓醬。醬散文亦名醢。此皆是注疏活法。若不知此活法。則窒礙者多矣。

疏內用字。如同時則云俱時之類。則云之等。如此字法。今人習用。見有司徹主婦薦豆籩條。○又據彼決此。疏內往往單用一決字。如有司徹賓長獻尸條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此決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又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

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注云。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云。尸作三獻之爵。注云。上賓所獻爵。疏云。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幷此賓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按三獻之疏。略于特牲。而詳于有司徹。先後倒置。

經文有倒一字。而意遂異者。如三獻作止爵。及尸作三獻之爵。是也。有倒一字而意仍不異者。如司馬羞湆魚一。司士羞一湆魚。注疏竝無別解是也。

玩儀禮節文。最可想見古人從容氣象。如有司徹主人獻賓條。主人洗爵。長賓辭。此時主人卽對可也。必奠爵于篚。興對。又賓主卒爵。卽奠爵拜可也。必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何等從容。

若不賓尸。及皆如儐禮。一作賓。一作儐。注疏竝不詳其故。

有司徹主人獻賓條。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此西面是言祭之向西。非言賓西面也。玩圖可見。注疏皆不明。

儀禮所謂坐奠爵、坐取爵。坐卽是跪。朱子集中有跪坐拜說。甚明。

儀禮文有意同而詳略異者。如有司徹、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或言洗升。或言洗。或言洗降升。其義一也。洗無有不降且升者。

主人爲尸賓而洗。則尸賓辭。爲兄弟內賓私人而洗。則皆不辭。亦是賤不得備禮之意。與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例同。

旅酬之禮。特牲與儐尸不同者。特牲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儐尸一人舉觶爲無筭爵始。二人舉觶爲旅酬始。特牲之旅酬無筭爵。皆在堂下。儐尸之旅酬在堂上。無筭爵在堂下。特牲有賓弟子舉觶之事。儐尸無賓弟子舉觶之事。特牲之旅酬一。儐尸之旅酬再。特牲尸不與旅酬。儐尸尸亦與旅酬。此五事皆不同。若賈疏言下大夫不儐尸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玩經文。卻不見得如此。

讀禮志疑卷四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處最明。陳澔集說。取國語此條。置祭法之下。而不載韋氏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韋昭國語注。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其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則似將宗字看作宗祀明堂之宗。與集說劉氏注不同。劉注是。又劉氏欲改正經文之處。亦皆有理。若鄭康成云。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此則因康成看禘郊祖宗先差。故此等說。皆不足據。

禘郊祖宗。鄭注云。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又郊特牲疏云。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此亦主鄭說。王肅則言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又言郊與圜丘是一。郊。卽圜丘。郊。非祭感生之帝。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毁。非宗祀明堂之宗。陳氏集說。皆主王肅。而不主康成。最是。

祭法篇首疏云。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

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又疏載張融之說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愚按此等處皆難臆斷。傳疑可也。○大司樂享先妣。賈疏曰。毛君與史記同以姜嫄帝嚳妃。鄭君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嚳後世妃。○明堂位女媧之笙簧。鄭注云。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孔疏云。春秋緯運斗樞。宓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愚按此又以神農居三皇之末。命歷序。則以炎帝居五帝之首。未知是一是二。

禮書。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是矣。愚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上帝。禮書以周禮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而謂上帝非一帝也。是蓋參用王鄭之說。恐非。

祭法疏云。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山川旣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竝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愚按鄭氏之駁諸說。固未可盡據。今蔡氏書傳陳氏禮記集說。旣主王肅而不主鄭氏。則相近。于坎壇一句。宜依王氏讀作祖迎。不宜依鄭氏讀作禳祈。書經大全。讀作禳祈。非也。蓋鄭氏因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故以祭法所載。爲遇災祈禱之禮。非關正禮。而不用以解舜典。故相近。讀爲禳祈。雩宗幽宗之宗。皆謂是禜字之誤。蔡氏書傳引祭法。不用此解也。○大全直載鄭氏一條。不知其非解書也。

祭法廟制。鄭氏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于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于太廟。傳曰。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魯陽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此一段補經文所未及。最好。陳氏集說。直以經文爲失。則過矣。魯陽公。史記作魯煬公。

廟制。朱子然劉歆之說。而康成注王制祭法。則皆以文武處七廟之內。此則不可從。○周禮守祧疏曰。孔君王肅之議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毁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幷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愚按鄭說固非無據。然奄八人。此特周公時事耳。安知後來不增作十八乎。

祭法鄭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疏云。王制。天子諸侯有

禘祫。故知有主。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太祖卽是大夫之祖考。旣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二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惟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耳。左傳衞大夫孔悝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愚按此則古禮大夫有廟無主。今家禮士大夫皆得有主者。蓋以義起之也。

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旣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愚按此一段是喪祭之綱領。蓋因子壽疑祔廟之時。卽徹几筵而發。故又云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閒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邪。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愚按此一段。則練而入廟。朱子猶不然其說。而況祔而遂徹几筵乎。

朱子答林黃中栗論室戶云。如所論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愚按若如林說。則儀禮所謂出入皆費解甚矣。斷無此理。

鄭注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月令五祀當之。謂是殷禮。註王制大夫祭五祀。祭法大夫立三祀。則謂皆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陳氏集說。則云皆未可詳。此等處闕疑最是。

鄭注祭法。七祀五祀條云。此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故孔疏解司命云。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愚按注疏此等解最精。可見百神之散列于天地閒。大小相維。上下相制。至嚴至密。陳氏集說。謂司命見周禮。似誤認祭法之司命。作周禮之司命。

泰厲。鄭注云。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疏曰。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卽厲也。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于理謬。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于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旣有所歸。不得爲厲。愚按卽此厲字。可見世俗展轉誤謬之因。楚詞九歌有山鬼篇。疑卽是此厲。然朱注卻不及此。

堯能賞均刑法。孔疏作賞均平而刑有法解。陳氏于賞字爲句。恐未是。

祭義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孔疏謂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礿。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按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以郊特牲註禘當爲礿。則此春禘亦當爲礿。于郊特牲已註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愚按時祭之名。王制與周禮不同。孔鄭則以爲夏殷禮。郊特牲祭義又與王制不同。孔鄭則直以爲誤而改之。集說皆依孔鄭。此等處只得用相沿舊說也。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孔疏謂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愚按此等處。不若集說闕疑爲

是。

祭義。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鄭注謂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愚謂此二說似可兼用。蓋有尸無尸。皆有出戶而聽之時也。集說于此略而不註。則與上文周還出戶。無分別矣。

孝子臨尸而不作。鄭注色不和曰作。集說作字無注。則與愧怍之怍無別矣。鄭解似精。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鄭注云。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此注最精。蓋饗不饗帝親主之。而我能使之必饗。此卽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集說略而不注疏矣。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疏云。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凡修整之人。必自反覆顧省。愚按合濟濟漆漆觀之。是于人不敢褻。于己常顧省。曲盡君子威儀之貌。

夫各有所當也。鄭注云。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簡而明。集說卽用其意。而筆力不同遠矣。

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于貌。此疏解得甚精。不知集說何以不用。

祭義。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注疏本有盛服二字。集說及大全本多無之。未知孰是。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皆不明白。

孔疏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又云。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而崔氏還據上文郊祭之時。非也。愚按集說于此竝不言春秋分。是亦同崔氏之說也。當從孔疏爲是。但孔疏謂郊是夏正郊祀。則因康成之誤耳。

日出于東。月生于西。注疏皆略而不解。集說取方氏之解。謂日出于東。言其象出于天地之東也。月生于西。言其明生于輪郭之西也。最明。

致物用以立民紀。疏云。民豐于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集說亦止據疏義以解。然愚竊思之禮如何致物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言有物用然後可以行禮耳。禮之致物用也。則如之何。蓋有禮則尊卑上下有節。而人不敢妄用。此其所以致物用也。猶孟子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大全以撙節斂散解之。失經意矣。

讀禮志疑卷五

鬼神之名。合祭義疏及左傳子產對趙簡子疏觀之。然後明白。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疏云。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為魄。又云。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對則精靈為魂。形體為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為魄。氣為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此皆祭義疏也。左傳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為氣。形氣合而為用。知力以此而強。故得成為人也。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于前。而魂在于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鄭氏祭義註云。氣謂噓

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於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為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此皆左傳疏也。陳氏集說于祭義宰我問鬼神條。止引中庸章句程張朱子之說。不知中庸是泛言鬼神。不專指祭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曲禮下復曰天王復。疏云。精氣為魂。身形為魄。○蘇氏易解講鬼神魂魄。與孔子答宰我之問不同。朱子雜學辨深斥其非。○朱子答陳安卿亦云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見文集卷五十七。

祭義五者不遂。鄭注。遂猶成也。集說無注。

敬可能也。安為難。集說云。安為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孔疏云。使父母安樂為難也。尤妙。

仁者仁此者也。集說亦不明白。孔疏云。此謂孝也。言欲行仁于外。必須行仁恩于父母。與朱子解孟子仁之實章同。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鄭注云。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亡親。集說略不注。

頃步。鄭注云。頃當為跬。聲之誤也。集說止有音而無注。

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人貴富。周人貴親。孔疏謂夏后之世漸澆薄。殷人又劣于夏。周人又劣于殷。此說不是。集說以隨時救弊言。得之。

軍旅什五。鄭注什五。士卒部曲也。孔疏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疏得最明。然圍曲二字。又未知作何解。○曲禮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鄭注云。局。部分也。孔疏云。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又引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愚按此部字與祭義部字相似。

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疏云。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于絲理可知。于色不明者。即讀為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愚按本紂字。而與純字相亂。古人亦多淆混如此。況今小學不講。書法多訛。讀書者安可不慎。

祭統君執鸞刀羞嚌。鄭注。嚌嚌肺。祭肺之屬也。疏云。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愚按因此肺是尸所嚌。而遂謂之嚌。古人命名。往往如此。

古人祭祀皆緣生人之情推之。而亦有異于生人者。如祭統鋪筵設同几。疏云。設之曰筵。坐之曰席。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

又司几筵注曰。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祭統云。知足以利之。集說謂利己之得。次名于下也。此本孔疏悖義特甚。大全葉氏以不經其實為利之。

勝舊說多矣○又銘者自名也．注疏集說．皆解得不妥．愚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爲順也．

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注云．大夏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疏云．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今人講論語八佾．罕知其兼大武大夏矣．

又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禮書云．公羊所傳者．誤也．

郊特牲疏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愚按鄭氏郊丘之說．固不可從．然未知此等處．王肅以何義駁之．當考．○典瑞．疏謂宗伯青圭之等．已是祭五帝．此上帝又是五帝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愚按蒼璧與四圭有邸不同處．似皆當如此看．

祭法．疏云．注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于郊祭之前．郊前之祭惟圜丘耳．又郊特牲疏云．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于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惟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愚按孔疏此等處．附會鄭注．最爲支離．

少牢特牲．士大夫之祭．皆無樂．然左傳衆仲論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未詳其故．

郊特牲疏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太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愚按此等處．全賴注疏．不然．則郊特牲與召誥我將皆矛盾矣．

又疏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非注疏．此等處便難解矣．

郊特牲疏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

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神．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愚按此當依疏主鄭氏說．

天祝言后土．鄭注后土社神也．賈疏曰．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于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于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愚按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于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所解與王肅絕異．朱子于此則從王肅．善哉集說之言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爲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爲定

孔疏又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于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愚按鄭氏與王肅異．杜氏又與兩家異．論魯郊者．只當以杜氏爲主．

孔疏謂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愚按依此．則皇氏崔氏論郊祭．本主鄭說．但其論魯郊．則主王肅．

孔疏又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亦不用冬至日也．愚按郊用冬至之月．幾亭集中有郊期考．辨最詳．但當時駁之者曰．二十四氣推盪不常．倘遇冬至在初旬之首．則上辛定在至日之後．必用是日以祭．于迎陽之義何居．若改用孟冬上辛．又與用至月相違．愚謂經文只言其常．若偶有如所駁者．不妨權移于孟冬之末．不必曲爲之說．幾亭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則微近于鑿．此所以當

時抑而不行也。

仇滄柱云。圜丘即南郊。王肅已言之。方丘即社。則未有知之者。鄭玄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澤曰禘。夏正祭神用地祇于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配以句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雖幷北郊方澤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句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則猶是歧社與方丘而二之也。又取萬充宗之說。以社有二。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祇。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大社即北郊。愚按仇萬二子之言。蓋即朱子所取。五峯胡氏無北郊之說。

讀禮志疑卷六

郊特牲于蜡祭之後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云。對文蜡臘有別。總言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又云。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陳氏集說止引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而不言在既蜡之後。使讀者不知蜡之與臘。是一是二。殊欠分曉。郊特牲言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孔疏云。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水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集說竝不分別農功土功。殊疏略。○八蜡條內。以譚氏則句最好。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集說不言是何月。下引月令。亦除去孟冬字。殊混。

八蜡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愚按以經文考之。似王說爲優。○陳氏禮書。合貓虎去昆蟲。而以百種爲八蜡之一。此武斷也。沙隨程氏從鄭說。而曰非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得之庚午十二月。偶閱明人雜文識。

蒲越槀鞂。査字彙。鞂即禹貢秸字。注疏皆略不言。

丹漆雕幾。鄭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孔疏。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査字彙。圻與畿同。垠與圻同。此沂字疑圻字之誤。○哀公問。車不雕幾。孔疏亦云幾謂沂鄂也。

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大全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愚按文獻通考序內。亦引郊特牲此條。而言後世之難反在于數。空疏之士。正不得以祝史爲口實也。

郊特牲。孔疏云。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愚按集說于此。竝不分別時祭祫祭。則與周禮混矣。

祊有二。所謂索祭祝于祊。孔疏謂是正祭日祊也。集說則兼正祭繹祭之祊言。然玩上下文。皆是據正祭言。則孔疏爲長。

祭齊加明水。鄭注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疏云。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註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愚按古人用字。不可執一如此。

朱子文集內。范伯崇問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于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祭新死者于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之事爲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愚按在喪廢宗廟之祭。見于王制曾子問明矣。左傳所謂蒸嘗禘于廟。必是指除喪之後言。而杜氏乃引晉平之變禮。以證天子諸侯。在喪亦祭宗廟。恐不足據。

論語端章甫。彙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諸侯玄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雖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又見玉藻篇。

朱子答應仁仲論儀禮經傳通解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愚按治經如治田。定其疆里。方可下手。

又答周叔謹云。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原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又云。菅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愚按此皆可補注疏之略。

朱子答趙子欽論禮圖云。室之戶牖。竝列于前。不知以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房之戶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愚按朱子讀禮。子細如此。陳安卿問鄉人儺。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朱子答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愚按此是以今推古之法。

朱子答樂味道曰。國語日祭月祀時饗。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于祖禰。月祀于曾高時享于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他經。愚按國語之義。本不可考。然朱子又云。左氏云。特祀于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則是朱子之意。以日祭爲喪禮歟。

朱子答余夔孫曰。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作工夫。愚按如讀禮記。不讀儀禮。便不是從頭工夫。

朱子文集卷六十八內有井田類說。跪坐拜說。九拜辨義說。深衣制度。明堂說。儀禮釋宮。社壇說。卷六十九內有禘祫議。漢同堂異室議。君臣服議。民臣禮議。天子之禮。釋菜儀。親迎略。諸篇留心古今制度。皆非俗儒所及。斯誠言禮者之階梯也。

朱子文集卷七十內有記永嘉儀禮誤字。記鄉射疑誤二篇。讀儀禮者所當知。

又卷七十一。偶讀謾記云。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置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愚按今既有儀禮經傳通解。則徵書雖不存可矣。

孔氏禮記卷首疏云。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惟經三姓。鄭康成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此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竝略之。惟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羲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封禪云。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又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帝王之世。孔疏云。熊氏謂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註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竝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羲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其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愚按此等處。只宜分別諸家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故鄭康成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與朱子所云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亦大略相似。但鄭遂以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官爲禮儀三百。儀禮爲威儀三千。則拘矣。

經文用字。有對文散文之不同。又有古今之不同。如幼子常視毋誑。疏云。古者觀視于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觀視于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又戶外有二屨。疏云。古人之言。無問單之與複。皆名爲屨。今人言屨。止謂單下也。此皆古今之不同也。

毋踖席。孔疏云。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躐席也。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按集說卽以玉藻之躐席爲踖席。正解恐非是。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集說止云闑東爲右。欠明。

拾級聚足。鄭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集說卻將拾字正解作涉字。不是。

帷薄之外不趨。疏云。薄。簾也。愚按賈生治安策。帷薄不修。卽此薄字。

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井上㮮結音槔。疏云。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集說卻云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解來自相反。

孔疏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于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者。謂南北設席。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尙右。按集說于此條。載朱子之說。似不如孔疏之詳。孔疏又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按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愚按曲禮所言。是竝坐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下。恐不當引此說。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燕禮鄉飲禮。皆不云拜受于尊所。集說呂氏云。以禮與侍飲異也。孔疏云。疑是文不具耳。愚按孔疏是。

餕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一解。

水潦降不獻魚鼈。孔疏引定四年水潦方降。謂天降水潦。魚鼈難得。集說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此等處不見得誰是。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勳勞。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云。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云。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愚按此則分而言之曰弔曰傷。故弔有弔辭。傷有傷辭。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集說殊欠分明。

禮不下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鄭注云。爲其遽于事。且不能備物。孔疏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

大夫。非謂都不刑其身也。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云。若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集說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愚按先王於上下之際。分別如此。爲士君子者。其可不知自異于庶人乎。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集說不言貔貅是何獸。孔疏曰。貔貅是一獸。又曰。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仇。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愼同。愚按集說于此亦略不言。

讀禮志疑卷七

孔疏言易繫辭。蓍龜相似。無長短。僖四年左傳。晉太史欲止公之意。托云蓍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愚按孔氏甚尊康成。而此卻不以其說爲然。

孔疏。天子諸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據筮人而言。亦事惟卜不筮。則據喪記而言。小事無卜惟筮。則據筮人而言。又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代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又疏云。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說得諸經同異處最明。○又鄭注。大事卜。小事筮。疏則云。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蓋緣鄭注與疏前意不同。故爲之斡旋如此。

泰龜泰筮。疏云。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龜泰筮也。愚按。龜筮而尊崇其名如此。古人之敬卜筮可知。

介者不拜。孔疏云。介甲鎧也。集說卻云介冑也。集說誤。

曲禮下云。提者當帶。孔疏謂朝服之屬。其帶則高于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于脅。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集說止云深衣之帶也。便不明白。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孔疏謂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集說亦取疏意。而删去數語。讀者便難曉。○又後國君綏

視。大夫衡視。孔疏云。綏、頹之下視。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綏。此視以面爲平。故綏下于面。則上于袷也。集說亦本之。而不如疏之明。

士佩倚則臣佩垂。孔疏云。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集說卻云。微俛則倚于身。微俛二字不是。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于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于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是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如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敞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祭祀之禮。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係居其首。愚按議禮者。不可不知古今之變。

席蓋。孔疏謂喪車蓋也。臣有死于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集說卻云席所以坐臥。蓋所以蔽日與雨。恐集說不是。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孔疏謂服問云。惟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故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遠矣。

孔疏引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愚按古人既不得于君矣。而猶待放三年。既得玦而去國。逾境矣。而猶爲壇鄉哭。素衣髦馬。三月而後復服。其忠厚不忘君如此。鄭康成註。所謂臣無君猶無天也。此當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及三宿而去同看。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曰。熊氏云。按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

謂嫌身及治民之樂也。愚按此說樂制明矣。然衆仲所謂大夫四士二。則又如何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返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惟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于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愚按此疏敍作主次第最詳。然又須看朱子答陸子壽李繼善諸書。

天子有后條。孔疏載鄭氏周禮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夕而徧。愚按汪苕文龔皆以此注爲非。然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于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鄭注云。此蓋殷時制也。孔疏云。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與鄭。惟指爲殷禮也。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故云先六大。集說以鄭氏無所考證。皆臆說。愚按若不作殷制看。便不可解。

大士。孔疏云。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愚按集說不言大士是何官。殊略。孔疏又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集說亦略不言。

孔疏。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愚按此亦猶仁之有專言偏言也。又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

孔疏又曰。按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蔡註所說羣后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鄭康成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然又云諸侯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此不知其何據。孔疏第云。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亦不言其所據。

鄭康成又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

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疏竝不詳其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卻云御御車也。甚謬。

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于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于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于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于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愚按此條。疏發明鄭氏天地之說最詳。要之本于讖緯而不可據。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注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愚按此註似不若集說方氏之無弊。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孔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集說不及此。意嫌略。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孔疏云。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集說云。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稱於禮。二說不同。集說爲長。

讀禮志疑卷八

王制。鄭康成註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地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于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程朱之意。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時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以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制。則個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爲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于唐虞也。又

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于夏也。又云。周禮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地又擴于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寧闕而不論。而其解尙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王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于王制雖從鄭。而于尙書則仍主王肅。

孔疏謂諸侯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故尙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至。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註云。天子諸侯是也。愚按此等處。注疏最分明。

注疏謂殷爵三等。此或有之。至引公羊何休之說。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此則難從。

孔疏謂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上農夫是受上地之農夫。此皆似有理。不知朱子孟子註。何故不從。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孔疏云。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愚按此節。集說引石梁王氏之說。駁鄭注。恐不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是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爲虞夏法。或以爲

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稍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敢也。愚按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云。殷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于周。恐亦難據。○據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各作異名。明堂位曰。泮宮。周學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釋奠二字。注疏無定解。集說則竟略而不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孔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玄釋之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于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旣近。不見所藏之緯。惟視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旣遠。緯書見行于世。公羊旣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愚按此言緯書之緣起最詳。蓋漢儒眞以是爲孔子書也。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略而不言。豈不疏乎。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鄭注云．常用數之仂．集說不明白．○又按禮器云．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集說云．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則集說與王制．固不主鄭說矣．然鄭說自無病．制國用條．引律歷志章部統元之說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愚按此災歲似應卽在四千五百六十年之內．疏謂災歲另算．恐未然．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孔疏云．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逾月．此總言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士之三月正大夫之逾月也．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愚按此處注疏甚明．集說乃以爲不然．何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鄭注云．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盧植云．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引小記雜記虞祔之禮．以證孔疏．謂盧解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賀謂葬前祭謂葬後．愚按如疏之說．則盧鄭二解．本不相礙．然中庸祭以士．祭以大夫．二祭字．卻難看作二樣．○孔疏辨王鄭廟制之異同．有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爲鄭學者排王肅．并疑肅所表章之家語．但孔氏于此．止述衆說之同異．而不斷其孰是．至尙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始言鄭說之非．蓋漢唐儒者解經．必守家法．故如此．

孔疏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也．愚按周世廟制．莫猾于魯．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雖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吏．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卽大夫總號．其三公卽與諸侯同．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卻與侯伯異．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大夫既與諸侯之大夫同．而中下士又與諸侯之中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愚按此可以補王制之闕．

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以此爲夏殷祭名．而非周制．一則證以周禮宗伯之文．一則證以小雅礿祠烝嘗之文．而于祭義郊特牲之言春禘者．則直改爲禴．此等處．集說亦無以議之．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祫．有大祫．王制所言．乃是時祫．鄭注則只是大祫．竝無所謂時祫．集說謂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注則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又王肅以禘爲大．祫爲小．康成則以祫爲大．禘爲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于文

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禘時之禘．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杜預謂祫卽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意以禘祫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大宗伯疏云．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可知．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有祫．二年既祫．則三年祫．六年復祫．八年復禘．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孔疏云．雖升名司徒．以藝業未成．猶給鄉之繇役．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愚按．依疏言．則選士俊士．猶未是造士．直待學成．然後免征．而爲造士．依集說．則選士俊士卽是造士．孔疏似長．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一條．集說謂與周制異．而不言其異在何處．孔疏謂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而此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于天子．不由司會．愚按周法．卽如今之錢糧．歸併戶部．王制所言．則明朝之各部考成也．

皇收冔冕不言衣．鄭氏則補之曰．凡冕服．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不言冠．鄭氏則補之曰．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又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又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又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又因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知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集說于此殊疏略．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可見王政之等殺．

六十不親學．注云．不能備弟子禮．愚按弟子之禮．亦且因年而減．今人有老而營營于勢利．甘爲人下者．亦獨何哉．

爲田九萬億畝．疏本有二說．一說謂萬億字誤．一說謂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集說但謂經文誤．是用其前說．愚謂皇氏說亦有理．

地與星辰四遊之說．月令孔疏引鄭氏考靈耀之註甚詳．孔氏本不以此說爲是．然卻云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賢者裁焉．可見其守家法之嚴．

孔疏又引鄭考靈耀註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竝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既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

鄭注。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于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先立春三日。孔疏云。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愚按此則安知不是夏殷之制。何以知其必是秦法。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皥及句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大宗伯社稷五祀注云。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疏云。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并五人神于上。爲四時迎氣而陳。

宿離不貸。鄭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疏云。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愚按此句。集說殊不若注疏之明。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于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孔疏云。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愚按此亦如日之不及天一度也。然不知亦有歲差否。

讀禮志疑卷九

鄭注。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疏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律歷志因之。蓋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二月中。愚按此考古歷者所當知。

季春大合樂。鄭注云。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按周禮大胥。賈疏謂文王世子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月令季春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鄭注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祭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疏曰。此皆逸中霤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于廟室之中。先設席于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云。祭祀社稷七祀于宮中。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

列鼎俎。設具饌食于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嚌其祭戶之時。已于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廢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于奧。乃設饌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霤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又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云。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愚按論語云。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想春秋之末。迎尸之禮將廢。而時人之議論如此。雖賈之引此。另自有謂。而即此二語。亦可見古禮之變革有由。又按鄭注五祀。孔疏皆謂是逸中霤禮文。可見逸禮唐初尚存。

鄭注于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又于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四者甲類。秋及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愚按此鄭注子細處。集說皆略而不言。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愚按君子之養微陰也。與微陽同。蓋陰之不正者。固當謹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則必長養之。月令之晏陰是也。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註絕不同。

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輒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于日之四遊。四遊之說。既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惟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按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于六月乎。

仲春云。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注以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三十斤曰鈞。集說則謂鈞是平其輕重之差。以鈞衡石三字作一句。愚按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則鈞明是三十斤之鈞。集說于仲秋注云。此與仲春同。若如集說仲春之解。則豈可同乎。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集說殊不明白。

論祠烝嘗，四時正祭，皆不見于月令。季秋之嘗，孟冬之大飲烝，鄭注皆不作宗廟之祭講。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于女，女受而成之。愚按鄭氏蓋恐人疑文王所以與之之故，而以憂樂言之，似切實矣。然謂以無逸永年矣，不聞以安樂延年也。斯言也，得無啓人主逸豫之念乎。不若集說直指爲好事者之辭。

文王世子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雖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卽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疏云，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愚按大司樂，大司成，各自一官，注疏甚明。大全小注，劉云大司成卽大司樂，謬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疏云，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于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愚按觀此，則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者，其中仍有天子諸侯大小之不同。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注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于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于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世子言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爲非是異姓者，誤矣。

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愚按今士大夫有爲同姓設燕者，亦當本此意爲之。

守于公禰。此本是遷主，而謂之禰。鄭注云，言禰在外親也。集說云，禰當讀作祧。愚按此亦當從鄭注。

下管象舞大武，只宜用註疏舊說。集說取嚴氏之說，殊支離。

鄭注燔黍捭豚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孔疏云，伏羲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封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愚按大古中古無定屬，最是。集說以此節爲上古，非。

玄酒在室一條，孔疏敍九獻之禮甚明，可以補儀禮之缺。但云大祫于太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此拘于康成祫大禘小之說也。○此條毛板孔疏尙多缺文，當考監板。○更當以周禮司尊彝疏參之。○按司尊彝賈疏以祭統尸飲五爲侯伯之禮，與集說所引疏不同，當考。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幷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熟其殽，謂體解而

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殽，雖特牲少牢，然周禮籩人疏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夫士，欠明。又司几筵注曰，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疏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食未有黍稷。○按籩人及司尊彝疏，則此次于腥而薦之堂，是饋獻禮在朝踐後饋食前。籩人疏云，天子諸侯之祭，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今按祭統尸飲五條，集說引疏甚混。澄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與集說不同。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疏云，魯合郊禘也。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集說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尤非。此二說當從集說。

禮運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禮。孔疏云，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愚按此二說本一意，所謂判縣者，是君賜乃有。論語註謂大夫四士二，亦是如此。

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此二語最好。蓋以迹而觀，則養生送死，禮制日備，較之蕢桴土鼓營窟橧巢之日，不啻霄壤矣。究之因時制宜，無非從其天理之自然，三代之興，何嘗非大道之行哉。比前大同小康之語，醇純多矣。

鄭注云，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孔疏云，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集說亦用此說。愚按此恐未必然，康成之意，亦似不如此。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曰，耐古能字。孔疏曰，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爲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能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愚按此古今字體之變，不可不知。集說止云耐音能，略甚。

禮運中精語，如人者天地之心，人情以爲田，學者所當細味。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椒邱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房鄭蔡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變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次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次候之用，則當從京房鄭蔡之說。二者竝行而不悖焉。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房鄭蔡之說也。○集說所舉律娶妻而呂生子之說，未知與鄭蔡諸儒之說合否。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山眞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一條當從眞氏。又禮必本于太一。孔疏云。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个太一。仍是諸子語。眞氏讀書記。太一者。卽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眞氏。

禮記孔疏云。忠者內盡于心也。信者外不欺于物也。解忠信二字。最明白。

禮也者。合乎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本。集說無此明白。又按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集說于此亦殊混。

必舉其定國之數一條。當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條同看。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鄭注。謂我字是指知禮者。孔疏云。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愚按注疏此說。比集說作孔子自言者。其義較長。

或素或靑。鄭注云。變白黑言素靑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靑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疏云。是鹿爲馬之類。愚按此可補史之略。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爲貴。亦是心之發于外處。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解溫爲溫藉。孔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愚按今人言用蘊字。蓋本此。卽易物不可以苟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鄭注云。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愼字。俱用溫藉之義。蓋經文愼與溫本交互言之。

醴酒之用。玄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此義見禮器。又見郊特牲。蓋卽所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與七介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不可直情徑行者。又不同。合之乃見禮意。

因名山升中于天。此一句鄭注作封禪解。集說駁之。雖仍用鄭氏中猶成也之義。然只作巡狩燔柴解。此等處集說最有功。蓋程朱以來。諸儒之意也。元明兩代。不講封禪。皆是儒者解經之力。經學之關係。豈不大哉。○綱目梁天監八年。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乎梁甫。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懋亦賢矣哉。

內則子事父母櫛縰笄總。笄字無注。孔疏曰。笄者著縰旣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髮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旣訖。橫施此笄于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冠有纓者無笄。又婦事舅姑櫛縰笄總。鄭注云。笄今簪也。孔疏曰。謂婦人之笄。與于上男子笄縰。故于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

也。則喪服女子古笄尺二寸也。大全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卽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笄之簪矣。愚按合笄疏及朱子之言觀之。則男子之笄有二種。婦人之笄。又另是一種。

升降出入揖遊。揖遊二字。注疏集說大全俱無解。惟小事注說得明。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飮。則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內則之喫緊爲人處。

讀禮志疑卷十

旣耄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此恐其勞動。故云然。鄭注云。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孔疏云。依違求之而不逼切。此說得明。集說云。其禮微略。不觳切以求之。便不明白。

妾御當夕之制。不特注疏言之。而集說亦用之。今人乃以色荒爲疑。不知此是言其制度如此。若夫淸心寡欲。則存乎其人而已。猶之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豈必徧嘗之哉。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註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集說則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請肄簡諒。鄭注云。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集說云。諒、言語信實也。愚按應對之言而謂之諒。蓋言以信實爲主也。集說又一說。簡者簡要。此易啓人苟簡之病。當刪。

凡女拜尙右手。孔疏云。漢時行之也。愚按觀此。則唐初男女之拜。已無左右之分。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旋珠。與古異也。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玄端而朝日。注疏皆謂端當爲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云。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

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愚按康成之意。蓋謂聽朔于南門外之明堂也。經文止言南門外。而不言明堂。此注亦是補經之法。

鄭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云。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注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愚按此疏說得最周密。然謂太廟路寢明堂之制同。終屬可疑。○明堂位謂太廟天子明堂。其誤亦同。

康成據明堂五室之說。而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解不韋月令也。集說于月令玉藻。殊欠明白。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于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說。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五史參考之。知其即太史內史。最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爲何官矣。○陸賓王集說補正。亦備載孔疏之說。

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孔疏云。按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又朝玄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愚按此分別朝服與玄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玄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彙引謂君臣同服者非。○又學記鄭注。武王端冕受丹書。孔疏云。冕者爲袞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端冕。故王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謂玄冕也。愚按此二處端字又另是一樣。

告朔聽朔之制。內朝外朝之別。此處疏說得最明。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既云絞蒼黃之色。又引論語素衣麑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集說絕不分別。殊略。

諸儒言明堂之說不一。蔡邕云。明堂太廟辟雍。是一處。此說最無理。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此最謬處。集說非之。是矣。孔疏又載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愚按此則鄭又自相矛盾矣。又鄭于大誥王若曰。亦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孔疏于書主安國傳。故極言鄭之非。于禮記主鄭義。故不駁也。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三公中階之上。疏云。南面三階。故稱中。愚按他經未見中階之名。諸莊甫云。中階是秦制。似可信。

明堂位東旂術勺。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云。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最明。

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說似明。○毋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即此意。

玉藻。謂童子見先生。從人而入。少儀。謂童子曰聽事。此最足見古人長幼之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注謂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毋循枉。集說云。言行過而邪枉。皆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愚按以此推顏子之不貳過。可見過之貳。有由于飾蔽者。有由于因循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止云。軌轂末也。范軾前也。鄭

孔注疏則引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鄉風濟盈不濡軌。究其同異。又如犬則執緤。條則引曲禮效犬者左牽之。此等處是注疏所長。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作州者。非。

學記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灑掃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小學大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竟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

未卜禘不視學。孔疏謂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集說謂不五年不視學。則拘泥甚矣。又孔疏謂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集說亦不能如此之詳。

多其訊言及于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猶若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恨爲配當。此解勝集說。

呻其佔畢一節。皆是與時教必有正業相反。而退息之居學。其有無不必言矣。集說謂使人不由其誠。教

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恐非.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註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間斷言之.亦非.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竝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子弟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樂記.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注云.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愚按此解與集說不同.然中庸大德小德之義.恐是如此.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爲之耳.愚按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槪說.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二語足以括之.
以樂記之禮樂.與太極圖之仁義禮智對看.則樂記之樂.兼得太極圖之仁.樂記之禮.兼得太極圖之禮義智.然黃氏日抄.則云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人近于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故義近于禮.依此.則樂記之樂.乃是太極圖之仁禮.樂記之禮.乃是太極圖之義智.此亦似可從.玩集說.亦是黃氏之意.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氏日抄.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樂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愚按此非謂夔之樂.皆謂賞諸侯設也.特歌此南風以賞諸侯耳.于理無礙.孔疏自明.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云.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酇也.酇謂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黃氏日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行綴遠爲德隆樂盛.行綴短爲德薄樂殺.與注疏相反.似只宜從注疏.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黃氏日抄云.五帝之不相沿樂.以樂久而不變.將極而失其和.則變也.三王之不相襲禮.以禮久而不修.將粗而失其中.則偏也.愚按此說似妙.然注疏集說.皆不如此解.
樂言一章.孔疏謂樂出于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于山而還雨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愚按此數語最明

白.集說不如也.
廣則容姦.狹則容思欲.注疏以樂音.集說以人之感于樂者言.恐當從注疏.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音.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言.集說誤.
文采節奏四字.黃氏日抄云.文采謂威儀.節謂樂止.奏謂樂終也.最明.先鼓以警衆.三步以見方.此初之節奏也.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繼之節奏也.故前又云廣其節奏.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此二句.當與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同看.蓋不可變不可易者.禮樂之初定者也.不相沿不相襲者.禮樂之精擊者也.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當與論語游於藝.及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同看.
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闕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以破文侯恐臥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讀禮志疑卷十一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註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衛音趨數.齊音敖辟.孔疏謂淫佚之外.更有趨數敖辟.故總謂之溺音.此解亦勝集說.
遲之遲而又久.黃氏日抄.載方氏之說曰.上遲字音稺.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字如本音.謂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此解甚妙.集說略而不言.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慊其不足.樂則慊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爲減.以減而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注俱不同.不可從.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孔疏云.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于此矣.而不可過也.愚按此解性術二字最精.集說欠明.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此八個字.作文之法.亦盡于此.
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子貢問樂一條。孔鄭雖考其倒錯。而仍存其舊。以示傳疑之意。集說竟沒其舊。非先儒注書之體也。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即所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德于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今講家以此一段爲德盛。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講家以此一段爲養純。蓋德已盛而猶不敢以自足。自朝廷以至進退。一步密一步。涵養之功又如此。此所以大法小廉。而百官得其宜。綱舉目張。而萬事得其序也。注疏集說大全。皆不能如此明白。于此可悟日新又新之分。

哀公問。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此言雕鏤文章黼黻。在有成事之後。亦猶師乙之言歌。在有勇有義之後也。

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集說無解。今講家云。言非空言。行非勉強。正明禮樂之意。其中自有序和在。甚明。

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集說解得不明。孔疏云。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于禮。而不甚明達于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于樂爲窮。明達于樂而不甚明達于禮者。謂之偏半而不備耳。非是于禮爲窮。變禮樂兼有。但樂優于禮。若今人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則全不知禮也。此解分明。

聖人論治。必說到無以復加。必說到過化存神。必說到循序漸進。五至。言無以復加也。三無。言過化存神也。五起。言循序漸進也。五起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始起于心。既得于身。徵于人。臻于大。又終而至于悠久。統言之曰禮樂。分言之曰三曰五。蓋志也。詩也。哀也。皆從禮樂中分出言之耳。故三無五至。猶言禮樂極其至。而妙于無耳。古人文字多變換。故費後人解說。三無五至。即虞書所謂惟康。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又即虞書所謂惟幾。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黃氏日抄曰。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即地之神氣之爲耶。愚按日抄之意。蓋以風之在天。與在地者各不同也。注疏集說大全。俱不若此之明白。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黃氏日抄云。耆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諸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愚按朱子之疑雖是。然依鄭注及集說

解自好。不必改。

崧嶽降神。生甫及申。孔疏云。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愚按一人之解。不能不因前後而異同如此。讀者何可不審。又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作定姜之詩。亦與詩註不同。孔疏亦引鄭志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坊記引君陳。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謂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命序例之。謂其相似。恐終難信。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孔疏云。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愚按此段如孔疏之解。自無病。不知集說何以疑其非孔子之言。

道有至有義有考。義字上本無有字。鄭注謂是闕文。集說即增之。而不註明其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云。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集說欠明。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黃氏日抄引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強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孔疏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于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按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復始。則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愚按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與夏忠商質周文之說可相通。與三正記之說恐不相類。又按夏道尊命一條。即夏忠商質周文之說也。集說取石梁王氏之說。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恐亦難一概不信。

事君遠而諫則讇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諂佞之人。冀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黃氏。謂此非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惟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愚按此又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表記。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褻事上帝。熊氏訓解以此二句專就所用之牲言。可免劉

注牴牾之疑。

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黃氏日抄云。綸、繩也。大於絲。綍、索也。又大於綸。言王言一出。下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甚明。集說不詳。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爲九黎卽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敍三苗之始末最詳。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解。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于義理未合。近世講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卽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于改過處。愚按此說勝于呂氏。

孔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上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按孔疏原本鄭注最明。集說殊欠明白。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鍔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鍔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日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謙容言。與後所謂砥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孔疏云。麤疏也。翹起發也。甚明。集說亦不明。

孔疏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愚按儒之德兼剛柔。而要以柔爲本。孔疏此解。精矣。

沮之以兵。世亂亦沮。沮字集說無解。鄭注云。沮謂恐怖之也。孔疏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愚按沮與阻。是二字。不得混。○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沮在呂反。

冠義三加彌尊。孔疏云。士禮故三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故大夫無冠禮。諸侯則四加。而有元冕也。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集說不明。

昏義孔疏云。納采問名。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愚按今多用幣者矣。此昏禮之失也。

鄉飲酒義。孔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

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以此經云。鄉人士君子。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愚按今人認鄉飲。專爲養老之事。失其義矣。○君子謂鄉大夫士。集說大全及黃氏日抄俱作鄉大夫。未知孰是。經典釋文亦作鄉。且有音曰去京反。

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孔疏云。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此一段。看得陰陽最分明。

立賓以象天。而坐則于西北陰位。立主以象地。而坐則于東南陽位。分明是先天後天之理。

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愚按此一條言射之類最詳。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倣此。愚按此說得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于禮樂。故視射之鵠。如己之道。猶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燕義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孔疏謂游卒未仕者也。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不與于國子。惟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愚按有國子。又有游卒。猶書有三宅。又有三俊。皆儲以爲他日之用者也。

讀禮志疑卷十二

鄭康成注周禮膳夫醬字云．醬謂醯醢．賈疏云．醬是總名．按此．則知古所謂醬．絕非今所謂醬．

經典釋文一書．本自單行．後人強以合于注疏．往往有與注疏牴牾處．如周禮司裘注．犙字豻字．陸氏音釋．卻作參字干字○考宋本．則鄭注亦作參作干．未詳孰是．

齎字．鄭司農云．齎或爲資．鄭注外府曰．行道之財用也．注掌皮．則曰．予人以物曰齎．賈疏謂齎有兩義．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以庫門爲中門．鄭康成以雉門爲中門．賈疏發明康成之意最詳．蔡九峰注康王之誥．卻仍主司農之說．何也○按二鄭論門制之不同．又見于秋官朝士．

鄭康成注周禮追師副字曰．若今步繇．賈疏云．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又注編曰．若今假紒．疏云．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愚按．此可見事有不必曲爲之說者．大抵闕疑有二樣．一是我不能驟通．而當闕以俟之．一是事本不可通．而當闕而置之．

康成澤虞注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愚按藪．便是變成平地之漸．

鄭注周公所測之地中．在今潁川陽城．疏云．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卒都洛邑．不在潁川地中者．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卻仍在畿內．愚按此可見古人建事．雖考之天道．

必以人事爲主．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義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注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卻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九夫爲井．鄭注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賈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愚按觀此．則井田內自有活法．而後人紛紛疑之者．過矣．又載師注疏．亦可見其活法．見別本．

據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則惟正陽之月．有救日食之法．而尚書季秋日食救之者．賈疏謂上代之禮．不與周同．然則鼓人職救日月．則詔王鼓．而春秋記日食．不記月食．聖人用意．亦有不必盡同者歟．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是燧皇以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敏德與老子可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爲一．是三皇五帝所行．以孝德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爲三王所行．又以仁義爲五帝三王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爲陋也．

仇讎調人．疏云．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又云．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愚按此疏辨仇讎字．海字之義好．

媒氏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康成據易參天兩地之義．則謂必三十二十．然後可嫁娶．王肅據家語之文．則謂言其極．不是過耳．王說似近情．然古今風俗不同．則鄭說亦未可盡非．

委人職云．凡疏材木材．注疏皆只解疏材．不解木材．木材二字疑有誤．不當在此．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徇．然鄭注于誦訓之方慝．亦引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俗．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草人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愚按注疏．竝不言氾勝是人名．是書名．齊民要術內．亦止稱氾勝之書曰．俱欠明．

大宗伯．言社稷而不言方澤．注疏謂是舉社以表地．此與中庸言郊社一例．又如賈疏解朝宗覲遇云．四

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按古人文法。往往如此。

九命作伯。鄭注云。得征五侯九伯者。賈疏曰。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爲火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卽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愚按鄭說勝賈服。然杜注卻不從鄭。

鄭注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愚按漢儒解上帝后土。必言其居之所在。此雖未必然。然亦不可不存其說。又鄭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不見中央者。賈疏云。小宗伯鄭注。黃帝亦于南郊。）賈疏云。必知逆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爲配也。愚按此亦可謂達鬼神之情狀。

大宗伯。疏謂禮無祭海之文。故鄭司農以日月星海解四望。而後鄭不從。可見先儒議禮。必不肯爲無據之言。

小宗伯。疏曰。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愚按此可見古禮之不同。

肆師職注云。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按尙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按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遷法于王城。置河南縣。于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愚按此已見載師。但此更詳。此等疏當合在一處。

肆師職云。封于大神。鄭注云。封謂壇也。愚意封禪之封。卽此意。

康成注表貉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然則康成已不知其爲何神。祭者如何盡誠。曰但知其爲造兵之人而已。不知其爲何人亦可也。

肆師表貉疏云。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疑有誤。

鬱人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愚按先王以香氣求神。而又有差等如此。又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謂鬯鬱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愚按此又可見名之變。

鬯人掌共秬鬯。鄭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又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疏云。獻象之屬在其中。故曰中尊。愚按今蔡傳洛誥秬鬯。卻以鬱金解之。此是木禮經說。（[illegible]）又知澄字誤。若依康成說。則鬯屬鬯人。不用鬱。又酒正疏云。鬯人所造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五齊三酒別也。

○要查王制賜鬯曲禮下摯天子鬯注疏。

鄭注鬯人引檀弓曰。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父。疏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愚按康成引經。

猶有誤處。甚矣讀書之難也。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愚注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酳尸卽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卽王之酳尸也。再獻者。卽后及賓之酳尸也。此經于春夏則言朝踐再獻。于秋冬則言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卽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卽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按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按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本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疑魯人以僖爲昭。而文穆。故文以後俱亂也。（九月甲子）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歌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奏鐘。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爲本。八音之律。又以鐘爲本。鐘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

大司樂圜鐘爲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天地。言祼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禮璧秉圭。只是變禮。

圜鐘爲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賈疏曰。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大司樂四鎭五嶽。賈疏曰。爾雅霍山爲南嶽。尙書及王制注。皆以衡山爲南嶽。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于此。如郭此言。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愚按此亦當闕疑。

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恐此所論只是小舞。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歷志。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

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盡從橫人肺肝。

覲禮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言雅頌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知。朱註以詩樂皆言。此不易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皆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謂雅頌卽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生于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于律矣。且如夾漈說。則興于詩。成于樂。亦將合而爲一乎。又有因夾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矣。此特見延陵觀樂。雅頌具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要之今日詩樂。樂本既亡。故不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僅足馳賢者之觀聽。豈爲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嘆春秋耳。

籥章云。龡豳詩豳雅豳頌。鄭注云。吹之者以籥爲之聲。愚按此是舉詩以見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此是舉樂以見詩。

大卜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云。頌。謂繇也。疏云。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愚按今人不知繇爲何義。以易比例。最明。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鄭注。天神地祇人鬼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愚按。此等皆是明于鬼神之情狀處。

男巫有冬堂贈之文。注謂歲終以禮送不祥。愚按此與方相逐疫。相爲表裏。剛柔竝用之道也。先王之于鬼神。一以人道推之。

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引論語哭則不歌爲難。而以喪家輓歌解之。謂是憂愁之歌。非以樂而歌。然不言喪家輓歌始于何時。

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晷進則水。晷退則旱。愚按若以今曆家言之。則此皆由曆之疏密耳。顏氏家訓省事篇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竝存。

馮相疏。謂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曆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曆太歲非此也。愚按既不是跳辰之太歲。則所指又是何。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賈疏謂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世本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于黃帝。今此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愚按雖云蒼頡造字。然蒼頡之前。必已先有。蒼頡特因而增定之耳。不然。伏羲神農之號。豈皆後世所追尊乎。○尚書孔序疏內已辨此。

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庸注。是用其後一解。

何椒邱周禮注。論古步。論庭氏等官。最精。

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專以父母之喪言。然則非父母之喪。饔餼亦可受歟。

魏莊渠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祭祀皆子孫自主之。親友咸來助祭。若祭他人祖考。豈有感格之理。世俗他人有喪。輒致奠祭。以此爲厚。而不知其爲非禮也。雖先哲大儒。亦未免從俗。然於吾心終不安。蓋偶覩溯得聖人制禮之本意也。必欲初喪致奠。曷若致賻。必欲將葬致祭。曷若以物助其虞祔。愚按莊渠此論。最合禮意。

吳草廬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云。朱子答正己一書。備述爲學之功。又規正己之失。蓋以其人有志於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之用心乎。然澄竊聞之。人功廢業。況服齊斬乎。古人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己斬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爲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故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譏其小。或者姑爲之掩覆也耶。草廬此跋。辭嚴義正。可爲禮家羽翼。

平湖縣志曰。物情簡極必繁。繁極必簡。自然之數。孔子從先進。豈眞能遮障狂瀾。明知汰侈極必厭苦而率眞。聖人得氣之先。遂收其權爲己用耳。愚按爲此言者。不知聖賢維持世運之道。夫簡極而繁。繁極而簡。雖自然之運。然待其極而反之。與未極而反之者。有辨。待其極而聽其自反。或至於矯枉過正。與挽之使反。惟欲其得中而止者。又有辨。孰謂孔子之從先進。止是任狂瀾之自轉哉。狂瀾之不反可憂。狂瀾之

自反更可憂.聖人不違時.亦不隨時.經綸之妙.豈鄉曲鄙儒所知.

朱子答范伯崇云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准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按朱子此段斟酌禮意.曲盡其變.眞百代師也.

朱子答劉平甫云.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旣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愚按此恐未是.古人所謂於彼乎.於此乎.似不妨有祠版.復有影也.蓋未知祖考之精神萃於何處.而兼設之.於義無傷.未可以二主之例懲之也.

朱子答林擇之云.敬夫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尙.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此恐太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愚按朱子此論.最得時中之意.

朱子答王子合云.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按此條與答范伯崇書相發明.

董叔重問曰.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日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且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朱子答云.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以適人爲父母服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愚按禮雖云不可奪喪.而亦當稍避尊者.最有折衷.

董叔仲問孟子集註.古公亶父下註云.太王公劉九世孫.按史記自公劉至古公凡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已身邪.然按綿詩集傳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則疑孟子集註或錯九字否.朱子答云.通數卽計已身爲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已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他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爲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愚按此今人最易誤.

朱子與黃子耕云.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文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愚按朱子於家禮

最重宗法.故其論如此.

萬正淳問朱子曰.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朱子答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愚按謝氏論語說所謂當生者.指當格之鬼神言.所謂當死者.指當遠之鬼神言.格之斯有.遠之斯無.鬼神之有無.其源在人.仁人孝子之於祭祀.何不盡其誠乎.

吳伯豐問朱子曰.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耳.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朱子答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愚按今詩傳只主鄭說.

論語端章甫.蒙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諸侯玄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雖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

朱子答吳伯豐曰.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又曰.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愚按來格之鬼神.恐是發揚之散未盡者.不可以木實爲喩.上蔡之說.恐亦不如此.

陳安卿問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咈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朱子答曰.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安卿又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衰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朱子答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亦不同也.愚按此二條.可見朱子之門.於一切流俗積習.皆必不肯輕易放過.

陳安卿問用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自不容以廢之邪.朱子答曰.熹家不曾用.愚按古禮有不必用者.此也.

葉味道問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婚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奔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朱子曰.此乃原頭不是.且做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旣嫁則服自當降.旣除而歸夫家耳.又問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

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祭之別室。其亦可也。又問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如之何。朱子曰。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衰服則不可不變。愚按此三條。皆可見朱子斟酌古今之宜。

又葉味道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朱子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愚按此一條。可想見朱子對祖考肅敬之容。

朱子答徐居甫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曰。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愚按如此說。方與三月廟見之禮合。

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愚按此不見經。是朱子以義起之。

朱子答曾擇之曰。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殊失禮意。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愚按朱子非泥古者。其爲此言。警人也至矣。

潘子善問云。康王釋喪服而被衰冕。受虎賁之迎於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

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愚按此條朱子不取蘇氏之說。與蔡氏書傳不同。

朱子答嚴時亨曰。親親長長貴貴尊尊。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尙。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尙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愚按官爵者。朝廷所以馭天下之大柄也。官爵尊然後朝廷重。使天下視官爵爲易得而不足重之物。而卑賤者。不肯俯然詘於其下。則其風何可長哉。觀古者鄉黨之禮。可爲太息。

又答嚴時亨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酬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愚按知奠與祭之分。則知今人之奠煩其文者。非矣。酬酒之禮。今人或行於祭畢之後。既非灌地。又非代祭。其失禮尤明。

朱子答曾光祖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

此不當作耳。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愚按當與家禮同看。又卷六十四答潘立之曰。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

又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答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晦叔又問曰。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此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朱子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又曰。魏公贈諡只告於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愚按此三條。皆斟酌古今之宜。

李晦叔又問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當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朱子答曰。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愚按朱子於程子之說。不敢漫從如此。

李晦叔又問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主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

邪。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朱子答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愚按凡束於功令。而心自不安者。必存其不得已之意方可。

李晦叔又問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朱子答曰。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愚按此當與前問程氏祭儀一條同看。

胡伯量問風水之說。朱子答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愚按所謂拱揖環抱。卽伯量所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也。然欲求其拱揖環繞。勢必審其去來向背。則某山某水之說亦勢所必至。但不可太拘滯耳。

胡伯量又問禮居喪不弔。朱子曰。吉禮固不可豫。然弔送之禮。卻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爲此也。愚按弔喪雖可從宜。然亦須在小祥之後行之。

胡伯量又問程先生定主式尺法。朱子答曰。尺樣溫公有圖。後之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程氏所據卽此本也。愚按議禮者。必先考尺法。不知尺法而言禮。猶瞽說也。

李繼善問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

爲據。朱子答曰。既有朝奠則朝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爲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瘞之。亦未甚有僭逼之嫌也。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卽他日或爲犂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愚按當代之制。有可通融者。誌石之類。是也。實壙上。似尤不若內外俱實之。

李繼善又問。相弓既祔之後。惟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有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朱子答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愚按此等處。當與李晦叔所問諸條同看。

又答李繼善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註。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愚按觀此不但祔與遷是兩事。而遷之之際。亦有次第。如此。但朱子與胡伯量論中月而禫曰。今旣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卽此等不須瑣細較討。則二十七月而撤几筵。似亦無妨。伯量所引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禫而祔。想亦是如此。但祔與遷分別不明白耳。

郭子從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衰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爲迂且怪。而不以爲禮也。朱子答曰。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卽從俗亦無甚害。郭又問孤哀子。朱子答曰。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郭又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繼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朱子答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愚按朱子言禮。有從俗者。有決不從俗者。合而觀之。可以見其權度。

又答郭子從曰。所引闡屏柱楣。是兩事。柱謂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旣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立及柱楣。則誤矣。愚按此等處。皆見古人居喪次第不可草草。

又答郭子從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愚按以西爲上之制。前賢盡從之。後人何必復爲紛紛之論耶。

答葉仁甫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是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

祀。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於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毁。不當更祭也。愚按朱子於祭禮。多主溫公。而不主伊川。

答余正甫論魏元成加服曰。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說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姿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愚按如此論事最公。若愚謂象山不知祔與遷爲兩事。由於學術之差。則又不可以此例。

又答余正甫論神坐上右云。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註中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爲據。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則是東向南向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卑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未便也。愚按此條當與前答郭子從論以西爲上一條同看。周湛讀著朱子家禮祠堂圖說。深辨以西爲上之非。其亦未考此與。

又答余正甫曰。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愚按此則勉齋所輯。其凡例仍定於朱子。

洪武孝慈錄一書。直是師心自用。

朱子文集卷七十四策試榜諭云。聞之諸生。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字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而隨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疑耳。愚按一代之禮。遂時增改不同。古今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也。

宋人於銓選時。必問其葬父母與否。亦見於朱子策試榜諭。此法大有益於禮教。又文集一有勸諭榜內有云。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此一言大有益於喪禮。

二十博學不教。此一語最切今人病痛。今學者苦於衣食之累。往往以訓蒙爲治生之策。甚有不及二十而爲人師者矣。其爲害可勝道哉。集說云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旨哉言乎。

晁西山說王祠記曰。壇而祭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愚按壇而廟祀之。終不如古禮之善。

羣經音辨中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同。如書曰。雨曰濟。蔡氏集大德之類。大約今本皆唐天寶三年詔衞包改古體文字勒依今文。孔穎達正義。雖在天寶前。然經當時改定。羣經音義是本陸氏經典釋文。故猶存古字。

漢孔氏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疏云，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愚按世多訾孔疏之引讖緯，觀此條則其胸中涇渭自分，其引之者亦是擇其近理者取之，似未可深罪也，若何休之解公羊，妄言孔子受端門之命，則眞爲侮聖言矣，

公羊傳序疏云，何氏作墨守廢疾膏肓，盖在註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註書，愚按此可想見古人著作之次第，

家禮陳冠服條下註云，有官者公服，無官者襴衫，性理載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至昏禮，則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也，不若從古之爲正，黃氏端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執也，按昏禮冠禮，卻是兩樣意思，

原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古之貴於信而不貴於疑，尚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皆傳信而匪傳疑，可本爲刪定贊修以垂於後，昭昭焉若揭日星而行，俾後世奉爲矩度者也，乃當時若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爲不知，與不知蓋闕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又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皆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爲尤甚，漢初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有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然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註疏，下迨唐宋以來，旁搜博訂，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則欲學者之無疑，又綦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繁而至於三百三千，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之在聖門，其學惟博文約禮，而宋儒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爲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訂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於儀禮戴記諸書，而於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饗祭之品物序次，亦皆精究深考，不遺餘力，又折衷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務得其中正不磨之說，是是非非，要以明古人之

精意，而授學者以指歸，其間皆衷以考亭之書，與其及門同志所辯難往復，旁及於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之言，悉附於篇，此其深切而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古而傳述者矣，乃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則仍自闕其疑，而顏之曰讀禮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愜聖門之所許哉，善讀者得是書而研索之，且師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於凡天下之事，信其所當信，闕其所當疑，即以是而從於顏氏博文約禮之學，何不可之有，是爲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陸氏經典異文輯

沈淑 著

兩中少酬酢得展書卷欲尋指趣又悶然無所得輙作雕蟲之技紬陸氏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錄為六卷而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文異者補之復得六卷繼又取注疏中新穎字面可資文字掇拾者效左國腴辭文選錦字例錄之復得四卷名曰注疏瑣語未仕時於春秋一經頗加搜討甚恨杜元凱釋例土地名未見其書乃據注分國輯之為二卷又輯列國職官一卷器物宮室一卷均畧取舊注綴之暖暖姝姝明非大雅之所尚或亦識小者所不廢也京邸書少所見未能翔實目所過又多漏略將賡續之存此以為嵩云

雍正己酉夏六月季和甫沈淑識

沈氏經學六種總目

常熟沈淑著

陸氏經典異文輯六卷

卷之一 周易 尚書

卷之二 毛詩

卷之三 禮記

卷之四 周禮 儀禮

卷之五 春秋左傳

卷之六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陸氏經典異文補六卷

卷之一 周易 尚書

卷之二 毛詩

卷之三 禮記 周官

卷之四 儀禮

卷之五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之六 論語 孟子

春秋三傳經文考異

十三經註疏瑣語四卷

卷之一 周易 尚書 毛詩

卷之二 禮記 周禮 儀禮

卷之三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之四 孝經 爾雅 論語 孟子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

卷之上 周 魯 齊 晉 衛 鄭 邢

卷之下 宋 東 楚 吳 許 秦 蔡

曹 莒 紀 郲 西虢 北燕

虞 越 小國(古國附) 土地名補

左傳列國職官十卷

左傳器物 宮室一卷

總目終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一

周易

乾

大人造(劉歆父子作聚也向傳) 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 利物(而言京荀陸績作利之)
聖人作(馬融作起) 揮(本亦作輝義取光輝) 其唯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

坤(本又作巛)

无疆(或作壃) 由辯(荀作變) 陰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 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兼)

屯

經綸(本亦作論) 磐(本亦作盤又作槃) 婚媾(本作冓又作構非) 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 君子
幾(鄭作機云哲子也)

蒙

童(字書作僮) 蒙求我(一本作蒙來求我) 用取(本又作娶) 擊蒙(馬鄭作繫)

需

有孚(又作專) 於天(王肅本作實位天上) 利用恒未失常也(本亦有无咎者)
于沙(鄭作沚) 致寇(鄭王肅本作戎)

訟

窒(馬作咥云讀為躓猶止也鄭云咥覺悔貌) 掇(鄭本作惙憂也) 鞶(徐云王肅作槃) 褫(本又作褫音同鄭本作拕徒可反)

師

三錫(鄭本作賜) 天寵(王肅作龍云寵也) 有禽(徐本作擒)

比

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 三驅(鄭作敺)

小畜

小畜(本又作蓄) 輻(音福本亦作輹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 攣(子夏傳作戀云思也) 幾(子夏傳作近)

履

疾(陸本作疾) 愬愬(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也說文同)

泰

財成(荀作裁) 彙(古文作𦾔董作夤出也鄭云勤也) 荒(本亦作巟音同) 象曰无往不復

否

翩(一本作无手不戒) 翩(子夏傳作篇篇古文作偏偏本同) 隍(子夏作堭姚作湟)
疇(鄭作古𠷎字)

同人

其墉(鄭作庸)

大有

大車(蜀才作輿) 其彭(子夏作旁干云彭亨驕滿貌虞作尫) 晳(王廙作晰陸云讀如明晢荀作晢鄭本作遰虞作浙)

謙

謙(子夏作嗛云嗛謙也) 虧盈(馬本作毀盈) 而福(京本作富) 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
用侵(王廙作寢) 征國(本或作征邑國者非)

豫

不忒(京作貸) 殷(京作隱) 薦(本又作廌或作荐非) 介于(古文作砎鄭古八反云謂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
盱(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旰云日始出引詩旰日始旦) 由豫(馬作猶云猶豫疑也) 簪(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叢合也蜀才本依京)

隨

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 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 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以嚮(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音同) 官有(蜀才作館有) 位正中也(一本作正中)

蠱

育德(王肅作毓古育字)

臨

位當也(本或作當位實非也)

觀

而不薦(王又作而觀薦王肅本作而觀薦) 顒(本亦作顒) 象曰顒觀女貞(一本有利字)

噬嗑

勑法(此俗字也字林作勅) 不行也(或本作止不行也) 胏(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董同) 何校(本亦作荷下同王肅云荷擔)

賁

以明(蜀才本作命) 車(音居鄭張本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 皤(鄭陸作燔荀作波) 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剝

蔑(荀作滅) 六三剝無咎(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以膚(京作簠謂祭器) 得輿(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復

朋來(京作崩) 反復(本又作覆) 无祇(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敍字音支) 頻復(本又作嚬鄭作顰眉也馬云憂頻也)
有災(本又作灾鄭作裁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

无妄

不佑(本又作祐馬作右謂天不右行) 不耕穫(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大畜

大畜(本又作蓄) 多識(劉作志) 輿(本或作轝音同) 輹(或作輻一云車旁作复音服車下縛也作輻者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 良馬逐(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 童牛(廣蒼作犝)
牿(陸云牿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以告人)

頤

朶(京作揣) 拂(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 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荀作悠悠劉作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

大過

弱(本亦作溺) 遯(本又作遁) 稊(鄭作荑荑木更生)

坎

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 洊(京作臻干作荐) 險且(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 枕(九家作玷古文作沈作沈沈直林反) 自牖(陸作誘) 象曰樽酒簋(一本更有貳字) 祇(鄭云當為坻小邱也京作禔說文同音支)
寘(劉作示言眾議於九棘之下也子夏傳作湜姚作寘寘置也張作置)

離

草木麗(說文作𪊺) 乎土(王肅本作地) 日昃(王嗣宗本作仄) 鼓(鄭本作擊) 大耋(京作絰蜀才作咥) 之嗟(荀作差下同) 凶(古文及鄭無凶字) 沱(荀作池一本作沲) 戚(子夏傳作嘁嘁子六反咨慚也) 離(王肅本作麗)
王公也(鄭作麗王肅云麗王者之後為公)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咸

取(本亦作娶) 拇(子夏作䟦，荀作母，云陰位之尊) 腓(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 憧憧(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丈冢反) 輔(虞作酺，云耳目之間) 滕(九家作乘，虞作媵，鄭云送也)

恒

浚(鄭作濬) 或承(鄭本作咸承) 振恒(張作震)

遯(字又作遁，又作遯)

係遯(本或作繫) 憊(王肅作𢥏，荀作備)

大壯

羸(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 之輹(本又作輻) 于易(陸作埸，謂壃埸也) 不詳(鄭、王肅作祥，……)也

晉

鼫(子夏傳作碩鼠) 失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為矢，虞云矢古誓字)

明夷

文王以之(王肅云懂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 夷于(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眱) 左

股(馬、王肅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 用拯(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案說文同) 箕子

之明夷(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為荄，詁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

家人

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睽

于巷(字書作衖) 掣(鄭作犁，云牛角皆踊曰犁，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𢧵，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劉本從說文，解依鄭) 劓(王肅作臲，魚一反) 之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

蹇

正邦(荀、陸本作正國，為漢朝諱) 宜待也(張本作宜時也，鄭本宜待時也)

解

坼(馬、陸作宅，云根也) 自我致戎(本又作寇) 拇(荀作母)

損

二簋(蜀才作軌) 懲(劉作徵，蜀才作澄) 窒(鄭、劉作懫，懫止也，孟作恎，陸作𢘅) 欲(孟作浴) 已事(已本亦作以，虞作祀)

遄(荀作顓) 上祐(本亦作右)

益

用圭(王肅作用桓圭) 不處(本或作不[illegible]) 偏辭(孟作徧，云周匝也)

夬

前趾(荀作止) 惕(荀、翟作錫，云賜也) 頄(鄭作頯，頯夾面也，蜀才作仇) 次(本亦作趑，或作跌，說文及鄭作趀，同七私反)

且(本亦作趄，或作跙，同七餘反，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 牽羊(子夏作掔) 莧(一本作莞，華板反) 陸(蜀才作睦，睦親也，通也)

姤(薛云古文作遘，鄭同)

用娶(本亦作取) 正乃(本亦作匹) 誥四方(鄭作詰，止也，王肅同) 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子夏作鑈，蜀才作尼，止也，王肅作抳，從手) 蹢(一本作蹄，古文作𧿿) 躅(本亦作蹢躅，蹢躅不靜也，古文作𨆪) 包有(本亦作庖，下同，荀作胞) 包

瓜(子夏作苽)

萃

亨(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 聚以正(荀作取以正) 除戎器(本亦作儲，又作治，荀作慮) 一握(傅氏作渥)

禴(蜀才作躍，劉作𣵀) 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

升(鄭本作昇)

用見大人(本或作利見) 以順德(本又作慎，[illegible]) 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

困

[illegible]來徐徐([illegible]) 金車(本亦作金輿)

劓刖([illegible]) 臲(說文作[illegible]，牛列反，薛同) 𣅬(說文作[illegible]) (云𣅬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

井

羸(蜀才作累，鄭讀曰虆) 射(荀作耶) 甕(說文作罋，汲瓶也) 井收(荀作甃) 勿幕(干本勿作网)

革

相息(說文作熄) 文蔚(說文作斐)

鼎

以木巽火亨(本又作亯，同普庚反，下並同) 凝(翟作擬，云度也) 形渥(鄭作剭，音屋)

震

虩虩(荀作愬愬) 笑言(言亦作語，下同) 億(本又作噫) 躋(本又作隮) 遂泥(荀本遂作隊)

艮

其趾(荀作止) 腓(本又作肥) 夤(鄭本作䏰，徐又音腎，荀作腎，云互體有坎，坎為腎) 薰(荀作動，云互體震，震為動)

漸

女歸吉也(王肅本還作女歸吉利貞) 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 孕(荀作乘)

歸妹

所歸妹也(本或作所以歸妹) 以須(荀、陸作嬬，陸云妾也) 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月幾(荀作既) 承匡(鄭作筐)

豐

則昃(孟作稷) 則食(或作蝕，非) 雖旬(荀作均，劉昞作鈞) 蔀(鄭、薛作菩，云小席) 見斗(孟作見主)

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韋，云蔽膝也) 沬(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 肱(姚作股)

闃(姚作閱，孟作窒) 翔(鄭、王肅作祥) 自藏(眾家作戕，慈羊反，馬、王肅云殘也)

旅

瑣瑣(或作璅字，者非也) 懷其資(本或作懷其資斧，非) 得其資斧(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虞喜云齊利也，下卦同) 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 喪牛于易(本亦作喪牛之凶)

兌

麗澤(鄭作離，云猶併也)

渙

節

用拯(子夏作抍，抍取也) 有丘(姚作有近) 匪夷(荀作弟)

澤上有水(上或作中，今不用)

中孚

豚魚(黃作遯) 爾靡(本又作糜，陸作縻，京作劘) 幾望(京作近，荀作既)

小過

已上也(鄭作尚，云庶幾也)

既濟

其茀(子夏作髴，荀作紱，董作髢) 繻(陸作𦁉) 有(子夏作𦅗，王廙同，薛云古文作𦅗) 衣袽(說文作絮，云缊也，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

未濟

暉 字又作煇

繫辭 本亦作繫辭，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辭，不受也，受辛者宜辭之。辭，籀文辭字也

地卑 本又作埤，同 相摩 本又作磨 相盪 衆家作蕩 運行 姚作違行 大始 王肅作泰

坤作 虞姚作坤化，姚云化當為作 而成位乎其中 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繫辭

焉而明吉凶 虞本更有悔吝二字 剛柔者晝夜之象 虞作晝夜者剛柔之

象 易之序也 序，虞本作象 所樂 虞本作所變 而玩 鄭作翫 彌 本又作弥 反

終 鄭虞作及終 不流 京作留 樂天 虞作變天 範圍 馬王肅張作犯違，張云犯違猶裁成也 鮮

矣 鄭作尟，王肅云少也 藏諸 鄭作臧，云善也 成象 蜀才作盛象 爻法 蜀才作效 也專 陸作塼音

禮 蜀才作體 卑 本亦作埤 賾 九家作冊，京作嘖，云情也 典禮 京作等禮，姚作典體 惡也 荀作亞，亞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衆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為動，九家亦作冊

議之 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之 靡之 本又作縻，京作劘 或默 字或作嘿 苟錯 本亦作措 慎

斯術也 一本作順 不德 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 為階 姚作機 致寇至 徐或作戎

東衆云誨，虞作悔，言誨謂悔恨 冶容 鄭陸虞姚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 後掛 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 之

策 字又作筴 期 本又作朞 而伸 本又作信，古身 酢 京作醋 與祐 荀作侑 聖人之

道 明僧紹作君子之道 以言者 下三句無以字，一本四句皆有 如嚮 本又作響 天地之文

一本作天下虞 陸本作之文 幾也 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 夫易開 王肅作闓 物成務

一本無夫易二字 圓而 本又作員 貢 京陸虞作工，荀作功 洗心 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 藏往 劉作臧

以神明其德夫 荀虞陸姚桓元荀作德夫，字為下句，一本無夫字 賾 九家作冊 莫善乎

蓍龜 本亦作莫大 洛出 王肅作雒 以大德王放從此作 又以尚賢也 又以，鄭本作有以

而錯 本又作措 之賾 之至賾 而裁 裁本又作財 默而成 本或作默而成之 貞

勝 姚本作貞稱 隤然 孟作退，陸董姚作妥 大寶 孟作保 曰人 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 包 本又

作庖，孟京作伏 犧 字又作羲，孟京作戲 以佃 本亦作田 以漁 本亦作魚 易窮則變

則通通則久 一本作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祐之 本亦作佑 斫 本又作斵 揉 本亦作煣 楫 本又

作檝 致遠以利天下 一本無此句 以利天下 蓋取諸隨

天下一句 一本無以利 柝 說文作𣧝 暴客 鄭作虣 象也者像也 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憧憧 本又作僮 信也 本又作伸 龍蛇 本又作虵 全身 本亦作存身 死其 其亦作期

滅止 本亦作趾 不 本亦作否 餗 馬作粥 綱 本又作紘 縕 本又作蘊 其易之門

邪 本又作耶，門户邪 之修 馬作循 撰 鄭作算 德

說卦

幽贊 本或作讚 如嚮 本又作響 參天 或作三 而倚 觀

變 一本作變化 六位而成章 本又作六畫 暄 本又作晅 妙萬物 王肅作眇

也 熯 本又作暵 水火不相逮 鄭宋陸王肅無不字 為豕 京作彘

為旉 京作專 為龍 虞干作駹 為専 本又作專 蒼筤 或作

馵 京作朱 的 說文作馰 反生 虞作阪 為臭 為寡髮

本又作直 為亟心 荀作極 乾卦 矯 一本作撟 輮 宋衷王廣作揉 弓輪 姚作

為乾卦 鄭云乾當為幹 為鱉 本又作鼈 蠃 京作螺 蚌 本又作蜯 為

科上槁 干作槁 果蓏 京本作果 寺 亦作闇 黔 鄭作黚

堅多節 一本無堅字 為羊 虞作羔

為貫為帛為漿 荀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為龍為直為衣為言，坤後有八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震後有三為玉為鵠為鼓，巽後有二為楊為鸛，坎後有八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離後有一為牝牛，艮後有三為鼻為虎為狐，兌後有二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不同故記之於此

序卦

之稺 本或作稚 所蓄 本亦作畜，下及雜卦同

雜卦

豫怠 京作治，虞作怡 則飭 鄭本王肅作飾 衆 荀作終

尚書

堯典

嵎 尚書考靈燿及史記作禺鐵 平 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底 本或作厎 守 或作狩

贄 本又作摯 至于北岳如西禮 馬本作如初

皋陶謨

百僚 本又作寮 有典 馬本作五典 有庸 馬本作五庸 明畏 馬本作威 襄 馬本作讓，因也

羊反

益稷

艱 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會 馬鄭作繪 藻 本又作璪 粉米 說文作黺䊚 蹌 說文作牄，云鳥獸來食聲

禹貢

岳 字又作嶽 十有三載 載馬鄭本作年 灘 本亦作涯 畎 本亦作甽 埴 市力反，鄭作戠，徐

王肅音試 漸 本又作蔪 達于河 說文作菏 篠簜 或作

琨 馬本作瑻 浛 鄭本作潛 雲 本亦作云 杶 又作櫄

江沱潛漢 嶓 本又作嶓 漾 本又作瀁 波 馬本作播 孟豬 左傳爾雅作孟諸

灁 本又作𣽈 岍 字又作汧 尾 漢書作

滏 字又作溢 納 本又作內 秸 本又作稭 弱 本或作溺 伾

甘誓

勦 王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王篇切韻同

五子之歌

逸 本又作佚 豫 本或作悆 盤 本或作槃 雖 或作睢

胤征

藝 本又作埶 俶 本又作俶

仲虺之誥

蘇 字又作穌 建中 本或作忠 暴 或作虣

湯誓

伊訓

羅 本亦作罹，洛何反

太甲上

哲 本又作喆 俊 本亦作畯 越 本又作粵

盤庚上

盤 本又作般 蘖 本又作櫱，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櫱 昏 本或作暋，音敏，爾雅訓強，故兩存 越 本又作粵 掩 本又作弇

度亦作渡

盤庚中

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說命上

說本又作兌音悅下篇同亮本又作諒哲本又作喆

說命中

省本作眚

說命下

俊本又作畯

西伯戡黎

戡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摯本又作贄

微子

酗說文作酌云酒醟耄字又作旄讎馬本作稠云數也臣僕一本無臣字靖馬本作清謂絜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牧誓

牧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武成

魄說文作霸□□熹漢律歷志同豆本又作梪

洪範

殛本或作極音同無虐馬本作亡侮陂舊本作頗

旅獒

獒馬云作豪酋豪也仅字又作及

金縢

辟說文作𡰪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噫馬本作懿猶億也新逆馬本作親迎築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大誥

誥本亦作誥大誥爾多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割馬本作害

微子之命

篤本又作竺蕃本亦作藩

康誥

魄字又作鬼眚本亦作省

酒誥

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後錄書者加之泆又作逸亦作佚

梓材

梓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付馬本作附懌字又作斁下同

召誥

讎字或作酬

多士

弋馬本作翼義同泆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不啻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

無逸

嚴馬作儼卑服馬本作俾使也吳本亦作仄譸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侜張誑也

君奭

其終馬本作終崇云充也我道馬本作我迪南宮括馬本作南君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多方

迪馬本作攸云所也殛本又作極

立政

憸本又作㦏

顧命

懌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頮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漢律歷志作沬憑說文作凭云依几也同馬本作銅云共也

冒馬鄭作勖貢馬鄭王作贛音紺用反馬云陷也綦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咤字亦作宅音妬說文作詫下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

與說文音義同

君牙

君牙又作君雅□□見緇衣注云雅字也

冏命

冏字亦作臩

呂刑

耄本亦作旄毛報反義本亦作誼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俾我馬本作俾矜矜哀也曰吁馬作于于

於也惟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文侯之命

義本亦作儀

秦誓

仡仡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孫云壯貌諞馬本作偏云少也介字又作个他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二

毛詩

周南

關雎。逑（本亦作仇。愚案見綏安漢匡衡傳）行（本亦作衍）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
葛覃（本亦作蕈）。是刈（本亦作艾）無斁（本又作歝）
卷耳。虺（說文作瘣）隤（說文作頹）我姑（說文作𠤱以市買多得為𠤱）兕（字又作光）觥
（字又作䃂）砠矣（本亦作岨）瘏矣（本又作屠非）痡（本又作鋪）
樛木（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藟（本亦作蘽）纍之（本又作虆）縈之（本又作帶說文作縈）
螽斯（斯爾雅作蟴音同）。詵詵（說文作𨒅音同）
桃夭（說文作枖）
兔罝（兔又作兎）
芣苢（苢本亦作苡）。擷（一本作襭）
喬木（本亦作橋）。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愚案見韓詩）
汝墳（本亦作濆）。惄如（本又作怒韓詩作愵音同）調（又作輖音同。愚案說文同）。赬尾（說文作䞓又作䞍並同）
如燬（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
麟之趾（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趾本亦作止）。之定（字書作顁音同）

召南

鵲巢（字林作䧿）。御之（本亦作迓又作訝）
采蘩（本亦作繁）
草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采蘋。有齊（本亦作齌）
甘棠。勿翦（韓詩作剗初簡反）所茇（說文作𦬷）所憩（本又作愒）所說（本或作稅）
（又作浥同於鈒反）
行露。厭浥（本又作挹）穿我（本亦作穿音川）
羔羊。五紽（本又作佗或作它）蛇（本又作虵同音移韓詩作逶迤）
殷其靁（本亦作雷）。遑（本或作偟）
摽有梅（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
小星。寔命（韓詩作實云有也）
野有死麕（本亦作麏又作麇）
何彼襛矣（韓詩作戎戎音戎說文云衣厚貌）
騶虞。五豵（字又作豵）

邶（本又作鄁。愚案從北中子同）

柏舟（字又作栢）。以敖（本亦作遨）匪監（本又作鑒）棣棣（本或作逮。愚案見孔子閒居逮同徒帝反）
遘閔（本或作覯）寤辟（本又作擗避亦反）迭而（韓詩作䟫音同云䟫常也）
綠衣。訧兮（本或作尤）
燕燕。實勞（本亦作寔）
日月。我顧（本又作顧）不述（本又作術。愚案文選注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笑（本又作咲俗字）疐（本又作嚏又作疌）
擊鼓。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洵（本或作詢誤韓詩作夐夐遠也）
雄雉。自詒（本亦作貽）
匏有苦葉。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卬否（本或作仰音同）
谷風。黽勉（本亦作僶）采葑（字書作䒠孚容反）宴爾（本又作燕）育鞫（本亦作鞠）
（居六反）旨蓄（本亦作畜）御冬（一本下句即作禦字）
旄丘（字林作堥丘或作古丘字）。瑣兮（依字作𤨏）流（本又作鶹）褎如（本亦作袖）
簡兮（字從竹或作蕳是草名非也）。俁俁（韓詩作扈扈云美貌）有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
泉水。毖彼（韓詩作祕說文作䪐云直視也）于禰（韓詩作坭坭音同）肥泉（字或作淝）
北門。殷殷（本又作慇）摧我（說文作催音千佳子佳二反就也韓詩作誰）
靜女。姝（說文作㛄云好也）貽我（本又作詒下同）說懌（說本又作悅）洵（本亦作詢音荀）
新臺。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有洒（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鄘

柏舟。髧（本又作紞）兩髦（說文作髳音同）不亮（本亦作諒）我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牆有茨。中冓（本又作遘）不可詳（韓詩作揚）
君子偕老。玼（本或作瑳此是後文說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愚案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媛也（韓詩作援援取也）
定之方中。彼虛（本或作墟）
蝃蝀（爾雅作螮蝀）
載馳。載驅（字亦作駈）尤之（本亦作訧）稺（本又作稚）

衛

淇奧。綠竹（綠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䕺音徒沃反云䕺篇筑也石經同）有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邲美貌也）
如磨（本又作摩）咺兮（韓詩作宣宣顯也）青青（本或作菁菁音同）會（說文作䯤）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薖（韓詩作𥿝𥿝美貌）
碩人。褧（說文作檾枲屬也）蠐（本亦作螬又作齊同音齊）倩兮（本亦作蒨七薦反）說于（本或）
（作䏮）蘖蘖（韓詩作㜸魚竭反長貌）朅（韓詩作桀云健也）
氓。愆期（字又作僁）桑葚（本又作椹音甚）旦旦（說文作悬悬）
竹竿。滺滺（本亦作悠）
芄蘭（本亦作丸）。悸兮（韓詩作萃垂貌）我甲（韓詩作狎）
河廣。容刀（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
伯兮。諼草（韓詩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

王

黍離（說文作穪）。蒼天（本亦作倉）
君子于役。于時（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
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非）
中谷有蓷。暵（說文作𤍠又作𤍜他安反）嘆矣（本亦作歎）其脩（脩本或作修脩音同）
歠矣（本又作啜）
兔爰。百罹（本又作罹力知反）吪（本又作訛）
大車。噭日（本又作皎）

鄭

緇衣。敝（本又作弊）
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毋（本亦作無）
清人。重喬（韓詩作鷮）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右抽（說文作𢭏抽他牢反云以右擊刺也）
羔裘（字或作求。愚案申培詩說同）

遵大路。魗（本亦作醜又作𩴾市由反）
山有扶蘇。有橋（本亦作喬）
蘀兮。漂女（本亦作飄）
褰裳（本或作騫非）
丰（方言作妦）
東門之壇（依字當作墠）
子衿（本亦作襟）。嗣音（韓詩作詒 詒寄也）
出其東門。我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
野有蔓草。漙兮（本亦作團）。遘（本亦作逅）
溱洧（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渙渙（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洵盱樂貌也。恩案漢地理志同）

齊

還（韓詩作嫙 嫙好貌）。峱（崔集注本作嶩）。並驅（本又作駢）。兩肩（本亦作豜）。儇兮（韓詩作婘音權 好貌）
南山。蓺（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亦作橫字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甫田。總角（本又作揔）。見兮（一本作見之）
敝笱（本又作弊）。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載驅（本亦作駈）。爾爾（本亦作濔同乃禮反）
猗嗟（字或作猗）。巧趨（本又作趍）。反兮（韓詩作變易）

魏

葛屨。摻摻（說文作纖山廉反云好手貌）
園有桃。之殽（本又作肴）。有棘（俗作棘非）
十畝之間。閑閑（本亦作閒）。還兮（本亦作旋）
伐檀。猗（本亦作猗）。廛（本亦作壥又作㢆）。貆（本亦作狟貆音桓）。素餐（說文作餐云或從水）之
滑（本亦作骨）
碩鼠。咏號（本亦作永）

唐

蟋蟀（說文蟀作䘃）
山有樞（本或作蓲烏侯反）。埽（本又作掃下同）。宛（本亦作苑）。弗鼓（本或作擊非）
揚之水。粼粼（本又作磷同）
椒聊。匊（本又作掬）
綢繆。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遘）。粲者（字林作妟）
杕杜。菁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睘睘（本亦作煢又作焭）
羔裘。豹袪（本又作褏同）
無衣。且燠（本又作奧）
有杕之杜。噬肯（韓詩作逝及也）
采苓。爲言（本或作偽字非）

秦

車鄰（本亦作隣又作轔）。寺人（本或作侍）。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駟驖。歇（說文作猲）。驕（說文作獢同許喬反）
小戎。五楘（本又作鞪）。脅驅（本亦作駈）。蒙伐（本或作瞂音同）。虎韔（本亦作暢）
竹閉（本一作䩉鄭注周禮云弓檠曰䩉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
蒹葭。宛在（本亦作宛）。萋萋（本亦作凄）。且躋（本又作隮）
終南。有條（本亦作樤音同）。渥丹（韓詩作沰音撻各反沰赭也）。有紀（本亦作屺）
晨風。鴥（說文作鴪尸橘反）。樹檖（或作遂）

東

東門之枌。婆（說文作𡟭音同）。穀旦（本亦作且子七也反尚且也）。于差（韓詩作嗟徐七何反）
衡門。以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閒毛本亦作樂鄭本作療）
東門之池。叔姬（本亦作淑）
墓門。訊之（本又作誶音信）
防有鵲巢。予美（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
月出。皦兮（本又作皎）。佼人（字又作姣）。僚兮（本亦作嫽）。劉兮（本又作懰同力久反）

（好貌埤蒼作娟妖也）
株林。乘驕（音驕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澤陂。且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好貌）。菡（本又作莟又作䓿）。萏（本又作𦲸）。且儼（本又作曮魚檢反於莊說）

檜

匪風。嘌兮（本又作票匹遙反）。溉之（說文作摡古愛反滌也）

曹

蜉蝣。楚楚（說文作䖢䖢云會五采鮮色也）
鳲鳩（本亦作尸）。伊騏（說文作綦云帛蒼艾色也弁師注作綦）
下泉。浸（本作寖）

豳

七月。觱發（說文作畢發）。栗烈（說文作颲颲）。沙雞（沈云舊作沙今作沙素何反）。曰
爲（漢書作韋爲）。及菽（本亦作叔）。食瓜（字或加艸非）。築場（本又作場）。重（沈種音熟曰重又作穜音同）
穋（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翏後種先熟曰稑）。凌陰（說文作滕音凌）。祭韭（字或加艸非）。兕（本或作光）觥（本亦作觵）
鴟鴞。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𣏌桑皮也音杜）。畜（本亦作蓄）。卒瘏（本又作卒瘏）
譙譙（本或作燋同在消反殺也）
東山。伊威（或旁加虫者後人增耳）。在室（本或作堂誤也）。蠨（說文作蟰蟰音蕭）。町（字又作𤱭打音同）
畽（本又作畽他短反字又作疃）。鸛（本又作雚古玩反）。栗薪（韓詩栗作蓼力菊反聚薪也）
破斧。錡（字或作奇）。訛（又作吪）
伐柯。取妻（本亦作娶）
九罭。袞衣（字或作卷音同）
狼跋。載疐（本又作㨀）

小雅

鹿鳴。且湛（字又作耽）
四牡。倭（本又作委）。遲（韓詩作倭夷）。鵻（本又作隹）
皇皇者華。維駒（本又作驕）。咨（本亦作諮）

常棣。夻（亦作卾又作鄂）令（本亦作鴒）況也（或作兄非也）。于牆（本或作墻）。且孺（本亦作湛）且湛（又作耽）
伐木。湑我（本又作醑）。坎坎（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蹲（本或作壿舞貌也）
天保。禴之（本亦作礿）。恒（本亦作緪）
采薇。莫止（本亦作暮）。靡使（本又作靡所）。彼爾（說文作薾）
出車。況瘁（本亦作萃）。于襄（本亦作攘）
杕杜。睆（華版反字從白或作目邊者貌）。幝幝（韓詩作緂音同）
魚麗。鯊（字亦作魦）
南有嘉魚。罩之（本亦作罩）。者雛（本亦作隹）
蓼蕭。豈弟（本亦作愷悌後皆倣此）
湛露。厭厭（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
彤弓。醻之（本又作酬）
六月。白茷（本又作旆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
采芑。蒞止（本又作涖）。瑲瑲（本亦作鎗）。朱芾（本又作茀或作紱下篇亦茀同）。焞焞（本又作啍盛也）
車攻。夬（本又作決或作抉）。舉柴（說文作掔士賣反）。有聞（本亦作問）
吉日。禱（說文作禂）。麌麌（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儦儦（本作麃又作爊）。大兕（本又作光）
鴻鴈。肅肅（本或作䎘羽聲也）。嗸嗸（本又作嗷）
庭燎。將將（本或作鏘）。晣晣（本又作晢）
鶴鳴。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
白駒。遐思（字又作遐）。毋金（本亦作無）
我行其野。其遂（本又作蓄）
斯干。橐橐（本或作拆）。攸芋（或作吁）。斯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棘即反）。斯革（韓詩作䩼云翅也）。裼（韓詩作禘音同）。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
無羊。其犉（本又作犉）。濈濈（本又作䎎亦作戢）。或訛（韓詩作譌動也）
節南山。巖巖（本或作嚴）。如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灸小熱也）。憯莫（說文作朁）

（本或作僭胥易也）相酬（又作醻）。是呲（下作𠴲呰也）。俾民（本又作卑後皆放此）。瑣瑣（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不傭（韓詩作庸）
正月。惸惸（本又作煢篇末同）。蓋卑（本又作庳音婢）。不局（本又作跼）。成之（本或作滅之愚案見左傳）。嘉肴（本又作殽）。孔云（本又作員）。佌佌（說文作㜸音徙）。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
十月之交。卒（本亦作萃）。胡憯（亦作慘）。煽（說文作偏云熾盛也）。方處（一本作熾）
不䔍（王本作臧善也）。黽勉（本又作僶）。囂囂（韓詩作嗸嗸）。噂（說文作僔聚也）。沓（本又作誻）
我里（本或作瘇後人改也）。之痗（本又作悔病也）
雨無正。昊天疾威（本又作旻天者非也）。不退（本又作退）
小旻。回遹（韓詩作鴥義同）。靡膴（韓詩作靡䠂猶無幾何）
小宛。脊令（本亦作鶺）。塡寡（韓詩作疹寡也）。宜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愚案說文同）
小弁。如擣（本或作擣又作疛除又反義同韓詩作疛）。疢如（又作疹同）。譬彼（本亦作辟）。伎（本亦作跂）
伎。壞木（說文作瘣云病也）。或墐（說文作殣死人所覆也云道中）
巧言。大憮（本或作無）。既涵（韓詩作減）。屢盟（本又作婁）。莫之（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東幽維莫諸同訓謀莫偽讀爲謀）
予忖（本又作寸）。之麛（本又作踖）
何人斯。心易（韓詩作施善也）
巷伯。斐兮（本或作𤲾）。緝緝（說文作咠云聶語也）。翩翩（字又作扁）。豺（字或作犲）
蓼莪。飄風（本又作票）
大東。睠言（本又作眷）。潸焉（說文作㵎云涕流貌山姦反）。柚（本又作軸）。佻佻（韓詩作嬥）
（盟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沈非也）沈泉（字又作軌）。無浸（字又作㴴）。憚人（字亦作癉）。百僚（字又作寮）
鞙鞙（字或作琄）。跂彼（說文作歧卯跂反）
四月。淒淒（本亦作萋）。盡瘁（本又作悴）。鶉（字或作鷻）
北山。叫（本又作嘂）。慘慘（字或作懆）。偃仰（本又作卬）
無將大車。雝兮（字亦作壅）
小明。憚我（亦作癉）
楚茨。于祊（說文作鬃）。既匡（本亦作筐）
信南山。畇畇（又作畇韓遵反）。既優（說文作瀀）

甫田。倬彼（韓詩作菿云菿卓也）。芸（本又作䉏）。齊明（本又作齋又作粢）。田畯
（本又作稷後篇同）
大田。不稂（說文作蓈云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螣（字亦作蟘說文作𧒂）。蟊賊
秉（本又作射韓詩作卜假也）。有渰（本又作弇說文作䨴）。興雨（本或作興雲非也）
瞻彼洛矣。鞞（字又作捭）。琫（字又作鞛）。有珌（字又作鞸賓一反）
桑扈。扈（說文作䖶）。其觩（本或作斛）
頍弁。懌（本又作釋）。蔽（字亦作蔽）
車舝。來括（本又作佸音活會也）。仰止（本或作卬之）
青蠅。營營（說文作謍云小聲也）
賓之初筵。有勺（本亦作的同）。反反（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屢（本亦作婁）
怭怭（說文作佖平一反）
采菽（本亦作叔愚案見左傳）。平平（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膍（韓詩作肶）
角弓。騂騂（說文作弲音火全反）。宜（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見晛（韓詩作曣見日出也）。曰
消（韓詩作聿劉向同）
菀柳。俾予（本作畀）
都人士。臺（爾雅作臺）。垂帶（本亦作帶）
采綠。觀者（韓詩作覩）
白華。英英（韓詩作泱泱說文同）。浸彼（字亦作㨂）。歗歌（本亦作嘯）。懆懆（亦作慘慘）
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沛沛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
瓠葉。斯首（本作鮮）。炮（本作炰）
漸漸之石（亦作嶄下同）
苕之華。在罶（本又作霤）

大雅

文王。哉周（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愚案國語同）。㘎（字林作㘎又火于反）。無遏（或作謁音同）
大明。俔（韓詩作磬）。造舟（廣雅作艁音同說文艁古造字）。保右（字亦作佑）。涼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韓詩作亮云相也愚案漢書王莽傳作亮）
緜。父（本亦作甫）。復（說文作覆）。爰契（本又作挈）。迺疆（本亦作壃後放此）。卑立（本亦作俾）

後皆放此 其緄 本或作衮經作緄傳作衮箋云傳破之衮字後人遂誤改經文 有伉 本又作亢韓詩作閌云盛貌 本奏 本亦作奔 奏 本又作走音同 御 本又作禦

棫樸。楢之 字亦作槱又方九反 峨峨 本又作莪

旱麓 本亦作鹿。豈弟 本亦作愷又作凱弟亦作悌後皆同 瑟彼 說文作璱玉英華相帶如瑟 所燎 說文作尞一云柴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 藟 字又作蘲

思齊 本亦作齋下同

皇矣。式郭 鄭本又作廓 乃眷 本又作睠又作券並音眷 菑 本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木立死也韓詩云反草也 翳 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剔之 字又作鬄又作剃同 串夷 串一本作患 厥配 本亦作妃 貊 本作貊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 以按 本又作遏 臨衝 韓詩作隆衝 說文作轒轈 臨陷陣車也 執訊 字又作䚷又作誶音同 馘 字又作聝殺而獻其耳也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 是類 本或依說文作禷 仡仡 說文作忔

靈臺。賁 字亦作鼖大鼓也 逢逢 亦作韸徐音豐 矇瞍 字亦作瞜

下武。哲王 本又作悊又作喆

文王有聲。匪亟 亟或作棘 其慾 本亦作欲

生民。覃 本或作譚 訏 本亦作扶 匐 本亦作服 嶷 說文作㠜云小兒有知 荏叔 叔或作菽

茀厥 韓詩作拂拂弗也 穈 爾雅作虋郭亡偉反亦虋穈也 揄 以紹反 說文作舀 叟叟 字又作溲聲也爾雅作溞音同 浮浮 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

行葦。泥泥 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 臄 字或作醵 既句 說文作彀 大斗 字又作枓

鳧鷖。熏熏 說文作醺云醉也

假樂。宜君宜王 一本宜作且字

公劉。餱 字或作糇 糧 本亦作粮 永歎 字或作嘆 厲 本又作礪 取鍛 本又作碫 芮 本又作汭

泂酌。餴 爾雅作饙

卷阿。飄風 本亦作飄 有馮 本又作憑 令聞 本亦作問 藹藹 說文作譪譪

民勞。憯不 本亦作慘 柔遠 本亦作柔 惛怓 說文作怋 繾綣 字或作卷

板。僤 本又作癉沈本作擅○愚案緇衣作癉 泄泄 說文作呭云多言也 繹矣 本亦作懌 同僚 殿 字又作㕷 說文作唸 屎 說文作吚

蕩。多辟 本又作僻 侯作 作本或作詛 侯祝 本或作呪非 無陪 本又作培 既

愆 本又作𠍴。式呼 崔本作諕式本作或號式呼 俾晝 本亦作卑後皆同

抑。靡哲 本又作喆亦作悊 謨 沈云本亦作漠音莫 之玷 說文作刮 靡不承 一本作靡是

不僭 本亦作潛 悊人 本亦作共 告之話言 話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 而莫 本亦作暮

曰喪 韓詩作曰喪

桑柔。兄 本亦作況 有偏 本亦作翩 俾怒 本亦作寠 荓云 字又作迸普耕反本或作拼同也○愚案 穡 本亦作嗇 蟊 說文作蟲 哀恫 本又作痌 有肺 本又作胇 已 說文作詒 赫 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蘇子云以眾國嚇我是也

雲漢。蘊隆 本又作煴紆文反韓詩作鬱同 蟲蟲 爾雅作爞云熏也韓詩作烔音徒冬反 斁 說文字林皆作𢿫 兢兢 本又作矜 炎炎 本或作惔徒甘反 如焚 本又作燓 如熏 本又作燻 我遯 本亦作遂 瘨 韓詩作𤺌云重也 疚哉 本或作究又作究同 瞻卬 本亦作仰 何里 本又作瘽爾雅作悝王云瘽病也

崧高。維嶽 字亦作岳 王纘 韓詩作踐踐任也 爾庸 本亦作墉 有俶 本又作俶

以時 本又作峙 揉此 本亦作柔

烝民。出納 亦作內 我義 鄭作儀 將將 本亦作鏘

韓奕。有倬 韓詩作晫音義皆同 綏章 本亦作緌 鞹 亦作鞟 淺幭 本又作𢄼 顯

父 本亦作甫 其肴 本亦作殽 維筍 字或作笋 取妻 本亦作娶 將將 本亦作鏘 噳噳 本亦作麌 其貊 說文作貉 貔皮 本亦作豼

江漢。一卣 本或作攸 錫山土田 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常武。赫赫 字又作爀爀盛貌 如震如怒 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 鋪 韓詩作敷云大也

仍執 仍本或作扔音同 緜緜 韓詩作民民

瞻卬。蟊賊 本又作蝥 哲 本亦作喆 譖始 本又作僭

召旻。之疚 字或作宄

周頌

清廟 本又作庿古今字也

維清。之祺 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昊天有成命。其命 本亦作基始也

時邁。懷柔 本亦作濡 嶽 本亦作岳

執競。磬筦 本亦作管 將將 說文作瑲

思文。貽我 字又作詒 來牟 字書作𪎊或作麰

臣工。維莫 本或作暮

噫嘻 噫又作意。駿發 本亦作浚

豐年。洽 本或作祫

有瞽 本或作鼓。鞉磬 字亦作鼗

潛 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爾雅作橬所蔭反

雝。宣哲 本亦作悊

載見。有鶬 本亦作鎗 俾 本又作卑

閔予小子、嬛嬛 崔本作煢 在疚 本又作宄

小毖。荓 爾雅作甹音同 蜂 本又作𧖴蜂摩曳也 辛螫 韓詩作辛赦螫事也

載芟。澤澤 爾雅作郝音釋同云耕也 其耘 本又作耘 有略 字書作𤱶○愚案見衛雅 驛 爾雅作繹繹云生也 緜緜 韓詩作民民云眾貌 其麃 說文作穮 有飶 字又作苾 有椒 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俶俶始也非傍香

良耜。以薅 說文作茠 犉牡 本亦作特

絲衣。俅俅 說文作絿 鼒 說文作鎡字皆作鎡 兕 字又作兕 觩 字又作觓 其觓 本一作觩 不吳 舊如字讀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 不敖 本又作傲

般。嶞山 字又作墮 於繹思 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魯頌

駉 說文作驍又作駫同 牡馬 本或作牧 有騂 字又作騂 伾伾 字林作駓走也 有雒 本或作駱同

繹繹 崔本作驛 魚 字書作𩧐字林作驔音並同

有駜。咽咽 本又作鼘 歲其有 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衍字也 詒孫子 本或作詒厥孫子詒子孫子皆是妄加也

泮水。伐伐 本又作茷 蹻蹻 字又作𨇨亦作驕 吳 王作吳音話 其搜 說文作摉

博(鄭作簿音附) 無繹(本又作射又作斁或作懌) 烝黰(說文字林皆作甚) 憬彼(說文作𢥠音獷云闊也)
閟宮。無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 重(本又作種) 穋(本又作稑) 犁民(本又作黎) 大山
(本又作泰) 繹(本又作嶧) 兒齒(字書作齯。齯齒見爾雅)

商頌

那。庸鼓(依字作鏞大鐘也) 夷繹(繹字又作懌)
烈祖。鶬鶬(本又作鎗)
玄鳥。維河(河本或作何) 是何(本亦作荷)
長發。哲(字或作悊) 桓撥(韓詩作發發明也) 日躋(鄭注禮記讀上湯齊爲湯躋讀此爲日齊齊莊也)
傅奏(本亦作敷) 是總(本又作揔音宗) 韋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
殷武。罙入(說文作𥥍從冈米云冒也) 是虔(爾雅作䖍)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三

禮記

曲禮

儼(本亦作嚴) 如齊(本亦作齋) 親疏(或作疎) 不辭(本又作詞) 涖官(本亦作莅) 共給
(本或作供) 嬰(本或作鸚) 母(本或作鵡同音武) 狌狌(本又作猩音生) 禽獸(盧本作走獸) 八十九
十曰旄(本又作耄或作𦒿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 僚友(本又作寮) 食饗(本又作享) 無誑
(本又作註同九況反) 趨隅(本又作走徐音奏) 不跪(本又作危) 攢(本又作贊) 函丈(王肅作杖) 去齊
(本又作齋謂裳下緝) 毋蹶(本又作蹷居衛反) 書策(本又作筴) 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 嫂叔(字又作㛮)
於梱(本又作閫) 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 取妻(本又作娶) 醯(本又作醢) 酒漿(字又作𨢦)
(字亦作𩚬) 三飯(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 濡肉(字亦作洏) 齏(本又作齊)
用楔(字林作筷云箸也) 至刎(本又作吻) 拂其(本又作佛扶弗反下同) 醬齊(本又作𩐁) 弛
弓(本又作弭) 矛戟(本又作鉾音謀) 其鐓(本又作錞徒對反) 殤有(庠) 不問(本或作[illegible]) 其
所費(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 不辟(本亦作避) 則載(本亦作戴下同) 絲(本亦作絲) 猶與
(本亦作辟作擗) 辟(徐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 蔞拜(盧本作[illegible]) 五篇(本又作萬息亮反) 足蹙(本又作蹴) 凡
奉(本亦作捧) 行舉足(一本作行不舉足) 垂佩(本或作珮非) 則辭以疾(本又作有疾)
凡家造(一本作凡家造器衍字) 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 當
(䩉) 素簚(本又作幭莫歷反) 男女相答拜也(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
依(本又作扆) 自謂寡人(一本作自稱) 蹌蹌(本又作鶬或作鏘) 小童(本或作僮) 使
自稱(本或作自稱者自稱) 歲徧(本亦作遍下同) 腒肥(腒本或作豚) 鄉其(字又作嚮同香亮反) 稷
曰明粢(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 嘉疏(本又作蔬) 曰鹹(本又作䶢) 大夫與士
肆(本又作肆同以二反) 凡摯(本又作贄) 榛(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

檀弓

孫腊(徐本作適) 以爲極亡(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 其慎(依注作引)
不緌(本又作綏) 卽周(本又作堲同子栗反) 乘翰(字又作鶾) 齊斬(本亦作齋) 饘
(本又作釬之然反說文云糜也) 布幕(本又作羃) 孋姬(本又作驪亦作儷) 欲弑(字又作殺音試)
共世子(本亦作恭) 終無已夫(本或作已矣夫) 邾婁(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
(左氏穀梁俱作邾) 來者(一本作爲國故也來者) 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 子鄉(嚮) 抴(曳亦作洩) 消

二

搖(本又作遙) 委乎(本亦作萎) 夾之(本又作挾古洽反) 蟻(又作蛾) 請謾(本又作[illegible]) 遂
伯(本又作栢其億反) 縢(本又作滕) 問喪(或作問) 汰哉(本又作大音泰) 衡(依注作橫下同) 紨
衣(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 越疆(本又作壇下越疆同) 不說(本亦作稅) 殷然(本亦作儼) 已愨
(本又作殼苦角反後同) 將隊(本又作墜) 曰噫(本又作意) 斯猶(依注作搖) 咥叔(叔或作[illegible]) 疾
華(本又作[illegible]) 弗能(弗亦作不) 斃一人(本亦作弊) 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及一人後人妄加耳) 榆
沈(沈本又作瀋同昌審反) 有餽(本又作饋) 帳(本又作張) 無苟(本亦作苟) 虛基(本亦作墟) 拚
坎(本又作埳) 大饑(本又作飢) 有殺(本又作弒下同) 瞿然(本又作懼紀具反) 奐焉(本亦作渙)
九京(亦作原字) 子貢(本亦作贛) 扶服(本又作匍匐) 追然(音退本亦作退) 衣衰(依注)
成人(本或作郕)

王制

巡守(本或作狩後巡守皆同) 柴(依字作祡) 賜圭(字又作珪說文古字圭今字) 以訊(本又作誶) 不
揜(本又作掩) 零落(本又作苓) 不靡(本又作麛) 鷇(字又作[illegible]) 不征(本又作正) 雕(本又作彫)
以防(本又作坊) 曰棘(又作僰蒲北反) 執技(本或作伎後同) 羸(本又作[illegible]) 氾與(本又作汎孚劍反)
齊戒(本亦作齋下皆同) 墨(本又作[illegible]) 之矜(本又作鰥) 任并(本又作併)

月令

太皞(皞亦作昊) 路(本又作輅) 其器(本又作器同) 乃齊(本又作齋) 毋有(本亦作無) 帝
藉(說文作耤) 埋胔(胔亦作骴) 猋風(本又作飆) 中丁(本亦作仲) 戴勝(本亦作戴) 邊筐
(遷亦作[illegible]) 禳(本又作攘) 赤騮(本又作駵) 菽(本又作叔) 墮(又作隳) 韜(本亦作[illegible]同) 笵(本又作範) 敔
(本又作圉) 含桃(本又作函) 則縶(縶本作[illegible]) 零落(本又作苓) 爲莠(本又作[illegible])
溽暑(本或作[illegible]) 蚤鶩(本亦作[illegible]) 軍師(本或作帥) 隄防(本又作堤作坊) 趣民
(本又作[illegible]) 鞠(本又作[illegible]) 僇禽(本又作戮) 臭朽(本亦作[illegible]) 曷旦(本亦作鶡)
腹堅(本又作複)

曾子問

命母(本亦作無) 於禰(本又作祢) 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 巡守(本亦作狩) 齊
車(本亦作齋下同) 不厭(本或作饜於豔反下同) 不綏(注同禮作墮) 爲壇(增或作墠) 不附
祭(本或作[illegible]) 召公(本又作邵下同)

文王世子

不稅 本亦作脫又作說 壹 本亦作一 九 聆 本又作齡 價 於 本亦作揹 況 于 于依注作迂
孝弟 又作悌下孝弟皆同 諸 父 守 貴 室 本或作守貴室貴室字 舍 本又作啥 織 依注音熾之林反徐
子爵反注本或作纖讀爲纖者是依徐音而改也 亦 告 依注作鞠 百 姓 本或作異姓非 兌 命 注作說

禮運

與於 蜡 字林作措 在 埶 本亦作勢 捭 豚 注作擗又作擘皆同 居 橧 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
樔 本又作巢助交反 臺 榭 本亦作謝 祝 嘏 本或作假 其 殽 本又作肴 越 席 字書作[illegible] 以
冪 本又作幂 鉶 本又作刑 俗 敝 本亦作弊 爲 柄 本又作枋 裔 字又作裔 繒 本又作增同似仍反 妖
孽 又作蠥妖又作袄 澧 本又作醴 郊 棷 棷本或作藪 而 窺 本又作闚

禮器

錯 則 本又作措又作厝 以 犢 本亦作特 琥 虎又作 龍 卷 本又作衮 熏 字又作纁 繅 本又作
亦作藻 不 琢 字又作瑑 幎 本又作幂又作冪 匹 士 本或作正士 藻 梲 依字當作棳 澣 衣
又作浣 盬 矣 本又作盬 不 摩 本又作靡 蕤 大 本又作綏 不 綦 不亦作綦 詔 侑 本或作宥
已 蹙 本又作慼 頻 官 本或作洋 惡 依注音呼又作虖 泰 山 本或作大 順 之 至 也
順亦作愼 而 槀 字又作藳 肆 夏 肆依注作陔又作械

郊特牲

三 獻 爓 本亦作燖夕廉反 灌 用 本又作[illegible] 妟 嘆 本又作[illegible] 升 自 阼 本又作阼自作階
繡 依注作綃音消 二 日 齊 本又作齋 北 庸 作墉 薄 社 本又作亳 汜 本又作汎 卷
本又作袞 載 本亦作戴 郵 本亦作[illegible]字或作郵 迎 貓 字又作貓 蠆 又作厲或作厲非 路 車 本亦作輅 案
又作叢 醯 醢 醯本又作醯 歛 本亦作斂 取 於 本又作堅 執 贄 本亦作摯 蟄 字又作 說
齊 字又作齋 辟 依注作辟

內則

紛 或作帉同 小 觿 本或作觽 管 遰 徐作滯 偪 本又作幅 如 父 母 一本作如事父母 槃
字又作袠又作秩 衿 本又作紟 纓 本又作繆 衣 燠 本又作奧 養 本又作[illegible] 奉 槃 奉本或作捧
以 溫 本又作溫溫同於運反 蕢 字又作蕢扶云反 竟 字又作[illegible] 灑 本又作洒 以 上 以或作已 何
止 本又作趾 涕 本又作洟 請 漱 本又作浣 綻 字或作綻 裂 本又作烈 其 涸 本又作偪 姑 縱
本又作從 茝 蘭 本又作芷 醷 本又作醷 酏 清曰醷又作之然反 醓 而 蓏 字又作菰 濡 雞
醓 一本作醓次下句同 鱐 本又作肅所求反 麕 本又作麇又作麏下因麋同 栭 本又作檽 用 雞 俗本多作雞非也

鶉 雞 羹 本又作[illegible] 雛 字又作鶵 擯 之 本又作擯 麋 本又作麋 腥 依注作星 臂 本又作臂
必避反 鹿 胃 字又作膶 肉 腥 字林作胜先丁反云不熟也 謹 依注作墐音斤 涂 本亦作塗 使 湯
一本作使其湯 其 餌 本或作餌下句作餌 乾 而 食 之 一本無而食之三字 舉 焦 字又作𩱹子消反
同 杝 本又作椸 年 未 五 十 本又作年未滿五十 穤 字又作穤 請 肆 本又作肆

玉藻

玉 藻 本又作璪音早 延 字林作綖 左 扉 一本作則闔門左扉 乃 屨 本又作屨 珽 本又作珵音呈 洒
如 王肅作察云明貌也 油 油 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欲二爵可以語也
已 及下 而 屨 一本作而後屨 而 敝 本亦作弊 綾 本又作綾下同 縫 齊 本又作齋 誓 省
作佩 無 說 本亦作稅 紳 長 本亦作申 褖 衣 注作稅音同 屨 齊 本又作齋 趨 本又作趣
采 齊 依注作薺 周 還 本亦作旋下同 非 辟 本又作僻 佩 瑞 徐又作瑛 玟 字又作玫 敵
者 本又作適 滕 本又作縢同大本反 齊 如 流 本又作齊 宿 宿 本或作縮 翔 翔 本又作翔音詳
顛 顛 字又作顚顚音田 視 容 本又作目容

明堂位

此 周 公 明 堂 之 位 也 本或無周公之三字 依 本又作扆 旂 本又作旗 二 旒
本又作彤 彫 本亦作雕 嶡 又作橛 藻 本又作繅 黼 黻 字又作黻 大 本又作泰 和 鍾 說文作鍾以此鍾爲
酒 璧 翣 又作篓 四 連 本又作璉同力展反 相 畝 本又作殺音弑

喪服小記

齊 衰 又作齋 澡 麻 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 不 絕 本或作不絕本非也

大傳

祖 禰 本又作祢 不 贍 本或作澹 繆 本或作謬 是 嫂 本又作嫂 無 移 本或作施

少儀

適 宅 本亦作他 說 屨 本亦作脫 曰 拚 又作攢 不 特 本又作犆 不 翣 本又作萋 毋
拔 王本作拔 稅 綏 本又作脫又作說 唯 字又作唯 樽 者 本又作尊下同 爲 罔 本亦作罔又作調
臂 本亦作辟必豉反 不 常 本亦作嘗

學記

蛾 子 本或作蟻 肄 三 本又作肆 荐 其 本亦作薦 其 訊 字又作誶 也 佛 本又作拂扶弗反
謂 摩 本又作磨莫波反 善 教 一本作學胡孝反 始 駕 者 一本作始駕馬者 或 原 本又作源

樂記

飭 貌 本又作飾 無 邪 字又作耶 治 辨 本又作辯廣推辯偏也薄覓反 惇 和 本又作敦 上
齊 齊依注讀爲躋又作躋 相 摩 本又作磨 相 蕩 本或作盪 慢 本又作僈 九 旒 本又作斿 進
俯 本又作府 獶 雜 依字亦作猱 傲 字又作敖 喬 志 本亦作驕 帥 本又作率 辟 字又作闢 而

而 錯 本又作措 纍 纍 本又作累

雜記

其 緌 依注作緌 緇 裳 帷 本或作緇布裳帷 爲 說 本亦作脫 輴 車 依注作軽又作輇同市專反下同
纛 本又作纛 大 夫 附 依注作祔下並同 有 章 本或作鄣 卷 本亦作暢 朼 本亦作札 率 帶
本亦作帶 衡 依注作珩 衻 字又作衲 公 館 本又作觀 含 者 本又作唅 馮 之 或作憑下同
至 室 字亦作惡 功 衰 弔 本又作大功衰弔廣云有大字非 不 侵 說文作爗 不 扉 本又作菲
不 弁 本亦作掙 偪 下 本又作楄 穗 悲 本亦作惴

喪大記

廢 牀 本或作床字 以 卷 本又作袞 人 啼 本又作嗁 馮 之 或作憑後皆同 說 髦 本作稅
夷 于 堂 本或作侇一本作奉尸于堂 棄 杖 本亦作古弃字 大 盤 本又作槃 絺 巾 一本作綌
於 墓 本又作暮又作墓 絞 一 幅 本又作品方服反 大 胥 依注作說下同 巫 止 本或作巫止門
外門外衍字耳 御 棺 一本作御柩 用 國 注軽字或作輇是以士喪禮車柩車也依注亦作軒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

凡 封 依注作窆

祭法

鯀 本又作縣 炤 本又作照 相 近 注當爲禳祈聲之誤也依注讀爲禳祈王肅作迎也 幽 宗 雩 宗 注
皆當爲禜字之誤○禜依注讀爲禜王如字 設 廟 本亦作廟古字 厲 山 左傳作列山 顓 頊 能 修
之 本或作顓頊修黃帝之功

祭義

濡 本亦作濡音儒 周 還 本亦作旋 言 夫 日 本或作言夫忌日 如 弗 本亦作不 甕 子
本亦作葉 蒿 注或爲蒿 見 以 見 閒 依注見作覷 爲 藉 說文作耤 齊 本又作齋 夫 人
繅 說文作纗以此爲繅繅字音所咸反云袖繅出繅也 而 措 本亦作錯 涖 官 本又作泣 栽 及 於 親
本又作栽及於身 溥 之 本亦作敷 不 遺 一本作匱其媿反 於 度 本又作塿 巡 守 本亦作狩 遂
遂 本又作嫁 而 術 義作遂出注

祭統

齊盛 本亦作齍 與粢同 乃齊 本又作濟 羞齊 本亦作臍 脩于廟中也 一本脩作循 之差 本又作之等 煇 依注作鄣 音運 奔走 本亦作犇 不傳 不本亦作弗

經解

猶坊 本又作防 下同 豪 依字作毫 氂 本又作釐

哀公問

備其鼎俎 本亦無此句 雕 本亦作彫 不親不正 一本不皆作弗

仲尼燕居

女三人 本亦作汝 昭穆 穆亦作繆 而錯 本又作措 采齊 本又作薺 奧 字又作燠

孔子閒居

凱 本又作愷 又作豈 弟 本又作悌 私焰 本亦作照 湯齊 依注作躋 亦作隮 齊 詩作躋

坊記

斯喬 本亦作驕 以殺 本又作弒 子云 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 以畜 毛詩作勗 履 毛詩作禮 度是 毛詩作宅 大誓 本亦作泰 寔受 易作實 饋獻 本又作餽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 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阱 本或作穽 遯世 本又作遁 費而 本又作拂 所憾 本又作感 鳶飛 字又作鳶 妻帑 本又作孥 齊明 本亦作齋 嘉樂 詩本作假 壹戎衣 衣依字作殷 昭穆 穆又作繆 以還 本又作遷 妖 說文作䄏 孽 說文作蠥 見乎 一本乎作於 不貳 本亦作貳 音二 昭 昭 本亦作炤 華嶽 本亦作山嶽 鮫龍 本又作蛟 不凝 本又作疑 不驕 本亦作喬 且 哲 徐本作知 蠻貊 本又作貉 能經綸 本又作論 尚絅 本又作潁 詩作褧 之昭 本又作炤 不愧 本又作媿 奏 詩作鬷

表記

以倦 本又作勸 胥以寧 尚書作胥匡以生 刑戮 本或作僇 仰止 本或作仰之 行止 詩作行之 強焉 一本作俛焉 音免 本或作僶俛 斃 本又作斃 彼記 本又作己 凱 本亦作愷 又作豈 弟 徐本作悌 靖共 本亦作恭 則讒 本亦作讒 則愼 本亦作古音字 鵲之 說文作雉 飫 徐本作䬳 信誓 本亦作矢誓 旦旦 字林作悬 牲牷 本亦作全 齊盛 本亦作齍

緇衣

有遯 亦作遁 有梏 詩作覺 不貳 本或作貣 音二 下同 黃黃 徐本作橫 音黃 忒 本或作貳 二 音 章義 尚書作善 云義善也 靖共 本亦作恭 卒亶 本亦作擅 止共 皇本作躬 云躬恭也 可 慢 本又作僈 兌命 本亦作說 天作孽可違也 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違也 不可 以踰 本又作逾 尚書作弗可逭 無以字 君雅 尚書作牙 夏日 尚書無日字 資冬 尚書作咨 德偵 周易作貞

問喪

水漿 本亦作漿 之廢 本亦作癈 同 如壞 字林作敷 音同

服問

罪多 本或作辠 辠正字也 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

閒傳

而偯 說文作㥾 云痛聲 醯 本亦作醓 寢 本亦作寑

三年問

躕 本又作躑 躅 或作蹢 雀 本又作爵 噍 本又作啁 加隆焉爾 一本作加隆為爾

深衣

格之 本亦作胳 音各 胳也 下齊 亦作齋

投壺

行觴 字或作觴

儒行

粥粥 徐本作鬻鬻 六反 卑謙貌 戴仁 本亦作載 以諂 本又作謟 靜而 徐本作淨 音爭 儷 本又作麗 獲 本又作穫 不閔 本亦作愍

大學

澳 本亦作奧 又作隩 如摩 本亦作磨 喧 本亦作咺 兮 恂 注或作峻 依注音思俊反 可諠 詩作諼 或作喧 顧諟 本又作提 邦畿 又作幾 緡蠻 毛詩作綿蠻 吾聽訟猶人也 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 拒之 本亦作距 若有一个 一本作介 音界 一 尚書作 媢疾 音冒 俾不 本又作卑

冠義

奠摯 本亦作贄 昏義 昏者 本作婚 子承命 本或作 …… 鄉飲酒義

致絜 一本作致潔 成䏑 說文作 祭薦 本亦作

射義

不入 一本作不得入 公罔 又作 旄 本又作耄 不亂 本或作而不亂

燕義

莫敢適 本亦作敵 使宰夫 本亦作使膳夫 稽首 徐本作

聘義

拜況 本亦作貺 雍 字又作饔 享 本又作饗 以姁 本又作 戕 硩 字亦作 尹 依注音 字又作

喪服四制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一本作扶而後起 齊衰 本又作 知者 本亦作智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四

周禮

天官

𢻱人（本又作𩵋亦作𢻱）醢人（本又作醢）圄 斿（本亦作游）采（或作菜）

大宰。家削（本亦作稍又作郁）羞服（服或作箙）藪（予云宜作叟）挾日（字又作浹子本作帀子合反十日也）前期（本或作先）眡（本又作視後皆同）神示（本又作祇）含玉（本又作哈後同）

小宰。宮刑（杜作官）斂弛（劉本作施）共（禮本供字皆作共）

宰夫。賓賜之飧牽（一本作賓賜牽其飧牽于本同）

庖人。膏香（禮記作䑋音同）

內饔。膴（本又作膴）臂（徐本作脾音方紙反）

疾醫。嗽（本亦作欶）

瘍醫。折瘍（劉本作斯同時逆反）

凌人。治鑑（本或作監）

醢人。醓（本又作醯）芹（說文作菦云菜類蒿也音謹）

宮人。之脩（本亦作脩）

掌次。皇邸（一本作皇羽邸）

內宰。褎（本亦作邪）種（本或作重音同先種後熟曰種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種稑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

稑（本又作穋音同）

閽人。之闈（本又作闈）

內司服。緣衣（或作褖）

縫人。翣（本又作𥷕）

夏采。建綏（依字作緌誤作綏耳）

地官

麓（本亦作鹿音鹿）

大司徒。原（本又作邍）早物（音皁本或作阜）鱗物（劉本作𩵖音鱗）而津（一本作盡音同潤也）日景（本或作影非）百畝（本亦作晦古畮字）聯兄弟（一本作聯兄弟）

鄉師。之藉（本亦作䔬）

族師。埋（本或作薶）

比長。有皋（本亦作罪）

載師。桼林（本又作漆音七劉本作桼字之變也）

司市。㡯（本又作昃）

質人。國基（本或作綦同）

廛人。絘布（本或作次）

司門。轂（本又作𨌥）

遂人。及窆（本作𥦗亦作窆）

遂師。庀其（又作庇）

草人。凡糞（本亦作𡊄）騂（本又作觲息營反劉音鑑）

舂人。其齍（本亦作粢）

稾人（本作槀注讀爲犒）

春官

大宗伯。地示（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放此）佐（本或作左）以槱（本亦作楢音同積也）

六摯（本或作贄）省牲（本又作眚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

小宗伯。之齍（本又作齎）

雞人。嘑旦（本又作呼）

司尊彝。兩獻（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

司几筵。藻（本又作繅音早）

司服。希冕（本又作絺）

守祧。堊（本或作惡）

世婦。比其（本亦作庀）

大司樂。屍出（本亦作尸）

樂師。采薺（本又作齊）

小胥。觵（本或作觥同）士植（本亦作特）

鍾師。夏納（本或作納夏）齊夏（本又作齋）

大卜。三兆（亦作垗）三夢（音夢本多作夢）

菙氏（本又作䇲）

占夢（本又作寢）寤（本又作𥨋）

大祝。䭫首（本又作稽）

小史。昭穆（或作佋音韶）

內史。八柄（本又作枋）

巾車。鞗纓（依注作樊）前樊（依注作鞶）連車（本亦作輦）

都宗人。禂（本亦作禱）

夏官

大司馬。放弒（本又作殺同音試）將軍（本或作軍將）皆駭（本亦作駭）

司勳。國正（本亦作征）

掌畜。卵鳥（劉本作卵音卵）

弁師。瑉玉（本又作珉）玉瑧（本亦作璂）

司弓矢。庾弓（師儒相傳庾本或作臾）

校人。爲轂（本又作𩣡）

職方。其浸（本又作寖）芊蠻（劉音如華嶋近某字云今周禮本或無此字國語則有）

秋官

大司寇。趨（本亦作趣）

薙氏（字或作雉）

鄉士。汁日（本亦作協下同）

朝士。呼趨（本又作趣）

司刺。老耄（本又作旄）

犬人。用牷（本亦作全）

司儀。諸侯毛（劉本作毛音毛）容刃（本又作從）

冬官

無盧（本或作廬）爍金（義當作鑠）鶴（本又作鶚）貉（依字作貈）韗（本或作鞾同）崇於（本亦作方寸）

鳧氏。兩欒（本又作鑾）

輈人。之貴（本或作敞又作蔽）

栁人本或作䣜
雕人本亦作彫
磬氏○其耑本或作端
矢人○而䋁本又作殺 而搖本又作摿
梓人○爲筍本又作簨 胷鳴本亦作胸又作匈本作胷云蜜螭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胷者恐非也沈云作胷爲得亦所未詳劉本作胷音胸 䣮依注作觶 則一豆矣依注作斗豆音主亦多○反下同 豆酒同
匠人○之隧本又作遂 節依字當爲窖作節假借也
車人○謂之宣宣本或作寡
弓人○𠠱本又作剗 三倂本又作侔亦作桙
儀禮
士冠禮
薦脯本又作薦或作爲非也 捷柶本又作栖亦作扱 奠贄本又作摯 適子本又作嫡
士昏禮
髀又作脾 大羹大亦作泰羹字林作䤈云肉汁也 𤅊字林作薹房滅反蠡也以此𤅊爲髮身所奉之髮 段脩本又作脤
贄本又作摯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𪗋字或作齊 魚麗本或作離 五挺本亦作綎 進奏本又作腠
燕禮
西鄉本又作嚮
大射儀
鑮本又作鎛 若絺刘作絺音郗 以醋本亦作酢 眡筭本亦作視
聘禮
簋方本或作簠 不享本又作亯 鞠窮本亦作芎
公食大夫禮

麋鶚字林作鶚人兮反
喪服
斬衰字又作縗後皆同 塊本又作凷說文云塊俗出字 飯素今本多作飪字 婁本又作幔 弟本亦作悌
免字或作絻
士喪禮
用簟本或作簟 鬻本又作粥 冪用本又作幂 大鬲又作𩰫
旣夕
㑥牀本亦作寢 冪本又作幂 兩杅本又作芋音同 者齊本又作齋 諸安本又作䀒
士虞禮
奉篚本亦作匡 以醋本亦作酢 湆胾劉本作䤈酢厕反
特牲饋食禮
宵依字作綃綃
少牢饋食禮
東枋本亦作柄下同 侈袂本又作杪 韭菹亦作葅
有司本或作有司徹
有司徹字又作撤 胳本亦作骼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五

春秋左氏傳

隱公

傳元年
嚴邑本又作巖 自毙本又作斃
經三年
食之本或作蝕
傳三年
沚本又作沚 奉馮本亦作憑 是何本又作荷河可反 不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五年同
經四年
弑其本又作殺同音試
傳五年
觀魚者本亦作漁者 秋獮說文作𤜭殺也 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
傳六年
鄉邇本又作嚮 芟說文作發西末反云以足蹋夷艸
經十年
伐戴字林作𢦏云故國在陳留○𢦏音載依公羊
傳十一年
不共本亦作供 郎一本作邑

桓公

傳二年
不鑿字林作毀子沃反云穀米一斛舂爲八斗 雒邑本亦作洛
傳三年
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讙
傳五年
旝說文作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
傳六年

瘯（本又作族）蠡（說文作瘯云瘯蠡疥肥也）接以（鄭注禮記作捷讀此名亦或作捷音）

傳八年

不然將失楚師（一本無師字）

傳十一年

州蓼（本或作鄝音同）

傳十二年

婁盟（本又作屢音同）

傳十三年

亂次以濟（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盧戎（本或作廬音同）荒谷（本或作巟音同）

傳十六年

急子（詩作伋）飲以酒（一本作以之）

莊公

經元年

遜于（本亦作孫音同）

經三年

以鄬（本又作檇）

傳八年

期戍（本亦作朞）

傳九年

而稅（本又作說同土活反）

傳十一年

得儁（本或作俊）京師敗（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悖焉（一作勃）公子御（本或作禦）

傳十二年

南宮萬奔陳（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

傳十四年

纏（說文作纏）諸敖（史記作杜敖）

傳十五年

明之（一本作明）

傳十六年

宋故也（本或作爲宋故）

經十八年

有蜮（本又作蜮音或）

傳十八年

五穀（字又作旺）以䣆（本或作䣆俗字）那處（那又作冊同乃多反）

傳二十一年

虢守（本或作狩後放此）

經二十二年

御寇（本亦作禦）

傳二十二年

將將（本又作鏘）並于正卿（本或作並爲誤）

傳二十四年

御孫（本亦作禦）

傳二十八年

闘御（本亦作禦）

傳三十年

鬬穀（漢書作鬬穀音同）

閔公

傳元年

宴安（本又作晏）

傳二年

于曹（詩作漕）嗣適（本又作嫡下配適同）衛文公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衣之衣誤）

僖公

傳二年

懦（本又作愞乃亂反字林作愞）

經四年

陳袁（袁本多作轅。袁案二傳同）

傳四年

漢以爲池（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

傳五年

而書（本或作而書者物非也）取焉（本又作駁）秋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于首止三字非）均

服（字書作袀音同○服虔注音同）

傳七年

惡大叔（叔又作州）

傳八年

期年（本或作朞）

傳十年

共大子（本亦作恭）

傳十二年

凱（本亦作愷）悌（本亦作弟）

經十四年

鄫子（本或作繒）

傳十五年

履新（徐本作屨）絻服（又作免音同）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

（有是後人加也）無覬（本亦作況）蛾（本或作蟻）晢（本或作析）

經十六年

是月（本或作是日）六鷁（本或作鶂音同）

傳十七年

共姬（本亦作恭）

傳十九年

而復之（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

傳二十一年

風姓也（本或作皆風姓）

傳二十二年

而御（本亦作禦）兢兢（本或作矜矜）蠭（本又作蟲俗作蜂皆同）蠆（字林作蠆丑介反）登陘（本亦作升陘）

傳二十三年

伯儵（本又作儵）

傳二十四年

寺人披（本又作侍人披）女中宿（一本作女中宿至）行者甚衆（一本甚作其）懼

者其衆矣（本或作是衆矣）爲嫡（本亦作適）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二子其衍字也）

其侮（詩作務）桃子（本或作姚亦宜音桃）子臧之及（一本作之服）鷸焉（周禮又作鷸音義皆同）

傳二十五年

過析（析俗作析）

經二十六年

至巂（本又作酅户圭反○恩案酅從二傳）

傳二十七年

不共（本亦作恭）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者非）郤縠（本又作穀同胡木反）

經二十八年

狩于（本又作守）

傳二十八年

䍜（說文作䍜云著掖皮誅也下是糾是殛同）旅弓（本或作旅字非也）矢千（本或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輙加也）殛之（本又作極）

畀隊（本亦作墜）瓊玠（玠本又作弁）

傳三十年

共其（本亦作供）

傳三十二年

孟子（本或作孟兮）於殽（本又作崤）

文公

傳元年

毛伯衞來錫公命（一本作王使又一本作天王使）蠭目（本又作蜂）畀我（本亦作俾）

經二年

士縠（本又作穀○恩案穀梁同）

傳二年

書士縠（本或作書曰晉士縠）宋公子成（本或作戌音恤）

經五年

歸含（本亦作唅說文作琀）

傳五年

滅蓼（字或作鄝）

經六年

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

傳六年

中行（本亦作仲）

傳七年

華禦事（本又作御）詹矣（本又作詹）葛藟（本或作櫐）舍嫡（本亦作適）有奪人

之心（本或此下有後人待其反字）爲寮（本又作僚）

經八年

會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恩案公羊作伊雒）

傳十年

公壻（俗作婿）

經九年

之襚（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曰裞以此襚爲衣死人衣）

傳九年

執幣傲（本又作敖）

傳十年

戴燧（本又作遂音遂）

經十一年

叔彭生（叔又作赫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恩案叔彭生從二傳）

傳十一年

錫穴（本或作錫）鄋（說文作鄋云北方長狄國也）僑如（本又作喬○恩案史記同）御之（本亦作禦）

傳十三年

以筴（本又作策）

傳十四年

蓄（本又作畜）憾（本又作感戶暗反）

傳十五年

鼂（本又作鼂莫幸反）

傳十六年

大饑（亦作飢）可克（本或作可擊）石溪（本又作谿）子貝（今俗本多作員音云）

宣公

經元年

侵崇（本亦作崈）

傳元年

秦急崇必救之（本或作崇急秦必救之此是後人改耳）

傳二年

命於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馘百（本或作馘百人者人衍字）宜其禽也（一本作宜其爲禽也）遂扶

私感（本又作憾）彫牆（本亦作雕）盛服（本或作成）祇彌（祇本又作提○恩案祇從公羊）

以下（舊本皆作扶服以下注作跣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公嗾（服本作㖸）趙穿攻（本或作弑）旄車

（一本作軞）

傳三年

魅（本又作魃）罔兩（本又作蛧音罔）

傳四年

於郊（本又作郇音云）

傳九年

多辟（本又作僻）
傳十二年
于逵（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逵或馗字）先穀（本又作榖）川壅（本又作雍）兩馬（徐云或作
柄皆力事反○懸案環人註同）右拒（本亦作矩）暴骨（本或作曝）
傳十五年
舍垢（本或作詬）析骸（本又作骨）必以殉（本或作必以爲殉）于周不敬（一本不敬
作而敖）
經十六年
宣謝（本又作榭）
傳十六年
兢兢（本亦作矜）
傳十七年
鳩乎（本又作孚）
經十八年
至笙（徐云本作𡒄亦作朾○懸案二傳作檉）
成公
經元年
茅戎（史記及二傳皆作貿戎）
傳五年
辟重（本又作僻）
傳七年
鄖公（本亦作員音云）此申呂所邑也（一本作所以邑也）
傳八年
城已惡（本或作城已惡矣）唯然（本或作雖後人改也）
傳九年
我也（本或作爲我也爲衍字）泠人（依字作伶）
傳十年

州蒲（本或作州滿）及寢門（一本無及字）
傳十一年
不娉（本亦作聘）
經十二年
瑮澤（依字亦作瑣）
傳十二年
交贄（本又作摯）亟（本亦作極）畢（本亦作蹕）干城（本亦作扞）矣夫（本亦無夫字）
經十三年
伯盧（本亦作廬）
傳十三年
畢我（本亦作俾）痍（本又作夷）我寡君（讀者亦作寡人）迓（本又作訝）欣時（徐云或作款荣公羊傳作喜時）
傳十四年
叔傲（本又作敖）
傳十五年
向帶（本又作帶）
經十六年
刜公子（依字作刜）
傳十六年
奸時（本或作干）而罷（本亦作疲）吾不復見子矣（一本無復字）集睦（集又作鯆音同）范匄（本又作丐）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潘尫之黨（一本作潘尫之子當來注云潘尫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皆無子字）三日穀（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君幼（本或作君幼弱）而後食（一本作辟伯而後食）
傳十七年
反自鄢（一本又作自鄢陵）爲軌（本又作宄）
傳十八年
不從（本亦作縱）辛巳（服虔本作辛未誤）弁糾（弁本又作卞）以惡曰復入（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

襄公
傳二年
正輿子（本亦作與）爲不哲矣（一本作不爲哲矣）棄力（服本作棄功）誰暱（本又作泥）
傳四年
攸家（本或作攸處）
傳六年
遷于郳（本或作遷萊于郳萊衍字）
傳八年
今辟（本多作譬字後放此）
傳九年
畜水（本又作蓄）皇鄖（本亦作鳳）四庸（本又作墉）般庚（字亦作盤）鄟門（本亦作專）期弁（本亦作林）
經十年
偪陽（本或作逼）
傳十年
伯輿（本又作與音同）閨竇（本亦作圭）則何謂正矣（何或作可誤也）
傳十一年
茲命（本或作[illegible]）
傳十三年
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讀爲句）焉用之（本或作將焉用之）
傳十四年
狐狸（又作貍）汰侈（本或作泰）厚成叔（厚本或作郈音同）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侯衍字也）蒸袖（本又作褻）言衛侯（徐作衛侯）卬之（本亦作仰）雷霆（霆本亦作霆）[illegible]祀（本或作之祀誤也）以從（本或作縱）不壞（服本作壞）
傳十五年

堵荀本或作朐

傳十六年

孟孺本又作鴝子速本亦作遬釋感本亦作蹙

傳十七年

其傷一本作瘍音羊瘈狗字林作狾九世反云狂犬也○悉案漢書同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麤本又作麄

衰本又作縗

傳十八年

純留地理志作屯乃弛本又作施之萩本又作秋及濰本又作維遶本又作蔿

傳十九年

不可舍本亦作唅輯睦本又作集仲本亦作中

經二十一年

以漆本或作柒徐音七

傳二十一年

弗應一本作不應馨勳書作訓傚之或作效其枚本亦作板

傳二十二年

差池池徐本作沱直知反燔焉本又作膰

傳二十三年

墨縗本又作衰申鮮虞之傅摯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牢成一本作罕成廷

本亦作鋌新樽本亦作尊

傳二十四年

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婁本或作樓路口反部婁小阜也

傳二十五年

孟公綽徐本作卓音同使偃取之本或作娶字婪也本又作鬯干掫服本作諏

子須反云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妃

胡公本亦作配不說詩作閱

傳二十六年

頷之本又作頷五感反搖頭也先輅本亦作路將仲子兮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惠廧

或作牆有共本又作供晨厭本又作壓娶於本又作取

傳二十七年

內我本又作納不鄉本亦作嚮之蠹本又作蠱蔽諸侯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无

咎本亦作無

傳二十八年

慶嗣本或作嗣副誤必瘁本或作悴故鉏本或作故公鉏者非黃崖本又作厓徵過張後

反當也本或作懲誤

傳二十九年

取弁本又作卞祇見服虔本作祇云適也晉杜本皆作多音同將及矣本或作將及矣者非召

南本亦作鄙至矣哉一本無矣字有感本亦作憾舞韶本或作招音同禪湛本亦作諶

傳三十年

問王子圍之爲政一本無圍字服虔王肅本同使走使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禮者

嗚呼本又作烏乎平時本或作峙于宋大廟一本無大字出出鄭注周禮引此作詘

詘劉昌宗亦音出大夫教本亦作儆服本作放云淑放也與子上用兩珪質于

河一本作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別爲句大人之忠儉者本或作大夫者非

傳三十一年

人生幾何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渚竈徐本作竈大誓本亦作泰比及葬一本無及

字襪本又作縿亦作襪下同閈杜云門也或作閉寺請者因考左傳皆作各字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供詞門耳無爲穿窬寡

君使丐本又作匃臺榭本亦作謝汚人本又作圬同音烏之繹本亦作懌展輿一本作其傷

本又作殺與音同殺之乃立本或作乃自立者誤棐林本又作斐其傷多實多

將厭本又作壓令聞本亦作問棣棣本又作逮

昭公

經元年

莒展出奔吳一本作莒展輿○悉案從二傳

傳元年

布几本亦作机所擁本又作壅持之本或作恃誤滅之詩作烕弁端委本亦

作弁冕端委亦遠績功遠績禹功一本或作亦櫜甲本或作橐視陰本亦作蔭翫歲

又作玩貪也又阨本又作隘方震本又作娠能御本亦作禦

傳三年

守適本或作嫡嬪廧本又作牆在衰本亦作縗種種徐本作董董音同草勇反短也

傳四年

何鄉本又作嚮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播於徐云字或作𢷾敷衰反使

寘本或作實

傳五年

輔櫟本又作轢

傳六年

而儌本又作邀寺人本又作侍強句本或作叫士鞅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曰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案士文伯名匄亦名匄無妨今相混亂卽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王者

傳七年

黃能能亦作熊音雄獸名能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旣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堯殛本又作極負荷本亦作何

鶺本又作脊鴒本又作令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或憔詩作盡

傳八年

嗣吉何建本或作可建

傳九年

畢朔本又作隉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孺子本亦作鴉

如下本又作芐魅本又作魑屠祿記作杜蒯蹶本又作㩞

傳十年

先伐諸一本無諸字截周詩作哉䙡民詩作示在袞本又作衮惡寺

人柳寺又作侍

傳十一年

非肨本又作胖遂氏本又作爲之蒐本又作蒐物又反副卒也說文蒐從艸不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

作更字

傳十二年

而堋(禮家作室)守于(本亦作衍)司馬髮(本亦作哲)王皮冠(一本作[illegible]子皮冠)執

鞭(必綿反或單旁作更者五孟反非也)呂級(本又作汲)如響(本又作嚮音同)八索(本或作索)

傳十三年

史狎(本或作𤞞音同)入鄢(本或作至)觀從謂子干(本或作胥子干曰)詬天(本又作詢)五人齊(本又作濟)苛慝(苛本或作荷音同下同)以蒲(本又作蒱亦作扶)伏(本又作匐)

子服湫(案子服湫又作子服椒止一人耳)

傳十四年

庾與(本亦作輿)無厭(本又作饜)

傳十五年

戴(本又作截)荀櫟(本又作𤕤)樽以(本或作尊又作罇)

傳十六年

成賈(本或作價)賓晡(晡或作餔)子蟜(說文作蠿云蟲蛀也在河干多二反)

傳十七年

鴟鵂(本又作雊)

傳十八年

壬午大甚(本或作火甚)將有大祥(本或作火祥非也)而鄉(本亦作向)

傳十九年

以持(本或作恃恃怙之恃非也)甃婦(依字作甃)上之人亦諜(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諜)札(字林作𣦸壯列反云夭死也)瘥(字林作瘥)勞罷(本或作疲)

經二十年

侯盧(本又作盧力於反)

傳二十年

終夕與于燎(一本作終夕與于燎)其詢(本或作詬)不媿(本又作愧)斬艾(本又作刈)

已責(本或作債)自佃(本亦作田)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為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專壹(董遇本作摶音同)爽鳩氏樂之(一本作之樂)盡之(本或作盡殺之字誤)無(本又作毋)

傳二十一年

泠州鳩(字或作伶或作冷非也)張匄(本亦作丐)豐愆(本或作衍)舊鄘(本或作墉)揚

儆(說文作儆云戒也)赭邱(邱又作丘)莊堇(本或作莊董又)則關(本又作帶下同)扶伏(本或作匍匐同)

傳二十二年

樊頃子(本或作須字)奔平時(一本作于平時下同本或作平壽誤)于社(本或作杜下皆同)

傳二十三年

期馬(本又作春)

傳二十四年

鬷不(本又作鬷)瓶之(本又作鉼)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本或作洗于河)

王定而獻之(本或作王定之)

經二十五年

鸜(本又作鴝音劬)

傳二十五年

車轄(本又作舝)姻亞(本亦作婭)與禱(本或作謊)申夜姑(夜本或作射音亦夜又音亦)又

愬(又作訴)介其(又作芥○恩案史記同)侍人(本亦作寺人)可畜(本亦作蓄下皆同)將蘊(本亦作薀)西北隅(本或作塢)齊於(本又作齋)

傳二十六年

眴(本又作眴同卓覘)須眉(本又作鬚)䳗(本又作催)女寬(本亦作汝)以藩(亦作蕃)降妖(本又作訞)無獄(本又作猷)濫(本又作湯)不諂(本又作慆他刀反疑也)少惰(本亦作惰同)工賈(本亦作商賈)

傳二十七年

堀室(本又作窟)

傳二十八年

多僻(本又作辟)鬒黑(說文作㐱又作鬒云稠髮也)無饜(本亦作厭)忿纇(本又作類)是豺(本又作財)唯此文王(詩作維此王季)

傳二十九年

蓐收(本又作辱)在乾(本亦作軋)其巛(本又作坤)

傳三十年

且徵(直升反明也本或作懲誤)吾好(一本作若好矣)以肆(本又作肄以制反下同勞也)

傳三十一年

羸而(本又作儽)

傳三十二年

俾我(本又作卑)仞溝(本又作刃)書餱(本又作𩜾)世從(本亦作縱)

定公

經元年

殺叔(本又作敊)

傳二年

以敲(說文作𣪘云擊頭也字林同又或作𣪛或作𣪘口交反)

傳三年

鉼水(本又作瓶)

經四年

公孫生(本又作姓音生)

傳四年

大輅(本亦作路下皆同)倍敦(本亦作陪)典策(本又作冊亦作筴或作篇皆初革反)甫田(本亦作圃)

之昭(說文作詔)宋王臣(王本或作壬如林反)寘(本或作真之豉反)阬(本或作塩)鑢金(本又作鑪)

草茅(今本多作莽下同)

傳五年

璵(本又作與)闓輿(本又作與羊汝反)

傳六年

盤鑑(盤又作槃)小惟子(本又作帷亦如字)姑蕕(又作蕕)

經八年

陳侯柳(本或作抑)

傳八年

鄟澤（本亦作傳音同）說甲（本又作稅）
傳九年
頃覆（本又作傾）之斬（本或作如喙之有斬非也）幘（說文作幘音義同）
傳十年
秕（又作批）城其西北而守之（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在揚水卒
章（本或作揚之水卒章）
傳十二年
子爲不知（一本爲作僞）
傳十四年
自剄（本又作刎）於廷（本又作庭）桃甲（本又作姚）妻豬（字林作豬力付反云求子豬也）艾（字林作豭
音艾三毛聚居者）少君（本亦作小君）
哀公
傳元年
夫椒（椒又作㭘）去疾（本又作去惡）之績（一本作迹）可俟（本又作俟）天有菑
癘（本或作天無菑癘非）妃嬙（本又作嫱或作牆）夫先自敗也已（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
傳二年
而滅其（滅或作戕者殘）毙于（本亦作斃）傳傁（又作叟）嘔血（本又作㕵）
傳三年
脂轄（本又作鎋）道還（本又作環）
經四年
公孫姓（本又作止）
傳五年
疾疢（本或作疹丑刃反）賓犂（犁或作諸）
傳六年
五辭（本又作辞）楚昭王知大道矣（本或作天道非）夫璃子（璃或作㒟）
經七年
于繒（一本作鄫）

傳七年
羸以（本又作㒟）擊柝（字又作㯓）
傳八年
詬之（本又作訽）水潦（本亦作潦溺也口思反說文同）析骸（本又作骨）脊之（本又作㖨）
傳九年
公孟綽（本又作卓）
傳十一年
御諸（本又作禦）不成丈夫也（本或作大夫非）策其（本或作筴）能默（本亦作嘿）
嬰童（本亦作僮）服脯（字亦作䐁）具含玉（本又作唅）㱣以（一本作㱣之以元纁）元纁
（本亦作紉）餽賂（或作䞓）子愁（一作悴）
傳十二年
取于（本亦作娶）王暢（一本作士暢）
經十三年
許男成（本或作城）
傳十三年
龜則（本或作麗）殺其丈夫（本或作大夫誤）
傳十四年
御之（本亦作禦）介麋（本又作麇）三日齊（本又作齋）
傳十五年
廹孔悝（本又作叔悝）
傳十六年
返祏（本亦作反）有熊宜僚者（本或作熊相宜僚）使與國人（一本與作與）
傳十七年
乘衷甸（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傳中佃一轅車也）率賤（本又作帥）州麥（本又作都）不諂（本又作諂）
有憾（本又作感）
傳十八年
昆命于龜（本或依尚書作昆命于元龜）

傳二十四年
僾言（字林作𠍂云僾言意不悅也于例反）
傳二十五年
以鉤（本或作拘）
傳二十六年
掘褚（本或作褶明忽反）孫於陳（本亦作遜）
傳二十七年
早下之（一本早作早）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六

春秋公羊傳

隱公

元年。儀父（本亦作甫）

五年。自陝（失冉反何云弘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召公（又作邵）

桓公

元年。于越（本亦作粵）

四年。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所求反簡擇也）

五年。蝝（本亦作蝝說文作蟓或蝝字）

六年。嚴公（本亦作莊案後漢諱莊改為嚴）

八年。曰祠（本又作禴）

十一年。于折（一本作祈）

莊公

元年。協榦（路旦反本又作幹亦作扞皆同扞蔽也）

七年。辛卯夜（一本無夜字）

十二年。公博（字書作搏）萬臂（本又作辟婢亦反）

十四年。于鄄（本亦作甄規面反）

十七年。積也（本又作漬）

二十年。大瘠（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二十四年。斷脩（本又作服音同）

二十五年。營社（本亦作縈）

三十二年。無倮（無本又作巫）

僖公

元年。而縊（一本作縊於革反）苫挐（一本作茹音同）

二年。垂棘（一本作棘音同）牽馬（本又作擧音同）

四年。卒怙（一本作惦一本作怙）

十六年。磌然（本或作砰八耕反）

經典異文輯卷六 七

三十一年。大山（本亦作泰音同）

三十三年。于殽（本又作肴）歎（本或作欽同）隻輪（一本又作易輪跪仲舒云車皆不還）破不得易輪殺

文公

二年。彭衙（本或作牙）隮僖（本又作躋）喪取（本亦作娶）

七年。眣晉（音舜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眣本又作睒音同）

八年。于暴（本又作曝）

九年。使椒（椒一本作萩子小反）

十年。女栗（本亦作汝）

十二年。諓諓（尚書作戔戔）善竫（本或作諞皮勉反本作淺七全反）

十三年。犅（詩作剛）公盉（一本作濤）于斐（本又作裴）

宣公

六年。有人何（本又作荷）

成公

二年。公子手（一本作午）佚獲（一本作失）而闕（本又作跂）逆跛（本又作跘）

四年。伯臤（本或作堅）

十一年。郤州（本亦作犨）

十三年。伯盧（本亦作廬）

十五年。世子戍（本或作成）

襄公

九年。宋火（二傳作災）

十六年。溴梁（本又作湨）若贅（本又作綴）旒然（本又作流）

十九年。橋蹇（本又作蟜）

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

二十四年。仲孫偈（本又作褐亦作羯）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咸（本又作減）

二十七年。鸛繫（鸛本又作[?]）

二十九年。僚馬（鳥本又作遼音鳥）

三十年。傅母（本又作姆）

昭公

四年。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

八年。廋（本亦作蒐）

十二年。公子整（或作憖）

十五年。夷昧（本亦作末）

二十年。兄輒（左氏作縶）

二十二年。大廋（本亦作蒐）

二十四年。鬱釐（本亦作郁釐）

二十六年。鄟陵（本亦作專）

二十七年。邾婁快（本又作會）

三十一年。荀櫟（本又作𣝗又作濼）慹天（本亦作新）盱（本或作盻一音兮）

定公

元年。仲幾（本或作機）不衰（或作蓑）

四年。邵陵（本或作召）鮮虞（本或作虞）

八年。曹竫（本亦作靖）鏤其（本又作鏤本或作鈒鏤）蒲圃（本又作圃）驟馬（本又作鞶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莊門（本或作嚴）郤反（本又作邦）說然（本又作脫）

十三年。大廋（本又作蒐）

十四年。醉李（本又作檇）于堅（本又作擊音牽）曰皤（本亦作皤又作嶓）

哀公

一年。于粟（一本作秩）

五年。城比（本又作[?]亦作庇）

六年。色然（本又作[?]居青反驚駭貌本或作垝）

八年。及僤（字林作嫜）

十二年。蝝（本亦作蠡）

經典異文輯卷六

十三年。男成(本亦作成)彄夫(一本作彄音同)

十四年。有麋(本又作麇亦作麕)

春秋穀梁傳

隱公

元年。曰舍(又作晗)出竟(本或作境)

二年。日有食之(本亦作蝕後皆放此)宋繆公(本亦作穆)

四年。祝吁(詩作州吁)君完(本又作兒音完)

十年。伐載(本或作戴)

十一年。犆言(本或作特)

桓公

元年。弟殺(本亦作弒下同)大山(本亦作泰)

二年。宋督(本又作特)爲討之鼎(糜氏云討或作糾)

三年。諸母般(一本作槃盤通)覲迎(一本作逆)

四年。秋曰蒐(糜氏本作搜)

六年。會紀侯(左氏作杞侯○案今左氏本作紀)

九年。射姑(射糜氏本作亦)伉諸(本又作亢)

十一年。夫鍾(糜氏本鍾作童音鍾)

十四年。弟御(本亦作禦)以共(一本作供下同)三宮(糜氏宮作官)兼句(一本作甸)

十八年。之伉(一本作亢)

莊公

元年。孫于(本亦作遜)

四年。饗齊(本又作享)

七年。辛卯昔(本或作宵同?)

十年。獻武(本亦依古氏作[illegible])

十八年。遄於我(遄一本作介)有蜮(本亦作蜮)

十九年。遄我(本又作介)

二十二年。禦寇(又作御)

二十三年。射姑(本或作亦)

二十七年。洮(本或作桃)

二十八年。築微(左氏作麋○案今左氏本作郿)

三十年。分子(分本或作介)

三十二年。以齊(本亦作齋)

閔公

元年。洛姑(一本作路姑)

二年。孫于(本或作遜)

僖公

元年。是鄉(本又作向)于檉(一本作打)于偃(一本作郾)

七年。寗母(左氏作寧)

八年。以鄉(本又作向)

九年。禦說(本亦作御)詭諸(左氏作佹諸)

二十二年。司馬子反(左傳作子魚)

二十七年。齊侯昭(或作照非)

二十三年。百里子(如字或作伯誤也)唫(本作崟音吟)

文公

二年。士穀(本又作穀九年同)

七年。壬臣(本或作王臣)

八年。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

九年。使萩(或作萩)

十一年。佚害(害本又作宕?)

十四年。殺其(本又作弒)

宣公

八年。舒鄝(本又作蓼)

十年。饑(本或作飢)

十三年。先穀(一本作穀)

十八年。繒子(本或作鄫)挩殺(或作捝昔木反?)

成公

二年。僑如(本又作喬)鄉之(本又作嚮亦作向)

五年。無續(本或作犢)

七年。斛角(音求角也本或作觓非)所能(亦作耐)

十八年。士匄(本又作丐)

襄公

七年。于鄬(本又作鄬于詭反)髡(本又作郤?或作顅?)

八年。公子濕(本又作隰同音)

十二年。圍郃(本又作台)

二十六年。侯衎(本作行)

二十九年。寺人(本又作侍人)

三十年。子般(本或作班)

昭公

七年。鄉(本亦作嚮)

八年。御聲(本或作聲)搶禽(本亦作掩)

十一年。子虔(或作乾)

十七年。弟子(本亦作季)

二十年。自夢(夢本或作虔?)

二十三年。子盈(本亦作逞)

二十五年。鸜(本又作鸛音灌)公孫(本亦作遜)

三十一年。荀櫟(櫟舊作躒)

定公

十四年。孰曰膰(本或作燔)

論語

學而

有朋有或作友非孝弟本或作悌下同傳不鄭注云魯讀為專道本或作導毋友本亦作無

摩一本作磨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爲政

衆星共鄭作拱先生饌鄭作餕錯鄭本作措投也孝乎一本作孝于十世

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八佾

撤本或作徹嗚呼本或作烏乎繪事本又作繢

公冶長

彫本或作凋賦梁武云魯論作傅聞一本或作問字非糞本或作糞同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

雍也

今也則亡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文質

彬彬說文作份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述而

默而俗作嘿燕鄭本作宴不復本或無復字無誨魯讀爲悔今從古執鞭或作鞕

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齊本或作齋爲樂本或作嫣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

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君娶本今作取

正唯魯讀正為誠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誄曰說文作讄或云作讄禱業周禮注同蕩

蕩魯讀坦蕩為坦湯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

泰伯

民無得本亦作德驕且吝本亦作悋

子罕

空空鄭或作悾悾冕鄭本作弁置本又作櫝衣弊本今作敝狐貉當作貈後彫當作凋

末之或作未者非

鄉黨

使擯本又作儐同沒階一本作沒階趨進下如魯讀下為趨紾本又作袗不佩

從玉旁非齊必本或作齋魚餒本又作餧瓜祭魯讀瓜為必人儺魯讀為獻於阼本或作祚

作於阼階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賜腥說文字林並作胜杝本或作施時哉一本作時

時哉共之本又作供

先進

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踐迹本亦作跡饑本亦作飢

鄭本作飢之撰鄭作僎讀曰詮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莫春本亦作暮而

歸鄭本作饋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顏淵

也訒字或作仞饑鄭本作飢辨惑本亦作或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

無倦本亦作券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草尚本或作上錯諸或作措

子路

曰毋倦本今作無繈又作襁毋欲本今作無疽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憲問

宮适本又作括草創當作刱蔬本今作疏子曰衞靈公之無道

一本作子言本又作何栽簡本亦作投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方人鄭本作謗荷蕢

衞靈公

問陳本今作陣絕糧鄭本作粻蠻貊說文作貉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鄭本無此章有云古皆無此章

季氏

邦域邦或作封於匣本今作柙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邦內鄭本作封內

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佚遊本亦作逸在得或作德非

陽貨

歸孔子鄭本作饋莞爾本今作莞穿踰本又作窬與哉本或作無期已久

矣一本作也徼以鄭本作絞

微子

齊人歸鄭作饋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滔滔鄭本作悠悠

荷蓧本又作條又作莜說文作莜而芸多作耘字朱張鄭作侏鼓亦作鼗不弛今作施

子張

距本今作拒儼然本或作嚴洒埽本今作掃抑末或作未非也

堯曰

內本今作納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經玩二十卷

國朝沈淑編淑有周官翼疏已著錄此書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為六卷次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錄春秋左傳中國土地名職官器物宮室之類為四卷次輯註疏十三經瑣語為四卷其檢核之功頗為勤篤然無所考證發明若毛詩異文補之全引偽申培詩說尤失考也

陸氏經典異文補

沈淑 著

經典異文補卷一

周易

乾

蜚龍 史記武

亢龍有悔 說文

元者體之長也 襄九年左傳

嘉德足以合禮 上同

硈乎其不可拔 晉穆姬繇○硈苦角切

屯

六二乘馬驙如 說文○驙張連切

否

否極則傾何可長也 京房易

嗌

嗌乾舎 說文○舎阻史切

无妄

不耕穫不菑畬凶 坊記

離

百穀草木麗于地 說文

君子以繼明照于四方 京房易

日厢之離 說文今俗別作昃非是

恒

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緇衣

困

困于槷鼿 說文

井

井泄不食 史記屈原傳

漸

鴻漸于般 史記武帝紀

歸妹

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僖十五年左傳

巽

喪其齊斧 漢王莽傳

繫辭

夫乾寉然 說文

犕牛乘馬 說文犕平秘切

重門擊柝 漢王莽傳

臧之中野 劉向傳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漢楚元王傳

雜而不逖 說文

說卦

燥萬物者莫暵乎離 說文

附軼語

君子慎始差若毫氂謬以千里 經解

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 漢東方朔傳

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 說文

尚書

堯典

便章百姓 史五帝紀

合和萬國 史五帝紀

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 史五帝紀

敬授民時 史五帝紀○漢書歷律志同

居郁夷 史五帝紀

宅堣夷 說文

宅嵎鐵 尚書璇璣鈐等書

曰暘谷 說文

敬道日出 五帝紀

辨秩東作 馮相氏注後平字倣此

便程東作 五帝紀後平秩字倣此

鳥獸字微 五帝紀

南譌 五帝紀馮相氏注同

南僞 漢王莽傳讀曰訛

度西曰柳穀 鄭人注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

敬道日入 五帝紀

便在伏物 五帝紀

厥民燠 五帝紀

鳥獸毴髦 說文○毴而尹切又人勇切毛盛也

稘三百有六旬 說文○稘居之切復其時也

旁救僝功 說文

旁逑孱功 說文

舜典

舜讓于德不怡 今文尚書

舜讓于德不懌 五帝紀

辯于羣神五帝紀○辯音徧

揖五瑞五帝紀漢郊祀志

至于岱宗祡五帝紀說文同

修五禮五樂漢郊祀志

二生一牲死史封禪書五行志

至于祖禰廟五帝紀

眚災過赦五帝紀

惟刑之靜哉五帝紀

流共工于幽陵五帝紀

黎民祖飢今文尚書

黎民始飢五帝紀

五品不馴五帝紀

五品不訓殷紀

五品不遜說文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五帝紀

直哉惟靜潔五帝紀

教穉子五帝紀

教育子說文

八音克龤說文

殄偽振驚朕師五帝紀

絀陟遠近五帝紀

大禹謨

春秋左傳引此俱作夏書疏云以述禹事故也杜注傳所引此篇俱云逸書杜不見古文故也

勿使壞文七年左傳疏云俾亦使也一字倒耳

惟能蔽志哀十八年左傳

皐陶謨

庶明高翼史夏紀

知人則悊漢書五行志

蚤夜翌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史夏紀

無教逸欲有國兢兢業業漢王嘉傳欲字無

益稷

容畎澮距川說文

以昭待上帝命夏紀

作繢司服注

璪火黺米說文

希繡司服注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漢律曆志

來治滑夏紀

遷以記之說文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僖二十七年左傳注云虞夏書○疏云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爲夏書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

傳納以言漢文帝紀

無若丹朱奡說文

堋淫于家說文

予娶嵞山說文

邜成五服說文

簫韶大成說文

陟天之命夏紀

股肱喜哉夏紀

百工喜哉夏紀

元首叢睉哉說文○睉昨禾切細碎也

禹貢

禹傅土夏紀

行山表木夏紀

隨山栞木漢地理志

定高山大川夏紀

冀州既載夏紀載斷注孔傳句同

至于衡章漢地理志

大陸既爲夏紀

鳥夷皮服夏紀地理志○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爲島則唐初亦作島字今本作鳥蓋開元中所改

夾右碣石入于海夏紀

濟河惟沇州夏紀

泲河惟兖州地理志

雍沮會同夏紀

其土黑墳夏紀厥皆作其

厥草惟繇說文

厥棐織文地理志

浮於濟漯通於河夏紀

惟甾其道地理志

海濱廣潟夏紀

海瀕廣潟地理志泗瀕同

其篚酓絲夏紀

大野既都夏紀○後豬字倣此

大埜既豬漢書

草木蔪苞說文○蔪慈冉切

竹箭既布夏紀

瑤琨筱簜說文

均江海夏紀地理志同

沱涔既道（夏紀○後放此）
沱灊既道（地理志）
雲夢土爲治（夏紀○蔡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未知孰是）
厥貢羽旄齒革（地理志）
厲砥砮丹（地理志）
伊雒瀍澗（漢書）
滎播既都（夏紀）
導荷澤（漢史）
道荷澤（夏紀導皆作道）
被明都（夏紀）
被盟豬（地理志孟津同）
其篚纖絜（夏紀）
汶嶓既蓺（夏紀○後嶓字放此）
其土青驪（夏紀）
西頃因桓是來（漢）
終南敦物（史）
三危既度（史）
厥貢惟璆琳琅玕（史）
昆侖（史）
昆崘（漢）
渠叟（地理志）
踰于河（夏紀）
至于負尾（夏紀）
至于大邳（夏紀）
至于大伾（爾雅注）
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史河渠書）
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溝洫志○蓋漢時語也）

嶓冢導瀁（夏紀）
又東爲蒼浪之水（夏紀）
又東至于醴（夏紀）
泆爲滎（夏紀）
軼爲滎（地理志）
四奧既宅（夏紀地理志同）
三百里納戛服（地理志）
二百里任國（夏紀）

甘誓

天用剿絕其命（說文）

五子之歌

襄四年左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疏云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哀六年左傳疏云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文繼紀綱隸師讀不同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事肅注尚書其言多與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胤征

聖有謨勳（襄二十一年左傳注云逸書）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三年左傳蓋述此書語小異耳）

湯誓

予其大理汝（殷紀）

仲虺之誥（殷紀）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左傳疏云傳取仲虺之誥之意改爲之辭）

伊訓

惟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
誕資有牧方明（漢律曆志○蔡傳云不載以朔皆非朔日也漢書有朔字未知孰的）

太甲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緇衣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天當爲先告字之誤也）
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緇衣○去中間損乃除此惟依兩二句）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表記）
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左傳引此注云逸書○說見前）
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緇衣）

咸有一德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緇衣○說見前）

盤庚

若顛木之有甹櫱（說文）
王譒告之（說文）
今汝懖懖（說文）
予亦炪（說文○火光也）
相時憸民（說文）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隱六年左傳）
汝則有逸罰（爾雅注疏云案盤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費誓云汝則有常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在今文字）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哀十一年左傳疏云字少于書引之畧也）
憂腎陽（書疏引夏侯等書）

兌命（禮記注云兌當爲說）

傅險（殷紀）

若藥不瞑眩 說文
惟甲冑起兵 緇衣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
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
敬孫務時敏 學記
惟學學半 學記
高宗肜日
天既附命正厥德 殷紀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孔光傳
典祀無禮于弃道 殷紀
西伯戡黎
西伯堪黎 爾雅注
西伯㦰鼃 說文
西伯戡飢 殷紀
西伯戡阢 宋世家
微子
今殷其典喪 宋世家
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 宋世家
我興受其退 說文○衛遺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史周紀作十一年十二月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注云今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疏云今大誓謂馬融鄭元王肅等所注者也漢初尚書惟得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不知書有百篇也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通爲二十九篇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今之大誓皆無此言是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本經杜注蓋初亦未見其本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內有泰誓三篇諸傳所引大誓之文悉皆有之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成二年左傳疏云引其書非本文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昭二十四年左傳注云今大誓無此語
牧誓
逷矣西土之人 爾雅注
微盧 周紀
偁爾戈 爾雅注
是宗是長 漢谷永傳
尚狟狟 說文
如豺如離 周紀
武成
釗我周王 爾雅注逸書恐即武成文昭釗音義同
洪範
左傳引此俱作商書疏云箕子商人故也
我不知其彝倫逌敘 五行志
不從洪範九等 宋世家
彝倫攸斁 說文
羞用五事 漢五行志
叶用五紀 五行志
饗用五福 谷永傳
畏用六極 宋世家五行志同
土曰稼穡 宋世家穡傳釋漢字似當從史記
思曰容 五行志
明作智 宋世家
傅錫傅言 宋世家
于其無惡德 疏定本
無有作妞 說文○妞呼到切

于帝其順 宋世家
內友柔克 宋世家
沈漸剛克 文五年左傳
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 宋世家
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 大卜注蟊音蒙
曰卟 說文
稽疑 宋世家
三人占從二人 成六年左傳
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公羊注
曰艾時陽若曰哲時奧若 五行志
曰舒恒燠若 疏鄭王本
曰霧恒風若 宋世家
曰霿恒風若 五行志○霿莫豆反
王眚惟歲 宋世家
旅獒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僖五年左傳注云逸書疏云師讀不同
金縢
乃自以爲質 史魯世家
戴璧秉圭 魯世家
無墜天之降葆命 魯世家
翌日乃瘳 爾雅注
我之不辟 說文○辟必益切治也
王亦未敢訓公 魯世家
大誥
天棐諶辭 漢孔光傳
矧弗肯構矧弗肯穫 疏定本弗衍字
康誥

惠不惠茂不茂 昭八年左傳

乃大明服 僖二十二年左傳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僖三十三年臧曰見引康誥之意耳非全文也

酒誥

盡執抲 說文○抲虎何切

梓材

至于媰婦 說文○媰書曰婦人妊身也

惟其斁丹雘 說文

洛誥

無若火始庸庸 漢書梅福傳

乃惟孺子攽 說文○攽字攽

公無困我 漢杜欽傳吳氏曰當以我爲正

無逸

言乃讙 檀弓說云讙讙字相近

密靖殷國 魯世家

惠于鰥寡 谷永傳

其無淫于酒 谷永傳

君奭

在昔上帝句周田觀文王之德 緇衣注云古文周田觀爲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昭武王惟冒 說文

蔡仲之命

愼始而敬終以不困 襄二十五年左傳注云逸書此蔡仲之命文學者各傳所聞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多方

有夏之民叨懫 說文○懫

上不碁于凶德 說文

立政

常敀 說文

在受德忞 說文○忞讀若旻

焯見三有俊心 說文

勿以譣人 說文

君陳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

顧命

布重莫席 說文音同

陳宋 說文○宋徒切寂也

一人冕執鈗 說文○蔡傳云當作鈗

畢命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律歷志孫傳云此僞作者傳湘轉語附其年月不辨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

君牙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句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緇衣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流云此作資鄭又讀資爲至以不見古文故也

臩命 周紀

甫刑 禮記孝經

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漢刑法注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太宰注

敁攘矯虔 說文

苗民匪用命 緇衣

刖劓斀黥 說文

臏宮劓割頭庶剠 書疏見侯等書

德威惟威 表記

悊民惟刑 漢刑法注

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表記

播刑之不迪 緇衣注云不衍字

惟訊有稽 周紀

惟緢有稽 說文○緢式儦切

無簡不疑 周紀

其罰百率 周紀○率音刷

其罰倍灑 周紀

其罰六百鍰 周紀六作五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句咎在厥躬 漢武帝紀

肹誓 魯世家

柴誓曰敿乃擭 魏氏注○柴費音同

三隧 魯世家

秦誓

惟諓諓善諍言俾君子易怠 文十二年公羊傳

昭昭猗 說文○古文斷

附逸書

書序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孔傳汨治作興也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傳告來居治沃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疏云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咎單作明居（孔傳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
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孔傳原臣名）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
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歸周公于東作歸禾（異畝同穎魯世家作異母同穎）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告周公作亳姑

左傳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聖作則（昭六年）
夏書曰昏墨賊殺（昭十四年）
命以唐誥（定四年注云唐誥周書篇名也）
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哀二年傳注疏云或曰周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尤非尚書之類）

爾雅注

逸周書曰文翰若彩雞

史記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齊世家索隱偽孔本文）
周書曰欲起無先（楚世家）
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蕭何世家）
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三王世家）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君傳）
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
用斧柯（蘇秦傳）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蔡澤傳）
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蒙恬傳）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貨殖傳）

漢書

先其算命（律曆志）

周書武成篇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
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
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律曆志案今本月日小異以下之字今本俱無不知何據何本）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
之大律（郊祀志）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
公曰復哉復哉（董仲舒傳偽太誓文）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陳湯傳）
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商傳）
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
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王莽傳）

說文

逸周書曰大翰若翬雉
不卵不蹼以成鳥獸
士分明之祘（讀若算）
疑沮事闕
朕實不明以侻伯父
圛圛升雲半有半無
竹箭如榗
周書曰稱奉介圭
宮中之冗食
來就惎惎
㹞有爪而不敢以撅

經典異文補卷二

毛詩○國風 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邶鄘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注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

周南

在河之州 說文今別作洲非是

槮差荇菜 說文

葛覃 申培詩說

服之無射 緇衣

云何盱矣 爾雅注

螺斯 申培詩說

桃之妖妖 說文

施於中馗 文選注薛君章

抽觴以女不可求思 韓詩外傳

江之羕矣 說文羕水長也

遵彼汝濆 爾雅注

麟止 申培詩說

召南

亦既遘止 爾雅邢疏

南澗之濱 讀詩記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采藻 說文

于以湘之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亨以鬺之鬺注鬺烹也

蔽芾甘棠 韓詩外傳

勿鬋勿伐 漢書韋賢傳

莩有梅 孟子注莩零落也

江有汜 讀詩記晁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亦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譌也

野麇 申培詩說

何彼襛矣 說文

鄒虞 申培詩說

邶

不可算也 後漢書朱穆傳

晤辟有摽 說文

以畜寡人 坊記鄭注云畜孝也指定姜詩

終風且瀑 說文

壇壇其陰 韓詩

擊鼓其鼞 說文

簡簡黃鳥 太平御覽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宣二年左傳注云逸詩

遙遙我思 說苑

雝雝鳴鳱 鹽鐵論

盱日始旦 易姚注

卬須我友 爾雅疏

密勿同心 文選注

我今不閱 表記

扶服救之 檀弓

能不我慉 讀詩記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無能說文同

柬兮 爾雅申培詩說同

其虛其徐 爾雅

靜女其袾 說文

僾而不見 說文僾仿彿也

播首蹢躅 文選注

籧臺 申培詩說

晏婉之求得此鼀𪓰 說文䁥於殄切目相戲也

鄘

牆有薺 說文

㐱髮如雲 說文㐱之忍切稠髮也

不肖易也 退師鄭注
是褻袢也 說文
鶉之賁賁 襄二十七年左傳
離之奔奔 申培詩說
鵲之姜姜 表記
靈雨既蘦 爾雅疏曰蘦靈音義同
竿旄 定九年左傳
干髦 大中子
載馳 毛鄭作五章蘇氏作四章襄十九年左傳穆叔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夫子據之從蘇氏

衛

赫兮愃兮 說文
碩人之逐 爾雅疏逐軸今古字
菌如瓠棲 爾雅注
翟蔽以朝 巾車注
施罛濊濊 說文
鱣鮪鱍鱍 韓詩
鱣鮪鮁鮁 說文
波滂漣漣 楚辭章句
屢舞咎言 坊記韓詩同
有狐夕夕 齊詩

王

曷其有佸 說文佸古活切
瑒之水 申培詩說
掇其泣矣 韓詩外傳
雉離于罿 說文罿覆車网也
毳衣如璊 說文璊上敢切帛騅色也
大車嘻嘻毛毳衣如璊 說文

鄭

尗于田 申培詩說
襢裼暴虎 說文
彼己之子 韓詩
舍命不偷 韓詩外傳
扶胥 申培詩說
麥秀 申培詩說曰山有以狡童
有靖家室 韓詩靖善也
風雨湝湝 說文湝湝寒也
子袪 申培詩說
叏兮達兮 說文叏土刀切
瑒之水 申培詩說
縞衣綨巾 說文
匪我思徂 爾雅疏曰徂且音義同存也
零露溥兮 呂氏字林
方灌灌兮 漢地理志

齊

東方昌矣 說文
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 地理志顏師古注齊詩作營
並驅从兩豜兮 說文
代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坊記
盧泠泠 韓詩
盧獜獜 說文
載毆 申培詩說
辮則纂兮 文選注薛君章句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魏

葛屨 申培詩說

纖纖女手 文選注
好人媞媞 爾雅疏是釋草句同
欿欿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
三歲貫女 石經魯詩殘碑

唐

瑒之水 申培詩說
素衣朱綃 禮特牲疏魯詩
茉 申培詩說
羔求 申培詩說
生于道右 韓詩

秦

竹柲緄縢 士喪禮注
愔愔良人 列女傳
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
隰有樹檖 說文
胡不承權輿 爾雅注

陳

歌以誶之 楚辭章句作誶予不顧廣韻六至部中有誶字亦引詩作歌以誶止
卬有旨鷊 說文鷊五狄切
勞心慅兮 五經文字
有蒲與茄 爾雅疏
碩大且嬒 說文太平御覽同薛君曰嬒重頤也古外反

檜

羔求 申培詩說
棘人欒欒兮 說文欒臞也
悁人欒欒兮 崔靈恩集注
旖旎其華 楚辭章句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韓詩外傳
中心⿱制心兮 漢王吉傳⿱制心古怛字
匪車嘌兮 說文嘌撫招切

曹

荷戈與祋 禮記注孔疏云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
彼已之子 僖二十四年左傳襄十七年引鄭箋襄同
彼記之子 表記
薈兮蔚兮 說文
婉兮嫡兮 說文
其義一兮 禮記注集注

豳

七月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云豳詩豳風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案鄭說非是當以朱傳為正
一之日滭冹 說文
四之日舉止 漢食貨志
獻肩于公 大司馬注
六月食鬱及雚 說文雚余六切
禾穋種穋 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又作稑
納于勝陰 說文
受福無疆 月令注
隸天之未陰雨 說文
唯予音之嘵嘵 說文
熠熠宵行 說文
四國是匡 韓詩
載蹟其尾 說文
赤舄己己 說文
赤舄掔掔 說文苦閑切

小雅 學記作宵雅申培詩說作小正

周道威夷 文選注薛君曰威夷險也
周道郁夷 漢書地理志顏注言使臣乘馬行于此道也
瘏瘏駱馬 說文
煌萼 申培詩說
莘莘征夫 國語說文同
侁侁征夫 楚辭章句
夫移之華萼不煒煒 藝文類聚
鶺鴒在原 昭七年左傳爾雅同
外禦其侮 僖二十九年左傳
飲酒之飫 說文
伐木所所 說文所所言伐木聲也
吉圭爲饎 士喪禮注
絜蠲爲饎 大戴禮注
吉圭惟饎 蜡氏注疏鄭從三家詩說不同
我出我輿 荀子
出輿彭彭 史記
南山有薹 申培詩說
厭厭夜飲 說文
蓁蓁者莪 文選注
我是用戒 鹽鐵論
伐鼓鼘鼘 崔靈恩集注
振旅嗔嗔 說文
嘽嘽推推 漢書劉歆毀廟議
車工 申培詩說
東有圃草 韓詩圃博也有博大之草也

搏狩于敖 後漢書注
抶拾既次 繕人注
既禡既禂 說文
其慶孔有 爾雅注
伾伾俟俟 說文
駓駓騃騃 文選注薛君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
庭燎 申培詩說
鑾聲鉞鉞 說文今俗作鐵以鉞作斧鉞之戉非是
圻父 襄十六年左傳
在彼穹谷 韓詩
不惟舊因 白虎通
斯干 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賦新宮儀禮下管新宮或曰新宮即此詩
約之格格 冬官注崔靈恩集注同
各有攸宇 大司徒注疏云君子小人各有所居
載衣之褅 說文褅褓也
節南山 昭十年左傳作節
天方薦瘥 說文瘥昨何切殘田也
天子是庳 荀子
不敢不趚 說文趚資昔切
能或滅之 漢書
曾是不億 文中子
協比其鄰 僖二十二年左傳襄二十九年同
速速方穀 後漢書蔡邕傳論顏注詩小雅速速方穀已是注速速陋也穀讀詩亦作轂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
日月鞠凶 漢書
彼日而食 昭七年左傳疏云師讀不同
繁惟司徒 韓詩
閻妻煽方處 漢谷永傳注

寡勿從事 漢劉向傳
讒口嗸嗸 劉向傳韓詩同
傳沓背憎 僖十五年左傳釋文引說文漢
悠悠我悝 爾雅注悝憂也爾雅音義悠悠作攸攸悝顧野王作瘦病也
兩無其極 申培詩說
淪胥以鋪 韓詩記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漢書序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顏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也
聽言則對 新序漢書
謀猶回泬 韓詩文選注作迴穴
歙歙訿訿 漢書
噏噏呰呰 荀子
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
不可暴虎 鹽鐵論
戰戰矜矜 左傳
鳴鳩 申培詩說毛朱作小宛
螟蠕有子 說文
宜犴宜獄 射人注
小卞 漢書杜欽傳
雚葦淠淠 韓詩外傳
我躬不說皇恤我後 襄二十五年左傳
戴戴大猷 說文
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漢書注
趯趯毚兔 史記春申君傳
既微且瘇 說文
縷兮斐兮 說文縷文貌也
哆兮誃兮 爾雅
鉹兮哆兮 說文

咠咠幡幡 說文
棄予作遺 韓詩外傳
瓶之窒矣 說文窒大徑切
苕苕公子行彼周道 楚辭章句
哀我癉人 爾雅癉勞也
東有啟明 爾雅疏
西有長庚 尚書疏
百卉具痱 爾雅疏
亂離斯瘼吾誰適歸 文中子
爰其適歸 宣十二年左傳
匪鷻匪鳶 說文
四牡騯騯 說文騯薄庚切
或憔悴事國 昭七年左傳
自詒伊慼 僖二十四年左傳
靜共爾位 爾雅疏
憂心且怞 說文
以雅以南 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
楚薺 孔叢注
楚資 楚辭章句
馥芬孝祀 文選注
維禹敶之 稍人注疏此據韓詩而言
畇畇原隰 周禮疏韓詩同
取其血膫 說文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漢書食貨志
以我剡耜 爾雅注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食貨志
有晻淒淒興雲祁祁 呂氏春秋

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
桑鳸 申培詩說
兕觵其觩 成十四年左傳
兕觵其斛 說文
匪交匪敖 襄二十七年左傳
匪徼匪敖 漢五行志
頍弁 申培詩說
先集維霓 爾雅注
死喪無日無義相見 韓詩外傳
樂酒今昔 楚辭章句
景行行之 史記孔子世家
以慍我心 韓詩
營營青蠅至于藩 漢武五子傳
營營青蠅至于楙 說文營余傾切小聲也楙藩也
酌彼漮爵 爾雅疏曰鄭箋云康空也康漮音義同
屢舞姕姕 說文姕即移切
仄弁之俄 說文
觱沸濫泉 說文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襄十一年左傳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襄二十一年左傳疏云師讀有異
觲觲角弓 說文
雨雪麃麃 漢劉向傳
曣見聿消 韓詩曣日出也
上帝甚慆 韓詩外傳
垂帶如厲 內則注

瑕不謂矣 表記
淲池北流 說文
大雅 申培詩說作大正
娓娓文王 崔靈恩集注
本枝百世 莊六年左傳
惟周之士不顯奕世 後魏禮志
述修厥德 漢宣元六王傳
上天之縡 揚雄傳
使不使四方 韓詩外傳
聿嬪于京 爾雅郭注
允懷多福 春秋繁露
在郃之陽 說文
其旝如林 說文
坶野洋洋 水經注
自土沮漆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
捄之仍仍 說文
予曰有胥附 尚書注
追琢其璋 追師注
邮彼王瓚 典瑞注[illegible]
古人之無斁 韓詩
此惟予度 論衡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 [illegible]
韓詩亦作維此文王莫其德音樂記亦作莫其德音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 [illegible]
同爾弟兄 [illegible]
白鳥鶴鶴 孟子賈誼新書作皜皜

巨業維樅 說文
應侯慎德 家語注[illegible]
昭茲來御慎其祖父 後漢祭祀志
昄求厥寧 說文昄詮詞也
築城伊淢 韓詩云淢深也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illegible]
虡是鎬京 坊記
不坼不副 說文
禾穎穟穟 說文
瓜瓞唪唪 [illegible]
或舂或抌 [illegible]
后稷兆祀 [illegible]
肆筵設机 楚辭
黃耇鮐背 [illegible]
公尸來燕醺醺 說文
嘉樂 文四年左傳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禮記
于豳斯觀 白虎通
泂泥之卽 職方注
嗣先公爾酋矣 爾雅注
祓祿康矣 爾雅注
毋從詭隨 昭二十年左傳
慘不畏明 昭二十年左傳
是用大簡 成八年左傳
無然洩洩 爾雅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 襄三十一年左傳
以亡背亡仄 五行志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illegible]
有梏德行 緇衣[illegible]
誥爾人民 鹽鐵論
慎爾侯度 襄二十二年左傳
我心慘慘 五經文字
誨爾忳忳 禮記注
國步斯矉 說文
靡所止凝 齊詩
泰風有隧 爾雅注泰風西風也
惟彼不順往以虫垢 韓詩外傳
菽菽山川 說文[illegible]
錫爾玠珪 爾雅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既入于徐 楚辭章句
烝民 申培詩說
不畏彊圉 漢王莽傳
四牡驕驕 說文
鉤膺鏤鍚 說文
娃娣從之 白虎通
武夫潢潢 鹽鐵論
來徇來宣 爾雅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孔子閒居
藐人伎忒 說文
觱沸濫泉 爾雅注[illegible]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

周頌

逡奔走作廟 禮記注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襄二十七年左傳杜云逸詩外傳云何之為殺我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盖

左氏

誐以溢我 說文誐字何切嘉善也

維清 襄二十七年左傳詩序云維清奏象舞引此證象舞之詩

維青 中論詩說

四方其順之 左傳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朱傳岐字絕句沈括云岐有夷之行黃氏日抄與彼作矣相對為句

彼徂者岐 後漢書西南夷傳

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韓詩外傳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說苑

夙夜其命宥密 孔子閒居注云[illegible]之詳也

維牛維羊 隋書宇文愷傳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時邁執競思文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允踐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旨遹 申培詩說

薄言振之 韓詩

鐘鼓鍠鍠磬管鏘鏘 禮樂志注

飴我釐麰 劉向傳作飴我釐麰小麥曰麰大麥也又漢注說文外傳作來麰

待乃錢鎛 冬官注待具里反

在此無射 韓詩

降福孔偕 襄二年左傳

應輮縣鼓 大師注輮音胤

肅雝和鳴 爾雅注

雝 樂師及籥師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雝

武 宣十二年左傳以此為武之卒章

犲犲在疚 說文

弗時仔肩 韓詩外傳

其鎛斯趙 冬官注音同

穧之秩秩 說文穧不也

素衣其紑 說文

戴弁俅俅 爾雅

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

鼐鼎及鼒 史記音義

不虞不驁 史記索隱

酌 宣十二年左傳作汋燕禮內則俱作勺

桓 宣十二年左傳以為武之六章

賚 傳以此為武之三章

鋪時繹思 左傳

於皇明周 白虎通

魯頌

有驈有騂 說文

薄采其茆 白虎通

言采其芹 說文芹力久切自與酒醜為韻作卯叶韻九反恐誤

鬻彼東南 韓詩

不吳不揚 說文吳五乎切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謬甚案朱傳吳音話恐從說文

獷彼淮夷 文選注薛君章句獷覺悟之貌

穜稑菽麥 說文

實始翦商 說文

戎狄是膺荊荼是懲 史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說苑

遂幠大東 爾雅注幠有也孫炎曰所見本異文當在齊魯韓詩

寢廟繹繹 漢儀注

寢廟奕奕 蔡邕獨斷

商頌

那 申培詩說

植我鞉鼓 明堂注

鼗鼓淵淵 說文

亦有和鬻 說文鬻古行切五味盉羹也鬻音和調味器

鬷假無言 昭二十年左傳

奏假無言 禮記

殷社芒芒 史三代世表

奄有九域 文選注

百祿是荷 左傳

率禮不越 漢蕭望之傳韓詩外傳說苑同

聖敬日齊 孔子閒居注云齊莊也

為下國畷郵 鄭特牲注疏云齊魯韓詩也

布政優優 成二年左傳昭二十年同

百祿是揫 說文

為下國駿驪 齊詩謂驪馬也

為下國駿蒙 荀子

為下國恂蒙 大戴禮

荷天子之龍 家語

何天之寵傳奏其勇 大戴禮

武王載坺 說文

武王載發 荀子

則莫我敢遏 漢書

包有三櫱 漢書注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哀五年左傳疏云不與引詩文取其意而

書史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

附逸詩

詩序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黄氏日抄云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爲笙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也亦云唐行上往風樂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瑞七曲有聲無詞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

左傳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莊二十二年）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僖五年士蔿賦注云自作）

河水（二十三年）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成九年）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五年）

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八年）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二十六年國子賦轡之柔矣杜云見周書疏云周書引此云云）

茅鴟（二十八年）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三十年）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昭四年）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十二年）

我無所監夏侯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二十六年）

禮記

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疏云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坊記）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緇衣音義云昔吾有先正云句今詩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無能字或皆逸詩）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注云曾孫侯氏是也）

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樂師鄭司農注詩云以逸詩不知何出）

魯詩云陽如之何（爾雅注）

史記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商君傳）

大武遠宅而不涉（春申君傳）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范雎傳）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武帝紀）

經典異文補卷三

禮記

曲禮

斂髮毋髢 注髢或爲鬄

跪而遷屨 注遷或爲還

共飯不澤手 注澤或爲擇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與或爲予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注士或爲仕

交遊之讐不同國 注交遊或爲朋友

筴爲筮 筴或爲蓍

左右攘辟 注或者攘古讓字

立視五巂 注巂或爲綷

不敢與世子同名 注世或爲太

某有負薪之憂 注憂或爲疾

苞屨 注苞或爲菲

素簚 注簚或爲幦

臨諸侯畛於鬼神 注畛或爲祇

是職方 注是或爲氏

傾則姦 注傾或爲側

庶人之摯匹 注說者以匹爲鶩

檀弓

其慎也 注慎當爲引

布幕衛也幓幕魯也 注幕或爲幦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注蓋皆當爲盍

華而睆 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自敗於臺鮐始也 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

召申祥而語之 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正義云言申與顓聲相近

卜人師扶右 注卜當爲僕

瓦不成味 注味當作沬

公叔木 注木當爲朱春秋傳作戌

縣棺而封 注封當爲窆春秋傳作塴

衽每束一 注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齊穀王姬之喪 注穀當爲告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注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

殷既封而弔 注封當爲窆

咏斯猶 注猶當爲搖

設蔞翣 注周禮蔞作柳

杜蕢自外來 注杜蕢或作屠蒯

杜蕢洗而揚觶 注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 注春秋傳曰公叔務人

與其鄰重汪踦往 注重當爲童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 注陳或作陵楚人聲

曹桓公卒於會 注曹伯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

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 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

邾婁考公之喪 注考或爲定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

行并植於晉國 注植或爲特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注退或爲妥

衣衰而繆絰 注衰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

叔仲衍以告 注衍或爲皮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注凡穆或作繆

王制

百畝之分 注分或爲糞

制三公一命卷 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

以訊馘告 注馘或爲國

西方曰棘 注棘當爲僰

必即天論 注即或爲則論或爲倫

王三又然後制刑 注又當作宥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注膠或作絿

月令

皆修封疆審端徑術 注術周禮作遂

天子乃鮮羔 注鮮當爲獻

置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 注今月令無罘翳爲弋

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注今月令無於時作爲爲詐偽

淫雨早降 注今月令曰衆雨

王瓜生 注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

毋休於都 注今月令休爲伏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 注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命漁師 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注今月令四爲田

民多瘧疾 注今月令瘧疾爲疫疾

執弓挾矢以獵 注今月令獵爲射

乘玄路 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

命太史釁龜筴 注今月令爲釁祠衍字

固封疆 注今月令疆或爲璽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注今月令淵爲深

水澤腹堅 注今月令無堅字

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注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曾子問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注殯當為賓）

殤不祔祭（注祔當為備）

遂輿機而往（注輿機或為餘機）

文王世子

既興器用幣（注幣當為釁字之誤也）

兌命曰（注兌當為說）

禮運

然後飯腥而苴孰（注苴或為俎）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為辯）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為倪）

瘞繒（注繒或作贈）

其居人也養（注養當為義字之誤也）

天子以德為車（注車或為居）

禮器

疏布冪（注冪或作幕）

燔柴於奧（注奧當為爨字或作竈）

周坐尸詔侑武方（注武當為無詔侑或為詔圍）

必先有事於頖宮（注宮字或為郊宮）

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為呼）

故禮有擯詔（注詔或為紹）

犧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

郊特牲

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禴）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為神）

天子存二代之後（注二或為三）

諸侯不臣寓公（注寓或為託）

鄉人禓（注禓或為獻或為儺）

兵乘共粢盛（注粢或作齍）

而君親誓社（注社或為省）

庫門之內（注庫或為廄）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注齊或為醮）

夫也者夫也（注夫或為傅）

血腥爓祭（注爓或為醰）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奠或為薦羶當為馨）

祊之為言倞也（注倞或為諒）

明水涚齊貴新也（注涚齊或為汎齊）

腥肆爓腍祭（注爓或為爛）

內則

糗餌粉酏（注酏當為餰）

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為鯤鯤魚子或作[illegible]也）

麋膚（注膚或為胖）

皆有軒（注軒或為胖）

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股臂漏（注腥當為星漏當為螻）

鵠鴞胖（注鵠或為鶴）

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注軒或為胖宛或作[illegible]）

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為牂）

塗之以謹（注謹當為墐）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注醢或為醯）

舉燋（注燋或為[illegible]）

拂髦（注拂髦或為[illegible]）

宰醴負之（注醴當為禮）

祗見孺子（注祗或作振）

旬而見（注旬當為均）

奔則為妾（注奔或為衒）

玉藻

龍卷（注卷或作袞）

玄端而朝（注端當為冕）

弗身踐也（注踐當為翦）

緇布冠繢緌（注繢或作繪緌或作蕤）

縫齊倍要（注縫或為逢要或為豐）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為獮）

紳韠結三齊（注結或為衿）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屈周禮作闕狄當為鞠塵褖或作稅）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紂旁才）

於士去韋（注韋或作[illegible]）

疾趨則欲發（注欲或為數）

頤霤如矢（注霤或為[illegible]）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枿）

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綏當為緌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

賁桴（注賁當為[illegible]）

有虞氏服韍（注韍或作黻）

故天下資禮樂焉（注資或為飲）

大傳

序以昭繆（注繆當為穆）

殊徽號（注徽或作褘）

少儀

游於說（注說或為申）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爲儀）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肅或爲推）
加夫襓於劍焉（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酢爵僎爵（注古文禮僎作遵酢或爲作僎或爲騰）
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

學記

術有序（注術當爲遂）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依或爲衣）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或爲雅）
呻其佔畢多其訊（注呻或爲慕訊或爲誶）
待其從容（注從或爲松）
比物醜類（注醜或爲計）

樂記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作緣）
大章（注或作大卷）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注肉或爲潤）
獶雜子女（注獶或爲優）
克順克俾（注俾當爲比）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注壎篪或爲塤箎）
石聲磬磬（注磬當爲罄）
則思畜聚之臣（注聚或爲最）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注讙或爲歡動或爲勳）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爲四）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注薊或爲續祝或爲鑄）
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字爲三台字）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注商或爲章）

雜記

以其綏復（注綏當爲緌）
不毀牆（注毀或爲徹）
載以輲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
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
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下大夫以襢衣（注襢周禮作展）
待猶君也（注待或爲侍）
總冠繰纓（注繰當爲澡）
甕甒筲衡（注衡當爲桁）
玄冕一（注冕或謂爲玄冠或爲玄端）
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使或爲吏）
猶是附於王父也（注猶當爲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四十者待盈坎（注坎或爲壙）
雖三年之喪可也（注雖或爲唯）
入自闈門（注闈門或爲帷門）

喪大記

賓出徹帷（注徹或爲撤）
食於篹者盥（注篹或作簨）
無紞（注紞或爲黹）
裁猶冒也（注裁字或爲才）
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注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
君弔則復殯服（注復或爲服）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踊或爲哭或爲浴）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注綠當爲角上綠或爲簍）

大夫殯以幬（注幬或作錞或作埒）
加僞荒（注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
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二（注輴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輇或爲軽）
綍無碑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
咸（注封用禮作窆此封或皆作斂咸讀爲緘）

祭法

相近於坎（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
幽宗。雩宗（注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
顯考無廟（注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

祭義

饗者鄉也（注饗或爲相）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
爓祭祭腥（注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爓腥孰也）
焄蒿悽愴（注蒿或爲藨）
見以蕭光。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
燔燎羶薌（注羶當爲馨）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皆當爲褒）
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
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

祭統

心怵而奉之（注怵或爲述）
以共齊盛（注齊或爲粢）
君執紖（注紖周禮作絼）
士執芻（注芻或爲搊）
百官進徹之（注進當爲餕進徹或供爲徹）
而舍奠于其廟（注舍當爲釋）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 注煇周禮作輝

經解

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 注誠或作成

坊記

貴不慊於上 注慊或爲嫌

言乃讙 注讙當爲歡

大斂於阼 注阼或爲堂

中庸

不變塞焉 注塞或爲色

故栽者培之 注栽或爲茲

踐其位 注踐或爲纘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注敏或爲謀

久則徵 注徵或爲徹

雖善無徵 注徵或爲證

徵諸庶民 注徵或爲證

無不覆幬 注幬或作燾

肫肫其仁 注肫肫或爲純純

表記

安肆日偷 注肆或爲褻

則寬身之仁也 注仁亦當言民

文而靜 注靜或爲情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注入或爲人

終事而退 注事或爲身

唯君子受命於天 注唯當爲雖

故君子之接如水 注接或爲[illegible]

緇衣

尹吉曰 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口費而煩 注費或爲字或爲悖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 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君雅曰 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 注資當爲至

精知略而行之 注精或爲清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注正當爲匹字之誤

私惠不歸德 注歸或爲懷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注寡當爲顧

周田觀文王之德 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純而祭祀是爲不敬 注純或爲煩

問喪

雞斯徒跣 注雞斯當爲笄纚

不敢入處室 注入處室或爲入宮

故匍匐而哭之 注匍匐或作扶服

哭泣無數 注數或爲時

閒傳

齊衰貌若枲 注枲或爲似

禫而纖 注纖或作綅

深衣

續衽鉤邊 注續或爲裕

要縫半下 注要或爲優

反詘之及肘 注肘或爲腕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注政或爲正

投壺

毋踰言若是者浮 注浮或作雜或作捋踰或爲遊

儒行

不祈多積 注積或爲貨

不斷其威 注斷或爲繼

竟信其志 注信或爲身

不充詘於富貴不閔有司 注充或爲統閔或爲文

大學

致知在格物 注此致或爲至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注恂或作峻

顧諟天之明命 注諟或爲題

身有所忿懥 注懥或作懫或爲疐

一人貪戾此謂一言僨事 注戾或爲吝僨或爲犇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注倍或作偝矩或作巨

人之彥聖 注彥或作盤

昏禮

贊醴婦 注醴當作禮

爲后服資衰 注資當爲齊

鄉飲酒義

盥洗揚觶 注揚今禮皆作騰

介僎象陰陽也 注古文禮僎皆作遵

一人揚觶 注一人或爲二人

祭守義者也 注祭或爲殺

射義

則燕則譽 注譽或爲與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注延或爲誓

序點揚觶而語 注序點或爲徐點今禮揚作騰

幼壯孝弟 注壯或為將
旄期稱道不亂者 注旄期或為旄勤
循聲而發 注發或為射
以祈爾爵 注爾或為爵
聘義
用之於戰勝 注勝或為陳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 注碈或作玟
溫潤而澤 注潤或為濡
孚尹旁達 注孚或作姇或為扶
喪服四制
秃者不髽 注髽或為免
高宗諒闇 注諒古作梁
周官
天官
大宰。三曰官聯 注故書聯作連
二曰嬪貢 注故書嬪作賓
少宰。建邦之宮刑 注杜子春云宮當為官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注政或為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注故書傅別作傅辨鄭大夫讀為符別
七事者 注七事故書為小事
庖人。賓客之禽獻 注獻古文為獸
內饔。豕盲眡而交睫腥 注杜云盲眡當為望視腥當為星
凡掌共羞 注共當為具
甸師。祭祀共蕭茅 注鄭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 注豆當為羞
瘍醫。折瘍之祝藥 注祝當為注
以五氣養之 注五氣當為五穀

酒正。酒正奉之 注故書無之字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注故書正為政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注故書餈作茨
醢人。豚拍 注鄭杜皆以拍為膊
雁醢 注故書雁或為鴈
掌舍。設梐枑再重 注故書枑為柜
為壇壝宮棘門 注杜云棘門或為材門
王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注故書珠為夷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 注鄭云齎或為資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 注故書互為巨
司書。受其幣 注故書受為授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注故書錄為祿
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
大喪廞裘飾皮車 注故書廞為淫
內宰。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注故書二為三
出其度量淳制 注故書淳為敦杜讀為純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 注故書玉為王
女御。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注鄭讀梗為亢杜為更
典婦功。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注故書齎為資
凡授嬪婦功 注授當為受
則受良功而藏之 注良當為苦字之誤
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注故書齎為資
內司服。揄狄闕狄 注故書狄為翟
展衣 注展字當為襢
緣 注緣或作椽實作褖衣
縫人。喪縫棺飾焉 注故書焉為馬
衣翣柳之材 注故書翣柳作接槱

染人。夏纁玄 注故書纁作熏
屨人。青句 注句當為絇
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注故書綏為禭當作緌今禮家定作蕤
地官
廛人 注故書廛為壇
泉府 注故書泉或作錢
饎人 注故書饎作糦
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 注杜子春讀生為性
其植物宜膏物 注膏當為櫜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注故書儀或為義
以求地中 注故書求為救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注故書受為授
五黨為州使之相賙 注杜云賙當為糾
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 注施當為弛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注故書域為邦
施其職而平其政 注政當作征
鄉師。共茅蒩 注杜云蒩當為菹鄭大夫讀為藉
與其輂輦 注故書輦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 注故書涖為立
巡其前後之屯 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臀鄭讀為殿
鄉大夫。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注故書舞為無杜讀和容為和頌無為舞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
民而讀邦法 注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云當為正月吉讀云月吉上政字連政又為正字
春秋祭酺亦如之 注故書酺或為步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注杜讀政為征
既比則讀法 注故書既為墍
饋撻罰之事 注故書或言饋撻之罰事

舞師。教皇舞（注皇書或爲翌或爲義）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毀爲甈尨作庬）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爲蒿）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
唯其漆之征二十而五（注故書漆林爲桼林）
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注故書囏阨作[illegible]阨）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
均人。掌均地政（注政讀爲征）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云遊當爲猶）
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爲與）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
媒氏。入幣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司市。平肆展成奠賈（注杜云奠當爲定）
上旌於思次（注思次當爲司次）
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故書涖作立）
辟布者（注故書辟作辭）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故書附爲柎）
質人。壹其淳制（注杜云淳當爲純）
廛人。總布（注杜云總當爲儳師讀如總）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爲廛）
賈師。凡國之賣儥（注故書儥爲賈）
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
肆長。斂其總布（注杜云總當爲儳）
泉府。貨之滯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

各從其抵（注抵實柢字）
掌節。以英蕩輔之（注杜云蕩當爲帑）
遂師。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
及蜃車之役（注蜃讀把或作槫或作輇）
稍人。以甸聚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
凡其余聚（注余當爲餘）
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
墳壤用麋（注故書墳作賁）
掌葛。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

春官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故書吉或爲告）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故書祀作禩）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疈爲罷）
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
涖玉鬯（注故書涖作立）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鄭讀竁爲穿杜讀爲毳音義云字書無此字今注本或有作贊字者）
肄儀爲位（注故書肄爲肆儀爲義）
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玄謂幾當爲禨珥當爲衈）
表齍盛告絜（注故書表爲剽）
其設匪甕之禮（注匪其筐字之誤與）
宗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
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爲工古者工與功同）
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
鬯人。禜門用瓢齎（注故書瓢作剽杜讀齎爲粢鄭讀齎爲齊）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故書蜃或爲謨）
凡祼事用概（注概當爲埋）
司尊彝。其朝踐用兩大尊（注故書踐作餞）
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
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爲數齊爲粢）
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爲乃）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注故書鎮作瑱）
典瑞。執鎮圭（注故書鎮作瑱）
珍圭以徵守（注杜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
駔圭（注駔讀爲組聲之誤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
凡弔事弁經服（注故書弁作絻）
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
內宗。薦加豆籩（注[illegible]）
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樂師。有皇舞（注故書皇作翌）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跢）
詔來瞽皐舞（注鄭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
大師。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諡（注故書廞爲淫）
瞽矇。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云帝當爲奠）
眡瞭。擊頌磬笙磬（注頌或作庸）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
高聲硍（注故書硍或作限）
鍾師。納夏（注故書納作內）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注故書蜡爲蠶）
大卜。二曰觭夢（注杜云觭讀爲奇）
其經運十（注故書運或爲緷）
華氏。遂龡其焌契（注故書焌或爲俊）
簭人。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占夢。二曰噩夢（注杜云噩當爲驚愕之愕）
乃舍萌於四方（注杜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
遂令始難毆疫（注故書難或爲儺）
眡祲。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注故書彌作迷隮作資）
大祝。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
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
三曰誥（注杜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注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
四曰振動（注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
祭祇（注故書祇爲祊）
小祝。大喪贊渳（注故書渳爲攝）
設熬置銘（注銘今書或作名）
設道齎之奠（注杜云齎當爲粢）
則保郊祀於社（注故書祀或作禩）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杜云防當爲放）
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讀貉爲百書亦或爲禡）
司巫。及蒩館（注杜云蒩或爲租飽）

男巫。望衍（注衍讀爲延聲之誤也）
冬堂贈（注故書贈爲矰）
春招弭（注杜讀弭如彌兵之彌或讀爲敉字之誤也）
王弔則與祝前（注故書前爲先）
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或爲汁）
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讀帝爲定）
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注故書簋或爲几）
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注故書鉤爲拘）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注條讀爲絛不言樊字脱耳）
木路前樊鵠纓（注杜云鵠或爲結）
重翟錫面朱總（注故書朱總爲總或作繶）
蒂車組輓有翣羽蓋（注故書翣爲接杜云接讀爲歰亦或爲翣）
疏飾（注故書疏爲揟）
藻車藻蔽（注故書藻爲䘕杜云䘕讀爲藻率之藻也）
駹車雚蔽然複髹飾（注故書駹作龍杜云龍讀爲駹髹讀爲漆）
孤乘夏篆（注故書篆爲緣）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注故書弊爲敝）
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爲軨）
車僕。革車之萃（注故書萃作平杜云當爲萃車）
皆書其象焉（注杜云書當爲畫）

夏官

司勳（注故書勳作勛）
司爟（注故書爟爲燋）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鄭司農讀壇如墠杜云壇當爲填）
乃以九畿之籍（注故書畿爲近）
有司表貉（注鄭云貉讀爲禡書亦或爲禡）
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聲之誤也）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注故書比或作庀）
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綱縛之綱書亦或爲亢）
小子。而掌珥于社稷祈於五祀（注故書珥爲衈祈或爲刉）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注故書積爲漬）
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杜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特）
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
大僕。戒鼓傳達於四方（注故書戒爲駭）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鄭云洒當爲灑）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字之誤）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膾）
司兵。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
槀人。試其弓弩（注故書試爲弒）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故書茢爲滅杜云當爲厲）
大馭。及犯軷（注故書軷作罰）
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爲軒軌爲範杜云軒當爲軹）
校人。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
馭夫（注八皆當爲六字之誤也）
庾人。以阜馬佚特（注杜云佚當爲逸）
圉師。夏庌馬（注故書庌爲訝）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爲晉）
其澤藪曰雲瞢（注瞢書或作夢）
其浸潁湛（注杜云湛讀爲淮）

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既都）
其澤藪曰望諸（地理志作孟諸）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注鄭司農云沭或作睢沭或爲洙）
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地理志作盧維）
其澤藪曰弦蒲（注鄭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方三百里則七伯（注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傳）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杜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

秋官

司烜氏（注烜讀如燬故書燬爲垣）
條狼氏（注杜云條當爲滌）
雍氏（注雍書或作甕）
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鄭讀爲濁書亦或爲濁）
大司寇。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注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憋）
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云當爲蹕）
小司寇。附於刑用情訊之（注故書附作付）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
士師。七曰爲邦朋（注故書朋作傰）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辯當爲貶之誤也）
正之以傳別約劑（注故書別爲辨鄭云傳或爲付）
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云窆當爲貶）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駹作龍讀爲駹四面爲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爲膊）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爲完）
閽隸。掌子則取隸焉（注杜云子當爲祀）

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
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爲蕡）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㯃者（注故書互爲巨）
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
翦氏。掌除蠹物（注故書蠹爲橐）
赤犮氏。以蜃炭攻之（注故書蜃爲晨）
壺涿氏。以炮土之鼓敺之（注故書炮作泡）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云梓當爲枯書或爲樗）
大行人。再祼而酢（注故書祼作果讀爲灌）
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
協辭命（注故書協作叶詞命鄭云叶當爲汁）
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補作傅）
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作稾）
司儀。授幣（注授當爲受）
賓亦如之（注賓當爲擯）
行夫。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
掌客。牲三十有六（注杜云當爲腥字之誤也）
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

冬官考工記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齎）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
貉踰汶則死（注貉或爲貈）
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笱杜云妢胡書或爲邠）
凡攻木之工七（注故書七爲十）
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注鮑書或爲鞄）
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注故書雕或爲舟杜云非也）

搏埴之工陶旊（注埴書或爲植）
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速書或作數）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牙書或作䋆）
欲其微至也（注鄭云微至書或作危至）
取諸圜也（注故書圜或作員）
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
必矩其陰陽（注故書矩爲距）
則轂雖敝不藃（注藃當作秏）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故書萬作禹書或作矩）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故書庇作秘）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蚤當爲爪）
輿人。爲之校崇（注故書校作榷）
以爲轛圍（注故書轛或作軨）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
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十或作七非也軓書或作軋）
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
必緧其牛後（注故書緧作鰌）
輈注則利準（注故書準作水）
左不楗（注書楗或作券杜謂今楗字也）
鳧氏。兩欒謂之銑（注故書欒作樂）
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故書圜或作剸）
㮚氏。爲量（注㮚古文或作歷）
權之然後準之（注故書準作水或作木）
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脣）

凡鑄金之狀 注故書狀作狀
鮑人 注故書鮑或作鞄
察其線欲其藏也 注故書線或作綜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 注故書需作割
則雖敝不甐 注甐故書或作鄰
韗人。爲皐陶 注鄭云韗書或爲𩊱 皐陶以皐陶名官則陶字從革
㡛氏。以涚水漚其絲 注故書涚作湄
淫之以蜃 注杜云淫當爲湛 淫書亦或爲湛
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注故書或云五寸 杜云當爲七寸
上公用龍 注龍當爲尨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鞞
祼圭尺有二寸 注祼或作果
黃金勺 注勺故書或作約
以致稍餼 注餼或作氣
矢人。茀矢參分 注茀當爲殺
殺矢七分 注殺當爲茀
亦弗之能憚矣 注故書憚或作但
梓人。顅脰小體 注故書顅或作牼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 注故書撥作廢
且其匪色 注故書匪作飛
措其匪色 注故書措作厝
骼三升 注骼當爲觳
則一豆矣 注豆當爲斗
飲一豆酒 注豆又觶之誤當爲斗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注故書彈或作但 蜎或作絹
匠人。置槷以縣 注故書槷或作弋
環涂七軌 注故書環或作轘

里爲式 注里讀爲已 聲之誤也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注故書汲或作没
車人。其博三寸 注故書博或爲搏
行山者仄輮 注故書仄爲側
弓人。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 注故書畏作威
凡昵之類不能方 注故書昵或作樴 杜又爲䵒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 注故書筋或作薊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 注故書燂或作朕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 注故書勝或作稱
則莫能以速中 注故書速或作數
利射侯與弋 注故書與作其

經典異文補卷四

儀禮

士冠禮

闑西閾外 注古文闑爲槷 閾爲蹙 後做此
旅占 注古文旅作臚
纁裳純衣 注今文纁皆作熏 後做此
側尊一甒醴 注古文甒作廡 後做此
各一匴 注古文匴爲篹
執以待於西坫南 注古文坫爲襜
兄弟畢袗玄 注古文袗爲均
將冠者采衣紒 注古文紒爲結
贊者盥於洗西 注古文盥皆作浣
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 注今文櫛爲節
壹揖壹讓升 注古文壹皆作一
面葉 注古文葉爲擖
面枋 注今文枋爲柄
啐醴 注古文啐爲呼
請醴賓 注此醴當作禮
儷皮 注古文儷爲離
若不醴 注醴亦當爲禮
再醮攝酒 注今文攝爲聶
設扃鼏 注今文扃爲鉉 古文鼏爲密 後做此
贏醢 注今文贏爲蝸
加俎嚌之 注嚌當爲祭 字之誤也
主人紒而迎賓 注古文紒爲結
禮於祚 注今文祚作酢
某有子 注古文某爲謀

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爲秉）
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注今文無對）
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
嘉薦亶時（注古文亶爲癉）
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
曰伯某甫（注甫或作父）
章甫（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

士昏禮

當阿東面（注今文阿爲庪）
如初禮（注古文禮爲醴）
主人拂几授校（注古文校作枝）
面葉（注古文葉作擖）
肫髀不升（注肫或作純古文純爲鈞髀爲脾）
大羹湆（注今文湆皆作汁）
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
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
媵御沃盥交（注御當爲訝）
贊啓會卻于敦南（注今文啓作開古文卻爲綌）
贊爾黍（注古文黍作稷）
主人說服於房（注今文說作稅）
北止（注古文止作趾）
媵侍於戶外（注今文侍作待）
贊見婦於舅姑（注古文舅皆作咎）
贊醴婦（注醴當爲禮）
竝南上（注竝當作併）
婦贊成祭（注今文無成）
於是與始飯之錯（注古文始爲姑）

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
笄纚被纁裏加於橋（注今文橋爲鎬）
又弗能教（注古文弗爲不無能字）
至於某之室（注今文於爲于）
我與在（注古文與爲豫）
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爲無）
視諸衿鞶（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請終賜見（注今文無終賜）

士相見禮

左頭奉之（注今文頭爲脰）
某將走見（注今文無走）
某不敢爲儀（注今文不爲非）
固請吾子之就家也（古文云固以請）
將走見（古文曰某將走見）
某也固辭（今文無也）
主人答壹拜（注古文壹爲一）
某也既得見矣（今文無也）
某也使某（注或言命某）
結於面左頭（注今文頭爲脰）
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
毋改衆皆若是（注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爲終）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注今文父爲甫古文毋爲無）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注古文伸作信早作蚤）
問夜膳葷（注古文葷作薰）
徧嘗膳（注今文云呫嘗膳）
若君賜之爵（注今文曰若賜之爵）
容彌蹙（注今文無容）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
宅者（注今文宅或爲託）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

鄉飲酒禮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
坐奠爵於篚下（注今文無奠）
坐捝手（注古文捝作說）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今文無北面）
衆賓辯有脯醢（注今文辯皆作徧）
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注今文厭皆爲揖）
衆受酬者受自左（注今文無衆酬）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
說屨（注今文說爲稅）
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
賓介不與（注古文與爲預）
脊脅胳肺（注今文胳作骼）
則獻諸西階上（注古文無上）
磬階間縮霤（注古文縮爲蹙）

鄉射禮

賓厭衆賓（注今文皆曰揖衆賓）
主人阼階前西面（注今文阼作階）
盥洗（注古文盥皆作浣）
坐捝手（注古文捝作說）
大夫若有遵者（注今文遵爲僎）
皆揖就席（注今文揖爲升）
退少立（注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觶 注今文坐取觶無坐
坐奠觶拜 注今文又曰坐奠之拜
兼挾乘矢 注古文挾皆作接
某御於子 注古文曰某從於子
弟子說束 注今文說皆作稅
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 今文無南
豫則鉤楹內 注豫宜從榭今文豫為序亦非也
適堂西 注今文曰適序西
執旌負侯而俟 注今文俟為立
不貫不釋 注古文貫作關
上握焉 注今文上作尚
十純則縮而委之 注古文縮皆為蹙
拜受爵 注古文曰再拜受爵
各以其耦進 注今文以為與
告左右 注今文曰告於左右
司射釋弓視算 注今文曰視數
舉觶者退反位 注古文曰反坐
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 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皆為爵
賓不與 注古文與作豫
五職 注古文職為識今文或作植
獻工與笙 注今文無與笙
遂命倚旌 注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 注今文糅為縮韜為翻
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注古文與為豫
侯道五十弓 注今文改弓為肱
握素 注素刊本一作脣
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注今文皮樹為繁豎糅為縚古文無以
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 注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大夫射則肉袒 注今文無射

燕禮

冪用綌若錫 注今文錫為緆
坐取觚洗 注古文觚皆為觶
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 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觶
主人辭洗 注今文無洗
更爵洗 注古文更為受
媵觚於賓 注今文媵皆作騰
大夫辯受酬 注今文辯皆作徧
奠於篚 注今文無
遂卒爵 注古文曰卒爵不拜
拜受觶 注今文觶作觚
賓降洗升媵觚於公 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
洗象觶 注今文曰洗象觚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 注今文觶又為觚
公答拜 注古文曰公答再拜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 注古文賜作錫
寡君有不腆之酒 注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使某固以請 注今文無使某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 注今文無則
與大夫燕 注今文無燕

大射儀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注古文頌為庸
冪用錫若絺綴諸箭 注今文錫或作緆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
更爵洗 注古文更為受
媵觚於賓 注古文媵皆作騰
降適阼階下 注古文曰適
後首 注古文為後手
挾乘矢於弓外 注古文挾皆作接
士御於大夫 注今文於為于
皆適次而俟 注今文俟作待
不異侯 注古文異作辨
三耦俟於次北 注今文俟為立
至乏聲止 注古文聲為磬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 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獲而未釋獲 注古文釋為舍
且左還 注古文且為阻
捆之 注古文捆作魁
揚觸捆復 注古文捆作魁
不貫不釋 注古文貫作關
適阼階下 注今文無適
還右乃降 注今文曰右還
以袂順左右隈 注今文順為循
公親緣之 注古文緣作紐
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 注餘獲古文曰餘算
十純則縮而委之 注古文縮皆作蹙
賓升就席 注今文席為筵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 注今文無司馬
士長升拜受觶 注今文觶作觚下同
公答再拜 注今文無再

洸象觚 注此觚當爲觶

聘禮

帥衆介夕 注古文帥皆作率
管人布幕於寢門外 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 注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
使者載旜 注古文旜皆爲膳
取圭垂繅 注今文繅作璪
介皆與北面西上 注古文與作豫
陳皮北首西上 注古文曰陳幣
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 注今文無擯
介皆入門左 注今文無門
揚降立 注古文揚皆作陽
公升側受几於序端 注今文無升
賓進訝 注今文訝爲梧
公壹拜送 注古文壹作一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 注古文重入
歸饔餼五牢 注今文歸或爲饋
皆二以並 注今文並皆爲併
車秉有五籔 注今文籔或爲逾
至於階讓 注古文曰三讓下同
庭實設 注今文曰入設
賓拜禮於朝 注今文禮爲醴
壹食再饗 注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注古文俶作淑
以侑幣 注古文侑皆爲宥
迎於外門外 注今文曰迎於門外
帥大夫以入 注古文帥爲率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 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禮玉束帛乘皮 注今文禮皆作醴
公使卿贈 注今文公爲君
朝服載旜 注古文旜作膳
赴者未至 注今文赴作訃
宰閒幾月之資 注古文資作齎
出祖釋軷 注古文軷作祓
圭與繅皆九寸 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
繫長尺絢組 注今文絢作約
爲肂 注古文肂爲肆
賓入門皇 注古文皇皆作王
皮馬相閒可也 注古文閒作干
賄在聘于賄 注古文賄皆作悔
禮不拜至 注今文禮爲醴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 注古文閾爲蹙
負右房而立 注今文無而
賜饔唯羹飪 注古文饔爲餼飪作腍
如饋食之禮 注今文無之
肦肉及廋車 注古文肦作紛
明日問大夫 注古文曰問夫人
夫人歸禮 注今文歸作饋
既致饔 注古文饔爲餼
則重賄反幣 注今文曰賄反幣
十筥曰稯 注古文稯作緵

公食大夫禮

設扃鼏 注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如饗 注古文饗或作鄉
西面南上 注古文無南上
坐奠於鼎西南 注今文奠爲委
左人待載 注古文待爲持
倫膚七 注今文倫或作論
賓立於階西 注今文曰西階
昌本南麋臡 注今文臡皆作麋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 注今文並曰併下同古文簋皆作軌
大羹湆不和 注今文湆爲汁
由門入升自阼階 注今文無升
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 注今文無于
膷以東臐膮牛炙 注古文膷作香臐作薰
牛鮨 注今文鮨作鰭
從者訝受皮 注今文曰梧受
魚腊不與 注古文與作豫
西東毋過四列 注古文毋爲無
皆如饗拜 注古文饗或作鄉
侑幣束錦也 注今文無束
加萑席 注今文萑皆爲莞
羊苦 注今文苦爲芐
簋有蓋冪 注今文冪或作幕

覲禮

天子賜舍 注今文賜作錫
伯父帥乃初事 注今文帥作率
以瑞玉有繅 注今文玉爲璧繅或爲藻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 注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四享 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

迎于外門外 注古文[illegible]

大史是右 注古文是為氏

尚左 注古文尚作上

四傳擯 注古文傳作傅

祭地瘞 注古文瘞作殪

喪服

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注今文無冠布纓

麻孫之中殤 注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也

士喪禮

綴足用燕几 注今文綴為對

為銘 注今文銘為㫫

為垼於西牆下東鄉 注今文鄉為面

不績 注古文績皆為精

布巾環幅不鑿 注古文環為還

牢中旁寸 注牢讀為樓今文樓為緌旁為方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 注古文王為三今文檡為澤

褖衣 注古文褖為緣

竹笏 注今文笏作忽

搢用巾 注古文搢皆作振

渜濯棄於坎 注古文渜為緣

鬠用組 注古文鬠皆為括

執以從 注今文不言執

設韐帶搢笏 注古文韐為合

麗於掔 注古文麗為連掔作捥

櫜之 注今文櫜為橐

幂用疏布 注古文幂皆作密

幂奠用功布 注古文奠為尊

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 注今文鬄為剔胉為迫古文鼏為密

二人以並 注今文並為併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 注古文髻作括今文免皆為絻

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 注今文侇作夷

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 注今文扃為鉉古文予為于鼏為密

乃扗載載兩髀于兩端 注古文扗為七髀為脾

兩胉亞 注今文胉為迫

進柢 注今文柢皆為胝

濊者以褶 注古文褶為襲

甒醢 注今文甒為鍋

無縢 注今文縢為甸

載魚左首進鬐 注古文首為手鬐為耆

主人拜稽顙成踊 注今文無成

主人拜送 注今文無拜

敦啟會 注今文無敦

兼執之 注今文無兼

度玆幽宅兆基 注古文無兆基作明

不述命 注古文述皆作術

席於闑西閾外 注古文闑作槷閾作蹙後同

占曰某日從 注古文曰為日

既夕

請啟期 注今文啟為開

商祝免袒 注今文免作絻

取銘置於重 注今文銘皆作名

設披 注今文披皆為藩

緇翦 注今文翦作淺

軝二 注古文軝皆作厭

皆木桁久之 注久當為灸

兩杅 注今文杅為桙

賓奠幣於棧左服 注今文棧作輚

髀不升 注古文髀作脾

甒醢 注今文甒為鍋

特鮮獸 注古文特為俎

執算 注古文算皆為筴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注今文無以

屬引 注古文屬為燭

乃窆 注今文窆為封

曰如之何 注古文無曰字

士處適寢 注今文處為居

設牀第 注古文第為茨

楔貌如軶上兩末 注今文軶為厄

校在南 注古文校為枝

赴曰君之臣某死 注今文赴作訃

掘坎 注今文掘為壓

堊用塊 注古文堊為甈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注今文無紟古文倫為輪

實角觶四木柶二 注古文角觶為角柶

主人說髦 注今文說皆作脫

主人乘惡車 注古文惡作堊

白狗幦 注古文幦為幂

御以蒲菆 注古文菆作騶

木錧 注今文錧為錧

木鑣 注古文鑣為苞

馬不齊髦 注今文髦為毛
敹之斷 注古文斷為閒
夷牀輁軸 注古文輁或作拱
序從如初適祖 注今文無從
革靾載旜 注古文靾為殺旜為膳
稾車載蓑笠 注今文稾為潦
抗木刊 注古文刊為竿
弓矢之新沽功 注今文沽作古
有柲 注古文柲作枈
設依撻焉 注今文撻為銛

士虞禮

藉用葦席 注古文藉為席
設扃鼏 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下同
東縮降洗觶升 注古文縮作蹙
魚亞之 注今文無之
佐食出立于戶西 注今文無于戶西
啟會 注今文啟為開下同
祝命佐食墮祭 注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
播餘于篚 注古文播為半
酌酒酳尸 注古文酳作酌
祝取肝擩鹽振祭 注今文無擩鹽
尸謖 注古文謖或為休
沐浴不櫛 注今文曰沐浴
殺于廟門西 注今文無廟
取諸左膉上 注古文作左股
載猶進柢魚進鬐 注今文柢為胝古文鬐為耆
鉶芼用苦 注古文苦為枯今文或作芐

不綏祭 注綏當為墮
明齊溲酒 注明齊或曰當為明視今文曰明粢皆非其次今文溲為醙
哀薦祫事 注今文曰古事
他用剛日 注今文他為它
乃餞 注古文餞為踐
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 注古文甒為廡
饌籩豆脯四脡 注古文脡為挺
二尹縮 注古文縮為蹙
尸謖 注古文謖或作休
丈夫說經 注今文說為稅
主人不與 注古文與為豫
猶出几席設如初 注古文席為筵
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 注今文隮為齊
明日以其班祔 注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
沐浴櫛搔翦 注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為蚤揃揃或為鬋
取諸脰膉 注古文脰為頭嗌
普薦溲酒 注今文溲為醙
朞而小祥 注古文朞皆作基
曰薦此常事 注古文常為祥
中月而禫 注古文禫或為導

特牲饋食禮

乃宿尸 注凡宿或作速記作肅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注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
藉用萑 注古文用為于
設大羹湆于醢北 注今文湆皆為汁
酌酳 注今文酳皆為酌
賓長以肝從 注古文無長

尸以醋主人 注古文醋作酢
佐食授挼祭 注古文挼作綏
主婦洗爵酌 注今文曰洗酌爵
坐挩手 注古文挩皆作說
主婦拜受爵 注今文受為授
尸備答拜焉 注古文備為復
皆奠觶於薦右 注今文無觶
蓑者舉奠 注古文蓑皆作餕
鉶芼用苦 注苦苦荼也今文苦為芐芐乃地黃非也
淳沃 注今文淳作激
刌肺三 注今文刌為切

少牢饋食禮

宿 注古文宿皆作羞
麋人概甑甗匕與敦于麋爨 注古文甑為烝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 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
皆設扃鼏 注古文鼏皆為密
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 注古文甒皆作廡
皆有冪 注今文冪皆作鼏
南柄 注今文柄為方
長枇 注古文枇作匕
心皆安下切 注今文切皆為刌
亯[illegible] 注今文亯為鬺
主婦興入于房 注今文無興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 注今文辯為徧下同
舉尸牢幹 注古文幹為肝
乃酳尸 注古文酳作酌
以綏祭 注綏或作挼讀為墮古文為斷

以嘏于主人曰 注古文嘏為格

使女受祿於天 注古文祿為福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注古文眉為微替為袂袂或為載載替聲相近

挂於季指 注古文挂作卦

上佐食綏祭 注綏亦當作挼古文為肵

祝拜坐受爵 注今文曰祝拜受

尸謖 注謖或作休

資黍於羊俎兩端 注今文資作齎

有司徹

司宮攝酒 注今文攝為聶

乃爇尸俎 注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燖

乃議侑于賓 注古文侑皆作宥

二手執挑匕枋 注今文挑作抌

以挹湆 注今文挹皆為扱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 注古文曰東楹之東

取糗與腶修 注今文腶為斷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 注今文無西面

南面主婦立于席西 注今文曰南面尸於席西

羊骼一 注古文骼為胳

若是以辯 注今文若為如辯皆作徧

其脀體儀也 注今文儀皆為議或為議

主人就筵 注古文曰升就筵

舉觶于其長 注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設校書定作觶

腊辯無髀 注古文髀作脾

乃摭于魚腊俎 注今文摭為摭

其綏祭 注綏皆當作挼古文為挼

尸以醋主婦 注今文醋曰酢

右几屝用席 注古文為作有屝為席

經典異文補卷五

左傳

隱公

工則度之 爾雅注度作劇

菟裘 公羊作塗裘

桓公

高渠彌 史記作高渠眯

祝聃 史記作祝瞻

齊人饋之餼 說文作齊人氣諸侯

莫敖必敗 漢書敖作囂

莊公

貝丘 史記作沛丘

徒人費 史記作徙茀

雍廩 史記作雍林

生竇 史記作笙瀆

曹劌 史記作曹沫

滅譚 史記作滅郯

其興也悖焉 杜注一作勃爾惟疏作浡然

傳瑕 史記作甫瑕

其氣竭以取之 漢書竭作炎

女贄不過榛栗 說文榛作亲側詵切

閔公

圉人犖 公羊作鄧扈樂

尨涼 說文作[illegible]掠

僖公

大帛之冠 禮記注作大白之冠

次於聶北 說文聶作[illegible]讀與聶同

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羊虢作郭
驪姬 穀梁作麗姬
一薰一蕕 禮記注蕕作莤
卓子 史記作悼子
采桑 史記作齧桑
小白余 依爾雅 沙絕
沙鹿崩 漢書作沙麓崩
隕石於宋五 說文隕作碩
子魚 穀梁作子反
頭須 史記作里鳧須 韓詩外傳同
獻公之子九人 史記作獻公子八人
勃鞮 史記作履鞮
原田每每 說文每作每
士榮爲大士 周禮注大士作大理
爾墓之木拱矣 公羊作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文公

歸餘於終 史記作歸邪於終
夏父弗忌 禮記作夏父弗綦
諸侯敵王所愾 說文愾作鎎怒戰也
僑如之弟焚如 史記作棼如
西乞術 史記作西乞秫
魏壽餘 史記作魏讎餘
邴歜閻職 史記作丙戎庸職
謂之饕餮 說文饕作飻

宣公

文馬百駟 說文作媽馬
提彌明 公羊作祁彌明其眾下餓人無名史記作示眯明謂即眾下餓人左氏另有靈輒餓人

翳桑 公羊作翳桑
不逢不若 爾雅注若作不若○說文引合傳文
螭魅罔兩 周禮家宗人注作螭魅魍魎說文作蛧蜽
祖服 穀梁作袒
篳路藍縷 史記作華路藍蔞
帥游闕四十乘 周禮車僕注游作斿
取其鯨鯢 說文鯨作䲔

成公

隕子辱矣 說文隕作抎
韓厥執縶馬前 說文縶作馽
蕭同叔子 公穀作蕭同姪子 史記作蕭桐叔子
伯宗 穀梁作伯尊

襄公

敗於狐駘 禮記作敗於臺駘
篳門圭竇 說文作圭窬
欒盈 史記作欒逞
有班馬之聲 爾雅注班作般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禮記晉杞梁死馬注云隧 鼛聲相近故爲 全杂卽殖也
輔轢 說文作轉轢
部婁無松柏 說文作附婁
陪臣干掫 史記作陪臣爭趣
非其私暱 史記作祇暱
四翣不蹕 周禮注作四蹕
以備三恪 說文作三愙
頷之而已 說文頷作顉五感反
以爲盟主也 史記作以盟主也

卬段 說文作卬 瑕字子石
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說文叫作訆 譆譆作誒誒

昭公

翫歲而愒日 說文作忨歲而𣢋日
蔡蔡叔 說文作䅯
敬子 禮記作敬叔
聳之以行 漢書作雙
使長鬣者相 說文作長巤 長巤鬣也
屠蒯 禮記作杜蕢
外嬖嬖叔 禮記作季調 左傳疏外嬖即季調也
亳社 史記作薄社
費無極 史記作費無忌
闕鞏之甲 說文作鞏
數典而忘其祖 漢書作
叔向 禮記作
魴也以其屬死之 周禮注魴作鮒
鱄設諸 公羊作專諸
賓將掫 周禮注
逢伯陵 漢書作逢公柏陵
王心弗堪 漢書作我
今王室日蠢蠢焉 說文作惷惷
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 史記文成之世童謠
遠哉遙遙 漢書作搖搖
子家羈 公羊作子家駒
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 說文作
貫瀆鬼神 說文貫作摜

定公

子期（史記作子綦）
林楚（公羊作臨南）
皙幘（說文作皙幘）
卑𣶏（史記作卑鉏）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既夕禮注疏作坐引而哭之三鄭君引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說文鄆作䢵）
檇李（漢書作嶲李）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禮注脤作蜃以蜃飾因名焉）

哀公

夫椒（史記作夫湫口音同）
邴意茲（史記作秉意茲）
闞止（史記作監止）
公叔務人（禮記作公叔禺人疏云禺人即務人也傳寫字異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釋文尋作燖）
旻天不弔（周禮大祝注作閔天不淑）

公羊傳

桓公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周禮大司徒注野作鄙疏云鄭所見傳異）

哀公

闞然公子陽生也（說文闞作覷覷失冉切）

穀梁傳

僖公

匹馬倚輪無反者（漢書傳作觭）

論語

湖槤也（說文今從作槤非）
司馬旗（史記仲尼弟子傳）
未成一匱（漢書藝文志）

色孛如也（說文）
色艴如也（說文）
袺衣長短右袂（說文袺私列切）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以為貉等曰舟非聲下各切）
朝服袉紳（說文）
曾蔵（仲尼弟子傳）
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左傳）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三十三年左傳）
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臾古文蕢）
小人窮斯爁矣（說文）
友諞佞（說文）
櫌而不輟（說文）
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漢書薛宣傳）

附逸論語

如玉之瑩（說文）
玉粲之璱兮其瑧猛也（說文）

孟子

一游一譽（昭二年左傳疏）
行或尼之（爾雅注疏云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曾西䞃然（說文）
殷人七十而莇（冬官注音助）
歲十月徒杠成（爾雅注疏云脫誤或所見本異）
孝子之心不若是㤅（說文㤅忽也）
故源源而來（說文）
滾澌而行（說文滾其兩切）

經典異文補卷六

春秋三傳經文考異

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邾人小邾人俱放此）蔑公穀作昧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八年放此侅音該）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公穀作履緰公作緰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帛公穀作伯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公穀作尹氏
四年。戊申衛州吁
州穀作祝（後放此）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放此）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作輸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彼病反）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九年。挾卒
挾公穀作俠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
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作載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
桓公
杞公穀作紀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螽
公作蝝（後放此）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
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
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郯
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
鄭
袲公作侈
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穀作郎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
禚公作郜（四年放此）
三年。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郳公作倪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傳亦作寶）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
夜穀作昔隕公作霣（後隕字放此）
八年。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公作成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無子字
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舞歸
舞穀作武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其君捷及其大夫
仇牧
捷公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捷文十四年邾捷菑俱放此）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瀸
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
二十四年。赤歸于曹　郭公
公穀作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
二十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
三十年。夏次于成
公穀作師次
閔公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公作陳（襄二十四二十五年放此）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公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公作犁穀作麗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穀作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

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宣十一年轅頗放此）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後放此。○二十二年宋公茲父放此）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止公穀作戴

七年。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穀作禦

十年。其君卓

公作卓子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四年。夏六月季　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作繒（後放此）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公作霍穀作雩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作朐（文七年放此）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二十六年放此）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成二年衛侯速襄十二年仲孫速定六年鄭游速俱放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穀作巂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公作狄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訾公作叢婁穀作樓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書朔

冬十月丁未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縠穀作穀（宣十二年先縠放此）隴公穀作斂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釋云疑誤）

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讙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作壬

晉先蔑奔秦

蔑公作眛奔秦作以師奔秦

八年。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公作伊雒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圈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放此）
十三年。大室屋壞
大公作世
鄭伯會公于棐
棐公作斐（宣元年棐林同）
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
郪丘
郪公作犀穀作師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
二年。秋九月乙丑其君夷皋
皋公作獆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穀無之字（昭十七年同賁音六）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公穀作子叔姬
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作夷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昭二十年宋向寧二十八年鄭伯寧滕子寧俱放此）
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公作牟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
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
于袁婁
袁穀作爰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作將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
犨公作州（後放此）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作沙
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戍（昭十年宋公成定四年杞伯成哀十三年許男成俱放此）
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苕丘
苕公作招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後放此）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襄十二年放此）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作屈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
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姒公作弋（定十五年定姒放此）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鄵
頑公穀作原鄵作操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溼二十年放此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穀作傅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
十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十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作邰
十三年。夏取邿
邿公作詩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囆定公九年鄭伯蠆放此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書衎名
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作洮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illegible]
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二十三年放此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作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穀作渝
二十四年。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公作咸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
遏公穀作謁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
曹人于宋
奐公作瑗昭八年放此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鄭云左氏經作太叔儀今本作世叔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昭六年放此音同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作年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
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弱公作酌十一年放此罕公作軒十一年定十五年罕達俱放此虢公
作漷穀作郭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公穀作原左傳作原
莒展輿出奔吳
公穀無輿字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
賴
賴公穀作厲
五年。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濆穀作賁
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後放此
九年。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放此）
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厥憖公作屈銀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作虎）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整
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眛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哀四年放此）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作夢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二十四年。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
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二十九年放此）大公作世（定十年放此）
有鸜鵒來巢
鸜公作鸛（音權）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公作揚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
盟於鄟陵
鄟公作剸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
羽公作禹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定公

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公作浩油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
入郢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郢公穀作楚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作沙澤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頰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作費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十一年放此）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牽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作瑕
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
宋
衛趙陽公穀作晉陽公作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公孫公作公子䏶公作牄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公作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
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作遽篨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
乃克葬
昃公作稷
哀公
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作郊牛角
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
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避漢景帝諱）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公作歸姓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五年。春城毗
毗公作比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
其君荼

荼公作舍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作僤
十年。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作運
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曼字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彄

經玩二十卷
國朝沈淑撰淑有周官翼疏已著錄此書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爲六卷次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假借字次左傳中國土地名職官器物宮室之類爲四卷次諸註疏十三經瑣語爲四卷其檢核之功頗爲勤篤然無所考證發明若毛詩異文補之全引偽申培詩說尤失考也

九經古義

惠棟學

九經古義述首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守專室。呻稿簡。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顧念諸兒尚幼。日久失其讀。有不殖將落之憂。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吾子孫其世傳之。毋墜名家韻也。惠棟識。

九經古義目次

周易古義　卷第一　卷第二
尚書古義　卷第三　卷第四
毛詩古義　卷第五　卷第六
周禮古義　卷第七　卷第八
儀禮古義　卷第九　卷第十
禮記古義　卷十一　卷十二
左傳古義一名補注釐四卷另編○文藻按左傳補注實六卷
公羊古義　卷十三　卷十四
穀梁古義　卷十五
論語古義　卷十六

九經古義卷第一

東吳惠　棟學

周易古義上

說文曰。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虞仲翔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从日下月。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爲易所謂祕書者參同之類也。

坤初六象。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案文冰當作仌。凝當作冰。汆疋釋器云。冰、脂也。郭璞曰。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孫炎本作凝脂。云膏凝曰脂。詩云。膚如凝脂。脂即冰脂也。古文尚書。亦以冰爲凝。說文云。凝俗冰字。

六二。直方大。鄭注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熊氏經說云。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

坤至柔而動也剛。九家易曰。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宋時臨安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爻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洪景盧以其言爲善。而不知漢易已有是說矣。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仲秋下旬碑作般桓。釋文云。本亦作盤。案古盤字皆作般。與股同。尙書盤庚。蔡邕石經作般。此與漸六二磐字。皆當作般。鄭氏志云。磯漸子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

上六。泣血漣如。棟案。漣本波瀾之字。說文引作㥣。或古从立心。篆書水心相近。故誤爲漣。陸德明亦引說文。而不云字異。明不从水旁。淮南子引此經。又作連。从省文。毛詩泣涕漣漣。亦當从心。連聲。

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高誘引云。童蒙來求我。釋文云。一本有來字。

初六。以往吝。說文引作遴。云行難也。棟案。史書遴本吝字。見注簡。此易經古文。漢書。揚安王晚節遴。王莽傳。性實遴嗇。廣雅曰。遴。躐也。音良鎮反。小顏云。遴。讀與吝同。周伯琦六書正譌云。僯。行難。从人。粦聲。又譏選也。別作遴。非是。與說文。漢書異。

需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棟案。鮚埼易。需卦之需作𩂋。說文犬部云。𤢺。从犬。需聲。讀若𢘆。奴豆切。是需有𢘆音。禮記儒行曰。飲食不溽。鄭氏注云。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故象言飲食宴樂。左傳昭十五年傳云。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說苑敬愼篇云。語曰。誠無垢。思無辱。辱與垢協。是讀爲溽。服虔曰。辱。欲也。古文易不可考。然溽字不爲無說。鄭氏注易云。需。讀爲秀。

九二。需于沙。鄭本沙作沚。棟案。沚當作沚。與沙同。說文云。沙。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譚長說沙或作沚。从止。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象云需於沙衍。或以衍屬下句讀。非也。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說文云。褫。奪衣也。讀若池。鄭康成本作三拕之。音徒可反。棟案。淮南人閒訓云。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誘曰。拕。奪也。是拕與褫字異而義同。晁以道讀爲拕紳之拕。楊愼以爲終朝三拕之以訟於人。與小兒強解事也。拕紳之拕。本作袉。見說文。

師貞丈人吉。康成注云。丈之言長。讀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棟案。家辭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也。謂之丈人可乎。易緯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歷舉五號。獨不及丈人。知丈人非王者之稱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斯得之矣。

比彖曰。比。輔也。棟案。鄭氏尙書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說文引作㢸。云輔信也。注云。敷土既畢。廣輔五服之□而成之。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比。輔也。輔成五服。此建萬國之象。比。比也。有字當作。此親諸侯之象。所謂先王者。其夏后氏乎。

九五。王用三驅。鄭本作歐。案說文。驅。馬馳也。古文作歐。从支。漢書皆以歐爲驅。康成傳費氏易。費古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當从之是正。

小畜九五。有孚攣如。俊字當作𤔡。古戀字。子夏傳作戀。案隸釋。漢唐公房碑。及某君碑。皆以𤔡爲戀。鄭古

文戀字作攣也。

履九二。幽人貞吉。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虞云。雖幽訟獄中。終辨得正。故不自亂。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注云。如竹文執衞成公寘諸深室。禮說云。今學者輒曰高士爲幽人。非也。

九四。愬愬終吉。說文引作虩虩。馬季長本同。呂覽引作愬愬。高誘曰。愬讀如虩。

上九。視履考祥。內子學易編云。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晁氏曰。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棟謂古祥字皆作詳。石經尙書及左傳公羊猶然。

泰九二。包巟。說文引作巟。从川亡。云水廣也。釋文云。本亦作巟。音同。鄭氏云。巟。讀爲康。虛也。穀梁傳云。四穀不升爲之康。康是虛巟之名。其義同也。

六五。帝乙歸妹。虞翻以帝乙爲紂父。荀爽以帝乙爲湯。見本傳。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後笑作笑誤。案笑字古作笑。从八。象眉目悅兒。後轉作竹。轉作夭。夭笑之兒。夭本有點。省文作夭。俗訛作笑。東坡謂以竹擊犬。有何可笑者。戲言以譏王荊公字說之穿鑿耳。棟案笑字古文皆作笑。說文無笑字。李陽冰刊定說文。始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故毛氏據以爲說。非也。古本漢書。薛宣傳云。壺矢相樂。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今本云壺矢相樂。晉灼曰。書家形當笑字。象壺矢。因曰壺矢。然則笑爲古笑字審矣。李陽冰多臆說。吾所不取。

謙亨。君子有終。子夏傳作嗛。案漢書藝文志曰。易之嗛嗛。封禪文云。𨽿讓而弗發。尹翁歸傳云。溫良嗛退。師古曰。嗛古謙字。史記樂書及滿𤎎殘碑。皆以嗛爲謙。汗簡云。

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作富謙。後漢劉修碑亦云。鬼神富謙。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

豫彖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貳。尙書洪範曰。衍忒。史記引作貳。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皆古忒字。月令云。無或差貸。貸即忒也。呂覽亦作忒。貸皆爲忒字之譌。

九四曰。朋盍簪。侯果云。朋从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案士冠禮云。皮弁笄。鄭注云。笄。今之簪。說文曰。兂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俗兂作簪。从竹簪。然則簪本作兂。經傳皆作笄。漢時始有簪名。侯氏之說非也。子夏、鄭玄、張揖、王弼。皆訓簪爲疾。或云速。朋非簪字。陸德明曰。古文作貳。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翻作戠。云坤爲盍。戠。聚會也。坎爲聚。坤爲衆。衆陰並應。故朋盍戠。戠舊讀作撍。作宗。禮說曰。戠與得協。當當从戠義。王肅讀音之力切。鄭氏尙書云。厥土赤埴墳。讀曰熾。

隨初九。官有渝。蜀才作館。案官本古文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聘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鄭注云。管

猶館也古文管作官

觀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京房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京以觀之內象於道已成

威柎在臣故有是象

噬嗑象先王以明罰敕法釋文作勑恥力反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勅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勑法監本誤作敕舊作勑紹興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勑伏觀高宗皇帝御書石經作勑法鄭康成解勑爲理是漢以來作勑字也顧氏金石記云勅者自上命下之辭前漢皆作敕後漢始變爲勑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栞宗呂金石史以爲从來旁力別音賚今尚書皐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勑又何說也周禮樂師詔來瞽臯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勑又何哉棟案訓來爲勑此先鄭之言後鄭所不從顏氏以爲康成誤矣郭氏訓勑爲賚蓋本張有復古編案秦和鍾云萬生是敕或訓爲賴是敕亦可讀爲賴則敕亦非古字矣古字省多借飭爲勑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雜卦云蠱則飭也高誘呂覽注云飾讀爲勑勑正也離俗覽

九四噬乾胏說文引作𩜲食所遺也揚雄說𩜲从胏

賁傳氏曰賁古斑字文章貌棟案高誘注呂覽曰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張揖廣雅云賁飾也曹憲音奔云周易賁卦今人多彼寄反失之傳氏以賁爲斑未聞其說京房易傳云賁者失也五代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故孔子筮得賁卦以爲不吉詳見遺說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劉歆曰牿之言角案牿爲牛馬牢非角也九家作告說文引云僮牛之告告者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从口从牛鄭本作梏謂施梏於前足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言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棟案釋名曰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大玄云童牛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童牛無角是梏施於前足許鄭二說近之今作牿者非也

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此爻象辭及九五爻辭漢魏以來諸儒訓詁皆不得其說謹案易說曰凡卦皆二應五初應上唯大過之象無所不過故二過應上五過取初兌少女稱女妻巽長女稱老婦聖人觀象繫辭故有是占不然則過以相與之語果何所謂耶此說見虞仲翔易解獨闢從來謬妄惜宋元諸儒從未理會及此

坎六四樽酒簋貳案樽俗尊字鄭注禮器引作尊或又作罇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云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棟案說文尊正字墫或字無酒官法度等語則知今本所傳說文非全書也曹憲說見余正釋文

上六寘于叢棘范甯引云繫用徽纆繫與係通係縛也示于叢棘云古疑獄三年而後斷劉表亦作

示言衆議於九棘之下案示與寘古本通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蓋三家或有作寘者故讀从之又卷耳詩有寘彼周行之語又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或作寘或作示是字通之驗後漢陳寵上疏云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九家說卦云離爲牝牛虞翻曰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皆以離爲牝牛失之棟案九家說卦如乾後更有四從後更有八之類皆虞氏所不信故以離爲牝牛爲非然左傳卜楚丘曰純離爲牛離一陰居二陽之中中美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畜之者有其類也與九家合虞氏失之

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𠫓不順忽出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𠫓古文子倒書不順生者古之義作用突乃逆向也或从𠫓倒古文子即易突字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何以僞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

咸九五咸其脢脢王肅音灰云脢在背而夾脊案楚辭招魂云敦脄血拇注云脄背也脄與脢同馬融亦云背也从月灰聲故音灰

上六咸其輔頰舌虞翻本輔作酺云耳目之間說文酺頰也下篇引左氏傳云酺車相依是酺與輔同輔近口在頰前淮南子云靨酺在頰前則好耳目之間爲權權在輔上故洛神賦云靨輔承權是九三壯于頄是也頰所以含物輔所以持口孔穎達云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明輔近頰而非頰虞以權爲輔許以輔爲頰皆失之大招云靨輔奇牙王逸云頰有靨輔明輔非頰

上六象曰滕口說也鄭虞皆作媵虞云媵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媵口說矣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神滕宜讀爲媵媵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後漢隗囂傳云帝數騰書隴蜀高誘許慎皆訓騰爲傳騰本古文媵字燕禮曰媵觚于賓鄭注云媵送也今文媵皆作騰是滕與媵通又案釋詁云媵將也以將辭相感義亦得通

遯釋文云字又作遂案歸藏易遯卦字亦作遂毛詩雲漢曰寧俾我遯本亦作遂漢書匈奴傳云遂逃竄伏敘傳述贊曰攜手遯秦小顏皆云古遯字說文遯遷也遂逃也

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馬融曰羸大索也王肅本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璠作虆案說文虆大索也與馬訓同則羸當爲虆或古文以羸爲虆所未詳也

晉說文引作𣅀云日出萬物進周伯𣅀父鼎𣅀姜鼎皆然今作晉者非也古文奇字作𣅀釋詁云晉進也釋文云本又作𣅀

康侯用錫馬蕃庶鄭氏云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庶音止奢反棟案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

穀選熟則蕃滋猶蕃育也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抍云上舉也子夏本同孔漢碑亦以抍爲拯李登聲類又作承上集淮南子曰子路撜溺高誘曰撜舉也升出溺人說文云抍又作撜徐鉉曰今俗作拯非是列子黃帝篇曰並流而承之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爲承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說文引作觢云一角仰也从角㓞聲鄭作㸷云牛角皆踊曰㸷子夏作契荀爽作觭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觢余疋牛屬云角一俯一仰觭字林音丘戲反云一角低一角仰樊光云傾角曰觭牛屬又云皆踊觢郭璞云今豎角牛釋文云字亦作挈字林音之女反从虞翻說當依荀氏作觭从鄭氏說當依余疋作觢觭有復古編云觢从角契省別作掣非觢从角㓞故子夏傳作契觭角一低一仰故荀與作觭諸家無作掣者王弼以爲其牛掣者滯隔所在不獲進是讀爲牽掣之掣失之王弼或作掣或作觢从角折折與制通或从角或从牛是掣字當作觢从牛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釋文云下弧字本亦作壺諸家皆作壺今作弧者聲之誤也左傳狐駘禮記作瓠毛詩八月斷壺傳云壺瓠也虞仲翔曰五已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弧離爲大腹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艮爲後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案禮說云古說與虞通虞翻云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非之如外寇三至五象坎坎爲盜說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讀爲弧失其義矣揚子太玄曰家無壺婦承之姑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故後設之壺昏禮設尊於室爲內尊又尊於房中東爲外尊此之謂設壺

解彖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云馬陸坼作宅云根也鄭康成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大亞反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棟案古文宅字作𡧙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皆从古文非改坼爲宅也

損曷之用二簋可用享𥫗蜀才本作軌棟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氏注云古文簋皆爲軌周禮小史云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爲九鄭司農云九讀爲軌古文也說文曰古文簋或作匭或作朹蜀才依古文故作軌又渙之九二云渙奔其机机亦古文簋渙宗廟中故設簋

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懲作徵鄭康成云徵猶清也讀從楚辭不清徵其然否左傳襄廿七年云以徵過也杜氏云徵審也清徵也案懲當作徵讀爲懲古懲字皆作徵史記引詩荊荼是徵今毛詩及孟子皆作懲非也

夬九五莧陸夬夬虞仲翔曰莧說也莧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莧陸夬夬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棟案論語莞爾而笑莞本作莧見釋文鄭君撰論語故依唐石經作莞从俗作也古睦字亦作陸見唐扶頌及嚴舉碑蜀才所訓與虞同

萃彖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荀與本聚作取棟案古聚字或作㝡或作取漢書五行志云取不達茲謂

不知注云取饋爲聚古文省

九經古義卷第二

周易古義下

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說文引作槷𡾋薛虞作劓杌案文當作𣃔杌鄭康成注周禮云𣃔古文臬古文闑亦作槷見儀禮注假借字尚書曰邦之杌隉孔氏傳云杌隉不安言危也說文亦云𣃔隉不安也劓本劓字䠐無考槷杌皆古文今臬凡從危旁當是後人所加

鼎上九鼎玉鉉大吉說文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今作扃即易玉鉉大吉也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案儀禮士冠禮曰設扃鼏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又十昏禮注云扃所以扛鼎鼏覆之是扃爲古文鉉爲今文鼏當之未詳

豐彖曰日中則昃釋文从此今本作仄孟喜本作稷棟案尚書中候握河紀云暆明禮備至於日稷鄭康成注云稷讀曰側伏琛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是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昃范甯曰稷昃也下昃謂晡時漢泰碑云日稷不夏今尚書稷作昃昃作暆是稷與昃通依說文昃當作㫳

豐上六闚其戶闃其無人棟案說文無闃字今新附中此字爲人妄增也旻部云闃低目視也从旻

門聲弘農湖縣有閿鄉漢書戾太子傳云湖閿鄉孟康曰閿古閿字从門中𡖅建安中正作閿𡖅音許
密反閿從𡖅門聲門與閺通今俗猶作閺音也閿當作閺與閺義合張有復古編云吳省別作閿靜也
从門旻非古義當只川旻字

上六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翔鄭玄王肅虞翻皆作祥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

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虞翻曰靡共也孟喜韓嬰皆訓靡爲共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故
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竊疑周之荊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
荊者蓋鬼方之地也世本云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姓季連
者楚是荊楚故爲鬼方有冥隘方城之險故詩言罙入其阻易言三年克之鬼方克而氐人貢即詩所
云有截其所也丙子學易編引耆舊篇云鬼遠也又云鬼方言其幽昧也皆不以地實之此臆說也詩
考補傳云殷用伐鬼方蠻貊之名未知何據繼謂殷衰也然詩之奮伐不得以其人實之

繫辭上八卦相盪案說文盪爲滌器當从諸家作蕩後漢愼蔡漢碑以盪爲蕩从俗作也釋名云蕩盪也
排盪去穢垢也則知盪非古字

藏諸用鄭本作臧訓爲善非也此與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皆當作臧說爲藏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非也
漢書皆以臧爲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九家作冊京房許愼皆作嘖棟案經賾字皆當作嘖後漢范式碑云探嘖研機揚
子太玄經云陰陽所以抽嘖嘖情也定四年左氏傳云嘖有煩言賈逵曰嘖至也正義云易繫辭云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謂見其至深之處嘖亦深之義也是古皆作嘖釋名曰冊賾也是冊與賾通
言天□□□嘖而不可惡也荀爽本惡作亞云次也棟案古□□□作惡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
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注云惡讀爲亞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丕顯大神亞馳禮記禮器作
惡馳宋時有玉印曰周惡父印劉原甫以爲即條侯亞父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荀
氏以惡爲亞故訓爲次

聖人以此洗心石經作先心虞翻曰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諸家如京房荀爽董遇張璠范
長生等皆作先心唯王肅及韓伯作洗心非也管子云聖人先知無形尉繚子云黃帝曰先神先鬼先
稽我智謂先心之謂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案成器謂网罟耒耜之屬管子七法篇曰成器不課不用荀悅漢紀引易
云立象成器非也

莫大乎蓍龜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莫大案何休注公羊漢書藝文志皆引作莫善儀禮疏同釋文是也
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蓍凡蟲之知莫善於龜中山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璞云良善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案縕者包裹之意穀梁傳云地縕於行虞翻本作韞云易麗乾藏坤故爲易之韞

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保古寶字漢衡方碑云壽比金石之固保春秋莊六年齊人來
歸衛俘左傳俘作寶正義云案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
故誤作俘

服牛乘馬說文引云犕牛乘馬从牛葡聲棟案犕與服古字通春秋傳僖廿四年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
請滑史記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眞犕未乎嵩作服趙世家云武靈王云今騎射之
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今戰國策云騎射之服然則史記備當作犕也特牲饋
食禮云備荅拜焉注云古備爲復說文云絥車絥也或作犕从革葡聲是古備字有服音伏字有葡音

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冢人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檀弓云縣
棺而封康成曰封當爲窆窆下棺也鄭仲師周禮遂人注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
葬下棺也聲相似封音彼驗反說文曰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
之窆今讀易者皆作府容切失之

易者象也王伯厚曰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

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鄭玄注周禮引作奇蜀才同棟案倚本古奇字荀子大儒篇云倚物怪變楊倞注
爲奇漢書外戚傳欲倚兩女史記作奇方言曰倚奇也郭璞曰奇耦參兩成五故云奇居宜切兩說文
引作网石經作兩文王命厲鼎亦然兩乃斤兩字故漢定陶上林諸鼎皆作兩杜子春周禮大祝注云
奇讀爲倚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王肅本作眇音妙董遇曰眇成也棟案妙字近老莊語後儒遂有眞精妙合之說
當从王子雍本作眇陸士衡文賦云眇衆慮而爲言蓋用說卦不作妙字此其證也說文無妙字古作玅
見汗簡說文云玅急戾也从弦省少聲

震爲龍虞翻本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舊讀作龍上巳爲龍非也棟案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
用駹可也注云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爲駹周禮皆以龍爲駹是古駹字皆作龍讀爲駹

爲旉虞本作專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爲旉大布非也案旉王肅音
孚干寶云花之通名鋪爲花皃謂之藪棟謂旉當作尃尃古布字見說文延篤說是也張有復古編云
尃布也从寸甫別作旉非芳無切棟案秦銘勳鐘尃字作旉是秦以來始从方也裴松之云古數字與
尃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古數字亦作數从寸不从方汗簡云古文數作尃故或作專易繇古文十不
存一關有存者又經傳寫譌誤訓詁家不能博攷遺文隨事釋義致使三代遺文暫然莫攷是可慨也

其於稼也爲反生虞本作阪生云陵阪也陸績云阪當爲反棟案反古阪字前漢地理志蒲阪字作反劉
寬碑陰同此當仍經文作反讀爲阪

巽爲寡髮釋文云寡又作宣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棟案攷工曰車人之事半矩謂
之宣鄭康成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鄭易注云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

離爲乾卦。鄭氏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董遇本作幹。棟案列子云。木葉幹殼。張湛云。幹音乾。是乾

與幹同音。故或作幹。

序。卦云。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鄭玄注乾鑿度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者也。

雜。卦云。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怠。京房作治。虞翻作怡。治與怡。皆與時來協韻。小顏匡謬正俗曰。張平子東京賦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哉。今者以哉爲去聲協韻。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自斯已下。闔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徼道宮中禁惰怠。又轉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晉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三宗[?]以久。懿盤庚儉而弗怠。是則怠韻之字。通有台音矣。

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案士相見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注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今文衆爲終。史記五帝紀曰。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是衆有終音。故或作終也。

惠棟曰。自唐人爲五經正義。傳易者止王弼一家。不特篇次紊亂。又多俗字。如晉當爲簪。巽當爲寠。从說文。坻當爲邍。从古文。乾確乎其不可拔。繫辭確然示人易。皆當作隺。从說文。或作碻。見鄭烈碑。周伯琦曰。確胡決切。隺字从此。俗用爲確字非。坤初六象。陰始凝也。凝乃俗冰字。古冰字作仌。見說文。屯初九磐桓。漸六二。鴻漸于磐。磐皆當作般。與盤同。六二。乘馬班如。當作般。从鄭本。左傳班馬之聲。杜預注班古皆作般。古文班。匪寇婚媾。當作冓。从鄭本。上六。泣血漣如。漣本瀾別字。當作連。或古文作連。師九二。象。承天寵也。當作龍。从王肅。古文龍。毛詩蓼蕭云。爲龍爲光。左傳作寵。[?]何人之龍。寵三[?]。或當作寵。與邦協韻。邦讀爲卞。比初六。終來有他吉。當作它。釋文。宋本皆然。九五。王用三驅。當作毆。古文驅。上九。視履考祥。本作詳。見釋文。古祥字。古文祥作詳。文見[?]尚書有詳。泰初九。以其彙。古文作曹。否九二。包荒。本作巟。說文同。六四。翩翩。古文作偏偏。下經本作篇篇。今本與子夏傳同。否九四。疇離祉。當作𠷎。从鄭本。古文疇。見說文。豫六二。介于石。古文作砎。釋文。晉孔坦書云。砎石之易悟。九四。朋盍簪。古文作戠。或作試。吳翻本。隨象。君子以嚮晦。當作鄉。从王肅。古嚮字。說文盥明而治同。左傳作以嚮爲。露。无妄象。天命不祐。當作右。从馬融。繫辭可與佑神同。右祐字。大畜六四。童牛之牿。當作告。从說文。九家。或作梏。从鄭本。坎六三。險且枕。古文枕作沈。六四。樽酒。當作尊。離九三。日昃之離。當作厢。从說文。今作昃。亦爲豐象。日中則昃同。睽六三。其牛掣。當作絜。从說文。或作犁。从鄭氏。上九。後說之弧。當作壺。諸家皆爲刪訂。六二。用拯馬壯。當作抍。从子夏。說文。渙初六同。解象甲坼。當作宅。从馬鄭陸。諸家。損二簋。可用享。當作亯。从蜀才。古文簋。見儀禮注。損象。懲忿窒欲。當作徵。故懲字。史九三。壯于頄。當作頯。从鄭氏。說文無頄字。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當作告。从說文。京房。古文誥。見鄭氏禮記注。初六。羸豕孚蹢躅。古文作蹢躅。當與商通。蓬與蜀古今字。萃象。聚以正。當作取。古聚字。困六二。

據于蒺藜。當作䔧。从唐石經。上六。臲卼。當作槷𣏌。古文槷𣏌。見薛虞本。鼎初九。遇其配主。當作妃。从鄭虞。旣濟六四。繻有衣袽。古文作襦。見釋文。繫辭。八卦相盪。當作蕩。从諸家。藏諸用。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皆當作臧。从鄭劉諸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凡賾字皆當作嘖。乾之策。當作筴。从釋文。下同。引而伸之。當作信。見釋文。又詩正義亦引作信。上同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漢書當以解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律歷志云。引者信也。古伸字。見韋昭外傳注。聖人以此洗心。漢石經作先心。諸家皆同。唯韓伯作洗。非。乾坤其易之縕邪。當作蘊。从虞翻。象也者像也。像當作象。从諸家。以佃以漁。佃當作田。从虞翻。漁當作魚。見釋文。何休公羊傳亦云。田魚。如論語之誥。顯未爲耜。當作相。从說文。天地絪縕。當作壹壹。从說文。宋衷作壹[?]。或作氤氳。亦俗字。張有復古編云。壹从壺吉。於悉切。壹从壺凶。於云切。吉凶在壺中。不得渫也。別作氤氳。又作絪縕。並非。因試以濟民行。當作式。从鄭虞陸本。副貳字。古文二。見說文。爲道也屢遷。當作婁。說文無屢字。漢書皆以婁爲屢。亦要存亡吉凶。當作𨚍。毛氏曰。意數也。兼三才。當作材。石經文宋本。下同。說卦。參天兩地。當作剛。从說文。兩本作兩字。妙萬物而爲言。當作眇。从卜虞董遇。震爲專。當作專。从[?]爲的顙。當作馰。从說文。又作駒。其爲寡髮。寡當作宣。離爲乾卦。乾當作幹。从鄭氏。弟作幹。列子云。木葉幹殼。音乾。釋文所載古文。皆薛虞。傅氏之說。必有據依。鄭康成傳費直易。多得古字。說文云。其稱易孟氏。皆古文。虞仲翔五世傳孟氏易。故所采三家說爲多。諸家異同。勤論數百。然此七十餘字。皆卓然無疑。當改正者。

或問曰。子捃易經字。數十餘條。不幾近于僭乎。答曰。某安敢塗改聖經。但據漢魏以來。數十家傳易。字異者而折衷焉。思以竄聖經之舊。存什一于千百耳。即如數十字之外。如噬嗑明罰敕法。釋文云。敕俗字當作勑。史記五帝紀[?]。繫辭。掘地爲臼。掘當作闕。如此類者尚多。但漢易已亡。改之無據。是用闕疑。以俟來哲。某敢踰僭妄之咎乎。因賦一詩云。讀元窮易已多門。魏晉諸儒又觸藩。若使當年傳漢易。王韓俗字久無存。用以麻[?]殘之陋。

易經古文僅存者。今人皆未之省。或有失讀者。如屯六二象以從貴也。從古縱字。象再三瀆。說文作𪗋。云握持垢也。管輅曰。從古贖字。當家位乎天位。上位字。讀曰涖。从鄭義。穀梁傳曰。涖者位也。比九五。失前禽。失讀如馬牛風佚之佚。古佚字皆作失。見尚書考。小畜。有孚攣如。攣古戀字。中孚九五同。今音力專反。泰象。財成。古裁字。[?]隨初九。官有渝。讀爲館。古館字。復六三。頻復。頻古顰字。下篇。顰字下云。易本作頻。上六有災眚。論文哉。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以讀爲似。从鄭氏。古似字作以。見詩考。夬九四其行次且。讀爲趑趄。古文省。姤九二。包有魚。包讀爲庖。古文省。包犧字从此。鄭氏周禮庖人注云。庖之言包也。與是同。九五。以杞包瓜。與匏同。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讀爲享。困象。揜也。古揜字。艮九四。其形渥。形本古刑字。見周禮。渥讀爲剭。九三。其杌。杌古文𣏌。宗廟器。賁卦之賁。讀爲奔。明夷象。用晦而明。而讀曰如。从鄭義。蹇六四。往蹇來連。連讀曰輦。从虞氏。損二簋可用享。許庚反。从蜀才。繫辭。以佃以漁。漁讀爲語。不封不樹。封音彼驗反。从虞氏。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倚本奇耦字。

震爲龍，讀曰駹，其于稼也爲反生，反讀曰阪，司馬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可謂知言。

凡經字誤者，當仍其舊，作某字，讀若某，所以尊經也。漢時惟鄭康成不輕改經文，後儒無及之者，如易大有九四象，明辨遰也，鄭注云，遰讀如明星晢晢。繫辭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鄭于下句注云，嘖當爲動。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鄭云，置當爲德，晁氏曰，案德古文類器字，因相亂。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范式碑云，探嘖研機，是古易皆作機，鄭云，機當爲幾，幾，微也，今王弼本直作鄭所訓字，失其本矣。後儒詆鄭氏好改字，吾未之敢信也。

孔穎達易正義，多衍字譌字，及脫落字，如乾卦不成乎名，衍乎字。文言曰，坤至柔，定本無文言曰三字。屯象，君子以經綸，定本綸作論。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脫來字。需初九象，利用恆无咎，定本无咎二字，衍。泰九三象曰，無往不復，定本作无平不陂。謙上六，征邑國，衍邑字。剝六三，剝之无咎，衍之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定本上帝二字衍。莫大乎蓍龜，定本作莫善。鮮不及矣，定本鮮作尟。上文君子之道鮮矣，鮮作尟，案汗簡趙本古文鮮字見顏黃門說文，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刳當作挎，剡當作掞，說卦，水火相逮，定本水火不相逮。雜卦，豈多故也，衍也字。

唐時有蘇州司戶郭京，撰周易舉正三卷，家無是書，據洪氏隨筆，所載二十餘則，皆因王輔嗣、韓康伯之注，謬加增損，今以李氏所錄漢易攷之，乃知其妄。如云，屯六二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案從本古縱字，故鄭康成、虞翻皆音子用反，古縱字作從，見隸釋。不容闕一何字，其妄一也。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案虞翻曰，田爲二，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故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之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以言爲之信注而不信經，其妄二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案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二句各有取義，以失前禽爲舍逆取順，其妄三也。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案鄭康成曰，卦互體坎艮，艮止于上，坎險止于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改小利爲不利，其妄四也。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案此四字，是王氏釋天文也一句之義，非經文也。虞翻注，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爲星，離日坎月，巽爲高，五天位，離爲文明，日月星辰，高麗于上，故稱天之文，坎虞義，今無以剛柔交錯爲天文之意，其忘五也。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案虞翻曰，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二在下，故云反，改反爲正，其妄六也。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下多幽字，案荀爽曰，爲陰所掩，故不明，刪去幽字，其妄七也。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而大亨三字，案虞翻曰，大亨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正釋大亨之義，以爲誤增，其妄八也。豐九四象，過其夷，主吉

志行也。今文脫志字，案虞翻曰，動體明夷，震爲行，故曰吉行，若云志行，不容不注，其妄九也。小過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案虞翻曰，謂三坎水已之上，上六故已上也。鄭本作尚，尚與上通，上與長亢協，改爲止，其妄十也。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案虞翻曰，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而交，故著，改雜爲稚，其妄十一也。京云，皆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今所舉正，皆謬悠荒唐，若此，不待闢全書而知其贗矣，中惟履霜陰始凝也。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一見魏文帝紀注，一見王肅易，前人固已言之，又姤九四，包失魚，因王注其義，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上添不喪七鬯四字，中孚豚魚，信及也，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既濟亨小，小者亨也，皆望文爲義，亦無足取。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尤爲誕妄，京創爲是書，後儒晁昭德、鄭漁仲之雛，多有信而從之者，不可以不辨。

隨經籍志，有卜子夏周易傳二卷，殘缺，梁有六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今所傳子夏易傳十一卷，以釋文及李氏集解校之，無一字相合者，案其文又淺近，或曰，唐人張弧僞作，非也。此書與郭氏易舉正，皆宋人僞撰，託之子夏郭京者，唐時漢易尚存，子夏書雖殘缺，李鼎祚猶及采之，宋以來經與書亡，無可攷證，故令二僞書傳於世，遺誤至今，有志於經學者，急須辭而闢之。

九經古義卷第三

尚書古義上

鄭康成書贊云，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尚書緯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劉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信矣。孔穎達爲僞孔氏作正義，詆鄭氏之說，以爲伏生傳書，始加尚字，其說非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康成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孔安國曰，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說本賈侍中，安國傳晉人所撰，託諸孔氏者。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攷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攷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當時堯典發篇，聚訟若此，宜後世異說之紛紛矣。

欽明文思安安，尚書攷靈耀云，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康成注云，寬容覆載謂之晏，余定云，晏晏溫和也。

棟案春秋。齊景公安孺子。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安與晏通。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

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宋庠云。今文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玄作辯。說文云。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𠂹。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作𠇍。孔氏襲古文。誤以𠂹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云。古文尚書平章字作𠇍。玉篇同。毛詩采菽云。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云。平平辯治不絕之皃。平亦當从古文作𠇍。鄭注云。辯別也。亦與毛服義通。

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字與孳通。微與尾通。說文曰。字者。言孳乳而侵多。戰國策有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即論語之微生高也。莊子或作尾。或作微。說文曰。尾。微也。汗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孳。是孳爲古文字也。釋文云。孳音字。案字本有孳音。士冠禮字辭云。昭告爾字。讀爲滋。與宜之協。釋名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

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本又作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棟案。爲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古文尚書作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爲。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不成於夏。故云南爲。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

宅西曰昧谷。今文尚書云。度西曰柳穀。臣瓚漢書注云。案古文。宅度同。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穀與谷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鄭康成云。柳。聚也。齊人語。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

辨秩。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尚書。从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言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曰。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古文酉从丣。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春言三卯。秋言三丣。柳卯同字。日出于暘谷。入于柳谷。酉者。隴西西縣之八充山。一曰兌山。秋門之象。故命居之。

鳥獸氄毛。說文引云。鳥獸㲝髦。云㲝毛盛也。古文正作㲝。張有復古編云。㲝从毛隼。書曰。鳥獸㲝毛。別作氄非。汗簡引尚書又作㲝。案㲝與氄相似。說文或从此。髦古毛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爲毛。古文尚書毛皆作髦。

共工方鳩僝功。說文引虞書曰。旁逑又作救僝又作孱功。云。逑。斂聚也。與孔傳鳩同。疑古文鳩字作逑耳。許慎、馬融皆云。僝。具也。孔氏訓爲見。史記又訓爲布。案僝、徐邈音撰。許、馬說是。孔訓非也。尚書中如方鳩僝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旁。見白虎通論衡等書而方命之字。仍作方讀爲放。孔傳于方

鳩、方割皆訓爲方。方是讀如字。棟謂方當依字讀爲旁。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旁爲古文方也。辟宣古文方字皆作匚。立政云方行天下。亦讀爲旁。傳云方四方非也。

靜言庸違。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尚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雁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者。即書所云靜言庸違也。漢書作靖言。王逸引書云。諓諓靖言。公羊亦云。諓諓善竫言。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下云若德回亂。明違與回同。回邪辟也。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僻。是訓違爲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兼適。釋康爲庸是也。虞云。康讀爲亢龍之亢。亢猶亢極。邪辟也。

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棟案。鄙與否古通用。論語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論衡引作鄙。訓爲鄙陋之鄙。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與論衡合。故陸氏釋文。又音鄙。益稷云。否則威之。徐邈音鄙。是否有鄙音。正義曰。否古文不字。

序虞舜側微。玉篇人部引作㣲。云㣲賤也。案古文微字皆作㣲。見鄭氏鼎。及散季鼎。說文亦然。惟石鼓文作微。

賓于四門。鄭康成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案賓爲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燕。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儐相。史記蘇秦傳。必長賓之義。作儐。孔安國以爲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爲賓客之賓。非也。吳氏曰。說云。賓賓出日。謂如出之。帝而導之。寅餞納日。謂導其入之帝而候之。帝乃如賓。古文賓通作賓。孔氏以賓爲儐導。亦讀爲儐。送迎乃爲賓客之說。非也。

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台猶怡也。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詒字皆省作台。古嗣字皆作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古本音怡。故史記作序言疑怡字誤不台。

在璿璣玉衡。案京房易略例。及周公禮殿記。孟郁脩堯廟碑。皆作旋機。孟郁碑作旋與旋同伏生書傳曰。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其說與京房及漢碑字合。

徧于羣神。史記作徧。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辯。鄭康成云。今文辯皆作徧。是辯爲古文。徧爲今文也。荀子脩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

輯五瑞。史記作揖。魏脩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秦本紀曰。揖心揖志。義作輯。漢碑皆以揖爲輯。馬融曰。揖、

歛也。與孔訓同而字異。古損字有作轅者。晉語曰。君轅大夫載車。韋昭讀轅爲損。漢書兒寬傳。寬對曰。陛下統楫羣元。徐廣曰。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應劭曰。楫五瑞是也。其字从木。晉灼曰當爲輯。不通。是損又作楫。

歲二月云云。何休公羊注。引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史記亦作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尙書作藝祖。馬王云。禰也。用特。今古文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姚方興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明上下有脫文。今文尙書不可致。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史記封禪書。于岱宗之下文云。中嶽嵩高也。

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周禮。大史讀禮書而協事。後鄭云。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當爲協。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又大行人。協辭命。故書作叶。先鄭云。叶當爲汁。方言曰。協汁也。黑帝汁光紀。或作叶。後漢帝堯碑以叶爲汁。漢書載洪範曰。叶用五紀。伏生書傳引書云。不叶于極。不麗于咎。說文曰。叶古文協从日十。或作叶从口。

黎民阻飢。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飢。祖、始也。史記作始。漢書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飢。命弃爲稷官。古文言阻。棟案古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亦作且乙。盄和鐘文王命厲臨師毀敦。皆以且爲祖。故竹子曰。祖者且也。古文作阻者。案儀禮大射儀云。且左還。鄭玄云。古文且作阻。是古文又以阻爲且。衛宏撰古文異字。其以此乎。王肅曰。阻、難也。馬融曰。祖、始也。二說並通。今文近之。鄭玄曰。阻讀曰俎。阻、厄也。鄭尙書即馬融本。當云祖讀爲阻。傳寫之誤也。

教冑子。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余疋曰。育長也。與孔、馬同。周禮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今周禮注。仍作冑。非也。見釋文。是鄭本尙書與說文同。馬融書傳云。冑長也。育亦訓長。見余疋。字異義同。鄭注尙書从馬本。知馬本亦當作育。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然則冑子猶國子與。

分北三苗。北讀爲別。古文北字从二人。別字重八。八𠔁北兆別。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於八部曰。兆、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肖部曰。兆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尙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族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危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

大禹謨。惟影響。依字當作景響。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響。是也。鄭季友曰。影古文作景。葛洪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棟案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旁彡者。非始于葛洪。字苑景旁从彡。已見顏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

皐陶謨。暨稷播奏庶艱食。釋文云。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棟案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也。則是書本作艱。訓爲根。馬說是。古艱字作囏。古艱讀爲根。見唐扶頌。

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犪。从牛夒聲。玉篇云。犪、馴也。尙書擾而毅如此。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擾劭音柔。說文云。犪、牛柔謹也。从牛夒聲。又云。瓇、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桑。擾桑、柔桑也。字書皆音而小反。非也。徐邈音饒。亦誤。

予弟子。釋文云。予如字。鄭氏音將吏反。案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蓋從鄭讀。列子說符篇云。禹纂業事讎。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云云。列子之說。蓋本尙書。讀子爲字。此在未焚書之前。必得其實。鄭氏之音非無據矣。

禹貢。滎波既豬。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馬、鄭本皆云。滎播既都。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衛狄戰在此地。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棟案滎波當是二水名。周書職方云。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孔氏以爲滎澤波水。非也。鄭於周禮注。依尙書讀波爲播。以滎播即滎澤。合爲一。亦非。

和夷底績。鄭康成云。和讀爲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見史記及水經注。案漢書酷吏傳云。桓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敍和樹表。雙植謂之桓。桓表是也。四植謂之桓。桓楹是也。

嶓冢導漾。史記及鄭本皆作瀁。說文曰。瀁古文作㳻。地理志曰。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皆从古文。孔氏作漾非也。

二百里男邦。史記云。任國。漢諱邦改爲國。棟案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爲任。故詩云。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又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沈重音南爲乃林反。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改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鄭衆从左傳。改南爲男。賈逵據外傳。易男爲南。可以知二字之相通矣。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故孔安國傳亦云。男任也。今文尙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任。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爲任。

二百里蔡。地理志曰。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吳仁傑從之。以爲當作𥻦。

序。作帝告。史記告作誥。司馬貞曰。一作俈。從先王居。故作帝俈。棟案告古文誥。見禮記注。尙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爲帝俈。別無所見。

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論語云。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湯誓依墨子當云湯說。疏云。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棟案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

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𠭊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韓嬰詩傳亦言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汲郡古文云、成湯二十年大旱、禁弦歌舞、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墨子呂氏皆見百篇尚書、故所載與論語同、今湯誥篇絕無大旱請禱之事、孔安國親傳古文、其注論語、不近攷尚書而遠引墨子、竊所未喩、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呂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字傳寫之誤、禮緯稽命徵曰、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孝經緯鉤命決曰、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後魏書禮志云、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緯書雖不可盡據、亦以見夏商無七廟之文、漢書韋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自唐以下、皆當以五爲則、呂氏在焚書之前、必得其實、毛詩豳風曰、七月鳴鵙、王肅傳云、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因訛爲之、此經七字、亦當作五、

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由、說文引作𣎵、云木生條也、古史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𢎘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鉉曰、案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也、用枿之語不通、棟案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儀訓爲宜、春秋傳曰、若因由人、言若因生乎人也、孔氏書傳、皆人僞撰、故从俗讀、

予迓續乃命于天、小顏匡謬正俗云、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御解皆爲迎接、案此經與牧誓弗迓克奔、皆當作御、趙宋以來儒者見孔氏訓御爲迎、遂改作迓、或衛包所改、蔡氏撰書傳、亦仍其謬、嗚呼、古學之亡久矣、孰誰與正之、列子云鄭氏踐典御而擊之注御當訓迎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曰、今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棟案震與振同、虞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又祗振辭通用、皋陶謨云、日嚴祗敬六德、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內則云祗見孺子鄭玄云祗或作振、

說命、釋文云、說本又作兌、禮記皆引作兌、鄭氏云、兌當爲說、案周易以兌爲說、呂覽四月紀曰、凡說者兌之也、是兌與說通、

西伯戡黎、釋文云、伯亦作柏、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戡黎、尚書大傳作𢦟耆、說文作𢦟𪏽、云殺也、漢書據左氏傳、伶州鳩曰、王心弗𢦟、孟康曰、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詁云、堪勝也、郭璞注引書云、西伯堪黎、是堪與𢦟同、孔氏傳云、戡亦勝也、案說文戡訓刺、非勝也、當从書傳作𢦟、

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曰、天篤下菑亡殷國、漢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論衡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言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後世性惡之說本此、焦氏易林曰、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說文曰、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从子、

我不顧行遯、釋文云、顧、音故、徐仙民音鼓、毛居正曰、案顧字、禮部韻無上聲音、當從一音用、棟案商詩、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緇衣云、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是顧有上聲、禮部韻宋人所撰、焉識古音、毛氏據以駁徐邈、未之得也、

九經古義卷第四

尚書古義下

泰誓、晁氏曰、儒言尚書泰誓作大誓、開元間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臆書哉、棟案顏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繁陽令楊君碑大夫人字始作泰知大與泰異文始於後漢、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王伯厚曰、孔安國論語注、言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注從書傳、棟案書傳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惡不如少善、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至親之多、予有亂十人、今本亂下有臣字非、王伯厚已辨之、是言仁人之少、故論語引之以爲才難、

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谷永引書云、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小顏以爲今文泰誓之辭、非也、宗、尊也、故傳訓爲尊、春秋傳云、御叔楚之崇也、崇亦訓尊、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匡謬正俗曰、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

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案御既訓迎.當音五猥反.不得音御.案此則孔氏尚書本作御.訓爲迎也.史記及馬融本.皆作禦.王肅又讀御爲禦.非也.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毛詩谷風曰.亦以御冬.毛傳云.御.禦也.御又與迓同.大雅思齊曰.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鄭氏于鵲巢箋.亦訓御爲迎.曲禮曰.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爲訝.訝.迎也.士昏禮注同.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但御雖爲迓.訓詁家當依本字釋之.無庸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知古文之亡久矣.毛傳訓御爲迎.董本亦正.今釋詁仍作迓者.俗儒所竄易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張霸僞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鞏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棟案古鐘鼎文.魄字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誠鼎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今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霸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今薛宣古文.魄作英.英古載字.未詳.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云.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棟案孔說非也.迹古績字.言不窋失官.社稷不守.至於大王.光復祖宗.始立勳績于王家.王季以八命作牧.勤勞王家之事.文王能纖成其勳.周禮王功曰勳.大府帝命作西伯.以撫六州之衆也.

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蔡氏石經及尚書古本皆作頗.唐玄宗詔曰.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道.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宜改頗爲陂.乃宜示國學.棟案此詔.及匡謬正俗.遵王之義.義皆作誼.故玄宗謂與頗字不協.據周易改爲陂.楚辭曰.偕繩墨而不頗.王逸曰.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楚辭與差協韻.是古易本作頗.故釋文又音破河反.改頗爲陂.失所據矣.說文言部云.誠古文以爲頗字.音彼義切.是頗有誠音.古文作誠.周禮典同云.陂聲散注云.陂讀爲險詖之詖.是陂與詖同.正與誼字協.何不倫之有邪.古義字皆作誼.漢書猶然.鄭仲師周禮注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也.吳才老以此紕義字音俄.謂與陂協.而不知本是誼字.顏師古又謂誼有宜音.皆好古之過也.史記呂覽亦作義.當是後人所改.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子呂氏.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說文引商書曰.無有作㚢.玉篇作㚢.云古文好字.案石鼓文孚字从孜.好時期从好.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左.或从女.文之異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㚢.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別作好.乃呼皓切.

曰雺.鄭王本皆作雺.在曰驛之下.史記亦然.宋微子世家.又作霧.與雺通.余走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孔傳

曰.雺.陰闇.與余走合.徐邈云.雺音亡鉤反.閒字本作雺.轉寫誤爲蒙耳.瑪有僖古義云.霧.地气發.天不應.从雨敄聲.俗作霧.霧.鄭本又作蒙.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蒙爲霚.古文霚作霿.从三虫.今與虫同.从三虫.以爲古文蒙字.非也.當云古文作霿.今文作蒙.

曰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棟案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鄭氏齊詩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孔穎達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也.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圛.史記作涕.涕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从水.見鄭氏易注.太史公从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爲涕也.說文曰.圛.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變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云.昆蟲闓澤.闓猶悌悌也.亦發明之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貳.鄭玄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克也.二衍貳.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古者用之.衍貳則并占也.尚書者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貳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五者來備.王伯厚曰.史記□五事來備.後漢書荀爽傳云.五韙咸備.注韙是也.李□傳云.五氏來備.棟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觀禮曰.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玄孫.氏爲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古文引經或从構略.時五者來備.則云右是來備.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三國志注引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後人遂以堅冰二字爲衍文.可謂厚誣.上經云.立時人爲卜筮.此云.時五者來備.皆訓爲是.

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尚書曰.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索隱引鄭注云.丕讀曰負也.棟案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隱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然則負子即不茲也.負與不音相近.白虎通爲隋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氏爲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从之.孔訓丕爲大.義所未安.

惟朕小子.其親迎.鄭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鄭所傳古文尚書.乃馬季長本.訓親爲新.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蓋本先儒之說.熊氏朋來作經說.以爲漢儒擅改經字.加以音釋惑人.若大學親民.親作新.則非漢儒所及.待河南程子而後能言之.猶見蟲之見也.馬本亦作親迎.鄭于東山箋亦言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而注仍訓爲新.蓋古親與新同也.

予造天役.王莽作大誥云.予遭天役.案史記甫刑云.兩造具備.今尚書作造.文侯之命云.鷵造天丕愆.孔傳亦訓爲遭.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云魯天子之命孔穎達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袠說文曰袠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袠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叢適曰魯古文旅秦時已誤魯爲旅司馬遷秦隸文故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王符潛夫論云康誥云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眚

酒誥盡執拘以歸于周拘說文引作挏云挏擁也从手可聲棟案可句字異古文未有通用者說文解字敍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不合孔氏古文然漢時可句亦有通用者

梓材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今文尙書曰强人有王開贊厥率化民王充曰言賢人壯能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棟案古宥字或作有古有字皆作又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云又當作宥宥子書又以侑爲宥開本啟字避漢帝諱故作開以亂爲率以爲爲化古賢字作臤訛字作譌或从化或从爲字本相通古今文之異如此正義云鄭注古文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堣鐵□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

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孔鼂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說文引云至于媰婦媰婦姙身也棟案服虔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媰孀則媰非姙身也

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梅賾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皃也今洛誥作燄燄傳云火始然燄燄尙微忠謂燄燄猶炎炎也古燄字皆作炎炎炎勢盛不得謂始然作庸庸者是庸庸猶熒熒大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亦此意也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史記作遷民賈侍中亦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皆古文尙書說也陳蔗曰滅宸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卽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周書作雒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云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無逸書大傳作毋逸論衡同史記作無佚案漢石經逸字皆作佚漢書猶然王伯厚曰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棟案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正義引鄭氏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坊記引此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魯世家載無逸篇與坊記同裴駰載鄭氏注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棟案史記所載者伏生所傳今文尙書也鄭氏之注不與正義同者當在書大傳中後所注者乃賈氏所傳古文尙書也熊朋來經說云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稱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歡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熊氏不攷尙書古今文之異而妄下雌黃亦可謂無忌憚矣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當依國語作皇左傳皆以皇爲遑熹平石經碑云日稷不夏稷與昃同詩易古文依字當作昃鄭本尙書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是夏與暇通詩正義引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叚暇从日叚聲故暇亦作夏

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自作曰上文無皇曰同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蔡邕王肅所載皆古文尙書也況滋益用敬德也兄本古況字要設碑況作兄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況桑柔詩云倉兄塡兮召旻云職兄斯引傳皆云兄滋也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

君奭說文曰奭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案奭與醜相似說文云𥄎古文以爲醜字皆从𥄎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引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棟案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末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甚亂宣遂訓失爲佚古秋經曰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小顏云失讀曰佚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作佚也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史記踐作殘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逸禮王霸記云殘滅其爲惡

多方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案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釋文云泆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棟謂屑當作屑與佾相近故誤作佾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蔡氏以爲瑣屑有辭孔氏又訓屑爲盡皆未當屑蔑光逸使闕文作屑見汗簡

立政灼見三有俊心石經作畯心灼說文引作焯云明也从火卓聲案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尙書灼作焯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蔡邕石經曰旦以前人之微言論語撰攷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蓺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小顏曰精微要妙之言唐石經亦作徽孔傳以爲美言

以覲文王之耿光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聲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棟案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杜伯山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王逸楚辭章句云耿明也光也

周官以公滅私說文云厶姦邪也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君陳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注坊記云君陳蓋周公子

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史記作告。鄭氏緇衣注云。告古文誥。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引云。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否古不字。否用練未詳。或傳寫之誤。折與制。古字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虐與殺亦通。見春秋攷。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王伯厚曰。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案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

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鄭康成周禮注云。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則知古文本作詳。詳與祥。古今字。易履上九曰。視履考祥。釋文云。本亦作詳。此經當依古文作詳。訓爲詳。下經監于茲祥刑同。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祥。漢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

惟貨惟來。釋文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漢律云。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曰。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棟案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義反紆回矣。

其罰百鍰。鍰。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卽鍰也。音刷。說文作鍰。云鋝也。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卽鍰也。蓋古文作鍰。今文作選。五經異義云。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氏以爲古之率多作鍰。周禮職金疏。考功記冶氏云。重三鋝。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鐶。鐶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說文云。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

上下比罪。棟案漢時有決事比。蓋取則于古。

費誓。說文云。周書有粊誓。從米北聲。廣韻作棐。从米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本作棐。蓋謂尚書作柴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熊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

序。東郊不開。唐石經初刻開作闢。匡謬正俗又作闢。云古闢字。馬本亦作闢。釋文云。闢舊讀皆作開。小顏以爲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案說文。虞書闢四門。作闢。从門从𢆶。此經闢字。亦當從說文作闢。唐石經作闢者。衞包改从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

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正義曰。員卽云也。是尚書本作員。衞包改古文。始从云。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詩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曰。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

惟截截善諞言。說文引云。戔戔巧言。又言部引云。戳戳善諞言。公羊云。諓諓善竫言。賈逵國語注云。諓諓巧言也。王逸引書云。諓諓竫言。漢書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案此則古文作戳

戳。今文作諓諓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公羊云。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案說文籀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此古文尚書也。

是能容之。禮記是作寔。棟案古寔字皆作是。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王之盟讀是爲寔。戰國策蘇厲曰。自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寔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高氏以是爲寔者。古春秋經寔來。左傳作實來。今本左傳仍作寔來。韓奕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高誘涿人。故亦以寔爲實。

惠棟案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如堯典放勛。古文勳見說文。辯于羣神。辯古文徧見儀禮注。禹貢。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尚書中與夙夜出內朕命。內亦作入。賜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土姓。同古文入亦作內。鄭數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門入門也。嶓冢導瀁。古文漾見說文。洪範曰涕。悔字之誤。古文以悔爲圛。微子。我其發出往。鄭本亦作往。今作狂非。金縢。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皆卓然古文。無可疑者。第其述事。欲使學者往往以訓詁之字。寫易經文。後之學者。無可致詰。反以史記爲今文耳。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今所傳古文湯誥。與史記所載絕不相類。其中如敢用玄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見墨子及呂覽。豈誠孔壁之舊哉。

九經古義卷第五

毛詩古義上

王伯厚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棟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案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深思古道。又同韓詩。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作此以規之。是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試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爲事不經見。非也。經典序錄云。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此傳及行葦傳。蓋用其師說。王伯厚曰。毛傳以平平爲辨治。又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徐堅曰。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此以爲毛萇作詩傳非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韓詩作中馗、薛君曰、馗、中設九交之道也、案說文、馗正字也、逵或字也、當从韓詩、玉篇馗古文作𨑩、釋草云、中馗菌、釋文云、郭音仇、舍人本作中鳩、是馗有鳩聲、與仇協、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案韓詩外傳、息作思、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息作諰、說文云、諰、思之意、从言从思、禮記多古文、蓋思息通也、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說文羕字下引詩云、江之羕矣、韓詩同、佘疋云、羕、長也、郭璞云、羕所未詳、是未致韓詩、齊侯鐘銘云、士女考壽萬年、羕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羕保用□、是羕乃古永字、韓詩从古文、故作羕、說文永部別載羕字、未之致也、

采蘩云、夙夜在公、尉氏令鄭君碑云、𡖊夜在公、即夙字、說文曰、𡖊、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議雲章及古鐘鼎文、皆作𡖊、徐鉉曰、今俗作夙、譌、春秋有季孫夙、左傳作宿、从古文、

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云、湘、亨也、正義云、佘疋無文、傳以當時驗之、案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小顏云、鬺、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湘訓亨無攷、當从韓詩作鬺、廣雅云、鬺、飪也、音傷、

白茅純束、箋云、純讀如屯、戰國策曰、錦繡千純、高誘曰、純音屯、束也、左氏傳云、執紼輔于純留、漢書作屯留、是古文皆以純爲屯、古文純作屯、見衛夫敦、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案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云、算數也、與毛訓同、漢書車千秋傳贊云、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古選與撰通、周禮大司馬云、撰車徒、鄭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

日月云、報我不述、傳云、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棟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爲法、非也、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云、畿、門內也、案呂覽正月紀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士冠禮注云、闑、門橜也、閾、閫也、古文闑爲槷、閾爲蹷、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禮記云、內言不出于閫、蹷即橜也、或蹷字之誤、是蹷閫字通、蹷即閫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于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畿與機古字通、

旄丘云、狐裘蒙戎、蒙、徐邈音武邦反、春秋傳作尨茸、故讀从之、棟案、蒙本與尨通、管子五輔篇云、敦懞純固、義作敦尨、荀子引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今詩蒙作尨、小戎詩云、蒙伐有苑、箋云、蒙、尨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云、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呂氏春秋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夫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

赫如渥赭、堯廟碑云、赫如屋赭、案易鼎九四曰、其形渥、鄭玄本作剭、音爲屋、云、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古形與刑通、見溪碑、又傳氏易萃初六、一渥爲笑、今易作握、鄭玄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蓋古文渥字或省文、或屋字反从水旁、五帝紀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故諸儒訓詁各異也、

北風云、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曹大家注幽通賦、引作徐、蓋三家之說也、弟子職云、志無虛邪、亦讀如徐、虛徐、狐疑也、

柏舟云、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高誘注呂覽云、特猶直也、棟案、直猶犆也、繁陽令楊君碑、以犆爲特、故韓詩作直、義得通也、穀梁傳曰、犆言同時本亦作特、玉藻注云、犆讀若如直道而行之直、是犆與特同、又讀爲直、士相見禮曰、喪俟事不犆弔、定本作特、義□切韻、特作犆、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玉篇引作𡨦、云、中夜之言也、韓、魯詩同、廣雅曰、𡨦、夜也、大玄玄攡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故下云、言之醜也、

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籀、籀讀也、从竹擢聲、擢即古抽字、若依說文爲說、棟案、說文云、籀、讀書也、又手部、擂或从抽、太史公曰、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紬亦讀抽也、王莽傳云、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與抽同、呂覽十月紀云、抽血□□、高誘曰、讀古抽字、

象服是宜、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案說文曰、䥴、飾也、史游急就篇云、䥴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䥴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䥴盛飾也、象本䥴字、古文省、疏以爲象骨飾服、失之、

鶉之奔奔、高誘注呂覽、引作賁賁、云、色不純也、左傳、禮記、皆作賁、案漢有虎賁、皆作奔、古字通、白駒詩云、賁然來思、傳云、賁、飾也、鄭箋引周易賁卦以釋之、徐邈音賁爲奔、頗得古音矣、今人以賁卦之賁及詩賁然來思、皆音彼義反、失之、詳易攷、朱育集字作□、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傳云、虛、漕虛也、管子大匡曰、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注云、虛、地名、

于旄云、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鄭氏攷工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聚而注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禮記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云、祝或爲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爲之蜀反、未詳、

考槃在澗、詩澗作干、棟案、澗當作閒、與寬、諼、協韻、閒與干古今字、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注云、古文閒作干、文選注五卷引韓詩云、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庶姜孽孽、釋文云、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钀、牛遏反、長貌、呂覽云、宋王築爲櫱臺、高誘曰、櫱當作钀、櫱與钀、其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高長貌也、

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徐邈音胡甲反、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毛傳如汝墳惄如調飢、調、朝也、小星維參與昴、說文引作昴昴、昴、留也、騶虞彼茁

者葭，茁出也。谷風亦以御冬，御禦也。葛屨摻摻女手，摻摻猶纖纖。說文作攕攕。宛丘子之湯兮，湯蕩也。東山烝在桑野，烝寘也。破斧四國是皇，皇匡也。齊詩作匡。常棣烝也無戎，烝塡也。蓼蕭爲龍爲光，龍寵也。左傳作寵。六月如輊如軒，輊蟄也。正月褒姒威之，威滅也。左傳作滅。小旻是用不集，集就也。韓詩作就。小弁譬彼壞木，壞瘣也。說文作瘣。鴛鴦摧之秣之，摧莝也。文王陳錫哉周，哉載也。左傳國語作載。大明俔天之妹，俔磬也。韓詩作磬。棫樸追琢其章，追彫也。文王有聲遹求厥寧，遹述也。孫炎余正注云遹古述字。王后維翰，翰幹也。古音寒。卷阿似先公酋矣，似嗣也。酋侯作猷，亂作訊也。崧高往近王舅，近已也。烝民古訓是式，古故也。我儀圖之，儀宜也。江漢矢其文德，矢施也。禮記作弛，與施同。閔予小子繼序思不忘，序緒也。良耜畟畟良耜，畟畟猶測測。烈祖鬷假無言，鬷總也。長發率履不越，履禮也。韓詩作禮。如此類不可悉舉，皆音義相兼者。芄蘭詩甲字，韓詩本作狎。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清人云河上乎逍遙，釋文曰，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說文新附曰，逍遙猶翺翔也。徐公文曰，詩只用消搖字。此二字字林所加。棟案後漢崔駰撰張平子碑已用逍遙字，不始于呂諶也。但經典中只合用消搖耳。近有人作字書，名正字通，謂莊子消搖篆文已从辵，其妄若此。

羔裘字亦作求。云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載芟曰，其耕澤澤，余正作釋釋，今亦讀爲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即釋也。又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列子云，其人舍然大寤，晚之者亦舍然大寤，舍皆讀爲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棟案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堂與棠同，見晉峻碑。是堂本與棖通，故破爲棖，非鄭之改字也。

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棟案張有復古編云，衿衣系也。从系今，古作紟，別作衿，非。又云，紟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衿與襟通，與衿異。正義訛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紟，得之。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商頌箋曰，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韓詩作魂。棟案魂亦與云通。中山經曰，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魂魂猶云云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云亦古文雲字。薛夫子訓魂爲神，失之。作執正義引孝經說云魂白也魂云也是魂與云通云動也易繫辭云動辭云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箋云，鰥魚子也。古魂反。正義曰，鯤魚子，釋魚文。今余正作鯤。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棟案說文鰥从魚，眔省聲。眔本昆弟字，古魂切。周人謂兄曰眔。余正作[illegible]从弟爲眔。从魚爲鰥，與鯤同物同音，非通用字也。汗簡云，古論語昆作眔。又云，石經鰥作眔。

齊子發夕，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也。下經云齊子愷悌，余正云愷悌發也。郭璞云發發行也。

河水清且漣猗。釋文云，漣力纏反。案說文漣即瀾或字也。音洛干切。余正釋水正作瀾。瀾瀾之石經云與漣水涉入水之波漣漣即瀾字故一本作瀾陸氏音連亦誤。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棟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illegible]曰，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云，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是中數之說始於秦漢也。

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外傳國語云，入宦於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illegible]集古錄有臣敦中其字作宦敦。貫當讀爲宦。徐邈音官，此官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蓋本余正，而與宦義亦通。裴駰以爲宦即貫字，恐未然也。

素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棟案鄭氏此說蓋从魯詩。見上昏禮注。焦贛曰，素衣朱襮，衣素表朱也。

見此粲者，傳云，三女爲粲。案說文云，三女爲奻。奻美也。从女奴省聲。字林从女奴不省。廣韻引此傳，亦作奻。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詩云見此奻者俗用粲非。

有杕之杜云，噬肯適我。傳云，噬逮也。韓詩噬作逝，云及也。案余正釋言云，遾逮也。與毛傳合，从辵不从口。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朱子謂以車載犬，休其足力，恐非重人賤畜之義。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猲獢，皆得謂以副車載犬邪，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

小戎箋云，此群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氏所據乃司馬法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與。

無衣云，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污垢。案說文，襗絝也。絝爲脛衣，非褻衣也。釋名曰，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汗衣遊液，故謂之澤。毛說是也。釋文不云鄭異字，正義謂易傳爲襗，非也。

宛丘云，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陸氏曰，湯音他浪反。棟案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兒也。古文論語云，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注云，魯論作坦湯，是古皆以湯爲蕩。古文以蕩爲湯也。

理志河內蕩陰縣小顏音湯，或音他郎反者非。

穀旦于差。王肅音嗟。韓詩作嗟。古嗟字或省文作差。然此詩差字仍當从鄭音初佳反。

可以棲遲。嚴發碑云。西遲衡門。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从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

防有鵲巢。印有旨苕。後漢志注博物記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詩云。邛有旨苕。防有鵲巢。

胡爲乎株林。毛氏傳云。株林夏氏邑。劉昭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

有蒲與荷。正義曰。如尒疋則夫渠之莖曰茄。見釋草。此言荷者。意欲取其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尒疋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案揚雄反離騷曰。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譜。

檜。王符潛夫論云。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余案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檜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戎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宋衷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耳。王符之說失之。

素冠。云棘人欒欒兮。傳云。棘急也。棟案。棘古瘠字。義雲章作𤸷。秦昔切。瘠又作膌。見汗簡。字相假。因誤爲棘。呂覽任地曰。肥者欲棘。高誘曰。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

東山。云零雨其濛。王逸引作霥。云盛見。說文引作䨙。从雨。㗊象零形。石鼓庚文云。䨙雨奔流。又籀鼎文。皆以靁爲令。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則是皇讀爲匡。尒疋皇、匡皆訓爲正。白虎通曰。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法言又作王。

伐木許許。傳云。許許柹兒。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也。从斤户聲。許所古通字。尋詩意。毛說爲長。朱子詩傳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案邪許者。舉木之聲。非伐木也。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禮說曰。所當作柹。柹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遂因其聲近。見其說。傳言許者。以伐木之柹。與釃酒之莤。

天保。云俾爾單厚。傳云。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棟案。王符潛夫論引此詩。本作亶。故傳訓爲信。鄭本作單。故爲盡。亶與單古今字。周頌云。於緝熙單厥心。單國語引作亶。

吉蠲爲饎。釋文云。蠲舊音圭。案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絜也。

采薇云。歲亦陽止。又杕杜云。日月陽止。案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

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鄭采薇箋用董說。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宜、束晳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倉頡篇曰。宜得所也。此與角弓如食宜饇。文王宜鑒于殷。皆當从韓詩、禮記作儀。訓爲宜。尚書盤庚曰。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由作甹。云古文作由木生條也。是由訓爲生。故序稱萬物之生。徐鍇曰。由本古文甹。後人通用爲因由等字。

爲龍爲光。傳云。龍、寵也。案龍讀爲寵。昭十二年傳云。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焦氏易林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鳴鸞噰噰。福祿來同。是書傳皆讀龍爲寵。王肅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龍也。訓爲寵。今易作寵。知龍爲古文寵。故傳云。龍、寵也。商頌長發曰。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六月云。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攷工云。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注云。摯輖也。輈人云。軒摯之任。淮南人閒云。道者敬之前而不𨊠。錯之後而不軒。高誘曰。𨊠音志。从車不从手。既夕禮云。志矢一乘。軒輖中。鄭氏云。輖摯也。是摯又作𨊠。

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棟案。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淮南覽冥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惡虫弊狩。蛇蠆曰。義作𤢖。隸若經文作搏獸。鄭氏之箋不已贅乎。唐石經仍作搏獸。

既伯既禱。說文引云。既禡既禂。云禂牲馬祭也。周禮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蓋貉讀爲禡。又讀爲百。百即伯也。字異而音義皆同。甸祝又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詩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棟案。尚書無逸曰。譸張爲幻。馬融本作輈。尒疋及詩又作侜。毛傳云。侜張誑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然則禂、侜、譸、侏四字皆音同。

吉日庚午。冀奉曰。南方悲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棟案。穆天子傳云。天子命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此王者吉午酉之證也。穆天子書出於晉代。而本說與之合。信亦傳之先達者。

鶴鳴于九皋。韓詩章句曰。九皋九折之澤。楚辭章句。澤曲曰皋。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孫叔敖碑云。收九澤之利。蜚壽曰。本澤字去水省。非也。睪即皋字。馬文淵所謂四下羊也。案文當云。四下羊。羊音工刀反。从四羊聲。後昧巳誤羊爲羊。故文淵辨之。

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云。威滅也。案嶧臺碑云。興威繼絕。𪀦氏鼎銘云。䏰厥殄威。詛楚文。伐威我百姓。皆以威爲滅。

十月之交。云番維司徒。古今人表番作皮。案魯國有番縣。應劭曰。番音皮。是番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案披从手皮聲。見說文。藩與番同。故以披爲番聲之誤也。鄭射禮

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今文皮樹爲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白宴魯國記云。陳逸子游爲魯相。蒸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白宴皆人未識古音。故有是說。古音繁皆音婆。春秋傳有蓮黮音皮公羊作皤。是皮亦有婆音。

家伯維宰。案古今人表有太宰家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

豔妻煽方處。說文煽作偏。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中候擿雒戒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震。孔穎達云。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从魯詩。爲厲王時事。是也。下經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汲郡古文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于向。鄭氏詩序箋云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毛公樂人。必有所據。未可盡非。

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案意。即噫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高誘曰。意。恚聲。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大雅有抑篇。外傳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

雨無正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云。薰胥以痡。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是其大甚。後漢書注。漢書敘傳云。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从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籀曰。韓詩淪作薰。薰者相薰蒸。棟謂薰。閽也。春秋傳云。以韓起爲閽。薰與閽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勳。虞翻本又作閽。胡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是薰與閽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荀爽本云厲勳心。注云五體有屬爲勳。古動勳字。相亂。樂記鐘以立動。注云動或爲勳。淳于長夏承碑云。策勳著于王室。劉向說苑曰。太王有聖人之懇。故事勳肯。

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作就。見外傳。尚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案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詩。杜元凱注云。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不得於道。衆無適從。顧炎武云。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棟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雨無正云。如彼行邁。其義略同。顧又云。古有以匪字作彼者。襄廿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詩云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宋毅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

九經古義卷第六

毛詩古義下

小宛曰。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精。東山經曰。精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于豬圈羊牏。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於吉凶也。稽士遇郭璞皆音所。莊子云。鼓筴播精。司馬彪曰。簡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所。則當作數精非也。此必糈字之誤。王伯厚曰。文選注作播糈。故音所。崔譔云。鼓筴播精。言賣卜。說文曰。糈。附卜問曰疑。从日疋。聲。讀若所。然則日者傳。奪糈當作奪疑。聲與疋同。墨子曰。有二生於此。善是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糈多。糈者。精鑿米也。漢書五行傳云。卜請其繇而處之。乃吉。於是布糈遊告之。師古曰。糈者以爲饗。所用米。

巧言曰。僭始既涵。傳云。涵。容也。鄭音咸。云涵同也。韓詩作減。減。少也。棟案古咸字作減。春秋傳云。咸黜不端。諸本咸或作減。說文云。涵。水澤多也。毛既訓涵爲容。當从省文作函。函本與咸通。周禮伊耆氏共其

械咸。鄭注云咸讀爲函。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閑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容也。毛音含。訓爲容。鄭音咸。訓爲同。義並得通。辭君以爲減少之減。失之。

何人斯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熊氏經說云舍與車盱協音作舒。使舍讀作舒。春秋定六年。齊人弒其君荼。音舒公羊作舍字。音舒。自古有之。棟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大田云。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俶載爲熾留。棟案詩俶載字不作戴。春秋戴國。陸氏釋文作載。石經作戴。戴與載字本通。絲衣詩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防時置載州。顏籀以爲誤而駁。蓋未知字之相通也。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去其螟螣。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𧍒蟲食苗葉者。釋蟲云食葉𧍒。吏乞貸則生𧍒。吏乞貸者。周書所謂好吏濟貨也。詩曰去其螟𧍒。案螣古文作𧍒。見宋庠集字。與毛詩合。唐公防碑作𧍒。孫叔敖碑作𧍒。與說文略同。呂覽五月紀曰。白𧍒時起。高誘曰。𧍒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𧍒。其音與說文說亦同。

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正義云。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又云。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棟聞之。尒疋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又云以蜃者謂之珧。豈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

桑扈云。兕觥其觩。說文引云。兕觵其觩。从角丩。云角皃。良耜云有捄其角。箋云捄角皃。穀梁傳云。展觩角而知傷。范甯云觩球球然角皃。則觩與捄皆當作觩。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觩从角丩聲。俗作觩非。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王逸楚辭章句引云樂酒今昔。云昔夜也。昔夕古文通。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崔譔莊子注云。昔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注云昔昔夜夜也

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曰。白頭兒。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棟案尒疋釋詁曰。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𩵦。沈旋曰。古斯字。又說文兩部云。𩅞从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旋沈約子

漸漸之石云。山川悠遠。惟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案昭七年左傳云。隸臣僚。服虔解

謂曰僚。勞也。共勞事也。案勞古音同。故潦水亦作澇水。師古注上林賦。潦音牢。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僚與遼皆從寮聲。知古字通也。

文王云。於昭于天。正義曰。尚書注云。鄭注尚書於者嗚聲。則於嗚古今字。案說文及義雲章。古烏字皆作於。烏本嗚呼字。古文春秋傳皆然。於於字相似。因譌爲之。

大明云。俔天之妹。傳云。俔磬也。說文曰。俔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也。傳不訓爲譬。而云磬者。蓋讀俔爲磬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說文引此詩。會作旝。春秋傳云。旝動而鼓。杜元凱以旝爲旃。故馬融廣成頌曰。旃旝森其如林。

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整。小疋出車云。旂旐央央。傳云。央央、鮮明也。棟案漢有鮮明騎。見魯峻石壁殘畫。又朱浮義石壁人物。有鮮明隊。皆見隸續司馬彪輿服志云。君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史記褚少孫撰任安傳云。小史上書言任安受太子節。發兵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云。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此與皇矣箋以畔援爲跋扈畔援作、畔換。敘傳云項氏畔換。注云猶言跋扈皆當時之語。故惠將軍見漢人所撰樂府則傳、范氏作漢史、采入傳中。

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也。古者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書曰。壹戎殷。言役不再籍也。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留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高誘曰。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刺牧野。使克紂。故曰一日。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朝也。後人泥于訓詁。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公之意。

古公亶父。古公者。故公也。說文云古故也。穀梁傳云。踰年不即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

周原膴膴。此名國之始也。汲郡古文云。武丁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高誘呂覽注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

乃慰乃止。傳云。慰、安也。案方言也。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是慰與止同義。

皇矣云。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李巡尒疋注云。以當死害生曰菑。棟案菑者側立之象。木死不臥。以根著于地。故謂之菑。鄭氏周禮注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菑猶事也。

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棟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鵾鶏革鞹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毌。毌乃古貫字。管晏鼎云。令俾毌通。楊南仲訓爲毌。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毌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

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戡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曰。近岐周之地。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鄭訓爲善。非也。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王氏地理攷亦未及引。蓋博物之難如此。

與爾臨衝。傳云。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案文當云。隆、隆車也。隆、高也。巢車之類。鹽鐵論云。衝隆不足爲劇。高城不足爲固。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避諱也。臨慮屬河內郡亦作林。高誘注淮南仍作林。隆之字曰盛。故伏隆爲伏盛。見東觀漢記。孔穎達以爲臨者臨下之名。失之。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釋文云。說文作轒。陷陳車也。衝車隆高。故可焚。

下武云。昭茲來許。傳云。許、進。訓許爲進。未詳所出。案後漢志載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譌。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棟案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从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既醉云。永錫爾類。傳云。類、善也。王逸曰。類、法也。案荀卿子禮論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也。襄廿二年傳云。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良子明子。是類爲子。呂覽權勳篇云。齊王謂觸子必勦若類。又云。若殘豎子之類。皆謂類爲子。周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韋昭云。言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後漢書劉平傳云。平抱弟仲女。云仲不可以絕類。郅惲傳。鄭敬云。今幸得全軀樹類。注云。樹類謂有子嗣。故鄭箋改傳以爲族類。是也。

假樂云。民之攸塈。傳云。塈、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棟案說文。塈、仰涂也。非休息之謂。又說文口部引詩云。犬夷呬矣。東夷謂息爲呬。正義以塈與呬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㥷、休、呬、息也。尒疋釋文云㥷本或作偈玉篇云憩息也今爲憩。㥷與塈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尒疋。說文無憩字。則釋詁憩字。當依玉篇作㥷。故某氏于此下引詩云。民之攸塈。大疋民勞云。汔可小愒。傳云。愒、息也。甘棠詩云。召伯所憩。釋文云。憩本又作愒。揚雄賦云。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偈讀曰憩。說文心部云。愒、息也。从心曷聲。徐鍇曰。今別作憩。非是。然則甘棠詩。憩字當作愒。假樂詩。塈字當作㥷。詩又谷風詩伊余來塈皆从土旣或古字假借以塈爲㥷

公劉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甗。音彥。甗、甑也。甑一孔。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尒疋云。小山別。大山鮮。與毛傳異。毛於皇矣傳。仍用尒疋。此傳或別有所據。

汔可小康。箋云。汔、幾也。釋詁曰。饑、汔也。饑古幾字。見碧落文。汗簡云。

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棟案欣讀爲軒。古憲獻二字。皆有軒音。樂記曰。武坐致右憲左。鄭注云。憲讀爲軒。劉熙孟子注選文注引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鄭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又反復相訓。吳時姚信有昕天論云昕讀爲軒見月令正義漢書說文昕讀若希與此異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傳云。牖、道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說文曰。牖、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棟案甫上日从昏而明。道民以禮義。猶昏而照之以天光也。尙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爲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據本古文詩字正義云牖與羑古今字韓詩外傳牖作誘

抑詩云。用遏蠻方。箋云。遏當作剔。剔、治也。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士喪禮云。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棟案遏古文逖。見說文義雲章又作悐。訓爲剔。左氏僖廿八年傳云。糾逖王慝。漢都鄉正衞彈碑云。糾剔王慝。逖訓遠。見尒疋。或从狄。省文也。

桑柔云。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正義云。疑音凝。棟案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从於趙盾之疑。疑然自定之皃。音魚乙反。正義音凝。非也。

孔棘我圉。箋云。圉當作禦。棟案漢書強禦字。皆作強圉。又管子書多以圉爲禦。

雲漢云。耗斁下土。箋云。斁、敗也。棟案斁當作殬。汗簡云。古文尙書斁作殬。故春秋繁露引此詩云。耗射下土。射與斁通。斁本訓厭。毛詩古文作殬。鄭隨文釋之。故訓爲敗。

崧高云。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䢋。从丌从辵。丌音基。辵音綽。今作近音記。字誤作近。不敢改也。說文云。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近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作近。此傳寫之誤。鄭讀如彼記之記者王風揚之水云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故毛訓爲己鄭讀爲記

烝民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說文引詩作詁訓。言部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郭氏尒疋有釋詁。釋訓。樊孫等尒疋。皆爲釋故。見詩釋文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唐石經及正義皆作詁訓釋文作故訓正義云定本作故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顏曰。故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謬與。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荀卿子引傳曰。博聞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皆謂不式古訓者也。正義首卷詁訓傳下亦引是詩以爲證與此疏異顧君學人所謂詩書舊義不出一人之手是也

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當作悈音義同。案釋言云。悈、褊急也。注云。詩急狹。鹽鐵論引詩云。獫允孔熾。我是用戒。即悈也。毛詩戒作棘。是棘與戒古字通。

瞻卬云。蟊賊蟊疾。釋文蟊作蛑。云本又作蟊。棟案蟊本作蝥。从蟲不从蚰。昆古文蟊作蛑。从虫从牟。釋文

是也。

清廟釋文云、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棟案士冠禮、廟字亦作庿。說文云、庿古文廟。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釋文洛作雒、云本亦作洛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傍隹。

棟案陸氏此說、見魚豢典略。然案宋庠集字以雒爲雒、則古本有此字、非始於後漢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棟案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皆作目、與巳同。檀弓注云、以巳字、以與巳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本以皆作似。斯干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正義曰、直讀爲巳、不云字異、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

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溢我。誐、嘉善也。廣韻引云、誐以謐我。左傳又云、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毛傳云、假、嘉、溢、愼。案誐與何音相近、故譌爲何。溢與謐字相類、謐又與恤通、皆訓爲愼。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伏生尚書恤作謐。此其證也。

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棟案郭顯卿字指後漢中庶子。麳字从麥、徐仙民讀與來同。

載芟。云有略其耜。俗作耜。傳云、略、利也。釋文云、字書作䂼。棟案䂼本籀文鍥字、故釋詁云、䂼、利也。耜有䂼釦、乃能熾菑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从字書作䂼。唐石經亦作略、非。

萬億及秭。廣韻云、秭、千億也。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

良耜云、以開百室。周書作雒曰、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酇。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絲衣。鼐鼎及鼒。釋文云、鼒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曰、鼒从鼎才聲。郭音是也。史記音義引此詩、鼒作哉。云哉音資。案哉與才通、張平子碑云、往才女諧。邢昺曰、哉古文作才、隷省文作才、音資失之。

酌告成大武也。案儀禮漢書作勺。禮樂志復亦䚆歌云勺椒漿、靈已醉、是勺與酌同。左傳作汋。周禮大師云、八成一曰邦汋。先鄭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陸氏詩釋文云、酌亦作汋、正義云、古今字。

保有厥士。棟案士古文土、見周牧敦。史記云、有邦有士、告汝祥刑。今尚書呂刑、士作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高誘曰、士當作土。

泮水云、薄采其茆。傳云、茆、鳧葵也。周禮醢人有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卯。說文引詩云、言采其茆、徐仙民音柳、與說文合。案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茆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莤。莤與茆同、與鄭大夫說合、不得訓爲鳧葵矣。茆本从卯、不从丣。周禮茆菹、北人皆音柳、非也。律歷志云、冒茆於卯。

閟宮曰、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鄭注周禮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棟案毛、鄭二說皆非也。尒疋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

當失官、故稷兼不血食、至於大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於文王、三分有二、備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見周書程典篇。武王初脩服事之職、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大王之緒也。韓愼據戩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以爲大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業文戩翦云戩滅也。宋本亦然。戩與鄭氏合、無訓戩爲福之文。惟尒疋及天保傳云戩福也。然實始翦商其說人韓戩亦然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戎狄是應、荊荼是徵。裴駰注毛傳云、應、當也。鄭玄云、徵艾。尒疋云、應、當也。故傳从之。說文云、膺、受也。又訓受與傳異。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譌。孟子多俗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

女鳥云、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謂與毛傳同。棟案域當作或。說文曰、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字作有。有字作又、亦作或。詳尙書考。商書云、九有以亡。又云、以有九有之師。皆九州也。上云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案域亦當作或。

武王載旆。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旆、說文引作坺。治也。荀子引作發。坺與發通。公孫文子名拔、或作發。見檀弓注。與下協韻。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沛與旆皆備貝反、與茇音通。是旆亦讀爲坺、古音通也。

惠棟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書盧植與鄭玄俱事馬融、同門相友。玄本傳云、玄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案鄭箋宗毛、然亦閒有從韓魯說者。如詩素衣朱襮、以黼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時。皇父侵陳、徂其爲三國名。皆从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療。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鄭漁仲以素衣朱襮爲魯詩、非。

鄭漁仲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左傳襄廿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時始行于世耶。漁仲又謂詩序作于衛敬仲、亦臆說。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爲大毛公也。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薛夫子名方回、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九經古義卷第七

周禮古義上

天官腊人注云。腊之言夕也。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𦠆。从肉。昔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云。旦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爲夕。昔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昔也。外傳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廣昔酒。漢之酋久白酒亦云昔酒。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昔。石經作昔。

大宰六典。二曰教典。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案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曰。史記注擾音柔。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𤛓。見玉篇。𤛓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九賦注云。賈人倍算。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注云。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小宰八成。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先鄭云。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李靖曰。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宮正幾其出入注云。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釋文。呵作荷。音呼何反。又音何。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閽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illegible]氏苛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古字通用借用。大抵如此。漢書譙呵作何。賁閽作呵。亦作訶。劉虐作苛。芙蕖作荷。棟案劉虐之苛字本作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荷。春秋傳云。荷慝不作。漢書好持荷禮是也。今本皆作苛者也。荷擔之荷本作何。易何天之衢。論語何蕢是也。賁閽之呵本作苛。漢乙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新律序。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苛从止从句。則爲苛字。經典所無。然古文可與句通。康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引書云。盡執拘。但苛从艸从可。不从止。以苛爲止句。故說文以爲不合孔氏古文。

內饔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般臂。臂毛有文。疏云。鄭答泠剛。豈牛之䊷。牛在手曰䊷。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北山經曰。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臂前脚也。周禮曰。馬黑脊而班臂膢。

外饔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案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

瘍醫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何焯云。氣訂義音餼。則字不必改。而義得矣。棟案說文。餼客芻米。从米。气聲。氣本餼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訂義非也。

酒正四飲。二曰醫。注云。醫之字从殹从酉省也。案文當云。从殹从酒省。說文云。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

司裘注。中秋鳥獸毨毨。釋文云。毨音毛。棟案毨當爲毨字之譌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毨毨。中冬鳥獸氄毨。涉下而誤耳。

內司服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釋名曰。縠。粟也。其形足足而踧。視之如粟也。又縐沙縠。亦取踧踧如沙也。說文云。縠細縛也。與鄭說合。

地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案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廛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案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舜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作訓。古文作[illegible]。俗作馴。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依鄭義。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詩云。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宜。五品以訓。訓與聞協。則知訓讀爲馴。先鄭之說信矣。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觓。古文求。

說文引虞書云、旁救僝功。蔡邕石經殷庚云、器非救舉。皆以救爲求。古救字作捄、逑字作求。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咸謂歸于圜土。鄭以古士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士。義作土。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馬、卽相士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敉敦亦以士爲土。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李賢後漢書注云、案比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疏云、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案管子度地篇云、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口半事之。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云、故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和字衍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知古字通。

牛人、共其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注、任、猶用也。二老堂雜誌云、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柢、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有任器字、注云未詳。其任器乃荷擔之具、雖見子史中、何言未詳。予謂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邪。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保氏、五射。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棟案讓亦音襄。古字通。大戴記投壺篇本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讓或从言襄聲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是讓有襄音。詩角弓讓與亡叶。

調人云、凡有鬬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何休公羊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復相犯、復故罪。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引見御覽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鄭云、後復相報、移徙之者。案後漢桓譚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所云移徙之法也。

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案管子作緷制。制分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緷制、戈兵一度。上經注云、量度、若今處斗斛及丈尺。量卽斗斛屬量、戈兵屬度、管子是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漢書趙充國傳云、充國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此郵行有程之證。

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棟謂歷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疏云、案毛詩云、惟禹甸之、不爲敶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敶。敶是軍陳、故訓爲乘、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改云乘。不爲甸也。棟案敶古文陳。見義雲章。不可徑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云、鄭舉漢法以況義。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案後漢紀云、永元五年詔令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注云、所損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然則不滿四者、謂十傷二三也。十四以上勿收田租、則不在斂法之內矣。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曰、賓升就席。注云、今文席爲筵。是筵與席古今字、故云筵席通。

職喪注云、職、主也。周書大聚云、立職喪以恤死。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云、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案小祝保郊禩于社、杜子春讀禩爲祀。說文云、祀或从禩。汗簡云、古文尚書以禩爲祀。

五命賜則。注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王莽傳云、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其合當一則。案十里爲成、成百戶、故方百里爲萬戶、方七十里爲四千九百戶、言五千、舉成數也。方五十里爲二千五百戶、皆與王制合。附城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殺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呂覽愼勢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附城一成、其古制與。康成謂唯劉子駿識之、謝。

小宗伯云、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注云、若今時肄司徒府也。漢書淮南王傳云、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注云、肄、習也。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

肆師注、尚書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案尚書大傳亞作惡。鄭注云、惡讀爲亞。施

宿石鼓文釋云。亞亦作亞。云古孝經作惡。詳易古義。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爲義爲誼。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闊三尺。故云有文而狹。

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云。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人合。丘者丘隴。故曰王公曰丘。封者葬下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樹号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今薛宣書古文亦作育。尒疋育胄皆訓長。故馬季長注尚書。亦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詳尚書考。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注云。中猶忠也。案中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常爲漢忠將軍。馮異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詩云。忠心藏之。何日忘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曾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棟案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

令去樂。注云。去藏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鄭司農云。皋當爲告。玄謂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說文引禮祝曰皋。登謌曰奏。故皋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先鄭讀皋爲告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爲告歸。今之歸寧也。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能服事少所嗜欲。號歸即告歸也。皋讀爲告。告讀爲號。皋告同音。故大祝注云。皋讀爲卒嘷呼之嘷。漢書記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嘷呼之嘷。是告又讀爲嘷。然則皋告嘷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顏師古注漢書以爲告字假爲嘷音。並無別義。能厠來經說。又以鄭氏前後異讀。皆不識古音而妄下雌黃者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疏云。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又引鄉大夫職以爲證。棟案劉昭後漢書補注引盧植周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之。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云。守鼜備守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見官掌內云。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爲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趨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案鼜說文作鼛。云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注作鼜。引司馬法云云。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注作响。讀若戚。鄭於鼓人注用叔重之說。杜子春又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與說文合。賈疏云。言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趨造音相近。長言爲趨。短言爲戚。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後漢書陳禪傳云。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白虎通作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大卜。原兆。注云。原原田也。周易比卦云。原筮元永貞。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春秋傳曰。原田每每。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高印之田。坼如艸文。故曰原田兆之釁罅有似高印之田。尒疋云。高平曰原。故曰原兆。賈疏以爲原與原田字同。恐大憒憒也。

大祝。六號。五曰齍號。注云。齍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案禮記正義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此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嘉薦。普淖。香合。嘉蔬。醎鹺。豐本。而不及明粢。又蔡氏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

九𢷎。三曰空首。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郭璞云。空首頭至于地。

九經古義卷第八

周禮古義下

夏官司爟。說文曰。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或作烜从亘。案司爟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古喚反。秋官司烜氏。音燬。讀如衞侯燬之燬。鄭氏兩讀。許君合而一之。蓋本賈侍中之說。高誘曰。爟讀如權字。漢郊祀志云通權火。

羅氏云中春羅春鳥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江夏、竟陵、常給獻大官。御覽。

司右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衞短。短以救長。案今司馬法曰。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衞短。短以救長。賈公彥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圉。古禦字作圉。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應劭風俗通曰。俗說亡人魂氣游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然盛大也。或爲魌頭。爲觸犯殊方語也。御覽。說文云。今逐疫有顛頭。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云。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若今時上

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玄謂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棟案漢廐律有上變事及變事告急。漢廐律魏改爲郵驛令。漢書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黥布傳。賁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

職方氏。樊毅脩華嶽碑云。周禮識方氏。歐陽永叔云。識字字畫分明。非爲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棟案周禮多古字。如識字作職。職字作識。識字作志。漢時已不能盡攷。況後世乎。

秋官司圜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宋均注云。作獄圜者。象斗運也。初學記引。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王伯厚云。漢泰山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案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薙氏注云。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說文云。鬀。鬀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鬄。案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薙讀如鬀者。說文云。古文雉从弟。篆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渙六四云。匪弟所思。今本作夷。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蜮乃短狐。與案說文。蜮正字也。蟈或字也。許氏以爲短狐。

壺涿氏注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云。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汋、邦賊、以下八事。賈疏以爲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爲率。故先鄭引以爲證。

小司寇云。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注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杜預注昭廿八年傳注云。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以八辟麗邦法。注云。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麗者離也。離、猶羅也。羅當作罹。洪範云。不罹于咎。史記引作離。尚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請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說文曰。能、遺有辠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而貫遺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詩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汋。公羊僖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盖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汋。是汋爲挹取之義。沈約曰。寫書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尙書事是也。後漢書楊倫傳。尙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大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尙書。演法車徵。蓋漢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爲說。

訝士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棟案此請讞之法。常在漢與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北堂書鈔引。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襄楷上疏曰。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蓋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猶弛矣。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贓也。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尙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量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孝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

司刺。三赦。注云。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卽漢律所云不道也。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槀。注云。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爲奴。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人罪曰婢。初學記引。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初學記引。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內儲說。辜卽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蔡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壺涿氏注。杜子春云。橭讀爲枯。枯、榆木名。與鄭注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續漢書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曰。繩音孕。棟謂繩當爲孕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䐡嬬不銷弃。注云。䐡古孕字。大玄馴首曰。繩其脊。人一月而脊。繩與䐡同。玉篇云。䐡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尙書。以䐡爲孕。孕讀如繩。易漸九三。婦孕不育。荀爽本孕作乘。乘繩聲近。故漸九五云。婦三歲不孕。繩、乘之轉。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云。咸讀爲函。古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閩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疑此近是。棟謹案禮說云。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軓。侯伯立當前侯。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唐石經及宋本皆同。論語邢昺疏鄉黨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医。相似易亂。故前侯譌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謗。誤人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詩小戎陰靷。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謂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衡後軫。而軓在其閒。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

凡諸侯之王事。注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毛氏正誤曰。諸本皆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案孟子無此句。小行人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此注是也。棟案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趙臺卿題辭云。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外篇今亡。秦漢諸人引孟子者。今孟子皆無之。見于伯厚考證。鄭氏所引。安知不在外篇乎。毛說未是。劉昌詩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爲四篇。然則孟子遺書。宋時猶有存者[illegible]

未亡也．

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劉昭注補

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爲使則介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棟案周作用．又作月．舟作自．或作白．字本相類．譌案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姞敦．或謂舟爲丹．又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汗簡云．朱育集字．顧野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毋四十二字．則舟即爲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

輪人．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案說文曰．樔．車轂中空也．从木巢聲．讀若藪．然則藪本作樔．讀爲藪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云．殺．衰小之也．案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

輈人．大車之轅摯．注云．摯、輖也．案摯本軒輊．字或作蟄．見淮南子．或作墊．見儀禮注．既夕云．志矢一乘．軒輖中．虞人注云．反覆猶軒輖也．軒輖猶軒摯．毛詩如軒如輊．傳云．輊．摯也．張有復古編云．蟄．低也．从車執．別作輊．非．

輈欲頎典．注云．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馴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棟案殄古文腆字．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也．毛詩籧篨不殄．箋．殄當爲腆．燕禮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作殄．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云．書楗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古者刻木爲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考工記．輈人左不券是也．

治氏．案周有函治氏．爲齊大公置良劍．見戰國策．高誘注曰．函姓．治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劍．曉鐵理．能相劍．

鮑人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注云．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爲絤．謂縫革之縷．說文．綫、縷也．古文作線．絤與綜相似．漢書功臣表云．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以線爲今文．未之考也．

韗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从之．古穹與空同．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文選注．今詩穹作空．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云．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三玉二石．說文曰．全、純玉也．龍、四玉一石也．瓚、三玉二石也．將、說文作埒．埒、玉石半相埒．棟案鄭氏之說．本逸禮王度記．引見白虎通．許氏之說．蓋本賈逵．逵作周官解故．許从之受學．故說文多依其說．

矢人．凡相笴．欲生而摶．生、謂材生也．古謂初取之材爲生．管子曰．棟生橈．韓非子曰．涂濡而棟生．皆謂初取之材也．生而摶者．燥則直．是良材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趙明誠曰．大觀中．維之昌樂丹水岸．得爵及觚二器．以觚量之．適容三爵．與考工記合．鄭氏據韓詩．以爲觚當作觶．七經小傳云．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此劉氏欲回鄭氏．改豆爲斗之說．案文云．爵一升．觚三升．一獻而三酬．適合一斗之數．故鄭云．豆當爲斗．如劉氏之說．當云一獻而一酬．乃合一豆之數．

廬人．灸諸牆．注云．灸．猶柱也．釋文云．灸音救．封也．音樹灸．說文引作久．云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案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士喪禮云．冪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爲灸．謂之蓋塞其口．下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鄭司農云．庛讀爲其頮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疏云．俗人謂顙頮之上有疵病．故讀從之．棟謂其頮有疵．當在孟子．今書疵作泚．或先鄭所據本．與趙氏異耳．賈疏失之．

弓人．菑栗不迆．注云．栗讀爲裂繻之裂．毛詩東山曰．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九經古義卷第九

儀禮古義上

士冠禮旅占注云古文旅作臚案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德云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索隱音盧盧猶文臚周書謚法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即旅也

兄弟畢袗玄注云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爲均案袗玄即漢之袀袨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玄故謂之袀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服虔注左傳以均服爲黑服月令曰乘玄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袗路似當爲袗字之誤是鄭亦以袗爲玄

將冠者采衣紒注云紒結髮古文紒爲結廣雅曰鬃結也曹憲曰案說文即籀文髻字也古髻字皆作結漢有假結安國結大手結周禮注結作紒俗作髻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云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

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云離者麗也禮月令云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皮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云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

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曰撓和也鄭以攝酒有攪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之

眉壽萬年注云古文眉作麋大戴禮王言云孔子愀然揚麋盧辯注云麋一作眉荀卿子非相云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去麋與眉同漢書皆以麋爲眉歐陽公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不永麋壽全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用蘄眉壽者皆爲釁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

永受胡福注云胡猶遐也遠也案詩隰桑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禮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遐胡瑕古音通詩言胡考周禮謚法彌年壽考曰胡

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釋文云字叶音滋案虞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尙書字作孳是字本有滋音毋容叶也

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云毋發聲也追猶堆也案追古堆字枚乘七發曰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說文云𠂤小阜也徐鉉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戴延之謂之風𡸣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殺猶衰也繫上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虞翻注云乾坤坎離反復不衰亦讀殺爲衰淮南說山云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音近殺故云殺猶衰也棟案衰猶差也荀卿子云相地而衰政注云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說林云大小之衰然注云衰差也春秋傳曰遲速衰序又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彼此互訓文王世子云親親之殺也注云殺差也是殺與衰同

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孔氏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然則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鍊三商蓋本書緯

皇舅某子日知錄云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謚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案經云婦執笲棗栗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張稷若儀禮節解云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荀子云醮父南鄉而立子北鄉而跪醮而命之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云隆帥以敬先妣之嗣案文隆訓盛義亦通然注儀禮作勖者當由避殤帝諱改隆爲勗如毛詩隆衝與臨衝郡國志隆慮爲臨慮之類荀子亦以隆爲隆盛漢時經學皆受之師時君之諱既經改易隨文釋之非復故書之義許叔重說文解字每載上諱不更箋釋亦此例也士文

費啓會注云.今文啓爲開.既夕請啓期.同.賈公彥云.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案生爲漢初人.不應爲景帝諱.明經師相傳.遂爲故實.非盡高堂之舊也.

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詩鹿鳴曰.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古文春秋傳皆以視爲示.賈公彥曰.古人字少.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棟案.示本神祇字.古視瞻之視.皆作眡.周禮、許文、皆同.(啓母廟石闕銘云.昭眡後昆.以眡爲示.)鄭所據古文儀禮.知視爲古示字.郭忠恕撰佩觿.以鄭氏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竊所未喻.

士相見禮.衆皆若是.注云.今文衆爲終.易雜卦云.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史記五帝紀云.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甫蚤降.釋草云.濼貫衆.皆讀爲終.仙人韓終.亦作韓衆.古衆字皆終音.

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古辯、徧、通用.史記曰.辯于羣神.今尚書作徧.春秋傳云.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杜氏云.辨、徧也.荀子脩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辨.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辨善之度.古徧字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傳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辯爲徧.(鄉射禮下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讀辯爲徧.)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論語云.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云.僎讀爲詮.詮之言善也.)禮記冠儀曰.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少儀僎爵.注云.僎或作騶.(本亦作騶)古文禮僎作遵.(鄉射禮注云.僎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

公如大夫入.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棟案.古而與如通.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爲若.鄭以爲聲之誤.則古讀而如若也.

主人釋服.注云.古文釋作舍.大射儀云.獲而未釋獲.注曰.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云.舍即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云.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棟案.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今通.史記五子胥傳云.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古串與患通.又讀爲貫.故古文患作悶.从心關省聲也.)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云.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以作膚.張稷若節解曰.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即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惠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爲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

唯君有射于國中.注云.古文有作又.汗簡云.古文尚書.有作又.石鼓戊文.(一作甲文)云.澫澫又魚.盡述曰.又通作有.秦惠王詛楚文云.又秦嗣王.義作有.古文又.又作有.周易繫辭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鄭氏易.又作有.詩長發云.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讀

爲又.戰國策公子他謂趙王曰.今又案兵.劉錢本又作有.說文云.有者不宜有也.从月又聲.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

燕禮云.更爵.注云.古文更爲受.(大射儀同.)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春秋昭廿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

升媵觚于賓.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檀弓下篇云.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宋本作騰非)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上經云.主人坐奠觚與爵.注云.古文觚皆爲觶.又云.主人拜受.(受字當作送)爵.注云.今文觶作觚.說文曰.觶.禮經觶.漢書高帝紀云.上奉玉巵.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韓詩說云.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大射儀云.侍射者降洗角觶.疏云.角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古巵字作觝.鄭氏駁五經異義曰.觶角旁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著氏.則是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觝.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

對曰.寡君之私也.注云.私謂獨受恩厚也.棟謂私猶屬也.若邾、滕之于齊、宋.故叔孫豹云.邾、滕.人之私也.上介致辭.謙言屬國.

大射儀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爲庸.鄭氏尚書云.笙庸以閒.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

綴諸箭.注云.箭、篠也.古文箭作晉.周禮大行人云.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古讀晉如箭.晉鼎亦作箭鼎.)

且左還.注云.古文且爲阻.棟案.古鐘鼎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卣.盟和鐘文.王命寏鼎.師𩁹敦.皆然.尚書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徐廣曰.祖、始也.孟康曰.古文言阻.古文祖作且.且、阻.同字.故儀禮、尚書.皆作阻.

奏貍首.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云.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棟謂.案禮說云.不來反爲貍.貍升夾爲貍.終貍爲推.邪要爲貍.物罷爲拔.(周伯琦云.鄭古邦書國外傳物變內傳作萬.)罄要爲煙.不可爲亙.(帛古隸說苑作帛.雒古隸爲雒也.顧孫師之子爲申祥.顧孫爲申也.)後世反切之學.出之此.貍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不來者不事侯.故抗而射之.然則長弘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矣.(盧啟成詩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騶虞首.周官諸侯以爲時.會而去.孔子錄詩不得.熊氏經說云.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孫侯氏.爲數句隔斷.然奏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實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

箕行。既志乃張。此亦體首之詩也。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或曰。經皆鵲巢也。篆文體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附會之過。

九經古義卷第十

儀禮古義下

聘禮云。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

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陳案立讀爲位。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旣入立于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卽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盄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郘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周寰敦銘云。蘇公入右寰。立中庭北鄉。韋弘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廷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仍訓爲本字。非也。

賓進訝。注云。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旣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訝對相授。疏云。梧卽逆也。對面相逆受。案梧本作牾。訓爲逆。訝亦逆也。旣夕注。不從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漢書司馬遷傳云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戰國策梧亦作權梧

歸饔餼五牢。注云。今文歸或爲饋。案古文論語。如詠而饋。饋孔子豚。魯論皆作歸。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

車秉有五籔。注云。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下記曰。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包咸論語注云。十六斗曰庾。庾卽逾也。古文作籔。

醴黍清皆兩壺。注云。醴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邢昺曰。稷粟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

侑幣。注云。古文侑皆作宥。案春秋傳侑皆作宥。又周禮三宥。管子作三侑。古字通用。

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策字作筴板當作版

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文資作齎。周禮外府云。共其財用之幣齎。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後鄭云。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云。古文簋皆作軌。周禮小史云。敍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古文也。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蜀才本簋作軌。從古文。

覲禮云。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案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登、猶升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篇中古文與覲禮擯者延升合假讀爲格正也

四享皆束帛加璧。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鄭志答趙商曰。古三四積畫。說文曰。亖籀文四。賈公彥云。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臯陶云。外薄三海。秦誓序云。作秦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玄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與是同。韓勑脩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承祚撰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孫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見洪适隸續何至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以是氏兩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自虔不諳審度。陳壽不辨是氏。古字古音。皆亡于晉。惜哉。

士喪禮云。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注云。精讀爲綪。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綪。古文綪皆爲精。說文云。綪、赤繒也。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綪爲側庚反。非也。

布巾環幅不鑿。注云。古文環作還。案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襄二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

決用正王棘。注云。世俗謂王棘𥑡鼠。言王棘可以𥑡鼠也。𥑡古磔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𥑡死於杜。張守節云。𥑡音貯格反。司馬貞曰。𥑡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𥑡鼠。劉昌宗音𥑡爲托。皆失之。磔从見張湯傳。

竹笏。注云。今文笏作忽。案說文無笏字。注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古笏字本作曶。鄭氏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載帶搢曶。郭璞曰。曶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从曰勿聲。六書正譌云。曶。呼骨切。俗作笏。非。說文曰。曶。出氣詞也。从曰。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曶。說文又云。曶籀文作曶。一曰佩也。象形。曶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今治忽字古皆作曶。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曶。揚雄甘泉賦云。翕赫曶霍。河東賦云。犪曶如神。師古曰。曶讀與忽同。

設決麗于擘。注云。古文擘作捥。案擘依字當作擊。傳寫之譌。說文曰。擊。手擊也。从手毆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擊。游俠傳云。搤擊而游談。高誘呂覽注云。擊讀如椀椀之椀。古文作捥。春秋傳云。捘衛侯之手反捥。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捥。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捥。俗作腕。非也。

祭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既夕曰。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說文云。久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今考工記作灸諸牆。當是後鄭所易。

幂用功布。注云。古文幂爲鼏。案古鼏字作鼏。與冥相似。故誤从之。冥从冂。讀若𦭕。鼏从廾。讀若拱。

四鬄去蹄。注云。鬄。解也。今文鬄作剔。案剔與鬄同。大雅抑詩云。用遏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陸云。遏、狄、皆當作剔。韓詩云。鬄彼東南。蓋从古文。

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術與述古今字。毛詩日月云。報我不述。韓詩作術。祭義術省。注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既夕云。設披。注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今文披皆爲藩。案披从手皮聲。古音皮。與藩同。蕃又藩通。故今文披作藩。聲之誤也。辨見詩攷。

記云。御以蒲菆。注云。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疏云。案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武子之房。杜注云。菆。好箭。又云。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古文菆作騶者。漢書鼂錯傳云。錯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顏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騶矢以射也。矢工矢善。故中則同的。是菆與騶同也。

士虞禮記云。明日以其班祔。注云。班、次也。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棟案古辨字。或讀爲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群神。徐廣曰。辯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師古曰。辨讀爲班。春秋傳襄廿五年云。男女以班賂晉侯。此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辨。此古文也。說見劉光伯規過。今文爲胖者。鄭注王制云。頒之爲言班也。頒與胖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

朞而小祥。注云。古文朞皆作基。案堯母碑。朞字亦作基。

中月而禫。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古文禫或爲導。說文曰。丙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木部棪字下所讀同。棟案導服即禫服。从古文。故曰導。則是丙與棪皆讀爲禫。近有妄人作字彙名正字通。斥許君說爲妄。是未諳佛禮。喪服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道。

特牲饋食禮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𩟄。說文曰。饎、酒食也。或作饎从配。或作糦从米。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云。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詩正義云。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

有司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云。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疏云。讀从詩或舂或抗。彼注。抗、抒臼也。案今毛詩生民云。或舂或揄。毛傳云。揄。抒臼也。不作抗者。周禮地官女舂抗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抗者。抗、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抗。蕭氏引韓詩。揄作抗。鄭先通韓詩。故讀从之。說文云。舀。抒臼也。从爪臼。詩云。或簸當作舂或舀。或作抭。从手从冗。或作𦥷。从臼冗。案詩釋文云。揄說文作舀。舀訓又與揄同。明簸當作舂。姚令威謂後人改舀爲揄。則是宋時說文。已誤舂爲簸矣。

九經古義卷第十一

禮記古義上

曲禮云。若不得謝。注云。謝、猶聽也。棟案謝猶去位也。說文。謝、辭去也。楚辭大招云。青春受謝。王逸云。謝、去也。謝一作謝。史記蔡澤言范睢云。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今時有代謝之語。蓋本于楚辭。顏延武訓謝爲序。案招魂云。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注亦云。謝、去也。若訓爲序。不合事理。顏延年[illegible]

[illegible]七日謝病雖醉不得三日而時

拾級聚足。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案周書嘗麥云。王涉階。故讀从之。涉階猶歷階也

毋勦說。注云。勦、猶擥也。今本曲作猶 惠曰。勦說之勦。當从刀。左傳焉用築城以勦民。乃从力。訓爲勞。

踐而遷履。注云。遷或爲還。公羊春秋云。宋人遷宿。傳云。遷者何。以地還之也。遷與還義得通。故或爲還。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注云。離、兩也。離與麗俗作儷同。故訓爲兩。說見儀禮 周書武順曰。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illegible]

笑不至矧。注云。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倉頡篇云。斷、齒根也。與鄭異。釋文云。矧本又作哂。說文云。笑不壞顏曰欯。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曰。欯古哂字。

禮不諱嫌名。注云。嫌名謂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釋文云。丘與區並去求反。非也。古丘字皆讀爲區。故鄭云。聲相近。毛詩丘與詩協。左傳丘與旗協。戰國策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荀卿子曰。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儒林傳作丘蓋。顏籀匡謬正俗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丘。亦古之遺音也。

左右攘辟。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漢書禮樂志云。降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廣韻云讓。文字指歸云揖攘。

入里必式。注云。不誣十室。正義云。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棟案荀子大略篇云。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大戴禮亦云。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故云。不誣十室。

畛於鬼神。注云。畛、致也。畛或爲祇。張揖埤蒼曰。眂、告也。禮記曰。眂於鬼神。玉篇引。是祇當作眂。爾疋云。畛、告也。

天子之五官云云。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乃貶戎狄之俗。作五官有司。故鄭據以爲說。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力當爲加。壞字也。晉語曰。庶人食力。官宰食加。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歆以爲無國征者不征于國。

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公羊春秋云。莊十七年。齊人瀸于遂。傳云。瀸者何。瀸、漬也。鄭注本此。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注云。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有二十人。備子姓也。吳語曰。越行成于吳。曰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韋昭曰。晐、備也。姓、庶姓也。時越以王禮尊吳。故云晐姓。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又昭四年傳云。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漢書田蚡傳。蹏起如子姓。注。姓、生也。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棟案左傳。誰居之居亦音基。孝經及論語皆云。居吾語女。古人讀居爲姬。吾音爲魚。外傳晉語云。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韋昭曰。吾讀爲魚。列子因之。遂以居爲姬。吾爲魚。皆聲之誤也。易繫辭云。則居可知矣。鄭云。居讀爲姬。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淮南子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

細人之愛也以姑息。注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棟案呂覽驕恣篇云。周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愛近姑與息。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或疑借名爲明。棟案爾疋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名在眉目之間。失名者。失其珠子也。

池視重霤。注云。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漢書宣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霤也。

我喪也斯沾。注云。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此解非是。斯、此也。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喪。而使婦人從賓位。斯爲薄矣。沾訓薄。見張揖廣雅。俗作沗。非是。曹憲云。沾他纖反。世人水傍著忝。失之。又以此古字爲覘。亦失之。鄭氏改沾爲覘。恐未安。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七經小傳云。案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儒子蠢者也。棟謂劉氏之說是也。而以爲中間有遺文者非。蓋衍文也。案古本禮記。無舞斯慍及注慍猶怒也七字。故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幷注皆衍文。喜則陶以下。敘樂之節也。慍斯戚以下。敘哀之節也。文自相配。不須增入。人悲則斯慍五字。古文文簡而意備。非若後世之繁重也。釋文具在。何不以取正之。而爲是臆說邪。何胤曰。樂終則悲起。則其說已始于六朝。陸氏所據當是晉宋古本。

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爾疋云。繇、喜也。郭璞曰。詠斯猶。猶、繇也。古今字耳。

設蔞翣。注云。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縫人職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橮讀爲柳。皆棺飾。蔞與樓通。爾疋云。樓、聚也。又與僂通。莊子達生云。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僂之中。釋文云。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荀子禮論云。無帾絲歶縷翣。其額以象菲帷幬尉。注云。縷讀爲柳。

衛有大史曰柳莊。案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棟案晉語曰。趙簡子問于壯馳茲。義作莊。嚴訢碑云。兆自楚壯。即楚莊王也。漢諱莊。改曰嚴。漢時莊作壯。蓋作壯避諱而作。非正字。

洿其宮而豬焉。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尚書大傳曰。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豬本與都通。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又孟豬亦爲明都。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云。叔譽、叔向也。知叔譽是叔向者。晉語云。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故知叔譽是叔向。周書太子晉云。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大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孔晁云。叔譽者。大夫叔向也。春秋時。大夫有兩字者。如子產一字子美是也。

文子其中退然。一作退。然如不勝衣。注云。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楚語。左執鬼中。韋昭曰。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

王制。西方曰棘。注云。棘當爲僰。僰之言偪。高誘呂覽注云。僰讀如匍匐之匐。

王三又。注云。又當作宥。古侑字作宥。見儀禮注。古宥字作有。見今文尚書。論衡引。古有字作又。宥字作宥。見周翦映孫。嘯堂集古錄。又當爲宥壞字也。

執左道以亂政殺。盧植曰。左道謂邪道。案古左與邪通。子虛賦云。邪與肅慎爲鄰。師古曰。邪讀爲左。漢書

引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皇侃以爲用金爲印章。案此則璋字古本作章。今從玉旁者非也。

月令。其器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玉篇引云。其器延以達。說文云。延、通也。从爻从疋。疋亦聲。大玄經有延者。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

命相布德和令。後漢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劉昭曰。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志。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日。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灌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天子乃鮮羔。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今呂覽鮮作獻。故鄭讀从之。獻有軒音。故云聲之誤。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蔡氏章句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案春秋傳云。祈以幣更。故蔡據爲說。月令問答曰。問者曰。仲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大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服虔左氏解誼云。牝牡相誘謂之風。

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案呂覽亦作淫雨。說文雨部云。霖、小雨也。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霖雨。職戎切。鄭所云今月令。皆明堂月令也。

腐草爲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說文云。馬蠲也。蔡邕訓作腐草化爲蚈。高誘注曰。蚈馬蚿。一曰螢火。

無或差貸。案貸依字當作貣。古忒字。呂覽正作忒。易豫彖云。四時不忒。京房本作貣。尚書洪範衍忒。史記

作衍貣。又管子轡。皆以貣爲忒。今皆讀爲二者非。（張參五經文字云。貣相承或借爲貸字。是貣與貸通。又漢張表碑。貣忒字作貸。此其證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案呂覽、淮南。鮮皆作解。

順彼遠方。呂覽云。巡彼遠方。案巡當作循。聲之誤也。儀禮注云。古文循作順。故月令作順。高誘淮南注云。順、循也。鄭氏云。順猶服也。是讀爲馴。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惠。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後漢書江革傳云。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此鄭氏所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是也。

無不務內。呂覽內作入。內古文入。

固封璽。注云。今月令璽或謂樂。案呂覽亦作璽。高誘讀爲移徙之徙。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鞠之屬也。

水泉咸竭。呂覽咸作減。春秋傳云。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咸或作減。是咸與減通。

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又方服反。案呂覽作復。高誘曰。復、亦盛也。復或作複。複、重累也。

文王世子。閭內豎之御者。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外傳史黯諫趙簡子曰。臣敢煩當日。韋昭曰。當日、直日也。戰國策云。謁之發者直使。高誘曰。直當日直使也。

夢帝與我九齡。釋文作鈴。云本或作齡。案說文無齡字。樊毅修華嶽碑云。亦降高齡。婁壽碑曰。遐而齡耆作齡。齡亦借用字。下文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故字从齒。未詳當效。（盧狗曰齡年也九經致是古九齡）（石經作鈴案唐石經禮記無改未詳何據）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案鄭氏論語云。子之迂也何其。本于作迂。蓋古字通。

纖剸。注云。纖讀爲殲。釋文云。纖依注音。殲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案此則當云。纖讀爲鍼。故下注訓爲刺。今本皆从徐音。誤爲殲。

告于甸人。注云。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依字當作鞫）正義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以法律平斷其罪。案秋官小司寇。讀書用法。先鄭云。如今讀鞫。已乃論之。賈公彥曰。鞫謂劾囚之要辭。讀已乃行刑。漢書功臣表云。新時侯趙弟。坐鞫獄不實。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張湯傳云。訊鞫論報。張晏曰。鞫、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刑法志云。遣廷史與郡鞫獄。如淳曰。因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

三老五更。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

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案三老五更。諸儒之說各異。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以更字爲叟。云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叟爲五人。案蔡集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叟。今書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棟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然則蔡說不爲無據。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云。志謂識古文。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荀子大略曰。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注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王莽傳云三能文馬是也。棟案古三台字作能。古能字作耐。又作而。古耐字作耏。說文云。耏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或作耐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漢書注云。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說文曰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故曰耏。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耐。音若能。孔穎達曰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鄭云。則亦有今誤者。正義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呂覽正月紀云。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誘注云。而能。爲治。又士容論云。柔而堅。虛而實。注、而能也。淮南子曰。轉化推移。得之道。而以少勝多。高誘曰。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是秦漢之書皆以而爲能。

九經古義卷第十二

禮記古義下

禮器。次路繁纓。七就。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因誤爲之。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良玉不瑑。注云。瑑謂彫刻爲文也。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不顯大神亞駝。亞駝即惡池也。亞與惡通。詳易古義。

配林。注云。配林林名。盧植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風俗通云。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泰山下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何休注公羊傳作虞林亦聲近也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

郊特牲。鄉人裼。注云。裼或爲獻。或爲儺。鄭氏論語曰。鄉人儺。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敺疫鬼。魯讀儺爲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儺。魯論語作鄉人獻。故此注云。或爲獻。或爲儺。禮家所傳。亦有異同也。獻讀爲莎又讀爲儀音與儺聲近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云。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棟案古樂府。有豔歌。

三婦嬙。亦作嬙。古字通。

內則。柔色以溫之。注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匡謬正俗曰。案文當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不當改讀爲蘊。此說非也。古蘊藉字皆作溫。其蘊藻、蘊蓄之字。則从艸溫聲。正義云。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斯說得之。詩云。飲酒溫克。易云。藉用白茅。皆取和柔之義。詩小宛溫克箋云。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釋文云。舒瑗撰毛詩義疏。

三牲用藙。注云。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說文云。漢律會稽獻藙一斗。从艸顡聲。

接以大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音捷。是讀爲捷。春秋經云。宋萬弒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大戴禮官人云。九用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猶捷給也。

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古祇振字通。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謀曰。日嚴振敬六德。今尚書振作祇。振文與震通。魯世家。周公作毋逸云。治民震懼。今無逸作祇懼。熹平石經。般庚云。今爾惠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祇與振義同而音異。觀熹石經般庚之震世家辭音之敬祇之徐廣云敬一作振。

玉藻。諸侯荼。前詘後直。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考工記弓人云。寬緩以荼。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

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案詩作楚茨。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楚楚者薺。其字皆以齊次爲聲。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禮作齊。又引楚茨以證之。明同物也。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絲當作糸。周禮媒氏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公彥曰。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純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爲說。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墨子曰。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荀子曰。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朱新仲云。今人謂囋曰暫覆字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如嚮者。即繫辭所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是也。二說可與善待問者如撞鐘相發明。

樂記。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注云。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古最、聚通用。管子禁藏篇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注。最、聚也。史記殷本紀云。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又周本紀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公羊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何休云。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

武坐致右憲左。注云。憲讀爲軒。聲之誤。古憲、軒二字音相通。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欣讀爲軒。與難介韻。鄭注內則云。軒讀爲憲。揚雄河東賦云。麗城衛邑。李奇曰。衛音車轊之轊

从巾惠聲。反復相訓。蓋古音通也。內則亦讀憲爲軒。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云。祝或爲鑄。周本紀云。封黃帝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汲郡古文云。十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音。淮南子俶真訓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紀漢志云。濟北蛇丘。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傳云。臧宣叔娶于鑄。杜氏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高誘曰。鑄國名。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荀子瘠作省。棟案。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詩文義繁省爲長。

雜記。訃於適者。依說文訃當作赴。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鄭氏論語云。無敵也。無莫也。古文論語。敵作適。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是適爲古文敵也。

注。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沙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正義云。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釋名云。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賈公彥曰。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復不單。與袍制同。袿袍、猶圭衣也。鄭注內司服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江充傳云。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亦舉漢法以明之。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掛全幅繒角割。續漢志云。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絕之。應劭曰。襂閨緣。倂去衣之類。袍所以苞內衣。故云加上之服。皆重繒厚練。永平初。惟中宮皇太子得服之。蓋以儉化俗也。釋名曰。襈、撰也。青絳爲之緣。玉篇曰。襈、緣襬。緣襹、施緣也。

諸侯出夫人。有司官陳器皿。注云。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韓非子說林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妻有三不去。一曰有所取無所歸。

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緑中。注云。緑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熊朋來經說云。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指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棟案。鄭未嘗以此書爲兌命之篇。此正義之誤。鄭氏尙書無佚篇云。乃或梁闇。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乃雍。注云。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謂廬也。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鄭非不知無佚之篇。讙作雍。以記稱高宗書序。又有高宗之訓。此篇已亡。何知不在商書。而猥舉無佚之篇。改讙爲雍也。且馬遷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其所作魯世家。稱無逸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正與坊記所載同。古今異文。師徒異讀。必欲執一說以繩之。此非蓋闕疑之見也。吳興張謙中復古編云。闇、今喪廬也。从門音聲。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伏生書大傳謂

謂之槃闔讀如饋醴賓服四割平莫後鬲屏杜棚謂之槃臘晉貫后取妹丈桿䓢子蓋之鈕棃闔所生別作庵非烏含切又烏紺切

中庸壹戎衣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从之古依字作月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扂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親郼如夏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古寘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注穀梁引易云繫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案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漢書公孫弘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

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靜而順文而靜注云靜或爲情古靜與情每相通周書官人云情忠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官人情作靜周書又云飾貌者不靜大戴禮作不情

緇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禮記孫心作愻棣謂緇衣孫心當作愻猶祭義見間當爲覵史記刺齒當爲齧孟子正心當爲忘皆一字誤爲二字也說文愻順也書云五品不愻今文尚書作訓史記魯世家云宣王使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張守節云順音訓古文尚書作愻今孔氏本作孫衞包又改作遜古文亡矣薛宣尚書作愻緇衣猶存古字毛居正作正誤又從而改之益歎識字之難訓讀爲馴遜解爲順順猶馴也義本不殊

葉公之顧命注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棣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疑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祭公將殁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王伯厚已有是說余特表而出之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王氏以爲傳禮之誤非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也釋文云寡音顧出注棣案寡當音鼓尚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徐仙民云顧音鼓商詩章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顧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氏云聲之

誤

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棣案焉於也呂氏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曰焉猶於此高注淮南云焉於也外傳晉語曰焉作轅田焉作州兵皆訓爲於言於是始作轅田州兵也荀子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禍案移於梁矣今戰國策案作安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

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云籌矢也鋪四指曰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注云四指爲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鄭知扶與膚同者尚書大傳云五嶽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彼注云四指爲扶音膚書傳所載與公羊同而其字作扶故扶爲膚何休云側手爲膚案指爲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

儒行其飲食不溽注云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案歸藏易需卦之需作溽見胡氏啓蒙周易象云君子以飲食宴樂溽音辱春秋傳云辱必求之吾助子請服虔解誼云辱欲也

大學致知在格物文選注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量度事物致知之道也

此之謂自謙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安靜之意故書不作謙鄭讀爲慊今集注本直作慊字非也鄭下注命也之命讀爲慢朱子从之仍依本字訓爲慢此慊字亦當依本字訓爲愜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取法三代因歲獻而貢士之意三歲而貢士鄭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何休注公羊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九經古義卷第十三

公羊古義上

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休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于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嚴二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為顏氏春秋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云：遷鄭焉而鄙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廿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又以襄廿四日日食，周王為天囚之類，皆經違戾者，何休公所不取。

俶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儒林傳作泠豐、劉向本傳不載、王彥未詳。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

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

精符、考異、鄭說題辭，具有其文。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檮杌。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韋昭注國語引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何氏莊七年注云：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案唐虞萬國，殷三千見周書，周千七百有七十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公羊疏闕曰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然當時外史之所掌，尚得有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是也。

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為春秋矣。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說惢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然則左史所記為尚書。是以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先儒皆據玉藻之文，以春秋屬左史，尚書屬右史。熊安生禮記義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廿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年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卅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上皆熊說。

蔡邕公羊石經，隱十年下云：此公子翬也，云云。又哀十有四年下云：何以書？記異也，云云。皆無經文。案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皆無經文是也。

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古最、聚通。見禮記古義。

如勿與而已矣。注云：如即不如，齊人語也。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云：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禰是公羊說云禰字示旁爾言近可入廟是神示所自最近者也故曰禰。郭景純注爾疋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說文云妣殁母也。今世學者從之。案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公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顧寧人云古人曰父曰考一也自檀弓有為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為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許叔重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

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已下鄭駁。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據周禮大行人以爲不純臣之證，與何氏合。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于衆臣也。

二年傳，始滅防於此乎。注云，防適也。齊人語。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棟案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康成注考工記云，旗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

三年傳云，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義，卿得世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是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讀爲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今尚書作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从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傳富云，世祿禮也，世卿非禮也，三傳之說，未甚抵牾，詁訓者失之。

四年傳，石碏立之。蔡石經碏作䃅。案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䃅。衛大夫論云，石氏衛公族。

五年傳，登來之也。注云，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案禮記大學云，一人貪戾。鄭注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注云，百金猶百萬，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則登戾之說信矣。百金之魚，公張之。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云，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攷也。顏遊秦說者非，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兩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

經，初獻六羽。注云，羽者鴻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云，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左傳作渝平，云更成也。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平猶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云，渝

盟無享國。秦皆爲盟，誠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辭，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辭，則渝平不得爲成明矣。秦詛文云，即詛楚文。變輸盟，刺。廣雅曰，輸，更也。渝與輸同。朱子云，輸亦訓隋，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孫復以輸平爲輸誠，尤謬。劉原父以更成爲非，从公羊改渝爲輸，蓋未攷字義。

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包來。釋文云，包來，左氏作浮來。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邱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邱子。是古音通也。

十有一年傳，何隱爾。弒也。蔡邕石經弒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殺音試。釋文云，弒从式，殺从殳，不同也。父言弒，弒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字之字多亂，故時復音之。不敢卒，候間可事，稍稍弒之。荀卿子議兵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大略篇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四年有年。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六年經，蔡人殺陳佗。傳云，淫于蔡，蔡人殺之。注云，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

也。疏云，納言對子姦母也。

八年注云，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云，皆指祭宗廟之牲也。襄元年左氏傳云，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索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其求牛。求牛，猶索牛也。

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案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鄶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鄭語史伯云，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於夫人而取其國。康成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昔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愚案桓公寄帑與賄于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東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而驟非之，過矣。

莊四年傳，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从周禮說。

七年傳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王伯厚云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脩春秋也

八年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其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何兵之能造玄之聞也以下鄭駁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鄭以公羊祠兵爲治故詩采芑箋引此傳或作治

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國伯爵二傳皆作郕僖廿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是盛爲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郡國志云濟北成縣本國成侯屬泰山郡地理志泰山有式縣式當爲成

十年注云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案昭卅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云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也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祆言令尚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數罪耳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

十有二年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句魯侯之美惡乎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以爾虜焉故爲句注云女嘗執於魯侯故稱譽爾又云魯侯之美惡乎至注云惡乎至猶何所至讀反逗拘

十有七年經鄭瞻自齊逃來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案甚佞猶孔壬也爾雅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虞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傳訓爲甚佞佞讀爲年天王殺其弟年夫左傳作佞夫故國語輿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爲年年讀爲壬說文郠从邑年聲讀若寧又年从禾千聲千與年同音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後人疑孔壬之說遂以爲共工名其妄如此王逸天問注云康回共工名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音是之謂古訓訓讀爲陳

廿三年經公如齊觀社鄭氏六經奧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案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以上皆鄭氏說棟案左傳襄廿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

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

廿四年傳戎將侵曹曹羈諫曰君請勿自敵也春秋繁露曰曹羈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仲舒謂適爲敵古文也禮記經解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適爲敵

卅年傳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云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別非也古戚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是戚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戚有蹙音故訓爲疾

卅有一年經築臺于郎注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卅二年傳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盡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殃文案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弃禮罪之大者也玄之聞也以下鄭駁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小之帝尚考不立廟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卜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蔡邕云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大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閔元年傳注云律親親得相首匿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之文荀卿子王制篇曰周原本作川誤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

十年傳踊爲文公諱也注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十有四年傳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云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曷火葛

民。案恐曷即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戰國策云恫疑虛猲高誘曰猲喝息懼皃。

十有六年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楊士勛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公羊釋文云本或作砰八耕反。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

十有九年傳。叩其鼻以血社也。棟案血當爲衈。壞字也。穀梁作衈社。山海經云。祈聃用魚。郭璞云。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音釣餌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聃。蓋衆取膟膋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聃从耳。

卅有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列子孔子曰。望其壙。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注云。宰。冢也。穀梁云。宰之冢木已拱矣。

九經古義卷第十四

公羊古義下

文二年傳。虞主用桑。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五經異義云。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於道左。

注。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疏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旣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桑主。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旣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

棟案。用栗。注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案古文論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康成注云。田主。謂社。春秋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

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是許氏亦據古文。以主爲社主。何晏集解本直作社字。後人承其誤。遂以爲古文作問社。今文作問主。公羊疏亦云。其說非也。

十有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曰。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

惟諓諓善竫言。說文引書云。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illegible]楚辭亦句引書云。諓諓靖言。靖與竫同。俾君子易怠。尚書怠作辭。說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而況乎我多有之。尚書況作皇。依字當作兄。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皆作兄。詩桑柔云。倉兄填兮。義作況。惟一介斷斷焉。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焉與近猗。故尚書作猗。無他技。技與伎同。尚書或作技。其心休休。能有容。尚書云。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伽當作如。如其音也。此述秦誓之詞。而字多異。然反覆案之。與尚書無大牴牾。蓋古今文之殊例。

十有三年經。世室屋壞。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大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室。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廟。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人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尊爲伯禽。棟案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大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是世室猶大室也。又穀梁經下民稱田曰漢碑云魯不備大室春秋作碑久焚約衛漢碑云世室不滿作秋作碑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

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注云。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棟案荀卿子云。怪星之黨見。黨見猶所見也。楊倞讀黨爲儻無故何氏說是。

十有四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棟案納當作內。古文賜作錫。入作內。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棟案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書字爲無聞。

十有五年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云。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云。筍者竹䈴。一名編輿。說文從竹與也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脅我。命受之。史記張耳陳餘傳云。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篰輿前。徐廣曰。篰音鞭。服虔曰。篰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曰。如箯反。云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篰輿土器。音步典反。案服氏云。篰如今峻。峻即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蓋人鼎議漢時篰輿。諸說唯服子愼與何邵公合。蓋曰與之。輿其食異也。

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其實我動焉爾。注云。動。懼我也。案動爲非。非懼也。

十有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營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棟案。無營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兄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県。玉篇云。賈侍中云。県謂斷首倒縣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罪。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厩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者刎頭。高祖約法三章。所云殺人者刑也。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畧其大略如此耳。

宣元年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云。諸侯諫不從。得去。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君待之以禮。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所謂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齊人取濟西田。傳云。爲弑子赤之賂也。注云。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由與猶同)律行言許受賂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又有聽請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

坐受賕之條。故舉以況之。

五年經。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云。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云。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案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八年經。夫人熊氏薨。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云。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之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玄之聞也。(以下鄭駁)喪服緦麻。庶子爲後。其爲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已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

十有六年經。成周宣榭災。釋文云。左氏作宣榭火。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郙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秦誓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吳志三嗣主傳注云。漢末大鴻臚射慈。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見廣韻。此由當時不識古文。曲爲之

說。陳壽撰三國志以是爲氏。謂孔融所改。亦此類也。)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云。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釋文云。佚一本作失。案古佚字皆作失。詳見尙書致佚。又與逸同。尙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云。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注云。以齊爲土地。案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土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其禮說。

四年經。鄭伯臤卒。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穀梁仍作賢。)今定本亦作堅字。公羊釋文云。臤本或作堅。棟案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寶智。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緊。與堅同。臤亦爲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後漢紀注)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從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廣韻引孝經說云。臤者堅也。)

十有一年經。晉侯使郤州來聘。世本曰。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

十有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辛也。魯于天子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即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illegible])

十有八年經。晉侯使士彭來乞師。釋文云。二傳作士魴。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illegible])

十二年疏云。致請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亦誤矣。

襄二年經。鄭伯睔卒。釋文云。睔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睔。師古曰。睔音工頑反。左傳作睔。案古今人表又有睔倫氏。服虔曰。睔音鯀。鯀與昆同音。古昆字作眔。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疋云。鯤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亦音古魂反。故睔、論、綸、皆讀爲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論爲工頑反。非也。(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矣。)

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於鄬。說文引作隔。云鄭地阪。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今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者。史游急就章曰。疻痏保辜謕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

又云。見薛宣傳。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

十年經。遂滅偪陽。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詩小雅采菽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偪音福。棟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棟案古陽字亦讀作副。徐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本古數字。今亦讀作副。

十有一年。經。同盟于京城北。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棟案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攷。此傳寫之譌。當从公穀是正。

十有七年。經。邾婁子瞯卒。釋文云。瞯左氏作牼。案攷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是牼有瞯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瞯音閑。或下簡反。

廿年。經。陳侯之弟光。出奔楚。釋文云。弟光。左氏傳作弟黃。案說文。炗古文光。熒古文黃。字相似。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

廿有三年。經。邾婁鼻我來奔。釋文云。二傳作畀我。古鼻、畀同音。

廿有五年。經。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注云。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

卅年。經。天王殺其弟年夫。釋文云。年音佞。又如字。二傳作佞夫。棟案古佞讀爲壬。故晉語輿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陳。故詩信南山云。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壬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

昭十有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祥。無祲字。皆是所見異也。棟案古祥字。皆作詳。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本又作詳。尚書呂刑云。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皆省作羊。詳。善也。鄭注車人亦云。羊。善也。祥亦訓善。見說文。

屈銀。釋文云。二傳作厥慭。案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慭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猌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公羊厥字皆作屈。慭爲銀。字異而音同。凡公羊異字若此者多。余每校三傳而得古音。習鄭學而識古文。後之學者。忽而不察。妄有論辨。竊所未喻。

廿有三年。經。尹氏立王子朝。注云。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棟案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何氏注。王子朝奔楚下云。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張斐律表曰。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禾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

也。

廿有五年。傳。以人爲菑。注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

卅有一年。傳。珍怪之食。荀子正論篇曰。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楊倞注。珍怪。奇異之食。

定四年。經。公及諸侯盟于浩油。釋文云。二傳作皋鼬。古讀皋爲浩。鼬爲由。鹽鐵論又作浩鼬。爾疋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樊光本浩浩琄琄。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云。古禮無文。案荀卿子大略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嬰弓無攷。釋文云。見司馬法。盧弓即黑弓。春秋傳謂之旅弓。詩行葦云。敦弓既堅。敦音彫。毛傳云。天子敦弓。蓋本荀卿子正義。引何休注。以爲事不經見。未之攷也。經典序錄云。孫卿子傳名人大毛公。即毛亨也。今毛傳多用荀卿說。

六年。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从左氏義。

八年。注。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棟案此事。亦見說苑、家語。及韓詩外傳。續漢書律歷志云。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近人不攷。以論語有馬者借人乘當之。誤之甚者。

哀六年。經。齊陳乞弒其君舍。釋文云。舍。二傳作荼。音舒。熊朋來云。詩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與車盱協。知舍讀作舒。棟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十有四年。經。西狩獲麟。案孔穎達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案孔氏本是有成文。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云云。與今本合。

傳。有麕而角者。唐石經麕作麏。郭璞引此傳。與石經同。蔡邕石經作麐。

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遝。說文。遝、迨也。玉篇。迨遝。行相及。从辵眔聲。又目部。眔、目相及。从目从隶省。方言云。迨、遝。及。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

九經古義卷第十五

穀梁古義

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余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又卿著書。言天子廟數(僖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荀卿禮論同)。及聘盟會之義(隱元年。傳曰。盟云云。在大略篇)。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隱八年傳。亦在大略篇)。諸侯相見。仁者居守(二年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以大上爲天子(隱二年傳。大上故不名。今在君子篇)。皆本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又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鄭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論語。蓋亦言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康成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

經典序錄云。穀梁有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棟案後漢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章懷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即段肅也。劉氏史通言。肅與京兆祭酒晉馮(並亦見奏記)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

隱元年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韋昭國語注云。信古伸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讀成信有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三年經。日有食之。傳云。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麋信之言。(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土。倚者正義)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或與有同義。故以內外別之。

四年衛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有祝音。故或作祝。聲之誤也。

五年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方言曰。厲印爲也。甌越曰印。吳曰厲。郭氏云。作亦爲也。(僖廿年新作南門傳云作爲也)

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邴。釋文云。左氏作祊。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邴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

注。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疏云。見孝經說。棟案范注。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已下。皆采許叔重五經異義之文。疏言見孝經說。非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顧炎武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季字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季。史記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康、南皆畿內地。荀子云。周公歸周。注云。畿內之國。亦名周。周公畢其後也。康叔後封于衛。聃季未改封。世爲卿士。此司馬遷云聃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桓二年傳。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何休注桓二年傳云。臣死君字之。與此異)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杜預以爲孔父稱名。與賈逵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以下駁異義)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

以教授六君。若其有所欲改。其隆書於緯處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公羊桓四年傳無夏田之語）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正義）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注云。孫、孫遁而去非也。公羊傳云。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曰。孫、猶遁也。棟案遁讀爲循。釋文音徐因反。非也。今文尚書云。五品不訓。（後漢書）訓讀爲馴。（周禮注）書亦或作馴。（史記）馴與循同音。循、猶巡也。巡、猶遁也。古逡巡字皆作逡遁。（見儀禮注）又作逡循。（顧炎武論之詳矣）是循與遁同。又與孫通。古文尚書云。五品不遜。說文引作愻。愻、猶孫也。古遜字皆作孫。與遁、巡、訓、馴、循、皆同音。（劉向說苑曰。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今學記馴作孫。）

七年。經。辛卯昔。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于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

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臣之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楚箴尹克黃亦言。君、天也。天可逃乎。是逃義也。

廿有二年。肆大眚。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

廿有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晉語張老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注云。密、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注云。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注云。不礱也。士首之。注云。斲其首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其楨。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鄭氏注云。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稜、棱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卅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爲王子。謂之別者。別于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爲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爲分子者蓋長庶歟。

閔元年經。盟于洛姑。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校獵賦曰。虒乃虎路三嵏。以爲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云。莅者位也。鄭氏易需象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爲涖。涖與莅同。

廿有八年經。公朝于王所。傳云。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案攷工記。載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氏注云。屬猶朝會也。故白虎通引屬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

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然則王所者。猶漢時所謂行在所也。天子所在曰王所。言曰云。天子之所。此臨天下之言也。諸侯所在曰公所。（鄭詩獻于公所。齊侯鎛鐘云。在其于公所。）此臨一國之言也。下經云。天王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棟謂天子巡守。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狩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疏云。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謂頃聲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

成元年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棟案古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于齊之管子。管子制國。始有士鄉。故地理志云。齊地臨甾。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禮說論之詳矣。

襄十有一年傳。古者天子六師。公羊隱五年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晉于春秋。不得爲方伯。以三軍爲復古。則諸侯一軍之說非矣。三略曰。單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諸侯一師。故舍中軍爲復古。古者一二。皆積書傳寫之誤也。六師即六軍也。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此詩。引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林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通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

昭十九年傳。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棟案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

昭廿有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云。邡公也。注云。邡當爲訪。訪、謀也。謀納公。

九經古義卷第十六

論語古義

有酒食，先生饌。鄭氏論語饌作餕，云食餘曰餕。案儀禮注云：古文餕皆作籑。說文曰：籑，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爲古文饌也。饌餕皆以巽爲聲。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孝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妄从而是正邪。亦潘岳閒居賦序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則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讀于爲乎，其來已久。

季氏旅於泰山。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臚。臚籀文臚字。上延注曰：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注，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周書謚法曰：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臚上，苑既賦齊，使臚于牧之野，臚即旅也。

郁郁乎文哉。汗簡云：古論語郁作戫。注有戫，仍作郁。

哀公問社於宰我。鄭本社作主，云田主謂社。案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夏后氏以下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管仲之器小哉。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王伯厚曰：張衡思玄賦引論語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棟案：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擇不處仁爲不智。

無適也，無莫也。鄭本適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棟案：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曰：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適讀爲敵。白虎通云：君臣〔illegible〕爲君之子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善而從之，〔illegible〕惡而去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

瑚璉也。棟案：二字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孔廟禮器碑文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易蹇之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周禮鄉師輦注云：故書輦作連。先鄭云：連讀爲輦。巾車職云：輦車組輓。陸氏云：輦本又作連，音輦。管子海王曰：行服連軺輂。漢書蓮勺縣，如淳音輦酌。則知連與輦音義皆同也。莊子連字皆音輦。說文胡連字又作槤。徐鉉云：俗作璉。

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耀文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賢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

崔子。鄭氏注云：魯讀崔爲高，今从古。王充論衡曰：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微鄭氏之注，幾不知充語何所指也。

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虞翻周易注云：矢，古誓字。

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見上〔illegible〕。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何晏注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依注當有我字。江熙注穀梁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師。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唐石經云：三人行，三上多一

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說爲得。蓋習于俗而忽不致耳。釋文云。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

陳司敗。鄭氏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棟案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揖巫馬期而進之。仲尼弟子列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今論語作期。孔安國注云。弟子名施。案說文云。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

誄曰。孔注云。誄禱篇名。案說文引作讄云。纍功德以求福。从言纍省聲。鄭氏小宗伯注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則知古文論語本作讄。

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論語篤作竺。尚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釋文云。篤本又作竺。說文曰。竺。厚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書謚敬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陸氏論語釋文云吝本亦作悋。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爲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

予有亂臣十人。案釋文及唐石經無臣字。陸氏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以益之邪。劉原父遂闢馬鄭之說。以邑姜易文母。冥臆甚也。原父又云。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尤謬。王伯厚已辨之。古亂字皆作乿。故敘云亂十官。

子畏於匡。注包咸曰。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孔子世家云。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大雅雲漢云。后稷不克。箋云。克當爲刻。刻。識也。然則克與刻同。釋文云。諸書或作顏亥。家語云。顏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爲僕。仲尼弟子列傳無刻名。云顏高字子驕。疑高即剋也。春秋傳有顏高。或以爲即子驕。案顏高齊人家謂云春秋之世顏氏顏鳴顏羽之徒皆一國者附則高非子驕明矣

冕衣裳者。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从古。鄉黨篇亦然。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从魯論。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咸以冕爲冠。或覍字之譌。斷釋篇包咸注云冕禮冠明此非冕

求善賈而沽諸。案唐石經沽作賈。唐石經及釋文。仍作沽。玉篇又引作夃。說文曰。秦以市買多得爲夃。

與衣狐貉者立。陸德明云。貉依字當作貈。汗簡云。古論語貉作貈。鄉黨篇同。高誘淮南注云貈音鶴。

不使勝食氣。說文曰。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棟案氣本古餼字。詳見左傳補注。餼又與既通。禮記中庸云。既廩稱事。鄭注云。既讀爲餼。是既與氣同。古既字作既。或省文作旡。見史記及說文。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曰。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不非其君上爲忠。注論語云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則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家君曰。論語依此說爲允。若如朱注。未足爲孝也。

仍舊貫。釋文云。魯讀仍爲仁。今从古。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臣作臣。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唐石經作臣。棟案唐大后以囨、埊、

⊘、⊕。又作𠀑。〇、𠕂、悳、𠁥、𠕋、𣂰、击。又作𡉉。㬻、𡈺、𢘑、𥁵、囝。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照、證、聖、授、戴、國、第字。以論語臣字攷之。亦非盡出臆造。衛本家書臣字見管子、戰國策、鶡冠子等書。戰國策。宋使者曰。臣。晉段本精受邊成。徐攻而留其日。續玉篇云。圀古文國字。義要卑以圀爲國。

詠而歸。歸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从古。王充曰。詠而饋。詠歌饋祭也。何晏从魯論作歸。不載孔注。史記仲尼弟子傳云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饋。

居之無倦。釋文云。倦亦作卷。棟案卷當作券。說文曰。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孜丁注云。券今倦字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荀子不苟篇曰。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非子外儲說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

鄙哉硜硜乎。案說文。磬古文殸。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厲作利。案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

好行小慧。鄭氏云。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案篆文慧與彗同。漢書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

且在邦域之中矣。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依孔注邦當作封。古字邦封同。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改爲封。非也。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作封域也。論語釋文云。邦或作封。

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

生而知之者上也。楊方五經鉤沉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究有生之機。聰天爲師。用醒已心。故曰生知。不亦善乎。初學記。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云本今作莞。周易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虞翻注云。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漢以來皆作莧。唐石經仍作莞。非也。廣雅曰。莧。笑也。疑莧字之譌。莧亦訓笑。故何晏云。莞爾小笑貌。

吾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

鑽燧改火。注。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邢昺曰。其辭今亡。隋牛弘云。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與今本同今作汲冢書非也又云。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尚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曰朏。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然則月令篇歷隋、唐、猶在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鄭氏曰。魯論窒作室。今從古。案韓勑脩孔廟後碑。亦以室爲窒。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窒中。徐廣曰。室一作窒。知室與窒通。

年四十而見惡焉。蔡邕石經。四十字作卌。古鐘鼎文。四十字皆从卌。今石經猶然。鄭注古文孝經云。卌強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

何德之衰。唐石經云。何德之衰也。案蔡邕石經云。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下二也字。唐石經無。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

夫執輿者爲誰。蔡邕石經云。執車者爲誰。子路云云。案車輿古通用。毛詩出車云。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云。出車彭彭。史記引作出輿。孟子曰。十月輿梁成。本亦作車梁。

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云。置其杖而耘。案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櫃。从置。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施作弛。云爲音絁。蔡邕石經仍作施。左傳曰。乃施邢侯。正義云。晉語。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曰。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于邢侯。施猶劾也。棟案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古施弛字通見周禮註。

叔夜。棟案周有叔夜鼎。卽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尚書大傳曰。思之不容。是謂不容。時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今五行志脂夜字皆作液。

子游曰。蔡邕石經游作斿。說文云。㫺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㫺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㫺汓聲。游與斿通。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圜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陸德明云。洒正作灑。埽本今作掃。棟案陸說非也。說文曰。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中如毛詩弗洒弗埽。洒埽穹窒。於粲洒埽。洒埽庭內。晉語供備洒埽之臣。皆古文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灑埽字俗用洒失之。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

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識作志。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玄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何晏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攷。後人因循。莫能是正。可慨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棟案大誓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善人爲黎元審矣。何晏以爲有亂十人。失之。

惠棟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孔騭論語子張已下別爲一篇全書訓典。論君臣難人言不廢。言惇德則南國有人。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皆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文王官人本載周書大戴采之以爲記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見周書[illegible]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邪。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質疑

荆溪任泰學

經學有淺深。無是非也。必謂此是彼非。非面質聖人。何以知之。故於古人傳注。不敢輕疑。亦不敢輕信。直抒其心之所得。以質之深於經學者。

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五年卽下五祀。謂自克商至作誥時。爲五年也。子孫正斥武庚。若曰悔禍復天命。一念可以作聖。今則暇以須之。五年於此。亦旣無可念聽者矣。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又泛指當時從亂者。若曰天亦惟求民主於爾多方。故大動以革命之威。以開爾多方顧天畏命之路。惟爾多方旣無有能顧之者矣。尚何所見而思亂乎。孔傳、蘇傳皆以服喪三年。還兵二年。爲五年。子孫爲紂。鄭注以武王八年以後十三年以前爲五年。詩疏引。夫作誥在誅武庚之後。不近言武庚。必遠引紂事。於時事爲疏。且武王十三年內。何莫非暇以須紂者。而必云五年乎。下文奔走臣我監五祀。孔傳、蘇傳皆不明著五祀爲何年。鄭注則云五年之後。反其本土。鄭意謂若移之郊遂之等。閭邊俱還。五年復反。無是理也。且末篇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以及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皆欲其永處洛邑之辭。

猗嗟。似爲莊公如齊觀社而作。春秋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尸女也。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

於貳室。所謂展我甥也。

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謂惠公之母。范注云。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諡。疏云。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旣是僖公之母。此文與彼正同。是此經的解。不煩曲說矣。乃范注又云仲子卒於孝公時。夫使卒於孝公時。閱惠公一世。至隱元年。始來歸賵。其說難通。而范氏必爲此說者。特泥於妾子未爲君。則不稱夫人。不稱夫人。則不稱諡。今見成風稱諡。仲子不稱諡。故創爲是說以釋不稱諡之疑耳。不知妾母用夫人之禮。自成風以下。成風以前。妾子卽爲君。生不夫人。死亦不諡。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一也。豈必卒於孝公之時。始不稱諡哉。

檀弓不爲位也者節。正義云。據婦來之長幼。不據夫之大小。甚誤。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經固有明文也。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按昭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容之母曰。長叔姒生男。伯華之妻。稱弟叔肸之妻曰姒、不曰娣。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宣公夫人稱弟叔肸之妻曰姒、不曰娣者。此如曲禮所記伯舅叔舅之稱。終未見有稱叔舅者。經典如此稱謂。皆不必泥。檀弓正義。據左傳言之、迂矣。

春秋之例。常事不書。必有大美大惡而後書。魯夫人之見於經者五。桓公夫人姜氏至自齊。莊公夫人姜氏入。文公逆婦姜于齊。宣公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公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皆齊女也。齊女、春秋之所惓也。問者曰。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穀梁曰。剌不親迎。是也。然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矣。曷不於遂發之。而必於僑如發之者何也。曰遂之逆也。宣公喪未畢。譏喪娶。則不譏親迎。問者曰。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稱逆者何人。不稱夫人。又不稱氏。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公羊云。高子云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云。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宜孰從。曰宜從公羊。問者曰。諸侯娶于大夫。略之矣。將天子不得娶於諸侯乎。曰天子諸侯。不同也。諸侯親迎。天子不親迎。且天子嫁女於諸侯。則使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則使大夫主之。欲其尊卑敵也。今公親迎于大夫之家。可得謂之敵乎。不敵、又何以行親迎之禮乎。況公以言逆。正與及宋人盟于宿同一書法。彼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失在不親迎。此逆婦姜于齊。失在親迎。然則稱婦何也。曰穀梁以爲有姑之辭。是也。春秋書婦者。文之出姜。宣之穆姜。成之齊姜。三人而已。文之逆出姜在文之四年。聲姜則薨於文之十八年。是出姜有姑矣。宣公之逆穆姜在元年。出姜歸於齊。在文之十八年。相隔祇數月。宜爲敬嬴子。敬嬴薨於宣八年。是穆姜有姑矣。穆姜薨於襄之九年。據左氏傳。齊姜逆於成之十四年。是齊姜有姑矣。

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正也。正則何以書。譏上事也。譏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正也。正則何以書。譏下事也。譏夫人姜氏入也。

內女爲夫人者八。紀伯姬、紀叔姬、杞伯姬、鄫季姬、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宋伯姬。書來歸者三。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穀梁云。嫁曰歸。反曰來歸。左氏云。郯伯

姬來歸。出也。閒者曰。齊何以稱人。郯杞何以不稱人。曰稱人以歸。歸無罪也。魯我而歸之我也。不稱人以歸。歸有罪也。吾女不安於彼。而自來歸也。左氏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杜注。將歸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夫言之而後出之。非無罪可知。

昔年於吳門見宋板不全本草。杏仁、桃仁。皆作杏人桃人。因悟八分書人旁加二。禮器碑。士人正作士仁。論語井有仁焉。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易何以守位曰人。本義今本作仁。皆仁人通用之證。其爲人也孝弟。其爲仁之本與。爲人、同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氣即血氣之氣。故告子懼其動心。強制於外。以隱忍勝輕躁。故孟子特以爲可。但不得已而求免輕躁。不得已而強爲隱忍。皆由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所謂不知言。遂無以養浩然之氣耳。夫志以帥氣。氣以達志。志之所向。氣即赴之。告子不端其本。強制其末。志氣遂分爲兩。此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也。準此四句。是但持其志。氣可勿論矣。下文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若志氣兩重。故下節復有公孫之問。

次如次帥之次。志無依據。必使氣方屯札得住。

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輈以上爲軌。上乃下之訛。疏不得其說。易軌爲軓。案車軾前當軾下合輈者曰軓。字亦作軋少儀作范。毛公不宜以由輈立文。濟盈不濡軓。理之常。然非詩意矣。軓凡聲。軌聲。軌與牡叶。軌便不識易軌爲軓。曲說無疑也。考呂氏春秋兩輪之閒曰軌。據廣狹言之也。晏子春秋。深不滅軌。據高卑言之也。穀梁傳車軌塵。兼高卑廣狹言之也。考工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徹廣六尺。徹、即軌也。徹者通也。中容可通者。皆謂之軌。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正似五十歲時語。人生大要百年。故云安得假我數年。復得五十年。洗心學易。

邲之戰。夜戰也。上言乙卯。下言丙辰。止兩日閒事。按文讀之。趙旃夜至於楚軍。見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以至於昏。下文云。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是以兩廣見晝夜也。王乘左廣爲乙卯日入以後。明矣。又云王見右廣。將從之乘。是丙辰雞鳴右廣初駕時。下又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謂以是日雞鳴乘左廣而右廣之駕反在日中之後。故云先左。杜云以乘左得勝故。未的。

乘維魚矣。衆即螽字。質之滋里師。師曰夢也。故宜是螽。泰因終其說曰。春秋經螽。公羊皆作蟓。古字往往無偏旁。

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病甚則殺。不甚則不殺。所謂愛其材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以示可用。杜注未的。

孟子言燔肉不至。燔肉即歸脤之俎。故言不至。曲禮乃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與孟子不合。

隨園先生答李穆堂閒三禮書。快論也。然其詆儀禮不能無失。其疑少牢曰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面婦、拜婦、爲太瀆。案詩云君婦莫莫。又云主宰君婦廢徹不遲。贊與宰。皆家臣也。先生豈并毛詩而不信耶。坊記陽侯竊繆侯之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其言即非孔子緒論。亦必非無稽之言。其疑喪服曰。卿大夫

之貴臣重臣服斬。是與國君無別。案國語欒氏之臣辛俞行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君以死事。主以勤事。君之令也。稱大夫於君前曰君。而得爲之死。則服斬亦不爲過矣。與國君同稱君。而同服斬。亦不爲過矣。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所謂父爲長子三年也。先生不疑服子同於服父。而獨疑服有土之君同於有國之君。何歟。天子天下之尊。服斬。諸侯一國之尊。服斬。大夫一家之尊。而亦得爲之服斬。不疑諸侯之同於天子。而獨疑一家之尊同於一國之尊。又何歟。喪服斬章。列諸侯爲天子。不列卿大夫爲諸侯。而統繫之君。辛俞行所稱三世事家者。正傳所謂貴臣重臣也。正其名曰君。君、至尊也。皆爲之服斬。可也。中庸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中庸所稱三年之喪。所該甚廣。即服降在朞。而義本三年。如天子於后世子者。猶謂之三年之喪。故下文特申父母之喪之無服降。

孔沖遠正義。名爲釋毛。意實護箋。孫王申毛。亦多乖隔。如毛以鴟鴞爲大鳥。正義但引陸疏。謂似黃雀而小。篤公劉。乃造其曹。傳云。曹、羣也。毛意、羣者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又進其羣與之共飲。正義仍用箋牧羣之訓。釋毛失之矣。信南山傳。曾孫、成王也。而甫田曾孫不復發傳。毛意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不得復爲成王耳。正義以箋言成王。遂至膠滯。孫毓、王肅。但辨婦子非后世子。不破曾孫非成王。意謂曾孫同文。不宜異訓耳。不知毛公據經立傳。多無定解。曾孫亦因主人之恆稱。豈不可泛用者。

上帝甚蹈。訓蹈爲動。所謂上帝不常也。無自暱焉。訓暱爲近。所謂皇天無親也。孫王皆以上帝爲斥王。誤矣。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訓赫爲炙。與陰爲對文也。我則陰女。女反炙我於烈日。王肅乃以嚇炙爲解。亦非毛意。

後母不仁。能調劑其閒者。獨賴有昆弟。昆弟一氣所通。詩之二子乘舟。後世之王祥、王覽。其明徵也。至於昆弟復不足恃。還當哀號呼籲於其父。父子天性。不可解也。小弁歸飛提提。傳云。羣貌。指伯服言之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與伯服同爲父母之子。而己獨不見親也。鹿斯之奔。維足跂跂。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傷己與伯服乖離。不復相恤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喻國君令垢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戒幽王也。爲君父者。高下在心。勿令背小寵伺。致啓讒人交搆之釁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戒將來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之以自傷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我示人以善。人鮮不應。我以善猶人。投我以桃。我未有不報以李者。不顧人情。剛愎自用。則潰亂之小子焉耳。傳云而角。自用也。

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言國家之壞。何日之有。正義云。王之此惡。何日可以散壞乎。非毛義。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云。武、迹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據此傳履帝武敏。四字絕句。與爾雅同文。介上無攸。止上有攸。故介攸止。四字絕句。

毛傳甚略。然意自可通。如國雖靡止。傳云言小也。不解靡膴。靡止意明。靡膴亦明矣。職思其外。傳云禮樂之外。不解其居。其外意明。其居亦明矣。

附札　經義非一家之言。所能盡也。而詩爲尤甚。作者非一人。所陳非一事。太抵心有所不得已。引而託之詩。以自寫其性情之微。而後之人乃欲卽其所託。以求其所不能自言者而代之言。宜其難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逆之云者。意其然而未見其必然。故說詩者。無取乎其固也。祛固之弊。求之以意。庶無悖古人說詩之訓乎。然而人之意亦難言矣。千萬其人。必千萬其意。且卽一人之意。今日見爲然。明日將見爲不然。如是而曰吾之意當卽詩人之志。不亦惑乎。而吾又欲以吾之意。求說詩者之意。以逆詩人之志。實重九譯而通之。不尤惑乎。雖然。吾自有吾之意矣。則安知吾意之不卽爲古人之意。且安知不合於說詩者之不竟與詩會也。此予所以明知其無當於古人。而猶不能自已也。小序古矣。毛傳不可删。而鄭箋不能無删。以其近於固也。唐宋諸家。擇其情之至者存之。否則當闕其疑。陳啓源稽古編最晚出。深得尚論其世之旨。且採輯極博。不專一家。今日之見如此。安知他日不以爲謬。他日而果以爲謬也。益信讀詩之無取乎其固也。

穎考叔挾輈以走。服虔云。挾車轅。牽馬而走。孔駁云。牽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案孔駁非也。車亦不在廟門之內。不但馬。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則授車於廟當亦策綏而已。駕馬挾輈。乃在廟門之外。若手挾以走。則挾輈走緩。故棘走速。何以至大逵。尚弗及耶。孔氏以杜作左傳序。稱數劉賈許穎。獨不及服虔。故多生譏耳。

桓四年傳。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注。以芮伯歸。將欲納之。案所執者當是更立之君。所納者卽十年所納之芮伯。萬傳注皆不可曉。

春秋戰伐戎。皆不書。惟僖公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二陵險隘。車戰所不便。故特與姜戎步騎相邀。秦師匹馬隻輪不返。實姜戎之力。至襄十四年會于向。戎子駒支猶以爲言。春秋書之。不欲沒其實也。

文四年傳。不辭。又不答賦。疏云。燕禮無答賦之法。案賦爲賦詩。燕禮所載。皆樂也。賦有答法。樂無答法。

富父終甥摏其喉。疏。六尺六寸之戈。得及長狄之喉者。必改其兵、非也。按狄皆徒步。魯自乘車。車崇六尺六寸。人長八尺。戈長六尺太寸。已得二丈餘也。國語僬僥長三尺。長者不過十之。摏其喉不亦可乎。

問曰。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兩經同一書法。公羊同以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爲解。杜氏則於伯姬卒。引公羊爲說。於子叔姬則依傳不言杞絕也爲說。且曰女未嫁而卒不書。前後矛盾。答曰。注有誤字。明監本作女未笄而卒。不書。傳曰書叔姬。言非女也。故杜爲此注。嫁女通已字未字。故別言未笄而卒不書。與前注相包。問者曰。杜注得其說矣。伯姬卒。子叔姬卒。兩經正同。何以一爲已嫁。一爲未嫁。答曰。傳之解經。注之解傳。各自名家。其實未必盡得。讀杜氏注。宜知杜意。讀左氏傳。宜知傳意。讀三傳之解經。又宜求經意。若申杜說。伯姬之下無傳。無傳不能鑿空。叔姬之下有傳。有傳必當遵傳。若卽左氏傳讀之。傳云書叔姬。言非女也。明女無在室而稱氏者。笄而字之。字以伯仲。在室稱姬。于名不順。於曰書叔姬。言非女也。明其已嫁。豈得但如杜氏以許嫁爲解乎。以此論之。公羊未可信。左氏言叔姬爲杞叔姬。誠得其實。而僖九年經伯姬卒。上當有脫字。伏讀文公十二年御案。謂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與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爲兩伯姬。則明以僖九年伯姬卒。爲前一杞伯姬矣。其經上脫杞字。無疑也。再合三傳以求經。此等之文。皆爲魯史原文。非褒貶所在。惟隱二年歸紀之伯姬。莊七年歸杞之叔姬。成八年納幣。九年歸宋之伯姬。卽共姬其歸、其卒、其葬。皆詳志之。而於其姬之後。內女無見於經者。或是聖人刪之。謂吾魯有宋共姬。而他皆不足書矣。聖人於春秋。有刪有改而無增。不信然歟。

士鞅卒。杜云因羇自裁。叔孫昭子卒。杜云因羇自裁。按傳、絕不見自裁意。梁邱據云。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非自裁。明也。杜必爲此說者。不信鬼神應感耳。

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杜云。宜言寡人稱君誤。蓋以京宋五稱寡人。故疑之也。然述事可以名相自言。陳令事。理合代君闡說。卽如上文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豈有稱先君爲寡君者乎。辭令之美。往往不宜訓詁。

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疏云不能入前敵。甚支離。其云人耳。疏云、耳、助句也。亦謬。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杜云。伏兵內宮。恐不勝。古未有訓逃爲伏者。豈傳有誤字耶。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杜云。言必爲盜所害。杜意懷璧。不得有徒衛。富而後使復其所。容得財可以自衛。故可復其所也。按韓宣子。買環於鄭商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似春秋時珠玉之等。有不得私自越境者。故得玉必獻之子罕。彼傳韓子買諸商人。既成賈矣。而子產猶以強奪折之。亦因不由君大夫。擅與商人成賈。爲鄙視鄭國。故子產不與耳。不得如疏所謂威逼。其價必賤也。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與。亦不復火。裨竈憤子產不用其言。故設爲危語以動之耳。子產知其詐。但不欲直發其覆。

觀子產之對里析。裨竈。初亥之言。子產未必不信。但天災積已二年。豈區區瓘斝玉瓚所能禳者。禳而不驗。失政體矣。

不敢以約爲利。當如論語不可以久處約之約。陸氏經典釋文約、如字。又於妙反。則古有讀爲要者。古無四聲。要卽雖曰不要君之要矣。

子家不見叔孫。杜云。託辭以距。非也。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乃與實語。設昭公未薨。叔孫來至乾侯。公決不肯令子家見叔孫也。何不可直距。而必託辭乎。

季氏不幾放絰而拜。疏云喪賓無拜法。據此傳文。必有拜法。非也。既已放絰、便與無服同。無服焉得不拜。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變雅刺之。故曰。葛覃、后妃之本也。

于以奠之。傳亦兩約教成禮女言之。不欲定其說也。箋疏、繩以禮文。以爲定是教成之祭。豈教成之祭之外。必當爲禮女。而教成禮女之外。不容復有祭非耶。

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是喪服之始本無三年。宰我之問。亦有由來。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當包上文不用四句在裏。微罪猶言細故。必以不稅冕爲微罪。亦瀆。

小子何莫學夫詩。夫子之言詩也。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夫子之言樂也。所謂用之房中用之一鄉用之邦國乎。一己之情。通天下之情。莫切於二南。故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或是當時成語。使民戰栗。宰我咎公。既往。夫子連引成語。乃微諷公以將來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泰聞於師曰。夫子作春秋。見端於此。

儀封人不立姓名。似未通於夫子。如晉明之觀叔向。

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蒙上吾未見好仁惡不仁文。言此等之人。豈容絕跡於世。吾乃未獲一見也。

點爾何如一節。泰聞於師曰。由求赤言用之則行。點乃言舍之則藏。夫子故嘆而與之。泰按兵、農、禮、樂。已盡用行事。點不說舍之則藏。竟亦無可自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日知錄謂正心爲一忘字。甚新異。然公羊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何休注云。不正、自謂出當復反。亦正訓預期之的證。

日知錄謂古人兵行指器。不指人。似矣。然左氏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則說亦不可通矣。

說苑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鄭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然則古人皆彼徂矣三字爲何矣。沈括引後漢朱浮傳彼岨者岐。王深甯正之。以爲是西南夷傳朱輔語。又云注引韓君傳曰。徂。往也。則古有彼徂者岐四字爲句者。從無彼岨者岐。從山作岨者。

昭五年傳。葬鮮者自西門。杜注不以壽終爲鮮。詩遯篠不鮮。宜從此解。

隱公三年經。尹氏卒。按隱公十一年傳曰。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或即此尹氏歟。非大夫。故不書名。公臨其喪。故特書卒。但說本左氏而左氏傳獨作君氏卒。不敢知其爲必然也。

附札　易之彖象。據理以該數。彖傳、象傳則但言理不言數。孔子之所不言。而後世欲稍言之。妄矣。歐公之疑繫辭特識也。易者實象。舉其象與辭而一一可見諸行事。今必推之未畫純卦之前曰四象、兩儀、太極。毋乃空談乎。不知太極兩儀四象。於易何損。精知太極兩儀四象。於易何益。譬論人之爲人。必本之於其未生之前。而後得言其臧否。有是理乎。其言筮與數。易之支流。亦適於實用。非如太極兩儀四象之不可知者。然必以筮爲易之大法。則又不然。春秋所載。如夫從風。風落山。風行而著於土。即上下兩象以爲斷。是文周未繫之辭。而占法已具矣。且易果爲卜筮而作。則不宜別有繇辭。但引文周之辭斷之而可已。故凡言易爲卜筮之書。亦焚書時誑耳。稱怪注家。必信此書爲孔子作。因以筮爲開物成務之要。及至言數之文。則諱言淺術。不敢用五行家言。別求艱深奧義。以冀合乎聖人宏深之旨。真所謂郢書燕說。賢聲或由此起。而其實皆非書意。泰欲輯經、與彖象傳。別爲一卷。以還三聖之舊。而繫辭以下附焉。經傳之注。必擇優於理者。而繫辭則參五行雜說。未敢自是。願有以教之。附上周易質疑若干條。一塵勺水。未必無補於高深。或去道尚遠。亦示近日學問所到而已。

用九用六。發六十四卦之凡也。羣龍之首。即亢龍。必言羣者凡一陽之卦。不嫌於亢。

屯卦。惟初五兩陽。以象言之。陽濟屯者也。陰必有求於陽者也。二曰乘馬。謂乘初應五。四曰乘馬。謂應初。上曰乘馬。謂乘五。六二獨乘陽。應陽。羣雄爭欲得人擇主者。歷盡艱難。故爻言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較之四獨與初應者又多十年之待也。此如此。止五十陽。卒有四五兩陽比初。無他辭。卒初則云乃亂乃萃。上六一爻。屯之尤甚者。無應。而柔與六三同。然三可知幾而舍。上不可言舍。位有不同也。古之死王事者。其屯之上六歟。

虛中無我之謂謙。謙之爲道。非徒爲己而已也。於妄人無難者。在下處橫逆之道也。若湯之於葛。文之於密戎昆夷。非可終於卑事者。故謙之內卦三爻。位卑。皆其在己者也。外卦三爻。謙德既成。位尊而宜以及人者也。四五皆曰无不利。概言之也。五曰利用侵伐。六曰利用行師。舉其事之至切者也。莫敢以自用敗於羅。淮陰師事李左車。遂以定齊。故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此行師所以必繫於謙也。

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尾位卑。非當世所指名也。能以惕厲自處。時得以其閒護持善類。可救則救。不可救亦不至於危身。蠱彖之所謂小利貞也。故曰勿用有攸往。

遯、內卦三爻。非教人行遯。乃教人救遯之時。外卦三爻。遯象已成。斯爲高蹈之士。九五曰嘉遯。周公之明農。及范大夫、張留侯、功成身退者。足當此爻之義。彖傳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專主九五言之也。

離內卦在下。內照之明也。外卦在上。照人之明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因。似火之驟烈。不移時而已成灰燼。察物剛暴。逞一時之卞急。旋即棄之如遺。安得不因。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九四之反也。如禹之下車泣罪。如湯之問爲。其事宜屬之王者。故象傳曰。離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如湯之征葛。勸勉不從。不得不征以正之。故象傳曰。以正邦也。

蹇義與屯相似。動乎險中爲屯。止乎險中爲蹇。凡濟蹇之道。必厚集其力以待之。初曰往蹇來譽。三曰往蹇來反。從乎六二之臣也。四曰往蹇來連。上曰往蹇來碩。從乎九五之君也。君臣有濟蹇之責者也。并力一心。神不外散。以正邦者。此也。反身修德者。此也。彖言利西南。不言得朋。於九五言朋來。非朋來不足以濟蹇。非來於九五。亦不能一衆心以濟蹇。

從來說夬卦者。皆謂五陽決一陰。爲衆君子去一小人之象。夫果以衆君子去一小人。卦爻何以爲危厲之辭。君子亦不難爲泰之包荒矣。案彖傳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則小人之在高位。爲君之所敬禮者矣。處此有二道焉。素孚于君。則宜告之于君。未孚于君。則不宜告之於君。彖曰孚號有厲。孚而告者也。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未孚而不告者也。觀彖傳分釋之曰其危乃光。尚口乃窮。可見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二與五應。孚號有厲者也。九三壯于頄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聞言不信。非詐也。處變之術也。象傳謂聰不明者。此也。

姤以遇爲義。初六九二相遇者也。則初二兩爻宜通釋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金柅謂九二。程傳固止不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者是也。又曰有攸往。見羸豕孚蹢躅。制婦者夫耳。二遇初。二其夫也。不能制而令有攸往。則閑檢蕩然。方其執巾櫛侍枕席。羸豕而已。然其孚信於夫則易也。一得相孚。則蹢躅之勢成

矣。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南山有杞。高木也。瓜下生而上蔓。委腋之施於君也。古來女戎之禍。有隕墜自天而幸而不見者多矣。聖人不敢匙之於天。爻曰含章。傳曰志不舍命。所謂君子不鞘命也。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酒食、安樂也。當剛揜之時。君子無用力之地。委蛇退食而已。小人之所謂亨。君子之所謂困也。然則何以不去。可去則不謂之困矣。世固有不用其言而又不許其引退者。正君子之困也。朱紱、加服也。既不得有爲於時。而君方優之以爵祿。義不可去。有困而已。君子何以處此。利用亨祀而可也。

萃卦、升卦、孚乃利用禴。禴、薄祭也。剛揜之時。非能孚也。非孚不可以從薄。必精意以享。君子處困之道也。征凶无咎。如益之用凶事之凶。非不可爲之凶也。

豐之一時。勢所必有。聖人不能違時也。處之則有道焉。必氣盛力厚。受之有餘量。斯不至有盈滿之災。六爻皆取同德相助。明動相資者。陰陽抵則力弱。合則力厚。故初四兩陽相應。二五兩陰相應。而皆吉、无咎也。內卦爲離。家曰宜日中。在初爲日之末。中二爲日之方中。故初曰往有尙。二曰有孚發若吉。豐其蔀、豐其沛、蔽之尙小。至豐其屋。其爲蔽也大矣。人處屋下。不見天日。故上六象之。彖曰宜日中。傳曰明照天下。其傳豈足以副豐物。自不足以蔽之。所見遂大。覩豐不覺其豐也。矚豐不覺其豐。又孰得而蔽之也。上六曰、蔀其家。有家則非王者。家言王假之。上六言蔀其家。是不能明照天下。識量卑小。而僅見有家者也。所見者小。則易見爲豐。苟見爲豐而蔽乃不可解矣。

出令而不能深入其隱。令必不行矣。巽九二巽在牀下。言深入其隱也。用史巫紛若。如盤庚之遷般作誥。周公之多士多方。反覆開譬。不厭煩也。巽在牀下。九二上九同。九二吉而上九凶者。內卦爲申命之始。外卦爲行事之終。申命宜深入隱曲。行事宜有剛斷。故巽在牀下。喪其資吉本作齊斧。凶。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遇五也。以爻位之相應言。不及其君遇其臣。遇三也。以陰陽之相比言。九四弗過遇之。遇五也。上六弗遇過之。過五也。

既濟、濟難之卦也。濟難貴得陽剛之才。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曳其輪。曳之使濟也。不恤濡尾。曳之使濟。象傳所謂義无咎者也。與睽之見輿曳。曳之使不進者相反。

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與彖未出中。應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與彖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應爻辭有孚吉。有孚于飲酒。與彖剛柔應也。應然則象傳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謂二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謂初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謂全卦。

既濟以初剛得濟。以上柔濡首。未濟以初柔濡尾。以上剛无咎。始之終之。皆貴自强也。未濟五柔與二剛應、則有君子之光。上剛與三柔應。則有濡首之戒。事之濟否。一視其剛柔之用而已。

否、泰以時言。既、未濟以人事言。易教人寡過。故終之以既未濟。欲要其歸于人事也。然象傳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則人事終貴乘時。未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誇嚴之辭也。卽東鄰殺牛之意

也。得時則既濟。失時則未濟。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虞翻曰、衍、流也。說文云朝宗於海。从水从行。蓋二應五。五爲坎之中爻。水之流也。以象言之。水流沙際。不免有漂蕩之患。故小有言。然而沙岸常峙以待水之流。故終吉。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謂不失人。

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象傳曰、志末也。末指上六。脢、非躁動之物。正合止而說之義。以九五感上六。正合男下女之義。蓋卦既名咸。不當以感爲戒。但當以貞爲戒。說此爻者。多失之。上六咸其輔頰舌。亦言所感之淺。末爻無凶吝之辭。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初與四。同德相孚。凡壯於內而外無應援。征亦不速。而凶亦尙小。今震陽居四而乾初應之。故象傳曰其孚乃窮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鼎五之爲中。中虛者也。虛其中以爲受實之地。鼎之義。與象皆然。陸績所謂得中承陽者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兩爻相對立文。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兩爻以互備立文。濡其尾。亦不知極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兩爻以首尾遙應立文。

大象或取上下兩象。或但取卦名。皆無容曲說。如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上下兩象也。如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但承卦名也。

震兩雷洊至。故上六取象于鄰。彼之不忘此之師也。

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見可欲而失身。蒙者之所爲也。弊之可以顯然更變者。義取諸革。弊之不可顯然更變者。義取諸蠱。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也。使先後相承之際。徐徐轉移。前者令終。後者善始。此蠱之所以異於革也。蓋國家極壞之後。往往百事頹廢。承之不可。革之不可者多矣。幹父之蠱。末爲得也。顯前人之失。亦不可爲也。故以父子言之。子未有顯父之失者也。以此律之。元祐諸賢。不能無譏。

姤九四。包无魚。高宗之於武氏。中宗之於韋后似之。坤六五。黃裳元吉。古之賢太后似之。

蒙、上九傳。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以上禁下。其勢順甚。父兄之禁子弟。君相之禁吏民。無事摘奸發伏也。

履、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與彖傳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相應。蓋履貴居柔。故爻於二四上皆吉。初三五皆不言吉。然易以五爲君位。爲君者不嫌於剛決。故貞厲非悔吝之辭。但貞固惕厲以行其決。此象傳所以明其爲不疚也。

上六鳴謙、貞吉。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孟子云得志與民由之。不能與民由之。卽志有未得。下八字作一句讀。

天下有與小人爲緣。而能解國家之難者乎。曰有之。朱虛侯、鄴侯、是也。象傳曰、解而拇。位不當也。所應所比皆小人。爻位使然也。蹇九五曰朋來。解九四曰朋至。蹇解之時。必附陽剛以濟。陽剛爲朋之所與。蹇解、

同也。婁當位。案位實也褚氏增損九五。解不當位。事變有然也。

解而拇。朋至斯孚。退小人。所以孚君子。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進君子。所以孚小人。

姤。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剛遇言以剛爲柔。所遇能以中正自守。則天下大行。

巽。其事在中大无巽也。大云者。猶公羊傳大其平乎己也。當巽往來厲。而能无喪有事。巽可以出而守宗廟社稷矣。

豶豕之牙。疏引褚氏宜作墳。從爾雅大防之訓。考爾雅、豶、豶。廣雅、豶、犍也。說文。豶。羠豕也。皆以豶爲劇豕之名。且非豶。但是豕。亦未見其牙之當制。故廣韻云。劇豕稱豶。釋文引劉注。豕去勢曰豶。易義海撮要引陸績。豕之去勢者。雖各有異說。未嘗不以豶爲豕之名也。豶豕之牙。同於童牛之牿。皆當重下一字。廣雅釋器。機謂之牙。然則牙爲制豶豕者歟。疑會立于帳前。謂之牙門。後漢公孫瓚傳。拔其牙門。牙之爲物。可立可拔。宜如杙橛之類矣。又案鄭作互。以俗互字寫作牙。故鄭意如周官牛人牛牲之互。要皆以牙爲制豕之物。不以牙爲受制之物。

石不能困人。人自困于石耳。古來才不足以濟困。非其事任而好使官者。當於困之六三取之。

天下有山。天臨於上。不見山高。故取象于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猶明在上。高者自高。卑者自卑也。注疏以陰長言之。可以釋彖。不可以釋象。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澤者瀦水之區。而在山之下。逼束不暢。不懲不窒。便可澤上于地。澤上于天。惟懲之窒之。澤適以資山之潤。山適以益澤之深。馴致其道。成上九不損益之之功。而志乃大得。

離。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言不能容物。恆。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不能容變人之歷萬變而不失其常者。不徒恃濟變之才。亦恃有含宏之量。不然有激而憤。至初終易轍者多矣。

詩序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教不能動物。惟風能動物。家者風之所由始也。故易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火者陽之用事者也。火壯則風盛。火微則風衰。風者火之所自爲。家者人之所自致。火無常餘。則風無定飈。故傳曰。言有物。行有恆。所以持風教之本也。

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孟子之語孔子。其旅卦九三爻乎。九三上下。皆無應與。

春秋傳。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所謂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毛詩雨無正小旻何其與易相符也。孔子以遯尾爲不往何災。即詩暬御之謂乎。大夫莫知其勩。三事莫肯夙夜。邦君莫肯朝夕。君子莫肯用訊。當庭無應與。獨以一暬御之微。憯憯焉日瘁於其閒。猶以爲義不可去。呼昊天。哀賢人。憂國愛君。至於此乎。卒章欲挽去者而留之。思其友之不肯還者而責之。毛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毛傳釋之以爲無所言而不見疾。欲以危行言孫爲去者進一解也。是卽以九三之係遯畜臣妾當之可也。小旻前四章。反覆用人之不當與謀國之不忠。繼之曰。國雖小。或聖或否。毛民雖無幾何。韓王或哲。或謀。或肅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深爲當事者惜之矣。終之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傳釋之以爲一者。知小人之非。他者不敬小人之危。始旨哉言乎。國家之壞。不患無人。患上

之不用。尤患爲上用而無術以馭小人。終致潰敗決裂。一跌不可復振。所謂哲謀肅乂。始尙有其人。繼且無其人。此詩人之所痛也。遯曰。畜臣妾吉。夬曰。壯于頄凶。詩人正有見於此。乃說者但謂明哲保身勿攖小人之怒。豈足以知詩人處變之大用。惓惓之忠愛哉。

小明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次章言日月方除。三章言日月方奧。又兩言歲聿云莫。述毛者皆言二月始行。方除方奧。卽指二月。陳氏啓源駁之曰。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謝之時。又二月方寒。不得言奧。此駁良是。然其所以爲說。則又不毛不鄭。不若專從毛傳義自可通。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至于艽野時爲二月初吉。前此已載離寒暑。故傳釋艽野曰荒遠之地。且不繫之艽野之下。而繫之寒暑之下。欲以荒遠總釋四句。見行道之長也。如此則方奧爲前年建未建申之月。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卽爲前年私計歸期之語。觀次章我事孔庶。意西征之大夫出非一事。所到非一地。故前年歲莫已是思歸。而今年二月。又到艽野也。陳啓源從爾雅除爲余。引爾雅四月爲余。謂四月初行而二月初吉爲作是詩之時。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兩節當是一事。大祥之祭。縞冠朝服。祭畢。仍素縞麻衣。踰月玄端玄裳爲禫祭。祭畢。仍綅冠朝服。踰月玄冠朝服爲吉祭。吉祭然後玄端而居。此因祭除服之節也。曾子原問除服。孔子答以弗除。故又問弗除可乎。非弗能勿除者。若過時而除。則前此皆爲勿除。上節殷祭。吉祭也。下節之祭。祥禫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舞八佾于桓公之廟也。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魯以八佾祀周公。以六佾祀魯公。今季氏用八佾於桓公之廟。是以桓公況周公。以季友況魯公。而主是祭者。隱然況魯君矣。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儒者言婦人之服。後世遞加。以予觀三禮之文。變禮已有漸矣。庶母死。其傳爲之詩數月之喪。祔練冠麻衣縓緣。惟庶子爲君。得爲其母築宮。于子祭。于孫止。此皆諸侯之妾也。喪服小記曰。庶母不世祭。又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妾稱祖姑。非不世祭矣。中一以上。則高祖之妾。猶有廟祭矣。雜記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又非小記一家之言也。

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序皆以爲刺幽王。楚茨四篇。說者尤疑焉。案序爲國史所題。作者之意。或別有所爲。而太史陳此詩之意。則在于刺也。

古人藝能兩文。大有差別。說文比部。能篆下。云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者稱能傑也。故才可曰能。技可曰能。若道德之賢。則不曰能。而曰藝。僉縢。多材多藝是也。論語。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從古有多藝之聖。無多能之聖。既曰能。則鄙事而已。故琴牢特引吾不試故藝。以證孔子之爲藝。而非能耳。大禹謨。天下莫與汝爭能。古文不足據。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行義非行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參看自解。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五十即包上終身。準孟子此文。論語五十以學易。
可不煩曲說矣。

質疑

杭世駿著

質疑卷上

仁和杭世駿著

禮記問目答馮成章、李光烈、鄔汝龍、李若珠、陳銓、李夔班、楊綸、陳介特、周乾矩、陳璉、程玉章、羅鼎臣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竝於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竝乎舜禹受人天下而況車馬乎

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於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李光烈問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已承舉示云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胸間卽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良能也是用再瀆

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鄔汝龍問斂髮毋髢疏曰髢也髢爲何物

答曰髮垂者爲髢以纚韜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李若珠問就屨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一時事與

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時上節言取屨下節言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若珠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言兄弟而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

答曰專言女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引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是吳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姜兆錫字上均曾修三禮其禮記說頗精所著九經三禮較餘經更有本

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

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衞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或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己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概知其姓

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屬嗣續之長宜用樂觀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子註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妻者謂善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時怵惕悽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鬧喪滅理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敢質

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雖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幽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陳銓問曲禮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爲稱否與

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

若珠問葱渫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抑就羹而分左右也

答曰葱是生葱渫是蒸葱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處右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左右與曲禮不同

汝龍問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脯脩置外抑置內又朐爲中屈此何物

答曰屈中曰朐屈其脯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脩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若珠問三飯食胾何謂三飯何謂辯殽胾前食何饌

答曰、儀禮實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至十三飯而止、忘其所出、疑大夫饋食之禮須查。○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麋臡、鹿臡、羊俎、豕俎、牛俎、腸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胾、牛胾、豕胾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初食穀、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辨於殽。

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

答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

若珠問、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若敵客則當何如。崇論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拜而食、若敵客則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

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所以答主人之敬。

若珠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義。

答曰、此二句、申明上句餕餘不祭之義、熊安生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或父得餕其子餘。○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凡餕餘亦當祭先、而有不祭者、惟此二條爲然、故鄭康成云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集說二解、前說淺、後說迂。

若珠問、側席專席、集說俱分兩解、當以何者爲是。

答曰、有憂如左傳孫子蹝辟於君、當命職納橐饘、皆是。集說作謂親疾、非是、親疾則日侍湯藥、無暇布席矣。側席偏設之席、示閉門思愆之意、有喪者、寢苫枕塊、坐席不設重數、不待言、亦萬無人共坐之理、人亦萬不宜坐有喪者之席、呂氏之說不通。

若珠問、獻粟者執右契、留其左契、何用、又尊卑垂帨、陳氏謂客主相等、於文勢毋亦未順者與。

答曰、孔疏、粟粱稻之屬、先以右契獻、侯其來取、則以左契合之、符則與之、以粱稻未可即與、故以右契先也、尊謂大夫、卑謂士、皆爲大夫、則尊與尊等、皆爲士、則卑與卑等、故陳氏謂客主尊卑相等、此承孔疏之說、而不細析其故、故讀者致疑於文勢不順。○通部禮記、鄭氏皆以尊爲大夫、卑爲士。

汝龍問、君子抱孫不抱子、曰其昭穆之同、但父主恩、故子有三年之懷、抱於其父母、所云不抱子者、毋亦以其義掩恩耶、抑別有解耶。

答曰、子孫行雖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曾子問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明此是臨祭時或幼、則使人抱之、非謂常時不抱子也。

汝龍問、孫既可以爲王父尸、則爲君尸者、即其君之孫爲之耶、如其孫爲之、則何待於知、何待於下、況過之於道、非復祭祀之時、又何下之以致其敬耶、抑大夫士之賢者爲之耶。

答曰、既醉注云、尸、天子以卿、鄭對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無孫取以同姓可也。○尸必筮吉、則取之散齊七日之中、尸有定名、下之所以崇祭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左氏說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不必定用己孫。

成章問、古者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言精誠所致、儼如其形容之相接也、然祖考既沒、但可接以心、而不能接以目、能遇以神、而必不能遇以形也、追遠雖云情切、音容不可假借、設寓立主、斯亦可矣、子孫爲尸、不幾涉於假借乎、且夫宗廟之中、原以祖臨乎孫、而尸則孫臨乎其祖矣、又何倒置也、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夫似且不可、況尸未似乎、卒時且不可、況祭祀乎、然則事祖者、篤當積誠以相感耳、焉用設尸以褻之也、敢質。

答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廟之屬、皆有尸、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所以必立尸者、若空所依傍、一則不足以樹儀型、二則不足以展誠敬、三則人君全於爲君、失所以敬慎事神之道、故祭統謂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所以明尊卑之等、故程子以爲其道最古、至皇侃言用己孫爲尸、恐非、則是以孫之倫爲尸也。

光烈又問、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誠執人子之禮、而不忍遽廢也、然而人子未居喪以前、所升降何處。

答曰、天子祭祀升阼階、稱主人、下至士大夫祭祀、亦升阼階、人子親在、不敢升主人之階、三年無改、故居喪不履西階客所升之階、父在則父升阼階、人子無與人行禮之事、故升西階而不升阼階。○儀禮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疏云、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昏義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明以代父、則阼階爲父所升降之階。

成章問、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亦無老壯、一也、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當其終也、人子必擗地呼天、五內分崩、水漿不入於口、顧以身代、謂不有其身也、記曰、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謂血氣衰頹、應藉此以養生耳、然酒肉可以養生、飦粥獨不可以養生乎、縱曰年老不堪淡泊、獨不思家貧食力、啜水終身、亦固有之、曷嘗因此而殞其身乎、胡獨於親喪時不堪也。

答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恐其滅性、故七十許其飲酒食肉、自始死以至卒哭、爲特甚、長恐非老人所能支、故寬其禁、非謂終日飲酒食肉也。

光烈問、前朱鳥節、朱鳥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陳注云、以爲旗章、其旒數皆倣之、龍旗九、朱鳥七、白虎六、龜蛇四、則是旒如其星數也、而姜氏又云、此二十八宿也、四方各七、看來數若不同、不知是一是二。

答曰、陳氏本粱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據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即白虎、北宮元武、其星多寡不同、與崔氏之說亦不合、月令四時亦不專主二十八宿、分屬四方、本於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隋人、不可據以證曲禮、且一宿不止一星、姜氏說不可從。

光烈問、各司其局、陳氏集說明是局字、而姜氏改作屬字、臨祭不惰、集說是祭字、而姜氏改作喪字、當何從。

答曰、爾雅、局、部分也、鄭注用之以列於各司其局下、陳琳檄云、匪遑離局、李善注、亦引禮記、則局字不當改、臨祭不惰、鄭注云、爲無神也、臨喪則當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衞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之諱．亦何分．而經曰卒哭乃諱．著一乃字．陳註謂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則所謂事生出何禮．

答曰．生不敢名固也．死亦不敢名．爲之諱也．○鄭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既卒哭．則事生之禮遷矣．臣卽不敢與先君同名．孔疏云．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鑑終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光烈問父母親王父母亦親．乃經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夫周人以諱事神．則諱亦大矣．陳氏以爲不聞父母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豈不見父之祭其祖．亦可以不祭其祖乎．必不然矣．至注又謂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有廟者又當何如．

答曰．不諱王父母．以父早沒．已不及聞．故得言之．此言其情則然．於禮則不安．○鄭註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既夕禮一廟是也．○愚按庶人無廟．故不逮事父母．不諱王父母．士以上則諱祖．○此庶人祭事．庶人無廟．則凡爲祖者皆祭．下云廟中不諱．此雖無廟．而以高祖臨祖．則不爲祖諱．○武王嚴父配天．而言克昌厥後．湯孫作樂崇禮．而言率履不越．古人於此處多不可解．

光烈問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諱是夫人之名與．抑夫人所諱之名與．婦諱不出門．姜疏是釋上文．陳註另指衆婦諱．孰是．

答曰．夫人之祖父．於臣下恩遠．況尊無二上．故對君則不爲夫人諱．○姜氏以婦諱釋上文．泥宮中之門．遂以屬之夫人．禮言父子異宮．則凡人所居皆可言宮．不必盡屬夫人．鄭志陳鏗問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李變班問旬之外曰遠某日．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姜氏則以用在十日之外爲說．班意姜說爲較長．

答曰．儀禮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士禮則用旬之內日．姜說申明疏意．並無異同．

光烈問經言至大門．則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大凡君乘車．君居左．僕居中．勇士在右．則勇士卽車右．何以必至大門始命就車．抑未便早就與．

答曰．在大門之內．左右皆擐臂．勇士亦在左右之中．至於大門．恐有非常．故令勇士就車．

光烈問客車不入大門句．客不入主出迎．交敬故也．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又曰墨車龍旂以朝．敢問偏駕

與墨車之制．何如．

答曰．五輅者天子所乘．見周禮巾車．爲正．四輅者諸侯所乘．爲偏．孔疏曲禮云．舍之於賓館．不得入王門．墨車．大夫之車．見周禮典路．諸侯入天子之國．比於大夫．故乘墨車．龍旂．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乘大夫之車．建交龍之旂．明不同於大夫也．孔疏云．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

光烈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云．王五路．玉、金、木、象、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敢問臣何以獨君車．

答曰．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鄭注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車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愚謂猶後世副車．臣得乘之．祥車曠左．非時空神位．君在而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故乘者自居左．

光烈問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顧者內顧也．至視遠惟明．立車上者．卽擬睇遙矚．亦何妨．而必限之尺寸與．

答曰．瞻視非常．失嚴重之體．且近於察察．故不貴遐矚也．

銓問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卹勿是以策彗微搔摩之．勿驅者．勿大力驅策之與．

答曰．卹勿．搔摩也．二字連．不可斷．今人策馬者．但以策爲其搔摩．則馬行而不奔馳．

光烈問乘路馬．必朝服．節．陳註謂此人臣習儀之節．不知將何所車而乘君車以習儀乎．抑爲君習乘車之儀乎．

答曰．卽是習御君之儀．

光烈問執主器操幣圭璧．所謂幣圭璧卽主器操．卽是執乎．抑器是通信之器．而幣圭璧卽庭實乎．乘庭實也．何爲與執器同其敬．而不少舒乎．

答曰．主器通信之瓚卣皆是．操．卽執．幣所以薦璧琮．圭璋則特達．大饗．束帛加璧．朝聘．亦束帛加璧．○覲禮庭實．惟國所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

楊紹問古人之衣．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此其常也．今於執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無裼襲之異同．何以因有藉無藉別之與．

答曰．孔疏云．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云．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繅．故賓於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降立．是受玉之后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加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達．故有藻．

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璧也

夔班問執玉節陳註裘葛之上皆有裼裼之上皆有襲又云襲之上有常服何與

答曰凡衣近體者袍襗之屬其外有表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

光烈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卽舊註及陳氏註俱主去之他國者說與下去國三世合爲一義此徒泥一故字以爲是自己所違之故國也不知皆如其國之故者卽所謂宜於土俗耳下其法正是其國之故姜氏章義引熊李二氏之說而又斷此節謂開國定制者不求變其故俗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卽忘其國之故俗烈竊以爲得解敢質

答曰此條人臣人君兩義不同而皆不確若從人臣言去本國而往他國則下節惟與之日得從新國之法此數語爲複出若從人君言如楚人鬷越人鬼齊服紫衣鄭好長纓之類君子豈能盡從愚意此條止是泛說治國之道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當謹守祖宗成法毋作聰明而亂舊章玩譔字審字自見

銓問出入有詔於國註云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云云此是他國之君有文書以詔告於本國之君與抑他國之人自告於本國之君與

答曰不是文書鄭康成注云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告凶往來相赴告出入有詔孔氏疏云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夔班問鞮屨周禮註云四夷舞者所屝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乃王者作樂昭德反用夷樂與服卽云以示廣大獨不虞四夷亂華之漸乎況大夫去國雖凶禮自應何至同於夷服

答曰凡無絇者皆謂之鞮屨大夫行喪禮之屨與四夷之屨無絇則同而所用則異若果有喪則緦屝

若珠問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集說云不以卑者之物瀆尊上也夫卑賤不可瀆上何以云士有獻於國君穎考叔一封人耳且有獻於公不聞瀆也豈出疆之物獨瀆乎時獨不瀆乎竊玩經文云反必告固未嘗云反不獻也特以士卑賤不能皆得獻然不告則斷斷不可耳瀆之說豈信然與更可疑者人臣外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有私事必因公事以行茲之私行何謂也

答闕

銓問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是國人止之與下文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是大夫去國而人止之與

答曰鄭注曰皆臣民殷勤之言

若珠問天王登假呂氏讀假爲格陳氏讀假爲遐二說俱未安敢質

答曰讀假爲遐陸氏釋文之音也鄭注云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此亦漢人之曲解聖玉制禮焉得有去而上仙之語遐爲遠幾之義陳說順正此時尚未立廟登假來假未暇言及

夔班問天子有后節註引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不及妾周禮敍不及夫人且皆略其數何與魏氏引春秋傳謂天子一娶十二女其闕有待年於國者侯小者年及長者已衰而後所御

不過數人與昏義不合意昏義自言定數而此則專闕不備之意與至世婦之職春官亦有之魏氏謂天官世婦是天子之妾春官世婦是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者從夫爵也賈氏乃以奄人當之議者曰天官內小臣職止上士斷無刑餘上躋卿大夫之理況所屬府史等各加一女字竊意是女傅無疑

答曰唐虞以上天子四妃法天后四星也舜三妃不求備昏義百二十人是漢儒之言春秋傳所言爲可據王莽惑於符命謂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百二十人卽昏義所云三夫人等者是也六經之文爲後儒所羼入者不少如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因漢高祖受命而增曲禮猥曰明槩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此句至於周禮爲劉歆附會以諂莽者甚多戴記雖出戴聖焉知昏義一條不又爲歆所羼入乎○殷增夏制九女爲二十七人則世婦殷制也天官次於九嬪之後而不言數可以知昏義所云非周公所制明矣又女御卽御妻也天官亦不言數春官世婦之職經文自相違背既云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似以士人爲之故鄭以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釋之而經所言詔王后之禮事與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等又非士人所得與也且下與內宗外宗相連其爲卽天官之世婦無疑一官分屬兩處皆儒所謂周公所未施行之書重出以見義也惠氏禮說亦主一官

若珠問天子有世婦有嬪世婦何以先嬪且其妾幾何

答曰先後亦無深意世婦見於天官又見於春官皆有職事佐后及六宮或序於先與妾微賤者不當列數

夔班問天子建天官以下四節按之周禮六大惟大宰屬天官而大祝大史大卜俱屬春官餘不經見五官者周禮之地官春夏秋冬官是也而記則以司士當春官皆云不當春官周禮則以爲夏官之屬且六府六工周禮亦無專職種種訛異殊不可解舊解皆爲殷制陳注謂其無可考證請折衷焉

答曰孔疏云上非夏法下異周典唯鄭指爲殷禮也○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禮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孔疏以爲天官屬天五官皆屬地不主春夏秋冬周則司士屬司馬而此更別爲一官孔云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也六府與司六職金仁山以爲本有虞氏之舊制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總治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丱人也

夔班問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姜註云遇禮從殺胡氏傳春秋則謂古雖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直欲簡其禮云云夫同一遇耳安在古恭肅而茲獨不恭肅乎且時方衞人告亂則簡禮以遇於記夫爲有妨必以是爲譏其無人君相見之禮恐未必爲定論也

答曰春秋無善盟前此盟於宿與微者盟春秋譏之今此之盟將尋宿之盟不書會而書遇是欲簡其禮也若非簡其禮則定衞之亂亦同盟之善舉何不振振有詞以重其事而必未及期而往乎將尋宿之盟其爲自爲謀顯然矣內之遇者四外之遇者三書以示譏胡氏之言未有非之者

陳介特問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集說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按王制多是殷禮且其官

諸侯之於天子也。何故引之周禮、秋官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祭名。三年一祭、曰殷。然則諸侯於天子及諸侯之相交。其聘問之年。殷俱同否。

答曰。鄭康成說王制。多以爲夏殷之禮。至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用公羊之說。而以爲此晉文霸時所制。非虞夏及殷法也。知爲晉文霸時所制者。疏云。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晉文霸時。應亦有大夫比年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耳。又云。左傳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士相朝同也。

介特問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合。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漢孔氏傳。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所言。歲聘問朝。再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遂行人而曰通其說。三山林氏。已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疑周官。或據周官疑周禮。訖無定論。特以東方諸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

答曰。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之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堯典是虞書。連夏言。其實虞也。鄭又云。周之制。侯、甸、男、采、衞、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云。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鄭志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六經奧論六服朝禮圖也。元年侯二年侯甸三年侯男采四年侯甸采五年侯衞六年侯甸男要七年侯八年侯甸采九年侯男十年侯甸衞十一年侯十二年五巡守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並無朝禮。鄭志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初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是朝於巡守之所。

若珠問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諡曰類。劉氏曰。類。當爲誄。夫謂諡爲誄。猶可言也。謂見爲誄。不可言矣。呂氏姜氏之說。似亦難通。敢質。

答曰。鄭注以類爲象。代父受國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諡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請諡於天子。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也。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此二義較鄭爲長。文選註云。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累積其德。與比類其行事。二義實相因。但當分析言之。況類

見之類。與言諡曰類之類。字同而義實異。類見從鄭說。言諡曰類。從王說。其義始明。

二、周乾矩問論語稱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禮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不知夫人與妻。是一是二。

答曰。渾言之則妻爲夫人之定稱。析言之則夫人自夫人。妻自妻。天子八十一御妻。妾則無數。不在百二十人之列。諸侯之妾無數。不在九人之列。

乾矩問註內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類。故得以見天子。不知助祭王后之禮何如。

答曰。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故鄭注此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天子大祭祀。王后皆與薦豆籩。周禮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註曰。不與。則后與也。時若有君喪。廢徹不遷。祭統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周禮春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鄭注云。齎徹之節。周制內宗。王內姓之女。嫁於卿士大夫。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嫁於卿士大夫。皆掌宗廟之祭祀。故云助祭。若諸侯之國。則祭統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亦仿王畿之制。

綸問古者國君娶於鄰邦。以其長女爲嫡。而姪娣之屬。皆歸而爲之妾。備矣。曲禮集說。引疏解姪娣二字。是以姪娣從妻而爲妾。無疑矣。然禮以別嫌明微。閨房至褻。而竟以姊妹姪娣爲之乎。夫男女同姓。既不可爲昏。而謂娣之同姓姊妹答云非一國獨可爲妾與。其義何如。

答曰。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備內職。二國皆以姪娣媵之。世代久遠。匹偶不嫌。又以同姓親屬。絕猜妒。廣嗣

若珠問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疏曰。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夫以上文自稱於天子。下文自稱於其君例之。則夫人自稱。似可無疑。顧論語不云乎。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則固指臣民言之也。夫寡者。從君之謙也。小者。別於君也。而君者。則臣下之尊稱也。君之自稱曰寡人。不聞曰寡君。夫人之自稱曰寡小君。有是理乎。然則夫人之自稱於諸侯。果何如。

答闕。

若珠問列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陳氏謂、在己國與人語。則以此自稱也。夫既以自稱別於擯者之詞。則非他人所稱矣。而子貢之答吳太宰也。曰寡君旣共命。其老豈敢棄其國。此又何以稱焉。反自鄙、以吳爲無能爲也。夫鄙、舊鄙圖也。曰反自鄙。則又似非於其國者矣。

答闕。

若珠問聞之始衣服若干尺矣。姜氏謂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而天子祇對以服之尺數云云。夫古者以二歲半爲一尺。未知其義。恐非以服之尺數爲言。且如七尺之軀。通衆人而言之也。而又云六尺之孤。則十五歲耳。夫十五歲而云六尺。則七尺未可以概衆人。且幾見十五歲而高果六尺也。豈古今人不相及與。抑尺度之不同與。否則二歲半何以云一尺也。竊意始衣服者。聞之初生時也。若干尺者。三尺五尺。據實而言之也。若以服之尺數爲言。則人有高下。服有短長。豈足以定之。

答問

經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註與疏孰是

答曰從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射御通上下皆常學習不常專屬之大夫之子(又答鄭注御對士也書曰御乃御事謂主事者孔疏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日)

經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註云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車馬自有一定之數必無多寡何俟以車數對乎

答曰士有上中下上士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則車數對者重君命

經問祭王父曰皇祖考註曰王曰皇皆以君之稱尊之也此專爲天子言與抑庶人之祖考亦得稱與

答曰歐公墓志凡人皆可稱

介特問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處互異何故

答曰王制是殷禮曲禮是周禮故所言不同此梁皇侃之說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經問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註云百官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云云夫天子之五官司寇與司徒司馬司空等耳豈司寇三官猶不能竟達於天子而必假於司徒司馬司空乎

答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上所謂三公也三公分主九卿則兼羣官故三官不能自達

陳璉問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問從何說爲當集說未有明斷豈兩說可並行乎舊說又云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羨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當作何解

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愚按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如公叔文子之臣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是也從諸侯退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主民說爲長且既云從政則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仕無力役也奚以知王肅及庾氏之說不可據人令貪羨此亦末世之法王制出於漢文帝時尤難以先王之制律之

璉問夏后氏堲周註云堲者火之餘燼蓋冶土爲甎四周於棺之坎也是殆今之所謂以磚結明冢與抑仍有虞氏瓦棺而更加以堲周與

答曰孔疏云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愚按考工記夏后氏上匠匠與陶別疑夏后氏始以木爲棺孔疏恐非

程玉章問長尺而總八寸長讀作仗仗鄉黨篇長一身有半長字作剩字解此則云長者亦作剩耶不然何不作長短之長爲易明也

答曰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用此音長讀仗不錯

介特問孔氏三世出妻檀弓所載者孔子也子思也至子思之母死於衛鄭注則以爲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未嘗詳其被出而嫁也家語後序列孔安國世系曰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說叔梁紇不說孔子互異之處不能無疑

答曰夫婦人倫之始刑于齊家之本春秋之世瀆倫傷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末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爲不得近於義皆人類中所罕覯之事孔氏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其語祇見於檀弓檀弓曾子之門人曾子有蒸梨不熟出妻一事(檀弓曾子門人見[illegible]了余讀書雜鈔)焉知檀弓不附會孔氏嘗有此事以崇其師乎夫婦人至於被出則必有淫妬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可決其必無有犯者而令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九而娶亓官二十而生伯魚斯時尙爲乘田委吏爲貧而仕其廢室不勞可知大聖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偶迕卽令伯魚絕子母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固嘗居衛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已復以有財無時爲辭天性之薄雖常人猶且不忍而謂子思爲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者果何人所產耶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僞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而顏監能辨之大概則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文孔安國爲尙書序宋儒尙有疑其非眞者其爲家語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吾未暇辨而特辨其孔氏斷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醇儒也

介特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此篇儒者皆不信謂等夫子於釋氏之流誕妄不經集說則以萬世王祀夫子爲南面坐於尊之應陳澔知儒理者不知何故取是說

答曰此事偏駁不純疏謂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嚴今乃逍遙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夫曾子啓手足而戰競子路斷纓而曰君子死冠不免彼賢者於死生之際神明尙然湛定豈大聖而有反常之事乎至以坐奠兩楹爲南面之應此俗儒之釋經尤爲誕妄生所疑甚正

玉章問蟻結於四隅疏云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何所取義

答曰鄭註云似今蛇文畫孔疏云所以畫蟻者殷飾士葬之飾

玉章問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喪禮云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三十稱究小斂何以宜十九稱大斂何以宜三十稱且所謂稱者是卽件數耶

答曰賈公彥疏云必十九稱者按喪大記小斂衣有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愚按大斂三十稱先儒不解則法月行之數也鄭注士喪禮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賈疏云大斂天子宜百二十稱雜記註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明文推約爲義故稱與以疑之〇單複具謂之稱(見左傳杜註)

羅鼎臣問裼裘而弔。疏云。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卽所謂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者也。細思左袒之義。如軍中左袒、顏師古亦以爲去衣袖而肉袒。今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是豈裘之外。猶有上衣數重。而皆不穿其衣之袖。如世俗不檢者之所爲乎。

答曰。喪大記孔疏云。小斂之後來弔。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儀禮鄕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

逮問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敢問其制何如。

答曰。孔疏云。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小功。布十五升。是深衣之服。故云吉服。

逮問牡麻絰註云。以雄爲絰。夫麻則爲雄者。是對雌而言與。

答曰。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在首者爲首絰。在要者爲要絰。皆有喪者之服。儀禮士喪禮注。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賈公彥云。牡麻者。枲麻也。對苴絰。爲麻之有蕡色。如苴黎。則此雄麻色好者。故閒傳云。齊衰貌若枲。有蕡者爲苴麻。無蕡者爲牡麻。喪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

鼎臣問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又云麻衰。以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朱子云。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今麻衰。旣非父母之服。又同吉服之布。則名之爲衰者。於何而別之。疏云。士弔服疑衰。今何以又云輕於弔服。然則弔服之制。又何如。

答曰。雜記註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孔疏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以吉服之布爲衰。則吉凶兼。故云輕於弔服。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此諸侯之弔服。檀弓疏云。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此士大夫之弔服。雜記鄭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大夫其衰侈袂。三尺三寸。士則其衰不侈。二尺二寸。

鼎臣問毀竈以綴足注云。用毀竈之甓。毀字未喩。

答曰。孔疏云。毀竈以綴足者。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飮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愚謂疏說恐非。竈居五祀。爲生人飮食之用。一家共之。豈一人死而卽毀之。不用乎。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鄕。鄭注云。垼塊竈。賈疏云。旣夕禮云。垼用塊。是以塊爲竈。名爲垼。用之以煑沐浴者之潘水。愚謂疑以此垼綴足也。浴畢。卽毀之。士喪禮又云。綴足用燕几。此未浴前所用也。旣浴則用毀竈綴足。

逮問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是卽指此二人相爲服與。抑指甥甥於從母之夫。甥於舅之妻與。

答曰。鄭康成云。二夫人者。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逮問。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此三年之服也。而魯人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此則三月之服也。下文又有縢伯文爲孟虎齊衰。爲孟皮齊衰。何以均名之曰齊衰。

答曰。儀禮喪服傳齊衰不同。有齊衰期者、齊衰三月者。以衰縷之粗細分。不以齊分也。

逮問六經之用禮最切。三禮較他經更詳。朱子謂周禮禮之綱領。儀禮是經。戴記是傳。而後世舍經從傳。何與。

答曰。謂列於學官乎。亦以其文易習。

質疑卷下

易經問目答羅鼎臣

羅鼎臣問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易之以棺槨。集說、引以解瓦棺云。始不衣薪也。究竟於瓦棺二字未見確註。卽冶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亦未知其已有棺。而以甎四周之抑。卽以四周之甎爲棺也。據古者棺槨無度之說。似已有棺。則瓦棺者。豈果陶爲之耶。

答曰。鄭注云。有虞氏尚陶。故以瓦爲棺。夏后氏始爲棺。燒土冶以周於棺。

春秋問目答禡成章楊綸

禡成章問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而隱、莊、閔、僖諸君闕焉。胡氏謂仲尼削之也。謂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親承於先君。諸大夫援己以立。而遂立焉。削之所以誅篡弑正倫紀也。其不書卽位。宜也。顧桓之殺兄而自立。比之不稟命乎君與祖者。其罪又當何如。而且故縱文姜以數至於齊。則幾於無恥矣。春秋書公之與至自齊一則罪齊。二則罪姜。三則罪桓失君道也。則不宜更書卽位矣。而胡氏以爲美惡不嫌同辭。書之正所以罪之深也。夫春秋書例。大義不容假借。謂可互異其說而變之與。胡氏之說。不知有當於聖人否也。

答曰。古用漆書於簡。歲久則蝕剝不全。隱、莊、閔、僖、年代稍遠。其冊不全。則闕不書。孔子、魯臣也。以臣而不

書君卽位是無君矣子爲萬世法而肯自蹈於不義乎胡氏之說誠爲深刻文上不稟命天子自儐以後孰爲稟命於天子者皆衞齊宋之君又孰爲稟命於天子者乎內不稟承於先君春秋立世子不書於冊彌留受還列國從不見於三傳稟承不稟承胡氏又焉從而知之以此例合之於桓公之書卽位遂相牴牾以美惡不嫌同詞解之曲說也

楊綸問春秋書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胡氏本公羊說以尹氏爲周卿士其說不同果何從與且夫人子氏薨何集解謂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爲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於諸侯穀梁謂夫人子氏者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乎君者也又孰從

答曰尹氏譏世卿胡氏之說與節南山詩合顧炎武曰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至左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偉業以爲尹氏卽此尹氏亦曲解○子氏三傳不同左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獨以爲隱妻者桓未立母不得稱夫人隱母非嫡亦不得稱夫人隱爲君則其妻得稱夫人故程氏胡氏皆從之

左傳問目答李夔班李若珠楊綸

李夔班問都城不過百雉注長三丈高一丈爲雉天子之城千雉然則果高千丈與

答曰此橫數之非直數也言天子之城橫數之不過千雉不求廣大也

李若珠問兄夔班問都城不過百雉蒙論此橫數之非直數也答曰愚謂橫數是里數但杜註明云每雉高一丈答曰又長是橫高是直若謂一經一緯則其城爲不方否則高字果何著落

答曰杜解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疏云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若珠問左傳稱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又四凶之惡漏網於堯而放流於舜於是先儒遂紛紛致疑竊謂胡文定公之言曰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冢宰爲一心以此見用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孟子有言爲天下得人難是則堯之所難者獨一舜耳得一舜而敷治則舜之舉錯卽堯之舉錯論語稱舜有臣五人孔子曰唐虞之際亦可謂之堯不能舉而舜獨有之乎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據前編所書則賓於四門二十八年前事也據竹書紀年在七十載堯固未老舜安得而專之所見如此未知是否程子曰四凶之才堯非不知之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至舜而顯故得因其跡而誅之

也倘亦何所據而云然與

答曰古書堯與舜典合爲一篇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賓於四門之時堯年已七十矣曲禮曰七十曰老舜卽相堯則凡舜所行之事皆堯事也迹堯典所載曰官不過羲和疇咨不過四岳驩兜共工妄然在位鯀績弗成禹猶未舉稷、當其時稼穡無所皐、益猶伏而在下列女傳曰陶子五歲而佐禹明刑弼教諸臣一無施設至舜一一舉之而天下乃大治孟子所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者此也則謂舜之有非假借之詞書其實也史記云至堯時皆擧用未有分職○程子謂四凶至舜而顯意謂帝疇咨若采驩兜方舉共工帝咨洪水四岳方舉鯀有苗弗率亦在受命神宗之後故云然

楊綸問古者諸侯娶於鄰邦以長女爲嫡而姪娣皆歸以同姓共室爲嫌夫子答云姪娣非一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備內職二國皆以姪娣媵之世代久遠匹偶不嫌云云誠善矣綸更有欲質者焉夫曰世代久遠不嫌則近者似應嫌矣而何以晉侯歸少姜之喪於齊而齊復使晏嬰請繼室乎然猶曰生死不嫌也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也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似非他國之媵矣然猶曰後世之失德也堯之於舜也二女內焉得非同姓姊妹乎何以不嫌且夫諸侯一娶九女則正室死長媵卽爲繼室似不必再娶而魯惠公復娶宋仲子衞莊公復娶陳厲嬀其後娶亦有姪娣得毋與前娶之姪娣互相猜嫌與其爵秩位次當如何處置也

答闕

孟子問目答朱聯兆

朱聯兆問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云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不知何以如此分別班固漢書以公田爲廬舍詩經云中田有廬所謂二畝半在田者似有可證然漢書僅云爲廬舍詩僅云有廬未嘗例之以二畝半也且公田之中僅百畝所謂有廬不過給之以便田事豈以百畝之地各宅以二畝半與邑中等乎二畝半在邑者其城邑乎若云城邑則有受田遠者將何以爲遷徙耶

答曰趙岐注孟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周禮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廬在井則謂之廬井居在邑則謂之邑居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九夫之宅占地二十畝一夫應得二畝二分有零謂之二畝半亦大率之詞不必過泥又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則非二畝半不可也所謂在邑者此鄉遂制之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與周禮大司徒同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康成注廛城邑之居此卽趙所謂邑居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七月之詩謂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天子六鄉一鄉萬二千五百戶六鄉止有七萬五千戶每鄉各有邑其處與田亦不甚遠諸侯之制當更狹何憚遷徙耶

諸史問目答李若珠陳介特李光烈李夔班麥參常李家樹羅鼎臣

李若珠問三皇五帝之說．論者紛紛．以何爲定．家語稱王者取法五行．更旺相生．將以其德名之與．德亦何分於五行．抑以其時代制作名之也與．何以至所有天下．史獨不書以某德王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說者謂不語怪也．則伏羲神農諸帝之事．想亦多難信之處．何以蚩尤大霧．亦著於編．屈軼神龜．史不絕書與．

答曰．三皇紀．是唐司馬貞補作．史遷原斷自唐虞五帝德．及帝繫姓．世本今其書亡原載之．是遷所據也．家語本僞書．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於家語下．言非今所有家語．其言五行更旺．亦仍漢以後言之耳．蚩尤五里霧之說．見於緯書．至後漢始出．屈軼神龜．是張茂先王子年．一流人所撰．史記原未說及．

若珠問．謹按綱目前編．於太昊氏曰作甲歷．定歲時．外紀云起於甲寅．支干相配於黃帝．又曰命大撓作甲子．何也．豈太昊建寅．黃帝建子．至顓頊乃改作歷象．以建寅月爲歷元乎．而何以不稱太昊爲歷宗也．○於太昊旣云造書契．外紀曰．作書契以代結繩．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而說者又曰．黃帝命倉頡爲左史．頡見鳥獸之跡而制字．何也．且頡果倉帝與．抑左史也．○又外紀曰．太昊斷桐爲琴．弦二十有七．而世本又曰．五十弦．廣雅又曰．本五十絃．後折而用其半．素女鼓之而悲故破之果孰是與．

答曰．晉書律歷志云．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顓頊以今之孟春作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據巴言、太昊初定歷．其時推步．未甚精密．故當以顓頊爲歷宗．漢末宋仲子集七家歷．以考春秋．起於黃帝顓頊．而無太昊．劉歆七略．止有顓頊．亦無太昊．○書契之興．代更繁密．太昊始制六書．倉頡更從而加密耳．揚雄作倉頡訓纂．漢以後三倉與爾雅並稱．而不聞有太昊所制之字．是知太昊特開其先．其象形會意等．待倉頡而始備也．今淳化閣帖中有倉頡書．贗僞未可定．所謂古文實肇於此．倉帝與左史之說．又荒遠難以定矣．○三皇本紀云．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神農作五弦之瑟．外紀琴疑瑟字之誤．通鑑前編云二十七弦之琴．三十六弦之瑟．

若珠問．外紀曰．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民攻殺之．而來歸其地．評者謂爲弑君始此．珠竊疑之．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夙沙氏旣不有其君．又安得有其民．以君道予夙沙之君．是無炎帝也．且夫帝命旣不用矣．王道必不通．當此之時．豪傑之士．雖欲請命而後討賊．勢必不能．身爲叛逆之民．必不能以一朝居．在炎帝、猶欲脩德以來遠．在其民、則急欲返邪以歸正．此其意．固未可厚非也．寒浞殺羿．尚有怨詞．夙沙來歸．反蒙惡聲．不亦冤乎．弑君之論一出．珠恐助逆者得爲口實．而豪傑有志之士．反裹足不前耳．敢質．

答曰．夙沙可誅．其民不得殺之．猶燕可伐．齊非伐燕之人．況食其毛而踐其土乎．爲其民計者．宜諫．諫而不從．則相率倒戈以迎炎帝．於順逆之幾不昧．而於君臣之義無傷．

若珠問．按外紀．載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征服之．旣而諸侯叛榆罔．軒轅乃脩德振兵．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夫諸侯之叛．莫甚於蚩尤暴虐之政．不減東急侵

陵之罪．不敵兼幷．而且炎帝遷居於涿鹿．勢處無能．蚩尤肆欲於西方．禍方未已．而涿鹿之師不先．阪泉、何汲汲與帝爲難也．毋亦作史者措辭之未善與．且夫榆罔獨夫也．軒轅與主也．彼也益叛．此也實從．當亦無容再戰矣．大霧之作．且不勝指南之車．空桑孤立之君．又安能抗熊羆如雲之師乎．仁人無敵於天下．三戰之說．珠竊疑其誣矣．

答曰．自漢以後．學者好異聞而不核實．譙周作古史考．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述上古之書．其原皆出於緯．如所謂寶櫝元中諸紀．以及河圖玉版之流．太史公所謂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也．劉道原親與溫公、脩資治通鑑．考據精密．自周威烈王以上爲斷．其事獨闕．故作外紀以補之．上世荒遠．遂有爲說襲謬之弊．

若珠問．按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等凡十五氏．而前編獨以神農氏繼之．豈以伏羲命官．十五氏多在其中與．抑當時各君一方．又天以六節．地以五制．何義．

答曰．陳桱云．相傳者不足信．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伏羲佐命之臣．明矣．豈當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天以六節六氣爲節．地以五制五行爲制．

若珠問．黃帝咨於岐伯作內經．今之內經．果是當年之書與．抑後人所記與．

答曰．內經．劉向編七錄時已有之．秦焚詩書．內經想以方術得存．其書深奧精密．非後人所能僞託．

若珠問．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其法甚詳．而孟子獨不之及．其說果可盡信與．迄乎夏商．其制屢變．若謂易代更制．必新其溝洫．則勞民動衆．不已甚乎．若謂尺度有差．非關溝洫．則武王克商．但議權量．不聞改作．且曰反商由舊．何也．三代以還．井田遂不可復．說者歸咎於阡陌之開．如果可復也．則古者土廣人稀．今者人日衆而地力亦日盡．既無一易再易之萊田．則將何所餘以待後之人乎．且也愚民可與圖成．難以更始．必將何道之從．而後不惑其觀聽乎．如果不可復也．則時移勢易．踵事增華．亦不得獨罪商君矣．有濟時之略者．將何如．

答曰．井田．程子謂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此論某卻不謂然．古來井田．恆與軍制相表裏．觀周禮大司徒、比閭族黨之法．以及車馬甲兵．力役追胥．種種徵發．皆出於井田．今若行之．將民先囂然而不靜矣．商鞅李悝．在當時爲雜霸之術．在今時則爲救時良相．且三代時．不但地廣人稀．遇吳越秦楚．皆大半不在版圖之中．燕齊晉衛．其地平坦．施行甚易．今若概行井田．經塗畫界．非有十年之久．不能望其成熟．所謂田畯保介之屬．又常須數十萬人．而失業之民愈衆．左氏所謂治絲而棼之也．朱子曰．行之須有機會．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

若珠問．堯舜同祖．二女同姓爲昏．先儒紛紛．總無定說．聞前掌教郭師之言曰．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夫曰周道然．即知前此有不必然者矣．而要出自明倫之堯舜．則宜無不然．何則．上古最重得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有四人．舜姚姓．不在十二人之內．雖曰後來分出．即不得謂之同

姓矣，夏殷周同祖，捴未見有嫌旹醜，特同姓則斷斷不可，因舉夏少康奔虞，而虞思猶妻以二姚，爲同祖不同姓之證，私心猶未安焉，夫同姓不昏，而必重之以百世者，所以厚其別也，若不問其世次之遠近，概曰異姓則昏，則溯而上之，二姬二酉異姓，實兄弟也，又何以解之，夫二女嬪虞，書有明文矣，然則舜之系果何自出乎，敢質之以求論斷。

答曰，堯舜同出於黃帝世本，史遷之妄說，金仁山辨之詳矣。

若珠問綱目前編，於堯四十有一載，書舜生於諸馮，六十載，書虞舜以孝聞，九十載，復書虞舜孝薦瞽瞍，而以孔孟五十而慕之言實之，夫孔孟稱舜至孝，而言五十，想以約略概舉之詞，非必限以五十也，至孟子言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則舉五十而統終身矣，而乃自四十一載至九十載，以爲五十而慕也，毋亦拘牽文義之過甚與，又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先儒以爲卒字之誤，國朝濟齋先生云，卒字正書則應誤六十，草書則應訛九十，則五十非卒字之訛明矣，但洛書之數五十耳，未知是否。

答曰，人生百年，五十是一大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惟學易則可以幾之，古之正書是小篆，草書起於漢時，不應論語之訛近之。

若珠問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既非商歌，即爲舜歌，而何氏又以爲弃，何也。

答曰，此亦出於尚書大傳，而汲冢周書亦載之，金仁山據宋書符瑞志，以爲舜歌，其師北山何先生基，疑以爲後人所託者，蓋逸周書出於晉太康中，前儒多不引其說，尚書大傳於今已亡，故致疑也。

陳介特問西漢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東漢書引禮記，亦作二妃，今本作三妃，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然則當何從乎，敢質。

答曰，金仁山曰，今本作三妃者，誤也，而鄭注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鄭東漢人，其所見本是三妃，則由來舊矣，癸比之說，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霄明燭光，其名似後代人所附會，以之釋經，恐近穿鑿。

介特問太王遷岐之事，漢書婁敬傳言，距代商百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羌傳序，又當在武乙之時，文王九十七而崩，計其生年，在祖甲二十八祀，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廩辛武乙在祖甲後，兩漢書所言遷岐，皆不得實也，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小乙之後，武丁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然則遷岐後九十餘年，而生文王也，詩云爰及姜女，言及姜女，古公年必二十有餘可知，如是又九十餘年而生文王，不幾百二十餘歲而薨乎，無逸言享國之永者，商三宗，周文王，夫三宗商王，尚詳述以告成王，豈有本朝肇基王迹之祖，在位百餘年，而不稱，惟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而已也，况武丁又中興令主，朝諸侯，撻荊楚，豈有任狄橫行，而不一討之理，太王遷岐，諒不在小乙之世也，然則當以何年遷，吳越春秋曰，太王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注云，太王之時，商道寖衰，周日强大，意者其在祖庚之世乎，當別有古書確證。

答曰，仁山金氏曰，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太丁歷年良久，與經世歷不同，皆不

可考，又曰，古公太姜之年甚少，未有泰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役，帝省其山，斯拔斯兌，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泰伯王季耳，愚按史記殷世家，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卒無子，仲雍卒，子季簡立，太伯無子固已，即季簡之生，亦當在仲雍適荊蠻之後，三子中獨王季有子，而古公及見之，據史記，則古公年壽之長可知也，古公年逾百歲，而大紀以爲王季亦百年，雖無確據，然王季薨時，文王已五十歲，則王季之年，與商三宗亦不相上下，而無逸不言其年歲，或者古公止於肇基王迹，王季第爲牧師，至文王而專征伐，德盛功大，故周據以爲始興之祖，與聖人修德不勤遠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易以爲憊，狄人橫行，古公能避而之岐，原不欲以養人者害人，武丁大度，或同此意，不肯勤師務遠，此與三代以上令主之所爲，謂武丁時必無此事，是以漢武帝唐太宗例之也，見亦隘矣。

李光烈問周安王六年，鄭弒其君駘，劉永新書法，謂弒君者駟子陽之黨也，不書名稱國，君之無道也，雖然無道爲暴君，而弒君乃逆臣，天下不容有此大逆之臣，故既書之曰弒，則當直指其名，今綱領不揭白子陽之黨，不幾令逆臣有匿跡之處乎，書法雖云然，私心未釋然也。

答曰，安王四年，鄭人殺駟子陽，故其黨爲子陽報讎，其人微，故其名不著，且史記鄭世家，本無姓名。

光烈問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素非有德於嚴仲子，有怨於俠累，胡因一賂而代刺韓相，雖屠腸肆市不悔，識者以爲刺客小人，不足取也，故綱目書盜殺，萬古不易之義，乃司馬作史，固早聖其人而特著之列傳，累千百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與之意，彼亦何取於政而然與，使政而有取也，則天下萬世皆聶氏子可乎。

答曰，史公爲刺客立傳，不可爲法，班固已譏之，不過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一語，有合於禮，故取之。借交報讎，原非聖賢之道，太史公仍國策之文，非自撰也。

李夔班問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依劉向新序，即孫臏也，而集覽據史記年表，謂其年代相久遠，疑非孫臏，畢竟臨武君是何人。

答曰，唐楊倞注荀子，已嘗疑之，不始集覽也，臨武君未詳。本楊倞

夔班問崩薨例云，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秦自書薨以來，不稱名者，惟杜楚二王，其間疑有闕漏，書法則以不韋久蓄異謀，而二王享國不永，事屬可疑，故綱目異其文以見□，至趙王丹楚王悍亦不稱名，則云六國之事從略，顧完僃者又何以稱焉。

答曰，從略者，或詳或略，不定之辭，知其名則書之，不以正統予之也。

夔班問史稱范增好奇計，由今觀之，增計未始奇也，夫增之得計，徒以勸項梁立後耳，未幾籍殺宋義而弒義帝，增既不能倡義誅逆，以從民望，乃反北面事之，計固已左矣，迨至楚漢交爭，又不聞定制勝之策，建安民之略，唯區區以殺沛公爲事，是則陋矣，夫恃德者興，恃力者亡，古今之通義也，沛公寬仁大度，四方嚮應，受命之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彼籍者，凶虐殘暴，所過屠滅，秦民惡之，痛入骨髓，楚之非漢敵，亦

明矣。而增且坐視其爲漢驅率。而不知好奇計者。固如是乎。且其言曰沛公有天子氣。急擊勿失。夫天既爲生英主。又豈殺之所能爲功耶。聞之識時者爲俊傑。增誠能去逆效順。佐漢以順天心。則得矣。卽不然而引身早退。猶不失爲高義。不務出此。而屑屑與沛公爲難。適見其助暴爲虐而違天以速禍也。帝嘗謂籍不用增而亡。雖然。不用亡。用亦亡。增亦何補於籍哉。敢質。

答曰。能補司馬所不及。好奇計一語。亦足以鍼司馬之膏肓。

變班問張良狙擊始皇。先儒謂其急於報讎。不暇自謀。是已。旣而大索弗獲。又假爲謀甚深者。抑亦倖而免與。

答曰。倖而免。東坡所謂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也。

變班問韓信之事漢也。卒以反誅。先儒惜之。要未有確然明其不反者。班竊惑焉。然則舍人何以告變。皆呂后之所爲也。呂后之所爲。皆漢高之意也。帝之任信。非得已也。急則用之。緩則棄之耳。未幾而奪其軍。未幾而一削其職。帝蓋未嘗一日不欲殺信也。特力未及耳。后疑知其意。密遣舍人上變。因而掩殺之。彼固信帝之必不問也。而史氏不察。相沿不改。亦已誤矣。方楚漢之爭。銖兩主之命。懸於信手。誠有如蒯武所云者。不以此時割據爭雄。迨天下已定。始生異謀。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耶。且使信而果反。必不垂手就擒。檻而釋之。必不復爲所紿也。觀其臨刑之言曰。悔不用徹言以及此。是亦不反之明驗矣。然則謂信功高震主。不急引退以取禍。可也。謂信謀反伏誅。則過矣。夫以開代首功。一女子羅罝詞族之。至今莫辨冤哉。

答曰。史於信之不反。以蒯徹語證之。而是非自見。班固割徹語別爲一傳。而信被誣千秋。此論足以雪之。

變班問世高田橫之義。班竊非之。方橫之遁居海島也。非迫於義。特懼誅耳。觀其所以應帝召者。可以知之矣。帝赦橫之罪而召之曰。來則王侯。不來則誅。橫方意幸若獲宥。不失封侯。故與客乘傳詣洛陽耳。已而終恐不赦。遂自剄。死是其死非死義也。向使橫誠守義。則與其徒俱死島中。如西山兄弟可也。何至忍辱就召而後死哉。昌黎高其能得士。爲文以祭之。至以闕里多士相比。得毋過乎。

答曰。論橫平允。兼有史才。愚謂史特著其能得士。因五百人之死。遂傳之。

麥麥常問北極紫微宮五星在其中。第四星主後宮。卽是勾陳否。抑勾陳在五星之外。按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則勾陳與第四星不同。而勾陳亦爲後宮。何與。又云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其星何所主也。

答曰。晉隋兩書天文志。皆李淳風所撰。淳風號爲知天文者。而其言不能無疑。未有人物。先有星辰。傳說生於商。豈商之前無是星乎。王良生於周。豈周之先無是星乎。占星之徒。但以意强名之耳。而星不以是有所增損也。星經始於巫咸。演於甘石。史遷所據以爲天官書者。星歷爲史遷之家學。而勾陳之名。不見於天官。班固因之以成天文志。亦不增人。其作西都賦曰。周以勾陳之位。衞以嚴更之署。義取防衞。不言

後宮也。楊雄作甘泉賦。亦云。詔招搖與太陰。伏鉤陳使當兵。義與固同。而服虔注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亦不言主後宮。勾陳後宮之星。始於樂緯汁圖徵。春秋緯合誠圖。緯讖之言。誕而無據。是卽淳風之所本也。卽淳風所言而論。北極第四星爲後宮。勾陳六星又爲後宮。是有兩後宮也。是一後宮而有兩星分主之也。其誕幻不足信明矣。後魏張淵觀象賦曰。旣覩鉤陳中禁。復視天帝休息。注曰。勾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隋丹元子步天歌曰。勾陳尾指北極顚。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鄭樵釋之云。勾陳在紫微宮華蓋之下。張衡曰。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五帝內坐五星在華蓋下。勾陳上。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張淵與丹元子皆星歷之專門名家。據其所言。皆是擁衞之義。並不言及後宮。何以淳風止崇讖緯而不宗二人也。馬端臨通考引宋兩朝天文志云。勾陳六星。去極六度半。入壁宿五度。又引中興天文志云。勾陳。實主六軍。大司馬巫咸曰。主天子護軍。卽不當以爲後宮。又不當以爲正妃。乾象新書以一主月爲太子。二主日爲帝王。三主五行。四主諸王。五主庶子。其說又與淳風相左。而勾陳之星。愚以爲宜從張衡靈憲所言。爲大帝所居之宮。亦將軍之象爲是。○至所云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則本於春秋緯文耀鉤。鄭康成注禮用其說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并耀魄寶爲五帝。而紫宮之帝座。又爲一帝。故北極有兩帝也。中興天文志皆斥其非矣。

李家樹問黃帝命伶倫造律呂。制十二筩。一曰黃鍾之筩。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其數易明。其二曰。大呂之筩。長八尺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二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不知作何推算。

答曰。杜氏通典云。鄭康成注周禮。推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下生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五十一。合爲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與大呂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合蔡氏律呂新書。又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則七百二十九分餘不盡。故云七百二十八分四釐強也。餘倣此。○史記律書。大呂長七寸五分三釐。通典八寸三分七釐一毫。通考八寸八分。數各不同。

家樹問邵子皇極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又祝氏云。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爲革。則天運轉移矣。又是元運之中。大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說多未曉。

答曰。祝氏名泌。宋人。經世有天地始終之圖。以卦配元會運世。加以日月星辰。石土火水。○邵伯溫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上是乾坤九五。又曰。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辰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

午之間○黃瑞節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經世以元會運世配帝王歷數惜此間無此書觀其圖細算自明

家樹問夏后禹仍以寅月爲歲首引唐大衍歷議一段云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其義未能盡悉

答曰按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是時初昏則日當在室壁之間魁星枕於參星之首則知參中月令曰孟春之月昏參中孔疏云依三統曆在立春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即西沒也夏四月昴則見是時日在畢觜之間故旦昴則先見初昏南門正其時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五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日在井鬼旦則參見歷議云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心星也六月初昏斗柄止在上漢案戶天河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道貫箕尾之邊案戶者直戶也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辰則伏大火初昏而沒也九月納火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唐用夏正故僧一行以夏小正爲議

家樹問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羑里邵子云坎終於寅離終於申寅爲正月申爲七月水旺於冬至春而盡故云終於寅與火盛於夏至秋而盡故云終於申與又徵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下引朱子解云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是則乾居北坤居南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東南也又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所云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不知著落何處然後俟其既退而始各得其位與又兌艮爲耦一則居東北一則居正西何以爲耦前編曰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夫震屬寅巳爲正月何云冬至卯屬離何又以離兌之交爲卯中巽屬申巳是七月何云夏至酉屬坎何又以坎艮之交爲酉中又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與自西北至東南自西南至東北所云始與盡自與至者從何而推算何一則爲生卦之交一則爲三陰三陽之交與

答曰子午寅申以應春夏秋冬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云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黃幾解云乾生於子奇起於復也坤生於午偶起姤也先天乾南坤北反其所自生故再變而爲後天乾坤退位之本坎終於寅寅乃離位也離終於申申乃坎位也先天離東坎西原其所以交故再變

而爲後天離坎得位之本○置乾於西北朱子謂離得乾位退坤於西南朱子謂坎得坤位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黃氏謂出乎震齊乎巽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黃氏謂兌則物之成艮則物之終○東自上而西離得乾位則自離之上而近西西自下而東坎得坤位則自坎之下而近東○伏羲用寅爲正與夏時同震屬子故前編云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巽屬午故前編云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蔡元定曰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巳起於寅震中坎之所生巳起於申巽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朱子啓蒙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離兌之交坎艮之交疑即朱子所謂陰陽之溢○愚按此仁山先生演其師王魯齋論先天圓圖之說而以爲此天運循環之序○方圖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八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恆、益、旣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仁山之說本於邵子之圖以圖橫貫數之皆合

家樹問東坡制策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

答曰按毛詩十月之交疏云歷家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據此則五月得百五十日加二十三分爲百七十三

緯鼎臣問東坡以爲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又謂莫若捐秦以委之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害則夏人舉等語當時北狄之強誠不可不爲之計然取靈武以通西域果有確見乎而捐秦以委之者其意何居

答曰按五代唐明宗時安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晉高祖天福元年與契丹脩好恐其復取靈武以張希崇爲朔方節度使天福四年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薦項會長拓跋彥超最爲強大暉至彥超入賀留之不遣而諸部不敢寇鈔出帑開邏三年馮暉能鎮縱令彥超歸而拓跋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靈州復命暉爲朔方節度使引兵過旱海至輝德彥超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用樂元福力戰敗之宋太祖建隆三年命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至太宗至道二年李繼遷圍靈武眞宗卽位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而圍不解咸平四年張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夷狄帝遣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呂蒙正向敏中等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李沆亦主棄議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兵六萬援靈州至五年而靈州陷於李繼遷以爲西平府傳至元昊遂爲西夏建都之地神宗有志興復蔡確薦以此陷王珪而力卒不能元豐四年帝命李憲等五路進兵伐夏皆至靈州夏人聞朝廷大舉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遣輕騎抄絕餽運不戰而困五年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是役也帝數悸成疾遂致大漸此在東坡對策之後其地形則胡三省通鑑注云自方渠棄驛路出青岡峽過旱海至靈州趙珣陝西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邊入靈

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鹽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又曰唐懷遠鎮在鹽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強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東坡所謂通西域者即此路也○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西漢時役屬匈奴自張騫開其迹始通中國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諭鄯善及山北之國時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者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由此匈奴益弱不能近西域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明帝命將北征復通西域于闐諸國和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至任尚代超安帝初西域背叛遂棄之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患尚書陳忠以爲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超子勇亦言通西域則虜勢弱爲權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此在兩漢時西域係北狄之強弱如此時代雖遠地形不移以元昊之強猶稱臣於契丹則契丹之於西域爲必爭之地逮遼亡而耶律大石猶屈彊於此者數十年則其關南北之要害明矣○揭秦之說近於戰國策士之習綏州本夏人所有韓琦終不肯與之逮後哲宗紹祚夏主乘常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文彥博嘗主與之之說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訪之邊人前通判河州孫路挾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敵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東坡之論亦據情勢而言恐惜此以疲耗中國而不按地圖空然論事若全秦不守則自去其藩籬而削弱之勢不可復救矣至高宗時張浚一失陝西而南宋遂成偏安此可證也

說學齋經說

葉鳳毛撰

藝海珠塵

經部總經解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覇州　吳　邦慶　景唐校

說學齋經說

葉鳳毛撰　鳳毛字超宗號恒齋江蘇南匯人工部侍郎諡忠節映榴孫以蔭授內閣中書舍人轉典籍有說學齋詩文集

論易傳

易者文王周公之辭也漢儒以文王周公者爲經孔子者爲傳謂之十翼以愚觀之皆門人之言有子曰字者爲孔子歐陽公謂爲講師之言朱子謂後人增入愚以爲子思作中庸有出於夫子者冠子曰字以別之此其例矣史稱易以卜筮之書不焚故易爲全經愚以爲經全而傳非全也文言止說乾坤二卦而繫辭上傳中鶴鳴在陰以下七節後又有自天祐之一節下傳中憧憧往來四節後又有困于石以下十節而鳴鶴在陰第四節後又雜人亢龍有悔一節其辭則與文言如出一手以是疑文言當不止乾坤二卦而他卦爻之辭盡亡僅有此十九節無所附麗乃歸入繫辭而又離爲三處是編次者之誤也因是推之則下傳自取離敘旅僅十三卦亦非全文自經秦火尚書古今之異同詩經編次之失序周禮闕冬官春秋三傳之互異易之得以僅存者推卦爻彖象之辭耳其他之存於魯諸生壽或得諸經師之傳或得諸藏書之家記一漏萬厥轉相授以至於盛漢列之學宮殘編斷簡顛倒錯亂其勢然也我讀文言繫辭如鳴鶴在陰之類尤切於日用故鍾會之所事以此諸節訓會參會不以之傷殘而卒蹈於禍也

三江說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註家引吳都賦註云三江者婁江東江幷松江爲三也三江入海震澤無汎濫之患舉其近而言之或云岷江浙江及松江爲三江謂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震澤滙全吳之水非有所洩易以能定是三江之中以一江附於震澤可也其說本於郭璞歸熙甫主之故以松江爲獨承太湖之水竊以今之形勢觀之太湖之委有五道由蘇州之黃天蕩獨樹湖經三泖以達於黃浦爲一道謂之外湖由蘇州之長船灣經陳湖趙湖朱家閣以達於黃浦爲一道謂之中湖由吳江之同里入於我郡之小蒸以達黃浦爲北湖由蘇州之婁門經崑山青浦我郡城以達於黃浦爲一道謂之官塘由崑山入吳淞江出上海閘爲一道是不止吳淞江獨承太湖之水也太湖跨蘇常湖三郡納三郡之水非有五道之洩則不快非合黃浦則無所從出故黃浦者乃震澤之尾閭也且瀰嘉興湖州杭州之水亦必由楓涇洙涇以達於黃浦是震澤之不能納者亦以黃浦爲尾閭也黃浦自松江府城西郊東趨至上海吳淞閘口凡百餘里由閘口東趨至吳淞江口入海又八九十里浦面廣三里漸廣至十里其深不可測此開闢以來所有人力不可以鑿其名應得稱江以配岷江浙江者也謂松江既入而震澤底定可也若岷江浙江與震澤絕無干涉謂爲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可也太湖五道之泄其二在洋巳侵其同里其官塘亦無淺阻其嘉湖杭下流之楓涇洙涇亦深通無阻惟吳淞地勢高仰潮汐挾泥而行刷少積多非以期疏濬不特失太湖一道之宣泄抑且失澱河崑由嘉定上海三邑水田之灌溉熙甫謂數十年前吳淞江波濤洶湧挾泥日積而淺又爲變稱古而岸狹必當治令闊深與岷江等而役兒中始斷水患夫江與開闢俱生欲假人力而如天成力有所必詘事亦難垂永久惟當開濬之年地方乘董賢心任人親行察視董事者不以苟且塞責當使水滿半篙則學有所資溉有所容受斯可矣予既謂黃浦爲松江則昔之吳淞江又安所得名有謂黃浦承上流者多奪吳淞之勢而然蓋非也澱山湖泖洶湧久矣非待今日而奪吳淞之勢也余謂江與港之音同閘口以下爲吳淞江故今黃浦口曰吳淞江口閘以外而南爲黃浦閘以內爲吳淞港也求港爲江將求江爲海嶼震川之說所以終不可行也

三江說下

禹治揚州之水使三江入海不必專言震澤而震澤底定亦有在三江之中故通三江於揚州而言則係於震澤者一專於震澤而言三江遂有婁江東江松江之說今我吳入海之川有五長江其至大也其次爲錢塘江其次爲黃浦又其次爲劉河劉河細流不足當江之稱惟黃浦可稱江則所爲婁江東江者安在然今蘇州之東有門曰婁門歸熙甫云太湖之水由婁門出者過崑山東去于海今婁門之水接崑山塘下接吳淞港無所爲婁江也太倉有婁東而其港曰太倉塘亦無所爲婁江也我郡華亭分邑亦曰婁縣無據究太倉運劉河劉婁音近因此爲婁江其理或然若東江者紛紛考證迄無可指之地則以湮廢差之不知江者天造地設如帳江浙江之外越之西錢江豫章之章江貢江粵之珠江湞

之金沙江遂之鴨綠江混同江亘古不息可得而湮之乎且同一江而名各異者如長江在潤則稱京江在揚則稱揚子江在安慶則稱皖江在九江則稱潯陽江安知所謂東江婁江松江者非即一江而各異其名乎唐陸魯望居松江今屬吳江距吾松江三百餘里可亦得爲入海之松江乎南宋周環言太湖有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海東江一派由諸浦注江是東南止一松江也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柘湖澱山湖淀湖支港相貫東南可達於海是諸湖由黃浦以達于海不云有三江也然則古之所謂三江者實止一江以其在震澤東者通謂之東江今婁門外之水以及太倉劉河通謂之婁江自吳淞港出黃浦與夫黃浦上下以至吳淞江口通謂之松江如必泥經而求三江則今江西省之九江亦將執九而求諸長江之外乎我鄉黃浦之名於元明前未著相傳爲春申君黃歇所鑿其說亦不可信黃浦爲海潮之所出入太湖東南一派尾閭之所專賴雖神禹亦不過疏其上流使注于此耳春申何人能爲天地闢鑿此大竅也其曰黃者潮水挾泥而行望之色黃予於京口望大江從吳山頂望錢塘江其色與內積之水有黃白之異如必待鑿於春申則三江如何而入震澤如何而底定是豈特冒神禹之功已哉熙甯指定吳淞港爲古三江之一是以支港爲江舉其上而遺其下也熙甯未嘗來吾郡無由知震澤有五道之洩又未親見黃浦上承太湖各處之水徒徵前人注疏以實其所居之見是蔽於遠而泥於古也宋高宗時兩浙轉運使趙子潚等言太湖數州之巨浸獨洩於松江之一川宜勢不遂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又於崑山之東開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今亟宜濬從之令後使蘇州之水不爲漫溢當如趙議則不必專事吳淞使而水患消水利溥矣

武成

武成一篇編簡錯亂蔡氏參諸儒之說考定次第其言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離來請命武王以未祭祖上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宜如此此無可疑者也震川乃移後王若曰嗚呼羣小子其承厥志一段於前移前底商之罪告于皇天至罔不率俾一段於恭天成命之上而以惟爾有神四句接用附我大邑周之下文勢接續未爲順然不應先告百工而後告天地神明且此事未見成功不應預以士女之篚筐元黃誇大于天地神明之前及其大功既成不以其功歸于祖廟下節以告天下亦爲非體安溪一如震川考定只將厥生魄四句移於于征伐商之下文勢尤順愚意蔡氏所定不當移易歸李之說不必從也

酒誥

酒有不能厲禁之勢而其流之生禍甚大故五子以甘酒儆太康伊尹以酣歌訓太甲羲和湎酒仲康以征商受沈酗亡身墜命武王太鑒於前故因封康叔而作酒誥具言其禍害劫毖臣民剛制于酒而終立之禁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而周禮司虣之文曰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周家懲飲之禍固如此其重也後人疑焉曰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夫使羣聚爲姦惡故自有其五刑之辟不當但主羣飲今但曰羣飲則知所惡爲羣飲不待姦惡之著矣如必待姦惡之著而後加刑是不教而殺也孔子曰小人羣而不和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易曰渙其羣元吉以小人不可使之爲羣羣而湎酒即是姦惡惟示之以重辟乃足以防其惡而絕其禍之原不爲苛暴又有僻予其殺爲未必殺者曰猶今法曰當斬皆具獄以待命余亦以爲不然君以必殺示天下天下尚有犯者亦以未必殺示天下則生僥倖之心其禍遂不可以復禁聖人用心周密故羣飲之刑雖重不害武王之仁後世盜賊計贓科罪遂使其徒徧於天下而不可遏也噫今之羣博者比於羣飲有異乎哉

余詩中有將進酒篇語近誕諧故復作此論亦不願飲者之惡余言也自記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春者四時之首正月者一歲之始王也者周天子所頒之正朔春秋之時列國皆然夏建寅則以寅卯辰月爲春商建丑則以丑寅卯月爲春周建子則以子丑寅月爲春故左傳云春王周正月明其爲周之春正月非夏時之春正月也而說者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則稱太史之舊文將書冬正月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孔子行夏之時乃講席之私議豈得於春秋中妄改周家之正朔又有云後人易春秋之歲月以從夏正改之於經尤爲不合隱元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三月是夏之正月正月不應大雨震電也雪固其常耳桓三年冬十月雨雪以在夏之八月故以爲災十月耐雪得以書也十四年正月無冰正月宜無冰矣十一月無冰是異也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是八九十月也若夏之冬不雨雖江南亦不以爲異似此不苛勝舉也儒之所以致疑者以詩經所云皆從夏正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築場圃六月棲棲十月之交之類蓋詩家可以用古（如今人詩文中稱大梁上黨稱國郡縣之爲古字之類）史家必遵時制體例固有不同觀於今可以知乎古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公元年

此春秋之最可疑者也惠公春秋前卒今來歸賵雖緩猶可言也仲子見在焉以歸賵天王縱不明乎大義亦有不習於途人之禮者也豈有人未死而預賵因其之理吾以爲必無之事或者但賵惠公史筆誤及仲子或

者明年仲子薨天王併賵之史誤列於前耳仲子者桓公之母惠公之妾也以春秋之例應係之桓公如文公時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係之子所以明其爲妾係之夫則莫辨其爲非適是惠公仲子者非曰惠公之仲子乃兩賵之也兩賵必兩死故吾以爲史氏之錯簡也

秋七月 隱公六年

隱公六年書秋七月胡氏云四時具而成歲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理固如是第如其言則每歲之無事者皆當紀其首時之歲月而於他時有不書者何也隱公九年於春不書正月於秋又書七月何也僖公六年書春王正月者又何也吾以爲史闕其事耳春秋中有書時而無月書月而無日者矣史氏既失於記孔子烏得而知之論者必謂孔子有筆削於其間毋乃亦失之鑿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斷其文而仍存其時月以著其闕是因史也予猶及見之以爲幸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元年

以子傳子法也兄弟相傳非法也非法必亂隱公既爲君矣無論是攝非攝桓公安得而弒之隱之弒雖由羽父之交構然桓實與聞乎故公羊之邪說胡氏辨之精矣然吾惜隱公有讓桓之心而不得令其終桓公本無害兄之心而終成其逆皆惠公失禮廢法啟之亂也然隱亦有所以自取焉方翬之請殺桓公也隱公赫怒立正其離間之罪桓公雖愚必感兄之道而俟其讓則兄弟可以兩全吾惜隱公之優柔不斷而自詒伊戚桓公之弒逆謂非隱公啟之也哉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隱公其未之思乎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桓公十五年

天子不可有求於下王者有求下斯而化將何所底止故求賻求金求車皆爲失禮然四方諸侯不可以不貢天子也東遷之後王之賦斂不行諸侯視之蔑如天子貧安得不有所求亦非特求於魯也春秋記此則諸侯不貢之非天子之不當求不得已而求俱可見已胡氏謂王畿租稅諸侯職貢足以充費不知當時職貢者誰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十八年

禮父母死女不歸寧又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夫人姜氏自此以後屢出會齊侯非禮之甚矣然而傳者之言風人所刺猶獨以爲猶可疑也姜氏卽淫未有確明較著盜其車與僕從設爲讌享褻禮而爲一夕之淫者襄公雖無道然未有身離國都驚動國人而淫乎其妹者安知非篤於兄弟之誼耶安知非姜氏以婦之勢羽翼兄疑兄之心而致其敬耶果如傳者所云則當初嫁之時兄弟之年方盛而矇隔至十有八年逮至與夫同來忽與之苟合揆之人情決無有是桓公實與齊強假妻以致其親厚而乃爲彭生所殺安知非齊襄惡桓之誣己虧妹之行而爲此舉乎而姜氏不與齊絕者夫死子幼舍國無援且懼齊之圖魯忍恥飾情爲魯安之計豈亦有不忍姻妹之心殺彭生以自解婦人姑息以爲夫讎已報釋然無嫌而爲人皆其君死之不明遂而出之姜氏如果繫心乃兄可以藉此大歸無俟乎後來之頻會乃旋即返魯爲人亦相安於無事言魯之人亦且稍其通好之利矣詩人之辭往往過情傳者爲文好談閨壼姜氏昧於婦人無外事之訓任情而行魯之君臣又無以禮義爲姜氏言者而姜氏之穢名萬古不白豈不哀哉春秋畢書何礙學疑如齊飾會防會殺饋然行國君之事忘己之爲婦人此春秋小惡書大惡不書之例也春秋前書莊公之生也曰子同生姜氏之歸桓公四年矣猗嗟之詩曰展我甥兮姜氏之穢名顯然昭著而殺姜氏猶以子同生爲證傳者之言其果足信乎莊公十九年姜氏而薨時襄公已死夫人已六七十歲則又云何爲姜氏者不知爲婦人之道靡靜而好出故詩人以鄰嫌務萬笑之而嫌狐之醜誣亦以襄公之無道而招其忒也爲婦人者其可不愼物議而輕其舉動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莊公九年

此兄弟爭國也或以桓爲兄或以糾爲兄以桓爲兄者謂宜有國者也以糾爲兄者謂桓爲篡者也是皆未可知不義而爭兄弟皆非也春秋書小白入于齊者謂小白先入而自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下不承國於先君而自立安得爲正乎自立非正又殺子糾桓公之惡甚矣故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而歸功於管仲也又云正而不譎者以事言之耳唐太宗殺太子建成僞父傳國其愈於篡奪者幾何然人皆恕太宗者唐之天下實太宗首職得之使建成而嗣位將何以處太宗不爲建成所殺亦必兄弟操戈不得已而出此此太宗之慙德也桓公無太宗之才與功幸先入據國能用管仲以成霸業使子糾得國亦必相管仲而成霸業兩人旣無優劣桓公又未必居長同無天王先君之命春秋據實直書其惡自見矣待有所褒貶哉

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公二十三年

天子諸侯十五歲而冠冠而娶妻禮也莊公十五歲而卽位立二十四年始娶妻蓋三十九歲矣傳言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婚姻也胡氏責莊公母言是聽越禮不顧社稷宗廟繼體之重及文姜之喪甫過小祥而納幣皆失禮之大者愚以爲莊公既不敢違母命當時大夫如曹劌者能諫觀社矣御　能諫刻桷矣獨不言宗祧[illegible]

之重何也莊公年至三十不聞有一娶嫡乃築臺臨黨
私孟任以生子國君而下同於貧民之家又何禮之可
責與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夫人爲成風舊說俱如是三代之禮諸侯不再娶無二
適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
止隱公時惠公妾仲子卒以桓公之故以夫人赴於諸
侯天王亦來歸賵而不祔廟別立宮獻六佾至僖公則
預定夫人之位禘于太廟以爲將來配享莊公之地變
先王之制私其所生非禮也顧炎武謂夫人爲哀姜哀
姜爲齊所殺因國人之疑故稽至七月而後祔於莊公
此時成風尚存何遽有此舉其說似允成風薨於文公
五年距禘時閒二十年不應豫爲之地如是其急第哀
姜前稱夫人後稱小君其死曰薨喪曰至葬曰我小君
哀姜之祔於莊公不待言也春秋亦無祔廟之書而特
書用致夫人夫人者生之稱已葬則稱小君哀姜之罪
誠莫容於天地然春秋既不絕之以小君之禮獨於祔
廟之時削其氏謚以示貶絕義有所不安於文亦不順
顧氏之說終不可從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 僖公十六年

石隕以隕于天曰星也星隕以化爲石曰自空凝結而
成也今人家往往有石紫色粗質無廉稜重一二百觔
云是星石夫星者有形無質者也在天則明在地則石
頃刻之間凝爲堅物此理之不可解者也鳥安能退飛
曰有氣逆驅而飛也飛不能前回身而反則有之退則
非鳥之能亦事之不可解者也魯大史聞宋人之言而
紀其異以見天地間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者類如此
使其復再有如此者則不足以異也已

公子季友卒 僖公十六年

大夫卒書名例也季友獨書字以季友生而賜氏命爲
世卿也季子於僖公有翼戴之功於宣公有援立之德
二君不勝私情報以異賞春秋特書其氏所以誌變亂
法紀開權臣竊命之端胡氏之言是也夫有功不賞誠
不足以勸善然使賞踰其分則善者不足以勸而我之
恩有時而窮恩窮則猜疑必生非彼受誅卽爲我禍自
漢魏以至於五代宋初篡弑相因禍亂相續未始不由
於此而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或逐其君或裂
其國或篡其位而人不以爲異者其所由來漸矣然其
始皆以其忠賢而有功也漢之元勳未嘗有功五侯十
九侯不聞其賢外戚位於三公之上宦官許以養子傳
國比之春秋賜氏賜卿尤有甚焉而當時通經學古之
大臣不聞有先折其萌者及至根柢深固禍亂已成然
後死爭不能及矣劉向李固劉陶故不明乎春秋之義者不
可以爲君不明乎春秋之義者不可以爲臣漢高之待
彭越光武之待彭寵開創之君其識度深遠哉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僖公十八年

齊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世子桓公死國
人立無虧故宋會諸侯納孝公胡氏曰奉少奪長春秋
深罪宋公愚謂宋公當見屬之時聽以大義而不諾桓
公亦無可如何旣諾之不可不納之矣齊人廢先君之
命而立無虧宋公方欲爲盟主問罪之師可不舉乎納
孝公以全信猶荀息之不食言也

邾人執鄫子用之 僖公十九年

傳言宋襄公執鄫子而用于次睢之社也用者或以爲
殺之以代犧牲或以爲叩鼻以衅社殺固酷矣叩鼻不
亦虐乎襄公不厄人于險不重傷不禽二毛其仁于戰
也若是乃於既就拘執之國君無所大惡而視同牲畜
雖桀紂之暴亦不至此春秋不書宋而書邾其非宋公
可知已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僖公二十二年

襄公以讓國揚名又得子魚爲佐而國大治齊桓終而
宋繼霸固其宜也然而被執于楚辱莫大焉宜日夜思
滌此辱養精蓄銳與楚爲難伐鄭之舉非出於萬全不
可輕動及楚人救鄭有勝之形無敗之勢而爲迂腐
迂腐之談至于敗衄身傷豈不哀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文公九年

成風薨于文公四年之冬至是始來歸禭越五年矣緩
不及時是何禮與成風爲莊公之妾故係之于其子今
制封贈生母誥勅文云某官某人之生母某氏不係于
夫是母因子貴之義用春秋法也

趙盾弑其君夷獋 宣公二年

春秋書弑君有稱其臣者有稱其國者趙盾之弑晉之
董狐春秋不得而諱矣傳者俱賢盾而不能脫其弑君
之罪盾亦無辭以自解竟直自承之而自寃之其可哀
已吾觀盾于君臣之義非不明也其請討殺宋昭公者
之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
而逆民則也河曲之役盾使人以乘車平行韓厥執而
戮之盾嘗曰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我舉厥也中其無
私也如是可不謂賢乎夷獋之無道也久矣三諫而不
聽能如子哀則去之能如伊尹則放之乃觸槐之後繼
以伏甲瘈獒知必不免然後奔亡不亦晚且愚乎桃園
之難作盾去猶未遠遽歸伏夷獋之尸號於衆如討殺
宋昭公者之言曰穿吾族子也以盾之故弑我君是猶
盾之殺我君也我不敢以穿之親不申大義於天下其
罪當與若執穿而戮之則罪不在盾矣卽不然以夷獋
之死禍由自取穿以國人之怨毒敢冒大逆然我亦君
之所惡也穿或以我之故而爲此我亦不可以仇穿於
是去國不反示君臣之義絕雖不討賊其罪在穿史當
書國弑而不在盾矣又不然盾久不反國人念其賢必

恐有以復之當自有處穿之法亦不討之討也乃俱不出此則弑君之名終無所逃也後之論者多以司馬昭比盾則不可昭自誅曹爽之後隱然有篡魏之心而高貴鄉公初無失德特憤憤於權臣之制率意輕舉致戕其身故雖歸獄成濟而陳泰直欲斬賈充而更有進於此不顧觸昭之忌趙盾實晉宗臣烏可同日而語哉

晉弑其君州蒲 成公十八年

春秋之書孔子錄之所以明君臣父子之大義賞善罰惡而設也人倫莫重於君父惡逆莫大於弑君釋是不講而區區於華夷之辨抑末矣理人據其狄謂其無父無君也苟忠君孝親雖夷亦華也苟無父無君雖華亦夷也嚴於華夷之辨忽於君父之大我不知其何說矣鄭子駟弑其君髡頑又殺鞏公子春秋不曰弑而曰卒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又奪之位春秋亦不曰弑而曰卒晉君州蒲之弑也實欒書中行偃春秋不曰欒書中行偃而曰國人其論髡頑者則曰鄭之臣欲從楚其君不可而遇弑聖人不忍其死於夷狄臣之手也故諱之隨其所赴云瘧疾而已矣郟敖之見弑謂圍已主會盟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故亦隨其瘧疾之赴而諱之書偃之事則宜合人心而定罪順天理而用刑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則是州蒲者有自取之道書偃尚有可疑之迹也夫子駟楚圍之惡孰與里克春秋不諱里克而諱駟圍使聖人得位爲天王將原駟圍而不討乎書偃之謀孰與趙盾厲公之失政孰與靈公一則執不操刃者戮之一則執操刃者而赦之將以示天下後世春秋唯本國弑逆則諱益不敢以不令終加我君亦不忍以大逆之罪加我國之臣他國何惡焉彼以疾赴則書卒以賊赴則書國人聖人既非身當其時親察其實取舊史而改易其辭豈闕疑傳信之道乎以弑而不云弑使大逆漏網以用弑而移於乙弑使無罪蒙冤是傳者之亂經而說經者又爲之曲說宜乎春秋之書人持一說而終不得其旨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吳之賢公子也春秋賢者不名此獨書名公羊氏謂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此曲說而無義理者也穀梁氏謂吳善使季子賢也賢季子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其意欲賢季子而尊吳君尤無義理之曲說也左氏則但紀其賢而已是三子之賢季子無異辭也胡氏獨論其辭國而生亂聖人望之深責之備因其來聘而貶之凡數百言以時中之道衡季子以大公之心測聖人善哉胡氏之說乎夫國固季子國也讓而得其人季子可無愧於先君矣讓於弑君之賊豈先君之命乎違先君之訓長篡逆之風徒自潔其身於是非之外亂我家國而不顧則其一生之賢不能掛其一去之罪春秋安得而許之莊公三年溺會齊師伐衛穀梁氏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書名而於札也乃爲之曲說何其進退無據乎後漢書賢丁鴻而下劉愷蘇轍以韋元成爲矯情盜名季札之賢非丁鴻可比矯情盜名亦不當論於季札然爲春秋所不與者不以常情望季札亦不以非常之情望季札蓋泰伯之至德有非季札之所得而效者矣

春秋外吳而稱子札雖賢安得進爲公子而且字之書吳子使札來聘謂其能歷聘耳此春秋之待吳於札無與也而又奚貶焉然吳之亡實由於札之讓國以是咎之札又奚辭 自記

葬宋共姬 襄公三十年

傳曰伯姬舍失火左右請避之伯姬曰婦人之道宵不下堂遂逮於火夫宵不下堂禮也尋常無事禮不可以分寸踰越禍患倉皇之際權宜以全生亦非禮之所禁伯姬寧死而不求生似乎腐儒迂士之所爲而春秋書卒書葬惓惓於伯姬如是豈率天下爲腐儒迂士之所爲哉蓋春秋之時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閨門之內亂倫瀆紀幾與禽獸無異乃有一人焉謹守常道不以造次顛沛苟且同於衆人則平日之律身可知其貞白之操堅定之力根於天性稟於姆教爲女流中僅見之人而且尤其太過則人將罔不藉口權宜喪其志節其爲人道之患莫大焉夫無過不及者道之準過猶不及者理人之所嘗言然而因才施教則有進之退之之術而至於綱常名教之中不及者常多過者常少故書一伯姬而使爲婦人者咸知以貞爲行則人倫盡而風俗美正氣存而大義彰首陽之餓柏舟之誓皆是道也豈得以過因之乎左氏又以女婦分別言之亦見其蔽矣後世民間有未嫁守貞夫亡殉死先儒多有非中之議我朝令典褒予旌揚亦猶春秋嘉美共姬之義也夫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昭公十九年

買之死也傳咸謂止不嘗藥害及許君故書葬以白之歐陽子以爲實弑君不徒不嘗藥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乃傳者自爲例我信經不信傳傳誠有未可盡信者第未審歐陽子何從知其實弑也傳言悼公患瘧止進藥而死夫瘧非死症爲世子者宜訪良醫無良醫姑俟其自愈何遽以藥進也藥由醫進其咎在醫藥由止進則咎在止止而自以爲知醫買不當死買而死則止爲不知醫不知醫而妄治他人猶不免於庸醫殺人之罪況以君父之大而可苟焉以一試乎古人云學醫而人廢是止以學醫廢君父罪莫大焉然原其情出於救父故書葬以示其情之可憫而終被之以弑名者乎豈其父雖欲生之而不可得矣買死而止亦悔恨殞身不啻一日居君之位則又安得以楚世子商臣比之古人之所以重嘗藥者慮其有酖毒也不知藥物之峻補者無疾之人可飲而無遽害也投於新病邪盛時必死有峻下

者無疾之人依之立見其害也投於邪盛有餘之疾可立生未有一嘗之頃即能見其有害無害也是烏可以嘗不嘗定子臣之有罪無罪哉吾意許公瘧作之時不勝其困苦世子不忍其當此急圖其愈或誤聽人言亂投藥物或寒時而進辛熱或熱作而進生冷或慮其虛而進峻補或攻截於瘧作之時犯其鋭氣使藥疾交爭倘足以致死是止之不知嘗之故也此嘗字當作嘗試之嘗解不當以未達不敢嘗嘗字解。 本朝魏禧極先生有云近時攻苦專讀醫書以補人子知醫不備之憾余每見世人泛然於醫藥委其親於庸醫之手比知其誤而已無及故周公云不服藥常得中醫然能以不服藥爲愛親者我未見其人也委其親於庸醫之手人子尚不能無疚於中況貿貿然以未嘗試之技而試其親乎乾隆三十年山西民夜放火縊拒盜誤殺其母聖諭云乎艷其親縱出無心何忍復立人世律以春秋許世子之例不可以生以殺罪著令而許獄定矣

公薨于乾侯 昭公三十二年

昭公不知時勢邀乎一時之忿欲去季氏敗而出奔齊晉之人利意如之賂終不克納並以啗閻致其客倘居外八年而死胡氏以不君不臣兩責之謂鄭突衛衎遂而仍入由祭仲雖專世權未重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轂之者獨深責昭公昏迷不返自絶于魯攜貳弗之中嗚呼何昭公之不幸生阨于季氏死猶未免於苛責也鄭突衛衎非必賢於昭公然當時晉方主盟雖未轟罰惡討罪之道小國俱有畏心至昭公之世晉之執政復視其君與季孫無異乃與其誅伐同類乎然猶得恃其強悍之末取貨賂以充私橐意如據有魯國力能事大昭公即能修德悔過齊晉不過以羈旅之人視之耳此係於時勢之不同非其獨不肖而終於客死也予更以後世之事比之如高貴鄉公魏敬宗孝靜帝唐文

宗皆不甘爲周赧漢獻而終不免於權臣之手文宗雖不失帝位然愈於昭公者幾何世亂運衰冠屨倒置若季孫意如尚可謂略有顧忌者則昭公得保首領猶幸所遇非司馬爾朱之流也

吳入郢 定公四年

公羊傳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去楚以干闔廬闔廬將爲之伐楚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及楚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可矣於是興師救蔡觀於此子胥始終之意皆合於道則穀梁駁屍之事必無有也而公羊謂可以復讎者論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則父不受誅於君者可弑君以復父讎矣豈事君猶事父之說乎泛言復讎之道則可耳而謂子胥可以復讎則悖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定公十二年

孔子柄用於魯凡所設施無不愜人之情於歸三田墮三都尤赫赫焉然郈費俱墮成獨拒命與者疑之我反復於前後之事揆度當時之情證之以春秋之書法以爲墮三都非孔子之事亦非子路之事也叔季二家因於侯犯陽貨之叛不欲存郈費以爲其窟詭於孔子孔子寧有以墮爲不可者而實未嘗勸之故書曰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明其自墮而無與於已也三家之專橫久矣季桓子能用孔子孔子必有以善處三家即欲削三家之權以尊公室謀必出於萬全有始有終然後足以服三家之心慰一國之望今三家方弱家臣方強公斂處父者新敗陽貨有功於孟氏其聽命與否孔子子路寧不豫謀而熟計之乃於肯墮者墮不墮者至於拒君之命亦遂釋而不問詎謂聖賢行事而孟浪苟且若是哉書附成曰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則知定公初未謀於孔子自行自止者也說春

秋者類以墮三都屬諸孔子因不克而爲之辭曰仲尼此時尚未專國政且有少正卯輩疑沮其間成雖未墮不足爲患若是則令出而可以不從君臨而可以抗拒矣又有云兩家聞公斂處父無成無孟之言其心亦變恐兩家見事未必若是之遲又謂魯國不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圍之不克無損於聖人則是聖人能抗千乘之君不能降一私家之隸將安望其壓三家彊公室也吾知聖人之不急急於三都必有大作用經濟在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而先儒俱以是爲諸孔子者不過以墮都配歸田多具一政績以隆聖人不知反以爲累至曲爲之解而不得又累而歸諸子路夫子路聖門之賢有所作爲敢不稟命夫子即或不暇稟命恃夫子之勢而往不得志而還含忍姑容損夫子之威望而不顧詎賢者勇者而肯出此我故曰非非子路事也或又曰圍成之舉僖無與於孔子子路矣定公懲季舉事孔子樹以不諫我曰觀孟子於齊人伐燕知孔子於此仍有不得行其志者於是而知魯之終不可以有爲未幾而假受樂以去蓋亦其一端也夫乃穀梁氏夫公之圍成以夫孔子諸家之謀皆因乎此家語三都一時俱墮豈不大快又如經文何

齊人取讙及闡 齊人歸讙及闡 哀公八年

按左傳齊悼公在魯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來迎季姬季姬與叔季魴侯通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伐魯取讙及闡及逆季姬歸嬖乃與魯平歸讙及闡是齊之伐魯爲季姬也魯伐邾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求救於吳吳伐魯既而歸益於邾以邾益無道囚之及齊請吳師伐魯吳亦不應是吳之伐魯爲邾益也齊之取讙及闡適當吳魯交兵之日魯之歸益政恐吳師復加故歸益以謝吳吳既無辭以伐魯齊亦失吳之助而季姬又歸於齊悼公意遂歸二邑是齊之伐魯實非討魯之入

邾也傳者云邾子益齊出也爲入邾以益來則齊怒而
加兵魯存邾歸益則齊釁而能兵矣魯之能遷善改過
善齊之變而克正爲春秋所予果能是歟不當于夫以
悼公之無道殺胡姬安孺子夫讎娶淫女爲國人所
疾惡而弒者焉能行霸君之事因經文連類書之遂信
以爲有存亡繼絕之功不亦謬哉

外孫華亭顧德言誠之覆校

五經贊

陸榮秬撰　徐堂注

藝海珠塵

經部絲集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平湖張[illegible]校

五經贊

陸榮秬撰 [illegible]

徐堂注 [illegible]

周易

河圖出水，一畫開天。陽奇陰偶，兩儀判然。二分爲四，四象昭宣。四分爲八，八卦相連。因而重之，六十四焉。羲文周孔，四聖留傳。卦爻彖象，上下分篇。韋編三絕，十翼貫穿。是爲大易，日星高懸。兩京儒雅，丁孟京田。荀劉馬鄭，祖述蟬聯。輔嗣之注，啟後承先。自唐迄宋，百家便稱。朱傳義理，數俱全。顯微無間，體用一源。善學之者，得意忘詮。

[illegible]

尚書

夫子刪書，斷自陶唐。虞夏商周，二帝三王。典謨訓誥，雲漢爲章。下逮穆秦，百世相望。精一執中，傳心煌煌。建中建極，[illegible]政之綱。大經大法，制治保邦。秦人焚籍，魯壁藏光。伏生九十，口誦不忘。授之鼂錯，傳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闡揚。金絲發響，蝌蚪抒芒。安國作傳，遞及蘇梁。古文今文，或存或亡。蔡沈集註，考訂周詳。千秋則效，君明臣良。

[illegible]

詩經

詩三百篇，皆古樂章。四始六義，韻叶笙簧。周南召南，邶鄘衛王。爰及齊鄭，曰魏曰唐。秦陳檜曹，豳風載揚。二雅三頌，厥聲喤喤。編於國史，定於孔堂。無邪一語，實衛提綱。漢有四家，傳惟毛萇。自溯淵源，本之卜商。衛宏作序，得失互彰。馬注鄭箋，列於宮牆。安由樵辨，闕以厥詳。五十三家，莫如紫陽。奏之房中，達之家邦。明堂郊廟，鳳羽

[illegible]

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則今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說作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存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詞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序義非宏而孰爲之也馬融作毛詩注鄭康成作毛詩箋鄭樵有詩辨妄六卷歐陽公有毛詩本義十六卷時世本末二論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五十三家本文獻通考引宋中興志備考詩小序多與詩詞不類朱子一切刮去自諷本詩而爲之說頗古注篇而易廢然毛鄭主小序其時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固未可盡廢也○朱子集傳周南注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天下後世皆得取法焉又曰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春秋

春秋魯史孔子修之天子之事聖人之辭百王之法萬世之師褒善貶惡予奪兼施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微言大義乾綱坤維始於隱公詩亡之時終於哀公獲麟之期游夏莫贊左氏抽思發凡起例據事敷詞銜華佩實曲暢無遺公羊穀梁並轡交馳宋有胡氏窮年探微後之學者不患無資博綜諸傳究本尋枝永世作則文質在茲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汲冢瑣語有夏殷春秋記太丁時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國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墨子有百國春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則所謂魯春秋也○魯春秋未經夫子筆削者記伯禽以來入子至列國事其記東遷以後者乃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二百四十二年事約以一萬八千言班固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史記孔子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家語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以爲不祥夫子往觀焉從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事在哀公十四年○史記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左氏班固云左卽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至唐啖助趙匡則云論語左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前孔子所傳春秋之左邱氏則孔子弟子之門人也後孔子經史辨疑曰論語所引姓左名邱明傳春秋者姓左邱名明史記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稱左邱氏以失明而自名曰明先採集列國語然後傳春秋公羊名壽齊人穀梁名赤傳人由章考索曰子夏傳公羊高高傳胡母生董仲舒至何休爲經傳集詁穀梁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申公申公授穀邱至卷穀爲之集解徐邈復爲之注漢藝文志左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武帝錄三家言其長則事覈詳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言其短則左氏失之誣公羊失之亂穀梁失之鑿○宋史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輔康時爲侍讀專講春秋所著有春秋傳卒諡文定自明以後胡傳單行乾隆五十二年定科場專用左傳

禮記

先王制禮原於太始天秩天叙天精天粹本天之道定民之志以敬爲主以和爲貴節文損益綱紀萬事郁郁姬朝典章大備三百三千上蟠下際天地中間莫不咸理秦漢之交斯文日墜博物通人錯綜鳩聚大小二戴一門互異四十九篇小戴所記王鄭皇熊各通其義唐宋百家紛紛雜議自明迄今惟宗陳註治教方隆昭垂勿替

鄭夾漈樵曰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儀禮惟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周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而后蒼說數萬言於曲臺曰曲臺雜記則今之禮記是也仲長統曰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記二禮之遺闕故曰禮記○隋書曰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爲小戴禮經史辨體曰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刪爲四十六篇馬融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禮記正義王鄭兩家同經而異註謂王肅鄭元也皇侃梁武帝時國子助教撰禮記義疏五十卷熊安生亦有禮記義疏四十卷備考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

溉亭述古錄

錢塘著

溉亭述古錄卷一

嘉定錢塘著　　儀徵阮元敘錄

錢塘字岳原號溉亭江南嘉定縣人乾隆庚子進士江寧府教授博涉經史實事求是精心朗識超軼羣倫所學九經小學天文地理靡不綜覈尤長樂律蔡邕荀勗庶其近之錄述古錄二卷

卦位論

八卦之位由五行定震爲龍東宮蒼龍也離爲鳥南宮朱鳥也兌爲澤西宮咸池也坎爲溝瀆北宮元武也四者木火金水也則各正其方坤以爲土而居西南乾以爲金而居西北艮之居東北也以爲碩果巽之居東南也以爲木其序皆自然而不可亂也以八卦爲五行則金有二而木有三雖然八卦者歲氣也歲氣爲木故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而卦之象木者且有六乾之爲木果實也坎於木爲堅多心剛在中也艮於木爲堅多節剛在外也離於木爲折上槁焚也震之爲竹爲稼猶爲木也巽固爲木矣木核于乾而燔于離故坤兌不爲木是皆歲氣之遷變也歲氣之變有八故歷有八節律有八風樂有八音卽八卦也有離乎五行者哉非五行則無以爲八者之序矣此其說通乎明堂陰陽禮曰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已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是也而引其端于蠱與巽之象爻辭蠱之先甲後甲以有震也巽之先庚後庚以有兌也易無震木兌金之象故于二卦特言其日爲水爲火爲土象固有之則其日不著于易以爲可推而知也明堂之制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九室五五行也九八卦與中央也分之爲九合之爲五而已淳于登言水木交於東北木火交於東南火土交於中央金土交於西南金水交於西北合之易義九明艮爲山水得山而止木得山而生故山爲水木之交巽爲風木得風而撓火得風而熾故風爲木火之交中央爲火土之交者坤爲地其色黃其氣溫質土而性火者地也故爲交西南爲金土之交者金備五色黃爲長含于土故曰金金不得土色不黃矣金氣剛乾象之故爲金乾又爲冰冰者水之凝也故西北爲金水之交自北而南者有乾坎艮震皆陽卦也自南而西者有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此五行之分爲陰陽也邵堯夫以是圖爲文王所作不知三易皆然我于左氏之文驗之晉之勝楚于鄢陵也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非連山卽歸藏之辭耳然復固無是象也于周南國爲離離爲目爲矢坎爲弓坎乘離故國蹙矢集于目故中目復爲至日而在坎故遇復而得坎乘離之象卦位見矣以此知爲三易皆然也且大傳之文更有其明切者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離聖人豈止謂文王耶如圖爲文王所作則文王以前聖人之聽天下未嘗南面耶抑南面而不取諸離耶艮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所謂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者也非夏正則無以合之古者秝建正作于孟春於冬分時是謂成始成終至殷湯而始起冬至冬至非艮則不得謂之成始成終三代異建而秝術起于孟春者畢夏正夏正爲古歷故堯典用之于冬曰便在伏物非卽坎爲隱伏乎此足以明大傳之義而在文王前千餘年則圖豈必俟文王而始作之與然則孰作之曰畫卦之始先有象有象卽有位至卦具而象顯則從乎其位而已庖犧氏觀象以畫卦圖必庖犧之所作也文王云乎哉

爻辰論

京君明鄭康成釋周易皆言爻辰爻辰者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屯蒙此六十四卦主歲之術卦各有爻辰惟言乾坤者爲陰陽之主故也乾貞于子坤貞于未皆謂初爻乾左行陽時六故始于子而終於戌此二家所同也坤右行陰時六則始未而終酉者京氏說也始未而終已者鄭氏說也其不同何與曰此同出於律辰也十二律皆隔八相生謂之隨月律卽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合聲仍月律之辰而易其始終之序蓋本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應鍾合聲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鍾也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月律之行順故爻辰亦順京氏之爻辰本乎合聲合聲之行逆故爻辰亦逆蓋康成以十二爻分主十二月而京氏以兩爻合主一月故十二爻而有二十四爻之用也二家之爻辰既本月律與合聲矣月律合聲皆以大呂爲陰之首坤初何以顧首函鍾曰此乾坤九六之理也乾用九黃鍾長九寸故乾始焉坤用六函鍾長六寸故坤始焉坤之必始函鍾猶乾之必始黃鍾也以律呂相生之術論之五聲旋宮爲六十調則十二律相承爲月律日有六十也七均旋宮爲八十四聲則十二宮相承爲月律月有十二也月律六陰聲卽日律六陰聲之衝辰于是三律之在東北者退而居西南焉三律之在西南者進而居東北焉其退者卽坤之下卦其進者卽坤之上卦故曰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也京氏之退下卦而居南進上卦而居北猶康成也而乾初之有坤四乾四之有坤初適與合聲相應故以一術率之使下卦之三爻自南而東焉上卦之三爻自北而西焉則乾之下卦以坤上卦爲合

聲乾之上卦以坤下卦爲合聲故曰本乎合聲也夫十二律中陽無倍律而陰有倍律三焉故乾惟自貞其辰而坤貞于所衝之辰二家所本又各不同故鄭氏以六陰月律之衝辰爲爻辰京氏以六陽月律合聲之衝辰爲爻辰司馬彪曰斗從天而西此鄭氏之爻辰也又曰日違天而東此京氏之爻辰也從其所衝視之瞭如矣緯以坤爻爲右行二家何以有順有逆曰順者先右而後左逆者先左而後右左右無定名惟其所行而已予讀太師職文得二家爻辰之旨故具論之

易緯稽覽圖原本序

稽覽圖者鄭康成氏所注易緯七卷之一也世久無傳頃歲

朝廷修四庫全書發

祕府圖籍始得諸前明永樂大典中遂稍稍流民間予初讀之糾結盤互求其指趣茫如也既而覺其注之文意不屬者往往見於他處因知大典所錄非其原本予是更定其次第使文皆以序相從而其義亦略可考矣既繕寫爲一卷復敘之曰經之有緯也儒者斥爲僞書以其託諸孔子也是書不稱孔子託與否未可知然就其術以推其所用則豈徒爲是荏輕之言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聖王則之以爲時政時政者所以行易之道于天下也聖王行時政取化于天是故正喜以當春正樂以當夏正怒以當秋正哀以當冬喜怒哀樂之情正而後仁義禮智之教施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以五紀法中數也春凋秋榮冬雷夏霜皆氣之賊也是故務時而寄政焉此聖王所以合乎天地之行也時政順則致祥逆則致災致災必救之救則以其所不勝勝其所勝是故東方木木者司農也執規而生司農爲奸司徒誅之南方火火者司馬也執矩而長司馬爲讒司寇誅之西方金金者司徒也執權而伐司徒爲賊司馬誅之北方水水者司寇也執衡而藏司寇爲亂君之相司營誅之四時五行環相生也環相制也夫如是則少陰不侵太陽少陽不侵太陰易道行焉緯之測天也以災而其求本也以政凡以云救而已矣其推卦氣之數分則以六日七分爲雜卦之用事七十三分爲四時卦之用事而以十二月爲消息卦之用事攷其日之風雨寒溫以生日食地震風霓諸比之占蓋即京房易也房仕漢元之朝惡石顯欲去之遂見擯斥猶道上封事言蒙氣可不謂忠歟宣帝之業衰于元弱也弱于道德則不能任賢弱于法度則不能去不肖至於天變襲見而不救此可謂不知易者也蓋自房以無罪死而莽之篡已兆矣使房說行漢豈致有再受命之符哉班固謂房億則婁中是書也房之術存焉吾未見能中者之不足致用也夫丙吉獄吏耳及爲漢相則知三公當燮理陰陽燮理陰陽非吉所能也然吉因通經意者其知時政歟是書所言歸於察時政之失而爲之救是即燮理之一端也夫丁酉正月上日

書稽覽圖原本後

稽覽圖或言一卷或言二卷古無定說宋時三館所藏鄭氏注易緯七卷第一卷稽覽圖二卷三卷無標目見於玉海藝文中今所有之本次卷正無標目疑即古所云二卷者三館則有三卷耳是緯實止一卷其次卷出於唐人所附益非本文也何以明之緯不言世軌而是卷首詳之此本之乾鑿度也緯諸卦直日皆六日七分而是卷以每月五卦初爻相次用事中氣隨上爻而終此本之天保歷也其自艮游魂以下則采鄭氏中孚彖辭之注詩無羊正義可考又況有景雲開元上元紀年顯足爲據乎予既刊正其本文錄爲一卷其餘遂概無所取云

堯典中星漏刻解

中星者距日前後之星也晝夜有永短則漏刻有進退而昏明中星去日之度亦殊故晉中星必推漏刻知漏刻而南方正中之爲何星可得而定矣釋堯典中星言漏刻者二家馬季長也鄭康成也二家於晝夜適均之漏同爲五十刻其長短之極馬氏以六十刻爲最長四十刻爲最短而鄭氏最長僅有五十五刻最短乃有四十五刻孔仲達據歷家之術益晝漏昏明五刻因以馬氏所言爲不易之法而斥鄭爲妄於乎烏知鄭固未嘗妄乎漏刻隨地之南北而差九服之地漏刻同者唯二分爲然日之出入正中人之所見無異也至其餘月日行有南北而人之見其出入又有早晏于是日永日短之中又有漏刻之不齊焉故地近南則晝夜漸乎地近北則晝夜絕遠固其理也古歷昏明中星冬至去日八十二度春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此地處南北正中之度也馬氏所言漏刻即本此術（以每日百刻周天三百六十度立算冬至晝四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一百六十二度半之得八十一度夏至晝六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二百三十四度半之得一百十七度春秋分晝五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百九十八度半之得九十九度各于其分得星此四率此例注）而未及乎南北之差蓋其說已略矣唐世造大衍稱援以爲歲差之證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中末）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中過）因斥進退不離午正間然二至中星既東西十二度則其星之正中不先後十二日乎雖其先後未盈十五日尚在一月之中弟所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以二至爲限固不容有先後于其間矣鳥火虛昴言星者二言宿者亦二火謂大火非謂心星鄭志固已言之而昴者冬至之中星也昴之末中猶有十二度迨其中也已非日短之極矣即尾十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于析木之次謂之大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一度昴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尾三度中尾三度者大火之次也（術前法立算加昏明五刻冬至五十刻天行百八十度半之得九十度夏至六十刻天行二百十六度半之得百八度各于算外得星其二分去日各九十九度春分張五度中秋分虛九度中也以虛五爲冬至日所在則大火終于尾九度）此其地必處中國之極南而二氣差三度十有八日差一刻倍于南北正中之數故校馬氏所言五刻也不然康成之注考靈曜固嘗言九日

而增減一刻矣豈不知馬氏漏刻之術而顧爲是說歟然則堯與何以合其所都冀州之中星而顧言中國極南之中星且其地果何在也曰堯時中國極南之地卽羲叔所宅之南交司馬貞以爲交阯者也叔于南交致日中星以日爲宗因而攷驗焉堯典所記卽叔上之于朝者耳記南交之中星則自南交以北皆可差次而知故不必記冀州之中星也元時四海測驗南海衡岳夏至晝漏皆與鄭氏所言相近（南海五十四刻衡岳五十六刻）今廣州爲天下之最南而冬至晝漏四十二刻四分不過當古之四十四刻耳（古漏百刻今法九十六刻比例得之）南交又在廣州之南則冬至之晝當長于廣州我于是知鄭氏所言必南交無疑矣若然里歲二差堯時已有之康成已知之歟何以後世始言之也曰古無此二者則堯典必不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康成必不言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于四時最長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蓋古固有之中間偶失其傳耳康成之注必有所據安知非諸儒不知而鄭氏獨知之也古虞夏七衡冬至日躔往往不同是卽歲差之理其遺文至今猶可攷見卽里差可知矣冬至日所在何以不言虛一度曰古歲差無定說是以虞書何承天祖冲之之徒所言歲數不同大衍以爲虛一度者特就其術推之耳今據漏刻以求冬至之昴中則日當在五度又參以日行遲速而四仲中星皆合于故不取大衍之說也（隋書張胄元傳曰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分其行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九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案此與後世盈縮衡相似今依其法推之二分距冬至前後九十五度距夏至前後八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五度則春分日在昴六度張八度中夏至日在星二度尾三度中秋分日在氐十度虛九度中也）春秋左氏傳曰元枵虛中也又曰婺女元枵之維首元枵起婺女之初則其中爲虛四度歲差而東也直一度耳我安知左氏所言者不卽在唐虞之世乎然則馬氏之說非歟曰何可非也馬氏據洛陽言之（今河南晝短三十八刻八分當古之四十刻）洛陽去冀州不遠可以推知陶唐帝都之中星特釋堯典之文不若鄭氏爲尤密也

古之昏明刻今之曚影也古昏明五刻卽今曚影十八度但今法時地不同曚影亦異古則定爲五刻耳依今術求得堯時極南之地二分曚影三刻半日後九十九度得中星冬至曚影四刻日後九十度得中星夏至曚影五刻半日後百十度得中星俱爲近之又今廣州冬夏至晝夜較十一刻十四分依鄭注止較十刻則又在廣州南無疑古無曚影卒故文中不言

三江辯

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者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唯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據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唯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盡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卷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繇而今尚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荊溪爲中江唯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環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歷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爾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

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入所為而可以為即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易為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況二江上流內傳亦有可攷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即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宜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為之也地志自高淳之中江為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傅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即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為胥谿之所繇來矣然則江漢既合後之分而為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客為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為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曰孟堅於[illegible]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為江可也以為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與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作三江辯

三江辯下

余既攷定禹貢三江以班固之說為確不可易因思此說也孔穎達尚書正義已用之而蔡氏集傳之所用者則庾仲初之說即穎達所謂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者也余攷仲初所云東江者即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即漢志之中江從陽羨入海者也惟舍北江不數而顧數婁江為失之水經注亦言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則仲初所言尚未大謬而不得為禹貢之三江者禹貢道原于彭蠡仲初道原于震澤所起不同故也夫道原于彭蠡者上流之三江也道原于震澤者下流之三江也下流之三江係東吳一隅上流之三江係揚州全域禹之道江漢以入海也為一隅耶為全域耶此易知也仲初之意謂三江入海然後震澤底定若三江必悉出于震澤而揚州之患亦無大于震澤之不定者則偵矣夫揚州之患不在震澤而在江漢震澤偏處下流其為患小江漢則遠自雍梁數千里之外由荊入揚其匯為彭蠡也適當揚之上流揚州之境所以盡為洪波有陸沉之歎者由江漢不能朝宗反挾彭蠡之水奔涌四出不可禁制故也豈止一震澤之未定也哉禹疏為北江道江漢之水使之安瀾入海上流鬱怒歎薄之勢剸其大半矣又必道二江以入震澤者洪水方割之日江漢挾彭蠡東行北江不能盡泄也而二江所行為漢丹陽宛陵會稽諸郡之地又多長山峻嶺飛流激湍數日霖潦衆水交赴若是者安歸乎歸於震澤耳北江雖通不能泄而去之也禹疏為二渠輸之震澤復使分道入海上以泄北江不盡泄之江漢下以泄北江不及泄之衆水有北江以拼一州有二江以安數郡如是而揚州之患息矣夫使揚州之患僅在震澤則疏其下流可也然亦必上流無江漢無江漢則雍梁之水何以泄江漢者所以泄雍梁之水三江者又所以泄江漢之水禹之疏三江不自上流而安自哉後世北江尚存而二江廢矣其廢之也以其為東吳患雖然何患耶患在海口不通耳非以二江入震澤而為患也今使北江之海口不通能不為患乎則使二江之海口常通詎必其能為患乎且二江不入震澤非特無利于東也適遺患于西何者以丹陽宛陵諸郡之水不能盡泄之北江也泄而漫溢迂迴不能旦夕去也是故微特北江不可無即二江亦不可廢後世之廢二江毋乃為仲初所誤與夫以三江為出自下流則上流可弃矣甚矣仲初之妄也不可以不辯

寄王西莊先生書

前往年謁先生於吳門得讀所著尚書後案時卒卒未獲盡一紙今年冬見子自故鄉攜此書至金陵始略涉其涯涘喟然興歎後世談尚書不宗鄭氏則已宗鄭氏則先生闡古文之偽闡康成之微援據博而別擇精遠由孔仲達正義之上千載而下非先生是歸而誰歸與顧墉則有所疑者則自克殷以暨春秋之歷年也竊嘗攷之傳記見有數說康成據乾鑿度之文文王受命入甲寅元秝戊午蔀二十九歲故注尚書謂武王觀兵入戊午蔀四十秊維師謀之注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秊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凡三百四十有八秊也而三統秝世經謂積四百歲史記不言年數以魯世家及十二諸侯秊表攷之僅三百三十五歲汲郡紀秊則三百二十八歲紀秊偽書不足據史記真可攷信者三統及易緯皆有秝數可求其是非不難按術推之而得也推之之術當以經文月日為據經自武王以迄康王五十六秊之間所書月日頗詳增不及遍推則推其四篇武成召誥顧命畢命是也四篇為三統所已推皆見世經推此四篇即其餘可知矣推易緯之積秊即用甲寅元秝推三統之積秊則用丁巳元秝甲寅元殷秝也丁巳元周秝也以周秝推周年月日本於甄鸞且可以驗三統之譌否故用之也武王克商周秝入戊午蔀四十七歲大餘三十三天正辛卯朔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四月己丑朔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也殷秝入戊午蔀僅四十二歲大餘三十二天正庚寅朔與辛卯較一日耳而歲無閏月則四月戊午朔庚戌已在後月中矣周公攝政七年周秝入戊午蔀六十歲大餘四十七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故召誥云惟二月既望粤六月乙未惟三

月丙午朏也殷秝入部五十五歲大餘十七二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甲戌朔朏乃丙子康成以作召誥在攝政五年而滅武王在位二年加成王服喪三年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爲攝政元年則五年入部亦五十五年故誥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蓋破經從秝也秝入正乙亥朔二十一日得乙未以三月爲二月則丙午朏成王三十年周秝入丁酉部十四歲大餘四十四四月庚戌朔世經云十五日甲子哉生霸顧命以爲成王洮沬水之日也殷秝入丁酉部九歲大餘十四是年周秝閏餘十五閏在七月後殷秝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故殷秝四月己酉朔甲子則望後日也所以止較一日者閏有先後使然康王十二季周秝入丁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畢命云庚午朏此較一日殷秝入部二十一歲大餘三十四六月戊戌朔庚午爲後月之朏矣然則據經以攷二秝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有誤而積季之誤也夫以殷秝推周初日月誰不謂然且伐紂之季適當辛未合於歲在鶉火之說益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而果眞殷秝乎歲星有超辰則太歲隨而俱超謂之能度天門是術也作於上古掌於周官太初用之三統用之東京人不知此理僅以六十季周命歲而緯候出於是時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爲據上推魯隱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季而得辛未遂指爲武王伐紂之季不知其年非辛未而辛未尚在其前五十二季也名雖不改而實數已非矣周秝以隱元爲己未伐紂之季爲己卯亦東京人之說而積季未減故月日無違三統則以隱元爲甲寅歷四百歲而超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內外傳之言而皆合則可信明矣其可疑者所引魯世家之文不合於史記也然安知非史記之外別自有魯世家乎抑史記本文如此而今之所傳已誤乎要之不從三統積季則月日俱乖故知其決非三百四十有八年也然則益殷秝入部之季以從周秝可乎曰日月合矣而季數益非蓋又減周家之五季也夫秝各有元元異則入部之季亦異甲寅在丁巳後五十七年故減周秝入部之五季又減春秋以前之五十二年而上則元起焉逢攝提格中則伐紂之季爲辛未下則魯隱之初在己未此學士信向以爲得正者也然以之推周初月日僅天正一朔爲稍近其季之閏否不問也其後數十季之月日不問也爲術如此尙得謂之可信矣乎是不若用三統積季猶爲得所依據非偏據三統以周家歷季要不當有異說耳康成不能無疑于三統而手注易緯故卽據以注尙書蓋一家之學如此亦疑則傳疑之意也塘因深信康成者特推之以歷而不合故猶不能無疑焉先生於泰誓之序旣引康成之語注之復引三統所推歲星以爲證此著書之體宜然也然二者實不可合故舉塘所疑者以質諸先生惟先生有以敎之

周初歲朔譜

文王二十祀

三統入孟統四百九十一算外積月六千七十二積日十七萬九千三百十一正月大餘三十一小餘三十三乙卯朔二月無大餘小餘七十六甲申朔鄭保解言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當爲二十祀二月庚子朔知甲申朔非按三統以文王四十二年爲孟統二會首卽加二十二算于入統年滿五百十三歲也其年天正月丁丑朔旦冬至然此年旣不合則彼亦非文王之年矣失在以文王止四十六年又去武王之九年也移前十三年則月日悉合

易緯甲寅元僞去武王九年元餘四百五十五入己卯部七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十五小餘九十三甲午朔二月大餘四十四小餘五百九十二癸亥朔亦不合此以文王受命入戊午部二十八歲後而誤也移前五十三算入己卯部二十二歲後正月大餘五十二小餘三百六十辛未朔二月大餘二十一小餘八百六十七庚子朔此爲甲寅元本數

周歷元餘四百五十九入戊午部三歲後正月大餘十二小餘六百三庚午朔二月大餘四十二小餘一百六十二庚子朔適合移前十三歲故也其後三十年爲武王元年

文王受命年

三統上元以來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算外超辰九百八十六併之六十去之餘四十二從丙子起得太歲戊午不用超辰從庚戌起六十去之餘十六得太歲丙寅爲文王之三十七年實五十年也明年爲文王受命元年實是武王元年

易緯甲寅元元餘四百八十四從甲寅起餘四年亦值戊午以蔀法去之得六部部餘二十八算故曰入戊午部二十九歲按易緯用三統日法又用殷歷上元見三統歲在戊午遂謂殷歷必同不知一用超辰一自不用卽歲名必不能合當從庚戌元而値戊午歲者方合也何者凡庚戌甲寅丁巳等元皆定于東漢時其前不然也甲寅元本數元餘四百二十四入己卯部四十四歲後未至戊午部

周歷丁巳元元餘四百八十一入戊午部二十五歲後歲在戊午首是九歲歲在丙寅爲文王末年故無逸篇言享國五十年也三統易緯皆以受命在戊午年名與周歷無異不知三統當移前八年易緯當移前六十年二家皆以己未改元故三統差九年易緯差六十一年卽以武王嗣位元年爲文王受命元年也三統之己未歲星在鶉火甲寅丁巳元則否至丁卯年始在鶉火其實己未丁卯只是一年因有超辰與否故歲名異耳

武王元年

三統易緯皆承文王己未改元無武王元年

周歷元餘四百九十八入戊午部三十四歲後卽是三統受命元年甲寅元本數少五十七歲入己卯部五十三歲後

武王十三年克殷

三統上元以來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入孟統五百二十一歲後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積日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二十九辛卯朔二日壬辰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三日癸巳武

成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二月庚申朔四日癸亥外傳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五日甲子武成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閏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三日辛亥二十七日乙卯武成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合

周歷元餘五百二入戊午部四十六歲後閏餘十八大餘三十三小餘四百九十四閏朔俱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四百九十七入戊午部四十一歲後閏餘二無閏月正月大餘三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庚寅朔二月己未朔三月己丑朔四月戊午朔五月戊子朔被一月甲寅元本數元餘四百四十五入己卯部六十五歲後亦閏餘十八閏二月大餘十三小餘二百五十七朔後周歷一日

自文王受命至此凡二十一歲劉歆以武王承文王之年故去九歲然誤在文王受命年非誤在武王克殷年也易緯徇三統超辰歲名移受命于六十歲後加改元之一歲而去武王九歲少周家著紀五十二歲鄭康成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三百六十歲今據三統周歷推之距此年已四百歲矣又加六十七歲得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卽周歷壬子部之五十七歲後也甲寅元本數少五十七歲則壬子朔旦冬至

周公攝政五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二歲後乃一會一章歲也故日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周歷適滿一會歲入戊午部五十七歲後殷歷戊午部首劉歆謂殷歷以為二日戊午者也易緯言文王受命入甲寅元二十九歲據此可證其謬

周公攝政七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

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惟二月旣望越六月乙未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明年己巳朔

周歷入戊午部五十九歲後大餘四十七閏朔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康成言二月三月當云一月二月但居攝前益居東二年以此為五年并非易緯說矣以洛誥作于後二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二月丁巳朔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二日以為烝祭日而別歲為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一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後周歷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通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凡享國三十七年三統不數攝政年故成王有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年止二十八年也

成王八年

周歷入戊午部六十歲後正月大餘十一己巳朔五月戊辰朔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二十日也三統同依易緯入甲寅元戊午部五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五月丁酉朔依康成又後二年正月大餘五十九五月乙卯朔皆無丁亥

成王三十七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周歷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三歲後與三統同甲子皆非望日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頮水卽此日劉歆以爲在望柴此宜加周歷五十七歲入丁酉部七十歲後則四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望此卽四分元餘

康王十二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七十六歲後六月己巳朔周歷積年五百五十七入丁酉部二十五歲後六月朔同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則六月當戊辰朔加周歷五十七歲入丙子部六歲後正月辛丑朔六月戊辰朔也

右校正劉子駿鄭康成之誤一以經文月日爲據攷定紀年

武王卽位改元考

言武王事多異說謂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者呂不韋也謂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十年而崩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于盟津還師歸居二年徧告諸侯東伐紂者司馬遷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者劉歆也自歆以前莫言武王卽位不改元至歆始言之然歆于克殷之年援引傳記推驗歷術甚覈而詳今依三統歲術推之知在辛未上泝文王則戊午受命己未改元也易緯乾鑿度以三統通甲寅元謂文王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歲則改元克殷無一不與三統合後儒據以稱經遂爲定說是武王洵不改元矣獨不思三統丙子元用超辰法故克殷在辛未使歲不超辰固庚戌元也豈不在己卯乎甲寅元不用超辰易爲而在辛未也夫歲自有超辰則克殷宜在辛未特甲寅元不當傳之三統歲名是入戊午部者非矣按甲寅元卽劉歆所云殷歷以太甲元年爲甲子府首紀六府首當周公攝政五年者然則克殷後十二年始入戊午部安得以己卯部之文王受命年當之此非甲寅元之誤而用甲寅元者之誤也然歆謂受命至克殷十三年者亦誤歆以文王四十二年爲孟統二會首後八年而伐紂則文王享國止四十六年何以無逸經言五十

年也歆欲使改元克殷歲星同在鶉火以應外傳有周分野之文故減文武之年以合之然正有不待減而自合者在知改元之即武王而已然則文王四十二年本受命之歲武王五年乃孟統二會首耳大歆所以誤者由止推克殷年月日而不推文王時也文王時之所以不推者泥詩人舊說以受命改元爲文王處節傳記雖有日月而棄之不顧也豈知改元不爲處節而受命不必改元傳記之文宜有得其實者棄而不考曷由知其歲數哉予所據傳記則逸周書是固漢世祕府所傳不待晉初始出者也歷則不暇用三統用周丁巳元即劉歆所云四分以成湯伐桀後百二十七歲爲甲子府首者氣朔與三統合故用之不用甲寅元者少丁巳元三章歲氣朔後一日故也逸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蓋道揚末命也史以大事紀年猶大匡解之維周王宅程三年金縢之既克商二年云爾豈改元之謂乎柔武解曰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曰維王一祀則武王改元之明文矣武王以己卯克殷入丁巳元戊午部四十七歲于三統爲辛未月日與劉歆所推同其前二十一歲爲文王受命年入戊午部二十六歲歲在戊午于三統爲庚戌其月日鄷保解言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諸侯咸格于周者文王二十年殷正月朔朝周也入戊午部四歲周正月大餘十二殷正月大餘四十二文有譌淆故云二十三祀小開解言維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者是年周正月四日也入戊午部十九歲大餘十五追書用周正寶典解言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者武王三年七月朔也入戊午部三十七歲正月大餘一七月大餘五十八月誤也三者之中誤其二皆據歷以正焉非正其誤先後求之一不可得矣然則猶必正之而後得耶棄不從劉歆與易緯曰從劉歆得克殷年除則否從易緯并失克殷年何也歆以武王之年爲文王之年緯更以成王之年爲文王之年也然則從劉月日之不合已故鄭康成言文王受命改元至稱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從易緯也實則白武王元年數之已四百一十二歲矣若然則文王受命不改元武王即位則改元信矣顧說經家皆言武王即位時已八十二歲至十三年而克殷則禮記言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者非耶曰如記言文王生武王何其少武王生成王何其老武王曰白髮未生於今六十年克殷時語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豈八十八歲乎明者可以悟矣

周公攝政稱王考

周書大誥篇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王肅曰稱成王命故稱王二者孰是曰康成說是也大誥作于東征時不稱王無以令諸侯故權代之也然則安知非即成王曰以誥言肆朕誕以爾東征之必爲周公知之且夫康誥之篇既言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矣顧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是豈成王之言耶或謂篇首之文乃洛誥錯簡則洛誥以誥成王名非所謂洪大誥治也即謂康叔以武王時封寡兄武王之自稱殊不思衛本殷故都武庚未誅尚爲三監地何緣預授之康叔祝鮀言命以康誥謂非即此康誥耶作洛時諸侯畢至因封康叔而總誥諸侯焉鴻之訓代見於爾雅洪與鴻一耳康成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此大誥治之所以爲洪也然則兄弟之義明矣即孟侯小子之義亦無不明何者叔爲牧伯則孟之誥稱文王則小子之易爲不稱武王以方伯命叔豈以天子哉然而公之攝政極也攝王非極也出政之謂攝政稱王之謂攝王王者有大事則攝平時固攝政之冢宰也特以子視成王焉大事攝王故會明堂則天子負斧依南嚮子視成王故致政之言曰朕復子明辟其作洛之年猶攝王也命大事則稱王康誥酒誥梓材之王若曰是已將致政則稱周公召誥之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誥之周公拜手稽首是已多士多方皆致政明年在洛之誥也王則皆成王也多士王在洛故云王若曰多方王歸鎬公在洛則云周公曰王若曰成王即政始稱王周公致政始稱公命大事然也其前則父子而已矣成王所以能承師保傅之論教而爲天下令辟者此也凡公攝政七年稱王者三而已皆係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三者皆殷遺稱王亦殷法也殷弟繼兄則遂爲王公假以靖殷遺之變殷道靖天下莫敢動矣故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不然史豈謬以誇詞誣也哉然則攝必稱王耶非也舜禹不稱帝堯舜在也伊尹共和不稱王臣攝君也魯隱宋穆則稱公兄攝弟也周公之于成王以父子始以君臣終爲父子則有時而稱王爲君臣并不復攝矣此公于攝位中處其變而獨得其正也即康成之所謂權也若然新莽之篡漢公啟之矣曰豈獨周公直堯舜啟之世不能以莽罪堯舜獨罪周公哉周公攝政亦改元乎曰所改者成王之年也逸周書成開解曰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務蓋憂武庚之將畔也不言周公元年以攝政紀年始自劉歆特便于莽之篡耳後儒顧用之與謂文王受命改元何異予考攝政時事頗不似康成說成王元年葬武王二年公東征五年弭殷亂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七年營洛邑封康叔及仲旄父而致政見于尚書及逸書作雒明堂解者如此康成有成王服喪周公居東各二年始爲居攝元年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蓋康成泥易緯文王受命入甲寅元戊午部二十九歲以武王承文王之年又以武王克殷後止有四年遂校二歲于是居攝之前以服喪二年足之却益居東二年則于彼法當爲居攝七年者不得不目爲五年矣其年入戊午部五十五歲與召誥月日校一月故曰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三歲僅校一日乃入丁巳元戊午之六十歲而月日俱無不合其間亦無服喪居東之年也惟當以文王受命九年後爲武王元年克殷七年後爲成王元年而已然後漢以緯爲內學康成自不得不以之釋經其代王命大事之訓則得之于經而堅不可易者也若王肅見

先漢有假皇帝之禍而去周公之稱王豈知公本以行權也乎夫權非聖人不能行非聖人而行之實犯天下之不韙吾知翟義劉伯升之兵必先管叔武庚而起矣

周禮田制軍賦論

周禮王畿千里以郊甸稍縣都五者爲節而田制軍賦出焉稅以夫計車以乘計可以考知其數者里也而田或三分而去一或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民或一家受二夫之田或六家受十三夫之田賦或家出一人或十家出一人皆隨地之遠近內外而殊康成言之詳矣而後人之所疑者有二治溝洫之夫稅鄉遂當與都鄙同去也都鄙出車不得不與鄉遂變通也二者皆康成之所未言愚請得攷而釋之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丘甸是以都鄙有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則否無他形勢使之然耳十里爲成百里爲同此都鄙之制也是故成中有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之中則旁餘十里甸之外無洫至成而後有洫故一里爲治洫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同而後有澮故十里爲治澮之夫溝洫之地可以十里百里計而不爲成則無甸是故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百夫之田九遂九溝九之而爲十里萬夫之田九洫九澮九之而爲百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溝洫之夫哉然則鄉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稅其治洫治澮之夫以是爲均而已矣遂之稅與都鄙同而其受田也率六家而餘一夫故稅雖重而不困盡其所常稅者家止二夫而不及其餘乎則與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何異也六遂十二同百八萬夫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去三十萬夫餘七十八萬夫受田有三十六萬家依六鄉受田多六萬夫當爲不出稅之夫夫有其夫而鄙之然後去其稅既無其夫則何稅之去乎論者以康成明言都鄙出田稅之夫而於鄉遂不言因謂其間治溝洫之夫出稅與否尚未可定不知康成言六鄉定受田十二萬家即出田稅之家也則六遂受田三十六萬家亦即出田稅之家也不出田稅者特六鄉之六萬夫

耳然固三十六萬家之所受也六家受十三夫之田故知六萬夫即三十六萬家之所受是無不出稅之家矣然則鄉遂不言出田稅而都鄙言之何歟曰都鄙言之者稅止于甸也鄉遂不言者稅不用甸法也稅止于甸而田不止于甸不言出田稅之家則受田者皆出稅矣故特言之明其與鄉遂異也此康成之微意與鄉遂都鄙之田制既異則其軍賦亦異故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乘三十人大抵鄉遂出二千乘都鄙出八千乘是爲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多人少不得不借鄉遂以足之此又不然治洫治澮之夫聞其不出稅未聞其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甸而計成信南山箋曰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斯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爲賦止于甸之證不知此即班固所謂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者也如其說則有甸無成矣一同除三千六百井即旁加之十里也則一成亦除旁加之一里而同惟百甸無成是無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出車亦不得有二千乘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出車二千乘其餘之九等田及公邑依刑法志僅出千六百乘此則不合于周官蓋箋所云者侯國出車之法也康成于周禮特言畿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甸稍縣都所去不及三分之一則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計其受田之家仍得三分之一通以一家受二夫之田不顧三分去一也而以其所餘者爲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都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鄉縣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是其八千四百乘之數三分取一即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也二十八同上地家百畝凡二百五十二萬家以十家出一人一乘三十人率之正得八千四百乘然則成出一乘者以下地爲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乘則雖以通之中地上地可矣下地三成九百家出三乘中地二成九百家出三乘上地一成九百家出三乘都鄙所出止八千乘則三百一十五家而出一乘置二百五十二萬家如八千而一得是數以除稍甸都受田家數尚有盈餘以分三盡故也自補稍除即無不合是故稍二十同百八十萬夫受田六十萬家出千九百五乘縣二十八同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八十四萬家出

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十六同三百二十四萬夫受田百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十八分之十三率之稍去五十萬夫縣去七十萬夫都去九十萬夫而得受田之家大率二十分而去一以得其所去之乘即可以得其所出之乘八十之四即二十之一蓋常率同出百乘以今率之則稍去九十五乘縣去百二十四乘都去百七十一乘以轉減常率應出之乘即得也如是而都鄙之人固有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鄉遂之所餘出賦乎曰鄉所餘多商賈芻牧之人受其田遂所餘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卒烏得而出賦餘夫不足以盡遂之所餘六遂公邑之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當爲二十八萬五千家所受餘夫四之一則有百一十四萬家矣故知不足盡受其田則尙當有商賈芻牧之人載師特言其略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卒出賦者乎經郊有賈田畿有餘夫取都鄙三百家出一乘之通率非謂鄉遂獨有此等人也然都鄙亦當特少以其在野故耳但以通率率之而從而變通焉通計王畿千里受田三百萬家出車萬乘故以三百家出一乘爲通率鄉遂俱家出一人是爲變通則鄉遂有出稅不出賦之家都鄙有出賦不出稅之家而田制軍賦以明二者之疑以釋矣

三代田制解

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于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始于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倍其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之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于殷殷異于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

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卽攷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爲方曰畎之水注于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于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惑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耶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無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

釋鬴

周禮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其實一鬴康成曰鬴六斗四升也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必千寸而爲六斗四升者算術立方四其積六十四立方十其積千量之權也必千寸故以千爲寸數卽尺爲鬴體也剖爲升也必成方故以六十四爲升數卽四爲剖法也以升數除寸數而得升法亦升法乘升數而得寸數升之爲方則四分鬴之一矣四分鬴之一卽六十四分鬴之一也（以六十四除千寸得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爲一升之寸）（方體一尺四剖之爲十六方者四得六十四方而每方二寸五分也）嘉量之度極于尺寸之數極于千方尺積千寸故其銘曰允臻其極器以四而方方以四而正體升而三四之爲鬴故其銘曰以觀四國臻其極爲執中觀國國爲大觀制器而宰世之道備矣故其銘曰永啟厥後茲器維則鬴之體爲豆則深一寸而方八寸方自乘爲豆法也（四乘升法爲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平方開之命爲八寸少一寸五分經言一寸法謂深故知方八寸）其耳爲升則方三寸而深寸有八分方自乘以乘深而爲升法也（升法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方自乘爲九以除之命爲十八分少五分七釐五毫經言三寸鄭無注今以爲方者與豆言深相備也）（方三寸故知深寸八分）五度自分始量之度深也至分而止分于分忖于寸寸于尺鬴法備矣其積則引也（千尺卽一引依此論之升有分可有寸區成丈成引而尺無不在焉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升之詩登故三四之而登于釜釜爲嘉量之既成故十之而爲鍾齊量卽周量也周以鬴爲量之大中上之可以爲鍾下之可以得區故㮚氏齊量有四而周量不止于四其餘則四之而已矣十之而已矣是故升十之爲斗斗十之爲甬斗再四之爲斂甬再四之爲秉區十之亦爲斂斂十之亦爲秉而斂四之爲鍾秉四之且爲十鍾鍾乃大矣故量之名至鍾而止極其數則曰萬鍾也漢斛制如周鬴而積多于甬（周甬漢斛皆內方尺而圜其外晉志古斛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推周鬴得之而自斛）劉徽謂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蓋冪爲斗而深爲斛耳以百分斛之一爲升則鬴當益三十六寸十分八如升法而一則二升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半其升法亦半其餘數故爲八十一分之二十二然而半之者有故焉漢量起于律故名律嘉量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而容一龠合龠爲合則倍其龠法立方十爲一則以十之一爲合而以十爲升由合以上皆倍數也以半升法爲升法所以見律之本數耳夫漢以律爲斛而周以度爲鬴故比例之而其數不同雖然周何嘗不本于律乎周之升漢之升也至爲鬴而通之於度故不必取盈焉通之自豆始然而未顯區其從豆而與鬴分者也（依經升方三寸深寸八分得十六寸二分爲升法與漢制同四乘升法則豆當有六十四寸八分依經豆深一寸方八寸止有六十四寸故知通自豆始經不言區四乘六十四寸得二百五十六寸依命升豆法命之當言四寸故知從豆四除鬴法區唯有二百五十寸是與鬴分）區從豆故㮚氏量無區升依律故有升豆始通故有豆升必從鬴則有鬴可以無升豆必從升則有升可以無豆有升有豆而通律合度之漸見矣律爲度量母而量積多則易盈度至尺則難欺以難欺易易盈故于鬴而通焉周鬴重一鈞漢斛重二鈞何以同中黃鍾之宮曰金多者質厚而聲濁金少者質薄而聲淸厚薄同而大小異者淸濁乖大小宜而厚薄稱者淸濁叶也

溉亭述古錄卷一

儀徵阮亨仲嘉校

溉亭述古錄卷二

儀徵阮元敍錄

春秋論

春秋經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公羊曰譏喪娶也何休謂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二家之說不同張東之以為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秝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注曰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然則左氏之言得其實矣雖然國君喪終不圖婚則已圖婚則無不可謂之禮者是左氏之義尚淺也公羊明三年之內不圖婚其義較長于左氏而事不得其實則亦無當於聖人書之之意聖人之書此也自有其故且其類有五皆可攷其終始而知之也經於桓公書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於莊公書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於文公書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於齊於宣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於成公書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桓夫人文姜也莊夫人哀姜也文夫人出姜也宣夫人穆姜也成夫人齊姜也五者皆齊女也夫聖人豈有所惡于齊而書之顧其事皆有可懲故書之以識禍本焉爾是故桓之文姜以公薨于齊書曷為以公薨于齊書彭生之戕公也由于文姜兄妹之亂兄妹之亂見于齊侯之送姜氏矣送姜氏而至于讙此齊志也公猶與之會何太無忌乎聖人之別嫌疑不于其疎于其親慮禍患不于其顯于其微使桓公知此必不為濼之會矣何至禮成而不反乎莊之哀姜以子般閔公之弒書曷為以子般閔公之弒書黨氏之賊武闈之賊共仲也卽哀姜也姜之淫公道之其恣公驕之公之納幣非納幣也猶觀社

之尸女也其逆女非逆女也是先配而後祖也公先至而姜後入其後入也以要公其要公也以孟任公劫于姜而初覿幣之禮姜益肆矣公薨姜何所不為哉文之出姜以殺嫡立庶書曷為以殺嫡立庶書出姜齊大夫之女也非齊侯之女也納幣以夫人禮聘逆婦而卿不行是謂貴聘而賤逆貴聘賤逆者必親其妻不若妾媵之者襄仲逆之者非襄仲仲固熟知公之輕姜也是故殺其子而立嬖妾之子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君子早知之矣宣之穆姜以不靖國家書曷為以不靖國家書穆姜卽哀姜也其不至有共仲之禍者申宮儆備故也幽于東宮故也然而晉信宣伯之譖晉侯不見公矣執我季孫行父矣非晉伯有言魯能一日寧處哉方姜之怒公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此尚能測姜之所為乎徒聞其語而已足危矣是四女者皆非良婦人也故聖人痛其禍而書之齊姜不聞失德何以與四者同書曰以季氏專魯書也曷為以季氏專魯書成之娶也晚定姒者成公之妾殆齊姜之媵也襄公為定姒所生襄之立也甫四歲季氏擅魯始于文而成于武文卒于襄之五年武之相襄幾三十年至襄之壯而季已不可動搖矣是故武以襄之七年城費十一年作三軍皆襄少時事也則皆成晚娶之故也國君十五而生子晉悼之言殆有鑒而發與君娶不書而五者獨書攷其末而皆遺禍于魯故曰書之以識禍本也五者之中書納幣者二一譏莊公自行一見始之猶貴聘云耳書貴聘所以見後之賤逆也豈為其禮與喪娶也哉然則文之納幣二傳所言何以不同若是曰以所見經文各異故也左氏所見者僖公薨于十一月之經公羊則已訛為十二月矣今左氏之經亦為十二月殆非其本然也要之二傳所釋均足為後世法則雖不合於聖人之旨而猶不失為儒者之言矣

魯禮禘祫攷

禘有二而祫有三禘何以有二有特禘之禘有祫禘之禘故有二祫何以有三有大禘之祫有大嘗之祫有大

烝之祫故有三實唯四而已矣古者一歲四祭礿禘嘗烝祫于三時唯春獨否周以禘為大祭而分為二故嘗禘為大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卽古三時之祫也特禘多在春時因亦弗祫四者皆殷祭也而祫之名不存言古禮者特稱之而已魯承周賜有祫祭無祫名而禘亦有祫有特故後儒言魯禮者多異說然可攷而正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禘固為祫大嘗非秋祫與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祫也穀梁曰著祫嘗是大祫卽大嘗矣而魯語又謂之烝漢史直謂之禘禘卽大祫烝猶大烝名異實同唯所命之凢言魯有禘有祫者依二傳有禘無祫者從左氏我以為二傳之言存古也左氏所書尊王也周不名祫故左氏不言此國史之職也文之大事猶閟之吉禘服終無常故禘唯所遇實豈有異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此二祭之謂矣大嘗大烝不知何歲行大禘則五歲而一行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為五年而再殷祭然而公羊于大嘗言之何歟文以大嘗為吉祭公羊因言再殷之期以再殷在吉祭後也公羊存古祫之名明周殷之制何其要而不煩與說者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言也合于緯不合于經嗚呼是烏知特禘之非大禘乎是烏知大禘之卽大祫乎祫者合祭也大禘而不合于太廟何以異于特禘大禘而與無異于特禘何以經書禘于太廟傳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合祭于太廟是卽古之祫禘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也五歲再殷卽五歲再禘此則經之所有耳是故我因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以八名者皆祫禘之歲也我因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以五名者皆特禘之歲也特禘之歲以五名卽以十名者可知矣祫禘之歲以八名卽以三名者可知矣特禘為禘祫禘為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不易之道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毛氏之傳詩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此夏禘秋祫之說也以春秋質之禘皆以夏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于

太廟所謂大禘之祫也宜之八年是已昭十五年非此也然則春特而夏祫僖以七月何歟曰未至也宜以日未至而祫則僖亦然耳昭十五年以春其二十五年宜何時曰祫亦春耳禘後數月而始為九月烏得非春定以十月奈何曰定之八年兼祫特于祫為過其月于特為不當歲此陽貨之為也然則大事于太廟與吉禘于莊公何以同禘于莊公與禘于武宮禘于襄公何以異曰大事吉禘遷廟之祭也遷廟未有不合食于太祖者也不合何以禘昭穆是以同禘于莊公吉禘也禘武與襄非吉禘也非吉禘而于其宮廟非特禘而何故為異定八年何以知兼特祫先言先公而後言僖公順祀不日而禘有日豈一事乎何以不書禘僖舉重則書從祀而已董生曰春秋無違例誠哉是言也魯禮三年喪畢則禘于太廟至五年特禘羣廟自爾之後一祫一特五年而再殷祭左氏曰烝嘗禘于廟烝兼大烝嘗兼大嘗廟兼大禘一言而二禘三祫備矣舉其凡故曰烝嘗禘是故左氏之說通于二傳通于外傳通于周禮通于戴氏之禮而禘祫之說以明

夏殷	周	元年	六年
春犆	特禘	二年（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	七年
夏禘	大禘	三年	八年（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 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
秋祫	大嘗	四年	九年
冬祫	大烝	五年（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 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	十年

既攷諸經傳為是說復作小表以明立說之本上顧三代相因之制下以十年為例推之數十年可知

律呂論一

律呂曷由生乎生于𪏰（即秬字說文作𪏰）黍也黍皆種以大暑為長夏中央土𪏰可釀為鬯酒而兼為矩蓋至中正之品也累黍成度用度制律黃鍾之長九寸即九十黍之廣九者天數因而九之數以十成故黃鍾之管內積八百一十分緯家言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即其義也僅黃鍾之中積如其長則分有九分是之謂眞律眞圜圜有徑不可以術知也則切以方方亦有眞圜田術圜三方四非實測也實測宜從密率密率方四則圜三一四有奇故圜十萬則方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十四黃鍾外切之方冪為十一分四釐六毫弱開之得徑則三分三釐八毫強也有徑則有周圜田術方四圜三故徑一周三密率方四圜三一四有奇則徑一亦周三一四有奇徑百一十三者周三百五十五黃鍾內圜之周十分六釐三毫強此周徑之定法也漢志不言周徑然其周徑必如是何者八百一十分之中積不可增減則九分之圜幎亦不得而增減也曰徑三分周九分者漢末陋儒之語漢志無是說也夫徑三分而積八百一十分則九分為方冪而律豈方體耶固勿問其周之必為九分與否矣且漢非制律也兼制斛漢斛內方尺而圜其外即周徑之率也漢能制斛而顧不能制律歟必不然矣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與累尺度律漢志皆言用中者顏監謂之不大不小果何等黍耶曰勿問黍先問能容與否耳宋胡瑗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為丁度所譏瑗不能解然實黍體使然度與瑗俱不悟耳黍有廣長廣必不如長又有厚薄厚必薄于廣以廣為分長過之厚殺之則似能容然如管中之有隙處何管中之積分密比之分也黍居之而隙生焉三四黍共一隙千二百黍居管中其為隙也多矣八百十分之所容數必過于其積黍圜使然也容不能盈千二百黍又與累尺無異之故也且夫期於容千二百黍者豈不以十二為天之大數乎然則惟其千二百黍而已矣遑問其為累尺之黍否哉若必累尺之黍則古今未有能容者近世朱載堉制律黃鍾長一尺而積九百八十二分尚不能容累尺之大黍易以中黍始能容況止長九寸而積八百十分乎范鎮之論律曰瑗未嘗得眞黍能容者必一稃二米之黍夫漢世所用誠不知二米一米否然漢志固明言秬黍矣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則秬自一米豈二米也秬多而秠少漢以秠為瑞物特貴之經師多主其說於是秠遂為秬此鎮所據也然詩言惟秬惟秠猶曰惟𪎊惟芑𪎊非即芑則秬非即秠欲制律而舍經傳之明文術後儒之曲說豈可謂卓然不惑者歟近世秠未嘗絕覩秬差小而長夫小則累尺益短長則侵地益多恐愈不能容矣（朱載堉言潞州人謂之鸞黍亦曰黑稃黍為羖長間有圓者）是故漢志皆曰中黍者意累尺用中等實龠則取中用乎毋庸過泥之可耳或曰實管必千二百黍者所以驗其八百十分否也非是惡由知其弗訳歟曰所容既非累尺之黍雖盈千二百遂可以為八百十分耶且八百十分而取驗于累尺之千二百黍又何故耶（以千二百黍除八百十分得六百七十五釐為一黍即十六百釐之四分三也就陽奇陰偶推之則六七五為陽百而九為陰然九實陽也殊為舛數）勿乃別為捩量之本而非以驗律也若夫驗律則有法焉制龠方九分深一寸以其所容內之管中而適盈焉斯員八百十分矣雖非千二百黍可也以之嘉量而五量成以之謹權衡而五權立何必計其大小多寡也哉

律呂論二

黃鍾之律既成遂無古今之異乎曰惡能勿異異乎尺度之不同也隋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為主此尺本之劉歆銅斛尺及建武銅尺又謂之周尺於十五尺中為最短其最長者有元魏諸尺開皇時以此諸尺攷律能容千二百黍者惟蔡邕銅籥尺鐵槃之渾天儀尺而已然渾天儀尺短於銅籥尺幾盈晉前尺之一寸（隋志銅籥尺實長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渾天儀尺實長晉前尺一寸六分四釐）何以所容無異若短者猶盈其長者必過之然則邕籥之容千二百黍特據籥銘之自言而非得之實驗乎所可疑者晉前尺本於古尺制律實黍容受宜符而止容八百入黍豈尺過短耶曰不然三分為徑誤之也夫黃鍾之能容千二百黍者以積八百十分之故積八百十分則徑不止三分若徑三分則積止六百三十六分強而已（密術徑三分其方九分其圓七分零七釐八十六毫強長九寸乘之止積六百三十六分強也）況所容者未知為何等黍而責其必盈哉然是隋時驗律時則然非苟焉制律時已然也何以明之勗校驗古尺中書有姑洗小呂玉律武庫有銅斛又與劉徽同時密術方圓周徑之率首倡於徽勗制律之周徑不攷於律即攷於斛否則尚

可以算得之何至頓減其積哉積頓減必尺頓長邕之籥是也邕亦以六百三十六分為籥積而尺長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則邕尺之一分即勗尺之一分五大釐也何者課中積必兩尺各再自乘以乘之然後差數無課（晉前尺再自乘得百萬分鍼籥尺再自乘得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分三百一十二釐）然則邕籥實積晉前尺九百八十七分半強也邕以漢志不言周徑特倡徑三分周九分之說度其制籥必先以千二百黍實籥中進退求合然後定尺蓋即宋之房庶也本是律家變法且必不可用黍尺用黍尺則自有正法矣隋人不審尺之短長法之正變一依邕說制皆不知邕法止宜于邕尺可施之于他尺耶唐人用後周鐵尺為大黍尺王朴復用中黍與晉前尺相近宋尺屢變莫長于李照之用三司布帛尺然皆三分為徑猶用蔡邕之說唯胡瑗首知律圍徑為九方分而累尺用大黍亦與鐵尺相近蔡累尺之用大黍自後周始制律之從正法自胡瑗始也（蔡尺與宋氏尺鐘樂之尺同長晉前尺六分四釐其前杜夔尺已長于晉前尺四分五釐似大黍累尺不始後周但牛宏論譯尺始言用大黍故以為據胡瑗制律用十二閱方得徑徑一圍三得周尚不合于審衡此節取其長）近世朱載堉目漢錢尺為秬黍尺律尺為秬黍尺營造尺為秬黍從尺得于手驗而今之營造尺即明之營造尺今世所傳建初六年慮傂銅尺即漢錢尺又予之所手驗者也載堉律尺得營造之八寸一分今之營造尺微有短長長者慮傂尺得七寸四分短者七寸五分以短者之八寸一分為律尺則慮傂尺之百八分即百分也得此二尺即古今之律其在

聖祖仁皇帝累尺定律秬黍橫累百分即從累之八十一分以橫者為律尺從者為營造尺慮傂尺較之即七寸五分也制管一準密術合乎漢志所傳正法夫漢志所傳豈繄劉歆之言殆伶倫后夔之舊術而三代以為樂經者歟

律呂論三

古今尺度不同則律必有短長而聲亦有高下果孰是孰非耶曰皆是也一朝有一朝之黍尺即自成一朝之律呂不必同也漢晉皆中黍尺劉宋始用大黍漢志明言中黍不言大黍豈可謂中者非耶中黍律高大黍律下高近悲激下則和平豈可謂下者非耶唯用黍尺則制律必依正法周黍尺而不依正法斯蹈隋人之覆轍矣且古尺之短于今者有故焉古制律非徒施於聲樂也度量權衡莫不本于是焉黃鍾一籥之所容量之本也黃鍾一籥所容之重權之本也黃鍾之積八百十分又準諸度而不容損益者也是八百十分者分皆立體即其尺之再自乘以成一算者也尺益一分止百分之一耳而再自乘之復八百十之所益者豈特百分之一哉依此律而為權量衡則二千律也鈞則三千八百四十律也是止十斗百二十斤已耳而固已如是上以取乎下下以應乎上所係豈不鉅甚哉是故寧使其聲之稍抗而毋取權量之踰制此古人之微意也隋唐以後度量權衡別自為法而特制一尺以為造律之用不惟其聲之和而奚取焉若就聲聚之則與其高也毋寧下是故漢律高蔡邕制銀錯題銅籥以抑之晉以後之律高萬寶常作水尺律以抑之夫二子者世所號為知音之首也其抑而下之豈不以樂聲雅淡君子聽之可以平心也哉故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夫鼓以節曲而管則成曲者也至乎惟磬管依乎磬平之甚矣斯聖王之樂也今之律非即邕之籥與寶常之律而聲則似之何者以漢尺推其中積而數不甚遠也（邕籥積漢尺之九百八十七分寶常律積漢尺之一千六十餘分今律積漢尺之一千二十餘分皆以三尺再自乘以乘積得之今律積用八百十分漢二律用六百三十六分各就其圍徑立算）若漢律之于今律則黃鍾僅為姑洗而已矣試以古今二尺各制八百十分之籥漢至五倍今則四倍其容受必等夫四倍之黃鍾非即五倍之姑洗乎雖有盈數所較無多矣然則今律之黃鍾即漢律之倍夷則也八倍之夷則與五倍之黃鍾其所較亦無多耳（四倍黃鍾三千二百四十分五倍姑洗三千二百分五倍黃鍾四千五十分八倍夷則四千分）五倍者角也四倍八倍者宮也長律四之短律八之而十二律之宮角俱得矣曰今律與漢律若是別乎曰其聲異其法同漢晉而後律法失傳至

聖朝而復古而聲又下于漢律制作之善何以加焉

律呂論四

今律制法與古無異而用法特殊古以律呂倍半相應故十二律外別無異名亦無異聲立宮定調則變宮適周十二位而一均七律宮為均主其商角變徵同類為從聲徵羽變宮異類為變聲蓋取宮所生之六律為均而下上相生陰陽兼備故均有三從三變也（如黃鍾為宮則大族商姑洗角蕤賓變徵俱陽律為從聲林鍾徵南呂羽應鍾變宮俱陰呂為變聲是說見沈括筆談）至變徵所生則與前宮相次而又為宮矣（如蕤賓生大呂與黃鍾相次不入黃鍾之均而又自為宮）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也今以律呂倍半不相應則十二律外雖無異名實有異聲立宮定調則變宮越在十三辰而一均七律陽則皆陽陰則皆陰蓋取宮聲以往聲隔一位備七成均而不泥于宮之所生也（如黃鍾半律不應正律為無異名有異聲黃鍾為宮則半黃鍾為變宮在第十三位宮太族商姑洗角蕤賓變徵夷則徵無射羽半黃鍾變宮為陽均七律大呂宮夾鍾商中呂角林鍾變徵南呂徵應鍾羽半大呂變宮為陰均七律十二律陰陽相間陽均無陰呂陰均無陽律故二聲之間必隔一位而均中七律不取相生也）至律呂相配則清濁合為一聲而七聲既周無復它聲矣（如黃鍾為濁宮大呂為清宮大族為濁商夾鍾為清商以至半黃鍾為濁變宮半大呂為清變宮七音已周矣）是則謂之隔八相生而非三分損益也（如黃鍾均七律一周至第八者為半大族與黃鍾應是隔八相生非謂黃鍾下生第八位之林鍾如舊說云也三分損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今亦用之但不謂之隔八相生）故古惟十二律今則有十四律然而實豈有十四也哉二律之不同聲者即其半律耳半律近庳則易以倍倍律退二辰而始與半律應故十二律而有十四律之用也（如半黃鍾不應正黃鍾故為變宮變宮不用半律用倍律退二辰得倍亡射為變宮又半大呂不應正大呂故為變宮亦不用半律而用倍律退二辰得倍應鍾為變宮六律六呂前有倍律倍呂各一凡十四律呂也）之聲以七而周器以八而備古用四清聲者今易以四倍律則七音之外覆一音而調起于下羽焉（編鐘磬十六成簴鳳簫十六成與古同但古倍半相應故用黃大族夾四清聲而止為七聲今倍半不相應則用夷南射應四倍律而遂有八聲也夷南射應四倍律即射應兩正律黃大兩半律以其聲相應也兩半律不用所用正倍十六一律一呂共為一聲凡八聲七音之外一音重出以七音成均變宮用倍律其前更有倍律則下羽也調遂由之起如黃鍾宮以倍亡射為變宮則倍夷則為下羽大呂宮以倍應鍾為變宮則倍南呂為下羽無下徵倍律故無下徵調法也）下羽起調

不為宮宮聲立宮不起調月轉一宮故下羽無四正律宮聲無四倍律也下羽起調不用正羽應鍾之月以倍應鍾為商則中呂為徵而林鍾為下羽其則以後四正律未嘗為宮為下羽也匡其四倍律自不當為宮聲若是者有故焉律之為物也半其長則下一聲倍其長則高一聲故宮之半律不應宮而商之半律應之半律不用則應宮之半律者羽之倍律也羽之倍律不為羽則為變宮而已矣半其長即半其積半其積不能應則四其積亦不能應能應者必八其積也八其積者倍其徑倍其長四與半之者體徑不能倍則不相應矣是故聲者積與體徑之所為也非徒積之謂也古惟徒積而已是以謂之應焉耳于何徵之徵諸字譜字譜之作其來久矣楚詞曰四上競衆極聲變只是字譜也字譜之用莫要于笛今笛六孔最高孔最下孔之半也而謂不應應最高孔者翕聲也翕聲宮則最下孔商而最高孔為半宮半宮非即半律故曰半其長下一聲倍其長高一聲也如翕聲合字為宮則最下四字為商其最高孔六字為半宮卻止四字之半體非半翕聲之長也此長間笛法大樂笛則翕聲五字最高乙字譜七納于六孔則翕聲為覆譜用翕聲即用最高孔矣大樂笛六孔從下而上納乙上尺工凡六五七字上為納孔必最高孔與第三孔同發最高孔獨吹則五字也翕聲在最下孔之下亦為五字從下四字數至第八聲仍為四字笛下羽起于翕聲則第二孔上字為宮是是申月調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月之下羽為工凡六五四字借用第四第五第六第三同發及第一四孔一字皆兼律呂故工為黃鍾大呂凡為大族夾一至尺則為半黃鍾半大呂用倍律則為倍七射倍應鍾也古笛五孔而宮居最高其上乃有後出則商也宮商居上則餘者皆下故翕聲為下角觱篥用角體其修長者四之短者八之蕤賓林鍾之角最短七射應鍾故八之也其實長者八之短者十六之蕤賓以後之宮皆短故十六之也八之者倍其宮之長四其宮之積十六之者四其宮之長四其宮之積如黃鍾以尺八寸為宮是倍其長蕤賓以二尺五寸三分一釐為宮是四其長宮長一倍則下角長四倍宮長四倍下角長八倍者二長四倍者四如是則黃鍾至中呂六笛反短蕤賓至應鍾六律反長律宮宜長而反短故四其積短律宮宜短而反長故十六其積然後周徑無異俱見聲矣是為倍半相應要亦古術則然矣夫八其積者倍其徑倍其長誠必應矣十六之則倍其徑四其長能必應乎必應者四其徑四其長非六十四之弗得也應不應驗于用不用最笛久廢則不應之驗也今笛不始于今因笛而知律之不應者則自今始甚矣審音之密也字譜易以工商則近雅是當知七調旋宮調各一之法而以黃鍾一均為主則不惑調從下羽起則曰羽宮商角徵者宮調也曰變宮商角變徵羽者商調也極而至于曰後變宮宮商變徵者變宮調也此

今皇帝之盛制也

律寸解

史記律書言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又曰黃鍾長八寸十分一漢書則言黃鍾長九寸小司馬謂漢志用九分之寸劉歆鄭元皆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夫漢志明言度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則劉鄭二子之說是矣小司馬何以謂為九分之寸也曰小司馬之言本于律書律書之法本于黃鍾之實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于十二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長一寸二書所言皆同是律之分寸惟有九九為三三之數律之寸以此終則寸之分亦以此終也然而律終於九數則終于十以數命律而至九遂終其名既易惑且夫律之純者唯三而不純者有九分寸而皆以九御則其法不同必變而後可求未可云簡易也是故二家各以一法通之史記以十為寸則益其寸法漢志以十為分則損其分法史記之寸非律寸也而分則是故曰八寸十分一九九八十一漢志之寸即律寸也而分則非故長九寸積九十分蓋史記十其分法為寸法而漢志以其寸法十之一為分法如是以求分寸可無變法矣此其數即具于生鍾分生鍾分之上數十一三之之數也故間辰而得九黃鍾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分十為寸則分從寸即十其分法也小分十為分則分自減即十分寸之一為分也其于十一三之之數寧有變革哉升分為寸降寸為分而已矣夫數間辰而得九故升降之而成十也或曰漢志之分寸本之度黍史記何所本歟曰亦本度黍也漢志衡度之而史記從度之黃鍾容千二百黍九十分為律寸則分容十三黍三分一此衡黍也八十一分為律寸則分容十四黍二十七分二十二此從黍也何以明之各置其寸分為實千二百黍為法法除實得八十一分之六十七分半而容千黍通之而知黍之廣復得九十分之七十五分而容千黍通之而知黍之修各以黍之修廣通其所容之黍必各滿一分則度黍之從衡見矣黍廣得修十之九故九黍而常盈一黍以之度律即九分而常盈一分是故從黍之八十一分即衡黍之九十分蓋不煩言而可喻也吾于是知以黍之厚為律徑則適得圍三徑一矣厚必不如其廣則以九十分而當八十六分得三十分之一則三黍之厚也以圍九黍率之非三分一哉特徑非黍之廣耳其數亦具于生鍾分古以生鍾分上數為圍徑之通率故圍九則徑三今取徑前二辰之合數以減徑數先十其圍徑而後減之餘以為積徑之數則圍二百七十分其徑八十六分即三十律之圍徑也三十律之圍徑定一律之圍徑定矣然則方積之與員積即生鍾分之八十一分六十四乎我益驗之周鬴矣周鬴積千寸受六斗四升升除鬴得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為一升以八十一為方率六十四為員率則因升法而得員積復因員積而得升法六十四與八十一之所乘皆成百萬然則千寸者八十一之所乘故以六十四除之而得升法也升固方鬴亦方鬴當除之而方非乘之而方也則柰何曰八十一本奇數而為方率六十四本耦數而為員率此方員互變也然八十一亦為員法以如之而得員也六十四亦為方法以如之而得方也則方員固未嘗變矣且鬴以百萬為積分則不必更求員何者求員必以鬴積乘六十四求方必以員積乘八十一所得皆六千四百萬也特其除法有八十一六十四之別耳以六十四除六千四百萬非百萬乎然則前必乘之而為百萬者分一鬴為六十四升之故今必除之而為百萬者合六十四升為一鬴之故鬴之員積所乘成六千四百萬故鬴受六十四升猶升之員積所乘成百萬故六十四升為一鬴求

方積以方率乘之方法除之猶求員積以員率乘之員法除之也量之必方以此夫黃鍾爲萬事根本律度量衡于是乎出算家或未之達也故備論之

生鍾分末二千一百八十七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今爲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寸卽史記寸法于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內去二百十八分七存一千九百六十八分三卽漢志分法又子一丑三合成四寅九卯二十七爲圍三徑一十乘之以四分去九十分存八十六分爲三十律約徑三十除之得二分八釐六毫三分二卽一律徑予嘗測圜器圍八百十分徑二百五十八分卽十乘卯數去丑寅合數也皆與祖沖之密率相近從周鬴爲方積則以八十一除六千四百萬得圜積七十九萬分不盡一萬分借周鬴爲圓積則以六十四除八千一百萬分得方積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以古斛法相求則乘皆百萬除得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卜分不盡六百四十爲圓積其一則古斛積也文中不及詳故附志之

周尺辨

曲阜孔漢谷農部寄余漢尺搨本銘曰慮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余以王莽布泉數品及大泉五十建武二年貨泉二範勘之皆密合又與朱載堉律呂新說所績漢泉尺無異而長載堉自累秬黍從尺之七寸五分其橫得從之八十一分者則漢尺之百八分也丙知史志所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晉前尺及高若訥漢泉尺司馬溫公家周尺皆與此尺同而古今一切尺俱可攷定矣繼又得覃溪翁先生所摹曲阜顏氏周尺銘云尺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强余以橫黍尺度之得八寸一分於從黍尺得六寸五分六釐一毫於慮傂尺得八寸七分四釐八毫今營造尺不皆一度大抵時有分釐之差橫黍尺得其八寸者載堉所據之營造尺卽宋三司尺也然則營造尺之六寸四分强不當爲三司尺之七寸五分弱矣銘蓋不出于先生殆顏氏剌取潘時舉家禮注

文爲之不知家禮所用者卽司馬公傳摹之高氏漢泉尺特依史志名爲周尺非今顏氏所藏之尺也蓋二尺不同矣若然則顏氏尺不可信乎曰斯眞周尺也以漢泉尺爲周尺乃可疑耳周人壁羨起度廣袤之五分一蔡邕杜佑皆云夏尺十寸周尺八寸是璧以周尺爲度其羨則夏尺也漢泉尺十寸與八寸與劉歆荀勗皆以制律則十寸矣五分去一以爲周尺乃過短周以八寸爲尺八尺爲尋卽中人舒肘之度以漢泉六十四枚爲等不及者六寸益爲八十枚過者又一尺矣是謂十寸之度則信而謂周之十寸則非也尺本劉歆累秬黍而成以之制斛荀勗據斛作尺見斛法周鬴因尊其尺曰周尺然鬴斛同制豈必同度勗定尺時中書考校古器竝無周時法物則非周尺明矣莽以調律而樂悲傷律亦爲阮咸所譏豈非尺過短之故乎顏氏尺不知所本然八倍之而適與中人舒肘同度則周尺法也以是知爲八寸尺益而至十寸得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胡安定中黍尺也夫度起於黃鍾之長故數必以十升以八而升者曰咫曰尋由中人之度僅及乎此也顏氏尺按指則盈寸布手則盈尺舒肘則盈尋四分加一而又與秬黍尺會黍者自然之物不以古今異吾于是知尺爲眞周尺且可得三代律尺而聖王作樂所以極優柔平中之盛也然則八尺曰尋僅六尺四寸乎曷爲而不盈一尺六寸也曰攷於步法而知之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步止六尺何遽增爲八尺由步與尋之相似而舛也周之八尺卽夏之六尺四寸尋從周尺步從夏尺僅校四寸并枚廣而增之爲步則步卽是尋矣後世以爲八尺非步故減之王制以爲六尺四寸非步宜增之夫減之是也八尺豈卽步也增之亦是也六尺四寸又奚以成步也然而增減皆以周尺故減之不成步而增之適得尋蓋自步法訛而夏尺亦廢僅存周尺不復知爲八寸矣若在周初則二尺竝用各成度法故步自步而尋自尋也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鄭康成謂十四步表六尺六寸與步相中鄭康成謂緣外六尺有六寸弦內六尺非步用夏尺之驗與人長八尺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非尋用周尺之驗與夫夏之六尺步也非尋也周之八尺尋也非步也二者之校僅十六分之一耳而用各有宜以人身爲度者用尋所謂張臂八尺也以人行爲度者用步所謂張足六尺也攷工一篇凡車乘戈矛皆周尺故曰尋曰常凡耒耜弓矢皆夏尺故曰尺曰寸兼用之者唯匠人故夏五室三四步殷重屋堂七尋周明堂筵九尺溝洫多夏尺故洫廣八尺深八尺不言尋澮廣二尋深二仞則變文取遂溝洫遞相倍至澮而五分去一以爲倍過尋惟周尺也許慎曰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辭相況耳尋可名丈猶咫可名尺人曷嘗長十尺哉八尺之爲六尺四寸也猶八卦之爲六十四卦也人之長止矣故易有生人法於乎制尺之理微矣哉蔡邕謂商尺九寸杜佑則云十二寸朱載堉又益半寸果孰是與曰古尺惟有二等三代同用經師別以夏周襲王制說耳安得復有商尺殷度重屋以尋豈九寸之尺與佑所言卽唐之大小尺也其先則始於隋名江淮吳越間之八寸小尺爲夏家古尺也小尺豈眞夏尺特宋氏粟尺耳後周爲鐵尺加二寸爲隋開皇官尺以官尺爲商尺猶以粟尺爲夏尺尊之云爾載堉自營造家所用三司尺爲商尺以得八寸者爲夏尺故云然今顏氏尺長此尺之六寸四分八釐其八寸一分者爲胡氏尺卽古之八寸十寸尺也胡氏本橫黍尺則三司當用古之從黍尺李照累黍會驗之蓋宋世猶然矣然而古惟橫黍尺爲最長過此者弗用故有虞巡方岳必同律度量衡豈非知有不同而禁之與以此尺五尺一寸二分爲步八分之爲六寸四分卽載堉所云之周尺法王制故步八尺通之爲五尺是爲量地尺步實羨司馬法之二寸六分吾因顏氏尺而知之也

還宮說

聲有五而清濁具益爲七而正變參律有十二而長短

毀判爲二十四而倍半舉經以律緯以聲選宮之法生漲律各爲宮宮各生律所生者或四或六故有六十與八十四五與七之別也宮爲月律六十八十四爲日律月律歲而復日律六十日而復亦四百二十日而復故六十律歲六復八十四聲一歲六十日而後復八十四聲何以歲不復聲當日律當辰律五復日七復而後律與日辰俱復也六十律辰一而日一八十四聲辰一而日五古六十而周八十四周道大備矣月律用與古同而異古逆而周順從其月之宮第之前月之宮以六後月之宮以八六逆而八順相生之數耳日律六十律從戊子始八十四聲從甲子始太史公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六十律也戊子爲黃鍾之宮宮數五五生九九生八八生七七生六從五上之九而究則所生也故曰上九揚子雲云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謂此矣六十律黃鍾爲五子五子爲五聲故淮南以甲子爲中呂之徵丙子爲夾鍾之羽戊子爲黃鍾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然則十一律可知八十四聲始甲子一復而始戊子再復而始壬子三復而始丙子四復而始庚子至五復則周矣五子皆黃鍾之宮也泠州鳩曰武王伐殷以癸亥之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戊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夷則者庚申也爲宮中呂其羽庚申二月朔癸亥之日布陳羽日也元枵爲辰而在戌上則夷則鶉火鶉火有周之分野也故長夷則之上宮而曰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坶之野甲子昧爽也中呂爲羽則黃鍾爲角坶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故以宮布戎角爲木周德也以爲宮宮則君矣律未復而日復不長夷則而長黃鍾示與天下更始也月律中呂爲巳日律何以爲亥月衡也月主宮日則否陰律月爲倍日爲半故日衡月倍半易位也日衡月亦月衡日三統壓林鍾未之衝丑爲地統以此蕤賓夷則無射何以有上下生之不同曰宮從上餘從下雖黃鍾太族姑洗亦然倍半使之正律上生爲倍半律上生爲半正者倍之半半者正之半也正從正生倍半不從正生大呂夾鍾中呂倍爲宮林鍾南呂應鍾正爲宮生之者角與變徵也則有正有半古律惟有十二名京房益以四十八然黃鍾半律非執始也古中呂生黃鍾揚子雲云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應皆元首也曰中曰應非卽中呂應鍾乎矣以四十八爲

書蔡氏律呂新書後

宋世言律呂者數家至蔡元定出後人遂無異議予嘗取其書讀之舛駭非一而尤甚者則以圜田術求實徑也按是術本于徑一圍三以周自乘十二而一與半周半徑相乘正等故用以求積非以十二開方得徑也以十二開方則徑不止于三分復以徑一圍三率之而周亦不止于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周十分三釐八毫皆見本書）因改古人律周九分之說爲內容九分方豈知其大不然乎何則算術圜內容方以徑爲弦以方爲勾股弦積者勾股之合積也今以其徑自乘而半之方積不得有九分卽以九分方倍之弦長亦不止三分有奇進退皆違何蔡氏之不悟也（徑自乘爲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六折半開方得二分四釐四毫不盡三百二十二倍九分開方則有四分不盡二）且夫十二者圜法也算圜必割圜而古無其術則以律容黍率之十二爲律黍百分之一圍與長之自乘亦百分之一故以十二爲率而得圓冪之積數實則以千二百黍分律之積寸而得其容千黍之積寸也蓋於數略相近矣（圜自乘爲八十一如法得六分七釐五毫長自乘爲八千一百如法得六百七十五分皆百分取一故算家以求圓冪律長九寸周九分積八十一寸以千二百黍除之得六十七寸半而容千黍于八十一分律爲十之一此本非方圓冪積法特數律徑三分自乘其四分三爲六分七釐五毫故用之也）古未有以圓積開方得徑者況圓法耶若圓法開方而可得圓徑則圜田皆同徑矣又何以御多寡不均之圜積也其尤易明者律徑三分自乘則十二爲方周（九分方之周四面皆二分）豈方周又當開方耶誠不知爲何理矣所用變律五卽京房之執始時息去滅結躬遲內也不盡用其四十八律猶爲有說至六十調圖黃鍾之後續以無射夷則諸律何歟夫以相生爲次則黃鍾宮之變徵實生大呂宮無射宮之變徵實生應鍾宮今也不從相生而爲五音閒辰左行之法以無射承黃鍾宮則命爲商以夷則承無射商則命爲角雖然無射者夷則之商也夷則者姑洗之角也豈黃鍾之商與角乎夫六十律各自爲宮不復謂之商角徵羽可也以宮爲商角徵羽出于優伶之陋說而又不在其本宮將命爲何宮之商角徵羽耶予蓋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故辨之如此且告世之善讀書者無爲古人所愚也

與王無言書

得足下春月書知在京師主吳觀堂家以足下之淹雅而又得賢主人從此聲名隱然動海內矣僕少好說文解字一書暇輒覩之遂能漸悟其旨嘗以爲文字之作雖別爲六書求其要領實不越乎形聲而已建首之文形之本也亦聲之本也有形卽有聲至於聲形相切文字日繁而其條理要自雜而不越天子又時爲之致定其是非是以文字之本音至周尚存秦漢之際天子不致文民間多以方語亂之本音由是漸亡許氏出于東京時取先漢所傳古文二篆作爲是書而其分部主形而不主聲一部之中衆聲雜奏形之疑似分別甚明而聲無統紀故其書有以聲爲形如句劦諸部者（句部文三拘笱鉤當入手竹金三部而入句部劦部文三協勰協當入心思十三部而入劦部）則幾自亂其例矣夫文字惟宜以聲爲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于其旁以識其爲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爲主也然僕豈好爲異說哉蓋亦嘗反諸制文之理矣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爲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爲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音也今試取說文所載九千餘文就其聲以致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通者反之而卽得矣且以童子時誦習者證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誼者宜也非孔子之言乎然則因聲見意者周人之法也可以明文字之宜何主矣僕以此竊不自揆欲別爲一書以申其部居之見顧以其事勞拙而於學無補因循者且十餘年今年春始會然爲之取許氏之書

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釆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凡三閱月草創甫竟數十年之後庶幾其有成矣然僕豈以是爲著述乎哉亦出於無憀耳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而其餘俱可略也是故于經宜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于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蹟蹤而不當纖悉于事迹同異之間使吾之所讀者皆可見諸行事然後爲有用之學耳昔蘇明允取戰國策及遷固之史而孰讀之遂自比于賈誼而二子亦皆具宰相之材明允之學知史而不知經故近于從横然不可謂非偉特之士也南宋而後不爲章句小儒者獨有一陳同甫耳僕雖好語此而才不足以逮其志何敢妄有所撰論許氏一書直可畢此生矣世唯足下知我故不覺一吐其狂言

練祁先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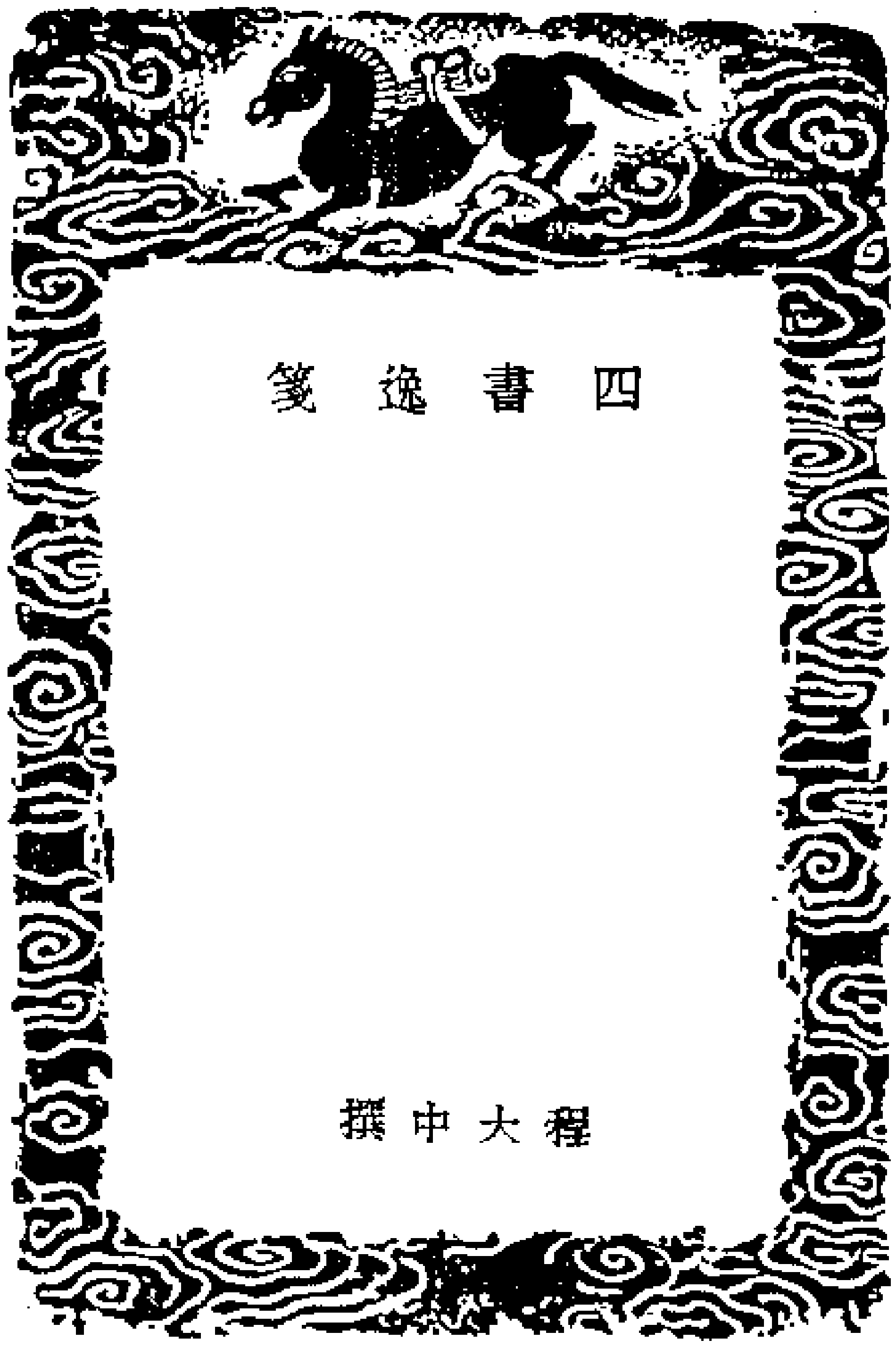
古者墓有誌有碑有表有碣自卿相以及布衣並得立近世唯仕宦家猶爲碑誌若夫布衣之士雖脩行甚篤其子孫苟不好名罕復有致士大夫文字刻石於墓者是以我家自始祖以來四者俱闕族父竹汀先生始表始祖之墓所謂盛涇先塋者也我五世祖守郊公雅有盛德而尚無表章之者我安可弗述以示後之人焉方前明崇貞十四五年閒歲大侵米十斗直白金五兩餓殍者載道公惻然曰鄰人餓死盡矣我安忍獨飽顧力不能及遠其有以振我里乎因竭室中儲悉散諸貧者明歲秋木棉大熟諸受貸者曰賴錢公活我不可以不報相帥倍稱償之公辭不獲始納焉時至者踵接自晨盡暮始止公輒飽食而後啟門如是者數日積木棉盈室適價騰涌獲厚息由是貲雄里中嗟乎我里誠仁里也故被德者必報然公始願豈及此哉流寇之起十餘年矣天下雲擾饑饉洊臻明之亡直旦夕耳使無一人償者公安從而取之鬭時富室閉糴爲飢民所剽掠者遠近相望公於此不可謂不智然謂公蘄以智取利則不可受貸者皆瘠殘羸餓轉死溝壑之餘安知其能待至來年也即至來年矣而時事之變更年歲之豐歉俱未可知尚安知其它且公苟思以免禍而已則家非有萬金之產爲衆所指目者也安見其不克自保遂悉舉而空之乎故先君子每論此事未嘗不歎公爲仁人也王師既定江南烽火寧息公優游樂業二十餘年而後歿我高祖方麓公已早卒猶撫我曾祖維亮公以成人曾祖有後才弱冠即食餼不幸早卒家至是始落而自曾祖以後遂世爲儒生矣守郊公墓在顧浦之西練祁水之陽方麓公葬其左維亮公葬其右

周易鄭注後定序 未刻

漢季注易明象數者鄭康成虞仲翔二家其最著也予嘗讀李鼎祚集解獲窺仲翔微旨欲爲之作疏而自集解及陸氏音義而外殆無可以捜輯者是以久而無成康成之注雖湮沒已久而王伯厚採錄於前惠定宇補益于後散見於他書者亦幾掇拾無遺二君子之爲功于鄭氏偉矣吾友丁君小疋復作後定一書考其同異訂其是非旁引曲證務期得當而止君之爲功於鄭氏蓋尤偉也庚子歲予客京師君出以示予屬一言以爲序予觀君之爲是書固已賅洽精密無復遺義矣顧予猶有疑者康成言象數亦言爻辰爻辰者即京房之納辰也而亦有異乾所納自子終戌六陽辰坤所納自未終酉六陰辰此房之術也康成於乾爻六辰與房同坤爻六辰則自未而終于巳固以其合於律呂相生之序而更之然房之術未始不本於乾鑿度左行右行之說康成少通京氏易復注乾鑿度而豈不知房術之所本歟抑房傳孟氏學康成復宗費氏其家法微有不同故歟乃或謂二者並行而不悖則又何也以爻配辰即有爻所直之星此尤康成之所詳言者然而辰有次度左傳言婺女元枵之維首又曰元枵虛中也則十一辰可知予嘗以之推堯典中星而合知爲羲和治歷時所遺故周人用之易作於上古則康成注易宜用羲和次度而晉書天文志又有費直周易分野頗後左傳所言六度直爲康成先師即不從左氏亦宜從費氏乃注則言星而不言度淮南子言太陰在四中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此即史記所云十二歲之陰所在歲星與日晨出者也其術亦已略矣而康成似轉從之豈注尚簡要而未暇及其詳歟夫康成之注不得見其全矣然如斯二者固必有義類之可推惜乎予之愚闇不足以測知之也因書以質之丁君君學博而識精其必有以釋予之所疑矣嘉定錢塘序

漢隸字原攷正敘 未刻

丁君小疋以所著漢隸字原攷正一書屬予爲敘且曰我於是書未暇悉據說文之指刊定其是非自愧所言甚淺未足以示後奈何予曰是固無庸深也文字之興數千年古惟有篆而已一變而有隸再變而有今之俗書隸之視篆體制不同故義例亦異篆之用員員則曲直全半無改而不得其安隸之用方方則不安曲而安直不安半而安全故篆之字有變爲隸而不復成形者則假借以通之假借之涂既啟于是悉破篆文謹嚴之例而惟其所用其始也本無其字而姑用他文其繼也本字尚存而以他文代者幾於不可致詰蓋惟其聲之同而義固可勿問焉矣然而猶愈于俗書者其時去古未遠淺夫俗儒創撰一切無義無例之字尚未出其所假借者不越乎漢世通行之隸書而未嘗有晉宋齊梁閒一字羼入其中是以好古之士有取焉非取其盡合於篆也取其不至大悖乎篆而已矣校是書者刊其傳寫之異於石刻可也不則刊其傳寫不誤而誤釋之者亦可也若篆本爲某字而隸譌爲此字正漢人假借之文何必一一而刊之哉且今經典之文雖遭後人改竄而仍漢人之舊者亦不少矣今能以其不合于篆而一一刊之乎將以復古而先蹈改經之咎未見其可也是書之不必盡刊何以異焉蓋近世有據說文以校是書者或且震以爲二徐林罕郭忠恕之嚆矢予謂此直一識字之人能之耳彼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以之論篆則可以之論隸則非矣君之書固適得乎隸之證例也而何病於斯也哉丁君曰善夫子之論隸也其即以爲我書敘遂書於篇端庚子中夏嘉定錢塘序



四書逸箋提要

四書逸箋六卷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菴。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採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注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據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屢無夫里之布一條。集注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疎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爲引入。亦稍涉泛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四書逸箋目錄

卷一上 論語

時習　程註說樂　切磋琢磨
孟懿子　管仲字　三歸
公冶長名　瑚璉　桴
治賦　束帶　賓客
朽　子產氏　晏平仲謚
居蔡　子桑伯子　仲弓節集註引家語之誤
粟九百　伯牛有疾　下邑
飲射讀法　爾未朝　老彭
束脩　陳司敗　請禱章
三讓　服事　麻冕
太宰　後生章集註引曾子　縕袍
寢衣　沽酒　儺

問人他邦　朋友節　山梁雌雉節
附錄
爲政章　子游問孝章　八佾
問社　宰予晝寢章　又
必有忠信章　學易章　齊必變食章
卷二下論語
論車章　長府　閔子侍側章
冉求聚斂　鼓瑟希　與點
顏淵問仁章　折獄章　攝負
誦詩　南宮适　羿
夫子不答　東里　子西
騈邑三百　卞莊子　石門
夷俟　九月在陳　東蒙
分崩離析　陪臣　景公千駟
周人葬伯夷以將軍之禮　夷齊採葯　邦君之妻
又　陽貨　淫
二南　稻　微子抱器歸周
箕子名　耦耕　以杖荷蓧
周有八士　民食喪祭
附錄
吾豈匏瓜節　宰我問喪章
附記
撰論語　古論語　論語策
論語逸篇　太平御覽引逸論語問玉篇　說文引逸論語
文選注引逸論語　論語逸句
卷三大學中庸
盤　邦畿千里　綿蠻邱隅
淇澳　淇竹　菉竹
絜矩　楚書　聚斂盜臣
性情　擭　柯

正鵠　磬　宗器
燕毛　方策　湎盧
華嶽　卷石　執
文齊名　綱
附錄
齊其家節　反古之道
附記
鄭氏大學中庸目錄　古本大學　石經大學
二程大學定本
卷四上孟子
麋鹿　蓄樂　塡
五畝之宅　頒白不負戴　饑學
作俑　易牲　孟子見梁襄王章
釁鐘　觳　寡妻
鼓樂　文王之囿　郊關
入國問禁　轉附朝儛　鰥寡孤獨
從之者如歸市　爰方啓行毛註　太王屬耆老
嬖人　三鼎五鼎
公孫丑　范鄒　徵仲
比干　孟賁　麒麟
臨　夫里之布　耕稼陶漁節
東郭氏　孟仲子　景丑氏
兼金一百　在薛節　持戟失伍註
蚳鼃諫王節　王驩攝卿　反齊止嬴
中古棺七寸　勸齊伐燕　季孫子叔疑
龍斷　滕文公滕定公　乘屋
井地　滕壤地田數　徙字註
大略　衣褐　椽檣
記墨者弟子　亂遇　淫移屈
與葛爲鄰　戴不勝　莊嶽

段干木 今茲 營窟
墨翟姓名 陳仲子 於陵
卷五下孟子
莆離婁 湍湍沓沓 女吳二事
滄浪 㶁 七年之內
瞽瞍 舜生諸馮章 負夏之負訓海
疾作註 西子遺事 帝使九男
舜弟逮兄妹 南河之南 舜居堯喪
舜之子 屈蓬 去其籍
大國井田之數 附庸 館甥貳室
鑿柝註譌 辜無饒 市井之臣二句本儀禮
市井 告子 淄水
白羽之白四句 易牙名 孫氏疏引奕秋語
韓詩外傳引放心章 趙孟 齊梁
曹交 磯 杞梁之妻
東牲載書 南陽 滑釐
白圭治水 饑餓 嚼古註
范 革車虎賁 盆成括
記曾子不忍食羊棗 記近聖人之居二句
增錄
黎民 折枝 符節
君子之澤章 稅罷 邱民
追蠡 旣入其苙
增記
孟子逸篇 孟子逸句
計十七則
卷六四書人物遺事
孔子此下至孟子凡二十三則記孔孟及諸賢遺事 顏回 曾子
子路 子張 宰予
子羔子貢 子思 孟子

神農此下至周王凡六十八則記帝王遺事 堯 舜
禹 啓 湯
王季 文王 武王
桀 紂 幽王
后稷此下至張儀凡五十一則述記四書人物遺事 皋陶 伯益
丹朱 驩兜 三苗
鯀 伊尹 傅說
比干 箕子 夷齊
周公 太公 召公
管仲 子產 孫叔敖
段干木 梁惠王 張儀
雜記此下類記四書所載人物雜事
記形體十三則 記學八則 記嗜好五則
記夢九則 記刑五則 記壽十則
記撰著十六則

四書逸箋卷一

清應城程大中撰

論語上

時習

邢昺論語疏引皇氏云、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按宋儒謂時習、爲學之不已、自兼三時言。從來講章皆未之及。

程註說樂

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見邢疏。不始於程子也。

切磋琢磨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今集註、改象爲角。

孟懿子

仲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桓公適子莊公爲君。而大夫不敢祖諸侯。仲係於三家爲庶長。三家所宗謂之孟。

管仲字

晉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見陳心叔名疑。

三歸

三歸事見說苑善說篇。四書通引馮氏云。以民歸之。左右與之。故謂之三歸。包咸論語注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說苑注、亦云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以處之。朱子或問引舊說。蓋取娶三姓之義。仁山金氏謂第宅有三歸。臺法。與此章書旨無涉。

公冶長名

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見范甯論語注。

瑚璉

集註夏曰瑚、商曰璉。本包咸、鄭玄注、據明堂位。當云。夏璉商瑚。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朱子從包鄭、因夏商便文也。

桴

馬融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今集注、訓桴爲筏。按筏與栰音義同。是以大者爲桴也。

治賦

古者田有正賦。有旁加。不皆出兵。周禮、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正賦也。甸卽十里爲成、成則兼旁加三十六井。旁加之夫。止治溝洫繩界。不與出兵之數。

束帶

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帶。說字云、在腰爲腰帶。在胸爲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公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彊鄰。卽折衝尊俎之間意。泛作禮服非。

賓客

大曰賓。小曰客。爲君臣之別。見周禮注。

杇

釋名云。鏝謂之杇。郭璞注、泥塗也。師古注云、杇、所以泥。然則杇非卽泥。乃所以泥塗之具也。

子產氏

集註子產、公孫僑也。據春秋世譜、子產乃公子發字子國之子。以其出於公族、故氏公孫。

晏平仲諡

史記索隱考晏嬰諡平。字仲。

居蔡

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鄭氏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寰宇記。蔡山出大龜。尙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卽此山之龜也。按孔穎達正義曰。鄭注非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也。按寰宇記。蔡乃山名。則鄭說是。

子桑伯子

鄭玄論語注云、子桑伯子秦大夫。蓋以秦有公孫枝。字子桑也。

仲弓節集註引家語之誤

集註引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元儒道傳纂箋曰。今家語無其文。集注誤也。伯子事載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云云。同人道於牛馬一句。乃劉向之言。向云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集註蓋記錄之誤耳。

粟九百

集註、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按孔注。九百、九百斗。

伯牛有疾

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卽癩也。故包注云伯牛有惡疾。今集註先儒以爲癩也。未審先儒何指。按包注。牛有惡疾。不欲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與集注異。

下邑

武城、魯下邑。本包咸注、吳氏程曰。魯下邑。附郭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飲射讀法

周禮、一年之間。行鄉飲酒凡三。州長習射春秋二。黨正蜡祭一。凡行鄉射凡二。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行鄉射。行讀法、凡二十有五。古者官司之與民習。其勤如此。宜夫子之自爲者多也。讀法書有考云。州長每以正月之吉及正歲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法。一年凡四讀。黨正每歲四時孟月吉日及春秋祭禜屬民讀法。一年凡七讀。族師每月朔日屬民讀法。一年凡十四讀。合計之一年之間凡二十五讀法。

兩宋朝

宋兩公子朝。皆曰宋朝。一爲司寇。乃桓公弟。一出奔衞。論語宋朝之美、是也。

老彭

正義引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

束脩

束脩解有二、鄭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網羅。注以約束脩整釋之。他如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束脩至行。俱如前解。此與今集註異者。周禮膳夫。掌內脩之頒賜。鄭注。脩脯也。檀弓云、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此皆從脩脯義。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卽自行束脩義也。朱子據經釋經。不得取史傳相詆。論語類考、主集註脩脯義。獨疑十脡爲束之說。古今不相通。按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束脩、十脡脯也。集註蓋本此。杜詩厲伐謁曦自行束脩。或無毀垢。延篤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未不習讀。解者謂十五以上。此又一義。

陳司敗

鄭玄論語注、陳司敗、人名、齊大夫。必有所本。

請禱章

入知子疾病。子路請禱。不知孔子病、子貢出卜。太平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

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此與請禱事相類，從未經人引用。

三讓

儀禮、三遜謂之終遜。三以天下讓，猶言終以天下讓也。朱子或問亦云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則集註固遜、宜作終遜。邢疏云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殁而不返季歷主喪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又程子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二說皆指實事之

服事

舊說云、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故曰服事。

麻冕

集註、麻冕、緇布冠也。本孔注。論語纂箋曰、冕者、天子至大夫之祭服、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冕如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書稱康王卿士、邦君、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蔡氏云、以三十升麻爲之是也。今以緇布冠名之、蓋因孔注云冠者首服之名、冕者冠之別號而誤耳。

太宰

鄭注、太宰、吳太宰嚭也。正義曰此據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太宰嚭也

後生章集註引曾子

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縕袍

說字、以絲爲著曰繭衣、以麻爲著曰縕袍。

寢衣

孔注、寢衣、今之被也。與集註一半覆足之說、正自相通。

沽酒

鄭氏注酒正職云、旣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賈公彥疏云、功沽謂善惡。善酒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集註從正義、沽、買也。縣與市字一類耳。周禮賈疏酒取其久也宿曰宿再宿曰沽此又一義

儺

譙周論語注曰、儺、卻之也。

問人他邦

論語疏、問、猶遺也。或自有事而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按古人篤於友誼、因問遺物厚也。拜送使者、敬也。集註因遺字添出、故不取。然於義未害。

朋友節

白虎通引論語云、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多中一句、文義尤備。近秀水朱氏、探入經義考論語逸句中。

山梁雌雉節

山梁節無確註。邢氏說尤非。按呂覽、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則共當爲拱、執之義。嗅爲飛鳴聲、無疑也。

附錄凡與集註小異者附錄之以備一說

爲政章

論語注疏、引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爲一句、友于兄弟爲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閒居賦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指者之爲政也。皆與包注同。今集註從尚書文、遂以孝乎二字爲孔子之言。

子游問孝章

集註、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以犬馬喩親、殊屬不倫。程友菊四書辨云、犬馬喩子之不肖者、猶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之類。言犬馬之子、皆能有以養其親、但養以敬爲本。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之子之養其親者乎。按此最分曉、於意理俱圓。包咸論語注有二義、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養人者、但禽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今集註從後一說。

八佾

漢百官志、八佾舞、三百八十四人。近本注字下無四字據此是以四十八人爲列也。與杜預何休注迥異、附記於此。

問社

太平御覽、引尚書逸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可與問社章參看。

宰予晝寢

論語筆解一卷、託名呂黎、文義甚粗淺。晝寢章讀寢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宰予繪畫寢室、故夫子歎其不可雕、不可杇。致梁武帝解此章已是如此、不始於筆解也。

又

荀子、有子惡臥而焠掌、與宰予晝寢可作一反對。同以聖人爲師、其勤惰相去如此。

必有忠信章

釋文、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引衞氏集註、焉、於虔反、爲下句首。按衞氏名瓘、有集注六卷、今論語疏、後一說亦引之。

學易章

邢氏論語疏、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按四十七時、語特創出。

齊必變食章

古注疏、齊必變食、合下食不厭精爲一章。所謂改常饌也。與周禮齊日三舉義亦合。

四書逸箋卷二

論語下

請車章

此章或以爲假設之辭。固非謬其年。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五十。先孔子死。是時孔子年七十。則顏回先伯魚卒。殆十年矣。而此云鯉也死。又似伯魚先回死者。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謬。未可詳也。

長府

集註、藏貨財曰府。本鄭注。邢疏云、布帛曰財。金玉曰貨。

閔子侍側章（記若由也句）

子路死。子哭之曰。噫、天祝予。天祝予。按祝予事好與喪予對。他書不載。惟公羊傳及顯鐵論註、引之。

冉求聚斂

冉求聚斂。卽用田賦事。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夫子。子謂有周公之典在。季孫弗聽。終用田賦。冉求不能諫止。是季氏之聚斂。皆求爲之也。

鼓瑟希

集註、希、間歇也。是解希字之義。何晏集解。引孔注云。思所以對。故音希。是解希字之意。

與點

與點句。何晏集解。引周注曰、善點獨知時。按知時。卽集註樂其日用之常意。時字較該括。（集解引周注錢 陳士剛朱劉典）（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遺 本皆唐書論語義讀）

顏淵問仁章（記歸仁句）

顏回十八。天下歸仁。見鄭簡處李周語。（按孔子四十七學易顏回十八歸仁語皆出不見他書）

折獄章（記無宿諾句）

人知子路無宿諾。不知宰我無宿問。見墨莊錄。

襁負

包成論語注曰、負者以器曰襁。博物志曰襁織縷爲之。廣二寸。長尺二寸。以約小兒於背。負之而行。（見三國志）（成說傳作論語一說亦引 之字義之而行一句）

誦詩

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蓋詩有音韻可節。故云誦詩。（其一詞云曰論成記誦也古記無讀此能解傘）

南宮适

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南容居南宮。因以所居之宮爲氏。應劭謂或氏於居、是也。

羿

羿有二、一帝嚳時人。見說文。一堯時人。見淮南子。邢疏、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鄭漁仲云。羿字從羽。從廾。廾卽拱字。拱羽爲羿。與伊尹之伊相類。伊從人從尹。以其人能尹正天下。伊與羿。皆因其人制字也。

夫子不答

馬融注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謙字最平實。省許多議論。

東里

東里、鄭地名。馬融注、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列子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是也。四書備考引東里子及東里槐、誤。

子西

馬融注論語。子西、鄭大夫。（謂子鬭之子 公孫夏也）後一說云、楚令尹。

駢邑三百

集註、駢邑、地名。本孔氏論語類考云、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聯。易於稽察。謂故之駢邑。非有定地也。書社三百。計七千五百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註、引書社三

百、是駢邑乃七千五百家也。

卞莊子

鄭玄論語注、卞莊子秦大夫。按鄭注、如子桑伯子、陳司敗者必[illegible]與諸家注異、然必有所本、存之以備一說。

石門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即子路宿處。

夷俟

夷、蹲踞也。本古注、四書纂箋曰、蹲、即坐也。踞、謂箕踞。

九月在陳

荀子、孔子厄於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注、九月時也。人知孔子在陳之年、而不知爲九月。此可補書傳所未備。

東蒙

集註、東蒙山名。邢疏云、蒙山在東。故曰東蒙。

分崩離析

孔注、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較集註、四分公室。家臣屢叛。更曉斷。

陪臣

馬融注、陪、重也。邢疏、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

景公千駟

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

周人葬伯夷以將軍之禮

夷齊餓於首陽。不識誰爲掩骨者。竊疑武周式閭封墓。何獨薄于二子。及讀韓非儲說云、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然後爲千古死義者快。而歎周之厚也。

夷齊採葛

韓子通解、夷齊居首陽採薇而食。採葛而衣。採葛事。罕見引用。

邦君之妻

何晏集解、引孔注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按孔氏說乃此章立論本旨。集註從吳氏。故不錄入。

又

王文憲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於男子矣。至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

陽貨

邢疏、陽貨名虎。字貨。

涅

會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皁泥。集註。染皁物。謂染皁之物也。

二南

逸周書云、南氏有二臣。功鈞勢敵。分爲二南之國。韓詩外傳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據此則南本國名。厥後南氏廢二公化行其間。遂爲周南召南也。水經注亦引之。路史云、南仲是其後也。

稻

通志云、稻有粳糯之分。古人謂糯爲稻。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按粳稻早禾。宋祥符間始有之。

微子抱器歸周

抱器歸周二事。一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歸周。一微子。抱祭器歸周。集註。存宗祀。是指祭器。但云抱器。混矣。

箕子名

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莊子注。未審何出。

耦耕

耦耕、乃兩人並耜而耕。非牛耕也。世傳牛耕始於趙過。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用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牛耕。至漢以來。始有賣刀買犢之說。

以杖荷蓧

蓧、說文作莜、芸田器也。集註從包氏。作竹器。字書無此解。程友菊四書辨云、以杖荷蓧四字。當各爲義。以用也。謂用以行。而所荷、則蓧也。

周有八士

八士、鄭玄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人。今集註兩存之。皆無確據。考古周書和寤解云、王往調武王、乃屬視於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又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續、神無不饗。據此、則八士乃武王時人也。按錢翼傳云、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絕、食采之地舊讀[illegible]伯達之譽、聞數十里、疑即此尹氏、與四乳八子之說可互證。

民食喪祭

何晏集解、引孔氏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古注可取者。此類甚多。今集註概未採入。

附錄

吾豈匏瓜節

孔注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按此謂匏瓜味苦、不爲人所食、今集註、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是謂匏瓜不能飲食、此等處、終覺舊注不費力、朱子不從、未審何故。

宰我問喪章

此章致義、有謂宰我屈己以明道者、意本邢疏、正義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之喪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特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附記

撰論語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論語讖

古論語

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桓譚新論

論語策

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得一、又謙焉、鄭康成聘論語讖同、論語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傳經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王充論衡

論語逸篇

班固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今知道篇無考、太平御覽引逸論語、有問玉篇、秀水朱氏疑問玉、即問王、然文義俱淺、頗類字書、蓋僞託也、附錄之以備考。

太平御覽引逸論語問玉篇

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者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說文引逸論語

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

文選注引逸論語

如玉之瑩。按御覽引問玉篇云、玉十謂之區、石之似玉者謂之碧、玉清之氣亦謂之璀、文蔟、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瑳、玉三采玉也、玲瑜琤瑱、瑩玉聲也、瓏、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此皆眞似爾雅、並記於此、按御覽引古書傳、多後人竄入者、不獨此篇爲然。

論語逸句

大夫退死、葬以士禮、王制小義

白虎通引論語、朋友無所歸、已見第一卷三句。

四書逸箋卷三

大學

盤

韋昭注、盤、承盥器、集註作沐浴之盤、沿孔疏也、新定鄧氏作盥盤之盤、與韋注同。

邦畿千里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畿居其一、考漢書地理志、及孔疏、西周畿內止八百里、東周畿內止六百里、言千里、舉成數也、韋昭曰、通三封之域、其千里也、宗周得百里者六十四、成周得百里者三十六、其得百里者方千里、班氏云、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

緡蠻邱隅

集註、邱隅、岑蔚之處、本鄭氏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孔氏正義、岑、巖險、蔚、茂草木翁蔚、按邱隅、無草木翁蔚意、此等處、無關義要、第存之可也。

淇澳

澳亦水名、見博物志、漢武帝塞澳河是也。

淇竹

竹譜云、淇地、殷紂竹箭園也。

菉竹

孔穎達疏、菉、王芻也。[illegible]竹、篇竹也。郭璞云、菉、蓐也。陸璣草木疏、亦分菉與竹爲二。今集註菉作綠。與古疏異。

絜矩

矩爲方之器。絜今木工黑線。二字皆借義。朱子或問、引莊子絜之百圍。賈子度長絜大。是絜爲借義之證。

楚書

鄭氏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

聚斂盜臣

鄭氏注、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聚斂之臣乃損義。按損義已該得集註傷民之力意。

中庸

性情

孔疏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則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今人祇知爲宋儒語。而不知出自賀氏。特爲指出。

擭

孔疏、擭、柞樗也。字書、樗、穽也。作堅忍之木。以作爲穽。取其堅也。今集註、改作機檻。未審所本。

柯

周禮、柯長三尺。博三寸。是柯之則也。

正鵠

正鵠皆鳥名。鵠小而飛疾。大射禮鄭注、正、齊魯之閒。謂之題肩。皆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以爲的。

帑

帑、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左傳云、妻子也。中庸鄭氏注、帑、子孫也。孔疏、古者謂子孫爲帑。今集註從鄭氏。按帑本借字。左傳以害鳥帑。注、鳥尾爲帑。蓋帑爲鳥後。子孫爲人後。義相通也。

宗器

宗器、鄭氏注、祭器也。集註改重器。

燕毛

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毛、老也。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謂之毛。鄭氏中庸注、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今集註從鄭氏。以毛爲毛髮。仍是老者在上意。太原閻氏據周禮駁集註未當。

方策

春秋傳序、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蓋古未有紙。

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字少者書於簡。稍多則書於大版。又多則以韋編聯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集註、訓策爲簡。從古注也。

蒲盧

大戴禮十月雉入淮爲蜃。傳云、蜃者、蒲盧也。鄭中庸注、蒲盧、蜾蠃。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言政之於百姓。猶蒲盧之於桑蟲。按二說皆與敏樹意不相屬。朱子或問辨之。從沈括以蒲盧爲蒲葦。於經文不易字。而文義貫通。集註勝古注。多類此。

華嶽

華山名。嶽亦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云、河南曰華。河西曰嶽。舉二山與下二水對。今解華嶽爲西嶽誤。

卷石

鄭氏注、卷、猶區也。集註從之。字書、區、藏物處。又小室曰區。漢書買區注、若今小菴室之類。故凡物小者曰區區。按區、處也。一拳石。猶言一處之石耳。

軌

兩轍之閒爲軌。軌廣六尺六寸。見孝經注。

文書名

書名、書之字也。見鄭氏周禮[illegible]書名注。又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云正其字。使四方讀而知之。古者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策。是也。又古者謂一字爲一文。許氏說文。即說字。書同文、則書同字也。

絅

沈括云、絅與縈同。是用縈麻織疏布爲之。

附錄

齊其家節

辟、集註讀爲僻。禮記疏、辟、音譬。猶喻也。謂於親愛賤惡等。當以心度之。而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其說自通。但與下好而知其惡三句。文義不屬。依集註、則字順意從矣。凡朱子易古註處。務使通章氣脈貫通。此其一端。

反古之道

鄭氏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按曉一孔語。僅見此。

附記

鄭氏大學中庸目錄

大學、在戴記之第四十二。中庸、在戴記之第三十一。於鄭氏目錄中。皆屬別錄。孔疏、謂於別錄屬通論。蓋當時以二書非經之正文。故云別錄。以不爲專言學之書。故云通論。自宋仁宗天聖中。以大學賜新第王

扶辰。以中庸、賜新第王堯臣等。世始知尊信二書。及朱子章句出。而孔門心法乃較著於世。凡摭拾小故議朱子者。皆妄也。

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自經一章外。首誠其意。終平天下。孔氏正義謂此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從誠意爲始。其間節次稍有不相承者。蓋古人文法疏。辭或不屬。而意實可通。要於立言之指無害。雖由之不易可也。

石經大學

石經大學。節次不及古本爲按之有序。中間竄入顏淵問仁。至非禮勿動二十二字。尤不相附屬。疑好事者爲之。

二程大學定本

明道先生定本。移欲明明德節於邦畿三節之下。次淇澳、聽訟節於平天下章第四節之後。殷未喪師節之前。頗與諸本異。今本章句。蓋伊川先生所序次。而更爲經一章。傳十章。則朱子所定也。古人爲學次第。具見於此。論者、謂格致章未嘗亡。紛紛之議。至今未息。殆所謂文人好相詆者耶。

四書逸箋卷四

孟子上

麋鹿

麋澤獸陰。鹿山獸陽。集註作大小解。未知所本。

靈臺

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管子云、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文王服事。何得僭天子制。或孟子託以諷梁也。

塡

趙岐孟子注、塡、鼓音也。集註從之。宋孫奭疏云、塡、塞也。又滿也。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

五畝之宅

趙氏曰。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則五畝止當今二畝二十步。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則民宅五畝。僅得大夫士之半也。周制以漸而降。蓋如此。

頒白不負戴

趙注。壯者代老。心各安之。一安字。最形容得王民皞皞氣象出。按前漢地理志云。周公封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少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衰。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斷斷如。可與趙注參看。

餓莩

趙注、莩、零落也。言餓死者。零落於道路也。廣楓野注。草木枯落也。

作俑

孔子惡俑者象人而用。謂其始於用人也。用人殉葬。始宋文公。見春秋成二年傳。至秦武公死。殉者六十六人。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在其中。見史記。其流毒至此。故惡其不仁。且謂其無後。

易耨

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閩有詩云。郎立苗欲疏意。

孟子見梁襄王章

通鑑。慎靚王二年。下言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故有不似人君之言。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使仍在梁。必無疵襄王語。

釁鐘

釁祭名。集註失訓。鄭司農周禮注云。血祭曰釁。趙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

術

說文、術、邑中之道。徐楚金說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纂箋云。此爲得制字之本意。

寡妻

趙注。寡少也。嫡妻惟一。故曰寡。

鼓樂

趙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囿五里。人以爲大。此與孟子異。或別有所本。

郊關

四郊皆有關。鄭氏注。關、境上門也。

入國問禁

禮、入國問俗。入境問禁。集註云。禮、入國而問禁。疑國字是境字之誤。

轉附朝儛

集註云、轉附、朝儛、皆山名。金仁山云、海旁之山。至如儛。儛與遊通故名。孟子雜記云。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按轉附。必海旁之山。言其宛轉似附於海也。旅公傳。轉附乃太公之事。朝儛乃桓公之尊。二公皆齊之先王。欲觀已釋有法二公意。

鰥寡孤獨

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孟子、王制、禮運、所言鰥寡孤獨、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按四者、鰥與獨一類、孤與寡一類。鰥本魚名、獨本獸名、鰥性單獨、性特、皆借義。凡無夫曰寡、此云老、所謂五十無夫曰寡也。（大戴禮）長無父亦曰孤、此云幼、所謂子不見父則呱啼也。蓋舉其最無告者言之。

囊橐

孫奭孟子疏、小曰橐、大曰囊、與今集註異。

爰方啓行毛注

孟子正義引毛注云、公劉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十有八國未詳。

太王屬耆老

鄭漁仲通志、狄獯來攻、古公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菽粟貨財、皆不得免。狄欲其土地與民。古公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不爲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也。按爲社稷、爲宗廟、即下節世守勿去意。

從之者如歸市

通志、古公率其私屬去豳、擧國扶老攜幼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按諸侯從者十八國、每國從者二千乘、皆與如歸市合、擊見引用。）

嬖人

杜預曰、賤而得幸、曰嬖。

三鼎五鼎

張晏五鼎注、牛、羊、豕、魚、麋也。雙峯饒氏謂五鼎爲羊、豕、魚、腊、膚、三鼎爲魚、豕、腊、並誤。按儀禮鼎數圖、一鼎特豚無配、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蓋禮以鼎之三五爲隆殺、不以實鼎之物計三五也。饒氏蓋不知魚腊爲配鼎而誤、張晏注牛麋、尤非大夫所用。

公孫丑

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見趙岐公孫丑章句注。

置郵

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今集註、驛與馹音義同、皆傳遽馬。（偏升舊云、置驛郵遞。驛遽驅疾、不知何據。）

微仲

微仲、乃微子之次子、名衍、即後國於宋者。見孔安國傳。

比干

孟子雜記、王子于封於比、故曰比干。

孟賁

許慎淮南子注、孟賁、衛人也。通攷云、齊之力士。當以許注爲正。（通攷、秦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說即賁也。）

麒麟

麒、麟、二獸名。郭璞云、麒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作一獸誤。

廛

趙注、廛、市宅也。集註本之。說文、市物邸舍曰廛。鄭氏王制注本之。據說文廛爲貯貨之所、乃市宅之取租者。因其利而賦之、亦抑末之意。但賦其廛、則市宅有不賦者矣。

夫里之布

趙氏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鄭司農周禮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也。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孫奭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或舊時說也。

耕稼陶漁節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人習知之。按路史、舜牧羊於潢陽、灰於常羊、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販於頓丘、債於傅虛、未嘗暫息。此數事可補耕稼節之遺。

東郭氏

齊大夫有東郭氏、名偃、名書、名賈者、見於春秋、亦有北郭氏、南郭氏、皆齊大夫。古疏云、齊之東地、號曰東郭、云氏者、未詳其人。以理推之、孟子之所弔、必賢大夫也。（通志、東郭氏、姜姓、齊公族、桓公之後也。）

孟仲子

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見譜。

景丑氏

前漢書藝文志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按孟子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本儒家言、疑即漢志所載景子。又兵家有景子十三篇。

兼金一百

古者以一鎰爲一金、（趙氏注）故兼金一百、不言鎰、以一百金、即一百鎰也。

在薛節

人知孔子絕糧於陳蔡、不知孟子絕糧於鄒薛。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疑絕糧於薛、即此在薛時、曰聞戒、曰兵餽、與陳蔡之阨固不殊也。

持戟失伍註

去之謂殺之、本古注。金氏曰、持戟不過庭前階下執戟之人、旅人之在官者、去之、止是廢棄之。

蚳鼃諫王節

趙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按蛾術編三諫未詳。或大概言之也。

王驩攝卿

孔穎達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七年傳。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集註王驩攝卿以行。蓋本諸此。

反齊止嬴

反齊止嬴。解者謂餘哀未忘。閻閣臆說。近太原閻氏。引列女傳。以爲孟子仕齊。歸葬於魯。三年免喪。然後復至齊。據此則止嬴句爲答設。充虞之問。不應在三年後。且三年前亦不得云前日也。四書辨云。孟母葬齊之時。治喪之具。皆齊所賜。反齊止嬴。乃向國爲壙。聊謝齊君之禮。禮畢仍反於魯。以終三年之喪。然平公與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子論道孟子之賢。正此時也。

中古棺七寸

中古注周公制禮時、改周制。棺、皆不云七寸。元陳氏曰。記檀弓。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而喪大記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七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五寸。注云、皆周制。合此未見有七寸之文。孟子或別有本。

勸齊伐燕

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此與孟子文迥異。蓋因有勸齊伐燕語。遂附會其說。遷史不足據如此。

季孫子叔疑

集註、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趙注、二子。孟子弟子也。閻百詩云。子叔、魯文公之族。又趙注、子叔心疑惑之。則疑字非人名。

龍斷

趙注、龍斷謂壠斷而高者也。今集註祇以岡壠易壠字。秀水朱氏經義考。謂龍斷義。趙注未詳。今集註本陸氏善經。未細檢趙注耳。

滕文公　滕定公

滕文公定公、朱子失注。趙氏云、古本世紀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乘屋

乘屋。趙氏謂乘蓋其野外之屋。最當。蓋爲田事計。宜豫完其田之宅。若邑居之屋。已入而處之矣。

井田

集註、井地。即井田也。趙氏順孫纂疏曰。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而言之也。此最分曉。下文從經界說起。正是答他地字。由經界說到分田。語固有漸次在。

滕壤地田數

仁山金氏曰。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計也。以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爲田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

徙字註

集註、徙、謂徙其居也。趙注、徙謂受田易居也。著受田二字好。蓋井田之法。不受田則不易。無輕徙者。

大略

集註未訓略字。趙注、略、要也。言井田未及其詳。已舉其要。大要者。大事之要也。潤澤其餘事耳。

衣褐

趙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馬衣字新甚。不經見。

稼穡

說文。種曰稼。斂曰穡。按稼即下樹藝。穡即下五穀熟。茀厥豐草。種之黃茂。教稼之法也。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教穡之法也。二字各爲義。

記墨者弟子

墨者弟子。不獨夷之。雜檢書傳。得十數人。附記於此。隨巢子。胡非子。（馬總意林載二子各著書一卷。）相里氏。（里一作文）相夫氏。鄧林氏。（後三子分墨爲三家）田鳩。禽滑釐。高何。縣子石。謝子。（關東人。）唐姑果。（秦人。）公上過。孺子。孟勝。（孟子謂楊墨之言盈天下。楊子不敢傳而墨氏至與孔子並稱。孟衛之者衆也。宜其感人也易而流播也遠。）

詭遇

橫而射之。曰詭遇。

淫移屈

富貴不能淫三句。趙注。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今集註易亂爲蕩。緣亂字太重。易行爲節。緣行字太寬。朱子四書。字字不苟如此。

與葛爲鄰

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史記注亳都。亦在梁國。故曰、與葛爲鄰。

戴不勝

楊倞荀子注。戴不勝。即戴盈也。爲宋太宰。

莊嶽

莊、嶽、兩地。皆齊街里名。閻百詩引左傳云。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於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於嶽。即此嶽也。（閻百詩四書釋地說嶽說博不敢多採者。地形變易。代有不同。後世附會古蹟。不可據。只齊信故嘗闕。）

段干木

段干姓、木名、姓源、老聃子、名宗、字尊祖、爲衞將軍、封於段、又封於干、因以爲姓。風俗通、段干木注云、姓段、名干木。魏都賦、干木之德、唐書百官表又云姓段、爲干木大夫、俱誤。

今茲

茲、年也。今茲、猶今年也。

營窟

營窟二字各一義。營者營累其土於地上、窟者窟穴於地中。見禮運注。

墨翟姓名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烏、以墨爲道、墨非姓。

陳仲子

陳仲子名仲、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

於陵

集註、於陵、地名。無確訓。陳心叔曰、於陵、楚地。蓋避地於楚也。

四書逸箋卷五

孟子下

離婁

名疑云、離婁、一黃帝時人、一般人。孟子離婁之明、據莊子所云索元珠者、黃帝時人也。

泄泄沓沓

泄泄、集註、訓怠緩悅從。字書無此解。六書正譌云、泄、水名。借爲舒散之意。按下沓字亦從水。水性湍而善下。湍故怠緩、善下故悅從。泄泄沓沓有隨波逐流意。字書泄泄訓多人。沓沓訓猥賤。皆非詩義。

女吳二事

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爲太子聘之。解者謂孟子所云、即此。按春秋襄二十四年傳、晉平公嫁女於吳、齊侯以女爲媵。此又一事。爲媵則更可恥矣。

滄浪

集註、滄浪、水名。朱棐步得曰、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也。蓋滄浪本地名、因水流經此、故名滄浪之水。水經注、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

壙

集註、壙、廣野也。本趙注、獸樂廣野。吳氏程曰、壙、穴也。獸之所居。

七年之內

趙注、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昭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注、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瞽瞍

路史、瞽瞍天瞽。孔安國尚書大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路史注云、瞽瞍無目不見、史云舊下是也。二孔以爲有目不能分別善惡者、妄。按瞽瞍名頑、父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嚚謂目不辨善惡、心不則德義、皆與反背而加以惡名、孔說似長。

舜生諸馮章

梁蕭綺拾遺錄、引孟子逸句云、千里一聖、謂之連步。即此章地之相去意。鮑昭河淸頌、引孟子逸句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即此章世之相後意。二書皆撮此章大意爲言也。

負夏之負訓海

負夏。趙注、負、海也。負訓海、僅見此。疏亦未及。

疾作註

趙注、疾謂瘠疾。疏亦曰、今日我瘠疾發作。疾直指瘠疾亦可。

西子遺事

孟子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事他書不載。

帝使九男

帝使九男事舜、或疑丹朱、胤子、安得離國。按世紀云、堯有十子、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是事舜之九男、皆庶子也。趙注云、九子事舜以爲師。

舜弟妻兄妹

舜有弟象、娶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陳心叔引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注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云、陳倉有舜妻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妻登一作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綱目注云、舜妹名敤首。列女傳云、瞽瞍欲殺舜、女弟繫憐之。則舜有二妹矣。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則舜又有兄矣。事或出於附會、然人知舜有弟而不知有兄妹、知有妻娥皇女英、而不知有女匽、育、葵比氏。附紀於此、以資博覽。

南河之南

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按南夷與中國對、上下文義貫通。此古注之最用意者。劉熙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按九河皆在北、不得云南河、當以冀州最南者爲是。其地始不可考。

舜居堯喪

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今文家用

見堯見牆事。泛作羹牆語。非。

舜之子

舜之子九人。不獨商均。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次子季釐封於緍。後爲桀所滅。

屈產

屈產、泉名。馬飲此泉者良。見寰宇記。

去其籍

周禮司徒之職。闕司祿一官。三禮辨云。孟子謂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此其證也。

大國井田之數

漢志開方法。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提封萬井。爲田當九百萬畝。除山林、陵麓、藪澤、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出三百萬畝外。實有井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計得田六百萬畝數。

次國井田之數

次國地方七十里。以開方法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除田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

小國井田之數

小國地方五十里。以開方法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除田七十五萬畝外。實有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一百五十萬畝。

附庸

鄭氏注、小城曰附庸。爾箋引項氏云。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庸即墉古文。不成國。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方十五里。）

館甥貳室

世紀。堯見舜處之貳室。賜之絺衣與琴。爲築宮室。封之虞土。

擊柝註譌

趙注、柝行夜所擊木也。行夜、猶今之巡夜。周禮司寤氏掌以星分夜。以詔夜士。鄭注云。夜士行夜徼候者。今集註譌作夜行。只倒一字。便說不去。

臺無餽

左昭七年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臺爲最下。云臺無餽。以明繆公當愧悟之後。不特使之尊者不以相接。即最下如臺。亦不復致餽。然後賢者得以脫然自處。斯其爲優賢之至。而改悔之深也。

市井之臣二句本儀禮

儀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孟子語本此。少庶人一句。

市井

市井說不一。按古者因井爲市。故曰市井。無他義也。

告子

告子姓告。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見趙岐告子章句注。

湍水

趙注、湍水圜也。謂湍縈水也。孫氏疏曰。縈洄之水。陸氏善經注云、湍、波流也。集註蓋兼從之。

白羽之白四句

馬總意林引孟子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按此乃趙氏孟子注文。止易性堅爲性貞。經義考。採入孟子逸句中。失檢。

易牙名

易牙。名巫、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孫氏疏引奕秋語

孫奭孟子疏引傳記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有歌者。止而聽之。則奕敗。笑謂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弓擬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孫氏以爲亦孟子之言。按二事見子華子。意與此略同。而文氣散緩。不類此所引。疑別有所謂傳記。

韓詩外傳引放心章

韓詩外傳引孟子放心章。有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數句。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趙孟

左傳晉未可媮。有趙孟以爲大夫云云。皆趙氏世呼趙孟。猶智氏呼智伯云爾。（顏存中四書通證云。趙孟乃趙盾子至趙侯之通稱。）

膏粱

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也。孫氏疏引禮云、公食大夫。稻粱爲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按如膏之粱。有文之繡、令善之聞。廣遠之譽。每兩字皆一虛一實。自爲對仗。今集註膏訓肥肉。則兩字皆實。與文繡字不相屬對矣。

曹交

王氏應麟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磯

說文。磯、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孫奭孟子疏云。磯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正韻引孟子是不可

磯、亦云石激水曰磯。今依註訓水激石。與諸書異。

杞梁之妻

孟子、杞梁之妻、卽孟姜也。

束牲載書

集註、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乃穀梁傳之文。太原閻氏據左傳士莊子爲載書。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指駁集註、殆未檢梁穀也。

南陽

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疏云。岱山、卽太山。在齊之南。四書備考引南陽府之南陽縣、誤。

滑釐

滑釐姓禽。墨子弟子。慎子師也。慎子名到。集註、滑釐、慎子名。蓋承趙注而誤。疏慎子云滑釐不識者蓋不獨我不識此我師也之滑釐所不識也。蓋其不解之辭。古疏引史記墨子云公輸子、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皆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是滑釐蓋善用兵者。故慎子特舉以對之。

白圭治水

韓非子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此以鄰爲壑之證。

饑餓

饑餓泛訓饑。非。蓋饑而至餓。故不能出門戶。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當一日饑。毋一旬餓。

以二說推之。餓甚於饑。黃公說字云。饑猶可生。餓則垂死。故言餓殍。不言饑殍。

疇古注

趙注、疇、一井也。疏云、不知一井何據。今集註、疇、耕治之田。本說文。又蔡邕以麻田爲疇。見前漢天文志注。

范

趙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王子食邑在范。故自范望見王子。今集註刪王庶子句。

革車虎賁

孔安國注、革車、百夫長所載車。虎賁、百夫長也。

盆成括

趙注、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晏子春秋云、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

記曾子不忍食羊棗

人知曾子孝於父。不忍食羊棗。不知曾子孝於母。不忍食生魚。孝子傳云。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生魚。

記近聖人之居二句

左哀七年傳。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又云。魯擊柝。聞於邾。故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按鄒本邾子之國。

附錄

黎民

四書辨疑云。黎本訓衆。又訓黑。所用各不同。詩書稱黎民者。先儒皆解爲衆民。近世始有黑髮黔首之說。按黎民與黔首不同。黔有首字相配。語意自圓。黎民中間本無髮字。訓黎爲黑。是爲黑民。文公詩傳。東萊讀詩記。解民靡有黎。亦皆訓黑。是民靡有黑。不知黑爲何物也。此黎字仍當訓衆。蓋言五十七十者。衣帛食肉。其餘衆民。亦不饑不寒。不必解黑髮與頒白對也。

折枝

折枝。陸氏釋經謂折草樹枝。集註從之。與爲長者意殊不愜。趙氏注、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亦費力。陸爲云、枝肢古通用。謂磬折腰肢揖也。

符節

周禮符節注、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漢制、以竹爲之。長六寸。分而相合。師古注、亦云取象竹節。今集註云、以玉爲之。篆刻文字。按諸家訓符節、皆不云玉。且符節門關所用。給付不常。篆刻文字。恐不能畫一。周禮璽節注云。今之印章也。璽字從玉。以玉爲印章。故可篆刻文字。符字從竹。不應反用玉。語錄引牙璋起軍旅。爲用玉之證。按符節非軍旅所用。假不可據以爲例。

君子之澤章

澤注云。流風餘韻。按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斬。新鄭高氏曰。澤謂容貌色澤。猶禮云、手澤口澤也。蓋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澤皆五世而斬。

稅冕

程友菊四書辨云。稅字、集註音脫。冕何等物。而可作常冠戴之以行。按稅、仍當是輸芮切。收也。斂也。謂甫脫去冕。不暇收拾。卽便行也。

邱民

趙注、邱、十六井也。邱民、謂邱甸之民。得乎邱甸之民。便可爲天子。猶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意。

追蠡

趙岐注曰。追、鐘鈕也。今諸家謂鈕降起處。猶謂之追。蠡、剝蝕也。追蠡、言禹之鐘。故文追起處剝蝕也。又集乘云、蠡、音禮。說文云、蠡、蟲齧木中。猶當爲追蠡之追。蓋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追蠡之處。摧殘如蠡齧木之形也。趙氏釋追云鐘紐。釋蠡云欲絕之貌。與豐氏說略同。但少周禮所謂旋蟲二句。故集註用豐氏說。按趙註無解、故要諸異者、此蓋古人之言約、無定詁、解者亦無定詁、得其意而通之書、可以意會、執泥而有得焉、於義未害、可備一說者、不妨兼收並存、決擇不可耳。

旣入其苙

宋王勉夫云、苙、香草白芷之類。豚之所甘。旣放之得所。又從而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如此則苙字、招字、

皆從本義本旨，而與兒書之旨，正自相通。（按隋志云，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鄭元注孟子七卷，綦毋邃孟子九卷。唐書藝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計三十五卷。宋孫奭云，至於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存趙岐注十四卷，唐陸善經注七卷，故朱子集注惟參用三家本，之趙氏者尤多，間有趙注可採，而集注失引者，略倣去出，畫斷論之，意異歧趨于朱子也。）

附記

孟子逸篇

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

王充曰，孟子作性善之篇，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趙岐曰，孟子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孟子逸句

按朱氏經義考，所採孟子逸句，文義多與內篇相似，疑引書者增損其辭而爲之。其與內篇文異者，則又趙岐所云，文不宏深，非其本眞者也。今就朱書所引，復加擇別，附記於後，以備參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人之學也，其性善。（荀子）

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藝冬至必彫，吾其時矣。（韓詩外傳。經義考分夫藝二句爲一則，誤。）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說苑）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漢書注敍傳）

孟子曰，堯舜之道不遠也，人不之思耳。（鹽鐵論）

正枉者必過其直。（梁劉傳。呂言作矯枉過直。）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者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

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廣弘明集）

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受賞。（列女傳）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

邱陵，則跛羊陟其巔。（韓詩外傳）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虛然後育，使良知不誘於物，此學之道也。（韓詩外傳。上三則經義考失引。）

按經義考所引孟子逸句，如鹽鐵論，賞罰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周官大行人注，諸侯有王，坊記注，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史記注，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張衡傳注，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意林所引，虐政殺人，何異刀耶，七則，皆與今孟子文略同，蓋引書者增損其辭爲之，他如文選注，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廣韻注，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顏氏家訓，鬭影失形之類，語皆直淺，不似內篇，凡朱書失引，散見他書若此類者，概不敢攔入。

四書逸箋卷六

四書人物遺事（已見人物考諸書者不錄，韓書小載徑說之言不錄。）

孔子（此下宗孟子凡二十三則，記孔孟及諸賢遺事。）

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隋書經籍志）

孔子治春秋，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晉書律曆志）

孔子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宋景文筆記）

孔子求古史，得黃帝元孫帝魁氏之書。（尚書緯）

顏回

顏回明仁於度數。（後漢書）

顏回縮屋明直。（北齊書文宣帝紀）

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劉子慎獨篇）

顏回十八，天下歸仁。（李郎顏固讚）

曾子

曾子見猛母而感。（宋庾疏）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孝子傳

吳起學於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天中記

曾子攀柩車引輴，為之止也。淮南子

曾子架羊。淮南子齊俗：弟明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義也。樹米架羊事不見他書。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論衡

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水經注

曾子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古今注

子路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illegible]

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殺子路。子路之子子崔，行復仇。狐黶知之，約戰於城西，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孝子傳

子張

子張，魯之鄙家也。呂覽

宰予

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類。見宏明集。予族事未詳出處。

子羔　子貢同上

幽通賦注：衛蒯聵之亂，子羔滅髭，衣婦人衣逃出，孔悝求之不得，故免於難。又子貢滅髭為婦人。見論衡。

子思

子思居衛，二旬而九食。說苑

孟子

孟子惡敗而出妻。荀子

神農此下至幽王，凡六十八則，記帝王遺事。

神農生三歲，嬉戲之事必於黍稷。路史

神農時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古史考

神農以石為兵。兵書

神農以上水為玄酒。儀禮正義

吉禮始於神農。禮記孔疏

神農分國，近國地廣，遠國地小，海上有十里之國。呂覽

神農之教，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前漢書

神農之教，無食者與之陳，無種者貸之新。路史

神農之時，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尸子

神農之崩也，天下之人為之不將者七日。丹鉛記

神農以丁亥日死，丁未日葬。五行讚

黃帝立十年，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子華子今本無，見繹史。

堯

堯以楚伯受命。世紀

兩者，堯之贊官，所以試舜。百官志

堯之時，庶人未受命者乘木車單馬。路史

堯試舜，舉之畜士之地。路史

堯舉舜於雷澤，與之語，桑陰不移，而知其聖。慎子

堯在位三年，鴟梟逃於絕漠。拾遺記

堯在位一日而十瑞至。路史

舜

舜鼓琴而黃河清。琴書

舜敦敏好學，尤長於天文。路史

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符子

舜澤阜，舜為耕者鑿瀆，狩則為獵者表虎。尸子

舜耀於平陽。蘭賦注

舜封黃帝之孫子十有九人。韓詩外傳

舜封棄百里，封契七十里。路史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眾臣則書於木策。見讖緯，出未詳。

舜時西母進益地之圖。路史注：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

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見唐書諸本，韓非文小異。

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淮南子　抵璧於谷。抱朴子

舜遭風雷，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宋書

舜有天下，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荀子

使舜浚井，醉於觴酒。陸賈新語

禹

禹生於六月六日。吳越春秋

禹十二爲司空。傳子

堯封禹爲夏伯。路史。按世稱禹爲伯禹以此。

禹巡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漢書傳

禹之時。民有鬻子者。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之。路史注

禹之治水也。民聚瓦礫。呂氏春秋

禹治水。掛冠不顧。遺履不躡。淮南子

禹治水。先令而有功者。殺之。韓子

禹制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制喪三日。毋得而遯。尸子。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也。

啓

隱神三年。而尸來享。魏書性疏

湯

湯得七大夫。以佐天下。尸子

桀自賢。湯使人哭之。通志

湯有天下。國之不服者五十三。韓子。一云禹作周廣彫文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王季

帝乙命王季爲西伯。小戎圖

文王稱西伯。蓋襲封也。

文王

文王伐崇。至鳳凰墟。襪繫而自結。韓非子。帝王世紀作武王。

文王葬枯骨以王禮。賈子

武王

武王克殷。靖箕子之宮。呂覽。按式閭封墓事見。靖宮事僅見此。

武王之時。令人貂襪豹裘。方得入廟。一豹皮千金。功臣之家。羅千鍾。未得一豹皮。管子

武王征四方。惡國九十有九。賈子

武王時。服國六百五十三。淮南子

桀

桀自謂天父。紂自謂天王。墨子

桀以人爲車。路史注

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管子

桀殺關龍逢。金版出於中庭。論語陰嬉。南史齊高帝勸進表云。夏馬駢首。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冤。金版語本此。

桀得岷山氏之二女。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棄元妃於洛。[illegible]史[illegible]二女曰琬曰琰。名之苕華之玉。以妃琬琰也。

妹喜冠男冠。傅元[illegible]讚

桀爲長夜之宮。一夕而風沙塡之。博物志

桀居南巢。從者五百人。三年死於亭山。尸子。路史

紂

紂以熱升殺庖人。淮南子云烙生於熱升

紂作百里之宮七十三所。通志

紂飲酒以七日七夜。新序

紂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路史

紂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七年而成。新序

紂囿中所藏。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三千五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二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古周書

幽

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述異記

后稷

姜嫄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棄。路史。帝衣僅見此。

堯使稷爲司馬。尚書刑德放。鄭氏云。稷爲天官。

棄爲大田。路史。按稷官稱不一。疑猶今之稷大田農官。蓋其本職。

后稷以癸巳日死。五行書

皐陶

皐陶漁於雷澤。舜舉爲士師。路史。按人知舜漁雷澤。而不知皐陶。

皐陶造律。傅子。律者皐陶之遺訓。漢命蕭何廣之。故急就篇云。皐陶造獄。

皐陶卒。葬於皐。楚人謂之公琴。輿地廣記。酈道元云。楚人謂冢爲琴。

伯益

伯益。皐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列女傳

伯益佐禹治水。封之於梁。路史

丹朱

丹朱有夜遊之享。路史

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墨子

驩兜

驩兜爲堯司徒。古周史

驩兜、以佞臣狐功亡其國。（路史）

三苗

驩兜生三苗。高辛邦之。（北堤云。驩兜生三苗。補史正義云。高辛之諸侯。）

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墨子）

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金[illegible]）

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於郊。（論衡）

鯀

鯀爲三仞之城。（淮南子）

羽山名懲父山。山南百步水常清。牛羊不敢飲。曰羽淵。（寰宇記）

伊尹

伊尹、帝之酒保也。（鶡冠子）

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踏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僂者使之塗。（淮南子）

伊尹死。大霧三日。（論衡）

傅說

傅說賃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拾遺記）

比干

紂無道。比干作秣馬金闕歌。（韋昭洞歷記）

箕子

箕子教朝鮮以禮、義、田、蠶、制八條之教。（後漢書）

夷齊

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三秦記。採薇食葉二事。已見第二卷。）

周公

周公采於周。封於魯。老於周。（路史）

武王作周曆。周公作魯曆。（董巴）

周公以玉笏賜孟岐。（香案牘）

周公蔡蔡而辟管。（杜預訓蔡爲放。）

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文選西征賦注。按人知周公東征。而不知周公南征。）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古今注）

太公

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高誘注說林）

太公嘗爲灌壇令。（博物志）

太公望、齊之逐夫。（戰國策）

太公望踞石隱崖。不餌而釣。膝處成臼。跗觸成路。（符子）

公望壽一百六十。（紫微斗數）

召公

召公封燕。九世惠侯。始就國。其長居燕。而支庶召。（王安石云。元子就國。次子守召者。爵食召伯。論）

周公攝位。召公爲尸。（路史）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illegible]一作百八十。路史）

管仲

管仲嘗爲圉人。（博物志）

管仲作革。（鶡冠子云。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官奴。酒保作革事。皆書不載。）

子產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天中記）

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列子）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玉。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刑山。（賈氏說林）

孫叔敖

楚國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其地。惟孫叔敖九世而祀不絕。（韓非子）

孫叔敖作期思陂。而荆土用贍。（意林）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大駔也。（呂覽）

梁惠王

梁惠王發逢忌（逢忌地名）之藪以賜民。（漢書注）

張儀

張儀與蘇秦。共剪髮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中。夜還更以竹寫之。（拾遺記）

雜記（此下類記四書所載人物雜事。不必備錄。錄其少見而可信者。）

記形體。（二十則）

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淮南子）

神農長八尺有七寸。（路史）

禹身長九尺二寸。（世紀）

夏禹長頸烏喙。（越世家）

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孔子長。子弓短。（子弓即仲弓。荀子）

堯脩十尺。舜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孔叢子。頷一作頷）

湯晳容多髮。伊尹黑而短。（晏子語）

孔子身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演孔圖）

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同眉）禹跳。湯偏。堯舜三眸子。桀紂皆長巨姣美。孫叔敖突禿長左。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荀子非相篇）

皋陶馬口。（論衡）

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管子）

顏回角額。似月形。（論語讖）

子貢山庭斗繞。（論語摘輔象）

記學（計八則）

堯學於君疇。（疑即尹壽之譌）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荀子）

禹師墨如。周公師虒秀。（潛夫論）

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新序）

文王師鬻子。又師鮫子。（鮫子即鉸時子。師一作）

散宜生、閎夭、南宮适學於太公望。（尚書大傳）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呂覽）

吳起學於曾子。田子方學於子貢。墨子學於史角。段干木學於子夏。（呂覽）

李克學於子夏。（漢藝文志）

記嗜好（計五則）

文王嗜昌蒲。武王嗜鮑魚。（新書）

公儀休嗜魚。（外傳）

齊桓公好服紫。鄒君好長纓。楚王好細腰。（管子）

齊宣王嗜雞跖。呂覽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日食其跖數千。而不以爲足也。

楚狂接輿好食蘦盧木蕪菁子。（高士傳）

記夢（夢不足記。因論語有夢周公事。附及之。計九則）

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夢占逸旨）

堯夢長人。（溫子昇碑）

舜夢長眉擊鼓。（帝王世紀）

禹夢自洗於河。（世紀）

禹未遇時。夢乘舟過月中。（六帖）

文王夢日月著其身。（世紀）

堯夢乘龍上太山。舜夢擊天鼓。湯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夢書）

曾子夢見一龍無首。作蛇形擾。（琴操）

齊桓公夢爲大鶴所中。（夢書）

記刑（計五則）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慎子）

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史記）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韓非子）

周之盛時。夸欲者殺。（史記）

周之盛。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漢刑法志）

記書（計十則）

神農氏因上黨羊頭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書。用頒行時令。（此以下十則見唐韋續五十六種書法。神農以前數則以後不錄。皆因書人物時代也）

帝堯因軒轅靈龜負圖作龜書。

夏后氏作鐘鼎書。以鑄鼎形爲象也。

湯時作倒薤書。

周文王時作虎書。有虎不害人名騶虞。因茲始也。

周文王。赤雀銜書入戶。武王丹烏入室。以二祥瑞。因作鳥書。又因素鱗躍舟。作魚書。

周之媒氏作填書。

周之伯氏作殳書。文記爲武記殳。因而制之。

仲尼弟子。因西狩獲麟。作麒麟書。

戰國時作傳信鳥跡書。

記撰著（依漢書藝文志。凡四書中有者。計十六則）

子思二十三篇。（子思中庸之外。又有此書。列儒家。）

曾子十八篇。（曾子）

漆雕子十二篇。（漆雕子。漆雕開之後。）

宓子十六篇。（宓子。目列儒家者流。）

孟子一篇。（古本日列十一陰陽家外。又有七篇此書是也）

神農二十篇。（[illegible]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神農兵法一篇。（陰陽家。又雜占載神農敎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伊尹五十一篇。（伊尹著。此列道家者流。又小說家載伊尹說二十七篇，注云其言淺薄，似依託也）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太公著。列道家者流）

管子八十六篇。（管仲著。列道家者流）

晏子八篇。（晏嬰著。列儒家者流）

師曠八篇。（[illegible]）

墨子七十一篇。（[illegible]）

張子十篇。（張儀著。列縱橫家者流）

慎子四十二篇。（慎到著。列法家者流）

逢蒙射法二篇。（[illegible]）

右四書逸箋六卷。國朝程大中撰。按大中字拳時，號是菴，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學海堂諸同志曾以聚珍版印行，曾錄上廣文跋，稱其考核淹貫者也。內如夷齊采葛一條，本韓子通解云，等見引用。而郎瑛七修類稿已載，謂夷齊采薇而食，言之者多矣，宋葛以為衣，則諸本所無也云云。又老彭一條，引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而彭祖實即老聃。詩疏始據世本史記。又如市井一條，稱古者因井為市，故曰市井，無他義也云云。然不如引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春秋井田記云，因市為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語較為有據。至束脩一條，所引諸與陔餘叢考略同。趙甌北與同時，未必互相沿襲。宅如五畝之宅一條，陔餘叢考遍引羣書，辨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固不如此書引趙氏曰，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則五畝，此當今二畝二十步云云。更為了當。至周人非伯夷以將軍之禮一條，本韓非儲說。或疑其妄。然將軍官名已古。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嚳時，有吳將軍。或不可信。而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為將軍。則周初有將軍官名，未必定韓非臆撰。要其詞皆有據。亦謂四子書者所宜參稽旁及者矣。道光庚戌立冬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右四書逸箋六卷。攷核疏貫。惟所引玄明筆乎族。不知其出史記。列女傳舜妹繫。不知其為擊之誤。而誤分繫與敤手為二人。（[illegible]）云。偶有不照，不足為是書病也。世間流傳頗少，曾刻于光華堂訂雜錄中。名四書識遺，不分卷。此從張海鵬墨海金壺本，以予本校之。如大里之布條引孫卿云，不知言布參閱書者何是。（[illegible]）小國井田之數條，三分去一，除田七十五萬畝。（[illegible]）記刑處古條引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illegible]）皆擇善而從。其有兩通者，如敤首，予本作敤手，雖與漢書人物表、史記正義、初學記合，而敤首亦見說文，未詳孰是。今姑從張本。至於兩書同誤，如沽酒條引周禮賈公彥疏，作孔穎達，鄭條引集注作集句，似皆原本筆誤。今輒改正。古者校定傳譌，不敢泯其故書。然分繫句下，既有舛誤，別為一篇，又不成卷。茲附著於此，俾讀者有致云爾。道光癸巳十二月，南海曾釗記。

經義知新記

汪中著

經義知新記

江都拔貢汪 中著

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井大過坎曰雲.屯需曰泉.蒙曰雨.解離曰明.明夷晉曰電.噬嗑

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按漢書張禹傳.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此講義所由始.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楚世家.肅王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南陽有魯陽縣.

春秋昭五年.叔孫昭子即位.朝其家衆.二十八年.魏獻子之臣閻沒女寬退朝.待於庭.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非也.昭七年.左氏傳.燕人歸燕姬.北燕之為姬姓.於此得證.

管子君臣上篇.衣服緷絻.盡有法度.注云.緷絻古袞冕字.逸周書.謚命解.有紼絻.有斧鉞.紼絻即黻冕之假借.哀二年左氏傳.使太子絻.注.絻者.始發喪之服.

昭十五年左氏傳.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二十一年.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定八年左氏傳.季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而以是繼之.正義顯與注背.按注是.正義非也.

哀元年左氏傳.陳逢滑曰.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楚子西曰.闔閭食不二味.云云.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能勞死.知不曉闔閭一人之事.左氏敘述.又同在一年.而矛盾如此.是可異也.

哀二十四年左氏傳.魯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取於薛.然則周公夫人任氏也.

韓非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蹙聲之轉.

韓非喻老篇.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中按.其時蓋當悼公之世.悼之為謚.其以此歟.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論語邢疏.亦引此文.

衛侯辟疆朝於周.史其名曰燬.見韓非子.又見賈誼新書.漢書文帝紀二年中所引.

宣十七年穀梁傳.何去而之.中按.而讀如.如雙聲.假借也.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為菑.何休注.菑.周埴埒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徐彥疏.漢時大學辟雍所讀作側字.云既以人為側.按此即石經歟.然則漢儒傳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

孟子書.載孟子為卿於齊.而其自言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趙氏注.孟子將朝王云.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諸侯上大夫卿也.通謂之卿.是孟子亦列大夫也.劉向荀子敘云.方齊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列大夫.又曰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史記亦云.然則荀子之稱卿.蓋以官尊.如虞卿者歟.

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鍪而毋縰.注.鍪之言蒙也.冒也.按.鍪、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傳作貿戎.

史記.宋微子世家正義.引司馬彪說云.箕子名胥餘.按.莊子大宗師云.若務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

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也.周頌譜引.亦同正義引.注云.古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按.此用古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橫、黃、同聲.黃從炗.古光字.光、橫、字異.而音義皆同.毛詩駹.周禮作牻.

張仲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此皆毛公之文.後人取以入爾雅.疑梁文之徒為之耳.

如酌孔取.毛無文.鄭以為器之孔.此與九江孔殷.以為山之孔者.同一異義.中按.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飫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願其後.

月令鄭注.屢云今月令作某.盧植云.世以今月令為淮南時.則訓非也.漢世有明堂月令.蔡伯喈所撰也.中按.祭法引明堂月令曰.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曰其帝黃帝.其

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文與禮記同.然則月令之爲明堂月令.此其證也.

周禮匪頒之式.匪頒.卽分頒也.分.匪.語之轉.

隱五年穀梁傳.伍人民.毆牛馬曰侵.按伍卽俘字.古字通假.詩采薇正義引此作拘.傳寫之誤也.漢書浮邱伯.鹽鐵論作包邱子.亦是俘聲包聲同音通假之證.

大雅緜正義.引襄十七年左氏傳.臯門之晳.按今本作澤門.左氏音義云.本或作臯門者誤.陸說是也.蓋臯門爲宮門.非常人所居之地.杜注.澤門.宋城南門也.然則皇國父所居澤門.非臯門也明矣.或古本左傳正作睪.作臯門者.形近而譌.

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孔注.宗.衆.非也.宗當作崇.崇侯虎耳.

皇矣.度其鮮原.箋.鮮.善也.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小山曰鮮.孔義爲勝.鄭.

逸周書.芮良夫解.惟禍發於人之攸忽.人之攸輕.注.言人之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不民也.不當爲下.或爲小.

後漢書光武紀.南欒注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按.欒倫爲雙聲.而古韻諄文與寒桓合音最近.此以知音固有以雙聲取協者.

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矣.有壬按.魏文侯有孝經傳.見蔡邕明堂論.

詩淇澳.會弁如星.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誘注引詩作冠弁如星.按.文高氏爲長.冠會語之轉.

呂氏春秋重言論.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開而唫閉.按此則闢口合口之呼.上世已明著之矣.

詩絲衣載弁.俅俅.載當爲爵聲之誤也.爵弁.則絲衣也.

檀弓.斯季孫之賜也.季孫非鄭君.

七月.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箋.豕生三曰豵.正義.豕生三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豣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麔.皆云絕有力.豣.箋意蓋以豣爲鹿麔有力者也.

破斧正義.引書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又引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中按.昭二十年左氏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卽薄姑.語輕重耳.左氏傳亳社.公羊傳作蒲社.鄭以爲齊地是也.史記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此則薄姑爲奄君所遷之地.而非名也.書序云.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雖與僞文.頗得事實.釋文.蒲.馬本作薄.

商頌.元鳥.宅殷土芒芒.三代世表.褚先生引此作宅殷社芒芒.按.土社同音.書者省之.

儀禮士昏禮有袗注.袗.周禮謂之容.按.袗容聲之轉.射者所蔽.容亦謂之乏.容乏語之轉.

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孟子萬章下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茅莽聲之轉.

鄉飲酒義.夏之爲言假也.中按.假.大也.春秋傳曰.能夏則大.

易.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按列子說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注.刻處似齒.然則書契之契.正謂刻也.與鍥同.

大明之七章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鼓譟.尚書大傳作[illegible]譟.音之誤也.不止別風淮雨矣.

詩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當作謨.

維師尙父.師.大師也.尙父.其字也.猶曰某甫耳.或稱呂尙.亦無定例也.毛傳云.可尙可父.劉向別錄云.師之尙之.父之.箋云.尊稱.皆非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及毛傳並云.言其上下察也.中按.察.當爲際字之誤也.

詩旱麓正義.思齊正義.引桓六年左氏傳云.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傳文脫上於字.

射義.賁軍之將.注.賁當爲僨.中按.賁當爲弃.行葦傳引此作弃.旄期稱道不亂.期毛作勤.聲之誤也.

公羊傳.隱三年.渴葬也.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地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卽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爲草.非也.

思文正義引鄭注尙書.女后稷.播時百穀.時讀曰蒔.潘岳秋興賦.李善注.引周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以字林釋之曰.蒔更別種.

子衿毛傳.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墨子公孟篇第四十八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子衿傳.靑衿.靑領也.葛屨傳.襋領.按衿襋四聲之轉.釋器云.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孔穎達曰.衿與襟.音義同.

子衿正義云.學子依士禮郊特牲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按.當入學而太子齒.故均以士禮處之.

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按西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序也.蔡邕獨斷引周頌詩序三十一篇.

載驅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圛.今按宋微子世家作涕.涕同弟.此今文尙書作弟.古文尙書作圛之證也.

襄十一年左氏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周禮春官大胥大夫判縣.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正義大夫有娛身之樂.無祭祀之樂.

皇矣詩.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天子雕弓.行葦雕作敦.追、雕、敦.皆語之轉.

宣六年.左氏傳引康誥曰.殪戎殷.周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按二書所稱戎殷.戎商.幷指紂而言.鄭注中庸以爲壹用兵於殷.則以戎爲兵矣.又按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卽殪之脫.衣與殷.同音之轉.鄭戡云

衣般同聲。後儒遂以爲壹戎衣。

曲禮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本衍名字。注及釋文皆可據。正義以問名爲言。非也。

雜記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按。昭公以前。取者之告於天子。與天子之命之。經傳皆無所見。

曲禮正義。唯。喙也。按。焦仲卿妻詩。諾諾復尔尔。卽喙也。與唯輕重讀耳。又按。諾與喏同。

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卓林以爲此經文誤入傳。非也。經但言五服。不言無服。此傳兩云出妻之子。相對爲文。齊衰三月章。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是亦傳也。

墨子尙賢篇中。引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予爵序爵。形近而義通。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此皆在齊魯韓之前。

墨子尙賢篇下。武王有閎夭泰顚南宮适散宜生。按。此則號叔不及武王之世。與君奭合。

節用篇中。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按。此可注堯典宅南交。補禹貢朔南暨。

左氏傳隱元年正義。士駕兩馬。大夫以上駕四馬。(天王使宰咺傳疏)又既夕注。兩馬士制也。疏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公隱元疏束帛兩馬)詩卷阿正義。禮。士無武車。又止得一馬。(多識疏且)

曲禮下。天子謂之伯父。釋文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按。陸說是也。下句別言異姓。則上句爲同姓可知。省文見義之例也。唐本禮記有無同姓二字者。今本有之。從或有本也。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此大錄字。自用堯典語。孔傳雖僞。要亦有本。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引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何休公羊注亦云。按。此則賵當音冒。

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與。蓋杜以與字釋公羊之許字。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尙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意也。

程易田云。必子隱名不齊。合讀則爲卑。楚子玉名得臣。合讀則爲敦。與取字義正合。亦如寺人勃鞮之爲披也。按檀弓上。衞將軍文子彌牟。正義。引世本作文子木。彌牟合讀。亦正爲木也。史記周惠王名閬。世本作毋涼。毋涼合讀爲閬也。哀六年左氏傳。公子鉏一作南郭。且於〇附考。彌牟。靈公子郢之子。見此節正義引世本。

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文家稱叔。按。何休數稱質家。文家沿緯書之說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司徒下有敬子二字。按。正義非也。此因下文衞司徒敬子而錯誤在此。敬子二字。必衍文。正義不察耳。今本無是也。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齊閭邱嬰與申鮮虞行及弇中。漢書藝文志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弇。奄古今字備。

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注。時人無行三年之喪禮者。按。左氏傳。在喪而蒐。當時猶

以爲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

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禮記脫易字。因上文易字而譌也。

詩吉日既伯既禱。爾雅釋天文同。毛云。伯。馬祖也。說文示部。引此作既禡既禂。於義爲長。北人讀伯如霸。因以當禡。周禮肆師注。貉讀爲十百之百。王制禡於所征之地。釋文。禡馬怕反。又音百。是其證也。古無四聲之別。禡貉百三字亟前。今北人讀伯聲近霸。又近禡。

釋詁。哉。始也。釋文亦作裁。康誥哉生明。哉生魄。並與裁字同。公治長無所取材。集解一曰無所取哉。古字材哉同。說文。才。草木之初也。初裁。並從衣。詩文王陳錫哉。周語昭十一年宣十五年左氏傳皆引作陳錫載。周詩騶驖。載獫歇驕。箋。載。始也。疏。載哉同義。夏本紀引書載采采作始事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水昏正而栽。釋文。栽字林才代反。一音再。隱十年經宋人蔡人衞人伐戴。正義。地理志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古者甾戴聲相近。說文作截云。故國在陳留從邑𢦏聲。詩俶載南畝。箋。載讀爲菑。又爾雅說文。哉言之閒。此則助字之哉。與爾雅尙書異。

左氏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子革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按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襄縣有西不羹。定陵有東不羹。與陳蔡爲四國。云。四當作三者。非也。

左氏傳襄九年。祝宗用馬於四墉。昭十八年。祈於四鄘。此古人祀城隍之證。又禮記八蜡坊與水庸。中謂水卽隍。庸卽城也。庸墉鄘一字耳。

繞朝贈士會策。正義。引服注。以策爲策書。文心雕龍亦以爲策書。於義爲長。

遂人注。載師疏。引孟子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多一麻字。

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廛人疏亦引之。係伏生大傳梓材篇文。

夏書二百里蔡。孟子殺三苗於三危。漢書武五子傳。骨肉之恩。粲析而不殊。蔡殺粲皆𥺅之譌。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陪臣干掫。史記齊世家。作陪臣爭趨。昭二十年傳。賓將掫。周禮掌固注。作賓將趨。掫卽鼜字。說文手部。有掫。豆部有鼜。卽一字也。掫。夜戒有所擊也。鼜。夜戒守鼓也。

發。醒也。賈誼新書先醒篇。時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景十三王傳。名長沙定王曰發。鄒陽傳曰。發悟於心。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又云君夜發。不可以朝。

緇衣彼都人士詩。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晏子春秋諫下。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其文勝今尙書。南史謝莊傳引書盤于游田。已誤。

管子謚敬仲見晉語。晏子春秋作管文仲。然則敬仲是其字歟。史記殷本紀。武乙爲偶人。正義云。偶。五苟反。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其解迂曲。按古偶寓字通。寓人。卽象人也。

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正義。筠是竹外靑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靑皮也。禮記云。如竹箭之有筠。案鄭注引禮記之筠。以爲靑皮。是知呼筍爲筠。中按古字旬均通。周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讀旬爲均。釋言云。洵。均也。

旅弓旅矢。旅字不知所從。以義求之。卽旅字也。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周本紀。旅作魯。說文㫃旅古文。以爲㫃衞之㫃。㫃與魯同聲。後人以意從玄耳。

文古文終字。加仌則爲冬。冬加糸又爲終字之偏旁。因有從而又從者。

文王有聲之詩。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二句音不相協。禮器引之。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欲猶聲之轉。古音猶讀如摇。孝摇正相協也。

曲禮毋淫視。按淫、游也。語之轉。

車之覆笭謂之䡨。玉藻。君羔䡨虎犆。亦謂之幭。詩大雅。鞹鞃淺幭。亦謂之襆。周禮。巾車木車。犬襆。素車。犬襆。藻車鹿淺襆。駹車然襆。漆車豻襆。

說文手部。引詩淸人作左旋右搯。抽好嗣雖通。不若搯義爲長。哀十四年。宋桓魋請以鞌易薄。薄卽亳也。故曰宗邑。定二年疏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若孝反。又苦學反。引字林云。口交反。又口卓反。今俗讀如殼。方音之轉。非別有一字也。

定六年。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十九字與左氏文不類。似賈劉以後說經之辭。而誤作正文。杜因解之爾。

哀元年。伍員引少康事。按越少康之後。故引之。

戰國策齊策第十一。顏斶引易傳曰。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此解易之最古者。左氏傳。吳子使蹶由犒師。韓非子說林作蹷融。蹶蹷由融。皆聲之轉。素問移精變气篇。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元起曰。祝由南方神。然則卽祝融也。考元起梁武帝時人。見梁書王僧孺傳。南史同。

詩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意古有與囿通。故有得爲域歟。

有從又。從月。月亦聲。毛詩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鄭崇傳及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說文戈部。或卽域字。域乃重文。昭十七年左氏傳。鮒也以其屬死之。大卜注引作鮒。鮒鮒聲之轉。

周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疏曰。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中按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賈說非也。疏又云。山川稱望。故書曰望秩於山川。中按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傳江漢雎漳。楚之望也。賈說爲路。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非也。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齊、斬、大功小功緦麻是也。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是七十猶有娶婦之道也。女子十五而笄。有爲人母之道。則女之少於男。將且五十餘歲。藉如已受重於曾祖。而高祖母死。宜何服。

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按太學在郊。此饁獸於郊。正謂射於澤宮耳。遂者。饁事之辭。注云。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非甸祝文同。

古者醜疇二字。音義並同。禮在醜夷不爭。爾雅。釋草釋獸之醜。醜。卽疇也。疇。猶類也。洪範九疇。宋微子世家作九類。

伯樂相馬廣蹢。博字注作傅。伯傅樂勞。並疊韻。

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管頴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爲優。今作嘉形之訛。

犬戎敗幽王於驪山。國語謂之戲。驪戲語近而轉。實一地也。王風鄭譜正義誤。

攷工記。五入爲緅。注。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記作爵。按說文又作纔。緅纔爵三字。語之轉。

左傳昭五年。豕鮮者自西門。注。不以道終曰鮮。義無所據。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尠。沈云。古斯字。說文云。死。澌也。曲禮。下庶人曰死。蓋庶人之死者。自西門出葬。此當時之制。季孫欲以葬庶人者葬叔孫。故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卿正對庶人言。尚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檀弓。孔子曰終。小人曰死。疾醫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終。鮮斯死西。語之轉。

列子湯問篇。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葬鮮者自西門爲證。按鮮。析也。聲之轉。

爾雅釋器。繩謂之縮之。注。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非也。古者謂直爲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是也。繩所以爲直。故謂之縮。

釋邱。三成爲敦邱。釋文。敦敦音頓。然則衞風之至于頓邱。頓敦同也。今或云雅語之轉。

横字。古作衡。作衡字衡。衡門。冠衡。縱衡。連衡。皆是也。横字則與光桄字通。

古臭字。止作氣息耳。今臭字古之朽字。

孟子書序者。射也。中謂古序榭通用。詩于邑于榭。潛夫論志氏姓篇。作于邑于序。

酒誥。則大命於妹邦。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然則妹沬及牧野之牧本一字也。

棺之前後謂之和。和與桓通。雙植四植俱爲桓。檀弓。桓楹是也。

昭二十八年左氏傳。閻沒魏獻子。屬大夫也。國語注曰。閻沒。閻明。中謂古者沒與昧同。故名沒字明。

韓詩外傳、說苑。多引鼓有夷之行。則毛亦應如此讀。以彼徂矣爲句。

襄二十六年左氏傳。大小人之性釁於勇。此釁讀如比興之興。爾雅釋獸云。獸曰釁。及左傳張皺。借與釁同。

說文。木部。植或從置。按詩置我鼗鼓。毛傳。置。植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

隱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隱公宜何服。

襄二十五年。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側與廁同。

襄二十五年。晉侯伐齊。齊男女以班。鄭人陳。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哀元年傳。蔡人男女以辨。蓋古者纍人男女不相雜。今時治獄猶然。班別辨語之轉。皆示以將見俘也。

喪大記.輸荒.鄭注.荒.蒙也.按荒本有大義.蒙與幪通.亦得訓大.周官司巫.國有大烖.則率巫而造巫恆.恆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說林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

穀梁傳.屢引尸子.尸子爲商君客.見漢書藝文志.故廖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人.

賈用不售.錢少詹事.疑售無此字.中按逸周書小開解.正作賈粥不讎.史記高祖紀.所飲家輒讎數倍.賈誼新書.鄒穆公死.沽者不讎其酒.墨子魯問篇.是猶欲糶.糶讎則慍也.讎即今俗售字.

鄭語.蠻芈蠻矣.鄭注.職方氏引作閩芈蠻矣.釋文.李云芈.今周禮本無此字.國語則有.然則閩即芈字.語轉而譌.

禹貢之明都.職方之望諸.春秋傳之孟諸.一也.遠遊之於微閭.職方之醫無閭.漢書地理志之無慮.列子之尾閭.一也.

史記高后紀.未敢訟言誅之.吳王濞訟其禁弗與.二訟字.即公字也.古者公訟頌容四音皆近.故每假借用之.

儀世傳解士昏禮.敢請女爲誰氏.以字爲氏.甚精.左傳又有君氏.夫人氏.君夫人氏.夫巳氏.

康誥孟侯.呂氏春秋正名篇.齊湣王周室之孟侯.注.孟.長也.大傳所謂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其謬不言自見.呂氏春秋誠廉篇.世爲長侯.長侯猶孟侯也.

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革矣.中按疾亟革棘四字古通義.

說文.𡾟石渡水曰砅.按砅瀨古同音.楚詞.石瀨兮淺淺.又伍子胥投金瀨.史記南越傳.下瀨將軍.徐廣曰一作下厲.

論語見冕者.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事.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故哀十五年左氏傳.衛蒯聵許渾良夫爲大夫.而曰服冕乘軒.僖二十八年傳.乘軒者三百人.猶所謂食肉者.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

左氏傳祖服.祖字他無所見.中謂祖與襗通.驛.左傳皆作馹.釋名.襗.袴也.

昊天曰旦.旦乃神字之誤.

詩周頌.宜哲維人.萊宜哲.即商頌之濬哲.宜濬疊韻.

表記.信近情.又情可信.又以求處情.情.實也.論語.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如得其情.左氏傳.敢匿其情.

周官.兼用夏時.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柞氏.冬日至.夏日至.

韓語　戍車（爾雅釋官．周官司服注）　鞸筆　戟筆　族叢（爾雅釋木．四轉）　方柎　桴筏　迎逆　姝妹　蹢躅（荀子解蔽篇注）　粢
穆穆（爾雅釋天．帥注）　能（奴來反）　能（今月令．呂覽）　乃　仍　克　能　未　鋼　往　戎（釋草）　華　皇（大戴禮．以言元聲爲之）　腫　管（左傳釋詁）
越　趙（史記趙世家作越乃免）　翳　弋（呂氏春秋月令）　翻　說　跛　木（曲禮引小雅止義）

易繫辭.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翻曰.大極.大一也.禮器.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正義.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呂氏春秋.

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大一.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註.出生也.又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注.大一.道也.又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名.謂之大一.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正義.大一.天帝之別名也.索隱按.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大一之精也.　通鑑.唐元宗祀大一貴神.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天神貴者大一.佐曰五帝.　莊子.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漢書藝文志.大一陰陽二十三卷.大一二十九卷.

郊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熊氏皇氏.以爲分牲體用之.

成二年左氏傳.五伯之霸也.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按言五伯者.此爲最戢.

曹褒傳.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傳於世.

荀子天論篇.修身而不貳.注.貳即倍也.可補日知錄.所得十二.秦得百一條.

昭元年左氏傳.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注.忌.敬也.忌敬語之轉.

昭七年.妤以大屈.疏引郤迅子作大曲之弓.屈曲語之轉.

蒙、冒、昧、沒、語之轉.不、毋、非、無、語之轉.何、胡、假、害、曷、語之轉.

書江漢朝宗於海.鄭注.宗.尊也.按宗尊雙聲.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

文十六年公羊傳.弗公子憙時.左氏傳作欣時.說文.猌從犬示聲.讀又若銀.猌從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𣃔斯猻.皆斤聲.煇軍聲.

講字古音媾.見唐韻正.講下.論語.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皆用韻也.

管子黠形篇.今人有蟆.雌雄居宅.如鳥鼠同穴.禹貢雖指未引此.

昭七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恪必降字之誤.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法正同.

錢先生云.禺顒本同聲.故顒字從禺.古字原有同聲之轉.中按戎汝也.宗隸之、戎與務侮是一聲.酗音匈.說文、詩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逻也.皆以聲轉相釋.其證三.左氏傳.嬰齊由韓非作嬰融.其證匠.

虞夏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又分北三苗.皋陶謨.能哲而惠.何遷乎有苗.禹貢.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不敘甫刑.若古有訓.至德明惟刑.王若曰嗟四方.至乃絕厥世.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

以享。禍菑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墨子尚同篇中。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兼愛下篇。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非攻篇下。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民不違。天下乃靜。

貿。貿也。釋言文上云。務。侮也。貽。遺也。下云。賄。財也。甲。狎也。皆以音釋義。則貿之爲貿審無疑。說文貝下。貿從貝卯聲。買從网貝而無聲。卯與今讀之買又同聲。

桐城胡一士邦幹云。彼茁者葭二章。末句乎虞。亦自爲韻。夏屋二章。末句乎輿。亦自爲韻。

李仁父言。或疑孔子有因文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若別而觀之。殆無可疑。故讀書必合其別者。別其合者。一合一別。則其義過半矣。

後漢徐防有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今按諸經之學。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喪禮傳一篇。於春秋則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云子夏仲弓所撰。然則易之子夏傳。雖出依託。要非無所自而然也

韓非備內篇。鴆毒扼昧之所以用。扼昧。即曖昧。曖昧、即闇昧。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元謂士妻亦爲命婦。疏。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荀子王制篇注云。嗟。奈何。按嗟縒讀。即奈何也。

孔壬。即甚佞也。僉壬。即險佞也。釋詁壬。任。佞也。而難任人。即佞人也。

後漢書。光武紀下注。逗古住字。

呂氏春秋。精諭篇。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此則味別之說。又遠在許敬宗之前矣。

孔安國論語注。名言名理。必出魏人。正始之際。非西漢人之舊也。

文王世子。貴宮貴室。據注及釋文。貴宮字衍。

爾疋釋言。殷。齊中也。殷無當道。說文殷作樂之盛。易曰殷薦之上帝。此當專謂樂耳。殷讀如般。其若之般。

九江孔殷。不得以殷爲盛也。

袍。見玉藻。方言作襃。疑即褻衣也。俟攷。

淮南脩務訓。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此漢人墓祭之證。

玉藻。盛氣顛實揚休。休與詡古音通。禮器曰。德發揚詡萬物是也。白虎通德論。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

張而後。得牙。考工記。暨於劃而休於氣。鄭注。讀爲煦。昭二年左氏傳。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釋文。休。虛喩反。

襄四年。左氏傳。不殯於廟。注。殯不過廟。非也。士喪禮。殯宮皆謂之廟。注以爲尊神是也。此直殯於下室。不在正寢之阼階耳。

後漢書梁冀傳。跋扈。急就章有謡[illegible]隸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粤拚扈。即布濩之濩。皆語之轉耳。玉篇拚字下曰。詩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作弟三人部

詩篤公劉。何以舟之。毛傳。舟。佩也。中謂舟無佩義。必是服字。傳寫者脫其半耳。

憧倜一字也。皆音也。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然則鬼谷子非僞書也。

說文竹部。簝。蔽不見也。從竹愛聲。釋言。薆。隱也。郭璞注。謂隱蔽。即此義。惠氏譏之。非也。人部。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

爾疋釋鳥。鶴鶹。注。鴒。鶹也。昭二十七年傳。吳有公子苦鴒。即此字。

周禮職方。青州其浸沂沭。鄭司農云。沭或爲洙。中謂沭洙音近。或是一水。俟攷。

詩。不可襄也。又玁狁於襄。注。並云。襄。除也。釋言文同。釋言又云。襄。駕也。注引書懷山襄陵。詩兩服上襄。毛傳云。襄。駕也。釋詁。儴。因也。詩終日七襄。傳。襄。反也。

論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中按白圭不辭。大傳。禮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俱作白圭之玷。當是論語轉寫脫之玷二字耳。

孔子三朝記。爾疋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古。即詁也。又作故。說苑奉使篇。詩無通故是也。即郭璞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耳。

國語校譌

韋昭國語解敍

爲已憭矣。　憭下缺一字。

周語上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注。性、情性也。中按性與生通。內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昔我先世后稷。　先下宋本衍王字。

奕世載德。注。奕、亦前人也。　亦前。宋作奕。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　莫不。宋作弗。

賓服者享。注。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皆以。宋作必以。

民之有口也。　口也。宋無也字。

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宋作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震雷出滯。注。雷乃發聲。始電。宋作始震電。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注。用。謂田器也。用。猶用是也。注非。
匱神之祀。注。匱神之神。不耕藉也。據注。則乏仍當作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
喪南國之師事閟。據內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胄裔。又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則姜氏之戎。卽西戎也。與江
漢無涉。注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年。宋作二。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注。害敗。敗爲政之道也。據正文以賊爲是。
川源必塞。下脫原塞國必亡五字。
川源必塞。注。國依山川。上脫地動則泉原塞六字。
今吾聞子穨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據下是謂樂禍。仍當
以此本爲正。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墨子非攻篇下。天命融。隆大於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
侯於薄。
帥傅氏及祝史。注。傅氏。貍姓氏。在周爲傅氏。傅氏其姓貍也。在周爲傅氏五字枝贅。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衆濟。宋作濟衆。誤。
爲贄幣瑞節以鎮之。注。伯執躬圭亦七寸。亦七寸。宋作六寸。館諸宗廟。注。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
中按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然則王之卿士。其館於孤卿之廟歟。晉侯以宗廟舍
之。故云尊王命。

周語中

王使游孫伯請滑。注。游孫伯。周大夫。周大夫下。宋有伯爵也三字。衍。
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注。唐尙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
爲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敍云。桓王失
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中按若如唐說。桓
作惠。則莊當作僖。厲平子頹之亂。莊不與惠相當。然韋說是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
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王何異之有。言王本無異於人。恃此服物采章以爲
等威耳。注非。
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注。縮、引也。引。宋作弘。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注。言將放辟於荒裔。辟下宋空一字。於上有旅字。並誤。
將發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注。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蠻夷戎翟之

驕逸不虔。內傳。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倉葛語意亦猶此。注非。
左右免冑而下。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冑、兜鍪也。免、脫也。脫冑而下。敬大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而上車也。左右免冑而下。下。宋有
拜字。注在超乘者三百乘下云。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冑。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
以敗也。
夫戎狄冒沒輕儳。注。冒、抵觸也。沒、入也。中按冒沒卽冒昧。語之轉。
其時儆曰。注。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中按時儆。夏令之篇名。
膳宰致餐。餐。宋作飧。
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注。東門大夫叔孫卿也。前注叔孫宣子。東門子家云。二子魯大夫。此注云。東門大
夫叔孫卿也。自相違誤。

周語下

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注。有虞。舜也。當云有虞。舜有天下之號。
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注。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爲言膂也。按說文。呂。
卽今膂字。象形。
近在夏后之世。宋無近字。
上下儀之。儀。宋作議。
器無形鏤。儉也。形乃彤之誤。賈誼書禮容語上作雕。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注。廢輕而作重。謂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中按廢輕而作
重。謂廢舊錢之輕。更作新錢之重者而布之。民素所蓄積。皆歸無用。是以失其資而匱。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注。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
寵賓孟也。轉易過慝。變子朝適將殺大臣也。中按此汎言不和之害耳。不當罣後事以實之。禮曰。母測
未至。

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宋無今字。
古之神瞽。注。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中按神瞽。謂其生而知音律
之原。若伶倫是也。注牽引瞽宗。非。
六間應鍾。注。百嘉具備。嘉。宋作器。

魯語上

乃出而爵之。注。爵。爵爲大夫。凡有位於朝。皆爵也。不必其爲大夫。
幕能帥顓頊者也。注。幕、舜之後虞思也。中按內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幕爲瞽瞍幾
世祖。不得云舜後。鄭語注誤同。
里革曰。君之過也。至爲焉。里革之言。爲君言之。可也。若臣。其何以訓。晉語所載。宋人殺昭公。趙宣子之

詩可謂義形於色矣。內傳。石碏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齊語注。蒲坂之野。　蒲坂。當作蒲姑。

晉語一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　且君知臣之從也。二句。君、哀侯也。言哀侯知其子之從己而拒武公。不知其事武公于曲沃。時哀侯已死故也。內傳。子家子對叔孫婼曰。臣也。若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正同。注非。

吾豈知紂之善不哉。　善不。當乙之無疑。

晉語四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注。敬仲。夷吾字也。　中按。敬仲。謚也。後篇曰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注。敬子。管仲之謚是也。大夫之謚子。與伯仲叔季一耳。公孫敖之子文伯。魯語作孟文子。它似此者多。

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　此青陽己姓。後青陽姬姓。二子不應同名。必有一譌。

晉語八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不遷下當有闕文。

晉語九

宅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注。范姓。祁名也。　中按。祁姓也。婦人稱姓。帝堯祁姓。范氏所出

鄭語

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注。燕。邵公之封。胥姬姓也。　中按。此燕。謂南燕也。黃帝之後。姞姓。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　中按。成樂物生。當依注作成物樂生。

楚語上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盝爲美。注。彤謂丹楹。　彤盝。疑彤鏤之誤。韋氏亦從爲之辭。已見周語。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按文當作諸夏不服。

吾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注。老。老待楚國也。　中按。老。家臣之長。大夫通得稱之。春秋傳曰。其老豈敢亟其國。禮曰。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

楚語下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注。日祭於祖考。　天子日祭。於禮不詳。竊意祭不欲數。必無日祭於祖考之禮。玉藻曰。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此其禮與。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又一日祭之禮。與諸侯共之。

吳語

曾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常。宋作裳。

抗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注。言欲戰以決之。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爲盟主。　言好則盟。惡則戰耳。恐喝之辭。注非。

越語上

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注。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　本有五千人。今將致死。則勇氣自倍。故曰萬人。事君。謂與君戰。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注。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孰爲利乎。　與其寧其者。兩事相衡擇。利而從之之辭。注非。

寡人禮先壹飯矣。注。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壹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　禮。先壹飯。言昔嘗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言壹飯者。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

伊會一撰
苑縉輯錄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序

先生筆記之書多矣。自漢氏以前。六經皆有述。朱子以後。凡文數萬。指數千。亦皆有述。蓋其詳哉。然文多高出。難與初學言之。擊培讀筆記至於四書。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章矣。硃墨並用。中晚似分。其規撫指趣。總之不離朱子者近是。日嘗聞諸先生曰。四書撫非發明六經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於是仍其卷次。幷將傳指著於篇。作四書筆記序。乾隆十有五年春三月丁巳。門人王擊瑜識。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一

濟苑　縉輯錄

大學

大學章句序。開口便將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劃然分清。乃是程朱見道之明。高出漢唐諸儒。上接孔孟處。壬孚曰。性兼理氣二者。始終程朱見得明。學者要儒之論。乃可與適道。既章揭此處深說。

序大學從小學說來。原原本本。皆自古盡性之聖人教人以復性之事。其法備於三代之隆。而廢於周之衰。孔子傳之。及門曾氏獨得其宗。於此知大學之源頭。於此見小學之切要。而讀者不察。可哀也夫。王曰。先生居學江蘇。擎峯以小學立教。蓋本之躬行心得。而欲覺世使共循也。下王

孟子沒後。至於程子。乃教學斷晦存亡一大關。故言之痛切。聲響振天。

朱子曰。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此朱子原本四書之次序也。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故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元者切之。愚謂大學一書。約六經之旨。而以貫之。非但述尚書而發周易也。大學衍義所引經語甚明。人苟有志於學。則當循其次第。求爲有體有用之大儒。

章句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則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自思。於心甘乎。自不容不及時振濟。以全

其性分之當然。李二曲關中布衣耳。毅然以道自任。爲大人者。豈可辜負上天生我之意。

大學三綱領。百世不能出其範圍。孟子道性善。明德之義也。張子西銘。親民之義也。周子太極圖說。止至善之義也。

刁文孝曰。聖經一章。言知凡四見。一曰知止。是從劈頭入手處說。一曰知所先後。是從循序漸進處說。一曰致知。是從竭力用功處說。一曰知至。是從全體了悟處說。窮其源。只有一箇格物。溯其流。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皆一知所貫徹也。此處正須著眼。

今人於一家便分彼此。未嘗敢望明明德於一鄉一國。況欲明明德於天下乎。古人以天下爲一家。聯億兆爲一身。爲學有此大志願。是以能成大功業。後世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德性用事者不同。抑亦能見其大矣。

格物與博物不同。博物者鶩外逐末。則雖記誦萬卷。而益喪志。格物者探本窮源。隨在體認天理。而自近道。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品有貴賤。身無異同。身有賢愚。脩無異同。脩身爲本。如負荷然。兩頭許多物。都從中間擔起。故曰本。

身何以脩。袪妄而已矣。九思以脩其內。務除妄念。九容以脩其外。務制妄動。其殆無不脩乎。

日省所爲。爲人乎。則利心也。急遏之。爲己乎。則善心也。急充之。此善利關頭。正人品聖狂所由分。世道治亂所由判也。朱子或問以日省二字結聖經通篇之義。有志大學者須要念念不忘

切磋琢磨。是止至善工夫章句。合言之。先切琢。後磋磨。生熟之不同也。或問分言之。先切磋。後琢磨。精粗之不同也。條理者。至善之端緒。有始有終。所以止也。

聖經以本末終始相提並論。章末則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未嘗及終始。蓋大人之學。始終無他。只是務本。知止知此而已。能得得此而已。雖至聽訟之難。決亦不必規規於末務。其他更何慮哉。傳者卽此示人。以知本之要。深切著明。學者可以深信無疑。知所從事矣。

刁文孝曰。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朱子或問。於程子格物十六條言之是者。旣一一取而表章之。於門人之言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竊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去其非。其喫緊爲人之意。可謂深且切矣。吾儒其可不盡心乎。

朱子於格致傳。全用程子之言。餘不盡主舊文。平天下章全用舊文。不主程子之言。安所容心哉。惟其是而已。或問言此甚詳。讀大學者所當知也。

大學言格物。乃學聖第一義。後儒不得其指歸。紛若聚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務博則陷於支離。徑約則流於狂妄。皆未嘗潛心體驗。以覈其實耳。虞書曰惟精。論語曰博文。明善之義。子思傳之孟子。是先聖後聖皆言格物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爲何事。雖有著述。而律以聖人之學。則概乎未

有聞也。至程朱出。始以周易窮理二字。釋之。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夫復何疑。俗儒記誦詞章之陋。曷足以語此。姚江憚其繁重。直以爲善去惡四字了卻此案。陽明之士樂其誕易。從風而靡。當時惟羅整菴明辨其非。高忠憲繼其後。至刁文孝而其說益暢。以產於北地。故未若陸稼書之聲名洋溢耳。

心。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卽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物。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之上下古今。莫非此物。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禪家最怕人說箇理字。朱子或問於程子之意一篇。言理最詳。正爲學禪者下藥也。在程子析言之。各自爲理。而實則同歸一理。在朱子統言之。共爲一理。而實則貫徹衆理。理之一字。於是無餘蘊矣。刁文孝輯入斯文正統中。謂與大學中庸兩序。皆孔子繫易辭後所僅見。細玩之信然。

程子言學莫先於致知。至於久而後有覺。覺進知字一層。所謂知至也。後世學者。或以舉業。或以詞章。不復知心性爲何物。終其身冥然罔覺矣。

誠意傳重言必愼其獨。是君子爭關辨隘了大。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每讀章句至此。如臨深淵。

欺。是自欺。慊是自慊。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卻須滿足。誠意工夫。全要認得兩個自字明白。則愼獨自不容已。此處立不住根基。便成無所不至之小人。吁可畏哉。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此是善讀大學者。今人自幼讀大學。亦有所得耶。心廣體胖之意。反身可以其喻也。

誠意以好惡見實際。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脩身。則所以磨稜合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外好惡兩端。而其施之家者。尤難中節。蓋刑威不能加。專用公正之身。明以處之。稍有偏私。最易敗露。傳者歷指病痛。曲盡人情。而五辟字。病其不公也。後四知字。病其不明也。不明故不公。總之皆身不脩也。身不脩而欲齊家。使各脩其身。此必不得之數也。反言結明有家者。能無惕然。

家之齊也。必自齊其妻始。父母不順。兄弟不和。子孫不肖。奴僕不共。費用不節。皆起于此。能齊其妻。而家有不齊者寡矣。家人卦辭止繫以利女貞。意深哉。

教家教國。都從孝弟慈做起。渾言之曰仁。曰讓。推本言之則曰恕。一門之內固要恕。一國之外也要恕。恕只是仁讓。仁讓只是孝弟慈。引詩又爲孝弟慈的徵應。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專釋治國而言天下。釋齊家而言身。可見道理原自合一。不是零星去做。

或謂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竊謂昭烈戒子。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得其意矣。

恕根於心而施於身。是其所存主處。故曰藏。藏於心而施之微。使人不言而信。故曰喻。喻者。喻其所藏也。藏於己者不可問。喻於人者自不可知。反言以決之。合下便當猛省。

桃夭三詩亦有序。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朱子以此示人。匪徒欲學者嗟歎詠歌優游厭飫而已。直教以躬行實踐矣。

平天下者。平其好惡而已矣。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庶政安有不平者乎。民心安有不平者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置相其先務也。萬不可求之於他技。但得休休有容。好賢若渴之一个臣。衆正彙征。自是造宗社無疆之福。若以他技置相。則妨賢病國之人得以乘間而進矣。釀成禍患。悔亦何及。觀唐明皇及德宗之事。則信傳論非迂。

秦誓所言兩樣人。先儒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林甫不待言矣。若房公者。朱子嘗以村宰相目之。果其人與刁文孝。深有意乎。諸葛武侯。澹泊寧靜。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庶乎。李占甫、盧懷慎雖在具臣之列。而讓善薦賢。不愧休容之度。呂夷簡、張浚雖在名卿之列。而修怨妒功。不免娼嫉之譏。此又尚論者不可不知也。三代而下。如范文正公之推賢進能。規模甚大。惜參政日淺。未得行其志耳。

李二曲云。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既見而心厭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武之於董子、申公。宋甯理之於考亭、西山。始則溫綸招致。隨即棄置散地。其所存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胄、史彌遠、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尚如此。致治奚由。然則後世每咎儒術之迂疎寡效。其亦弗思耳已。

平天下章內。初言得衆失衆。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以身之得失言也。已切矣。三言忠信驕泰。則從心之得失言之。故曰語益加切。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讀之懔然。

朱子謂平天下之義。博。故傳言之。詳。其實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而已。愚按兩端。仍是一意。民之所好者義也。所惡者專其利也。聚斂之臣不可有。務財用之小人不可使。而用人之道。亦於是乎在。後世只此一事。最難與民同之。於此不能絜矩。其他則又何說。故章內反覆推論。言此最悉。而終以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重言丁甯。是非利害。較然明白。嗚呼。察於此而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亦可以見利思義矣。

困學錄云。章句於十傳內提出五六兩章爲急務。真得大學源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率意妄行。雜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爲喫緊示人以格物爲明善之要。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爲誠身之本。救俗學泛濫一流。二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離鬼爲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此二語想見之也。愚謂此說。真得章句源頭。有功朱子亦匪小。讀大學者。不可不知當務之急。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二

論語上

鹿忠節云。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孔子原有正經註腳。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家國天下爲著落。以誠意爲把柄。誠意只是愼獨。曰說。曰樂。曰不慍。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眞切。這樣超脫。豈是口耳記誦拔得著。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惰持只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工夫無閒。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能不能。說可知已。愚按鹿忠節以大學之道解學字。與朱註之以中庸爲解其理一也。而直截透切。令人當下猛省。有功聖學不淺。

尹侍講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朱子以爲切要之言。誠莫切於此語矣。余每尋味不忘。觀學而次章。即記有子之言。可知夫指人自習焉不察耳。

嘗聞諸懿齋孫夫子論三省章之旨。常提起忠信作大主腦。而從最易不忠不信者曰省其身。習者。習此而已。方見得曾子務本守約。得聖學之眞傳處。蓋忠信好學。聖人爲誨之暫。功全在乎此。顏子而外。惟曾氏之傳最眞。故子思孟子。一脈不差。尹氏謝氏所見略同。集註引此二條。其意自明。

君子自修之道。以忠信爲主。而先言重威者。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而分明。有形象處把捉

扶豎起來。然則學者身體力行。不可以威儀為末也。

文之道。非文之謂也。游氏之說自當。

戊辰六月。崑山試院旭升樓上。與楊黃在劉畊南講禮之用章。宜遵註。就人之行禮言方合。必乃語氣非復禮之本。然。何於白文亦字。始得明白。

朱子云。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便是離卻禮了。按此惟離卻禮了。故曰不以禮節之。

有道能由人之所共由。故欲由道者。必就而正之。

廣馬問云。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是謂犬馬亦能養人也。不知朱子何以正存犬馬待人而養之一說。

黃勉齋云。問孝四章。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矣。

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答問孝問仁者。各有不同。皆是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症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王天清先生曰。每於問孝問仁處。概皆合於數者學者提唱。分明即朱子綱領小學悠意也。

以學問擴充其氣質。自可到不器地位。然君子不器。而其使人也則器之。若人人望其不器。恐天下多棄材矣。此君子身分儘高。

可以儉戚為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為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之過而敗禮者也。所謂繁文也。談說亦好。守禮者心知其意。當不為俗論所奪。

聖人欲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而文獻不足。故雖能言之。因無證據。不敢著之於書。雖以垂之於後。末二句有無限感慨。無限殷情。或疑文獻不足。孔子何以知而能言。曰聖人天縱聰明。或搜諸斷簡殘編之內。或訪諸先民野老之遺。即周禮亦可以考究二代之典章。故子之能言。實亦費過多少蒐羅之功。以無徵而不能著述。能無慨歎。

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王者立始祖廟。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為主以配之。配以始祖。而不及祭廟之主。諸侯無此大祭。僭之禘。所以為失禮也。

不知也有二義。一則以或人不足知此而辭之。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惟是帝王大典。何等關係。若含糊放過。又非聖人垂禮立教之意。故既曰不知。與或人相忘於無言。又曰知其說云云。把帝王治天下道理一語括盡。又以天下二字。見有國者不得與不說之說。深於說矣。此為聖人之言。

關雎之詩。樂疑於淫。哀疑於傷。以其樂之盛而哀之深也。夫子稱其樂所當樂。而不失其正。哀所當哀。而不害於和。亦與微闡幽之意。蓋三百篇。皆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關雎首篇。尤所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後人以無邪之思讀之者也。其辭正。其音正。則其性情之正可識矣。玩之審之。誠其性情以自養其性情。讀關雎者。可以哀可以樂矣。

管仲器小。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夫子論管仲。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

以器言樂則已粗。以理言樂則已精。子語魯太師以音言。乃介乎精粗之間者。

范氏曰。聲樂可聽。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木鐸兩說。註皆存之。一本明堂位振木鐸之意。一本書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之意。輔氏謂前說意皆而味長。不知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饒氏謂兩意皆在其中。看來後說為長。蓋封人默識當年之氣運。深知夫子之道德。造化篤生。必非無意。振聾發瞶。萬世為功。封人一眼覷破。雖知是知聖者。亦不過如此。所以為賢也。

寬說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過與不及。而得失分矣。若無其心。則根源都不是了。更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以字最重。

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俱在於此。夫子概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程子得其公正二言。體用皆備。

集註明明以無私心貼仁者。以當理貼能好能惡。不得輕看無私心。反致白文集註。俱不分明也。蓋克己之至。方可稱無私心。格物功深。乃可以克己。俗說側重當理。則是誠正之後。始講格物矣。全無體認。

鹿忠節云。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京著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蓋富貴貧賤。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擾。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懈擦。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顛沛。一針不錯。高忠憲曰。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二語。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修行。與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愚按二公所見略同。是以成仁遂志。學者於此要緊關頭看破。腳根先站定。乃可以言存養。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不虛生也。簡明切實。道盡此章大旨。較之集註所引。人不可以不知道。皆實理也之意。更見發明。

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眞有得乎此理。朱子所謂豁然貫通者也。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長生不死。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深省。

讀四書通至此。而無立志者。不可以為人。必如曾子之唯。始可謂之聞道。吾儕勉之哉。王上清曰先生臨終誨子弟心人

心道心之神是聞道。是謂夕死。嗚呼可矣。

夫子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上下四旁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所以括出一箇忠恕者。蓋其平日三省。如為人謀不忠。不忠便不一了。省其不忠。即省其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

不信便不一了.省其不信.即省其不一也.不習亦然.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彼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忠恕.但悟前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非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的一貫.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邁諸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別無餘法.此惟高忠憲說得直截.不覺豁然貫通.

集註夫子之一理渾然.至無待於推矣數語.是將夫子之道高起說.以還聖人身分.然後落下一層.就忠恕說.則借以著明之意.方見明白如此.則夫子之道句.當斷一斷.大旨謂夫子固自成一道也.夫子亦非別有一道也.即是學者本盡己之忠.以發爲推己之恕者.在夫子不過無待於盡.而自無不盡.無待於推.而自無不推而已矣.學者日從事於勉然之一貫.顧不知夫子爲自然之忠恕乎.

眞西山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的忠恕.忠恕是著力的誠.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曉.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

集註借字.最易看作比方譬喻.則將忠恕一貫.判然分爲兩事.與程子下學上達之義大相遠了.蓋忠恕與一貫.本是一串事.所謂借者.是舉下梢易曉之名目.以著上面自然之精蘊也.界限固要看得清楚分明.道理尤要見得親切融洽.方合曾子之意.

忠恕是下學.一貫是上達.程子過來人.作到頭語.故觸融會親切.

喻義喻利.乃就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陸子所志所習.是喻以前事.程子篤好.是喻以後事.張南軒以有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分義利最透.蓋無所爲者.乃天理之宜也.有所爲者.皆人情之欲也.

子貢未至於不器.不可便謂子賤即是不器之君子.但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耳.朱子謂二子晚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但即夫子所稱觀之.一則言德.一則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

蔡氏謂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統會於其中矣.愚按曾子宏毅一章.方是參透全體而不息之義.（王學曾曰.仁之義切.仁之道大.功於宏毅.是道學眞本領.）

曾點與開.俱已見大意.點見得高.超工夫.有疏略處.開見得縝密.有向進之意.自信而後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

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必無私.而事亦未必當理也.何以得爲仁乎.全體不息.當理無私.朱子之言仁.內外體用.徹始徹終之義備矣.

令尹子文章集註云.上章後篇之仁.不可知.乃日月之至.未能全體而不息者也.三仁夷齊之事.乃忠清之至.當理而無私心者也.上章後篇三仁夷齊.所謂彼也.子文文子.所謂此也.因彼識此.因此識彼.交盡其義.而仁可識矣.

清者之盡.仍是從清處看出.蓋伯夷叔齊之清.乃是聖之清.清到至極.則於善惡之際.一毫不假借.自一毫不牽混.若念舊惡.是於人之善惡前後界限牽混而不分明矣.豈所謂聖之清者乎.此說雖微與註異.然較直透.而於理無礙.

十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實.方可以學聖.忠信美質.乃實是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詞.一部論語.俱是勉人主忠信而好學.顏子而外.惟曾氏獨得其傳耳.千古學脈.見於此章.愚年近五十.始深信不疑.願學者深思而反求之也.（王玉清曰.千古學脈適讀講是先生生平得力處.故言之親切.）

程子謂顏子微有差失.即張子所謂慊也.韓子不貳過論.謂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更不萌作.即所謂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集註於好學上.又加一眞字.蓋自孔顏而後.學者不知好學爲何事.而但以記誦文辭當之.失其眞也.何啻千里.故學在約情.好在克己.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焉.庶乎學顏子之學.而眞能好之.於以至乎聖人之道不難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詳近思錄集註.所删僅三分之二.且微有異同.如覺者約其情.而曰學者知所往.而曰知所往.末段數語.直以記誦文詞一語括之.非伊川不能爲此文.非安定不能識此文.非晦翁不能約略此文而註之.好學存也.吾聞諸司文孝云.

顏子亦可謂久而無間斷.但未能渾然耳.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若云間斷於三月之後.則非特不可言化.亦不可以言守矣.豈所以爲顏子哉.

顏子之仁.只在內不在外.只爲主不爲賓.若日月至.則仁與欲.相爲內外.迭爲賓主也.學者辨此.則當自其內以絕外.尊其主以謝客.使心意勉之又勉.強力不懈.循之又循.持守不遷.則庶幾於欲能不能之顏子矣.過此以往.從容中道.又豈特三月不違云爾哉.

仁者不憂.即其樂也.顏子不違仁.所以不改其樂也.人人可以求仁.則人人各有其樂.但不能實從事於博約之學.無怪乎尋樂而愈不樂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玩註.似側重在下二句.以勉人切問近思循序漸進之意.但既曰中人以上.亦不盡是上知一等.則語上亦不是一樣語法.如告顏淵仲弓等之問仁.何嘗不是各就其所及而語之.然皆賭理之精者.故統而言之曰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語以事之粗者.各就所及.自不待言.

中人以下之質.只可就其所及而語之.則其言易入.若果能切問近思.自當日進於上.而不終於下矣.夫子原以不學爲下.未聞以資鈍爲下.不可語上.總是引人之心欲學者循序自勉耳.

博文約禮.俗講多以知行分貼.殊欠體認.不知文乃當然之理.散見於倫常事物者也.於凡所當知當行之理.無不求得.是爲博學.當其博學時.並非旁騖.亦不好高.一味反求諸身.以敬心爲主宰.而不敢稍溢於規矩之外.雖功夫喫力.未至於自然之、皆然亦可信其不背於道矣.如此看.方於約之之義

有著落。

先博後約。固有次序。隨博隨約。乃見切實。朱子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則隨博隨約之義甚明。卽以知行分貼。亦是隨知隨行。與足無目不見。目無足不行之說相合。王玉清曰。丁卯之春。先生以約之以禮月課江蘇入都三州楷卷浩繁睢心頗少。每嘆學僅不知反求諸身。竟從約之之字。若無下落。又安得一根實頭。因文見道。隨博隨約。下切實工夫者。讀此兩條。益往復於懷矣。

志於道。不但知之。而卽行之矣。故集註於據德解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學者得而常守。則終始惟一。隨得隨守。則日新不已。

易、詩、禮、多言行。四書多言守。中庸言守言執。似卽是行。未分先後。然不能守其所擇所知。則此心遺忘間斷。如何能行。似乎守在行前。又程子好學論曰。行之果。則守之固。朱子解據於德亦云。行道有得於心。而守之不失。似乎守在行後。大抵守貫前後。人有擇之知之而未之能行之時。必無擇善知及而可以不守之時。

學者於喪側未飽。哭則不歌。識聖人之情性。觀聖人之氣象。能反求諸身以自驗其情性氣象。乃可以學道。而知所從事矣。王學者曰。善學聖人在反求諸身。切要之言。莫過乎謝氏矣。

夫子之道。原自高深。但其高深者。仍不越尋常日用之間。而從容中道耳。諸弟子不能隨時隨事精察力行。只見從學多年。再不可幾及。疑夫子或有所隱。不以要法教人。不知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隱卽施子一身外。別無精深之理。作別無昭示之方。所謂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子本無不與二三子。或不見爲與。則以爲隱也。尚宜蒙引謂學者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固自隱矣。

亡而爲有三者。似慨有恆之難見。乃註云申言有恆之義者。蓋知三者之不能有恆。則知反是之能有恆也。人德之門。深切著明。誠莫過于此矣。學聖人者勉之。

集註解知之次也。以爲未能實知其理。殊有可疑。諸家多謂生知爲實知。難道學知便非實知乎。存疑則云。知之者。所知無一之不實。此方是求那知處。故次之。按此亦非愚意所安。然可備一說。癸卯二月記

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按自誠明者。實知其理者也。夫子謙言求明而未至於誠。故集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癸亥四月記。○徐蔭蓀曰。癸亥夏乘面承諭實知其理之義。彼時猶未釋然。今得讀此。始覺渙然以解。○王玉清曰。先生自癸卯至癸亥。閱二十年。始解得實知其理四字。足徵好學深思。百倍尋常。擊痛敢不勉諸。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身心性情。作止語默。無時無處。而不悔過遷善。是乃平時之所以爲禱。不待疾病而後然也。聖人之言。至爲切實。勿徒作拒子路之詞觀。

泰伯之不從不取。卽扣馬之心。所以全君臣之義也。而當事極難處之際。又泯其迹。以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其忠。亦無得而稱其孝。讓德之至。何以復加。玩註甚明。紛紛聚訟。可以息喙。

禮兼內外而言。則立亦當兼言內外。故輔氏曰。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或謂肌膚之會。會處卽指心言。註引禮運成語。故不另分內外。亦通。至或問以肌膚二句俱屬內。而以鄉

國朝闢闢外。假朱子未定之論

學以學爲人也。以後覺之人效先覺之人。希賢希聖希天。勤勤勉勉。其功常如有所不及。亦既就將匪懈矣。而其心猶恐失之。蓋惕厲之衷。益振其敏皇之力。好學者不當如是耶。註曰。警乃警策之意。不警則不覺。學者勉之。

夫子一面言堯商之才。卽一面及事殷之德。稱周之服事爲至德。隱然見周之變伐。德猶未至。故曰其旨微矣。

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個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第一個人。高堅前後。無可下手。幸得顏子提出博文約禮這個法門。乃萬世教學不易之規矩也。說本樂溪。卻從程註得來。

郝京山曰。約禮只是主敬。蓋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就世間綱常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朱子云。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最爲明劃。

到無可用力時。功夫更細。正要從循循善誘涵養。此爲善學孔子。

顏子喟然之歎。首節照集註。乃是深知夫子之道。而歎其高妙也。照圈外胡氏。則謂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或問小註亦云。初是捉摸不著。看來二說可以參用。蓋夫子之道。原自高妙。非顏子固不能深知。但顏子雖是氣稟高明。合下便知聖道之高妙。而彼時尚未肯實從下學中求。及遵夫子博文約禮之教。而後知道雖高妙。下手總不外此二事。遂專於此處用力而不能自已。至於所見益親。則所養益難。大段著力不得。正是孔顏兩下分合處。常人固不得而識也。或問以爲自敘其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還至聖人之地耳。語亦分明。壬戌九月記

聖賢至理。原只在人倫日用。庸德庸行上講求。愈平愈細。愈近愈難。常人故易忽略處。正聖心彌加惕厲處。讀出則事公卿章。不可但作謙詞看。王玉清曰。學聖人者。必自庸行之細加體驗。

食不語。寢不言。見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

鄉黨一篇。節節藏一時字。至末結穴。卻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山雉之時。點出分明是夫子自道。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但以沈幾遠害爲言。便小覷了時字。任說得高深元妙。只是黃老家言。與聖人分上無涉。故須精熟鄉黨全篇。觸處無非德禮恭從容中道時字。方見得眞道得實。吾友犁皆嘗論及此。服其老學日新。時用自勉。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三

論語下

當孔子之時，人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可知俗論自古難憑。淺見者拘于見聞，莫知其非。有識者心知其非，亦難獨立，只爲野人之譏，抵當不住。看得人重，看得吾輕，不能洗淨俗腸，所以同流合汙。孔子從先進冒野人之譏，而不顧自有吾在，便是力振頹風的標準。吾儕讀聖賢書，志在返樸還淳，萬不可爲俗論所惑。

季路問事鬼神，問死，似不切矣。朱子以爲切問。夫子答以未能未知，似不告矣。程子以爲乃所以深告之。聖賢之默契如此，學者識得此意，思過半矣。程子本繫辭之言而約之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翊註又本程子之言而廣之曰：一晝一夜，其吾人一時之小生死乎。一生一死，其吾人一生之大晝夜乎。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同謂氣則二，理則一。然氣可言二，亦可言一。如人鬼亦一氣之感通，生死亦一氣之聚散是也。王玉精曰：孫徵君謂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然盡其生之道，則氣雖散而生理不散，此古來聖賢豪傑所以不朽也。學者識得其生死關頭，纔能成道。

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之不善，至於聚斂。范氏三言盡之矣。王文孝申之曰：心術不明，不能格物以致其知也。不能反求諸身，不能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以仕爲急，道德之心不勝其功名之心也。則又探其本矣。總謂冉求之藝，惟其不知內重外輕之道，遂至失其所施，而才反爲累。學者所當深戒也。

曾點之學，已於性分各足之理，素位自得之樂，見到至極之處，特行有不掩耳。所謂看得到，說得到，只是做得未到也。能見大意，則其言動之際，質攻之間，氣象自是不同。夫子以此深許，門人所以詳記。集註特爲揭出，開示來學之意至矣，可不潛心體玩耶。

三子所言，自是實事，但由目前言之，什佰之志卻實，三子之志納虛，與曾晳，所以賓三子，恐其流爲無體之用也。由異日言之，三子之志遜曾晳，曾晳之志則虛許三子，所以賓曾晳，恐其淪於無用之體也。全要見得聖人點化四子處。

子路若達，卻便是這氣象。程子此言殊有深味。蓋達於禮，則純是德性用事，而才氣渾然無迹，安上全下，舉而措之，豈非堯舜氣象。

以視聽言之，邪色姦聲自外至者，似不可使以爲己之私，妄視妄聽處，才是己私。註總解非禮，尙須分曉。庚申八月記。後以此語言於張篾山，篾山對曰：聲色雖自外至，非己所當視聽之聲色，謂爲己之私，不亦可乎。余疑遂釋，益信問辨之功不可少也。甲子正月記。○王孚若曰：五年而疑釋，見問之審，思之永，辨之明。

質直似就外面說，註云：內主忠信者，但凡人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故質直皆心所爲也。

和靖之學，乃眞能務實者，故於樊遲問仁章，發明問學之意最親切。如此教人，後學猶不知問辨爲何事，良可嘆也。王玉精曰：說來後學猶不知問辨爲何事，愧汗霑衣，爲之心悸。

衛君待子而爲政，以正名爲先，千古疑團。胡氏之說，豈不詞嚴義正。但夫子何以爲政，輒用之耳。輒用孔子，而子先廢輒以立郢，且告諸天子，請於方伯，以廢輒立郢，於情可乎，於勢能乎。諸註本劉氏、張氏之說，而大發其義，乃知窮理正心之學，此脈不絕於後儒也。

耕於有莘，耕於南陽，古人之躬稼，無非學禮學義學信之地。以粗鄙近利之樊遲，而請學不已，則視修禮以耕，陳義以種之學，固判然兩途矣。志何陋也，故夫子斥之。此爲學所當辨於心術之微者也。

諸子問仁，而答之各異者，因其資之所稟而發也。樊遲問仁，而答之各異者，因其學之所至而發也。

能言者，不難於專對，故言不辱君命，以見有爲之材。有爲不止於使事，此乃特舉一端，亦是對子貢而言耳。

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見稱止於宗族鄉黨而已，則本雖立，而所行未必能事事不苟，其材之不足，亦可見矣，故爲其次。

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謂瑰異奇特可以悚動一時之耳目也。夫子教之以近裏著己，故程子曰：皆篤實自得之事。

謹者不放肆，厚者不刻薄，天下所稱好人，世俗所喜，而夫子不取，爲其苟安而無卓越之志，浮沈而無貞固之節，未能振拔而有爲也。夫子所取狂狷，乃世俗所共惡者，註中特將謹厚之人點醒，乃朱子衛道苦心，有志者審之。

朱子論管仲及王魏之功罪，進於程子矣。王文孝謂管仲輔糾不可謂無罪，王魏先有罪，罪在事建成，而

不在事太宗也。則又進於朱子矣。足見格物之學。不爲苟同。一說王魏之事建成。高祖命之也。更可以出脫王魏。惜未聞有諍諫建成之事耳。朱子所謂先有罪者。或卽指此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註云。過者欲有餘之辭。有餘是餘於言。如說七分而行十分之意。不然。雖聖人亦不能於本分外少加毫末。豈可謂有餘乎。

記曰。毋不敬。繼之曰。安民哉。卽是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之指。書曰欽明。詩曰聰敬。蓋敬則心常虛靜。虛則生明。靜亦生明也。

子貢多學而識。原非做錯工夫。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歸宿。夫子呼其名而曰女以予。使之親切體認。是循循善誘處。下截以下。如聞其聲。各宜親切體認。庶乎得之。

子張問行。意在得行於外。求諸身以外也。夫子欲其反求諸身。言者身之文。行者身之表。忠信所以進其身之德。篤敬所以愼其身之德也。固是務外者對症之藥。卽是凡爲學者爲己之實功。認定言行是吾身之樞機。忠信篤敬是合內外徹始終通上下之實學。卽是致知處。學問思辨。都是向此中討消息耳。莫因程註引博學二語。遂疑此章缺致知一層。必須另外補出也。

程子謂近裏著己。乃爲學要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此致知之近裏著己也。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此力行之近裏著己也。質美者合下。看得透。便做得到。翊註所謂上焉者卽知以爲行也。其次則必守得定。才養得熟。翊註所謂次焉者卽行以爲知也。蓋近裏著己之學。通乎上下。及其至。則私欲盡化。天理純全。皆與天地同體也。中庸末章可證。莊敬分內外。持養分生熟。程子之說。無不言簡意盡。王陸皆曰此眞爲學要訣透明

道地得力于程朱者深矣

夫子與顏淵言。廣大精微。俱到盡頭處。爲仁則克己復禮。決之一日。歸以天下。爲邦。則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世儒依文訓義。究難心知其意。當時想亦簡路不來。是以傳述寥寥。不然語之不惰。終日不違。與言多矣。論語何記之寡也。其幸而存者。可不盡心與。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此百王不易之治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此百王不易之心法也。治法治天下。心法治一心。皆所謂大法也。欲法立而能守。必自治心始。鄭聲淫。佞人殆。夫子獨申其義。意深哉。克復致嚴四勿。與此可以參看。

翊註云。或以獨行滋多口。或以大義冒不韙。衆雖惡之。所當察諒於形迹之外者也。或違道以干時譽。或矯情以博名高。衆雖好之。所當推測於心術之微者也。衆之所惡。亦有當惡。則察其所以得罪於淸議者安在。衆之所好。亦有當好。則察其所以允符於輿情者安在。斯不至隨聲附和也。患不知人者其詳之。

知及仁守。是明德事。莊涖動禮。是新民事。要皆以至善爲止也。翊註說得明白。

諒則不正之固也。君子豈其然。

高忠憲曰。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卻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

孟子言持志。戒卽是持志也。此亦范氏志氣之說。而言理益精。學者所當銘諸心也。

寸文孝曰。天下何思。爲妄思者言也。以思無益。爲徒思者言也。君子有九思。其思曰睿。睿作聖之思乎。

身與物接。莫先於視聽。故居九思之首。書所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是也。非禮勿視聽。乃思明思聰之實功也。

程子謂九思各專其一。卽是主一之義。主一者敬也。敬爲九思之一。各專其一。則九思皆主乎敬。此主敬之學。君子所爲成始而成終也。無時而不自省察。愼獨也。愼獨。卽所以存心也。思而後得。以人道合天道。故曰思誠。

知至而后意誠。故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註。補出眞知二字。使知之不眞。則見之不確。而欲好惡之誠。難矣。

求志達道。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註中於顏子無抑揚少貶之詞。翊註所論甚確。

朱子云。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程子之說。自非聖人本意。只要著眼唯字。以見可移者多。則習之當愼徒見矣。

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亦不是浮慕其名。但徒好去。則所行未免有任心之失耳。好學亦不是徒博。乃研窮其當然之理。亦不是各因所好。始去各有所學。只是一箇學理。到極明處。則凡美德之在我者。隨其所好。自無不出之。恰好恰好自無蔽矣。

程子言盜賊至爲不道。亦有禮樂。是謂天下無一物可以少此序和之實意者。知禮樂之有本。不得專持其末也。首二語甚明。學者要須識得序和之實意。而反求禮樂之本耳。

饒氏曰。予欲無言。與無隱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無非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

三年之喪。迄於今。不廢大禮。萬世不易。未必非宰我之問啓之也。蒙引以註用尹氏說爲非。仍是紐於圈內圈外之見耳。但尹註強字頗晦。若作諱字。則語意更明。朱子錄其說。取其近於忠厚。亦功罪不相掩之遺也。本翊註。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是勉人及四十以前。早用風雷益之功以成其德也。君子之學。與年俱進。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又是老而不倦之意。不可不知。見惡更下於無聞。有惡更甚於無善也。須作見惡於正人君子看方合。若是流俗所惡。何足爲憑。王氏曰未四十者不可不勉已四十者不可不懼

諸錄。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遁卻不難。觀此。則微子去之。爲仁可想。

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憂君憂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

仁則忠與義俱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蓋謂與其虧大就小，則當小有出入。下句正覆緊上句，甚言不可不務大也。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緊對上文。謂游謂我，爲有末無本，將謂我有傳有倦乎。不知君子之道，有傳并無倦也。道字不宜從將心字替說，與下道字判成兩樣。朱子自謂少時疑此章是說無本末，無大小，後在同安作簿時，忽從明道君子教人有序數語悟出，卻是有本末大小。愚因此細玩白文，忽從門人小子四字悟出教人有序來，亦一快事。蓋子夏所言，聖人在對門人小子言之也。觀內註末句甚明。（徐蘊齋曰，朱子從明道教人有序悟出本末大小，先生從白文門人小子悟出教人有序，眞是一脈相傳，開示後學不淺。）

朱止泉謂子夏始卒之言，原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朱子始卒之解，亦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如近小遠大之謂，非謂始是末，卒是本也。自此旨不明，講家多以始末卒本先末後本爲朱子教不躐等之說，不知朱子原無此說。朱子有云，灑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蓋言灑掃應對，須識獨。精義入神，亦在識獨。發明程子理無大小，只在謹獨之旨最確。斷不可以末先本後疑朱子也。接此答王爾緝復義五條之一。向來看此章多隔壁，讀止泉語，方覺渙然。（丁卯冬日記）

和靖謂知命知禮知言，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某常三復其語，輒爲悚然。（王巨倩曰，少讀老不知，眞侮聖言者。先生三復）（惺齋所以執禮俟命，別白黑而定一尊，毅然不惑也。竊謂先生之篤行與和靖同道，而規模宏遠矣。）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四

孟子上

韓子初間，每以孟子與荀揚並稱，後來因文見道，如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一段，議論已確不可易，高出諸儒之上矣。

朱子論孟精義序云，論語示人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大指，類多體驗擴充之功，提要鉤元，讀者詳之。

程子謂學者全要識時，乃是時中之時，非時務之時也。

孔子作春秋，特書納大鼎于太廟，齊人來歸衛俘，與召陵之敗莒，牟夷之來奔，皆悼世之後義而先利也。拔本塞源，乃是聖道眞傳。曾子以此爲十傳之終，一則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再則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孟子以此爲七篇之始，一則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再則曰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反復丁寧，救世之意至爲深切，可不重以爲戒乎。

存疑云，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國危矣，是自利推到有害處。自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不曰家危身危，而曰國危，可見言利之害，已暫受之。

齊宣王問是心何以王，而孟子乃曰有復於王云云，何也。蓋此心之合於王者，全在用恩。然恩及於民較易，恩及於物較難。今王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則是不用恩也。故先分疏個難易，逼出不用恩來，使知

有此心而不王者。由於不用恩。則知此心之合於王者。在於用恩矣。用恩卽是爲下老吾老節。正是用恩處。亦正是爲處。

有不忍之心。而善推所爲。則由親親而仁民。制恆產。復恆心。功加於百姓。而恩及於禽獸。此王天下之大道也。區區霸業。何足道哉。齊桓晉文章。大旨如是。

朱子謂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按此粹然儒者之言。所謂放之則彌。而斂之則密者。學者不能深察而實體之。亦烏知其絜靜精微之蘊。親切正大之旨哉。王玉清曰。深察致知也。實體存心也。先生謂註反求諸身。全是中庸工夫。

刁文孝曰。孟子一生學術。得力在不動心三字。而心之所以不動者。自知言養氣來。知言養氣。又自集義來。義唯直則集。孟子所謂直。卽孔門所謂縮。一脈淵源。有自來也。其舍顏閔。與尹夷。直以孔子自期待者。程子所謂莫說道將一等讓與別人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也。雖之不動心。勇也。知言。智也。養氣。仁也。三德合而卿相之位。霸王之業。不足道矣。愚謂讀孟子。必於此大綱節目處潛心玩味。方能實有所得。

李二曲謂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吾人自讀孔孟之書。而不能以孔孟爲法。買櫝還珠。眞是自棄。來瞿塘讀書之初。卽書願學孔子四字於壁。俗儒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程子謂當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願共勉旃。

不忍人章。發明性善之旨。最切著明。無義不舉。有功聖道。良不在禹下。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嘗試反己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人而非人。謂之何哉。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子路身分極高。故孟子舉來與舜禹並列。蓋喜聞己過。卽是樂於受善。以從人之善處。但分量有大小耳。朱子總註。所以統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也。孟子而後。惟周子程子見得此義甚透。故章句並入二子之語。王玉清曰。孟子而後。周程見得透。朱子而後。先生信得眞。

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後世何以聞善言而不肯下拜。曰。只是不爲善。故不能服善。吾日以此省克。不敢自暴自棄也。

李二曲曰。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衞道之藩籬。辭受者。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然後學爲眞學。品爲眞品。

人性皆善。堯舜可爲。滕文公之事。其明效也。喪禮久廢。舉世莫行。天性疑於淹沒矣。自世子一聞孟子之言。而欣然有得。則性中之善端。於此具見。而當局者一事之堯舜何可誣也。父兄百官合力沮撓。天性

又幾於淹沒矣。自世子再聞孟子之言。而斷然力行。於是疑者信。怒者喜。則性中之善端。又於此具見。而旁觀者一念之堯舜何可誣也。上章方託空言。此章遂見實事。孟子豈欺我哉。刁文孝云然。余亦曰是誠在我。顧力行何如耳。

世子問喪。孟子開口便稱善。善其所問者。舉世所不能問者也。送死大事。人子藉是以稍伸烏鳥之私。蓋天性有不容已者。非假諸外來也。孝子一生。罔不以禮爲歸。所自盡者盡此耳。可見親喪徇不得流俗。於此不能自盡。其他更無可說。

學不識其大。不可以爲通儒。於喪禮經界兩章見之。天德王道備於其中。熟讀而精思。自能心知其意。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也。

夏后氏水土初平。地未甚闢。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至殷漸闢。故增至七十。至周大闢。故增至百畝。此說固是。但世代漸遠。則生齒漸繁。戶口日增。安知人遂不浮於地也。故朱子皆疑之。先王體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代代增加。則田間許多經理。俱令更改。恐無是理。大抵孟子之言。雖推本三代之遺制。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所能知哉。

貢。猶今之計畝收租。助。猶今之就田分稻。

孟子云。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二曲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讀此而不猛省。便難引到人路上來。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志在則然。得志與民由之。不私此志於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不負此志於天下也。富貴非吾之幸。斯民之幸也。使我徒爲富貴中人。不亦鄙乎。何淫焉。貧賤非吾之不幸。斯民之不幸也。我自存不貧不賤者在。何移焉。人以勢爲威。我以理爲威。人以暴爲武。我以仁爲武。勝負迥不侔矣。何屈焉。昔人云。此節是大丈夫贊。亦是孟子自贊。信哉。吾人必有大志。乃不負爲丈夫。否則丈夫而妾婦。豈不有愧鬚眉。

李二曲云。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衆。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脈。綿綿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事功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愚謂孟子所以闡示彰更著至矣。後世俗人。猶襲其緒餘。爲儒詬病。亦弗思耳。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愚謂孟子好辯之心。惟朱子知之眞。信之篤。言之懇惻。不啻三致意焉。所以上承道統之傳而爲功於萬世也。集註謂非知道之君子。孰無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宜乎鄉人步步。猶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自陷於邪詖之徒。亂賊之黨而不覺也。余讀孟子三十餘年。率於科舉之學。未能眞知。四十以後。專用力於朱子之書。十有四年。始見得聖人教世立法之意。深切著明。亦豈敢避好辯之小嫌。而緘默不言哉。王玉譜曰。先生接引後學。終日諄言不倦。反復辨論。不肯[illegible]謂泣而道之。惜急人之陷於不知也。皆學術誠逼痛切[illegible]亦欲正人心。是可以見先生拔本塞源千載大道之志矣。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五

孟子下

孟子言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仁政云何。曰禮是也。上有好而下共學。則天下無爲而治。反是則亂。下無學。即不知學禮也。賊民興。喪無日。可不懼哉。

格君心之上。便有正己一層。蓋大人惟能正己。故能正君心之不正。而國無不正矣。仁義乃是正之實。集就大人之德。即在正己。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句雖未明言心字。但心亦屬形氣。惟人得形氣之正。其心之虛靈。獨能察識擴充。以全其性而無虧。此則所以異於禽獸者耳。此之不存。則無以踐形而流於禽獸矣。是以君子於衆人貿貿之中。此心常惺惺乾乾。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而踐形惟肖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心也。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不苟也。常懍幾希。故有終身之憂。不被橫逆。故無一朝之患。設言行事。故以義與仁對。此就待人言之。故以禮與仁對。

君子以古今第一流自期待。則非如舜不可。舜也者。古今遭橫逆之第一人也。而彼能烝烝乂之。然則天下豈有不可化之橫逆哉。三自反者。不患天下有不仁無禮之人。惟憂一人有非仁非禮之心。去其非仁非禮之心。而心存矣。心存而君子斯有以異於人矣。請端詳。豈得此心怡然。

天下有有道無道之時。而吾之道必不可無。何也。隨地而在。達也可。窮也可。舍己教人也可。避人修己也可。要歸諸時中而已矣。否則出乎禹稷。入乎楊朱。出乎顏子。入乎墨翟。可不慎與。讀翊詳。見得善道大義。

以聖推三子。刁文孝謂是孟子創論。然其意則在借三子之偏。形容孔子之全也。如樂然。三子各備一音。以奏響。而孔子則太和元音也。如射然。三子各擅一技以命中。而孔子則中鵠神技也。程傳云。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用於中正二字。則知孔子與三子之分矣。

位卑無行道之責。言行道即是罪。立本朝便當行道。道不行即可恥。玩道不行。非必我無道可行。即有所沮抑而不得行。亦可恥。

立朝非竊祿之官。難道抱關擊柝。便可竊祿乎。一轉便覺竊字有病。須知職易稱者。但盡其職。即不爲竊祿矣。與立朝行道者自不同。

士居人國。論分則僕也。論德則賢也。君而僕之。既不敢上比於君。又何敢混同於臣。君而賢之。則不特有養賢之禮。尤當有舉賢之道。能養則不必周。能舉則又不徒養。故論不託諸侯之義。終引唐虞以示則。

孟子言至大至剛。浩氣是以爲道義之配。常清常定。夜氣是以驗仁義之存。皆前人所未發。但牛山章之旨。乃是申明性善情善。欲人用主敬集義之功。勿梏亡於旦晝所爲耳。非要人在夜氣上做工夫也。眞西山夜氣箴。方是發明夜氣之緊要。當致戒謹功夫於人所易忽處。

存疑謂牛山章是存養之功。熊掌章是取舍之分。愚讀至此而論語富與貴章之義益明矣。

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兩有字。即下文人皆有之之本心也。義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後人於此節多極口辨駁。雖墨守章句者。亦不能無疑。於蓋能如是至有所發明一段。惟恐其涉於輕學問而單講求放心耳。不知居敬乃可窮理。存心方可致知。於理何礙。但此處語氣徹不如此。故有解作學問求放心之效者。欲杜異說。而反將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發明曲盡之指。晦而不明。亦大非朱子教人服膺勿失之本意矣。壬戌十月記

此節集註。向來猶看不清。今閱本義匯參。又細玩註意。始知圈非一端。句乃是提出學問二句。說以對針寂守之學。欲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隨用然其道三字。轉合求放心。順接蓋能如是以下。則俱是對針口耳俗學以見學問之道。莫切於求吾心之仁耳。不如此看。則孟子此章本旨無歸宿處。而程子朱子親切指示學者之本意。亦不明矣。戊辰二月記○王玉譜曰。昔朱子與吳晦叔書。每勸令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先生與生徒講學問之道。莫切於求吾心之仁是學問有歸宿處。

一己之長雖長有限。天下之善其善無窮。此是相臣第一義。好善優於天下。常與大學所引秦誓參看。

富貴而淫。貧賤而移。威武而屈。非道非義之天下。千駟而顧視。皆立乎巖牆之下者也。桎梏之類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註言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婆心苦口。指示親切。無過於此。爲人君而知恥。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知恥。則必爲禹皐矣。爲人子而知恥。則

必爲武周矣。爲人師而知恥。則必爲孔孟矣。爲人弟而知恥。則必爲顏曾矣。故曰進於聖賢。庸人不肯進於聖賢。而又不甘入於禽獸。難矣哉。願學者之勿失其恥心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身爲士人。乃以凡民自棄。而不以豪傑自期。豈不愧死。大概學者不能奮興。皆因有待之念自惧。必痛掃此心。乃能自立也。

自覩欿然。只是猶夫平日沈氏之說。頗見體認。若知有韓魏之家而欿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臨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是指點語。言外便見人當保守擴充。以無失其良心。蓋知其有不學之能。乃可學以擴其能矣。知其有不慮之知。乃可慮以通其知矣。庶不爲後世講良知家借口。

天下無不知愛親敬兄之人。而仁人義士。不概見於天下者。惟大人之仁育義正。獨不失其赤子之心。而衆人之親親敬長。纔未全其知能之量耳。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兩無字極重。詎以能反是心解之。是時時提醒。件件截斷工夫。有橫說者。逐事逐念之克治。卽擴字意也。有豎說者。一事一念之力制。卽充字意也。如此而已矣。見全了本來心體。便無餘事。孟子示人懇惻如此。蒙引言之甚詳。吾人各有本心。奈何自有而自失之。

嘗聞之西林云。謂之事君人。固不可以言臣矣。著眼尤在事是君三字。蓋君之才質性情。各有不同。而鄙夫則事一樣君。便有一樣容悅之法。其巧無盡。其訣難傳。所以可惡。余謂此解。較諸舊說獨得小人之

情狀。

孟子曰尚志。志卽士之事也。遯卦之上九曰。高尚其事。象曰。志可則也。亦可見志事之合一矣。

居仁體立。由義用行。體用兼全。無少虧欠。在田之大人。無以異於在天之大人也。

桃應問答。是就各人所處大理。精微極致上說。未論到事。爲委曲處。蒙引就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使不是就用心上極論精微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了。蓋爲臣執法。爲子愛親。各盡其道而不相悖。各行其是而無所顧。分說便明。合看便差。（王學皆曰分說便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合說便差者計較論量之私也爲臣爲子者宜直向前去）爲上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朱子言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又云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權制。今人爲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註謂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是喫緊爲人語。最宜深思。

以道殉身。以身殉道。總見生死相從。須臾不離。是道便不可殉人。殉人便不可以言道。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大旨言仁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合仁之理於人身而言。卽所謂道也。是仁非外。而道不遠。則求仁而體道者。非人之責乎。紛紛重仁重道。殊覺偏屬。但此於註然字一轉微不合。若如註當云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本非外也。然必合仁於人身言之。乃所謂率性之道也。否則言仁而不合於人。雖謂理本自具。亦終是虛懸。豈率性之謂哉。此則歸重下句。以責在人身。俱俟考證。

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言不能明德而專講新民。是本亂而末自治也。有是理乎。故凡有治人之責者。不可不知大學之道。

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同然。原是性。君子不謂性。安命所以定性。仁義禮智。天道之所稟不同。原是命。君子不謂命盡性。所以立命。此爲性命合一之學。

或問小註。性也指氣質而言。有命卻合理與氣而言。按富貴不能如其願。此以氣言也。則理不待言。富貴不得遂其則。此以理言也。若論氣。則無不可得。

命也。專指氣而言。有性卻指理言。存疑命依小註。兼所稟所遇說方盡。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者言耳。仇滄柱云。變化氣稟。善全遭遇。是不謂命實功。

命也。側重薄而濁一邊。蓋孟子專爲愚不肖者言之。若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則推之而義無不通矣。

吳因之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不爲。便說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節之旨。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一節。是實上文。非又進一層也。張彥陵曰。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按上節仁也。義也。有謂以體言。而此節以用言者。然曰能充此心。則是本體無虧。而後用之不盡。言用而體何嘗不在其中。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己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己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孟子言推恩本於不忍。王道之原也。言養心始於寡欲。聖學之要也。外不忍而言治。是霸道而非王道。外寡欲而言學。是俗學而非聖學。

胡雲峯曰。論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敍其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見知言。禹臯不言稷契者。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陶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敍天秩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又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又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慈迪彝教。則彝倫之敎。散宜生蓋有助焉。按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同堂之際。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王字智曰。此是讀書大關頭。是爲學大眼界。）

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也。

朱子於孟子篇終。繫以伊川之言。明是以明道先生接孟子之後。其不及濂溪者。意必有在。觀其序大學

中庸．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絕．其意可見矣．蓋大學中庸．乃孔氏繼開道統之眞傳．表而章之．始於程氏．厥功偉哉．王玉清曰．直以表章大學中庸爲程子接孟氏之傳處．眞得心傳要訣．朱子所謂百世下必將有心會而神得之者．微先生其孰與歸．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六

中庸

中庸章句序．溯道統所自來．詳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旨．以明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外一中．見中庸之理無以復加．列聖相承．至於子思．去聖遠而異端起．憂道統之失傳．乃作中庸傳之孟氏．其後惟程子兄弟能得其心．惜未有成書．朱子作章句及或問．自任道統之意．卽見於自謙之中．

厯觀前儒之說．所以發明中庸大旨者．未有如程子所言之約而盡者也．

脩道第一關．在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顧諟天之明命的工夫．君子固無所不愼矣．而有所加愼者．尤在於獨．獨則隱矣．而實莫見乎隱．獨則微矣．而實莫顯乎微．使於此獨知之地而不愼．勢必至共知之地而離道愈遠矣．故君子遏人欲於將萌．喫緊在此．吾人有志於道．不可不察也．

君子所以戒懼愼獨．而不敢須臾離道者．誠以吾心之性情．卽斯道之體用．本有其不可離者也．從喜怒哀樂揭出中和二字．便覺實實有可持循．

推本於天．是中庸大主腦．反求諸身．是中庸大關鍵．總註揭要．君子素位章末指點分明．

君子卽下文能明能行．合知仁勇而兼之之聖者也．民鮮能之．惟聖者能之．故曰君子中庸．至小人之反中庸．則民鮮能中之最甚者耳．

未發曰中．已發曰時中．故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鮮能．亦鮮能明行耳．交互而言之者．正見知行並重．知行相須．知行合一之理也．末示提醒人處．言愈淺而旨愈深矣．王孚若曰．約而盡．

李二曲謂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者也．溺於文詞知見．纏錮蔽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罟擭陷阱尤甚．吾黨戒之．

朱子答廖子晦書．謂能擇能守．正顏子博文約禮工夫．蓋隨擇隨守．卽是隨博隨約也．是正後世俗儒泛言格致之謬．

中庸易而難．或問引程子克己最難之說．以爲其旨深矣．蓋克去己私．渾無盡．必方到得中庸恰好處．分明是照下章註．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之意．此爲起君子之強．

丁卯秋．余按試白下．有同官問無私心與當理孰難．曰無私心難．同官某．反復力辨當理難於無私心．若細玩中庸不可能章句及或問與惟仁者能好人．并令尹子文各章集註．當悟其失．王孚若曰．無私心難．是過來人語．理難是隔人欲．子告顏淵在克己．豈不是無私心難．此集註章句之所以書爲分明也．以口舌爭．妄矣．

第十一章以上．言知．言仁．言勇．總只完得君子中庸一語而已．故朱子謂君子中庸以下十章爲一節．是說中庸．

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而言．全體猶言全量．非體用之體也．侯氏註自明．

鳶飛魚躍一節．可與子在川上章參看．彼是無時不然意．此是無物不有意．然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處．則無時不然意卽在其中．所以要勿忘勿助．而不可須臾離也．王玉清曰．與子在川上章參看．說本陳氏．而剖斷分明．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湯潛菴曰．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個空閒容我疎放．然卻隨處自有個恰好的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間．陳榕門曰．容不得疎放．此謂勿忘．著不得將迎期必．此謂勿助．箇中消息．須體認與箇中人領取．

近指云．不可須臾離者．道也．豈有遠人者哉．卽子臣弟友之人．而道在是矣．爲之而子不子．弟不弟．臣不臣．友不友．是遠人以爲道也．豈可以爲道．

以人治人者．於子也．如其子之道而止．於臣也．如其臣之道而止．弟友亦然．

忠恕二字．從以人治人落出．而勿施於人．則其能事也．不願於子之道．卽勿施於子．不願於臣之道．卽勿施於臣．弟友亦然．

己與人．皆人也．以己之心度人．仍是以人之心度人也．豈有遠人以爲道之事．

四個所求．四個未能．眞見得日用倫常．實有難盡處．初不在遠．聰明才知．到此庸德庸言上．一毫用不著．兩個不敢．全是一段戒懼精神．斂藏不露．既不流於隱怪．又不廢於半塗．彼爲道而遠人者．正未覩於慥慥之君子也．王玉清曰．合出則事公卿章參看．纔見得聖人有此三不敢．纔見得先生知此三不敢．事事服膺處．卽心心相印處．

玩胡不二字語氣．是對遠人爲道者而言．道無有餘不足．故曰中庸．有餘不足．皆病也．人惟遠人以求道．無道一點不敢之心．所以不是溢於道外．卽是歉於道中．於言行上便自照顧不來．一生張羅．竟無實

諸。如君子之全副精神。都用在庸德庸言之中。時時斂藏。處處周到。亦何嘗不有篤實含章之美乎。

刁文孝謂費隱章歸本到夫婦上。道不遠人章便指出子臣弟友來。道不在五倫外也。道不遠人是綱。子臣弟友是目。忠恕是樞柄。言行是樞機。終日無逆施事。終日無滿願時。一味敦篤。朴實做去。道在君子。誠不遠哉。愚謂天下事須是篤實人做去。若炫燿揮霍。便非斯道中人。過方來曰先生於身得力處在此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失字。正對上文得字。不可略過。

反求諸身。則有得無失。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正在乎此。上文意思。都歸結到此節上。示學者下手處也。學者非不曉得素位一條路。儘自受用。只是不能反身責己一。到得失場中。便忙亂了。子思引反求之說以結素位之意。其旨深矣。孟子言發而不中。反求諸己。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及三自反等語。皆本於此。乃千古聖學之眞脈也。王下曰先生讀書拈出千古學脈者二一則於十宋擧發其凡一則於素位章提其要深思反求顧其承學之士共勉之

誠爲一篇之樞紐。從鬼神章發端。最是中庸示人深切處。

善繼善述者。時中之謂。張子所謂窮神知化是也。應天順人之舉動。克協於時中。無忝於厥考。雖志與事不必強同。而實無不可相通之處。斯爲繼述之善。斯爲達孝。若如文王當武王之時。亦必爲牧野之舉等語。則與至德之論難通矣。

左昭右穆。死者之序也。祭昭穆。生者之序也。

踐其位五句。皆從武周善則歸親之心而形容之。以總括上兩節。而贊其事親之至孝。惟達故至也。繼述之善。於斯信矣。

郊社之禮一節。又從達孝之意而推廣言之。不言后土者。非但省文。即易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又程傳云。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則地在主宰之中。不得與之並言矣。謝註旣發先儒所未發。

達孝章。由庸行而推極於治國。問政章。因論政而歸本於脩身。皆是一意相承。見夫子告君之道。即舜文武周之道也。篇內頭緒雖多。只一脩身盡之。脩身道理雖多。只一誠盡之。自人存至知天。言治人之政在脩身也。天下之達道五至三近。言脩身之道也。知斯三者以下。言脩身之道通於天下國家。九經只是三件。三件只是一件。大臣羣臣。自尊賢推之也。庶民百工遠人諸侯。自親親推之也。尊賢親親。又都是脩身之事。故一則曰行之者一。再則曰行之者一。誠之大旨已該。凡事以下又詳言誠之當豫以見人道之可以合天。而人存之不難舉政耳。

章句旣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不過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此仁字周流於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在其中。與仁者人也之仁。同以愛之理言也。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下文親親爲大。言仁心之發於親親爲尤切也。

或生而知之一節。言以達德行達道者。其知之行之。雖因氣稟而有異。而全其德性。則知之所知。仁之所行。勇之所強。於道無不同歸。故曰達也。

朱子以其分以其等而言。兩段誠曲盡矣。刁文孝謂生知安行是一個人。此自然之知仁。以不息爲勇也。學知利行是一個人。此顯然之知仁。以不惰爲勇也。困知勉行是一箇人。此憤悱之知仁。以不倦爲勇也。不知不可以爲行。不行不可以爲知。不合三者之德。不可以爲知行。如此看。則亦不必各有所屬矣。生安學利困勉三樣人。雖是平說。本意卻在困勉者之可以進於生安學利也。三近節。又爲困勉者開一實在入手法門。務使哀公可學而至耳。

爲政在人。有君不可以無臣。故又從在下位者遞說到誠身上去。在下如此。在上可知。

在下位節。已明誠之當先立。而立誠之事。大概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誠者。天之道也。以下又言誠之始終源流。以明身之所以當誠之故。而並詳立誠之事也。上兩段虛論其理。下兩段實指其人。天之道。就人身中指出本然之理。不可泛言於穆流行。忘卻身字。

項氏云。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是明辨乃從玩索後自己剖析一番。不去與人辨說。

問政章以上。總是言道之費也。故自君子之道以下八章爲一節。朱子謂是說費隱。

總註謂章內語誠始詳者。於鬼神章發其端。而於此始言其詳也。自誠明以下。則承天道人道之意。而言誠益詳矣。天道人道。莫之能外。入德成德。皆視乎此。故曰樞紐。

朱子謂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愚按不如照章句。以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反覆推明天道人道之意。頭緒更齊。蓋哀公章是終第十二章費隱之意。若大德小德。至仲尼章始見。且亦從天道中分言之耳。不必又另生一節也。

曲能有誠者。言曲雖誠之偏端。而旣能致之。則已漸充其全體。而無虧其本體矣。故曰有誠。有誠則無不誠矣。

妖或爲祥。祥或爲妖。吉或藏凶。凶或藏吉。偶得亦失。偶失亦得。能於倚伏相反處看出善不善來。纔是至誠之前知。

至誠之道。前知如神。說得元妙。故誠者自成章。便向平實一邊說。開口。歸到身上來。漸次推到物上去。功德雖是及物。功力只是由己。以仁爲知。時措咸宜。則其知不必前矣。刁文孝謂此子思立言之意。不可不審也。

誠者自成章。以誠爲主。蓋以誠自成。即爲自道。故首節以下。言誠不言道。言自成不言自道。章句補明。正欲人了然也。

物之終始。章句雖以實理言。卻兼實心在內。蓋此物字。已該下句物字在中也。蒙引凡兼人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言實心。而實理在其中。按此則言實理。而實心亦該。章句非漏也。

誠者自成。是本體自具底。惟自成。所以當自道也。次節章句所云自成。與末節本文自成。是工夫成就底。惟自道乃完得自成也。誠之即自道工夫。

語知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

章句既得於己。是補篇首誠者二字意。言惟仁知皆性所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誠者既得仁知於己。則成己而成物。自時措咸宜也。而謂自成非即所以成物乎。

至誠無息。乃承上章成物而推言之。所以開首便用故字。又從平實處說出元妙來。末以純亦不已結住。通章見聖人與天地。其理一。其歸同也。

大哉聖人之道。修凝在君子。通章又向平實處說中庸下手工夫。全在於此。乃爲學之切要。莫作文字看過。

朱子語錄。德性即是義理之性。又云尊德性功夫。卻不在紙上。在人自做。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未是。上面一截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又云上一截是渾淪處。下一截是詳密處。道體之渾淪處。直是難守。詳密處又難窮究。故五句相因又相須。愚按後儒於此節功夫。才有偏重之意。便有偏廢之患。子思早見及此。故言之詳切。而語無軒輊也。（王學皆曰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腳。教人多存虛靜一路上走。豈可謂尊德性。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實未嘗缺略也。自後學廬爲調停朱陸之說。得陸清獻講義始定。讀此益信。）

語錄。董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如何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按此是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

明哲保身。非苟且全軀之謂也。全在能辨死之重輕。以保身之久暫。死有輕於鴻毛。不姑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正所以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揚雄媚道。祇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通鑑於媚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反身錄言之痛切。爲君子者。不可不審也。

刁文孝曰。肫肫淵淵浩浩。天德也。若倚聰明睿知。如何領會得。故又加一固字。固者。盡其實。不務其名。棲神於穆。合氣於漠。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爲流通。方可以達天德。方可以言與知也。

知遠知風知微三知字。即知所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知所謹。謂謹於近自微也。兼下謹獨戒懼。

慎獨必求無惡於志。方是真學問。心事光明。自然不愧衾影。若求無惡於人。則於形迹上檢點。將流爲鄉愿之諧俗。非君子爲己之心也。

篤恭乃不思不勉不可測度之謂。其實未嘗不見於言動之間。天下平。亦實理實事。不可看得依稀影響。無聲無臭。即天命之性。而未發之中也。始以天命。終以天載。明吾學之本天也。至聖曰配天。至誠曰達天。造到天處。乃是至處。所謂以至德凝至道者也。成德則極不顯之妙。入德則唯不見是闇耳。中庸以希天望人。通篇要旨。教人闇修而已。（王玉清曰。造到天處。乃是至處。始終以希天望人。是聖學歸宿。通篇教人闇修是聖學要領。一卷小中庸在此。一部大中庸亦在此。嗚呼。先生之默契道妙者深矣。學者讀筆記而以三隅反。其殆庶幾乎。）

六藝論

鄭玄著

陳鱣輯

六藝論序

鄭氏六藝論一卷。隋唐志載其目。五季以來。鄭學自毛詩三禮外。盡已散佚。宋王伯厚集周易注。後人踵而行之。鄭氏之書漸次收合。惟六藝論未見輯本。因廣爲蒐討。錄成一編。案徐彥公羊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予謂不然。觀其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竝云元又爲之注。則作于注書之後可知也。孔穎達稱六藝論有方叔機注。叔機未詳何時人。其注僅見禮記正義所引一條。今亦附錄。因念古書之留于今者日少。區區采摭之苦心。未識能存什一否耳。

乾隆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癸卯。海寧陳鱣書于震澤舟次。

六藝論

漢　鄭氏著　清海寧陳　鱣輯

六藝者。圖所生也。（公羊傳疏）

易者。陰易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禮記正義。玉海藝文。路史前紀注五、後紀注一。）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言之教。（禮記正義。方叔機注曰。六紀。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雒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

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禮記禮運正義）

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禮記曲禮正義）

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漢上易傳）

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路史後紀注一）

太昊帝庖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伏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卽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辨正論三甄鸞笑道注）

軒轅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

20 A

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于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于崆峒山。（同上）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焉。（同上）

宓羲氏為網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氏。神農斲木為耒耜。揉木為耨揉。始教天下種五穀。故號為神農氏也。（同上）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造歷日。岐伯造醫方。鬼臾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與壎塤禮也。（同上）

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周易正義八論）

神農重卦。（同上）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同上）

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同上）

河圖洛書。皆天地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詩文王正義）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誶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壇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詩文王正義 玉海）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書序正義 玉海三十七）

民間得泰誓。（書序正義）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書堯典正義）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北堂書鈔九十五 太平御覽）

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詩譜序疏）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詩序正義）

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同上）

況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易交際三際也。午為易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易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序正義 詩攷）

詩初出。未有若今傳訓章句。（詩關雎正義）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詩序正義）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詩釋文 詩序正義）

文王創基。至湯僖閒。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贊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也。樹松柏小材。有挺而盤布。衆櫨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疑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路史後紀注十）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北堂書鈔九十五 太平御覽一百）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周禮春官序疏）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節。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禮北齊書正義 山堂考索續集八）

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凡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儀禮釋文序錄 禮記正義）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禮記正義）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同上）

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困學紀聞五）

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禮記正義）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同上）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公羊傳疏）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傳序正義 困學紀聞八）

元又為之注。（孝經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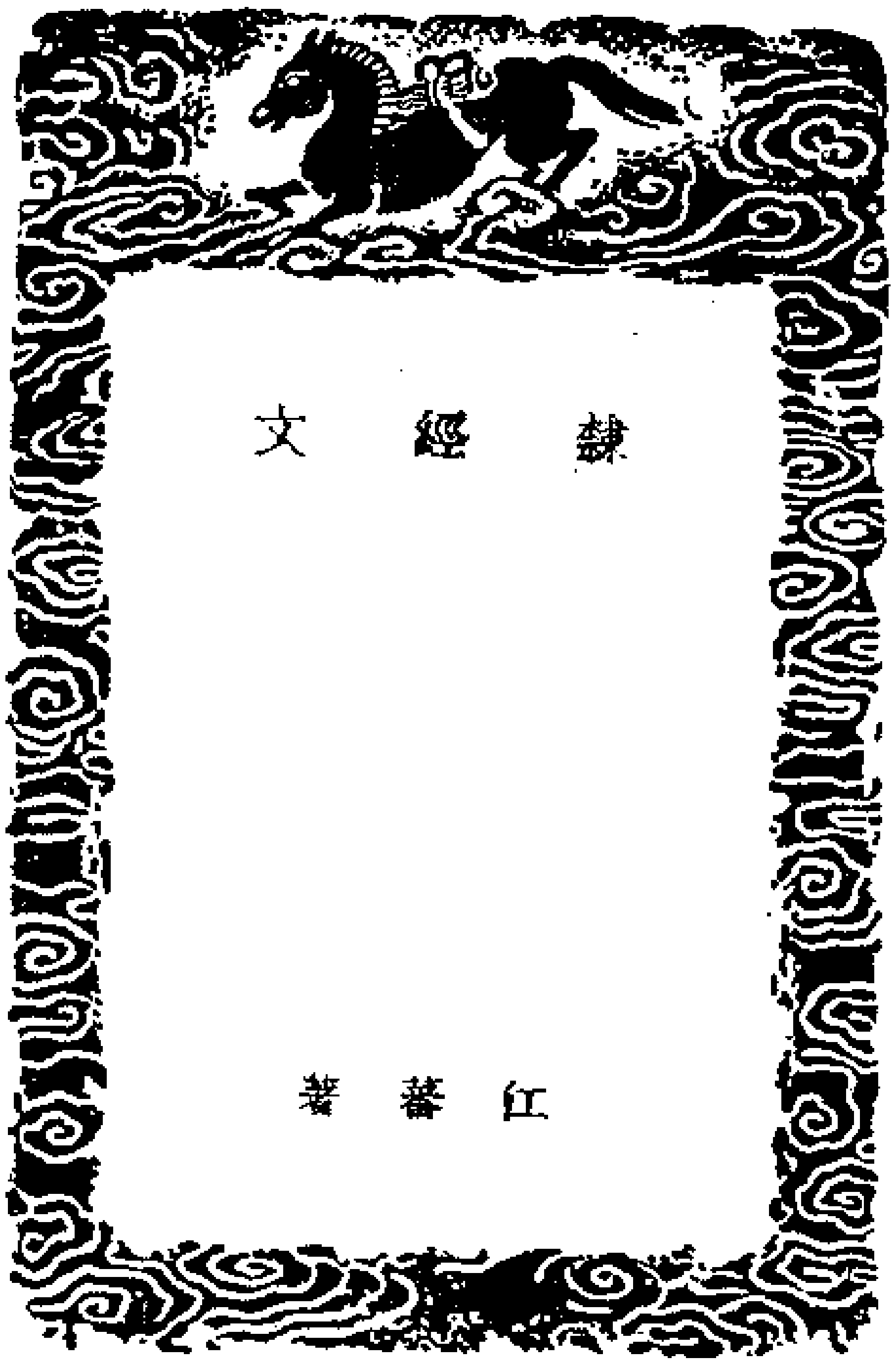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傳序疏）

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穀梁傳序疏）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正義）

六藝篇

元又爲之注。宋均孝經緯注。唐會要七十七。孝經正義。



文莫盛於漢。漢書藝文志無文家。何哉。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形。然則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章。皆謂之文。故六藝、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而後世溺尚詞章。推唐、宋八家爲文宗。至於核證典禮。辨訂經傳。則皆外之曰攷據家。若不足以語文者。嗚呼、空騁議論。衆口一談。即多至百卷。究何補哉。國朝崇尚實學。於是朱竹垞、錢辛楣。數先生。以攷據之文雄。然應酬之作多有。釗竊惜其不能刪汰。獨存問答經史、題跋、金石諸篇。甘泉江鄭堂先生。今之宿儒也。博學無所不通。著作富甚。一日。出隸經文示釗命敍。且曰。此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釗受而讀之。眞能於前人紛糾同異之說。參互考訂。發所未發。謂之六藝傳注可。謂之自成一子亦可。爰爲編成四卷。以授梓人。幷以鄙見附目錄後。使爲文者知所從事。無徒騁虛詞焉。鄭堂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海曾釗謹敍。

隸經文目錄

第一卷
議
第二卷
辯 論 解
第三卷
說
第四卷
釋 雜文

隸經文卷第一

明堂議

甘泉江藩著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而溯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疏略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事非稽古。能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讖。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讖記方書之不可信矣。藩不揣譾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鑿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亦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曰。覽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調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天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歷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劉俊袁翻亦從鄭說。則鄭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皆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予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舉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尚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謐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

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个在堂偏。永和以个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彥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逃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爲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纂述古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瀦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卽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焚燒書。漢興。諸儒網羅散失。捃拾遺逸。興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瀦學術膚淺。不揣檮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繹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止。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

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叢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評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謂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奔而鬼怪是也。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墠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大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闕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衞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即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篡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

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緣，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因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通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嚮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向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穆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即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轇轕，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姑、雜記士不祔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隸經文卷第二

公羊親迎辯

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杜佑通典。引鄭君康成駁左氏說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體。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後儒皆是杜說而非鄭君。愚謂漢儒治春秋者。古學與今學。互相攻擊。如水火之不相容。鑿枘之不相入。鄭君起而折中之。從古學用左氏說。從今學用公羊說。引詩親迎于渭。公羊說也。班固白虎通說春秋。皆用公羊家言。其論昏禮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據此則文王定昏在卽位之後。非在爲公子時矣。孟堅之說。乃公羊先師之言。杜預不知有此一解耳。周家文王爲受命王。故公羊隱公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周繼述。改正朔。易服色。皆推本文王。蓋當時因文有親迎之事。遂制天子親迎之禮也。

不然者。鄭君一代儒宗。豈不知文王爲殷之諸侯。而以爲天子哉。至於哀公問。杜謂魯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然魯郊非禮。先儒論之詳矣。以非禮之禮對哀公。豈夫子之言與。孟子尚且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而謂聖人爲此言乎。元凱之辭遁矣。

畏厭溺殤服辯

殤者、未成人之喪也。士禮喪服、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緣制三等之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以其未成人。故降之也。丈夫之爲殤之服者。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婦人爲夫之黨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差別之等也。是爲殤服之正者。有非上中下三殤者。乃殤服之變也。曷爲殤服之變。小功殤五月。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緦麻服三月。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是巳。小功殤五月。馬融注。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注曰。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賈疏。大夫無殤服也者。巳爲大夫。大夫冠而不爲殤也。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子殤者。巳與兄弟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巳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巳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曰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儀德。未必至五十爲大夫者也。實說非是。馬君、鄭君之師。以此知大夫無殤服。句用師說而微破之。馬君之喪服傳注具在。故不申述也。鄭注喪服小記。論四世五世。微破師說。而不言季長。亦同此例。公彥不察。別爲因喪而冠。年未二十。得爲大夫之說。曲爲之解。謬矣。緦麻殤服三月。馬融注。禮三十乃娶。而有夫之姊殤。闕有畏、厭、溺者。此文鄭君無注。有師說在。不重言之。陳銓曰。大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爲遂禮早娶者制。非畏、厭、溺也。射慈荅徐整曰。古者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子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巳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室者。此言姊。蓋逮妹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以上四說。皆屬肊斷。而孔倫之言。尤爲不倫。先王制禮。焉有爲遂禮者又制禮服之事哉。馬君深於禮經。其說必出於高堂生諸大儒。雖鄭君之博綜羣籍。亦不以馬說爲非。而魏、晉儒生。不信師承。好立小異。何邪。曷爲畏、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君注畏云。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蓋謂匡人以非罪罪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不死於非命。知命者也。行止危險之下者。若孟子云巖牆之下也。不乘橋船者。何胤云。馮河游泳也。此不知命者也。然鄭君約略言之。猶有未盡。如溺之不乘橋船。亦有輕生自投者矣。至於畏。則有兵刃相接。無勇、跳走。而死於兵者矣。此三者。皆不順正命。得罪君上。得罪祖宗。是以馬君云有罪也。夫殤者傷也。畏、厭、溺。雖皆有罪。然與三殤同爲凶短折。是可傷巳。豈可不降正服而服以殤服哉。所謂不弔者。蓋指朋友言之也。卽如畏而死於兵者。雖不登於明堂。不入於兆域。然而死於王事。其可傷則一也。故謂之國殤。至於免胄衝鋒之士。又不得以殤禮齊殤禮葬矣。若未成人者。亦可不殤。魯人勿殤童汪踦是巳。是喪服上中

下三篇之外，又有畏、厭、溺之三傷也。漢儒去古未遠，此必先儒傅子夏傳者之說。鄭君稱季長爲通儒，豈有通儒而私造典禮者哉。後人不信古人，多無本之言，可謂廢棄古訓矣。近今又有涵泳經文，而不一傳者，變本加厲，滔滔者何所底止乎。

姜嫄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蘊，而鄭君之箋，亦有遺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傳尚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厤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嫄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禖之禮。箋謂稷與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蓋堯即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高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殊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嚳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即得懷任。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即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無累矣。鄭所謂帝者，即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子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駮異義，引蒲盧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況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閟宮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甯。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即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非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汚辱之毀，故極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袪惑傳信也。居默然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箋：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恐人之議己，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後收養，以解衆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即有邰家室。箋云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稷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爲家室焉，何以不居本國，反之有邰而立室家邪。與後說不合，箋文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傾矣。愚謂姜嫄之夫，因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寘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歸其子之有邰也。若謂姜嫄棄之，姜嫄

因無子而祓高禖。其急欲生子明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翼。則后稷殆矣。卽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寡居棄子之說。則王基辨之詳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卽知稼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邰。卽就也。故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蓋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嫄不安其室。攜子大歸於邰。後邰國絕。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邰。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教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絕。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邰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恆、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訓肇爲始、箋讀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謂后稷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爲二王後。故得郊天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爲兆。但言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爲長。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私諡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尊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誄而諡矣。周官經太史職、小喪賜諡。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諡讀誄。皆諡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諡於朝。悉行迹之就準。於是有私諡

焉。漢張瑤、荀爽、以私諡爲非古。然柳下諡惠。黔婁諡康。私諡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諡以易其名。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以諡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諡。則柳下惠、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諡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諡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諡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諡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諡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爲諸侯相誄而發。非言私諡也。張瑤、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諡。若從張瑤、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姜嫄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嫄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嫄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邰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不得不立姜嫄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蓋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嫄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嫄祈於郊禖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禖之日。以姜嫄配焉。故孟仲子謂之禖宮。姜嫄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禖。故魯謂之閟宮。閟、神也。以姜嫄配祀郊禖。所以不毀。然姜嫄實生后稷。當寘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別立廟以祀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既不得祔於班。又不能祭於禘。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別於祖廟。配以郊禖。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也。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尚在。并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棄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

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卽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禰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廟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旣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禮經之旨矣。

六龍解

易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駮云。元之聞也。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鄭君謂彖傳六龍之義。乃乾升坤降。成旣濟。定乘時。變化不失其正爾。若龍有五而無六。龍之生數。合於五行。故管子曰。龍被五色。說文解字亦云。五龍六中。卽以乾六爻言之。雖六爻皆有龍象。而九三獨稱君子。是龍有五而無六也。所以說卦傳。乾爲馬。不爲龍。而蒼龍之象。屬之於震矣。彖言六龍者。猶言六陽也。卽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爲龍。此指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爲龍也。爻辭有五龍。龍之頭數也。彖傳稱六龍。說乾卦全體之義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六龍非實有之數。可以釋易。不可以制禮也。

重剛而不中解

易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云。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此說非也。九四之重剛。與九三以乾接乾之重剛不同。此爲重卦言之也。三畫爲象。六畫稱爻。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而成六畫。四爲重卦之第一爻。以三畫言之。四卽爲初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謂近於五而不能飛。與二皆以陽居陰。而不能見。近於三而非君子。疑其爲初爻之潛伏。而又躍於淵。故或之。在淵之淵。卽潛之謂歟。四爲重卦之初爻。是以稱重剛。疑其以陽居陽也。別上下卦而言之。四爲外卦之初爻。又爲奇矣。卽謂之重剛。亦無不可也。若以重爲衍字。則自商瞿至北宋治易者。不可更僕數矣。諸家豈無一語及之邪。虞仲翔乾三爻注曰。以乾接乾。亦謂重卦也。內卦三爻。與外卦四爻比。是謂以乾接乾云。

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魯論各得其所之所。卽周語之三所也。逄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

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七律卽七列也。此韋昭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韋說。考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爲曆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舊。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則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

化我解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邵公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說文解字。化、教行也。方言。化、譁也。蓋州公不服教行。燕享之際。暄譁無禮。州公無禮於我。故曰化我。無禮於人。齊語亦謂之化我。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何注。言欲以薄陋餘觴共宴飲。傳之意若曰。魚豆菲薄。不可以供宴飲。願諸大夫不以我爲無禮而過我也。

霣石解

春秋經。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左氏、穀梁、經文。霣作隕。與公羊不同。許氏說文解字曰。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此公羊說也。公羊子、胡毋生、皆齊人。后經傳之文。著於竹帛。多用齊語。隕之爲霣。亦登來踊梧之類矣。孔子修春秋。書此事。先序所聞隕石之聲。如雷故曰霣也。徐而視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也。春秋繁露云。隕石於宋五。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傳聞其磌然者。卽董子所謂耳聞而記也。磌然者雷聲也。古無磌字。當作填。屈子九歌。靁填填兮雨冥冥。是可知磌之當作填矣。公羊傳因隕石之聲填然。故爲齊人語作霣。言隕則填不見。言霣則填見矣。霣訓爲雨。是霣如雨。从霣之本訓也。霣霜殺菽之霣。霜之降。如雨之雨也。填之訓。引申爲鼓聲。古人制鼓。取法於雷。禮。旨鼓以啓蟄之日。鄭注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故鼓聲亦訓填也。孟子填然鼓之是已。填通作闐。詩采芑。振旅闐闐是已。

釋言解

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郭景純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後之學者。致力於經注。而昧於大題。或云。釋言之言。古謂之名。今謂之字。恐不然矣。考說文。直言曰言。直言者。如十五國詩人之言。各操土風。與王都之正音不合。作此篇以正方俗之語耳。然列國之言。因時遞變。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有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自周至晉。先代之絕言多矣。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故郭注多引方言以證經。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試舉其所知者論之。若斯謻、離也。注。齊、陳、曰斯謻。是離爲雅言。斯謻爲方言矣。其餘如怙恃、律遹之屬。皆古之方言也。今江東呼母爲侈。今呼重置爲歷。凡言今者。皆晉時之方言也。郭注此篇。引方言不下數十處。則釋言一篇。以雅言正方俗語。爲無疑矣。此必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相傳述之舊聞。非景純創爲之也。

釋訓解

釋詁云。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道者導也。謂順其意以導之也。說者悅也。傳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故曰。說教也。巽訓爲順。見周易繫辭。巽語者。亦順以道之之意。後人以順道釋訓。於義雖通。然尚有所未盡也。訓、順、馴、皆从川聲。互爲假借。小學家言之詳矣。所爲訓者。雅馴也。太史公五帝紀贊。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雅馴者。言之文也。傳曰。言者、身之文也。古禮。士大夫惟居喪乃言不文。爾雅。言有單詞、有重言。重言爲形容之詞。明明察也。順明字而重言之。極形容之美也。是明明爲雅馴之言。察爲直言矣。如孟子曰。泄泄猶沓沓。泄泄爲雅言。沓沓爲俗語矣。此篇自明明斤斤。至秩秩清也。皆順字而重言之訓也。畇畇田也以下。亦重言形容之詞。而又有別焉。詩信南山。畇畇原隰。畇畇。墾辟兒。頌。畟畟良耜。畟畟、耜入地兒。此文飾其詞也。言畇畇則知爲田。畟畟則知爲耜矣。是爲多文辭之文。似訓詁而又非訓詁也。如丁丁本伐木聲。嚶嚶本鳥鳴。因見於小雅伐木之什。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所以言丁丁、嚶嚶。則知爲朋友相切磋之道矣。藹藹、萋萋。藹藹、本訓容止。萋萋、本訓盛兒。因見於大雅卷阿之詩。所以言藹藹、萋萋。則知爲臣盡力之美矣。騶搴、騶鬼也。以下雖非重言。其義一也。蓋釋詁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釋言、釋訓、二篇。通方俗之殊語。皆雅言也。古人以言語爲樞機。榮辱之主也。率爾蠻野哉之誚。辭輯有君子之稱。可不慎哉。戴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是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爲簡矣。是爾雅一書。皆正雅俗之音。而雅、頌爲王都之正音。風爲列國之方言。四方聲音之別。莫備於詩。爾雅多釋詩詞。其斯之謂歟。

配酨二字解

說文解字。配、酒色也。从酉巳聲。酨、酒色也。从酉弋聲。潘謂巳非聲。乃巨之誤也。酨、黑色酒也。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綈。注。如淳曰。弋、皁也。賈誼曰。身衣皁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又考周官盎齊。鄭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鄭謂之蔥白色者。蓋酒之色青。微有白色。若今人稱碧玉爲蔥皆白矣。是當時酒有青色者。有黑色者。合二酒之色。則謂之配。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酒之色與黻之義同。故从巨。黻古作亞、巨卽亞之省也。因配合青白二色有合義。所以借爲妃匹字矣。配从巨。酨从弋。是諧聲亦兼會義矣。

隸經文卷第三

祧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既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

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廟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廟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廟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即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藪說

藪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也。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轑。自注，急就篇，輻、轂、輨、轄、輮、䡓、轑，顏師古注，轑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轑謂之藪。自注，轑、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菑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倂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內，小穿在外，則賢深九寸半，軹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軹之間，其外乃爲輻之處，即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

零六六六六二，去藪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分一一五，中詘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則藪圍五釐五七五之外，爲鑿，其內受軸，即釋車所謂受軸也。藪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軹，如壺盧之束要，即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軹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轂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䡅，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轊也，或讀䡅爲簪笄之笄。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䡅，云，小釭者，即鄭注凡大小穿皆謂釭也，蓋以轂末謂之䡅，軸末謂之轊，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䡅。說文無䡅字，讀爲簪笄之笄，則作笄字，亦無不可。轊，說文害字之重文，害，說文，車軸端也。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謂軹爲轊，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輿人職，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此乃輢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一爲輢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轊，不得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菑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菑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菑也者，合言之，菑也，分言之，菑也，弱也。

股骹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㾊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六二。賈疏，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餘五尺三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菑，入牙之蚤，不與焉。又鄭注，輻廣三寸半，則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謂股圍也，非骹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近轂，骹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二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

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二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骹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纔名。分言之。菑也。弱也。股也。骹也。蚤也。合言之。輻也。令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說。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注。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又曰。龍旗九斿。七仞齊軫。鳥旗七斿。五仞齊較。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者。蓋言斷三尺之較也。與禮制不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恰於三尺。故言重較歟、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仞。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軫齊較。皆言旗之下與軫較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斷。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傅會爾。非禮制也。竊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傅會也。說文解字無較字。當作較。較、車騎上曲銅也。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輢。銅作鉤。又說文解字。𨏉、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重耳。皆文公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轓爲𨏉。以簟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𨏉。重耳謂之重較矣。雖重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軓輢軫說

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周禮作前侯。侯。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叔重作軓者。所見本異也。輈人職。軓前十尺。鄭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軋、即說文範字。省竹耳。說文。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詩曰。取羝以軷。範、範軷也。从車范省聲。讀與犯同。轢、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軷。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軓者。乃封土爲山也。康成訓軓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即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輢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又以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

令輈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揜軓也。由輈以上爲軓。鄭箋。軓在式前。垂輈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軓。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笭也。笭、即軨字。軨說文。車轖間橫木。轖、說文。車橫軨也。周禮曰。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轛、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轛之在式。猶軹之在轂。一衡二植。外揜以版。版即軓也。故毛傳曰揜。釋名曰陰。戴云。渾呼之曰揜軓。如約轂革直曰軝。渾呼之曰約軝。又云。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輢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非也。此說最爲明斷。下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軫間爲度。軫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軫矣。白虎奏議。王者仰即觀天。俯即察地。爲輿教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軫不方。其所謂象地者安在哉。記。加軫與轐焉。康成曰。軫、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軫輿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軫。記云。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與後橫者也。蓋前軫在式下。左右軫在輢下。獨後軫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軫與後橫木。戴云。康成以軫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之說。殆未深考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間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則四寸四分矣。軹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轂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今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軹。所謂軸閑者。蓋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轂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軹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轂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內之軸。即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輈矣。故補注曰。軸橫輿下以任輿。即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任也。轉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并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旁減軓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軓內之一尺四寸耳。

軓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當兔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兔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軫者也。以此推之。輿底板當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軫下出一寸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軫。而輈入輿四尺四寸。當前軫之處。亦必刻爲乙形。以承前軫。下出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即記胡三之之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軫。則輿必前仰後底。大抗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侯。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周禮之立當前軓者。即侯胡也。然則軓有二。一爲揜板。一爲侯胡也。揜陰之軓。从車凡聲。侯胡之範。从車范省聲。所謂祭軓。則兼輈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車。輈出軓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橈曲之象。非侯胡之謂也。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輢上。如帜之在輢。所謂相者、豈輢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輢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輢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軨即轄字。說文、轄、楯間子也。楯、闌檻也。賈君所謂平鬲者、若今窗櫺然矣。蓋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尚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注、如今窗車也。左傳、陽貨載蔥靈。蔥靈、窗櫺、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櫺也。太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釋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謂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殯。謂側覆其手、以循則邊污著之穀粒也。蓋以手接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籌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蓋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笥。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籌、即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籌也。籌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笥。笥、矢之幹也。籌朴之制與矢同。箭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籌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緻繒也。从系𠂹。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紺。其形下垂。故緌从系𠂹也。方言、緌、訓本也。郭璞注、今以爲羽本爲緌。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氏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氏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宮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已。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已。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虫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謂之虛。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董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道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指士民也。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無失禮之嫌。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既夕禮、非喪事不言。鄭康成注、不忘所以爲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爲忘其親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含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尚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爲詩文、非言不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貍首乎。不學無術之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文之說矣。

隸經文卷第四

釋止

詩草蟲亦旣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薇作止同義。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會意。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丈懋堂云。釋詁。巳、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詞。是也。亦通作些。些乃呰之僞體。爾雅。呰、此也。釋文曰。郭音些。玉篇。廣韻。些、此也。可證呰爲些之正體。楚辭招魂句末用些字。與此止同義爾。又可通作斯。斯、呰。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巳。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巳詞也。釋詁訓巳爲此。是此亦可訓爲巳也。楚辭句末用只字者。音義皆與呰通也。以此推之。如哉、嗞、斯、思、此、呰、止、只、等字。凡聲音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巳詞。而呰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呰者。哀呰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者。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

轂。記。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

藪。記。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防、三分之一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藪圍一尺零六分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六。徑八寸五分三一。軹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六二。注又云。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令本作今。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軹圍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蒻沒鑿之處。廣三寸半。股。骹。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撒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骹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三。徑二寸九分六三三三。

綆。記。參分寸之二。綆。出隆三分有奇。

達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二寸也。

桯。記。桯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桯卽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

部。記。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空四分。共一寸也。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旁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賈疏。旁減軹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軹內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寸。又以并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軹內七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并部廣六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

股。乘。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潘謂鑿廣四枚。枚一分。并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一。蚤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三分五五六一。

尊。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潘謂尊卽近部二尺也。二尺爲句。四尺爲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爲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輿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

衡。衡長六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六二。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三三四。）記。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廣、車廣也。式高三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寸。并之五尺五寸。卽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兵車之軫。圍尺一寸。因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潘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三。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三。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潘謂圍四寸八分八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

軹。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潘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轛。記。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注。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潘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輈人。輈。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加軫與轐七寸。又并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閒也。記。田馬之輈。深四尺。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記。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

策。記。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尺爲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爲句。自乘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潘謂并十尺與四尺四寸。爲輈之長。是輈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圍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潘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取其一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

軸。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潘謂軫間六尺六寸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圍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潘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潘謂頸圍九寸六分。圍徑三寸二分。

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潘謂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

釋由

說文解字弓部。𢎘、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𢎘枿。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卣。蓋因中篆之卣有由聲也。然卣與由字形不同。卣之不可爲由。顯然矣。艮庭先生。欲盡改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𢎘省聲。段氏楙堂云。若欲改爲𢎘省聲。則𢎘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脫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答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𠫓之例。象形也。易解卦象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宅。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㽕。上｜象出地之枝條。下㔾象根荄之孚莢也。草木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證。曰。漢書三統麻。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孳訓子。以紐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故當作出㽕於甲。由之合音爲調。調轉爲卣。卣轉爲𨾩。𨾩轉爲洽。洽轉爲甲。（此乃由入字轉入甲也。）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頰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牾矣。問曰。出甲於甲。不得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假曰由誤於甲。既聞命矣。然甲隸作甲。篆作㽕。何以說文由字不作㽕。而作由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㽕可爲甲。則㽕可爲由矣。或者許書作㽕。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繫注）使民衣服有章。（繫注）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孔疏）夫名者。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教訓正俗。非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亂。名、命也。（許氏說文）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散名之在人者也。（荀子正名篇）凡民雖有恆性。然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瞑之爲言。冥也。（毛詩箋）冥無知。（詩正義）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見。（深察名號）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之曰禮。畫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共財。（祭法注）矣。設庠序。使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而天下後世治。所以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篇）刑名從商。墨家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晉書魯勝傳）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楊倞荀子注）創爲馬非馬。指爲指。堅白石。臧三牙之說。以亂形名。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爲大理之首章。（深察名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漢書藝文志）雖委哉。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有散名。有凡號。（深察名號）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子）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礿、嘗、烝。田獵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君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眞。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深察名號）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眞者、誠也。所以成己而成物也。春秋辭繁。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之。貶之。國氏人名字子。（公羊疏）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黜爲冥冥無知之民。教以覺之。禮以節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荀子注）文名從禮也。驅民於禮法之中。而民無不善矣。發志爲言。發言爲名。（大戴記四代篇）故成舊俗。方言委曲。期會物名。（荀子注）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已飢也。定草木之名。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夭札而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譥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嗟乎。後世名法合爲一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爲酷吏騰說。姦宄舞文。殺

盜賊非殺人（莊子）之義。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王欲成名者。愼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甚詳。劉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槩不言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壽之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卽班書儒林傳。亦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談。而附著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興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遂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眭孟。授顏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爲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書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說冥作宜後漢書）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爲嚴氏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釀嘲辭。又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董子書散佚已久。傳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寖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胡毋生、董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徐心仲論語疏證序

敍曰。論語疏證者。江都徐君心仲之所著也。論語者。班固云。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出孔子壁中者。謂之論語古。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

論。擇善而從。著張侯論。最後行於漢代。東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餘家寖微。由是齊、魯二家之說。合而爲一。莫能考其孰爲齊孰爲魯矣。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不傳。度其書當如儀禮、周禮注。明古文今文。故書之例。亦注齊論作某字。魯論作某字。論語古作某字也。何晏集解。篇章既用魯論語二十篇之次第。又採鄭說。則晏所注之本。乃鄭氏學。其書正始中盛行於世。由是張侯論寖微。而齊、魯、古、三家之說。合而爲一。又不能考其孰爲齊、魯。孰爲論語古矣。嗟乎。士處千百年之下。安能汲寖微之古義於千百年之上哉。自不得不以集解爲主矣。疏者以聲音訓故。疏明經文。如鄭樵所云。釋人所不釋者。不釋人所釋者。何晏集諸家之說。義多二劇。互有得失。證者或解訓詁以引申其說。或擇摭他書以證其說之不安。此疏證之所爲作也。且邢昺正義。晚出於世。雖間引李充諸人之說。然疏於六書。失於考訂。如鄉黨之執圭。既引顧聘之圭璧。復雜以天子命圭之文。先進於顏淵死。據王肅僞作之家語。疑伯魚死在顏淵後。無學無識。殆古所謂俗儒歟。皇侃義疏。其書久亡。今得自足利。又尉殿鼎。則白鵠譙周以下。東西兩晉諸儒之說又絕。至於有宋一代。稱漢儒仁義禮智之緒餘。創爲道學性理之空談。其去經旨彌遠。明季專尚制義。陋於見聞。節乞靈於新安。幾不知世有平叔。更無論矣。我國家龍興一百五十二年。崇尚實學。培養人才。治古學工文章者。炳焉與兩漢同風。然多治大經而不治小經。若閻若璩四書釋地之作。江慎修鄉黨圖考之書。一則隨筆漫書。一則專詳制度。而博綜羣籍。專攻全經者。則未之有。此又疏證之不可不作也。乾隆六十年。潘駐揚州。與徐君親善。講習經義。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寐。出其書屬潘敘之。因述論語源委。以釋其著書之意如此。昔張侯論出。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當移贈徐君矣。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肄小正。至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巽軒孔氏、皆能抉奧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緹縞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緹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需。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雨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昴、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鳶之大者也。曰俊羔、曰馬、曰熊羆貊貉、曰䶂、曰麋鹿。獸之大者也。曰鮪、曰鱓。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梅、曰桑。木之大者也。記典章。曰用暢。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曰始蠶、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烏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丨。見而分之。八訓爲別。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矣。此乃一己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書阮芸臺尚書性命古訓後

宋儒性命之學。自謂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實本李翱復性書。以虛無爲指歸。乃佛氏之圓覺。不悛墨而自入於墨矣。其指反求之六經者。不式古訓。獨騁知識。亦我用我法而已。與陸子靜六經爲我注腳之言。何以異乎。蓋性有五。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陽之施也。情有六。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陰之化也。聖人恐陰之礙於陽也。制禮樂以節之。名諸曰節性。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已。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也。至於三科之壽命、遭命、隨命。亦稟於天者。務仁立義。毋滔天以絕命。是謂知命之君子。此皆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古聖賢性命之說。不外是矣。後人不求之節性復禮。而求之空有。云復其性。復其初。即法秀時時勤拂拭免使受塵埃偈語之義。是不知此義在彼法中。已爲下乘。今竊其說而津津乎有味言之。豈不謬哉。吾師尚書遠聖經古訓以詁之。使千古沉霾之精義。一旦軒露。可謂功不在禹下。讀是書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舊說汨之。盡心以求其遺。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禮樂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進德居業。樂行憂違矣。

荅程在仁書

昨接手書。因有事入城。不暇裁荅。悁悰之至。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潘以爲不然。檜風素冠詩箋云。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蓋時人不能終喪。練祭之後。即服吉服。詩人之意若曰。庶幾得見冠練冠之人。以刺當時不能盡禮之人也。苟有能盡禮之人。則其人必急於哀戚。而形貌欒欒然瘦瘠矣。正義曰。棘、急也。情急哀戚。其人必瘦。此棘人之義也。居喪至十三月之後。而能哀戚以至形容瘦瘠。可謂孝子矣。今自稱棘人。儼然以孝自居。可乎。不可乎。況世俗之訃書門狀。皆稱不肖。既稱不肖矣。忽然又稱孝子。豈不自相矛盾邪。潘謂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苦。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幾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質之足下。以爲然否。

與伊墨卿太守書

潘在江寧。驚悉尊甫歸道山之信。抵舍見訃。有稽顙拜、拜稽顙之文。潘作弔入署。見門狀亦然。心竊疑之。及讀閣下所刊陰靜夫先生遺文。始知稽顙拜、拜稽顙之說。出於陰先生。蓋謂邱瓊山創立訃書。妄用泣血。於是用檀弓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之文。去泣血二字。定爲稽顙拜、潘謂稽顙拜、用之於世俗之謝帖則可。用之於訃書門狀則不可。何以明之。居喪之拜有二。一荅賓拜。一荅問賜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鄭君康成注。此殷之喪拜。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也。頎至。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蓋賓來弔。則先拜而后稽顙。殷禮也。周禮則先稽顙而后拜。士喪禮所謂有賓則拜之是也。若非來弔之賓。但稽顙而已。此荅賓拜也。至於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者。孔穎達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爲其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然則重耳之不拜。乃禮文之變。非禮之常經矣。雜記。三年之喪。

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謂受聞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此荅聞賜之拜也。今之謝帖。是荅賓拜也。至於出訃書門狀之時。旣無弔問之賓。又無賜與之事。何拜之有。鄙薨之論。呈之閣下。乞恕冒昧之罪。幸甚。

節甫字說

潘竊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艮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變。互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潘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扐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啓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尙占尙象。得失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飢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粱齒肥。反不若衣桓褐啗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无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至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愼密以自保。可以无咎矣。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乎。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科甲。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賢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潘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洎如也。

隸經文四卷。甘泉江鄭堂先生撰。先生受學於元和惠氏。博綜羣經。尤深漢詁。凡單辭奧義。皆能旁推交通。以得其說。無膠執讖緯之弊。有翼輔馬、鄭之功。近日通儒。舍先生其誰哉。蘭辱先生交厚。且服膺是書。乃與曾君勉士。校而刻之。兩月而功畢。初先生著漢學師承記八卷。於國朝經學淵源。靡不綜貫。而阮儀徵公。又欲萃國朝經說。條繫之爲大清經解一書。以屬先生。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鑠健飯。授諸申公、伏生之年。正未有艾。蘭將企踵以望其成也。道光元年九月。嘉應吳蘭修跋。

九經學

王聘珍著

九經學殘稿三卷。周禮二。儀禮一。南城王君貞吾撰。原題卷數。當八九十前後諸卷。皆不得見此本。爲大興翁氏石墨書樓物。王君出覃谿學士門下。蓋當時手寫以求正者。書眉有學士題識二行。曰。王實齋周禮儀禮學。丁巳十一月寄到。疑本非完帙。王君所撰大戴禮記解詁。已栞行。爲江都焦氏三十二讀書贊之一。同治庚午。順德李仲約學士視學江西。余乞學士於按試建昌畢事時。訪其遺書。僅得解詁栞本而已。壬申。余來江西。承大府命。與脩通志。會建昌府志稿初成。檢王君傳。不及此書。遂舉示之。更屬官其地者求之。今已八年。竟無會者。蓋散佚久矣。王君治經。謹守師法。不務高論。不習調人。於江西學者爲最醇實。里堂氏之稱善不虛也。全書既不可得。其鄉人亦未見此書。爲刻以存之。仍題曰九經學。冀有能搜葺補成之者。光緒六年四月。會稽趙之謙。

九經學

周禮一

清　南城王聘珍貞吾著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周禮在漢世初出屋壁之時。名曰周官也。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陸德明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衞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天官惟王建國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據此則周公著此書。本名周禮。故孔穎達枚舉周禮之見于經籍者七處。而自漢以前。從未有以周官偁之者。至漢復出之時。師承久絕。人見其所載。皆是官職。又因尚書序有周官篇目。世儒未見其書。或欲以此當之。自劉歆以來。乃復其本名曰周禮。鄭康成主之。嘗曰。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天官治官之屬。大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衞士矣。案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里。下經外

襲職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衞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衞士矣．案漢書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如淳曰．諸衞士更盡得代．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蓋寬饒傳．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衞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續漢書禮儀志．有饗遣故衞士儀．

籩人注．竹曰籩．疏曰．知竹曰籩者．更無異文．見竹下爲字．卽知以竹爲之．故云竹曰籩也．籩人掌四籩之實注云．籩．竹器．如豆者．疏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爲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案尔疋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毛詩于豆于登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孔氏正義引尔疋釋之．今鄭云竹曰籩．又云籩竹器如豆者．亦疋詁也．疏云無異文．又云依漢禮器制度而知．非是．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若今御史中丞．王伯厚引徐氏微言．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以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康成之誤．案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是後漢無御史大夫．中丞卽爲御史臺率．鄭氏舉以況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法．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擬其官職之大小也．（凡二鄭引漢官況周官者．皆以此類求．）網前漢御史大夫與丞相竝號兩府．備三公．乃周官六卿之類．豈可以比小宰．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案釋名云．寺止曰廬．廬．慮也．取其止息覆慮也．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也．廣韻云．部．分判也．署．廨署．聘珍竊鄭云部署謂廬者．乃分別諸曹治事之處而署之．蕭何題蒼龍白虎二闕．謂之署書．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青州之蟹胥．釋文云．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王伯厚云．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蝑．蟹醢．四夜切．當从集韻．聘珍案．說文云．胥．蟹醢也．釋名云．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廣韻．九魚．胥字注．引說文曰．蟹醢也．四十禡．蝑字注云．蝑．藏蟹．說文玉篇．蝑字皆注云．蜙蝑也．廣韻云蝑藏蟹．與蟹醢之義亦異．集韻乃云蝑蟹醢．新義也．伯厚欲以新義弃古義．宋人之習如此．

夏行腒．鱐膳膏臊．注．鄭司農云．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案說文．鱐作䐹．臊作鱢．䐹字注云．乾魚尾䐹䐹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腒䐹．鱢字注云．鮏臭也．从魚喿聲．周禮曰膳膏鱢．案此字形字義與杜鄭經本全異．或謂許君受學于賈景伯．賈作周禮解詁．說文多賈侍中說．

酒正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疏曰．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醪醴．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疋．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醪矣．亦未知鄭意地名酒名．類下鄭白．則爲地名．案釋名云．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據此則宜城之爲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宜城侯國．

漿人水漿醴涼．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案釋名云．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糗．齲也．飯而磨

糗之．使齲碎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蠙珠以納其閒．疏曰．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案尚書淮夷蠙珠．鄭注云．蠙珠．珠名．說文云．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重文作蠙．注云．夏書玭从虫賓．許君此說與鄭同．賈疏非鄭義也．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疏曰．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此竝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中秋行羽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爲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羽物．案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竝無中秋鳩化爲鷹之說．孔氏禮記正義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聘珍案．夏小正．五月鳩爲鷹．六月鷹始摯．卽月令云鷹乃學習也．月令孟秋．鷹乃祭鳥．鄭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旣祭之後．不必盡食．是鷹食鳥在中秋之時．鷹隹食鳥．然後成其殺性．故鄭云中秋鳩化爲鷹．

內司服鞠衣注．鄭司農云．鞠衣．黃衣也．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疏曰．云色如鞠塵者．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孔氏禮記正義云．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聘珍案．孔氏以鞠衣之鞠爲鞠華．本漢人劉熙之說．與鄭所云鞠塵者不合．其說非是．鞠卽麴蘖之麴．古無麴字．說文作𥻨．古與鞠通．齊民要術說作麴之法．以青蒿上下弃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生黃衣乃止．釋名云．麴．朽也．鬱之使生衣．

褘衣揄狄闕狄展衣緣衣．注．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蓋謂褘當爲翬．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展當爲襢．緣當爲褖．釋名云．王后之上服曰褘衣．畫翬雉之文于衣也．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備曰翬．搖翟．畫搖雉之文于衣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備曰搖．闕翟．剪闕繒爲翟雉形以綴衣也．襢衣．襢．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褖衣．褖然黑色也．案劉熙此說．與鄭注一一相合．據吳志韋曜傳．劉與鄭世之相去．當不甚遠．豈古經師相傳之說與．

地官師氏注．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疏曰．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偁．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聘珍案．古者師保．多是兼官．竝非三公專號．公孤亦是兼官．公孤之職．卽六卿攝任．竝無或遺．宋儒毀周禮．謂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此皆未及讀漢經師注義．徒據僞孔書傳而生說者也．

媒氏注．今齊人名麴麩曰媒．聘珍案．麴麩．鄭氏本當作𥻨麩．今本作麴麩者．後人以今字改之也．知者．說文無麴字．𥻨字注云．酒母也．从米𥶷省聲．驅六切．重文作䴸．注云．𥻨或从麥鞠省聲．鄭氏注內司服鞠衣

云。色如鞠塵。賈疏云。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方言云。麴、齊右河沛曰麴。漢書李陵傳注。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又說文無麴字。麴字注云。麴餅也。从麥穴聲。戶八切。

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案。故書者、古文先秦舊書也。泉作錢。乃周禮之本字。其作泉者。後人所改。漢書食貨志云。大公立九府圜灋。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又云。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案此則外圜函方者曰錢。錢之本名也。其曰泉者。亦與曰金曰刀曰布曰帛。隨其所用而得名耳。故鄭氏注外府掌邦布亦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周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或曰大泉五十。見文獻通考。然其形仍是外圜函方。並未嘗爲泉字形也。其爲泉形者。乃王莽所作之貨布。康成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鄭漁仲云。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觀古錢。其形卽篆泉文也。但不知漁仲所謂古錢。果三代以上之錢與。亦王莽之貨布與。又不知制錢在制字之後與。抑或制字在制錢之後與。然聞制字象物之形。不聞制物象字之形。漁仲之說亦可謂悠繆矣。若論周錢。始萱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皆是外圜函方。不作篆泉文形也。故錢灋謂之圜灋。周禮泉府。故書作錢府。

司門。每門下士二人。案續漢書百官志云。城門每門候一人。劉昭注云。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干寶曰。如今門候。

廾人注。廾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疏引。經所云廾。是總角之廾字。此官取金玉。于廾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于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案說文礦字注云。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古猛切。重文作廾。注云。古文礦。周禮有廾人。是廾爲礦之古文。本爲廾人之廾。後爲總角之廾。賈疏說非是。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疏曰。云而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案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張包、周本作哀公問主于宰我。鄭注云。謂社主。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社主用木審矣。小宗伯之職。若大師。則帥有司立軍社。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案社主本依樹木以棲神。不可還行。故別爲石主以行。名曰軍社。

其植物宜早物。注。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閒謂柞實爲阜斗。聘珍案。阜斗之早當作草。說文。草字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尔正栩杼。郭注云。柞樹。說文云。栩杼也。其實阜。一曰樣。樣、栩實。繫傳云。今俗書作橡。呂氏春秋云。冬日則食橡栗。高誘注云。橡、阜斗也。其狀似栗。元龢郡縣志。引周處風土記云。吳越之閒。名柞爲櫟。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肆師之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案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其文與荀子哀公篇同。而荀子篇中有人有五儀之文。是大戴作義。荀子作儀。王肅私定家語。亦有五儀解。其說半同

于戴記。亦改義爲儀。說文云。儀、度也。義己之威儀也。誼、人所宜也。皆古文。說與先鄭合。

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案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重文作域。注云。或又从土。說文又云。國、邦也。从口从或。是國與或同義。毛詩凡國字與上下文爲韻者。皆當爲于逼切。讀如域。是國或域古音義皆同。自後人以或爲疑或不定之意。無復域音。以域爲營域字。無復邦義。而國轉爲古獲切。則國字失其音。而或域字聲義俱亡矣。

鄉師之職及窆執斧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所謂封者。又夏官大僕職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晉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案說文堋字注云。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易不封不樹。虞仲翔云。穿土偁封。封、古窆字也。鄭氏注既夕云。今文窆作封。又注檀弓云。封當爲窆。仲翔以封爲古者。非是。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疏曰。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聘珍案續漢書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論課殿最。胡廣曰。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負多尤爲殿。此卽漢時課殿之語。鄭大夫讀從之。廣韻二十一震殿字注云。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又殿最。漢書音義云。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都甸反。以上並廣韻原文 據此。則鄭大夫讀屯爲課殿之殿者。與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同音。

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鄭司農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癈不可事者復之。案先鄭四事。並舉漢灋況之。聘珍謂賢者能者。若漢時三老。孝弟力田。通經博士弟子。皆有復除。漢書高帝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復勿繇戍。惠帝紀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儒林傳云。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又云。元帝好儒。通一經者復之。此皆西京之制。文獻通考引徐氏曰。東都所復。不過湯陽、元氏、南頓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四曰龢容。注。杜子春讀龢容爲龢頌。謂能爲樂也。玄謂主皮龢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案鄭氏以龢容爲禮。破子春爲樂之說。而于子春讀容爲頌。則不破之者。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亦以頌爲大夫。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師古曰。頌讀與容同。

舞師教皇舞。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䍿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聘珍案先鄭云。或爲義者。義卽儀字。古者書儀但爲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皇爲析羽。所以書或爲儀。又案說文云。䍿、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卽所云書或爲䍿者。

唯其漆林之征。注。鄭司農云。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釋文云。桼本又作漆。音七。劉本作桼。

字之變也。音同。案說文桼字注云。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漆字注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从水桼聲。是桼爲桼林本字。漆乃俗通。故鄭從杜。云當爲桼林。釋文乃以漆爲本字。桼爲變。恐大憒憒。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蓋時說也。案漢書食貨志。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此亦有因于古與。如先鄭所云。則古用布而漢用皮。古之布參印書直同。後世之鈔漢但古用布而後世用楮耳。先鄭又以爲舊說不知何見。恐亦非周之制。然在永平建初之間。已有是說。則楮幣之端見於此矣。

保氏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疏曰。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聘珍案六書象形之等。東京以來。書凡三見。先鄭周禮注。一也。漢書藝文志。二也。許氏說文。三也。三家之文亦小異。而其旨大同。乃古經師相傳舊說。著于竹帛者。以鄭仲師爲最先。案後漢書。仲師卒于建初八年。班孟堅自永平受詔作前漢書。亦成于建初中。而許叔重敍說文。適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是時仲師卒已十八年矣。又二十二年爲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叔重之子沖始上說文于朝。去鄭仲師之卒四十年矣。賈疏謂鄭依許氏說文者。誤也。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案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𩜁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案釋名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太平御覽引釋名云。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案漢舊儀云。秦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云。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至州郡。唐書百官志云。凡三十里有驛。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此皆郵行有程之證。

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案說文云。商人七十而耡。耡。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

艸人掌土化之灋。注。土化之灋。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曰。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農家氾勝之十八篇。廣韻云。氾。姓。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事。

是氾姓勝之名。賈疏以氾勝爲姓名。以之字爲語辭。誤矣。

墳壤用麋。注。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壤謂墳壤潤解。案尒疋鼢鼠。郭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蚡。方言謂之犂鼠。邢昺尒疋疏云。謂起地若耕。因名焉。馬季長注尚書云。墳有膏肥也。韋昭注國語云。墳起也。李善注潘安仁籍田賦云。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是墳壤惟多盆鼠。故潤解。後鄭乃增成先鄭之義。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釋文云。浣。戶玩反。聘珍謂浣當作垸。字之誤也。說文云。垸以桼和灰而鬆也。从土完聲。一曰補垸。胡玩切。

稿人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案漢舊儀云。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中。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並存。每歲州郡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之舉謠言者也。荀綽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春官。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玄謂讀如韎韐之韎。案尒疋釋文。菋音味。是先鄭與杜氏音讀相近。而後鄭讀如韎韐之韎。釋文音妹。此失先師本讀矣。聘珍謂韎韐之韎。當讀爲𩎟之𩎟。知者。鄭君毛詩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駁異義云。韎、艸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韋昭云。茅蒐今絳艸也。急呼茅蒐成韎也。此亦如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壽夢爲乘。不可爲叵之類。實後世反切之學所由出。今即以反語求之。茅蒐正得𩎟音也。毛詩傳云。𩎟、夷𩎟也。郭璞尒疋注云。九夷在東。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禩。疈爲罷。案說文。祀、正字也。禩、或字也。疈、籀文副。許君云。副、判也。从刀畐聲。周禮曰。副辜祭。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案說文云。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案周禮無五歲一禘三歲一祫之文。故鄭注舉魯禮以言之。許君云然者。乃古周禮說也。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聘珍案鄭氏此注。亦依漢代祀典言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正月。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案說文。兆作垗。注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从

士兆壓。又卜部𥝳重文作兆。注云。古文兆省。是兆乃𥝳之古文。古文少。或通用。今鄭注本作兆者。古文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曰。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案說文云。祏、宗廟
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周禮無郊宗石室之語。大夫以石爲主。禮經亦無明文。說
文所云周禮者。當如五經異義所云古周禮說也。一曰以下。博異聞爾。或引管子。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
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此大夫以石爲主之證也。聘珍謂管子云爲祏者。非以石爲主。左傳。典司宗祏。孔
氏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于石室。據
此則廟主古未有以石者。說文所云。當亦如孔氏之義。若主之以石者。乃軍社之主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疏曰。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
戟劍楯弓矢。及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彊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又禮
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案此疏是删節許氏五經異義之文。管子曰。割盧山發
而水出。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
鬱人。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鄭司農云。鬱、艸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
艸若蘭。疏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聘珍案說文云。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廾
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冂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
鬱林郡也。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案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赤綬。長二丈九尺九寸。諸侯王赤
綬。長二丈一尺。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長二丈一尺。公侯將軍紫綬。長丈七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靑
綬。長丈七尺。千石六百石黑綬。長丈六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長丈五尺。皆廣尺六寸。故云有文
而狹。
典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案說文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說文又云。
𥝳、灼龜坼也。古文𥝳作兆。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案續漢書志。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
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北堂書鈔引
辯釋名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
樂師。凡舞有帗舞。注。鄭司農云。社稷以帗。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案前漢書郊祀志。高
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續漢書志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舞者用童男
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
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顧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疏曰。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
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案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大樂律文。七尺作五尺。惠氏九經古義

引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聘珍案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謂以年幼少時
教之舞。禮記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尙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
據此則疏謂當云二十者非是。
小師注。今大子樂官有焉。案大子當作大予。字之誤也。後漢書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
樂。曹褒傳。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尙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大
樂官曰大予。續漢書志。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案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
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案三山陳氏樂書曰。百戲之作。見于後漢。故
大予樂少府屬官承華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案續漢書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
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气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巾車。錫面朱總。注。故書朱總爲總。鄭司農云。總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釋文云。總、戚云檢字林、蒼疋及說文。
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唯呂宗音騘。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
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案夏官大馭職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𨐌。杜子春云。𨐌當作軹。或讀𨐌爲
簪笄之笄。聘珍案說文。玉篇皆無𨐌字。諸家亦唯劉昌宗音雞。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爲說。鄭氏禮運
注云。傳寫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周禮酒正注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爾。是漢時已不能
盡考矣。然近儒因大馭注中𨐌字。欲盡改攷工記轂末之軹爲𨐌。謂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無蓋矣。如今𨏥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案續漢書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非
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釋名云。軿、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聘珍案注云。如今軿車者。是舉漢況
車制。又云后所乘以出桑者。則是周禮。若漢時皇后桑于蠶宮。乘鸞輅。靑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千乘萬
騎。見丁孚漢儀云。
素車棼蔽。注。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聘珍案。薠卽蕡。聲同。古字通。喪服傳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馬季
長云。蕡者麻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
轂約也。案說文夏篆之篆作𨌁。注云。車約𨌁也。从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𨌁。

九經學

周禮二

夏官司馬。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案說文云。馬武也。應劭云。司馬主武也。藝文類聚引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聘珍說以春秋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龢衆、豐財者也。

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疏曰。鄭讀挈如絜髮之絜者。詩云。總角之宴。毛傳云。總角、結髮。此鄭依毛傳絜卽結之義也。案釋名云。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

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疏曰。眚瘦其地。使不得彊大也。案太平御覽引釋名云。省瘦也。臞雀約少之言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注。今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曰。引漢灋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案魏高堂隆曰。功臣配享于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賓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據此則周禮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灋者。蓋謂漢亦祭

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疏曰。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卽尔疋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气之灋。案疏說殊欠分曉。鄭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續漢書祭祀志云。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禮儀志云。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亨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案貙劉亦作貙膢。鹽鐵論引月令云。涼風至。殺气動。蟋蟀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膢。古今注云。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說文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方言云。戟、吳楚之間謂之戈。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或謂之殳。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案後漢書左雄傳。郡國孝廉皆先詣公府。副之端門。馬廷鸞云。端門大微垣左右執灋所舍。卽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案尔疋。馹遽傳也。郭注云。皆傳車馹馬之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此鄭注云上下程品者。亦以漢律言之。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案說文糸部繅字注云。繹繭爲絲也。从糸巢聲。艸部藻字注云。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重文作藻。注云。藻或从澡。是禮家以繅藻二字爲一。許君分而二之。

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後鄭于司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于司烜讀如衞侯燬之燬。說文火部爟字注云。取火于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重文作烜。注云。或从亘。是禮家爟烜二字聲義各別。許君合而一之。分爟烜爲二。自是經師異義。若合爟烜爲一。以爟爲取火于日官名。此幷與經文異矣。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疏曰。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聘珍案內則云。偪屨著綦。鄭彼注云。綦、屨繫。說文綼字注云。一曰不借綼。重文作綦。注云。綼或从其。廣疋云。不借、履也。釋名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案搏腊與薄借同物同聲。

司弓矢。恆矢痺矢。用諸散射。注。痺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疏曰。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案廣詁。痺比同。必至切。鄭云痺之言倫比者。是痺與倫比之比聲同。而義則從倫比之比爾。蓋漢經師詁字。聲近之字。義存乎聲。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案儀禮大射儀云。綴諸箭。鄭彼注云。古文箭作晉。說文榗字注云。木也。書曰。竹箭如榗。

秋官司隸。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案漢

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𤼵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能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蔡質云。司隸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偁使者。每會。後到先去。案鄭注是據漢武時事而言。若完元之世。司隸之職。實如蔡質所云。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蜡氏注。蜡讀如狙司之狙。賈疏曰。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也。案漢書張良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聘珍謂藥煑之煑。當讀如注病之注。瘍醫職。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箸藥。玉篇云。庶、之預反。周禮有庶氏。掌除毒蠱。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捄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案許未重犮作魃。說文魃字注云。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狐與。案說文蜮字注云。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于逼切。重文作蟈。注云。蜮又从國。聘珍謂二鄭與許君三家之義各異。而其音當同爲于逼切。讀若域。知者。說文云。或、邦也。于逼切。重文作域。說文又云。國、邦也。案毛詩國字與上下文爲韻者。皆當爲于逼切。是或國二字古音義皆同。故說文域又从國。後鄭所謂字从虫國聲者。乃于逼切。音域也。釋文云蟈音古獲反。注同。蜮一音古獲反。皆以今音讀古音。失漢經師本讀矣。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案通攷云。漢承秦制。蕭何定律九篇。叔孫通益十八篇。張湯二十七篇。趙禹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瀆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後漢書鮑昱傳注引東觀漢記云。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此即通考所引司徒鮑公者。）應劭傳。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劭又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聘珍案先鄭所云今時決事比者。是漢時決事。集爲令甲者也。引以況義。非必周時八篇。漢時亦爲八篇。或謂先鄭所引。即是鮑昱之書。恐未必然。先鄭與鮑同時。著書之先後。不可知也。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注。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方言。羅謂之離。易曰。離、麗也。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導也。疏曰。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即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導。以況古鄉士爲導相類也。聘珍案。郡督郵盜賊。皆其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文獻通攷云。漢成帝省三公曹。主斷獄。後漢亦謂之賊曹。續漢書輿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史賊曹。督盜賊功曹。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曰。所赦者。唯赦黥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惠氏九經古義云。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聘珍案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

司刺三赦注。鄭司農云。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案漢書刑灋志。孝景後三年。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釋文云。椁、宅耕反。本又作榜。劉云音如字。劉亦誤。聘珍案。椁當作楨。變作椁。作椁者非是。玉篇云。椁、宅耕切。木名也。

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案漢書刑灋志。引周禮文。作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是周禮舊書髡字有作完者。故班掾從之。師古注亦從先鄭說。志又云。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今既云完矣。不復云以完易完。此當言髡者完也。聘珍案。周禮以髡爲完者。對墨劓宮刖而言。則髡爲剪其毛髮。完其肢體。故曰完。若漢時以完易髡。乃文帝時新律。如舊有罪當髡者。僅罰爲城旦舂。並其髮而亦完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案說文云。傳、遽也。遽、傳也。漢書高帝紀師古注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冬官攷工記。鄭云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攷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于秦前。是以得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裴氏等闕也。聘珍案馬季長傳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于山巖屋壁。康成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據此則冬官一篇之亡已久。取攷工記合之者。先秦舊書已然矣。故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不云闕也。又二鄭注中。每云故書某作某。故書者。先秦古文舊書也。若是漢時所作。何云故書。隋書經籍志謂闕冬官一篇。河閒獻王取攷工記以補其闕。孔氏禮記正義謂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凡此皆後世臆說。非漢經師所傳也。

秦無廬。注。鄭司農云。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鍋之器。又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案方言云。纑謂之緘。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矛、其柄謂之矜。希、鑠摩也。燕齊摩鋁謂之希。

貉踰汶則死。注。鄭司農云。汶水在魯北。疏曰。汶水在魯北。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王伯厚云。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嶓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聘

珍案說文云。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據此則貉是北方土產。其性不宜于南。故經云貉踰汶則死。地气然也。伯厚欲以解江當汶。不知汶江在蜀郡梅南之地。引江邊人云附屬無稽。引說文貉狐類也。亦誤。

攻皮之工函鮑。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案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

陶旊。注。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玄謂讀如放于此乎之放。案說文云。瓬、周家摶埴之工也。从瓦方聲。讀若抵破之抵。

輪人眂其綆。注。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釋文引玉篇云。鄭衆音補管反。今檢玉篇。未得此語。陸氏所見。自是原本。據此則關東言餅當如阪音。並非宜音餅也。釋文又云綆依注音餅者。非是。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案。許未重。廉作爍。說文云。爍、火爍車網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爍牙外不爍。又說文揉从火作煣。注云。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

輈人輈注則利。注云。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气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音丁救反。注、味也。天官書云。柳爲鳥味。則注、柳星也。

函人衣之欲其無齘也。注。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案方言云。齘、怒也。郭注云。言噤齘也。說文云。齘、齒相切也。玉篇云。噤齘、切齒怒也。聘珍案。欲其無齘也者。謂札葉不欲其相摩切。如人之怒而切齒也。

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惠氏九經古義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從之。聘珍案。空虛二字或通用。方言云。康空也。郭注云。康或作歔。虛字也。李善注司馬相如長門賦。引方言曰。康、虛也。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釋文云。縪、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聘珍案方言云。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郭注云。鹿車也。案玉篇。鉄即古鉄字。持栗切。與劉音相近。

以致稍餼。注。鄭司農云。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案說文。氣、正字也。槩與餼、或字也。許君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是古書多從氣。

梓人。以注鳴者。注云。注鳴、精列屬。以胷鳴者。注云。胷鳴、榮原屬。聘珍謹案此二注互錯。先師本當云。注鳴榮原屬。胷鳴精列屬。知者。尔疋云。蠑螈、蜥蜴。毛詩。胡爲虺蜴。傳云。蜴螈也。方言云。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說文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史記索隱云。注、味也。與噣通。說文云。噣、喙也。喙、口也。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盧辨注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蟋蟀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今以目驗。蟋蟀之鳴實不由口而由胷。果如盧氏之說。

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𩕄。鄭司農云。𩕄讀爲鬝頭無髮之鬝。案說文云。顧、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數目顧脰。

盧人。凡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案。許未重。彈作僤。說文云。僤、疾也。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僤。

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案。許未重。扃作鼏。說文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說文又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鄭氏儀禮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是周禮扃爲古文。周易鉉爲今文。儀禮鼏爲今文。說文鼏亦爲今文。但禮家以扃爲鼎扛。鼏爲鼎蓋。許君乃以鼏爲鼎扛云。聘珍謂鼏字說文从鼎冂聲者。當是古熒切。讀與扃同。篆文冂作冋。云莫狄切者非是。又說文冂字云。覆也。从一下垂也。篆文作冂。臣鉉等曰。今俗作冪。同莫狄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聘珍案。門阿之制。即天子臺門。亦謂之觀。亦謂之象魏。以其爲宮門。故謂之宮闕。釋名云。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所以然者。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故熊安生亦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也。城門之制亦然。故謂之城闕。亦謂之闉闍。亦謂之城臺。特其高與宮門不同爾。若宮隅城隅之制則不然。鄭云角浮思也者。案尔疋。宇之四角皆謂之隅。說文云。隅、陬也。廣韻云。隅、角也。宮隅城隅者。謂于宮與城之四角。築土爲臺。臺上起小樓。名曰角浮思。其下積土四方。不復闕然通道。不可謂之闕。亦無所用其門。俗儒因宮隅七雉。謂皋門之崇也。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若然。不惟于經傳不合。并于隅字之義亦不通矣。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注。其壟中曰甽。甽、畎也。釋文云。甽、古犬反。畎、古犬反。與甽同。古今字也。案說文云。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凡く之屬皆从く。甽字注云。古文く从田从川。畎字注云。篆文く从田犬聲。六畎爲一畮。漢書食貨志師古注。甽、壟也。音工犬反。或作畎。據此則周禮甽字當从巛作甽。其作甽者乃甽之譌脫闕。釋文云畎與甽同。古今字也者。案說文云。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仞。凡巜之屬皆从巜。古外切。巜與田錯體成文。于六書不得有古犬切之音。陸德明未必荒謬至此。恐釋文作甽者亦是脫譌。或後人據周禮譌文所改者。抑或後人據釋文譌文以改周禮。亦未可知。乃後世字書因此別出甽字矣。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疏曰。漢時名堂涂爲令甓裓。令甓則今之塼也。裓則塼道也。釋文云。裓音階。聘珍案。裓即陔字。當讀古哀反。周禮鍾師職。裓夏。杜子春云。裓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儀禮鄉飲酒禮。賓出奏陔。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是周禮作裓。儀禮作陔。古字通也。說文云。陔、階次也。

弓人。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注。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釋文云。掔、烏喚反。案。士喪禮。設決麗于掔。鄭彼注云。古文掔作捥。說文掔字注云。固也。从手臤聲。讀若詩赤舄掔掔。苦閑切。擥字注云。手擥也。揚雄

曰.掔、握也.从手臤聲.烏貫切.據此則掔與擥形聲義各別.儀禮及周禮注及說文注中.皆以擥爲掔.傳寫之誤也.唯說文篆體不錯.當从改作擥.卽左傳捘衛侯手及捥之捥字.今俗作腕.

九經學

儀禮一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聘珍案.此卽鄭注所云今文者.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卽鄭注所云古文者也.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注.闑、門橛也.古文闑爲槷.案考工記.置槷以縣.鄭彼注云.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尒疋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聘珍案.尒疋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卽門橛也.尒疋又云.橛謂之闑.是尒疋通用臬闑.皆今文也.周禮作槷.古文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注.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案說文云.韇、弓矢韇也.方言云.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韇丸.廣疋云.鞬、弓藏也.韇丸、矢藏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一.章懷

注引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

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今未冠者箸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爲頍.聘珍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方言云.覆結謂之幘巾.獨斷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廣疋云.蔮謂之幗.釋名云.蔮、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幌.飾形貌也.

緇布冠各一匴.注.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案續漢書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兄弟畢袗玄.注.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爲均也.案均又爲袀.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釋文云.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前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袀服振振.師古曰.袀音均.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是左傳本袀與均通用.又案說文云.袗、玄服.服虔左傳注云.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續漢書輿服志云.祀宗廟諸祀皆服袀玄.劉昭注云.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阜服也.師古注漢書云.袀服、黑衣.是諸家皆以袀爲玄.鄭云.袗、同也.又云.玄者.玄衣玄裳也.與諸家義亦通.

卒醴捷柶興.注.捷柶、扱柶于醴中.永嘉張氏儀禮識誤云.案釋文.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其後鄉射之注曰.搢、插也.插于帶右.大射之注曰.搢、扱也.士喪之注曰.搢、插也.插于帶之右旁.釋文皆作捷.由是觀之.釋文之前.捷字猶在.釋文之後.始盡變而爲插扱爾.當從釋文.聘珍案.唐開成石經.捷柶之捷作建.書丹者因下經文而誤也.敖繼公集說從之作建.視變爲插扱者又異矣.

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聘珍案.東壁者.乃宮中之東壁.于廟則爲西.知者.周禮.左宗廟.在宮之東.尒疋.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注云.謂相通小門也.說文云.闈、宮中門也.然則闈門是由宮而通于廟之門.闈門旣屬宮.則經所云東壁者.自應屬宮而言.廟中冠時.冠者之母無事.仍在宮中.自廟而言.則在外矣.冠禮成.適宮而見母.自廟而往.故曰出.若廟之東壁.則不與宮相連.其外當爲道路.非婦人之所在.

戒賓曰.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案說文.謀重文作㖧.注云.古文謀.又重文作譬.注云.亦古文.鄭氏此經注云.古文某爲謀.是古咨謀之謀作㖧.書某在斯之某作謀.說文某字注云.酸果也.从木甘.闕.重文作𣐿.注云.古文某从口.梅字注云.枏也.可食.从木每聲.重文作楳.注云.或从某.尒疋.梅枏.詩疏引孫炎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衆經音義引樊光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益州曰赤楩.似豫章無子也.然則梅之與某.截然二物.毛詩摽有梅之梅當作某.有條有梅之梅.傳以爲梅枏.則當作梅.自㖧譬二字廢而不用.謀遂專爲咨謀之謀.某遂變爲某在斯之某.而以梅枏之梅混同爲酸果之某矣.

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注.辟、逡遁.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逡遁.音旬.鄭氏于儀禮用逡遁字.凡十有一處.釋辟者八.釋遷者三.此與士相見禮皆釋辟者也.今本乃作逡巡.至開寶釋文之本.又獨

于此作巡。未知孰據。儀禮用字。因未嘗同。今諸釋文之本。旣皆作逡。且逡有逡逃意。從諸本釋文。聘珍案
說文云。逡、復也。遁、遷也。一曰逃也。巡、行視貌。諸本作逡遁者。于義亦通。但逡巡二字。本古所用。賈誼過秦
論。遁逃而不敢進。李善注云。史記作逡巡遁逃。案此句本文已有遁字。則作逡巡者無疑矣。郭璞尒疋注
云。逡巡却去也。廣韻巡字注云逡巡。

大羹湆在爨。注。大羹湆、煮肉汁也。今文湆作汁。案尒疋云。肉謂之羹。廣疋云。羹謂之湆。方言云。斟協汁也。
郭注云。謂和協也。或曰瀋汁。鄭注周禮云。汁、合也。酥也。是羹之酥合鹽菜而爲之者曰汁。無鹽菜者曰湆。
經云大羹。則無鹽菜。故鄭氏不從今文作汁。

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䈂籚矣。案方言云。𥫱、趙魏之郊謂之䇯簇。郭注云。盛餅
筥也。說文云。𠙴、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重文作䇯。注云。𠙴或从竹。去聲。

士相見禮。如麛執之。注。或曰。麛、孤之摯也。案尒疋云。鹿、其子麛。淮南子云。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者。取
其見食而相呼也。說文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孤之摯用麛者。亦如上大夫
用羔之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又案賈疏云。孤執皮帛。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今此執麛者。謂
新升爲孤。見己君禮。又云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禮。聘珍謂孤執麛者。非
見君。是同列相見之禮。鄭司農周禮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案大國三卿。孤一人。即以一卿攝之。
故曰孤卿。則卿與孤亦是同列相見之禮。卿執羔。其攝孤之卿或執麛。儀文小異耳。本章經文云。下大夫

相見。上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非謂其見君也。

宅者在野。則曰艸茅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案宅託茅苗古音同。毛詩。其究安宅。與作宅爲
韻。無食我苗。與勞號爲韻。之子于苗。與囂旄爲韻。是宅當讀若託。苗當讀若茅。音近毛。

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
焉。案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
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葛覃、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蕈。九經字
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蕈。今不作蕈。非古也。聘珍案。今本儀禮釋文。葛覃字作覃。並不从艸。據張氏所見儀
禮本。已改蕈爲覃。而釋文尙存蕈字。今人且據俗本儀禮。改去釋文蕈字矣。案詩經釋文云。覃本亦作蕈。
張氏之言是也。

司正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賈疏曰。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云盥。此
經本有盥者。誤。案此疏內南字疑當作北。盥字各本皆作俗。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作盥。案唐開成石經。洗上有盥字。宋本亦有。據疏說亦倣鄉射
大射禮文。謂此不當有盥字。其所據經本。原有此字。賈氏亦不敢去之。弟存其說于疏中。鄭覈等取古本
上石。更不敢刪此字也。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始刪去盥字。引此段疏文之末。有今刪之三字。乃朱子

之語。非疏本文也。傳寫者于今字上失圈。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案周禮。陔夏之陔作祴。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
夏。說文祴字注云。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鄭云陔之言戒也者。義從乎聲。

介俎脊脅胳肺。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儀禮經傳通解云。今案介俎脊脅胳肺。
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
沛陽張稷若儀禮句讀云。肫胳即注膞胳。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三體。而介俎肫胳並言者。以肩臂之下。
唯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
無常。故肫胳兩見也。案肫胳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肫胳不耆者。欲見用
體無常。是經本無肫字審矣。通解之說是也。稷若自言生平未嘗見朱子通解云。

磬階間縮霤。注。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案續漢書志。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劉昭注
引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蓬俎。皆如士制。

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
賈疏曰。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
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
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故名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聘珍案

鄭賈俱假周禮而言。其實周禮是天子之鄉與州。其鄉大夫是卿。其州長是中大夫。若儀禮是諸侯之州
射禮。諸侯之州長是士。其行射之地曰榭。榭、州學名。或州爲卿大夫所居之州。則立鄉學曰庠。不復別立
州學。故儀禮此篇經文。乃以大夫射禮與士射禮參互言之。其曰。乃席賓南面東上。又曰。豫則鉤楹內。又
曰。釋獲者執鹿中。凡此皆士之事也。其曰。堂則由楹外。記曰。薦以豆。出自東房。又曰。堂則物當楣。凡此之
類。皆大夫之事也。故鄭注亦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　又案鄭云。卿大夫在焉不改其禮者。
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鄭彼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
蜡而飲酒。孔氏正義云。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于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鄉居此州。更不立州
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必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
賓于庠門之外。鄭彼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正義云。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國民飲酒
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曰序。無室曰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
庠學。不別立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案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
月。上始帥羣臣。于辟雍。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輿服志云。行大射禮于辟雍。公
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
是漢時大射鄉射皆皮弁服。并鄉飲酒燕禮亦然。知者。鄭注鄉飲酒記云。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

衣皮弁服，與禮異。鄭注燕禮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

乃合樂。注：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案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戴聖成曰：鄉人本無樂，故于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之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國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春秋成周宣榭火，杜注云：爾疋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孔氏正義曰：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然則榭之爲屋，固不得即指爲序。故鄭云：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明堂位云：序，夏后氏之序也。夏養老于序，其豆籩當陳于房中。屋制當有堂有房，有房者必有室。周立夏序于國中者，其屋亦有堂有室。故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立於州者，則更其制而去其室。周禮中雖存序之名，其實則爲榭爾。

命弟子設豐。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王伯厚云：崔駰酒箴：豐侯沈湎，荷甖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案釋名云：兩當，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

燕禮。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注：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案中庸：仁者人也。鄭彼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注：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疏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即通，觚亦偁爵。案五經異義云：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案攷工記梓人職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彼注云：觚當爲觶。說文觶字注云：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重文觗，注云：觶或从辰。重文作觝，注云：禮經觶。觚字注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聘珍案：許君以四升爲觶，三升爲觚，與禮家說異。故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既觚二升，不滿豆矣。鄭氏駮曰：爵之罰也，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爾。

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腆，善也。古文腆皆作殄。案毛詩：籧篨不殄。鄭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孔氏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攷工記云：轉欲頎典。注云：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典讀爲殄。案堅刃亦完善之義。是腆、殄、典三字古義通用。

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案白虎通義云：笙者太蔟之气，象萬物之生，故曰笙。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凡此皆笙磬笙鍾之義。後人謂笙磬笙鍾者，以其聲與笙協應，故得名笙，非古義也。

兩甒在南，有豐。注：豐以承尊也。其爲字从豆，𡴀聲。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無𡴀聲字。黃公紹韻會引說文云：豐从豆从𡴀，象形。據此，似說文原有从𡴀二字，與鄭君注合。或謂今本無从𡴀者，後人重修說文時遺脫。戴侗六書故引說文：豐从豆从山丰聲。而戴氏自云所據說文是唐本。然則黃氏引說文有从𡴀二字者，不可信矣。但說文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中，並無𡴀丰字，則黃戴之說俱不可信矣。

奏貍首。注：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聘珍案：來字古音力之反，讀若貍。貍與來雙聲，不來猶不甯也。攷工記祭侯之禮曰：惟若甯侯，無或若爾不甯侯。從古音讀來爲貍，則不來二字疾急呼之，成一貍字也。惠氏九經古義引禮說云：不來反爲貍。聘珍謂禮說非是。蓋反音當得前字雙聲，後字疊韻，如蒺藜爲茨，奈何爲那，茅蒐爲韎，之乎爲旃，者與爲諸之類。不與貍既非雙聲，來與貍又不疊韻，試就二字以反語

之，濼求之不得貍音矣。自孫炎然以前，言音者只有內外急徐譬況假借讀若之類。

聘禮。取圭垂繅。注：繅所以藉圭也。今文繅作璪。記云：圭與繅皆九寸。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案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喿聲。虞書曰：璪火黺米。案今虞書璪作藻。釋文云：本亦作澡。鄭司農注周禮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案攷工記云：以致稍餼。鄭彼注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餼或作氣。賈公彥曰：稟食則米也。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鄭氏于儀禮注以餼爲牲，于周禮注以餼爲納稟食，周禮注與說文合。儀禮注又云：餼猶稟也，給也。則餼者饋牲牢芻米之通偁也。故賈疏曰：論語告朔之餼羊，鄭注云：牲生曰餼。春秋傳曰：餼臧服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也，故注不同也。

賓進訝。注：今文訝爲梧。惠氏九經古義云：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受。疏云：梧即逆也，對面相逆受。棟案梧本作啎，詁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聘珍案：既夕若無器則捂受之，捂字从手旁吾，作捂。與聘禮公食大

夫禮注所云今文許爲梧者不同。此梧字从木旁吾。故鄭于既夕注不疊古文也。士冠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注云。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舊本釋文迎受作捂授。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捂授。吾故反。既夕禮曰。若無器則捂授之。注曰。謂對相授。玉篇曰。捂受也。从既夕禮捂對之說。謂待主人之來。對面授之也。从玉篇捂受之說。謂待主人之受其所授也。二說皆通、必改爲迎受以釋舊何也。从釋文。據此。則既夕篇捂字从手不从木。審矣。

公問君賓對。公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案鄭注周禮司儀職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疏曰。聘君曰已下。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案上經。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醴黍清皆兩壺。注。醴、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前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聘珍案。古者黍稷通偁。稷卽黍也。夏小正。二月往耰黍。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引見禮記月令孔氏正義 孔氏禮記正義云。夫穀秫者曰黍。說文云。秫、稷之黏者也。鄭注士昏禮云。古文黍作稷。

記爲肆又齎皮馬。注。齎猶付也。案唐石經及釋文。齎作齋。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齎、持遺也。作賫者譌。見周禮。張氏儀禮識誤云。作字樣者見周禮而忘儀禮。今攷聘禮一篇。經注言齎凡二。一曰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二曰遂見問幾月之資。注曰。古文資作齎。文義皆資也。無持遺意。故其字從齎至於資也。鄭氏皆爲付。不與齎同。義詁既別。豈得通用。況釋文齎發兩出。必非一義。當从釋文。聘珍案。周禮外府職云。共其財用之幣齎。鄭注云。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予謂齎資同爾。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玉篇齎字注云。行道所用也。持也。備也。給與也。付也。賫字注云。俗。然則齎字兼有諸義。漢經師所用資卽齎之或體。至若賫字。乃後世之俗文。且去齊次。無以爲聲。于六書之義俱無當。經注或有其字。皆是後人竄入者。張忠甫致校儀禮字句。頗爲宋儒所推服。但若此之類。恐未憒憒矣。

既致饔旬而稍。注。古文既爲餼。案說文云。旣、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作食氣。據說文。氣卽餼字。中庸。既廩稱事。鄭注云。既讀爲餼。

詩書古訓

阮元錄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違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烝民秉彝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郛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五六年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耀齋光瑞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男福祜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上

儀徵阮元錄

詩

尙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　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樂記詩言其志也　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㜪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㜪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是刈是濩。

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眞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罘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墨子尚賢上、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列女阿谷處女傳、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

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昭元年傳、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夷、此之謂也。

後漢書袁紹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　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摽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衞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污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卷九．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衞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衞宗二順傳．

傳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衞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衞宣夫人傳．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註．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衞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註．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

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衛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謔浪笑敖。

爾雅釋詁。謔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卷一。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注。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注。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棲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母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　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燕爾新昏。不我屑以。

列女晉趙衰妻傳。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閒居。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吾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成功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谷永傳。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詩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所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朋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荊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

韓詩外傳卷一。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卷九。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𥁃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邪。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二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柏舟、共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衛姬傳．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賁賁．注．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注．姜姜賁賁．爭鬭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注．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卽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注．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卷六．子夏曰．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衛二亂女傳．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曰．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俫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之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　外篇。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王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註、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驪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註、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荅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魯公乘姒傳。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

謂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註。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卷九。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友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女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之罰。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列女齊女傅母傳。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

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衣錦褧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詩覃公維私。覃、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註。爾。女也。履。禮也。言女爾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告惡之言矣。言惡在己。被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姜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閾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衞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衞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恤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詩書古訓卷一下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崩人之居。殘人之墓。淩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 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无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漢書地理志。鄭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註。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註。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中論賞罰。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愼乎。可不愼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註。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瞀傳。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梁節姑姊傳。婦人曰。彼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汙。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卷九。晏子曰。鄒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殁。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卷九。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註。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張湯母傳。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予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蘀兮。註。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列女魯公乘姒傳。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註。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昭十六年傳。子齹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略。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隨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蕩蕩乎其義不可失也。嗟乎其廉不可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列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清且漣猗。

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稷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光府謹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注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歌也。顧見卽碩鼠字之訛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注。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密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君子爲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傳。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注。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衒名。無顧利害。而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子謂昭儀勇而嘉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禮義。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衞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以非罪執。於義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衞。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注。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齊女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旣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內无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宵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

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註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註鵜鵝胡汚澤也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詩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

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說苑反質。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雖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議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己。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欲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此之謂也。　魯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卷九。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國祭蜡。則龡豳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厤志。襄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注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詩書古訓卷二上

小雅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記樂記師乙曰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孔叢子記義。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孔子世家。鹿鳴爲小雅始。
後漢書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曰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年傳。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中論藝紀。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韓詩外傳卷八。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卷七。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潛夫論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韓詩外傳卷七。使者曰。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墨子尚同中。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淮南子修務訓。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以人之有所務也。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鄂不韡韡。
孔叢子廣訓。鄂不韡韡。言韡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注。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列女聶政姊傳。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鵙鴒在原。兄弟急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國語周語中。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注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列女齊傷槐女傳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中論貴驗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相感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於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㠯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亡所樂非所㠯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㠯愆勿爲苛政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㠯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卷六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注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鹽鐵論備胡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白虎通三軍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春秋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卷七賢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列女齊威虞姬傳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儀禮鄉飲酒禮乃閒歌魚麗笙由庚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荀子大略篇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注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喻宋得其時

荀子不苟篇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公賦南山有臺註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昭十三年傳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遐不黃耇

孔叢子廣訓遐不黃耇言壽考也

蓼蕭湛湛及四海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趙佛肸母傳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中論夭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

宜兄宜弟

禮記大學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新書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襄八年傳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註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　昭十七年傳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列女齊宿瘤女傳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陳辯女傳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中論藝紀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齊鍾離春傳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鹽鐵論繇役.大夫曰.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注.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注.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六月.注.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賦六月.注.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昭十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鹽鐵論繇役.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漢書衛青傳.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 匈奴傳.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潛夫論志氏姓.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漢書陳湯傳.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孟子滕文公下.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政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注.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後漢書劉陶傳.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注.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注.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

予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子賦河水。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國語晉語第十，公子賦河水。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愛日，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王符傳，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荀子儒效篇，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祈父，予王之爪牙。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見中行獻子，賦祈父。注，祈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祈父，詩人責祈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有母之尸饔。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

也，詩曰，有母之尸饔。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後漢書徐穉傳，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不思舊姻。

白虎通嫁娶，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論語顏淵，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斯干、宣王考室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潛夫論夢列，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後漢書楊賜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叢子記義，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涵者侈逸.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 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賢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愛日.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

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漢書律麻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說苑反質.管仲曰.臣聞之.君奢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氏成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潛夫論三式.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中論爵祿.故良農不患疆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節之卒章.杜.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新語術事.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昭子語諸大夫曰.爽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六.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秋.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卷七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

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紀卷二十五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列女楚野辯女傳婦人曰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後漢書左雄傳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

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列女周幽褒姒傳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鹽鐵論誅秦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襄二十九年傳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

月之交醜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元帝紀。詔曰。今朕曉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虖。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卷五。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　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漢紀卷六。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荀子君子篇。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李尋傳。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甯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卷七。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潛夫論賢難。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㦛。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卷七。桓公聞之曰。衞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衞於楚丘。如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衞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新序雜事夫雞豚讙囂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兄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雋不疑母傳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注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韓詩外傳卷六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鹽鐵論復古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

善爲權利者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晉羊叔姬傳伯碩生時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明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小明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安死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

淮南子本經訓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列女柳下惠妻傳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淮南子道應訓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

說苑敬愼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註。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鳩飛。註。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列女更始夫人傳。尙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註。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新序雜事。孔子曰。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楚子發母傳。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傳。王孫母謂賈曰。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經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韓詩外傳卷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中論貴驗。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刑德。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卷七。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漢書王莽傳。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飮之用。不過凡度。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公之謂矣。

小弁。刺幽王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漢書杜欽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以爲憂。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勝對曰。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

之。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說苑雜言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天下無道。遁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由殷勤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列女魏節乳母傳。母呼而言曰。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巧言、大夫僞於讒。

後漢書馬援傳。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列女王章妻女傳。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詩云。昊天已威。予慎无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遘咎也。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因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宣十七年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

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昭三年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潛夫論衰制。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正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 孝順帝紀。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疢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春秋左氏桓十二年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潛夫論交際。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列女殷紂妲己傳。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之謂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注 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列女楚考李后傳。園女弟承閒謂春申君曰。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注 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韓詩外傳卷四。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 孔子曰。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說苑政理。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

詩不云乎。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

春秋繁露玉杯。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韓詩外傳卷四。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註。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在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既微且尰。

爾雅釋訓。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列女衛靈夫人傳。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

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正名篇。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

漢書司馬遷傳贊。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書影：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卷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註。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說苑建本。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後漢書馬援傳。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漢紀卷二十三。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

詩書古訓卷二下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後漢書陰皇后紀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曰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愼乎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卷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友曰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躡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中論修本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記義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子大叔對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記用兵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後漢書梁竦傳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親尊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荀子宥坐篇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鹽鐵論刑德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

韓詩外傳卷三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說苑至公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卷七。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佩璲。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

東有啓明。

大戴禮記四代。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卷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注。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

孔叢子記義。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中論譴交。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甯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說苑政理。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

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列女霍夫人顯傳。顯乃謂女醫淳于衍曰。婦人娩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娩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汰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春秋愼人。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新書匈奴。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漢書王莽傳。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孔叢子廣訓。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鹽鐵論地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伯瑕對曰。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荀子大略篇．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卷七．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自詒伊戚．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卷四．紹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中論法象．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公族穆子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荀子勸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敎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春秋繁露祭義．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

韓詩外傳卷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曰．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卷七．昔者衞大夫史魚病．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卷八．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列女蓋將之妻傳．其妻曰．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偸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修身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禮論篇．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敎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詩曰．威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士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儀禮少牢饋食禮．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呂氏春秋務本。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

韓詩外傳卷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鹽鐵論授時。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聞於外。爲善於下。福德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漢書食貨志。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蕭望之傳。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陳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凄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卷四。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鹽鐵論錯幣。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卷三。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韎韐有奭。

白虎通爵。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

孔叢子記義。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說苑修文。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鄭皇耳率師侵衞。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衞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注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新書禮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春秋左氏成十四年傳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有頍者弁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卷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車舝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注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楊夫人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淮南子說山訓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韓詩外傳卷七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齊相御妻傳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中論治學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史記東方朔列傳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昌邑哀王傳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新語輔政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漢書東方朔傳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孔光傳以過近臣毀短

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㠯罔上。崇黨㠯蔽朝。傷善㠯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說苑修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

漢書吾丘壽王傳。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晏子春秋襍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

采菽、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叢子記義。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注。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采菽。注。采菽。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白虎通考黜。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氏服車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荀子儒效篇。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綏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正義。此小雅采菽之篇。按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韓詩外傳卷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武子賦角弓。注。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昭二年傳。韓子賦角弓。注。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註.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荀子儒效篇.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毋教猱升木.

列女齊女傅母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卷七.孔子曰.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

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卷四.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卷四.孫子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註.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列女齊孝孟姬傳.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君子謂孟姬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書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月爲期.六日不瞻.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爲政.賦黍苗.註.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國語晉語第十.子餘使公子賦黍苗.註.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史記晉世家．趙衰歌黍苗詩．集解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注．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說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產賦隰桑．注．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卷四．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列女周宣姜后傳．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孝經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卷四．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卷四．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顏淵蹙然變色曰．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見外也．　卷七．子曰．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史記東方朔列傳．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卷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禮記大學．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喻明日舉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注．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漢書天文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潛夫論交際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附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擧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强自誓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詩書古訓卷三上

大雅

禮記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國語魯語下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史記孔子世家文王爲大雅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禮記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呂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淮南子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卷五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擧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陳錫哉周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昭十年傳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春秋左氏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漢書王子侯表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女梁夫人嫕傳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竦父之魂遺母萬里爲家門開三族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書王褒傳褒對曰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後漢書徐穉傳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

荀子君道篇。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書君道。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况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

鹽鐵論相刺。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韓詩外傳卷八。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卷十。桓公曰。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新序雜事。善相人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修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列女魯季敬姜傳。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書賈山傳。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梅福傳。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孟子離婁上。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厤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獨斷。冕冠。殷曰冔。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詩曰。常服黼冔。

白虎通三正。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昭二十

八年傳仲尼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書翼奉傳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韓詩外傳卷五輪扁曰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漢紀卷六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注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　解蔽篇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韓詩外傳卷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

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漢書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後漢書胡廣傳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卷五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紂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呂氏春秋行論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　三軍.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春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國語晉語第十.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甯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外傳卷三.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勤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漢書王莽傳.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公之謂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春秋左氏哀二年傳.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講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漢書郊祀志.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

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趙注.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緜之卒章.杜注.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尚書大傳殷傳.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大儒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交養.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新書禮.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趣也.

春秋繁露郊祀.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　四祭.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四祭.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命受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

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說苑修文．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者．

中論修本．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注．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白虎通三正．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春秋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者．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淮南子泰族訓．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說苑修文．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洪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列女楚平伯嬴傳．伯嬴持刃曰．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无以臨國．妾有淫端．則无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後漢書蘇竟傳．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周室三母傳．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大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大姒仁明而有德．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春秋左氏僖十九年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

後漢書鍾離意傳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

漢紀卷五.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潛夫論班祿.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

漢書敘傳.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淮南子氾論訓.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 谷永傳.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卷十.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

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成鱄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白虎通禮樂.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墨子天志中.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智已. 天志下.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襄三十一年傳.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荀子修身篇.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詮言訓.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

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新書君道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
韓詩外傳卷五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
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
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群臣加占蓍龜
㠯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㠯爾鉤援與爾臨衝㠯
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㠯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是類是禡

禮記王制禡于所征之地
爾雅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

靈臺、民始附也

孔叢子嘉言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
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鹽鐵論未通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
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
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
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春秋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
可乎
國語楚語上伍舉對曰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
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
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新書君道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
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
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
況士民乎 禮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
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
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
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
愼也是民之表也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韓詩外傳卷五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喩乎百姓則下應
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
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
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
天子以申之
荀子仲尼篇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
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
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後漢書張純傳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
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卷五．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濩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禮記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公孫丑上．以德服人者．心中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篇．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議兵篇．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繇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修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注．度．謀也．鎬京．鎬京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表記．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卷四．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陳嬰母傳．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不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厥初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褚補．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卽有邰家室。

白虎通京師。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卽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

孔叢子執節。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敎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云。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列女晉弓工妻傳。平公怒。將殺弓人。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潛夫論德化。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嗇人之愛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

後漢書孝章帝紀。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漢書梁懷王揖傳。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弓旣堅。

列女晉弓工妻傳。妻曰。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旣堅。舍矢旣鈞。言射有法也。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

孟子告子上。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注。言君子警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隷德美。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注。旣醉。詩大雅。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說苑修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此之謂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春秋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荀子子道篇。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國語周語下。叔向告之曰。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人民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人民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列女啟母塗山傳．旣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啟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公賦嘉樂．注．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襄二十六年傳．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注．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王莽傳．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旣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孟子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旣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郊語．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卷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漢書郊祀志．杜鄴說商曰．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春秋繁露楚莊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

列女周宣姜后傳．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　昭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孝經廣至德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荀子禮論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呂氏春秋不屈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新書君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卷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史記孝文本紀乃下詔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韓詩外傳卷六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

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列女趙津女娟傳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遣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卷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齊義繼母傳其母對曰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荀子正名篇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中論修本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擧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爾雅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說苑辨物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聖王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

鹽鐵論論勇。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後漢書班超傳。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

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註。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癉。

後漢書李固傳。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列女楚江乙母傳。母曰。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甯。所謂國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新序雜事。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說苑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列女齊女徐吾傳。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齊太倉女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忠。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怨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我言維服。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曰。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維服。此之謂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註。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詢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卷五。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齊管妾婧傳。其妾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

謂也。

潛夫論明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韓詩外傳卷十。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列女趙將括母傳。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卷三。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　卷十。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列女晉伯宗妻傳。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牖民孔易。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春秋左氏宣九年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昭二十八年傳。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

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罔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甯。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荀子彊國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衞。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屛。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後漢書郎顗傳。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允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丁鴻傳。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自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楊秉傳。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　蔡邕傳。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詩書古訓卷三下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說苑至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　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晏子春秋諫上。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戰國策卷六。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革之强。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卷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卷十。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漢書賈山傳。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左、周、黃、傳論。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宜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趙靈吳女傳。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五。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卷八。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卷十。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人之有鬭。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鬭。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鬭行也。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僭、差也。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鹽鐵論遵道。文學曰。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說苑臣術。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列女楚武鄧曼傳。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漢書外戚傳。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目傾。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卷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列女齊東郭姜傳。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孟子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卷十。丈夫曰。夫日日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漢書劉向傳。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　杜欽傳。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愼哉。　谷永傳。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䙝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淮南子人間訓。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孝治章。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爲之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昭五年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

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卷六。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韓詩外傳卷六。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列女秦穆姬傳。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中論法象。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漢書匡衡傳。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顚覆厥德。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卷十。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顚覆厥德。荒湛于酒。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

韓詩外傳卷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偸。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潛夫論勸將。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

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戎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說苑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說苑說叢。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卷六。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致士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有四術。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東徙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辨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春秋繁露郊祀對。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列女周主忠妾傳。主父覺。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无言不讎。无德不報。此之謂也。

漢書宣帝紀。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各以恩深淺報之。　王莽傳。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亡德不報。亡言不酬。　孫程傳。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亡言不讎。亡德不報。　陳球傳。竇太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卷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

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曰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禮記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子泰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列女宋恭伯姬傳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昭元年傳文子曰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

荀子臣道篇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愨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列女代趙夫人傳夫人曰且吾聞之婦人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胥懷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郃陽友娣傳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

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墨子兼愛下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鹽鐵論和親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舉丁壯弧弦而出鬭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荀子不苟篇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非十二子篇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君道篇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不哲矣

新序雜事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漢書霍光傳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中論虛道下篇「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齊靈仲子傳仲子曰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周郊婦人傳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失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離婁上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墨子尙賢中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孟子離婁上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卷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

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卷十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卷十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卷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

列女明德馬后傳太后詔曰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者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愼其相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晏子春秋問下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韓詩外傳卷六石他曰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卷十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五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卷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中論虛道。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又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卷五。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維彼不順。往以蟲垢。闇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春秋左氏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卷六。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潛夫論班祿。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威紀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春秋繁露郊祀。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

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

自郊徂宮。

後漢書楊秉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說苑君道。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潛夫論三式。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志氏姓。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卷八。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卷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福夫論德化．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列女宋鮑女宗傳．女宗曰．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卷六．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聽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後漢書郎顗傳．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禮記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晏子春秋問下．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荀子堯問篇．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列女曹僖氏妻傳．負羈之妻言於夫曰．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漢書蓋寬饒傳．太子庶子王生予書曰．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孝經卿大夫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襄二十五年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韓詩外傳卷八．荊蒯芮曰．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　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有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王莽傳．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公之謂矣．

漢紀卷二十八．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故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是亦非辟彊也．

韓詩外傳卷六．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既昔之救鄭者至．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卷八．遁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曰．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定四年傳．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

韓詩外傳卷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漢書王莽傳．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公之謂矣．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禮記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荀子彊國篇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玉英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韓詩外傳卷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至精溥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潛夫論三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注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魴鱮甫甫麀鹿噳噳

孔叢子廣訓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噳噳語其衆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白虎通王者不臣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後漢書周舉傳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臺有欽哉之績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厥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惻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春秋繁露竹林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白虎通爵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潛夫論志氏姓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外傳卷八子貢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之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議兵篇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辟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親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

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倈。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得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晏子春秋諫上。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列女夏桀末喜傳。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目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列女晉獻驪姬傳。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列女魯桓文姜傳。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列女齊靈聲姬傳。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佐。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魯季敬姜傳。敬姜歎曰。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漢書王莽傳。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之謂矣。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心之憂矣。甯自今矣。

列女嚴延年母傳。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埽除墓地耳。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甯自今矣。其嚴母之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卷六。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

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卷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浡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闚易覩不出閨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趙飛燕姊娣傳君子謂趙昭儀之凶變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詩書古訓卷四

周頌

禮記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清廟祀文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清廟爲頌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禮記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

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注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

維清奏象舞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朝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白虎通誅伐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哀二十六年傳子贛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列女有虞二妃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於乎前王不忘

禮記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語晉語第十叔詹諫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荀子王制篇．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論篇．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韓詩外傳卷三．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後漢書西南夷傳．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

昊天有成命．

國語周語下．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

夙夜基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

鹽鐵論未通．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十六年傳．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注．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五年傳．季文子曰．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卷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韓詩外傳卷八．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後漢書李固傳．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

而等級不踰．折獄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體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李克曰．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卷八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鹽鐵論論菑．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荀子富國篇．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政．然後節奏齊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卷五．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得道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潛夫論巫列．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降．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鹽鐵論論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漢書禮樂志．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申叔時對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列女棄母姜嫄傳．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詒我來牟．

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卷三．莊王曰．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月而疾有瘳．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韓詩外傳卷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說苑貴德．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瓏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韋元成傳.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鹽鐵論中韓夫知.秦宣房而禍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所福.亦不小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無競維烈.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卷三.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偕伐紂而殷亡.武乎.

嬛嬛在疚.

漢書匡衡傳.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漢書匡衡傳.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新書禮容語.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齊國武子亦將有禍.居二年.晉殺三郤.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　成四年傳.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列女魏曲沃負傳.負曰.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无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漢書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論.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衡譚奏議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淮南子脩務訓.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

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卷八。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冉有對曰。夫子路。子貢。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桃賈、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聲名。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中論治學。摹道統乎己心。摹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己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鹽鐵論力耕。文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史記孝武本紀。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

於鑠王師。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第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綏萬邦。屢豐年。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傳。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左氏宣十一年傳。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二年傳。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中論爵祿。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白虎通封禪。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嶞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思無邪。

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詩外傳卷三。公儀休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君子有穀．詒孫子．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辟雍．何以知其圜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　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列女鄒孟軻母傳．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卷八．狐卷子對曰．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棄母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白虎通封公侯．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攷黜．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王者不臣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　王莽傳．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東平憲王蒼傳．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　黃瓊傳．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孟子滕文公上．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滕文公下．詩云．戎、狄是膺．荊、舒之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太史公曰．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荊、荼是徵．　淮南衡山列傳．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漢書賈捐之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

壽胥與試．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中論天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甯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嵸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白虎通禮樂。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國語魯語下。閔馬父對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荀子大略。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列女楚莊樊姬傳。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註。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韓詩外傳卷三。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漢書宣帝紀。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三。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國語晉語第十，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德性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誡之曰，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孔子曰，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卷八，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荀子臣道篇，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卷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後漢書陳寵傳，寵曰，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

荀子榮辱篇，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 刑法志，故曰，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後漢書西羌傳．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傳．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詩書古訓卷五上

尚書今文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叢子論書．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堯典

孔叢子論書．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故帝典可以觀美．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

中論智行．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竊士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平當傳．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平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協和萬邦．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中論曆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

曆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

敬授人時．

尚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漢書李尋傳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宅嵎夷曰暘谷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尚書大傳唐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尚書大傳唐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白虎通四時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律曆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驩兜曰都共工

後漢書楊賜傳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中論考僞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漢書王尊傳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朕在位七十載

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臯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有鰥在下曰虞舜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豈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

克諧以孝烝烝乂

後漢書孝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　鄧皇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　謝弼傳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孟子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萬章下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後漢書荀爽傳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漢紀卷十七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叢子論書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尚書大傳唐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漢書王莽傳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尚書大傳唐傳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

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曆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叢子論書。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

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西遵之。

漢書律曆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後漢書律曆志。志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曆象。庶乎有益。　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白虎通三軍。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尚書曰。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　巡狩。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

五載一巡守。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尚書大傳虞夏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illegible]之[illegible]。猶恐闕于樂。

白虎通巡狩。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史記封禪書。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大傳唐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夭昏暴陵之災。

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復下詔曰。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殛鯀于羽山。

禮記祭法。鯀障鴻水而殛死。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大子晉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政㠯得賢爲本.理㠯去穢爲務.是㠯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㠯致雍熙.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白虎通四時.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閼爾.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潛夫論明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故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㠯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㠯廣聰明.燭幽隱也.

蠻夷率服.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列女棄母姜嫄傳.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汝作士.
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皐陶爲理.尚書曰.皐陶作士.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禮記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

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㠯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㠯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
後漢書律麻志.㠯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㠯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之患也.
漢書賈捐之傳.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㠯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唐傳.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絀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白虎通考黜．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

漢書谷永傳．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李尋傳．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楊賜傳．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愼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漢紀卷八．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孔叢子論書．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　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曰．若稽古皐陶．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愼厥身修思永．

漢書元帝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惇敍九族．

漢書平帝紀．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敍之．

惟帝其難之．

孔叢子儒服．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志．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慨焉．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後漢書虞延傳．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五行志．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　谷永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王莽傳．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瀦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

後漢書楊秉傳．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　左雄傳．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淮南子泰族訓．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以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刺復．大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尙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譴交．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中論爵祿．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潛夫論忠貴．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任前而後不

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漢書律厤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孔光傳．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莽傳．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馬嚴傳．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

漢紀卷四．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天秩有禮．

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漢書王嘉傳．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

漢書李尋傳．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宮女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懋遷有無化居．

漢書食貨志贊．書云．楙遷有無．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　敍傳．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予欲觀古人之象．

詩鄘風．象服是宜．箋．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尚書大傳虞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白虎通禮樂．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欽四鄰．

孔叢子論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左氏僖二十七年傳．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春秋繁露制度．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轝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有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成帝紀．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甯．

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啓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泣也．

外薄四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方施象刑惟明。

新序節士。伯成子高曰。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

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

漢書刑法志。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尚書大傳虞傳。古者帝王升歌淸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淸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淸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淸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淸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白虎通禮樂。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淸虛。貴淨賤鏗鏘也。

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下管鼗鼓。

白虎通禮樂。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

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漢書宣帝紀。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　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叢子論書。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漢書禮樂志。又曰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

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尚書大傳虞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中論審大臣。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曰。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司馬相如傳。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　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黃霸傳。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漢紀卷二十九。上覺悟。召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與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禹貢

奠高山。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陽城。

海物惟錯。

孔叢子廣訓。海物維錯。錯、雜也。

杶榦栝柏。

考工記。荊之榦。注。荊。荊州也。榦。柘也。可以爲弓弩之榦。禹貢。荊州貢櫄榦栝柏。及箘簵楛。

滎、波、旣豬。
　周禮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注。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
厥田惟上上。
　後漢書杜篤傳。夫廱州本皇帝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西戎卽敘。
　漢書西域傳。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國語周語下。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甘誓

大戰于甘。
　墨子明鬼下。且禹誓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呂氏春秋先己。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白虎通三軍。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尙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汝。
　漢書王莽傳。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湯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賞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勖之哉。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莊十四年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尙書大傳殷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孔叢子論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

汝無侮老成人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

用德彰厥善

漢書楚孝王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勖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　王嘉傳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

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高宗肜日

尚書大傳殷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成帝紀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孔光傳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有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即飭椒房及掖庭耳

後漢書律厤志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微子

方興沈酗于酒

漢書敘傳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詩書古訓卷五下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妲己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　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曆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　五行志。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騭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　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尚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

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殺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殺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嬴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水沴火。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王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虖羣公。可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容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煢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注。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衞。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桐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

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齊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漢書劉向傳．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白虎通蓍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蓍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曰僭、恆陽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為寒．退而短．則為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為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

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縢

乃卜三龜．

白虎通蓍龜．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尚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棐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彊榦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漢書王莽傳．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曰．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人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作寬．

不敢侮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杜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為德．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眚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哀．大不友于弟．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辜．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　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尚書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幷罪也．若兄友而弟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幷罪．不相及也．兄弟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傳去聲說．而漢人又傳之於左傳．不但漢也．南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書．北史張袞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外傳耳．尚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無此文．當亦古尚書外傳．與此類矣．先琦謹按．古尚書外傳．至漢猶存．故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

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人采傳以補經之亡，實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稂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爲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尚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譴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

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厤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尚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於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欽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巫列篇。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文、武。爨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伻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公無困哉。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

尚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厤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

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天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愼節遊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時二人弗戡。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愼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元帥謹按此康誥文。楊注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揖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呂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呂諭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呂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尚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逆子釗。不言迎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瑁。

白虎通爵。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呂尸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呂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荘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呂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誡。

鹽鐵論詔聖。故姦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尚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尚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尚書曰。以教祇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播猶施也。不字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

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勖焉。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傷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尚賢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

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詩書古訓卷六

尚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諭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此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夏書．逸書也．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註．夏書．逸書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存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紀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註．逸書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註．逸書也．順事恕施也．　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允出茲在茲．註．又逸書．由己率常可矣．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註．逸書也．懼失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忘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註．虞書．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洚水儆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註．亦逸書也．

天之厤數在汝躬．

史記厤書．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允執厥中．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

先琦謹按．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相似．爲古尚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衆非元后何戴．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亡書．而傳之原文遂亡耳．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註．逸書也．其是之謂乎．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

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九共逸文。

尚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註。夏訓、夏書。

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註。書、逸書。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註。逸書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註。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註。夏書、逸書也。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註。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皐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天上。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盡心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

徯予后后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滕文公下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取亂侮亡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衞以待時乎 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下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甯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甯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註書伊訓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慍。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贊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慍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注。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說苑敬慎。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諭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生。注。逸書。

說命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

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說築傅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傅說舉於版築之閒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外規諫恐其有懈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盧云下篇作寧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斅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喩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帝告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般庚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泰誓

孔叢子論書泰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傀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　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厥罪惟鈞

墨子尙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今尙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卽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注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叄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注大誓周書 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平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於天言自取之也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妲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縣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厤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杜。逸書。言畏而愛之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辠。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血流漂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逸書。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註。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律曆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淸。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厥兆天子爵。無佚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註逸書 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鋅，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也。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彊，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

士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士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昔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註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註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氾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右詩書古訓六卷。國朝阮元撰。先生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銜。諡文達。先生以文章經術受三朝殊遇。歷封圻入贊宰輔。儲生勤績。彪炳人寰。督粵十年。遺愛永著口碑。如免洋米船鈔。脩貢院。增置虎門礮臺。脩通志。創建學海堂。諸善政尤彰彰在人耳目間。崇祀名宦。僉言無媿色云。著撰等身。尤湛深經學。所著揅經室集等若干種。外如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十三經經郛。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皆卷帙浩繁。而手自發凡起例。鉤元舉要。考訂綦詳。又嘗刻宋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諸巨册。普惠天下學者。洵一代偉人也。是書即於十三經經郛。提出詩、書二經。刪節增補。校定以成之者。惠徵君之論爾雅曰。釋詁、釋訓。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甫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孔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是書之名古訓。亦猶此旨也。先生生平揅經。專言實事求是。而是編根據古書。字字碻當。尤精確不磨矣。咸豐乙卯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介菴經說

附補

雷學淇述

介菴經說卷一

清　通州雷學淇述

周易

日月爲易

說文引祕書云。日月爲易。祕書卽魏伯陽參同契之類。虞翻易注亦云。易字从日下月。此經之本義也。大傳曰。太極生兩儀。兩儀卽奇耦之象。所以象天地之陰陽也。但上天下地。二氣行於中。初無形象可見。惟日爲太陽之精。月爲太陰之精。日有晨昃分至。月有晦朔弦望。往來相推。其理與數至有不可窮詰者。卻日日在人目前。聖人因其乘蓍之象儀而畫之爲一奇一耦。是謂之易。繫辭曰。四營而成易。卽謂此也。是後錯綜變化。演卦爲辭。皆不外此。故悉蒙其初名。謂之三易。大傳易字凡數十見。或統指全經。或專指奇耦。或專指伏羲所畫之卦。或指文王周公所演之辭。不得專執一解。宋儒謂作易者其在殷之末世等語。而易是周家所命之名。太卜之三易。乃以後起之名。被於前代者非是。其易之制字。則仍合日月爲文。以著其本。大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易者象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皆日月爲易之說也。大明升於東。月生於西。作畫者始於左。終於右。數陽之奇於起畫之處。以就陽位。卽日升於東之象。引而

坤之。卽日行於天而沒於西之象。數陰之耦於住畫之處。以就陰位。卽月出於庚之象。分之爲一曲一直。卽月弦之象。一上旋而左。一下旋而右。卽月望之象。泯之重之。卽晦朔之象。朔者。以陰而會陽也。此時月輪正在日下。卽易之象也。日往月來。一日之易。由朔而晦。一月之易。分至啓閉。一歲之易。歲月日之積。皆正於朔。天地人之道。皆著於易。

易象各有體用

伏羲易象。止傳六十四卦。此外無所謂八卦四象兩儀大極也。周公制禮。標而出之。謂三易之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經對緯言。別對正言。以始成之八卦爲經。故曰貞。以相疊之八卦爲緯。故曰悔曰別。孔子贊易。又標而出之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相錯。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至是而伏羲畫卦重卦之說。已曉然明白。洞見本原。無復疑惑。宋之邵子。因帝出乎震一章。與上天地定位等說方位不合。乃述陳摶之義。謂乾南坤北是伏羲先天之學。體也。離南坎北是文王後天之學。用也。朱子從之。載於易學啓蒙。至是而漢晉以前之說易者。多黜之不用。淇案。體用之說。自是易之本義。伏羲畫卦之初。仰觀天。俯察地。兩儀之制。奇必畫於上。以象天。耦必畫於下。以象地。陽升陰降。天尊地卑。此自然之象也。及陽積生陰。陰積生陽。積者爲太。所生爲少。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於是太陽太陰仍位於南北。少陽少陰分著於東西。是之謂四象。卽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象。抑卽坎離日月之象。蓋天高地下。日東月西。此亦自然之象也。天地定位。日月相推。其氣愈以充暢。故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是爲八卦。蓋坎離爲乾坤之大用。兌震艮巽又皆佐坎離以宣化者也。故位於坎離之左右。此亦生序自然之象。非人所能擬合者。卦象皆三畫。已備具天地人三才之理。無可復增。凡萬事萬物。無不本此。故周公以此爲經卦。箕子以此爲貞卦。孔子以此爲內卦。謂之小成。然則邵子本體之說。信乎其有徵矣。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章謂天地定位之後。雖先生坎離。必兌震艮巽能佐佑之。水火乃不相射。而八卦得以相錯相盪。大著其功用也。此卽言八卦相成之義。所以正其本以敷化。卦之體也。此後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卦之用也。必體立而用乃行。其語意歸重水火者。用卦之象。坎離主之。河圖之數。水火居正北正南。帝出乎震一章。亦坎離居正北正南。蓋天地之陰陽不可見。以日月著之。乾坤之陰陽無可明。以坎離著之。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先儒謂河圖出伏羲時。然則離南坎北。卽伏羲氏取法河圖以著其用。列聖傳之。而孔子著之者矣。安見其必始於文王。且伏羲之作卦。以前民用也。大極以象元氣。而其象則取之於天。兩儀以象天地。而其象則

取之日月。卦象至八而備。必重之爲六十四。凡此皆以著其用也。何獨於離南坎北之象而疑非伏羲之作乎。至六十四卦生出之序。謂亦如前之一奇一耦。累次而生。此於大傳中相盪相錯因而重之之說顯有不同。吾從孔子之言而已。八卦經緯體用之說亦不同。以八卦言之。則乾坤爲經爲體。六子爲緯爲用。以對別卦言之。則內之八卦爲經爲體。所謂貞也。外之八卦相盪相錯而成六十四卦者爲緯爲用。卽爲南坎北震東兌西之象矣。

經傳分合

漢書藝文志載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此經與大傳之舊目也。劉向校書。謂三家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中古文同。儒林傳謂費氏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亦經傳分著。止以傳義十篇說經。不復於上下經分章句也。自鄭康成以彖象附於各卦。王輔嗣又以文言附於乾坤。正義從之。而古本遂廢。宋時言古易者數家。始於元豐五年呂汲公之編。本十二篇。卽晁氏所本。合爲八篇者也。程傳仍用王本。朱子本義從東萊呂氏。於是經與傳復還其舊。呂氏之本與汲公同。明初纂諸經大全。易用程氏本。而以本義附之。彖象文言五篇乃復與經合。正義謂繫辭第五第六。文言第七。釋文謂文言在繫辭前。此微不同。非朱子之舊也。明虎谷王氏。謂大全所載本義。間有刪改。

唐書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氏說之。謂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此說並誤。案漢書。費直上下經無章句。止以大傳十篇說經。未嘗雜入唐志所載之四卷。卽長翁解釋傳文以訓經者。七錄誤以爲章句耳。然其書梁已殘缺。至隋時遂亡。故七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見釋文。隋書經籍志云。費直注周易四卷。亡。今凡唐人易書。如釋文、正義、集解。無有引費說者。則唐志之誤可知。觀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則晁氏之誤亦可知。後漢書謂陳元、鄭衆、馬融、鄭康成。並習費氏易。今唯晉書天文志載有費氏周易十二次分星之說。此卽魏太史陳卓所述。與鄭氏易注爻辰之義相符。亦淵原之一證。若彖象入經。實始於鄭氏。不得以誣費。

章句異同

章句之異同多矣。有實係脫衍者。有出於作僞者。有承述師說卽稱爲易者。有取義各殊以意改訂者。如施孟梁邱三家脫无咎悔亡。鄭氏序卦脫而泰。王弼同人卦衍同人曰。繫辭衍侯之。此文之脫衍者也。荀九家之補說卦。乃剿取彖爻之義而擬爲者。唐郭京之作舉正。乃詭託王韓之本以欺世者。晁以道從王昭素易論。謂序卦止是一章。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三句。此皆作僞者也。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漢初易傳文也。正義以此爲易緯文。程迥沙隨謂出易緯通卦驗。皆誤。繫辭今無此文。嘗之考工記注引天子恤天

疏謂見公羊傳。今亦無此文也。考太史公自序、及董子繁露、賈子新書並引易傳此語。其時緯尚未出。是此文乃漢初易傳之證無疑。蓋寬饒封事引易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韓嬰易傳也。說文引易曰。履虎尾虩虩恐懼。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此孟喜易傳也。說文序云易稱孟氏。集解引孟氏易傳亦有虩虩恐懼之文。

他如鹽鐵論、說苑、前漢紀、人物志。凡稱易曰。而其文不見今書者。多係漢人傳說。非十二篇之逸文矣。至於諸家句讀之不同。不可勝紀。嘗考之於經。參之以象。衷之以理。不得固守一家之言。黨同伐異。卽如坤彖主利二字。宋張氏棠嚴易傳。及明人喬中和、鄭維嶽。皆以主字屬上句。利字屬下句。自是正解。蓋文言已有明徵。無容改讀。又如蒙之初六一節。利字當兼兩用字。至用說爲一句。猶坤卦彖辭利字冠得朋喪朋也。說字當從徐邈音稅。卽孟子書說大人說秦楚之說。不得讀脫。桎梏以往吝。當是一句。蓋以卦義言之。初六爲蒙之始。柔弱在下發。而卽以刑懲。必不勝矣。猶童子入學。使無夏楚收威。無以鎭其嬉玩。然遽以加之。必畏縮思遁。故爻詞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刑人。刑人者。刑說而不恃。德威惟畏也。但刑人止攝其心而使不敢肆。未足去其蔽而使之悅從。故又利用說。用說者。勸誘獎勉。欣動而利導之。所謂巽與之言。教不倦者矣。若不如是束縛而馳驟之。未有能發者。故吝以卦象言之。坎下艮上。坎勞卦也爲律。律、法也。勞於執法。刑人之象也。坎之初爻變爲兌。兌、悅也。爲口用說之象也。卦體艮上。艮、止也。爲手。互象爲震。震、動也。爲足。艮震皆東方之卦也。屬木。手止足動。而以法之木屬者制之。桎梏之象也。然桎梏非初六自有之象。且坎變爲兌。兌爲毀折。故不可桎梏以往也。自正義、釋文。皆讀說爲脫。後儒從之。又以利用刑人爲痛懲。斯發蒙同於擊蒙。非初象矣。程傳解此爻。先云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亦卽此義。設刑罰卽用刑人。明教化卽用說也。

井道不可以不革

井彖曰。改邑不改井。序卦曰。井道不可以不革。二聖之言。非有異也。蓋井不可革。而井中之水不可不革。古制。四時改火之外。令百姓杼井易水。管子謂人君春飮青后之井。夏飮赤后之井。秋飮白后之井。冬飮黑后之井。淮南子云。服八風水。謂四八風所至之方而更易之。卽其遺制。自鑽燧杼井之制不行。故生人多疾。

治曆明時

曆數出於易。詳見繫辭。其綱領在革之大象。革之義與曆字同。卦序在四十九。與大衍之用數亦合。蓋自黃帝調曆以後。未有數百年不改作者。此因日月之運行。斗建星躔。積久差易。故革其法之不當者。使合於天象之自然。農時乃無有不應。堯之命羲和。舜之在璣衡。禹之頒夏時。湯武之改正朔。皆此道也。故帝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治曆所以明時。曆可革而時不可革也。漢儒因東周曆法之誤。謂湯武改正朔。並改時月之名。其說實謬。周書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夏商之季。閏餘

乎次。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見大戴禮及劉向列傳。)有名爲孟春而實非正月。名爲正月而實非孟春者。故湯武之興。撥亂而反之正。凡二季之乖舛。悉變革之。上從乎天象自然之時序。順符乎恭月之定名。授之民以爲農作之準。初何嘗以夏時之季冬仲冬改爲商周之孟春正月乎。周幽王時。失閏者再。仲秋日食。下移於十月之交。(詳下三卷。)其弊正如二季。平王東遷。不能改正。且因之以頒朔諸侯。故春秋所書。較古法皆差兩月。相沿既久。習爲故常。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月上書王。歎司曆之過而有夏時之訓也。漢儒不解此義。以春秋所書爲古之正法。遂以後人之亂。歧上誣湯武。如劉歆三統曆、僞書泰誓篇。尤誤之甚者。(凡東周以前。易書詩禮非後人僞託者。所書時月皆是夏時。)

曆法之革。大端有四。一曰斗綱易建。卽夏書之三正。周書之三統。史記天官書。所謂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也。此七千五百餘年一革者也。自有書籍以來。惟堯舜之時値之。(史記三句。是人統初建之法。詳見第二卷三正說。)二曰斗建移宮。卽建寅建丑建子建亥之天象。三統三正內皆有之。此一千八百餘年一革者也。自唐虞夏后改用人統。孟春初昏。斗杓建寅。後惟秦之始皇。明之天啓値之。殷湯周武並不與移宮相値。止以正朔之建子建丑。垂此三統之義耳。三曰中星易位。卽堯典四中。烏、火、虛、昴。月令四仲。弧、亢、牛、壁。此六十餘年差一度。二萬二千六百餘年。列宿之象周天一革者也。自唐堯以來。至今差六十三度。高辛以前。無可考驗矣。此三者。皆因於天象之自然。宜革以從之者。所謂後天而奉天時。順乎天而應乎人也。(三正易建之法。史記傳之。古有建亥之制。月令傳之。皆被後人誤解。詳見二卷三正說。歲差移宮之象。見於堯典月令及晉隋新唐書志者甚著。今泰西法用之。)四曰改正朔。卽湯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秦以孟冬爲正。漢仍以孟春爲正。周書所謂示不相沿。易氏之覡。亦一代之事也。然三正四建之義。賴此以傳。故周書又曰。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蓋自古曆法。亂則革之。治則因之。堯舜湯武之時。當革而革者也。東周之初。及秦始皇帝明天啓時。當革而不革者也。自兩漢誤解三正。不辨歲差。而此義或幾乎熄矣。(說卦曰。革、去故也。與孟子求其故之說似異。而同去者。去當時曆數之亂法。求者求三正時序之自然。帝王之改革。義皆如是。)

東鄰西鄰

旣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序正義曰。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今檢古人易說。未見此解。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正義引其易注之文。與此亦異。唯班固幽通賦云。東厶虐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厶、古鄰字。(文選十四。李善引曹大家注。亦云東鄰謂紂。)是西漢時皆有此說。今遺佚耳。

大衍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說甚衆。案。此章言易。與曆數相準。五十、四十九。易數也。卽曆數也。皆數之生於天地而著以爲用者也。卽周天分布之位。日月循行之軌。用以辨方分野。紀曆命度者也。故曰大衍。衍有廣延布濩周徧流通之義。故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與史記律書所云。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之說相符。易言日月之所躔。史言斗旋之所建。其實一也。蓋天幹地支。與列宿相間。周布四方。共成此數。而數有不可盡任者。故虛其一而不用。以象生生之原。且將有待焉。以彌夫氣數之偶缺。見其無有終極也。故五十之數。以日行之度分之。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一周天。然六日者。成數也。其實不足。漢法作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實亦不足。隋皇極曆以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分日之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五爲歲餘。開皇曆以十萬九千六十分日之二萬五千六百三爲歲餘。析數之密如此。而仍不能使氣朔之分毫無進退。蓋此不可盡者。卽天地至精之所宅。實造化之樞機。萬象之終始。氣與數皆於此兆其端而會其極者也。聖人知其不可盡。故易之策也。取於大衍之數。虛一不用。其治曆也。斷以氣盈朔虛。一月或用二十九日。一年止用三百五十四日。不惟氣盈之小餘。姑置不用。並將五日之成數。及朔虛之六日。皆歸之於餘。以俟置閏。京氏所謂將以虛來實。此其義也。然一閏再閏而積以成章。建子建丑而積以成統。歲餘之奇數必仍有秒芒未盡者。此蓋與天地相終始。而絕非人心之所能思議而辨析者也。故曆家謂之滅沒。聖人之於數。止統擧大綱。使人易喩。故於大衍之數。顯以示之。至所以虛一之故。亦因乎天象理數之自然。聖人無容心也。

一爲太極

太者。原始之名。極者有象之稱。經中極字。皆指所縣之象。卽卦爻是也。(天以北極爲極。地以崑崙爲極。人以皇之敷言錫於衆庶者爲極。制字之義。木當屋上正中而至高者爲極。卦者挂也。亦縣象著明使民觀象之謂。)三易之卦名卦序。取義雖殊。同此六十四卦之象。(伏羲作易。止傳六十四卦之象。以乾爲首。神農易其序而首艮。故曰連山。夏人因之。黃帝又易其序而首坤。故曰歸藏。商人因之。乃有陽藏、游徙、馬徙、發頤等名。周止依用伏羲之序而加以彖爻之辭。)每卦六爻。其象三百八十有四。錯綜而變化之。凡上天下地。人事物理。無一不有其象。此卽羲皇作極。垂示後人。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以前民用。以爲民極者也。每爻之象。皆有極義。此極之說也。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兼三才而兩之。備具陰陽剛柔仁義之象。故曰三極。蓋衍之爲萬物之極。卦之爲三才之極。由此而統溯其原。皆出於大初之一畫。是曰大極。卽一之謂也。故大極又曰大一。(自有文字後。皆以一爲大極。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六韜引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漢書律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說文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易正義曰。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此皆大極之說也。呂覽大樂篇、虞氏周易注。皆以大一爲太極。)此大一所以象三才

未分以前之元氣。凡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中。在在有其象。非卦畫之外別有大極之象也。蓋分之則一本萬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用其極而協於極者也。合之則萬殊一本。所謂易有太極矣。儒者論太極。或訓爲太初。易正義。爲无。易釋文。爲性。通書。爲道。爲心。邵子。爲理。易本義。爲中。陸子。此皆易中之總具於象內者。非易之本旨也。馬季長、以北辰爲大極。陳圖南、劉長民、來瞿塘諸家。又於大一之外別著其象。此增衍潤色而成者。亦非易之本象也。濂溪周子作大極圖說。本之圖南。朱子作易啓蒙。本之周子。皆以○爲大極。此乃一之化象。與河圖洛書相通。故朱子取之。非兩儀四象八卦中果有此象也。卦中大極之象。止是一畫元氣渾然。本無可象。因其既判。寄象於天。伏羲取之。作爲此畫。其象與兩儀之奇畫實同。易傳曰。成象之謂乾。卽是此義。蓋所生者必肖其生。元氣既判之後。象之最先最大者莫如天也。於文。一大爲天。一先亦爲天。一卽大極也。大極既判之後。象之最大而最先者天也。故伏羲作易。假象示教。卽以天之象象元氣。而地與萬物亦無不寓於中。故文字凡一在上象天。一在下象地。從之衡之豎之直之。斯象萬物。是萬象森森。皆具於大一矣。且以三才之所出言之。則元氣爲大極。以萬物之資始言之。則天爲大極。故大極之象卽天象也。天之象。仰而視之。高高在上。如一而已。此蓋天之術所出。徐而察之。行健不息。如○而已。此渾天之術所出。故說卦曰。乾爲天。爲圜。但天雖渾圓。可仰觀而不可俯察。聖人不以不可見者示人。旣著爲象。必期衆著。故易中大極之象。止如天之在上。洪濛下覆。不作圜形。此說又有二極。經星言極星。此是北極。不言南極。洛下閎之渾儀。陳圖南之大極。此皆一象所包孕。非易之本象。

卦爻直月直日之說不同

卦爻直月。有以乾坤二卦分治者。易緯乾鑿度云。乾貞於十二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間時而治六辰。鄭康成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其義蓋十一月乾初九。正月乾九二。六月坤初六。八月坤六二。以次順成。所謂左右者。北辰之左右。不以行之順逆分也。乾自左而右。坤自右而左。皆循乎天行。終而復始。其初二三四相生之序。與六律六呂相生之次皆同。鄭康成周易、周禮、禮記月令注。韋昭國語注。陸績大元注。皆用之。是之謂爻辰。其說蓋源於費氏。直易注。有以小成之八卦分治者。乾鑿度及通卦驗。謂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鄭康成注云。其中猶自有斗分。此實舉大數。其義蓋謂八卦二十四爻。爻主一氣。每卦約得四十五日又八十分日之五十二。而夏日行緩。冬日行急。故斗分猶自不同。此卽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之象。漢唐以後。陰陽數術家多用之。有以十二純卦分治者。一行大衍議。謂始於孟氏章句。其義以復之一陽當十一月冬至。由是陰消陽息。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至四月。則純陽爲乾。以姤之一陰當五月夏至。由是陽消陰息。爲遯。爲否。爲觀。爲剝。至十月。則純陰爲坤。自漢魏以來。凡諸家易注多用之。直月之外。更有直日之說。其法始於古五子書。而用之各異。漢書藝文志古五子書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皆易陰陽。毛氏志考引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重複。定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京氏以坎、

離、震、兌司二至二分。各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各得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故六十四卦當朞之日。乾象、景初、元嘉、大明等曆皆用之。易緯稽覽圖以坎、離、震、兌爲方伯監司之官。主二分二至。四卦共二十四爻。每爻各主一氣。其初爻則二分二至也。其餘六十卦。皆五卦直一月。有公卦、辟卦、侯卦、大夫卦、卿卦。以十二純卦爲辟。餘爲公卿大夫侯。每卦各得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故六十卦當朞之日。揚子太元。及馬鄭虞陸諸家易注。一行大衍曆。皆用之。易緯通統軌。又謂每月五卦皆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皆終。故節在貞。氣在悔。北齊天保曆用之。孟康漢書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主二至二分。孟氏之義。蓋以坎離四卦主分至之日。又各得分至前後八十分日之三十也。總計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卦直一周。朱氏漢上易傳。焦贛所餘五日有奇。積以爲閏。此非孟氏之義。不閏之歲。每年止得三百五十四日。安得有三百六十日與卦爻相準乎。此說後世無有用者。又項安世謂焦氏卦法。除坎離震兌直二至二分。其餘自乾至未濟。一卦直一日。周而復始。又謂京用商易之序。焦用周易之序。自易軌以下三說。皆不用六日七分法。前之二說。一行卦議斥君明爲不經。謂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一行卦氣圖。配以七十二候。中氣皆直公卦之初爻。起第一候。唯節氣適當侯卦之第四爻。故云中直卦初。節直卦中。非是公辟大夫卿四卦皆主一候。獨侯卦之六日七分能兼主十日有奇之兩候也。蓋每卦皆兼兩候。唯侯卦適以貞之三爻爲前候之氣。以悔之三爻爲後候之氣也。又每候皆兩卦主之。唯中氣之初候。節氣之末候。止公辟二卦主之也。蓋唐書所志一行卦氣及易緯稽覽圖之說。皆本於孟氏。焦氏又本於古五子書及管子也。管子幼官圖、輕重己、與六日七分之法合。四時五行二篇。卽古五子書之遺說也。唐成元英撰周易流演。於直月直日外。又增直年之卦。其說亦始於稽覽圖。邵堯夫皇極經世、呂凝之淳熙易書。皆宗述焉。今成呂之說不行。經世卦用先天之序。與周易卦次、京房卦氣、亦不同。牛無邪、張文饒、祝泌、杜璞諸人。說亦各異。且原書謂唐虞歷年。止一百二十。商無外丙、仲壬、廩辛。顯與經傳相戾。故朱子謂不可便冒。案易本占筮之書。緯說亦各有所本。直月直日之說。皆本於孟氏、費氏、京氏、焦氏及古五子書。而其原實出於易。經文之八月、七日、象閏、當朞。亦必非空言義理所能盡者。故西漢以前之易說。雖偏於迹象。近於數術。實是周秦以來相傳之舊。不可廢也。

易書實用最詳

易者。明用之書也。故彖爻之言用者甚詳。於體之說止略及之。蓋寓體於用。使人鼓之舞之以盡神也。大傳曰。易无體。又曰。藏諸用。其是之謂歟。孔子贊易。括以三才之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則體與用並著矣。

贅說

孔子時，詩亡書缺，禮壞樂崩，魯之春秋，闕辭未善，惟周易一冊，渾然璞全，故夫子於詩書止敍其次，孔子無刪詩書事古人已錯之於禮樂止訂其誤，於春秋止修其辭，獨於周易作大傳十篇，翼之贊之，不遺餘力，發其精蘊，垂之百千萬年，蓋自有生以後，凡天經地義，民彝物理，以及神奇萬變，不可窮詰，不可思議之情狀，無一不具於此，古聖神之全體大用，所以輔世牖民者，亦無一不具於此，他經雖亦及之，不若是之美備也。易自伏羲畫卦，無所不包，雖藝技詭祕之詞，亦得假此片端以成一家之學，易自孔子繫辭，無可復說，雖理氣象數之辨，至於互相攻詰，無非拾瀋之餘，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擧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耳。

大傳十篇，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有分贊之者，有合贊之者，有自出己意以贊之者，說卦序卦，所以贊伏羲之易，彖傳所以贊文王之易，爻之象傳所以贊周公之易，此分而贊之者也，文言一篇，繫辭二篇，此合而贊之者也，六十四卦之大象，此合卦象卦名卦義，參以古聖神之明體大用，自出己意以贊之者也，雜卦乃易之餘緖，所謂雜物撰德者，此因三易之卦序不同，而於易之道實無不合，故亦雜擧而贊之也，十傳皆所以敎人而約而守之，於人最切近者，莫如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象，以六十四象約之，凡古來神聖所以進德修業，恭己臨民，處常履變之道，皆以此六十四語括之，此豈非易學之綱領，聖道之準的哉。然六十四卦之象，皆出於八卦，是八卦之象已足該六十四卦矣，八卦之象，出於乾坤二卦，是乾坤之象又足以該八卦矣，乾健也，坤順也，坤以順承天，是乾象又足以該坤象矣，此乾象一語，乃徹上徹下，無聖無凡，皆當奉之爲法守者也，是故學易之道，一言以蔽之，曰自强不息。

或問，中庸祖述堯舜四句，當如何解，曰，此四句，易之道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道卽在於律天時，襲水土，而地以順承天，道不外乎後天而奉天時，是法地仍止法天，故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之一字，實足以該羣道，亦實足以該易道，大傳時字凡數十見，其最與聖道相準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句，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卽是此義，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亦因其心不違仁而幾於此道也，蓋立人之道，仁爲體，義爲用，蓋於心爲仁，見於行爲義，而求仁之方，必又始於集義，義者宜也，視聽言動各得其宜，自無非禮者矣，義精而後仁熟，至復於禮而醇乎仁，斯從心所欲，無非義矣，精義入神，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此所謂時也，易傳於各卦每以時義並言，其此之謂乎。

孔子之時，不與用行相値，歷游列邦，所如不合，故彖傳於遯睽蹇旅諸卦贊其時，於晉觀臨泰則否，此亦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但聖人之睽遯，非逃名避世，終以泉石自甘，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或行而未成，不合而去耳，故曰，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斂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此卽論語所謂舍之則藏也，此藏字

祇是卷而懷之之意，豈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哉，聖人之藏，異於長沮桀溺荷蓧荷蕢諸人者，彼等猶有己在，克之未盡，仁心未醇，故決然長往，聖人者，仁之至者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有居夷浮海之歎，然知其不可爲而自不能已者，蓋自復禮爲仁，天下已盡歸胞與，不忍一日忽置斯人，今期之望之實已有年，目視其顚連日甚，水火日深，安能一旦反舍之長往，居夷浮海之歎，正是聖人熱心用世處，此所以周游列邦，不憚勞悴也。

義之盡處，方是仁之至處，此卽易之道矣，以天下爲己任，所謂厚德載物也，不忍一日忘天下，所謂自强不息也，易之爲道，萬語千言，不可殫究，以立人之道切實求之，總不外乾坤大象二句，分言之，則仁義並著，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也，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合言之，則義字內已含有仁，在自强內已含有厚德載物意，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聖人敎人，尤諄諄於此，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君子義以爲質，君子義以爲上，君子喩於義，君子比於義，又曰，不仕無義，此皆敎人自强不息也，致道之全於易，以顔曾思孟四人之言參之，自見然則顔曾思孟四人者，皆進乎易者矣

介菴經說卷二

尚書

帝繫說

二帝三王之繫，史記據世本爲言，論者多議之，而未究其故，考世本書，史記謂之古文，五帝本紀贊所云帝繫姓，卽世本中帝繫氏姓等篇，宋歷謂是大戴禮記說，劉向謂古之史臣明於古事者所記，趙岐謂之古紀，皇甫謐謂左邱明所書，在漢初文已殘缺，故顔氏家訓曰，世本，左邱明所書，爲後人所屬，尙書正義曰，世本經於秦，爲儒者所亂，太史公據屬亂者爲言，故世次多寡與經傳不合，至宣帝時，大戴氏取帝繫等篇列入禮記，而顓頊生稱，稱生卷章二語，竟弗之載，二語出世本，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疏，又謂穴熊九世至於熊渠，是譙氏所見世本，其殘缺尤甚，成帝時，劉子政校書天祿，訂世本爲十五篇，少爲補正，於禹之先世，謂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劉歆三統曆，王逸楚辭注，高誘呂覽注，皆據之，於契之後世，增根國一代，鄭康成禮記注，韋昭國語注，皆據之，於稷孫差弗後，增曰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組紺諸盩，太公，雖不言屬，校史記加詳，漢書古今人表，

帝王世紀、杜預世族譜、皆稱之。隋書經籍志。謂世本二卷。劉向撰。卽因此矣。班彪據此。遂謂子長刪世本作史記。其說實誤。安有刪滅古人世次。謂可傳信於後世者。是亦未之深考耳。且劉氏雖經補正。考之經傳。脫誤尙多。如舜出虞幕。幕爲有虞氏始封之君。載於左傳國語者甚著。秦人呂梁碑。亦其後證也。公劉當夏桀之世。世敬謂棄至公劉十餘世。以年代稽之。自爲得實。故譙周古史考。據國語周之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二語。謂稷乃官名。周之先代。世爲此官。不窋之父。卽棄之裔孫爲稷官者。非卽是棄。此與其氏之言。可以互證。與史記周本紀所引國語說。尤爲符同。山海經之台璽、叔均。亦其別證也。而劉氏及宋仲子皆補世本。顧未之及。然則疏漏者豈爲少焉。（隋書經籍志。謂宋衷亦撰世本。因其作注。且補綴采也。）總之。讀古人書。當通其義。不得泥其辭。古書凡言孫。多指遠孫。不盡是子之子。周之頌太王。曰后稷之孫。魯之頌僖公。曰周公之孫。此可知孫是苗裔之大名。五帝德之稱孫。卽此義也。古書凡言生。多指所出。不必盡是父子。國語曰。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註、韋註、及帝王世紀。皆以少典爲二帝之先。生謂本所生出。郭璞山經註亦云。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帝繫之言生。亦此義也。古書凡言氏。多謂其後世。或統稱一代。曰夏后氏。不得謂卽禹。曰殷商氏。不得謂卽湯。以命氏之制言之。亦必再傳之後。始得以王父之字諡官邑爲氏。未有以身之字諡官邑稱爲某氏者。諸經及帝繫之稱氏。皆此義也。（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故鄭康成及干寶周禮注。皆以世字訓氏。今歷代字書無此解。殊爲疏謬。又賈逵左傳注。以不才子爲苗裔。詩經正義以高辛氏帝爲帝嚳。此皆未明氏字之義。）昧此義。故世次之多寡。經傳或不相符。通其義。斯古帝之繫可綱舉而條目矣。

唐虞儀象之說出於附會

以堯典之曆爲書。象爲器。始於南宋。晉唐及北宋以前無此說。以帝典之璣爲儀。衡爲管。始於緯書。周秦及西漢之初無此說。漢書補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古說北斗九星。其二星在杓端。詳見困學紀聞。）周髀算經。凡言北極。皆謂之璇璣。尙書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此璇璣二字乃援引之詞。連類而及者。非謂璣衡皆指北斗。）西漢以前之舊說如此。蓋伏生以所聞於周秦者教授齊魯。孔安國、魯人也。以今文讀古文起家。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又世爲天官。其說之淵源。猶可想見。後劉向著說苑。其辨物篇曰。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班固漢志和聲篇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權衡篇曰。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此與史記斗爲帝車之說。實皆古義。哀平之世。緯書日出。竊取史說。未達其旨。乃曰。玉衡屬杓。魁爲旋璣。（此文曜鉤之說。）又曰。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此運斗樞之說。並見史記索隱。）以璣衡盡屬斗名。已乖違舊解。而

尙無儀象之說。武帝時。洛下閎營度渾天。鮮于妄人繼之。耿中丞壽昌鑄之。（閎乃巴郡落下人。姓黃名閎。字長公。武帝時拜侍中。不就。至宣帝時猶存。見桓子新論及後漢書[illegible]傳。）用之當世有效。於是緯書文曜鉤爲之說曰。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見隋書天文志。）考靈曜亦爲之說曰。觀玉儀之游。以命中星。璿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繁廡。而五穀登。萬事康。故書曰。急常寒若。舒常燠若。（見趙君卿周髀經注及隋書天文志。）緯書之附會如此。儒者喜其說之託於經。揚子雲乃載入太元曰。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是揚之信渾天與桓氏同。而較君山之黜緯。實不速遠。至光武之興。適符圖讖。故東漢一代。緯尤盛行。馬季長、鄭康成注尙書。皆采用之。由是西漢以前之舊說乃廢。馬猶以北斗解七政。康成則並此廢之。吳之王蕃。不究其本。反謂斗極之訓出於緯讖。譏班馬爲謬。而以鄭注爲精。（子長之時尙無緯。班馬亦不信緯說者。）隋書天文志。亦疑先儒未辨。以馬註爲鉏解。此言實誤。夫渾儀之制。誠千古傑作。精密非於古人處然古聖之法。正以疏闊無不包涵。儀象則歷代有差。遞爲增飾矣。且三代以上。首重授時。使果有此。何以煌煌六經。言之者僅此一端。精詳如周官。何以太史、小史、馮相、保章。並無一言之。及後出孔傳。說同馬鄭。蔡氏集傳仍之。以堯典曆象。並用其說。此不可不辨者也。（堯典曆象二字。史記易以數法。漢書李尋傳亦註王程引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以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制法度。考禍福。書璣二字。大傳作琁機。京房易略例、周公禮殿記。作旋機。玉衡七星。一星至四星爲魁。四星至七星爲杓。四星乃杓魁所共。居中央。故謂之衡。緯書亦誤說。曆象之誤。蔡氏本於朱子及蘇眉山。北宋以前無以此說注經者。）

成周以前有曆書無儀器。世本謂黃帝使容成著調曆。此曆術有書之始。漢志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等曆。多秦漢人所依託。其軼文可考者。類皆周及秦漢天象。非黃顓眞迹也。漢鑄渾儀。其時又有蓋天之說。蓋天始於商高告周公笠以寫天一語。陳子解之以告榮方。謂天象蓋笠。地法覆槃。此說之所由起。劉智謂黃帝作蓋天。實亦緯書之附會。五帝德云。黃帝曆離日月星辰。史記作旁羅日月星辰。曆離、旁羅。猶書之言曆象也。並非儀器之名。考靈曜乃謂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康成注云。蠡十二項中正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此便以旁羅爲儀器矣。（北堂書鈔引尸子云。造曆者羲和子也。止云造曆。不云作渾儀。）

中星書刻冬至日躔說

事有當前不悟。歷千百年而聚訟者。莫如堯典中星晝刻、冬至日躔之說。虞書之文。曉然明白。燦然備具。本無可疑。推按自見。昏星之不同於後。乃其時天象然也。豈可因吾之未喩。舍去本文。別生議論。伏生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伏於中星。止訓鳥爲張。以著授時之節。別無他說。書緯考靈曜。用漢代曆術。解鳥火爲星心。馬鄭從

之謂.春分之昏七星中.夏至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已不盡得堯時天象.王肅乃謂鳥火虛昴中於四季.後出孔傳.巧作調人.謂昏時七宿盡見.正義更謂鳥火虛昴中於巳位.此可謂習而不察者矣.案古制.每日百刻.分十二時.每一刻.日附天左旋三度四百分度之二百六十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以配十二宮.每宮三十度四百分度之一百七十五.得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子午卯酉對沖.相去五十刻.共一百八十二度强.子卯午酉四循.相去二十五刻.共九十二度弱.此法之一定者也.古法皆百刻.漢哀帝時.分爲百二十刻.梁天監改爲九十六刻.大同中.改爲一百八刻.立法雖殊.其實一也. 堯時.夏至晝得五十八刻半强.日出寅末.入戌初.故曰日永.冬至晝得四十一刻半弱.日出辰初.入申末.故曰日短.春分秋分.晝夜皆五十刻.日出卯正.入酉正.故曰日中.曰宵中.日與宵皆曰中.可知此時絕無日入三商爲昏之說.且於文.日出地爲旦.旦之界晝爲旹.日下氐爲昏.亦非無五刻裨晝之義.正義附會禮注及術家之言.謂二分之時.晝皆五十五刻.夜止四十五刻.此於經文中字.顯相紕繆.中、晝、昏、旦、字義審定.然後可以辨中星定日躔.如二分初昏.正南午中之星.去日之在正酉酉中.九十二度弱.以每一晝夜日東行一度推之.春分後行少緩.秋分後.行少急.每日東行一度.亦古法大率也. 是春分昏中之星卽夏至之日躔.秋分昏中之星卽冬至之日躔.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是堯時夏至.日卽在鳥.曰.宵中星虛.以殷中秋.是堯時冬至.日卽在虛.此經文中顯著之象.傳之以告萬世者.非有待於推測始可見也.兩漢以來.壺遂、劉歆、班固、賈逵、李淳風、王孝通諸人.執月令以解虞書.謂古之冬至.日躔皆在建星.何承天、袁充、又謂堯時冬至.日在須女.此固因歲差之法未明.而實亦叢棄經文.未能詳審之故.馬季長謂晝永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此是古法.據成數言.以經文推之.實亦未合.何者.堯時冬至.日在子宮正中.元枵虛宿.去大梁酉中之宿九十一度强.至其次首.尙七十六度.若晝止四十刻.則日入申之八刻.上距午中二十刻.止七十三度.是此時當午中者尙是降婁之宿.何以云星昴.夏至日躔午宮.鶉火之中宿.去卯宮大火次中.亦九十一度强.至其次末.共一百六度.若晝有六十刻.則日入戌之一刻盡.上距午中三十刻.共一百一十度.是此時當午中者已是析木之宿.何以云星火.可知六十四十.止是成數.古法疏闊.統擧大凡也.鄭康成知馬說之難安.乃減夏之五刻以益冬.又未免太過.如鄭說.是四時之日皆出昴入酉.豈夏之日永僅多於冬至一時二刻.王肅難鄭從馬.旣失鄭旨.又不析明馬氏之說.孔疏更通指夜之五刻以裨晝.謂日入二刻半始爲昏.此與周髀出巽入坤.照三不覆九.出艮入乾.照九不覆三.同一爲舛.六十刻皆與經文不合.今曰六十五刻.豈堯時日永星箕.非日永星火歟.凡此.皆叢棄經文.未嘗悉心推驗之失.

史記律書與堯時天象合

孟子謂讀其書必論其世.此千古讀書第一要義.唐虞本典.以周秦漢魏之法釋之.自然方穿圓軸.不能

相入.淮南天文訓.漢志三統曆.所載亦遵星度.在後代爲最古.乃商周之法.甘公石公所傳者.然以說堯典則不合.況唐宋以後又屢變易者乎.求之古籍.惟史記律書所紀.與周秦以後之法皆不同.與其天官書所言亦異.豈伏生聞之先師.傳及孔氏.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實有得於授受者.故並載其說歟.皆推驗之.其合於堯典者有五.堯典謂冬至日在虛.律書於虛宿云.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此其合者一也.堯典謂冬至日入時.中星爲昴.以日短之刻數推之.是堯時昴爲大梁之首宿矣.律書云.奎婁胃爲一次.居戌宮.留濁爲一次.居酉宮.留卽昴之古字.濁乃畢之初名.此其合者二也.伏傳解星鳥爲張星.是堯時張爲午宮之中宿.與虛爲正沖.卽夏至日躔之宿矣.律書之說.較漢以後法.星張易位.以注張星三宿爲一次.居午宮.此其合者三也.淮南子主術訓.說苑辨物篇.魏氏參同契.皆以張爲南方七宿之中星.與虛宿相對.春秋元命包亦云.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 周秦以後.皆爲參分宿.其異於後代者.此建弧二星.律書則畢謂之濁.柳謂之注.有建無斗.有罰無觜.有狼無井.有弧無鬼.且箕星獨爲一次.其爲唐虞以前古象可知.此其合者四也.伯夷曰.虞夏之曆.正建於孟春.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所同.蔡邕曰.湯作殷曆.始弗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今律書言二十八宿始於不周風.在娵訾降婁二次之間.乃立春日躔之所在.與夏小正之宿名又殊.可知此篇實是唐虞天象.此其合者五也.然則讀堯典者.參考律書可矣.

堯典冬至在虛宿度

或問.堯時冬至在虛.劉炫謂在虛危之交.劉焯謂在女虛之交.傅仁均謂在虛六.僧一行謂在虛一.元金履祥、明華淵、謂在虛七.當從何說.曰.以堯典推之.知冬至在虛而已.知冬至虛宿之度.去酉宮大梁之次首.昴宿之初度.七十六度而已.至冬至在虛之幾度.則不可知.律書所傳古象.與堯典最合.謂子宮元枵之次.止女虛二宿.冬至子之半.其宿當虛.然則堯時虛宿之度多於後代.少亦應有十六度.漢以後皆十度.宋元豐以後皆九度. 依十六度言之.則一行之說近是.然大衍諸議.多據漢志星度.不聞其推用古象.則一行之說亦未見確實.此事闕疑焉可也.依漢志星度.則諸說皆與經不合.中星之說亦不合. 若必欲推之實用.以證歲差.當先定唐虞以來歷年眞數.殷曆.三統曆.竹書紀年.皇極經世.四說各異. 折以正經之文.準以當代之象.參以歷朝之說.假劉歆班志所載亦遵星度以寓其法.斯僅金華氏之言可爲依據.蓋帝堯在位百年.傅氏云六十餘年差一度.是堯之世冬至初在虛七.後在虛六也.予述紀年天象圖.用其說.然此因古時天象不著於後.故就人所共知之星度以明其差數如此.非堯之時虛宿果亦十度.其時竟在虛六虛七也.故今於書禮等說.更推廣唐虞三代眞象圖.以存梗槩.

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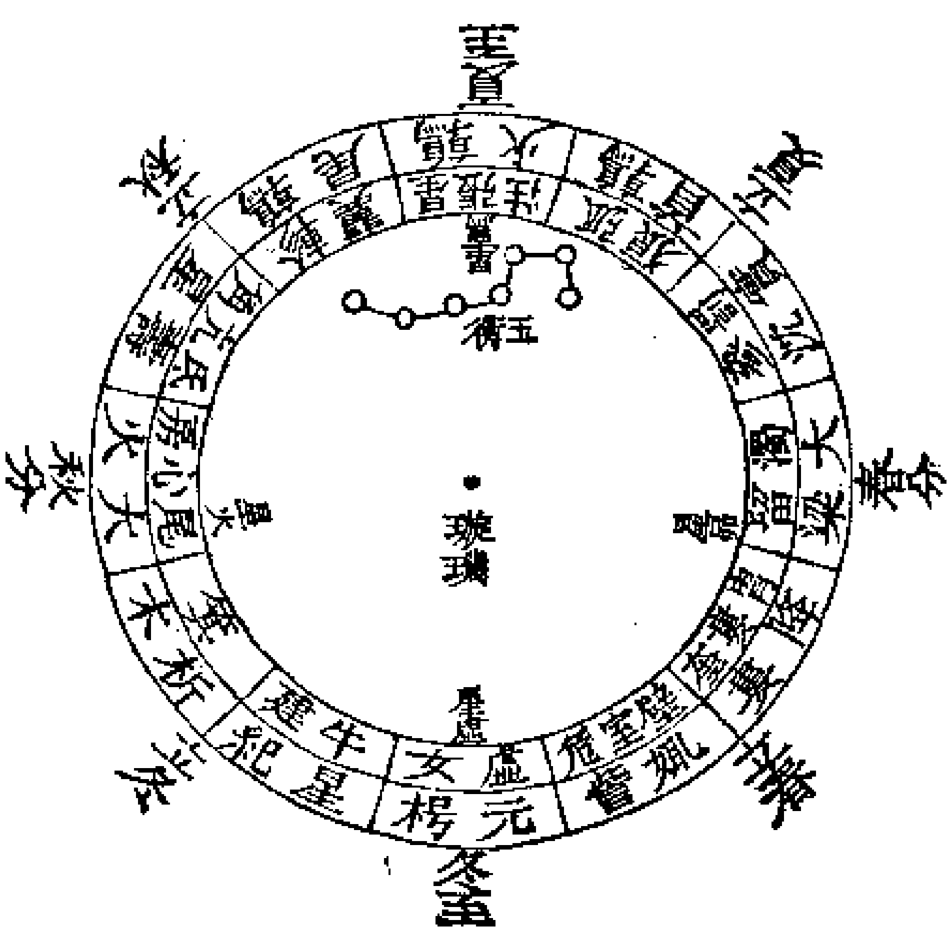
日永星火.火謂次名.當昏中者究是何星.以日永刻數推之.此乃大火之三十度.在秋分日躔後之十五

度。白露日躔前之一度。準以堯時天象。則尾宿也。律書以角亢氐爲壽星之次。以房心尾爲大火之次。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皆與堯典合。不言尾而言火者。蓋堯觀古人之象而求其故。知後此之世。尾將屬於析木。胃將入於大梁。星或下移。次終不變。故於此不言尾言火。易此一字。而唐虞之眞象。日躔之眞度。晝刻之眞數。與夫次舍之名義方位。皆顯然垂示。無可歉疑。此之謂經。

堯時昏旦中星節氣圖

立春日在奎	昏畢中	旦建星中	立春、立冬。中星去日皆八十三度半。
春分日在濁	昏張中	旦虛中	二分。中星皆去日九十一度。
立夏日在猥	昏角中	旦壁中	立夏、立秋。中星去日皆九十八度半。
夏至日在張	昏尾中	旦留中	夏至中星去日一百又六度半。
立秋日在角	昏箕中	旦猥中	
秋分日在心	昏虛中	旦張中	
立冬日在建	昏壁中	旦亢中	
冬至日在虛	昏留中	旦尾中	冬至。中星去日七十六度。

唐虞天象眞圖



四岳

方岳之長。書謂之四岳。左傳謂之太嶽。國語謂之四伯。蓋四方皆有伯。國近於岳。使主其祀。其人卽以所主之岳稱之。山海經有南嶽西嶽。是其證矣。其長則處於內。而兼掌中岳之祀焉。故曰太嶽。堯舜時皆都河北。嵩高不在冀州境中。其時以霍太山爲中岳。此太嶽之稱所由來也。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大傳曰。中祀大交霍山。於冀州境內。直呼爲岳。他處言之。則曰太岳。此可知卽中岳矣。鄭康成大傳注。顧以霍山爲南岳。毛公詩傳。謂堯時南嶽衡。可以正其誤。成周時。仍以霍山爲冀州之鎭。卽因其舊。後夏都河南。始以嵩高爲中岳。殷商之制。書缺有間。左傳曰。夫許。太嶽之允也。蓋舜時。伯夷爲四岳。堯之初。羲和兼之。七十年後。舜賓四門。亦兼斯職。舜未徵庸以前。爲四岳者。未詳誰氏。書謂堯巽位於四岳。諸子多謂堯讓天下於許由。呂氏春秋曰。舜師許由。是許由著在舜前。揆以左氏之說。豈由實伯夷之族。在帝堯七十年以前。實爲四岳。故周之分封。仍以許土國其裔胄歟。初爲四岳。後隱潁陽。故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

唐虞以前伯夷伯鯀。皆有二人。重黎之名尤紊

古者男子稱名。婦人稱姓。姓與名不連屬呼之。故人名多複。共工、稷、羿、重、黎、融、岳、句芒、后土之類。皆以官稱。故複者尤衆。林、棄、修、回、辛以名著。舜祖之爲句芒。湯祖之爲元冥。公劉祖之世爲后稷。名多湮沒矣。今考帝舜以前。伯夷、伯鯀。皆有二人。重黎之名。尤爲紛亂。晋辨析之。以備稽合。

漢書律曆志。王逸楚辭注。引古帝系云。顓頊五世而生鯀。高誘呂覽嘗染注云。禹。顓頊六世孫。竹書紀年云。黃帝至禹三十世。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史索隱。高密是爲禹。玉篇。此鯀。卽左傳所謂

顓頊氏之不才子。國語所謂有崇伯鯀。山海經所謂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者也。伯乃爵名。此顓帝之來孫也。竹書紀年顓頊紀曰。三十年。帝產伯鯀。是爲若陽。此鯀、卽山經所謂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者也。伯是嫡長。此顓帝之長子也。自墨子謂。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旣乃刑之於羽之郊。漢初世本帝繫篇。又謂顓頊產鯀。於是史記世紀等書。皆合二鯀爲一。不知帝繫之言產。非是父子。墨云元子。謂是堯之大臣。墨氏以大賢爲鉅子。故以大臣爲元子。不然。誤始於墨矣。無論高陽、高辛。皆世及之君。二鯀絕不相及。卽如史記世紀等說。顓頊立七十九年。嚳立七十年。摯立九年。遜於堯。堯之七十年。殛鯀於羽山。又三年。鯀卒。是鯀自始生至卒。已二百餘年。何鯀之多壽若是。且禹之受命治水。年未及冠。豈鯀生百有九十。始娶而生子乎。此必不然矣。以妻子之名較之。亦異。

伯夷以秩宗爲太嶽。兼作史臣。此卽炎帝之裔。申齊之祖也。山海經有伯夷父。其後爲氏羌。乞姓。此卽呂覽所謂顓頊師伯夷父。漢書人表所謂柏夷亮父者也。氏羌。李巡爾雅注作者羌。卽書國支庶。伊耆氏之後。此與商末之伯夷。皆出炎帝。

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羲和也。國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卽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此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爲地官者。或謂此黎卽吳回。大謬。回乃顓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卽命其曾孫之理。蓋高陽以前。惟因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者於鄒屠。使爲縉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襲蚩尤之名。爲黎君也。見左傳、管子、尙書馬鄭註、王嘉拾遺記。　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遷其善者。使爲北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命北正黎司地。自是之後。掌其職者。皆襲其號。高辛之初。三官失職。帝以老童之二子代之。故山海經曰。老童生重及黎。郭注引世本亦云產重及黎。史記音義引世本作生重黎及吳回。重卽重氏。黎卽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於重。後與回乃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而以其弟吳回爲之後。由是重氏之職又幷歸於黎。而黎之德獨光融於天下焉。逸書曰。鄶君貪儉。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竹書紀年曰。帝嚳十六年。帝命重師師滅有鄶。此重卽吳回之兄。鄶卽潛夫論所言姜姓之鄶。史記謂之共工者也。重之初。惟其兼攝二官。故兼號重黎。世本曰。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是也。史記音義。　黎之後。惟其幷掌重職。故亦並號重黎。國語謂楚爲重黎之後。太史公自敍。謂其先出於重黎。是也。東廣微譏太史公之自序不應並舉重黎。蓋不知彼有所本。　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故左傳曰。顓頊氏有子曰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故逸書曰。重氏伐之。無所對。而以其兼幷二職言之。則回與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曰。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重黎。卽謂吳回。其後。則羲和是也。羲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於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卽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授之於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啟閉。掌於四官而統於曆正矣。是故偕堯以後。天事掌於一家。就其屬而分言之。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有分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羲和。或謂之重黎。此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典樂。是又卽羲和稱重黎之證也。夏后中康之世。羲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回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之義也。故國語曰。至於夏商。重黎世敍天地。紀年曰。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史記天官書曰。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敍其職也。大荒西經曰。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卭古抑字。韋昭國語注引此二語卭作抑。　此可證羲和皆吳回之後。蓋噎卽和仲之名。西極卽書之昧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爲二氏。後出孔傳。用法言近羲近和之說。謂重卽羲。黎卽和。亦由於此。

虞舜瞽子傳注多誤

鄭注、僞孔傳。皆訓虞爲氏。世紀謂舜始封虞。史記曰。瞽叟盲。僞傳亦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此皆誤說也。案虞乃國名。瞽乃官名。舜之前世。自幕始封虞。傳至於叟。皆有國土。且爲天子瞽官。惟是叟性魯鈍。雖能供職無違。惑於後妻之說。欲傳位及象。乃勞舜於外。違制未娶。舜能以孝諧之。故叟亦底豫允若。不至於姦惡也。禹章所稱完廩浚井等事。乃齊東之言。孟子偶未與辨者。不得以爲口實。天子之聘。身宅百揆。百官牛羊倉廩備。爲之父者。已不勝其榮。安有復使之完廩浚井。同於廝役者。況以堯爲君。皐陶爲士。契爲司徒。叟或殺人。且將執之。象也何人。敢曰二嫂治朕棲哉。後人因此痛詆叟象。實亦未察。國語曰。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下以虞幕夏禹商契周稷言之。夫禹契稷皆始封之君。夏商周皆始封之國。有部亦在周之竟內。　幕曰虞幕。亦猶是也。可知封虞者自幕始。不自舜始矣。左傳正義曰。瞽叟以前。似有國土。至瞽叟失國。此因書曰有鰥在下。序曰舜在側微。故云叟失國耳。不知諸侯之嗣。名未達於天子。且不得於父母弟。託言使知民依。出之於外。三十未娶。耕稼陶漁。故曰在下。曰側微。此猶高宗之舊勞於外。祖甲之舊爲小人也。豈得爲瞽叟失國之證。且國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又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又曰。虞幕能聽協風。韋注云。瞽、樂太師、神瞽、古樂正。呂覽曰。堯立。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以諸說推之。是幕實古之神瞽。受封於虞。傳至於叟。世守幕職。故左傳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謂無有違棄帝命而失職者也。觀繼於虞一語。其國土現存可知。觀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謂舜是瞽官之子。其父惑於後妻之說。出舜於外。不爲婚娶。故斥之曰頑。可知。廣雅、廣韻、玉篇皆訓頑爲愚鈍。　觀拌瑟作樂。則叟爲瞽官。無違命。可知。能佐至聖之君。作樂享帝。且底豫允若。其烝烝乂。不格姦。亦可知矣。惟自幕以來。世爲樂官。故舜尤精其理。詩歌六語。探音律之本。括樂書之全。此韶舞一樂所以冠絕千古。後虞子入人宮爲歌舞。君娛於樂。虞氏以亡陳之建國。大姬好巫覡歌舞。雖廢而至於靡。其前之世澤可知。　成邑成都。卽虞國之民往依之耕。仁人不可失之意也。如僞傳之說。則瞽子二字文義不屬。且與頑字義複。

舜與二女同出黃帝

尹文子謂舜娶祖姑。韓詩外傳謂舜妻帝之二女非達禮。此與史記漢書。皆誤解帝繫等文。謂堯果黃帝五世孫。舜果黃帝九世孫也。故孔仲遠、羅長源、金仁山、皆辨之。辨之誠是。然謂舜出虞幕。非出黃顓。此則未確。夫虞幕之爲舜祖。固無疑矣。國語祭法皆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其下皆以夏商周三代繼言之。凡言三代之所祖。皆無非三代之所自出。所禘皆無非其祖之所自出。豈有虞獨異乎。杼能帥禹。微能帥契。高圉太王能帥稷。其世次皆章章可考。所謂帥者。繩其祖武之謂。豈幕之於顓頊又獨異乎。反覆推繹。是舜實出於黃顓。特由黃至顓。顓至幕。幕至舜。其世次不可詳

耳舜與二女世必相媒且賜姓各異矣禮曰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商以前無此制可知漢書西域傳曰西戎氏十二世乃相昏姻意者其古制歟

協時月正日

五字暗承在璿璣二句來當與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一段及洪範五紀之文參看蓋正四時莫先於定閏月當閏而不閏則月必先時不當閏而閏則月必後時要使十二月之中氣不移於前後兩月斯月與時協而時與玉衡之所建無不協矣下又云正日者月者日之積置閏之法起於日之滅沒積久不察晦朔氣節漸失其眞於是日或食於晦日而先天或食於二日而後天月亦或朔見東方謂之朒晦見西方謂之朓（朒字說文作肭尙書大傳謂之側匿漢書謂之仄慝）久而愈差月與時悉不協矣舜承堯曆數之訓旣已仰察璣衡得其眞象故於出巡布政凡四方之異數者皆正而協之蓋頒朔之制實昉於此後卽帝位十有二牧入朝必首咨之曰食哉惟時皆此義也

禹爲司空之歲

禹爲司空古書皆謂舜攝政時擧之而不著其年皇甫氏帝王世紀韓昌黎諫迎佛骨表皆謂禹年百歲以堯立百年舜立五十年又加三年之喪禹立八年通計之蓋禹生於堯帝之六十五年荀子曰荀仲豫（荀悅字）謂禹十二爲司空以禹年百歲計之則在帝堯七十六年也案尙書殛鯀在堯之七十年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爾雅曰殛誅也謂譴責而流竄之以終其身故楚辭天問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而不施王逸注云施舍也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蓋甫及三年鯀乃自沈於羽淵故楚辭又云鯀婞直以亡身其時爲堯之七十二年也至七十五年禹畢三年之喪舜乃擧之故汲冢竹書曰帝堯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較荀氏之說上差一歲

舜年

僞孔傳謂堯年百有十七歲孔疏正之爲百有十六歲傳又謂舜年百有十二歲史記謂舜年九十九歲鄭康成書注謂舜年百歲朱子中庸注謂舜年百有十歲羅泌路史謂舜年百有十一歲今案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蓋其間又歷數月故竹書謂堯於乙卯陟舜於己未始卽帝位以帝典舜生三十一段文合此計之是年舜百有十三歲也

禹貢本義

禹貢首三句乃一篇大綱此文章提挈法九州九段卽言敷土此是敍題法導山三段卽隨山刊木導水

九段卽奠高山大川此是原題法首三句見禹之所以別九州授民田而因以成貢者由於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也此是倒裝法因題是貢字故先言敷土九州攸同一段乃總結導山導水見九州之水下細皆治以起下文之任土作貢也此是文章關鍵停頓過脈法六府五句是總括九州九段順敍治水之後所以能成賦作貢也此是通篇點題處錫土姓三句是言壤賦旣定建設屛藩而有人有土實本於愼德也此是通篇結穴精湛處大學平天下章謂理財原於愼德實本諸此五服五段卽申說錫土姓以見其不距末一段卽通結上文見德博化光巍巍乎有成功也蓋禹之治水先暨益達觀九州相其山澤凡木之長大而有資物用者悉刊之而取其材其根株蔓衍陰翳閉遏者悉焚之以決其壅山澤焚則鳥獸之害人者消而人得往來功作不逢不若矣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孟子述其事曰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擧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卽當此導山之節矣衆山旣導海宇廓淸治水之功由是而擧然非一州畢復治一州也水以四瀆爲綱而瀆以大河爲首且三面環繞帝都故治自河始弱水黑水皆下流壅遏而強自入河者也故於刊木時先導焉而使之西流（南海乃西海之譌）四瀆旣奠渭水洛水亦皆下流壅遏而不能逆河者也故於決川後終導焉而使之東注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孟子述其事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淮泗注江之說雖誤而治水先言九河最爲得實）卽當此導水之節矣四隩旣宅九川滌源夫乃暨稷徧歷九州盡力溝洫相其物土之宜敎民稼穡禹之自言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孟子述其事曰夫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卽當此敷土之節矣孔氏正義謂治水之功以九州之次爲先後此實不然九州之先後是暨稷教稼之次乃濬川以後事故曰旣曰底皆就成功言其猶有施功者止梁岐太原荷澤耳蓋禹旣受命先隨山刊木次決川距海卒乃如九州之次濬畎澮距川暨稷教稼且書以貢名篇本以治水成效言見百姓皆足貢賦且至也故九州九段敍處皆有欣欣鼓舞氣象讀之覺字字飛舞梁岐荷澤止是一州之內小有未善於則壤濬畎澮時復理及之九州中言治言修言導者止此三處

崐崘

崐崘國名亦西戎之一傳謂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鄭注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山之野者予謂卽爾雅大戴記之西王母矣山經穆傳固難取審而亦非盡妄謂西王母居崐崘山卽此崐崘也謂西王母戴勝虎齒有豹尾卽衣皮之謂也（若今之優倡虎首作冠身披豹尾者蓋裔國服制常或如此非必口生虎齒而尻殖豹尾也）謂西王母之國多玉卽書之球琳琅玕也爾雅亦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大戴禮謂舜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非卽敍之證歟

三正本義

三正、即三統。一曰三合。此皇古以來自然之天象。其原即易之太極兩儀大衍之數。其象即書之璿璣玉衡七政之運。其法即史記天官書之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漢書律曆志之日合天統。月合地統。斗合人統。是也。凡此諸文。解者多誤。兩漢以後。言三正者。皆從伏生。（見大傳書傳。）故三正記、三統曆、僞書迭出。夏啟之語。以商周之事當之。此其誤更何須辨。漢初有斗歷之說。又云。天有三正。若循連環。此與張蒼劉向所傳三律三甲。馬挺所言二建三合。實皆唐虞以來相傳舊說。自緯學日盛。儒者以儀器解璣衡。吳之王蕃、且執爲定解。先是。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頗言三正之義。自謂表以爲曆。萬世可循。而儒者反莫能道。梁沈約作宋書。復倡古義。隋唐來人莫信之。蓋眞僞之難明也如是。國朝徐氏圖臣、受圖於嵩山道人。作天元曆理。於玉衡三正多所發明。卓然自立。惟天人之序。建指之方。尙多牽合。未協自然。余考之三十年。積久得通。庚辰歸田後。作玉衡授時紀十二卷以訂其說。今略附於此。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從其朔言之。即元氣天地也。以其象言之。即北辰日月也。北辰有象。不可窺察。其象寄於北斗。故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星經曰。璿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漢書律曆志曰。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史記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鄕。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即此之謂。（斗即圖書之原。太一行九宮之象也。）蓋自伏羲畫卦。寓其理氣象數於奇耦之中。三正之義。於是已具。至黃帝作調曆。其法遂行。孔子贊其運行之妙。曰神無方。又贊其運行之所周。曰大衍。虞翻易注。以神爲日月斗。京房易傳。謂大衍之數是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此與史記律書。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之說相符。然則三正之法。其由來尙矣。欲知其義。必先定在天之象。次驗運行之迹。次考用法之殊。次辨衆說之誤。如此。則魏君所謂萬世可循。朱子所謂古人治曆。必有一定之法者。悉於是乎可得矣。

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此即北斗在天之象。鶡冠子所謂前張後極。左角右鉞者也。蓋天有十幹。戊己處中以配土。即河圖洛書中宮之象。其餘八者。分處四方。與八卦之用象相値。又分之爲十二次。下配地之十二宮。又分之爲二十八舍。以志日月星辰之行。是曰列辰。亦曰天位。其値舍之星。謂之二十八宿。唐虞三代。分星各有不同。其大要則不甚異也。（律書所記。唐虞之宿。小正所記。夏后之宿。左傳、國語、漢書、淮南子所紀。商周之象也。其異者六七宿。）天官書鶡冠子所言。並是唐虞之象。鉞即參罰。張即南斗。（鉞星在參井之間。陶唐時。與參分舍。謂之罰星。故律書云參在罰北。陰夏時分觜參爲二。而井罰於參。故後世謂參罰同次。又誤謂罰即伐也。）註家以南斗爲北方之宿。徐氏謂是鶉火次之七星。此則徐

說爲是。因虞夏以前。鶉火三宿較後代之稱名不同。以柳星爲注。以七星爲張。以後代之所謂張者爲星。鶡冠子曰。前張後極。晏子春秋曰。南望南斗。北戴極星。律書以注張星三宿爲鶉火之次。漢書五行志猶以注張並稱。是其證已。北斗七星。第一星至四星爲魁。四星至七星爲杓。四星乃杓魁之本。在七星之中。故爲衡。張晏注所謂斗中也。後代從緯書。以第五星爲衡。此亦非是。第五星偏近於杓。絶無建指之形。且左角右參。惟第四星能殷南斗。若是第五星。何以云前張後極乎。徐氏於此星從緯說。亦未確。考北斗在天必旋。在地上正南離位。杓建於辰。魁建於申。衡値午而建子。是爲斗之正象。其象如張弓然。屈原所謂陰陽三合。魏相所謂炎帝乘離執衡司夏也。蓋杓魁即弓之兩弰。分位於少陰少陽。衡在正陽。向於正陰。如引弦挺臂。少者不變。故杓魁各安其位。分建申辰。老者必變。故衡星自張。北建子宮。以成交泰既濟之象。此猶之先天之位。坤北乾南。及其變化流形。則坤南乾北也。（陽動則進。三而止。故乾在西北。陰動則退。三而止。故坤在西南。）參同契曰。子南午北。互爲綱紀。含元虛危。播精於子。又曰。朱雀在張二分。正南離陽午。三五并與危一分。都集歸一所。即此之謂。此時列宿各處本宮。斗在正中。不偏不倚。縱橫旋轉。皆成十五之數。而并歸於一。此即洛書之精義。衆星之所以拱北辰也。（縱者老陰老陽。其數九六。橫者少陰少陽。其數七八。旋轉者子至辰。辰至申。申至子。皆五宮。合之爲十五也。）徐子知南斗是七星。而不知衡之建不在南斗。於玉衡之象。未能考定。故說有扞格耳。

三光皆附天左旋。晝夜一周。又各有東西之差數。古曆大率皆用四分法。以此法推之。周天十二宮。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每日東行十三度有奇。日與金星水星每日東行一度。火星二日半行一度。木星十二日行一度。土星二十八日行一度。此其大率也。（古法五星行率言者不同。星備之文尤異。）疾者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遲者二十八歲有奇一周天。此皆衆著之天象。人世所易知。故謂之七政。又曰七緯。此即緯之差數也。斗及三垣列宿。皆六十二年東行一度。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移一宮。移至三宮。則東宮之宿星全入於北。北宮之宿星全入於西。移至四宮。則未移時斗衡所建者。今易爲斗柄。斗柄所建者。今易爲斗魁。依次而推。其象互易。是爲七千五百四十八年。古聖立法以名之。謂之一統。又移四宮。爲二統。再移四宮。爲三統。三統共移十二宮。是爲一周天。斗與三垣列宿各復其本位。共閱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六年。古聖立法以名之。謂之三正。三正之法。本出於天象之自然。所以敬授民時。以正四時之不正也。其樞紐則在璿璣。此恒星之差數也。但恒星雖亦有差。其數甚微。人不覺察。聖人立法。不以人不及見者示人。故凡此皆謂之恒星經星。而專以日月五星爲緯。所以經理當世。宣示小民。使知及時以勤農務也。三正之法。所以垂統弈葉。使後之臨民者。知改建易統。以正農時。可萬世無差忒也。凡言當世之象以授時者。謂之小正。夏小正是也。（夏小正正者人統內初建之象。乃三正中十二建之一。故名之曰小正。）凡言三統三正之通法者。謂之大正。大衍之數是也。（夏小正傳曰。南門者。星也。蓋大正所取法。）

者謂斗建十母十二子二十八宿。每日一周。每歲一周。每三統二萬餘年亦一周也。是謂一元。一元之後。恆星雖各復其位。而猶有小餘未盡。與七政之初象不能均齊。故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不能盡其用也。此不能盡者。值極之三元九元。與天地共終始耳。聖人立法。不欲窮無窮。極無極。故止卽一元之內分爲三統。又於每統之中分爲四建。以天之璿璣宰其運。以地之南北正其方。以玉衡爲之綱。以列宿爲之紀。此卽三正之法所由定也。其法。於每歲冬至夜半。視斗綱所建。以正歲時夜半魁建子中爲天統。衡建子中爲人統。杓建子中爲地統。此三統之初建也。每統皆下移四宮。始於子。終於申。始終其爲五次。是爲三五。與陰陽老少洛書縱橫之數皆合。至建在申宮之正中。於是下統之斗建受之。又起於子之半矣。如此周而復始。無有窮極。古語謂天有三正。若循連環。卽此之謂。三正歸之天有者。謂在天成象也。三正之斗建皆以夜半爲準者。昏旦有早晚。不能均齊。惟夜半則日在子中。得天地之正位。且三統之建。每月必在本宮。絕無差忒者。惟夜半之象爲然。三正之初建。必始於冬至夜半者。子爲天位。陽氣所鍾。且惟冬至之日。三建集於一宮。其餘十一月。皆不能如此也。其法。以三建相距皆一百二十一度爲率。以夜半之建加於子中。以二十四氣昏旦距子中之度乘之。計其不足之度。卽知其距夜建之遠近矣。蓋三統惟夜半之建。左旋右轉。依次建指。毫無參差。左旋者。每日每歲之建。右轉者。三正相距之建。此實古法之大綱。斗曆之成憲也。

三正始天統。次人統。次地統。自伏羲畫卦。立周天曆度。其義已寓於卦氣之中。至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作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作調曆。而其法乃立。易與書言之詳矣。姑無論。易圖之奇耦消息。先天後天乾之元亨利貞。革之治曆明時。書之欽若曆象。玉衡七政。三正五辰。洪範之五紀。周月之斗指。皆是。詳見玉衡授時紀十二卷。屈原所傳之三合。史記所傳之三建。張蒼劉向所傳之三律。劉歆班固所傳之三甲。此皆調曆之遺法。容成諸人所推驗而宜著者也。管子之幼官四時。鶡冠子之天則環流。淮南子之天文。五子書之卦氣。亦其遺說。而鶡冠子之言尤著。所謂星氣。卽北斗七星及歲之二十四氣也。蓋伏羲時有曆度而未有辰次。黃帝時有辰次而未定宿星。周髀算經曰。包羲立周天曆度。帝王世紀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角亢等名。取象四靈。乃陶唐氏人

統之法。故四宮之象。各處其方。非軒轅之所命矣。軒轅時。爲天統。調曆之作。推知天統之始冬至夜半。斗魁正建子中。以六甲五子周布於十二次十二宮。此時斗魁正當甲子。斗杓正當甲申。斗衡正當甲辰。三正之法。由此而定。故後世傳其術曰。天以甲子。人以甲辰。地以甲申。此謂三統之法。卽以天正初冬至夜半三甲所當之斗建。爲萬世三正之初冬至夜半斗綱建子之定象。終古不差易也。蓋三統之序。人代天。地代人。人處天地之中。戴天履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民亦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次於天也。至於天復承地。則交泰之義。尤顯而易明。劉歆乃改爲地以甲辰。人以甲申。謬矣。人與地雖各爲一統。而其實仍統於天。緣天運始於戌。中於子。成於艮。乾在西北戌。爲天門卽此義也。人則生於寅。盛於辰。作於午。每日之寅人皆動作。所謂

雞鳴而起也。寅恭、寅畏、寅亮、寅賓。皆是義而得正之義。地則始於午。仲於申。終於戌。夏至陰生。坤在西南卽是此義。三者於十二宮。惟天得正位。人亞於陽。地亞於陰。皆託處於天。莫能自外。故三統之始。皆起於子中。參同契所謂播精於子。又謂三者俱來朝。都集歸一所也。由此推三律之說。則黃鍾爲天統。太族爲人統。林鍾爲地統。其義亦從可知矣。周書曰。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卽謂夜半之建也。以人正言之。則斗衡也。又曰。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此謂仲冬之朔氣也。故下云。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周初冬至。日在女宿二度。合朔於牽牛之初。是此年冬至在仲冬之十日。其朔氣大雪又在合朔前之五日矣。故書於斗柄句上。別加是月二字。又序於合朔之前。蓋周初仲冬朔氣之昏。杓建子中。因此時較唐虞人統之初已差半次也。序謂周公正三統之義。作此篇。故文之顯著若是。後世欲索其解。尚不可得。亦誰能僞撰此者。胥考易書而外。言斗建者。惟此篇及夏小正爲詳。三統之法。以夜半正建。而此及小正每言初昏斗柄者。此乃唐虞以後人統之法。專以此法敬授民時。使民皆衆著其象。可及時興作也。蓋帝堯元年丙子卽帝位。前十二年。歲在甲子。乃高辛氏之季世也。竹書之說。曆與經書曆法俱符合。其時冬至之夜。斗魁巳及申中。斗衡巳建子中。天統旣終。人統當始。又三苗復九黎之凶德。擾亂天常。孟陬無紀。謂以閏月爲孟春。無斗建可紀也。故帝堯卽位。本澤火之義。欽若昊天。首命羲和。易統改建。分星辨次。置閏月以正四時。考昏中以協五紀。曆數之訓。傳於舜禹。舜在璣衡以齊七政。禹作瑞曆以敍九疇。於是斗杓昏建之法。始昭著於天下後世。考璣玉衡以定之。故曰瑞曆見荀子。後世因此謂斗杓正月昏必建寅。二月昏必建卯。依次而下。十二月皆然。自漢至明。說皆如此。徐氏又謂三正皆始孟春。天統於夜半衡建寅。地統於平旦魁建寅。人統於初昏杓建寅。亦依次而下。此皆習而不察耳。夫惟夜半之建必在子時。故依次順推。終古不差㬉黍。昏旦則一冬一夏。昇刻懸殊。杓於朔氣尚不能盡在本宮。如夏秋之昏。杓建皆在前。魁除冬至豈有建本宮之理。試以前篇所記之法推之。可知其誤。蓋古法以夜中察斗。以昏旦察日月列星。堯典之璇璣中星是也。帝堯因夜半北斗常隱地中。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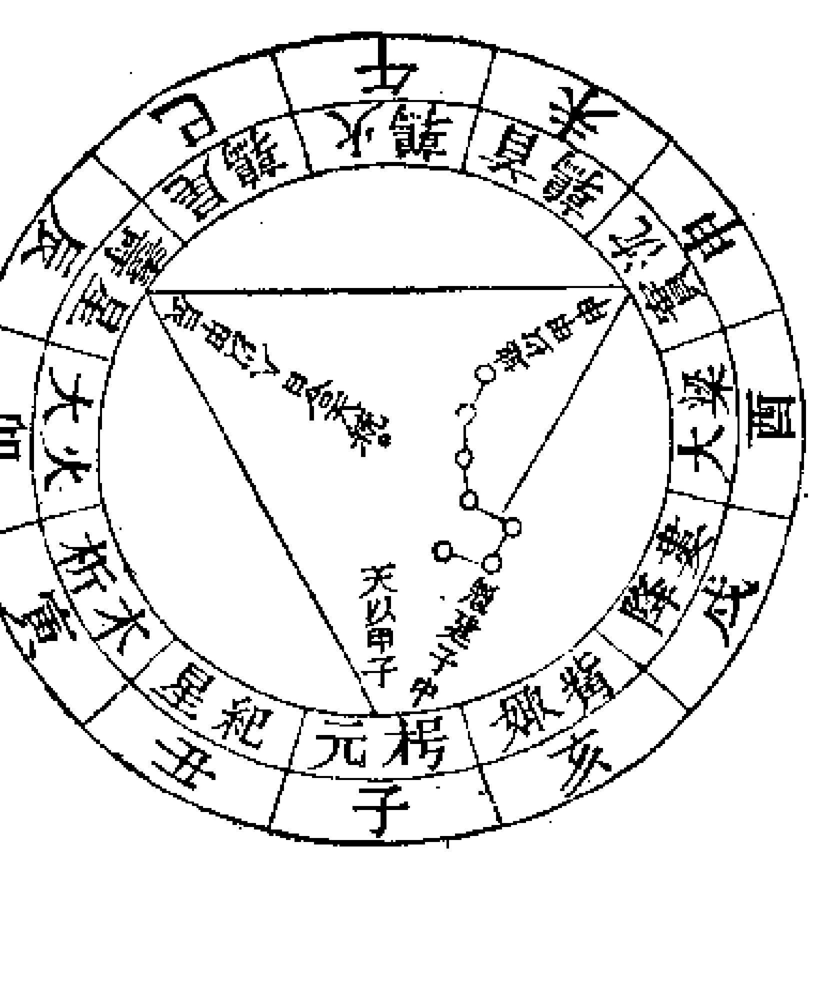
人已寢息。其象不能衆著。惟立春之日初昏之時。斗柄建於寅宮末度。舜在璣衡以定之。故以此宣示小民。使之及時興作。所以重農務也。是之謂小正。至於布敎百工。垂統萬世。則仍以月之中氣及夜中之斗建爲主。是所謂大正矣。小正之法。本非與大正有殊。但小正是法之一端。其昏杓之建。亦非可推之餘月。伯夷曰。虞夏之曆。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此卽陶唐虞夏敬授人時之說也。大正之垂統。本爲授時。亦非有他義。特下民僅知小正。終身可無失農時。君子僅知小正。不知改建易統之法。謂孟春斗柄終古建寅。以此授時。豈不終爲民厲乎。堯舜知其然。故曆數之訓。

必曰允執厥中。此爲大正言之。而小正之法。卽寓其中矣。執中之中。西漢以前。謂是曆數之中。卽斗之中建月之中氣也。史記天官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此卽帝堯時人統初建冬至之象也。一日之內。三建並在子宮。魁建其初。衡建其中。杓建其末。二十四氣惟冬至爲然。又惟三統之初十年內爲然也。蓋堯舜之授時。雖正建於孟春。其垂統仍取中於冬至。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於仲冬朔氣。記斗柄建子。始昏北指。下又云。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卽遵此道也。故魏君參同契云。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鶡冠子曰。一來一往。視衡低仰。此皆明揭其義以告後世者。徐氏誤解史記之文。故不合自然之象耳。漢書律曆志曰。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此亦就三正之初象言之。不可紐合。蓋天正之初。魁建子。衡在戌而向辰。戌爲天門。乾之所居。是日日出辰也。地正之初。杓建子。衡在寅而向未。未爲坤方。於十幹爲庚。每月月出庚也。惟人正之初。衡在午而建子。不偏不倚。獨得天地之中。日月列宿迴環。各居本位。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卽斗之所以分陰陽、均五行矣。以此推驗。古義燦然。無不條貫。言天者必驗於人。言人者亦必合於天。觀其會通。斯知虞夏之小正、卽羲軒之古法也。祖其義而不執其迹。又豈有區別也哉。

三正三統之說。始誤於伏生之尚書大傳。繼成於胡毋生、董仲舒之說。公羊春秋。漢成帝後。緯書日出。采三子之言。著於各篇。又附會當時之制。以儀器解璿璣玉衡。東漢緯學盛行。馬融、何休、鄭康成、俱用以解經。故其說流傳至今而不變。鄭君知其說之難通。乃益之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孔氏義疏又敷衍之。昔人嘗已辨其誤。而未詳其誤之所由。蓋自秦人燔書。漢之睹得者多已殘缺。夏書有三正之文。而法不著錄。其義之見於易象、卦辭、及百家傳紀者。又星分豆布。不得其會通。惟逸書周月篇有以垂三統之文。其篇言三代正朔之異。故伏董三子卽據此以解三正。而不知其說之誤也。按周書此篇。本爲正三統之義而作。辨已見前。所謂中氣。卽曆數之中。斗之夜建。乃不易之道。百王所同。卽四時十二月之定序也。下云商周改正者。此所改乃正歲。非正月。尤非三正。湯武之時。本不與易統相値。因夏商之末失其甲子。孟陬殄滅。閏餘乖次。則三正之義紊淆。故假改正之名。匡其失以垂其義。所謂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也。若之云者。謂天象本未嘗變。正月斗柄尚建寅。人自爲之。一代云者。謂止是商周之法。非百王所同也。故下又云。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詳釋書辭。則三子之言。可知其誤。後人因其說見周書。不敍秦之建亥。與漢黜秦法頗合。於是作三正記、三統曆、以附和之。其說尤誤。正朔之改。止是借此匡救時弊。於曆法非有變更。丑爲地統。於古經亦絕無左證。坤之彖辭明云。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言丑爲地統。劉歆反復求之。不得其說。乃曰。答應之道。曰丑取未衡。可謂辭窮理屈矣。漢世已云。三統曆差繆數百。其宋志亦譏云。未得律曆本原。此不可從也。孟康注用昏建者杓三句。謂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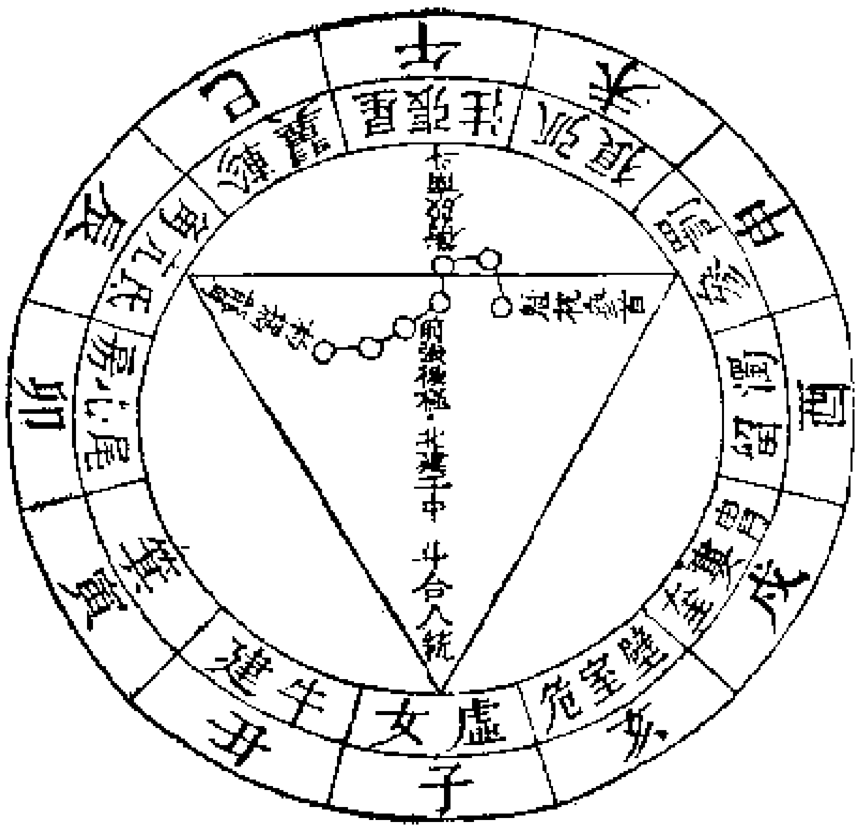
言大有斟酌。史記正義補云。平旦魁亦建寅。此與淮南子十二月招搖皆指本宮之說同一謬誤。皆譜爲圖。並附於後。

天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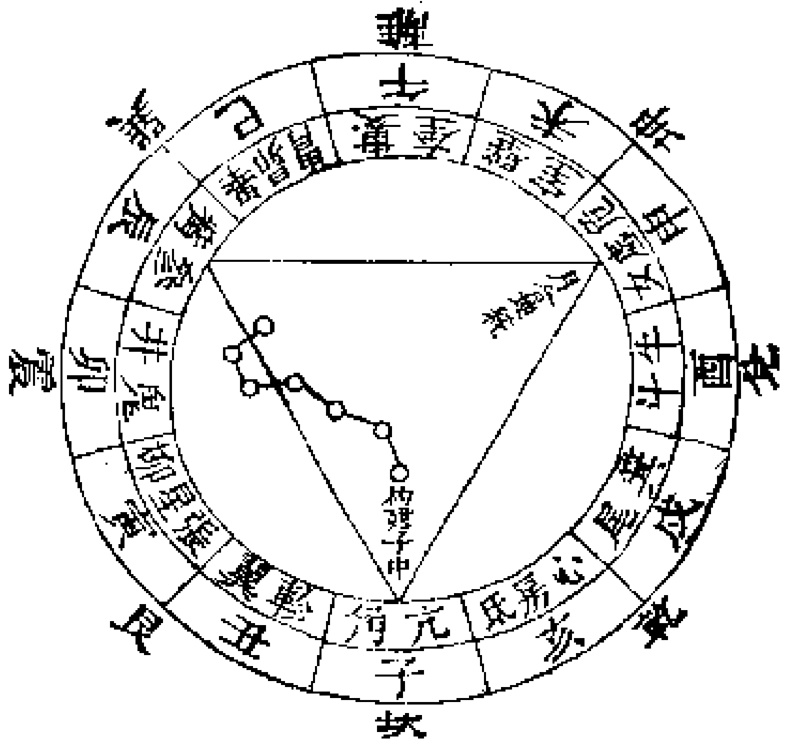
此天統之始。冬至夜半斗魁建子之象。所謂黃鐘爲天統也。此時參宿在子中。

人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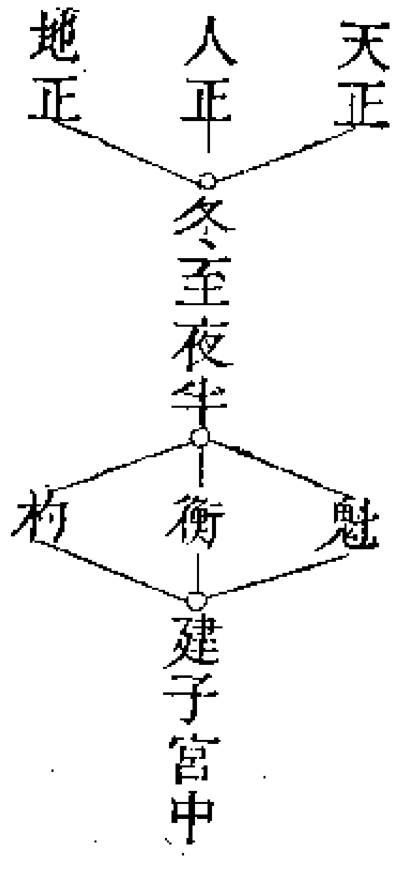


此人統之初。冬至夜半斗衡建子之氣。亦即堯典仲春日中星鳥之氣也。此時日在虛。人統之初。立春夜半斗衡臨此。帝堯十年前。立春初昏。斗杓建卯初。十年後。斗杓退寅末。昏杓建寅之法。乃舜禹所定。所謂大族合人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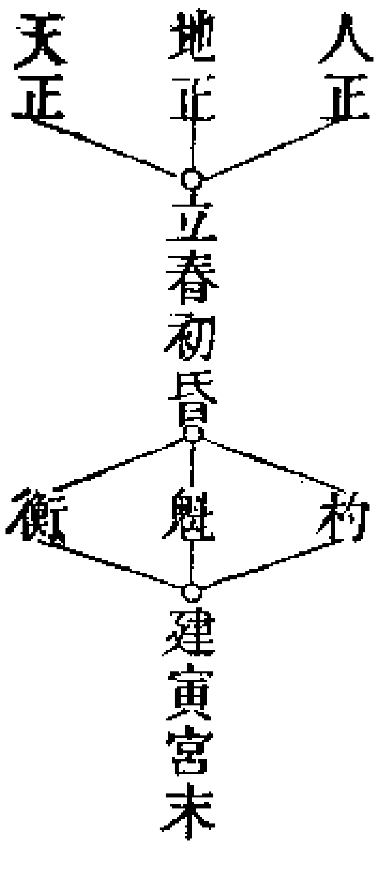
地正圖



此地統之初。冬至夜半斗杓建子之氣也。林鍾爲地統者。坤在西南。兼未申二宮。律爲夷則。呂爲林鍾。陰以退而從類也。



此天正初冬至夜半周建之圖也。次建在亥中。三建在戌中。四建在酉中。建至申中。則次統受之矣。



此人正之法。立春初昏三正周建之圖也。次建在丑。三建在子。四建在亥。至建入戌。則次統受之矣。

此上二圖。卽天統人統之異法也。其法可以互推。並行不悖。大戴禮引周太史之言曰。正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史記曆書亦引之。所謂天人。卽此二者也。天統之法。每統之建。前後歷五宮。三五之義也。天數五。地數五。人有五常五事五藏五體。手握五。足履五。首有五官。無一而非五也。人統之法。首尾歷四宮。三四十二。周天之數也。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四氣四餘四維。皆三才之衍數也。以三乘四爲七。自子至午。天之七同也。自午至子。地之七同也。自寅至申。人之七同也。自辰至戌。物之七同也。陰陽始終之數。不外乎此。而要皆歸命於子中。此玉衡之運所以統於璿璣。而三正之元所以託始於子半也。

冬至　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九刻強。約一百六度強。

立春　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七刻強。約九十九度弱。

春分　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五刻。約九十一度強。

立夏　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三刻弱。約八十三度半。

夏至　昏旦距夜半皆二十刻半強。約七十六度強。

立秋　與立夏同。

秋分　與春分同。

立冬　與立春同。

此分至啓閉昏旦距夜半之刻度也。以三正之始言之。夜半建子中。上距申辰之中。皆三十三刻六十

分刻之二十。各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即天德之數也。以此八節昏旦距夜半之數除之。其不足之數。即是昏旦所建距夜半所建之度數。（如冬至昏旦之度距子中一百六度強。除之尚各少十五度方及子中。是旦在辰初。魁止能建子初。昏在申末。杓止能建子末也。其餘二十三氣悉以此法推之。其距中之數自皆可見。）

又一法。每日申時。杓必建於本宮。辰時。魁必建於本宮。猶夜之子時。衡必建於本宮本度也。（每月三十日有奇。各有本度。）以每日昏旦之度。推其距辰距申之本度。即距中之數也。（如立秋夜半。衡建申初。至初昏。杓不建申者。因昏在酉正三刻。已踰而過之。故建入酉也。又如驚蟄夜半。衡建辰中。至平旦。魁不建辰者。因旦在卯初三刻。尚未能及之。故建在卯也。鶡冠子云。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此八句。概舉之四立。昏杓分建四方。人可共見。非是淮南子招搖指本宮之說也。）

此法專以人統言之。（推之天統地統。杓魁衡三字須移易。）蓋北斗之建。每日必一時移一宮。每歲必一月移一次。此終古無差忒者。其移皆左旋。六十二年後。東差一度。積至一千八百八十餘年。遂差一宮。其差皆右轉。今冬至夜半。衡建巳在戌宮十八度。較初建在子宮正中時。已移二宮。差六十四度。法當以今之建度起算。徐氏未明斗衡之象負張向處。又不知夜半之建乃三統之正象。止因廣夏有孟春杓建之制。周書有仲冬柄建之文。遂誤云地統用平旦魁建。人統用初昏杓建。忘卻昏旦有早晚。不能均齊。又未審廣夏之制止以正建於孟春。勸民耕作。推於冬之朔氣。尚亦可通。其餘中氣之杓建。平旦之魁建。除冬至一日。絕無在本宮之理。此豈可用以作準乎。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魏氏傳黃老之學。此所言乃黃帝時天統夜半之象。不得混爲人統之旦建也。（昏杓之法。止可證冬春之朔氣。故大衍曆議云。夏曆章蔀紀首。皆在立春。躔中星與斗建與閏餘皆緇。皆以十二節爲損益之中。即是此義。然云十二節皆當合。夏曆本當書非夏之舊曆也。）

辰不集於房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此語。說者謂在夏之四月。竹書紀年云。夏后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後出古文尚書用其說。大衍授時二曆以法推之。皆謂合於食限。蓋周禮。凡日食。皆救之。（詳見周禮。）夏商之制。或分至之月日食不救。其餘日過分而未至。或日既至而未分。亦救之。惟正陽兩月。尤以爲忌。（四月爲正。十月爲陽。此純陽純陰之月。）故左傳家以此食爲四月。竹書及一行。郭氏。以此食爲仲康五年九月也。左傳言日食。不稱周禮。又每誤從季氏正月壓未作之說。不知何故。

夏都考

西漢以前。無夏都安邑之說。左傳以晉陽爲夏墟。謂相居帝邱。逸周書。國語。國策。史記。（周本紀。封禪書。吳起傳。貨殖傳。）皆謂

夏居河南。世本及國語韋注。謂禹都陽城。漢書地理志謂禹都陽翟。呂氏春秋謂禹甲居西河。此兩漢以前夏都之說也。皆成寧時。竹書出汲冢。其紀年稿謂禹啟皆居冀。太康仲康居斟尋。相居帝邱。徙居灌。少康居夏邑。遷原。杼遷老邱。廑宅西河。桀居斟尋。遷河南。亡於夏邑。其言與古之舊說互相證明。所謂冀者。即晉陽也。所謂夏邑。即陽翟也。（帝王世紀云。帝即位於夏邑。大享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歸於冀都。大享諸侯於璿臺。杜氏左傳注。漢書郡國志。皆云鈞臺在陽翟。初學記。藝文類聚引歸藏文。皆云璿臺在晉陽。）餘言夏邑基詳。而獨無安邑。其時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曹魏盛年於太康三年。在竹書出冢之後三歲。）始云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見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卷。）以書序之戰鳴條。左傳之昆吾稔。國策之天門在左。史記之羊腸在北證之。謂安邑縣西有鳴條陌。昆吾亭。天門。即地理志高都之天井關。羊腸。即晉陽西北之羊腸坂。（見尚書正義。漢書郡志注。及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東晉時。尚書僞孔傳用其說。唐作正義。即以世紀釋之。而其實誤也。周書度邑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乎。史記周本紀亦載之。戰國魏策曰。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廬睪或作盧睪。帝王世紀引作成睪。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卷。）史記吳起傳亦引之。而易其語。謂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又封禪書謂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貨殖傳謂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此與竹書河南夏邑之說皆相應。天門。即成皋山北之玉門及山阜西之旋門也。（國策謂武王有玉門之難。晉書大宋東征賦云。睪成皋之旋門。東京賦亦云東門。旋今河南汜水縣西二里有玉門渡。汜水縣西十里有旋門遺址。）鄭康成以此山爲地喉。謂即禹貢之大伾。沇出其際。蓋山北即河濟並行之道。山北曰陰。其陰即河濟。故史記易之爲左河濟也。天谿。即澗瀍穀諸水。水北爲陽。即三崤降谷。西連華岳者。戰國策所謂澠瀍之塞也。故史記易之爲右太華。廬睪即成睪。蓋汜水以西近河之山。綿亘四百餘里。西盡偃師。隨地異名。左傳通謂之北山。（僖三十二年。）周書謂之郟山。國策謂之盧睪也。（近水之高地謂之睪。）其山多阪道。故成周於此設阪尹。後世各以名別之。乃有成皋坂。旋門坂。黃馬坂。白司馬坂。鄂阪坂。回谿坂等名。羊腸。乃

坂形曲折之通稱。非壺關晉陽之專號。（通典謂陽曲有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謂嵐州界有羊腸坂。元和郡縣志謂交城有羊腸山。寰宇記及各書通志言羊腸者尤衆。）故史記易之曰。羊腸在北。子長凡易古書名號。非解釋其義。即仍以其相近者稱之。此史記之通例也。徧檢太史公書。絕無夏都安邑之說。則士安之誤可知。左傳。竹書。皆謂昆吾遷許。其地與夏邑比鄰。許慎淮南子注。謂鳴條在陳留平邱。（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元和郡縣志。謂鳴條在陳留莘墟。（平邱。左傳杜注云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寰宇記云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莘墟。元和志云在陳留東北三十五里。）蓋成湯來伐桀。與昆吾拒戰於此。故同以乙卯日亡。及桀奔三朡。湯入夏邑。除其虐政。始從桀於陶邱。放之於南巢。然則王者正大之師。煌煌武義。豈有出其不意。迂道歷險。而戰於安邑之西陌者乎。且國語謂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震而周亡。凡言川竭之變。必皆其近國都者。此尤可知夏桀時都河南不

郡安邑矣。世紀又云。按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卷 蓋所據卽左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六語。賈逵、服虔、解爲夏桀之時者也。見哀六年傳疏。又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引服虔曰。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必亦此處注文。 然書旣夏史所編次。無由得紀桀亡。前代之亡。皆後史紀之。惟中葉之亂。國史可以書。 皇甫氏知其義之難通。故依用書序太康失邦之說。謂逸書數語見夏書五子之歌。禹至太康。皆都於冀。見御覽一百五十五卷。 此於事理當矣。然以證禹之不都河南。則信而有徵。以證桀之都安邑。則大誤。賈服雖誤解傳文。亦未嘗謂桀都安邑也。

商都殷亳考

商以前無二亳。亦無二殷。所謂殷者。安陽殷墟。所謂亳者。商邱亳邑也。自漢以後。聚訟不已。故詳疏如左。

殷之名始見商書、商頌。左傳以衞國爲殷墟。書序謂盤庚治亳殷。史記謂盤庚之殷卽成湯之亳。在睢陽。見貨殖傳。 武乙始遷河北。故洹水南。淇河間。通曰殷墟。見項羽紀衞世家。 漢書食貨志。亦以河內爲殷墟。謂湯止於睢陽之亳。地理志又謂。河南偃師尸鄉。湯所都。自後傳注凡言盤庚遷殷者。多從地理志。獨晉時竹書出冢。謂盤庚自河外之奄遷於河內之殷。殷在鄴南四十里。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晉束晳從之。引漢書洹水殷墟之說以爲證。此三說者。古人論殷之大略也。案戰國策曰。紂聚衆百萬。左飮淇水竭。右飮洹水不流。又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

帶河。後被山。此與左傳衞國。史記淇洹。漢志河內。竹書鄴南之說悉合。書序於盤庚遷殷之後。亦不復言遷徙。蓋竹書之說是也。朝歌去鄴南之殷北一百五十里。紂時以朝歌爲下都。時游居之。其國都實在鄴南。故都城記曰。安陽城、一名殷中。圖經曰。安陽、紂都也。蓋河內之地統號殷墟。不必過爲區別。廟社在鄴南。而紂之亡也在朝歌。此大誓所謂棄厥先神祇弗祀矣。書序之亳殷。乃宅殷之訛。史記以睢陽爲殷。漢志以偃師爲亳。此則因誤而愈誤者也。詳見下。 考殷本契之始封。世本謂之蕃。見水經渭水注。 呂覽謂之鄣。見具備。 此字音之相近而轉者。詳見三卷。 蓋堯舜皆都河北。契仕帝朝。故食采於漳南之殷。及功成錫土。始封於上洛之商。後世本其祖之始居。以爲有天下之號。故謂之殷商。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卽言此事。小、卽謂殷。大、卽謂商矣。傳之後世。振至報丙。盤庚至桀。十餘世皆居殷。故殷之名尤著。其地則實在漳南。非有二殷也。至史贊之北殷。乃亳國之氏。此周封殷之支庶國於北土者。慢邑之殷城。此秦人所築。因地在河內。故亦被以殷名。此二者與商前之殷無涉。

商周以前。亳之見於經史者。商書有亳邑。周書有三亳。左傳有景亳。北土有亳國。宋鄭有亳邑。書序有亳殷、亳姑。史記秦寧公時有亳王。亳、薄、古字通。 漢以後。言者各異。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作帝告、釐沃。所謂先王。卽帝告也。告與佶嚳古字通。 此後至太戊。皆居亳。故曰。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又曰。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作盤庚。自此至於紂。不復遷徙矣。史記六國表序。謂湯起於雍州之亳。此謂亳之近秦者也。徐廣晉義。用說文舊訓。謂京兆杜縣有亳亭。貨殖傳謂湯止於睢陽之亳。此謂亳之在宋者也。卽左傳莊十二年御說所奔。杜注云。蒙縣西北有亳城者是。殷本紀謂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是史遷解書序亳殷二字。謂盤庚之殷卽睢陽之亳。地在大河東南。故下云。盤庚涉河南。治亳。又謂武乙始去亳。都於河北。班固漢志。旣襲用貨殖傳說。謂湯止於睢陽之亳。於河南郡偃師下又注云。尸鄉、殷湯所都。此則謂湯居成周時三亳之西亳矣。鄭康成注尙書。於湯及盤庚之居。皆從班注。謂偃師縣有湯亭。商書商頌正義。 盤庚治於亳之殷地。史記集解三。 其注三亳則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商頌周書正義。 晉初。皇甫謐作帝王世紀。於嚳之居亳。從班注。謂在禹貢外方之域。嵩高之北。御覽一百五十五。 於湯之居亳。則引孟子與葛爲鄰之說以折班鄭。謂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葛、東周尙存。故朝於魯樹女 魯桓。杜注云。在寧陵縣。正義引闞駰漢書注云。陳留寧陵。古葛伯國。孟康漢書注亦云。寧陵之葛鄉。卽古葛伯國。此世紀之所本也。 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往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卽湯都也。北亳在蒙。卽景亳。湯所盟也。河南偃師乃西亳。盤庚所徙也。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見詩

商頌正義及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 是時竹書出冢。謂帝嚳居亳。夏桀十五年。商侯履亦遷於亳。祖乙自相遷耿。又遷庇。南庚自庇遷奄。盤庚自奄遷殷。此後至紂。更不徙都。此謂亳與殷實兩地也。同時杜預注左傳。何增注漢書。互有同異。杜氏釋例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漢書郡國志注及商書正義。 其注景亳則云。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昭四。 傳氏漢書注。與司馬彪郡國志。皆主亳都在宋之說。東晉時。梅氏進古文尙書。其孔傳多用世紀及王肅之注。凡亳地皆不言所在。惟於盤庚之涉河。注云。爲此南渡河之事。於太甲之居桐。謂於桐墓立宮。厥後裴駰史記集解。亦從世紀。顏籀漢書集注。獨從班注。以世紀穀熟之說爲不經。孔穎達詩書正義。皆並存之。無所專適。張守節史記正義。爲調劑之說。謂湯始居南亳。繼遷西亳。盤庚亦居西亳也。趙宋以後。林之奇書解。從班注。以商頌四方之極證之。鄭樵通志。從史記。謂湯自秦雍遷於宋亳。盤庚亦居宋亳。 其秦亳。以登爾阜望商邑證之。蔡沈書傳。從世紀。卽以孟子鄰葛之語證之也。愚案。解經者當取證於經。以史紀傳注爲輔。如嚳與湯之居亳。當從貨殖傳。景亳之說。當從世紀。盤庚所遷。當從書序。紀年三亳之訓。當從鄭注。周鄭燕秦之亳。書之三亳。序之亳姑。皆與嚳湯盤庚之居無與。嚳湯未嘗居殷。盤庚未嘗居亳也。何者。書序曰。湯

始居亳。從先王居。是湯之亳。卽蠻之亳矣。貨殖傳謂湯止於宋之亳者。亳在春秋時本宋邑。兩漢三國皆以爲縣。晉始省之。幷入蒙。卽杜氏謂在蒙縣西北者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今亳在商邱西北六十里。葛在寧陵縣北十五里。亳與葛相去止五十餘里。此湯居宋亳之一證矣。左傳。宋景公曰。亳。宗邑也。(哀十四。)宋之先君。無都亳者。宗邑之稱。卽以湯爲言。此湯居宋亳之二證矣。湯以後。仲丁始遷都。故太甲亦居亳。左傳宋城。皆以所向之地名其門。而北曰桐門。(哀二十六。)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卽世紀郡國志所謂桐亭桐地矣。在亳城東亦數十里。卽孟子所謂放太甲於桐者。(詳見下。)此湯居宋亳之三證矣。湯自商邱遷亳。孟子謂湯地七十里。左傳謂宋居商邱。有舊墉及桑林之門。呂覽謂武王封成湯之後以奉桑林。書大傳謂湯禱於桑林之社。據此。是桑林亦商邱地名。當卽在舊都之內。其地自相土以來居之。有先人之廟社在焉。湯必不捨之而遠徙。居亳者。遷於國之北境。猶武王之去豐遷鎬也。此湯居宋亳之四證矣。古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惟齊之太公有五世反葬之說。九原之望。亦止欲依賢自表。非如後世堪輿家擇地術也。劉向知韓詩內傳徵陌湯冢之說未確。故謂成湯無葬處。皇覽冢墓篇。謂漢哀帝建平元年。御史御長卿因案行水災。得湯冢於濟陰薄縣。(詳見孟子□□□。)後杜氏左傳注。傅瓚漢書注。裴氏史記注。皆與皇覽說同。此湯居宋亳之五證矣。此五證。四見於經。一見於紀傳。故曰。偕與湯之居亳。當從貨殖傳也。

景亳之命。據竹書。卽湯爲方伯征韋顧之事。時湯居宋亳。韋在其西北二百餘里。顧在其北幾三百里。杜氏謂景亳在鞏縣西南。又謂或曰卽偃師。此時桀居河南。鞏與偃師皆其畿甸。湯會諸侯以征二國。自當於其近地進師諸侯之師。安有西去七八百里。稱兵畿甸。復東向北伐。往反千數百里。以勞友邦之師涉者乎。故曰。景亳之說。當從世紀。謂之景亳者。景、大也。卽宋亳矣。(爾之曰大唐大夏大渓。)或云。偃師有景山。故稱景亳。不知景山之名所在多有。不惟偃師。景亳之稱。不必以山得名也。(傳曰。景員以爲城。則晉有景山。詩云。景山與京。則衞有景山。詩經地理考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卽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則是宋之亳地亦有景山矣。此皆附會。)

盤庚之殷。當從書序竹書者。遍徵古籍。商邱、偃師。從無殷名。惟河內之地。舊稱殷墟。且尚書止云遷殷。不云遷於亳殷。書序之將治亳殷。東廣微據孔壁古文。乃將始宅殷之訛。(見晉書義。)自盤庚宅殷以後。書序亦不復言遷徙。此與竹書傳說尤爲吻合。蓋奄在淮夷之北。在古大河東南。殷在淇洹之南。在古大河西北。竹書謂盤庚自奄遷於殷。則書之涉河。乃渡河而北。非自北而南矣。孔疏阿附傳義。以束晳之言爲妄。且謂亳字壁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治皆作亂。無緣誤作始。然壁書藏於孔鮒。書序作於秦初。東周後已有省古文。束氏又精於鑒別。獲覩殘編。妄見此序始字不誤訓作治。至史記武乙始居河北之說。於古書一無所徵。竹書謂盤庚後更不徙都。與書序實相應。故曰。盤庚所遷。當從書序

紀年也。世紀謂周書之三亳二在梁。其說實誤。穀熟之地。漢以前無亳名。此與鞏之亳城。亦俱無阪險。與書辭不合。且伊所謂南亳。周唐時雖名爲亳州。實卽蠻之舊國。寰宇記所謂高辛城者也。(貨殖傳正義曰。亳、今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城也。寰宇記曰。故高辛城在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自古相傳。嚳嘗居此。故世紀誤爲亳。不知此辛也。非亳也。嚳爲侯時。居辛及有天下。居亳。不得合而一之。况辛之去葛。尤不如亳地爲近。顏氏議其不經。殆非過矣。然則三亳之說。惟鄭註可以徵信。左傳言晉與諸侯伐鄭。同盟於亳城。杜注云。鄭地。郡國志曰。滎陽有薄亭。此卽鄭氏所云東成皋者也。滎陽與成皋比近。阪卽曹大家東征賦所謂若成皐之旋門者是已。薛綜東京賦注云。旋門在成皐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南亳、卽杜氏左傳注鞏縣西南有湯亭者。阪卽薛綜東京賦注所謂其阪十二曲。將去復還。故名轘轅者也。西亳、卽鄭所云尸鄉湯亭、阪卽太康地記所謂偃師南有亳阪者。一名曰鄂里阪也。(地記見商書正義。陝谷乃偃師以西山谷之大名。書大傳謂陞谷者也。)此三亳。乃武王克商後。遷殷民於洛邑。使亳人之舊歸文王者。居險以尹之。故三亳皆近洛邑。若梁國之亳。安得有阪險乎。故曰當從鄭注。班氏誤解史記盤庚涉河南治亳一語。故以河南郡偃師縣之西亳當之。宋林氏又引商頌以附會其說。不知河洛之有亳名。始於成周。商以前無之也。河洛之無殷名。商周之所同。漢晉時强以亳殷名之也。詩頌王於鋪張。不必河洛始爲四方之極。周詩之頌武王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豈鎬京亦在河洛乎。且殷武所以頌高宗。高宗時已都河北。(紀年及晉地道記、國語注、水經注皆謂武丁居河內。)於偃師固無與也。近燕之亳。左傳以爲北土。與肅愼同稱。世紀謂是西夷國名。(見正義。)北土之西。卽秦所滅之蕩社亳王。史贊所謂北殷也。(見秦紀。)蓋燕在正北。肅愼在東北。亳在西北。其國當在涇水之北。戰國時。僭王內侵。至於杜水。故秦人滅之。杜之有亳亭。徵之有湯冢。以此。此與成湯無與。史記謂湯起於此。實亦誤耳。邇與又引武王升豳阜望商邑以證之。似商邑果在雍州者。然考史記此文。本於逸書度邑。其辭是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阜乃商郊地名。史記引作豳者。古文豳與邠通。邠與邠通。名其邑則曰邠。名其水則曰汾。猶豳之作邠。鄗之作滈也。說文引爾雅。西至於邠國。作汃國。釋文引說文。作汾國。此史記所以誤汾作豳也。襄邱邠國。河內乾谿。皆有汾。不必在晉者始曰汾已。亳姑、卽蒲姑。(此因形之通轉而號爲蒲社。)古無言湯居此者。故曰。周秦燕鄭之亳。及三亳亳姑。皆與偕湯盤庚之居無與也。

宋衷世本注。謂契封商邱。(殷紀索隱。)世紀嘗駁之。(御覽一百五十五。)賈逵謂商邱在漳水南。(鄭世家集解。)左傳釋例嘗駁之。闞氏十三州記。謂蕃在鄭西辯城。(水經渭水注。)予證以商頌周詩。知殷乃契之始封。亳與蕃皆殷之異字矣。序謂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似前後十三遷矣。然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是前已五遷。湯之亳。盤庚之殷。不在數內。故下云。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馬鄭等注。五邦連亳殷計之。實非。謂止十三遷者。亦

譔。考契始居蕃。見世本。後封商。見詩。昭明居砥石。復遷商。見世本、荀子。相土居商邱。見左傳。子亥遷殷。見紀年。上甲徙司馬。見世本、路史。帝甲九年。復居商邱。見紀年。湯居於亳。見書序。此序所謂成湯八遷也。後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見書序。遷庇。南庚遷奄。見竹書。此序所謂盤庚五遷也。統盤庚之遷殷計之。前後共十四遷。

伐殷年月考

伐殷年月。當從西漢以前舊說。劉歆三統歷。不足據也。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書序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泰誓三篇。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此舊說之見於經史者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又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戊上。呂覽首時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唐書一行日度議引管家子語。亦云十二年。今管子書無此語。此舊說之見於傳紀者也。合此推之。蓋王以十一年十月出師。以十二月戊午日渡孟津。以甲子日克紂。序云一月者。殷正之一月也。殷以十二月爲正歲。其制。改正朔不改月名。故史臣變文謂之一月。猶詩云一之日矣。國語史記皆云二月。管子呂覽皆云十二年者。此周正之十二年正歲之第二月也。周制以十一月爲正歲。亦改正不改月。幽王之時。失閏者再。仲秋朔食。下移於十月之交。東遷後。不能匡正。且因之以頒朔諸侯。故春秋所記。較夏正多差兩月。積久不返。時人習爲故常。故謂勝殷在十二年二月。究其實卽十一年季冬也。蓋舊說之無異如此。新莽之時。劉歆作三統歷。以其統譜推驗年月。多有不符。於是以序之一月戊午爲周正。又牽就鴻範十三紀之說。謂王以十一年觀兵。作太誓。以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渡孟津。二月五日克紂。又推求星度。以國語之鶉火天駟等說以實之。又稱述前人所未經援引、時人所未經聞見之武成以證之。後之學者。見其以天象釋經。爲遙數千年。言如指掌。故翕然從焉而不辨其說。班固、賈逵、韋昭、王肅、皆從其說。餘者可知。自是乃有武王十三年伐紂之說。自是始有湯武改正朔並改時月之說。太誓一序。分爲二事。又謂十一年十三年是自文王受命改元起數。竟若確有可據者。此師丹、朱浮、張衡、杜預、房喬諸人。所以譏其改易舊章。增益年月。差繆數百也。晉太康初。竹書出汲冢。其紀年篇。皆用夏正。謂武王以十年十一月觀兵於孟津。以十一年伐殷。秋。次於鮮原。十一月。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坶野。遂分天之明封紂子祿父。此與西漢前舊說皆符。蓋克殷在十一年季冬。二十九日甲子。王卽天子位。封紂子祿父在十二年孟春元日丙寅。史臣欲著周正。故以伐殷之事並屬之十二年辛卯也。東晉時。梅氏獻古文尙書。中有泰誓武成等篇。與舊說逈異。與

三統曆扶同。謂大誓諸侯亦在十三年。後之疑信者。悉無定論。朱子亦嘗疑焉。唐一行作大衍曆。參取竹書、易三統曆之周正月辛卯朔爲庚寅朔。謂王以十年夏正之十月戊子起師。以十一年周正之二月甲子克紂。亦推求鶉火天駟等星度之說以證之。本朝徐國臣、據竹書作大元曆理。以書序武成之一月爲十月之誤。以泰誓之十三年爲大告武成後總序之綱。謂王以十一年十月三日伐殷。以十一月五日甲子克紂。亦推求鶉火天駟等星度之說以證之。是二者。於舊說竹書及後出古文均不合。蓋欲兼通之。因並失之。此非竹書與舊說不合。取竹書而證以舊說。又欲參以後出之武成篇。此必不能合者也。淇嘗參考而博徵之。俟後賢稽覽焉。

紀年謂武王卽位之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此卽觀兵之謂也。漢初必有考此說者。故三統曆竊之。謂王以十三年殷十一月戊子發師。云殷十一月者。欲取合日在析木等語耳。不知此乃夏正之十一月戊子。非伐殷之月也。王之伐殷。決於十一年之夏。故周書寤儆、武穆篇。皆在夏四月。竹書曰。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秋。次於鮮原。則師出以夏明矣。鮮原卽畢原。古音鮮近畢。書之費誓。大傳作鮮誓。衞詩以鮮叶泚瀰。大雅曰。度其鮮原。卽言文王遷居畢程之事。此與周書將行大事乎商郊。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之說實合。王處鮮原實踰二月。至十月十二日戊申。始發師。蓋征誅之事。萬非得已。躊躇顧慮。久難自釋。呂覽具備曰。武王嘗窮於畢程矣。樂記。賓牟賈問夫子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卽謂此。據竹書長曆。是年十月丁酉朔。十一月丁卯朔。十二月丙申朔。冬至在十一月十八日甲申。女二度。王以十月十二日戊申發師。隨又勒兵竟上。以待諸侯。故國語曰。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戊申之日。日躔箕斗之間。丁卯合朔。日月會於斗之十九度也。迨諸侯畢至。王乃以冬至之日有事於上帝。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並卽約諸侯之師分路來進。使皆以季冬甲子案臨商郊。諸侯無不歎然用命。助其祭事矣。樂記。賓牟賈問夫子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逸書武寤篇曰。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紀年曰。冬十一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此之謂矣。是日也。辰星在日前十四度。而旅於虛。虛者。元枵之正宿也。故國語曰。星在天黿。古制。軍行日三十里。周去孟津千里。自冬至次日乙酉進師。故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戊午渡孟津。大誓諸侯。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渡盟津。作大誓三篇。周本紀曰。武王卽位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之謂也。是日下距丙寅合朔凡九日。故傳曰。月在天駟。天駟、房也。丙寅合朔。在營室五度。故戊午之夕月在房。孟津至牧野四百餘里。旣渡誓師。乃更日行八十里以赴期約。至二十八日癸亥之夕。　至於牧野。樂記曰。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荀子儒效曰。還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呂覽

賁因曰。武王伐紂。朝要甲子之期。至鮪水。天雨甚。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蓋鮪水在孟津東北。王既渡。乃循河東上而疾行也。夷則者。七月之律。王以七月訓師於鮮原。民皆奮發。今阻於雨而不能畢陳。故太師吹夷則之律以振厲其初心。而衆乃丕應也。陳既畢而已爲次日甲子。王來師中而誓衆矣。故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逖矣一語。卽因其疾行而慰勞之。下文方是誓詞。故又加。王曰二字。是日日在營室三度。下距合朔止二日。正當亥宮之末。戌宮之前。故國語曰。當辰。辰在戌上。當辰。謂將及於辰而尙未至也。猶儀禮特牲饋食之所謂當事矣。是月也。在夏正爲武王十一年之十二月。故書序、紀年、史記。皆云十一年。而史又曰十二月也。此商周以來史臣紀事之定法。古雖改正朔。不改時月也。在商正爲武王十二年歲首之月。故書序曰一月戊午。此史臣之變文。所以著一代之正朔也。在周正爲武王十二年歲首之第二月。故紀年、呂覽。皆係之十二年。而國語、史記。又 之二月也。此因幽王之時。失閏者再。東遷後。未能匡正。積久不返。遂並疑古制已如是也。其說雖殊。而皆此季冬之月。是在商周二正皆屬十二年。故國語曰。歲在鶉火。據長曆。武乙元年爲超辰之限。自後皆寅年在未。卯年在午。午者。鶉火之次

也。故國語云然。超辰、詳見左傳說。韓詩外傳亦云武王伐紂。軍分爲三。

再案。國語星度之說。不得過泥。劉向五紀論。以術求之。而星在天黿一語不合。李淳風麟德曆。亦以術求之。而歲在鶉火、星在天黿二語均不合。劉歆、一行、及徐氏。以術求之。皆合矣。而三說不同。與書序、國語、竹書、史記。亦不能盡合。卽此可知其難據。愚因漢晉以來諸信三統曆者。實緣於此。故亦據竹書長曆略疏之如右。

十三年伐紂之誤

劉歆三統曆。古人謂其差繆數百。非虛語也。如伐紂一事。國語、書序、史記。皆云十一年。而劉獨異。此可疑者一。書序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渡盟津作大誓。而劉謂十一年渡河觀兵。作大誓。十三年一月戊午。渡河伐紂。一序也。而分作兩事。此可疑者二。漢初民間所獻僞泰誓亦然。今見周本紀。大傳謂丙午還師。卽克殷以後事。 謂十一年十三年。是自文王受命之年起數。假文王果有受命稱王改元之事者。此可疑者三。周書、紀年。皆謂文王於受命專征之九年三月薨。是武王卽位之二年四月巳吉祭釋服矣。劉謂十一年十月始再期大祥。此可疑者四。樂記謂武王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以商容爲殷禮樂官之退黜者。史謂克殷後二年。王訪箕子以天道。大傳謂武王十一年克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王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王因其來朝而問鴻範。國語、書序、紀年。謂王以十二年正月封祿父。出

箕子釋囚。散財。四月。以箕子歸。經理庶政。明年。遂訪於箕子。此與洪範十三祀之說俱合。惟三統曆謂十三年克殷。後以箕子歸。卽問洪範。此可疑者五。逸周書言。商周改正。易民之視。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並無改時改月之說。觀豳風七月之詩。周禮正歲正月之異。孔子作春秋。於月上書王。左氏傳於王下增周。此可知改時改月乃平王東遷後頒朔之誤。實王以前無是也。故夫子之告顏淵。有行夏時之訓。孟子之論王政。有歲十一月之說。今劉謂商周俱改月名。其取證之武成等篇。皆前人所未經援引。時人所未經聞見者。顏師古阿附其說。謂是今文尙書。而伏生大傳、鄭氏書注。又絕無一詞相類。此可疑者六。三統曆之武成。其文見逸書世俘。而劉氏又少爲改竄。以證其說。故正義亦云僞作。 漢代禮家之言。最多稗說。男子十六而精始通。王季賢父。必無十二爲文王昏娶之理。逸禮乃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之說。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此皆經之確然可信者。文王世子篇。乃有夢帝錫齡。文王九十七而終之說。劉歆據之。援以證曆。此可疑者七。東晉梅氏所上泰誓武成等篇。多同劉說。獨謂泰誓亦作於十三年。與劉說不同。使此果是壁中眞書。劉歆繼其父職。天祿校書。嘗請以古文尙書建立於學。此書劉氏不應未見。乃三統曆既分一序爲二事。又止引洪範十三祀一語以證其言。而十三年大會之文。反遺而不錄。此可疑者八。一事耳。已如是之不協。其差謬可知。

農用八政

政所以理民。而民以農爲本。故凡政之興。皆起於農。八者其大綱也。由此而推之。百度惟貞矣。一曰食。九穀百穀。食之經。蔬蓏雞彘。食之佐。洗腆用酒。乾餱無愆。食之禮。因此有園圃虞衡藪牧燕享之政。二曰貨。鑄鉏資於金木。舂爨資於釜臼。桑麻以作絲枲。交易以通有無。因此有百工九府嬪婦商賈之政。三曰祀。八蜡作於伊耆。祈報始於上古。因此有郊社廟享之制。四曰司空。授田里而辨井牧。作溝洫以防水旱。因此有城池涂恤之制。五曰司徒。教稼穡。勸耕耨。均賦役。興賢能。因此有賦稅學校冠婚喪紀之制。六曰司寇。野刑則上功糾力。鄉刑則上德糾孝。因此有三典三刺八辟八成之法。七曰賓。比鄰洽而朋酒饗。行藝著而鄉飮興。因此有朝聘饗射餽遺賀弔之禮。八曰師。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十里爲成。出革車一乘。因此有四時田獵之制。司馬九伐之法。

五紀傳文簡有脫誤

五紀、卽堯舜以來相傳之曆數。乃授時之大經。當紂失甲子之後。豈是但舉其目卽可明其義者。蘇長公謂王省惟歲以下。當是此處脫簡。此說最是。但庶民惟星一段。當在師尹惟日後。歲月日兩節前。於義方洽。蓋省字貫下四句。歲卽節朔。所謂履端於始也。月卽中氣。所謂舉正於中也。日卽滅沒。所謂歸餘於終也。星卽中星。所謂鳥火虛昴也。王省者。董其成。卽欽若昊天允釐百工之義。省月省日者。分其治。卽百工

惟時。撫於五辰之義。庶民者星者。驗其候。卽張中種稷。虛中種麥之義。星有好風六句。言農家占驗。皆在於星。日月不循其軌。則風雨或爲災也。孫子曰。宿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漢志謂月西入畢日出房北皆爲雨。蓋不止箕畢。歲月日五句。謂曆數得則庶績咸熙。日月歲五句。謂曆數失則四海困窮也。

傳記注疏言周事多誤

漢唐諸儒。言周事多誤。此因經籍散亡。三易佚連山歸藏。書百篇存二十八。商頌十二篇傳五。周官經六篇缺一。儀禮五十六篇存十七。古文燬墜。秦作小篆隸書。而科斗文廢。漢時古文祕藏於中祕。罕見者。魏初傳古文者。邯鄲淳。正始三字石經。又轉失淳法。一經而異說者數家。書有伏、孔、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毛之類是。一篇而作僞有疊出。如泰誓有河內女子、張霸、梅賾之異。武成、伊訓、始見三統曆。仲虺之誥、五子之歌、始見帝王世紀。大禹謨、允征等篇。始出東晉。此皆劉歆、王肅僞撰。而梅氏續成之者。擇焉不精。故言之多牴牾也。如文王壽本百歲。立五十年。受殷王命。得專征伐。九年而卒。詩、書、孟子、皆有明文。漢儒乃謂文王年九十七。受天命。改元稱王。且僭郊祀。此言文王之事誤也。武王十一年仲冬。伐殷。十二年孟春。卽天子位。見書序、竹書、管子、呂覽者甚著。漢儒乃謂武王以立之二年觀兵。四年伐紂。通文王受命改元之九年計之。爲十三年。此言武王之事誤也。許愼五經異義。譙周五經然否論。引古文書說。皆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史記魯世家。用伏生書傳之說。乃謂武王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此言成王之事誤也。異義見公羊傳疏。然否論見通鑑外紀。書傳見詩經正義。强葆作襁褓。古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三代之通制也。不惟成周。惟是成王三年。公雖歸政。王因風雷彰德。深悟周公之忠。且是年王甫十六。武庚之黨。奄夷未平。多方未靖。王自恐家之多難。無德以拱。故仍命周公攝行政事。公因國危主少。亦不得不承受王命。以終成文武之德。誕保受命。故毎日聽政。仍隨成王踐自阼階。負扆而立於王後。相成王以決庶政也。書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允保。卽謂三年後仍攝政也。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十六在幼弱之閒也。未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弭亂。六年。天下大治。此之謂已。謂踐天子之位。卽洛誥弗敢基命徵。尹天下。並見左傳。明堂位改作治。今本周書作君天下殊誤。此在古人。實爲變禮。聖人處變之權。與伊尹之放太甲。心同而事異。周末陋儒。不達其義。改易周書之文。謂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尸佼等亦謂周公踐東宮。假爲天子。新莽時又僞作嘉禾逸文。有假王涖政之語。鄭康成書禮等注用其說。禮記正義又云。令成王且在學。公自踐阼。何紕繆乃爾。此言周公之事誤也。

金縢本義

金縢一篇。記武王崩後成王元年二年事也。因王感風雷之變。得金縢之書。悔悟迎公。故並前此之事詳細記之。所以著周公之忠。辟管叔之罪。以見公之東征致辟。王之命公攝政七年者。有由然也。金縢之匱。卽藏三兆頌辭册書處。武王之疾。公以册祝於三王。祈以身代。卜之。得吉兆。啓匱視兆頌之辭。亦吉。公乃

自還郊之墠歸於鎬京。諸吏僃未檢點。乃將公禱祝之册與兆書同納匱中。故成王二年。將卜天變。於匱中得此祝册。感悟公之忠於王室而迎公也。蔡氏書傳說此最確。惟謂迎公後又東征三年。其言少誤。武王崩後。卽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此與孟子云。管叔以殷畔。皆重罪首惡之辭也。蓋首先致周者武庚。而使之叛周者管叔。他如蔡叔蒲姑奄徐荊楚之屬。皆附從管叔者。霍叔及獻民七族六族多士尹民。皆脅從武庚者。武庚初作處心積慮。思復商宇。急父仇而謀出於叛也。爲管叔所愚耳。左傳曰。管蔡啟商。甚閒王室。逸周書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略卽以遇亂。略之略謂謀爲亂也。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政殷。竹書曰。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於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公於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此皆傳信之辭。可以參證。蓋管叔者。公之兄也。公爲冢宰。制政於內。康叔聃季皆爲正卿。而叔止寂處河東。監殷殷頑。當武王未崩之日。必已憤鬱於中。言之蔡叔。蔡有同憾。遂與之偕。此亂之所由始也。及武王旣崩。太子幼弱。雖以殷人篤母弟之法。叔未必無覬覦之心。乃公惟輔相孺子。攝政於朝。叔益銜之。遂流播訛言。謂公與武庚將作亂叛。周公爲內應。此卽當日之流言。見周本紀及衞世家。更陰結蒲姑奄徐之屬。使奄君構武庚舉事。見書大傳。計將以此傾公。使武庚必出於叛。以實其流言。可以從中觀釁也。流言發將。則封周必防之。而嫌疑叢出。此陰追以叛也。奄君蒲姑之勸。此明誘以叛也。故孟子曰以殷。左傳曰啓商。及成王元年秋。武庚果叛。周公果去。管叔自矜得計。遂於二年。不奉王命。竟遣淮夷徐戎。遂脅入殷。託名討叛。而不伐武庚。先於公之封國逞其私憤。於是叔之逆迹始彰著矣。故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書曰。二年則罪人斯得。不奉王命而舉兵。不討武庚而伐魯。非叛而何。王旣知罪在管叔。此時疑公之心大半消釋。公因爲詩以貽王。欲王及時討亂而造周也。迨風雷示警。悔泣逆公。公乃卽奉王命。大合諸侯之師。伐殷討罪。逸書作雒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此之謂也。蓋作師旅卽在二年逆公後。殷潰降辟。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皆在三年矣。

我之弗辟。辟字。從馬注鄭注解作避字爲是。居東二字。古無確解。墨子云。辟三公。東處於商蓋。耕柱越絕書云。辭位出。巡狩於邊。蔡邕琴操謂奔魯而死。馬注鄭注謂避居東都。釋文。鄭又謂居東國。豳詩正義。王肅注云。居東洛。書正義。僞孔傳謂卽東征。蔡傳謂居國之東。僞申公詩說謂避居於魯。諸說惟蔡傳近是。以經文證之。東乃東山。卽詩之我徂東山是也。東山雖不可確知其地。而雍州之境。東至華山。去鎬京二百餘里。公之居東。當在此地。所謂處於境上待罪。以須君之察已也。蔡傳云。居國之東。亦卽此義。我徂云者。言其始出。謂元年秋也。我來云者。言其旣歸。卽二年秋也。古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周公雖出居於東。猶有師旅

之衛。故公於歸時勞此軍士。公之此出。實閱三秋。二年。王雖親逆。公見王於郊。卽往東征。未嘗返國。及三年。殷潰降辟。討及熊盈。始振旅歸鎬。故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序亦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蓋諱言公之居東。故悉以東征三年統之。其實居東始元年之秋。終二年之秋。東征始二年之冬。終三年之夏。至三年秋。使歸於鎬矣。見竹書。　朱子詩傳。雖用孔傳僞說。其晩年與蔡九峯手帖。謂當從鄭注。且悔前與董氏書從古注之誤。故蔡氏金縢書傳多用鄭說。詩傳必時已刊行。未及改易耳。周書之又作歸旅。謂前已征武。今復以牙璋起諸侯之師共討叛也。前侯、卽大誥之多邦友邦也。

秦漢以來。傳此事者多誤。蒙恬伏生之說。晉衛世家悉載之。蒙恬、揃爪、奔楚、反公之說。出於蒙恬。今見列傳。管蔡疑周公爲亂。周公奔楚。始有風雷之警。新逆二節。是改葬周公。命魯郊祭。本於伏生。今見集本尙書大傳及漢書梅福張奐周舉傳注。　又謂弗辟是不避居攝之位。居東卽東征。罪人斯得是已得武庚管叔。此皆古文家舊說也。班固謂史記載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班固以周公東征爲三公出巡述職黜陟。見白虎通義。　鄭注以罪人爲周公之黨屬。見詩疏。　僞孔傳以弗辟之辟爲降辟三叔。昔人嘗疑而駁之。不具論。

奄人未嘗屢叛

奄人止成王初年與淮夷叛周。至成王三年。周公誅武庚管叔後。始移師伐之。大傳所謂周公攝政三年踐奄。鄭注所謂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也。見正義。　至四年。成王又親征之。遂滅奄。五年春。遷其君於蒲姑。夏五月。王遂歸於宗周。命殷命遷於洛。作多方。竹書曰。成王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此與周書、多方、多士、及書序之文皆相應。後出孔傳謂成王卽政。奄人又叛。多士之昔朕來自奄。是周公三年伐奄事。殊誤。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言有天下之始也。伐奄三年。討其君。言用兵戡亂之終也。蓋自伐奄後。周公不復用兵矣。

多方多士召誥洛誥說

多方乃成王五年事。多士、召誥、洛誥、乃成王七年事。四篇事本相因。舊說多誤。胡氏宏　謂多方當在多士前。蘇長公謂康誥篇首四十八字乃洛誥之脫簡。此於經文事實最合。蓋多方是成王五年。王歸自奄。命殷民遷洛。誥誡之詞。故篇內云五年五祀。是時東都雖未作。而武王於克殷後。已升汾望邑。規擬營度。有都洛之心。見逸書。史記。　故左傳曰。武王遷九鼎於洛邑。及周公旣奉王命。遷殷民於此。隨又營定下都成周之地。蓋公成武王之志。知瀍西之地將以建都邑朝諸侯。不可令殷民充斥。故於瀍水之東又營爲下都以居殷庶也。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竹書紀年曰。成王五年。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此之謂

也。洛邑云者。卽本武王之度邑爲詞。營之云者。止規擬相度耳。至成王七年。欲竟成之。故二月二十一日乙未。王以其事告廟。命召公先往相宅。三月五日。召公至洛。卜定王城之位。越三日庚戌。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攻五日而位成。時三月之十一日也。十二日乙卯。周公亦至於洛。徧觀召公所營定之位。卜之而果吉。又卜五年所營成周之位。亦吉。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卽此事。洛誥之大相。卽召誥之達觀。　二卜並吉。故十四日用牲於郊。十五日社於新邑。此因王城郊社之位。召公業已攻成。故今分日祭告而釁成之也。至明日十六。乃又以庶殷攻位於成周。洛誥脫簡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者。是其事也。蔡書孔傳謂此初基卽召公攻位洛汭之事。大誤。洛汭之位於三月十一日已成。明日周公始至。則王城之位非周公十六日成之可知。至於大興功作。又在二十一日甲子後。則十六日之初基非興作。又可知。蓋下都之地。周公向止規擬。未卜其位。召公至洛。又止攻洛汭王城之位。而未及下都。後周公繼至。於十二日旣並卜之矣。甲子以後。庶殷丕作。且並營二城。其下都之位。究不知於何日攻成。則脫簡十六日之初基。其卽謂下都。可見召誥洛誥二篇多互文見義。未可以越七日上略此一役遂疑之。　成周之位。當亦四五日而成。旣成。遂自王城遷殷民於此。而作多士。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序曰。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紀年曰。七年三月。召公如洛度邑。甲子。周公誥多士於成周。遂城東都。然則公之誥多士。卽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矣。甲子以後。乃大築二城。召誥曰。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洛誥脫簡曰。乃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此卽言大築二城之事矣。考案四篇文義。及周秦以前之書說。皆無異。後人自亂之耳。

比事臣我宗多遜

蔡傳解多士篇。用吳才老裨傳之說。與經文事義甚合。惟解比事臣我宗多遜句。猶牽就僞傳。未見脣迹。予謂此句亦指已能者言。比者。近也。我宗。卽周公召公也。多遜。卽指其攻定二城之位也。下節時命有申。謂前已命之遷洛。今復申此命。使遷成周耳。書序成周旣成一語。是言其位成。非城郭旣建也。蔡傳以此語爲繆。未確。

洛誥本義

洛誥一篇。昔人多苦難解。蘇長公書傳。謂首簡四十八字脫在康誥前。朱子書說。陳氏書傳。傑　謂罔不若時及戊辰下亦有脫誤。其說最是。蓋王於七年春命周公作洛邑。二月乙未告廟。命召公先往相宅。公於三月乙卯亦至洛。達觀而枚卜之。皆吉。至十六日初基後。遂以二城之圖及吉卜之頌使人獻之於王。王得圖卜。亦使人以秬鬯二卣報公。計鎬洛相去七百里。伻來當在四月。此時庶殷旣已丕作。周公咸勤。於是公留召公監其事。而已將復命於王。脫簡曰。乃洪大誥治。此卽公於咸勤之後。乃行歸於周。以洪大之誥誥王以自時中乂也。召公因公之歸。取庶邦之幣。因以陳戒於王。旅王若公以下。卽其辭。史臣紀之是

爲召誥.庶邦冢君卽侯甸男邦伯之衆民卽工大會於洛者. 公旣至鎬.復命王所.乃述言其至洛之日及卜洛之事.方說及獻圖獻卜.其誥未畢.而王卽拜謝之.求公之誨言.於是公乃陳告戒辭.謂王當自往新邑.悖敍典禮.祀功識享.以正百工.朝諸侯.又明其不能同往.欲從此退老之意.王見公有退志.且言敍禮之事.於是卽以制禮留公.言公欲予小子揚文武烈.和四方民.以咸秩禮事.予謂惟公德著此.若予小子.惟夙夜毖祀而已.此後惟仰賴公功.罔不若此時之篤棐也.此上皆公與王在周京誥答之辭.其時當在夏之四五月.王曰公予小子其退以下.乃王至東都.朝諸侯於明堂.祭畢將歸.以制禮之事留公於洛.謂四方皆已迪治.未能定宗守之禮.亦未能敉公之功.惟公理我後事.監我百工.保文武受命之民.成其治以爲我輔也.及將行.又曰.公定.予往已.惟公所作之事.四方無不欲奉樂從者.公必無退老以困我哉.我惟無斁於公之康事.公當制禮而勿替其刑.四方其庶以世享矣.此因公明農敍禮之言.王復懇詞留公.且命以制禮也.公因王之辭留.乃許以不退.王命予來四句.卽述言三年以後仍命公攝政之事.此與上王如弗敢其命定命二句相應.蓋允與承皆繼續之義.梁闇三年之攝政.所以保天命也.三年後仍復攝政.故曰允保.曰承保也.孺子來相宅七句.謂王之來東都朝諸侯也.此皆言其已然.予旦以多子六句.此許王以留洛制禮也.制禮言多子御事者.周官卽周禮.禮必在官者奉行.言答其師者.天下旣定.衆皆觀望制度.制禮所以答之也.伻來毖殷以下.此因王言未敉公功.故述前日秬鬯之賜.過於優寵.遂祝王以萬年.使殷民永懷王德也.戊辰以下.乃史臣記事之辭.按長曆.是年三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月二十九日.閏七月. 十二月晦日.皆戊辰.庶殷之丕作.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城郭朝廟宮室廬舍.嘗歷數月工始竣.然後王如東都.劉歆三統曆.鄭注僞傳.皆以此戊辰爲周正十二月之晦日.卽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也. 劉謂王以此日在新邑烝祭.以周正歲首之朔日己巳.謂夏正之十一月朔.周正成王八年之正歲首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武.告封周公.後鄭謂王以此日至新邑.以明月周之正歲烝祭於文武.告封周公後.蔡傳以此十二月戊辰爲夏正.謂王以此日烝祭於文武.告周公留後治洛.又留洛七年.淇案.商周改正不改月.諸言周正者皆誤.周禮.烝以仲冬.祫祭七廟.牲用太牢.今謂烝在孟冬季冬之晦.止祭文武.用特牛.亦誤.魯之始封.不在成王時.則蔡傳已辨之矣.蓋此篇罔不若時下.實有脫簡.脫去王如東都朝諸侯祭廟等事.故伏生洛誥傳有諸侯助祭之文.毛詩序亦言之. 戊辰上亦脫某月字.王在新邑.乃王至新是之訛.烝祭歲者.謂王之祭廟在周之正歲也.必脫簡止言祭廟.或有日無月. 又謂王以特牛祭於文武.告周公留後制禮.此在十有二月.又統記之曰.凡此皆在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蔡傳謂周公又留洛七年.亦誤.大傳.竹書.皆謂七年

致政.三年後.周公老於豐.

此時東都新作.成王始莅明堂朝諸侯.故曰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此次之朝諸侯.卽逸書禮記所載明堂位也.

召公

經典釋文.謂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卽召公封燕事.顧氏日知錄從其說.非是.燕乃燕山.在今玉田縣.薊乃薊邱.在今宛平縣.地之相去幾三百里.不得因燕之後入幷薊而遷都之.遂以召公爲黃帝後.周書祭公篇.王曰.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韓詩外傳曰.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夫穆王稱之曰祖.召公稱文王曰先君.此其世次可知.右史考謂是周之支族.論衡謂是周公之兄.壽百八十歲.風俗通云.召公壽百九十餘歲.帝王世紀謂召公是文王之子.竹書紀年云.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以年數計之.召公壽應百五十餘.蓋周公之庶兄也.

畢公

畢命之說.書序及三統曆文皆殘缺.不可強解.後出尙書謂是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事.其呼畢公曰父師.最爲奇突.案左傳.公爲文王子.武王弟.公於康王.乃祖屬也.祭公於穆王爲祖列.故穆王呼曰祖祭公.晉文侯於平王爲父列.故平王呼曰父義和.微子呼箕子爲父師.亦因微爲紂兄.箕爲諸父也.蓋凡父字在上.皆是親屬.父字在下.其義同甫.始是尊美之稱.如尙父、仲父、伯冏父、仲山父之類. 畢公之稱父.其何謂乎.且世閱三紀.經數聖之化.猶然怙侈滅義耶.公於周家爲老成.親則祖屬.土不能咨諏善道.設誠而力行之.而反諄諄然教誨之乎.

蚩尤

書曰.蚩尤爲始作亂.史記引湯征曰.蚩尤與其大夫作亂.馬季長書注云.蚩尤.九黎君名.鄭康成書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應劭漢書注云.蚩尤.古天子.郭璞山海經注云.蚩尤卽炎帝.愚案逸書嘗麥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於少昊.以臨四方.黃庭堅謂四乃西字之訛. 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又史記篇曰.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幷兼無親.智士寒心.徙居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管子地數曰.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水出.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孫子行軍曰.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魏武帝注云.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者.文子上義曰.赤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山海經以蚩尤死處爲凶犂之邱.國語韋注以九黎爲蚩尤之後.見書疏.今無.注.宋忠世本注以蚩尤爲神農臣.合諸說推之.蓋蚩尤本神農氏末帝之諸侯.尸子.呂覽皆曰.神農氏十七世而有天下.其末帝則或因曰帝臨.世

（說曰。倫同。）國於黎者。入爲上卿。復出爲二伯。貪鄙無厭。（三朝記曰。黃尤、庶人之貪者也。庶人、頑奪人。非庶民之謂矣。）并兼諸侯。康成所謂霸天下者。此也。迨後逐帝涿鹿。僭號登封。故曰古天子。曰赤帝。曰炎帝也。（史記封禪書。神農後別有炎帝。即蚩尤之僭號。見路史。）由此悟大戴記所謂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者。赤帝即是蚩尤。蚩尤本亦神農之後。（見陸稼書選甲。）故涿帝自立。仍曰赤帝炎帝也。史遷作五帝本紀。謂黃帝先伐炎帝於阪泉。後伐蚩尤於涿鹿。誤矣。阪泉、涿鹿、本是一地。（太康地記曰。阪泉在涿鹿城東。括地志曰。二地皆在嬀州。今保安州涿鹿縣地也。）且當尤逐炎帝時。炎帝方就黃帝而謀。若因其危而擠之。古何以稱黃帝乎。統觀諸說。是黃帝之有天下。實取之蚩尤。非取之末帝參盧也。（書緯以三苗爲蚩尤。見後漢書張衡傳。此因九黎在蚩尤後。三苗是九黎後。故以其國之名氏之。又黃帝六相中別有蚩尤。爲當時之官。見管子。此即兄弟九人中之善者。其子孫即少昊時之九黎。顓頊時之六王黎也。）

書序殘缺猾亂

司馬子長。劉子駿。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皆謂書序是孔子作。朱晦庵。蔡九峯。謂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有與經文相戾者。非孔子作甚明。淇案。書序乃周末經師解釋篇目。轉相稱述。著於簡册者。伏生遭秦滅學。并藏壁中。漢興。求之。朽折散絕。亡數十篇。止得經文二十八篇。序文一篇。即史記漢書所謂得二十九篇者是也。王充、傅瓚、謂當時以二十八篇象列宿。其一象北斗。（見論衡正說篇。漢書劉歆傳注。）蓋其一即書序也。簡出壁中。不能無殘缺。（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洛誥之首簡脫在康誥前。五紀之傳文脫在庶徵後。皆是。）則序亦可知。不然。如伯禽唐誥並見左氏春秋。縱使孔子刪書。何敢去魯之策命。故書緯謂古書三千四百二十篇。孔子刪之。存百二十篇。緯說固不足憑。而百二十篇之說可信也。趙岐孟子注亦云。古書百二十篇。（緯說見書序正義引鄭康成書論。）揚雄法言始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此就序之殘缺者爲言。其實不止於此。（詩三百五篇。而孔子曰詩三百。班氏之言。亦止舉成數。然伏生所傳序文。備此百篇矣。）至其次第之猾亂。史記。僞傳。及馬鄭之注。人各不同。必從一人之說。依次訓之。古事必多乖舛。故康誥、多方、成王政、昔人已疑而辨之。而其實當釐正者不止於此。如夏社一篇。當從史記殷本紀。在典寶之後。咸有一德。當從史記及鄭氏注。在湯誥之後。史有大戊而無伊陟。盤庚三篇。謂作於小辛之時。此則與鄭注梅書背異焉。洪範。當如鄭說。次於武成。（史在分器後。）旅巢命。當從紀年。次於洪範。康誥當次於分器。酒誥當次於旅獒。成王之時。當首金縢。大誥次之。其後則微子之命、梓材、無逸、君奭、成王征、將蒲姑、多方、多士、召誥、洛誥、立政、周官、蔡仲之命、賄肅慎之命、歸禾、嘉禾、君陳、亳姑、至顧命。而成王之書終矣。費誓雖成王時書。乃侯國之作。當如梅傳。前於秦誓。予嘗考之古籍。爲詮次之。謹著於後。

考成湯伐桀。敗之鳴條。桀奔三朡。湯師從之。始放桀南巢。夏社。是放桀以後屋夏社時所作。序文明云。湯既勝夏。則此在典寶之後可知。咸有一德。禮記緇衣篇引之。作尹吉。尹吉者。尹告也。鄭注謂即此篇。其言似確。蓋湯即天子位後。伊尹陳納戒辭。欲君相一心永保天命之意。史記及馬鄭皆以此次於湯誥後。自不可易。武王以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子勝殷。十二年正月。立紂子祿父。夏四月。以箕子歸。遂經理庶政。此下距十三年止數月耳。王於是而訪洪範。未爲遲滯。故曰洪範當如鄭說。至分器之時。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矣。竹書紀年曰。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於太廟。遂大封諸侯。據此則旅巢命在洪範之後。分器之前。又可知。康誥當次分器者。康誥一篇。皆武王之言。故胡氏（宏）朱氏（熹）蔡氏（沈）金氏（履祥）皆以爲武王時書。班固白虎通。以康爲采。馬融尚書注。以康爲國。宋衷世本注。王肅尚書注。皆謂叔自畿內之康徙封衞。今按通篇文義。皆是武王誥以明德慎罰之辭。是蓋大封之時。王封之於康。使爲司寇之語也。所謂東土。即指康巳。故曰當次分器。酒誥當次旅獒者。周有天下。西戎入貢。舊說皆謂在十三四年。紀年曰。十五年。初狩方岳。誥於沬邑。今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盡執拘以歸于周。據此。則酒誥一篇。明是十五年王狩至沬。命司寇封誥誡之辭。觀執拘歸周一言。其情事尤合。故曰當次旅獒。成王之世。當首金縢者。武王既喪。三叔流言。成王元年。武庚果叛。公出居東。明年。王啟書悔悟。出郊親逆。史臣述其事作金縢。王雖逆公。公不即歸。乃承王命征武庚。作大誥。此成王二年事也。武庚既誅。王乃命微子爲上公。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梓材。左傳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封於殷虛。逸周書曰。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竹書曰。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於衞。即謂此。（梓材篇多錯簡。王啟監至厥罔攸辟一段。及今王惟曰以下。皆臣告君之辭。簡錯於此。餘乃誥康叔之言。欲其慎刑。並撫此七族也。）初。周公東征。必召公太公攝冢宰事。及此年公歸。王已釋服親政。公因作無逸以戒之。戒必嚴於初服。故詳序三宗文王享國之年。及殷後王不克永年之故。欲王之勤政以久立也。王見公歸。自懼家之多難。無德以堪。仍命公攝行王政。公因奄夷未靖。多方未寧。主少國危。遂承受王命。仍踐阼負扆。立相於後。召公以爲非禮之宜。欲自引退。公明其義以留之。作君奭。此皆成王三年事也。（序云。召公不說。其因三年

之元保非禮之宜。故欲自引退者。成王業聞雖。冢宰攝政。乃古人定制。何不悅之有。說見燕世家。）四年。王師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鄭康成以此爲三年事。據竹書。則四年也。蓋三年周公伐奄。四年王親踐奄。五年遷其君於蒲姑。此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也。（三年周公伐奄。見大傳及紀年。）遷奄之後五月。王來自奄。遂遷殷民於洛邑。作多方。多方篇內。亦有五年五祀等文。故蒲姑、多方二篇。皆成王五年事也。考殷之餘民。其遷三處。三年。遷七族於九畢。使康叔君之。五年。遷庶殷於王城。七年。由王城遷成周。使王臣撫之。又使三亳阪尹監之。至八年。遷六族於魯。使魯公伯禽撫之。左傳所謂因商奄之民。商民。即此六族是也。王之七年。召公周公往營洛邑。三月甲子。遷殷民於成周。作多士。庶殷

丕作後。周公將歸復命。召公因公以陳戒於王。作召誥。公既復命。十二月。乃致政於王。王以留公制禮之非冊告於廟。作洛誥。此皆成王七年事也。立政。周官。乃周公制禮之大綱。周禮、儀禮。其細目也。此皆在七年致政後。紀年謂八年。遷庶殷於魯。作象舞。九年。初用勺。肅慎氏來朝。然則立政周官及賄肅愼之命。皆作於八年九年。已。蔡仲之命。其年無可考。史記謂周公言於王。使出就封。則亦成王時之書也。鄭氏附於穆王時。未免過遠。歸禾、嘉禾二篇。序謂在周公居東之時。此說實誤。按。公之居東。在成王二年。古尚書說。謂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是此時年十五矣。叔爲王之母弟。班在邢叔後。多亦不過十三。且斬焉在衰服之中。王猶不敢親政。謂叔一渺小童子。豈遠離喪次。往就封邑乎。況國語謂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克商六年而武王崩。若成王二年封晉。是歲在豕韋。非大火矣。蓋序內東字係豐字之訛。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此卽謂七年致政後制禮作樂之三年。實成王之十年也。紀年曰。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周文公出居於豐。十一年。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於周文公。此與天象事實俱合。故二篇當移於此。君陳。乃成王十年。周公制禮畢。退老於豐。王命陳分正東都。繼周公之職而作。無論君陳是否周公子。此篇皆當在成王十年。序在周公既沒後。此序之誤也。亳姑。卽周公沒於豐。王葬公於畢。祭告之辭。顧命。則王立三十七年。傳位康王之命也。書之次序。假當如此。出壁時殘缺混亂。故漢儒傳之各不同耳。

介菴經說卷三

毛詩

詩有體律定於樂正

言之成文而合律者爲詩。詩字从言从业从寸。書曰。詩言志。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古文詩作䛇。又加寸者。寸。付也。有法度可付也。詩之法度。卽音律也。故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樂記亦曰。聲成文謂之音。識其文而肆之覆之、爲誦。因事而誦之、爲諷。長言以誦之、爲詠。詠而搖曳之、爲謠。琴瑟以詠之、爲歌。播之管弦。被之金石焉。爲樂。樂之歌詞舞曲。皆詩也。詩有六體。土音爲風。正聲爲雅。正聲之可歌可奏於郊廟者爲頌。風之中。有雅頌焉。雅之中。有大小焉。風雅之中。有正變焉。風雅頌之中。皆有入樂不入樂者焉。此皆音與器之度數離合鉅細正趣有以定之。雖詩之不入樂者。亦皆諸於絲肉而可歌。故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蓋合者。其入樂者也。不合者。其僅可絃歌者也。此三者。詩之大凡。賦與比興。則人之感以成詩者。有此三體焉。音調之說。詳見戴埴鼠璞。宋儒謂正風正雅三頌皆入樂。今案漢廣以下三篇、甘棠以下九篇、關雎以下四篇及魯頌。古人皆不云入樂。盟雅之采菽。韋昭謂是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古制。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天子巡狩。

則邦國之大師陳詩。皆大司樂論定之。以著其素、素、卽詩之本體。或爲風或爲雅者。其諧於音律者。付於樂師。以教國子。否則去之。書傳之余謠、大謠、中謠、小謠。卽古之音調。皙陽、南陽、初慮、朱干、谷落、歸來。卽虞舜時列國之風。招箴、肆夏、教成、大唐、卿雲。卽韶之樂章樂歌也。周制。於巡狩之九歲。屬瞽史聽聲音。亦陳詩之制。蓋大行人屬之。大司樂聽之。以定其去取。與有虞同制也。漢書食貨志。杜預左傳注。以遒人之循路爲采詩。此則誤耳。

房中之樂有鐘磬

王肅謂房中之樂絃歌而不用鐘磬。與燕禮鄭注說同。侯苞韓詩翼要。謂房中之奏有鐘磬。鄭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爲王后房中之樂、正義以鵲巢采蘩二篇爲諸侯夫人房中之樂。愚案。凡樂以鼓爲君。以鐘磬爲節。琴瑟以詠。止可謂之歌。不可謂之樂。旣云樂矣。非徒絃歌可知。且關雎之詩曰。琴瑟友之。又曰。鐘鼓樂之。則侯說爲是。但鐘鎛巨響。亦非房中所宜。周禮以房中之奏爲燕樂。燕之樂章。於二南雅頌各有所取。鄭注惟以房中之奏爲燕樂。非是。磬師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然則房中之樂。擊編鐘矣。

南豳雅頌各有所宜風詩之中亦有雅頌

南是樂音之名。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左傳吳季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此與豳風七月一篇。爲風詩之正。其次訂於周公制禮之時。與正雅三頌入樂諸篇。皆可協於金石、舞於箾籥者也。其用則各有所宜。豳宜於農。籥章掌之。其樂有土鼓葦籥。南宜於鄉。大胥掌之。其樂有笙磬建鼓。二南非房中之奏。亦無編鐘。故儀禮鄉飲鄉射俱不言鐘。雅宜於朝廷。磬師笙師掌之。其樂有舂牘應雅。頌宜於郊廟。鐘師鎛師掌之。其樂爲金奏。蓋八音惟金石最重。卿大夫判縣。奏鄉樂而以磬節之。不得用雅。諸侯軒縣。用舂牘而以鐘節之。不得奏頌。惟天子宮縣。得以金奏。且上可兼下。故天子諸侯可以奏風詩。周官言豳詩豳雅豳頌。卽謂變其器節各以其樂奏之也。猶之鵲巢、采蘩、采蘋、騶虞、皆風也。而大戴禮投壺篇謂之雅。周禮。凡王之射。鐘師以金奏之。亦卽此義。鄭氏之三分七月。朱子謂雅頌內各有豳詩。皆誤說也。春秋時。魯人請頌於周。齊作大呂。楚作巫音。晉人以金奏肆夏。樂於是乎失所。

關雎當從序說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與詩詞論語皆合。蓋詩卽太姒所作。欲求美德之女。使爲嬪御。以襄內治。與之共事文王。故求而未得。寤寐以思之。求而旣得。燕享以禮之。虛公正大。樂善愛才。此后妃之行所以侔乎天地。可以奉神靈而統萬物也。若以淑女指后妃。謂詩係宮人所作。此時姒莘有女年未及笄。公季卽爲其

子遣使求婚。偶有未諧。何至思不成寐。且窈窕二字安卽見其德侔天地乎。

衞無兼幷邶鄘事

三監之中有霍叔。此經之明文。無可疑者。（漢書志及晉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其分監之地。卽邶、鄘、衞是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邶、鄘、衞、皆武庚之封土。其國都則近邶。武王使三叔處此者。王封祿父爲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待以客禮。使爲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爲之監。並非曰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之立。三叔及武庚叛。周公不得已而東征。於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爲之長。後世子孫幷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篇曰。爲之歌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以邶鄘屬於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人於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於殷。大公至正。絕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淪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義。而卽以風示後之不靖者。

武庚三監之地無定說

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民。孔晁於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又云。東、謂衞。殷、邶。鄘。霍叔相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詩譜曰。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又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服子愼、王子雍、皇甫士安、竝云鄘在紂都之西。鄭夾漈則中衞南鄘東邶。伯厚則南邶東鄘北衞。九域志謂武王立祿父在觀扈地。路史亦謂武庚封邶卽酒邑。今滑之白馬。此宋以前諸說之不同也。案、經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實封於鄴南之殷可知。此時商之宗廟在殷。卽周書曰。俾守商祀。（廟社在殷。而紂居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逸書曰。侮滅神祇不祀。）孔注鄭字乃鄘字之譌。卽謂殷也。詩譜之紂城。以朝歌言。北謂之邶。東謂之衞。自是定解。惟南謂之鄘。不如服王皇甫之說爲確。朝歌之南。迫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卽漢之殷城。）書曰。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漢志又云。以邶封武庚。蓋一監處東。一監處西。邶近殷都。霍叔處之。實與武庚共地而理。（殷都在紂城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邶。孔注亦云。霍叔相祿父也。惟其共地而理。叔受其制。故叛周降辟。霍從末減。書云管叔相者。乃諸侯之命卿。在下車之始。注云霍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監。在旣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初。）

衞地考

殷商以前。河內無衞名。衞本殷之封國。姚姓之故字也。其地在斟觀氏之墟。不在河內。（見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後。命百弇以虎賁伐衞。滅之。（見周書世俘。）始邑管叔於此。故周書曰。建管叔於東。孔注云。東、謂衞。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其監使所駐。則衞之故國也。（衞今曹州府之觀城縣。）詩譜謂商畿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又曰。東謂之衞。此實古義。至成王時。周公踐殷。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宇於殷墟。名之曰衞。自是以後。河內之地始有衞公。故漢書地理志曰。朝歌、紂所都。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此卽言周之更名也。其地本名曰沬。（沬、妹、字古通。）周更之曰衞。因其俗淫侈。好爲靡靡之音。春秋之季。遂名之曰朝歌。東遷以後。衞有狄患。乃渡河而東。徙居楚邱。又遷於帝邱。蓋反其本矣。（孔晁周書注。謂正叔代霍叔。居邶。太平寰宇記。謂叔處衞侯。居鄘。此皆誤解左傳殷虛之說也。）

邁古窩字

考槃一詩。寬言其進退餘裕。邁言其深密退藏。軸言其盤桓不去。各有義也。毛傳改軸爲迪。鄭箋改軸爲逐。古人已嘗議之。邁則傳訓寬大。箋訓病意。韓詩作䙡。訓爲美貌。與上在阿之義俱不相蒙。考邁是窠之古文。見李登聲類。（今見一切經音義二十。）衆經音義云。窠、又作邁、䆿。蓋凡物木處者爲巢。巢之邃處曰窠。窠與邁俱有退藏之義。後世窩字从穴從過者。卽合窠邁二字而成者。邵康節名所居曰安樂窩。與詩義暗合。邁字从艸者。有隱蔽不易見之象。窠字从穴。亦取其深邃耳。此與阿之訓爲曲陵。義乃相副。

蒲字二音當從傳歗字之音當叶修

不流束蒲。傳訓蒲草。箋訓蒲柳。孫毓異同評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釋文云。二蒲之音。其異未聞。案周官曰。其澤藪曰弦蒲。鄭注云。蒲、或作浦。據孫評是謂鄭以蒲柳之蒲爲浦矣。故云許字相協。蓋許以午得聲也。然許國之許。說文作鄦。史記作鄦。皆以無得聲。與蒲之讀平聲者實叶。且卒章之義。謂蒲草之質輕於楚薪。此且不流。則其緩而無力益見。所以興王室之令。雖在小國。亦或不行。觀不與二字。詩人之言。婉而多風矣。

中谷之二章。韻脩以脩歗叶淑。集傳从之。案脩脩古字通。从攸聲。歗以肅聲。淑从叔聲。攸字、古今韻皆讀如由。無有从叔聲者。（筱从足聲。篠从筱省。）肅字古音近休。故詩書之繡讀秀。周禮之鏽讀搜。山海經之橚讀楸。下泉詩以蕭叶周。趙都賦以簫叶流。皆其證也。叔字古有收音。（今北平閩人猶有此音。）故春秋經。楚子使椒來聘。穀梁傳作萩。左傳。子服椒一作子服湫。（昭十三。）關椒、穀梁傳作關萩。陳風以椒叶荍。毛傳曰。荍、芘芣也。蓋芘芣二聲合之卽爲荍。故說文。荍从艸收聲。又云。芘芣也。此皆音近收之證。

古文古韻

古有同文之制，有和聲之教，蓋五方之音，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脣齒喉舌各有所偏，隨地轉移，漸差漸遠，至有同此一語迥然各異者，此之謂土音方言，不能盡人而齊之者也。然語言不可以強同，詩歌不可以弗協。周禮保氏教六書，太師教六詩，大司樂教樂語，此同文和聲之達於邦國者。故三代盛時，六書亦有古文今文，六詩亦有土音元音。古文卽前代之之流傳，今文卽天子所考訂。土音卽列國之風謠，元音卽雅頌之正聲也。文則盡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此同文和聲之著於王部者。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天下而無不同，音則各隨其方，以律叶之，其合於正聲者，亦得列於雅頌。（不惟南豳雅有衛，詩頌有魯詩亦是。）不合於正聲而猶叶於律者，是爲風詩。詩字从寸，卽周禮所謂以六律爲之音也。（不叶於律者雖獻之瞭之，不列於風。）然則成周之時，書必同文，詩皆有律矣。自是以後，宣王時有籀文，幽王時有省古文。（見十體書斷，卽晉書帝紀所謂小篆古書也。或謂小篆始於秦，非是，秦之篆文專用此耳。）至隸楷行，而科斗之書遂廢。自漢以後，孫炎章昭作翻切，周彥倫沈約論四聲，至律韻行，而五音之諧不備。許氏說文，氏韻補，於古學頗有埤益，然得失參半，不能盡從其說矣。

說文九千餘字，諧聲者過半，引諸經文字亦多不同。蓋兩漢以來，經師異讀，字益繁多，不盡古文古義也。古時字少，用多假借，如高山仰止之仰，卽人涉卬否、瞻卬昊天之卬，卬乃昂之本字。（卷阿之卬卬。）借爲自異之稱，及瞻仰之字也。說文謂卬从匕从卩。（卪古節字。）匕者，相與比叙也。从反人。又云，皁匕爲皁，匕卩爲卬，同爲高義。淇案，匕乃象形字，卽詩之有捄棘匕，借作比附字，皆有就下之義焉。从匕从卩，乃古文卽抑二字。山海經曰，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卭下地。韋昭注國語引之，謂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此其證已。卬字古从匚（古匸字）而舂其上，匸之所受者過盈，則上必昂起，要之以卩，高而不危矣。卬之爲昂仰，卬之爲卽抑，其義可以互譯。昂仰卽抑字之音義皆出匚匕。說文謂印从匕卩，抑从反印，卽字从皀，非是。

早匕爲卓之說，亦未明顯。案古文卓作𠦝，从上从日从乇，日上當乇，卽卓午也。當乇當陽，卽卓立也。乇亦聲。（急氣讀之，乇卽卓音。）今倬晫綽逴等字从之。說文作𣅀，从匕从日从甲，日在甲上爲早。（甲，東方。）又比次而進，卽高明之義。此以早爲聲。今悼淖踔倬等字从之。蓋經師異訓，形聲各殊，古文止通作𠦝，借作倬晫悼淖綽踔逴罩等字，隸始省作卓耳。卓有高明著大超遠特絕等訓，皆是日上當乇之義。日之上也遲遲，故又有和緩意。當乇則正中，故又有中立下冒之義。凡字从卓者，義不外此。（說文卓亦字作䪼綽从素从卓，又引詩云烝然䪼綽，皆經師之異文。）雖無偏旁，以上下文義證之，皆可意會。毛詩悼字从心，綽字从糸，罩字如网，餘皆作倬。韓詩云，䪼彼甫田。有晫其道。說文引毛詩云，烝然䪼䪼，此皆字之異訓，非經之本文也。卓已从日，何必更加日旁。（說文無晫字，有焯字，謂卽周書灼見之灼。）倬字从人，何與道田天漢。經之本文，應是卓耳。麗姬之子，幼弒於次，故晉世家稱悼子，秦本紀、齊世家又作倬子、淖子。

春秋經止作卓子。莊子云，吾跂一足，踔踔而行。釋文引李頤本作跉卓。史記扁鵲傳云，踔行殊遠。漢書作卓行。角弓之綽綽，楚辭作卓卓。楊億談苑云，咸平景德中，主家請婦秀倚卓。今世俗作椅棹，此皆古文作卓之證。漢之說詩者四家，經之古文，多加偏旁，改从後世之字，爰有倬晫悼綽䪼焯罩棹等文。如甫田一詩，毛知卓與倬晫古通，故字从倬，而義从晫。傳曰，明也。（以後世字論之，明乃晫義。）韓知卓與罩箌古通，故字作䪼，而義从罩。傳曰，卓也。韓傳之卓，卽經之本文。韓氏解爲罩字者，一切經音義云，罩古文作䈇、箌，此韓之所以改卓爲䪼，而傳仍訓曰卓也。（因云䪼彼者，詩其經界從標假罩。）䪼乃罩之別體，非古文。古文止是卓字，增之作罩箌䈇，又轉爲[illegible]，故爾雅曰，䈇謂之罩，其實一也。（毛傳與爾雅同義，說文罩作䈇，䈇乃魚游自得之皃，又訓浀浀爲魚游水皃，皆非毛義。）此䪼字與爾雅从艸之䔥絕不相涉。白玉篇引韓詩以證爾雅，釋文乃誤䔥作䪼，邢疏从之，王伯厚遂譏郭景純未見韓詩，實皆誤耳。釋文引說文曰，菿，大也。是爾雅菿字止从艸，無从䪼者。今說文云，菿，艸大也。菿艸倒皃，此二條疑亂之本，殊不可从。（古文之見於詩者，如蝴作虛，䬝作刀，舫作方，䨲作甲，蔓作匽，無作亡，亞類尚多，說文所引不盡毛詩。）

古經多韻語，見於詩者實繁，漢儒多辨古音，見於說文从聲者尤著。他如周秦諸子、漢魏詞章、劉熙、高誘、鄭康成諸家傳注，於古韻皆資考證焉。吳氏韻補，多取證於辭賦，周以前惟許詩騷，未免疏漏。且義與字之形聲相附，文以音之通轉而繁。如不之爲丕、爲否、爲音，轉爲專、負。田之爲佃、爲畋、爲陳，轉爲農、陣。台之爲胎、爲怡、爲郃、爲鮐，轉爲嗣、懌、懿。能、西、先，聲相近，故曰鮮方、遷方。南、男，聲近壬，故曰任邦、任國。害从匃象，故史不紀曰畮匃。（見吳帝紀，古文害字作𠂹，見三代鐘鼎。）風有分音，故禮鄭注曰，風，別。（見周禮士師注。）伯虎曰，明，猛也。幽，幼也。（幼古黝字。）孔子曰，乾，健也。坤，順也。蓋自有文字以來，諸聲最重，義卽从之。學者欲觀其會通，斯尤急務矣。孫叔然作切音，亦古學之一助。如不律之爲筆，邾婁之爲鄒，勃鞮之爲披，不可之爲叵。古訓方言，每多此類，可以知異名異稱，多是聲之緩急不同，音之分合所致，是亦考古之一法焉。然合二聲以定一音，其義必相證乃可。沈約等狃於近習，變棄古音，以四聲之翻紐律一切之文字。凡古書之正聲、雅韻、方言、土音，先儒之讀爲、讀若、緩氣、急氣、開脣、合脣等說，皆置焉不顧。如道从首聲，懷从囘聲，儀从俄聲，者从𣥈聲。（旅之古文與者同字，故者从旅聲。）讀華如呼，家如姑，玖如芑，友如以，來如釐，梅如麋，者如[illegible]，好如吼。今韻與古讀迥殊，且从者之字，猶是旅聲。从也之字，皆是匜聲。（也卽古匜字。）而者也二字乃同在馬韻。彼坡之从皮，何異於陂披，埃娭之从矣，何殊於涘俟。此等乃各分部類。至如从琴从肅从且从今諸字，或分屬三韻四韻至六七韻，此古韻之所以離析也。學者由韻補而上求之，其或庶乎。

經書歲字多謂當時正朔

鄭康成注尙書歲二月.及周官正歲.皆以爲夏正.詩箋解歲莫.改歲.又以爲周正.此兩歧之說也.按.經書凡歲字.除作年歲解.皆謂當時正朔.書之歲二月.卽唐虞之正朔也.禮之正歲.詩之改歲.卒歲.歲莫.逸書之正歲首.孟子之歲十一月.皆謂周之正朔也.夏以前無改正之事.故仲春爲歲之二月.鄭康成從緯說.謂唐虞亦改正.甚誤.

商以季冬爲正歲.周以仲冬爲正歲.周較夏差兩月.故十月謂之歲莫.又曰歲終.歲陽.爾雅十月爲陽.所謂卒歲者.卽卒此十月也.蓋九月卽應授衣.無衣無褐.先無以卒此十月.況一之日二之日乎.過此十月.歲卽改矣.是爲正歲.其朔謂之正歲首.其月謂之一月.周官.正歲.使百官觀治象.正月.使萬民觀治象.自上而下.由尊及卑.此自然之序也.淩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謂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之月水澤腹堅.此兩月之中.皆可取冰.故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爾雅曰.北陸、虛也.頒冰之令.始見於夏小正.夏時冬至日在虛.是仲冬長至以後卽可以取冰也.總之.湯武之改正朔.止改此正歲朔時.未嘗取四時十二月之名而亦改之也.其改者.卽周書所謂示不相沿一代之事.其不改者.卽周書所謂百王所同.不易之道.周凡宣王以前之書.言某月者.皆是夏時.其變文言一之日二之日及一月者.始是當時正朔.幽王以後之書.凡言某月.皆自仲冬周正起數.而歲與年始無辨矣.蓋幽王之時.失閏者再.仲秋日食.謂之十月之交.東遷以後.因陋就儉.沿其誤而不變.初且以之頒朔諸侯.故十月一詩及春秋一書.凡言某月.較夏時多差兩月.孔子修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上皆書王.孟子述王制.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係之以歲.蓋有微意焉.若曰.此之正月二月.乃時王之正月二月.非夏商先王之制.亦非周先王之制.雖係之春.而實非春也.此之三月.亦時王之三月.非三代先王之制.雖及於春.而實非三月也.此之十一月十二月.乃自正歲起數之十一月十二月.非果是古制之十一月十二月也.漢儒不辨此義.異說紛厖.誤矣.

伯益知禽獸之言子孫分世其術

詩譜謂伯翳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正義引漢志及賈逵蔡邕之說以疏之.未爲佳證.考益爲舜虞.若於鳥獸.受封於費.生大廉、若木.實分業其事.大廉之後爲鳥俗氏.能馴鳥.其元孫孟戲.鳥身人言.爲夏后主百鳥.後去之南裔.生羽民.周官夷隸.掌與鳥言.卽傳其術者也.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皇隨之.博物志亦記其事.孟虧作孟舒. 山海經曰.羽民國.其人長頰.身生羽.郭注引歸藏啓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太平御覽引啓筮曰.金水之子.名曰羽蒙.是主百鳥.蓋孟虧卽史記之孟戲.漢書作孟獻.羽蒙卽羽民.古韻民讀蒙也.金水卽金天.少皞氏之別稱也.此其子孫之主鳥者也.若木之後.世爲費氏.能馴獸.故費昌、仲衍、孟增、造父、非子、奄父、皆以畜御之事著名三代.周官貉隸.掌與

獸言.卽傳其術者也.史記以孟戲仲衍爲一人.實誤.孟戲仕夏.自是大廉之元孫.仲衍仕商.實是費昌之裔胄.鳥身人言者.乃孟戲非仲衍也.且大廉臣於夏啓.見墨子書.安有五百餘年其元孫尙在者.亦安有鳥身人言而能爲君御.天子又妻之以女者.漢書古今人表.以孟獻中衍爲二人.自爲得實.蓋秦之先以牧事世官.趙之先以御事開國.此其子孫之主獸者也.伯翳卽伯益.其異名耳.世本作化益、后益、漢書百官表作翳.人表作柏益.律志作化益.列傳作伯翳.晉百蟲將軍碑作伊益.皆形聲之轉也. 史記分爲二人.竝誤.

七月一詩備風雅頌三體

豳詩七月.合於正聲.乃周公陳王業告成王之時.在武王改正之後.故詩中歲字、及一之日二之日等文.皆言周正.小序中王業二字.卽國語所謂周之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者也.公劉以後.雖不復爲稷官.其所以治豳者.仍遵守前緒.不敢失墜.故周公陳之以告成王.猶書之陳無逸也.此詩以土鼓葦籥和琴瑟奏之.爲豳風.和笙簫等器奏之.爲豳雅.和鐘鎛等器奏之.爲豳頌.蓋卿大夫不得用雅.逆暑迎寒.牲用少牢.見祭法注. 卿大夫之事也.故禮不言豳.天子祈穀於上帝.祈年於天宗.凡有事者.祈年於田祖.諸侯不用金奏.故禮曰吹豳雅.惟大蜡之祀.天子躬親.故禮曰吹豳頌.箋由王氏嘗有此說.

鴟鴞

魯世家謂此詩作於東征旣歸之後.僞孔傳謂此詩作於旣誅三監未歸之時.解所以宜誅之意.鄭氏詩箋、書注、皆謂周公因流言避居東都.二年.王執其黨屬與知居攝者.將罪戮之.公作此詩以救其黨屬.在迎公東征之前.今案諸說.皆因金縢居東二語解者各異.故此篇說亦不同.予於書說已詳其事.蓋武王崩於卽王位之六年十二月.見周書竹書. 管叔流言在成王元年春.言公與武庚作亂.將攻周.而公爲之應也.見周本紀.衛世家. 誣衊之詞.史臣止約記其意.故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及秋.而武庚果叛.王大疑懼.公出居東.叔乃矜其計之已效.遂假討叛之名.命淮夷侵魯入費.旣挾命征伐.又不討殷.是管蔡明與武庚奄徐合謀欲傾周室.於是王與國人皆知罪在三監商奄之辟.而叔之謀始漸敗露.而王之疑公半亦消釋矣.當武庚果叛.王不能不信流言爲實.惟公之果否與謀.猶有疑惑.及公出居東.王之疑懼已爲少釋.今得知與武庚合謀者乃管蔡徐奄之屬.又加兵於公之封國.故王之疑公大半消釋.蓋此必召公太公之調護於其間.有以啓王心也. 公因王心漸明.尙無東征之命.故作此貽之.欲王之早平殷亂也.此卽周書於後.詩序救亂之義. 詩之次章.乃一篇主義.首句迨字.又一章主義.卒曰.或敢侮予.其意尤爲婉至.蓋及此時.君臣一德.共濟大艱.其誰敢侮之.否則遲疑曖闇.叛人將愈肆譸張.恐不敢者亦或敢矣.孟子引此詩.斷以孔子之言.又兩稱及是時以釋之.最合詩意.此時實周家成敗至爲緊要之時.卽末章所云.予室翹翹.危而可懼也.不迨此而綢繆之.則必爲風雨所毀.此公之所以

陳詩以告王也。鴟鴞、管商奄之亂。二子字、皆喩三監。陰雨風雨喩叛謀叛兵。下民喩附從爲亂者。時武庚雖敗。尙待熊、盈卽淮夷 熊盈徐奄 之族。其衆入寇。因爲侯之師鑿制於東。竹書謂淮夷之叛卽曰東國之淮夷。於情勢甚合。故叛旅猶未得集。苟說及毛傳。輿或敢侮予予室翹翹之義皆不合。如果已東征致辟矣。誰復謀危周室。况前此管蔡之罪未彰。公何敢卽加誅討。鄭箋以此詩爲救其屬黨。僞說。謂此詩作於居東之二年。迎公東征之前。其說則甚確。朱子詩傳。雖從舊說。後答蔡氏手帖。謂書之居東。當從鄭注。此時尙未東征。今所傳蔡氏書傳。卽用朱子晩年之定論也。書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本紀其流言云。公將與武庚作亂。此卽管叔自言其覬覦之心而以之誣周公者也。蓋武王崩。成王幼。以周家之法言之。則可以代立。而管叔最長。此叔之所以懷異於中而特疑於公之力輔幼主。不敢顯著。故陰結蔡叔商奄之屬。造此流言以傾陷之。流言旣興。王亦止乎疑未信。及武庚畔叛。言有所徵。此時政在周公。王在喪次。雖大賢之君。不能不疑懼。且防患保民之所係也。周公此時若不辭位出居。上無以安王心。下無以白民庶。故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告二公者。此時叔爲殷監。周叔於王必巧爲彌縫。以見武庚之變訛由於內有亂臣。公與二公實已默有所去國人之疑。然加之罪亦無以告先王而成讒也。故居東二年然後東征。叔之逆跡至二年命淮夷徐戎奄。卽書以二年則罪人斯得。序曰。三監及淮夷叛。卷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竹書曰。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

聖人爲人倫之至

鴞之禁弦猷。尸子以爲罐旱作。書則謂禁死亡由禮爲舊君有服。詩之詠西悲。鄭箋以爲念周京。毛傳則謂管叔致辟。公親素服。不擧樂爲之變。此皆見得聖人仁至義盡處。孫毓反以箋義爲長。謂此時公已無服。此不然也。尙書鄭注。竹書紀年皆云滅殷在成王三年。

四國

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非是。呂覽謂此時叛者東夷有八國。周書謂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合殷及管蔡等共二十餘國。

南是國名

南仲凡兩見。出車傳云。文王之屬。常武云。宣王之臣。漢書人表誤從後說也。世本。妘姓有南氏。東伯有男。韓詩傳序曰。南在南陽南郡之間。周書史記篇曰。有南氏有二臣皆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蓋本妘姓之國。仲。其君之名字也。文王爲西伯。兼殿南方。故曰文王之屬。傳及子孫。國分爲二。其裔孫名吳父者。在宣王時爲太師。東周時尙有南極。

燕禮惟同姓有夜飮

詩有可以補禮經之缺者。如湛露、行葦諸篇是已。燕禮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似凡燕皆可以夜飮者。周官謂王燕飮酒則膳夫爲獻主。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似凡燕皆膳宰爲主者。獨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飮。在宗載考。行葦之

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知周先王親親之道。獨有加禮。蓋燕同姓之禮有四。有時燕。有因祭之燕。有因事之燕。有歲終會政無事之燕。國語曰。時燕不淫。月會旬修。詩序曰。伐木燕兄弟也。此時燕也。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因祭之燕也。鹿鳴燕羣臣嘉賓。四牡燕使臣。湛露燕諸侯。此因事之燕也。魯頌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此歲終會政之燕也。四者之禮。初皆以異姓者爲賓。膳宰爲主。獻酬旣備。賓與宰及凡異姓者俱備禮而出。惟同姓者於宗室成之。此時則君自爲主。繼之以夜飮矣。鄕飮酒義曰。飮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此言異姓之禮耳。

其車三千是運師

方、國名。逸書世俘曰。武王命呂他伐方。叔、名也。方叔以同姓之卿爲五官之長。職兼方伯。可以運帥諸侯之師。故曰其車三千。卽周禮所謂大合師也。不然。天子六軍。車千乘。命將帥之三軍而止。車五百乘。今曰三千。是一十八軍矣。非運師而何。鄭箋謂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朱子謂三千言其極盛。未確。

十月一詩著周之曆法所由亂

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此根於周天曆度積累而成。乃天地陰陽自然之數。雖萬古無可移易者。卽周書所謂不易之道。百王所同也。尙書、周易、周禮、毛詩。凡言某月皆是夏正者。卽此之故。獨十月一詩及春秋經傳。言某月皆自周正起數。此非先王之制也。幽王之時失閏者再。時與月名移於前。氣與節候移於後。平王東遷。不能革正。又因之以頒朔諸侯。故有此失。蓋初猶自以爲行夏時而不知其失。後雖知之。因而不革。此夫子爲邦之訓。所以首及之也。考自古曆法。一治一亂。世運之升降。亦卽隨之。其治也。始於正時。其亂也。原於失閏。自伏羲立周天曆度。黃帝作甲子。著調曆。而百王不易之道。於是乎成。少昊之衰。九黎亂之。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帝高陽起而正之。於是有顓頊曆。高辛之末。三苗亂之。閏餘乖次。孟陬殄滅。堯及舜禹起而正之。於是有夏曆。夏之末。妖亂天道。逆亂四時。湯起而正之。於是乎有殷曆。殷之末。攝提無紀。失其甲子。周武王起而正之。於是乎有周曆。周幽王之時。日月告凶。閏無其極。仲秋朔食。下移於十月之交。此亦曆法之一亂也。平王庸弱。苟循自安。衆和率而用平禮。故不能撥亂而反之正。數傳而後。疇人分散。頒朔之禮不行。諸侯乃國自爲政。此春秋左氏傳文所以三正互見也。夫子序詩。訂十月。雨無極。以著其致亂之源。修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以著其成亂之失。說者不察。猶以此十月爲夏正。誤矣。鄭箋謂此是刺厲王之詩。非是。謂此十月是仲秋。實確。唐釋一行大衍曆、元郭守敬授時曆皆云幽王六年八月辛卯朔。合入食限。二曆皆本竹書而其法各異。大衍定交分一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授時推交分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亦合食限。前此虞鄺亦云幽王六年乙丑歲日食也。康熙初嘉禾徐圃臣發作竹書日曆。又推得幽王六年乙丑歲大正朔乙丑日進十一朔爲亥月庚寅日。減二朔得辛卯日。再置亥月距章首數。加章交應減之。得入交分十八日入食限。退二朔得入交十四日二千四百六十五分。合食限。實在仲秋朔月。非孟冬也。

傳箋冒服之誤

素冠一詩。箋不如傳。緣大祥之後無素衣也。都人士一詩。傳箋皆誤。緣狐裘誘實士大夫之制。臺笠緇撮庶人之制也。以士大夫而服庶人之冠。故序曰衣服無常。

夏商之世俱有兩莘國

禹母、湯妃、文王之后、皆有莘氏女。詩曰。太姒嗣徽音。則此莘乃世本禹後之莘。唐書世系表謂是夏啓支子之封國地、則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今陝西郃陽縣南之故莘城是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此有莘乃成湯中妃之國。呂覽作侁。謂伊尹爲有侁媵臣。墨子及史記亦傳其事。字仍作莘。劉向列女傳、漢書人表、作㜪。說文謂侁是商諸侯爲亂者。此又謂侁卽左傳姺邳之姺矣。姺字从女。與㜪字可以互證。詩經地理考引括地志。作新女國。此則析一爲二。不可從也。其地。韋昭國語注。謂莘國近潁水。國語。前莘後河。注作前潁後河。又云。莘國名。括地志謂在陳留縣東五里。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謂在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說雖異。而皆豫州東偏。與郃陽之在雍州迥異。且世本謂鯀娶有辛氏。史記索隱引作辛。太平御覽引作莘。是辛之開國實在唐虞以前。漢表謂鯀娶有㜪。然則禹母、湯妃、其本國卽商有姚邳之姺矣。字本作姺。通作㜪、侁。轉作辛、莘。與姒姓之莘實兩國也。潛夫論謂禹母己姓。少昊氏之裔女。故曰修己。漢表於禹母湯妃之國字俱作㜪。於太姒繇[illegible]之國字俱作莘。判而二之。自是古人舊說。

周之先世無僭禮之事

夏商之禮。不若周人之詳。周禮大司樂疏。謂三代之學總名辟雍。此謬說也。漢書郊祀志及三禮義宗。皆謂自殷以前。王者之學無辟雍頖宮之名。見玉海。蓋公劉之徹田京師。玉琫瑤珌。古公之皐門應門冢土。文王之辟雍遺舟靈臺。後雖定爲天子之制。在當時止是偶立之名。絶非王制。不然。以賢聖之君。臣事二代。豈有帝制自爲之理。

崇

崇之姓系。古人未詳。史記及淮南子。謂崇侯譖西伯。因之羑里。而逸書謂商王用崇讒。震怒無疆。據此。是崇者商之同姓矣。其國。杜元凱左傳注謂卽杜屋。帝王世紀謂卽豐鎬。此因詩言旣伐于崇。作邑于豐。又春秋時秦有崇邑。故附會如此。然文王時化行南國。六州之侯皆奉周命。豐鎬去程不過數十里。豈尙有不從其教而敢於三旬逆命者。此必不然也。秦地記曰。崆城、古崇國。太平寰宇記曰。彭城北三十里有崆城。臨泗水。西南有崇侯廟。謂崇在彭城。當不謬耳。

辟雍之制

毛詩辟雍傳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鄭康成禮注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蓋一言其制。一言其義。春秋傳曰。川壅爲澤。今辟廱卽壅水爲之。故周官謂之澤。異義戴禮說。謂邱方三百步。其上有宮。故禮家謂之澤宮。因其築土壅水。故鼎銘謂之廱宮。形圓如璧。故笺辟父之敦銘謂之辟宮。因其在郊。故禮器注謂之郊宮。宮之四旁有門。架梁以通於澤外。故有聲之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以此推之。是漢時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計。是卽本於周制矣。其處則鄭康成謂在西郊。故又曰西廱也。

三靈與辟雍同處

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賈子謂文王之囿名騶。見新書。魯詩亦曰。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此言皆附會。孟子自言文王之國方百里。豈有百里之國而爲七十里之囿者。孟子引君當道之志。不可以辭害之。梁鄒或是後王之制。文王之囿旣名靈。何又名騶乎。三輔黃圖曰。文王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據此。是三靈相去皆十餘里。沼在囿東。臺在囿之東北。正與辟雍同處耳。異義左氏說。謂太廟明堂辟雍與三靈同處。非是。

豐鎬京

有聲自五章以下。傳箋皆謂頌武王。考豐鎬二邑皆作於文王之時。文止居豐。未居鎬耳。逸書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鄗。召太子發。云云。鄗、卽鎬也。文王存時已有鎬。則鎬作於文王時甚明。竹書曰。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此實明證。齊詩及禮記緇衣篇引宅是鎬京。宅俱作度。然則七章之考卜維王。仍是文王。蓋文王卜之。使武王成之。末二句及卒章。始是頌武王之詞。

稷契之系

世本、史記、大戴禮、皆以帝堯稷契爲帝嚳子。春秋緯謂嚳傳十世。堯始繼之。二說皆難信。毛公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元鳥傳曰。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焉。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鄭氏生民箋曰。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正義謂毛从世本。箋用緯說。此不然也。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於堯。氏者。後世之名。世必再傳。其孫始得以王父之字謚官邑稱爲某氏。非及身之稱也。世濟者。世世相傳之謂也。至於者。多所歷而後及之之謂也。傳曰配高辛氏帝。卽箋爲高辛氏世妃之意。蓋傳箋並謂嚳與稷契非父子也。自漢晉以後。姓氏之義不明。故正義誤爲此說。

公劉之系

國語謂不窋失官。詩譜用史記匈奴傳說。誤以爲公劉。公劉當夏桀之世始遷於豳。而國語韋注又誤謂不窋。史記則曰慶節國豳。說者謂慶節卽湯之大夫慶誧。此於世次允合。於豳居允荒之說亦符。蓋公劉始之。慶節成之。父子相承。猶可說也。至史謂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譜謂公劉當夏后太康之世。此則大誤。昔婁敬諫漢高祖。謂棄至公劉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國語曰。周之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古史考據此。謂棄至公劉失其代數。不窋以前。世爲稷官。故不窋之父亦稱后稷。非不窋卽棄子也。此最得實。山海經大荒西經曰。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又海內經曰。稷之孫曰叔均。均始作牛耕。二文有差異者。台卽有邰。璽其國氏也。璽之父兄並爲稷官。故均之王父世父皆得稱稷也。以此推之。則史於不窋之前後失者多矣。

言性者莫先於詩書

古書二十九篇。言性始於祖伊。詩三百篇。言性始於召公。虞天性。彌爾性。卽孟子性善之說所從出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有欲。必節之而後進於善。卽荀子性惡之說所從出也。夫彌性節性皆召公之言。豈有異旨。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後宓子賤、漆雕子開、公孫尼子、皆著書言性有善有惡。蓋性之在人。本於大極陰陽之理。謂大極有陽無陰。不可也。謂人性必純於善。可乎。詩序、傳、箋、皆謂豈弟君子指賢才。言有賢以輔之。能使王終其善性。此就性之善者言之也。然必有以使之。此卽移之之說也。人非上知下愚。性不純善。亦不純惡。俾之節之。皆愼其習也。

申爲方伯非伯爵

正義謂崧高之詩是命申伯爲州牧。申本伯爵。伯七命。牧八命。故伯得作牧。史記謂之申侯者。卽此時襃進其爵也。此不如箋說爲安。按秦本紀及竹書。周孝王時。申已稱侯。非宣王之襃進可知。且四章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惟金路有鉤膺。同姓諸侯及上公始得乘之。方伯與上公皆九命。故車服同。申伯旣非同姓。又非上公。而車有鉤膺。是受命爲方伯明矣。

城齊非始遷時事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謂史記。齊獻公元年。徙都臨菑。此疏家尊傳之陋習。非確證也。考獻公立於夷王三年。武公立於厲王四年。厲公立於宣王三年。竹書謂宣王七年王命仲山甫城齊。列女傳曰。宣姜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此城齊之命所由來歟。然詩與竹書止言城齊。不言遷國。史記止言遷國。不言城齊。毛傳蓋字。本屬疑詞。烏知非獻公遷之。至厲公時始城之乎。水經淄水注曰。臨淄城中有邸。在小城內。其外郭卽獻公所徙臨淄城也。是獻公止依小城而居。故宣王命樊侯爲城外郭。

韓城梁山當從二王之說

韓奕一詩。箋以梁爲禹貢之山。燕師燕字訓安。王肅駁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燕、北燕國。孫毓同異評。魏書地形志。酈元水經注。皆從王義。朱子集傳。於梁山之說从鄭。於燕師之說從王。顧炎武日知錄又駁云。同州之韓。去北燕二千餘里。召公卽爲司空。豈有役人於二千里外爲之築城者。余按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史記燕世家曰。燕北迫蠻貊。山海經曰。貊國其地近燕。竹書曰。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此與詩文皆相應。蓋王肅之說本於潛夫。王符之說本於故訓也。召公卽爲司空。豈有王之封國。止用司空本國之民。而不徵役於近地者。顧氏議之。誠是。路史謂韓於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爲封國。

汾王奔彘之年當從史記年表

史記周本紀謂厲王三十六年出奔彘。竹書紀年。謂厲王立十二年出奔彘。二說不同。按史記世表。謂衞頃侯、宋釐公、皆當夷王之世。年表及宋衞世家。謂厲王奔彘在宋釐公之十七年。衞釐侯之十三年。衞世家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宋世家曰。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覵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此與竹書及年表世表悉合。若從本紀之說。則衞頃宋釐皆無由當夷王之世矣。

江漢常武二詩一事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傳箋隨文訓之。王肅、孔晁等、始紛然致辨。正義以爲二事。集傳遂有淮南淮北之分。考二詩之文。因淮夷服屬於徐。不來朝貢。故王命召公先往。而以以大軍繼後。召公至彼。悉已征服。侯王之至。受款而歸。故王歸止賞召公之功。召公因作詩以歸美天子。而尹吉甫亦作詩美王及召公也。尋繹二詩。實止一事。蓋淮上之夷徐爲大。成王之時一叛。穆王之時再叛。且僭行仁義。僭亂稱王。激結民心。結連與國。雖屢伐之。至夷厲之時復熾。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常武專言徐者。所謂纖厥渠魁也。觀江漢前二章止序召公之功。後三章止序王命召公及公受王命之事。一切用兵揚厲之辭皆弗之及。因召公常武之詩已備言之也。常武則前二章言王命皇父整師。次章言王命休父誓師。三章言徐人聞之震怖。此章是文章擊虛之法。爲第六章先伏一根。卽以束住前二章之勢。見王未命已之時而徐已震伏。則平淮實天子之功而並非臣之力可知矣。至第四章。始言王之命已先發。截淸淮浦。以待王師。故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鄭箋云。進、前也。前其虎旅之臣。卽命召公先往之謂也。蓋此詩卽召公所作。公不可自言其功。又不可不實述其事。故

已與師衆同以虎臣二字該之。謂已與師衆所以如虎之怒。先至淮濆。戰獲醜虜。截淸淮上諸國者。因王師征徐。大軍將至。此淮浦乃王師之所也。豈容彼醜虜屯據乎。將自己平淮之功。止數語輕輕遞過。若止少盡前篇之職者。至五章。卽錄王旅嘽嘽七句。而以濯征一句鐵明。此是召公追述在淮浦時親見王師戾止。以形容其盛也。但此時羣夷已伏。無事戰征。故卒章開首卽以王猷允塞喝起。以應第三章震驚之義。見淮之諸夷所以俯首待罪者。皆王之謀猷無微不至。足以慴服其心。故王師未至之先。徐方已同來請罪。此實天子之功。臣何力之有焉。下四句卽勸王矢其文德之義。見王旣奮武威而尤多文德也。據此則二詩是一事甚明。前詩言江漢。言南海者。蓋王命召公。由淮水之南。抄出夷後。遮截其出沒之路。使無由遁而之他。且將夾攻取勝也。及公已征服淮夷。定其疆界。詩人鋪張盛事。統聯言之。故曰江漢。曰南海也。黍苗之詩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亦指此事。

武王嘗巡狩天下

史記封禪書。據管子所言十二家。謂武王未嘗封禪。觀般與時邁二篇。可知其誤。墨子曰。武王將有事於太山。隧曰。惟有道曾孫云云。竹書曰。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皆與詩詞相證。宋廖剛詩說曰。邁。遠行也。孟子所謂游也。般樂也。孟子所謂豫也。時邁、告至之詩。故言柴望。以昊天后土爲主。般、過而祭之之詩。故言

喬嶽河海。以名山大川爲主。

周樂九成武王前著其六

黃帝作雲門之樂。六成。堯作咸池之樂。八成。舜作大磬之樂。九成。夏后商周。樂皆九成也。每成皆有樂章。葛天之八闋。顓頊之六莖。其樂章之名。或傳或不傳。黃帝棡鼓曲。有靈夔吼、雕鶚爭等名。出後人附會。堯有大唐歌。舜作南風曲。未必卽是樂章。書傳謂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四篇之名。三符周室。亦可疑也。八伯之所貢。曰晳陽、南陽、初慮、朱于、荅落、歸來、緩緩。莊子以析陽皇華同譏。緩緩似卽卿雲之歌。未審諸篇曾否備數。啓之九辯。湯之晨露。已寂然無聞。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春秋時止存其五。武王克商。薦人奏明明三終。崇禹生開三終。未審三篇是殷樂周樂。據左傳及樂記。周樂九成。可考者六。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樂記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鄭注曰。成。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據此。是左傳所謂又作武者。卽謂作武樂也。杜注以武爲頌篇名。非是。若是篇名。則武止一章。安得有其三其六。蓋武謂武樂。卒章謂首章之卒句。所以卒此一章者也。其三謂三成之樂歌。其六謂六成之樂歌也。今世所傳申公詩說。以武爲一成。賚爲二成。時邁爲三成。般爲四成。勺爲五成。桓爲六成。與左傳樂記之言相應。惟以勺爲五成。與分陝不合。以賚爲二成。

時邁爲三成。其說似確。緣大封本在滅商之後。巡狩之前。左傳其三字。當是其二之誤。以樂記三成而南證之。自見。國語謂大武之樂有羽厲宣贏等名。荀子禮論又有簡箾。與武汋桓象並稱。今皆不知當武樂何節矣。

象樂有三

淮南子齊俗訓。謂周人之樂有大武、三象、棘下。棘下之名。別無可考。大武、卽武樂九成是也。三象乃舞樂之名。有文王之象。有武王之象。有成王之象。詩序曰。維淸、奏象舞也。左傳曰。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服虔、皆以象爲文王之樂。箾爲舞曲之名。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等篇。皆言升歌淸廟。下管象。舞大武。鄭於文王世子注云。象、武王伐紂之樂也。於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孔穎達周頌正義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據諸說。則文武皆有象甚明。今知成王之樂亦名象者。漢書禮樂志曰。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竹書云。武王十二年。作大武樂。成王八年。作象舞。九年正月。有事於太廟。初用勺。呂覽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據此則勺卽成王八年所作之象舞矣。因文武已各有象樂。故統此謂之三象。蓋文之象舞用羽籥。其管曲吹維淸。周禮之羽舞是也。武之象舞用干戚。其管曲奏勺。周禮之旄舞是也。用旄尾者。以象象獸。呂覽本味云。旄象之約。據王逸楚辭注及許氏說文。約卽尾也。故禮云旄舞。楚詞招魂云。土伯九約。王注。約。屈也。屈卽說文𡲵字。今尾字也。

酌詩是言成王誅武庚事

內則注以勺爲文王之樂舞。故熊疏云舞籥。儀禮注以勺爲萬舞。則又是舞干戚矣。箋謂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養紂之事。王肅述毛義。則云武王取紂之事。蓋皆未確也。詩序曰。酌、告武大成也。儀禮注述其義云。勺頌籥。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漢書禮樂志及春秋繁露、白虎通、皆謂汋樂作於成王之世。以呂覽、竹書之說推之。卽成王之象舞。詳見上。其詩蓋言誅武庚之事也。前四句言武王伐殷。後四句卽言成王伐殷周之武功。至武庚誅滅而後大成。武之樂舒。至九成悉奏而後告備。故勺卽六成已後之樂章也。武樂在武王時止六成。及桓而止。至成王八年。作勺樂旄舞。以象成王之功。謳詠其德。九年以後用之。於是九成悉備。以酌詩考之。蓋勺爲七成。昊天有成命爲八成。有瞽爲九成。統而言之。九成皆武樂。分而言之。則六成以上爲武。因樂章以武爲首也。七成以後爲勺。因樂章以酌爲首也。酌頌成王三年以前之事。昊天有成命頌成王四年以後之事。因酌能告成大武。故曰成命。曰成王。此成王、非謚也。猶文曰平王。武曰甯王。湯曰武湯成湯矣。馬融書注曰。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謚。蓋武樂至此音容皆

極其盛。故禮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漢武帝曰。於周莫盛於勺。因八成之樂章有夙夜基命句。故曰武宿夜。有瞽之詩曰。既備乃奏。又曰。永觀厥成。此樂之所云告備歟。

周初大封之數

詩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二說實相應。考周之封建。說者不同。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荀子儒效曰。周公兼致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呂覽觀世曰。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荀子所言太少。呂氏所言太多。按王制。殷時諸侯。九州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因之。故伏生洛誥傳曰。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紂時存者。周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暨會於孟津之八百諸侯。共八百餘國。逸書世俘曰。遂征凡四方憝國九十有九。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合之爲七百五十一。蓋是時共存一千五百五六十國。其餘二百餘。則强大者兼幷之。武王伐殷時。又滅數國。是此時九州之內。祇存千五百餘國矣。武王既正域四方。則待封之國二百有奇。王卽大封。數亦無能踰此。然則呂覽四百國之說謬矣。荀子七十一國太少者。據左傳之說。同姓已少二人。況以僖公二十四年傳稱文昭十六國較之。在左氏猶有遺失乎。正義曲爲之說。謂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此不然也。考武王所封同姓之國。內諸侯有二虢、周、召、管、康、毛、沈、錯、畢、原、酆、檠。外諸侯有吳、虞者。太王之昭也。岑子者。王季之穆也。（見唐書。）蔡、郕、霍、魯、衛、聃、郜、雍、曹、滕、郇、蔣。文王之昭也。封太伯曾孫仲奕於閻鄉。封周章小子斌於安陽。此則周之支族也。（閻見舊唐書。安見風土記。）所封異姓之國。若伏羲之後、任、宿、顓臾。神農之後、焦、呂、申、許。黃帝之後封祝。少昊之後封郯。（此句見潛夫論。）顓頊之後封鄒。帝堯之後封房。帝舜之後封陳。大禹之後封杞。成湯之後封殷。又封太公於齊。封忿生於蘇。封子挾於鄟。封茲輿期於莒。封伯鯈於南燕。封箕子於朝鮮。此皆武王所封。見於載籍者也。同姓之晉、韓、揚、鄭。異姓之宋、楚、秦、趙。此則後代之封。不在武王之世。而鄖、梁等國書皆不言其始建。缺之可耳。

軍制車徒各有三法

周官。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車徒之制。世莫能詳。余嘗考之。各有三法。周官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此徒卒之一法也。周書曰。二十五人曰元卒。居前曰開。居後曰敦。左右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佑。三佑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卿爲軍將。統八千一百人。此徒卒之又一法也。商書曰。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周書曰。十夫長。百夫長。司馬法曰。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帥執大鼓。此與周官教振旅之法相應。春秋時。齊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有扶身之士五萬。吳以萬人爲方陳。又

有利距者三千。秦穆公置陷陳三萬。晉文公爲兩行四萬。越句踐有君子六千。皆兩其制。此徒卒之又一法也。車乘之制。詳見周官左傳及司馬法者。亦有三。司馬法曰。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小司徒疏。）以周官卒旅之數乘之。是一軍一百六十六乘也。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左傳桓五注。）五十乘爲兩。（左傳昭元疏。）百二十五乘爲伍。（周禮疏。案此三句皆五乘爲偏之法。故比次之。）十以左傳之說準之。蓋一伍五偏。分爲前茅後勁。左拒右拒。餘萃於中。謂之中權。共一百二十五乘。七千五百人。此正兵也。餘四十一乘。或前爲先驅。或後爲大殿。或覆以擊敵。或游以補闕。此奇兵也。而輜重之輦輦不在數內。春秋時。如鄭之魚麗。楚之荊尸。皆其遺制。此乘之一法也。司馬法又曰。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左傳成七宣十二注。）二十七乘爲參。八十一乘爲專。（左傳昭元疏。）此與二十五乘爲偏之說不同。小偏之法。以周書之元卒準之。一乘百人。其長曰伯。卒仍以五起數。乘則以參起數。一軍共八十一乘也。（參、專、其乘車之名。佐、佑、正、卿者。卒帥之名。）春秋時。不見用者。晉之崇卒。取其名而毀其車。荐堪爲說。大偏之法。楚用之爲二廣。而少變通之。故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蓋廣車本諸侯之戎路。見於周官。故齊人亦有貳廣。鄭路晉亦用之。必古之廣車乘數。較此或多或寡。楚則用兩偏。三十乘爲一廣。二廣共六十乘也。故左傳又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此乘之又一法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爲通。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禮小司徒注。）此則三代之通制也。公劉爲夏諸侯。而詩述之曰。其軍三單。卽三萬也。武王爲殷諸侯。其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卽虎士也。齊魯等國。皆周諸侯。而齊之成曹也。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魯之頌僖公也。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齊之命諸侯救伐也。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與此制符合。（救伐見管子大匡。）此乘之又一法也。卽司馬法所云千人之帥萬人之帥矣。蓋古者徒皆以五起數。車則或五或三。由是而倍之。參之。肆之。蓰之。參伍以變。各適其宜。不必拘執。而要不外乎周禮司馬法者。皆先王之制而無乎不可者也。惟奇零之數乃是奇兵。非有定法。徵發之衆。必用成數。斷無奇零。不然。經傳所載。何以皆統擧成數。而竟無一事詳記者乎。後儒不察。必曰某法施於某所。其言之不合者。則曰擧成數也。似未詳審。

殷乃契之始封

鄭康成尙書盤庚注云。商家自此遷。改號曰殷。詩商頌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此兩歧之說也。竹書謂盤庚之世。商侯遷於殷。其後子亥上甲皆曰殷侯。殷在鄴南四十里。蓋湯之前已有殷名。盤庚以後暫居之。湯未嘗居殷也。鄭氏之說。沿漢志之誤耳。（詳見書說。）案商爲契之封土。詩曰。殷商之旅。又曰。

咨汝殷商。皆殷在商前。如竹書之說。猶嫌倒置。無論鄭注矣。蓋天命元鳥三句。皆言契事。契之始封即在殷。後乃改封於商也。猶稷之始封魏。後封部。（詳見左傳說。）禹之始封虹。後封夏矣。（詳見孟子說。）始封皆采地。後封乃國土。故長發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世本亦曰。契居蕃。小即謂殷。大即謂商。蕃則殷地之異名。呂覽又謂之爲鄣者也。（世本見水經渭水注。鄣見具備篇。）古人知鄣即殷。緣殷有衣聲。故通作鄣。（殷字古文从反身。音義與依字同。字形與夏字相似。故周書書衣。呂覽音初篇。皆誤夏作音。書之壹戎殷。中庸作壹戎衣。此則音之誤。）蕃則十三州記謂地在鄭西潛城。酈道元從其說。實誤。考殷即契之始封。不容復居潛城。此因古音眞殷等韻與寒桓刪山皆通。殷字有衣音。又有煙音。（成二年左傳曰。左輪朱殷。）蕃字有翻音。又有汾音。（見韻補。）西漢以後。書有歐陽、夏侯。詩有齊、魯、韓、毛。各家異讀。故字之形聲不同。今仍以商頌周雅證之。知殷實契之初居。鄣與蕃皆殷之異字。路史亦云。契初封殷。此爲定論。又云。杜南之亳有激水。此則誤矣。

相土一名乘杜又名乘雅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鄭箋謂相土爲夏方伯。王肅謂相土爲夏司馬。此與左傳代閼伯爲火正之說實合。考其時。即夏后相之世也。竹書曰。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商邱。帝相元年。征畎夷。二年。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夫后相處播越之餘。依人而立。乃能聲兵海甸。東向揚威者。即相土與昆吾之力也。畎於諸夷皆東方海邦。故詩曰海外有截。相土土字、讀如徹彼桑土之土。（古字土杜通。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荀子曰。乘杜作乘馬。楊倞注謂乘杜即相土。呂覽又作乘雅。蓋古韻雅有土音。今韻土有假音也。（樂記以雅叶武語。莊子釋文曰。土敕雅反。）因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雅。周之時。猶祀爲馬社。因呂覽曰乘雅作駕。故通志引世本曰。乘雅。古賢人。蓋世本亦言相土作乘馬。（見周禮注。）宋氏等注必引乘雅之說以證之。而以乘雅爲古賢。故通志誤以乘雅爲乘雁。而潛確類書又誤乘雁作駕爲鴈作駕也。雁即雅之訛。鴈即雁之訛。

殷之禘祭及功臣

長發之卒章。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殷之大禘及功臣矣。故盤庚曰。予惟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休、劉歆。因此謂周之禘祭亦及功臣。非是。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以周公之勳。亦止賜魯禘祭耳。

荊楚之系諸說多誤

或問。熊繹未封之前。武丁所伐者誰氏。曰。自季連封楚。傳於夏商二代。爲楚君者。皆連之子孫。熊繹者。其支庶耳。楚世家曰。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有

鬻熊子。大戴記曰。季連產付祖。付祖產內熊。九世至於熊渠。杜氏左傳注曰。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此三說者。史記近之。餘皆誤也。蓋季連之後稱鬻熊者三人。禹之時有粥熊。爲夏宗伯。唐元宗詔與秩宗伯夷配享夏禹於安邑者是也。以史傳推之。蓋即穴熊矣。粥穴聲相似。故史作穴熊。內穴形相近。故戴作內熊也。此粥熊之後。即爲夏諸侯者。至成湯。猶有荊伯。即竹書所謂征荊荊降。越絕書所謂湯飾犧牛以事荊伯者矣。武丁之所伐。亦即此耳。世本曰。季連者。楚是也。則荊楚實季連之裔甚明。在夏商二代。其世次不可詳考。故世家曰。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在蠻夷者。即指荊伯。在中國者。若后相時之熊兕。文王時之鬻熊。皆是已。史曰。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此商之鬻熊。非夏及周之粥熊也。潛夫論謂楚子熊嚴亦稱粥熊粥子。此乃熊渠之孫。無容相混。大戴及杜氏、以夏之粥熊爲商鬻熊。故一曰九世至於渠。一曰祝融十二世孫。其實九世至渠乃商之鬻熊。有世家明文可考。祝融爲帝嚳火正。至夏禹時。應有十二世也。（今之可考者五世。）不然。歷唐虞夏殷。千有餘年。止十二世。非理也。由夏禹之時至周厲王。亦千有餘年。止九世。尤非理也。故曰大戴與杜氏皆誤也。知熊繹是支庶者。武王之時。荊楚未嘗失國。故鬻熊雖沒。其子孫熊麗熊狂未之啟封。至成王之初。楚與淮夷助武庚叛周。周公討而平之。然後封熊繹於荊山。俾奉祝融之祀。周書作雒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熊者。楚人之氏。此即楚人叛周之說也。又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孟子解荊舒是懲。亦謂是周公伐楚。又云。周公兼夷狄。此即公討楚亂遷其國祚之說也。或疑魯詩頌僖公。孟子假以寓義。周公並未嘗至楚。其說別無可證。此不然也。左氏昭公七年傳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據此。周周公嘗至楚國可知。呂覽亦謂周公踐商。至於江南。荀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王制篇。）

孔子未嘗刪詩書

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漢書云取三百十一篇。書緯謂古書三千四百二十篇。孔子斷自唐虞。取百二十篇。漢書云取百篇。此皆誤說也。夫祈招、貍首、逸文尚存。九夏、采薺、篇名具在。禹刑湯刑。伯禽唐誥。見於經而不見於序。凡此皆周公定制。典禮所關。或是開國鴻篇。聖謨所在。孔子自謂從周。如此典章。何爲刪削。況之杞之宋。問禮問官。方求文獻之徵。以證典籍之缺。豈有列於庠序。職在官師。乃反十去其九。三十而取一哉。以季札之觀樂證之。亦可知其誤矣。正義曰。經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遷言不可信。此爲定論。蓋孔子時。書之存者止百二十篇。（古書百二十篇。孟子趙注亦言之。）詩亦止三百數十篇。凡經傳所引。大抵具存。本無多者。特因流傳日久。轉寫多訛。章句文字。不無淆亂。孔子懼後世愈加乖舛。

無所折衷。故刪其訛誤。授門人以道後世。此卽孔子刪訂之說也。迄於秦漢。漸又散亡。班馬據毛公伏壁殘缺之文。謂卽孔子刪削之數。此必不然者也。

介菴經說卷四

周禮

經禮三百

鄭君禮器注。謂經禮三百卽周禮三百六十官。傅瓚漢書注。謂周禮三百是官名。經禮謂冠昏吉凶。朱子從傳說。故儀禮經傳通解以周禮附於後。洪案禮生於太一。卽天理也。以心理言之。是爲秉彝。以事理言之。是卽國法。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吾學周禮。今用之。此禮字皆不專指五禮言。五禮掌於宗伯。不下於庶人。卽儀禮是也。三代之治法。必於庶人加詳。故設官分職。皆曰以爲民極。卽周禮是也。周禮。凡詔徵誅惡。無微不詳。且人人設之教以正其行。實聖功王道之大綱大紀。大學中庸二篇。最爲世重。實亦禮家之言。（二篇並在小戴記中。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中庸言性道。大學言明德。卽司徒司樂等官教人之法。聖人告顏子克己以復之者。二篇又皆言平天下。而大事尤詳。絜矩以同好惡。在用人理財。其事莫詳於治典教典。而儀禮皆未之及。然則經禮三百。當從鄭說。卽夫子所學所從者是也。儀禮乃六典之

一篇。六藝之一事。掌於宗伯而藏於瞽宗者。春官之有儀禮。猶夏官政典之有司馬法。冬官事典之有考工記也。則儀禮之爲曲禮威儀甚明。左傳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古人經曲之辨矣。蓋禮有經、有儀、有記、有義、有說、有容。統明德新民而立之制。謂之經。漢書藝文志。古周官經六篇。今所傳之五篇是也。凡一代之大經大法悉於是乎具。詳五禮之品節而等差之。謂之儀。古儀禮五十六篇。今所傳之十七篇是也。凡禮事之等威曲折儀容辭令悉於是乎具。補經禮儀禮所未及。通異代而廣言之。謂之記。古記百三十一篇。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今儀禮諸記、及大小戴所傳夏小正、五帝德、遷廟、公冠、王制、月令、明堂、祭法等篇是也。凡前代之差異。後代之變更。悉於是乎具。推原禮之所由起。而因以著其所以然。謂之義。舊在二百十四篇內。今儀禮及大小戴所傳諸義篇、及禮運、禮器、大學、中庸等篇是也。凡因革損益從違得失之理悉於是乎具。嫻其儀而不必通其義。謂之容。叔孫通爲緜蕝以習禮。徐生善爲頌。是也。釋其義而不必習其事。謂之說。漢志所載傳說奏議及諸家注疏是也。經與儀。皆作於周公。而孔子訂之。記與義。皆傳於孔子。而門人述之。習禮樹下。患難不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門人七十。皆身通六藝。曾子、卜子、尤能詳其義。子張、子游、尤能辨其儀。是容與說亦著於聖門。漢以後乃分而肆之也。李唐以降。有善爲說、無善爲容者矣。

官職之異

賈氏正義序。於官名詳矣。而不言職事之異。殊爲缺略。案唐虞以前。民時最重。黃帝置六相。以當時明天道。少昊鳥名官。以鳳鳥爲曆正。顓頊使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帝嚳合重黎爲一官。（顓頊時。重爲少昊後。黎爲蚩尤後。帝嚳時。重黎皆顓頊後。詳書說。）堯之立。首命羲和。舜之立。首在璣衡。禹頒夏時於邦國。商以太史爲正卿。蓋猶古志也。周則冢宰名爲天官。而天時曆法皆掌於宗伯之屬。且唐虞時。禮樂二官。夔龍並重。殷建六太。宗、祝、史、士、卜、皆屬於太宰。周則去五官之司士。使屬於司馬。以宗伯爲六卿。使大司樂、大祝、大史、大卜、皆屬於宗伯。冢宰之職。唯理財最詳。而民時之授。無一言及之。非忽之也。蓋曆數之法。夏以後益詳。紂雖失其甲子。攝提無紀。周公於改正之初。已作周月、月令、時訓等篇。以正之。掌其事於太史等官。無須更如古制。此因事有治亂。道有變更。聖人因時制宜。無容心也。

官秩之異

書有周官篇。卽周公制禮時序官之大綱。周官經六篇。其細目也。此篇在漢初已亡。惟鄭志引有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十一字。（見保氏敘官疏。）此蓋孔壁中之斷簡殘文傳於東漢者。後梅氏獻書。周官篇詳言三公三孤及六卿之職。考夏商九卿中有三少。（見賈子新書及漢書百官志。）周禮止有三公六卿。序官不言三少之職。蓋亦卿兼之。孤與卿異稱同秩。皆六命。卽上大夫也。中大夫與下大夫。亦異稱同秩。皆四命。惟士分三等。侯國

皆三卿五大夫。所謂設其參、傳其伍也。參爲上卿。大國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命於天子。王制謂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疑其有誤。是也。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餘皆命於其君。伍爲小卿。亦曰下　大國者再命。亦得命於天子。所謂再命受服也。故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惟上公及方伯之國有孤一人。其秩與王之下大夫等。東周以後。大國次國小國卿大夫皆分三等。與古制逈異矣。

三農

鄭司農以三農爲平地、山、澤。後鄭謂是原、隰、平地。江氏永羣經補義。謂是上地、中地、下地三等。愚案。天官九職。是言生財。當就貢職說。卽地官所言貢九穀者也。司徒十二職。方是言任民。山澤之農。征於角人、羽人、掌荼、掌葛。其人不貢穀。高廣曰原。下溼曰隰。皆平地也。不可差別。管子雖有上農中農下農之說。不見貢職之異。則前之三說均有未安。蓋周監二代。任農以耕。徹與貢助竝行。則三農當就貢助徹三法講。言農之受田貢穀有此三者也。

園圃

園、圃、藪、澤、皆是以地名民。言民之處其地任其事者也。太宰之園圃。卽載師之場圃。其地依城附郭。皆在沂郊之中。是民之專以園圃爲業。無冬無夏。藏草木而不植九穀者。所謂老圃園丁是。其賦二十而一。征於閭師與

場人在官之場圃。及農民宅畔之場圃皆異。在官者每場下士二人。有徒役二十八人。爲之種植。此以供祭祀賓客及王后薦羞之物者也。宅畔者。秋則築圃爲場。春則闢場爲圃。此農民樹葱韭果蓏之屬自以供食者也。鄭君載師注。謂園地所任之場圃。卽農民所築之場圃。大誤。蓋除地平坦曰場。田不耕亦曰場。見說文。地官之場人。載師之場圃。此皆以田不耕爲義。非一歲之中春闢而秋築也。以字義分之。種菜曰圃。有蕃曰園。則場乃植木之地矣。菜卽葱韭瓜壺之屬。木卽棗栗桃梅之屬。此場圃園地。皆終歲藏草木而貢草木者也。與宅畔之樹桑爲圃者逈異。且五畝之宅。已有蠶婦布縷之征。豈有更稅其場圃者。農民之場圃。又安得悉在近郊。

正歲正月注文倒置

太宰之正月。注訓周正月。小宰之正歲。注訓夏正月。此倒置之說也。周官一書。凡上春、中春、季春、孟夏、中夏、中秋、季秋、孟冬、中冬。皆舉時以見月。惟上春復謂之正月者。著百王不易之法也。孟冬謂之歲終。中冬謂之正歲者。著本朝改正之制也。且地官諸職。正月、歲終、正歲、每遞言之。所以正四時之序也。若從鄭說。則百官之觀象反後於萬民。豈先王之施政先及於民而後及於官耶。況正歲果卽上春。則內宰之職旣云正歲憲禁於王之北宮矣。何以下文又變曰上春詔王后乎。淺人正歲十有二月之文。何不皆言言之

曰季冬。而亦如是之冗雜乎。

土圭測景說

土圭測景之法。止是求南北之正。使宮室城郭無偏向也。土深深字。作長字解。謂從長衡長。以周知地域輪廣之數也。地中中字。如禮記儒行衣冠中之中。作正字解。謂辨方正位。使不朝不夕也。此二句是統凡作邦國言之。蓋王畿侯封必皆嚮明而治。居於國竟之中。故人君謂之南面。觀考工記匠人職云。以正朝夕。可知圭槷之用。止是求南北之正。非必以此證里差也。日南四句。是專就四方偏遠之國言之。以見洛邑之地獨得天地之中。蓋南方之國多暑。北方之國多寒。東方之國多風。西方之國多術。此天地自然之氣。不關乎日景。特以景之短長朝夕知其偏於何方耳。日至以下。專以王畿洛邑言之。以見其地之無所偏。蓋周官成於作洛之後。故此處專言東都朝會之地。謂豫州爲天下之中。洛邑又豫州之中。夏至正午。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此於九州實爲正中。寒暑風雨皆無太過。可以阜安百物。爲四方之極也。周公旣於此建立東都。卽準此表景作爲土圭。用以建侯封國。使皆得正南面之位。而知其國之所偏。可以隨地立制。是土圭因洛邑而作。非洛邑因土圭而定也。末句千里云云。方是統西都之地竝言之。馬融禮注、後漢書、魏書皆以尺有五寸之景爲洛邑王城。鄭注非是。

寸晷千里之說。始見於陳子周髀。後易緯通卦驗、書緯考靈耀、及張衡靈憲皆宗之。鄭康成始用以注禮。

其說實謬。李淳風據元嘉交州之景。謂不及五百里而差一寸。南宮說據林邑鐵勒之景。謂大約五百六十里而差二寸。今泰西法謂南北直行二百五十里。則二極之高下差一度。其晷景亦差一寸。觀於後法之漸臻精密。知陳子之說未足取訓。

侯國大小之數

其食者半五句。當從司農說。要亦約舉大數。非絕無出入也。半於五百里。卽漢志一封之說。所謂千乘之國也。百里而得四之一。卽孟子五十里之說。所謂小國一軍也。蓋公侯之田。極大者不過一封。至小者亦得一同。子男之國。極大者不過一同。至小者亦得五十。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謂公侯之封非有功者。亦止一同。不得與齊魯之賜履倍數者比也。子男之封。有恩幸者。亦得一同。不必侯伯方有此數也。晉與鄭雖異爵。同以子弟出封。是初實同此百里。後晉至數圻。而乃責鄭之幷小。此子產所以臚斥其非。見其明於責人而不知自反也。至孟子之言。是因當時列國幷小僭王。侈焉欲肆。故特舉封士之小者以抑之。非千乘之賦果出於百里之中。先王竟有此屬民之政也。

溝樹溝封

溝樹溝封。互文見義。有溝者必有封。有封者必有樹。蓋周之經野。其法極嚴。不惟邦國都鄙有畿疆之封。

近郊遠郊亦有之.不惟城郭溝塗有樹渠之固.里鄰縣鄙亦有之.讓路讓畔.雖盛世不必多見.故必詳立之制.以杜其爭端.授以設險之道.實亦國之經務.管子曰.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地高則溝之.地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此卽祖周之遺制.房元齡訓閬爲隍.未確.閬字從門.當卽封土爲之.留門以通往來者.若齊之有鉅防是矣.左傳曰.塹防門而守之.

居民之制因於授田

古者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自冬官亡缺.其法不詳.考之於經.猶可略識.小司徒以九夫起數.至於四縣爲都.共九千二百一十六家.此徹法居民之制也.六鄉六遂皆五家起數.至於一萬二千五百家.此助法居民之制也.溝洫之制始於遂.故其制詳於遂人.遂人以十夫起數.至於萬夫有川.此貢法居民之制也.諸侯之國.一同至十同.匠人以九夫爲井.至方百里爲同.此侯國居民之制也.此四者皆所以經野.而未及國中.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此則王畿侯國城內居民之制矣.何以言之.徹法田無公私.皆九夫同井.通力合作.民必耦耕.計畝均分.十而貢一.所謂無此疆爾界者是也.此法.凡縣畺之地皆用之.載師以任大都小都.所以名爲縣畺者.卽因徹法之四縣爲都.而大都之田又幾在畺之地也.助法.八家同井.鑿井於中.環井二十畝之地爲八家廬舍.所謂中田有廬也.八家合耦.共耕公田八十畝.不至者.罰以勸衆.公事畢.然後各治私田.里宰職云.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敘.此之謂也.禾稼旣納.民皆移居在邑之里.故豳詩云.入此室處.邑卽二十五家之邑.所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是也.在田之廬與在邑之里合之.卽孟子所言五畝之宅.此乃六遂及甸稍之通制.六遂之外所以名甸稍者.因稍人用縣師邱甸之法作其同徒輂輦.故卽以名之.非六遂稍甸亦以徹法授田里也.貢法亦田無公私.夏后氏以之.禹之盡力溝洫.卽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也.此法周人行之六鄉.族師職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卽十夫之說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卽百夫之說也.然則鄉與六遂雖同以五家起數.而鄉以十家聯之.觀於司稼之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止縣於邑閭而不言里鄰.則貢法止行於鄉而不及六遂可知.觀漢志言在邑之里.止證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而不言比閭.則助法實始於遂而不及六鄉亦可知.然則鄉之授田居民.與六遂實異制矣.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卽此之遺義也.子產門,列國一同.孟子曰.公侯田方百里.漢志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兵車百乘.同十爲封.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與匠人九夫爲井.一同九萬家之說悉合.然則此爲侯國之制明矣.蓋此較貢助徹之法又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也.然此四者.法之大凡.且皆以沃衍之地言之.以明其法之如是.非果田地皆是棋䋫.民居皆如是聯.豈絕無畸零.不可增減也.以田地言之.山林藪澤.城郭溝塗.應去者三之一.不易爲上地.一易爲中地.再易爲下地.應去者又十之五.然則百里之地.出賦之田不過方五六十也.以民居言之.今雖異於古.人情大同.今之農民.自爲村落.多者千餘家.少者十數家.豈三代之居民井廬必以伍乎.且言必

衷於聖人.曰千室之邑.曰十室之邑.是古與今未嘗不同.特相保相授之制不若後世之廢弛耳.由是言之.可知古人立制.寓有權衡.其田可井授者.悉井授之.其不可井授者.則以貢法參之.以町牧通之.惟是四等之大凡不可變易也.其民居之行助法者.固分授之.其不行助法者.則田與居皆相近.或通授於邑中.或通授於田畔.所謂夫一廛是也.大率古法多二十五家相聯屬.共爲閭巷.助法亦然.謂之邑里.多則一鄉分爲數里.(猶今之分約分巷者.)少則合近村之鄰比共一閭胥.故古者生子三月.必告於閭史.六遂惟二十五家之里稱邑.論語曰.奪伯氏駢邑三百.史記曰.昭王欲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此皆以二十五家之制言之也.漢志曰.在邑曰里.亦卽此邑矣.說者不察.謂鄉遂悉用貢法.都鄙悉用助法.似周之徹田竟無所用者.又或以在邑之里爲在城中.似載師之廛里竟指農民言者.此實大誤.廛里乃工商之家及庶人在官之宅.豈數里之城能盡容居民於內者.況徹爲周人之法.豈周公制禮反於王畿置而不用乎.

井牧之法

井田起於黃帝.備於成周.因地制宜.不外貢助徹三法.禹貢田分九等.而大司徒止言不易一易再易.遂人、大司馬、亦止言上地中地下地.似周田止三等者.小司徒又止云井牧.注云.二牧當一井.似周田又止二等者.非止二等也.鄭注之義.本於賈逵左傳注及許愼五經異義.左傳.楚蔿掩爲司馬.分田爲九等.賈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許氏說與此同.皆以九等分之.周官止云井牧者.牧字實包中地下地及偃豬疆潦數等.但不必如蔿掩之詳盡耳.蓋立制之初.土曠民少.聖人留有餘以待後世.不欲盡地利也.知牧字兼數等者.周禮.平地而外.別有山農澤農.卽傳之度山林鳩藪澤之不易一易再易.卽傳之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也.此其差分已有五等.豈偃豬疆潦等地竟汚萊而不任乎.且周禮皆因乎祖制.徹之本於公劉.固已一易再易.卽文王平土之法.所謂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山農澤農.卽文王告武王之言.所謂潤澤不可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是也.楚國濫縷以啓山林.初則疆以戎索.至蔿掩爲司馬.其始知用周制乎.否則爭霸中原.殺士盡鑠.以爲富強之計.亦未可知也.然方之於齊楚爲猶愈.管仲之治齊也.立地均之法.凡澤之網罟得入.林之斤斧得入者.五而當一.藪之鎌纆得入.山之斤斧得入者.九而當一.此或猶古法也.至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亦百而當一.此雖亦土均之遺意.而趨利則已太盡矣.

周之助法兼徹

遂人之興耡、卽里宰之合耦也。耡字、杜解爲助。鄭注謂如漢制街彈之室。以漢書食貨志說參之。是卽中田之廬矣。其政令則里宰治之。蓋助法之民。冬則入居於二十五家之邑。里宰比其衆寡。及中春。遂人令里宰興耡之。里宰乃趨邑中之民。皆出居於廬。合其耦。使先治公田。後治私田。必以秩敍。鄰長贊而治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之謂也。夏人以貢兼助。故夏小正有服於公田之文。殷人惟公田合作。公事畢。乃各治其私田。周人祖公劉之制。以助兼徹。公田私田皆合八家共治之。故曰以興耡利甿也。其異於徹者。徹則九夫同井。無公田。助止八家同井。有公田。有廬舍。且徹之賦。通九百畝之收。十而取一。助則以公田之稼歸公。不更取八家之入。其通力合作則一也。故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助徹授田之異

徹法以九百畝爲一區。九家共之。無此疆爾界。雖名爲井田。而其中不畫井。所謂徹也。化去畛域。則通其無私。慶賞豐凶。無不同受。凡其地不足九百者。或二耜爲耦。或三夫爲屋。其法無往而不可以行。及收。則貢其十之一也。其不名爲貢者。貢則各私百畝。而不耦耕。徹則賦與貢同。但通力合作。而無所私。此爲異耳。助法之田。畫井分區。中爲公田。八家環之。周人雖參以徹法。亦止是八家先助耕公田。後乃轉相佐助。其田之畛域。仍各守之。無和亂也。故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軍賦之制

周禮。王畿軍賦。皆用徹法。邱甸之制。掌於縣師、稍人。所謂甸出長轂一乘也。雖六鄉別用貢法。其軍賦亦與徹同。故每鄉仍以萬二千五百家爲數。六鄉六軍。卽六鄉可分帥者也。然甸出一乘。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助以八家同井。約七家出一人。徹以九夫同井。約八家出一人。其將重車之二十五人不知何出。鄭注謂甸方八里。每旁加一里。爲一成。其人使治溝洫。而不出征。言無所據。且與漢志三分去一之說不符。巖者畫井之外。凡畸零之地。餘夫之田。耕其地者使供此役事歟。然不可考矣。侯國軍賦。皆用匠人九夫爲井、十里爲成之制。所謂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也。(詳見詩說。)一成九百夫。所出止三十人。是三十家始出一人。其賦輕於王畿者。王有所恤。方伯連帥而遞征之。王畿之民不常有兵役也。

軍糧之制

縣師之後。繼以遺人。稍人之後。繼以委人。蓋糧者軍之要務也。遺人職云。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人職亦云。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此與古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之制合。似軍糧皆供於道路。無須自備者。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公劉之師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左傳謂晉文

公伐原。命以三日糧。晉之伐鄭。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則軍糧又似皆自備者。魯誥曰。鰥寡孤獨。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此似軍旅之歲。民有加征。幷賦及窮民者。此於周禮無明文。未是取寄後世子里備糧之制。禮亦無明文也。周書費誓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逮者。相及之謂也。微有饋餉之意。然此是誓衆士之詞。與下書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者。語意有別。蓋此謂糧在輜車。炊家子掌之。無留遺於後。與戰車不相及也。參考諸說。蓋古制。王師出征。方伯連帥所經之國。皆供其芻糧。故孟子曰。師行而糧食。左傳。轅濤塗。恐齊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是也。迫軍至所征之國。恐其抗命。故裹糧以從。挈壺氏。挈畚以令糧。是也。勝則因糧於敵。奏凱而歸。否則不留不處。前勤再饋。三代盛時。絕無千里饋糧之事。

禽獸無定名

禽獸者。動物之大名。古人多互稱之。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有虎豹之皮及羔。鄭君庖人注。以羔豚犢麛雉鴈爲六禽。華佗五禽術。有虎鹿熊猿。禽經一書。則水禽地禽山禽林禽飛禽德禽皆屬焉。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有羽有鱗者。管子、淮南子、以靑龍白虎朱雀元武黃龍爲五獸。鄭君曲禮注本之。鱗羽毛倮。管子幼官篇亦以爲獸。唯介物謂之蟲。月令則通謂之蟲也。大戴記曰。羸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此未免不倫。書曰。越茲蠢。夏官曰。鳥獸行。是人之無義理者。蟲之可也。鳥獸之亦可也。子夏禮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司命

三台文昌皆有司命。鄭司農專以爲文昌。此後世文昌之祀所由始。漢世集禮。於五祀之外增司命泰厲。爲七祀。緯書附會其說。謂是小神居人間者。鄭君取之以注祭法。而禋燎之禮乃漸失其本。蓋楚人譏越人鬼。秦雜戎俗。屈原九章有大司命少司命。皆祭於宮中。大司命云。何壽夭兮在予。少司命云。荃獨宜兮爲民正。此災咎壽夭之說所從來也。厲則始於秦之杜主祠。是司命泰厲之祀乃秦楚之俗。漢世誤列祭法耳。唐宋以來。世又或以東岳爲司命。近又以城隍及竈神爲司命。此皆七祀之說啟之。近代士人多祀文昌者。其所祀與古亦異。

十二次之分星古今不同

凡行、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二十八星謂之宿。十有二辰謂之次。言此乃日月五星所循行而羈集者也。辰宿如逆旅。七曜如過客。故宿又謂之舍。次又謂之房。而其實二十八星亦六十餘年東行一度。惟十有二次乃上古敍星辰時所定之天位。下配地之十二宮。此終古不可改易者也。大火、大梁、鶉火、元枵、永居四正。以待七曜列宿之復止其所。所謂當天位也。自帝堯定中星。以房心尾爲大火。女虛爲元枵。留濁爲大梁。注張星爲鶉火。後世星宿過宮。其法屢易。此卽歲差之故。漢世不明歲差。乃或移易辰次以

就斜星。此歲之藏尾逐客。非古法矣。古法。月氣可移而前。中氣則必在本次。自費直周易說。以星紀之次上配子宮。謂冬至在元枵次首女宿六度。而十二次之位乃下移牛宮。蔡邕、陳卓、皇甫謐等從之。於是古法窮矣。今表列於後。以備稽合。漢書地理志所記劉向分域說與其略同。但文多舛誤。

	堯典 史記律書	左氏內外傳	前漢書 淮南子	費直 周易說	蔡邕 月令章句	陳卓 魏書志	皇甫謐 世紀	一行 大衍曆
壽星	角亢氐	翼軫	角亢氐	起軫七度 終氐十度	起軫六度	終氐四度	國語韋注與陳氏之說同	起軫十度 中角八度 終氐一度
大火	房心尾	角亢氐	房心	起氐十一度 終尾八度	起氐八度	終尾九度		中房二度 終尾六度
析木	箕	氐房心尾	尾箕	起尾九度 終斗九度	起尾四度	終斗十一度	起尾十度 終斗十度	中箕九度 終斗八度
星紀	建牛	尾箕斗	斗牛女	起斗十度 終女五度	起斗六度	終女七度	起斗十一度 終女七度	中斗二十四度 終女四度
元枵	女虛	斗牛女	虛危	起女六度 終危十三度	起女二度	終危十五度	起女八度 終危十六度	中虛九度 終危十一度
娵訾	危室壁	女虛危室	室壁	起危十四度 終奎一度	起危十度	終奎一度	起危十七度 終奎四度	中室十一度 終奎一度
降婁	奎婁胃	室壁奎	奎婁胃	起奎二度 終婁九度	起奎八度	終胃六度	起奎五度 終胃六度	中婁一度 終胃三度
大梁	留濁	奎婁胃	昴畢	起婁十度 終畢八度	起胃一度	終畢十一度	與陳同	中昴六度 終畢九度
實沈	參罰	胃昴畢	觜參	起畢九度 終井十一度	起畢六度	終井十五度	與陳同	中參七度 終井十一度
鶉首	狼弧	觜觿參井	井鬼	起井十二度 終柳四度	起井十度	終柳八度	與陳同	中井二十七度 終柳六度
鶉火	注張星	井鬼柳	柳星張	起柳五度 終張十一度	起柳三度	終張十六度	起柳九度 終張十七度	中星七度 終張十三度
鶉尾	翼軫	柳星張翼	翼軫	起張十二度 終軫六度	起張十二度	終軫十一度	起張十八度 終軫十一度	中翼十二度 終軫九度

十有二次、二十有八星。見於諸經、國語、大戴禮記、及史記、漢書者。多異名。月令一篇。雖取前代之象。斗建並稱。昏旦差貸。不足據也。律書所記。與堯典最合。其星有建無斗。有罰無觜。有狼弧無井鬼。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注。星與張易位。小正所記。乃夏之天象。其星有南門、織女、鞠星。謂昴居大梁西宮之前。參居坤維西南之界。此二者。皆前代之象。非周之辰宿也。周之十二次。詳見左傳。東方三次。通謂之龍。猶書以南方之次通謂之鳥也。其餘大火謂之大辰。析木之末曰津。元枵謂之天黿。亦曰北陸。娵訾之次一曰豕韋。大梁謂之西陸。鶉尾謂之鳥帑。此次之異名也。爾雅、以北陸爲虛。以西陸爲昴。蓋虛昴居西北之中。故舉中以統外。杜元凱兪爲虛、危、奎、婁、昴、畢。蓋統三次言之也。傳又曰。蛇乘龍。蛇亦北方七宿之大名。猶之龍與鳥也。北方並有龜蛇之象。龜居東北。蛇居西北。曰天黿。曰蛇。皆舉其一偏以稱之也。考工記。龜蛇四斿。西方七宿。考工記稱曰熊虎。亦此義矣。二十八星之名。角曰龍門、辰。角亢曰天根。氐謂之本。房謂之駟。一曰農祥。心爲大火。尾爲龍尾。亦曰龍魏。一曰辰尾。河鼓謂之牽牛。須女謂之婺女。虛曰顓頊之虛。營室謂之定。一曰天廟。亦曰大水。水亦北宿之大名也。昴一名留。畢一名濁。柳一曰咮。此皆周時天象星之異名。若施頓、大棣。其名之見於史記漢書者尤衆。特經傳無文。無須詳及。

星土分野之說

分野之法。未詳所始。推以經傳之文。元枵、顓頊、娵訾、實沈、其開國皆在黃顓之世。元枵即元囂。見家語。後人以其受封時歲星所在。即以爲其次舍之名。則星土之說。由來實久。秦漢以後。或分以北斗。見史記天官書及周官疏所引文耀鉤。或分以五星。見天官書及後漢書補注所引星經。或分以支干。見天官書及淮南子。或分以河漢。見漢志、唐志。或分以十二次。或分以二十八宿。六者各有異同。而辰宿之說尤著。自星經、史記、漢書、劉安鴻烈訓、費直周易說、劉向洪範傳、蔡邕月令章句。以及晉志所載范蠡、鬼谷、張良、張衡、京房、諸葛孔明諸人。其說屢易。考以周禮、左傳、國語等書。則星土之說。猶約略可識。分星之法。已難得其詳。蓋某州占某星。屬某次。此法之大綱也。周初。一州百餘國。其某國應屬於次之某宿。又某國應占於宿之某星。古人必詳分之。有成法可考。漢書藝文志。天文家泰乙雜子星二十八卷。是也。泰乙者。古皇之大名。二十八卷者。二十八宿宿各一卷也。其書列於黃帝雜子氣之前。是分星之法。由來旣久。其書在漢時已亡。故注云其書亡矣。正義謂是古皇帝時書。即泰乙雜子星之謂矣。近人徐元扈、謂分星之法。始於黃帝以前。地統之初。其時冬至日躔畢九度。居子宮正中。古聖據天地自然之象。以定分野之星。其言較一行兩戒之說。於理爲少確。其謂越爲箕尾。燕占虛危。於經史亦頗有明徵。但以鄭爲漢中之南鄭。謂楚及川蜀邛播。未見實據。總之。上古神靈之制。後世難得其詳。且一星之象。或以象人。或以象物。或以象事。其書旣亡。此非人之推驗所能悉合。

分野見於左氏內外傳及星經史記者最古。然皆非周公制禮時所謂分星之舊域。何者。成周之初無秦鄭。東周之初無三晉。秦漢之初無益州交州。今諸說有此者。蓋西漢以前。古法猶在。左氏等各據古法。以當時之國七分配之。故有鄭韓益交等名也。後世不詳察其故。似楚已滅宋。房心可無事仰占。晉既爲三家參猶可以互統。此則耳食之倫。無足與辨。

五岳

大宗伯、大司樂、皆言五嶽。職方氏則統曰山鎭。鄭注宗伯。從爾雅釋山篇末所載。以泰、華、霍、恆、嵩、爲五嶽。注司樂。從爾雅釋山篇首所載。以華、嶽、岱、恆、衡、爲五嶽。鄭志雜問又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見詩崧高疏。）是則以爾雅前說爲定解矣。史記封禪書及白虎通風俗通。凡魏晉以後著述。多從爾雅後說。賈氏義疏。謂周人權以吳山爲西嶽。隨復其故。孔穎達則直以西岳嶽山爲非。謂不當據已所都改定岳祀。近人又謂爾雅後說乃漢人所增屬以附會當時之制者。似皆未確。考五嶽之稱始見於周官。而五嶽之祀實始於帝世。書言巡狩四岳。止著岱宗。餘則稱之西岳南岳北岳。以四方之侯伯主之。其中岳在冀州。止稱之岳。至於岳陽。是也。別於四岳言之。則曰太岳。至於太岳。是也。以四岳之長泰嶽主之。太岳即周時許男之祖。此皆見於經文者。其西南北三方之岳。未詳何山。伏生大傳云。元祀代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又曰。幽都宏山祀。其文殘缺亂錯。雖夏祀南岳之文。幽都宏山祀。亦當是冬祀幽都恆山。避漢諱。故作宏也。鄭君注之。謂霍山即南岳。論衡書虛篇。亦以霍山爲堯舜時南岳。說並誤矣。既曰中祀。則霍山即太岳甚明。傳謂之霍太山。職方氏所謂冀州之山鎭曰霍山也。以禹貢之文證之。尤毫無疑義。蓋南岳之名。經文不備。史記封禪書。謂舜時南嶽爲衡山。證以舜葬蒼梧。及毛公詩傳之說。當亦不誤。抑可知此時南嶽並非霍山矣。雖然。史於舜狩四岳之後。繼之曰。中岳、嵩山也。五載一巡守。禹遵之。此誤以夏后之中岳爲有虞之制也。蓋唐虞都冀州。故以霍山爲中岳。夏后一代。其都多在豫州。（詳見書說。）其興也。有神降於崇山。故始以嵩高爲中岳。以灊南之霍山爲南岳。伏生尙書夏傳曰。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又曰。禹奠南方霍山。伏君獨於夏書列嵩霍於五岳。則嵩爲中岳。霍爲南岳。乃夏后之制無疑。太史公因此遂誤以夏制爲虞制。於舜狩四岳之後。增衍嵩山中岳一語。下又曰。五載一巡守。禹遵之。以禹證舜。謂其制必同。而不知虞之中岳。禹貢及伏傳其有明文。與夏后氏固有異也。商都亦多在豫州。（說詳上書經。）五岳或如夏制。周則職方氏所掌。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鎭曰恆山。此本周之五嶽。但正東有沂山。河內有霍山。古人恐後世誤以四正及河內之山爲周之五嶽。故於爾雅篇首釋曰。

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所以著當代之禮也。蓋嶽本禹貢之岍山。周都豐鎬。岍在其西。故以岍爲西嶽。嶽乃山之尊稱。本非山名。周人呼岍爲嶽。猶禹貢之呼霍爲岳也。因畿內之山無大於此者。且自是而始列爲岳。故直以嶽名之也。至若豫之山鎭。言華而不言嵩。則周人未嘗以嵩爲岳甚著。風俗通義引詩崧高維嶽說之。實非詩旨。毛傳鄭箋及孔子閒居篇注。皆以崧爲山貌。嶽爲四嶽。未嘗謂崧高爲中嶽也。且毛傳云。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其言與書傳史記之說尤合。可知唐虞時之四嶽即此甚明。詩之崧高。實無中嶽之說也。雖然。周之東遷。華入於晉。嶽入於秦。王畿之內。唯嵩山爲豫之巨鎭。且是夏商之中岳也。平王因陋就簡。頗改易前人舊章。其或以嵩山爲岳。亦理勢之必然者。左傳曰。用平禮也。則平王以後之制。其不同於周初者多矣。爾雅於篇末又說云。嵩高爲中岳。史記夏后之制歟。記東周之制歟。皆不可知。故史記封禪書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若必曰此漢儒所附益。竊亦有未敢信者。

或問。子言唐虞之時以岱華衡恆霍太山爲五岳。夏以岱華霍恆嵩高爲五岳。周以岱嶽衡恆華山爲五岳。考之經傳。信有徵矣。抑五嶽可變置乎。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社稷之神。皆生爲上公者也。公侯皆天子之臣。非天子不議禮。故王者秩無文焉。夏祀句龍炎柱爲社稷。湯以周之后稷代柱。漢以夏禹代句龍。又名天柱山爲南岳。以潰水爲四瀆而釋淮。此皆變置於天子者也。夫何疑。且禮莫大於正名。使周都豐鎬而以華山爲西岳。是所謂西者反在東矣。名之不正。孰甚於此。經傳既有明文。不得以後代之異說棼而亂之也。

章服通考

章服之說。見於尙書、周禮、毛詩、左傳、考工記、小戴記者甚詳。儒者或偏執單詞。未淹衆義。故歷代之制每多變革矣。伏生書傳。以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爲五章。謂天子服五。諸侯服四。子男服三。大夫服二。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以此相間而爲五采。（見雅雨堂刊本。末句見隋書禮儀志。志引傳文。與此小異。謂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歐陽氏及大小夏侯書說。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爲十二章。天子備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夫五章。（見後漢書輿服志。志又云。三公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與章數不合。注引獨斷云。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蓋志說誤也。然獨斷遺此。亦有兩說。一云。三公及諸侯之祠者九旒。卿大夫七旒。一云。三公九。諸侯卿七。豈歐陽夏侯說不同歟。抑明帝後制有變易歟。）劉向謂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見說苑修文。）劉熙釋名。以龍章嘗禮之衮。以藻當禮之毳。謂畫藻於衣。象水草之毳。以左傳之黻冕當禮之希冕。謂畫黻紩文采於衣也。說文謂粉米黻黼字皆從黹。（見經典釋文。今本說文無黺字。）馬季長書注。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

自龍衮以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幷藻火為四章。見尚書傳疏。 鄭康成書注。謂宗彝者。宗廟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差等。以上見書疏。 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見左傳桓二年疏。 其三禮注說。義與此同。謂鷩畫以雉。卽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希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其郊特牲注。謂龍章而設日月。是為禮。又注考工記火以圜二句。謂火在裳。獐在衣。與書禮等注不合。王肅謂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天子山龍華蟲耳。見書正義今僞書子華子有此說。 杜預左傳九文注。分華蟲為二。合粉米為一。亦不及宗彝。尙書僞孔傳。於諸家傳注。多用馬說。以日月星辰為三章。華蟲亦為一章。故諸侯自龍衮而下九章。去三辰及山也。正義解僞傳。謂孔以三辰為三章。合華蟲為一章。大誤。詳核傳文自見。 謂宗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葛之精者曰絺。五采備曰繡。其說之不同如此。漢魏以後。從歐陽夏侯。不以宗彝為章數。齊梁以後。從鄭禮注。衣之章皆有虎蜼。然梁從鄭義而加以三辰。後又改雉為鳳。據孔傳加圓花。周齊雖確守鄭義。隋以後。乃皆加三辰。備十二章。而火與宗彝。或衣裳。或頭或冑。亦各不同矣。愚嘗合諸經之文考之。知有虞成周禮制雖異。章數實同。傳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禮曰。五色六章十二衣。其言異者。蓋以人臣之章言之。則九文五章卽書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也。此不兼天子之章在內。若兼天子及士庶之上服言之。則章有六等。衣有十二矣。書言命有德。承上知人來德節三德六德而則天子不在所命內可知。十二章共分六等。去尊章三則止有九文五章矣。自一章至九章九等。加以天子之十二章為十等。再加以庶士之元端庶人之緇布衣。共為十二衣。皆上服也。 伏生去三辰。粉米黼黻。而以作會為章名。與諸經不合。鄭氏譏而非之。自是。見隋書輿服志及大傳鄭注。 餘如歐陽夏侯。劉向說苑。馬注。僞傳。釋名。左傳注說。雖不能盡合於經。尙未嘗以宗彝為章數。歐夏以三辰為三章。馬注。僞傳以為二章。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說不合古之旂制。旨一旗一章也。歐夏以華蟲為一章。馬杜僞以為二章。與考工記鳥獸蛇之說不合。蟲者。動物之大名也。釋名以藻為義衣之章。義亦附會古無明文。 鄭氏孝經法服注。亦嘗依用舊訓。不以宗彝為章。見北堂書鈔衣冠部及孝經釋文。 至書禮等注。乃牽合文義。與經傳多忤。如謂華蟲為雉。宗彝為虎蜼。與鷩毳之義合矣。然周官宗彝不止虎蜼。考工記以華蟲為鳥獸蛇。亦不惟赤鷩。謂周畫三辰於旗。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與禮記天子龍袞。周官袞衣九章。考工記繢火於衣之說合矣。與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毛詩左傳黻衣黻冕等說則不合。司馬法謂夏后氏已有日月之旗。是亦不始於周也。至謂希冕三章。元冕一章。與典命司服之文顯相剌謬。解考工記。謂獐畫於衣。火繡於裳。與禮注登火等文又自相矛盾。且謂衣畫天地是天

子僭天。鄭引子家駒之說。疏謂是公羊傳文。今傳無此語。 鳥獸蛇皆謂鷩雉。禮記注又謂會人十二章。天子止九章。此尤名不正言不順矣。書正義知鄭說之非是。謂其取理太迂。而詩禮等疏仍隨文釋之。不少為糾正。唐風正義。甚謂三公毳冕。孤希冕。大夫元冕。因射人三公執璧一語。遂以侯國之臣服上遜王朝。賈公彥又衍為大章小章之說。以曲護鄭短。皆皆誤耳。王之三公孤卿大夫其章服鄭無明文。王制鄭箋云。古者大夫服毳冕。是正義之說非鄭義也。三公執璧乃以摯見王。受而不還者。非子男之璧。 推按諸經之文。有虞成周皆三辰為一章。山與龍分二章。華蟲分鳥獸蛇三章。此衣之六章也。三辰為一章。所謂天時變也。太常者三辰並繪。故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時變者。日赤。月白。北斗象七緯之色。一赤二白三赤四黃五黑六青七白。 山託於地。所謂土以黃。山以章也。龍生於水。所謂水以龍也。華者。草木之英。蟲者。動物之大名。羽毛鱗介贏皆謂之蟲。華蟲之華蟲。卽考工記之鳥獸蛇也。鳥。謂朱雀。周禮所謂鷩也。鷩非赤雉。亦鳳類。說文曰。鸑鷟。鳳屬也。郭璞子虛賦注云。鵕鸃。鳳屬。有光采。 獸。謂白虎。周禮所謂毳也。蛇。謂元武。螣蛇。周禮所謂蜼也。天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蜼字。鄭司農讀為蛇虺之虺。字一作蜼。見顏氏家訓。一作蝺。見管子。蛇謂黑蝡也。高誘淮南子注云。黑蝡蛇也。爾雅翼云。鳥蛇性善不螫。北方水位色黑。故天文螣蛇稱曰元武。 以此而繪於宗彝。所謂山尊、龍勺、會卽古彝、蜼彝也。虎蜼繪於衣。自是舊說。特鄭解經文誤為合。 龍、虎、鳥、蛇。在物為四靈。在天為四宮。卽列宿之象也。是之謂衣之會。鳥彝、虎繪字。謂繢畫之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各為一章。此裳之六章也。虞夏用絺畫五采以為繡。故曰絺繡。獨舉絺者。猶周禮言五帝之祀。獨舉裘也。所謂舉一隅矣。衣之六章。象天象地。裳之六章。象物象事。皆取象以勵德也。象地者。虞止一章。周乃益之以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周人繢火於衣。而在於天山之間也。此二節為錄尊。上公以下止繢四章。 古時。凡衣之績。必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山以土章。龍以水章。蟲以華章。火無質。故虛其中而闕之。天不可畫。而元衣卽天之色。三辰異采。故曰變。地不可畫。象以山。山依於土。有朽壤則崩。故畫山於土上。龍生於水。實人君之象。故畜龍雖四宮之一。不與華蟲同文。鳥獸蛇皆棲息於草木者也。故皆以華章之。四時之位。卽謂四宮。雜五色以章之。卽謂水土華也。藻與粉米不以物章之者。裳主於繡。五色自備。天地可以役物。物不復以物役也。蓋周人之制。衣七章。裳五章。七章。一三辰。二火。三山。四龍。五鳥。六獸。七蛇。明之服制。君服蟒龍。臣服飛魚。今自大學士以下皆服蟒。封爵者始服麒麟。古之遺制也。蟒。王蛇。 五章。藻與粉、米、黼、黻也。衣之章亦尊者在上。裳之章亦尊者在下。惟天子備物。故禮曰。王被袞以象天。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荀子曰。天子山冕。惟天子之衣始有日月火山也。上公自龍以下九章。衣四章。裳五章。謂之九文。其九命作伯者亦服之。故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冕服九章。詩亦曰。又何予之。元袞及黼。卽謂上公與方伯之服也。八命者無龍。自鳥而下。是謂之鷩。故考工記。鳥次於龍。衣三章。裳五章。典命謂王之三公八命。衣服既其命數。禮曰。制三公一命卷。卽謂本服鷩冕。再加一命。則服袞也。七命者裳無黼。衣亦自鷩以下。故周

禮謂侯伯之服鷩冕，冕服七章，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裳卽纁裳之別名，亦赤色。（爾雅曰，縓）（赤韍，注以為黑色，誤）言韍者，別於王之有黼也，裳之章以黼為尊，故詩特表之曰元袞及黼，侯伯不得服黼裳，而衣加黼領焉，故禮曰，諸侯黼，詩曰，素衣朱襮，爾雅曰，黼領謂之襮，荀子哀公問曰，黼衣黻裳，蓋晉魯皆侯爵七命，故云云也，六命者無鷩，自虎以下，衣二章，裳四章，是謂毳衣，禮謂王之卿六命，衣服眂其命數，詩唐風曰，豈曰無衣六兮，王風曰，毳衣如菼，皆謂此也，蓋侯伯入為王官，位當上大夫卿，衛康叔為司寇，鄭桓公為司徒，是其證已，晉之文侯，從王東遷，曲沃武公，賂王受命，旣為晉侯，且希內職，故詩詠衣六，是王之九卿皆毳衣黻裳也。（詩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此大夫謂司徒失敎司寇失刑，皆上大夫也，毛傳誤以為四命之大夫，鄭箋云古者大夫服毳冕）五命者亦毳衣，無蜼，漢書楊震傳曰，蛇蟠者，卿大夫服之象也，蓋惟六命以上者衣得綸蜼，故曰卿大夫服之象，下此則無蜼矣，衣一章，裳四章，故曰子男五命，自毳冕而下，冕服五章，蓋自上公九命至此，王之公卿及五等諸侯，皆以四宮之象為衣之章，所以象天之所宿分布於四方也，蛇虺不為章首者，純陰凝結之象，不以君長民物也，（蛇在北方之西，正當亥宮）（純陰無陽）四命者無毳，其衣繡黻，衣一章，裳三章，故禮曰，衣服眂其命數，是曰黻冕，亦曰希冕，卽絺冕，（見周禮注）冕也，（見阮諶三禮圖，今見隋志）禮器曰，諸侯黼，大夫黻，卽謂此，黼者，黼領之中衣也，黻者，黻文之元衣也，秦仲始命為大夫，襄公嗣之，故秦風曰，黻衣繡裳，方伯之國，亦得僭孤，故左傳曰，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杜注云，太傅，孤卿，周禮謂王之大夫，公之孤，皆四命，又曰，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則希冕卽黻冕明明，故釋名於鷩冕毳冕後繼以黻冕，謂畫黻紩文采於衣也，與鄭氏希冕之說同，說文及阮氏三禮圖作黹，卽黻衣之名矣，鄭氏謂衣紩粉米，此實誤耳，（諸經並無衣紩粉米之文）三命再命者，其衣無文，故謂之元裳，則三命者三章，藻、粉、米，再命者二章，藻、米，禮器謂士三旒，卽王之上士冕服以三為節也，周禮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又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又曰，再命受服，（始受冕服也，其冕二旒，裳二章也）以此推驗，無不符合，蓋一命者不得服元冕藻裳紂衣而爵弁，不命者裳亦無章，纁裙純衣而爵弁，周禮謂一命衣服亦眂其命數，卽謂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也，士冠禮，士昏禮，裳皆無章，此卽子男之士及公侯伯之中士下士之禮也，（詳見儀禮說）司服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此謂王之下士及凡侯國之士禮矣，禮有互文見義者，悉以典命九等之數及宗伯九儀之命推之，則無不合，（宋紹興四年，國子監丞王普奏言，臣嘗考諸經傳，其得冕服之制，蓋王之三公八命，鷩冕八旒，孤卿六命，毳冕六旒，大夫四命，絺冕四旒，上士三命，元冕三旒，中士再命，元冕二旒，下士一命，元冕無旒，其說與周禮最合，惟云一命者亦元冕，少誤，其冒衣裳之章，與諸經亦不盡合）鄭氏於此每多抵忤，毛詩傳

又謂王之四命大夫亦毳冕，禮記疏謂無孤之國，其卿亦希冕，此於經傳亦無明文，未足據也。

旗常之章

禮注謂王之袞衣備升龍降龍，公之袞衣無升龍，說文亦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向，蓋升龍取象於中宮軒轅黃龍，降龍取象於東宮七宿蒼龍，在天之象，本有二龍，故王者居中馭外，備取象焉，上公方伯雖亦袞衣，止繡蒼龍，象臣職也，鄭於司常交龍為旂，及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其說實誤，案升龍降龍之說，見於儀禮覲禮篇，所謂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也，推此文義，似天子之旗果備升龍降龍者，然此是天子率諸侯朝日之禮，白虎通引古禮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實卽此處傳文，蓋所謂交龍者，交古蛟字，（漢書高帝紀云，見交龍於上，史記作蛟龍）在旗則龍配以蛟，縿下之虎配以熊，鳥配以隼，蛇配以龜也，非交互之義矣，不然，上公之袞止降龍，何諸侯之旗反交龍乎，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五旬，自是一例，曲禮之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卽此五物也，考工記之龍旂九斿四旬，止言四宮而不及三辰，此皆取於衣之章繪於旗常者，觀此，更可知書之華蟲卽考工記之鳥獸蛇矣。（鳥交作旟，爾雅郭注有此說）日月為常，與招搖在上，卽左傳之三辰旂旗也，禮文偏舉之，傳文統言之耳，招搖卽北斗杓星之名，戰國策所謂七星之旟也，專舉杓星者，杓建四方，有指麾之象，故軍帥之旂取象以此，否則或是王之大常備畫三辰，侯之建常止畫北斗也。

三公執璧

此璧乃贄見於君，天子受之而弗還者，非君子之穀璧男之蒲璧矣，詩禮正義據此一語，謂三公之章服與子男同，凡禮之明文，如三公八命，衣服眂其命數，及三公一命卷，袞字从公衣等說，皆置而弗顧，且由是而等差之，謂孤卿希冕，大夫元冕，殊為紕繆。

介菴經說卷五

儀禮

冠名冠制

今人首服通謂之帽。因於古也。尚書大傳。成王問舜何冠。周公曰。古之人有冒而句領者。（見北堂書鈔。）荀子作務。（謂是孔子對哀公之言。）淮南子作鍪。古篆文作冃。（說文謂冃爲小兒蠻夷頭衣未確。）世俗因冒更加巾耳。此與委貌之貌。章甫之甫。毋追之毋。般冔之冔。皆聲同音別。周人以冒爲喪紱之服。其首服通謂之冠。字从冃者。覆下之名。元者。首也。寸者。度也。覆於首而各有制度焉。此冕弁旣作以後之稱也。蓋自黃帝作冕。歷代因之。唐曰收。（史記黃帝紀。）虞曰皇。夏因堯制。又作皮弁。般曰黼冔。周詳冕制。又爲爵弁。形如元冕而延平。故禮與收冔同記。見夏般以前。止亦收冔。無此爵弁也。毛詩傳曰。冔。般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漢書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此之謂矣。周官弁師注以弁爲古冠之大號。孔賈義疏皆從之。非是。周禮以冕弁冠爲三等。此冠是通稱。冕之名止通於爵弁。說文有覍字。訓曰冕也。卽專指省弁言。弁之名止通於尊者之冠。故委貌曰冠弁。喪冠曰服弁。緇布冠曰弁髮。非凡冕與冠通可謂之弁也。弁師之名。舉中以該上下。不敢以至尊之首服斥爲官名耳。

其制。則董子春秋繁露曰。虞之首服錣員。（錣古圜字。謂高曆修圓也。）夏之首服卑退。般之首服員觽。周之首服習而垂旒。蔡邕獨斷曰。般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前小後大。皆以三十升漆布爲之。此卽皇收冔冕之形制矣。弁之制。說文謂字象其形。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據此。是弁以皮韋爲之。皆上銳下廣。其縫會於頂而有邸。故曰會弁。以采玉飾其縫。故曰璂。弁形如今之襪帽。（俗名皮帽。）但中用象邸。其頂近後耳。漢書輿服志爾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不如兩手合抃之說顯著而易識也。

元爵紺緅紂純緇黑

元爲天之正色。今曰燕尾青。一曰天青。（燕曰元鳥。故以擧似。）統五方之色。合而成之。而又不能名其何色。故曰元也。其色近黑而實異。與紺緅紂爵亦殊。古時染人掌染事。凡黑黃青赤各有取資。不惟染黑染赤二種。鄭注於元朱二色皆有疑詞。蓋染人之法。經傳不具。賈疏謂以纁入赤爲朱。入黑爲紺。紺入黑爲緅。緅入黑爲元。元入黑爲緇。此臆度之言。非有所據。何晏論語集解。又以紺爲元。以緅爲緅。此皆誤說也。說文曰。紺。帛深靑揚赤色。釋名曰。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則紺乃東南之間。深靑卽俗之所云藍色也。藍而含赤。爲今紅靑無疑。緅爲五入。禮有明文。鄭君或謂卽爵。云其色赤而微黑。其巾車雀飾注。則云黑多赤少。淮南子曰。（廣雅。）以涅染緅。則黑於涅。證以五入之文。是巾車之注乃緅之確解。鄭君誤以此爲爵。又誤以微黑爲緅也。（以緅爲靑。說文新附字以緅爲靑赤。尤誤。）蓋紺爲靑赤。緅爲黑赤。皆間色也。爵之色在元黑之間。不可以赤言。亦不可云間色也。何者。古制衣冠必用正色。以爵爲弁。則爵非間色可知。正色止有六。今爵在元黑之間。而不謂之間色者。天之爲道。含樞隱耀。正位北方。與物無間。故五方相錯。各有間色。惟元與黑不可云間也。卽爵之謂矣。蓋爵之色視元微黑而又不若緇之純黑也。故古人以爵頭譬之。猶今稱元者譬以燕尾矣。古制。衣與冠同色。元冕者元衣。緇冠者緇衣。惟爵弁者紂衣。士純衣。說者以紂爲緇之古字。純爲緇之大名。又曰。純者。紂衣也。實亦未確。爵色旣非純黑。無由配以緇衣。紂者。帛色之類於爵者也。染韋爲之則爲爵。染帛爲之則爲紂。此皆以色言。純衣者。專言其質。卽絲衣也。

親迎之禮

親迎之禮。壻入廟。升堂北面奠鴈。疏謂此時當在房外。後代漸文。迎之於房。親親之義也。案尚書大傳、春秋繁露、公羊傳注。皆謂夏后氏逆於廟庭。般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皆無逆於房之文。疏云房者。蓋疏明逆戶之義。謂是房之戶外。以別於廟室之亦有戶也。非謂房中矣。記曰。父醮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是此時女之母已出立於房之戶外。壻旣奠鴈。更進至女母之南。當楣北面。母命女出。立於母左。母以授壻。壻再拜稽首受。遂牽婦降自西階。此卽所謂逆於房也。詩曰。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

乎而。毛傳謂指女家廟內言。衆古禮以刺時也。朱子謂指壻之家內言。見時不親迎也。二說皆可通。毛公之義。婉而多諷。而先著。次庭。次堂。在女子目中。微嫌倒置。指壻之家內言。則周之廢禮日漸日甚。尤可徵見。蓋古禮親迎之日。壻乘車先歸。俟於門外。今不惟不親逆。且俟不出門不出庭。甚至不下堂矣。此魯哀公所以疑冕而親迎爲已重也。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有以哉。

樂制

鹿鳴者。諸侯之樂歌。而鄉飲酒禮升歌用之。騶虞者。天子之射節。而鄉射禮三耦用之。九夏者。天子之金奏。而諸侯祭禮、燕禮、鄉大夫之飲禮皆用之。鄭注謂禮盛者可以進取。其說有似昏禮之攝盛。最易啟人之僭端。非經義也。古人樂章原有逮下之義。因其聲中並無天子辟公字樣。文詞可通。義且有取。故在下者得通用也。非雍詩、八佾、亦得僭亂矣。且天子宮縣。以金奏之。以玉振之。故書曰。戛擊鳴球。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將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即周禮之九夏。所謂王出入則奏王夏也。諸侯軒縣。止以鎛鍾節樂。不得以之奏樂也。有石磬特縣於堂下。不得用玉球也。故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禮器曰。擊玉磬、朱干。諸侯之僭禮也。卿大夫判縣。無鎛鍾。士特縣。鐘磬一肆。此所謂全爲肆也。諸侯之卿大夫、西鍾東磬。士縣磬而已。皆半於天子之卿大夫士。所謂半爲堵也。然則樂章雖同。奏樂各異。於逮下之義固並行不悖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二篇。皆不言樂。乃諸侯之大夫士祭不用樂者。楚茨之詩言鼓鍾送尸。明是金奏。則孝孫指王。君婦指后。傳箋說爲得實。朱子謂此是公卿有田祿祭祀之樂歌。不如小序爲確。

燕飲之禮與酒誥合

昔者禹惡旨酒而疏儀狄。成湯長相。內外臣庶罔敢湎於酒。武王狩於妹土。作酒誥。羣飲者殺。先王之防酒禍如是。周公制禮。設酒正、浒氏。以幾酒謹酒。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謂之公酒。無私醵也。自天子下達。皆有飲禮。定以節制。不惟厭飫警心。豐形作鑒矣。古之飲禮。祈穀旋反。執爵太寢。四時之祭。燕其宗人。春秋祭社。合錢而酺。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此之謂也。此上下之通禮也。人君歲燕其臣。或燕外臣。卿大夫燕飲賓客。或賓興賢能。皆飲。酒誥曰。其爾典聽朕教。爾大享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此之謂也。此貴者之禮也。每歲孟冬。飲蒸之後。勞農而休息之。蜡祭之後。命國爲酒。以合三族。酒誥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之謂也。此庶民之禮也。濡首著於易象。懿戒陳於衛侯。聖賢於此。未有不加慎者。故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見初學記二十六。

士冠禮士昏禮

鄭氏目錄以士冠禮爲士之仕於諸侯天子者。疏謂公冠四加。後加元冕。天子當後加袞冕。皆非是。按天

子之下士與公侯伯之上士皆一命。其裳一章。所謂衣服眡其命數也。其上服則爵弁紂衣。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其命服元冕。裳二章。所謂再命受服也。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其命服亦元冕。裳三章。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衣服眡其命數也。今士冠士昏二篇。皆止言爵弁纁裳。而不言裳之章爲何物。是此二篇乃公侯伯之中士下士及子男之士禮也。古者冠禮之終加。昏禮之親迎。必皆服其上服。無且藉之。豈有自降之禮。今二篇不言裳有章。則此爲不命之士禮可知。惟其不命。故天子諸侯之世子冠禮眡此。記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若一命受職。或爲大夫。或爲士。爵而命之。斯爲貴矣。故其裳有章。至再命以上。至於天子。其冠禮之終加。皆用元冕。元冕者。五冕之大名。周禮弁師職云。元冕。朱裏延紐。大戴禮公冠篇云。四加元冕。荀子曰。諸侯元冕皆統五冕言之。此元字謂冕之色。周禮司服之元冕。彼元字乃衣之名也。自上公至於再命之大夫士。皆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元冕。古文三三積畫成字。公冠篇四字乃三字之訛。古者緇布冠統於元冠。始冠用之。從其朔也。既冠敝之。古者庶人緇布冠。謂之緇撮。嫌偪下也。爵弁統於皮弁。故周禮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一命以下之禮。其上服皆爵韋弁。韋弁皮也。故亦曰皮弁。其裳或有章。或無章。惟其以爵弁爲上服。故次加皮弁素積。終加始用爵弁。若再命以上。次加皮弁。三加應皆元冕。特元冕之服五等。三命再命者。元衣而冕。四命者。黻衣而冕。五命六命者。毳衣而冕。七命八命者。鷩衣而冕。九命者。袞衣而冕。其藻玉采章。各視其命數。天子則始加元冠。次加皮弁。三加之冕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蓋冕之服九等。惟天子十二章。九命至再命。各依命數。就其冕之色與質言之。皆元冕也。弁之服四等。或素。或韎。或爵。而爵或有章或無章。就其弁之物與質言之。皆皮弁也。冠之服三等。或朝服素韠。或元端爵韠。或深衣圍裳。就其冠之物與質言之。皆布冠也。緇布冠之異於元冠者。緇布冠缺項無梁。其色黑。故曰緇撮。此與緇布深衣爲庶人之上服。元冠有梁而色元。此與緇布深衣乃諸侯至於士燕居之服。天子則元端而居。不深衣也。注疏不據禮經之文。詳其同異。實誤。

少牢特牲二篇

鄭氏目錄以少牢饋食爲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以特牲饋食爲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禮。此說尤誤。曲禮下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又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此禮之明文也。參考諸說。是禮記之言皆互文見義。總以周官經之九命九儀爲綱。謂曲禮二句是言王朝之禮。雜記二節是言侯國之禮。亦不盡然也。蓋祭以索牛。謂以太牢。此王之卿大夫、公侯伯之孤與卿之禮也。祭以羊豕。附以少牢。此王之上士中士、公侯伯之下大夫、子男之上大夫卿之禮也。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此公侯伯之卿大夫、子男之上大夫、及王之上士中士之

禮也。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此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下大夫卿之禮也。但再命以上。冕而祭於公則同。其冕旒章服則異。一命以下。弁而祭於侯則同。其裳之有章無章則異。今少牢饋食及特牲饋食二篇。皆冠而祭於己。是少牢篇乃子男之下大夫、王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祭其祖禰之禮也。緣此三者皆一命也。特牲篇乃公侯伯之中士下士及凡子男之士。祭其祖禰之禮也。緣此二者皆不命也。若是公侯伯之卿大夫。應弁而祭於己。不應元冠。王之上士中士亦然。緣再命以上者已受冕服也。若是公侯伯之上士、王之下士。祭應元冠。而牲不應特豕。緣一命之士皆得祭以少牢也。鄭注不以九命九儀之數差之。唯解以私臆。所以棼亂不得條貫。觀弁而祭於己可也一語。足知祭於己之服。止降於命服一等。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因其祖近。故略許之。亦聖人從純冕之義。謂猶有說以處之。較於他之僭竊者差勝也。鄭謂弁而親迎是攝盛。亦誤。凡弁其有而身之者爲攝。爵弁本士之上服。此祭於公及冠禮三加時所必服者。何攝之有。士昏禮之攝盛。止墨車袀䄂纁袡耳。

績綏

綏者纓之餘。委而垂之。故曰綏。非於纓之下端繼以他物也。朱纓者朱綏。丹纓者丹綏。績綏者績纓。本亦互文見義。凡不綏者。其纓短故無餘。注疏見經之言綏者止有績綏之名。於是謂凡纓之垂者皆以績爲飾。殊誤。

袂侈

少牢篇云。主婦被錫衣侈袂。雜記曰。凡弁絰服。其衰侈袂。據此。是婦人之服及弁絰之衰乃侈袂。鄭氏周官司服注。因此謂大夫以上之服皆侈袂。故玉藻注改元端爲元冕。此說非是。樂記端冕注云。端、元衣也。是侈袂之說。鄭亦或不用矣。

介菴經說卷六

禮記

大小戴

后倉傳禮。作曲臺記數萬言。以授二戴。二戴各采取古籍說之。延君傳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次君傳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是也。此皆在宣帝之世。漢儒如馬融、盧植、鄭康成、皆嘗注小戴記。而大戴之學遂微。魏晉以降。或止傳三十九篇。故晉陳劭周官論序曰。戴德刪古記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見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從其說。謂劉向別錄。古記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鄭元爲之注。釋文又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禮記同。此不可謂之小戴記。漢季二戴記禮。並在劉向校書前。別錄之四十九篇。實卽小戴記。偶未標題姓氏耳。別錄成於漢哀帝之世。戴氏在甘露閣已並爲博士。論於石渠。則延君無從刪劉氏之書。次君

亦必非刪延君之記。且二書之同者。如投壺、哀公問。並不在逸篇中。其逸篇如王度記、（見曲禮正義。）辨名記、（見魏風詩疏。）謚法篇、（見沈約謚法序及通典通志玉海。）禘于太廟篇、（見少牢饋食疏。）及經疏史注所引大戴逸文。竟絶無與小戴同者。則大戴記之逸篇四十六非卽小戴記可知。別錄之篇次既與小戴記同。橋仁親受業於次君。漢書稱其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成帝時。爲大鴻臚。（見後書橋元傳。）則月令樂記等篇非馬氏所附益甚著。論序釋文忘其世次之後先。隋書又附會陳說。未之考耳。（曹褒傳慶氏禮亦四十九篇。）

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俱家世傳業。（見前漢書儒林傳。）後書稱橋著章句四十九篇。至漢魏之際尤盛。大戴之學。無表見者。劉熙謚法注二卷。隋書經籍志附於大戴記下。蓋謚法本大戴記中篇名。劉氏嘗注此一篇耳。（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卽大戴記之逸文。）後北周盧辨景宣始注大戴記。亦未能詳備。明人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有大戴禮橋記八卷。注云橋仁著。此因橋元傳誤謂仁從同郡戴德學。故附會爲此。實僞書也。（漢以來書目不載。）季卿止從次君學。未嘗從延君學。橋元傳德字乃聖之誤耳。大戴原書八十五篇。晉代已殘缺。據陳劭之說。是晉時傳三十六篇。據隋書之說。是隋時傳三十九篇。史記索隱云。存三十八篇。韓元吉序引崇文總目云。存十卷。三十五篇。玉海引總目云。一本作三十三篇。又引書目云。存四十篇。其篇始三十九。（此是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云。十三卷。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謹案。郡齋之說。卷數與隋唐書合。（今所傳崇文總目。亦云大戴禮記十三卷。）篇次之缺。與書目韓序皆合。卽今之傳本也。然玉藻疏稱五經異義引此書明堂篇說。謂之盛德記。是此書止傳三十九篇。後人誤分盛德記爲二篇也。且詩禮正義、文選注、漢書注、通典、通志。所引大戴記文。如王度記、辨名記、三正記、（儀禮疏引大戴禮云。卿大夫之響今尺。據白虎通引三正記文同此。）謚法篇、祭法篇、（皮日休有補大戴禮記祭法篇文。）禘于太廟篇。及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等文。今本皆不載。豈隋唐時篇之殘缺者猶傳於世而可舉歟。抑古本文多於此。後因殘脫。乃多分其目當之歟。詩正義曰。大戴禮記。殘缺之書。文多假託。是古人嘗疑之矣。今考其書多與古籍同文。其言醇而不駁。韓序稱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蓋信乎有不可沒者。此古人所以列之爲十四經歟。

軍行不爲陣

行前朱雀二句。注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鄭君之義。讀行爲行列之行。蓋前有水五句。是言軍之行走。此以下。言陳之行列也。疏亦以此爲行走。非是。軍之行走。發師前進而已。不得作陣橫行。又安得曰進退有度乎。朱雀、元武、靑龍、白虎。在天爲四象。在物爲四靈。朱雀、鳳屬。於星宿曰鶉。禽經云。赤鳳謂之鶉。是

也。於卦屬離。說文云。鵔鸃、鷩也。郭璞上林賦注云。鵔鸃似鳳。有光采。是也。白虎、麟屬。卽騶虞。詩箋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是也。四靈爲軍陳。始於黃帝握奇經之飛龍翔鳥虎翼蛇蟠。與天地風雲並爲八陣。又合前衝後衝。並爲四陣。卽此象也。去蛇取龜者。以龜、天蛇。皆北方元武之宿名。其實一也。疏引三禮義宗。又謂此軍行所置旌旗。卽考工記之龍旂九斿。鳥旟七斿。熊旗六斿。龜蛇四斿是也。其說亦通。然軍行以次而進。有前後。無左右。左傳謂楚之軍行。左轅右追蓐。此車下徒卒擁衞於左右者。非一軍在左一軍在右也。傳言左拒右拒。左角右角。左孟右孟。皆是戰與田獵時之陣名。與軍行無涉。招搖在上。上指中軍而言。卽主兵者之麾是也。在禮爲諸侯之建常。在傳若晉之大旆。鄭之蝥弧。皆是。

謚諱

殷人尙質。謚諱無聞。瞿父之鼎。祖乙之尊。皆直書名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於是作謚法。以爲易名之典。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一生之行。皆著以一字。無濫及也。衞有睿聖武公、貞惠文子。一人而兼三謚。北宮之貞。生而賜謚。則謚法實壞於衞。貞定王以後。周與列國之君。多兼二謚。非古法矣。諱名之禮。見於記傳者最詳。古法臨文不諱。故克昌駿發。載於周詩。後代諂諛。古禮盡廢。始而諱正名。後則諱二名。諱嫌名。且諱小名小字矣。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政者諱矣。陳恆易爲田常。荀勗易爲孫勉。金櫻山藥。野雞蜂糖。名號屢更。幾失其本。甚則辟對常山。異代之人。猶爲前朝避諱。此古人所以譏無喪而右拱也。

謚法

謚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謚。作此一篇。垂憲於後。漢魏以來。悉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謚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今文尙書、白虎通、廣謚、獨斷、劉熙、來奧、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於周書。沈約謚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謚法。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謚法廣謚舊文以來奧世紀之異者爲書。（見玉海。）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謚法四卷。取周公舊謚及沈約所廣。曰新謚書。琛所增也。則賀氏又正取二家。蘇氏承詔編定謚法。於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謚三家。益以沈約、賀琛、扈蒙爲六家。謚法於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謚法。雖見周書。已爲後人所亂。故困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佚。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六條。通鑑唐紀注引禮記謚法一條。有堯舜二謚。馬融書注亦稱之。馬注又云。俗儒以湯爲謚。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謚法。蓋漢時戴記列於學宮。故經傳可取以爲訓。湯與桀紂三謚。乃廣謚所增。不見於載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書謚法納之釋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謚法。卽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也。（正義自云。謚錄周書。其實是春秋謚法。）史記集解引禹爲謚。其來奧世紀之說歟。

檀弓經文注疏之誤

檀弓文極簡古生動而語事多誤。史記管蔡世家曰，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帝王世紀亦有紂烹伯邑考釋文王於羑里之說，是文王因邑考卒乃立武王，非舍之也。董子春秋繁露謂殷禮殷禮夫婦別葬，夏禮周禮夫婦合葬，則祔不始於周公。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孔子、伯魚、子思，大聖賢也，觀於子而妻可知，何再世出妻之有。且禮果爲嫁母無服，四方於子思何觀禮。既爲出母服期，豈子思敢改易王制。至夫子適楚之年，去失司寇甚遠，安得合爲一事，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是子盛楚之不容而先以二子游說之矣，此豈聖人之行。

檀弓注疏解孔子少孤殯葬養梧等節最謬。考古之喪禮，殯與葬異，柩在家而攢塗焉爲殯，禮未能備而權殯於外亦爲殯。士喪禮曰，掘肂見衽。逸周書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是也。釋名亦作殯，訓爲假葬，蓋葬則不可移易，殯與肂待成禮而葬之之謂也。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本是一句，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即孔子訪問於人而人之告孔子者如是其慎也，蓋殯也。慎讀如字，蓋者疑詞，此言孔子知父墓在五父之衢，而不知是殯是葬，心疑是殯，訪問於人，人皆以爲葬，故再三審慎，疑而不決，及問於郰人曼父之母，乃實知五父之墓是殯非葬，然後移父之柩與母合葬於防。此節本如此解說，注承史遷之謬，乃曲爲之辭，以侮毀先聖。孔疏不能正其誤，從而疏之，此彼左傳杜注罪孔父不能治其閨門之疏尤爲紕繆。孔於處者爲劉氏傳文，罪劉炫口己之遺祖數自譏訐，今孔子者伊何人。鍼舜葬蒼梧一節，此見古禮之不祔耳。注據淮南子說，謂舜征三苗而死，又謂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案虞書曰，陟方乃死，史記解陟方爲南巡狩，無征三苗事也。尸子曰，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列女傳曰，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年葬后育於渭。漢書地理志曰，陳倉有舜妻育冢祠，育皆即皇字之訛，形聲之誤也。皇、王、后、辟，君稱也，娥爲女君，故曰娥皇，即后爲正妃之謂已。據此則舜立正妃娥皇，未嘗葬於湘水甚明。女英之墓在商，詳見路史發揮。注疏據秦博士之謬說及王逸之楚詞注以曲證經文，殊乖理義。三妃之說，路史嘗辨之。少孤一節，高郵孫濩孫謂人作檀弓論文嘗辨之。

王制記四代之禮

漢文帝命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見史記封禪書。據劉向七錄，有本制、兵制、服制等名，今爲一篇，實兼記四代之禮。如五載巡狩取於虞夏，三監春礿取於殷商，皆非周制也。白虎通及鄭志謂唐虞五年一巡狩，商六年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夏亦五年一巡狩，則五年巡狩爲夏以前之制甚明。方伯之國有三監，惟武王克商後行於祿父之封，後周公佐成王制禮，遂無此制，則三監之設爲武王初因商政可知。周官、爾雅皆謂春祠、夏礿、秋嘗、冬烝，此周禮也。商之郊頌、禮之祭統皆言嘗祭有樂，而郊特牲、祭義謂春禘秋嘗

有樂而嘗無樂，以商周之嘗有樂證之，則春禘秋嘗爲夏以前之禮甚明。以夏之春祭爲禘，周之春祭爲祠證之，則此之春礿夏禘爲商禮又明矣。

廟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禮也。殷以前無昭穆之名，亦無唐虞夏殷七廟之說。禮器、曾子問、穀梁傳皆謂天子七廟，祭義及喪服小記皆謂天子五廟。今祭義無此語，見韋玄成傳。韋玄成、劉向諸儒石渠奏議，謂古皆五廟，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後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及班固、賈逵白虎觀通義、盧植禮記注，其說盡同，惟王舜、劉歆獨主七廟之說，謂宗不在此數中，班彪雖之，此兩漢以來廟議之不同也。鄭君注禮，別據緯說，謂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唐虞亦五廟。晉王肅作聖證論及僞家語以駁之，仍主劉歆之說，而以喪服小記之言爲妄焉。昭據周禮守祧奄八人及曾子問七廟無虛主之說以難王肅。唐初岑文本等又據商書七世之廟及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之說以護鄭。孔穎達曾禮正義各隨傳注解之，無所專適。淇案古之禮制至周益詳，天子七廟自是周禮，商以前不必然也。岑氏取商書爲證，似有確憑，然書之出於東晉者未見必是眞古文，使果即孔安國所傳，劉向校書天祿實親見之，以校歐陽、夏侯三家脫異七百數十，何以石渠之議不引以作證。蔡謂賈逵傳古文尚書者也，白虎之役何亦未聞稱此。若謂二人主五廟之說者，故略而不言，如劉歆、王肅，一欲建立古文尚書，一則竊見古文孔傳，且皆主七廟之說而力斥衆議者也，何以建廟之議博引諸書猶未及此。聖證論極與鄭爲難，甚至僞撰家語廟制篇陰爲之證，使書果有此，王肅肯遺而不取，必待岑氏始發其覆乎。呂覽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然則商以前止五世，與祭義、小記之說實符，初無所謂七世之廟也。晉初人附會當時之制，改易呂覽之文，始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時張髦解體于六宗，亦謂是處廟之三昭三穆，此與王肅之僞家語實同，皆不足爲證據者也。雖然，周初七廟合姜嫄廟爲八，故守祧奄八人，因止有此數也。自此以後至恭王、孝王，宗祀皆無別廟，夷厲而降，文武不得在三昭三穆之中，始別爲世室祀之，此時自應增守祧二人，是周之廟祀實及高祖之祖父也。七廟七尸，乃據廟之正數及四時之常祭言之，非言祫禘及成厲以後之制矣。三昭三穆及無親之祖者，即周公達孝，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之義，此爲周制無疑。荀子周末人，亦據周制而言其理耳。

元士之地視附庸，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

元士、附庸皆有三等。注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疏引周官注云，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案春秋繁露言附庸受地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今曰元士視附庸，即視此三等矣。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者，邑之大小亦有三等也。疏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

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者始有之。其餘則否。許愼五經異義。從左氏說。謂諸侯皆有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何休公羊傳注。則云邑是四井之邑。愚案記云。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則非方伯無邑可知。方伯不必皆公侯。故邑有大小。此猶之諸侯之采地也。尙書大傳言諸侯采地之制。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是湯沐之邑及采地皆分三等矣。何氏以邑爲四井之邑。非是。采地受於出封之前。魯之周。燕之召。衛之康。滕之錯。是也。諸侯雖有罪削國。其采地不黜。所謂有采地以處其子孫也。湯沐之邑受於有功之後。魯之許田。鄭之祊田。衛之有閻。相土之東都。是也。此惟方伯有之。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也。

書禮月令之異

周書時訓。月令二篇。本於夏小正。管子幼官圖。呂覽十二紀。本於周書。淮南子時則訓。亦本周書。而強半取於呂覽。今之禮記月令篇。則全從呂覽鈔合而成。非周書之舊矣。書序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今周月時訓二篇見存。漢唐後字多舛誤。（如昏昴畢[illegible]見乃中字之訛。周正歲道遂乃首字之訛。太平御覽玉海等書引時訓之文。與今本周書亦多差異。）其月令篇已亡。漢初禮家采之爲明堂記。隋唐時亦嘗專行。北宋猶有傳者。故當時周書七十一篇。存其目。省其文。（猶今之大學中庸世已專行。陳注小戴禮記乃止存其目。）世猶罕有見者。崇文總目

歲時類。有周書月令一卷。下書闕字。蓋宋之南遷。此篇乃眞亡佚矣。漢馬融謂月令是周公作。此謂周書之月令也。鄭康成謂月令是呂不韋作。此謂禮記之月令也。知之者。馬氏並見二書。鄭嘗受學於馬。故言之鑿然。何晏論語集解引馬注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禮記月令篇無此語。管子、淮南子、則易其文存其義。此周書月令之異於禮記者。一證也。說文引月令曰。腐艸爲蠲。今呂覽、禮記、皆作爲螢。此二證也。郭璞子虛賦注引月令曰。命榜人。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亦引云。榜舫人習水者也。（說文舟部亦引舫人習水者五字。）書鈔御覽所引。乃禮家傳說。呂氏則易榜人爲舟牧。小戴從之。此三證也。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曰。三日粤朏。今呂覽、戴記、皆無此文。此周書之異於禮記者。四證也。且成周之時。冬至日在女宿二度。春秋時。冬至日在牽牛。周末秦初。冬至日在斗之二十二。周書月令。仲冬之中氣。日當在女。今禮記月令云。仲冬之月。日在斗。其昏旦之星。與成周尤不合。可知禮記此篇。實是呂氏撫取周書。依秦分列。易以當時之天象。參以古今之制。令小戴取之入於禮記耳。蔡邕、王肅、謂此篇卽周公所作。實未足取。審今考篇中凡日躔所在。及昏旦中星。多是秦象。而尙有不合者。後人不能正其誤。反以月氣之說彌縫之。殊亦舛謬。（如房星之初至尾星之末止二十八度。季秋日在房。何以孟冬日尙在尾。）案古經凡言日在某星。及云某星中者。止以紀一日。不以統一月。所紀之日。多是中氣朔氣。如左傳之日在尾。日在

北陸。（在尾。斯春秋時孟冬朔日。在北陸。謂虛宿。冬至之日。北陸者虛也。）書之星虛星昴。夏小正之火中參中。皆是。（書星虛、謂秋分日。星昴、謂冬至日。火中。謂夏至日。昏參中。謂立春日旦參中。[illegible]立秋日。）凡言星見、旦中、朝覿。皆是紀月之朔氣。凡言星伏、昏中、昏正。皆是紀月之中氣。絕無有錯亂淆混者。觀夏小正及左傳可見。（小正之八月十月。文有訛簡。餘皆不誤。左傳之龍見而雩。說以昏中。惟月令不與古法合。）周公之月令。當止紀斗建及星之昏旦見伏法。與夏小正同。蓋斗建統著四時之象。又以昏星紀中氣。旦星紀朔氣。其象自昭著無遺。日躔必晝夜移一度。盡一月之氣。其移三十度有奇。安得僅以一星爲紀。呂不韋稱左傳之說。改周公之書。（如云孟冬日在尾。且七星中。此卽左傳十月朔日躔火中之說也。此乃左氏之說。）戴聖、賈逵、蔡邕、皆從呂說。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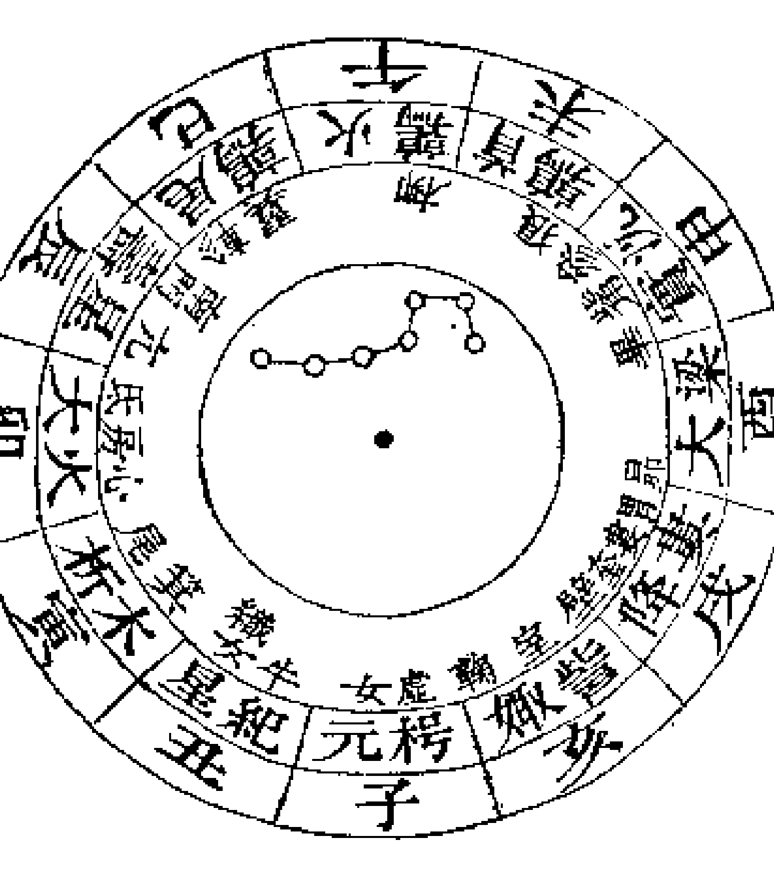
唐虞三代星度通考（黃帝及顓、秦天曆術）

宿星之分度。始見淮南子及漢書天文志。（經傳止有星名次舍。其度數未詳。）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後書唯危壁互差一度。（危十六。壁十。）此赤道之度也。（後漢賈逵始上儀黃道度。）此卽商周之遺法。甘石諸人所傳。漢魏以來遵用者。以此星度。依竹書長曆推歷代之歲差。則堯初冬至。日在虛七。舜時在虛五。夏啟在虛四。商初在女十。周初在女二。秦幷天下。在斗之二十三。國語謂武王伐

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左傳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十二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杜預長曆謂此年閏十二月。大誤。閏月無中氣。）僧一行謂之湯伐桀。日與歲星合於房。又曰。秦初日躔在斗二十三度。元金履祥、明華湘、謂堯初冬至。日在虛七。皆依此數也。然經傳所記星名。班劉所記星度。與商周之法合矣。與昏旦距午中之古法則不合。與堯典夏小正之說則尤不合。蓋虞夏以前。二分晝夜皆五十刻。無日入三商爲昏之說。亦無五刻裨晝之說也。堯時之象。詳見史記律書。角亢氐三宿當辰宮。房心尾三宿當卯宮。箕星自爲一次。當寅宮。建牛二宿當丑宮。女虛二宿當子宮。危室壁三宿當亥宮。奎婁胃三宿當戌宮。留（昴宿之異音讀留）濁二宿當酉宮。參罰二宿當申宮。（罰謂參前之鉞星。故律書云北至於參。天官書謂罰卽參星下隅置之銳星是也。）狼弧二宿當未宮。注張星三宿當午宮。翼軫二宿當巳宮。此十二宮之宿。皆截然整齊。卽堯建人統。序星辰之遺法。與三代之星度皆殊。依此推之。虛宿十六度。女宿十四度。故堯典、律書、皆謂冬至在虛。易緯乾鑿度、一行大衍曆、謂堯時冬至在虛一也。夏后氏之世。據夏曆小正及左氏內外傳。以房初中大火之次。以鶉星居虛室之間。以陬三當降婁之初。以參宿居未申之界。以南門織女爲列宿。謂仲康五年九月日食於房。此星名星度。較之前後皆殊。其昏旦之載於小正者。全是古法。蓋此卽夏后一代之制也。商周以後。凡經傳所記

昏旦之星。皆去日較遠。是日入三商。五刻裨晝之法。商周實用之。此猶虞夏以前以正月朔旦立春爲元首。成湯以後更月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也。蓋唐虞三代用法不同。有如是矣。禮記月令一篇。依班劉所記星度。以五刻裨晝。推其昏旦之中星。而仲秋孟冬旦星猶不合。此因呂氏取周公月令分冠其書。乃雜取異代星名周末天象以改易之。故建斗並記。弧井同篇。錯亂紛龐。不足依據也。如孟冬之旦七星中。卽因左傳鶉火中之說而誤者。帝堯以前之星度。經傳無徵。漢魏氏周易參同契嘗言之。其詞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又曰。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此以班劉所傳星度推之。在堯前二百餘年。以律書所傳星象推之。在堯前千餘年。魏氏以伏羲之易傳黃老之學。所言實黃帝時天統魁建之象也。故其言曰。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天罡卽斗魁之異名。唐書謂之魁罡。考自李唐以前。房宿無云六度者。與昴七亦不沖對。則此爲堯以前天統之象甚明。漢魏以後。唐及兩宋元明。皆改訂星度。本朝初以觜參易位。觜爲十二度。與帝堯時星張易位之制同。後仍以觜一居前。參十一居後。列宿之度皆有餘分。非若兩漢之時。其餘分或歸於箕。或屬於斗也。前於書說。已述唐虞眞象圖。今更述小正、周月、月令等圖。列於後。以備稽合。

夏后之世小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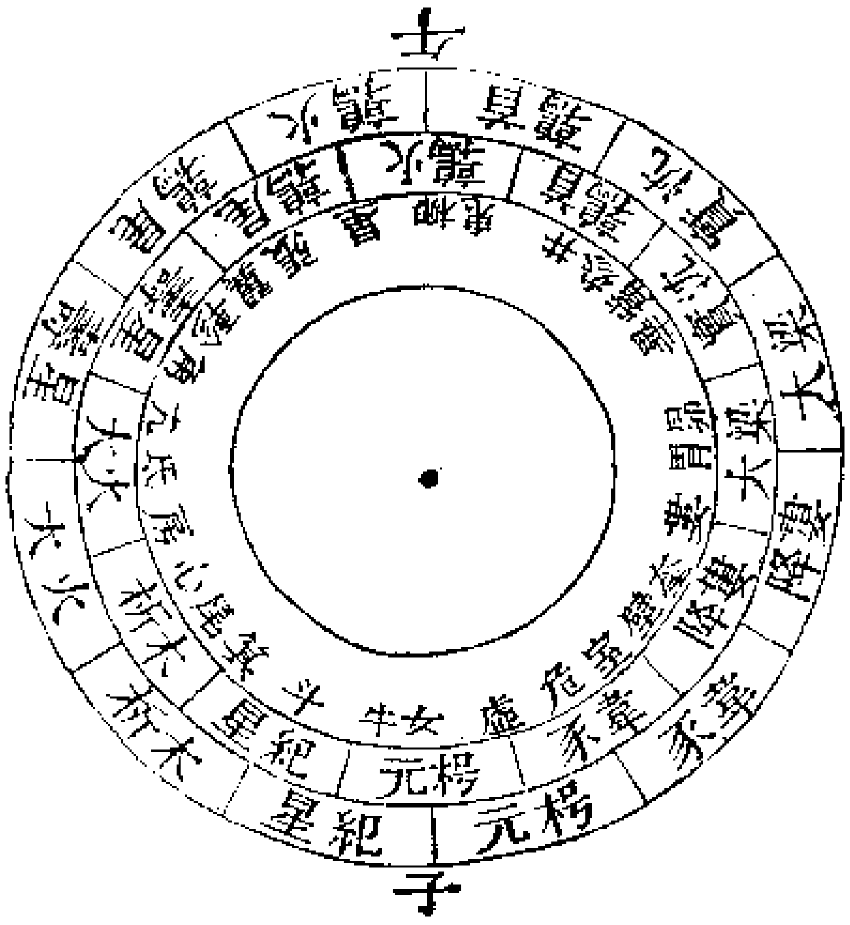


古法。天之十二次。下當地之十二宮。謂之天位。列星雖有差數。而次終不移。以待一元之後。各復其初位。漢儒不知差法。次逐星移。故虞喜謂冬至在元枵次首。迄女六度。蔡邕謂冬至在星紀次末。終女二度。皆並移牛次矣。三統曆謂冬至在星紀之中。立春在陬訾之始。蓋又移牛次矣。

夏小正曰。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鞠星未詳。以昴見參見例之。蓋天鑰也。天鑰十星。起危之三度。其象圜而色黃。古無鑰名。故謂之鞠。夏曆立春在壁宿三度。故室前之鞠星旦見。是日之昏。參在午中偏西。斗魁之第一星臨於參前。此時已建於午宮之二十七度。去未宮止有四度。北斗之象。杓攜龍角。魁枕參首。中偏三次。魁與參在午。則斗杓正指寅矣。古之曆法。凡言見言旦者。著朔氣。言伏言昏者。著中氣。言正者。有中氣有朔氣。必以昏旦著明之。凡星之出與見。在辰中在午正。在未伏與滅。在申或在酉。入與納。在戌。凡星在日前十五度以外則見。在日後十五度以內則伏。此其大凡也。亦有昏旦合記於一日者。此以挈象證明換象。所以定一歲之準也。二月。缺。三月。參則伏。夏後之初。三月中氣日在婁。參星去日既近。故昏時於申宮之末伏而不見也。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昴傳見三字。乃三月朔氣之象。簡脫於此也。四月中氣日在觜首正中。昏於酉末。上距未宮之中七十六度。南門二星在角宿莽前布。星入軫宿十一度。故昏時正於未宮之前。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五月朔氣。日入鶉火之次。參星去日已二十餘度。故旦見於辰。中氣夏至日在七星。昏於戌初。距午宮正中一百有七度。故此時大火之末宿尾星居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之建。月移一次。正月建寅。則六月自然建未。故曰初昏斗杓正。又云在上者。正月中氣昏於酉初。六月中氣昏於酉末。昏之時爲不同。故斗杓之建。亦歷未入申。猶在西方之上。此示人以昏杓之法。不可專執也。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三星。廣九度。夏時爲丑宮宿星之首。猶唐虞之用建。商周之用斗矣。其星起斗之五度。在星紀之西。七月中氣日在壽星之次中。昏於酉正一刻四十分。距未宮之初七十九度有奇。故織女入於未宮。其南距東向。漢案戶。此以天統夜半之象。證明人統也。七月日在角。昏旦之時。漢皆不正。惟夜中子半。漢如曲几。竟向正北。故曰漢案戶。斗柄縣在下。則旦。此句文有脫誤。下月參中則旦。乃此上脫文。故一行大衍曆曰失傳也。蓋七月朔氣日在翼軫。旦於卯初。距午宮正中九十八度有奇。故參星居中。斗柄在下。此與正月朔氣同象者。此卽夏后以立秋之象。證例立春。所以宣示農民。使之取審也。八月。辰則伏。辰者。房心尾也。八月中氣日在大火之次中。故尾與房心並伏申酉。參中則旦。此簡錯也。八月朔氣日入大火之次。上距參星百二十餘度。參何能旦中。九月。內火。九月朔氣日在尾。火星入於戌。因火入故內火也。主夫出火。此三月之文。脫於此也。左傳火出於夏爲三月。因火出故出火也。辰繫於日。九月中氣日在箕昏時。房心尾皆繫在日下。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南門見三字。乃八月朔氣。誤係此月。初昏下。織女句乃十一月朔氣。誤脫於此。十月日在丑。織女不得見也。十一月。缺。十二月。缺。

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竹書紀年曰。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一行太衍曆。郭守敬授時曆。推得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朔日庚戌。日食房二度。又國語引夏之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始見。期於司里。又大衍曆引夏曆云。立春在東壁三度。據此。是夏時大火之次。房星居中而偏北。九月之朔食。猶在八月中氣內。故日在房二。立春在壁三。乃夏后不除時之天象。夏初在壁八也。夏時。室宿之度闊而偏西。不止十六度。故三代相傳。皆以室中興役。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夏以其始見。周以其盡見也。堯初。危室壁三宿當亥宮。至夏初。歷差三度。以夏曆及班志星度考之。則壁入於西宮二度。罰星已全入南宮。故夏初井鬪於參。以觜觿爲參前之宿。以參九度推之。是亦夏在參之七度矣。夏曆雖難盡信。劉向、宋忠、杜預、祖沖之、及隋書正義。皆云六曆是後人依託。黃帝曆有四餘法。皆二術。惟殷曆一術。沖之又謂夏曆七曜西行。皆非左傳所引。又有眞夏曆。與殷曆本於宋仲子。實亦依託者。而此言與古法符合。蓋夏初之命宿分度。較唐虞有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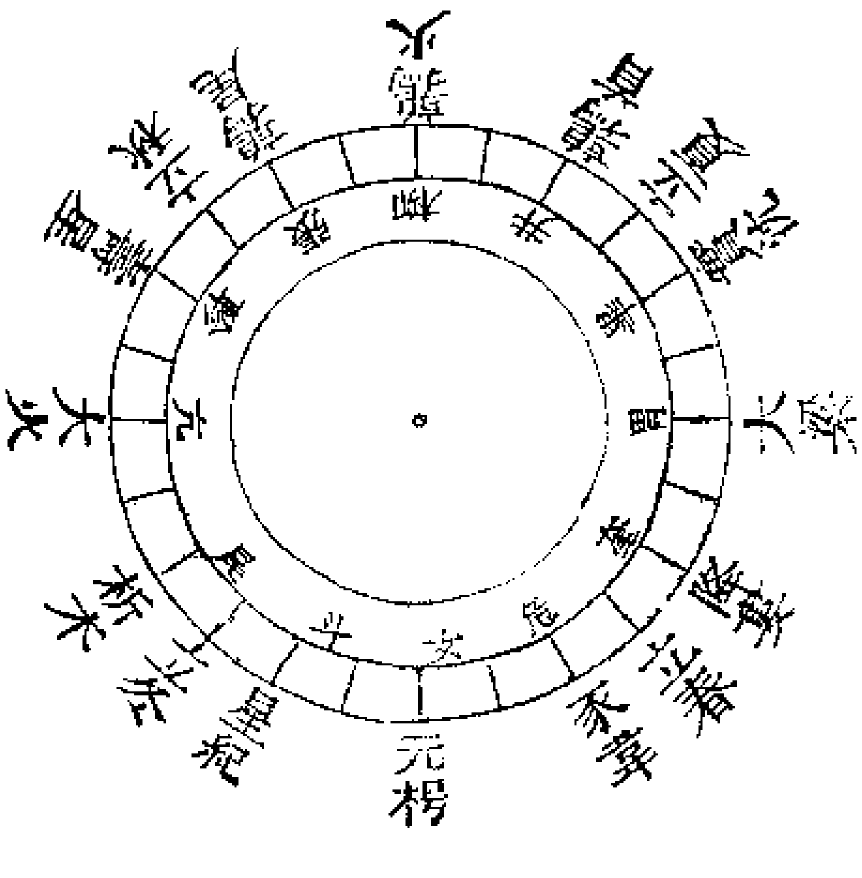
殷商之世天象圖



內十二次乃古法。外十二次。即漢費氏之新法也。兩相較比。可以見歲差之驗。今大西法謂冬至在星紀之次首。是較費直之說又下移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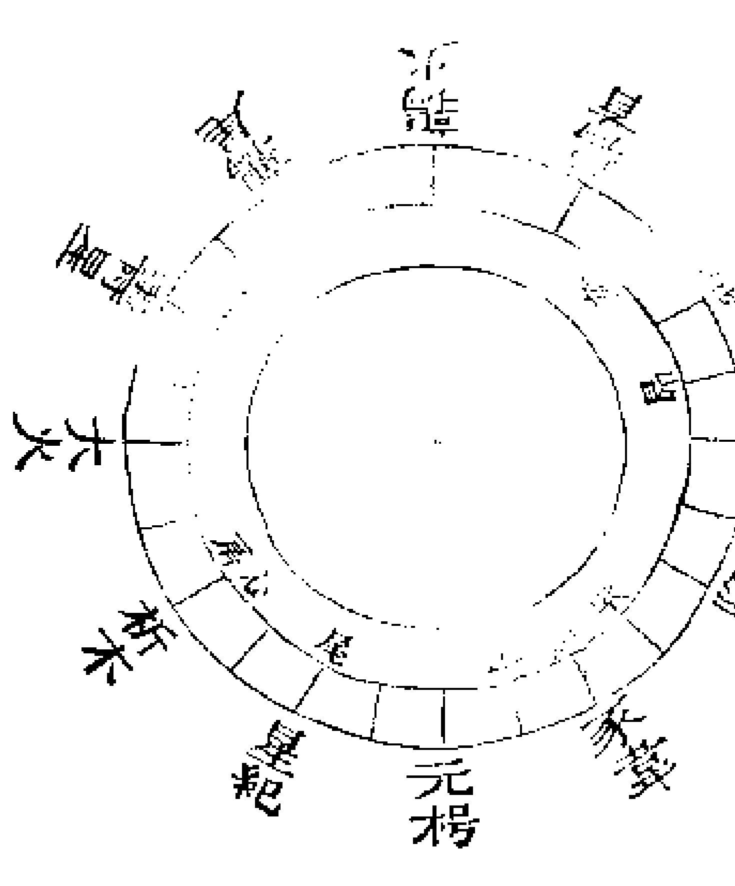
商周以前古法。謂冬至在元枵次中。兩漢以後新法。謂冬至在元枵次首。晉書載費直周易說。元枵之次起女宿六度。後漢書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謂元枵之次起女宿八度。陳卓與皇甫氏同。唐書大衍曆。謂元枵之次起女宿五度。以歲差之法推之。蓋皆殷商之天象流傳於後世者也。據竹書長曆甄劉星度。商王仲壬二年後。冬至在女九。雍己七年後。在女八。太戊五十七年後。在女七。祖乙十六後。在女六。盤庚二十一年後。在女五。武丁四十一年後。在女四。馮辛元年後。在女三。帝乙三年至周武王十四年。在女二。漢時古曆。惟顓頊曆、殷曆、頗行於世。故費、陳、皇甫、一行之說、皆與殷之曆象符合。劉向五紀論。亦載殷曆之氣朔焉。鄭康成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然則國語所記之五位。漢書所紀之星度。皆成湯暨於夏之瑞曆。更用十一月中氣爲元杲名。星度亦多變革也。夏曆以十二次爲損益之中。

西周天象圖



周書曰。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於黃泉。陰降慘於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此即周初之天象也。古法。冬至晝得四十一刻半。昏時日去中星北七十六度。每日百刻。每刻日附天西行三度四百分度之二百六十一。詳見書說。 今云昴畢見者。蓋武王十二年歲在辛卯。即天子位。十三年壬辰。十一月甲申朔。日在牽牛之初。越十一日甲午冬至。日在女之二度焉。周公於是年長至既過之後。驗知此月之朔氣中氣。乃作此篇。故書曰既南至。既者。盡也。已然之辭也。蓋此冬至之氣。乃月之二十六日小寒也。故云陰降慘於萬物。是日日在虛之五度。定昏在酉宮之十二度。距午中八十八度。故昴宿得歲在午宮也。商周以後。始有日入三商爲昏之說。較古法遲三刻。日行十二度弱。故書以昏與始昏別之。下云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所謂始昏。即是古法。此二句乃追記月之朔氣也。朔氣在上月之廿六日。仲冬朔氣。昏杓建於子末。自此至中氣。昏杓之建皆在子末也。惟其是追記朔氣。故云陽氣虧。大雪節純陰用事。故云然。至冬至。則微陽復生於下矣。 惟其是在上月。故下始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蓋是歲仲冬合朔在牽牛初也。於冬至後追記朔氣合朔之天象。故其上更加是月二字。所以著此下所記是朔氣及合朔之象。非是冬至之日有此象也。兩漢言曆者、未明歲差之理斗杓之象。誤解書義。故執牽牛爲冬至常星。謂昏杓必月移一次。蔡邕知周初冬至在女宿二度。故月令章句謂元枵之次起此。然謂禮記月令即是周公之書。此亦誤耳。

東周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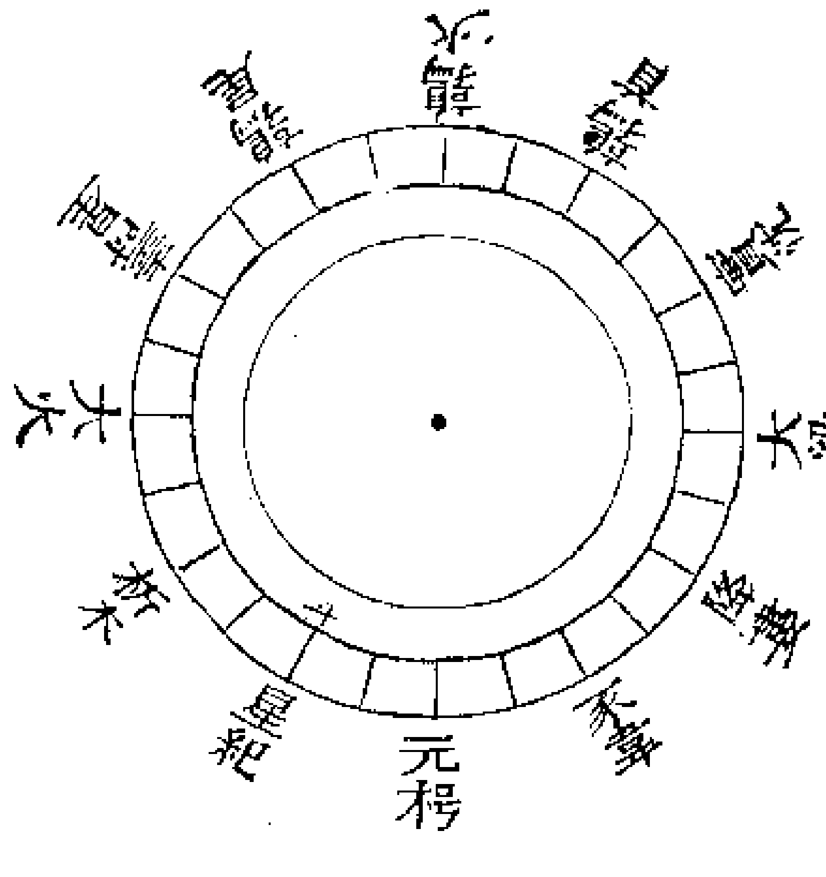


東周之初。冬至在牛四。春分在婁七。夏至在鬼二。秋分在亢三。以此順推。餘可悉覩。

自陶唐而虞夏而商周，星度星名變易者再。其法亦日加詳密焉。堯典詳四仲之昏星，舜始在璿璣玉衡，辨斗建，以昭人統。夏小正又逐月徵驗，詳記星之昏旦伏見中正，更參以節氣物候人事典禮，作夏時夏曆，以正建於孟春。湯作殷曆，改用冬至爲元首，星名星度，皆更訂之，傳周秦漢魏，因而不革。周公作周月、時訓、月令三篇，詳記七十二候，以配月之朔氣中氣。又於冬至之月，記朔氣之斗建、合朔之宿星，並記夜半斗綱之建指、每月昏旦之中星，以垂三統。東周以後，疇人分散，史臣論曆，始言日之所在，以著其日辰。此可謂詳密者矣。小正月令記斗建及昏旦中星，乃古者天正人正之遺法。淮南子誤以杓建爲每月之定氣，呂覽誤以日在爲一月之大綱，殊誤。昏旦有早晚，豈能均齊。列宿度多者紀一月，則有餘，度少者紀一候，尚不足，豈可以統一月。且古法以昏星紀中氣，以旦星紀朔氣，紀昏旦之星，則日之所在自見，又何庸以不齊之杓躔星度，紀三十餘日之月紀乎。　今考商周之象，較唐虞夏后雖殊，而天之十二次，下配地之十二宮不異也。星度雖有差移，而房東張南昴西虛北，未易也。取驗於正經之文，則差數可覩。參考於古先之法，則曆數可知。東周之始，較夏啟時差二十一度，較成周時差五度。夏啟時，大火之次，中於房。豕韋之次，終於壁。春秋時，則尾入星紀，牛中元枵，虛入豕韋，室界戌亥。故左傳謂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十二月丙子朔旦，日在尾，月在策。丙子距辛亥南至，三百二十六日，是此丙子朔乃立冬之四日也。下距明年正月丙辰日。十一冬至，止四十一日，是春秋冬至在牛，有明徵矣。此丙子朔日在星紀之四度，尾宿之末度，下歷箕之十一度，斗之二十六度，是冬至在牛三度也。　後昭公三十年閏五月、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傳亦謂日月在辰尾，此距僖公五年

又一百四十餘歲，於法更應差二度，此日食下距立冬四日，十二月四日甲寅立冬。合在析木之二十八度，尾宿之十度。以此推驗，凡左傳所謂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釋襄公三十年傳云，秋七月，降婁中而旦。昭公十五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十八年傳云，夏五月，火始昏見。又三年傳云，火中，寒暑乃退。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皆與差數符合。蓋以夏時言之，啟蟄啟於孟春，郊祭辛。閉於孟冬。角、亢、氐，皆龍也。昏中於孟夏，旦見於季秋。火，謂房心尾也。季春之中氣，昏出東南。季夏之中氣，昏尾在午。孟冬之朔氣，旦見東南。季冬之中氣，旦尾在午。水，者營室也。十月中氣，營室正在未中。四室宿已入於降婁也。降婁之次，起於室，故仲夏之朔氣，降婁中而旦。惟北陸二句，是古時虞夏之制。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虞夏之時，冬至日在虛，此後乃可藏冰。夏小正云，三月昴則見，即所謂西陸朝覿也。周官凌人云，夏頒冰，即所謂畢賦矣。中春之月，昴不得朝見。東周以後，昴愈南移，入於實沈之次，三月之朔氣，日正在昴，更何由朝覿乎。服虔、杜預，解此多誤。緯書又謂古曆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劉歆三統曆用之，此誤以周昭王後及春秋時之天象，爲冬至常星，皆未辨歲差之故。且左傳龍見而雩，誤中作見，火始昏見，亦誤出爲見耳。

秦以後天象圖



秦初冬至在斗之二十二。春分在室十六。夏至在井二十七。秋分在角六。餘亦以此類推。

此周末戰國及嬴秦之天象也。自周之元王。冬至之日已入斗之二十六度。後終秦之世。又差四度。冬至在斗之二十一。由是而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唐及北宋徽宗以前。冬至皆在斗宿。緣斗有二十六度也。後之言曆者。見遙遙千數百年。冬至皆在斗。故公孫卿、司馬遷等曆議。謂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唐之王孝通、李淳風。亦以斗宿爲冬至常星。此皆誤以當世之象上誣古曆。亦因禮記月令篇謂仲冬之月日在斗。有以成其誤也。太初元年丁丑之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歲次辛巳。非甲寅。冬至壁宿。非建星。此卿遷等之誤。漢志又以武帝太初元年爲甲寅。此劉歆三統曆及班固之誤。而其實於當世之象亦皆未覩其眞。無論往古。據天象建星在斗之四度至七度。凡六星。李淳風以爲在斗之十三也。據差法。漢武帝時。冬至在斗之二十。唐中宗後冬至皆在建。不得漢已在建。唐尙在斗之十三也。

金革無辟注疏說誤

老子謂三年之喪。金革無辟。魯公伯禽有爲爲之。鄭注謂費誓時事。疏云。此時周公猶存。疑是母喪。案母喪之說。於經傳無徵。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周公薨。十三年。王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始吉禘於周公之廟。是伐戎之役。魯公有父喪未禫。非費誓時有母喪也。

祭服考

服也者禮之大端也。周公制禮。此尤加嚴。以九命等之。曰衣服眡其命數。以九儀輔之。曰再命受服。鄭氏三禮注。言服多誤。而祭服尤甚。如謂希冕三章。元冕一章。與周官經文顯相剌謬。謂弁而祭於已是孤卿之禮。改玉藻之元端爲元冕。謂諸侯祭其祖皆用一章之服。少牢饋食篇元冠朝服。謂是諸侯之卿大夫。又謂天子之服止九章。而爵用十二章。此皆誤也。考天子諸侯之祭服。莫詳於司服及玉藻。玉藻謂龍卷以祭。此兼司服之大裘袞冕二者而言。祀上帝五帝則龍袞十二章。設日月以象天。享先王則龍袞九章。不繪三辰山火也。詳上周禮說。元端者。元冕端衣也。卽樂記之端冕矣。古者五冕之色皆元。服六而冕五者。祀上帝享先王服異而冕同也。其衣裳之制。皆不徇不殺。故謂之端。侈袂乃喪服內服。外之朝祭。無此制也。此元端二字。兼司服之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四等。故下以皮弁接言之。元端而居之元端。與此實異。此謂元冕元端之純衣也。彼謂元冠緇布之端衣也。此之謂端冕。彼所謂端委也。鄭改此元端爲元冕。殊誤。卽如朝日之禮。周官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又曰。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國語曰。天子以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虞注以大采爲袞織。少采爲黼衣。夫實柴之禮。止遜於禋祀上帝。王者以父事天。兄日而姊月。今玉藻次其儀於龍袞之後。則朝日用鷩冕。夕月用毳冕可知。鷩象鶉火。毳象參罰。日陽而月陰。亦各從其類之義。惟聽朔之服或用元冕三章。較每日視朝之服加一等

耳。若改元端爲元冕。豈實柴之禮反不逮血祭貍沈。而責等於禴享之小祀乎。下曰諸侯元端以祭。其說亦然。此與下裨冕句互文見義。皆皆統五冕言之。故下卽接以皮弁。荀子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冕。大夫裨冕。則裨冕兼希元在內可知。此祭字兼助祭自祭二者而言。助祭於公。則其服視君。不得者。服其上服。自祭之服。禮無明文。以上下之禮推之。天子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此各視先王先公之服降一等也。大夫弁而祭於已。士冠而祭於已。此各視祭於公之服降一等也。以此稽合。則上公祀其先王先公。應服袞鷩。與王之禮同。王之三公及侯伯祀其先。應用毳。王之孤卿及子男祀其先。應用希。王之大夫、公之孤。祀其先。始用元冕。三命再命者祀其先。用爵弁。一命不命者祀其先。用元端。此皆降一等之說也。魯惟受賜於周。得以禘禮祀周公。而及於文王。故明堂位曰。君袞冕立於阼。此上公之禮也。惟王者之後稱上公。得以袞冕祀其先王。非此。雖九命作伯。亦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鷩冕以祀其先公。不得祀先王也。魯非三恪。而袞冕以祀文王。故夫子曰。此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非者。非其僭上公。非非其僭王祀也。則自祭之服皆降命服一等明矣。少牢饋食。此士大夫受一命者之禮也。王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特牲饋食。此士不受命者之禮也。公侯伯之下士及子男之士皆不命。故皆元冠朝服。

內之祭服。當依三禮經文。分其差等。鄭氏之注。不足據也。蓋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周官之三翟三衣。以九等之命服差之。則褘衣當袞冕。揄翟當鷩冕。闕翟當毳冕。鞠衣當希冕。襢衣當元冕。褖衣當爵弁。是皆謂之稅衣。稅卽縓。入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之涚。所謂純衣絲衣也。鄭注專以稅衣爲褖衣。非是。稅衣之外有宵衣。一名錫衣。綃謂之宵。錫謂之錫。此以布爲之。色玄而侈其袂。加綃領焉。當外之元端朝服。大射儀云。用錫。錫者。緆注云。錫細布也。說文云。緆細布也。此七者。王后及上公之夫人皆服之。禮云。王后褘衣。又曰。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三夫人及三公侯伯之夫人。揄狄以下。禮云。夫人稅衣揄狄是也。九嬪及王朝孤卿子男之夫人。屈狄以下。禮云。君命屈狄。再命褘衣是也。應辨大戴禮記注解此云。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爲上公夫人。乃褘衣。鄭注改褘衣爲鞠衣。非是。蓋此二句猶之三公一命袞也。其語義實同。鞠衣乃四命之上服。安得謂之再命。世婦及王朝大夫上公孤卿之妻。鞠衣以下。女御及凡三命再命者之妻。皆襢衣以下。惟大夫之一命者。其妻亦襢衣。士之一命及不命者。妻皆褖衣。周官內司服云。辨內外命婦之鞠衣展衣褖衣素沙。玉藻云。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又曰。一命襢衣。士褖衣。喪大記曰。大夫以元赬。謂元衣赬裳。卽元冕服也。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蓋周官所云外命婦。謂外侯之臣妻也。司服止詳外侯之臣服。故內司服亦止詳外侯臣妻之服。所云內命婦。謂世婦以下也。九嬪以上。及五等諸侯之妻。服當三翟。其爵已尊。有

君遣焉，非下之所得辨也。惟三衣之服全乎臣道。各有等差。又惟世婦以下命於奠繭。始加上服。故辨服自鞠衣始。其他、卽謂外侯之臣妻也。王藻此二句。實與周官辨服之文互相佐證。一命褖衣者。所以申子男之臣。不使與庶士同服。因其從政而特申之。故其妻皆曰世婦。喪記曰。世婦以褖衣。此之謂矣。一命者本應褖衣。因其從政。故特申之。使與侯伯之大夫等。　祭服。則王后及上公之夫人祭其先王皆褘衣。祭其先公則揄翟。祭羣小祀。屈狄。諸侯之夫人祭其先公。各服其上服。王臣之妻及諸侯之臣妻。助其君祭於廟。皆服其上服。自祭其先。則禫服降一等。少牢饋食謂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特牲饋食謂主人冠端元。主婦纚笄宵衣。此二者皆冠而祭於巳。乃一命及不命者之祭禮也。鄭康成以此爲諸侯之卿大夫之禮。此不如盧辨大戴禮注之說。案。內服皆袍制。衣裳相連。不異色。三翟謂之象服。首服皆被副。玉衡玉瑱各有等。統亦如之。履用舄。鞠衣展衣首被編。褖衣被次。宵衣纚笄。履用屨。皆有大帶鞶帶。鞶以絲。飾以鑑。自世婦以上。衣皆黼領。凡嫁者皆服其上服。有褧衣褖衣。以上皆用絲。故曰純衣。稅衣宵衣用布。故曰錫衣。各異色。毛公詩傳。謂翟者以羽飾衣。展衣以丹縠。周官鄭注。謂翟是刻繒畫之而綴於衣。惟闕狄不畫其色則褘元。揄青。闕黑。鞠黃。展白。褖黑。孫毓與同許。推毛公之義。謂褘赤。揄青。闕黑。鞠黃。展赤。褖黑。蓋惟褘展二服其說不同。其餘亦無異也。崔靈恩三禮義宗。謂三翟之雉數。惟王后十二。餘各視其夫之命數。陳氏禮書云。三翟皆畫於衣也。

周公踐阼解

古人有一言一字可以釋羣疑。熄邪說。定千百年之聚訟。而使我生以前古聖未明之情勢。皆昭然目前。如繪如話者。賈子之饗九河。荀子之屏成王。是也。夫九河自齊閼八流。失其故道。漢唐以降。言者或殊。許商謂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左傳疏謂徒駭最西。以次而東。二說絕不相入。此因言未明晰。故易以滋惑耳。按河自大陸北分爲九。始分之後。徒駭北流。鬲津東流。將同爲逆河。則徒駭東流。鬲津北流。九河之形。如合張弓。惟胡蘇等河。略如弓弦。直向東北流耳。故最北最東。言其下流。最南最西。言其上流也。登高山望之。斯襲之象著矣。宋人傳九河圖。或如鹿角。路史。此最可笑。然河失其故。不過考古未精。周公踐阼之說謬。乃啓新莽之禍。此豈可以不辨者。昔武王之崩。成王年已十三。公羊疏引古尙書說如此。鄭康成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非是。則繈負懷抱之說皆無足論。古禮。君薨。聽於冢宰三年。所謂聽者。此三年之政。皆率臣聽之。禫祭釋服後。君始自聽政而冢宰贊之也。武王之崩。成王周公止是遵行古道。何嘗命公假爲天子。爲此說者。因成王感風雷之變。喩周公之忠。雖已三年。仍使攝政。且古制。三公孤卿。位在中庭。升堂對命。皆由西階。今公之攝政。不立於槐棘之位。隨王踐自阼階。負扆而立於王後。以代王出命。故禮曰周公踐阼。荀子曰屏成王。且公多攝政四

年。値武庚之亂未靖。奄徐之黨未平。多方多士之心未喩。公不得不承受王命。以終成文武之德。此實聖人處變之權。有周公之志則可。無周公之志則篡也。自周末陋儒改周書明堂篇爲周公踐天子之位。王莽欲傾覆漢祚。國師等又僞作嘉禾逸文。有假王莅政之說。鄭君信之。其禮注乃曰。周公攝王位。治天下。明堂位并且以天子爲周公。繆矣。觀荀子屏成王之說。可知公之踐阼。仍是贊君聽治。猶燕禮徹俎。膳宰亦降自阼階。蓋代其君以出言。猶代其君以行禮也。此踐阼之義也。鄭君發墨守。云公是攝政。非攝位。禮注乃自反其說。正義不引此文匡正之。反謂令成王且在學。公自踐阼。何紕繆乃爾。

章服之等

禮運之六章十二衣。禮器之龍袞黼黻。注疏多誤解。六章者。人臣之服五章。加以天子之章爲六。十二衣者。自十二章至一章。衣凡十等。加以庶士之元冠服。庶人之緇布衣。爲十二。此皆據上服言。臣下之上服。卽君長之裨衣。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曰旋相爲質。質、猶本也。言以上之裨服爲下之本服也。天子龍袞四句。此舉其同而異者爲言。上公方伯雖亦龍袞。不若天子之袞備十二章。侯伯子男雖亦黼領黼裳。不若上公方伯裳得黼黻。四命之大夫雖亦黻衣。不若六命之卿及侯伯子男之入爲上大夫下大夫者裳得黼黻。不命之士雖亦元衣纁裳。不若一命再命三命之士其裳有一章二章三章也。下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卽此之天子諸侯大夫士也。於諸侯大夫士皆舉其

尊而受命多者言。故龍袞黼黻元衣纁裳亦據其尊而章采多者稱之。此所謂以文爲貴也。鄭注謂朱綠藻是夏殷之禮。亦非是。天子五采。藻加朱綠。公侯以下三采。無朱綠。猶之天子之正五采。諸侯三采。去元黃。士止朱綠也。蓋以爲射的。則去尊色。冕、尊物也。故去東南之色。東南、陽也。公侯以下皆臣。故用陰順之色。春秋繁露謂夏之首服藻黑。商之首服藻白。據此。則周人尙赤。以木德王。朱綠爲周之冕藻。尤無可疑。

伊耆氏非帝堯

注以伊耆氏爲古天子號。皇疏謂是神農一代之通稱。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孔疏從之。此正解也。陳氏集注從釋文帝堯之說。非是。案堯爲祁姓。見左氏春秋傳。其母陳豐氏之女。國於伊。慶姓。神農氏之裔也。見王氏潛夫論。緯書誤以堯母之國稱堯。漢人帝堯碑及靈臺碑用之。又因堯爲祁姓。世誤稱之曰伊祁。卽以此伊耆氏當之。其實誤也。考陶唐之裔。在周爲唐杜氏。杜伯之子奔晉。後爲范氏。欒桓子及董叔娶焉。故左傳晉文之妃有杜祁。欒黶之妻曰欒祁。董叔之妻曰董祁。此皆堯爲祁姓之證也。世本、大戴禮。以堯之母家爲陳豐氏。潛夫論氏姓篇。謂伊乃慶姓之國。堯母慶都乃炎帝之裔女。緯書附會此說。謂堯母之父名伊長孺。蓋慶卽姜之轉聲。因其國於伊。上世守伊耆之祀。故又以國爲氏也。

明堂位之誤

明堂位一篇。在記中最駁。此蓋周末陋儒取周書明堂篇改竄移易增演而爲之者。昔殷紂亂天下。至朝

諸侯於明堂。此本書之第一節。記明堂位之禮所由起也。今移置於後。將成王嗣數句删去漏字。易未能二字爲周公。又删周公攝政四字。弭亂二字。易尹爲治。遂若周公果介成王在學。自爲假王而踐位者。此其謬一矣。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本書之第二節。記周公所制明堂位之禮也。今將此文移置於前。更增昔者周公四字。遂若朝諸侯者果係周公而非成王。致啓鄭注之誤。此其謬二矣。明堂也者。至七年致政於成王。此本書之第三節。申明公制此禮後。卽以是年頒制度於天下。明年遂致政於成王。不復攝政也。今將首二句移在昔殷紂之上。將制禮作樂數句移在本書第一將之下。又將旣克紂六年而武王崩一句删去前數字。遂使劉歆三統曆謂武王克殷十年而後崩。鄭君尙書注謂武王克商後五年卽崩。凡此皆明堂位一篇實啓之。此其謬三矣。賈子保傅篇引古明堂之位百六十七字。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八十一字。此本書之第四節。附記明堂之制。傳之以告後世者。今皆删去。而以魯人僭竊之禮。連篇累記。誇以爲榮。且卒之云。是故魯王禮也。君臣未嘗相弒。禮樂未嘗相變。似幽懿隱閔皆得考終。八佾歌雍果爲臣禮者。此其謬四矣。取周書、禮記、賈子、御覽等文對勘。自見。（周書曰。周公攝政君天下。定公四年左傳用其說。禮記改尹字作治。亦可以相證。近本乃訛尹作君。殊謬誤。）

樂記說

投殷之後於宋。此河閒獻王集樂記時誤以武庚之殷爲宋也。注謂武王時已封微子。非是。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此句分承上二句。容卽徐生善爲容之容。夏后氏貯禮書之處曰容臺。紂時始傾毁。商容卽殷禮也。使之行商容五字。專承投殷一句。謂使武庚仍行殷禮。客之而不臣也。復其位三字。承此干箕子二句。蓋紂誅比干囚箕子。必奪其爵位。今皆復之也。鄭君及陳氏注並誤。或據左傳封伯。荀子成相之說。謂微子於武王時已封。特未爲公耳。此不然也。微子去之。遯於荒野。豈有武王來伐。未及下車。卽拜迎馬首者。後許男面縛銜璧。輿櫬以見楚子。左傳謂武王克殷。微子如是。此封伯以權詞存許。非有實事。史記因此又誤合史葴之抱持樂器。鄭襄之肉袒牽羊。皆以之誣微子。此梅書孔傳所以謂微子去之是奔周也。書序正義曰。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銜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乎。予謂豈惟史遷誤。左氏亦難信。微子旣遯於野。已閱二年。周師之入。何爲突如其來。且面縛輿櫬。獨任此亡國之咎。若謂欲王存殷祀。此尤叢祀之見。自古興王。未聞有斬絕前朝之祀者。何武王獨見疑於微子。是故史遷荀卿之誤實左氏啓之。謂此爲封伯之權詞則可。謂此果是微子之事。則浮誇之譏。信有難免。蓋微子去紂之後。見武王克商。祿父建國。此時固爲臣僕之思。與少師無異。無何。武庚不靖。錡斧東征。箕子已越在海邦。湯祀欲絕於中土。於是前此明農沒世之心。始幡然而受上公之命也。史記本紀。世家。皆謂武庚誅後微子始封。書序之言。固自不謬。

夾振駟伐六句。皆申明再成之象。踏意逆捲而上。分進在駟伐前。久待又在分進前也。○建囊之說。與頌詩載戢干戈。載橐弓矢。適當成王二年。再作師旅。臨衞征殷之說皆合。囊卽皋比之皋。以虎皮包物之名也。

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蓋誦詩記其文。歌者習其音。弦者明其律。舞者合其節。而詩則皆此三百篇也。史謂古詩三千篇。孔子删之存三百。非是。師乙於風雅頌之外。獨以齊。卽齊風雞鳴等詩也。因其音節有合於古。故取之。子夏對文侯。以齊宋之音與鄭衞同譏。此則齊宋所制之新聲。非商頌齊風之詩矣。呂氏春秋移樂曰。宋之衰也。作爲千鐘。（御覽引作十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卽戰國策云大呂陳於元英者。晏子春秋謂齊景公作泰呂。）

祭法之誤

祭法出於國語。乃秦漢人增演改竄者。語謂郊堯宗舜。言夏封商均後。客之而不臣。使用其先代之禮樂。故有此文。作祭法者疑虞舜未嘗傳子。宗舜之文不合。故易之爲郊嚳宗堯。原以爲人後者爲其子之說。似亦不謬。或舜在之時禮果如是。但氏者後世之稱。舜得稱有虞氏。禹不得稱夏后氏。緣虞之封在舜前。夏之封在禹身也。若必謂有虞氏卽大舜。豈夏之宗禹卽禹自宗歟。以此推按。可知宗堯之文。實係後人改易。至泰折、泰昭、王宮、夜明等號。去祧爲壇、去壇爲墠等文。以及泰厲、公厲、族厲等說。於經傳無所徵。不知何所據而爲此。考古制。圜丘祭天在南郊。方丘祭地在北郊。大采朝日於東門之外。小采夕月於西門之外。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此經傳之可知者。殷人尙質。周人尙文。祭典之稱名。至周大備。使果有此。何以周官儀禮之書一無言及。且周公爲三壇同墠。所禱者曾祖祖父。與此文絕不合。周官有司命之祭。本是星名。絕非人鬼小鬼。厲之名雖見於正經。未聞列於祀典。先王之禮。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見於雩祭等祭。而亦無厲名。諸經止言五祀。而亦無七目。厲與司命。其爲秦漢以後之禮無疑也。經傳中惟左氏好言鬼。自彭生厲齊。伯有祟鄭後。墨子作明鬼篇。記杜伯等事。秦人祀杜伯爲杜主。於杜亳立五祀而雍亦祀焉。陳寶、鄜時、八神而外。又有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號。稱杜伯爲周右將軍。言在秦中爲小鬼之最神者。漢初有趙王如意之祟。亦立七巫祠。其秦巫祀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此厲與司命之所由來矣。

三代皆有河患

三代皆有河患。而或曰夏獨無。此不然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者。夏諸侯之人爲王官者也。汲冢古文曰。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十八年。自夏邑遷於原。帝杼五年。自原遷於老邱。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至帝芒卽位。始以元圭賓於河。則夏之有河患明矣。商自成湯居亳。後乃遷囂。遷相。遷耿。遷庇。遷奄。遷殷。大抵皆因於此。特古籍殘缺。不能盡指其處所耳。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

又曰。滎波既豬。周官職方氏。豫州之川曰滎洛。是禹之時。滎止爲澤。商周之際。滎巳決爲川矣。禹貢曰。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雝。灉與雝、雍。沮與濉、睢。古今字也。是禹之時。沮出陳留。東北會灉。灉沮受河。東流會沮。同徑雷澤。入于濟也。夏以後。沮乃合泗入淮。惟灉由雷夏入濟。故職方氏兗州之浸有盧維。鄭注云。卽雷雍也。西周以後。灉又堙塞。別有濮水。受河於酸棗。東流入濟。此夏商以來河道變遷之大槪也。周居豐鎬。去河稍遠。穆王時。徐偃掘溝水。溝通陳蔡黃池。而汝潁之間有捷徑焉。東遷後。齊桓公塡閼八流。而九河之故道漸失。至定王五年。河遂徙。吳夫差爲黃池之會。溝通商魯。又城邗溝而通之。於是沂與濟、江與淮。又有捷徑矣。梁惠王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於是鴻溝既鑿。濟汳乃上承河流。下通睢渦沙潁汝泗江淮。而四瀆乃皆可舟達矣。梁惠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於是黎陽宿胥之患日啓。而大河乃漸以南決矣。說者謂鴻溝之鑿始於禹。河之南決始於漢。此實不然。史記河渠書。敍禹之導水。卒之曰。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史記包擧三代之事括而言之。非專言夏也。蓋曹衛之通河由於濟濮。宋鄭之通河由於汳渠。陳蔡之通河由於汝潁鴻溝也。

中庸

目錄以中庸爲子思作。本於史記、漢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皆不傳。孔叢子謂子思年十六。困於宋。作中庸四十九篇。此僞說也。考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又經傳皆謂子思與魯穆公同時。據魯世家及年表。哀公十六年至穆公元年。已七十二年。未審子思何由逮事穆公也。反復求之。蓋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當是一句。乃子思之壽。當有九十餘。故得事穆公。史遷誤以六十二爲子思之年也。孔叢子本僞書。不足信。朱子謂是東漢人所作。予嘗考之。乃王肅梅賾等僞撰。其言與僞家語書傳多相應。非東漢人文字。

諸書皆謂子思得受教於聖人。後乃仕於魯穆公。而史記世家謂子思年六十二。其言不合。考伯魚卒於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卒於十六年。子思既得受教於其祖。當生於定公之世。定公卒哀公立二十七年。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始及穆公。哀公元年至穆公元年。已八十六歲。則子思之壽可知。況生不在哀公之世。仕未必卽穆公元年。是子思之壽幾百歲矣。漢書藝文志。趙岐孟子注。應劭風俗通。及僞書孔叢子。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此則必不相及之勢。孟子自謂去孔子百餘歲。子思又得受業於孔子。卽使孟子尙幼。相去亦隔數十年。孟子又安得見子思。孟子列傳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說爲確。

子孫保之

或問。舜之子孫。夏有商均。殷有虞遂。周有閼父。其支庶可得備聞否。曰。少康時有虞思。爲上公。後有箕伯、

直柄。湯之盛德於遂。遂亦虞之分封也。故曰虞遂。後有伯戲、閼父、胡公。此皆人之顯著者。虞至商末猶存。遂至齊桓始滅。陳於周敬王二十四年楚滅之。此三代之正封也。至若庶子八人。喜爲歌舞。季釐之國。是曰有緡。此支庶之在夏者也。東郡有衛公國。有姚姓。見漢書。漯水有鄒侯國。亦舜後。見水經。此支庶之在商者也。邦戎滅於秦武。而圭嬀爲鄭穆之妃。盧子滅於楚人。而荆嬀爲楚王之后。且虞之亡也。以會稽封其族屬。此王姚之所以亂周。陳之滅也命敬仲之裔爲侯。此田和之所以幷齊。此則支庶之在周者也。

尊德性節

大哉聖人之道五節。正義幷爲三節。朱子另爲一章。於尊德性節分存心致知。而以首句爲綱領。下四句皆分應之。諸極詳洽。而竊有疑焉。在漢初。中庸列於禮家。實是禮書。觀夫子告顏子爲仁之說。則禮卽聖道。不得以爲道之一端。首節言聖人之禮。小無或遺。大無不格。此是虛說。優優大哉三句。是言制禮之實有三百三千。彌綸布濩。無不周徧。所謂敷政優優是也。然能行此禮於天下者。必須至德之人方能行之。至德、卽爲仁之禮已格於己者。至道、卽三百三千見於政治者。得之爲德。行之爲道。此皆從禮字分出。是二是一。有體用先後而無差別者也。蓋禮卽理也。天理是也。後人以禮爲天理之一端。此專以儀文品節爲禮。非禮之經義也。尊德性一節。卽君子求爲至德以凝至道之事。前四句是復禮之目。嘗與論語四勿節參證。末句是總承四句。繳到禮字。謂敦此至德以凝至道也。崇字與上行字凝字正相呼應。○前四句皆復禮之目。又當以首句爲綱。致廣大二句。是法地法天。申明首句。溫故知新。是又承上二句。有行健不息。得主有常之義。觀末句以字。其爲緫明上義可知。

大學

大學卽周官之傳。不惟師氏保氏之詔王爛諫王惡是明德。凡王之飮食衣服。話言動作。無不設之官而立之法。不惟司徒司樂之分職設教是新民。凡六典之設。皆以爲民極也。明德之功。始於格物致知。故服食言動。無微不謹。新民之極。在於用人理財以平天下。故冢宰建六典。以八法八則八柄用人。以九職九賦九貢理財。大學一篇。皆卽周官之本義。○大學與堯典、禹貢、論語、中庸。道理無不通貫。聖功王道。本無區分。惟時與位若爲限制耳。明德、卽俊德、至德、祇台德先之謂也。新民、卽至道格被、不距朕行之謂也。格物致知卽道問學。所謂博以文也。誠意正心卽尊德性。所謂約以禮也。博文約禮卽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邦之大本也。聖功王道。無不約歸於禮。禮豈惟儀文品節而已哉。

鄭君謂大學之功誠意爲始。故下不申明格物致知之義。晉唐以後從之。程子謂大學之功始於格物致知。朱子用其說而補爲傳。元明以來從之。予謂格物致知誠意。首篇雖分先后。此先后字卻不可太泥。蓋格隨致隨誠。是一齊用力。非旣格旣致方去誠意也。猶之齊家治國平天下。非王者必候齊家然後治其

畿內。必畿內悉治然後去平天下也。皆推原其致力之不可缺耳。觀下文言平天下必先愼德。而愼德在絜矩。以同好惡。可知明德之要在於誠意。誠意之功用在格物致知。格致卽求誠之方。而誠實達道達德九經之本也。鄭君謂誠意爲始。是以學之主宰言。程子謂始於格致。是以學之功力言。二者皆不可廢。從注疏。未免將功力抹煞。從程朱。未免將主宰看小。

朱子補傳。止將格物致知四字反覆講明。無他義也。聖功以漸而幾。故顏子曰。循循善誘。曾子之唯。是識力俱到九分。夫子告之。遂又將此一分疑似之心證明決去。非頓悟也。子貢之然。是已看出一二分。夫之詔之。遂卽以疑相質。證其指歸。非躐進也。蓋曾子之質魯。必將成而後詔之。篤信而不復有疑。子貢之學達。於始疑而卽詔之。功用可以倍進。凡此皆循循善誘也。補傳曰。一旦豁然貫通。未免混入禪學。

康

康誥之康。白虎通謂是采地。馬融書注曰。康、國名。在圻內。宋衷世本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王肅書注從馬。僞孔傳又襲用王注。惟鄭氏書注以爲號謚。考康叔之子王孫牟亦稱康伯。是康叔封衛之後。牟父亦嘗居康。故襲其名。此猶杞之初封並稱樓。宋之初封並稱微也。蓋周初謚法甫定。猶未通行於天下。則康之非謚甚明。不然。命以康誥。是生而賜謚。康叔、康伯。是父子同謚矣。此豈成周之制。太平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夏少康故邑。則馬氏圻內之說信矣。

楚書

楚書之可考者。有檮杌之史。蚡冒之訓。僕區之法。雞次之典。札。箴平府之故書。呂覽。其書皆不傳。大學所引二語。未詳何出。鄭注以爲楚昭王時書。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朱注則曰。楚書、楚語。蓋鄭君兼取國語新序。朱子專從國語也。考令尹子文、葉公子高、誠昭王時人。子敖則莊王時令尹。子反於共王時已卒。昭奚恤乃宣王時之州侯。此五臣者。安得同時而立壇上哉。新序之說。自無足取。卽國語所載。與大學亦不合。記曰。楚國無以爲寶。而語曰。國之寶六。金玉龜珠山林藪澤皆與焉。則楚書亦非卽楚語可知。以意推之。必楚人先世之書有此二語。傳之子孫。奉以爲戒。故王孫之答簡子。昭子之對秦使。皆祖其義。其語之出於何書。不可詳矣。

介菴經說卷七

春秋經傳

三傳

三傳優劣。終以劉子駿左氏親見。公穀傳聞之說爲確。左氏不惟親見夫子筆削。並親見諸國史記。故其書原委悉具。雖經所不載。或詳備其說。非若公穀之依文爲訓。懸空作斷也。公穀不惟未見夫子及諸國史記。其傳亦並非二子所著。故雜引北宮子、司馬子、女子、魯子、曾子、高子、沈子、尸子、及公羊子、穀梁子之說。其爲後儒所述甚明。以秦漢人之傳聞。較左氏之親見。其孰得孰失。此不待智者始辨。故世無公穀。讀左傳。而春秋之義可十得六七。世無左氏。讀公穀二傳。雖其義亦可推測。而其事則十存二三。且疑信無從考質矣。漢代。左氏學初未得立。董江都劉子政諸儒表章二傳。至以之決事治獄。故取重於時。先入者主之。此實左氏之不幸。

隱公攝位

隱之攝位。左無貶辭。公羊謂桓貴當立。與左氏所記本事不合。何休以緯說注之。非確論也。穀梁傳曰。若

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爲定論.

郳非附庸

左及穀梁皆以郳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謂邾婁顏得罪於天子,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術,天子崩,術仍致國於顏之子夏父,夏父五分其國,而以濫封術.世本謂郳顏居邾,肥徙郳.宋衷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據此則郳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二國嘗相爲難.且其地東有翼假離姑,在今之費縣,西有訾婁蟲類,在今之濟寧,北界於魯,南界楚荊,絕長補短,地方百數十里,有郳濫以爲附庸,此豈不能自達於天子者.

孔父非名

三傳皆云,孔父先死,經書及者,左謂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與公穀及者累也,其義實同.據世本,孔父名嘉,與公穀書字之說亦合.公謂賢者不名,穀謂君累之以先死,故不忍稱其名.又曰爲祖諱.左氏之義,當亦與同.杜注獨謂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說大謬.按經於弑君書及者,皆曰及其大夫,書爵者,褒之也.仇牧之死,並及華督,不書者,督爲亂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荀息之死,傳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則經於仇牧荀息皆無貶詞可知.二子之稱名者尚無貶,況孔父之書字者乎.且逆之事,特左氏著督之淫惡,司馬則然,亦紊督之誣詞以惑衆耳.於孔父乎何尤.杜爲左學,必求異於二傳,謂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名以示貶,是古之死君難者竟蒙羞地下,而亂顏事賊者反得以借口矣.豈聖經維世之義.且經曰及其大夫,而注曰及其君,文義顯與經悖.劉氏規杜,並及此條,自爲公論.孔疏反以劉爲妄,而甘於其誣其祖,此正義之必不可從者.

鞶厲俱言革帶

說文以鞶爲大帶,禮記注以鞶爲小囊,杜氏從許,謂帶是革帶,鞶是紳帶,其說實誤.鞶之非囊,孔疏已辨之矣.今知非大帶者,鞶字从革,禮曰,男鞶革,女鞶絲,是也.以革爲之,故曰革帶,亦謂之鉤帶.(荀子曰,縉紳而無鉤帶.)後世謂之鞓帶,鉤即帶首之拘,鉤鰈以固束者,亦謂之師比.(傳曰,管仲射桓公中鉤.戰國策曰,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是也.師比,史記作胥紕,漢書作犀毗,楚詞作鮮卑,皆鉤與鰈也.)其帶上之飾謂之鞶鑑,後世謂之胯.傳曰,王以后之鞶鑑與鄭伯,又曰,定之鞶鑑,是也.鑑下有環以系佩,玉藻曰,革帶博二寸,注云,凡佩繫於革帶.晉書輿服志曰,革帶,古之鞶帶也,其有囊綬,皆綴於革帶.唐書曰,惟天子之帶有十三環,隋時有九環帶,高祖賜李靖七方六剡胯,各附金環,以後證前,知鞶之昭數在鑑之多寡矣.厲者革帶之末,古亦垂之,而飾以鑑,其飾後世謂之鉈尾,遼史所謂玉鶻七鉈尾,是也.蓋大帶之垂者爲紳,言其形申申如也,故曰昭度.革帶之垂者爲厲,言雖垂之,形不委下,厲然如魚尾之分,故詩曰,垂帶而厲.○鉤鑑之制,古皆以金,隋唐以後,始有玉鉤鰈.周之貝帶,漢周之犀帶玉帶,皆言

臏飾,猶今之金絲角分以差等也.

小戎子非允姓

西裔之國,不盡古帝之胄,於越、西翟爲姒姓,萊、邾、鮮虞爲子姓,巴、吳、驪、狐爲姬姓,是三代支庶亦有國於荒服者.傳曰,大戎狐姬,小戎子,姬與子皆姓也.猶下驪戎之女曰驪姬矣.注以小戎子爲允姓,未見所據.疏引允姓之戎居於瓜州,二語說之,說尤附會.按戎之見於傳者,有姜、允、姬、嬴諸姓,此之小戎,何以知其必允姓也.且齊姜、狐姬、戎子、驪姬,正是一例,同在一簡傳中,不應異解.況瓜州在三危之北,吾離居晉,又在惠公時,晉獻之立,何爲遠娶異域之戎女乎.

下陽於五虢爲北

周有五虢,而郭不與焉.(經之郭公,本在齊,見管子及新序,與五虢無涉.)成周之初,止有東虢西虢,賈逵解詁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韋昭國語注說與此同.)幽王之時,東虢之君虢叔,驕侈怠慢,恃勢而亡,未嘗遷都.西虢之君石甫,爲王卿士,讒諂巧從,滅焦而遷於河北之下陽,是爲北虢.其故都之在雍者,命支庶守之,是爲小虢.竹書云,晉文侯六年,虢人滅焦.春秋經云,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史記秦本紀云,武公十一年,滅小虢.此之謂矣.(左傳謂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而晉滅之.此焦謂上陽,晉雖滅焦而晉滅虢,焦地終屬晉,故通乘之晉滅也,猶滑之滅於秦而亦稱晉滅已.)三傳皆謂下陽非國都,此實傳聞之誤,非經之正義.案春秋書滅者三十一,皆謂用大師以勝人之國也.僖公二年,書滅下陽,此後遂無虢事,則虢都在下陽,即於是年滅可知.一證也.國語,史伯告桓公,謂成周之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今案虞晉等國,皆在古大河之北冀州境中,不應虢國獨在河南豫州境內.二證也.漢書地理志曰,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北虢在大陽,三證也.焦之國土,跨河南北,國都本在上陽,其曰下陽者,焦之下都,河北之巖邑也.虢石父既已滅焦,乃徙居北邑,不處其國都者,蓋石父比於褒姒,以亂王室,後見太子出奔,西戎屢寇,逆知西周必亂,小虢難以安居,且知衆之怨已必深,勢去將及,乃巧託遷徙之計,越在冀方,意謂上陽猶是王畿,不如下陽之越竟乃免也.後因此亦竟免於禍.此史記所以斥曰巧從,史遷所以斥曰巧佞矣.東遷以後,鄭武公滅東虢,秦武公滅小虢,於是北虢獨存.桓王時,虢仲亦爲王卿士,因下陽阻於大河,行有不利,乃以上陽爲下都,時往居之,是爲南虢.亦曰姬姓之焦.左傳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而晉滅之.漢書地理志曰,宏農郡陝縣,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水經河水注曰,昔周召分伯,以陝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是爲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考驗諸說,蓋傳之所謂虞、虢、焦、滑者,虢謂下陽,即石父滅神農之後而徙居者.焦謂上陽,即虢仲爲桓王卿士而徙居者.下陽上陽,本皆西虢之遷都,而宗廟社稷實在下陽而不在陝.周官注曰,毀其宗廟社稷曰滅.故經於僖公二年書滅下陽,重宗社也.下陽雖滅,其君猶在上陽,故晉又用師敗之,其君乃出奔衛,傳以君在

爲辭。故系之於僖公五年也。傳所謂晉滅焦者。亦即此邑、三傳因此乃謂下陽非虢都。此實誤耳。

管氏世祀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此左傳言明禮者必有後也。據世本。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史記管仲列傳亦曰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見於傳者。有管修、管于奚。皆與傳文相應。杜注畢其無驗之說。大誤。

傳誤

左氏傳文。多據列國史記。改以魯之時月。亦有不及改易仍從舊史之文者。如四月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冬十一月里克殺奚齊於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齊隰朋會秦師納晉惠公。及諸凡語晉事較經文互差兩月者。皆是。蓋魯同周正。晉用夏正。周室不頒正朔。晉人子弟分居列國之中。故時月不協。杜注謂經從赴告之詞。實誤。至於晉惠之立。本在僖公九年十月。其十一月。卽晉惠之元年正月也。至僖公二十四年冬。書晉侯夷吾卒。是惠公立十五年。而卒於八月也。傳云。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此乃晉惠公十五年之十二月。魯僖公二十五年之二月也。其魯僖二十五年之三月。始爲晉文公之元年正月。至僖公三十二年冬。經書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是晉文公立八年。而卒於十月也。觀國語二十六年獻公卒。晉饑乞糴於秦。文公在翟十二年等篇。皆可徵信。乃左氏紀晉惠之卒。晉文之立。通移上一年。顯與經文相戾。似惠公止立十四年。文公在位九年者。此皆傳誤。

稱名之異多由轉音

古字廣異通。世族譜謂虞爲西吳。邾一名鄒。公穀傳俱作邾婁。寺人披、國語作寺人勃鞮。頭須、韓詩外傳及史記作里鳧須。此皆字音之轉合也。西吳合爲虞。邾婁合爲鄒。勃鞮合爲披。里鳧合爲頭。經傳內如此類者甚多。以人名言之。如帝俊之爲舜。伯余之爲舒。辛受之爲紂。壽夢之爲乘。餘祭之爲載。叔處之爲武。毋涼之爲闓。仲州之爲犨。魏侈之爲取。郁釐之爲來。不衍之爲頠。伯雉之爲兕。子壽之爲繻。子原之爲泉。掘突之爲滑。逢門之爲蒙。韓厥之爲屈。石甫之爲鼓。皆是。

熊摯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杜注云。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劉炫規杜云。祝融至鬻熊。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劉說甚是。蓋杜氏不知古有三鬻熊。故誤以夏初之鬻熊爲周初之鬻熊。又不言摯爲誰之嫡子。亦不詳其僭

王之故。疏云。楚世家無其事。愚按。世家謂熊渠伐庸楊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周厲王之時。懼其伐。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渠卒。摯紅立。摯紅卒。弟延弒而代立。索隱曰。世本。康作庸。無執字。漢書古今人表。謂熊摯、摯紅、熊延、皆熊渠子。古史考謂熊渠卒。子熊翔立。翔卒。子摯延立。韋昭國語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宋均樂緯注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參考諸說。康也、毋康也、庸也、摯也、渠之長子也。紅也、摯紅也、渠之中子也。疵也、執疵也、延也、渠之少子也。摯、紅、延、本三子之名。渠使摯爲庸王。紅爲鄂王。延爲越王。因字形相似。故誤庸爲康。又以爲熊摯之號。其實庸乃地名也。摯初爲庸王。故曰我先王熊摯。句亶當是所居之邑名。句毋皆發語詞也。厲王時。渠與三子皆去其王號。故楚人呼熊摯爲句亶。爲毋庸。不復曰庸王也。渠卒。摯以疾不得立。弟紅代之。由丹陽徙於枝江。而以丹陽故都錄封兄摯。使國於夔。傳於子孫。是爲夔子。（夔、公羊傳作隗。漢書地理志作歸。）今湖北竹山縣西南有上庸山。山之西南去歸州百數十里。州卽古夔子國也。丹陽故城卽在州之東南七里。熊渠時之故都也。合此參考。是紅徙枝江。封兄摯於夔。甚明。國語曰。芊姓夔越。蓋夔卽摯之後裔。越乃延之支庶也。正義不以爲班韋宋諸說證之。而乃引孔晁所襲韋注之文。又誤以摯爲熊繹元孫。陋矣。

其失也巫

左氏好知將來。而往往不驗。甚有言已往之事而亦不符者。衛遷帝邱。卜曰三百年。今自魯僖三十一年。計至秦人滅衛之歲。實四百二十餘年。周之定鼎。卜年七百。今自武王滅商。計至赧王之滅。實八百餘歲。外傳謂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考商之享國三十一王。晉之享國二十八君。此失巫之謂所由來也。至謂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自有此說。而殷曆、三統曆、皇極經世等書皆從之。假周公無逸一篇所謂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覺不可信。此僞書傳之所以刪外丙仲壬。而後王皆增益年歲也。或曰。六百二字乃劉歆所改竄。

庭堅非皋陶後

班孟堅謂皋陶典刑。不表姓。（白虎通。）左傳庭堅卽皋陶。（古今人表。）六蓼皆皋陶後。（地理志。）鄭康成論語注、杜元凱左傳注、皆從之。實誤。按世本。皋陶之後。有英、六、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皆偃姓。史記夏本紀亦曰。封皋陶之後於英六。世紀曰。皋陶生於曲阜之偃地。故帝因之而賜姓曰偃。以此證之。則皋爲偃姓甚明。其後乃英六。非蓼六也。杜氏宣三年注。以群舒之舒蓼爲二國。疏旣正其誤。而又謂舒蓼卽六蓼之蓼。此則尤而效之矣。史記索隱引世本。謂蓼六皆偃姓。正義疑蓼乃英字之訛。甚是。蓋因皋陶之後有舒蓼。故誤合

彼蓼爲此蓼也。據世本、蓼爲姬姓國。(見路史後紀八卷及國名紀三卷。)古史考及世紀謂帝高陽姬姓。(見初學記及太平御覽。)然則高陽氏之才子庭堅。皆襲其祖姓以封於蓼耳。與舒蓼之出於皐陶判然兩國。班氏因庭堅之名不見他書。傳與皐陶並稱。故誤作一人。此猶世本稱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皇甫謐皆合爲一人。莊子云。箕子胥餘。司馬彪亦謂箕子名胥餘也。惟服虔謂庭堅卽夷堅。(見困學紀聞。)

夷羿寒浞同姓

古文仁夷俱作𡰥。故夷羿山海經作仁羿。杜注云。夷、氏。世本曰。夷妘姓。(襄元年正義。)又曰。寒邳姓。(路史國名紀。)妘邳古字通。然則夷羿、寒浞、皆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矣。水經注誤以爲有窮后國。路史從之。謂羿乃皐陶後。又引括地象云。寒猗姓。似誤。按潛夫論。爲偃姓。皐陶後。不言有窮。盟會圖疏引括地象曰。過猗姓。不言寒浞。羅氏因浞子澆居過。疑地象之過卽此。遂謂浞澆父子同爲猗姓也。不知澆之居過止三十餘年。又非傳國之君。則地象猗姓之過非言澆可知。況世本明言浞爲羿之同姓。此羿之所以寵信而不疑夫。

窮鉏鄩灌考

羿浞之事。書缺有間。左傳及楚詞竹書言之最詳。杜注謂寒在平壽。過在掖縣。戈在宋鄭之間。其說是已。窮石與鉏。不詳其地。二斟。從漢書地志及應氏之說。謂灌在壽光。鄩在平壽。且謂相居帝邱。依於二斟。此則非是。括地志謂鉏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今滑縣東十五里。)其說是已。水經注謂窮在鬲縣。譙季宣謂窮在刪丹。路史謂窮在安豐。此亦非也。按書序止言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不言太康此時都於何處。竹書謂太康仲康皆居斟尋。仲康沒。相居帝邱。依鄩侯。八年。浞殺羿。使澆居過。明年。相居斟灌。二十六年。澆滅斟灌。明年。伐斟尋。戰於濰。覆其舟。亦滅之。二十八年。浞弒帝相。后緡歸於有仍。明年。少康生。尋繹傳紀各文。鄩國本在河南。卽左傳所謂郊鄩潰者。鄩國本在東郡。卽左傳所謂夏有觀扈者。二地本陸終後斟姓之國。故曰斟尋斟觀。以爲國邑。故字從邑作鄩鄻。鄻近濮水。故字從水作灌。又曰觀津、觀扈。皆夏之叛國。故又曰畔觀。夏時以封同姓。故世本姒姓有斟鄩氏斟灌氏也。東海斟縣之尋灌。此則姒姓之遷都耳。蓋自太康居斟尋。而斟尋氏始遷於平壽。自后相居斟觀。而斟灌氏始遷於壽光。漢因二斟居之。故名其地爲斟縣。東漢省斟。而分其地屬於平壽壽光。此二縣所以有二斟故址。浞之封澆於過。卽因斟尋之遷過近於寒。故使澆圖之也。臣瓚漢書音義云。斟尋在河南。後遷北海。史記正義引晉地記曰。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史記集解引賈逵傳注云。相依斟灌而國。此三說者。最爲確實。蓋尋卽郊鄩潰之鄩。杜注謂之鄩中者。在洛汭西南六十餘里。洛汭卽洛水入河處也。窮石、卽左傳所謂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者。華延洛陽記云。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卽其地。後人因其名不美。故易之。在鄩城西南百餘里。羿本國

於滑東之鉏。人爲王朝卿士。乃遷於窮谷。太康失政。羿居帝都。以代夏政。仍令其子居窮。以爲犄角之勢。及寒浞殺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而死於窮門。皆謂此窮谷也。若謂夏都安邑。鄩在東海。窮在安豐、刪丹。相去皆數千里。五子何爲須於洛汭。羿何由因夏民以代夏政。浞又何由烹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而死於窮門。相居帝邱。又何由遠依海邦之斟灌乎。若謂二斟非後遷東海。則壽光平壽何爲有二斟之墟。澆又何爲戰於濰水乎。但相之依鄩。在居帝邱之時。帝邱本鄩之西邑。猶周襄之處氾而依鄭也。此時鄩已東遷。猶稱故國。則杜注依於二斟之說不如賈注竹書之依觀者爲確矣。至韋昭國語注謂觀在洛汭。皇甫謐謂相徙商邱。依斟尋。(見史記正義。)此則說之尤謬。無庸辨者

伯靡未嘗臣羿

傳謂靡奔有鬲。在羿死之後。故注云。靡、夏遺臣事羿者。按伯靡乃夏之老臣。少康之興。靡自有鬲收二斟之遺民。滅浞而立少康。非無臣羿之事。且羿棄武羅熊髡諸賢。用浞爲相。此豈能仕靡者。據竹書。后相二十八年。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於有仍。伯靡出奔鬲。明年。少康生。少康生四十年。靡殺寒浞。是靡爲相臣。相死。始出奔鬲。以圖恢復。事羿之說。實傳注之誤。

夏都斟尋考

竹書謂太康、仲康、夏桀、皆都斟尋。予於書說既證之矣。鄩之所在。杜注謂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括地志云。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有故鄩城。(見史記張儀傳正義。)蓋尋本水名。卽漢書郡國志鞏有尋谷水者是也。以春秋土地名、史記音義、水經注、括地志、及唐宋以後地書推之。尋水出鞏縣東之尋谷。(谷在今鞏縣西。)西南流至鄩城謂之上鄩。又曰北鄩。卽元和輿地等志謂偃師東北有鄩谿者也。自鄩城東又折而東南流。至東訾城西北入於洛。是爲下鄩。又曰南鄩。其入洛處。謂之尋口。徐廣曰。鞏縣有鄩口者是。史記謂之斜谷之口。京相璠謂在鞏洛渡北。酈道元謂之什谷之口。蓋古文斟作斗斗。(斗見漢書[illegible]注。斗見玉篇。)斜谷什谷者斗谷斗谷之訛。鄩本斟姓之墟。故夏后之世謂之斟鄩。以封同姓。城居尋水之中。故曰尋中。谷與口皆以斟尋得名。故或曰尋谷尋口。或曰斗谷斗谷之口也。斜與什皆字誤。(今本水經注卽什谷也以下三十六字誤係渭之洛汭下。當移在上文在鄩谷水下。蓋傳寫之誤。東訾城今在鞏縣西南。鞏縣故城在今縣西。)

祀盤庚

宋災。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注以爲非禮。疏云。盤庚之爲殷王。無大功德。不知何故特祀之也。案祭法。去廟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則祭。卽宋災祀盤庚之謂也。此於周禮無可證驗。惟左傳此文足以證之。蓋殷禮也。史記殷本紀。謂盤庚遵成湯之德。行湯之政。民由以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又曰。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盤庚之政。呂氏春秋兩言勝殷復盤庚之政。竹書謂自盤庚遷殷後。更不徙都。說苑引墨子

曰。般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與夏禹並稱。漢書古今人表列盤庚於上中仁人。然則盤庚者、殷之賢主矣。

左氏記聖門之事必用特筆

左氏實夫子受業門人。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賓。元者善之長。多采諸聖訓。於此見學之淵源。公穀經文終於獲麟。左氏經文終於孔子卒。尊師之義也。其傳終於知伯之滅。此左氏及見之事。然則左氏後孔子三十餘年而卒矣。其記秦丕茲、子貢、子路、冉有、有若、澹臺子羽、司馬牛、樊須諸賢之事。每用特筆詳書之。尤可見古人處師友之道。

周公適楚

昔蒙恬謂成王信讒。周公奔楚。史記載其事入魯世家。蓋誤以戰國游說之詞爲實事也。然據昭公七年傳文。周公實嘗至楚。孟子解魯頌。亦謂周公嘗膺荊舒。而尚書不載其事。逸書作雒云。武王崩。周公立。相成王。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作師旅。臨衛征殷。殷大震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盈者。淮夷之姓。熊者。楚人之氏。公之適楚懲荊。在此時矣。或問。孟子兩引魯頌。皆謂周公伐楚之詩。子以周書、左傳、荀子、呂覽證之。謂公嘗至楚。不知此詩究應如何解說。曰。毛傳、鄭箋。皆以此篇爲頌僖公。然莫我敢承句下。言俾爾者四。爾謂僖公。樹矣。俾者。誰俾之乎。據此四語以證前文。是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謂周公也。蓋公之造周。莫艱於東征一事。亦莫大於東征一事。東征時。凡所征熊盈之族十有七國。是荊與羣舒、蒲姑、淮夷。實皆所懲伐矣。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是公實遺之。僖克復之耳。其所以能復者。由於齊桓之反魯侵地。若召陵之盟。固不足以言懲也。

地震說

春秋書地震者五。或問之。予曰。有理有數。周語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此言其理。晏子曰。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又曰。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淮南子作句星在房心之間。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在房心之間。地動。維星散句星信。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張衡因此造候風地動銅儀。用之甚效。魏書謂信都芳亦有地動圖。又唐書云。隋人臨孝恭有地動銅儀經一卷。此皆言其數。然漢志隋志及高誘淮南子注。所言鉤星之說不同。且平子作銅儀。名之曰候風。是不止星躔之示象矣。虞荔鼎錄云。平子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沈於西鄂水中。今三子之圖書儀器泯然無傳。是安得起淪金而質之。

鄭地考

左傳謂武公始居鄭。公羊傳謂鄭國先處於留。後取鄶。始遷鄭而鄙留。國語謂幽王八年。史伯勸桓公寄

孥於虢鄶。曰。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可以少固。桓公從之。世本謂桓公居棫林。徙拾。竹書謂宣王二十二年。命王子多父居洛。晉文侯二年。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爲桓公。十年。桓公死於戎難。周東遷十二年。鄭人滅鄶。十四年。鄭人滅虢。十六年。鄭遷於溱洧。此東周以前之說見於載籍者。史記謂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爲司徒。明年。徙於洛東。漢書以京兆鄭縣爲桓公邑。河南新鄭爲武公國。詩譜謂桓公初封於畿內之咸林。卽京兆鄭縣是也。此兩漢之說見於載籍者。洪案。左氏公羊二說爲是。世本竹書又加詳焉。國語乃附會之詞。漢之三說誤矣。蓋桓公初邑於涇西之棫林。卽左傳晉師伐秦。濟涇。至於棫林者。詩譜誤以爲咸林在京兆耳。棫咸形相似。故誤。春秋時許國亦有棫林。近方城。非此棫林。繼封於雍之洛水。卽世本所謂徙拾也。古文拾洛字相似。故誤洛爲拾。洛乃周禮職方氏雍州之浸。非東洛矣。桓公之封國實始於此。在宣王二十二年。此時止國於洛。絕無鄭名。猶叔虞之封唐。初無晉名也。史記謂是年封鄭。實史記之誤。至幽王三年。桓公伐鄶。克之。徙居鄭父之邱。始名曰鄭。此卽子產所謂先君桓公艾殺此地而共處之。公羊傳謂之處留。國語附會言之。謂之寄孥者也。蓋此時公爲王室。國雖遷於鄭邑。身猶居於王都。其孥賄有若寄於鄶邑者。故周末傳有此說。其實非是。安有王朝卿士私交外侯。寄孥於人之理。此實外傳之誤。且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合子產及竹書之說推之。可知武公時已國於舊鄭。此鄭卽竹書所云鄭父之邱。周穆王時。謂之圃鄭。隋書地志亦云。管有鄭水也。此在新鄭之東百餘里。武公時始都新鄭耳。史記信國語寄孥之說。固誤。漢志謂桓公初封京兆之鄭縣。亦誤。詩譜及國語注似棫林爲咸林。謂在京兆鄭縣。固誤。傅瓚謂鄭父之邱卽新鄭。實亦誤也。蓋棫林在涇西。洛在渭北。此皆桓公之初封。與京兆之西鄭。漢中之南鄭。絕不相涉。桓公之鄭。止是圃鄭。武公之鄭。方是新鄭也。

鄭系考

兩漢以後。言鄭系者。皆以桓公爲宣王弟。左傳曰。鄭祖厲王。又曰。鄭在厲宣之親。國語曰。鄭出自宣王。竹書曰。周宣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是二說者迥不同。考竹書。厲王生於共王七年。卽位時。年甫十五。卽位之十二年。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公之子殺之。時年二十五。明年。共伯和攝行王事。攝之十四年。而厲王崩。明年。宣王卽位。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國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呂覽曰。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於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此與古傳之說悉合。蓋宣王卽位時年甫十六。圍王宮時甫二歲。故召公以其子代而國人不識也。古者十五入大學。成童[illegible]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學記亦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厲王止生一子。故呂覽曰。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以此推之。則鄭桓公非厲王之子甚明。

國語、竹書、明言出自宣王。此尤是徵信。宣王爲父。故厲王爲祖。自開國至於昭公厲公。五廟中皆有厲王之主。故曰鄭祖厲王。其曰鄭有厲宣之親者。此猶書之命晉侯並稱文武也。韋氏國語注乃云。鄭之封出自宣王。此因竹書未出。經無明文。故誤从兩漢之說。

共和

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此卽共伯和攝行王政之事也。蓋諸侯共推共伯攝行天子事。至十四年。宣王年十五。此入學辨志之年也。共伯然後以百官之政歸之於王。而已復退居侯位。老於其山。故呂覽、莊子稱述之。竹書、漢書、（人表、地理志、郡國志。及孟康音訓、顏氏音義。）及司馬彪莊子注、闞氏十三州志、酈氏水經注、司馬溫公稽古錄、並傳此事。無異詞者。獨史記謂共和是周召二相共行王政。唐宋人多從之。故晉書束皙傳。謂竹書言此事。與經傳大異。未審所謂經傳者何經何傳。若是春秋左傳。其言與紀年正同。服注杜注亦未嘗宗主史記也。且必如史說。傳文反有難通。二公已同立於朝。豈與王政。安得謂之釋位以間政乎。正義必曲爲之辭。非是。

西北五國考

詹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注云。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又釋例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駘在武功。岐在美陽。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正義云、辭不及豳。不知其故。愚案杜氏孔氏說並誤也。考傳云下接武王克商云云。是此五地皆文王以前國土。受於唐虞夏商者。絕非夏后之世並建此五國也。魏乃后稷之采地。芮乃豳國之異名。亦絕非周時之魏國芮國也。鄭康成詩箋。謂邰爲后稷之改封。（邰卽駘。古今字。）可知封邰以前已有食邑。傳云魏駘。是稷之初封。卽魏是也。詩譜謂周之魏國。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水經河水注謂商時爲國。周之魏國。皆近河。汾水注謂汾之南岸有稷山。相傳后稷播穀於此。卽左傳晉侯治兵於稷者。蓋古時魏國近汾。芮國近河。后稷初封於魏。稷山在其域中。漢晉時。屬聞喜。不在河北。在河北者。乃周之魏。商時爲芮人之封。周克商後。收芮師虞師。（見六韜。）始盡以芮地封同姓。爲魏國。又別封同姓之芮伯於河外芮鄉。此皆武王時之封國。不可以爲周之先世也。傳之所謂芮者。乃邠之水名。卽詩所稱芮鞫之。卽周官所云其川涇汭也。豳地本有五名。以國邑言之。曰邠。以山谷言之。曰豳。以川浸言之。曰汎。曰芮。曰汾。爾雅。西至於邠國。說文引作汎。釋文引說文。作汾。史記。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周書本文亦作汾。是豳邠汾三字古通用矣。（世謂邠是唐人之變文。非是。）鄭氏周官注引。芮鞫作汭㘸。謂汭在豳地。周官之涇汭。周書職方篇作涇納。蓋古文納內二字皆通入。（史記引禮書納字多作入。論語出納之吝。唐人本作內。）王肅詩經注亦云。汭、入也。說文之汎字。或是汾字之訛。或是汾之省。或是從水從入。因汭有芮音。

（爾雅。史記作汭鞫。）故以汎作汭。卽讀作汭鞫。皆未可知。然以詩傳文之芮卽公劉之鞫。皆無不符合。蓋於豳舉水。於周舉山。於程舉原。類也。杜氏孔氏知岐山畢原卽是周。程何獨於芮而忽之。岐畢受於商。亦非夏之封邑。（再案。汾汭二川。皆在邠地。非一水也。汾是三原水之本名。在邠之東。西南流入涇汭。卽魚龍川之古名。在邠之西。東北流入涇。）

滅者亡國之辭

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傳曰。用大師焉曰滅。是凡書滅者皆謂用大師以勝人之國矣。春秋書滅者三十一。獨下陽之滅。公羊穀梁以爲非國。杜氏注左傳。從其說。且於昭十三年之滅州來。亦專取襄公傳說。謂州來非國。此皆誤也。公穀於州來之滅無傳。何休以州來爲夷國。杜氏獨以爲楚邑。蓋杜因昭公四年楚城州來。十一年狩於州來。十八年又城州來。遂疑設非楚邑。何以十五年之間。再城之而一狩之乎。不知州來本楚之屬國。與鍾離巢徐皆服事於楚。在楚之東北面鄰於吳。自巫臣教吳叛楚。吞并小國。故經書滅州來。滅巢。滅鍾離。徐則先服於吳者也。三國因伐而不服。故終滅之。四年之城。乃因吳人伐楚。入棘櫟麻三邑。楚人懼之。故城鍾離。城巢。城州來也。此猶齊之城邢。晉之城杞。庇小之義耳。杜知鍾離與巢皆小國。何州來獨謂之楚邑乎。十一年之狩。乃靈王以兵鎮撫之。故使蕩侯等圍徐以懼吳。所以堅州來服事之心。使無叛也。迨靈王縊死。吳人竟滅州來。平王因初立。不與之爭。至昭公十八年。始據其地而城之。此猶昭公二十四年吳滅巢滅鍾離。明年楚又使熊相禖郭巢也。不然。書滅者三十一。豈彼二十九者皆國。下陽州來獨爲邑乎。

古有兩青陽

晉語有兩青陽。一爲姬姓。黃帝元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所生。卽元囂也。史謂其降居江水。不在帝位。其後裔爲高辛氏帝。此一青陽也。一爲己姓。黃帝次妃方雷氏之女女節所生。卽少昊清也。逸書謂其名質。因綴號尤字於少昊。故曰少昊清。其裔孫爲少昊帝摯。故三統曆引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曹植少昊贊亦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此又一青陽也。自漢以後。言古系者多誤合爲一。又誤謂少昊清卽少昊摯。故正義以青陽爲姬姓。謂己姓者非青陽。皆誤。

歲星跳辰考

歲星超辰之說。始於春秋之季及戰國時傳左傳者。左氏受經於聖人。作爲傳以授曾申。自僖公五年後。傳言歲星所在。皆巳年在子。午年在亥。以次推之。無有不符。昭公三十二年辛卯歲。應在寅。而吳伐越傳云越得歲。是移於星紀之次。跳一辰矣。（古法。越爲析木。吳越爲星紀。）曾申以傳授吳起。起傳其子期。事魏之文侯武侯。時有申縮春居魏。與有關焉。故各記其說。起後奔楚。期始以其學授楚人鐸椒。又數傳至漢。故太初三統曆

漢[illegible]服虔諸人皆祖述之。言各不同。大約皆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二周一超辰。盡一百四十四年也。此其說之所由來矣。石氏、甘氏、太初、三統諸說。載於漢志。服氏之說。見周禮春官疏師曠五篇出於汲冢。宋時校訂於黃伯思。其說今見容齋隨筆及通雅。漢晉以後。覺其法疏闊不合。於是祖沖之作宋曆。謂歲星行天七市超一次。劉焯、李淳風等從之。齊宋景業謂祖氏之說太近。又酌取中數。謂歲星不及十周天超一次。周之甄鸞從之。唐一行定為前率後率。謂商周迄春秋之季。一百二十餘年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超一次。其說之不同如此。予嘗考之經傳正史。準以紀年長曆。謂夏末至太初。一行之說為是。一百二十餘年者。一百二十六年也。西漢之末至於李唐。祖氏之說為是。行天七市者。八十四年也。經謂僖公五年正月朔旦日南至。劉歆謂是年為八章之首。實歲星超辰之限也。由是而上推之。則幽王庚申。共王甲寅。成王戊申。武乙壬寅。小辛丙申。太戊庚寅。太甲甲申。及夏后不降戊寅。皆超辰之限。由是而下推之。則魯昭公壬申。威烈戊寅。赧王甲申。及漢景帝上元庚寅。亦皆超辰之限。何言之。晉公子重耳出奔。在魯僖公五年。歲次丙寅。國語。董因謂文公曰。君之行也。歲在大火。蓋此年始跳於卯也。自是而上一百二十六年。為幽王元年庚申。歲跳在戌。戌者降婁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共王元年甲寅。歲跳在巳。巳者。鶉尾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成王十二年戊申。歲跳在子。子者。元枵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殷王武乙元年壬寅。歲跳在未。未者。鶉首之次也。國語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晉之始封。歲在大火。竹書紀年。武王十二年辛卯。伐商。敗之於坶野。成王十年丙午。王命唐叔虞為侯。夫惟寅年在未。故卯在鶉火。午在大火也。然則幽王庚申。共王甲寅。成王戊申。武乙壬寅。皆超辰之限明矣。由武乙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小辛三年丙申。歲跳在寅。寅者。析木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太戊六十五年庚寅。歲跳在酉。酉者。大梁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太甲四年甲申。歲跳在辰。辰者。壽星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為夏后不降四十年戊寅。歲跳在亥。亥者。娵訾之次也。左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三統曆謂湯之伐桀。歲在大火。竹書曰。成湯十七年壬戌。放桀於南巢。唐書五星議亦曰。成湯歲在壬戌。放桀。其明年。始建國。夫惟寅年在亥。故戌年在卯。以此證之。則小辛丙申。太戊庚寅。太甲甲申。不降戊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不降以前五帝之世。年甲不具。事無可徵。故傳曰。歲在鶉火。顓頊卒滅。國語曰。辰以告善。后稷是相。又相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然則高陽之代。少昊。歲在元枵。其滅也。歲在鶉火。后稷之相堯。為天官。其始封亦在大火矣。凡此皆無可考驗者也。魯僖公五年後一百二十六年。為昭公十三年壬申。申者。沈實之次也。辛卯之歲。吳伐越。而傳曰。越得歲。職此之故。夫惟申年在申。故卯年在丑也。劉歆三統曆謂昭公三十二年始為超辰之限。服虔謂昭公十五年餘分滿。是歲龍度天門。此殊未確矣。由昭公壬申又一百二十六年。為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歲跳在丑。丑者。星紀之次也。是年。三晉命為諸侯。又十八年。齊田和亦為侯。遂為戰國。

戰國時言天象者。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皐。魏有石申。甘石二公各記其當時之象。筆之於書。故漢書天文志引石氏之言曰。太歲在寅。歲星在斗牽牛。太歲在卯。歲星在婺女虛危。甘氏之言亦曰。寅在建星婺女。卯在虛危。夫惟申在實沈。故卯在星紀。亦惟寅在星紀。故卯在虛危。以此證之。則魯昭公壬申。威烈王戊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其後一百二十六年。為赧王四十年甲申。歲跳在午。午者。鶉火之次也。又二十一年而周亡。周亡之後五十年。漢高帝滅秦。是年為乙未。五星聚於東井。漢志曰。歲在大棣之東井。鶉首之六度。夫惟申在鶉火。故未在鶉首也。又後一百二十六年。為景帝上元六年庚寅。歲跳在亥。此與夏后不降戊寅以後之象同。故漢書天文志述太初曆。謂太歲星在營室東壁。太歲在卯。歲星在奎婁。蓋太初距景帝止四十餘年。故其象如此。以此證之。則赧王甲申。上元庚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自不降戊寅至此。凡經傳史冊言歲星所在者。無不符合。予故曰。自夏末至太初。超辰之限。當以一行之說為是。雖然。東漢兩晉以後。此法寖又疏闊。故晉帝奕太和五年庚午。王猛克壺關。申允謂是年福德在燕。又十二年。為武帝太元七年壬午。秦議伐晉。石越諫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此距太初未及五百年。而已跳六次。予故曰。漢末至李唐。祖氏之說為是。至若趙宋之世。去晉之太和六百餘年。而歲星午年在辰。辰年在午。又跳十次。則一行後率之說。且又疏闊矣。傳曰。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於元枵。至襄公三十年八月。始及陬訾之口。然則星之遲速。亦有時亂行。非盡可求以一律也。

五叔無官

祝鮀之言。非一時之事。分蔡器。封伯禽。命康叔。在武王十三年大封之時。殺管叔。蔡蔡叔。遷殷民七族。封康叔為衛侯。在成王三年誅武庚之後。以殷民六族。命封魯侯。土田陪敦。備物典冊。在成王八年王自親政之後。封唐叔蔡仲。在成王十年歸禾之前。五叔無官。非無封也。是言武王之時。雖皆封有國土。未嘗為王卿士。官於王畿不然。陶叔即曹叔。[illegible]唐之時。亦嘗為司徒。三叔之為監。亦王命大夫。監於方伯。國三人之制也。注因陶叔授民與無官句相悖。故五叔中列毛叔聃。而不及曹叔。非是。母弟八人。自當以史記之說為正。蔡叔非周公之兄。毛叔名鄭。亦不名聃。

晉三家世系多誤

漢魏晉唐言古系者。多從世本。皇甫士安謂世本左邱明書。因其言與左傳多符合也。兩漢以降。世本書歷代鈔錄者復多訛舛。故諸家引之每有牴牾。此非世本之誤。傳世本者誤也。如晉卿三家之系。國語曰。趙衰。其先君之御戎趙氏之弟也。韋注云。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僖二十三年傳注云。衰。趙夙弟。史記趙世家不載公明。謂叔帶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公孟。公孟生衰。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鞅生伯魯及襄子恒子。伯魯生代成君周。周生浣。襄子以浣為太子。是為獻侯。生烈侯籍。索隱引世本則曰。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宣二年正義引世本則曰。夙為

衰祖。穿爲夙之曾孫。國語注及世族譜。又謂穿是夙之庶孫。於盾爲從父昆弟。此言趙氏之系各不同也。魏世家曰。畢公高之後畢萬生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絳生魏嬴。嬴生獻子。獻子生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傳注及世族譜。謂武子犨是畢萬之孫。絳及錡顆皆犨之子。獻子舒是莊子絳之子。魏曼多是舒之孫。樂記正義引世本曰。畢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左傳正義引世本則曰。魏錡、犨孫。史記索隱引世本則曰。畢萬生芒季。芒季生州。又引世本傳曰。嬴子獱是魏駒之子。春秋分紀引世本則曰。舒生侈。侈生曼多。唐書世系表。又謂舒生襄子曼多。曼多生文子須。須生桓子。此言魏氏之系各不同也。韓世家謂韓之先與周同姓。其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厥生宣子。宣子生貞子。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康子生武子。武子生景侯。索隱引世本曰。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萬生賕伯。賕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又云。平子名須。宣子子也。左傳正義引世本則曰。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此言韓氏之系各不同也。愚按。韓系所出。當從世本。故國語。韓宣子拜叔向曰。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宣十二年傳注云。韓厥。萬元孫。與索隱所引世本文合。正義脫定伯一代。非注文無據也。魏系實互有脫誤。索隱引世本曰。武子居魏。悼子徙霍。昭子徙安邑。則世家悼子之說非無所本。左傳正義亦謂。計其年世。絳是犨孫。此世本卿大夫篇有脫誤耳。芒季自是一人。故世族譜云。犨是萬孫。史謂萬生武子。此史有脫誤也。州卽犨。絳卽降。荼卽舒。侈卽取。多卽曼多。皆字異耳。蓋州生悼子。悼子生絳及錡顆。故云錡是犨孫。譜以絳錡爲犨子。此譜有脫誤也。據傳文。獱是駒之子。可補世本及世家之缺。索隱以侈爲多。此小司馬之誤也。惟魏嬴不見經傳。傳謂魏舒佐絳於下軍。舒稱焉。是其間不容更有一代。文字乃魏顆之諡。頡是顆子。與須字形似。非曼多子也。此則二史之誤。論趙系者。古史考以共孟生衰爲誤。夙爲衰祖。正義謂是轉寫之訛。推察諸說。蓋公明生夙。夙生共孟及衰。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鞅生伯魯及襄子。襄子生桓子。伯魯生代成君周。周生獻子。趙穿乃共孟之子。庶長爲孟。故譜及傳注皆以穿爲夙之庶孫。宣公二年正義。旣知夙爲衰祖係傳寫之訛。而文十二年正義。又改易譜文。以穿爲趙盾從父昆弟之子。是鄭而效之矣。

鄭伯男也乃東周之變禮

桓公十一年。鄭莊公卒。世子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左傳曰。鄭伯男也。義實同此。鄭衆、服虔、賈逵、鄭康成、王肅。皆習左氏之學者。不從公羊傳說。乃曲爲之詞。然僖公九年左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二十九年傳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產爭伯子男會公之貢。皆與公羊傳說符合。則不得謂左氏之義悉與二傳異矣。特公羊家附會緯讖。謂此是聖人修春秋時改定之制。此則大謬。夫子自謂從周。豈肯創時爲王。背畔左傳

曰。用平禮也。可知東遷後。平王實改定周制。合伯子男爲一等。故杜注云。鄭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襪而登席

左傳言聲子襪而登席。此承上飮酒言。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韓詩曰。夫飮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初學記二十六卷) 說文曰。跣。足親地也。觀傳文下云。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可知跣是解韈。蓋是矣。鄭氏少儀注以跣爲脫屨。杜氏左傳注謂古者見君解韈。並誤。

雜說

解釋如穀梁傳之解鄭伯克段于鄢。毫無遺義。斷獄如此。未免深刻。然寤生之奸非此不足以發覆。

分陝之說。證以周書。可信。蓋周公薨而畢公代之也。音義。陝字或作郟。謂王城郟鄏也。最是。蓋郟爲東都之中。東都爲天下之中。故二公以此分主。若宏農之陝。小小一邑耳。何取乎此而分之。

郇荀二國。應劭漢書注以荀爲郇。非是。郇文之昭也。詩曰。郇伯勞之。卽此。服氏謂國在解縣東。今猗氏故城西北郇城是也。說文以郇爲武王之子。亦誤。武王之子。其國名爲荀。逸周書曰。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孔晁注云。唐、荀。皆周成王弟。故曰叔。臣瓚漢書注。謂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曰。古水西南徑魏正平郡北。又西徑荀城。今故址在絳州界內。

杜注以遒人徇路爲求歌謠之言。本之漢書。蓋遒輶古字通。古乘輶軒而徇路。故曰遒人。此是夏禮。周則掌於太史。

古官之以雲名者。惟縉雲氏。以龍名者。有句龍、應龍、飛龍、豢龍、御龍。正義所引服氏之說未足據。

兄弟之國者十五人。之往也。謂往而就封者也。周公、召公、康叔、聃季。武王時皆食采畿內。未嘗就封。故數與文昭十六不合。疏以之爲語詞。謂魯衛皆後封。誤。

饋國之歸粟也。饋以七牢。士鞅之來聘也。以十一牢。吳宰嚭之來徵也。曰百牢。先王之禮。變本而加厲矣。

子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多係於氏。孔子、顏子、曾子、有子是也。或係於諡。列國卿大夫之稱武子、文子、襄子、桓子是也。然東周以後。始多此稱。西周以前。謂之父。係於名字之下。如尹吉父、仲山父、虢石父、程伯休父、及閎父、皇父、翁父、處父。皆是。春秋之世。迄於戰國。始又於名字之下係以子稱。成十八年左傳稱晉悼公周爲周子。哀十一年傳稱冉有子。戰國時有和子、嬰子、章子、盼子。皆是。

梓愼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此知日食可以推驗之始。但其術未精。故其言未確。

顓頊之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此黎氏乃九黎之賢者。非吳回。北正對南正言。乃地官。非火正也。古文火北形似。故誤北爲火。吳回之爲火正。在高辛帝嚳之時。回乃顓頊之曾孫。不得官於顓頊之世。

吳伐楚。沈尹戌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越王句踐亦有君子六千。城濮之戰。晉文曰。少長有禮。武王之伐紂也曰勖哉夫子。古人於用武時。尙爾儒雅。

鶉之賁賁。謂三鶉之火皆西去也。火中成軍。謂是年歲星在大火也。鶉火中一句。乃傳文之誤。夏時之十月。以古法及五刻裨灶之說推之。鶉火大火皆不能旦中。（月令之誤。亦原於此。）

蔥靈。卽轀輬。

戰國時。詩及春秋之教。皆萃於魏。魏文侯師事子夏。受經藝。作孝經傳。故子夏教於魏之西河。以春秋傳公羊高穀梁赤。以詩傳曾申。申初受春秋傳於左氏。及受詩。居魏。乃以詩傳文侯之相李克。以左傳授文侯之將吳起。君與臣皆好學不厭。故武侯出守中山。其傅亦以詩悟文侯而復太子。吳起以左傳傳其子期。魏人多與聞者。故襄王時。史臣述紀年。師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與左傳符同。杜氏作後序。恨得見之晩。蓋太康時。杜之傳注已成。故竹書中凡與經傳相發明者。未及采錄。

介菴經說卷八

論語

五家

漢志載。論語。魯二十篇。有傳十九篇。有說。（夏侯勝、張禹會二十一篇。王駿二十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有說二十九篇。無傳。古二十一篇。兩子張。出孔子屋壁。無傳無說。此卽何氏敍文所言三家也。古論語有孔安國訓二十一卷。見家語後序、論語集解。漢志不載者。班氏本於七略。此劉歆之誤也。三家外。漢志有燕傳說三卷。燕與齊魯字一例。蓋失其本經。僅存傳說也。又王充論衡曰。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並齊魯河間九篇。共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失齊魯河間九篇。（見正說篇。）據此。是魯齊古燕外。又有河間論語。充時惟魯論頗行。故齊論增多之二篇及河間七篇皆佚。（按經河間七篇卽漢書藝文志所載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是也。後大戴氏采入禮記。故隋書經籍志云。禮記多由河間獻王。然充時大戴禮尙行。伊云已失。則非此七篇已。）

三家諸儒之異

漢初。論語齊魯專行。自張禹以夏侯氏之魯論爲本。又采取齊論之善者從之。包氏周氏爲之訓解。於是齊之說合於魯。如冕衣裳。見冕者等句。釋文謂魯作絻。古作弁。然則今書冕字。卽張之采取於齊而後人從之者已。自鄭康成以包周所注之張論爲本。而以孔馬所注之古論正之。於是古之說亦合於魯。蓋讀鄭正者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二十六。皆是以古正魯。惟冕字改從弁。此則正齊之事。較然可考者。舊謂鄭以齊古正魯。非是。張氏取正於齊。鄭氏取正於古耳。今書如不知命一章。已而已而二句。車中不內顧一句。及傳不習乎。五十以學易。下如授。鄕人儺。君賜生。仍舊貫等二十餘事。皆鄭之采取於古而後人從之者也。曹魏之世。陳羣、王肅、周生烈、何晏、並匯衆說。各爲注解。而周齊之際。鄭學獨行。李唐時。乃專用何氏集解。如先生饌。詠而饋。問主。絕粻。直弓。謗人。封內。侏張之類。何皆易之如今本。此卽何之異於鄭者也。然開元變隸古爲隸楷。後唐變石刻爲板行。端拱中。邢昺作義疏。南渡後。朱子作集注。雖皆本宗何氏。而文字義說多有改易。如患不知也。我三人行。予有亂十人。朝服立于阼。不弛其親。出內之吝。此皆何書之校正於唐初者也。漢書敍傳注、李善文選注引。子樂下俱有曰字。何書以孝乎惟孝。雖疏食菜羹瓜爲句。而爲力、取材、三歸、草創。與朱子之說亦殊。此何書之改易於兩宋者也。故今書之篇次仍是魯論。而章句文字實參取齊古及諸儒之說。

學而章

學中必得之境。非己得者不能知。亦不能言。論語首章是夫子教人。卽夫子自道。以易理言之。首節是窮理。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受以漸。受以恆。此習故之所以常德行也。次節是盡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同人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末節是知命。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此大過之所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以書禮言之。首節是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所以興其藝。安其學也。次節是斅學半。不足能自反。困能自強。教學相長。此所以親其師。樂其友也。末節是念終始典于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所以信其道。終其業也。以夫子一身言之。首節是十五志學以後事。所謂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夫子學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學韶樂。則三月不知肉味。）次節是三十而立以後事。史謂孔子年三十而弟子益進。（史云。子游吳人。子貢衛人。子張陳人。司馬牛宋人。鄭康成曰。秦祖、壤駟赤、秦人。秦商、任不齊、楚人。公晳哀、后處、齊人。）末節是五十知命以後事。所如不合。退而修詩書禮樂也。（尼谿阻於齊人不知。書社沮而楚人不知。女樂文馬受而魯人亦不知。匡人圍之。陳人厄之。宋人欲殺之。而夫子一車兩馬。奔走無疾言。絃歌習禮。不有慍色。）

學字音義

說文謂學是篆从斅省。斅是學之本字。又云。斅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尙矇也。臼聲。覺、从見。从學省聲。教、从攴。从𡥈。古文作𢼛、效。上所施。下所效也。𡥈、从爻。放也。謂效放也。（𡥈與孳異。孝从老省。子承老者也。）祺象。商書云。盤庚斅于民。

禮記引兌命云。學學半。上學字鄭注作斅。解。因文王世子篇凡學世子及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大樂正學舞干戚等句。學字俱是斅義。故訓作教。非謂字與音皆从敎也。字當作斅。故商書云。斅學半。後出說命云。惟斅學半。可知學之字與音止可通斅。不可通教。其義則因其通斅而訓教也。玉篇、廣韻、釋文。皆謂學字胡教切。或戶孝反。此與說文合學斅爲一字同誤。蓋學、斈、斅、教四字各殊。斈斅乃教之古文。斅之不可爲學。猶教之不可合斈也。推其原。則斅、覺二字生於學。學、教、斅三字生於斈。斈、效二字生於爻。易傳曰。爻也者。效此者也。則爻有效義甚明。故斈之音義皆从爻。今北音尙然。子、卽斈之人也。斈而以支揩之。所謂夏楚二物以收威也。斈而以言誘之。所謂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也。斈督將以發其矇。故门在子上。以臼發之。斯謂之學。斅乃从臼。而不从爻。由是而覺有所見焉。斯爲覺。無所見而以支揩之。斯爲斅矣。蓋學斈義同而音殊。斅教義同而音殊。(必強分之。自學爲斈。有人督之爲教。斈於師爲學。而督之爲斅。曰古斅字象兩手提撕之義。)學之爲言覺也。覺斅之音出此。斈之爲言效也。教斈之音出此。後世文繁義碎。故字愈滋多。古文斅或作學。(古文說命。)學或作斈。(古老子。)故義該文省。

千乘之國

古注馬說爲長。包說非是。魯作邱甲。春秋譏之。況十井出一乘乎。齊晉大國也。地皆千里。而齊止兵車五千乘。晉止長轂九百。遺守四千。可知千乘之賦非百里所能容。馬引司馬法。何氏謂之周禮。蓋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乃周之軍禮。卽周官之政典也。此與大司徒五等封地之說不甚合。彼言封建之大凡。此言軍賦之實數。故曰。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或多於此。或少於此。則司徒五等之封是已。然三百一十六里。其地千成。成出革車一乘。是兼溝塗里巷一易再易之地言之。非謂九百夫家始出一乘也。鄭康成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蓋宮室塗巷三而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由是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同十爲封。封方三百一十六里。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是曰千乘之國。此周有天下。監於二代之通制也。公劉之詩曰。其軍三單。(三單卽三萬士萬人。徒二萬人也。)武王之伐商也。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虎賁謂每乘之士十人也。)齊之戍曹也。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魯之頌僖公也。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公徒幷士在內。)皆與此制符合。然則三代諸侯之國通行此法矣。但此三百一十六里。是除去附庸之國及名山大川言之。若兼幷於內。則方五百里、方四百里。實皆此千乘之賦也。自古國邑非若棋局之均齊。亦非絕長補短。約有此數。加之山澤之國。賦入必不及沃饒勤儉之邦。供給必減於大國。殷家周家。夏家旣異。貢法助法徹法亦殊。故王畿侯國車乘之法。又有大偏、小

偏、及甸出長轂七十五人爲一乘等制。未可泥以一偏之見也。疏謂融依周禮。是大司徒文。公徒三萬。是鄉之所出。此乘未詳。○孟子生諸侯去籍之後。自謂嘗聞其略。故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又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以抑當時之諸侯大夫使無爭城爭地也。聖賢救世之權詞。無容太泥。

使民以時

國家使民處甚多。不專是力役。如王伯徵師。鄰封侵伐。追胥竊作。啓塞從時。此皆不得已而用衆。非常有者。不在以時之例。外此若朝聘、征伐、浚築、修作之類。必俟冬月。時未至。不可使。故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時既過。不可使。故曰。旣蟄而收。君子不興功。蒐苗之禮。雖在春夏。農民亦自有隙時。且使之不過三日。

爲政章

爲是恭己南面。以是默化潛移。下二字內包有帝德廣運。萬姓允懷。文德誕敷。四海來格之義。○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呂覽曰。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有始篇。)天極卽北極也。極星卽天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也。其星有五。第二最明者。爲太乙常居。第五爲天樞。去北極最近。古法謂去極一度餘。宋淸臺法謂去極四度半。此五星仍皆運轉。卽北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不移耳。猶之聖人治天下。人但見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勞心者無時已也。宋人以磨心車轂譬北辰。非是。磨心與磨上之運轉者不屬。車轂與車輪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轂眞不動矣。與爲字、以字、及北辰之象皆不合。古人惟以樞取譬最爲切合。蓋樞在受樞處。(受樞處爾雅謂之落。時亦謂之椳。)與扉扇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書正義曰。辰埴環繞。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予益之曰。小星無名者億萬計。猶庶民之出作入息徧爲[illegible]德也。

非其鬼而祭之

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鄭之請祀周公。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秦作雍畤。季旅泰山。此僭也。非諂也。通謂之淫祀無福。

禘

禘祫爲古人所聚訟。至趙氏(匡)據大傳曾子問等篇。謂禘是祭其祖之所自出。祫是合祭。而說始定。然謂禘止設兩位。而不及毀廟羣廟之主。義猶未洽。曾子問謂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下止言祫者。此祫字乃合祭之通名。大禘、吉禘、大祫、大嘗、大烝、皆合祭也。下云四廟者。此又專就諸侯嘗烝祫之禮。以證明王侯凡合祭於祖羣廟。皆虛主耳。故疏云。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蓋歲事之祫。合祭羣廟。三年之祫。合祭羣廟毀廟。五年之禘。合祭羣廟毀廟及太祖所自出之帝。此隆殺之等也。商之禘及阿衡。周之禘及文母后

與臣，且與食，豈毁廟遷廟反不與祭？故禘而合祭，亦率其子孫見於所自出之義也。孔安國、賈逵、劉歆、介韓詩諸儒皆爲一，其說因此。

內傳曰：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見通典四十九卷。然則趙氏兩位之說，殊未當矣。禘既合祭，而不以祫名者，凡名以義起，而義從其重。禘字从帝，謂追祭其太祖所自出之帝也。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帝嚳。鄭氏禮注誤解帝爲天，故云祭感生帝。自古帝王追遠之祭，莫大於此。故周禮謂之追享，爾雅謂之大祭，其禮五年一舉。公羊傳。肆獻祼。周禮。有全烝。國語。惟天子得行之。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禘之重大可知。王肅、孔鼂等謂禘大於祫，此不易之論。祫字从合，謂毁廟羣廟之主皆朝於太祖而合祭之也。故周禮謂之饋享，公羊傳謂之殷祭，其禮三年一舉。說文禮注。天子及諸侯皆有之。而諸侯之廟祭惟此爲大。故春秋書曰：大事于太廟。蓋魯之廟祭多僭用禘禮，獨文公二年用諸侯祫祭之儀，故書大事以褒之。凡侯國之祭本無有大於此者，則餘之書郊書禘，皆譏僭禮可知。儀禮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祫與禘之判然不同者矣。雖然，禘有大禘、吉禘、時禘之殊，祫有大祫、時祫、干祫之異。上所言者，大禘、大祫也。吉禘，謂嗣王梁陰二十七月釋服，以吉禮附新主於廟，審諦其昭穆之常遷者而改檐易塗焉，亦以禘之禮行之，而義則取於審諦，蓋字从諦而省。許慎、鄭純解禘爲諦審事由此。故春秋經別於大禘而謂之吉禘。國語所謂終王之

祭也。其禮亦惟天子得行之。劉歆謂禘止終王一舉，卽謂吉禘爲大禘也。時禘，則夏后之春祭曰禘，殷人之夏祭曰禘。見祭義、王制。此二代時祭之異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無時禘也。商頌、祭統、周禮之書皆有樂，而祭義、郊特牲謂禘有樂而嘗無樂，故知春禘秋嘗是夏禮。周禮、爾雅皆云春祠夏礿，故知春礿夏禘是殷禮。時祫，卽王制嘗祫、烝祫者，是謂秋冬二祭合羣廟之主祭於太廟也。曾子問謂祝迎四廟之主，卽此。其禮不及毁廟，惟所報者亦與祭焉。干祫者，卿以下之禮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蓋王侯公孤皆三年一大祫，其大夫三廟者止祭太祖及祖禰，支庶爲大夫者止祭曾祖及祖禰，士之二廟一廟者止祭祖禰。故欲祭其高祖以下，必省於君而求之，君賜之祭而後祭，不得自專。此異恩，非常典也。自成王賜伯禽，使以大禘之禮釋服而祭於周公之廟，於是禘从帝字之義已失。故禮曰：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然猶得援干祫之禮、審諦之義，以示優寵，故魯公之時一行於廟，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儀皆從殺。竹書成王十一年，周公薨。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此卽祭統所謂成王賜魯以重祭也。止魯公時一行之。祭統及明堂位謂是常制，大誤。據周禮，周禘十二獻，用六代之樂，牲用騂，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五齊三酒。據明堂位及春秋等，魯禘九獻，用四代之樂，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爵用玉琖，俎用梡嶡，四齊三酒。鄭康成以魯之禘儀擬周之大祫，故謂祫大禘小。此亦特典，非常制也。東遷後，遂僭郊禮。魯惠公亦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平王，王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見呂覽當染篇及竹書紀年。後遂僭用郊禘，以爲常典。故夫子歎其非禮。閔公以後，且禘於莊公，禘於武宮，禘於襄公，禘於僖公，且又以夏五月、秋七月、春二月、冬

十月矣。故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五祀

曲禮、王制謂大夫以上祭五祀，歲徧。祭法謂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又云大夫立三祀，不知曲禮、王制爲疏。士喪禮云：疾病則禱五祀。此禮禱之，非常祭也。其祀卽月令所言者是。淮南子時則訓及白虎通、周官注皆以井易行，非是。高誘呂覽注云：行，門內道也。蓋五祀皆在人家，故禮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井在田中，非家所有，從行是也。祭法注引釋軷禮以證祭行，亦非。釋軷是祭門外道路。祭法又增厲與司命，謂之七祀。鄭注謂此皆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主督察三命，厲主殺罰。此於古經無徵，乃秦漢之俗，未足據也。淮南子曰：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此謂四時分祭之後，於季冬祭先祖時又徧祭之，而互有先後也。是之謂臘祭。月令謂祭於孟冬，漢志謂冬至三戌後則臘祭，從漢志爲是。今人以季冬爲臘月，以下句祀竈，卽其遺制。蓋月令本周公作，經不韋改竄，以臘祭一句移置勞農上，又諱臘祭之名而易之爲饗。後人據呂書以校月令，而不知復其舊，故鄭康成隨文解之，其實不在孟冬也。臘之爲言獵也。鄭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之。疏云：亦惟君用鮮，羣卿以下皆用腊矣。今人謂腊爲臘肉，實亦本此。獨斷謂臘始於秦，風俗通謂臘始於漢，皆誤。左傳曰：虞不臘矣。與月令文合，是臘祭實周之制。禮史記謂秦惠文公十二年初臘，乃始效中國而爲之也。

周禮以血祭祭五祀，則祭必用牲可知。白虎通謂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以牛，不得用牛用豚，井以魚。蓋諸侯祭社稷止以少牢，則五祀不得用牛也。故下又云用豚以雞者，士庶之禮。

竈

淮南子謂炎帝作竈，死爲竈神。五經異義以竈神爲祝融。鄭康成駁之，謂祝融司火，祭於郊，竈神則是一人，以老婦配祭。愚案：神農乃火德之帝，天子迎夏所祭，謂褻而託於竈，誠誤；謂是祝融，則可無議也。句龍司塡星，而可祀於社，則祝融司熒惑，亦可祀於竈。而姓錢七食毛，非水火不生活，竈之祀黎，自不妨與社稷、水庸同作小民之祀典也。老婦乃古先之爲炊者，卽周禮司爟所謂凡祭祀則祭爟，特牲饋食所謂尸卒食，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是也。其禮殺於祭竈，盛於盆，尊於瓶，饋食而不血祭，是謂之祭先炊。臧文仲時以祭星辰之禮祭之，而燔柴於奧，故夫子譏其不知。鄭氏曰：老婦配祭者，蓋祭爟則先炊特享，祀竈則先炊配食。後世竈神象有婦人，實由於此。莊子曰：竈有髻。此又鬼物之依託於竈者，非祝融，亦非老婦。自王孫賈謂媚於竈，於是李少君謂祀竈可致神物，以惑漢武。自禮器、莊子有老婦竈髻之說，於是司馬彪謂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唐書謂蘇吉利爲竈神，其婦搏頰，卽先炊。自祭法有司命三屬之說，鄭以

緯書附會之。於是孔悼詭鬼以時錄人功過。西陽雜俎又匯合衆說。幻而爲張單卿忌六女察洽等名。流俗信而祭之。祀之是何王孫賈之多也。

射不主皮章

古注分作二事。頗中甚周尚武勞民之弊。但注疏俱有未盡處。古者禮射有四。大射、賓射、燕射、鄉射是也。賓射、鄉射皆設布爲正。而不用皮。燕射則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之侯亦不用皮。大射自天子下達皆棲皮爲鵠矣。然射有五善。首重和容。其不主皮者四。善有五。儀禮崇襄尺。其不主皮者三。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和頌者體比於禮。與舞者節比於樂。若庶人於田獵分禽。張皮射之。試王弓弧弓於澤。蹲甲射之。此武射。非禮射也。爲力分三科。亦有二說。周禮司徒。因地之美惡以均力役。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此一說也。均人。因歲之上下以行力役。豐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此又一說也。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當在爲委吏乘田時。是時夫子年甫及冠。故或人輕詆之。委吏、世家作季氏史。乘田、世家作司職吏。周禮有委人。祭祀共薪蒸木材。有牧人。牧六牲於郊外之田。以共祭祀。有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而芻之。祭之前夕。展牲。則告充。及迎牲。君執紖。對人歌舞。告碩。則執芻從君而入。麗於碑。充人又謂之職人。職卽繫牲之職也。古字通。牧人掌牧牲於田。故又曰乘田。充人掌繫牲於職。故又曰職人。史記謂司職吏卽乘田。必有所據。蓋侯國多兼官。周禮注亦以職人爲牧人充人也。季氏史乃委吏二字之訛。析二爲三也。委人、職人。祭則各供其事。故得入太廟。然奏格無言。於旅也語。子之入太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祭之前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夙興入朝。太史執禮書以次位。當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禮曰。辨事者考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

里仁章

里仁里字。鄭康成作居字解。謂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此說與下擇字知字俱已關照。故何氏取之。朱子作鄰里解。謂里有仁厚之俗爲美。如此。則擇字應從古本作宅。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俱作宅。不處仁。

漆雕開

仲尼弟子列傳曰。漆雕開、字子開。前開字避漢景帝諱。猶夏后啟作夏后開也。今漢書人表作漆雕啟。論語凡記者之詞皆稱字子。於諸弟子皆稱名。諸弟子問答於夫子之前。亦皆自名。孝哉閔子騫。乃夫子所述之人言。吾斯之未能信。閻氏百詩曰。吾乃启字之訛。古文啟作启。

舜有臣五人章

此章是孔子讀書至予有亂臣句。慨歎推論之詞也。斯字卽指予有亂臣句。前二節乃門人因夫子之言而例記之者。詳玩孔子曰以下語意自見。才難二字。是通篇主腦。下皆推論。見天下之治亂定於才。而才之盛不盛由於德。德之至不至又在於所際之時其處之者何如也。處之盡善。而德至矣。戡亂之才尙不多生。豈不謂難。

麻冕節

麻冕、孔傳訓爲緇布冠。純字、鄭注亦讀作緇。其玉藻大夫純組綬。周禮純帛無過五兩二注。皆讀純爲緇。謂古文緇字或系旁才。又曰。古緇以才爲聲。疏云。從系旁才。故誤爲純字。愚案。緇與紂純文義各異。緇、黑帛也。北方正色。紂、元帛也。天之正色。純、善帛也。絲理縡淨者。字皆從系。故皆謂帛。紅紫紺緅纁緅之類亦然。布曰緇布。謂布之如緇者。言其色同而質極細也。緇與元不同。古之麻冕。元而不黑。則不得謂之緇布冠。疏以士冠禮之緇布冠解之。尤爲謬誤。春秋時以絲易麻。未嘗變其色。則純依孔傳讀本字爲是。

紺緅飾

古注解紺緅之誤。已詳儀禮說。謂是爲領緣。亦誤。古人領袖冠帶裳履無不飾者。

子貢問政章

子貢深慧遠智。卽承平之治。直響至千百世之變亂。追究到山窮水盡。英賢豪傑皆齊聲痛哭無可奈何時。看聖人如何布置。讀此三問。不可沾染絲毫迂腐氣。順口滑過。須將廿二史冥想一番。方知子貢是眞正有心人。千古第一慈慧者。必如此問去。方見出聖賢之學眞於世有濟。方見出生人之理。雖至萬無解救時。必不使大義宏綱泯於天壤。方見出濟亂之道。不是必皆成功乃爲有用。但使此不可泯者始終不變。屹然與天地相參。而萬世生民之命皆賴以永固矣。○足食以處常。足兵以備變。此二者。凡建侯、設官、井牧學校。三田九伐。一切大典禮。俱包在內。是勵精圖治後一箇極太平世宙。若止民不飢寒。國有武備。則足字之義猶欠。

樊遲請學章

稼是教民稼穡。圃是教民樹藝。邢疏此說亦合。

子貢問士

子貢口中是問士。意中是問今之從政者。蓋當時從政之人。或自詡爲國士。或妄進爲鄉士。子貢方人者也。意中頗不謂然。故質之夫子。夫子所言。伊等皆莫能及。故每問愈下。終乃將伊等說出也。

憲問章

子張之問十世。憲之問克伐怨欲。皆不作疑詞。蓋兩賢亦實有見到處。但聖人道其常。不必極數知來。以讖緯之學惑世。聖道無窮盡。不可半途而廢。以小成之詣爲精。

奡盪舟

盪舟二字,注皆誤解。左傳曰,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楚辭天問曰,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竹書紀年夏紀曰,澆伐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淮南子曰,維出覆舟。維卽濰之古文。書,維淄其乂。左傳,東侵及濰。釋文本俱作維。覆舟卽濰山之異名。說文字林謂之箕屋山。詳見水經注。以諸說證之,則竹書之說爲得實。

再案。說文解此句,似謂卽丹朱之罔水行舟。故引書云,無若丹朱奡。亦誤。

諒陰

諒陰、書作亮陰。大傳作梁闇。喪服四制作諒闇。漢書五行志作涼陰。公羊傳注引作涼闇。說文長箋引作[illegible]。又引作諒[illegible]。從大傳是也。詩商頌譜正義曰,楣謂之梁,闇,廬也。蓋天子居喪之禮,旣虞卒哭,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而梁之,拄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始居堊室。諸侯以下,但倚木爲廬,謂之倚廬。不爲梁也。倚廬、閒傳作倚闇。闇字从門,卽闇之義也。此專是天子之稱。故周禮宮正,授廬必辨其貴賤。馬氏注孟莊子之孝,謂在諒陰之中,其言殊誤。〇宋元以後人,多名所居之室爲菴,因又自以爲號。楊氏丹鉛錄嘗辨之,而反遺闇字。豈因其不祥而不取耶。

問爲邦章

行夏時,所以正帝王御世之統。乘殷輅,所以承春秋文勝之弊。服周冕,所以極典章制度之隆。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期於無亂無弊。讀此章,知聖人之道,實集前聖之大成,立萬世之極軌。亦惟顏子得聞之也。

問爲邦句

顏子王佐才,於爲邦之道,必先已審度,當何如布置。問之夫子,所以自證也。且知夫子集千古之大成,必有一番去取,問以發之,所以告萬世也。

行夏之時

夫子開口先說行夏之時,須知自古帝王御宇,此是第一要務。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舜亦以命禹。所謂曆數者,卽此。不可以漢儒讖緯之說亂之也。蓋夏時本黃顓以來百王所傳不易之道。特高辛之末,三苗亂之,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敘。於是堯命羲和以正之,傳於舜。舜在璿璣以齊之,傳於禹。禹作瑞曆。見荀子。頒於邦國。見竹書。經列聖之經營,至夏始著爲成法。故曰夏時也。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百王旣同用夏時,而夫子復曰行夏之時者,蓋幽王之時,失閏者再。仲秋朔食,移於十月之交。平王東遷,不能更正,且因之以頒朔諸侯。衆人相率而用平禮。故魯之春秋,按夏時皆差兩月,迨疇人分散,

告朔不行,國自爲政,全無統紀矣。夫子修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於顏子之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皆所以正帝王御世之統也。蓋夏時者,堯舜禹湯文武所共行。自古從之則治,悖之則亂。卽二帝所謂天之曆數也。夏之末,逆亂四時,湯起而正之。殷之末,失其甲子,武王起而正之。幽王之時,失閏者再,至夫子已二百餘年,而竟莫能正也。故夫子言之。

性相近章

荀子言性惡,固非。孟子性善之說,幼而習之,心亦安焉。然每念此章,終有一分疑心不能釋然處。總之,賢者之言終不及聖訓十分圓足。易傳及漢唐以來言性者,前人論之詳矣。宋以後諸儒,專主孟子。子思、宓子賤、漆雕子開、皆聖門高弟,先孟子而生者也。公孫尼子、世子、荀子、皆私淑於聖門,與孟子生同時者也。其所聞所言,未必皆誤。今荀孟之書傳於世。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世子二十一篇,漢書藝文志有其目,而其書不傳。論衡本性篇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擧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擧人之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之言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據此,是聖門之言性,不竟曰性善也。不然,下愚不移,夫子何以稱焉。召公曰,節性惟日其邁。

改火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唐宋以來,寒食禁煙,猶古志也。馬氏引周書月令,謂有更火之文。據此,可知禮記月令篇非周公之舊。春取楡柳之火五句,與周禮注所引鄹子之說同。管子幼官篇,淮南子時則訓,皆原本月令者也。其改火之說則與此少異。

楚狂章

史記孔子世家,於此章之前,序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沮之一事。於此章後,卽接云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最得此章神理。蓋此是接輿諷孔子去楚之事也。今之從政者,卽指子西。時白公之難將作,楚且亂也。

周有八士章

邢疏云,鄭康成以爲成王時。見鄭補錄。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見經典釋文。國語謂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韋注引賈逵唐固說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此以八士爲文王時也。周書謂武王伐殷,屬賓於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此書之明文。則八士爲武王時人自確。然再云尹氏,未知卽尹逸之族否。又周書克殷篇,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合於書之南宮适,宜和博古圖之南宮中,似八士又皆南宮氏者。豈本爲尹氏,居於南宮,故別其族歟。世本有叔夜氏、季隨氏、季騧氏,謂

皆八士之後。皆有郡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達。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見廣韻姓纂通志宣和博古圖又有叔液鼎。周人以諱事其先。子之字以王父之字爲氏。豈達适隨騧乃八士之字而非其名歟。漢書古今人表。列八士於中上。二仲作中突中曶。列南宮适於上中。謂皆在文武之世。則适與伯适爲二。則班氏不以八士爲南宮氏也。古者司商協姓名。故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今八士之名皆兩兩相協。豈同乳而生。音亦相比歟。伯白。适括。仲中。忽曶。夜液。騧瓜。古今字也。

堯曰章

此章居論語之終。陳帝王之道。而終以夫子之言。所以明夫子祖述憲章。集前聖之大成也。但簡有脫次。文有殘缺。不可盡通。以義求之。似古論分子張問從政以下別爲一篇。當在此章之前。魯論因脫去不知命一章。遂以從政章附於堯曰篇後。合兩篇爲一篇也。曰予小子上。應脫湯字。雖有周親四句上。應脫武王曰三字。周有大賚二句上。應脫孔子曰三字。當次在予一人句後。此下當接所重民食喪祭六字。再接謹權量三節。如此。便皆通適。漢書律曆志、藝文志、何休公羊傳注、李善文選注。皆以所重六字謹權量三節爲孔子之言。

堯曰二節

鄭以曆數爲圖籙。何以爲列次。此皆讖緯之說。不足訓也。史記曆書及漢書律志。皆謂曆數卽治曆明時之法。此最確實。古帝之世。民時最重。少昊帝以鳥名官。而鳳鳥氏爲曆正。尙書載堯以來。首曰乃命羲和。舜旣受終。先察璣衡。以齊七政。巡狩四方。必先協時月正日。格於文祖。後咨十有二牧。先曰食哉惟時。夫子論爲邦。亦先曰行夏之時。皆此義也。蓋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天子君天下。事無有重於此者。故帝典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皐陶謨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洪範曰。歲日月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洪範兩段乃五紀傳文簡脫。蓋曆數不正。農失其時。民旣困窮。國隨以斃。觀於桀之逆亂四時。紂之失其甲子。幽王時雨無其極。日月告凶。而卒皆亡滅。可知二帝之命詞。實千古之藻鑑也。漢魏以降。古義不明。見孔子子思孟子皆言時中用中執中。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於是東晉古文出。以允執厥中一語。列入禹謨惟精惟一句下。謂是帝王傳道之言。又隔四十餘字。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唐宋人信之。更有治統道統之說。但不知其字厥字何指。中庸之用其中。指邇言之善者言有兩端。故有中也。論語之執其中。卽指上之曆數言。治曆之法。有節氣。有中氣也。節宜在朔。此可移於前月。而不必執者也。中宜在望。此斷不可移於前後兩月。而必須執者也。蓋執其中而後可以無失時。無失閏。故中或在朔。閏在月前。中或在晦。閏在月

後。若中氣移於前後兩月。非多一閏。卽失一閏矣。此是帝堯以閏月正四時扼要之法。傳之舜禹。而後大葉頒之邦國。無不奉正朔者。有扈之怠棄。羲和之廢亂。天子必六師移之。蓋古之重曆數如此。

大賚節

大賚、大封也。善人、卽受封之人。皆富、有土地也。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卽謂此。此所封皆前此未嘗開國至此始特封者。卽荀子所謂立七十一國者也。下之興滅國不在此數。

緖說

未若貧而樂二句。禮坊作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孔氏注、昭明文選幽憤詩注引論語。樂下俱有道字。蓋今本有脫文也。集註佾數二說。每佾八人爲是。

禮與其奢也。禮字指吉軍賓嘉四禮言。

素以爲絢兮。集註於此句卽以繪事言之。大誤。小爾雅云。縞之精者曰素。說文曰。素、白緻繒也。禮雜記注云。素、生帛也。此句素字指婦人所著之縞衣。卽詩所謂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展衣色白。古禮。凡后夫人見君及見賓客。皆服之。亦大夫妻之上服也。言人旣有此倩盼之美。又服此縞素之衣。益覺其光輝絢著。子夏未喩其意。夫子借繪事來略一證明。故子夏恍然悟出禮後乎三字。若詩詞本是說繪事。是夫子一答反死殺句下。何以啟子夏之悟。○繪事後素。卽考工記之績畫之事後素功。集注解此二語亦誤。周秦以前。無以絹素作畫者。績畫之事。或施於衣服。則以定爲質。或施於旗常。則絳纁爲質。或施於器皿。則以漆爲質。惟施於正鵠。有白質者。有赤質者。此白質亦畢之僅有。非績事必皆粉地也。故禮云。五色六章。旋相爲質。鄭氏注考工記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蓋衆采旣施。後以白采界畫之。則色益妍麗。古之畫法多是如此。此與上素以爲絢之說義亦相似。故夫子借以作證。禮後者。禮以義起。承乎時變。故三王之世不相襲禮。其原雖本於太一。其品節儀度。卻是聖人於治定之後。本於天理。察於人情。制此三百三千。以教中教和。教讓教親。所以防其逸而受之節。飾其朴而受之文者也。自有此禮。而一代之治燦然大著。與素功之彰五色相倣。故夫子以繪素喩衣素。子夏卽因素後悟禮後。集註解此章實誤。○白受采乃漢代經生語。非古義。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尤多病。凡人之沈濟者。失禮之弊少。高明者失禮之弊甚。禮者。盡人而受範者也。於人乎何擇。必忠信者始可學禮。其餘皆將使之外於禮法乎。集注以絢繪喩禮。不如以素喩禮尤爲確切。

關雎一章。朱子自用其詩傳之說。非是。詳見詩說。

漢唐以前。解自行束脩句。多謂是自知檢束修飾義。似少長。集解集註皆以脩爲脯。

學如不及章。失字對得字言。未得則如不及。已得則惟恐失。此卽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之意。但夫子之言更覺警切。

公羊穀梁二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史記列傳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據此。是顏子卒於魯哀公四年也。孔子世家曰。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家語謂孔子年二十生伯魚。據此。是伯魚卒於魯哀公十一年也。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據此。是伯魚之卒在顏子之前。說不同者。許愼五經異義謂顏子亦時鯉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駁之曰。設言子死。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聖賢乎。曲禮正義。蓋許從史記家語。鄭從論語也。案今之家語出王肅僞撰。以許氏之說證之。則孔子二十生伯魚。顏子三十二而卒。此二語必實出孔氏。非憑空撰出者。故許氏云云。王肅好與鄭爲難。至此條不能難鄭。乃注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故卒又參以許說。余考孔子顏子子路之卒。皆見於春秋傳。左傳謂哀公十五年子路卒於衛。十六年孔子卒。公羊傳於西狩獲麟連記之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據此。則顏子之卒即在獲麟之後。子路死之前。乃哀公十四年事也。古文三亖皆積畫成字。史記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死。二書三字必有一誤。據孔子對哀公。謂顏子短命死矣。則史記誤也。蓋顏子少孔子四十歲。生於魯昭公之三十年。卒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年三十二歲也。此時伯魚卒已三年。故夫子云云。門弟子之見於論語者。子賤最少。少孔子四十九歲。子張少四十八歲。曾子少四十六歲。子游少四十五歲。子夏少四十四歲。子華少四十二歲。商周改正朔不改時月。此義聖門皆知之。莫春二字。即謂夏時之三月。非是春秋經之春王三月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三子各有才具以應世。而已與之異也。非是已之撰與三子異。莫春以下。祇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不必過於深求。但當三子言志之時。覺曾晳氣象春雍。澄照一切。雖五官並用。而絕無一毫世味入其胸中。故所言之志亦止就現在之時說出自己心性。將夫子及三賢一片用世熱心意皆引入淸涼境內。此夫子之所以喟然嘆。此夫子之所以獨與點也。

莫春、即當日所値之時。春服、即現在所著之衣。冠者以下五句。方是言志。點之志如是焉而已。

於女安乎。曰安。此雖常人之情尙不及此。况宰我之賢而謂其忽出此乎。非也。子我在言語之科。其言實有深意。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繆協未詳何時人。疑卽晉人繆播。字宣則。蘭陵人。爲中書令。隋書經籍志謂繆播有論語旨序三卷。

介菴經說卷九

孟子

尊孟

兩漢之世。尊孟子者始於文帝。其後則司馬子長、揚子雲、趙邠卿。皆於孟子書卓有所見。文帝立傳記博士。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同列於學。武帝時。雖罷之。而諸經通義猶得引以明事。謂之博文。然則孟子之殖於學宮。不自趙宋始也。太史公爲孟子作傳。數與孔子並稱。以荀子騶子之屬附之。揚子法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又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趙邠卿以孟子爲命世亞聖之大才。此可謂知孟子者矣。然七篇之書。義醇而辭不盡正。不善讀者。或阿其所好。而見理反以不眞。或故爲攻擊。而轉失孟子之義。惟趙氏題辭於孟子書獨得旨趣。故曰。其書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邠卿此言。其見識之超越一切。獨有千古。讀孟子書者。必當奉此言爲準的。方見得孟子救世之心。

疑誤

讀孟子七篇。有三大疑。孟子謂先至梁。後至齊。史記列傳謂先齊後梁。孟子謂梁惠之時已僭王號。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史記謂襄王始入於秦。孟子謂齊宣王伐燕。五旬舉之。史記謂伐燕是湣王十年事。此三疑者。皆拘於史記之說而不知其誤者也。無可疑也。孟子書中之義。亦有三疑。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宓子賤、漆雕子開、公孫尼子諸賢。亦曰性有善有惡。惟孟子曰性善。似下愚不移之說反有可疑者。周官、司馬法。乃周之治典、政典。二書皆言大國之地方數百里。孟子則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似千乘之賦竟以屬民者。貢、助、徹、乃三代通行之法。其授民之田不聞或多或寡。孟子則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似湯武之王皆紛擾士疆。商周之民反減於夏世。此三疑者皆孟子有爲言之。猶之曰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亦無可疑也。

古書惟紀年與孟子合

考訂古人之書及其事。必仍取書與人之同時者證之。其言始確。司馬温公、疑孟子者也。然資治通鑑一書。於齊人伐燕之事。儻移易齊君之年以從孟子。不從史記。於梁惠改元之事。寧據荀勖和嶠之說。從竹書紀年。亦不從史記。蓋孟子身自著書。垂於後世。紀年卽魏襄王史臣所記錄者。戰國之事。皆所目擊。史遷當漢武之世。去孟子已二百年。其時竹書未出。年表世家列傳所言戰國事。止據短長國事等書。傳聞之與親見。其孰爲可信。此不待智者始能辨矣。然則考戰國之事者。惟當取信於孟子。證孟子書中之言與事。惟當取信於孟子同時人之書。鄒愼諸子。書或不傳。傳或不錄。皆無可徵。兩晉以降。惟戰國策及竹書紀年與七篇相爲表裏。但國策非出一手。人各異詞。且篇無年月。競尙游辭。難以取審。紀年自五代以來雖頗殘缺。而李唐以前諸書稱引者猶可推循。洪嘗校輯此書。九年成帙。頗復覈觀。周敬王以上事。與經傳多符。元王以後。與孟子書尤爲吻合。蓋魏史與孟子同時。事皆親見。故言之若合符節。然則考訂孟子書者。惟當取證於竹書。而參以高誘所注戰國策札。可也。襄王時史臣有名起者。後爲鄴令。紀年豈其所紀乎。

孟子生卒年歲考

孟子生卒之年。無書可稽。北堂書鈔所引孟子別傳。元人吳迂所撰孟子年譜。二書皆不傳。孟氏譜謂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卒。壽八十四。有明以來考訂家。於孟子之卒皆從譜說。緣與本經符合也。史鶚三遷志、邵敬孟子遺事、季本孟子事迹圖譜、譚貞默孟子編年、及本朝閻若璩、江愼修、任約說、皆謂赧王二十六年孟子卒。　其生之年。譜謂在定王三十七。張鎭修孟母墓記引吳澄片石。謂在定王二十七。此與經文及八十四之說皆不合。貞定王立二十八年。無己酉。下距赧王壬申一百五十一年。安得云壽八十四乎。三遷志謂生於烈王四年己酉。王氏復禮四

書補注、任氏啓運孟子考略從之。此與八十四之說合矣。然赧王壬申。上距史記所云見梁惠王之年。已四十八年。豈孟子年三十七歲至梁。而王卽稱之曰叟耶。陳士元孟子雜記。謂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包大燦四書典類賦引孟氏譜。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壽九十六。其說差可信。孟子書所記古人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以紀年推之。無不合者。帝堯元年丙子。七十年錫虞舜命。七十三年。舜受終於文祖。一百年。帝陟。丙辰至戊午。三年喪畢。舜始卽位。故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帝舜元年己未。十四年命禹代虞事。三十三年。禹受命于神宗。五十年。舜陟。己酉至辛亥。禹畢三年之喪。壬子。始卽帝位。故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丙子至辛亥一百五十六年。班馬之說異此。　禹之元年壬子。至桀之三十一年壬戌。湯放桀於南巢。其四百三十一年。明年癸亥爲湯之十八年。卽帝位。上至虞舜受終之歲。五百一十五年。故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也。依漢志止四百八十二年。　成湯旣陟。外丙勝卽位。二年。陟。仲壬庸卽位。四年。陟。故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也。史謂外丙立三年。漢志無外丙仲壬。　自成湯元

年至商紂四十一年文王薨。共五百一十四年。故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也。漢志謂伐桀至伐紂六百三十歲。文王卒於伐紂之前二年。　武王十一年。伐殷。十二年。敗之於坶野。是年辛卯。下至幽王十一年辛未。滅於犬戎。共二百八十一年。明年爲平王元年。幽平以後。史記年表與竹書皆合。惟敬元之年互差一歲。據公羊穀梁二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時周靈王之二十年。紀年晉平公之六年也。上至商紂四十一年文王薨。共五百一十一年。故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也。由伐殷之歲。推至赧王元年丁未。齊人伐燕。孟子去齊。共七百三十七年。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之謂也。漢志謂伐殷至赧王五十一年共八百六十七年。至赧之元年已八百一十六年矣。　孔子卒於敬王四十一年。至赧王元年孟子歸鄒。共一百六十八年。孟子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此之謂也。

或問。三代之厤年。子從竹書。亦別有徵信乎。曰。無逸作於周公。七篇成於孟子。六厤傳於周秦。緯書出於西漢。魏晉之際。皇甫士安作帝王世紀。此皆在竹書未出之前。竹書之可信。不惟與孟子合也。無逸言殷王之立。三宗外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惟紀年之說與之符合。此非尤大章明較著者乎。劉歆於商周之年。或增或減。於六厤之文。凡與己異者。必引而駁之。獨於夏不稱引六厤。是六厤之文與之同也。今前漢志引三統。初學記引世紀。皆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此卽竹書附注所云起壬子終壬戌者也。易緯稽覽圖云。夏年四百七十一。殷年四百九十七。此卽竹書所紀之年歲也。蓋自

帝舜十四年禹代虞事.至代桀之歲.四百七十一.自禹即帝位數之.止四百三十二也.自成湯十八年癸亥即帝位.至辛紂四十一年己卯周西伯昌.共四百九十七.若終紂之世.至周武王十一年庚寅.則五百有八年也.沈約附注云.起癸亥.終庚寅.即五百有八年之數.凡此皆見於他書而與紀年之說無異者也.不皆可以徵信乎.且以竹書長曆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舛.而又何疑於汲冢也乎.

首章

孟子先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即無他左驗.亦當從之爲說者也.劉向列女傳母儀篇曰.孟子道旣通.値梁招賢.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近本列女傳無此文.據四書考異引.)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即位.以此證之.豈不較然可覩.孟子至梁.當即在後元之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也.史記誤謂惠王立三十六年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據孟氏譜.時孟子年六十六歲.故王稱之曰叟.據竹書.時惠已會諸侯於徐州.稱王改元.故孟子呼之曰王.○當時游說之士.見諸侯王.皆言利人之國.故王謂孟子亦將有以利吾國.古之帝王皆以仁義爲治平.故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兩亦字中皆含有事實.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喪地七百里.係疏以元里之戰秦取少梁當之.集註知其未安.乃增之曰.後又數獻地於秦.考魏之獻地.史謂一在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一在襄王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即惠王後元五年七年事.史記誤謂在襄王時也.朱子通鑑綱目.從惠王改元之說.故此亦暗指二事.觀下南辱於楚.明指後元十二年襄陵之戰可知.但八邑誤作七邑耳.

梁襄王齊宣王

史謂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經考之.其言可信.但卒於改元後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旣立.孟子見其不似人君.乃東至齊.據竹書.即齊宣王即位之二年也.梁至齊千數百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孟子先見齊宣王.由鄒至齊.六百餘里耳.不得云千里.○史遷采世本作史記.而世本謂惠王生襄王嗣.襄王生昭王遬.無哀王也.遷於魏之文武惠襄.皆減其在位之年數.於襄王後橫增一代.而以嗣爲哀王之名.(見趙世家.)以惠王改元之後十六年爲襄王之世.又以襄之二十三年爲哀王之世.其誤如此.且莊子胠篋云.田恆弑其君.十二世而有齊國.依紀年.則成子.襄子.莊子.悼子.太公和.侯剡.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共十二代.與莊子之說適合.史記失載悼子侯剡二代.將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遂使孟子之言.戰國之事.皆紛亂不可理敍.

文王之囿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於傳有之.此孟子因王之問.引以至道之意.非實事也.疏引傳乃曰.天子之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疏所謂傳.不知何書.周禮正義引白虎通說與疏同.靈臺詩毛傳.亦有天子之囿百里.公侯四十里之說.此皆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此又因詩傳而誤者.公羊傳注曰.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此說少近.然亦因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附和爲之者也.(白虎通及公羊傳注二說亦可合并證周圍計之.方四十里者正方止十里也.餘放此.)

湯未嘗事葛.文王未嘗事昆夷.(邦交也.非事.)公劉太王未嘗好貨好色.文王時澤梁關市亦未嘗不禁不征.(逸書大匡.程典.文傳.消齋.言文王時澤梁關市有禁有征.與周禮同.)此皆孟子之權詞.務引其君以當道者.

齊宣王伐燕

此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莊子宣公田和之卒.史與紀年之說皆同.表謂宣公五十一年卒.據周正夏正之異.)立之十年.田午弑剡自立.是爲桓公.桓公十八年.當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敗魏於馬陵.時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爲元年.後年之十五年.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爲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赧王之元年也.國策燕王噲旣立一篇.亦三稱齊宣王.一則曰.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又曰.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於魏史.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驗.何致反誤.戰國策雖短長書.詞多踳駮.(如謂齊太公伐梁惠王.齊湣王伐燕.子之孟子勸齊伐燕之類.皆是.)然紀事之言不必皆謬.如王噲旣立一篇.亦經之佳證已.自太史公作史記.於魏增哀王一代.此因竹書未出.疑哀字訛.不知惠王有改元之事.猶可說也.至齊之桓威宣湣.移易其即位之年.於齊人伐燕事.不知折中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而不錄.(蓋史公亦知此事之不確.故兆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於燕世家.此實大謬.唐初竹書雖傳.而晉書束晳傳.歷之於前.太平御覽.寰宇記.誣之於後.(詳見予紀年辨誤.)於是紀年一書.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勖和嶠之言.記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從溫公.而孟子序說.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足敗燕句疑似之詞.疑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貢

氏震日鈔，謂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湣之伐燕始是王噲子之之亂。閻百詩四書釋地，又將子之之事移上十年，謂當周顯王之四十五年，鶴短鳧長，其說之不同如此。蓋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已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其間此事，非遺其臆斷，卽巧作調人，實皆未有定論。予自弱齡讀孟子書，卽疑此事，辛酉後，考訂紀年，凡閱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今更表之於末，以告閱人。簡册有殘，斯文必不沒也。

荀子王霸篇，謂齊湣王北足敗燕，未嘗言卽子之之亂。考戰國齊策以司馬穰苴爲湣王大臣，而史記穰苴傳謂燕侵河上，穰苴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此卽齊湣敗燕之一證矣。史遷誤從晏子春秋之說，以苴爲景公時人，果爾，則左傳國語何以不載。且燕策蘇代說燕，本在昭王二十六年齊已滅宋之後，故有燕謀報齊，舉勁宋之說，策以爲說王噲，此則策文之誤。其曰齊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此亦齊湣敗燕之證也。朱子解敗燕句，謂卽子之之亂，實誤。

魯平公

魯平公立於周赧王元年，在位十九年卒。史記年表或曰二十年卒。世家劉節廣文選、謂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正子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君何不見乎。此與孟子史記竹書之說悉合。

邱垤

趙注曰，垤，蟻封也。集注因之。案蟻封者，穴外之浮壤耳。其高不能以寸，其大不足以觀，巖巖泰山，安得謂之同類。且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新論曰，跨阜垤而好顚蹶者，輕於小也。若是蟻封，豈亦能顚越人乎。蓋垤有二音，亦有二義，義各有常，而音則可通。豳詩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二句蒙上零雨來。故毛傳訓垤爲蟻塚。此與堯戒之垤音皆从至，而義則各殊。柳宗元斬曲几文曰，託地境垤，周伯琦野狐泥詩曰，拗垤草披拂。此與邱垤之垤皆徒結切，卽古文凸字。坳卽古文凹字，見莊子。柳从境，不如周之从坳爲確。謂土地突起如小阜者，非蟻封矣。堯戒、新論之垤，義皆同此。

自齊葬於魯反於齊

孟母從孟子在齊，有劉向列女傳可證。故趙注云，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也。史氏三遷志、閻氏四書釋地辨此段，謂孟子三年喪畢，然後反齊，極爲精確。蓋孟子於宣王二年至齊，仕爲上卿，三年或四年之春，丁母喪，反葬於魯。二十七月釋服後，因王猶足用爲善，復反於齊，當在王之六年也。王自孟子反魯，用儲子、陳賈、沈同、蘇代之徒，故孟子於崇見王，卽有去志，雖仍爵以上卿，不受其祿。至七年，王有伐燕之命，五旬擧之，孟子勸王勿取，弗聽，勸王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爲之置君，又弗聽。於是燕民叛，而孟子亦致爲臣而歸矣。然則孟子兩次至齊，未嘗終三年淹也。觀孟子書，齊人伐燕，取之，樂毅報燕王書，謂毅之破齊，故鼎反乎歷室，可知孟子兩勸王，王皆弗聽。

三代田賦說

貢、助、徹之法，皆昉於三代以前，三代用之，各有所尙，而實則三代之通制也。上世茹毛飲血，未有粒食，聖人代作，驅鳥獸之搏噬，別粟米於草卉，其時淳淳悶悶，君與民並耕而食，迨後民心日啓，君事日繁，君不得肆力田間，唯於帝籍躬耕少存其義，而民亦感念德意，各出其食以食君，此貢之事所由昉也。是故貢也者，正貢之初制，賦稅之大名，乃民之自爲其食，出以供上，非上之有以取之也。然屯蒙日啓，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强者思逞，於是君不能不立之制度，不能不分之田里，卽一代之法，仍欲進斯民於大公，故通乎貢之義，以定乎食之經，而助與徹乃相繼而起。在說者曰，貢始於夏，助始於殷，徹始於周，故孟子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又曰，五十七十百畝，特尺步不同，畝有廣狹，而其實無異。此其說不盡然也。夫貢之由來尙矣，其羲農之古制歟。助，使八家同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此黃帝之始造也。周頌有之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此卽徹法之始，唐虞時后稷敎民之所爲也。今必謂夏始用貢，而小正曰，初服于公田，魯論曰，盡力乎溝洫，公劉爲夏諸侯，必無改制之事，而詩詠之曰，徹田爲糧，此何助與徹之並行乎。必曰殷止用助，而伊尹敎旱，初作區田，文王爲殷西伯，用平土之法，此又何貢與徹之並用乎。至於周監二代，徹我土疆，而耕禹甸者賦南山，思盤庚者復舊政，六鄕用貢法，六遂用助法，縣都用徹法，經傳之文，已有明證。然則貢也，助也，徹也，其爲三代通行之制明矣。特事有通變，法有互名，初何嘗變易。先時，使土田必盡歸於畫一哉。若乃五十七十百畝，雖曰尺步不同，畝有廣狹，而統其數計之，實不盡繇於此。蓋古之授田也，有正田，有加田。正田之分，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此傳所謂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也。而山林藪澤又別爲鳩度，加田之分，有圭田，有賞田，有餘夫，此猶諸侯之有采地湯沐附庸也。而餘夫之田又別有萊地。然則三代之分田，何嘗如後世繪圖，必規方而區授乎。蓋水土既平之後，蒙强兼并之餘，其田之待吾經畫者，旣各行其法，而以易田加田附之，其經界已正，不必更制者，亦各因其舊而參以古制焉耳。此則三代之制也。戰國以後，李悝盡地利，商鞅開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又戰得甲首者，益以田宅，皆大牟賦之，此雖富强於一時，而古法蕩然，實長亂之道也。孟子憫之，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闢草萊任土地者，比之於刑條，述三代之制，又別其差等，孟子之意，亦豈不較然可覩乎。

莫不善於貢

周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未嘗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也。以中爲常，乃後世之變法。龍子曰，莫不善於貢，卽因此，非謂先王之時貢亦不善也。不然，孟子旣擧此以告文公，何以畢戰之問，又曰國中什一使自賦。

請野節

此卽周禮鄕用貢法，遂及稍甸用助法之制。詳見周禮說集注以此節野字爲都鄙之地，國中爲鄕遂之地，未

稚。考周官野字。有對邑城言者。凡曰國野郊野者是。有專言萊地者。凡曰田野澤野者是。有別於國都而言六鄉六遂者。鄉師遂人等職所言者是。有別於六鄉而專言六遂及甸稍者。縣師遂人等職所言者是。無有別於鄉遂而專言都鄙者。周官凡言國中。對郊言之。則謂都城以內。如載師司市所言者是。對野言之。則謂郊關以內。如鄉大夫遺人所言者是。亦無有專言鄉遂者。況滕地絕長補短不過五十里。安能備鄉遂都鄙之制乎。此節野字。對國中言。自當如鄉大夫之職。謂是郊門以外。觀孟子開首下一請字。蓋欲滕用助法也。惟是郭門以內。多是園廛涂巷城垣宮室。其地不便井授。故欲其參用貢法。

淮泗不入江

淮泗二水。古不入江。此孟子語誤。不必強爲之辭。然使益掌火以下。次第井井。讀此。方知禹之治水。其暨益稷者如是。詳書說。

十一征

湯卽位二年。征葛。通鑑。七年。征有洛。克之。竹書。周書。遂征荊。荊降。紀年。越絕書。十二年。滅溫。國語。紀年。十四年。會諸侯於景亳。征韋。征顧。詩經。左傳。史記。竹書。十六年。征昆吾。詩經。竹書。十七年。征夏。夏師敗績。遂伐三朡。書。此卽竹書所云湯九征也。九征之外。後漢書西羌東夷二傳皆云。成湯旣興。伐而攘之。按湯之征西羌。卽白帖所云成湯旣革夏政。征氐羌。氐羌來賓者是也。湯之征東夷。卽路史所云湯伐卞。黑帝姬姓後卞明之封國也。卞明見大荒北經。經作弄明。郭注云。弄一作卞。統前之九征。所謂湯十一征矣。趙注讀載爲再。屬下爲句。謂再十一征者。二十二征也。非是。前云湯一征自葛始。此云湯一征自葛載。載與哉字古通。爾雅云。哉。始也。

戴不勝

孫疏曰。戴不勝、字盈之。荀子解蔽曰。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云。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見孟子。

周公相武王節

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三年討其君。是成王時事。詳書說。驅飛廉於海隅。經傳無徵。秦本紀謂蜚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爲紂石北方。帝王世紀曰。使作石郭於北方也。石棺之銘。乃秦人僞撰以諱其祖惡者。孟子旣云驅而戮之。安得云不與王討。但戮字有二義。爾雅釋詁云。戮、病也。此戮辱之義。卽左傳所謂賈季戮臾駢是也。說文云。戮、殺也。此刑戮之義。卽書之戮于社。月令之戮禽是也。史記謂蜚廉不與殷亂。豈武王克殷時。廉果奉使北方。不在國內。王旣殺其子惡來。乃宥其一死。但驅之海濱。終身不赦。比於古之四凶。以僇辱之歟。古經戮字皆作僇辱解。甘誓之戮于社。亦非殺也。訓作殺字。自月令之戮禽始。此乃呂不韋不明古訓。誤釋之致。周書時訓篇。止云豺乃祭獸。無戮禽二字。後成王幸其孫

孟增而封之皋狼。然則戮飛廉於海隅。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三句是統言二王之事矣。逸周書言武王克殷。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禹毅侯。嬴姓國。俘艾侯。姜姓國。越陳衛厲戲方宣方。皆告馘俘。成王三年。滅殷滅蒲姑。四年。滅奄。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又六韜言武王克商後。收芮師虞師。其所謂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卽此五十國之謂矣。公之驅猛獸亦二王時事者。逸書世俘篇。謂武王克殷後。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麋三十。舊其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呂覽古樂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此卽公相二王驅猛獸之實事矣。下引書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後人。卽謂成王之世也。

處士橫議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戰國時。古之聖神睿智。未有不遭其誣詆者。故是非倒置。荀卿與孟子並稱。且有非十二子之說。況其下者。何可勝數。

周公懲荊舒

公嘗伐楚。滅之。以熊繹嗣封。已詳見詩說及春秋卷內。卽公之懲荊是也。魯頌此篇。歐陽公詩本義嘗疑之。雪山王氏孟子通旨。亦疑此詩有錯簡。此皆以孟子之言爲正也。舒卽羣舒。淮夷之屬。國亦與楚接壤。故成王時附於熊盈之族。

鳴條

鳴條有四說。禮記謂舜勤民事而野死。葬于蒼梧之野。書曰。陟方乃死。漢儒解此。皆謂是舜南巡狩。死而葬焉。故鄭康成云。鳴條、南夷地名。見史記集解。書序謂湯與桀戰于鳴條。帝王世紀云。安邑縣西有鳴條陌。見漢書郡國志注。僞孔傳稱其說。故曰鳴條在安邑之西。孟子以鳴條爲東夷地名。故趙注曰負海也。紀年沈約注。用其說。謂鳴條有蒼梧山。帝崩。遂葬焉。此兼取山海經郭注郁州之說也。三說之外。書正義引或曰。陳留平邱有鳴條亭。據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淮南子注。有此說。今所行高誘注無之。當是許愼注也。後人擇之。各主一說。漢人多從蒼梧九疑巡狩南方之說。此與帝典、檀弓、祭法合矣。而韓昌黎黃陵廟碑。嘗引紀年以駁之。與孟子東夷千里之文實不合。朱子或問、廣川家學、羅泌路史。皆從安邑之說。謂河中有帝舜冢。此與世紀僞書傳合矣。而與孟子東夷千里之文亦不合。困學紀聞。從趙注郭注沈注之說。謂蒼梧山在海州。近莒之紀邑。此與孟子東夷。禮記蒼梧。及墨子呂覽舜葬紀市之文悉合矣。而海州去岐鄠四千里。且地與羽山接壤。帝方以爲罪人之居而投之魑魅。何帝以百餘歲人遠踐此地。平安邑在豫冀之西。去舉

鄒不足千里。九疑在冀豫之南。去岐鄒二千餘里。此與本經皆不合。惟陳留平丘之鳴條。與孟子之言相準。意者虞帝東巡之後。由岱而衛。路出平丘。遂卒於此歟。然不可確知矣。元和郡縣志。謂陳留華城有鳴條之野。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此章聽字。是例。聽政而以乘輿濟人。是案。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是斷。必須先看明聽字。古者王眡治朝。則冢宰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治。則冢宰聽之。侯國亦然。下文爲字、平字。皆聽字生出。既審於聽。爲之平其政而已。安用我身料理。

歲十一月

孟子王佐才。於授時大端。早已考較其切。如有用我者。舉而錯之耳。觀此章論政。於十一月十二月上特加一歲字。將東周以後數百年之謬。皆顯然揭之。而無復可疑。與夫子告顏子行夏之時。及春秋月上書王之義。隱隱相援。此所謂命亞世之才也。

曾子居武城

魯有兩武城。在南者曰武城。近吳。在東者曰南武城。近齊。戰國時。齊幷之。即稱曰南城。左傳襄十八年。城武城。傳曰。懼齊也。哀十一年。齊人伐魯。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齊威王曰。吾有臣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此皆南武城也。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伐魯。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此皆魯南東之武城也。史記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左傳謂澹臺子羽之父與武城宰王犯相善。以此證之。說尤可信。子游之爲宰。曾子之爲師。皆謂魯東南之武城也。此武城近吳。子游亦吳人。越滅吳。故隣於越。南武城近費。而鄰於齊。故僖公予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後南鄙亦嘗以費叛於齊。冉有爲季氏宰。亦得以武城人爲己徒卒。蓋即費之屬邑也。說苑合兩武城爲一。故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謂是曾子居費時事。蓋費自魯悼以後。亦僭稱公。南武城皆其近邑。故劉氏改曰居費。果如此說。是父兄宗族之地。祖宗邱墓之鄉。食毛踐土者已數世。一旦寇至。豈可委而去之矣。此實大誤。或又以近吳者爲南武城。近費者爲東武城。顚倒錯亂。此皆不學之咎。

父母使舜完廩節

戰國時。君臣道熄。詐僞相蒙。外託禮讓之儀。內實貪鄙無厭。故自古聖君明相。無不遭其誣詆。以自掩其行。孟子於大害理義者。必明辨之。以攻其邪心。至父母使舜完廩一節。亦齊東野人之語也。有辨。見書說。因於堯舜孝弟之道。尙無窒礙。故姑且置之。而不與辨。○七篇中惟孟子所言堯舜湯武之事。似皆本於尙書。門弟子之詞最不足信。

外丙仲壬

史記本紀、漢書人表、殷曆、竹書紀年、帝王世紀、皆有外丙仲壬。謂湯崩之後。相繼而立。證以孟子之言。尙可深信而無疑矣。惟劉歆三統曆。有太子外丙而無仲壬。又謂太子外丙皆未得立。湯崩之後。即太甲踐位。尙書僞傳、皇極經世等書從之。孔穎達附會僞傳。而反以史記爲妄。斯固爲謬。皇甫謐爲疏。宋之程子、亦有古人謂歲爲年之說。謂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伊尹立之。此殊非是。考湯崩之時。年已百歲。見世紀及韓詩內傳、韓昌黎諱辨、世骨表。豈湯以九十七歲生仲壬。九十九歲生外丙乎。果爾。則仲壬乃外丙之兄。何孟子反序之於後。

桐邑名與湯墓無涉

湯都於亳。在商邱之西北。桐則亳東之邑。即漢書郡國志所謂桐亭桐地者。左傳。凡宋城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門。即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伊尹之放太甲。應即於此。此與湯墓絕不相涉。考韓詩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見太平御覽八十三卷。此蓋以秦所伐之湯社亳王冢誤爲成湯冢。水經汳水注已辨之。劉向知其非。是故上成帝疏謂湯無葬處也。魏黃初時作皇覽。其冢墓篇云。湯冢在泲陰亳縣北郭東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又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御長卿案行水災。因得湯冢。見史記集解、水經汳水注。御長卿御字。水經訛作御。據隸釋文改正。考漢書百官表。建平時無長卿名。而應劭風俗通謂漢有御氏。爲司空御史。名長卿。見史記索隱。是漢表有脫誤也。且哀帝本紀云。河南潁川郡水出爲災。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又曰。及他郡災害。令無出今年租賦。其明年即建平元年。可知皇覽之說得其實矣。後杜預左傳注。傅增漢書注。裴駰史記集解、闞駰十三州志、皆從皇覽。無異說者。湯墓去桐邑。相距數十里。本不相及。自史記殷本紀於桐下增一宮字。於是鄭康成書注曰。桐。地名。有王離宮焉。漢魏後傳世本者。又將上甲徙司馬何誤爲太甲徙上司馬。宋衷注云。在鄴西南。見御覽一百五十五卷。帝王世紀會此衆說。遂疑鄴之相邑即太甲所放之桐。不知太甲是上甲之誤。於是謂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鄴西南。見御覽八十三卷及一百五十五卷。此因世本誤於前。故世紀誤於後。其實太甲居湯之亳都。未嘗遷徙。在鄴西南者。乃上甲之居。非太甲之居。竹書稱上甲曰殷侯。又曰殷在鄴南。此之謂也。近於鄴者。乃河亶甲所居之相。並非太甲所放之桐。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世紀云。相在河北。此之謂也。桐宮蓋殷之墓地。此本世紀之疑詞。因鄴之西南舊爲殷墟。殷侯亥、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皆嘗居之。有陵寢在焉。疑伊尹之放太甲於此。或即居此離宮也。此實士安附會之辭。並未嘗謂湯墓在此。至東晉僞孔傳出。其太甲篇有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及

王徂桐宮居憂之說。其傳曰。桐、湯葬地也。經營桐地立宮。孔叢子執節篇。亦有此說。此書始見隋書藝文志。乃僞傳旣行以後。六朝人所依託者。此又附和世紀之說而爲之者。卻不言桐地何在。蓋僞傳於地邑多從世紀。如謂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桐在河北。盤庚南渡河之類皆是。此桐宮不言在鄴者。因世紀謂湯都南亳。去鄴太遠。故亳與桐宮皆止隱用其說以匿其誤。使人不得舉以難之也。後太康地記附會班志。謂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括地志又附和地記。謂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俱見殷本紀正義。由是班志湯都偃師之說與僞傳忽合。而桐宮桐墓等語竟似確有可信者。朱子從之。實亦以此。而不知此實謬也。世紀雖誤。不言湯墓在桐。書傳雖僞。不言桐墓在偃師。古者王之喪禮。居倚廬。在中門之外。謂之梁闇。小祥之後。居堊室。大祥之後。居寢席。桐宮居憂。此何禮乎。太甲果在喪次。此正冢宰攝政之時。安見其顚覆典刑而伊卽放之。皇覽明云湯冢在亳。證以杜預裴駰之注。尤可徵信。今乃忽而在鄴。忽而在偃師。果何所據而云然乎。元和郡縣志。又謂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宋初從之。著爲祀典。見文獻通考。此又誤皇覽之濟陰爲汾陰。故曰在河中也。果爾。則水經注嘗引入汾水。不應在汳水。且亳縣等字又作何解。豈杜預裴駰諸人所見皇覽本皆不如李氏之確乎。古聖陵寢。任意猜疑。以從其私說。可謂大謬不然者矣。

周室班爵祿章

孟子之言班祿。與詩禮左傳論語多不合。非不合也。周之班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君臣。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戰國時。周王之國。弱於小諸侯。七國之地。盛於古天子。游說之士。立談取卿相。或列爵爲侯爲君。商鞅封地十五都。田文致民六萬戶。此與古制甚悖。孟子欲撥亂世反諸正。則言之豈可以無辨。子產曰。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叔向曰。大國之卿田一旅。上大夫田一卒。此實周初之本制。與孟子之言相證。卽周公封魯。太公封齊。謂地皆儉於百里。亦非孟子之虛言也。蓋周公太公皆封於武王十三年大賚之時。是時房陳杞殷虞與二虢。非王者之後卽尊屬也。爵皆公。房、陳、杞、宋、卽周書之唐公、虞公、夏公、殷公也。齊魯康蔡呂霍豐滕。非王之母弟卽勳舊也。爵皆侯。惟殷爲方伯。使三叔爲大夫監之。故其地拓大。餘則公與侯。皆百里也。百里之國。本不足以具千乘。迨成王之世。商奄滅而以地予魯。八年又益以殷民六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於是魯地數百里。而賦千乘矣。蒲姑滅而以地予齊。又使召公錫以方伯之命。錫之以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於是齊地亦數百里而賦千乘矣。叔封自康徙衛。錫以殷民七族。相土之東都。實亦在成王之世。詩書左傳之文。可覆案也。然則國之大小。不係於爵。王有慶賚。則爲大國。齊與魯衛是也。王無慶賚。仍爲小國。虢與滕薛是也。春秋之初。滕侯

薛侯朝於魯。西周之末。史伯比虢公於子男。卽因國小之故矣。魯論曰。伯氏騈邑三百。又曰。百乘之家。兔餘曰。惟卿備百邑。此皆予以駁幸之制。非正典也。蓋先王之世。國雖極小。公侯必百里。子男必五十里。卿祿必倍大夫。此本制也。卽孟子所言者是也。國雖極大。諸公不過五百里。諸男不過百里。卿大夫不過百乘。此加禮也。卽周官魯論所言者是也。孟子欲救時弊。故皆以其本制言之。而其實無不合也。至於王臣之祿。王制所述者。乃其本制。觀於元士之分有三等。附庸之地亦有三等。詳見禮識。鄭注以元士爲上士。未確。可知周之班祿。無不相準。孟子欲人知尊王。故特就駁幸之典恢大言之。亦周禮王臣出封加一等之義也。雖然。聖人立法。不善於奉行。遂不能無弊。習者立言。不詳爲考察。尤不能無弊。不然。公侯百里。謂卽千乘之國。使千乘之賦皆出於百里中。此豈非厲民之虐政乎。漢初集王制。疑孟子之言不合。乃改曰。公侯田方百里。說者謂周官所言。不皆可賦。故曰地。王制所言。皆出賦者。故曰田。準以司馬法。地方三百一十六里。出賦千乘之說。除去溝涂三分之一。易田十分之五。所餘之數。僅應一百七十餘里。與此田數一不合。且九州之內。安得有正方百里皆肥腴不易之地。而其中絕無山川城郭宮室涂路以爲公侯之封土者乎。此亦存其說以備稽合焉可矣。孟子言班爵之制。與周官實異。孟子以公侯伯子男分四等。周官則五等或三等。桓圭至蒲璧。五百里至百里。此五等也。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其命數。此三等也。殷禮比公侯伯三等。平王東遷。變從殷制。合伯子男爲一等。詳春秋傳說。孟子此段不合本制。又不從變禮。豈戰國時秦最強。爵爲伯。孟子特欲抑之。不使與諸侯同列歟。

孝公

孝公卽出公輒也。周書謚法無出。諸言出者。皆謂出亡在外。非謚也。然則衛輒之謚卽孝公矣。以輒之行而謚曰孝。可知當日爲衛君者多。

性善說

衰周之季。上下無學。詐僞相蒙。君人者不志於仁。臣人者不引於道。自暴自棄。習若性成。長君逢君。相與爲惡。羣下化之。此亂之所以日長。民之所以偸生也。孟子憫焉。故舉性善之說。大聲疾呼。強聒而不舍。其志固有在也。觀其見滕世子。道性善。稱堯舜。對景子則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又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蓋七篇言性。始於不忍一章。所以證其善者。在於四端之發見。終之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然則孟子之志固大

可見矣。門弟子不喩其旨。必反復推究。於是孟子不得不擧證詩詞。吏諸聖訓。以見其說之由來。然於公都子所稱衆說。並未嘗斥言皆非。但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之言如此。後人必曲牽之。謂孔子言下愚不移。亦非其性不善。牽曲孔子之言以就孟子。其說傳至於今。皆欽奉之而不易。反將孟子救世之心。隱而不著。夫果皆同此意矣。何以又謂之相近乎。若言材者。皆是兩物比對。吾從孔子之言而已。

仁內義外

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因墨子先有仁內義外之說。又公孟篇以告子爲墨之弟子也。然管子戒篇已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

續說

程子謂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見二程遺書。乃萬章傳聞之說。而孟子有不暇辨耳。見孟子或問。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見讀書。○按司馬公及蘇是公楊龜山皆疑此事。而或問反以諸說爲未安。未是。王若虛孟子辨惑曰。孟子嘗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爲說以明道。皆所不擇。蓋急於救世而然。此二說足爲讀孟子者法。古之非孟刺孟疑孟詆孟者。皆因死煞句下。不善讀者故耳。孟子明言。人不足賢。政不足閒。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已矣。而何閒於孟子乎。宋儒謂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其實孟子道理。煞歸實落活潑潑地。

孟子歷游列國。其書自謂先梁後齊。劉向列女傳及司馬公資治通鑑皆從之。史記列傳。謂孟子先游齊。後適梁。趙氏章句及應氏風俗通亦從之。晦翁通鑑綱目從溫公。於梁惠之改元。亦從竹書而不從史記。於孟子序說。則又舍其本經而仍從史說。此晦翁之誤也。按史記所傳戰國事。多不足信。緣東周二表。前表有春秋經傳爲之綱領。故大可據依。六國表惟周王之年本於古曆譜諜。其餘悉取於世本策札二書。而二書在漢初多殘缺脊亂。顏氏家訓曰。世本左邱明書。爲後人所羼。尚書正義曰。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劉向戰國策敍曰。所校中戰國策書餘卷錯亂相糅莒。本字多脫誤爲半字。此卽龍門所據之本也。子長以意爲詮次。故多顚倒失實。有自相矛盾者。取年表世家及戰國時列傳參看自見。如梁齊二君之年。齊人伐燕之事。與孟子書皆不合。此傳聞之誤。不必爲子長諱者也。豈可舍去經文。反據之以爲信史乎。淇嘗謂。戰國之事。卽無竹書出冢。亦當以孟子書爲正。況紀年卽梁襄王史臣所錄。其人與孟子同時。其事皆目所親見。豈遺文之流傳至今者。反不若子長所據殘缺脊亂之書爲可信耶。司馬溫公去子長千餘載。獨毅然正其誤。而以孟子爲宗。以史記集解所引竹書之說爲證。謂周之愼靚王二年。梁惠王始卒。孟子始去梁適齊。見齊宣王。此可謂千載之卓識矣。惜其時紀年無完帙。猶增減齊君之年。牽就孟子。然較之史記之顚倒脊亂。實已遠勝。晦翁作通鑑綱目。旣從溫公。於孟子書西喪南辱之文。亦並從其說。而序說一篇。顧又從史記列傳。而反取荀子疑似之言以之相詳。此則晦翁之誤也。

史記謂梁惠王卒之前一歲。孟子至梁。其說與孟子本經最合。蓋居魏一年。惠王卽卒。孟子見襄之不似人君。乃去梁。故書中所記魏事甚少。但惠王之卒。在改元後之十七年。周愼靚王之二年。非是惠王止立三十六年卽卒。卒於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此因史記知梁惠之改元。而不知梁襄亦改元。故誤以惠之後元爲襄王之年。又誤於襄王之後增哀王一代耳。通鑑綱目謂周愼靚王二年。孟子去梁適齊。此卽齊宣王之二年也。特謂孟子於惠王前元之三十五年至梁。在魏者十七年。此則綱目之誤。史記不知梁惠改元。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朱子旣知梁惠改元。何以復云然乎。三遷志謂愼靚王二年。孟子適齊。三年。迎母仉氏就養。四年。母仉氏卒於齊。歸葬於魯。五年。在鄒居母喪。六年。服闋。返於齊。其明年卽赧王之元年矣。通鑑綱目謂赧王元年。齊宣王伐燕。取之。孟子去齊。此與孟子本書亦合。孟母就養事。見劉向列女傳。孟子終喪事。見鄒京山及闕里詩等說。周赧王元年齊伐燕。見史記。通鑑謂赧王元年卽齊宣王之十九年。綱目因之。此因溫公朱子並未得見竹書。故誤爲此說。其實赧王之元年乃齊宣王之七年也。孟子去齊後卽歸鄒。經所謂致爲臣而歸也。有宿晝居休等事。晝齊西南近邑。休在今滕縣北一十五里。明年。至宋。有遇宋牼語載不勝。見滕世子等事。此宋君偃自立爲王之七年。楚懷王見欺於張儀之歲也。明年。秦楚遂搆兵。是後孟子乃返魯歸鄒。過宋至滕。卒老於鄒。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有臧倉沮君。此事當在赧王七八年。廣文選說有魯平公會齊宣王於鳧山。樂正子勸平公見孟子事。齊宣卒於周赧王之十三年也。受薛兵餽。此歸鄒過薛時事。風俗通所謂絕糧於鄒薛。困殆甚。是也。當在赧王八九年。此時薛君卽靖郭君田嬰。然友問禮。此歸鄒以後事。當在赧王之十年後。告滕文公行井田。及齊人將築薛等事。孟子在滕。齊人築薛。當在赧王之十一二年。此時田文初立。齊人并得薛以封文。築其城以逼滕。故文公恐。孟子七篇。乃赧王二十年後所作也。魯平公卒於赧之二十年。經書其諡。則七篇作於平公卒後可知。風俗通謂孟子初仕齊。繼至魯。又絕糧於鄒薛。退與萬章之徒作中外書十一篇。梁惠王始聘爲上卿。皇極經世謂孟子於周顯王四十三年爲齊卿。明年遂去齊。大事記謂孟子去齊卽適宋。自宋之滕。此與史記通鑑之說均未確。

魏徙大梁之說。當從竹書。史記魏世家曰。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又曰。三十一年。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年表曰。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集解曰。駰案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水經渠水注云。渠水東徑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淇案。魏之遷都。不必定因秦虜太子。地東至河。逼近安邑也。戰國時。秦及韓趙皆嘗遷都。豈皆有所逼乎。且世家謂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七年始盡入上郡。於秦是惠王三十一年。時秦地亦未嘗東至河也。若云遷都之歲秦實虜其太子。則年表亦有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之說。此史遷之所以誤此爲彼歟。考竹

書。九年遷都後。與趙榆次陽邑。發逢忌之藪以賜民。韓人來伐。軍於鼎澤。王與齎侯會於巫沙。十三年。又歸鄭侵地。齎侯數來朝。二十八年。齊敗我於馬陵。三十一年。爲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此實皆九年遷都之證。蓋惠因遷都而睦鄰。惠下。韓疑其逼近相并。故來伐。卽史記敗韓於澮之事也。澮卽鄶水。鼎澤乃韓梁界上之地。今在尉氏西南。韓旣敗而親趙。遇於上黨。（見趙世家。）使爲解和。故王與齎侯會於巫沙也。馬陵之戰。國策稱申爲梁太子。史記謂齊使田忌將而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設非九年遷都。此何以云耶。蓋子長誤以三十一年公子卬之事爲虜太子申。又誤以三十一年北郛之役謂卽遷都也。此皆附會傳聞之謬。不足信者。（索隱疑遷都當在二十九年師敗於秦之後。亦誤。遷都在四月。敗在十月。）水經注引紀年。九年作六年。此文字傳寫之訛。史記集解、索隱、孟子疏、引竹書此文。皆作九年。

梁惠之稱王。史記謂是其子追王之。此亦不知改元之誤。案戰國時僭王者九。而粤蜀代獂等國不與也。九國惟楚之稱王最久。其餘秦、齊、三晉、燕、宋、中山八國。說者紛紛。未有定論。戰國策曰。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又曰。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又曰。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又曰。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據此。是犀首所立之五王。未有齊矣。此因楚與魏齊先已稱王。故特王此五國也。高誘注以五國爲齊、趙、魏、燕、中山。鮑彪注以爲秦、韓、燕、宋、中山。俱非是。吳師道注。據東萊大事記。謂是燕、韓、趙、中山。其一不可考。又曰。七國唯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魏最先。趙最後。其秦。吳氏此注最確。其一不可考者。秦也。史記述世亦甚詳。惜於齊魏之編年多誤耳。蓋楚之僭王最先。戰國時。梁惠於周顯王二十五年朝王後。亦自於國中稱王。國策所謂乘夏車。稱夏王。是也。又十年。與齊威會諸侯於徐州以相王。於是梁惠齊威乃並僭王號。其餘諸侯雖陽許之。而實未卽稱。故秦本紀、六國表、及齊魏世家。皆特著齊魏稱王之事。其說是也。但此卽梁惠之後元一年。齊威之二十二年也。司馬氏未見竹書。故誤以梁惠爲追王。以齊威爲自王。又誤以此時爲齊宣耳。（秦本紀索隱謂此時是齊威王梁惠王與竹書合。）且此時諸國雖未稱王。而齊魏之稱諸國則皆曰王矣。齊魏因諸國未稱王。雖齊魏互相王。而稱於諸國亦未必自曰王矣。又八年。魏將公孫衍復致王號於秦趙韓燕中山五國。（策所謂犀首立五王也。時爲顯王之四十三年。）秦先受之。稱王改元。周本紀曰。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曰。惠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卽謂此也。蓋自此年後。魏稱王於諸國。而韓亦自王於國中也。又三年。燕與韓赴告之詞亦自稱曰王。此卽年表顯王四十六年之事。世家所云燕易王十年稱王。韓宣王十一年爲王也。（竹書謂顯王四十六年。正當韓宣王之十一年。史記誤將昭侯之卒宣王之立移下一年也。）又五年。中山亦稱王。此距犀首之致王已八年。故策曰。中山後持。後持者。諸國不肯盡以王號稱中山。其至如齊之閉關不通使也。至此年。魏與燕趙輔之。而中山之王號始定。宋因中山且王。若僭乃亦自王。此卽

周愼靚王三年。趙武靈王八年事也。年表曰。愼靚王三年。宋自立爲王。趙世家曰。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卽謂此也。夫於宋云自立。則宋非犀首之所立可知。云五國相王。則諸國之稱趙稱中山皆曰王可知。云趙獨否者。犀首致王之時。中山於國中已自稱曰王。特諸國於中山後持耳。至此年。諸國於中山亦稱王。而趙於國中仍未自稱曰王也。故云獨否。吳氏補注云趙最後者。此之謂矣。又一二年。趙人見秦齊三晉楚宋中山粤代獂蜀無不稱王者。於是亦尊其君而王之。魯世家謂平公之立。六國皆稱王。此六國卽年表之六國也。云皆稱王。則趙於此時已稱王可知也。魯平立於愼靚王六年。上距犀首之致王十二年。周本紀曰。其後諸侯皆稱王。卽統此十二年而言之矣。史記謂齊威先僭王。梁惠乃追王。此與高誘策注五王之說。實皆非是。朱子云。魏惠襄之世。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

東敗於齊。卽馬陵之戰。史記述此事。每牽混桂陵之役。以趙爲詞。故世家列傳之文已自相矛盾。（魏世家言魏伐趙。田世家言趙與韓擊魏。孫臏傳言魏與趙攻韓。）案此事絕與趙人無與。蓋惠王二十八年。魏使龐涓伐韓。戰於南梁。韓師敗逋。因請救於齊。齊用田臣思之計。聲言救韓。而兵不發。魏乃令龐涓益兵攻韓。故韓人五戰五不勝。乃委國於齊。齊令田忌田嬰田盼爲將。孫臏爲師。臏使嬰盼攻魏東鄙。使田忌陽言伐魏。直走大梁。魏人聞之。使太子申迎擊嬰盼。使龐涓擊兵而歸。追忌師至梁。不伐其國。又西向救韓。未及韓都。知涓師已東。乃減竈僞遁。涓以輕銳幷日逐之。遂敗於馬陵。齊人乘勝盡破魏軍。乃並虜太子也。以國策紀年史記三書之說參驗之。其事實自見。

古公遷岐之事。通鑑前編係於小乙二十六年。誤也。案莊子呂覽、尙書大傳、吳越春秋。皆謂太王杖策去邠。蓋太王時已耆艾矣。果如前編之說。以小乙二十六年遷岐。以祖甲二十八年薨。是自遷岐至卒已九十五年。豈杖鄉杖國之人又歷九十五年而後卒乎。此必不然矣。竹書云。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漢書西羌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逾梁山而避於岐下。

趙注以曾西爲曾子孫。集注從之。經典釋文云。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困學紀聞從之。且以楚之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爲證。蓋趙注誤也。因此知史記吳起傳所云吳起師曾子者。此曾子亦謂申也。蓋申之居魯。受春秋傳於左邱明。後居魏之西河。受詩於子夏。時吳起爲西河守。故師事子西。從之受春秋左傳也。○又按。曾西乃曾子次子。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故申從子夏受學。子夏生於魯定公之二年。時周敬王之十二年也。史記六國年表。謂魏文侯十八年。文侯受經於子夏。以竹書推之。當周考王之十二年。晉幽公之元年。時子夏年八十歲。故猶能設敎於西河。（檀弓子夏失明。在設敎西河之後。時曾子尙存。則曾子亦當考者。）以年表推之。當周威烈王之十九年。時子夏已百有三歲。世家又謂文侯二十五年受子夏經藝。時子夏已

百有十歲矣。豈子夏以百有餘歲之人。尙遠去鄉土。設教於大河之上乎。況喪子失明又在此後。吾不敢信其必然也。

齊人伐燕一事。自宋迄今論者。皆影響附會之詞。一無實據。不惟或問之諱湣爲宣。答問之誤湣爲宣。考證之諱宣爲湣者非。（王應麟孟子答問。金仁山集注考證。）卽序說謂孟子與荀子不合者。亦非也。荀子之言閔王。止云北足以破燕。未嘗云破燕取七十城。若宣王之於子之也。其諸從史記之說者。固非。卽通鑑大事記，黃氏日鈔、四書釋地之移易燕齊之年及分爲二事者。亦非也。古人年歲。不能一一無所據。臆爲挪移。前之伐燕。止取十城。不得云毁其宗廟。舉萬乘之國。且其時易王已立。又何爲謀於燕衆乎。總之。論古人事。未得實據。皆不免牽就附會。直誣古人。予之從事竹書。亦因讀孟子此篇。懷疑而不能釋。因匯萃古今異說。尋波而討源。積之數年。乃於史記索隱十九卷中得竹書佚文。謂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始卒。於是網羅放失。凡紀年之遺文佚字見於載籍者。皆據目之所及。蒐輯而詮次之。更譜爲周元王後列國年表。凡周魯三晉燕齊秦楚宋衞中山滕薛之事。核之於周秦以前之書。無不符合。孟子所云齊人伐燕。乃齊宣王七年。燕相子之篡立之二年事也。時乃周赧王之元年。梁襄王之五年。亦燕王噲之七年也。千餘年之疑案。淇若湖九年而後定之。此固竹簡有靈。抑亦前聖之有以佑啟之矣。

孟子語景子。謂可爲伊尹。不爲管仲。故孟子事多有似伊尹處。不惟出處大節也。平公將見孟子。臧倉沮

之。與湯將見伊尹。彭氏之子沮湯之事正同。然湯能下彭氏之子而弗使之御。（見墨子貴義篇。）平公乃庸主耳。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亦聖之任者矣。○困學紀聞。亦有此說。謂孟子學伊尹者也。卻誤。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卽如臧倉之事。亦擧之一證。孔子困於匡。厄於宋。嘗信爲天命。曰。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孟子於齊亦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於魯則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古經明文。有正史輔之。斷不可亂以異說。如孟子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此經文之最明顯易見者。又有史記管蔡列傳之說爲之證。此復有何可疑。乃趙注誤從白虎通所引詩傳之說而倒置之。何書僞孔傳又誤從趙注。（見金縢。）此不如集注之依經爲訓者確矣。

或問。禹稷過門不入事可考驗否。曰。治水成功之後。禹封於夏。初則邑於虹。（輿地志、寰宇記、九域志、及張耒南遷錄、羅泌路史說皆同。）卽春秋時大蒐於紅者。（昭八年杜注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漢志前作夏邱。後作虹。）稷封於邰。初則邑於魏。（見左傳及毛詩箋。）卽春秋時晉所滅者。虹在塗山東北。近二百里。皆淮水所經。昔禹娶塗山。書正義謂輒事成昏。非就妻家見妻也。然則是時禹居虹矣。

塗山氏之國在山之西南渦水入淮處。酈道元謂當塗故城卽是。（今當塗城故址在鳳陽懷遠西南二十里。）蓋淮水至塗山氏城北。納渦水。乃出荊山之左。塗山之右。奔流北注。東過鍾離。於是納濠水。（以上見水經注。）徑虹邑焉。（見吳澄尚書纂言。）昔禹娶女嬌。四日仍往治水。荊塗本一山。禹嘗疏鑿之。（見水經注。）又嘗三至桐柏。（見古岳瀆經。）故過門不入也。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此之謂也。魏在平陽蒲坂二都之間。稷山在其北百里。卽春秋時晉侯治兵於稷者。山上有稷祠及后稷播種教稼處。（見水經注。）昔禹暨稷。奏庶艱食。偏歷九州。相其物土之宜。教民樹藝。亦必有過門不入時。故孟子並稱之。詩之頌后稷。曰纘禹之緒。其是之謂乎。三字讀去聲。

齊人將築薛。趙注云。齊人幷得薛。築其城以逼滕。或謂卽國策靖郭君將城薛之事。淇案。齊之城薛凡兩次。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此齊威之三十四年也。見竹書。）此卽國策所云者。是蓋田嬰初雖受諫輟役。至十月。卒城之也。此所城謂郭邑。卽左傳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郭者。漷水卽因以得名。郭本薛邑。齊初侵之。故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薛。戰國時。爲齊人所據。威王以封田嬰。謂之靖郭君。郭本薛邑。故齊魯皆謂郭爲薛。此薛非任姓之國都矣。任姓之薛。此時尙存。且距孟子至滕尙遠。迨齊宣王時。嬰子卒。子田文嗣。宣王以所使於魯之常邑益封之。謂之孟嘗君。（常嘗古字通。）於是嬰已幷得薛之國都而處之數年矣。故死卽葬於城之東南陬。子文嗣立。乃更將大築薛城。以固其圉。此卽孟子所謂齊人將築薛也。嘗在周赧王十一二年。秦昭王之三四年。齊宣王之十七八年。梁襄王之十五六年也。史記謂齊宣王立

十九年卒。列傳又謂田文之立。秦昭王聞其賢。欲見之。又云。齊襄王立。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竹書謂梁襄王十九年。薛侯（卽孟嘗君。）來會王於釜邱。以諸說推之。史記云齊襄王立。乃湣王之訛。湣王立於梁襄王十七年。此後一二年。孟嘗君中立爲諸侯。故竹書稱之曰薛侯。史記於齊之前代遺去悼子侯剡二代。將桓威宣湣立卒之年通上移二十餘載。故世家列傳之說俱紛亂也。

孟子之言。多有爲而發。故不能面面周足。如論學曰性善。曰君子不謂惡乎執。論人則不取管仲而貶陳仲子。此類皆是。不然。陳仲子者。不義而與之齊國弗受。人皆信之。此在戰國。豈不足化貪鄙之俗。振士風之偸薄哉。特不臣於天子。不友於諸侯。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以邀譽於世。使士皆效之。是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也。天地間亦何貴有此高士。

讀論語書。凡係子曰者。雖執定一章。皆可四通八達。見聖人之全體。諸賢之言。除顏曾外。便須參證。讀孟子書。尤當得其綱領。大半必須通部合攤看。方見得孟子救世苦心。若逐定章句求之。不免有語病處。

戰國年表

紀年十三篇。與諸子書尤合。宋初傳三卷。明以後止二卷。非原書也。今據唐以前載籍所稱引者序之。

周晉魏齊之年。皆完密可考。餘或缺焉。七篇不及韓趙。故略之。

周	晉魏	齊	燕秦楚宋
自共和以後。紀年與史記皆同。惟敬王元王年差一歲。此夏正周正之異也。			竹書不紀楚年。或冩無異。
庚寅 周貞定王元年	晉出公七年	齊平公十三年	燕孝公
二	八		
三	九		
四	十		
五	十一		
六	十二		
七	十三		
八	十四		
九	十五		
十	十六		
十一	十七		
十二	十八	史只此爲平公二十四年。明年卒。紀以明年爲宣公元年。考必平公卒於十一月十二月。與世家合。	
十三	十九	齊宣公	
十四	二十	二	燕孝公卒。
十五	二十一	三	燕成公元年
十六	二十二 魏桓子、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晉世家索隱引紀。謂滅智伯在此年。說與	四	二 燕世家索隱簡公卒。獻公立。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卒。成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

周	晉魏	齊	燕秦楚宋
	史同。		又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
十七	二十三 公奔楚。立昭公之孫。○晉世家索隱引此紀。	五	三
十八	晉敬公元年	六	四
十九	二	七	五
二十	三	八	六
二十一	四	九	七
二十二	五	十	八
二十三	六 魏文侯元年○晉世家索隱引此紀。六年誤作十八年	十一	九
二十四	七	十二	十
二十五	八	十三	十一
二十六	九	十四	十二
二十七	十	十五	十三
二十八 王陟。	十一	十六	十四
辛丑 周考王元年	十二	十七	十五 燕成公卒。文公立。○燕世家索隱引此。
二	十三	十八	燕文公元年
三	十四	十九	二
四	十五	二十	三
五	十六	二十一	四
六	十七	二十二	五
七	十八	二十三	六
八	十九	二十四	七
九	二十	二十五	八

十	二十一	三十六	九
十一	二十二 晉敬公卒。	二十七	十
十二 魯悼公卒。	晉幽公元年	二十八	十一
十三	二	二十九	十二
十四	三	三十	十三
十五 王陟。	四	三十一	十四
周威烈元年	五	三十二	十五
二	六	三十三	十六
三	七	三十四	十七
四	八	三十五	十八
五	九	三十六	十九
六	十	三十七	二十
七	十一	三十八	二十一
八	十二	三十九	二十二
九	十三 魯季孫會公於楚邱。○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魏文侯立公子止。○水經泗水注、太平寰宇紀及晉世家索隱引此二紀。近本紀年系於公之十年誤。	四十	二十三
十	晉烈公元年	四十一	二十四 燕文公卒。簡公立。○燕世家索隱引此紀。
十一	二	四十二	燕簡公元年 秦靈公卒。
十二	三	四十三	二
十三	四	四十四	三
十四	五	四十五 田莊子卒。○田世家引此紀。	四

十五	六	四十六 田悼子立。○田世家索隱引此紀。	五
十六	七	四十七	六
十七	八	四十八	七
十八	九	四十九	八
十九	十	五十	九
二十	十一	五十一 田悼子卒。○十二月，齊宣公薨。○水經瓠子河注引前紀，作晉烈公十一年，田世家索隱引後紀，作齊宣公五十一年，是爲此一年矣。	十 秦簡公立九年卒，敬公立。○秦本紀索隱引。
二十一 王命晉伐齊，入長城。○水經汶水注引此紀。	十二	齊康公元年 田和立。○田世家索隱引。	十一
二十二	十三	二	十二
二十三 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燕氏家索隱引此。	十四	三	十三 燕世家索隱引紀云，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
二十四 王陟。	十五	四	十四
庚辰 周安王元年	十六	五 田午生。○田世家索隱引此。	十五
二	十七	六	十六
三	十八	七	十七
四	十九	八	十八
五	二十 魏文侯立五十年卒。○近本紀年誤系此於安王十五年，今據晉魏世家索隱所引紀文改正。	九	十九
六	魏武侯元年	十	二十

	一　竹書自此改用魏年紀事。	十一	
七	二	十二	二十一
八	三		二十二　秦敬公立十二年卒。○史記秦本紀索隱引此。
九	四	十三	二十三
十	五	十四	二十四
十一	六	十五	二十五
十二	七　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十六	二十六
十三	八	十七	二十七
十四	九	十八	二十八
十五	十	十九	二十九
十六	十一　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二十	三十　宋悼公立十八年卒。○宋世家索隱引此。
十七　孟氏譜云，是年孟子生。	十二	二十一　史記亦謂此年田和卒。	三十一
十八	十三	二十二　田侯剡立。○田世家索隱引此。	三十二
十九	十四	田侯剡二年	三十三
二十	十五	三	三十四
二十一	十六	四	三十五
二十二	十七	五	三十六
二十三	十八	六	三十七
二十四	十九	七	三十八
二十五	二十	八	三十九
二十六　王陟。	二十一	九	四十
周烈王元年	二十二	十	四十一

		田午弒其君剡而自立，改稱元年。○田世家索隱引此紀。	
二	二十三	齊桓公二年	四十二
三	二十四	三	四十三
四	二十五	四	四十四
五	二十六　魏武侯卒。○魏世家索隱引又晉世家索隱引云，魏武侯以晉桓公十九年卒，自七年晉烈公卒推之，自見。	五	四十五　燕簡公卒。○燕世家索隱引此。後燕世未詳。
六　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水經濁漳水注引此紀作梁惠成王元年。晉世家索隱引此紀作晉桓公二十年，是同此一年矣。	梁惠成王元年　封公子緩。緩如邯鄲以作難。○趙韓伐葵。○鄴師敗趙師于平陽。○晝晦。○封緩、伐葵二事，魏世家索隱引紀武侯元年，今據水經沁水注改正。鄴師事，水經濁漳水注引。晝晦事，開元占經引。	六	
七　王陟。	二	七	
周顯王元年	三	八	
二	四	九	
三	五	十	
四	六	十一	
五	七	十二	
六	八	十三	
七	九　夏四月，自安邑徙都于大梁。○發逢忌之藪以賜民。○與邯鄲榆次陽邑。會鄭侯于巫沙。○徙都事，魏世家集解及孟子疏引之，賜民事漢志臣瓚注引之，與	十四	

	邑東，引見水經渦水注。會鄭東，引見水經渉水注。		
八	十 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渠水注引此。	十五	
九	十一	十六	
十	十二 楚人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築長城于西邊。○前紀水經河水注引，後紀水經渉水注引。	十七	
十一	十三 田世家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歸釐于鄭。○水經渉水注引此。	十八 威王立。○魏世家索隱引此，紀和公誤作齒公。	
十二 史記年表，此爲魯恭公二十一年。	十四 魯宋衛鄭侯來朝，觴諸侯于范臺。○魏世家索隱引。	十九	紀謂是年宋爲桓侯辟兵，乘爲成侯，與史記不同。
十三	十五	齊威王元年	宋剔成肝廢其君辟兵自立。○宋世家索隱引。
十四	十六	二	
十五	十七	三	
十六	十八	四	
十七	十九	五	
十八	二十	六 築防以爲長城。○水經汶水注引。	
十九	二十一	七	
二十	二十二	八	
二十一	二十三	九	
二十二	二十四	十	

二十三	二十五	十一	
二十四	二十六	十二	
二十五	二十七	十三	
二十六	二十八 齊田肦敗我于馬陵。○魏世家及孟嘗君列傳索隱引。	十四 敗魏于馬陵。○田世家索隱引。	
二十七	二十九 五月，齊宋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水經渦水注、魏世家索隱引。	十五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秦本紀集解引。
二十八	三十	十六	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水經濁漳水注引。
二十九	三十一	十七	
三十	三十二	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三	十九	
三十二	三十四	二十	
三十三	三十五	二十一	
三十四	三十六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改元稱一年。○杜預左傳後序、魏世家集解並引之。	二十二	
三十五	二	二十三	
三十六	三	二十四	
三十七	四	二十五	
三十八	五 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見今二卷。	二十六	
三十九	六	二十七	
四十	七	二十八	
四十一	八	二十九	史云，此宋君偃元年。

四十二	九	三十	
四十三	十	三十一	
四十四	十一 王會齊王于平阿。○孟嘗君列傳索隱引。	三十二	
四十五	十二 楚敗我于襄陵。	三十三	
四十六	十三	三十四 四月，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孟嘗君列傳索隱引。	
四十七	十四 薛子嬰來朝。○孟嘗君列傳索隱引。	三十五	
四十八 王崩。	十五	三十六 王薨。○田嬰封于彭城。○孟嘗君列傳索隱引。	
周慎靚王元年	十六 史謂孟子至梁，在王卒之前一年。	齊宣王元年	史謂此亦燕王噲之元年

二	十七 魏惠成王卒。○魏世家集解引。	二 孟子至齊。	
三	今王元年 即梁襄王。	三	史謂此爲宋君偃之十一年，自立爲王。
四	二	四 孟子有母喪，反葬于魯。	
五	三	五	
六 王崩。	四	六 孟子釋母服，復至齊。	
周赧王元年 史表謂此亦爲晉平公元年。	五	七 伐燕，禽子之，醢之。燕世家集解引此。孟子去齊歸鄒。	燕子之殺公子平。○趙王召燕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燕趙世家、六國年表集解索隱並引之。
二	六	八	孟子至宋。

三	七	九	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敗楚將屈丐。韓世家集解引此，即孟子所云秦楚構兵也。
四	八	十	魏襄王薨。○樗里子列傳索隱引
五	九	十一	
六	十	十二	
七	十一	十三	
八 孟子至魯，至薛，至滕，皆在此數年內，其詳不可考。	十二	十四	
九	十三	十五	
十	十四	十六	
十一	十五	十七	
十二	十六	十八	
十三	十七	十九 史謂宣王立十九年卒，此	
十四	十八	後爲湣王之年。	

十五	十九 薛侯　于釜邱。		
十六	二十 紀年終于此。		
十七			
十八			
十九 史謂晉平公此年卒。	史記，襄王立二十三年卒。		
二十	滕文公薨卒于此一二年內。		
二十一			
二十二	孟子七篇當成于此一二年內。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孟子譜云。孟子是年卒。	

介菴經說卷十

孝經

古今文

尚書孝經古今文。皆聚訟不已。余謂尚書不可不辨。因增多之數倍於今文。使僞者亂之。其貽誤不止於學術。孝經可以不辨。因增多者止一章。於齊家治國之道尙有裨益。其餘止文辭之詳略、章句之異同。於脩義無所增損也。漢志載今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各有說一卷。其經文皆同。古文孔氏一篇。止有經。無說。下引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又云。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蓋劉氏、班氏皆以古文爲愈也。其所多者。不標章名。隋書經籍志始云。劉向以顏芝本校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又云。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此則隋志之誤也。按漢書藝文志本之劉歆。劉歆七略本之劉向。漢志明引劉向之言。古文凡二十二章。今文四家。經文皆同。是長孫氏未嘗多閨門一章。劉向亦未嘗并古文爲十八章也。蓋孔氏止傳經文。並無傳說。故許冲上說文表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是兩漢時祕閣所藏。

止有古文經二十二章。無所謂孔氏傳明矣。謂孔氏有孝經傳二篇者。自王肅家語後序始。宋荀昶作集注。始稱引之。見唐會要司馬貞議。而劉之七略。阮之七錄。皆弗之載。隋志乃又云。孔氏傳一卷。然則古文二十二章無可疑。可疑者。孔氏之傳耳。古文之多者。是否卽閨門一章。不可知。可知者。其二十一章與今文皆同。惟字讀之詳略互有差異耳。司馬貞因孔傳而並疑經文。劉知幾因經文而並信孔傳。均之失也。唐明皇制旨用今文。司馬溫公指解用古文。皆不失教孝之義。朱子刪古文二百二十三字。吳幼清刪古文二百四十六字。不今不古。與劉陶之中文尙書同。余謂古書流傳經千百載。轉鈔覆寫。難免乖訛。誠有眞知確證。取而訂之可也。而竟刪之。不如仍舊貫之善。

閨門章

古文多閨門一章。其說始見經典釋文。蓋據劉炫所校定者言之也。兩漢諸儒皆不云孔氏作傳。其傳恐是王肅僞撰。故荀昶始稱引之。王劭劉炫所見。其或卽此乎。劉知幾謂炫得孔傳。率意刊改。司馬貞謂孔傳於中朝已亡。後儒僞撰。更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然則唐初所傳孔傳。非炫之僞撰明矣。傳且非炫之僞撰。何況於經。司馬貞欲抑古文。故云然耳。然此章二十二字。是否眞古文。絕無左驗。歷代或存或去。皆以意爲從違。亦非有確據。必謂明皇去之。卒啟無禮無度之禍。未免附會。但與其過而去之。不如過而存之也。

集傳

前明黃石齋、做儀禮經傳通解。作孝經集傳四卷。引諸經之語。附於經文下。謂之大傳。別作注文。附諸經文後。謂之小傳。於輔世長民之道頗爲切近。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石齋此書。可謂得其綱領。然所從者乃朱子刊誤本。且云。千七百七十三字。合乎天行。未免阿其所好。

爾雅

十九篇是周公所定

漢志。孝經類有爾雅三卷二十篇。因是小學之始。故附於孝經。漢儒各注見七錄、隋志、經典釋文者。有卷數。無篇數。郭氏所注。止十九篇。與漢志之數不符。說文引爾雅云。[illegible]、薄也。王肅周官注引爾雅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見詩經賓筵正義。史記集解引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今此文皆見小爾雅。豈古時小爾雅一篇亦附於爾雅並行。故漢志云二十篇。諸家引之。卽並稱爲爾雅歟。漢文帝時。爾雅已立博士。故武帝時。犍爲舍人爲之注解。終軍亦以鼮鼠受賜。張揖、葛洪俱

謂爾雅作於周公後人足之揚子雲鄭康成謂是孔子門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二說不同按古禮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數卽十等之數方者版也名卽字也所謂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卽周官保氏六書之敎也小學之敎旣立於周公則爾雅之作亦始於周公此無可疑者但初止一篇其目十九游夏之徒更增益之分爲三卷尸佼孔鮒又復廣之至漢初叔孫通定禮乃取尸子之說散入各篇又以孔鮒一篇附於其後此爾雅二十篇所由稱也

應膺陟隲古文互通

應當也釋文云應本或作膺釋鳥鷹隼醜釋文云鷹或作應按說文雁字从隹卽鷹之本字應乃籀文也鷹敢當摯鳥而摯鳥不敢當鷹故凡从雁之字皆有當義應者心爲許諾故以身任其事也故字或作膺膺者胸之別名釋言曰膺身親也卽此義必詳分之使各從本義則鷹宜作雁身親其事者宜作膺心許之而未行者止宜作應然古經之文必皆用本字雖通儒不能成誦矣如書云惟天陰隲下民爾雅曰隲陞也此蓋人所能解者今若改爲陰陟下民則人必呵爲別字然隲乃陟之義隲是牡馬之名馬而好陟卽禮之騰馬也尙書之用隲乃古文之假借耳夏小正曰執陟攻駒此字本應作隲亦因其義假借作陟也讀古書必須明通假借之義

袞黻之訓

黼黻彰也袞黻也郭注及疏說皆誤按虞書戴禮黃帝至堯皆黃衣黼而黻裳舜始作爲十二章衣裳各六章黼黼黻於裳天子備之人臣之服九章至一章凡五等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馬注謂裳之章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爲四章此卽舜命夏禹所定然則虞夏之時大夫之裳亦未有黼黻者矣至周公制禮登火於衣衣七章裳五章考工記曰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此卽衣之七章也三辰火山乃至尊之服故禮曰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火龍黼黻荀子曰天子山冕此其證已其餘龍鳥獸蛇乃四宮列宿之象與裳之藻粉米黼黻共九章是爲上公及方伯之尊服謂之袞冕袞字从公衣謂上公也三公有加命始得服之周公是也故禮曰制三公一命卷卷象龍之連卷說文所謂蟠阿上嚮也字一作緄（晉峻禪袞織作緄職）从昆者昆有明勤二義謂其章明生勤也三公之服無龍以鳥爲章首凡八章是二者皆黼裳七命以下者裳無黼凡七章是曰鷩冕王之九卿六命六章衣無鷩以獸爲首獸者白虎也子男五命五章衣無蛇亦以虎爲首是曰毳冕此三者皆黻裳四命以下者裳無黻是袞與黼黻皆章之尊貴者可知矣惟其尊貴故無袞衣者使得稱禪無黼裳者使得黼領無黻裳者使得黻衣周公制禮於王之大夫及上公之孤卿特爲黻衣以命之謂之黻冕又曰希冕或曰絺冕希絺皆黹之別文爾雅曰黹紩也卽謂此蓋四命者惟紩黻于衣裳繡藻

粉米三命以下者无衣無章惟裳有之故曰元冕然則內臣之重袞衣猶外臣之重黻衣也此袞黻之義也郭注袞衣黻文之說亦因炫於禮注不得其解耳

五午同義

逜寤也注云祔干寤釋文云逜本造作迕又莊子釋文引作遻忤也按古文五作乂象陽陰交午也五月爲午一陰復生於下與陽氣迕逆故古文五午互通凡從五從午之字義多放此吾者亦忤於人之辭也故聖人毋我石鼓文我字作𨔾卽吾逜迕遻之本字寤與梧啎義亦出此左傳曰莊公寤生故惡之雜記曰杵以梧釋名曰當途曰梧邱釋名曰青徐人謂女曰娪女始生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國語曰暇豫之吾吾卒注云不敢自親之貌蓋卽支吾之義也（鄭世家曰莊公寤生生之難卽忤逆之意杜注及應劭說皆誤）

舞雩之禮有二

祈叫也舞號雩也其義實相證凡祈禱之祭未有不叫號所祭以祈其佑祐者雲漢之詩所述王言是其證已雩者禱雨之祭也其所舞卽皇舞古禮王社侯社皆在籍田之中天子在南郊侯國在東郊有壇墠樹木祈報之禮皆於此行之此卽舞雩之所也魯僭王禮雩於帝故壇在南郊周官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皇舞不言其處卽承上社稷言之也鄭注以皇爲五色羽形制亦

如帗蓋義取祓除旱氣皇皇然求神之佑祐也古之雩祭禮有大小夏小正曰三月祈麥實越有小旱此歲之小雩也在周禮卽男巫之春招弭以除疾病女巫之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也蓋旱則皇舞而雩爲麥祈實不旱則但行招弭之祭帗舞以祓除釁浴耳論語謂莫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卽此後世慶春雩之禮但於上巳修禊此鄭人秉蘭之陋俗耳何足言禮又夏小正曰四月越有大旱此在周制卽時訓之小暑至左傳之龍見而雩月令之大雩帝以祈穀實也此雩本在四月中氣後其時角亢二宿昏中於午故行大雩之禮爲百穀祈實此三代之通制也秦距周初假是差十二度五月朔氣龍始昏中故呂氏春秋謂小暑至大雩帝皆在仲夏漢初著爲月令儒者從之故春秋傳雩月之名注者異說戴君夏小正傳謂蓄蘭在五月五日爲沐浴也此日采蓄衆藥以蠲除毒氣其說之附會亦由於此然卽此可證雩宗之禮其舞號者實有祓除旱氣禱祈甘雨二義

梁笱之異

釋訓曰凡曲者爲罶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郭注並引毛詩傳曲梁之說蓋編竹爲笱立當水中以留魚謂之罶罶之曲處建植木橫木以支架之使不假扑謂之梁此梁字與宗廟謂之梁同義笱有梁則魚得留室有梁則人得留也笱與梁二物當相須梁缺則笱不得立笱敗則梁亦虛設矣故詩云敝笱在梁其魚唯唯言任其來去不能留也說者解此梁爲隄梁橋梁非是夏小正曰十二月虞人入梁傳曰梁者

士說罟罟者也。即此。入乃古文納字。季冬冰盛。虞人修繕此梁。納之官府。以待明春之用。呂覽乃謂。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此即用小正之說而誤者也。以季春之獻鮪爲季冬。以虞人之納梁爲天子觀漁。不知水澤腹堅之日。漁於何處。歲事既終之月。何以云始。魯隱之觀漁。春秋譏之。而今於大寒之際。謂天子親往觀漁。此豈可著之典禮者。

蘢古擺字

施舞用犛牛之尾以代象舞。時當蘢動不止。故曰施謂之蘢。蘢即後世擺字之正文。俗謂畜獸搖尾爲擺。即本於此。擺即蘢之訛字也。好古者或以捭字代之。亦非是。捭之義爲開解。擺之義爲班設。皆與搖動之義無涉。惟蘢字得之。蘢是草名。即藥草之獨活。一莖無支。惟衆葉叢聚。無風自搖。與施舞之犛尾相似。故義可互通。字書。蘢音隴。音被。音賁。無音擺者。亦脫誤。

蓐謂之茲簀謂之第

茲茲二字。人多混施。左傳曰。何故使吾水滋。字从水從茲。說文曰。茲、黑也。周書云。康叔封布茲。字从艸从絲。謂織草爲之。絲象其形。亦地上籍草之大名。絲象其紛亂也。因其蓐而在下。故謂之蓐。周官圉師。春除蓐。注云。蓐、馬茲也。即謂此。公羊傳謂諸侯有疾曰負茲。此謂仰臥在席上也。蓋寢息之處。地上施木版曰牀。以竹爲之曰簀。亦曰第。第者。剖竹爲片。以繩物緯而排之。可以舒卷。且通氣。故范睢僞死。卷以簀。喪禮用簀第。俗謂尸在牀曰停簟。簟或作棑。即此物也。其物貴賤亦有差。故禮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貴賤者以草籍地謂之蓐。亦謂之茲。亦謂之薦。凡席之親地者亦曰茲也。牀第之上。加席曰莞。重之曰茵。茵之上。夏簟冬衽。席者。茲莞簟筵之大名也。以草爲之。曰茲曰莞。以竹爲之。曰簟曰筵。筵、敷於几者也。有緣曰席。故字从巾。茵、以革爲之。曰綱。以帛爲之。曰絪曰衽。衽謂之褥。衽之著曰蔣。蔣用茅秀。故从艸。褏之茵著用絮。用絮者。謂之絪褥。被於身者。謂之衾。大戴氏謂君之蔣用蘿秀。廣雅謂蔣蘆皆席名。誤也。

脫衍

爾雅書文多殘缺。釋天一篇尤甚。史記索隱引爾雅云。須女謂之婺女。又謂姚氏引爾雅云。熒惑謂之執法。後漢書注引爾雅云。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罰謂之大辰。今本皆不載。似五星列宿古本悉詮次之。今乃缺也。春爲青陽一段。其文全見尸子。四時和以下。尸子作四時和。正光照。謂之玉燭。甘雨以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永風。見爾雅疏。太平御覽引秋冬二句與今本同。其說較爾雅之文語義完足。穹蒼、蒼天也一段。題曰四時。而所釋者止天之異名。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引尸子云。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孳。草木華生。萬物成遂。忠之至也。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秋爲禮。西方

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異。信之至也。此百餘字。當是四時本文。此與上段。未審是叔孫通刪節爲之。抑是此篇簡多脫失也。味至著、密肌繫英、皆兩見於篇。自是衍文。六畜篇止列五畜。而豕子豬一段錯在釋獸篇中。此尤其誤之顯著者。

崑崙

崑崙之名。一見於書。三見於爾雅。見於書者。乃裔國之大名。見於爾雅者。乃邱虛之大名。故釋山不載九府之說。郭注不引禹貢。而反引山海經。此最純好奇之過。禹之導河。始於積石。釋地以下。皆禹所名。禹時荒服內止有崑崙邱。無崑崙山也。

鄭康成謂禹貢崑崙非河所出。郭璞謂海內海外皆有崑崙。徵之載籍。有十說焉。馬融書注曰。崑崙在臨羌西。漢書地志曰。金城郡臨羌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謂崑崙在臨羌。一說也。劉昭云。金城在雒陽西二千八百里。今臨羌故址在蘭州西八百里。去洛陽四千里。晉書張駿傳。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括地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此謂崑崙在酒泉。二說也。劉昭漢志補注云。酒泉在雒陽四千七百里。漢志曰。燉煌郡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障。後書西域傳。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此謂崑崙在廣至者也。三說也。今昆侖障在肅州府宜禾縣地。近龍勒之玉門關。又在酒泉郡西七百餘里。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禹本紀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曰。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河水又出蔥嶺。其一源出於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與海內東西經及漢書西域傳皆合。東經謂大夏堅沙居繇月支四國。白玉蒼梧二山皆在流沙之西。崑崙虛之東北。西經謂崑崙之虛方八百里。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折入禹所道積石山。西域傳謂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西經二西字皆東字之訛。水經又出海外以下。從酈注移下。博物志曰。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此謂崑崙在大秦。去嵩高五萬里者也。四說也。玉門陽關在雒陽西北五千餘里。大秦在玉門陽關西北四萬餘里。大秦國方數千里。山在其西。故曰五萬里。大秦本亦海內之國。西海之水。從其國南。繞至東畔。故河水東南流。不能不入之。所云渤海。即東畔之海也。其實國北有陸地可通。故西域傳曰。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史記大宛傳曰。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之山曰崑崙。此指于闐之南山。即水經注所謂仇摩置也。五說也。于闐去雒陽萬一千七百里。釋氏西域志及竺乾書。皆以阿耨達大山爲崑崙。謂在于闐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六說也。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此以蔥嶺爲崑崙。七說也。西河舊事云。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曰。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言崑崙

山在國中西南。此謂崑崙在吐蕃。去中國幾萬里。八說也。唐書云。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盜言其國都山又在國之西南。唐書曰。劉元鼎爲吐蕃盟會使。使還。踰湟水。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有三山。中高四下。直大羊同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元史河源附錄曰。河源在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自星宿至崑崙。行三十四五日。此謂崑崙在吐蕃東北。距長安五千里。九說也。淮南地形訓曰。崑崙高萬一千里一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十洲記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此卽張華所云大崑崙也。十說也。此十者。淮南子、十洲記、荒渺無稽。無足論矣。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璆琳琅玕。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則雍州之崑崙亦在西北可知。卽酒泉之南山也。酒泉東與臨羌接壤。謂山在臨羌西。是卽指酒泉者甚明。障塞之稱。亦因近於崑崙。取以名之耳。非廣至亦有崑崙山也。此則禹貢之崑崙也。

灉汜滸濆皆有二義

凡水厓曰濆。亦曰滸。決出復入曰灉。亦曰汜。此水之大名也。灉、一作澭。亦作雍。左傳。吳入敗楚於雍澨。卽巴陵之邕湖。江水之反入者也。汜、一作洍。說文引詩曰。江有洍。淮南子曰。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此皆江淮之反入者也。滸、一作汻。濆、一作墳。詩曰。江漢之滸。在河之滸。又曰。遵彼汝墳。鋪敦淮墳。是其證已。水自河出爲灉。淮爲滸。汝爲濆。山海經曰。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北流。注於河。此水之專名也。郭注引灉沮會同。遵彼汝濆。爲灉濆之證。於滸汜缺焉。灉則是。濆則誤也。唐時地志。以雷澤西北之小水爲灉沮。此不如郭注之證確矣。史記河渠書。謂河至大邳。禹乃廝二渠以引河。二渠者。一合於漯入海。一卽灉水。會沮入雷澤。合陶邱之濟以入海也。此與上之反入者絕不同。沮卽灉。一名睢。水出陳留。夏時。河灉沮漯俱東北流。商周之際。漿道爲川。沮水始東南入泗。故兗州之浚止有雷雍。汜卽襄城之汜水。周襄王所居。楚伐鄭。涉汜。卽此。字從戊巳之巳。杜元凱謂之南汜。讀作范。謂鄭有二汜。楚所涉者乃汝水。誤矣。濆卽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者。水經注謂之大灈水。一名別汝。一名濦水。濦卽濦字之訛。說文濦作濦也。酈氏謂濦水又別爲汾水汾陂。汾音糞。皆濆之轉音也。漢故殺強縣爲濦強。王莽改汝南郡爲汝汾。漢志注謂濦又音般。亦由於此。濆本汝水之別支入潁者。說文謂濦出少室山。水經謂濦出濦強縣南澤中。此小濦水也。亦注於大灈。酈氏謂大灈之稱。蓋因灈汾流注而總受巨目。此亦不然。汾、濆、濦、灈、皆濆音之波及耳。游水今無可考。漢志謂淮浦縣有游水。乃淮之支流北入海者。水經注謂游水徑羽山夾谷紀鄣而入海。卽滸水也。游滸字相似。其或卽文之訛轉乎。

般服股古文相似

九河之鉤般。釋文謂李巡本作鉤股。此可證伯服伯盤之誤。書之盤庚。史記或作般庚。石經作股庚也。

蒜

蒜本同苞而異瓣。多者或二十餘。其花中之實亦作小瓣。不可數計。種之亦可成蒜。故其文從祘。祘、古算字。紀數之名也。夏小正以蒚爲卵蒜。爾雅以蒚爲山蒜。說文以䔯爲小蒜。字林以䓒爲水蒜。玉篇以䕭爲百合蒜。以葫爲大蒜。本草圖經以蒚爲小蒜。離騷草木疏謂葫卽楚辭之胡。四民月令謂六七月種小蒜。八月種大蒜。蓋小蒜者。其本與葉皆小於葫。卽爾雅之蒚也。許以䔯爲小蒜者。卽玉篇之百合蒜。爾雅翼所云百子蒜。今之椰葉蒜也。其苞雖乾。白而不赤。瓣多而細小於葫。故許曰小蒜。其實與蒚殊種。蒚是山中之野蒜。未得人功。故小於種蒔者。雖葫皆園圃所藝。卽卵蒜也。但葫之瓣大而少。雖之瓣細而多耳。廣韻因葫之名附會其說。謂蒜是張騫使西域所得。誤矣。大戴氏小正傳曰。卵蒜者。本如卵者也。戴君去武帝時甚近。使果有此。安肯以漢世裔國之物釋古經乎。此猶之荏菽藝於后稷。後世稱曰戎菽曰胡豆。管子書遂云出山戎。齊桓公始布之天下。其誤與此正同。逸書諡法云。胡、大也。胡考卽大考之別稱。胡豆、胡蒜、皆是大義。

瓜瓠考

瓜者。蔓草之實。一名蓏。其本謂之瓞。管子地員云。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瓞細瓞。白莖青秀。此蔓白莖。謂莖有細白芒也。今老圃亦謂瓜宜沙地。瓞、一作薛。此蔓草之大名。其實皆曰瓜。細瓞之實曰瓞。大瓞之實曰瓠。瓠之苦者曰匏。瓠中曰瓤。棲於瓤者曰瓣。瓠犀卽瓠棲也。本草謂之瓜子。瓠以秋成。可蓄以禦冬。故又曰冬瓜。凡瓞之就地成實者曰田瓜。詩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左傳曰。登此昆吾之墟。緜緜生之瓜。卽謂此。其瓜實小而甘。既生。不使滋蔓。絕其末莖。方能結實。故爾雅曰。瓞、瓝、其紹瓞。又曰。瓞九葉。言止留九葉。結實稍大。否則迭次愈小矣。其蒂亦入藥。味大苦。墨子所謂甘瓜苦蒂。物無全美也。甘故易潰。不可生畜。而亦可剝之以爲菹。故禮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詩曰。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夏小正曰。八月剝瓜。蓋瓞相成矣。凡瓞之依木而秀者曰果蓏。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草依於木而實。故曰果蓏。爾雅曰。果蓏之實栝樓。此舉一以示類也。栝樓本是草類瓜類。故說文作苦蔞。呂覽高誘注作瓠瓤。本草作瓜蔞。爾雅从木者。卽因其寄生木上也。瓠蘽樛木。瓜在棗薪。皆果蓏之實也。古文瓠通壺。故豳風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綏氣讀之。則成蒲盧。今謂之葫蘆。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以蒲盧爲果蓏。亦因此。蓋政待於人而後成。猶壺纍於木而後實也。凡物之寄生他族者。皆因此得名。螟蛉之子。化爲果蠃。淮南子高注作蜾蠃。說文作蝸蠃。雉入於淮。化爲蒲盧。見大戴禮傳。國語作蒲蠃。管子作僕纍。見地員。山海經作僕纍。蜾蠃古今字。卽螺蠃也。釋蟲曰。果蠃蒲盧。此卽其寓名之所本矣。高誘呂覽注。謂瓠瓤卽王瓜。鄭氏月令注。謂王瓜是萆挈。此二說俱非是。按蔓草之長曰王瓞。瓞實之長曰王瓜。夏小正

曰四月王萯秀。周書時訓作王瓜生。王萯者舊稱，實謂之秀。以其本言之，則記其生，皆謂王瓜於四月秀實也。四月實，則五月成，故小正曰，五月乃瓜。傳曰，始食瓜也。此惟今之王瓜可以當之。俗謂之黃瓜，黃王音相混。始生多芒刺，長成有青白二種，生離落間。五月上旬即可食。先衆瓜而生，後衆瓜而瘁，利民最溥，故曰王瓜。此與本草之王瓜、瓜瓠、萆薢、菝葜，判然五物，形味各殊，不可強同也。爾雅之鉤藈姑，乃本草之王瓜。郭注謂即鉤瓤，廣雅謂之𤬏瓤，色赤味苦。生於平澤，四月始苗，葉似栝樓而無叉缺，秋作淡黃花，秋末始結實如拳。栝樓似王瓜，葉有叉缺。王瓜能平澤蔓衍，故一名土瓜。栝樓必依木生山谷，故一名天瓜也。博物志云，菝葜與萆薢相亂。通志云，菝葜葉頗近王瓜，故又名王瓜草。秋開黃花結子，氣溫味酸。本草經云，萆薢味苦平，生山谷。然則五物之形性色味各不同矣。正義謂鄭說見本草，同誤。本草謂黃瓜是張騫從西夏帶來者，尤誤。若古之王瓜非今之黃瓜，則小正、時訓所云四月實五月食者，竟是何物。此因王瓜一名胡瓜。見本草。本亦瓠類，架而始生。胡即壺之別字。故東漢以後，與卵蒜戎菽皆附會其說，謂非中夏之物，其實不然也。

瓠字从夸。夸者，大也。匏字从瓠省，故或作𤬑。言腹大而多所包容也。此皆依木而生者，惟苦者不可食。以爲酒器樂器，大者以供濟，故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康瓠懸匏之稱，亦由於此。瓟者，形大如勺。瓞者，迭次愈小也。此與藥物之王瓜，皆就地而實者，故郭注藈姑云，實如瓟瓜。三代時，瓜州已通中夏，後人附會之，乃有胡瓜昆侖瓜之稱。

五穀考 六穀九穀百穀附

釋草云，粢稷。衆秫。戎菽謂之荏菽。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稌稻。蘪枲實。枲麻。大麥𪍿。小麥麳。末二句是爾雅逸文，齊民要術引之。

此爾雅所釋五穀之異名也。五穀者，黍稷一也，稻二也，麥三也，菽四也，麻五也。漢儒解此多誤，因緯書以稷爲穀長，月令以稷屬中央，品類混淆，故訓詁失實耳。按豳詩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禮內則曰，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此即古經所言五穀也。黍稷重穋，四名一類。因北方以黍稷爲恆食，故詳言之。禾麻菽麥，即內則之菽麥蕡稻，因此非恆食，故各舉一目。粱秫二者，承上面言。凡米之精者曰粱，糯者曰秫，非稻黍之外別有粱秫也。蓋五穀之種，始生於田曰苗，既秀成穗曰禾，成實有殼曰穀，穀圓而堅曰粟，去殼曰米，米可量數曰糧，舂而淅之曰粲，不糳而次者曰粢，糯者曰秫，盛之於器曰竊。邠詩謂稻爲禾者，稻有水陸二種，而水者爲正。故周禮稻人掌稼下地。邠地多山，不宜水稻，故別而言之曰禾。即前所云十月穫之而納於場圃者也。古書之字，稷穄通，蕡黂通，糜虋通，來牟麰麳通，重穋穜稑通。五穀皆有專名，而形與色每種各異，故曰百穀。百穀不能盡立之名，乃轉取其統稱以別之。於是有禾穀粱粟苗秫之目。此實假借

之稱，當各以五種之本類釋而疏之，不得意以此爲正名也。如稷穄秬秠穛芑稴秥，皆黍類也。秈稌，皆稻類也。來麰，皆麥類也。蕡苴，皆麻類也。見於經者，惟菽無異名。苗禾穀粟粱秫，糯米糧秔稉秸秠精粗，乃統稱，非專名也。古今雖遠，穀食則同，穀名雖殊，其類止有五種。五種之中，人之以爲恆食者，又止黍稻二種。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重恆食也。南方宜稻，北方宜黍，此地氣使然，而風俗即因之以異。五帝三王皆建都於北，故詩禮所述黍稷之類尤詳，不惟閟宮之頌與豳詩同。生民之四章，先詠菽禾麻麥，第六章特言嘉穀，詳敘秬秠穈芑。楚茨、南山、大田、良耜諸篇，凡專言黍稷，則黍稷之重可知。稷之異於黍者，黍本高而稷下。黍穗散而稷聚。黍實大而稷小。黍性黏而稷杭。黍品貴而稷賤。黍飯黏而稷疏。今河淮以北地無不宜，而稷之利人尤溥。黍可一歲再種，故又謂之重。稷最易生，故又謂之穋。詩詠簫鼓，皆以黍言，即因其易長也。是二者，分言之，則黍之後種者爲重，稷之六旬成熟者爲穋。合言之，則穜稑亦黍稷之別稱。周禮，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於王。此即謂王耕帝籍，后爲粢黍稷之種以備播藝也。黍稷皆具五色，黑黍曰秬，一稃二米者曰秠，赤者曰虋，一曰𪎊，赤而穗者曰丹秫，白者曰芑。字从巨从不者，皆著其高大。穈，謂其秀穗時高即如麻，故爾雅以芑言之。凡此皆謂今之高粱也。高粱有黑其包裹穀粒，故曰黑黍。古人定律，以秬黍九十粒爲黃鐘之長。今穀中亦惟此種足以當之。廣雅謂之荻粱，亦因其高如蘆荻。本草謂之蜀黍。蜀亦大義。故大雞曰蜀雞。蓋此乃黍類之大者。其小者高下如稷，而實亦大於稷，俗謂之黃米，少白而微黏者曰蘪黍。此皆黍類也。稷是黍屬，而粟小於黍。俗謂之小米。古人以春雩之薦爲稷雩，即象其形。其實亦五色備具，赤者俗謂之紅穀。此即黍高稷下，黍大稷小之證。詩曰，彼黍離離。又曰，芃芃黍苗。此即黍散稷聚之證。禮記，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祭禮，將祝嘏，佐食摶黍授尸。此即黍粘稷杭之證。祭廟之禮，黍稷並設，而祭食祝嘏皆用黍，不用稷。玉藻謂諸侯之禮，朔食四簋，獨子卯稷食。左傳曰，粢食不鑿，列子曰，食則粢糲。惟其不鑿，不可以奉尊長。故內則，事父母姑舅，食惟所欲，獨不言稷。管子輕重已曰，黍者，穀之美者，以祀太祖。韓非子外儲篇，孔子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宗祖，爲上盛。本草經列稷於下品。此皆黍貴稷賤，黍精稷粗之證。亢倉子農道篇、呂覽務時篇及氾勝之書，皆言黍不言稷。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此皆因黍稷同類，貴可以統賤，故止以黍稱之。其實庶人之恆食止食稷，故爾雅曰粢稷。粢即疏食脫粟之大名。詩曰，其饟伊黍者，此謂年豐穀衆，雖農夫之賤，且得食黍，伊之云者，即矜而美之之意耳。自孝經緯因農官之長曰稷，社神之配亦曰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於是謂稷爲五穀之長。緯說見風俗通及周禮禮記疏。東漢重緯，故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文、周官注、禮記注、高氏淮南呂覽等注，皆從其說。鄭康成又以黍稷爲五穀五種之二，廣雅又稱高粱爲木稷，於是黍稷之名實始混殊，不知稷神稷官土王食稷者，因稷是恆食，其利溥於上下，性又易生，五土咸宜，取其溥徧之義，故用以爲稱，食以配土耳，何嘗因其

長而貴之。鄭康成以稷爲首種。誤亦因此。且黍稷二者皆種於二月者也。詩云。我蓺黍稷。又云。黍稷方華。昔禮亦並稱之。皆黍在稷前。夏小正曰。二月往耰黍羶。古文羶與單通。單者。盡也。謂此二月內盡種而稷之也。管子臣乘馬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輕重丁曰。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謂始蓺 輕重己曰。春至。卽春分。 衛於百姓。十日之內。苟不樹蓺者。謂之賊人。尙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穀者。黍稷之統稱也。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蔡邕章句謂之蟬鳴黍。此與小正之說皆合。然則黍稷通種於二月可知。書傳又云。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此黍卽詩之所云重穋也。因其一歲再種。故名曰重。因其種而易生。故名曰穋。書緯稱伏生之說。易種穀爲稙稷。見月令正義引考靈曜。 說文從書緯之說。謂黍者暑也。暑而後種。其說實誤。氾勝之書亦以黍之義爲暑。見齊民要術。 蓋早黍以暑成。晚黍以暑種。月令謂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此亦據其先熟者言。猶之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矣。其實黍以大暑之日皆成。麥以日至之日皆熟。此其大較也。東周以後。南北交通。故亢倉子、呂不韋、氾勝之三書。言六穀之得時失時。並舉禾稻。此卽水陸之殊稱。其餘四者。與豳詩內則俱合。齊民要術引雜陰陽書曰。黍生於榆。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漢志有雜陰陽三十八篇。 氾勝之曰。黍者暑也。待暑而生。謂晚黍。 暑後乃成。謂早黍。 豳詩毛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謂一歲再種。後熟者曰重。同時而種先熟者曰穋也。後人遂誤解二謬。 本草經陶隱居注曰。黍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宋史天文志、謂咸池五車。星主五穀。是黍稻麻菽麥。此數說與古經之義皆合。其餘悉舛誤耳。

生民、七月、二詩。皆作於周公。其言五穀。皆經序稻麻菽麥而重稱黍稷。以二詩互證。五穀之說。可確然而無疑矣。周禮之食用六穀。卽亢倉呂氾所言。謂稻有水陸也。鄭注以食醫之六食當之。未確。六食之內無麻菽。豈天子之食不及此乎。三農之生九穀。謂稻有水陸黍麥菽。皆有大小。惟麻無分別。故曰九穀。舊注之說並未確。凡穀性之稱者皆曰秫。故爾雅曰。衆秫。衆者。會合爲一之義。詩曰。鳧鷖在潨。毛傳曰。潨、水會也。曲禮。黍曰薌合。亦卽此義。藥物之白朮赤朮蒼朮。皆物之齊而黏者也。秫字从朮。卽由於此。說文謂朮卽秫省。禾稷之黏者。此誤解爾雅之文。謂衆秫二字專承上粢稷言之。又誤謂秫字在先、朮字在後也。凡米之精潔者曰粲。故字於米上加歺、又二文。歺、謂鑿之使精。又、謂淅之使潔也。詩云。或舂或揄。釋之溲溲。卽此。禮惟粢食不鑿。乃元酒蒲越之義。其餘必曰潔齊豐盛。卽敦簠之薦是也。敦盛稻粱黍稷。簠盛麥麻。稻粱卽稷實白黑也。 菰乃水草之實。並非穀類。止食醫取之以配魚。所以調劑之。以和其性。此三者並非穀種之名。不得列爲九穀也。楊泉物理論百穀之說。尤屬附會。統黍稷稻麥而通謂之粱。三種之別。豈止二十。謂蔬可佐穀。若菰米蔬米蔆米芡實蓮實之類。猶可言也。若果之棗栗桃乾椑榛實而謂之穀。未免強合。百穀止就五穀之種類

分之。以見其黍多耳。百乃成數。不得過泥。周人於黍稷之外獨重麥。此是土地所宜。風俗所尙。且麥以秋種夏穫。備四時之氣。故思文、臣工二詩皆頌言之。至今北方之俗喜食麥。自陝以西尤盛。若必如書傳鄭康成之說。謂麥是武王伐殷時赤烏銜來者。未敢信也。或曰。鴇羽、甫田之詩。及禮之內則。皆言黍稷稻粱。爾雅郭注。以虋爲赤粱。芑爲白粱。是黍卽今之黃米。白黍卽今之糜黍。粱卽今之高粱。黃粱卽粱之黃色者。粱有五色。虋赤。芑白。秬秠黑耳。黍類惟黃米。糜黍得中。高而粒大者曰粱。卑而粒小者曰稷。其說於經義亦通。然粱字从米。以爲穀種之名。終是假借。猶之邠風以陸稻爲禾。本草以黑稷爲粟。此皆後起之稱。非五穀之初名矣。

螻蟈說

螻之雌雄者異名。蟈之水陸者異名。螻蟈者。其通稱也。爾雅曰。𧑄天螻。蝚蛖螻。又謂食苗根者名蟊。揚子方言謂螻蛄南楚名杜狗。或謂之蛞螻。說文無𧑄蛖蛄三字。謂蠹卽螻蛄。蝚乃蛭蟲。蟊爲螌蝥。卽今之班蝥。 蟊爲蠿蟱。蠿爲食苗根者。蟹乃蟊之古文。陸璣毛詩疏引或說云。蟊、螻蛄也。今按爾雅。𪓰䵷一名蟲蝥。蛑蟱一名羊掌。食苗根者謂之蟊。食米穀者謂之蛄。蟾蜍有脊謂之蟹。蓋穀卽蛄之本文。蛄卽蠱之本文。尨卽蛖之本文。蟊蟹卽蟊之異字。蝚是草螽之專名。螌有蠿蟱二音。讀爲蟠。是蠿蛛。讀爲蟊。卽螌蝥及食苗根者。故左傳用螌賊字卽從此。爾雅之蝚蛖螻。蝚字當是蟊字之訛。猶今本之蓟作劉。蛾作賊矣。蓋螻之雄者善飛。故曰天螻。一曰𧑄。言能飛而食穀也。故與米蟲同名。而字從穀省。且因其善鳴。故又名蛄。異文作

蠶。北地謂之剌剌蛄。言其鳴聒聒不已。剌剌不休也。剌蛄蠶皆一音之轉耳。螻之雌者善穴。口足之利如矛。能穴地傷稼。農者苦之。故謂之蟊。其色不純。黑而微黃。又首形似犬。故方言謂之杜狗。爾雅翼謂之土狗。此尨之所由名矣。古文當是蟲字。說文誤作蠹。謂是象形字。詢之老農。田有細蟲。潛食禾根者。其害與螻蛄等。未有細長而盤繞穀莖者也。螻蛄鳴於麥秀之後。故蟊又作蛑。蛭有水陸二種。水蛭謂之蟣。一名馬蠐。草蛭謂之蝚。一名至掌。爾雅於魚蟲分釋之。其義自著。蟊雖雌螻。有爪甲而利口足。不得與蛭之柔而善入者同一名稱也。蟈古文作蜮。見說文及周官注。而解之者亦每混淆。周官蟈氏。掌去鼃黽。鼃卽食蛙。細腰長股。今俗名水雞。黽卽水中蝦蟇。腹大而背有痱磊。不可食。此二者穀雨卽鳴。徹夜不止。南方北方皆然。最聒人耳。故蟈氏去之。此非時訓月令之蟈也。鄭司農讀蟈作蜮。可也。謂此卽月令之螻蟈鳴。則誤。呂覽高注。謂螻蟈爲蛙。誤與月令鄭注同。謂四月陰氣動於下。故螻蟈鳴。則尤誤。按時訓。立夏之日。螻蟈鳴。螻乃螻蛄。蟈乃陸黽。此蟈卽夏小正之四月鳴蜮。戴傳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爾雅釋蟲云。蟼蟆。釋魚云。鼁鱦蟾諸。在水者黽。屈造蟼蟇鼁鱦蟾諸。此卽四月始鳴之蟈也。屈造一名鼓造。蟾諸亦作蟾蜍。文子上德曰。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淮南子說林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其卽一物可知。且造字疑

與鼀通周禮太祝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竈恐竈卽鼀字之訛故劉訓戴傳皆以造名螾蓋造卽爾雅之鼀也郭注云似蝦蟇居陸地似之云者謂蟊乃釋蟲之蟼此純居陸地者鼀乃釋魚之䵷此遷居陸地者黽遷於奎則名鼀頭背愈多痱瘟不復鳴夏後始聞或作聲因遷於陰地土穴中必陽氣極盛始感而小鳴故夏正周訓皆謂其鳴於四月非關陰氣之動矣說文曰鼀或作黿引詩云得此黿鼀是鼀又名黿鼀戚施矣說文謂其行鼀鼀故以爲名卽施施從外來義然鼀黿二字形聲各殊且是爾雅原文不應并爲一字鼀或作黿皆是鼀或名黿之訛玉篇因此不載鼀字殊爲脫誤廣韻鼀又作䵹以去爲聲載御韻內釋文邢疏不從屋韻之鼀而反從御韻之譌此亦爾雅之訛字也經文明云鼀䵷蟾諸在水者黽則鼀是黽之遷於奎者甚明故郭注云居陸地奎卽古文陸字鼀从奎省卽奎黽二文合而成此字也說文謂其皮鼀鼀其行光光故以爲名此與經義未合亦可備一說

古無蚳字

釋蟲以蚳子爲蚔釋魚貝屬有餘貾經典釋文本作餘蚔禮醢人內則俱有蚳醢孟子書有齊臣蚳鼃國語曰蟲含蚔蟓字俱作蚔無作蚳者蓋蚔有三義螘子也餘貾也遺也此見於經者凡蟲類之子已成形者皆謂之蚔猶魚之子皆曰鯤鳥之子皆曰雛也小蟲之類以螘爲長先諸蟲而出蟄故蚔之名於螘著之以發其凡不得泥釋獸諸文謂此亦螘子之專稱也餘蚔蚔醢亦是此義謂是蚔蛙之小者耳蚔蟓之文亦可作證漢儒經注多所泥滯謂蚔醢是以螘子作醢小正戴傳其謂蚔是螘卵郭氏爾雅注兼從二說未免擇焉而不精矣按周官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祭祀共蠯蠃蚔以授醢人此魚謂鰡鰌蜃謂蛙蚌蠃卽螺螄蚔乃蛙貝之小者蛙與鰡鰌皆貍物貝與龜鼈皆互物故必須籍取之此皆物之在水者也螘居陸地旣非水族育卵於冬亦難籍取籍卽今之杈戳類之類掘螘卵爲食荒裔之俗誠有之豈可以訓周禮說文又附會其說謂蚳是螘子蚔是蛙名自此始復有蚳字說文謂蚳字籀文作䘏玉篇又謂蚔士蝱也亦作蠶䘏是轉相附會亦可知蚳䘏卽蚔蜃矣

介菴經說補

尚書

淸 通州雷學淇述

古經晝夜昏旦刻度說

古今異法者惟曆數最甚儒者每苦其難辨乃強言之故注疏之說多有誤者如堯典之星昴星火謂昴是大梁之中宿火是大火之心星如此則是四時之晝夜均齊日之昏旦皆在昴西之正中矣豈不大誤堯典乃萬世曆法之準此已誤解其餘安能不誤故余更於此詳其說焉古法晝夜百刻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冬至晝四十一刻半夜五十八刻半夏至反是每日十二時每時得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日出爲旦旦後爲晝日入爲昏昏後爲夜初無日入三商爲昏之說也二至長短晝夜互差一十七刻分屬昏旦則日之出入早晚皆差八刻三十分以此數升降於二至之內每五日一候得刻之十四分十五日一氣得刻之四十二分半三十日一月得一刻又二十五分此昏旦早晚刻數之大率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屬十二次下配地之十二宮每宮得三十度又四百分度之一百七十五每一時日隨天左旋一宮又東行度之三十四分弱每一刻左旋三度四百分度之二百六十二又東行度之四分

強。每刻之十分。左旋度之二百四十三分半。冬至。日入申宮末度之二百七十八分半強。夏至。日入戌宮一度之一百二十二分少弱。以此三十一度十八分半。分布於升降之十二氣中。每一氣得二度四百分度之二百三十五分弱。每一候得度之三百四十一分強。此一歲昏旦度數之大率也。成周以後。斗建仍依此法。中星則或用定昏矣。（定昏見淮南子。即日入三商法。）

冬至　昏於申時八刻之五十六分。日在申宮末度之二百七十八分強。

小寒　昏於酉時一刻之三十七分半。日在酉宮三度之一百一十三分強。

大寒　昏於酉時二刻之二十分。日在酉宮五度之三百四十八分強。

立春　昏於酉時三刻之二分半。日在酉宮八度之一百八十三分强。

雨水　昏於酉時三刻之四十五分。日在酉宮十一度之十八分半。

驚蟄　昏於酉時四刻之二十七分半。日在酉宮十三度之二百五十三分半。

春分　昏於酉時四刻盡又十分。日在酉宮十五度盡又八十七分半。

清明　昏於酉時五刻之三十二分。日在酉宮十八度之一百四十七分強。

穀雨　昏於酉時六刻之十五分。日在酉宮二十度之三百八十三分強。

立夏　昏於酉時六刻之五十七分半。日在酉宮二十三度之二百二十二分半。

小滿　昏於酉時七刻之四十分。日在酉宮二十六度之五十七分半。

芒種　昏於酉時八刻之二十二分半。日在酉宮二十八度之二百九十二分強。

夏至　昏於戌時一刻之五分。日在戌宮一度之一百二十一分強。

日出於寅卯辰三宮。放此。夏至後。依法推之。

儀器說

渾蓋以機巧之物。象天。非聖人之作也。朱子解尙書。亦取之。反以古義爲異聞。謂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獨用寓名。魯齋王氏（柏）書議之。謂列星皆人所名。璣衡之稱。未必在北斗之後。元之黃氏（鎭成）作尙書

通考。從魯齋說。（王氏有書疑。章句附傳。）謂南面以考中星。北面以察斗建。宅四方以測日景。占候合天。不還一器。非若宣夜渾蓋之設。專弊神於私智也。先儒獨取渾天家。漢唐以來。並守其制。然天無形也。其運固有常。以其動而無息。則亦未始有常也。而所謂器者。又特形而下之迹也。以有迹之粗而模寫無形之妙。是非有以變而通之者。又孰能盡求其必合也哉。愚按。王黃二君之說。皆足破東漢以後借義象之誤。在唐時。一行曆議。固已疑之。其晷景議曰。原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六家之說。迭爲矛楯。誠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極浸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有能通其說者也。一行於曆數最精。其言如此。可知渾儀蓋天非聖人之作明矣。可知璿璣玉衡非儀象之器明矣。凡璿字通旋。璣字通機。北辰爲天之樞機。旋轉無已。玉衡爲天之綱領。建指分明。名皆從玉者。言其圓潤光明。象如珠玉。衡謂一五七及四五六象皆平正。故以衡名之。斗。則統七星之全體。象其曲形言之。此皆象形之稱。非寓名也。（凡星之形色。皆如珠玉。獨於璣衡書之。以尊統率也。）因星類甚繁。難以區別。必借人世所有者。象其形以別其稱。璣、機、衡、斗、旋、玉。皆是也。又何以知斗爲正名。衡獨爲寓名也乎。

玉衡是太極之運象

太極之象。有隱有見。以易言之。乾奇坤耦是也。以書言之。璿璣玉衡是也。坤之耦畫。其中斷處。卽太極之隱象。老子謂之谷神元牝。在天則爲北辰。北辰左右。皆有星可見。而北辰與天。是二是一。視之而無所見也。有其處。無其象。是卽老子所謂無象之象矣。乾之奇畫。其平如衡。卽太極之著象。禮記謂之大一。在天則爲玉衡。統玉衡七星之象言之。有魁有柄。是曰北斗。北辰卽璿璣。北斗卽玉衡。玉衡居天之正中。乃陰陽之提綱。三才之統攝也。故運於外而歷躔十二辰者爲日月。運於中而建指十二次者爲玉衡。以三極之道言之。此卽斗爲天綱之義已。其在於地。則鄒衍書以崑崙爲大地之中。嵩高爲九州之中。帝王之建都。皆謂之四方之極。亦是此義。其在於人。則爲心爲一爲中爲誠爲敬。由此而上推之。則爲神爲虛爲無。老氏謂之元。釋氏謂之空。由此而順推之。則爲理爲仁。老氏謂之德。釋氏謂之慈。周孔述堯舜之道而得其眞。老氏述黃軒之義而綿於用。釋納竊老氏之說而入於邪。元德之說。始見道德經。非儒者之言也。古經元字。皆謂天色。不作美稱。故周公謚法篇不列此謚。大航頭所得。固是僞書。無庸與辨。儒者言中言一言理。而不言元。執中守一。窮理盡性。則爲聖。聖不可知之謂神。無所謂元也。誠一之在人心。猶玉衡之運天上。道之大原出于天。三才之道。皆一以貫之耳。

二氏之教。釋乃異端。道爲少近。老氏之言治。亦以一爲本。故曰。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曰。王侯得一。以

爲天下貞。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此卽王者大公之義。惟其能一。是以至公。故一者。天下之大本也。老子之所謂一。卽儒者之所謂中。尹吉謂湯有壹德。一壹古字通。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孟子曰湯執中。其義一也。

大戴禮云。帝嚳執中而獲天下。因天下之勤貞夫一也。凡此皆原於太極之運化。玉衡之中天。此是公平周正。無絲毫偏倚高下之形。無絲毫凝滯猶疑之象。斯在道爲極。在天爲衡。在人卽爲中爲一矣。老氏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乃簡默守雌之說。非儒者之所謂中也。其言天下有道。與儒者亦異。大學中庸俱言平天下。其平之象。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偏無黨。遵王之義。卽黎民時雍是也。老氏則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必如是而後謂之治。此豈達時中之義者。至於釋氏。於獨善其身時。已將推訖之根一切斷絕。雖析理入微處。頗足惑人聽聞。然施之於用。止是墨子之兼愛。毫無差等。其所謂容者。竊老氏無之爲用之說。所謂慈者。竊老氏我有三寶之說。迹惟亂世之鰥寡孤獨。及一種求生畏死之人。宜入此中討生活耳。

古今文申說

古書百二十篇。孔子刪訂敍說。以傳後世。秦人滅學。伏生壁藏其書。漢興。求之。已朽折散絕。得二十八篇及序。以授歐陽生、張生、及魯人孔安國。文帝末。多徵爲博士。故西漢一代。惟傳伏生書。是爲今文。此書之齊學也。禮記緇衣引君雅曰。資冬祈寒。注謂資當爲至。齊魯語聲之誤。所之爲言是也。齊西偏之語。又鄭氏書疑。以因齊敏下生爲書之先師。當卽伏生所從受書者。猶之荀卿爲稷下祭酒。以詩傳大毛公也。伏張歐陽皆齊人。漢景帝末年。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竹簡。悉與孔氏。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並前受於伏生者。皆錄以孔壁科斗文。以授都尉朝及司馬遷。是爲古文。此書之魯學也。武帝初。民間獻泰誓一篇。帝命博士說以教人。時孔氏及張生歐陽生並爲博士。故三家皆有泰誓篇。此則漢時僞泰誓之所由行也。武帝征和初。孔安國已卒。其家獻古文尙書。會有巫蠱事。未及施行。平帝末。始建古文。行十餘年卽廢。東漢章帝、選高才生受古文學。書止傳孔氏校錄之今文二十八篇、序一篇。及武帝時之泰誓。其增多之十六篇不與也。章帝時。古文雖得行。因此十六篇武成已亡。其餘十五篇乃欲非所立。非先帝之命也。建武初又止立今文。故其時此三十篇分爲古文今文。餘者弗及。晉永嘉之亂。今文三家經說及逸篇十六並亡。元帝之世。枚書始出。頗行於時。漢儒之學漸廢。唐初。惟行枚書孔傳。而馬鄭之注僅存。後馬鄭書亦亡。而漢學乃掃地盡矣。南宋吳才老及朱子始疑枚書。直斥其傳曰僞。明之梅氏、作尙書考異以證之。本朝朱氏、彝尊經義考。閻氏、若璩尙書疏證。惠氏、棟尙書考。王氏、鳴盛尙書考證。宋氏、鑒尙書考辨。段氏、玉裁書撰異。孫氏、星衍尙書今古文疏。皆引伸考異之說。辨枚書孔疏者甚詳。其間持論或殊。猶有未能盡合者。嘗申說之。具列於左。

一、泰誓出民間。雖有今文。非出孔壁也。漢至西晉。皆以民間之僞泰誓爲武王時眞書。因今文古文四家

並有此篇也。晉人李長林尙書集注。於泰誓篇每引孔安國說。見正義。東晉迄唐。又皆以此泰誓爲伏氏今文。因尙書大傳有其語。今文三家皆有此篇。且時以枚書之泰誓爲眞古文。故謂此爲今文也。馬季長書注。始疑其僞。見正義。趙邠卿孟子注云。不與古泰誓同。王肅則直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近人或仍從兩漢之說。此因以枚書泰誓爲僞。故以漢時之泰誓爲眞也。淇按。今文經二十八篇。古文增多者十六篇。其目亦見正義。皆不云有泰誓。蓋泰誓三篇。孔壁伏壁初雖並藏。後因藏久。朽折散絕。惟伏壁者僅有殘文。武帝初。作僞者取之。卽取之伏傳。增衍成篇。獻之武帝。帝因其合於伏傳。信爲逸經。命博士讀說充學。自是尙書經文始有二十九篇。卽漢志所云經二十九卷者是也。漢志別出序文言之。故謂之經。不盡是伏壁之文。故不系於伏氏。經義考謂漢志此條亦兼序文言之。非是。泰誓之列於經。帝命也。故班氏實言之曰經。此事本在武帝初年。時歐陽張孔並爲博士。故史記云。張生爲博士。又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又云。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見正義。劉歆七略。亦載其事。見文選注。蓋此皆武帝初年事也。劉氏以爲武內帝末。實誤。歐陽張孔三家皆以教人。故三家並有泰誓。至武帝五年。能傳記博士。尙書惟存歐陽。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林傳皆謂武帝時尙書歐陽。卽謂五年後也。而孔適遷官。旣得古文。欲傳述顧業。自以古文名家。於是以增多之十六篇。幷前所習之今文三十篇。悉以古文錄之。此今文古文所以皆有泰誓也。孔氏自博士遷侍中。爲諫議大夫。卒於臨淮太守。見史記漢書。古文出於景帝末。見論衡。謂出武帝末者。誤也。辨見閻氏宋氏二書。惟其並有。故謂爲今文。可也。謂爲古文。亦可也。謂此卽出孔壁伏壁。不可也。謂此篇雖有伏壁遺文。可也。謂此篇盡出伏壁。不可也。謂枚書泰誓雜有古之眞泰誓。可也。謂枚書之三篇卽古之眞泰誓。雖伏傳泰誓之遺文亦是僞作。不可也。謂枚書及漢初之泰誓皆後人僞作。可也。謂孔氏古文泰誓三篇卽眞泰誓。不可也。民間所獻。初止一篇。多與伏生傳合。故當時信爲眞。必稍雜諸經所引泰誓。尙在未得之二篇內也。及孔氏欲以古文起家。始分此一篇以合書序。此馬氏所以疑之。而僞造始昭著矣。至宣帝時。河內女子獻古文泰誓三篇。當卽是此。

一、孔氏傳古文尙書五十八篇。其中亦雜有今文僞文。不盡出孔壁也。西漢一代。除都尉朝、庸譚、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係孔氏六傳弟子。其餘皆習今文者也。不惟歐陽夏侯三家是今文。司馬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初亦習今文者也。漢書司馬遷傳曰。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蓋止此數篇參用古文。不悉今文。其餘多今文說也。如堯典不云暘谷。大麓萬幾。禹貢不云五服方五千。洪範不云思心曰容。微子不曰雲云孩子。金縢不專主弃楚郊祀等說。皆用古今說也。不惟太史公習今文。孔安國初亦習今文者也。子長親見孔氏。所言孔氏事必皆可憑。初於申公伏生二傳附孔氏名。蓋孔初學書於伏氏。後又學詩於申公。故伏生傳云。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

之間。謂教於齊傳張生歐陽生。教於魯傳孔安國也。王肅家語後序亦云。孔氏受書於伏生。又云。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寬既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據此。武帝初年。孔氏已爲尙書博士。故教授郡舉之文學。鄭氏書贊。以棘下生爲尙書之先師。又謂安國亦好此學。卽謂孔氏先從伏生受今文也。先師。卽鄭記所云稱賓者非鄭氏僞之受學也。水經淄水引鄭志。謂棘下卽田齊稷下。此卽史記所云。戰國鼂儒術。獨齊魯之間。學者不廢。是也。鄭君書贊序。謂漢文帝時伏生年且百歲。故遣學棘下生。此時孔氏與張生並爲博士。僞泰誓卽獻於此時。故三家並說之。緣文帝之末。博士有七十餘人。見藝文類聚。引衞宏漢舊儀。武帝初。亦因之。至五年。能傳記博士。尙書惟存歐陽。時孔氏已得古文。考以伏生書。增多十六篇。欲傳述祖業。自以名家。適又遷官爲諫大夫。遂不復爲今文學。以古文授都尉朝。卽位爲諫大夫時。見漢書。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尙書。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此之謂也。蓋今文經二十八篇。孔壁同有者。則證以今文。而全從古文錄之。其今文有。孔壁無者。亦全鈔伏壁經文。易以科斗古書。於此外又得伏壁所無者十六篇。卽增多之數也。不惟錄伏壁經文。卽序文、僞泰誓。亦並以古文錄之。故桓譚新論云。尙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四十五卷者。今經文二十八。增多者十六。其一卽泰誓也。五十八篇者。孔氏分九共爲九。盤庚泰誓皆爲三。及序文一篇也。漢書謂武帝始立博士。古文經有四十六卷。誤以序爲經。近人謂孔氏古文五十八篇盡出孔壁。此皆誤也。誤僞之說。與劉歆移太常書。趙岐孟子題辭。皆合。書序。將治亳殷。束晳謂孔壁古文作將始宅殷。卽孔氏所改易者。伏書出壁。上秦之滅學不過二十年。其存者止十之四。餘皆朽散。孔書出壁。去秦之滅學已七十餘年。何以所獲反能過半。雖壁之燥溼或有不同。未必懸殊若是。且如書序之出伏壁。秦誓之出民間。此在兩漢。具有明文。書序詳見下。何嘗盡出孔壁乎。酒誥洛誥二壁並有。見漢志。其餘二十七篇。孔壁同有者凡幾。無明文可證。但天下斷無如此巧合之事。凡今文僞文所有者。孔壁竟無一不具也。果爾。則諸經所引之泰誓反成僞文矣。

一、武成篇亡於劉歆。歆所引之武成嘉禾。皆歆之僞作也。近人因歆立毛詩、周禮、古文尙書、左氏春秋。遂謂歆所引書皆孔壁眞古文。又因古文尙書五十八篇。鄭君注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見正義。遂謂漢志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五十七篇。卽因武成篇亡於建武也。諶以爲非是。按。歆父劉向。奉命校中祕書。其著於別錄者。尙云五十八篇。見正義。同時桓譚作新論。亦云。尙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漢書雖出班固。而藝文志所載。實歆之七略也。帝家典籍。何等尊嚴。何以歆掌祕書時。忽亡此卷。既云亡矣。何以歆作三統厤。又引武成篇文。以此推勘。是武成一篇實亡於歆。因歆作三統厤與此篇之說尤多違忤。乃滅去之。而別撰僞武成文以實其術。恐眞書流傳。將發其覆。無以自解。故滅去此篇。使無能證己也。後漢書謂、儒術之衰。有質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歆則不惟更定之。并其全篇而亡之矣。今考所

撰僞武成文。大半皆逸書世俘篇語。但移易改竄。欲使隱爲己證耳。然則新莽建立古文時。此篇已被劉歆徹去。頒於學者。僅五十七篇。故載於七略者止有此數。又故於經文之說。誤作四十六卷。遺惑後人。此皆其作僞之迹。欲蓋彌章者也。釋文本止四十五卷。亡去一篇。應云四十四卷也。不然。建武去新莽十餘年耳。古文之立。已將二十年。傳習者幾徧天下。縱使燬於兵火。士必有能口誦者。何乃獨亡此篇。且嘉禾畢命。古文皆無。歆何所憑。獨得其說。豈周公之聖。豈如新莽之稱假王稱天子耶。凡此皆劉歆僞撰古書之故智。歆於周官撰遂郊二十而三。以國服爲息之說。於左傳撰處者爲劉氏之文。莽之亂。歆實成之。又嘗改名爲秀。希冀非常。豈得因其人面而說詩書。遂掩其逆迹哉。

一、東漢古文書。皆淵源孔氏。止傳經文二十九篇序一篇者。有故也。西漢之末。傳古文者二。一爲弟子之授受。卽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也。一卽中祕古文書。王莽時建立於學者也。莽時所立。止五十七篇。此時爲博士者。卽六傳之弟子塗惲。以劉歆之附莽。言聽計從。三統厤法。又奉行於時。塗氏雖有武成。必不敢出以示人。證其僞以攖歆忌。故塗氏亦以此貴顯。然則弟子之所傳。與學官之所建。時已合爲一矣。桑欽、賈徽、及太常弟子。皆受學於惲。更始之際。天下兵亂。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杜林、衞宏等。繼踵而至。於是立五經博士。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五年。又修起太學。稽式古典。衞氏之受詔定古文官書。當在此時。而新莽所立之古文。悉皆廢黜。至章帝時。因賈逵之言。始復選高才生受古文學。此孔氏古文書所以得傳於後世也。袁氏漢紀。謂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尙書。後以授衞宏、徐兆。范書作徐巡。許沖進說文表。謂建武時。衞宏校定古文。經典釋文、史記正義。並引衞宏詔定古文尙書。衆經音義引作衞宏詔定古文官書。范氏後漢書。謂衞宏從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又謂賈逵父徽。受尙書於塗惲。惲卽塗逵傳父業。嘗與班固共典祕書。後言於帝。選高才生受諸古文學。古文遂行於世。又謂馬融典校祕書。十年不得調。注尙書。又謂鄭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尙書。又云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據此諸說。是東漢之傳古文者皆出塗氏。其文字則定於衞氏。學士之遁逃林藪。卽新莽時太常弟子也。杜氏所得之漆書。卽學士之受於塗氏。懷挾而遁逃者也。賈氏之學。范書明云出於塗惲。衞氏之學。范書明云出於杜林。東京之中祕古文。傳說皆云衞宏所定。是賈逵、班固、孔僖、馬融等所見之中祕書。卽此是也。章帝後。既行古文。則蓋豫張恭祖等所傳之古文書。卽杜賈衞徐及高才生之傳述也。杜賈之學。同出於塗。而杜氏先以漆書行世。賈又考於衞氏所定之中祕書。以授高才生。范書謂衞賈馬鄭皆傳杜氏學。溯而上之。其實皆出於孔氏也。諸儒既同傳孔學。而所傳止及今文所有者。此因光武黜王莽之學。尙書止立今文三家。帝從鄭子威受書。多習今文家說。當時必因假王莅政。三統厤法等文。頗疑逸篇多僞。故衞氏之定官書。賈氏之授高

者。此及此數。餘悉逸之。納之光武最重緯讖。而王莽時新出之緯讖亦必盡黜之也。漢時功令最嚴。諸非令甲所載者。不得引以明事。故逸篇十五。好古家雖或傳之。諸儒不爲解釋。止謂之逸書。釋文、正義。因此遂謂十六篇爲僞書。又謂馬鄭所注皆是今文。非孔學。謬矣。

一、古文逸篇。晉初雖存。而王肅、皇甫謐所引之逸文。可疑也。按衛宏作古文尚書訓旨。篇數與賈馬鄭氏悉同。（見正義。）其逸篇逸文。止流傳好古之家。故鄭注古文書。引允征、伊訓。鄭志載趙商問答。引周官。此猶之史記殷本紀引湯征、湯誥也。（湯誥、逸篇也。湯征、逸文也。班固與賈逵同校祕書。並未之見。故司馬遷傳謂遷書多古文說。不及此二篇。可知衛氏所定古文尚書未嘗有此。）此無可疑者也。王肅僞家語正論篇。引夏書之文。而今失厥道句。與枚書同。與左傳異。皇甫氏作帝王世紀。直引作五子之歌。其文全同枚本。又引胤之誥。文與枚書亦符。（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卷。）隋書經籍志謂晉時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說皆從武帝借書。容或得見。然逸篇之文。兩漢諸儒並未之見。何以忽存祕府。豈孔氏古文竟有異本耶。謂此竟是古書逸文。何以五子之歌忽缺一句。又改易數字。與左傳所引者迥殊。不復以韻相協耶。王肅家語後序。及孔叢子書。其說與僞傳全符。豈序出後人依託。非肅手筆耶。肅注家語。謂亂其紀綱是夏桀。注左傳此文。又謂是太康。（見正義。）釋文、正義。因肅注尚書多與僞傳同。疑肅見孔傳而祕之。近人更其說。

謂是僞傳竊肅注而襲之也。今按。僞傳於地理事實。多從世紀。其與鄭氏異義者。多是王注。正恐枚氏所上。卽是王氏作偭。僞撰數篇數語於前。雜藏祕府。士安不察。誤以爲古書逸文。入於世紀。而枚氏等又續成之。並作僞孔傳、孔叢子、及古文傳授之說以證明之耳。（永嘉以後。中祕書皆亡。今文三家及古文之篇皆不傳。故枚氏等得售其僞。傳授之說見書正義。經典考已駁之。）夫以士安之高尚。斷非作僞之人。卽王子雍之爲人。較之劉歆。亦判然大異。特因肅性嗜榮貴。好下佞己。既作聖證論。顯與鄭氏爲難。爲孫叔然所駁。又作僞家語及古文逸篇。陰與鄭氏爲難。如廟制一篇。與枚書七世之廟正是一類。（呂覽引商書。作五世之廟。又子華子叢亦肅之僞書。）此等皆肅之僞撰以欺惑後人者矣。

一、書序出伏壁。非出孔壁也。僞傳及孔叢子。皆謂序出孔壁。近人從之。以盤庚序將治亳殷。束晳引孔壁古文。作將始宅殷爲證。惟朱氏宋氏從漢以前舊說。謂序出伏壁。故漢儒以經文二十八篇擬列宿。其一蓋書序也。（此朱說。）猶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其一亦書序也。（此宋說。）今按。兩漢說古文者。皆云增多於今文十六篇。卽馬鄭皆注稱爲逸篇。孔氏正義指爲僞書者。是其目具在。無所謂書序也。（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正義以枚書爲眞。故以此爲僞。）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蓋序文統攝百篇。北斗環建列宿。是不止於四七。而入用者止此。書不止於廿八。而見存者止此。其取譬可謂精確。而王充乃非之。未爲當矣。且揚子雲、班孟堅。皆習今文者。而法言神道篇。漢

書藝文志。並言書有百篇序。此尤可相證。不然。漢之中興。黜王莽所立之古文。不純於學。故逸篇十六不行於時。使書序果是古文。世宗必並黜之。何以此篇獨流傳耶。此可知書序實出伏壁。非出孔壁。宋氏所云孔壁古文。謂孔氏以壁中古文所錄之書序也。亦非謂序出孔壁矣。

介菴經說補

易說

三易原始

三易之卦象皆同。惟卦名卦序有異。此卽三皇之遺制也。周易乃伏羲之舊。伏羲詳於天而首乾。以陽爲主。以健爲道。以行爲義。所以著用也。乾之初象（卽邵子所云先天。）始於奇。其畫在正南。所謂天尊地卑。天地定位也。乾之動象（卽邵子所云後天。）在西北。陽動而進。立於兩。成於三。故曰。乾、西北之卦也。西北乃立春時日躔所在。此時陽氣已充於地中。二陽已達於地上。羣動發啟。人事將興。故周人因之。是爲周易。其正朔用建子之月。蓋陽之終始。其授時出政則仍用夏時。卽此義也。然則伏羲畫卦。自兩儀生爲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爲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於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於西南。（陰陽之動。皆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遇於正四。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以二氣之動爲道也。而陰行遲。陽行速。故正西之卦象爲兌。）於是震兌正於東西。坎離正於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所謂伏羲立十言之教。）

因此立周天曆度。而天象始可窺測。曆元始可推求。蓋陽以日爲宗。日之旋天。三百六旬有六日一周。故因此分度。此卽乾元之運。象天皇伏羲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於地。辨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八卦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故艮象以行止並言。連山以時行爲義。由體達用之象也。（艮之下畫大寒。中畫立春。皆時止之象。立春以後。氣漸發動。故上畫爲陽。雨水之氣。時行之義也。）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斗建之所在也。山託於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二山相襲。故曰連山。立春之後。其中氣曰雨水。卽此義。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蓋大寒雨水象皆在此卦中。故以人事言之。此乃止之終。行之始也。夏后平水土。授民時。顓斗綱之建。以孟春爲正。故易用神農之卦象。而各繫以辭。卽太卜所掌者是也。（姚信、皇甫謐、孔穎達、羅泌、皆以連山爲炎帝之易。阮稽村尚謂之經皆在。讙苹亦云。二易之文。尚禹所作。）朱元昇三易備遺。從杜子春連山伏羲之說。以夏正孟春。春帝太皞爵之。不知伏羲以後。時皆首春。不惟太皞。物之生於地者穀爲貴。以其能養人也。五穀春生夏長。至夏齊落。故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自神農氏作。穀始暢茂。人始粒食。故五行之序。帝爲火德。不得以此疑神農時不首孟春也。且如杜氏之說。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是夏商二易皆有所因。獨周易是文王自出所見。以乾爲首。則易傳所云、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何以稱乎。是杜氏之說未確已。（玉海引山海經佚文云。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謂三易之皆書於羲。此乃圖緯家附會之說。王氏誤爲出海經。又列山連山。其義正同。無得倒置也。）惟歸藏黃帝。此說必不可易。蓋黃帝之治詳於人。作調曆以授時。作

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頓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開。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卽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於此。故伏羲爲天皇。神農爲地皇。黃帝爲人皇。此卽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成功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於羲庖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胥原於此。於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月爲陰之宗。乃天之懸象。易有飛伏納音。五子六甲。律呂旋生。斗綱三正之象。卽出於此。月之盡爲晦。日入地中爲明夷。皆坤藏之義也。歸藏於周易。是對待法。連山於周易。是旁通法。義雖各異。理實相通。故孔子十翼中皆有其說。艮象之言止行。說卦之言終始。卽連山之義也。泰象之言地天。繫辭之言闔闢。卽歸藏之義也。說卦者。說卦之初象動象者也。首章總說之。原卦之始立。必從初象。故曰陰陽。論爻之旣生。必從動象。故曰剛柔。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此周易用動象之大綱。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謂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歸藏本初象之大綱。卽易有太極。反本歸原之謂也。下章承說性命之理。至坤以藏之。皆申明初象之義。帝出乎震以下。至旣成萬物也。皆申明動象之義。連山亦用動象。故義統於此。歸藏兼及初象。故義各分著。（易傳凡言乾坤、動靜、天地、剛柔者。皆動象。凡言坤乾、陰陽、柔剛者。皆初象。）

乾健也以下。至說卦終篇。乃統說三易經卦之象。非專爲周易言矣。孔子集聖之大成。十翼之作。自無不包括。殷人尙質。故易用黃帝之舊。以坤爲首。曆元始於冬至。正朔改用季冬。冬至之夜半。日躔斗建皆在子宮正中。此乃八卦初象。坤之正位。動象坎之中爻。萬物皆孳於子。而坤乃育生之原。及其動而愈出。終復歸根。乾之陽退藏於中。坤以至虛者含而藏之。囊而括之。而其象乃成坎矣。季冬之朔氣。亦八卦初象。坤之上畫。在爻辰爲坤之六四。其時律中大呂。亦陰律六同之首。且北辰之居。疑命於此。故殷以爲正。（以地子中爲正北。天以丑初爲正北。地之正北。卽後天冬時之紀。言坎與禊命者。謂子與丑合。亥與寅合。於天爲言之也。律呂之首。皆與輔於此。猶人之身有命門矣。）此皆歸藏之義也。老子述其義。作道德經。莊列之徒宗之。陰符之說。亦出於此。魏君得其說。作參同契。徐（景休）張（平叔）淳于（叔通）宗之。虞仲翔（翻）周易注。亦本於此。劉歆等不知此義。乃以三代之正朔附會斗建之三正。其所以建丑之故。則曰丑取未衡。解坤之東北喪朋。則曰答應之道。苟唐以後。又以三易解三代之正朔。謂卽夏書所言之三正。此皆傅會之說。非其本義也。三極之道。以初象言之。則天地人。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也。太極之化生。三皇之治世。其次序皆依此。故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動象言之。則天地人。三畫六畫之卦。皆以中爻爲人。三皇之序易。三統之斗建。其次序皆依此。故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皆其判然可考者。且商之正朔在丑之初。雖與未初爲衡。而未初乃離卦上爻之位。與坤之在西南無涉。商周雖改正朔。其授時仍用孟春。蓋因天之始和。地之釋凍。以興起人事者也。亦未嘗依用歸藏周易之序。（三易之首。其皆在北方。周之正朔在子初。與西北之乾。一陽之生。皆不相及。漢則之正朔取天開於子者。亦誤。夏以孟春爲歲首。乃三皇以後所同。不是有連山後始有時首孟春之制。曹唐以後。謂三正原於三易。實出附會。）然則正朔三正。三易義雖相通。各是一事。無容強合矣。

夏商二易卦爻占法說

三易之經卦皆八。別爲六十四。此理之可必。經有明文者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此因名得象。又有禮記坤乾之名證之。此亦理之可信。經有明文者也。至其卦名之異同。爻詞之散佚。惟見於東周秦漢人之著者多可信。緣有譚尙及見之。謂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不得以漢志未載疑之。（三易之頌。漢時亦存。故有大橫庚庚之兆。漢志亦不載。二戴禮記者千餘。漢志亦無其目。）若干寶引歸藏初奭初巽之說。水經注引連山伯鯀伏野之文。此便難以取審。無論其後者矣。何者。禮記明云坤乾。何以坤又作奭。阮籍謂二易卽禹湯之經。何以羽山之殛不爲少諱。而反取以爲象乎。兩漢時經書之列於學者。晉尙失傳。此非當時所習。何乃反不沒也。以此推驗。可知二易之亡久矣。至孔穎達謂二易以不變占。賈公彥引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是筮時三易並用。此皆不然也。大傳明云。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易字卽統言三易。三易皆有占

法。則三易皆占變。用知來之逆數可知。斷無純用七八爲占之理。用七八者。五爻皆變。惟一爻不變。則以不變者占。左傳。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國語。董因之筮。遇泰之八。是也。若六爻皆變。或皆不變。則占彖辭。左傳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也。此乃三易所同。艮之筮。史臣欲違常法。仍占之卦。故穆姜止之曰。是於周易云云。據此。亦可知三易皆有占變占不變之法矣。（史臣欲占之卦。卽後焦氏易林之法。）洪範乃武王滅殷之次年箕子所陳。不應卽說並用周易。且因疑而筮。一筮而三易並占。不更以滋疑乎。三人占。卽士喪禮之旅占。謂同此爻辭。使衆解之。從其同者耳。（占卽占畢之占。謂以口卜其繇。卜筮得爻辭之後。人始占之。安得三易並用。）古人專以易爲周代之名。故云連山歸藏占用不變。三人三易。數適相符。故皆誤爲此說。

歸藏之義

歸藏易首坤。亦用伏羲之動象。主坎。卽易傳原始反終之義也。原始者。數往而得其初。反終者。動極而歸於靜。蓋自八卦之動象。追原伏羲畫卦之初。得天南地北。上奇下耦之象。又得太極混然。道未生一之象。更於八卦之動象。窮究到陽氣消盡之後。仍是純陰之坤象。始成冬至之坎象。終與始同象。動以靜爲根。此歸藏之所以作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卽上奇下耦。天尊地卑。乾剛坤柔之象。所謂天地定位是也。此象不可以並列。並列則天地之象不見。若以後天之動象言之。則天爲太極。日月爲兩儀。奇應在左以象日。耦應在右以象月。卽大明升於東。月生於西之象也。伯夷曰。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旣是動象。必交錯之義乃愈著。歸藏之首坤主坎。以月之行天著五子六甲之象。卽由於此。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首乾而尊陽。歸藏首坤而重陰。止以奇耦言之。其理卽見。一耦至六耦。皆坤象也。其中斷處。卽乾陽之所由歸伏。坤之所以藏陽而畜養之者也。老子道德五千言。止發揮得此義。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又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蓋天地以前之太極。亦自無而有。由靜而動者也。以物各太極之理驗之。卽可見。皆如歲之一周。萬物皆歸藏於冬至。靜也。然蟲之入蟄。絕無知覺運動。而謂之爲死則不可。卽谷神元牝之說也。谷卽當其無之象。耦畫之斷處是也。無之以爲用。卽言其至虛能受。使陽氣得入以潛藏於中也。此潛藏之陽氣。卽谷中之神。牝中之元。無中之有也。陰之氣愈密。則潛藏者愈深。所謂元之又元矣。元則不見其存。而綿綿者自不絕。此皆無之以爲用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皆陰在陽前。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見越絕外傳。）卽是此義。凡物皆自無而有。先靜後動也。（易傳以陰柔仁爲體。以陽剛義爲用。故乾傳曰乾元用九。坤傳曰正位居體。）

剝之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專是周易首乾尊陽之象。與歸藏之義絕不相入。蓋自午至子爲消。自子至午爲息。息至午。則陽盈於乾。而坤之六位虛無陽矣。消至子。則陽潛乾坤。而坤之六爻虛無陽矣。此皆以陽爲說。故曰天行。非地道也。歸藏以六陰之升降爲義。其爻辰辟卦之象。與周易全同。但旣是首坤。則消息之名與此便不相協。以易傳推之。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義與此通。蓋歸藏以陽之生物爲小德之川流。故曰游魂。魂卽陽之動象。游如水之流行。言自乾之六陽漸次歸坤。坤悉受而藏之。以成坎象。坎象旣盈。乃復流出。從此支分派別。使萬物紛芸藩變。各極其盛。以致役於坤。坤乃以在天之氣降及地上。收斂而玉成之。秋落凡華。剝聚枝葉。使皆以精氣所結之物致養於人。而乾乃復其本位。更又歸伏於北。使流演者盡歸於壑。芸芸變者各歸其根。坤悉爲容納包藏。潛之於九淵之下。以固其根本。此大德之所以敦化也。迨至坎變爲復。陽氣已動於黃泉。而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坤變爲艮。陽氣將達於地上。而上九曰。敦艮吉。蓋蓄之愈久則流之愈光。此皆歸藏之義見於周易者也。（京房易游魂歸魂之說。卽出於此。）

三合

屈子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三合之說。由來久矣。其象成於天。其理載於易。以日躔言之。卽乾元用九。冬至夏至。是也。以斗綱言之。卽大衍之數。三建三正。是也。冬至。日出辰入申。而至在子之半。夏至。日出寅入戌。而至在午之中。此皆三合之象也。魁枕參首建申。杓攜龍角建辰。衡殷南斗前張後極建子。三建右轉。杓魁易位。是爲三正。（詳書說。）此皆三合之象也。蓋日躔斗建。象本相同。十二宮旋繞周天。無往而非三合。寅戌之合在午。夏至爲陽之極盛。故晝永而合在午中。辰申之合在子。冬至爲陰之極盛。故夜長而合在子半。魁巳杓丑。則合在酉。魁亥杓未。則合在卯。其餘八宮。依次而推。無不相準。史記律書天官書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北斗七星旋建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京房易傳謂此卽大衍之數。漢書律曆志又云。月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然則三合之象。卽三極之道。實萬世曆象之大原也。古人解此多誤。徐氏天元曆理。知辰申之合在子。而不知卽斗衡之所建。於經義亦未協。

七同

國語有七律七同之說。其法始於七音。其義生於旋宮。其原出於陰陽之消息。自子至午。天之七同也。一陽生於冬至。息至四月中氣後。成乾。乾之上九迫近夏至。亢而有悔。一陰乃自中下逼離。變爲姤矣。此卽周易之義也。自午至子。地之七同也。一陰生於夏至。降至十月中氣後。成坤。坤之上六逼近冬至。戰而敗退。一陽乃自中上達坎。變爲復矣。此卽歸藏之義也。自寅至申。人之七同也。冬至後。一陽雖生於下。而激使羣陰凝集於上。故爲小寒。至二陽又息。陰愈幷集地上。故爲大寒。此時民皆奧處。不得動作。立春以後。

陽息爲泰，艮氣上騰，化爲雨水。(立春在艮之中爻，雨水當艮之上爻。) 而人始得以操作，修其耒耜矣。故人事之始必在寅。於八卦之用象爲艮。至二月驚蟄，爲震之初爻，舉動皆作，厥民析矣。(艮象下止上動，故爲手，卽操作之象，所謂三之日于耜也。其動在雨水後。震象上靜下動，故爲足，卽趣步之象，所謂四之日舉趾也。其動在驚蟄後。自孔氏解月令注，誤以三統曆之變法爲古法，殊謬。) 自是至於夏至，耕耘之事皆終，百穀豐茂，歷小暑大暑，可致役於坤，以待秋收。此則連山之義也。自辰至戌，物之七同也。辰於爻辰爲乾之九五，聖人作，萬物覩之象也。辰於經卦在震巽之間。說卦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蓋物至三月，始能齊出。律曰姑洗，得雨澤之潤，故能潔也。由是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言物皆爲坤所役，使之出土。今已結實，漸次有成，可收斂其氣，回轉致役，以息其生機。至仲秋，萬寶告成，築場納稼，物未有不斂藏者矣。物終於戌者，戌爲天門，三光之所出入，戌爲乾坤之始，乾爲君，爲父，故歸命投誠。且陽律之六，至此而終。故萬物與並終焉。自卯至酉，陽之七同也。自酉至卯，陰之七同也。春分以後漸暖，陽氣在人上，軼爲暑，終於秋。秋分以後漸涼，陰氣在人上，軼爲寒，終於春。蓋天地以二至爲中，以二分爲和，陰陽以二分爲中，以二至爲正。寒暑皆在二至後，乃氣之激而成者，非其正也。凡此六者，皆以所始爲宮，以下之六同爲徵商羽角和，終以後，無繼響者。故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蓋數過於七，皆其究竟矣。

五子六甲

五六爲天地之中。甲子卽日月之象。日之十等，謂之天幹；月之十二辰，謂之地支，皆有定方正位。(卽甲乙在東，子丑在北，依次推衍之定位，惟戊己在中，戊寄於南，戊寄於北。) 以日幹之動象合於支，則右轉而得六甲；以月辰之用象合於幹，則左旋而得五子。皆始於北方之正中，卽黃帝歸藏易調律曆之遺法也。其名爲法，皆大撓所作。黃帝旁羅日月星辰，推策以定之者也。凡三正五行，五日一候，六日七分，納音飛伏之法，以及分野書雲，天時禨祥之說，皆出於此。(焦氏、京氏、禽演、命學、葬書，此後世之術學，亦從此推出者，無關經義，不具論。) 自晉人引易理入老莊，宋儒以易理言道學，而易之用皆託於空言，其節民利用者，或反以湮沒，故略敍後，具其梗概。

自伏羲畫卦，而天地、(太極之兩儀。) 日月、山水、(天地之兩儀。) 四時、四正、(天地之四象。) 八節、八方、(天地之八卦。) 十二月、(天之兩儀歲十二會，四象之卦共十二爻，皆十二月之象。) 二十四氣之義已著。(八卦之用象，分之十二月中，每爻各當一氣，分至啓閉，俱當中爻。) 黃帝因其序，立十日十二辰之名，著五辰五行之化。(十日十二辰之名，始見周禮；五辰見虞書；五行見夏書。世本云：黃帝使車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管子謂黃帝作立五行。) 以甲乙木寅卯辰居東，丙丁火巳午未居南，庚辛金申酉戌居西，壬癸水亥子丑居北，戊己與土，居於中央，分王四方。此左旋之定位也。(干支皆剛柔相間，戊己爲中，子午卯酉爲綱，皆兩儀之義也。二綱一曰四和，餘八支爲四鉤，十幹分於四方，皆四象八卦之義。) 以支幹相乘，得五子六甲，惟甲寅無子。凡六十變而一周，六周而得一期之大數。於

是以一周之數配十二月，右轉而始於子中，六甲皆符陽月之定位。(甲子中於子月，甲戌中於戌月，餘放此。) 以六周之數配三百六十六日，左旋而始於子中，五子皆符天幹之定方。(以二周之甲子生木，三周之丙子生火，四周之戊子生土，五周之庚子生金，六周之壬子生水，相距皆七十二日，卽管子五行篇所言也。土於生數必盛於南，土得陽氣始能生物也。) 一周之數，出斗建三正及納音之法，(皆右轉。) 六周之數，出七十二候及月建之法。(皆左旋。) 依一周之象以六周之數乘之，於是有六日七分、(以六十卦配六十甲子。) 十二日小卯之法。(十二日者成數也，一爻分三十氣，氣各二卦，每氣得十二日八十分日之十四也。見管子。) 故黃帝五家曆有斗曆、星曆、調曆、地曆等名。漢志易類有古五子十八篇，陰陽天文五行家皆有黃帝書，雖非帝之自著，要皆其遺法矣。

日幹出於天，天之奇數中於五，以道之陰陽配之，故日有十等。月支出於地，地之耦數中於六，以道之剛柔分之，故月有十二辰。地分天之陰而位於下，則十幹之中已有地道焉。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卽五行之所以生成，皆黃帝歸藏之義，取則於圖書以定之者也。以五者之始生言之，則曰水、火、木、金、土，此太初之序也。是爲五材、(左傳。) 五德、(月令。) 五美、(太元。) 五部。(漢志。) 以五者之運化言之，則曰木、火、土、金、水，此左旋之序也。是爲五行、五運。以五者之克制言之，則曰水、火、金、木、土，此相勝之序也。故又曰五勝、(運勝，見素問。) 五賊。(陰符。)

管子、史記，皆謂黃帝立五行，謂昭著其生克之理以前民用也。詳見素問五常政、天元紀二論。蓋改火易水之制，實始於此。(管子輕重戊謂黃帝鑽燧生火，通典謂井田始於黃帝，鑿井於中，卽改火易水之始。) 素問曰：水火者，陰之徵兆也。史記黃帝本紀曰：節用水火材物。

古法以甲子六周當朞之數，其所餘之五日四分日之一，卽分納於三百六十日中。陽月之中氣恆當甲子，陰月之中氣恆當甲午，與月辰右轉一周之數互相錯綜，以成變化。皆交於午月之正中，合於子月之正中，冬至後，周而復始。周書所云五日一候，管子所云十二日一氣者，皆成數也。以卦氣六日七分之法乘之，便皆符合。(玉海引劉向別錄，謂古五子書以六十四卦著之日辰，卽六日七分法也。一月六候，得三十日八十分日之三十五，十二日一氣亦是十二日八十分日之十四也。) 此與尚書、左傳記事之文逐日推衍者不同。隋唐以後，齊國之曆有閏日法，卽出於此。(交於午，合於子，其義詳見春秋紫露。)

二十四氣

二十四氣之名，散見諸經。其原出於易說卦帝出乎震一章，卽分至啓閉八節之卦象。凡八風、八維、八方、八音、雲物之說，皆原於此。八卦之中爻，當分至啓閉，共二十四爻，卽二十四氣之象也。冬至一陽生，故坎之中爻應之；夏至一陰生，故離之中爻應之。其餘依次而推，每爻各司一氣，象與名義，無不相符。故歷代奉行，確不可易。其相次之序，詳見周書時訓、周月二篇，唐書大衍曆議，及太平御覽引周書此文，與傳本

皆同。蓋此卽古帝王授時之大綱。夏之小正。周之月令。管子之幼官。及七十二候。王居明堂禮。皆由此推說者也。自劉歆作三統曆。妄爲改易。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以清明爲三月中。以穀雨爲三月節。於是古法始亂。班固作漢書。述其說爲律曆志。於驚蟄注云。今日雨水。於雨水注云。今日驚蟄。於穀雨注云。今日清明。於清明注云。今日穀雨。月令鄭注亦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蓋自古授時之序。除三統曆外。未有不遵用古法者。故班與鄭特著明之。惟蔡邕月令章句。及鄭君考工記注。從三統。且誤謂啟蟄卽驚蟄。月令正義。因此反以歆所改易者爲古法。以歷代今行者爲歆之變法。王應麟又謂正月中氣本名啟蟄。因避漢諱。改曰驚蟄。近人從正義之說。反謂周書之文是後人所改竄。甚有改周書以從三統者。可謂是非倒置矣。（蔡鄭所見三統曆。與今漢志所載者同。孔氏所見漢書律曆志。乃後人依古法改訂者。故正義之說顚倒錯亂。） 按。古法正月立春次雨水者。坎之後受之以艮。艮之初爻爲大寒。中爻爲立春。此二爻皆陰。仍是坎水寒凝之象。坎爲水。艮爲山。立春以後。陽之二陽。達於地上。凍解水化。山以坎之水氣上騰爲雲。故艮之陽爻。其象爲雨水。此卽正月。辟卦泰三爻應氣之初象也。（卦之消息皆屬十二月中氣。舊說謂立春卽在泰卦非是。） 此時陽氣已漸及於人。猶爲陰所遏抑。（卽艮之象。） 至二月。則氣積而奮。震而上達矣。故其氣曰驚蟄。此於卦象爲震之初爻。於消息爲泰卦三爻之第四候。自艮而震之象也。（消息之卦。皆以一爻用事分爲六候。盡於下月之中氣。） 惟其爲震。故曰驚蟄。至泰之三爻。六候俱盡。此時上陰下陽。氣無偏倚。日之出入。晝夜均齊。故曰春分。於是震之中爻及息卦大壯之四爻應之。（震之陰爻自四象之離來。大壯之陽爻自乾之九四來。一陰一陽。亦分象也。）

四爻之初候。始猶遲疑不進。（卽乾三之夕惕。乾四之或躍也。） 及三進而无咎。陰氣消退。陽得其時。故大壯之四候。氣曰清明。乃震卦第三爻之象。以人事言之。爲臣而震勵恪恭。爲學而進德修業。皆淸明在躬之象也。（其義在乾之四爻。） 且管子幼官篇。謂立春後六十日淸明。與古法符合。可知淸明實三月節氣。非中氣矣。由是大壯四爻之氣進愈無疑。六候悉終。陽氣乃上格於天。成飛龍在天。雲行雨施之象矣。故三月中氣爲穀雨。此於八卦爲巽之初爻。於息卦爲夬之九五。夬之九五。卽乾之九五也。三月之初。雖有小旱。卽因九四之躍尙未及天。故五屯其膏。澤不及物。迨四陽格天。奉至聖而濟大寶。芸芸之衆。無不如百穀之得膏雨。此亦天時人事可以互證者矣。啟蟄乃立春之次候。左傳云。啟蟄而郊。卽謂郊用上辛也。此與二月之驚蟄。一氣一候。例然不同。啟蟄卽夏小正之正月啟蟄。伯夷所謂虞夏之曆。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也。國語里革云。土蟄發。亦謂此。此謂蟲之蟄於地者也。驚蟄乃月令二月之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夏小正二月之昆小蟲抵蚳也。凡蟲之走者蟄於土。飛者蟄於木。正月二陽將達於地上。故地中之蟄發動。二月三陽已達於地上。故木棲之蟄彰起。不得混以爲一。漢人諱啟俱作開。未聞有作驚者。考工記注云。啟蟄、孟春之中也。以月

令注說參之。此乃鄭從三統之誤。（鄭從馬融學三統曆法。故有此誤。） 月令正義不糾正之。已失經義。乃又謂通卦驗及今曆皆以淸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其餘皆與漢書律曆同。此不惟誣古法。誣漢曆。誣歷代之曆。且並誣唐曆矣。（自劉歆改易古法。惟蔡氏月令章句、鄭氏禮注、從其誤。其餘經緯同者。孔氏因所見漢志傳本經後人改竄。謬乃至此。） 依劉歆之說。於經義全不可通。此乃經典中授時之大端。必不可以不辨者。

劉貴陽說經殘稿

附經說

劉書年撰

劉貴陽說經殘稿

滑縣劉書年撰

周時書分四代

書備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伏生今文尚書分爲五。尚書大傳。標堯典之首曰虞夏傳唐傳。九共之首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首曰虞夏傳夏傳。帝告之首曰殷傳。太誓之首曰周傳。蓋其本經題唐書、虞書、夏書、殷書、周書。故曰其傳若是。（在本經無九共帝告當以皋陶謨爲虞書湯誓以下爲殷書大傳蓋伏生教授張生歐陽生時猶記二篇殘闕兩家說據大義舉於虞傳殷傳之首耳）古文尚書分爲三。馬、鄭、王本及劉向別錄。自堯典盡夏書。皆題曰虞夏書。見堯典正義。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古文家說也。五家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殷一家。周一家也。今文家說也。然皆非周時之舊。左氏傳史克以慎徽五典至四門穆穆爲虞書堯典文也。（今僞孔舜典本是堯典）趙衰以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爲夏書皋陶謨文也。（今僞孔益稷本是皋陶讀今賦作敷試作庸）是古書凡題四代。曰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堯典本紀堯。雖紀及舜之終。仍以紀堯爲主。宜歸之堯。而謂之虞書。蓋出虞史所記。故篇首加曰若稽古。皋陶謨亦紀虞廷君臣之言。宜歸之舜。而謂之夏書。蓋出夏史所記。故篇首亦加曰若稽古。然則尚書古題。猶云虞夏商周人所書云爾。非如後世史紀某代卽稱某代書也。古文謂之虞

夏書。止統稱不別。於古爲近。今文堯典係之唐。皋陶謨係之虞。禹貢甘誓係之夏。失其舊矣。周時完書。堯典後有舜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皋陶謨、棄稷。凡十五篇。於虞夏不知何屬。竊疑堯之事。虞史記之。謂之虞書。舜之事當必夏史記之。謂之夏書。然則舜典以後恐卽屬夏書。止堯典一篇爲虞書也。 說文稱堯典者二十五。假于上下。平豑東作。宅嵎夷。鳥獸鍕髦。又鳥獸毴毛。帝曰噕咨。方救僝功。又旁述孱功。洪水浩浩。有能俾𢕪。方命圮族。岳曰异哉。𩏂類于上帝。雍𤀹。明試以功。竄三苗。殛鯀于羽山。放勳乃殂。闢四門。時惟懋哉。皋咎繇。僉曰伯夷。教育子。八音克諧。龍朕堲讒說殄行。皆言虞書。此依古文也。不同者。古文題虞夏書。乃總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諸篇。說文獨稱堯典文。自不得兼云虞夏書。故云虞書。許君本尊古文者也。若稱五品不遜作唐書。稘三百有六旬。繫傳本亦作唐書。則傳寫之誤。段氏玉裁、以說文凡稱虞書。皆宜改唐書。堯典紀唐事。紀舜。皆紀堯也。則謂之唐書。皋陶紀虞事。則謂之虞書。禹貢紀禹功。則謂之夏書。勝於古文家之概稱虞夏書。未得其實。古文今文家標目。皆非孔子自題。後學者爲之說。說文可擇善而從。無足異。段氏此說。蓋非古文標目。原周時舊號。許君文字既依古文。何以於標目獨見爲非。而必擇從今文也。

僞壁中古文尚書

或問。經典釋文敍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是古字。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唐以前。有依僞孔五十九篇經文。易以奇古之字。流布人間。別爲一種尚書者。但僞孔之書。自東晉而降。遞行久矣。不容再僞。唐以前人。何以有是。答曰。此非僞孔之僞書。乃壁中書之僞書也。蓋東晉以降。衆信僞孔爲安國以隸古寫定壁中之本。妄人以隸古本傳壁中科斗。古文不傳。遂造僞本以當之。元朗謂安國尚書本以隸寫古僞本用古字改經爲非。不知妄人正造未寫以隸之本。而非用古字以當隸古本也。盤庚序正義云。孔子壁內之書。治皆作亂。（宋本如是他本譌作亂）蓋卽稱此本。又匡謬正俗云。尚書湯誥云。予則孥戮汝。自注。新古文尚書字。𤔔、古文戮字。亦卽此本。是孔穎達、顏師古、並認爲壁中古文也。於此可知唐初名儒不特信安國隸古本見存。並信壁中古文亦存也。是亦攻僞孔者所宜辨悉。

又問。孔顏信僞本爲眞古文。唐人亦有知古文之亡者否。答曰。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此古文。謂壁中本也。知晉世祕府有之者。晉祕書監荀勖、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唐時見在。簿中必錄壁中尚書也。云今無有傳者。謂晉以後無聞。知其亡也。下文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古文當亦亡於是時。志文特分言之耳。長孫無忌等不爲僞本所惑。識見高出孔顏矣。又經典釋文云。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立博士。既以衆家滅亡承上歐陽夏侯尚書並古文。而又云古

文始興。則所謂不帝立古文而亡於永嘉者。是壁中古文。古文孔傳始興者。是隸古本。其實隸古本馬鄭王注之餘篇亦亡。唐人信僞孔。以爲不亡耳。然可以見陸氏知壁本亡於永嘉也。

又問。宋時有古文尚書。郭忠恕作汗簡。夏竦作古文四聲韻。首列之。采其文多至數百。至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流傳至今。宋人如說文繫傳、羣經音辨、集韻、國語補音、蔡氏書集傳。亦屢稱之。或即唐時僞本。答曰。即如斷字、亂字。薛氏本並無之。惟有𢿳字。恐是唐以後人又因原本有所增省。

又問。僞本治作亂。於義何居。答曰。作僞者不能自造文字。必采說文所引尚書。及魏三體石經古文。衞宏古文官書。以及諸家所稱引。並字書言古文者。如張揖古今字詁之類。而後成此亂字。本魏石經也。石經桓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奚作亂。（見隸續）是也。左旁即奚字。蓋邯鄲淳傳古文壁中本有此。治字從乙。奚聲。從乙之意。如說文。亂、從乙。乙、治之也。因從奚聲。即借爲奚字。石經他處必有書亂作治者。故僞本用之耳。汗簡乙部有亂。釋始。注尚書始嘗作治。宋時僞本亂。蓋又改作乱也。系部又載王存乂切韻治作紊。亦謂體

□時尚書原本釋文原本興廢

今之尚書。非僞古文原本。乃唐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謂之今文尚書者。見新唐書藝文志。今之尚書釋文。非陸德明元本。又宋開寶中。詔以陸氏所釋乃古文尚書。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明皇隸書者。見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其原本今並不傳。言尚書家。並未考其亡自何時。今按。册府元龜載明皇改尚書詔。命以舊本仍藏之書府。郡齋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孔安國以隸古寫定五十九篇之書也。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玉海藝文類云。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中。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釋文。（卽陳鄂所刪定蓋二人並爲之）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夢溪筆談云。宋太宗得古文尚書。改雲夢土作乂作雲土夢。作乂。姓苑。宋太宗詔郭忠恕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尚書。據此諸文。是唐一代行今文。而古文仍在。未嘗亡也。傳至後周。郭氏與釋文合校之。是此時猶行古文。至宋太宗。已行今文。而忠恕入宋。又命合今文尚書校之。是宋初亦行古文也。逮北宋之末。次道、仲至。號多藏書。天下惟其家有本。則已微矣。南渡公武、王伯厚、猶見之。蓋南宋亦存。其亡當在宋元之際。釋文原本宋初亦與新定釋文並行。其亡於古文爲早。困學紀聞云。釋文敘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云云。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

字。藏其舊本。（藝文志無藏舊本之語見冊府元龜此記）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此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及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復洪範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按。伯厚此文。與玉海、讀書志。互有詳略。所謂非安國本者。卽僞本古文。伯厚意主明皇未改原本。釋文原本爲眞孔氏古文。以駁僞本科斗書之非。其見與陸氏認僞本爲隸古之僞同。並未得僞本之實。然自陸氏以後。羣皆尊信。至伯厚乃始疑之。可謂偉識。其云古文音義今不傳。蓋孫氏摹行後不久卽亡也。凡此皆古文並釋文原本興廢之由。段氏玉裁乃誤認讀書志玉海困學紀聞所謂古文者爲僞本。郭氏所定宋王兩家所藏並是此本。又認郭氏定釋文爲別撰僞本釋文著之古文尚書撰異中。大誤。

鳥獸毛毨　鳥獸氄毛

堯典。仲秋。鳥獸毛毨。仲冬。鳥獸氄毛。周禮司裘注引。毛毨作𣮚毨。氄字、說文所無。毳部云。𣯍、羽獵韋絝。從

毳。弇聲。䙝、或從衣從朕。虞書曰。鳥獸𣯍毛。又毛部云。𣮚、毛盛也。從毛。隼聲。虞書曰。鳥獸𣮚髦。並不同。惠氏周禮古義云。氄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仲秋鳥獸髦毨。仲冬鳥獸𣮚髦。涉下而誤耳。段氏尚書撰異云。惠謂涉下而誤者。涉下句作𣮚又譌氄也。然鳥獸𣮚髦。惟見說文。惠以髦毨𣮚髦繫之鄭氏尚書。無據。周禮釋文。氄音毛。此相傳舊本舊音。氄字從隹毛。毛亦聲。蓋壁中堯典古文如是。惟氄同毛。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今尚書毛字。在鄭不易爲毛。當別有見。而其說不傳。鳥獸氄毛。說文作𣮚。亦壁中本。今字作氄。乃別體。毳部所引作𣯍。按𣯍訓羽獵韋絝。而虞書訓毛盛。六書之假借。蓋今文尚書也。又說文毛部作髦。毳部作毛。似古文尚書作髦。今文尚書作毛。毛是本字。髦亦叚借也。　按康成所據壁中古文。合毛毨誠作氄毨。何以氄毨𣮚髦同一壁經。而許君有𣮚毨字。獨無氄字耶。且毛部。𣮚、毛盛也。從毛。隼聲。虞書曰。鳥獸𣮚髦。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從毛。先聲。讀若選。又何以仲冬𣮚髦、仲秋毛毨、同爲毛盛。絕無別異耶。可知許君𣮚下所引。元是鳥獸𣮚毨。髦乃毨之誤。𣮚毨二文同訓毛盛。並屬仲秋。𣮚下既稱虞書。毨下卽承上作解。康成司裘注。亦當引作𣮚毨。許鄭所據孔氏古文。蓋同是此字。釋文見禮注𣮚誤氄。因以僞孔尚書𣮚作毛。爲之音云音毛非也。𣮚毨義爲鳥獸毛盛。此古文尚書說。康成注周禮良裘云。良、善也。仲秋鳥獸𣮚毨。因其良時而用之。毛以盛時爲良。鄭君義蓋同許。作毛者。乃伏生今文。史記五帝紀。用今文尚書。云鳥獸毛毨。可證今文蓋脫𣮚旁耳。僞孔乃用今文。凡僞孔經字。多同今文。而與賈馬鄭王之古文異者。據康成作𣮚。從可知賈馬王之本亦𣮚字也。許君所引鳥獸𣯍毛。蓋氄毛古文。釋文引馬融云。溫柔貌。此亦古文說也。僞孔云。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是依古文說。但陸氏不云氄馬作𣯍。知馬亦作氄。氄者。亦今文尚書。史記五帝紀作鳥獸氄毛。是也。馬氏古文亦作氄字者。蓋孔安國

以今文毳非本字。以氄爲正。故從今文。又從可知賈鄭王亦作氄也。氄本伏生今文。而許君不載此字。合而言之。古文毴毨謂毛盛。毳毛謂毛溫柔。本自有別。玉篇毴、而勇切。又而允切。衆也。聚也。（今本毴。周禮注同。）與廣韻。毴、而尹切。毛聚也。衆聚二義。卽許君毛盛意。蓋出於賈馬鄭王鳥獸毴毨之注。至玉篇毴下出氄。云同上。此說文毴作毴髦以後。陳彭年輩認毴氄同字而爲之者。毴止切而允而勇。乃氄字之讀。亦彭年輩增之。廣韻氄讀而隴切。與毴別字別音。蓋孫愐所見諸家尙書是毴毨。說文亦是毴毨。與氄毛判然。故不合氄於毴。顧氏不待言矣。大徐音說文毴而尹切。又人勇切。亦誤認許君引氄毛作毴髦。而合廣韻毴氄二字之讀。此陳氏所由改玉篇也。又顧孫依古文尙書收毴字。別無氄字。則周禮注毴毨釋文音毛之誤。顧氏在梁時。固未及見孫氏。亦未之信也。至集韻毛亦作氄。則其時諸家尙書久亡。直從釋文矣。此其原委可一一推見者也。廣韻氄讀而隴切。亦非古音。古文毴從隼聲。今文氄從矞聲。隼聲在眞諄部。矞聲在術韻。術於古爲支脂部之入。眞諄支脂二部。字多通借。故正作氄。借作毳。而不可入東冬部讀而勇切。蓋六朝以後之音變耳。廣韻以氄爲毴之正文。直從甬聲。則去本愈遠矣。（之瀾案康成所據壁中云云以下別是一義。前說謂仲秋毛毨。周禮注作毴毨是古文。毴依釋文毛後說。謂周禮注毴是毴之誤。說文毴髦當作毴毨。并毴與氄音義不同。前後自相違異。後說爲長。依元本兩存之。）

𠊍

堯典。僉曰益哉。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按。作僉者。姚方興本也。馬鄭王作禹者古文尙書也。禹與僉字不相近。按詩秦譜正義引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𠊍（依古閩本知此他本皆誤）曰益哉。𠊍當爲𠊍之誤。說文。𠊍、古文禹字。是稱馬鄭王本以證書疏所稱。知禹本作𠊍。𠊍與僉形似。故云相近而誤。正義用姚方興本。固宜左袒方興。其實三家皆安國所傳古文也。上下文皆作僉曰。猶益是禹舉之。故作禹曰。方興作舜典傳。改作僉。以合上下文。非也。以此知壁中古文尙書禹皆作𠊍。說文知𠊍是古文禹。是據壁經。漢藝文志。雜家者流。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是後世語。命卽𠊍字。

鞞琫珌說

鞞琫珌之制。古說紛如。迄無定論。詩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珌。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釋文。琫、佩刀削上飾。珌、佩刀削下飾。說文云。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也。珌、佩刀下飾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削卽鞞）室謂之鞞。（句）鞛、珌鞞之飾也。（鞛卽鞞字）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此一說也。大雅公劉。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釋名云。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下末之言也。琕卽鞞字。詩音義。鞞、或作琕。是也。此一說也。杜注左傳。鞞、佩刀削上飾。琫、下飾。字林、玉篇本之。又一說也。廣韻云。鞛、下飾。珌、上飾。宋戌注小爾雅本之。又一說也。此皆古說之異。後人皆宗毛說。惟以公劉傳下曰鞞。與瞻彼洛矣傳詞不同。復成聚訟。正義於瞻彼洛矣申公劉傳曰。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

皆鞞下飾也。（當云下曰鞞一時文誤）公劉正義意亦同。馮氏六家詩名物疏。則認公劉傳說鞞爲下飾。謂與釋名合。指瞻彼洛矣傳爲自相矛盾。孔沖遠不得已而爲之辭。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又申孔云。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琫在鞞上。則鞞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逮意耳。戴氏震毛鄭詩考。亦以公劉傳與釋名合。謂瞻彼洛矣傳爲傳寫之誤。當云鞞下飾。後諸珌字。皆當作鞞。鞞琫有珌。猶言鞈有奭、奭亦皃。珌、文飾皃。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傳與今本同。遂取以說字。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鞞容刀鞞也之語。凡此又宗毛之異。按。瞻彼洛矣傳本定說。說文諸家本之者。是也。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誠如正義稽古編所述。惟鞞是刀室。故字從革。其從玉者。謂說爲飾以後之文也。釋名由誤會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而以鞞當珌。不思與瞻彼洛矣傳不合。或別有師承。要非也。鞞爲下飾。則無以處珌矣。馮氏據之。良誤。戴氏更改毛傳從之。益爲武斷。考說文珧下云。禮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璗下云。禮佩刀。諸侯璗琫而璆珌。珕下云。禮佩刀。士珕琫而珧珌。禮字。韻會引皆作禮記。曰禮記者。前漢藝文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毛許並稱記文。惟說文士珧珌與毛珕珌及璗作璗異。而金部鐐下未及引大夫句。戴氏指諸珌字並誤。豈說文亦誤乎。抑逸禮記先誤乎。珌文飾皃義復何出乎。至段氏注說文。又別出新說。謂毛意琫在刀握。不在刀室。云琫之言奉也。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奉握也。其飾曰琫。毛傳鞞、容刀鞞也。謂刀削。其云琫上飾珌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珌在鞞末。此尤無理。其意因說文有佩刀字。疑琫珌並在鞞。則不宜云佩刀飾。乃移琫於刀握。而牽毛傳從之。令琫珌一在刀。一在鞞。謂合許君之恉。今讀毛傳鞞容刀鞞一語。已別言鞞。後云琫上飾珌下飾。自主鞞言。毛未嘗合刀於鞞。而許君佩刀是合鞞於刀。蓋佩之則刀鞞爲一矣。但移全刀之說於說文。則琫珌同在鞞。固可云佩刀飾也。至杜徵南已下諸家。則所傳聞異辭。不可據以疑毛許矣。

小正田鼠

夏小正。正月。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三月。田鼠化爲鴽。八月。鴽爲鼠。近洪氏震煊疏小正。以三鼠爲一。云三月化鴽。八月爲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明年正月。則又將出。按此說非也。田鼠能害禾稼。倘是一鼠。自三月至八月。是鴽。八月化。而九月以後卽蟄。至明年正月方出。三月又化。如此。則田鼠無能爲害。知必是二種。正月出者爲嗛鼠。嗛鼠卽鼸鼠。爾雅鼸鼠。郭注云。以頰裏藏食者。說文。鼸、䶅也。䶅、鼠屬。讀若含。䶅、廣雅作䶊。按。嗛者。因其頰裏能藏物名之。說文。嗛、口有所銜也。爾雅。寓屬曰嗛。郭注。頰裏貯食處。是也。後別製鼸字。䶅之言含也。命名之意亦同。此鼠自正月出。卽害五穀。藏於秋時。小正。九月。熊羆豹貉鼶鼬則穴。傳言蟄也。鼶鼬、鼠屬。然則鼸鼠亦當蟄於是時。鴽化之田鼠。鼢鼠也。淮南時則訓。田鼠化爲鴽。高注。田鼠、鼢鼠也。鼢鼸鼠卽鼢鼠。諸字書無鼸字。蓋失收。說文。鼢、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偃鼠。蚡、或從虫。爾雅鼢鼠。郭注。地中行者。蘇頌本草圖經云。鼢鼠卽化爲鴽者。斯言信矣。周禮地官草人。墳壤用麋。故書墳

作發。司農云。發壤（今作墳誤說詳段氏玉裁說文考）多發鼠也。然則發之言墳。以其穿地中行。令土墳起。故名。偃、亦作鼴。名鼹別錄。鼴鼠土中行。陶注。俗中一名隱鼠。一名鼢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隱、偃、皆因其伏藏地中得名。方言謂之黎鼠。郭注。黎鼠、蚡鼠也、黎即犁字。謂其起土若耕犁也。此鼠三月化鴑。八月復爲鼠。秋冬間亦能害稼。小正三言田鼠。傳於田鼠。出時言嘁鼠。以別於鼠爲鴑、鴑爲鼠之爲鼢鼠。高注淮南是矣。其注呂覽季春紀。則以田鼠爲鼸鼠。蓋因二者並是田鼠。偶誤。爾雅鼸鼠。釋文引字林曰。即鼢鼠。以二鼠爲一。尤非。

小正雞桴粥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時也。關滄本。傳首脫粥字。大戴禮有之。相粥句。盧見曾本改作相粥粥呼也。黃叔林本改作相粥之呼也。畢沅本改作相𦐊𦐊之呼也。按此候記雞產卵。傳當作桴粥也者。相粥粥之時也。粥粥者。雞聲也。說文。𦐊、呼雞。重言之。讀若祝。蓋雞聲若𦐊𦐊。故就其聲呼之。是𦐊其本字。粥其假借也。相粥粥者。雌雄鳴相應也。凡雞產卵。必雌鳴而雄應之。蓋古人於雞產卵時雌雄相鳴。謂之桴粥。傳意以相粥粥解桴粥。若專解粥字。則桴字無著矣。淮南時則訓作雞呼卵。高注。雞呼鳴求卵。呼卵即桴粥也。禮月令。逸周書時訓解。作雞乳。乳是產卵。說文云。乳、人及鳥生子也。生者。生出之謂。呂覽季冬紀。乳雉雊。乳上脫雞字。雞乳雉雊本兩候。今本誤。惟與月令先雉雊後雞乳不同。高注。乳、卵也。經子四處。與桴粥文異義同。諸家以意增改。未得傳意。傳又云。桴、嫗伏也。粥、養也。此別一義。按凡鳥乳卵。其始也卵生。後其母從而菢之。則曰嫗伏。禮樂記。羽者嫗伏。是也。亦單言嫗言伏。莊子。嫗雞搏貍。越雞不能伏鵠卵。是也。嫗伏已化雛。則曰孚。說文。孚、卵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卵化曰孚。是也。或說以小正桴爲孚字。謂已嫗伏成雛。以粥爲育字。謂成雛而養育之。此坼桴粥二字。存異說。非正解也。

壁中古文有春秋

壁中古文之數。詳於漢藝文志。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也。其分列諸經。尚書家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九篇。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六卷。論語家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經家首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記不一種。禮家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種皆古文。隋書經籍志稱。劉向考校經籍。得此五種記。共二百十四篇。而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今脫此字）四篇。可證。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亦當出自孔壁。說文敘云。魯共王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總敘處少此種。或文脫耳。說文敘又云。左丘明春秋。傳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春秋古文經出壁中。古文傳出張蒼所獻。段氏注說文。謂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說文以春秋係孔壁。恐非事實。此徒見志上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

列春秋經十一卷。云公羊、穀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意十一卷之經屬公穀。十二篇之古經則屬左氏。不知孔壁之經。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堅之特重古文也。張蒼有傳無經。即有經。亦以孔壁古文該之可耳。論衡說左氏傳出共王壁中。正見經出孔壁。即傳亦誤歸之矣。若記五種。不加古字。文省也。

大旆說

左氏僖廿八年城濮之戰。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又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按兩旆非旗名。設二旆。設前軍之兩隊也。中軍大旆。中軍前軍之名也。莊廿八年傳。楚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旆殿對文。而曰爲旆。是旆必前軍。楚前軍名旆。晉制亦然。哀二年傳。晉趙鞅禦鄭師於戚。陽虎曰。吾軍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軍以示衆。蓋以兵車之先驅者爲一軍。故云兵車之旆。是晉前軍名旆之確證。又襄十八年傳。晉伐齊。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此旆亦是前軍。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返乎郊畛。薛綜注。旆、前軍。殿、後軍。本左氏也。所以名旆者。以其載旆也。猶楚之左廣右廣。以廣車得名也。（見宣十二年傳）中軍重之。名大旆。猶齊之有大殿也。（見襄廿三年傳）大旆之左旃。前軍之左旃也。杜注。兵車之旆。是矣。注狐毛設二旆。云大旗。注大旆。云旗名。按旆乃以帛繼旐末者。旃以通帛爲之。別是一旗。旃是旗名。則大旆之左旃。旃成旆上之物。不可通矣。

季蘭

左氏□□□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按此數句非泛語。明據詩采蘋爲言。季蘭蓋即季女之名或字。當時於此大夫妻。能確知其人。後失傳耳。詩但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左氏能指其地爲濟澤之阿。又可知季蘭母家居濟水之旁也。杜解季女爲服蘭之女。殺詩指矣。

國子辨誤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云云。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導訓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爲州伯者。按。國子者。王大子、王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皆是。亦曰國子弟。周禮地官師氏。夏官諸子。注疏言之甚詳。唐氏以諸侯當國子。有乖名義。固非。賈景伯知諸侯無國子之僞。故以爲諸侯之嗣子。而諸侯子遲不能導訓諸侯。故以爲導訓諸侯之子。然王欲得國子。而穆仲舉魯侯。語爲不類。況經文云導訓諸侯。乃爲訓諸侯之子。更是添設矣。韋氏近是。而要與舉魯侯是諸侯不應。蓋此文有誤。當云王欲得諸侯之能導訓國子者。蓋王欲以賢諸侯立爲卿士。導訓王大子以下諸人。故樊仲舉魯侯。而王遂

命之。諸家望文立義。是以多所轇轕也。

又按。史記魯世家載此事。則云。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弒懿公而立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神明。云云。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與國語事全背。易國子爲魯公子。如其說。則非倒文。然國語原無宣王立魯後之語。且穆仲曰魯侯孝。是孝公時已君矣。豈待宣王立之。史公采載多誤。此不可信。

論語記諸賢稱謂說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謂是書出於曾門。程子亦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魏甞父則云。字尊於子。子不得獨重。今按。魏說非是。子自尊於字。論語於夫子皆稱子。或稱夫子。而罕稱仲尼。可見。程子之說。似亦未安。曾子有子。不必自其門人始稱之。聖門諸賢。顏子居德行之首。曾子傳道。有子似聖人。他皆莫能及。顏子早世。夫子沒後。自是二子爲尊。二子門人及諸家門人從而子之。宜也。故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記。而於二子無不稱子者。不必是其門人所記也。然則論語一書。不能定擬出於誰手。善乎龜山先生之說曰。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崇於夫子。不主師說出其門人。斯爲當矣。若胡氏云。先進記閔子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龜山亦云。閔損冉求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其或有之。　又按。論語記諸賢子。至尊矣。其他稱字者。亦不一例。如仲弓、子路、子夏、子游、子張、子貢、子賤、子羔、皆獨稱字。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漆雕開、（本名啓。字開。以爲名。說自孔注。論語開名。俗本家語開字子若之文。說詳閻氏四書釋地三續。）本公冶長、巫馬期、司馬牛、曾晳、公西華、樊遲、則皆加姓。率以爲常。又有名氏字互書者。如有子又稱有若。陳子禽又稱陳亢。原思又稱憲。宰我又稱予。南容又稱南宮适。冉有又稱冉求。亦止稱求。既氏字矣。而又名之。訖不畫一。蓋七十子之徒記其師。固以書字爲敬。或加氏者。必七十子及三千人中更有與同字一人。則加氏以爲識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冉子、有子、並字子有。奚容蒧、伯虔、並字子晳。曾蒧、（字鄭點）狄黑、並字晳。榮旂、縣成、並字子旗。壤駟赤、鄭國、並字子徒。公祖句茲、秦非、並字子之。顏噲、樂欬、並字子聲。漆雕哆、邦選、並字子斂。公西輿、公西蒧、並字子上。七十二子中。同字者已九人。三千之徒。從可知矣。以有兩子有兩子晳。故記曾子冉子必加氏。斷無書子有子晳者。他皆此例也。至哀公問年饑章稱若。對君則名。問異聞章稱亢。問恥章稱憲。問羿奡章稱适。問禮之本章稱放。大宰問子貢章稱牢。非不說子之道章稱求。或其自記。晝寢章稱予。季氏富於周公章稱求。或以夫子深其罪。故貶而名之。又公西子例加姓。而使齊章獨稱子華。以下文有赤之適齊也句。不能移混他人也。

傳不習乎

釋文引康成云。魯讀傳爲專。按。此專非專守之義。說文。專訓六寸簿。謂書策也。漢以後有簿書之稱。在古

名簡牘爲簿。而字作簿。說文竹部。篰、滿爰也。廣雅釋器。篰、篓部也。曹憲音滿後。玉篇竹部。篰、竹牘也。廣韻篰、牘也。篇、箋、簡也。是其義。簿即籍之俗。或借作簿。孟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本多作簿。漢夏承、韓勑、武榮諸碑。主簿字皆作簿。是也。簡牘之度。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盤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荀勖束晳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春秋序正義。載康成論語序。引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儀禮疏又引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二尺四寸。（今謂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古人經籍率以二尺四寸之簡爲常。惟謙始用。知此專六寸。當是其廣。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以可並容數行。似牘可廣六寸。簡則不能。然穆天子傳序言簡長二尺四寸。一簡四十字。以古尺二尺四寸甚短。令四十字作一行。其字必僅如今書小楷。決無此理。知簡亦可容數行。其闊者亦至六寸。惟漢藝文志稱錄書之中古文。簡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則一行能容耳。專不習乎者。謂所讀之書恐不溫習。此魯義也。段氏玉裁解專爲笏。據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君有命。則書於上。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杜注左傳。珽、玉笏。若今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云。簿、手版也。諸文爲證。按笏以記忘。簡牘之類。故同得簿名。而非六寸簿之義。

有酒食先生饌

饌、康成本作餕。注云。食餘曰餕。按。餕與饌、字義俱異。若仍從今本讀有酒食句。則先生餕不辭。近孔氏廣

森通郊義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如此。即有酒句。然人子餕父母之餘。恆事也。何必定指燕飲。義仍不諧。蓋先生不可以父兄言也。劉氏台拱說先生饌云。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具之。內則。男子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鄭注訓具爲饌。論語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者也。皇疏。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愚按。內則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正義云。子婦佐餕者。長子及長子之婦。是父母在。其食及餕餘皆長者之事。作先生饌者。謂長者具其食。作先生餕者。謂長者餕餘。首尾本止一事。

哀公問社於宰我

康成注論語。就張包周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以齊古讀正者五十事。今從齊讀者不可知。而從古讀者凡二十四事。並載經典釋文。其讀正之例。皆古魯字義俱異。康成以古爲是者。改從古字。然有古魯不同。既從古說。不改魯字者。哀公問社於宰我。集解。孔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古論作問社、而說爲田社也。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是魯論作問主。而說爲廟主也。皇侃論語義疏云。鄭論本云

問主。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是康成字從魯而說從古也。在讀正之例。當改經文作問社。注云。魯讀社爲主。今從古。乃正其義不正其字。似自紊其例者。蓋張包周等字雖作主。說亦是社主。本無廟主之義。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粟。周人都灃鎬。宜粟也。今春秋公羊說。孝子之（主當作）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古當作）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許君稱問主是魯論。其夏人都河東云云。必魯論之說。時魯說雖有多家。（漢志有魯傳十九篇。魯夏侯說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張包周自在其中。可見無廟主之義。唐時。張侯說包周章句不傳。孔沖遠以其本作主。妄意其說如是。以附合杜注耳。在魯、古。其字雖異。而說本同。康成仍從魯論。所以不改字也。若公羊家廟主之說。許君已駁之。而公羊文二年傳練主。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云云。仍本之。（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徐彥止分別古文爲社。今文爲主。鄭從古文。何從今文。卽主字立義。據左氏正義。）杜元凱亦本之。後世罕從其說。愍吏卽本文折之。使民戰栗之云。集註疑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若是廟主。民何與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使之戰栗耶。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康成云。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按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謂之傲。正是相傳魯讀。楊倞注云。傲、喧躁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聲口（今本誤作曰）嗷嗷也。按。戲之義非是。後義得之。說文。嗸、衆口愁也。詩。鴻雁于飛。哀鳴嗸嗸。又譊口嚻嚻。韓詩作嗸嗸。嗸在鳥爲聲。衆在人爲多言。不問而告。是多言也。亦不必改讀。古嗸通作敖。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是也。古無傲字。傲卽敖之俗。魯論、荀子本宜作敖。敖爲多言。與下隱爲藏言反對。較躁義尤切。

宗國

魯稱宗國。孟子。滕世子曰。吾宗國魯先君。一見。左氏定十二年傳。魯叔孫輒奔吳。哀八年。吳伐魯。輒以爲可伐。公山不狃謂輒以小惡欲覆宗國。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於齊。子貢謂宿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又再見。按。三宗字不可合解。嘗考春秋姬姓之國稱宗者亦有二。足以證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卽祖廟也。）按。魯爲諸姬。卽吳子等。卽所謂同姓也。據太伯仲雍於周公爲從祖祖父。於伯禽爲族曾祖父。而謂之同姓。是魯視始封君高祖以下之親。所封之國皆同姓也。高祖以下之親。本爲同族。不同高祖之親。始謂之親同姓。然自周公伯禽視之爲同族。自子孫視之。則爲同姓。左氏固爲春秋時言之。爲邢凡等。卽所謂同宗。邢凡等皆出周公。與伯禽爲兄弟。是兄弟之國爲同宗也。宗字。說文訓。祖廟也。魯與邢凡等皆立周公爲始祖廟。故其子孫爲同宗之國。亦自春秋時言之。若同族於禰廟。令魯當伯禽時。視高祖之子孫族曾祖以下皆同族。時有吳子

卒。則應臨於周公之廟。而不於文王廟。此惟周初封國時有之。春秋時君無同族受封之國。故左氏舉其禮而不舉其證。此兄弟之國謂之同宗。乃稱宗之一義。又僖五年傳。虞公曰。晉吾宗也。虞始封君爲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於唐叔爲族昆弟。在子孫相視。不屬同姓。而謂之宗。蓋對文則同姓同宗有別。散文則宗字亦止作同姓解。此又稱宗之一義。滕稱魯宗國。是同宗之義。滕魯俱出文王。自邢凡等視伯禽爲兄弟。俱立周公廟。其子孫爲宗。自滕叔繡視周公爲兄弟。俱立文王廟。其子孫亦爲宗也。（諸侯得立所出王廟者。五經異義。謂周公以上德封魯。得祖天子。左氏正義據鄭祖厲王。衞聵傳曰。敢昭告於皇祖文王。鄭衞亦得立出王廟。皆以有功德王命立之。非也。凡諸侯皆得立出王廟。不以有功。孔氏廣孫云。鄭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謂不敢以太祖。非謂不敢祭之。與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敢祖諸侯者。亦謂不得以爲祖廟。諸侯必以始封君爲祖。大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而不異私廟。此說最合。今卽左氏文證之。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杜注云。所出王之廟。既云凡諸侯。則出王廟無國不有矣。故知滕得立文王廟。）輒與宿稱魯宗國。則同姓爲宗云爾。此義自趙注、滕魯俱出文王。敬聖人。故宗魯。就宗主爲說。已失之。至集注云。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直據大宗立義。乃從前所未有。於輒與宿以大夫宗君推不去。且漢書梅福傳。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是大小宗之法爲大夫士而設。諸侯無之。唯杜注左傳云。輒、魯公族。故謂魯宗國。得之。至晉語舟之僑說虢之將亡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宗國、公族也。韋知宗國是公族者。以下文內外無親。外指諸侯。內必指公族也。公族而謂之宗國者。言爲國之宗支也。

洵龕也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按。洵訓信。詩。洵訏且樂。洵有情兮。洵直且侯之類。皆是爲恂之假借。龕者。勝也。任也。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尚書孔傳云。龕、勝也。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西龕收組練。龕亦訓勝。逸周公祭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言能任繼續成康也。通作堪。晉語。日弗堪也。列子仲尼篇。堪秋蟬之翼。韋昭張湛注並云。堪、勝也。廣韻云。任、堪也。周禮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注。事以其力之所堪。以堪訓任。任與勝任之義同。釋詁。允任同義。允卽信。詩燕燕箋。任以恩相親信。周禮大司徒注。信、任於友道。史記季布欒布列傳。爲氣任俠。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信爲任。是也。龕訓任。因得訓受。方言。龕、受也。揚越曰龕也。玉篇亦云。龕、受也。任受一義。信受亦一義。

囂閑也

釋言。囂、閑也。郭注。囂然、閑暇皃。按。郭據孟子爲說也。萬章云。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趙注。囂囂然、自得之意。無欲之皃也。盡心。人之知。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囂囂、自得無欲之皃。此皆閑暇之義也。今考囂閑義有並與閑暇相反者。詩魏風。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皃。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然則詩意謂地狹而人稠。以閑閑狀往來者之多。傳云男女往來無別。而多意見。下章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皃。下不言往來。上不言多人。

文互見也。荀子修身篇。多聞曰博。多見曰閑。閑亦多義。囂者。詩小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囂、衆多皃。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淮南修務訓。莫囂大心。高注。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是。又左氏成十六年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矣。昭三年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囂並是人衆喧閙不安之皃。通作嗸。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嗸嗸。說文。嗸、衆口愁也。又通作敖。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倞注。讙、喧譁也。敖、喧噪也。敖即嗷之省借。爾雅囂閑。蓋兼閑暇衆多兩義。

俾職也

爾雅釋言。俾、職也。郭云。使供職。按。俾爲職實。於義不洽。俾者。比之假借也。詩。克順克比。禮樂記作克順克俾。是俾比通。比者。釋詁云。弼、棐、俌、比、輔也。易亦云。比、輔也。輔弼皆職官之義。比亦通庀。周禮春官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廣韻。比通作庀。是。庀者。左襄十九年傳。官庀其司。庀府庫。庀刑器。十年傳。庀羣司。杜注並云。具也。周禮大胥。比樂官。鄭大夫云。具錄樂器。庀亦訓具。又左襄二十五年傳。子木使庀賦。注。庀、治也。具治皆主職之義。

梅柟注

釋木。梅、柟。注云。似杏。實酢。說者非之。按。此非原注也。文選西都賦。樅栝椶柟。李注引爾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似水楊。唐時郭注如此。郭又注南山經云。柟、大木。葉似桑。音南。今作楠。爾雅以爲梅。(今本誤枏)是郭不以爲似杏實酢矣。今本係淺人所改。

孔惠藏書

孔子壁中經。其藏之者。諸說不一。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釋文敍錄云。書凡百篇。及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隋書經籍志同。愚按。家語漢紀之言恐誤。漢書孔光傳。孔子之後。七傳至順。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又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若壁經爲襄所藏。襄既人漢。及爲孝惠博士。孝惠三年已除挾書之律。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即是孔鮒。襄與鮒爲兄弟。雖未入漢。而鮒藏書襄宜知之。亦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即未獻之。安國襄之孫耳。豈有不知其祖之所爲。而待共王壞宅然後從而得之哉。於情事頗不合。釋文隋志謂諸孔惠。當出劉向別錄、康成六藝論等書。是爲得之。惠與鮒騰並世。其所爲二子不及知也。

室中有竈說

古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云。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

不寒。陬即奧字。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釋文。奧或作陬。按孫炎作隩。堯典正義引孫炎注云。室中隱隩之處也。(古奧隩字通用。堯典。厥民隩。文選蕪城賦注引鄭注云。奧、內也。禹貢。四隩既宅。前漢地理志作奧。)呂覽分職篇亦載其事。隩隅作陬隅。陬隅即指隩隅也。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爇火以禦寒矣。以此準之。他書尚多可據。衛策云。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昏禮。新婦至壻家大門外。即下車入。升自西階。入室。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入。庖廚遠在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必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盛。故使滅竈。恐將失火焚屋。夫婦禮成室中。未有臼竈尚存不遷他處者。其文係當時說士設辭取譬。不必實有其事。然是見平時室內有之也。又莊子寓言。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其往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主人而入其爨下者。困學紀聞卷十引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子踞竈觚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肄業乎。是必皆室中之竈矣。置之奧隅者。室中惟此至深密而不向風。又尊者所常居耳。但此竈必可常施。亦可常徹。非如廚竈一定不移。說文。烓、行竈也。煁、烓也。爾雅。煁、烓也。惟可施可徹。故竈能行。煁烓即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煁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古人夜居於室。不用膏燈。燎薪於竈。取明以炤物事。與用燭同。是從爲室中有竈之証。而此竈可以禦寒。亦以取明。則不僅於嚴冬用之。四時並可常設也。其制。据白華正義云。烓者。無釜之竈。此竈上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按。炊爨之竈。爲上穿以置釜。爲旁穿以納火。無釜之竈。則窒其上以置火。而不爲旁穿。形卑於竈。以炤室則四壁皆明。以煖身則四旁皆可坐人。孔說當矣。就竈煖身。則謂之煬。玉篇。煬、對火也。廣韻。煬、向也。

武王母弟

武王母弟八人。首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史記管蔡世家之次也。杜元凱注左氏。据襄二十四年傳。富辰數文昭之國。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而謂前八國爲武王母弟。人數與長幼之次。於定四年傳。蔡叔康叔之兄也。云。蔡叔、周公兄。於五叔無官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二說不同。近毛西河、全謝山主史記。閻百詩、孔顨軒主富辰所數。而要無的證。愚謂史公蓋據世本。當以爲定。富辰不過隨口臚列。有何倫次。如毛叔必非太姒嫡出。左氏言五叔無官。承上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而言。謂五叔不爲卿也。毛叔即顧命之毛公。以司空居三公之一。非無官者。故王肅注云。畢公毛公皆文王庶子。可知五叔中是曹叔。又下文數周公之胤。云凡、蔣、邢、茅、胙、祭。而襄十二年傳。則云邢、凡、蔣、茅、胙、祭。此不拘先後之明證。又坊記注云。君陳、周公子。正義引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采地者。周也。周公次子封周。與凡祭並爲內諸侯。春秋時。周公與凡伯祭伯屢見經傳。其爵是上公。而富辰又不數周。閻孔據之誤矣。至先秦兩漢人書。又多指管

叔爲周公弟者。如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列女傳母儀篇。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對文王十子。並先周公。次管叔。後漢樊儵傳。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張衡傳。曰獲讒於羣弟。注。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傅子通玄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凡此皆是。然孟子云。周公弟。管叔兄。足以斷之。趙注云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此漢氏相傳之說朱子注已改從史記又高誘注呂氏春秋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蔡叔、周公兄。如此。則蔡叔並兄管叔矣。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之謂何。此尤刺謬。惟列子楊朱篇云。周公誅兄放弟。兄、謂管。弟、謂蔡。與史記合。

宰我不死田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謂左氏無其事。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蘇子瞻據李斯之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殺簡公。尤與左傳陳闞事合。本譏闞止爲宰我。在史公。其事並誤。楊用修則謂斯去宰予未遠。當得其實。宰予之死。仇牧之類。惟史公誣以作亂。爲非。閻百詩又據洪容齋說。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似是夫子沒後所談。未有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者。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愚按。淮南人間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甚相憎也。若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而弒簡公於朝。全是左傳陳闞事。宰我爲闞子我之誤。更無可疑。然韓非子云。宰我不免於田常。韓非李斯同學。其事之誤屬宰子久矣。史公亦誤據諸子耳。因慨宰子生平以短喪晝寢諸事爲後世口實。

史公復以大節誣之。聖門高弟。乃遭此不幸。愚謂卽短喪晝寢。亦未足爲宰子詬病。當時七十子受裁於孔子者。不知幾入歧途。幾經指斥。而後能無乖大義。特其事不具傳耳。其能循序漸進。不涉障蔽者。惟顏閔冉庶幾焉。宰子之學。孟子稱其知足以知聖人。較游夏顓孫。於夫子沒後。乃欲重事有子。爲知聖人有不到處。其造就出三子上可知。孟子已論定矣。後人更何所置喙哉。

曾子不出妻

孔子三世出妻。檀弓之誣。先正已言之矣。家語又載曾子以其妻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烝小物。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此說亦誣之甚。不熟小事。亦常事。本不應出。曾子愼虞其後。奚不可待大事不用命而後出之。焉有大賢。身自廢禮。而踰七出之條如是。乃更以強辭對人者。據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淳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外傳逸此文然則曾子早喪妻不再娶耳。漢人說因有傳會爲出妻不再娶者。王子雍僞撰家語。采獲之過。不宜輕信。以誣大賢。

讀孫淵如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隸續所收魏石經遺字。概目爲左傳。予向讀其書。茫如也。近得孫氏所考本。就其中析出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殘字。其爲春秋者。乃桓莊宣襄經文。間有左氏耳。傳殘缺罕成句者。皆爲考其文。當何處。各舉經語証之。又訂其字體傳譌。令瞭然可讀。乃恍然釋前此之疑。然亦有不能盡正者。如友作[illegible]。不如古文韻引作[illegible]爲是。[illegible]非書於上而加百足。証說文古文[illegible]與習相混之誤。麃作[illegible]。不如汗簡引作[illegible]爲是。說文[illegible][illegible]並古文。[illegible]從[illegible]。石經從[illegible]。[illegible]卽[illegible]之異者。移[illegible]於上。而[illegible]省作火也。閔作[illegible]。据說文。閔古文[illegible]。從思從古文民聲。則此原是[illegible]。汗簡引作[illegible]。亦譌。季作[illegible]。從土。誤。季古聲在眞諄等部。蓋別從壬聲。與從千聲一也。則此亦是[illegible]。狄作[illegible]。不可識。汗簡作[illegible]。蓋本作[illegible]。說文。狄從犬。亦省聲。此從亦不省。右卽犬之古文別體。說文。肰古文[illegible]。右卽犬也。可証。又石經體例。凡一文叠見。惟作一形。其有叠互不齊者。則必有一誤。桓公十七年經。葬蔡桓侯。葬作[illegible]。從竹。汗簡作艸。是。葬從死在茻中。一以薦之。石經從古文死。增爿聲。後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作[illegible]。是爿脫壞。艸亦誤竹。宣十四年經。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歸作[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之省體。許君[illegible]部古文多如此。說文。歸從止。從婦省。𠂤聲。此易止爲[illegible]。𠂤橫作之。亦下文作[illegible]歸蓋從婦省。追聲。爲林罕小說所本。汗簡亦載後十五年。郯伯姬來歸。作[illegible]。似帝非帝。似聿非聿。知脫[illegible]旁。宣四年經。季孫行父卒。作[illegible]。是也。後十四年。曹伯壽卒。作[illegible]。下誤不可識。襄七年經。衞侯使孫林父來聘。父作[illegible]。是也。而公孫歸父父作[illegible]。誤增一橫。凡此、孫氏未及勘改者。至民獻有十夫。民作[illegible]。孫注云。隸續作[illegible]。今訂正。訂正則當作[illegible]。下非德于民之中。隸續作[illegible]。依說文訂作[illegible]。是也。此仍不改。考翼不可征。征、隸續作

徰。延字也。說文。延正字。征或體。孫注云。汗簡引作徰。小異。而正文乃書作徰。並由寫誤。淵如此考。寄顧氏廣圻刊校。或誤在顧氏耳。大校石經古文。半與說文同。半與說文異。卽異者。意俱不遠。故凡有誤字。可舉說文正之。此足見邯鄲淳與許君同傳古文。淵源莫二。視汗簡已下言古文家。雜采漢魏而降。肊造俗體野書以炫耀於世。而强誣爲出於三代已前。此考其形於六書。多莫從究詰者。其眞僞不可同年語矣。雖三體僅存八百餘文。而古文尙居三之一。汗簡所載。又頗溢於隸續數十百文。合而觀之。猶幸可得其萬一也。

舅

妻之昆弟爲甥。見爾雅。妻之昆弟曰外甥。見釋名。按楚策載春申君進李園之女弟於考烈王。王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王之舅也。則妻之昆弟古亦稱舅。

環沂邑大半皆山。其大者即周禮之東鎮沂山也。巍然峙於邑之北。其東北西北西南一帶。皆層巒疊巘。山石确礫。鮮有沃土。又沂沭兩大水皆出邑境。沭水經沂境百餘里。即入莒州境。沂水自沂河頭發源起。至邑之葛溝莊止。曲折經行於邑境者。幾四百里焉。每遇夏秋之間。沿兩水之左右岸居者。歲歲苦澇。甚且漂溺畜產宅廬。人有其魚之慮。以故沂境雖遼闊。則壤成賦之地甚少。其風俗又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又不善治生產。於是富者亦貧。貧者乃益貧。夫禮義生於富足。民無恆產。因無恆心。無怪地方日以多事。而風俗亦因之不古也。余於癸丑春蒞邑事。凡七閱月而得代。簿書鞅掌。足跡遍於四鄉。余既憫邑人之不善謀生。而又慮風俗之不能還淳。因於足之所經。必召其秀者與其父老。勤勤諮詢。邑人既喜余之賢。又樂余之寬。故問無不言。言無不詳。余皆心焉誌之。回憶鄉居時。好讀農桑書。亦時有所得。大要不外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語。沂之民往往與是四語相反。余既與沂民習。因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證之載籍。考之沂邑之風土人情。有可以藥其困而厚其俗者。輒筆之於册。顏曰沂水桑麻話。蓋在沂言沂也。若泛論農桑。則農家者流。其書亦何胥不汗牛充棟。又何俟余之摭拾也哉。

沂多山。山必有場。種柞櫟以養山蠶。歲出山繭山綢無算。西客皆來販買。設經紀以抽稅。歲入數千金焉。東門外山綢會館。爲山綢客公會之所。頗壯麗可觀。可想見當日綢行之盛。近則小民貪目前之利。伐其樹以助薪。刨其根以爲炭。無山不童。而山蠶之利。在官在民。皆不及昔之十一二。沂在萃山中。糧粒不能致遠。惟賴此項爲生財之大宗。今此項一蹶。非復昔日之殷富矣。

沂既多山。山必有水。有源者十之五六。皆冬春不斷流。無源者十之四五。惟夏秋之間。承受山水。其有源者。類在山中。誠能屈曲引之。使勿遽就下。凡山麓原隰之地。皆可倣南方開水田以種稻。既可以得水之利。又可以免山水驟發時沖淤低地之患。計不出此。任其勢若建瓴。一洩無餘。殊爲可惜。

兩山之間謂之峪。峪必有平地數頃或數十頃不等。又有山泉溪澗以資灌溉。其風景與南方無殊。誠得留心民事者。爲之修水利。講農事。沂民之生計。不患其不饒。

邑民多種蘋果。成熟時。正值沂河水漲。可以由水路直往南販賣。獲利者不少。

近日山陽柞櫟樹幾伐盡。育蠶者甚少。亦間有種桑者。惟不知種植之法。只有樹桑。並無田桑。又北地較寒。樹桑發葉甚遲。往往蠶出無桑。故育蠶者率同兒戲。以柳筐盛之。甚不如法。利益亦微。然亦間有收絲一二百兩者。有變絲絹。其佳者類紡綢。價亦不廉。惜業此者尚少耳。綢行雖壞。繭行尚可觀。每至繭成時。各集賣繭。堆積如阜。間有貴州客來販買。然亦祇有昔之十二三矣。

邑民不知種桑。近有種植者。皆自臨朐倩人來種。亦不甚如法。予以南方田桑之法詳細告之。其父老甚喜。求以所告者刊本。會瓜代不果。

蠶初出。桑葉苦不足。地內出一種草。葉長而厚。一草四五葉。皆貼地生。名曰地桑。三月杪采之。云可以飼蠶。此予在莒州目擊者。莒沂接壤。想亦有此草也。北方寒。桑葉甚遲。此草大有益於蠶事。

秋後。桑葉經微霜。甚肥嫩。土人采以爲茹。據云可以拌小豆腐。柳樹初發嫩芽。亦掇以爲茹。榆錢榆葉。食者尤多。亦可見業園圃者甚少矣。（種豆者。豆將熟時。必盡擷其葉。以攪小豆腐。）

沂河入夏水勢平。糟數百石糧食船。可以直入運河。每年皆有糧客自南來販買。沂邑木植甚賤。若廣造船隻。不惟糧食可運往南方販賣。一切土產如柿餅、核桃、梨、棗、落花生、醃酒、豆油、豆餅之類。皆可販運。每年蘋果皆運往南方。可以類推。其船回頭又載南貨回沂。此無窮之利。惜北人不知水利。有此名水。徒受其漲溢之害。不獲其利濟之功。良可嘆也。誠能修舟楫之利。葛溝集爲第一。馬頭界湖第二。縣城第三。葛莊第四。東里店第五。中莊第六。燕子崖第七。南麻第八。每歲四月開運。九月底歸埠。以冬春兩季處處有橋梁。恐有阻滯也。如此辦理。則沂將爲一都會。西通蒙陰。北通臨朐博山。百貨流通。利濟良非淺鮮也。

沂邑木植甚賤。嘗見柏樹長丈餘、粗一兩圍者。不過值錢六七百文。若於近河之地置木廠。收買於夏秋之時。編筏南運。即近在蘭郯。售賣獲利亦不少也。

東里店北有水碾一座。碾榆皮爲業。（用爲香者。）土名榆皮。疑即池榆也。歲入租價不貲。工費亦鉅。宜於有源山水處所。多設水碾水碓。可省人工不少。

沂邑地非不足。特苦磽瘠。其俗又廣種薄收。（北方大抵皆廣種薄收。沂爲尤甚。）窮戶恆苦無牛。一夫轄耕四五十畝。人力既不能精。糞力又薄。就使歲歲豐稔。不過畝收數斗。僅敷食用。一遇旱澇。則流離死亡。不堪言狀。每一念及。不禁惻然。種植之法。宜精不宜多。一人之工夫有限。與其枉用於不毛之地。收成亦屬有限。曷若專注於數畝恆產中。耕耨耘耔。皆及時從事。一無苟且。又勤勤積糞。所收必倍。就使家有餘田。甯可少種一季。倣古人易田之法。以舒地力。

山場既壞。小民不知大計。有山必開。地即磽确坡陀。亦必多方開種。最爲害事。山水甚驟。賴有草根護持。不致沖刷。一經開種。則本山之沙土隨水而下。近山之地先受其害。久而山河盡淤。山水漲發。勢不能容。必將橫決平原。近河之地無不受其害。官私皆宜設厲禁。斷不可姑容。保全當不少也。

沂邑集場甚多。著名者三十餘處。尚有義集小集不計其數。通工易事。莫便於趕集。若無事趕集。微論易滋事也。一人入集。必不能枵腹終朝。數日一集。亦不能徒手而歸。爲家長者。各宜約束其子弟。總以少赶集爲要。每集必到者。除工商買賣人外。其人可想而知矣。

沂之燒鍋約有二百餘口。每口約有糧粒百餘石。計歲耗糧粒數萬石。他屬燒鍋尚有多於是者。而地方

不受其害。以其酒能行遠。或在通都大邑。雖曰耗糧。獲利尚厚也。沂則以數萬石糧粒徒供本地之人一醉。於朝夕兩餐仍不能稍減。大可惜也。且鄉愚無知。往往大案皆由於酒後。尤爲可嘆。是在長民者無貪小利。若肆行嚴禁。勢必不能。宜仿都中戲樓法。准其日減。不准日增。亦去火抽薪之一說也。

民間好種菸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一畝之入。值數十千焉。次年種麥。其糞之餘力猶可倍收。夫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但使不惜工本。皆可倍收。豈第種菸然哉。種菸之利。沂民皆知。一時誠難驟更。凡種地者皆能如種菸。則穀不可勝食。雖遇歉年。不致爲災矣。民間有地百十畝。必招佃種。名曰覓漢。多係南縣流民。（俗謂蘭費爲南縣。臨博爲北縣。）流民無以爲生。土著者喜其勤謹。撥田與種。久而流民之室家亦來就食。通工易事。雖有古人任卹之風。無如生聚日多。地土日狹。種山開荒。大抵皆此輩階之厲也。又中人之家。必有飯婦針工。家人安坐而食。既不能各盡其力。外僱之人。除身工食用外。從漁走漏。皆所不免。懈怠成風。勿怪貧者益貧而富者亦日貧也。

民間不善積糞。故膏腴之地。水旱時若。猶可豐收。至於磽壤。雖收亦僅矣。積糞之法。養生口爲上。老幼勤勤撿拾爲次。若有坑汪。尤宜漚糞。惟北方多用乾糞。若將所漚之糞攙土曝乾。上地亦佳。總之勤儉爲居家要法。勤則有餘力。儉則有餘財。好處不可殫述。積糞特其一端耳。

沂俗家有地數十畝。往往無牛。以不善積穀。歲稍歉。即賣牛。盜竊又多。其弊皆由於不禁殺牛。夫殺牛者。盜牛者之窩也。賣牛者亦取其易於成交。（牲畜例不能實寫。上集賣又須經紀牙行。故願賣於屠。）夫中人之產。買一牛甚難。賣一牛甚易。必待官司設厲禁。則盤查實爲利藪。是在民間自行禁止。有犯則告官嚴究。無人殺牛。則竊者無處銷藏。賣者亦難於售主矣。

南鄉做泉莊。居民數百戶。盡以績麻爲業。合莊無一窮戶。東里店居民善種菸葉。地方亦頗殷富。可見自然之利本屬無窮。苟善於謀生。無不足之民也。

沂境遼闊。地土不少。跬步皆山。成熟之地。不能一則。除膏腴平壤種植如法外。其餘類不得法。玆特爲一一拈出。

坡地。（俗謂平壤爲坡地。）兩年三收。初次種麥。麥後種豆。豆後種蜀黍穀子黍稷等。穀皆與他處無異。惟鋤芸欠工夫。糞力又少。故收成較薄。不知多鋤一次。多糞一次。即可多收數分。地土決不負人。蜀黍地尤爲蕪穢。禾苗尚未成熟。草萊已叢生其間。雖有肥地。如何能望豐收。

澇地。（俗謂窪下之地爲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種䅟子。（形如稗子。莒沂最多。）此禾性耐水。且易熟。不費工本。民間食穀大半皆此。甚合土宜。麥後亦種豆。雨水微多。顆粒無收。徒費工本。沂俗有種稻者。原係秋禾。然南方有晚稻。夏至始種。似此等澇地。麥後亦可播種。收成雖薄。較之種豆。終可望收也。（稻皆早種。其種植之法與北方種他穀同。非南方水稻也。）

窪地。（較澇地尤下。）常有積水。遇旱年涸出。始可播種。不過種麥一季或蜀黍一季耳。此等地全賴人力。與其十年九荒。莫如擇最下之區。挑深爲塘。以洩積水。近塘皆種葦。（葦之入歲最多。一畝值一千文不等。）挑出之土。就以培稍窪之地。地既墊高。水又有所歸。年年可種矣。特小民不知大計。難於謀始。是在有心人善爲督勸也。

汪坑。冬春皆有水。可種蓮藕。花實根葉。無一不可得厚值。城東北有莊名沂杭。遶塘彌望。雖以蘆葦。此莊最爲殷富。南鄉之蘇村。亦有種蓮藕者。類皆小康之家。其餘汪坑甚多。棄而不種。甚爲可惜。

園畦。（有水之地。始種園畦。）沂俗競種菸葉。業園圃者甚少。勸民多種園圃。民間菜蔬自多。且業園圃者終日勤劬。可戢游惰之風。有水處宜種靛。（即藍。）大畝可獲錢數十千。近城市處種蔬瓜瓠茄豆。（如豇豆刀豆之類。）不惟可蔬。且可代糧也。

沙地。宜種長生果。蒙陰種者甚多。沂水尚少。此物雖不可以爲飯。用以打油。不次於豆也。又宜種番藷。（俗名地瓜。）民間亦有種者。藏以地窖。不能過二月。不知此物可切作小塊。曬乾收藏。次年和糧食爲粥。可以省穀。且甚宜人。種之亦不費工本。不可以不多種也。此物易種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傷。南人有曬乾蒸醬以備荒者。常年尤民食。亦與米麥同功。非尋常瓜果比也。沙地亦有宜木棉者。沂不務紡織。布疋甚貴。以種棉者甚少也。宜相地多種。教以紡織。布疋自可足用也。

石田。地內盡小石子。雖出糧食。收成甚薄。宜於耕地後。效種長生果法。以竹篩篩之。一畝不過費三四工。以後永食其利。何憚而不爲也。

嶺地。本屬荒山。不宜五穀。近來貪利愚民。沿山開墾。法宜嚴禁。其稍稍能蓄留水澤。遇山水漲發亦不甚壞事者。亦只宜種包穀。（東省名棒子。沂邑名玉米。）取其易於成熟。亦不大需糞力也。

山場。從前皆種柞櫟。近已刨空淨盡。雖種雜穀。一遇旱年。顆粒不收。雨水稍多之年。又沖刷爲患。不若仍舊種樹。不惟柞櫟山桑。可益蠶事。凡松柏楸栗。相其土宜。在在可種。既可以落實取材。又可以保護山脈。不致沖淤田地。其利甚溥。是在良有司實力勸戒。

以上各條。皆目見耳聞。訪之賢父老。雖未必盡合機宜。可採者當亦不少。余攝篆數月。正值多事之秋。加以才力淺劣。雖心知其故。不能爲邑人謀興除之方。余負邑人多矣。爰以所記憶者隨筆書之。以俟諸異日焉。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陸德明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又云。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案。獻尊卽犧尊。與象尊相須爲用。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本一物而二名。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是二尊相須爲用之驗。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羲。獻音憲。各讀如本字。其義自明。司尊彝變犧爲獻者。以朝踐乃始獻之禮。祀事之始獻。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形與名言之。實卽犧尊也。鄭氏讀獻爲犧。又以二字皆音莎。是不知二者固是一物。其本字則各有音義。無庸牽混。陸氏沿鄭氏之說。以犧獻二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據以改他經音訓。是二字始誤於鄭氏之穿鑿。繼又誤於陸氏之因襲。而經文因之愈晦矣。考詩頌毛傳說。犧尊用沙羽以飾尊。是鄭氏讀犧爲莎之所本。意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又考詩傳疏引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此說甚確。南史劉杳傳。杳嘗於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皇尾婆娑然。杳對以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

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爲然。是犧象皆刻木爲形。灼然無疑。乃聶崇義三禮圖。旣采阮氏義。于犧象尊皆作一器。繪牛象形。并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又采鄭氏義。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因仍謬誤。誠有如沈括趙彥衛林光朝諸人所譏者。其殆未考劉杳之說乎。

矜

徐華野太守。偶語及爲諸生時。應經古試。策問。矜字從矛。何以訓爲矜憐。且從今得聲。何以收入蒸登部。爾時茫無以應也。請申其說。予按。矜矜判然兩字。一從矛今。一從予令。不容相溷。華嚴音義上卷云。矜、毛詩傳曰。矜、憐也。說文字統。（林罕小說載所謂李陽冰就說文刊正作三十卷。其時復於篆字下側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者是也。非後魏楊承慶字統。）矜、怜字（矜俗憐）也。皆從予令。若從矛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玉篇二字皆從予令。無矛今者。是慧苑在唐時所見毛詩經傳並作矜。而玉篇則有矜而無矜。此古本未經竄改之據也。今考詩之矜憐字爲韻者。菀柳以叶天、臻。桑柔以叶旬、民、塡、天。皆眞諄部中字。古矜憐通用。論衡引書。予惟率肆矜爾。引論語。則哀矜而勿喜。並作憐字。憐亦眞諄部中字也。故矜與從矛今聲。訓矛柄、入蒸登部之矜。斷是兩字。（詩兢兢。左傳引作矜矜。說文兄部云。兢讀若矜。此從矛今字故通。）之（蒸韻）自漢人以二形相似。隸體雜書。如東海廟碑矜閔。費鳳別碑。愐憂矜厄。又矜此黔首。石經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辛李造橋碑。哀矜下民。左雖從矛。右仍從令。王孫叔敖碑。鰥寡是矜。右雖從令。左仍從予。石經尙書。惠于矜寡。乃直從矛今矣。於古從令聲之字。皆入眞諄部。其從今聲者。則入侵覃部。自晉潘岳哀永逝文。用矜憐之矜叶輿、承、升。從令聲者乃混入蒸登部。而矛柄之矜俗別從堇聲。郭注方言云。矜、今字作殣。巨巾反。於是從令聲者又混入眞諄部。降及唐時玉篇。乃槪作一矜字。（今本作矜。宋陳彭年等所改。）廣韻十七眞云。殣、矛柄也。古作矜。巨巾切。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借爲矜憐字。居陵切。又槪作一矜字。而分矛柄義入蒸。互易二字古讀。此古今音義之大變也。廣韻已後。矜獨行而矜遂亡。說文亦因以刪削矣。

顏讎由爲子路妻兄

孟子言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孫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與上文顏讎由截然若不相涉。後人相承此讀不改。考史記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全謝山答問從孫疏。以讎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貸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因舉此爲史公指作妻兄之證。閻氏釋地云。讎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案。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讎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至孫疏始明見讀法。閻全亦相沿俗讀習慣不悟。多方推揣。以求其合。不知孟子本文明白易見。卽史公所據以立說者也。

王豹

王豹。趙注謂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其實以豹爲衛人。並無所本。豈以淇水在衛。因處淇而即謂是衛人耶。余案。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邱。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以時代考之。於淳于髡所稱似屬一人。意者豹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因而未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此章髡對孟子語。皆盛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如緜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羼一衛人。且其所稱如華杞輩。皆當時大夫。姓名顯箸。斷不舉一他國編戶無名位者錯出其閒。知豹爲景公嬖大夫無疑也。惟緜駒無可考。或即高唐之邑大夫耶。

祼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祼之言灌。灌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此語殊未憭。王氏昭禹、薛氏衡諸說相承。率多牽混。余案。求神獻尸。非一時事。未可儱侗言之也。蓋祭祀以祼爲始。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既祼然後朝踐以薦腥。饋食以薦孰。記所謂報以二禮是也。既乃舉獻酒之禮。於是有羨尸卒食之事。當始祭。先用祼鬯求神。其時尸未入廟。固不容羼及獻尸禮。祭統尸飲五節疏曰。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案疏說。乃尸既入廟、主人祼尸之禮。即祭統所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也。鄭氏謂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是亞祼本屬之夫人可知。此則專據獻尸言之。與始祭時尸未入廟先用祼鬯求神者有別。又不得兼言求神也。孔疏謂初二祼。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薛氏衡亦云。二祼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祼不與焉。夫曰二祼。固決非始祭時灌地求神之祼矣。鄭氏以求神獻尸皆朝踐饋食以前事。因舉四字並說。後儒未能分析其節次。遂致丩葛不清。若一以尸入廟之先後爲斷。則劃然判爲兩事。而無所用其牽混矣。

臨碩

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又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本寫脫臨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行。而誤以甄子然孝行知名爲句。漢紀云。使甄子然臨孝存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二字。皆當據范書補正之。其姓俱作臨。至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弃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據此。則孝存名碩也。惟其姓作林。與范書異。考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皆作臨碩。禮記王制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興序。並作林碩。似當以范書爲正。作林非也。又考伏滔青楚人物論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至、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諸人。皆是儁字。知孝存爲碩字無疑。而其姓當作臨。又無疑也。十論七難。其詳蓋不可攷。孝經序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著書中有答臨孝存周禮難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答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答歌哭而請者一條。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此亦足見所難之一端。至閟宮序官三引。均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禽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以難周禮耳。十論更無從彷彿。蓋其人本康成弟子。又同鄉里。故得以往復辨難。然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肯苟同如此云。

灷

灷字說文無之。而書中鬻、栚、倂、勝、並從灷聲。似乎生子之文不應遺漏。大徐於倂下云。灷不成字。當從睽省。非也。其後廣韻、集韻、並不收灷。音義遂闕。獨玉篇、五音集韻有之。均訓爲火種。正字通直以爲同夷。引管子弟子職注。折即作折炎。今作灷。案弟子職。櫛之遠近。乃成厥火。房注但云。櫛、謂燭盡。不注音切。亦幷無折即作折炎字。楊愼譚苑醍醐云。管子弟子職。櫛之遠近。左手正櫛。乃取厥櫛。舊本櫛作即。叶音燼。櫛即皆假借字。正作灷。從火從収。音燼。以今本管子校之。俱不合。張楊並好僞造古書以欺世。其言未必足據。或古本管子櫛作灷。讀同燼。亦未可知。然究屬揣測之見。未敢信爲確證也。予友苗仙簏言。幼讀說文熊從炎省聲。思之不得其故。夢中見有人兩手臼火鬻之。驚而寤。因恍然於炎乃灷之譌。蓋六朝人書多變廾爲大。如弈奕、弊獘、弊獎之類。率瀾雜不分。因廾而誤大。又因大而誤火。於是灷省聲遂成炎省聲矣。予謂灷字若讀同燼。則與熊聲相去甚遠。其說仍不可通。不知灷既從収。則収亦聲也。證以鬻字灷聲讀作乳恐反。與鳥獸氄毛之氄同。則灷字決爲東冬部中字無疑。必如是讀。熊從灷省聲。方爲諦當。至韓道昭則作士懸切。音𩰫。其去収字本音益遠矣。

鳳氏經說

鳳韶著

卷一 宗法 大夫祭四親 九族無外兄弟有外 天子諸侯即位以殯明日 中月而禫當從鄭
父兄子弟 餕主言米飧饔主言飯 居處 下管金奏笙奏聲詩 大夫妻不稱世婦 皮弁
服 拜主乎言 文章主采帛言 車制 車前馬 車上器
卷二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饋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 賓皮弁
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 公一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
降階上答再拜稽首 公側受醴賓不降一拜進筵前受醴 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
答再拜 設飧歸饔餼 膷臐膮蓋陪牛羊豕 醯醢百甕夾碑 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薪芻
倍禾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侯氏升
致命 君視大斂主人六出 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 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 爲燎于
門內之右 其二廟則饌于禰如小斂 薦車薦馬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設洗于西階西南陳鼎
于門外之右 饎爨在東壁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
之 匜水在西階之南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 溲酒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
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 尸食舉于菹豆 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及衆

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 少牢尸食 主婦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
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受設之棗在糗東脯在棗東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條狼氏 上公五積 上公飧五牢 坐如尸立如齊 四十曰強而仕七十曰老而傳 下卿位
介者不拜 載鞭策 于外曰子 季武子成寢 孔子蚤作 朝不坐燕不與 大飲烝
卷三 關雎 麟之趾 采蘩 墉牆 在前上處 將仲子 叔于田 羔裘 著 猗嗟 十畝
之間 伐檀 椒聊 羔裘 小戎 終南 無衣 宛邱 七月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莪 采芑 正月 雨無正 小弁 大東 甫田 頍弁 車舝 賓
筵 魚藻 采菽 隰桑 都人士 緜 棫樸 皇矣 靈臺 生民 行葦 假樂 泂酌
卷阿 板 崧高 常武 載芟 閟宮 元鳥 濬哲 春秋討賊

右經說三卷，凡百有餘條，江陰鳳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韶，字德隆，江陰縣歲貢生，所居濱江，郡巷僻陋，槩生徒謀糈以活，城邑中無知之者，獨守一經，矻矻白首，困而不成，年七十□卒，嘉慶之十有六年也。國朝治經之家，獨盛于前代，而于三禮尤爲粹深，如長洲惠氏、四明萬氏、婺源江氏、桐城方氏、休寧戴氏、歙金氏，類能鉤稽故訓，探索隱誤，辨名當物，往往有疑辭奥旨，前人說之而愈晦，一經解駁，即犂然當于人心者，先生窮僻之壤，既與諸先生闊絕，其所著書，亦不能遍見，而窮思獨造，所得殆不相讓，以是知志致卓越者，固無所待，而道術之明，自有時也。然而諸先生盛時，聲望翕然，當宁與歎，公卿側席，承學之士，無不就而請業焉，而先生之居，去予居不十里，而未嘗相聞，比予友王君瑤舟爲予言，思欲一見，先生已歿，歿而其子不能世其業，及門之士，亦無有能傳之者，可慨也。瑤舟又言，先生經說盈筒，皆隨手條記，羼雜無次弟，釐訂逾月，始成此編，其缺落差訛，不能辨識者，尙十倍于此，精力疲薾，未能周稽，約予歸而盡以畀予，當更綜比而續刊之，以成一家之學也。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先生之說涉四子書者爲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塵中者，曰讀書瑣記，僅數條，其名皆非先生所自定，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略之，瑣記則幷入焉。瑤舟，名巘，陽湖縣學生，工文詞而邃于學，以沈思致病，所著學易五種說，亦有裨說經者。嘉慶廿有五年七月，刻于粤東，武進李兆洛敍。

鳳氏經說卷一

江陰鳳韶著

宗法

先王爲大夫士立有宗法。義取尊祖收族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以魯事方之。如桓公子季友爲大夫。是爲別子。別於正適莊公繼世君國也。爲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別子之適子孫。世世祖此。始爲大夫者爲太祖也。繼別。別子之適子孫也。爲宗。自別子之適子始。雖歷百世。族人咸奉其適爲宗也。繼禰。如季友庶子之適。祭庶子者也。亦曰宗。同庶子出之兄弟宗焉。曰小、宗之者但兄弟也。繼禰者之適庶子。乃其祖。主祖之祭。從兄弟宗焉。則爲繼祖之宗。繼祖者之適庶子。乃其曾祖。主曾祖之祭。再從兄弟宗焉。則爲繼曾祖之宗。繼曾祖者之適庶子。乃其高祖。主祭高祖。三從兄弟宗焉。則爲繼高祖之宗。繼高祖者之適。於庶子親盡不祭。四從兄弟。亦不復宗此適焉。如季友更有庶子三四人。宗法皆然。繼祖。繼曾高祖。亦統謂之小宗。大宗惟一。小宗無數。故大傳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此大小宗法。季氏如是。孟氏、叔氏、亦如是。故呂藍田曰。魯三桓爲三大宗。鄭七穆爲七大宗。其由他國來。特起爲大、夫士。亦如是。宗法如是止矣。而大傳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講家皆謂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皆庶

公子。不得宗君。則君爲之立一庶長爲小宗以統之。是有小宗無大宗。國君若有同母弟。則立爲大宗以統之。是有大宗無小宗。國君之弟止一人。是無宗亦莫之宗。愚按此說不可曉。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以齒。族食世降一等。五廟之孫。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以宗法之尊祖言。則諸侯祭五廟。公子、公姓、公族、皆從祭矣。以收族言。則族燕、族食。冠昏凶喪。同之者五世矣。是諸侯方且五世公族宗之。公子兄弟。身爲別子。復有何事當統。而君或立同母弟爲大宗。或立庶兄弟長爲小宗乎。別子之適祭別子。羣子統焉。故稱宗。當別子身。何謂宗乎。先儒有謂爲公子立小大宗。權攝祭事。傳至其子。而身爲宗矣。吾不知權攝之祭。是何祭也。周官大宗伯職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周宗人嘉事。王特爲之集同姓臣。賑燕朝睦族之政。天子以諸子官領之。諸侯以庶子官領之。故呂藍田曰。天子者王族大宗。諸侯者公族大宗。愚謂但無宗名。義實具之。抑此禮但祖廟未毀者然。五世之外。不可無統。故先王立之宗。使大夫傳一世卽各有宗。其義術矣。何嘗別子卽有宗也。自大傳謂君爲公子立大小宗。講家遂謂魯季友乃莊公母弟爲大宗。而統孟、叔、矣。并以例之王子。而謂周公爲大宗。統諸姬矣。宗之首重者祭。有周公、季氏、大宗之說。遂謂魯得立出王廟。祭文王。季氏得立桓公廟。如毛奇齡輩矣。嘻、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後人講大傳曰。公子不得宗君。本此兩言意也。祖宗二字。既有所不辨。而蔓衍公子有小大宗之說。轉謂魯得祭文王。季氏得祭桓公。其迷謬不足深論。愚獨謂大傳此條。推之于義。一無所處。稽之于典。他未有聞。姑闕疑可耳。萬氏亦云不知何義。既又推之以爲公子助祭當有統。故立宗。且繪圖以說之曰。適公子爲士。則爲小宗。以統庶公子爲大夫士者。此爲有小宗無大宗。適公子爲大夫。則爲大宗。以統庶公子之爲大夫士者。此爲有大宗無小宗。顧助祭之統。不出位列執事二端。廟中序爵。如適公子爲士。庶公子爲大夫。大夫序于阼階下。門東西之士。得參其列。統之耶。廟中序事。如適公子爲士。庶公子爲司徒。司徒奉牛牲。士得與其事。統之耶。萬氏又曰。此大小宗。及身而止。子孫在廟。又何以可無統耶。其說尙多。大概一字不可曉。

大夫士祭四親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則皆有祭。大夫三廟。太祖廟祭太祖。昭穆二廟其四主。上一廟。亦祭四親。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論者則謂程子之說。於經無據。或又謂禮以義起。大夫士祭四親。雖先王之禮未之有。義自可通。或又謂大夫士祭及高祖。亦必待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而然。三說皆非也。大傳干祫云云。乃誤會儀禮服傳。學士大夫則知尊祖。又引周衰大夫亦祫之失禮也。不足爲典據。夫先王立有宗法。大夫士之法也。大小宗見儀禮喪服經傳。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爲小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大傳、小記、兩言之。繼之爲言後也。後以主祭。所云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同庶子出之兄弟宗之者也。是爲繼禰之小宗。推之繼祖之小宗。繼曾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則于庶子親盡不祭。四從兄弟不復宗之。故曰小。大傳、小記、但言繼禰者、繼高祖者。一舉小宗之始。一舉其終也。小宗尙祭高祖乃遷。則繼

別子之大宗可知。而大夫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置于祖廟門外。又曰。遷于祖。鄭注曰。士祖禰共廟。廟曰祖。舉尊者言。夫稱祖該禰。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之見經者也。以例大夫昭穆二廟則四主。顯據禮經。何云先王未有而待義起耶。愚謂士祭四親。士喪禮祖廟乃該三祖。而一廟具四主者也。天子廟祭同堂異室。始于漢明帝。其實周家大夫士廟制已具之。抑大夫有太祖廟。別子之廟也。士喪禮曰。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說者謂適士二廟。祖禰共一廟。其一廟則亦別子也。大宗繼別子。百世不遷。則百世祭。此別子。此亦祭始祖之例。況四親而有不祭乎。論者還與程子爲是非。何也。

後見萬氏經學五書。亦據宗法疏明程子之說。然萬氏說尙有未安。大小宗法。大夫士一也。宗法之立。本于親親。一以人道有統。不立宗則派繁而渙。一以人本乎祖。不立宗則世遠而忘。宗法親上親下。以恩立也。萬氏則曰。先王使以德。爵以功。公子爲大夫。有功德焉。故後世得有大宗。而百世不遷。公子爲士。但五世則遷。然則先王之於士。不論德責功者耶。同爲先君之裔。士五世後。獨可渙可忘者耶。祭法。適士曾祖祭于壇。若終身無爵事。則終身不祭。而大夫高祖。亦祭于壇。此正與宗法大背。萬氏乃引之以證士不祭始祖。此治絲而棼之也。

九族無外。兄弟有外。

鄭康成注虞書九族曰。高祖至元孫。此古尙書說也。儀禮注曰。族。屬也。皆同姓有服之親。九族之三。見周官小宗伯職曰。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是也。儀禮喪服緦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爾雅釋親宗族章。亦有族曾王父母。族昆弟。有族祖母而無族祖父。有族父而無族母。蓋舉此見彼。麟趾詩。承公子公姓言公族。黃鳥詩統言邦族。分言諸父諸兄。二詩所言族。皆緦麻同高祖。此九族之四。見之儀禮、爾雅者。族之義爲屬。先曾又申之曰。骨肉相連屬也。是九族乃由己骨肉連屬。而上親下親各四。外此則疏遠而屬竭矣。服外稱族。經傳同亦見之。此由同姓一本而旁通之義也。曾曰袒族。周官曰四閭爲族。則又因族人聚而得義。釋親宗族章。又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此謂同父也。亦該從父之子。及再從三從及同姓之同行輩者焉。儀禮特牲、少牢、兩饋食禮。皆有兄弟。此則不論父祖子孫輩行。凡在廟助祭之主黨。則以兄弟目之。小宗之祭。皆有服者。大宗之祭。兼無服。不論行輩稱兄弟者。鄭康成曰。兄弟服名是也。然據喪服傳。當之以小功。則未盡。特牲饋食禮曰。洗獻內兄弟。注曰。內兄弟。卽記所云內賓宗婦。內賓宗婦注曰。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夫主人于族人之婦。無服者多。曰兄弟。本其夫而言。主人于姑姊妹之夫無服。曰兄弟。據姑姊妹大功言。是大功以下乃兄弟也。喪服經文。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據經三月。則屬小功言。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則以兄弟服當加。而曰此加服兄弟何如兄弟。乃小功以下之兄弟。若大功兄弟而加。則期而太重矣。然則兩傳皆有爲而言。非謂兄弟服始于小功也。不然。祭祖以上。則助祭有叔父。或有從子。服以期斷。叔父、從子。皆加期而正服大功。兩饋食禮兄弟難通矣。雖然。由父期而差祖父亦大功。而服名獨屬兄弟者。祖父至尊。上殺之服。不可主名。故主以旁殺之

兄弟也。曾孫爲曾祖齊衰三月。曾祖爲曾孫緦麻三月。服外者爲大宗子。如曾祖。則大宗子于服外者。亦有兄弟服之義也。故亦曰兄弟。釋親昏姻章。又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所云母黨者。外祖父母、舅、從母、舅之子、從母之子。妻黨者。妻父母。凡此兄弟。士喪朝夕哭禮。則加一字別之曰。外兄弟。母妻黨男子而外。又兼姑之子。及甥及壻及外孫焉。鄭注喪服。姑之子。據士喪禮曰。外兄弟。梅核。特牲饋食禮。內兄弟乃婦人。鄭注喪服。舅之子乃與姑之子對。注內兄弟。與士喪特牲兩禮經文錯注。不可曉。爾雅母妻黨及士喪禮所兼。皆異姓小功緦服。故稱兄弟。士喪禮與同姓並敍。故別稱外兄弟。此兄弟皆甥舅昏姻。故頍弁詩曰。兄弟甥舅。角弓詩曰。兄弟昏姻。二詩各三言兄弟。一注于篇末。一提于篇首。謂甥舅之兄弟。昏姻之兄弟也。然則經稱兄弟。同異姓皆有之。經稱九族。總無異姓。乃秦漢間人詩小序。以頍弁兩詩。皆言兄弟。則皆以刺王不親九族當之。而兩詩則有甥舅昏姻之文。歐陽、夏侯之徒。說虞書。遂謂九族乃異姓有服之親。父族四。高祖至元孫一。姑之子二。姊妹之子三。女子之子四。母族三。外祖父一。外祖母二。從母之子三。妻族二。妻父一。妻母二。此不可通之曲說也。陳祥道駁之曰。爾雅釋親分章標題于同姓曰族。于母妻異姓皆稱黨。兩言破的。

天子諸侯卽位以殯明日。

天子諸侯在喪卽位。有定所。有定期。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應門內卽路門外。立路門外庭。與內外羣臣正。始此卽康王之卽位也。路門外庭爲治朝。是康王卽位。卽治朝之君位。天子諸侯三朝。惟治朝日視爲正朝。卽位於此。所以示臣民之有君。定衆志。杜奸萌也。天子如是。諸侯亦然。特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中。諸侯避天子。在路門外庭之左。故聘禮曰。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卽位之所之一定者也。康王之誥。本與顧命爲一篇。天子七日而殯。癸酉伯相命須材。上溯乙丑已九日。大夫以上。斂殯諸死事。不數死日。故七日壬申殯。癸酉爲殯明日也。而受顧命于是日。卽位亦于是日。則嗣王殯明日卽位。周公之制也。諸侯亦然。春秋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喪至于癸亥。則以爲薨于壬戌者然。故丁卯殯。而公卽位于戊辰。亦殯明日。故杜注曰。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君卽位。夫卽位卽所云視朝。後世謂之臨朝。其禮、應門內、路門外。羣公在右序立。顧王南面與之序見。辨上下之體。定上下之分。羣公述先王陳戒。而嗣王求助。所謂示臣民之有君者如此。而諸侯亦可推。此卽位之期之一定者也。自僞伊訓襲舜格文祖之文。又襲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之典。而曰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似卽位必先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已終喪親政。固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之禮。顧命篇可覆按也。又僞伊訓與見祖聯文。似卽位必于廟者然。胡文定春秋傳、蔡九峯書傳、悉本之。不知卽位所以示臣民有君。正當在治朝。經傳亦無在廟之文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卽位者七公。遂謂諸侯踰年卽位。知天子亦踰年卽位。不知春秋七書元年正月公卽位者。皆譏也。始于桓而成于文。後遂習以爲常耳。蓋桓公作賊心虛。遲回以探衆志。至踰年而始敢行卽位之禮。故經書之。志變古也。文之正月卽位者。王瑤舟曰。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槩春秋長厤。十二月無乙巳。非其月。卽其日誤。大抵迫歲暮。故少遂緩至春正耳。且嗣君卽位非踰年。左氏亦有明文。莊公八月薨。傳卽曰。

子般卽位.而十月傳曰.賊子般.文公七年四月.宋成公卒.傳曰.昭公卽位而葬.子般、宋昭公、皆不踰年卽位.傳雖未明言殯明日.而殯則死者少安.乃喪禮一大節目.示臣民有君而卽位.不于此時何時.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宋昭公.卽位殯明日.可推也.隱公元年經前傳曰.隱公立.莊公三十三年傳曰.立閔公.閔公二年傳曰.立僖公.莊公亦必卽位于桓公十八年四月喪至後六日.傳文無事.連及耳.然則隱、莊、二公卽位.必遵殯明日舊典.而踰年亦不復擧行卽位禮.故隱、閔、莊、僖、元年正月.經皆不書卽位.而傳又各釋其故.曰攝.曰夫人出.曰亂.曰公出.者.左氏似亦據元年正月七書公卽位者爲典.從而爲之辭.而不知適與子般、宋昭公未踰年明言卽位者自相矛盾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卽位之期之所昧.雜如是.惟顧命、康王之誥.可以正之.後人轉據伊訓、公羊.疑駁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

中月而禫.當從鄭.

韓子曰.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小學而大遺.辨理是非.固大于句讀之辨也.然學者窮經.不辨句讀.則亦將評經惑世焉.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康成注曰.中、間也.大祥二十五月.間一月而禫.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以是月禫歲上祥縞.遂謂士虞禮中月爲大祥月之中.且據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據大祥除絰去杖.喪之正服也.祥而縞禫而纖.更延兩月.哀未忘之餘服也.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期喪猶祥禫異月.三年喪豈容祥禫共月.閻百詩曰.檀弓是月禫.立文與論語是日哭同.發下徙月樂.不蒙上祥縞.如閻之說.祥而縞、句.是月禫.讀.徙月樂.句.王肅固不識也.而朱子說經.又有文例焉.聘禮曰.士中日則二雙.鄭注亦曰.中日、間一日也.蓋主君餼賓.乘禽之數.視饔餼牢三等.諸侯每牢.乘禽日十雙.卿大夫每牢日一雙.士無饔餼大牢.日一雙.則數太少.故間一日二雙.大射儀曰.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鄭注曰.中等、並一等.並亦間之意.中月、中日、中等.皆儀禮文.文正一例.中月可倒爲月中.亦得以日中、等中.訓中日、中等乎.是王肅又不諳文例也.按文例與辨句讀.皆窮經之要法.然則句讀之辨.小于辨惑.爲童子循誦言.如王肅短聖經三年喪之二月.其惑亂實由句讀之淆.則辨句讀亦非小也.(朱子嘗從王說.以儀禮全文核之.是朱子未定之論.)

父兄弟子

敎者曰先生.學者曰弟子.見鄉飲鄉射禮.於今尙然.先生且無論.以四子書之.弟子言之.弟子入則孝.弟子孰爲好學.弟子不能學.召門弟子.謂門弟子.弟子惑滋甚.養弟子萬鍾.弟子恥受命.皆對敎者之稱也.(弟子入孝章.前人謂是通小學敎法.由弟子二字見之.弟子齊宿.對大賢之前.以學者自居也.故孟子曰長者.亦以先生自居.不言兄長.書文.)二字倒文.則對父母兄長之稱.如率其子弟.下文又使其子弟.富歲子弟.凶歲子弟.其子弟從之.驅其所愛子弟.是也.(太子申之外.親屬死者容有人.惠王)弟子子弟互易.則文義不通.然則色難章弟子與先生對言.可知矣.雖然子弟對父母兄長.其義顯白.若夫學者.非敎者之弟.非敎者之子.且弟是一人.子是一人.又行輩殊.何以合併而目學者.抑孟子曰.師也.父兄也.敎者非學者之父.非學者之兄.且父是一人.兄是一人.又尊卑懸.何以合併而目敎者.曰.此由服名.喪期得也.古者人在功緦之服.不論行輩.皆爲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見喪服傳.一見喪服記.喪服經.曾祖齊

衰三月.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之也.功緦之人爲兄弟.故以兄弟名功緦.鄭注曰.兄弟、服名.是也.喪期子爲父斬衰三年.父爲子齊衰期.古之敎者學者.相爲服皆緦.檀弓.夫子喪顏淵、子路.若喪子而無服.門人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喪父、子也.若喪父三年也.無服.無喪父斬衰之服.但有弟服兄之緦.故曰弟子.喪子、父也.若喪子期也.無服、無喪子齊衰之服.但有兄服弟之緦.故曰父兄.何不父兄子弟對文.恐其混於對父母兄長也.抑先輕服而後重喪.貴學者之致哀歟.先重喪而後輕服.優敎者之節哀歟.以君子之義求之.樂有賢父兄.亦當屬敎者.若論語、孟子.兩入事父兄.則爲生我之父.天顯之兄.孟子又云.父兄百官.卽中庸之諸父昆弟.特牲禮.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少牢禮.變文曰後生.則賓黨主黨後生之同輩子行相禮者也.大射儀、投壺禮之弟子亦然.此父兄弟子凡四人.當隨文求之.正錯先生爲敎者專稱.若孟子稱宋牼先生.則又年長者通辭也.

饎主言米.飧饔主言飯.

古者王侯待朝聘賓客.有飧、饔餼、禮.其見周官掌客.而儀禮聘禮尤詳.聘禮待侯伯聘賓設飧之文曰.飪一牢.在西鼎九.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歸饔餼之文曰.饔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云云.東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云云.餼二牢.陳于門西.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醯醢百罋.夾碑.米百筥.設于中庭云云.注曰.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又曰.牲殺曰饔.生曰餼.由注之說.則飧、饔餼.皆主牢言.而豆簋簠米之屬.皆從設者也.案說文.形氣之氣本作气.其加米者.卽饔餼.餼字.後人以氣爲形气之气.故又旁加食字.以爲饔餼之餼.則餼主米食言.餼禮有生牲.非生牲爲餼也.中庸作旣稟.旣卽古食字.古旡、气、通耳.知餼爲米食.而饔飧亦比類得解焉.蓋饔聘禮亦嘗有疑矣.熟食爲飧饔本義.而牢有飪.又有腥.則與熟食之義不相應.注之訓饔以牲殺與餼對訓.不慊于心.今以氣字从米加食之意.與飧饔反覆推之.飧饔二字.亦皆从食.說文.夕食曰飧.故從

夕.詩曰.有饛簋飧.簋盛黍稷.則飧固謂飯.朝曰饔.夕曰飧.飧爲飯.則饔亦可知.乃知餼禮主中庭之筥米言.而飧饔亦主堂上夾室簠簋之飯言.其各有牢.則待賓備其禮而加之也.夫以饋牢之盛.而禮之名主于飯若米.正如公食大夫禮.亦烹牢而所以名禮者.獨主黍稷稻粱之飯曰食.其諸食主穀之意歟.僖十五年傳曰.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襄二十九年傳曰.餼國人粟.越語.生二子.公與之餼.王制.窮民皆有常餼.及中庸旣稟.凡此所云餼.但給米而無牢者也.又有雖待賓而無牢者.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餼.周官宰夫、牛人、舍人之屬.饔餼之牢.皆稱牢禮.則致禮卽謂致牢.禮.係侯伯致之.而地主歸餼.惟米餼.不謂生牲.斷然可識矣.抑周語曰.廩人獻餼.餼也獻自掌九穀之廩人.米食爲餼.不更皎然乎.聘禮.主國大夫亦餼賓.而聘記曰.凡餼大夫黍粱稷.蓋主君餼賓.黍稷稻粱備.大夫之餼下于君.但有黍粱稷而無稻.餼訓生牲.記文何以通乎.且掌客待賓之積.亦加牢而牽.亦將曰生牲爲積乎.夫餼既誤訓生牲.則又有轉而相之之誤.僖三十三年傳曰.脯資餼牽.服氏云.腥曰餼.生曰牽.是也.蓋以餼爲生牲.則牽字贅.不得不強以餼屬腥.不知脯資餼牽四字不平.脯資者、脯之資.謂獸物.餼牽者.餼禮之牽.謂牛

羊豕。惟獸物牛羊豕皆竭。故令客厭圍取麋鹿。此傳文意也。或疑聘記曰。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注家皆謂烹大牢以飲賓曰饗。則此餼無米。哀二十四年傳曰。餼臧石牛。此亦更不言米。二者何說也。曰。古禮食飲不相兼。故公食大夫禮無尊壺。燕禮、鄉飲酒禮、無簠簋。兼之者惟饗神亦惟饗賓。特牲、少牢、南饋食禮。尸既飯。又獻尸。地官舂人。供賓客之饗米。注曰。饗兼食飲。是也。雖古人不極口腹。主人食飲兼具。而以神待賓。則賓亦以神自處。而不復食飲。然饗賓之意。則主于飲之食之。饗曰餼。固以主尊壺簠簋之賓之米言耳。左傳云云。則言餼而有米可知。但餼賓禮宜加牢。牢必牛羊豕具。齊餼臧石惟有牛。故指言牛。而太史亦謝曰。牢禮不度。非謂無米。惟論語餼羊。記者以魯君不告朔。則有司供羊不殺。如餼賓之羊生牽而陳。故借用餼字。以見不告朔之意。則義爲生牲。此實僅見。雖然。餼固主言米。飧饔主言飯。而飧饔何以殊名。禮賓何以有飧有饔有餼。又何以先飧後饔餼也。天官宰夫職。先鄭注曰。飧夕食也。後鄭不從。然據聘禮設飧。則在賓始入國都館時。覲禮。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人勞侯氏。遂從之入國。天子近郊五十里。正合古者吉行之數。一日內。受勞儐使。行五十里。既入國。又入朝請命。乃即館。于是致飧。不日夕乎。小雅有饛簋飧。蓋亦王使徵役徵財。始至即館致飧。譚大夫即事爲興也。聘禮。賓至之明日行聘。聘日歸饔餼。行聘凡八節。節繁事簡。質明而行。終朝而畢。賓退致饔。則在朝食時。聘義曰。日幾中而后成禮。漢人大言之。然則飧饔之禮。固即致禮時取朝夕食本名名之也。朝聘之賓不遽歸。致飧饔禮。賓皆拜受。送迎多儀。每日致之。則朝夕儐儐。于是餼與饔並致焉。飧饔以飯。朝夕食之熟者也。餼以米。朝夕食之生者也。筥米或百二十。或百或八十。皆計供旬日。饔飧有餘無不足。然後更致。聘記曰。旬而稍。考工記曰。致稍餼。是也。稍餼無牢。受之之儀。亦殺于與饔並致之餼。凡此所以曲致養賓之意。禮文雖縟。而皆有意可求者也。自生牲之訓。不得餼字之義。遂使飧饔亦不見指趣。讀書之貴識字如是夫。

飧饔二禮。據聘禮。飧設于賓至之夕。明日朝聘畢而致饔。以爲義取朝夕食。頗非臆說。或者謂聘禮賓、有侯閒之文。是主國或有事。行聘不必賓至之明日。饔致于行聘之後。則明日朝朝食之說未必然。此泥讀聘禮者也。周官司儀。五等諸侯相爲賓。其臣相爲國客。致饔皆在將幣後。大行人。五等諸侯朝天子禮。九牢七牢五牢。即致饔也。皆在將幣前。蓋天子尊。禮尚舒徐。不必賓至之明日即受朝。故覲禮賜侯氏館之下。有戒日之文。而饔則明日朝即致。養賓不可一日缺也。此大行人所以敍于將幣前也。諸侯不敢擬天子。賓客即館。厥明即行朝聘。傳所謂公不留賓也。故司儀敍致饔于將幣之後。聘禮賓曰俟閒。注謂不敢奄猝主人。最允。此爲恭之辭。其實侯國朝聘禮。即行于賓至之明日質明。執令走國果有故。不得遽見賓。而明日朝則必致饔。聘記聘日致饔。據明日行聘之常者立文。非謂致饔必聘後也。僖十五年傳曰。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時晉侯見獲。不在朝聘賓之列。以將爲成。故館而賓之。而館饋連文。是古者館賓即饋牢致養。其饋朝聘賓。不必在行朝聘禮後也。其尤顯然可據者。國語。襄王使太宰及內史賜晉文公命。其文曰。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及期。命于武宮。亦館饋連文。而敍于及期之上。是饋饔不在行賜命禮後也。而朝聘可知矣。

居處

居字之義非一。論語。居。吾語汝。孝經。坐。吾語汝。孟子。坐。我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也。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褥。良是。余廣其說曰。居必遷坐之居亦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以玉藻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文體例之。居亦謂坐。自檀弓以負手曳杖逍遙謂聖人下文當戶而坐。後人直以當戶爲欄截戶。遂謂聖人坐亦非所坐焉。不知當戶乃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東南之戶也。又如孝經首曰。仲尼居。亦謂坐。曾子侍。即侍坐。觀下文自見。又如曲禮。群居五人。即群坐。不可枚舉。當隨文求之。處、安處也。所在可安而安之也。見處丘何其處也、詩傳。又四牡詩不遑啓處。傳曰。啓、跪。處、居也。先儒之說曰。古人席地。兩膝著地。而直身曰跪。是爲危坐。對文跪坐有別。散文危坐亦曰坐。然危坐亦得坐名。見于說禮者多。亦曰啓。兩膝著地而身著于踵曰坐。是爲安坐。亦曰處。傳以居釋處。本采薇、出車詩。兩言不遑啓居。處有安義。義與居通也。然此二字。散文則通。連文則別。論語告樊遲之居處。對下執事與入。謂燕居無事而安處。獨居無人而安處。居以身之坐之安言。處以坐之心之安言。若告宰我之居處不安。則與上二句對。謂食嘉穀之滋味。不甘而茹蔬。聞和音之鏗鏘。不樂而撤懸。居當戶之穩適。不安而隱廬也。諸家以平常在家釋居處。于居處恭可混。過于居處不安。則鶻突不可通。凡爰居爰處。兩見于詩。將作何解耶。

下管金奏笙奏聲詩

小雅笙詩六篇。朱子主有聲無辭。謂古經篇題下必有譜。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諸儒據徇皆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謂聲生于辭。辭調爲譜。說亦有理。及讀周官金奏九夏。儀禮管新宮。禮記管象。覆之

經文及諸家說。乃知笙奏金奏及管。其爲堂下之樂同。而有聲無辭亦同者也。先儒據詩序。以維清詩當象。言凡歌詩皆三終。書次第三篇。左傳。歌鹿鳴之三。稱叔備舉四牡、皇皇者華。歌文王之三。國語備舉大明、緜、是也。升歌清廟。下管象。則維清已在清廟三終之數。豈又管之。新宮之管。諸家以斯干詩當之。然大射儀曰。新宮三終。亦管無羊、節南山乎。國語善肆夏之三曰。肆夏、樊遏、渠。先儒以頌之時邁、有肆于時夏之文。而以時邁當肆夏。遂以思文當渠。執競當樊遏。樊遏、渠。凡勿論。穆叔稱三夏、大子以享元侯。享元侯而樂奏時邁其邦。昊天其子。情事不倫。況九夏之曲節行步。出入爲多。而肆夏乃及此宏辭大典乎。且金奏曰肆夏、樊遏、渠。頌詩篇題曰時邁、執競、思文。管曰新宮。雅詩篇題曰斯干。管曰象。頌詩篇題曰維清。是肆夏、新宮、象、雅、頌、并無其名。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名厠小雅。亦不繫以辭。例以堂下樂則皆無辭。事有或然者矣。且夫笙奏六。管新宮三。象三。金奏肆夏三。九夏則二十七。若有詩篇。當三十九。其章句字亦云繁矣。雖樂崩而辭不具于雅頌。亦當散見十一于他書。何以三十九篇銷蝕之餘而幾章寄句牘字。歲籍極博。絕無影響也。何以經傳所稱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文王、大明、緜、清廟。十五國風。辭皆具在。而獨不能確指一字于三十九篇也。此豈得曰事之適然。然則堂下樂皆無辭。十得五六矣。而證之經文又有可得十九者。經曰歌。歌、口也。立文主辭也。經曰笙。曰管。曰金。管、笙、金、器也。立文主聲也。嘗就諸儒辭調爲聲譜之說推之。所云調者。按辭之音節。而以四上調爲腔曲也。管、笙、

金、不能清吐字音而奏辭則但以腔曲著爲聲譜而教工工但奏四上之聲而已此其發德導和以聲爲用無取乎辭辭亦不存非如歌之逐字清吐于牙齒舌喉脣而一字不磨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言各有當其實人聲必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者爲聲非徒四上之聲也文王世子曰既歌而語合德音之致凡登歌則下管繼之語但合歌而不及于管則歌主辭而管無辭可見而金奏笙奏無辭亦具見伶人樂章但有管笙金之聲譜而曲名三十九載籍不傳曲中一字者亦以此觀于鄉飲酒禮、燕禮、歌笙分奏者小雅笙奏無辭合樂歌笙並奏者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則又一字字具在益信而有徵矣雖然南陔六曲與九夏、新宮、象同爲堂下樂無辭而名獨廁于小雅者何也曰詩乃樂章孔子刪詩亦即以定樂笙入三終即歌笙間兩見元公儀禮用樂之節也即元公作樂時籍付伶人守之孔子序詩樂以元公用樂舊章則笙奏之曲名聲譜如其舊章而廁于小雅焉朱子曰譜亡非懸揣也若九夏、新宮、象之曲名聲譜併不列于雅、頌之中樂崩散失孔子無由廁之故不同于笙奏云爾夫堂下樂既無辭則義更弗論南陔六曲詩序穿鑿立之義毛傳故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所云有者非眞有所云亡者則眞無千古破空之論也束晳據序義而補之事既贅疣又非當日之義未免誣古況肆夏併無穿鑿者之義皮日休乃補之哉或曰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亦非詩乎曰一管一賦其名偶同實不相涉新宮之賦或可以斯干詩當之然斯干詩取首句下二字名篇未聞賦詩篇名與三百篇異者當亦如河水、轡之柔矣之屬而孔子刪之要不可與儀禮之管相提並論也

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即左傳所云肆夏之三歌文王、大明、緜即所云文王之三韋、杜內外傳注皆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非也以文王、大明、緜爲文王之三例之則樊遏、渠乃肆夏之二之三肆夏、樊豈二名疊出且肆夏之三曰肆夏、樊遏、渠則九夏各別有其二其三肆夏之二之三豈仍屬九夏之韶夏、納夏此皆據傳文可推而決者

大夫妻不稱世婦

古賓祭之禮必內外官備得備官惟天子諸侯世婦者天子諸侯相祭祀賓客禮事之內官也天子諸侯冢子稱世子蓋天子世天下諸侯世國其冢子皆繼世者世婦既相禮事亦以廣世嗣其子有時亦得繼世也天子諸侯內官之外婦人無稱世婦者天子世婦見周官天官、春官又雜見禮記曲禮、玉藻、昏義諸侯世婦禮記十六見其見諸喪大記者唐以後講家可異焉喪大記九言世婦皆諸侯之世婦也其記卒之文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死于下室康成注曰變命婦言世婦見尊卑同蓋謂以世婦包命婦也記又謂大夫妻不皆卒于適寢則補言之曰內子未命云云適寢二字殊可疑鄭注曰世婦以君之次寢爲適寢當由國君體大路寢外二小寢容有得稱適寢者故大夫正寢稱適寢本之載籍不盡存無可徵耳不然記文竟謬矣記復之文曰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禮衣此亦以世婦包命婦者記杖之文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此則不包命婦專言世婦矣儀禮喪服婦人爲

夫之君不杖期也記食飲之文曰君之喪子大夫三日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記大夫士禮弔使之文曰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有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有夫人之命則去杖有世婦之命則授人杖士之喪于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注本下如大夫作如夫人大夫世婦中間當有之命二字耳誤也）記君夫人襲斂殯之文曰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于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夫人于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于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以上三條五言世婦亦皆不包命婦未條言世婦又言外命婦益灼然矣孔穎達據君夫人大夫世婦對言遂謂大夫妻亦稱世婦然而授世婦杖則何以通記文末條何以言世婦又言外命婦也陸農師則從而附和之曰大夫妻稱世婦者大夫不世爵而妻克生子則世矣然士庶之妻孰非生子者亦得稱世婦乎吳幼清據內子未命之文亦從而附會之曰未命曰內子已命曰世婦此其說尤駁甚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周官司士職曰以德詔爵虞書曰天命有德先王之爵必考德而命之女德無由考故爵從夫抑寓刑于之微意焉夫爵由于命曰無爵則無命何未命之云曰從夫則其夫受命而婦即被命何未命之云而世婦大夫妻之謬更弗論也然則內子未命記文何以云然曰禮記非聖人手定周末秦、漢間宏覽博物者援拾附會爲之雜記曰夫人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夫春秋論君除喪尙不覲王受命況夫人乎前人謂此因娶同姓而依響逐影之談其說最允內子未命之文正其類也夫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內子未命均屬記禮之文但已自相矛盾婦爵從夫可信學古者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玉藻曰唯世婦命于奠繭亦庶幾可信此言天子世婦也婦爵從夫則無自升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后之下凡四等夫人擬外官三公九嬪擬九卿卿妻禮服鞠衣世婦擬大夫大夫妻禮服襢衣女御擬士士妻禮服褖衣夫人、九嬪唯其人不必備世婦德優可充九嬪者則命之服卿妻之服以相禮事女御德優可充世婦者則命之服大夫妻之服以相禮事春宮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殆由奠繭之命者歟其每宮中士八人亦女御德較優者命之服其本服相禮事時從世婦之列焉婦人之被命者唯此而已故玉藻又曰其他則皆從男子其他謂邦君之妻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子又何未命之云吳幼清據大夫世婦內子未命望文臆撰固屬不典魯語曰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內子、命婦互文也鄭注、孔疏據之遂有內子卿妻、命婦大夫妻之訓徧核經傳其說亦不的如謂內子專屬卿妻則魯語固稱卿之內子矣而喪大記大夫內子連言者一對言者二何也如謂命婦專屬大夫妻則魯語命婦固在卿之內子之下列士之妻之上矣而周官如秋官所稱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儀禮士喪禮曰有命夫命婦則坐豈獨遺卿妻者乎愚謂子者男子有德之美稱古者卿大夫皆稱子曲禮大夫于外曰子春秋如高子詩如碩子是也內子之稱本其夫之爲卿大夫而言正猶邦君之妻稱小君耳命婦之稱則本其夫之受爵而言也然則內子命婦卿大夫之妻通稱祭義曰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尤卿大夫妻通稱命婦之顯據內子豈專屬卿妻命婦豈專屬大夫妻乎或曰士亦有爵命命婦當兼士妻曰古者大夫以上乃稱貴士與大夫貴賤相懸雖亦受爵命其妻不在命婦之列喪大記曰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汎拜衆賓于堂上衆賓士妻也大

夫內子士妻。與大夫士對。特拜命婦。與拜卿大夫于位對。汜拜衆賓。與于士旁三拜對。命婦不兼士妻。此記明徵矣。大抵考禮皆一枝一節。必會通三禮。參之左、國。爲說方不剌謬。內子命婦。注疏說雖不甚遠。然小疵不免。說經豈容有疵。唐以後講喪大記世婦最易蔽惑。然亦最要。故考論之如是。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公侯有夫人。有世婦。舉公侯以該伯子男也。否則諸字誤爲公也。否則公侯概謂諸侯也。或乃泥公字。遂謂公侯降天子一等、但有夫人世婦。則伯子男降公侯一等。但有世婦。而世婦爲伯子男正妻之稱。然則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孟子引禮諸侯耕助夫人蠶繅。所云邦君諸侯。不數伯子男者耶。春官世婦。有卿大夫士之目。賈疏以奄人當之。則婦人而男子矣。柯氏謂卿大夫士妻之有齒德者。亦泥于卿大夫士之目耳。此亦皆講世婦之異說。顯然駭聽。不足堅學者之信。總之周官、禮記世婦數十見。可以一言蔽曰。天子諸侯內官相禮事衆廣世嗣者之號而已矣。

皮弁服

儀禮士冠禮、士喪禮。皮弁服皆不著何衣。古者衣冠同色。五冕皆元。則皆元衣。元冠則元端。諸侯朝服。元冠緇衣。染緇多元一入也。爵卽五入之緅。爵弁之衣。則七入之緇。至于黃冠、野夫草服也。禮不下庶人。不在司服九服之列矣。而黃冠亦黃衣。皮弁色白。故鄭康成注士冠禮。以十五升白布。當皮弁之衣。然玉藻季康子朝服縞衣。孔子謂諸侯皮弁告朔卒告朔事。然後服縞以視朝。然則縞衣、皮弁之衣也。縞、生絹。非布。康成注玉藻亦云然。注王制縞衣。亦云皮弁之衣。先儒或謂告朔聽朔皆在廟。或謂聽朔在朝。據玉藻此文。則在朝爲確。古人禮事。終事不更衣。亦于此可徵。王制曰。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祭畢冠該衣。養老畢衣該冠。郊特牲。殷冔與夏收周弁。冠子三加之服也。再加皮弁。則夏殷周共之。祭重于養老。冔尊于皮弁。乃皮弁而緇衣。故鄭注縞衣爲皮弁之衣。而士冠禮皮弁服。獨不引玉藻、王制縞衣注之。諸侯朝服十五升緇布。皮弁服爲天子朝服。遂附合而以十五升白布當皮弁衣。殊不可曉。士冠禮注曰。皮弁以白鹿皮爲弁。象上古也。疏曰。上古未有麻絲。以白鹿皮覆首頭。夫皮弁不忘古故。冠禮再加。三王共之。則皮弁服縞衣素積。由來已久。久則人人習知。故但曰皮弁素積而四字相傳曰熟。故祭統、郊特牲。亦屢見其文歟。雖然。皮弁之用。天子視朝。諸侯告朔。聘禮主賓。皆服之。而郊特牲皮弁素服。有送終之義。素服白布。縞衣亦白縳。奈何以近凶之服。行視朝諸禮也。曰。白者、五采之一。先王制禮。五色比象。不以白爲凶。麻色本非皓白。將爲布。必先有事其縷。而水濯之。又灰治焉。既爲布。又必有事其布。如縷而白。乃著五服之衰布。以縷之粗細別重輕。布縷兩練事。而斬衰之絰。且用黑黯色老麻。是凶服主疏麤質素。而不主白也。故旗有大白。而商人且以白爲一代所尚焉。或曰。冠、弁、冕、其衣各有屬。何以皮弁有時爲素服之冠也。曰。取其質素也。故小記。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天子弁絰。亦同之。與視朝諸禮所服縞衣皮弁正服絕不相蒙也。

拜主手言

古人拜法。最之經傳及儒先。男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對頓首、稽首、首至地。而此但至手。首猶空者然。再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頓首。首頓地卽舉也。稽首則首至地而稽留。小頓乃舉。視頓首益敬。故郊特牲曰。稽首、服

之甚也。遭喪拜謝賓。則尙右手。父母之喪。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稽首以致敬。稽顙以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首者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節遂相反。元公制禮如是。後人以謝賓故拜。則後稽顙焉。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謂先謝賓後致哀。于人事之序爲順。先致哀。後謝賓。尤徵哀痛惻怛之至。二者皆凶拜。後稽顙則周衰之變禮。孔子從其至。猶之衆拜乎上。違而從下之意。所以復元公之禮也。士喪禮曰。拜稽顙。謂拜禮用凶。卽先稽顙而立文。先言拜。初制禮時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喪易稽首爲稽顙。則言稽顙而先稽首可知。不嫌于先拜也。康成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凶拜。誠是。不以後稽顙者爲周衰變禮。而以爲殷禮。而引以釋太祝之吉拜。則非。夫稽顙則不得云吉矣。所云吉拜者。賈疏引雜記。父在爲妻不稽顙者是。他如舅姑之主婦喪。凡男婦之攝喪主者。皆不稽顙。而變手之左右上者以別之。但別以左右手之上。無大遠于吉。故曰吉拜。原拜之義。字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故禮經有尙左右手之文。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卽尙書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太祝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異尙而別。空手、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又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首、稽顙。皆拜時有爲而爲。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拜主手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交手據地如常。兩言手據地。拜字實沙印泥。檀弓。秦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鑿證。太祝注引尙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屬首。則頓首、稽首、稽顙。皆誤認經文爲正言拜。此差毫釐繆千里者也。至於振動之拜。施於事變不常。若後世所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意思。或乃謂恪恭之極。如聘賓三退負序之類。不拜而致敬。更甚於拜。夫既云不拜。卽敬甚於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而拜而列九拜。是更不問拜義所主也。此作時文弄筆伎倆。不可以說經。約經傳之旨。衆說之醇疵。拜之義法。可詳者如此。自太祝注以拜手當空首。而拜屬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再作稽首一拜者也。至吳幼淸又混稽首、稽顙爲一。謂以凶禮故易首字爲顙。以別於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閻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注。幼淸稽顙卽稽首之說。遂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嘻。以閻氏讀書有識。而承誤不辨。且勿復論。抑子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閻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拜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心平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微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郤至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腰矣。甲者將爲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鑿其肢體。而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一字不得指歸。以閻、方之淹博。亦不免于冥冥決事矣。考古豈不難哉。

文章据采帛言

禹貢、織文、大東詩、織女不成章、此文章二字本義也、專据采帛言、蓋文章稱織者、染采絲織之經緯參錯而文也、經緯參錯成物象、明白顯著而章也、帝舜欲觀古人之象、會繡日月云云、亦曰十二章、是也、傳稱火龍黼黻昭其文、則會繡亦有雜五采之文、而無經緯、惟織有之、故諡法經天緯地曰文、是織文為文之本義、章亦織章為本義、莫分曉於六月詩織文鳥章一語、曰鳥、已見鳥隼之旗、識字不必讀幟、幟字不見三代載籍、史記乃見之、自秦漢下滋多之字、豈可轉改古經、左氏最近古、隱公五年傳蒐苗獮狩治兵、所以昭文章、明貴賤、此文章與六月詩同義、謂如春官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云也、杜注旌旗二字極合、然語焉不詳、又連言車服、則豈謂兵車革路田車木路、兵服韋弁戎服冠弁、貴賤不殊、何文章之昭貴賤之明之有、大約言文可以該章、文不徒文、必有章也、言章可以該文、章有由來、文所為也、文以施功、言章以成功、言章非文不成、故二字連言、先文後章、不可倒也、以上所陳、皆文章本義、論語、孟子、兩成章、皆借喻學業、此章字猶言品格、論語借用章字、并借用裁字、則文章專言采帛、蓋可見、易傳六位成章、借喻卦象六爻陰陽疊用、如經緯參錯成物象、然此章字猶言體段、又以章字該文而借言之者、則為章于天、追琢其章、出言有章、是也、又以章字有明著意而借言之者、則平章百姓、五服五章、俾民用章、不見而章、憲章文武、闇然日章、是也、（書、祖述、宗其道而傳述之、憲章、守其法而表章之、删詩書、定禮樂、皆表章之實、文武之政一章、亦表章之概、）聖人修道立教、禮樂刑政之屬、經緯條理昭著、則借章字、删法、假樂詩率由舊章、抑詩維民之章、載見詩曰求厥章、是也、裳裳者華詩維其有章、諸侯求天子之章而率由之、故有也、論語稱堯、又並言文章、文不在茲、又但言文、而文字借言尤多、點畫參錯成字曰文、字句參錯達意曰文、仁義禮智為文德、詩書禮樂為文教、其餘文武、文質、文明、文理、不可枚舉、皆經緯參錯之義、轉轉相生、此文章二字之源流也、若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便不甚可曉、又秦月令曰、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不論染絲染帛、豈有二采雜染者耶、祭義曰、夫人繅三盆手、布于世婦、使繅、遂朱綠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與考工記之色絕不類、均不可曉、

車制

夾車兩旁圓轉者曰輪、上古聖人觀轉蓬而制之、（輪字从侖、侖、叙也、侖字、从亼一冊、侖知也、車輪三十輻、聚全括勻布俱之、取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輇所直木為之、車取[illegible]牙也、揉輮、許穿、皆以輮為輪、其實輮所以挂輪使不行、離輮、整輮、謝去輮、車乃可發也、）合轂、輻、牙、三者為之、輪之周郭踐地者曰牙、（乎此、牙亦曰輮、輿解曰牙、車取[illegible]、屈一木為之、宜用火揉取曲也、亦曰輞、如網之四圍也、）輪之中空受軸利轉者曰轂、長三尺二寸、視大車轂尺五寸為長、詩曰暢轂、轂受軸之大穿曰賢、小穿曰軹、輻湊處其穿曰藪、（穿賢轂空中、空中者藪、故轂字从殸、穿在轂末、轂末曰軹、字从只、只止也、轂材止于此、軹亦曰軎、軎、賢之義為大、大則能容、小[illegible]、軹與[illegible]同、軸端曰軎、轂末軸端在一處、故有軹、軎二名、藪、槷也、三十輻湊聚其外也、）轂出輻外一尺九寸者曰軝、以皮覆之曰幬、幬而急束曰篆、詩曰約軝、考工記曰、幬必負幹、陳篆必正、春官曰、孤乘夏篆、（束轂皮急、其形環起如篆刻、）轂端凸曰錧、士喪禮曰木錧、（錧、輨同、轂端凸、輨轂少出轂外受錧、則有之、以近轂端、近通之說、故士喪禮注曰、錧、古文作輨、）轂穿賢、軹、藪、與軸相磨、以金固之曰釭、亦曰鐗、亦曰輠、亦曰過、史記曰、炙轂過髡、（四字字之轉、轂過有脂、炙之、出不竭、髡其口以戲之、）輪之轂牙間直指、上榫入轂、下榫入牙者曰輻、考工記曰、

輪輻三十、象日月也、（輻字从畐、畐、富也、三十之數富也、）輻近轂稍粗者曰股、近牙稍細者曰骹、（大曰股、小曰骹、取以人股、骹為之、）輻榫入轂者曰菑、（立曰菑、菑亦曰弱、弱同溺、榫鑿之合、如輪立水中、所謂知生也、又即爪字、）入牙者曰蚤、（入聲、小木、）入牙榫缺內、使牙偏外、而輻股內向、隆起者曰綆、（下、漢人曰輪箄、輻底輪箄、四方附其際也、）轂牙受菑蚤者曰鑿、鑿有撥以固之者曰槷、（槷、孔也、槷、榫既[illegible]、）車身受載者曰輿、廣六尺六寸、輿之縱曰隧、詩曰收、縱四尺四寸、視大車八尺者為淺、詩曰俴收、（輿字从舁中从車、[illegible]而下有度之、載物之單、隧、[illegible]未詳、收、詩傳曰軫所[illegible]、）輿後橫木曰軫、全輿四面亦通曰軫、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曰蓋弓四尺、謂之庇軫、（於是為轉、說軫物于此、轉于彼也、）輿兩旁闌者曰輢、輢之植者橫者曰軹、輢又曰較、接較前一尺三寸、揉曲而周于當面、人可俯憑為敬者曰式、式高三尺三寸、較高五尺五寸、如兩層然、故詩曰重較、式之植者橫者曰轛、式中曰靷、挽以去毛之皮固之、又覆以獸皮、詩曰鞹鞃淺幭、巾車曰犬[illegible]、然[illegible]、鹿淺[illegible]、玉藻曰羔幦、鹿幦、公羊曰以幦為席、幭、[illegible]、幦三字音義並同、故注皆曰覆笭、笭同軨、軨同檽、輿內也、三面軹轛植如欄楯、式則由前覷之、輿內皆不見也、式上環有舌、納驂馬內兩轡者曰觼、詩曰鋈以觼軜、式上有鈴曰和、（鸞之言倚、人可倚也、車關亦有名軓、同轂末、故則有法之之觼、轛字从對、與人對也、轛、[illegible]音之轉、[illegible]字[illegible]之行、[illegible]未詳、前輿式突、式、法也、）前軫樹式者曰軓、以版橫側掩之曰陰、陰上有環係驂馬頸之靷者曰續、詩曰陰靷鋈續、（軓、本作軓、其義未詳、）輿下乘輿出輿上曲、又下句衡縛軶、縱馬引車者曰輈、（對文、大車曰轅、小車曰輈、散文、輈亦通言轅、古舟、周、通、考工記曰、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車如舟之周行、輈所恃其有轉也、）輈之前鉤衡者曰頸、輈之後承軫者曰踵、輿下當軸之伏兔處曰當兔、亦曰任正、出輿上曲四尺弱處曰胡、如頷也、頷即喉、大行人立當前疾、疾字喉之誤、輈上曲如梁五分其處束革有文、詩曰五楘梁輈、輈頸鉤橫木曰衡、長六尺六寸、上有采錯焉、詩曰錯衡、縛衡下叉兩服馬頸者曰軛、軛形如矩不正方、亦曰軥、傳曰射兩軥、（頸、踵、取象人身、喉亦然、任正、輿為車正、正、觀物也、任、力承之、輈之當兔處、與軸午承輿、軛有力焉、軶字从戹、扼持馬頸牽車也、軥字从句、則以軛形句曲、鉤、又曰、軥胸次軛、軥作軥乃字誤、）兩端貫轂中、持輪與、下伏兔鉗之承輿者曰軸、（軸字从由、由、從也、行也、軸貫輪轂、承輿、車從是行、）軸末出轂端少許、以鐵止輪外軼者曰轄、（[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則象形、亦作轄、轄字从害、輪勢外軼、此禁害之、此即所云輨、管守也、守輪使不外軼也、）[illegible]亦名同、輿內曰軨、曲禮曰僕展軨、上承輿、下鉗軸、為鍵脫之用者曰轐、亦曰伏兔、亦曰輹、易曰輿說輹、壯大輿之輹、子夏傳曰輹車下伏兔也、（轐義未詳、伏兔狀如[illegible]之、輹、轐、音近轉、）車合輪、輿、輈、軸、轐、五者為之、輿廣六尺六寸、度諸軸兩相去輪各七寸、所謂轍廣八尺也、兩轂出輻外、又各一尺九寸、輻內窪各一寸、通計一車之廣一丈一尺六寸、（轂出輻外各二尺、對入擊、擊拒礙也、故公羊傳曰、御擊者不得入、野廬氏曰、車擊互、謂兩車相值者、戰國策、車轂擊、亦曰轂擊、）大車之牙曰渠、傳曰江淮之浦、貝如大車之渠、（渠、巨、通、大車牙圍二丈七尺、視小車一丈八尺九寸、一丈九尺八寸者、為最巨、）大車之輿曰箱、廣六尺、長八尺、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直轅、牛低車身高五尺四寸強也、小車輈上曲四尺強、車身高四尺、馬高也、小車兩馬夾一輈、大車兩轅夾一牛、

車前馬

夾輈兩馬曰服、詩曰兩服上襄、亦曰中、詩曰騏駵是中、服外兩馬曰驂、詩曰騧驪是驂、兩服兩驂謂駟、詩曰載驂載駟、（驂、貳也、貳、副也、中、對驂在外言、驂字从參、參、古三字、左驂于中兩馬、亦三、右驂于中兩馬、亦三、）馬非駕車而牽之者曰[illegible]、亦曰[illegible]、士喪禮

曰。革鞻。繮亦作紲。左傳作絏。亦曰靮。晉語。執羈靮而從。亦曰靷。晉語注曰。靮、靷也。白駒詩傳曰。繫其靷。卽謂此。此靷、引馬也。小戎詩之靷、引車也。(韉字从曳。曳卽牽也。一馬一韁。韁字从畺。畺、界限也。韁牽馬使不得越路也。鞙、義未詳。穿牛鼻牽者。周官曰。紖。亦曰縻。) 馬駕車而御之者曰轡。轡首曰鑾。革上有金小環曰厄。可以繫搖。詩曰。鑾革金厄。(曰約轡。故氏曰。以轡以絲爲之。古轡或以絲爲之。轡以御馬行車。此轂末軸蠇也。詩曰。六轡如絲。謂一絲以革纏轡首。故以轡革名。一馬兩轡。轡、轂末軸端通名。轡字从害从絲。士喪禮) 馬口銜曰銜。銜外兩旁鐵曰鑣。鑣飾曰幩。詩曰。朱幩鑣鑣。鑣上有鈴曰鸞。鸞亦作鑾。(銜、口銜鑣也。貫、光也。以丹絹飾有光。鸞字从鳥。鸞、鈴。鳴如鸞鳥。幩字从巾从賁。) 馬頭絡曰勒。有飾。巾車曰朱勒。驄勒。士喪禮曰貝勒。勒亦曰羈。羈亦作韁。(勒字从力。羈字从网。籠其頭力制之。) 馬頭絡刻金飾曰鍚。馬胸帶刻金飾曰鉤。巾車。玉路有鍚。金路有鉤。詩曰。鉤膺鏤鍚。(鍚字从易。在馬眉上。鉤、古陽字。鍚、刻金如鉤。) 馬頸絡曰鞅。亦曰靳。亦曰纓。馬腹帶曰韅。馬後帶曰靽。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曰靷。左傳同。韅靷鞅靽。樊飾。惟王侯得有。故左傳衛許于奚樊纓以朝。孔子惜之。(鞅、纓、靳、韅、義皆未詳。削革爲纓。飾以五采罽。若條。自十二就至三就。其就之餘。上係于衡。馬銜。) (相縛而車行。故插劍斷鞅。則車止。纓、鞅、紲之轉也。樊、說作鞶。鞶又大帶之名。左傳作繁。鞅亦曰紲。攷工記曰。紲其牛後。紲亦作緤。紲馬後。使不蹀躞也。) 皮爲環。當服馬背上。驂馬外轡貫環而執之。游移前卻。制驂馬不外出曰游環。皮二條。前係衡兩端。後係軫兩端。當服馬外脅驅驂馬不內入曰脅驅。詩曰。游環脅驅。(左傳。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如手。驂馬後于服馬。而當其胸。故猛以比不敢先也。靳、在頸當胸。詩曰。兩服齊首。兩驂雁行。靳與詩游環陰靷二者皆無涉。) (集傳曰。游環。靷環也。本毛傳。曲禮疏。集傳以左傳兩靷將絕。證陰靷。又以靳皆靷。亦誤證。) 兵車馬皆被甲。詩曰。駟介。傳曰。介馬而馳。甲以淺薄之金爲之。詩曰。俴駟。

車上器

馬杖曰策。竹爲之。士喪禮曰。御以蒲菆。(蒲、遭喪。蒲菆、馬杖不以竹。故氏曰。) 策長五尺。攷工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木策亦革曰鞭。尊者之車有之。教令誓戒。執以警衆也。曲禮曰。載鞭策。左傳。公子重耳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左執鞭。弓囊曰韔。詩曰。虎韔。箙矢曰服。詩曰。魚服。士喪禮曰。犬服。扞蔽自固者曰干。亦曰盾。詩曰。龍盾。大盾曰櫓。記曰。禮義以爲干櫓。中干曰伐。詩曰。蒙伐。句兵枝者曰戈。攷工記曰。戈柲長六尺六寸。八棱無刃者曰殳。攷工記曰。殳長尋有四尺。句兵三鋒者曰戟。攷工記曰。車戟常。刺兵三鋒者。詩曰。厹矛。一鋒無枝長二丈者曰酋矛。長二丈四尺者曰夷矛。詩曰。二矛。攷工記注曰。戈殳戟矛。皆插車輢。疏曰。以鐵圍飾之。飾之耳。曰旗鼓。申警士衆曰丁寧。將車則有之。傳曰。及鼓跗著于丁寧。又曰。衛侯不去其旗。又曰。秦子、梁子以公旗辟。巾車。革路建大白。太僕、軍旅贊王鼓。手挽升車者曰綏。尊者之綏曰良。御者之綏曰散。少儀。負良綏以散綏升。散綏亦曰貳綏。曲禮。取貳綏。(良綏以絲爲繩。約綏。散綏以麻爲繩。約麻爲者也。吉禮當用良者。士喪禮曰。亦用散。)

車之上蔽者曰蓋。(今之傘。) 攷工記曰。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蓋又謂之弓。(今之傘骨。) 記又曰。蓋弓二十有八。象星也。又曰。蓋已崇。則難爲門也。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人長八尺。蓋崇十尺。弓末四周下垂二尺。) 弓有長短。蓋有大小。或庇軹。或庇輪。或庇軫。隨事之宜。(庇軹、覆轂也。軹、轂末也。) 記又曰。宇卑則吐水疾。(宇、弓末四周下垂者。吐、瀉也。) 注曰。車蓋主蔽雨。巾車。五路皆建旗。則皆無蓋。惟田路以省耕斂有之。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注曰。蓋之用二。一蔽雨。一表尊。巾車。上喪及葬。執蓋從車。注曰。柩車設帷荒。不得設蓋。巾車執而從。象王生時所有也。三注語殊不相應。既曰王生時所有。當象。故柩車設蓋不可。亦執而從。則王在車。卽有是。關于顯庸。故以車工之輪人爲之。列有制度

考成。豈僅僅省耕斂。蔽雨而已哉。蓋已崇。難爲門。已卑。蔽目。豈沾沾雨說也。田路卽木路。亦建大麾。何以有蓋。蔽雨。道車爲象路。亦建大赤。又何獨有蓋表尊。懸謂象路有蓋。經有明文。則五路皆有。夫王行不可露處。雨當蔽。風日亦當障。故在道止息。則張帷幄。在車則張蓋。蓋不礙旗者。禮緯。天子之旗曳地。博雅。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七斿至軫。大夫五斿至軹。(此軹謂轂端。上中同橫木。) 士三斿至肩。車上尊處在左。主是車者之位。惟將車則在中。旗斿取節自地而至主是車者之肩。是地、軫、軹、肩皆謂左。則旗建于左輢外旁軫。而五路皆張庇軫之蓋者也。漢時。黃屋左纛。黃屋卽車蓋。纛卽旌。其遺制歟。向疑節服氏六人。維王大常立處。乃知在車下也。傳稱笠轂車右有時下推車。遇雨用之者歟。其庇軹、庇輪之蓋。則雨有甚否。所張張之。當脫旗。雨則可脫也。抑古蓋常張。不可合。而柄有兩節。上節二尺。以士喪禮潦車載簑笠例之。潦車爲從車。庇輪庇軹之蓋。側載從車。雨則取蔽歟。否則兵車外有時不必建旗歟。車有蓋以蔽上。帷以蔽前。裳以蔽後。詩曰。簟第魚服。是也。男子車蔽如此而已。婦人則不然。士昏禮。婦車有裧。謂上帶于蓋。下垂至軫者也。詩曰。漸車帷裳。謂圍裧上少許。下垂至軫者也。輿蓋如車。幨然、裧、帷裳、皆在車箱內。不掩其外。合二者則曰容。所以蔽婦容也。巾車職曰。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于貴者備言之。昏禮之裧。詩之帷裳。皆賤者。則各舉其上下者偏言之。實則皆備。(裧上下。見雜記。帷裳) 巾車。士喪車。概言蔽。則其蔽亦四周。遺喪不欲見人。亦不欲人見也。(車四面蔽者。御者乘少許。缺) 然則載驅詩但言簟第。則不加容也。故言豈弟。言遊敖。言翱翔。言行人。著其無忌憚羞恥之甚。

鳳氏經說卷二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上則曰寡君之老。(士相見禮)

禮。小聘使大夫。其介皆士。大聘使卿。大夫爲上介。餘介以士。非以君命使。謂去君適他國。非復奉君命爲使也。不稱寡大夫。謂擯贊通辭於所適國之君也。當如傳稱羈旅之臣某。士、有士爲介而聘也。以君命使四字變文。擯贊通辭於主國君。則曰寡君之老。寡君之老。卿也。卿有大夫介。但舉士介者。此四句乃互文。上二句言大夫以見卿。下二句言卿以見大夫。於卿介舉士介。斯可以該大夫也。合而觀之。卿大夫去國。非奉命爲使。大夫則不稱寡大夫。卿不稱寡君之老。有士作介而奉命爲使。卿則曰寡君之老。大夫則曰寡大夫。所以然者。卿大夫、君之卿大夫也。爵本於君。故奉命爲使。則以君。卑者稱爵。去君而有適。則向者大夫。此非復大夫。向者寡君之老。此非復寡君之老。無所繫屬。稱羈旅之臣某而已。玉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卽述此經。而非以君命使。則易其文曰私事使。緣不連讀君命使三字。而君命下攙一而字。故也。然而絕不可通也。大夫無公事不出疆。無論已。凡云使。必有命之者也。大夫私事自有往。又誰命之而云使耶。康成求其說而不得。則曰私事使。(如晉侯使韓穿) 來言汶陽田之類。以君命私行。非聘也。既曰以君命。何又曰私行。且曰以君命。顯與儀禮背矣。劉原父則曰。(如趙襄子使楚隆弔與夫差。) 是爲私事使。亦大謬不然。儀禮原文。玉藻譔文。其所謂使。卽謂此大夫自

往。豈謂大夫遣人耶。總緣不知玉藻述儀禮而錯解之，直以爲先王別一經制，故輾轉求解，愈解愈迷也。

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聘禮

陳於門外之車米禾薪芻曰積，陳於中庭之筥米曰餼，其各有牢，待賓加禮也。車米賤者所食，筥米貴者所食，周官舍人共賓客之車米、筥米，此積米、餼米之別也。注約後文解餼曰米百筥設於中庭，極核。李心傳乃据積唯芻禾，謂本文無米，駁注米百筥何耶。本文但無積之車米耳，若并無筥米，則餼字無下落矣。雖然，注以生牲爲餼，李氏故以牢當餼，其誤固自注啓之。

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聘禮

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本文所云大門，即庫門。既曰賓至於朝，又曰公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則賓至之朝，乃周官小司寇詢萬民之外朝也。天子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諸侯實同之。然則前乎此而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下大夫勞者以賓至於朝，後乎此而賓拜饔餼於朝，拜夫人禮於朝，拜饗食於朝，拜乘禽於朝，上介柩造於朝，皆謂外朝，與本文無異。賈疏就賓拜饔餼於朝，謂其無入門之文，而斷諸侯之外朝在大門外，不知此章早有明文可据也。論語過位，近日講家皆以爲外朝，而其文乃繫入公門之下，不旣倒乎。

公一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公側受醴，賓不降，一拜，進筵前受醴。聘禮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然禮有質文，則降拜、不降拜亦異。醴之禮質，不若酒之禮文，士冠禮可見。本文几因醴授，故受几、受醴，拜皆不降，而受醴以先拜，且但一拜矣。至于用幣，則其爲禮也文，所以降辭降拜也。注以醴賓之義訓一拜，而不降則以禮未成釋之，然公食大夫禮亦用幣，方其拜至，賓輒降拜，此何義乎。

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聘禮

鄭注曰：禮請受者，一請而聽之也。此說茫昧不可曉。所謂聽之者，在擯者意中耶，人何由知之；在擯者口中耶，何以致詞，且近於不恭矣。竊謂古人禮請、禮辭、固請、固辭，其致詞各不同。經蓋謂擯者禮請受耳，而賓已固辭，故公達其意，不更請而即答拜也。注又据後文私面亦言禮請受，而但言賓辭，不言固辭，遂謂本文固字爲衍字，亦非也。經文正在禮請固辭見意，私面不言固，乃脫文耳，觀記文私獻亦曰禮請受，賓固辭可見。

設飧。歸饔餼。聘禮

飧、饔，熟食也，主堂上夾室簠簋之飯言，其牢禮豆壺，則盛其禮而加之，故有腥牢，不礙熟食之義。餼亦主言中庭之筥米，其牢與醯醢亦加之。賓禮重養賓，飧設於賓至之日夕，夕食曰飧，以爲供賓之夕食也；饔設於明日朝，朝食曰饔，以爲供賓之朝食也。致饔之禮，辭讓拜受，迎送多儀，周官諸侯相爲賓，致飧亦然，若每日致之，則朝夕僕僕，嘉賓矣，故餼與饔並致焉。周官、儀禮，皆先言飧，後言饔餼，義蓋如此。康成乃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非也。饔餼本二禮，故賓之拜受於館，拜禮於朝，皆殊拜之，以二禮並致，記雖有大

禮之文，然亦就饔餼言饔餼，非必對飧言，而以飧爲小禮也。豈可以小禮盡飧之名義，大禮盡饔餼之名義。注又曰牲殺曰饔，生曰餼，其說更泥。饔之牲固殺，飧之牲非亦殺乎；餼之牲固生，積之牲非亦生乎。不知饔、飧、餼三禮，當飧與饔對訓，飧與餼對訓。飧禮簠簋具陳，饔禮簠簋具陳，一夕食，一朝食也。飧、饔禮簠簋陳黍稷稻粱之飯，餼禮筥陳黍稷稻粱之米，一朝夕食之熟者，一朝夕食之生者也。

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聘禮

蓋字，先後鄭皆不訓，賈疏亦未之及，而敖氏乃以爲發語辭，誤也。此所謂蓋，乃謂膷臐膮鼎有蓋耳，與上正鼎之鼏對文。且公食大夫禮曰士羞庶羞皆有蓋，膷臐膮已盛於豆而將進於賓，尚畏塵而不去蓋，況盛於鼎而陳於階前，則必有蓋可知。

醯醢百罋夾碑。聘禮

敖氏以醯醢敘於饔之末，餼之上，且夾碑而居腥飪鼎之中央，遂謂此爲腥飪總設，亦誤也。醢、豆實也；醯、以和醢。此乃屬餼禮，蓋餼既陳米而牽牢，則豆實亦以罋致。公食大夫致食禮，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簠簋實于筐，陳于楹內，簋實、米也。此醯醢罋與筥米類陳于庭，正略相似。若飪牢則堂上饌八豆矣，腥牢則東西夾各饌六豆矣。九鼎則九俎而八豆，七鼎則七俎而六豆，其饌已備，又安用此罋之總設爲。堂上既饌飪牢之豆籩，則餼之米筥醯醢罋自當退而陳于庭，安得以罋夾碑而近腥飪鼎，遂臆爲屬饔也。周官掌客，五等諸侯醯醢皆繫牽牢之下，與米筥類言。下文上介饔餼亦曰筥及罋，如上賓。本文先言醯醢，後言餼，文字偶然有逆順耳，即筥及罋之文亦在餼一牢之上，則將以筥爲屬饔乎。大約此經文繁義密，皆當互證旁推，庶或得之。

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聘禮

此門外之米禾薪芻，飧禮亦有之。賓客在道路候館時，有司供之，則曰積，亦有加禮之生牢以禮賓，而米禾薪芻則以供賓客之車馬僕從。致飧致饔時，車馬僕從之資亦不可少，故兩有之，然與飧饔禮無涉，與餼禮亦無涉，經不另目之飧饔餼禮，統略之不數也。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公食大夫禮

賓即位，公迎賓，其事相屬，經雖因以具饌之文，乃一面具一面迎，非停賓於門外，具畢乃迎也。下文賓升，公當楣拜至，及賓降階，升成拜，公降盥，亦然。所以詢人之周，與公迎賓並爲者，以示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如此其備物，以致殷勤也。所以羣臣即位，與公拜至並爲者，以示主人養賓，如此備官，以致殷勤也。所以舉鼎匕肉載俎，與降盥並爲者，以示主人養賓在庭，各舉其職，如此以致殷勤也。若下文公之設醬、設湆、設粱三節，則旣設而公立序內，賓立階西以俟，經著之矣。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覲禮

經不著所承何命，按下文天子之詞，蓋謂予一人所以廟受伯父之禮者，非有他，嘉伯父之順命王所而來也。伯父不必執謙而不入，予一人將親受伯父之禮焉。以此推之，則嗇夫所承之命，乃天子陳擯納侯

氏。而侯氏爲恭。不敢入廟而至尊親與爲禮之辭。如傳所云歸事于宰旅之類。

侯氏升致命覲禮

經凡言致命、皆謂使者致主人之命也。此侯氏自親。而亦曰致命、命、論語爲命之命。辭也。致命、釋辭二字變文也。上文嗇夫承命。亦卽謂受侯氏之辭也。

君親大斂。主人六出。士喪禮

喪大記曰。出。俟于門外。謂于門外俟君出也。本文之出凡六。注。以爲不敢留君。閑也。然每節亦各有義焉。始之哭而出也。當斂而君入臨。則已致哀死者之意。尊者禮可以已也。卒斂而出也。君視斂。則已致所爲來之意。尊者益可以已也。撫尸而出也。于視斂禮已備。尊者又可以已也。蓋棺而出也。于視斂禮彌備。尊者又可以已也。卒塗而出也。于視斂禮加厚。尊者又可以已也。卒奠而出也。大備矣。至厚矣。爲賜甚矣。褻尊極矣。

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士喪禮

上文。主人出俟于門外。至此君出門而辟。猶始之君入門而辟也。皆致其不安之意。但君出門下。有廟中哭句。主人下。又有不哭字。合離斷續。辟字遂急切不得見意。

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士喪禮

注曰。在塾西者。南面東上。以涖卜、宗人之屬。位于門西。所云東上。意取統于人也。然上文奠燋。旣在龜東。下文抱龜。而又燋先。則塾西之上。當統于神而西上。

爲燎于門內之右。士喪禮

門內之右。當在西階之南。柩車旣祖。男女又終夜守于庭。不可以暗。故又爲燎。然不爲于中庭者。時婦人位階間。在柩車之北。燎光隔而不及也。亦不于阼階南者。時主人位柩東東西面。衆主人及衆兄弟皆少東。而在其後。旣皆背燎光。而位階間者。亦不免隔焉。惟西階之南。于階間婦人旣燎光無隔。而柩位東者。亦皆得向之。注謂爲燎爲哭者爲明。是也。而以鬼神尙幽暗。燎宜遠尸柩。釋門右之義。則婦人更在柩北。與爲明之說。自相左矣。不知尙幽暗自一義。而于此正不必牽附。不然。旣襲之夜。尸猶在室。男婦皆在。將謂室中不設燭。而終夜暗中乎。而下文讀賵遣。又何以執燭俠輅乎。

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士喪禮

謂適士有二廟。則祖廟如殯奠之外。又饌于禰廟者如此。注以爲祖尊禰卑。誤也。未啓殯前日。有朝夕奠。啓後葬前亦如之。所以依神者。不可暫去也。經文遷祖奠卽朝奠。祖奠卽夕奠。葬日朝遣奠亦此意。祖奠三鼎。將行盛之。遣奠五鼎。遂行攝盛焉。此饌于禰廟之奠。卽以當一廟者之遷祖奠。遷祖奠脯醢醴酒。率朝夕奠之常。而此乃如小斂。亦將行盛之之意。以適士殊異之也。所以奠之意。依死者之神。與祖禰無涉。何祖尊禰卑之有。

薦車薦馬。士喪禮

柩將祖。故薦車馬。其不與明器俱陳。而薦于遷祖正柩之後者。薦車馬以象將行。陳絜當先于載柩也。車馬相將。馬不繼車而薦。而間以設奠者。遷祖乃禮之一節。馬疑汚廟庭。薦卽出而不停。故薦于奠畢。以要一節之終也。唯其然。故旣祖而還車。又宜薦馬。亦在還重設奠之後。以要祖之終。至於明日將葬。則馬且薦于出重之後。旣薦卽車從而出矣。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設洗于西階西南。陳鼎于門外之右。士虞禮

吉祭亨于門外東方。設洗于阼階東南。陳鼎于門外東方。本文喪祭皆與之反。此非相變之義也。洗、主人所以自潔也。犧牲、主人所以供神也。吉祭、主人所以升降自阼階。堂上位在阼階上。故亨與設洗陳鼎皆在東。喪祭、主人升降自西階。堂上位在西階上。故亨與設洗陳鼎皆在西。記文設于廟門西。與特牲、少牢、設于門外東方者亦反。其義亦同。

饎爨在東壁。士虞禮

粢盛、主婦職也。特牲饋食、饎爨在西壁。主婦位在房。房在于西之義。本文反之而在東壁。亦緣婦人位在阼階上也。而少牢饋食、廩爨在門外東方。雍爨之北。豈以大夫禮辟國君。不親匕鼎。故主婦亦不視饎。而爨亦與雍爨同其所歟。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士虞禮

吉祭。豆、籩、鉶、皆饌于房中。三者亦皆主婦事也。喪祭。主婦不執事。故饌于西楹東。

匜水在西階之南。士虞禮

西階之南。卽特牲禮門內之右變文。吉祭喪祭。尸皆入門左。升降自西階。故皆設于西以便事。少牢亦設于西階東。注誤以特牲門內之右爲門東。敖氏遂以本文西階之南爲變于吉者。非也。本文喪祭。少牢吉祭。皆在西。特牲亦吉祭。何以獨在東乎。東左西右、其一定也。經于門內之左右。自時閒之。皆據入者爲言。若不言入。則左右如其常。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士虞禮

祭禮。凡畢牲體。尸旣至齒而嚌。本篇喪祭則實于篚。特牲、少牢吉祭。則實于肵。以歸尸。神俎尊。不可以尸口齒之餘復加之也。況本篇及少牢。不賓尸。俎釋三個。祭畢又當改設西北隅乎。本文主人從獻之肝。尸嚌而加俎。下文主婦從獻之燔。亦曰如初。則改設時。神俎有尸嚌餘之一肝一燔。其斷斷不然。有可以理決者。蓋上文曰賓長以肝從。實于俎。下文獻祝。又有兩加于俎之文。經文當是加于篚。因上下文而致誤耳。又按特牲。尸嚌肝則加于菹豆。以嗣舉奠將食之也。少牢賓尸不賓尸。亦皆加于菹豆。大夫辟國君。雖無嗣舉奠禮。亦將以此擬之。然至獻畢。則佐食亦必舉而加于肵。且肝燔類也。特牲、少牢、燔旣嚌皆加于肵。本文喪祭。肝旣無別用。則必與燔旣嚌皆加于篚無疑。斷無加于神俎之理。

溲酒。士虞禮

溲、當卽聘禮之醴、醙酒、昔酒也。酒之久而白者。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特牲饋食禮

經意蓋左執之乃食爲句。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爲句。執之乃食。正謂食舉。又言食舉。著羞肵俎之節、

也。敖氏則乃食爲食黍。禮家皆以少牢饋食兩言三飯。五言又食。爲十一飯。乃大夫禮。本篇三言三飯。爲九飯。乃士禮。如敖說。士禮不又十飯耶。　敖氏于少牢饋食食舉之上。以本文例之。謂脫去乃食二字。若然。則大夫禮又十二飯矣。不知少牢羞肵俎。不以食舉爲節。而羞鉶且在羞肵俎之後。大夫士禮節不盡同也。則少牢食舉之文。乃正謂食舉。與本文文同意異。

尸實舉于菹豆。特牲饋食禮

注曰。爲將食胾也。是殆不然。舉幹後固當羞胾。然尙未羞尸。何爲預釋舉乎。且舉幹而祭之嚌之。及祭嚌獸幹魚。皆左手執舉。而右手爲之胾。何必釋舉而食也。且凡舉牲體。尸旣祭嚌。則佐食受而加于肵。此肺脊何不卽加于肵。而先實于菹豆也。竊謂周官大行人食禮有九舉七舉五舉之文。謂食時舉牲體之數也。周官注九字。孫詒讓說。　每舉牲體。皆祭嚌爲禮而不食。脊爲體之正。肺爲氣之主。故先舉而祭嚌食之。自始食至卒食常執之。每舉牲體。則食舉以見意。少牢禮可徵。以始食至卒食。常舉在手而食之。故肺脊獨得名舉。禮文散逸。公食大夫禮。禮宜三舉。而前後兩食黍稷。不見舉禮。若本篇篇末餕禮。及少牢餕禮。尸俎餘不可舉。則以胾爲舉。而就席卽舉之。客主人拜暫釋。旣拜又舉之。以至卒食。是古人食禮。手常有一物執之以爲舉。此亦略可見矣。以大行人九獻九舉。七獻七舉。五獻五舉差之。士禮一獻。但當一舉。祭禮盛之。亦得三獻三舉。經文舉幹後又舉骼舉肩是也。肺脊統食禮之始終。不在舉數。士禮旣但有一舉。故舉幹後則釋舉。以示禮節焉。而盛禮要不可不俟其終也。故先實于菹。以見禮未畢。至舉肩後然後舉而加肵焉。士虞禮。舉幹後不實舉于菹。彼不食舉。無所嫌也。大夫禮三舉。則少牢自始食而執之。食之以致卒食矣。

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特牲饋食禮

脀、升也。烝同。殽烝、見左傳。亦見國語。皆統言一牲體解二十一也。本文殽烝。則專言體解之脊脇。蓋一牲體解。前脛骨三。曰肩、臂、臑。後脛骨三。曰胳、肫、髀。脊三。曰正脊、脡脊、横脊。脅三。曰短脅、正脅、代脅。左右脅各三。左右脛骨各六。十二脛骨。六脅。三脊。是爲二十一。脛骨貴於脊脅。右脛骨貴於左。肩貴於臂。臂貴於臑。臑貴於胳。胳貴於肫。最賤者髀。右肩、臂、臑、肫、胳爲尸俎。右髀爲祝俎。肵俎宜用左肩。尸俎始右肩。嫌敵奪。避不用。用左臂。主婦宜用左臑。特牲士妻避內子。用踐地之右觳。左胳爲賓俎。左肫、左髀、則長兄及宗人折爲俎焉。折、破一爲二也。長兄弟之次曰兄弟。長賓之次曰衆賓。長皆得折也。至是脛骨盡矣。脊、脅之大名三。而骨甚多。雖宗人以上諸俎。皆以脊、脅、副之。然尙有餘骨。則爲衆賓以下之俎。曰殽脀者。肉帶骨曰殽。時脊、脅、外皆無骨之肉。有骨可殽者惟脊、脅。故但曰殽脀。而脊、脅、可知。是與左傳、國語、統脛骨言者異也。衆賓以下。何以不得左肩臑。左肩臑主人主婦正俎物。有所避不用。他人安得折用之。且左肩臑與臂。將以饋君或饋友也。少牢賓尸獻衆賓禮曰。其脀體儀。體卽本文所云折。儀卽本文所云殽脀。

少牢尸食少牢饋食禮

本文五又食。皆謂食舉。大約每舉牲體魚腊。則一食之。牲體魚腊。每舉輒加肵。牢肺正脊。獨卒食乃釋。每舉但嚌。肺氣主。脊正體。每舉每食之以見意。此其所以與牲體魚腊。均爲所舉。而獨得名舉也。注以又食爲食黍。謂大名曰食。小數曰飯。非也。散文則黍亦言食。對文則飯言黍。食言肉。本文五又食。承上食舉言。一又三飯。承上三飯言。義例盡然也。如注說。是以又食承三飯。無此文例。卽無此文義。且又食旣爲食黍。祝侑之下。旣曰尸又食。何又曰尸不飯告飽耶。又禮器曰。大夫士三。謂三飯告飽。大夫士禮然也。此禮三飯不告飽。主黨乃告。告之節雖異。特牲實卽亦三飯告飽也。自注以又食爲食黍。疏遂謂士三飯告飽。大夫七飯告飽。推之諸侯當九飯告飽。天子則十一飯告飽。十一也。九也。七也。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大夫七而士三。此何說耶。

主婦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有司徹

周官籩人、醢人、朝事籩豆。加籩豆。羞籩豆。數皆相配。則饋食籩豆亦宜然。而醢人饋食之豆八。籩人饋食之籩。經止列五。敖氏據本文四籩棗糗栗脯。及旣夕禮四籩亦棗糗栗脯。謂周官籩人職文。饋食籩。棗下脫糗。栗下脫脯。此讀書別具慧心者也。嘗就其說而推之。籩人職曰。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注曰。尸未食未飮。進籩曰薦。朝事饋食之籩是也。旣食旣飮。進籩曰羞。加籩是也。腊人職曰。凡祭祀。共其豆脯薦脯。籩人加籩。固兩用脯。朝事、饋食、籩皆無脯。饋食籩物。旣缺其二。若非脫脯。腊人何以云薦脯耶。而周官膳夫。亦有王之稍事。設其薦脯醢之文。亦屬薦籩有脯之證。此饋食籩脫脯之一徵也。儀禮全經。凡用一籩一豆者。皆籩脯而豆醢。醢人之醢有六。曰醓。曰蠃。曰蠯。曰蚳。曰雁。曰魚。渾言醢不知何屬。據士冠禮。醴冠者及醮。皆一籩脯一豆醢。醮若殺則一籩一豆。加而兩籩兩豆。其文曰。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醢加以

菹。脯加以棗。脯不改則醢亦不易。是配籩脯之豆醢。固用蠃醢。而士喪禮大斂奠、遣奠亦皆以葵菹蠃醢配棗脯。夫葵菹蠃醢。饋食豆也。而棗脯配之。則棗脯、饋食籩之棗脯也。此又饋食籩文棗下脫脯之徵。棗下果脫脯。則栗下脫糗。亦非臆說歟。或曰。周官籩豆之物。序亦相對。饋食豆首葵菹。次二蠃醢。饋食籩如敖說。則棗脯爲次三次四。與葵菹蠃醢不對也。曰。旣夕禮曰。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席東向設豆南上而綪。而籩在蠃醢南。則脾析最先設。在蜱醢南。蜱醢在脾析北。葵菹在蜱醢東。蠃醢在脾析東。最後設蠃醢。故棗籩繼而南。不繼脾析南者。酒醴位也。旣夕禮饋食四豆。其饌其奠。皆先脾析蜱醢。則葵菹蠃醢。固屬饋食豆之次三次四。與饋食籩棗脯之序正對。儀禮詳。周官略。又疑周官有倒文之訛。蓋以經核經。固有如是者。夫據儀禮、周官。旁推互證。敖說洵不易矣。然饋食籩物。猶缺其一也。竊謂賓尸禮。主婦獻尸。其從獻籩糗與腶脩。糗卽本文及旣夕禮之糗。而腶脩則籩人職亦無文。又不應籩人職外。別有所用。內則配食之法。有腶脩蚳醢之文。蚳醢屬饋食豆第六。則腶脩亦當屬饋食籩第六。意者周官饋食籩。栗下亦脫腶脩歟。蓋賓尸正籩。旣攝用朝事首四籩。而從獻籩。則雜取饋食首四籩之次二。次四籩之次二。以見等殺也。然則旣夕禮賓尸禮及本文之糗。注皆以糗餌釋之。非也。糗與糗餌。爲物各殊。用亦殊節。糗爲饋食籩。故賓尸不賓尸。皆從主婦之獻進之。糗餌爲羞籩。與粉餈酏食糝食謂之房中之羞。賓尸則于主人酬尸後特設之。不賓尸則於賓長致爵于主人

主婦後特設之。若爲一物。則主婦既超次進于前。宰夫又特設于後。不成品節。儀禮有羞盛禮。即以大夫士之豆籩言之。凡用一豆一籩。小禮從殺。此上下通士禮。饋食兩豆兩籩。是其正。豆物葵菹蠃醢。籩物㮚脯。是其正。大夫禮饋食四豆四籩。是其正。豆物脾析蜃醢葵菹蠃醢。籩物棗糗㮚脯。是其正。祭禮則尙文。故士特牲、饋食禮、籩物攝用大夫首籩之棗。而以㮚從之。大夫少牢饋食。不賓尸及賓尸前。室中正祭之禮。豆物攝用王侯朝事首二豆之韭菹醓醢。而以葵菹蠃醢從之。賓尸禮彌文。豆物則攝用王侯朝事首四豆之韭菹醓醢昌本麋臡。籩物則攝用王侯朝事四籩之麷蕡白黑。而主婦獻尸。又從以糗脩二籩。且攝用子男籩數。惟六籩薦以兩節。第一節籩豆薦其四。見大夫籩豆數之正而已。既夕禮四豆四籩。皆用其正。士用大夫禮。已攝盛也。士冠禮醮子。小禮不殺。殺已攝盛。故兩豆兩籩。皆用其正。大夫士籩豆之用。不可一例求如此。

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亨人

太羹。儀禮曰太羹湆。湆、汁之別名。朱子詩傳曰。太羹、太古之羹。湆、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公食禮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盛之鉶器。故曰鉶羹。融會先後鄭周官、儀禮注極詳核。蓋太古之羹。但煮肉汁。不和五味。三王以來乃有鹽菜之和。祭祀賓客二禮具有之。元酒五齊三酒之例也。祭禮可徵者。士虞禮曰。設一鉶于豆南。太羹湆設于鉶南。特牲饋食禮曰。兩鉶設于豆南。設太羹湆于醢北。士虞記曰。無尸者無太羹湆。少牢饋食有羊鉶豕鉶。而不言太羹湆。文有脫也。賓禮可徵者。公食大夫禮曰。太羹湆設于醬西。設鉶四于豆西。聘禮歸饔餼。其三牲之鉶。而不及太羹湆。陳禮于館。非賓主正行禮也。夫然故庶羞之牲肉。當有致香美之膷臐膮。及炙、及胾。牛別有鮨及魚膾及雉兔鶉鴽。則亦不盡備。但以首三豆之膷、臐、膮、見羞。入小鼎。而與正鼎並陳西階前。饔禮曰。陪鼎剛正鼎而陳也。餼禮曰。羞鼎將入豆爲庶羞也。然則膷、臐、膮、皆香美之肉也。太羹、不和之肉汁。鉶羹、鹽菜和之肉汁也。了不相涉。祭祀賓客正行禮。膷、臐、膮亦不入鼎。於饗則陳之以豆。而羞之席前。公食禮、特牲少牢禮、可見。特牲庶羞有膮。少牢有膷膮。本文賈疏乃鉶羹陪鼎混而爲一者。何也。秋官掌客積禮注曰。不殺則無鉶鼎。謂無鉶羹。飪鼎、腥鼎、陪鼎、據飧饔禮而推也。疏則連讀鉶鼎二字。曰鉶鼎即陪鼎。故飧禮疏曰。鉶、器名。所以盛膷、臐、膮三者之羹。而公食大夫禮疏曰據羹在鉶曰鉶羹。據在鼎曰鉶鼎。與正鼎並陳爲陪鼎。當入庶羞爲羞鼎。其實一也。然則公食大夫禮。正饌設四鉶羹。加饌設十六豆。而首膷、臐、膮。當作何解。不殺無鉶鼎。鄭注積禮本謬。而賈疏錯解之。又添一重障焉。

條狼氏　秋官

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曰。屈蕩戶之。杜注曰。戶、止也。釋名。戶、所以閉護室也。閉護不得擅入。故義爲止。故前漢王嘉傳亦曰。坐戶殿門失闌。免。扈亦通戶。昭十七年左傳曰。扈民無淫。杜注亦曰。扈、止也。是也。秋官條狼氏。鄭康成注曰。條、讀爲滌。滌狼、狼扈道上。康成所云狼扈道。猶云豺狼當道。停止阻閡道路礙行也。蓋條狼氏執鞭辟行人。爲王清道。故康成以滌除狼扈道上釋之。謂行人當道如狼扈。條狼氏以鞭辟除之也。

賈疏乃謂狼扈道上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非也。狼藉、藉字。蹂躪之意。王介甫所云。狼善殘物者也。蓋狼善當道。亦善殘物。殘物而蹂躪。因有穢污之意。當道而阻閡。則爲停止之義。狼扈安得以狼藉當之。且除道不蠲。乃蜡氏之事。蜡氏職有明文。又不蠲宜豫除。不當在王行時。條狼氏執鞭趨辟。王已在道矣。賈疏誤會注滌字。未究扈字之義也。而後世史書又有扈從之文。此扈字即條狼氏之辟字。扈從、所止行人以從衛天子也。注家以隨釋扈。亦誤。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扈從橫行。郭景純曰。跋扈從恣。不安鹵簿。以不安鹵簿釋橫行。良是。跋扈之扈謂落。亦以闌出入。故梁冀無人臣禮。號爲跋扈將軍。以跋扈從恣釋扈從。亦非。然則離騷扈江離與辟芷。乃力事之辭。薜芷芬芳。可以禁止穢惡之气。蓋謂扈惡以離辟穢以芷。閑邪存誠之喻也。注家以被釋扈。以幽釋辟。亦非。　凡一字數義。皆從本義轉輾相生。相去不遠。未有一見一義。而風馬牛如扈字者。

上公五積。皆眡飧牽。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掌客

上章詳敘上公積飧饔餼之物數也。車米禾芻薪。積之正物。有牢。待賓客加之。若出漢以下文士之筆。其敘積必曰。上公五積。皆牽四牢。米四十車。車秉有五藪。禾五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敘飧既畢。必曰車米芻薪如積。敘饔餼既畢。又必曰。車米禾芻薪如積。如此非不立文有體。然辭費矣。而米禾車數。十生死牢。其例尙不可見。筆勢無由見也。而下文侯伯子男兩章。其物之數各殊。又必逐節印板如本章。而不勝其複疊也。經文敘積。則以眡飧二字虛括之。車米禾芻薪。既沒而不出。當必於飧出而實之矣。猶沒其文。而於饔餼乃出之。既出車米禾薪芻于饔餼。則章首當云眡饔餼也。然飧實有車米禾芻薪如積如饔餼。使云積眡饔餼。而不云眡飧。則飧之如積如饔餼者不見也。是敘積之虛當實於飧。而敘飧又虛反實于積。此文章虛實出沒之極奇變絕無而僅有者也。雖然。米禾車數。眡生死牢。而生死牢惟饔餼具。不嫌于積。但有車米。飧但有車禾乎。非也。積物、車米禾芻薪。飧饔物、豆簋簠鉶壺。餼物、筥米甕醯醢。及四者之牢死生。遺人、委人、廩人、舍人、倉人、饎人、饔人、烹人、酒人、醢人、醯人、牧人、牛人、羊人、各有典章官成。掌客但掌其用物之數。賓客尊卑有差別。職首所云等數是也。凡文前詳後略。敘積但曰牽。敘飧乃曰牽四牢。而前略後詳者。積既不出車米禾芻薪。則牢亦以一牽字括之。飧則當詳米之筥數。醯醢之甕數。亦必并言牽之牢數。且饔餼死生牢數。合言九牢。則牽牢又當殊言四。筆墨有類。則變詳略之常法。而自適乎文耳。而積之牢數。所以見其著于飧之牽四牢者。飧饔皆五牢可知。上公死牢例皆五。則生牢例皆四亦可知。而文之最絕特者。則莫如車米禾芻薪。以一見三。并得著米禾車數之例也。聖人豈有意爲文。以經天緯地之智。其下筆自然如化工之肖物。此非惟不能學。又豈易識哉。鄭康成不辨乎此。其注眡飧也。曰如飧所供。大飧所供者。豆簋簠鉶壺飪腥鼎也。則約公食大夫致食禮注之曰。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陳于楹內。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車米禾薪芻。陳于門外。牽牲不殺。則無鉶鼎壺之有無。未聞每物就飧禮。而以

牛易熟注胝字。若然。則經正宜詳列。安得略之。且其物與餼無殊。而二禮亂矣。其於車米禾芻薪。亦据聘禮設飧有此。而本文又曰胝飧。故聯一及之。意初不專指爲積。固謂筐米醯醢爲積。亦有車米禾薪芻如飧也。若無聘禮設飧。經文注并不言車米禾芻薪矣。天官宰夫。鄭注委積曰牢米芻薪。給賓客道用。米連芻薪言。則該禾必指車米而非筐米。必不謂有醯醢。今于本文。不知胝飧胝字在空際。而以飧物實之。豈宰夫之積。車米禾芻薪。掌客之積。筐米醯醢耶。康成一時讀書之泥。聖經絕世奇文。亦遂沒不可見。

積胝飧牽四字。注嘗云。積、車米禾薪芻也。車米禾薪芻及數。言于饔餼。而曰胝飧。飧亦其有此。若云胝饔餼。則飧有此不見也。牽對下飧牢死而言。不言數。死牢皆用五。則生皆用四。于餼著之。賈疏謂積牽五牢。亦如注之錯會胝字也。疏又有錯會注者。積禮注曰。不殺則無鉶鼎。謂鉶與飪腥陪鼎也。疏混爲一曰。鉶鼎卽陪鼎。飧禮注曰。鉶、羹器。疏又曰。鉶、器名。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謬甚。古者祭祀賓客之羹有二。見天官亨人。一曰太羹。儀禮曰。太羹湆。煮肉汁。不和。盛于登。一曰鉶羹。儀禮及掌客本文。皆但曰鉶、肉、汁。而有鹽菜之和者。盛以鉶。特牲、少牢兩饋食禮、公食大夫禮。二羹言之甚詳。若陪鼎之膷、臐、膮。則牛羊豕肉烹和致香美之稱。盛以豆。列于庶羞之首。詳公食大夫禮膷、臐、膮、肉也。公食大夫禮爲加饌。鉶羹、汁。也。公食大夫禮爲正饌。非雜辨者。不知疏何以混爲一也。

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注曰。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牲、當作腥。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注曰。牲亦當作腥。掌客

飧饔禮同。以本經核聘禮之歸饔。聘禮其目。本經其綱也。而本經之誤文非一。又有變文。本經所云食、飯也。卽聘禮之黍稷。簠、簋、饎簋言食也。注乃以爲庶羞。夫惟公食大夫禮。主君不親食賓。而生致賓館。乃有庶羞。飧饔禮則但有膷、臐、膮、三陪鼎。爲庶羞之首。見意而已。本經爲儀禮之綱。飧饔具物。豈有獨異者耶。注謂牲皆當作腥。良是。謂公鉶四十二。當作三十八。則不的。且鉶數之誤。亦不但公也。一牢九鼎者六鉶。七鼎者四鉶。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經三等諸侯飪腥皆牢一而鼎九。則惟子男之鉶十八爲不誤。侯伯之二十八。當作二十四。公之四十二。當作三十。注不据儀禮用鉶成例。而据本經之子男十八。侯伯誤作二十八。遂謂降殺以十。亦非。凡用簋之數。一牢九鼎者八簋。七鼎者六簋。亦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故本經五牢則食四十。四牢則三十二。三牢則二十四。正與儀禮一牢九鼎八簋者合。則以十二簋概五牢四牢三牢。皆牢九鼎者。亦文有誤也。聘禮飪鼎九皆有鼏。陪鼎三皆有蓋。鼏亦可通言蓋。是十二鼎皆有蓋也。本經鼎簋。簋字當是蓋字之誤。簋蓋聲相近。字相似。正猶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皆腥誤牲也。夫飪鼎者蓋。肉既熟。陳于階前。所以禦風塵。鼎言蓋。明其熟也。故下文蒙之曰腥若干。亦并不言鼎。若以爲鼎簋。則句有二物。下文專蒙鼎。而但言腥若干。則文義隔閡不可通。且經文序物各有類。豆簠鉶壺。皆在堂及兩夾。故先序。飪腥鼎在階前。故末言之。簋與豆簠鉶壺同處。而乃與階前之鼎并言耶。聘禮。設饔堂上八豆、

八簋、六鉶、兩簠、八壺。爲西階前飪牢九鼎之饌。東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爲阼階前腥牢二七鼎之饌。一牢一饌七鼎者。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八壺。縷縷分明。聘屬臣禮。故飪牢鼎九而腥牢鼎七。本經飪腥牢鼎皆九。君禮盛之也。以聘禮推之。本經五牢者當五饌。堂上一饌。東西夾各二饌。四牢者當四饌。亦堂上一饌。東夾一饌。而西夾二饌。聘禮。飧一腥牢。則西夾一饌。三牢者當三饌。而如聘禮之饔。堂上一饌。東西夾各一饌。然則本經之食。卽如注謂庶羞。亦當各從其饌分陳。而每饌八物。然而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三等諸侯止八庶羞。萬不可通也。注則併爲一饌。曰陳于楹外。十以爲列。東西毋過四列。而于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注曰。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物數皆備。天子諸侯有其數。其物未盡聞。賈疏引本經之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者。申注諸侯庶羞之數。于是本經之食數。遂與天子百二十品。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並爲庶羞之典据矣。然而膳夫職自六穀六牲說下。則百二十品者。乃于此選用之。非謂一饌畢具也。夫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是實典。天子百二十。是虛境。既非一例。而据本經之食數。爲諸侯之庶羞數。實按之經。亦不止此。何也。膷、臐、膮。王侯以下庶羞之首也。而本經尙列西階前十二鼎三陪鼎中。合之注所云陳楹外者。則公食四十乃四十三。侯伯食三十二乃三十五。子男食二十四乃二十七也。注何乃忘之。遽以合爲一饌者。定其數耶。夫食既錯解。而臆撰爲合陳楹外矣。而豆簋簠鉶壺之陳。又不据聘禮而推。而据禮器上公之豆十六。諸侯十二者。謂是堂上豆數。而中分其餘。屬東西夾。是五牢四牢皆三饌。既與聘禮一牢一饌者大殊。且禮器自天子之豆說下所云二十有六。乃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備舉醢人全物也。則所云上公十六。乃朝事八豆。饋食八豆。所云十二。乃朝事六豆。饋食六豆。若聘禮設饔。則堂上東西夾每饌之豆。皆從韭菹始。鑿有明文。是本經上公豆四十。乃朝事八豆者五。侯伯豆三十二。乃朝事八豆者四。子男豆二十四。乃朝事八豆者三。與禮器云云千里月也。如注之說。則堂上東西夾。豆物乖叠分裂。成何品節。既亂豆之例。而簋鉶壺之屬。亦以意推排。無復條理。儀禮、周官。一綱一目。不幾于汨亂不可識乎。

大抵禮食之饌。本經所列。物數已爲極盛。雖天子之饌。亦不過此。蓋齊綜儀禮全經彥次之。一饌之鼎數。始于三而極于九。周官膳夫。王舉十二鼎。亦謂正鼎九。陪鼎三也。一饌之豆數。始于二而極于八。三鼎者二豆。如士喪禮大斂奠、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四豆。如既夕禮遣奠、少牢饋食禮是也。七鼎者六豆。聘禮腥鼎二七。東西夾兩饌皆六豆。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七。宰夫薦豆六。是也。九鼎者八豆。聘禮飪鼎九。堂上之饌八豆。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八豆九俎。是也。九俎則九鼎也。雖天子九鼎之祭。亦獻腥薦朝事豆八。饋熟薦饋食豆八。酳尸薦加豆八。分節各薦。每節止薦其八。注曰。凡籩豆偶。注。一牲而一鼎。其用豆。則以醯醢偶之。所謂醯醢也。如冠禮醮子。及殺而始醮者。是其再醮用二豆。則盛饌禮而用之。此禮之變也。若禮之常。則如鄉飲禮、燕禮。皆有一狗牲。亦皆用兩籩。一饌之簋數。亦始于二而極于八。三鼎者兩敦。敦、黍器。亦黍。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四敦。少牢饋食禮是也。七鼎者六簋。聘禮兩夾室之饌。公食大夫禮。是也。九鼎者八簋。聘禮堂上之饌。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八簋九俎。是也。小雅伐木詩曰。陳饋八簋。毛傳曰。天子八簋。亦謂用簋數極于八。孔疏則据本經三等諸侯皆十二簋之

諸文。而謂詩之八簋。乃天子待族人之禮。然詩明言諸舅。則其說不可曉。且此十二簋。據注亦分三饌。疏乃概以十二之數。差等詩之八簋。尤誤之誤。明堂位。虞兩敦。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謂黍稷器始于兩敦。夏、殷、周、漸增至八簋而極。魯皆備有。孔疏謂魯所得惟此。亦誤。一。饌之庶羞數。始于四而極于二十。三鼎者四庶羞。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八庶羞。少牢饋食禮、是也。佐食簋四。司士簋四。七鼎者十六庶羞。公食大夫禮、是也。九鼎者二十庶羞。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九俎。庶羞二十。是也。三鼎五鼎。庶羞登以四。七鼎九鼎。亦登以四。五鼎七鼎。則登以八。所以數始于四。登以四。而中間又或登以八者。庶羞主牲肉。三鼎者一豕牲。公食禮。豕有膮有炙有胾。胾切肉。未鹽和食之宜有醢。適為四豆。五鼎者羊豕二牲。公食禮。羊有臐亦有炙有胾有醢。加豕之四豆。適為八豆。二禮不得刪一豆。所以始于四而登以四也。七鼎者三牲具。公食禮。牛有膷亦有炙胾醢。加羊豕之八豆。則十二豆。以牛大牲。異之。又獨加一鮨。內則作膾。亦當有醢配。則十四豆。設庶羞之法。四豆一行。十四豆三行。餘二不成行也。則從以非牲肉之芥醬魚膾。為十六豆。三牲具之庶羞。牛有獨膷。故其數獨登以八焉。然庶羞之節。本登以四。故九鼎亦登以四。第加以雉兔鶉鴽內則作鷃四物。而鼎數極于九。庶羞數遂亦極于二十。或曰。公食大夫禮。安見王侯亦然。顧大夫之祭。不過五鼎、四豆、四敦、八庶羞。今優其為賓。斯得用王侯之九鼎、八豆、八簋。公食禮。就食大夫。故言大夫庶羞二十。若獨為大夫禮。則九鼎、八豆、八簋。亦獨為大夫禮乎。且古者敷地之筵。長丈六尺。席長八尺。饌于席前。東西準之。而設饌皆方。雖不必整。要亦不遠。公食禮。設庶羞于西末一行。四物自北而南。東當簋。簋之設。二以並。亦自北而南。六簋三行。八簋四行。十六庶羞四行。二十庶羞五行。大約相稱。若如本經注。以公食四十為庶羞。及周官膳夫天子之羞百二十。則簋四行。而庶羞十行。或三十行。豈得復為方設乎。若廣庶羞之行。而每行八物。或十二物。則不準八尺之席。而方丈且有餘矣。夫周官庖人。掌共王膳羞之物。六畜六獸六禽而已。即據內則。人君燕食之庶羞。或不止庖人所供之物。而其禮食之饌。則止于庖人所供。公食禮之二十無疑也。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此通言王侯也。雖第十五豆至十八豆。肉物位置微不同。而鶉鷃為末二豆則不改。此武、周之典禮。幸見于漢世之書。亦庶羞全數止于二十之一徵。一。饌之鉶。極于九鼎之六鉶。降為七鼎之四鉶。見聘禮、公食大夫禮。再降為五鼎之兩鉶。見少牢饋食禮。鉶亦取偶。用則始于五鼎者也。故士昏禮、三鼎無鉶。特牲饋食禮、三鼎以祭。禮盛之則有鉶。亦用兩鉶。始于兩則亦窮于兩。窮則通也。士虞禮。三鼎止一鉶。喪祭殺禮。不尚味。不在此例。一。饌之簠。不論九鼎七鼎。聘禮、公食大夫禮。其數皆二。核之特牲、少牢兩饋食禮。五鼎三鼎。蓋無稻粱。一饌之壺。九鼎者八壺。七鼎者六壺。大約如豆如簋。然五鼎三鼎壺數。未見經文可據。讀周官者識得鼎以九為極。則本經所列物數。皆配九鼎。是為禮食饌之極盛。但庶羞未備而已。

坐如尸。立如齊。曲禮

鄭注。如尸、視貌正。齊、謂祭時。如之。磬且聽也。孔疏。祭前齋於寢。坐而無立。今曰如之。則齊是祭時立於神前。祭義。出戶而聽。是祭有聽法。立神前必磬折屈身。故曰磬且聽。愚謂如尸、如為尸然。為尸不言不動。而

貌極矜莊。君子坐如之。坐主敬也。如齋、如致齋然。致齋惟二無雜。而心極齊一。君子立如之。立主敬也。言尸、舉外以該內。言齋、舉內以該外。兩如字形容之詞。不可鑿求。注之釋齋。以祭時釋之。而曰聽。固以心言。然出戶而聽。偏指不該全祭也。曰磬。則又以容言。夫所謂磬折者。僂至背而倨句。但視盤方之矩稍舒。而身之曲已近於矩。其為容甚勞。侍神則宜然。而謂主敬君子。居常不立則已。立則如之。似不近情事。而釋齋必指祭時。核之文義。亦非自然。

四十曰強、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曲禮

平列中獨加兩而字。各有兩意。上而字。謂學非強立不反。屈時而成。不可淑世也。學既強立不反。屈時而成。不可遺世也。下而字。謂精非久勤而敝。老衰甚憊。不敢避事也。精既久勤而敝。老衰甚憊。不可輕事也。大夫七十而致事。亦此意。人生百年。惟此兩候。關係尤要緊。故加兩而字低徊頓折之。令人分別自處。然亦就人德器精力之常者。大概言之。

下卿位 曲禮

卿位在朝。據周官樂師注。天子登車於大寢西階前。下車於阼階前。則無下卿位之禮。故講家以屬諸侯。其出也。過卿位而登車。其入也。將至卿位則下。然而助理之義。天子諸侯同。則其體貌亦同。不當諸侯獨異。且據禮記。君為下車者。為君尸者及宗廟。國君敬大臣。其位例諸祖考。似太過。竊謂卿字疑誤。當是神字。周官少宗伯。建國之神位。國以外有山川諸壇壝。諸侯亦然。此則禮所當下。且本文之上曰式黃髮。下曰入國不馳。入里必式。語言有類。上下文皆言道路間。不應中間忽言門內。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曲禮

周禮太祝。九拜之末曰肅拜。拜法必兩手據地。俯伏肅拜。則立而不跪。但俯下手而已。此婦人拜也。而甲胄之士亦然。故成十六年左傳。鄢陵之戰。郤至三肅使者。本文釋其所以肅之意也。蓌、枝拄也。言介者所以不跪拜者。為其跪拜而身披甲。枝拄其拜故也。古者之甲。雖非鐵鎧。然犀兕重札。必不若衣之隨身屈曲也。

載鞭策 曲禮

鞭、木末垂革。鞭人之具。策、截竹為杖。策馬之具。尊者在車。常執鞭以教令。見左傳楚子狩州來篇注。乘路馬者。鞭載於車。不敢擬君而執也。策亦載之。君不在車。路馬以策擬杖。亦此不敢也。

於外曰子 曲禮

子者、男子有德之美稱。古者以稱大夫及王子公子。大車詩曰。畏子不敢。正月詩曰。聚子內史。稱大夫之徵也。春秋。季子來歸。天王使南季子來聘。季者其字。子則美稱之也。此公子王子稱子之徵。其餘春秋。如蔡子、單子、溫子、之屬。亦皆大夫稱子之徵。記曰。於外曰子。尚拘於內焉。方氏謂記者但據春秋書齊高子來盟。非也。且曰。此春秋仍舊史之訛。而不能正也。夫孔子作春秋。乃有訛不能正而沿之耶。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檀弓

方氏曰。謂苑囿中也。周寢禮廢。魯公薨於臺下。與夫差宿有妃嬪媵嬙。鄭伯有在壑谷。此說甚允。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搖於門。檀弓

此記者誤也。聖人與道爲體。動容周旋中禮。豈有知將死而少縱耶。方氏謂全受全歸。知將死而志气甚自得。何害之鄙也。

朝不坐。燕不與。檀弓

周官。王侯三朝皆無堂。故雖公卿大夫亦無坐禮。儀禮燕禮。獻亦及士。然則本文之朝。謂燕見於路寢之堂也。路寢則有三公坐而論道之禮。燕不與。亦當謂坐燕。禮大夫亦堂上有席而坐。士則受獻於西階上。獻畢仍立於堂下而不與坐也。不然則核之典禮。皆不可通。

大飲烝月令

鄭注曰。烝有牲體爲俎實也。大飲。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亦在此時。邠詩十月滌場以下。頌大飲之詩。愚按玉藻曰。饗野人皆酒。謂蜡也。豳詩朋酒斯饗。兩尊皆酒。正與玉藻合。當是蜡禮之嚆矢。蜡飲。黨飲。禮制灌判然。但同月。不同地。不同日。鄭注雜記。誤合黨飲於蜡飲。即徹見端於注本文。本文曰大飲。義主樂酒。鄭即引豳詩近蜡者證之。鄭謂蜡飲即黨飲。故注大飲先鑿空曰。于太學正齒位。又引黨正文以證之。然而鄭注黨正正齒位曰。爲民三時務農。將缺于禮。故歲晚務閒。飲酒正齒位。教民孝弟也。雜記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今鄭解本文云云。則天子諸侯與羣臣亦缺於禮。而孝弟待教耶。亦終歲勤而待澤於一日耶。夫天子諸侯與羣臣。大飲爲樂。周禮所無。秦人之制。半由邊臆。即下文以臘代蜡可見。本文之解。不如陳東匯大飲於烝祭之說爲得。不足深究也。且鄉飲酒禮、燕禮、皆有狗牲體俎。本文烝字如鄭注。不實極乎。月令制度欠師古。其屬文尙未至無聊也。

鳳氏經說卷三

關雎

左右流之。謂荇菜生水中。或左流之。或右流之。未及采也。以興淑女在洽陽。或寤求之。或寐求之。未即得也。流只貼水說。無取字意。抑言取則預奪下采字。抑言取亦興不起未得意。流可言左右。采可言左右。芼不得言左右。而芼承采說。則左右芼之四字。中間自該得采。此三語之次也。芼之義爲菜。死字活用。但有熟義。無薦義。集傳上章流字已及取。則末章采字。取必兼擇。而芼字熟乃及薦。

麟之趾

姓、但訓生。詩言公姓。承上公子。則爲公子所生。故集傳曰公孫。儀禮特牲饋食禮、禮記玉藻、皆言子姓。說禮者曰。子姓、孫也。子所生也。儀禮喪服。緦麻三月者。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注曰。族曾祖父、曾祖父之昆弟也。族祖父、族曾祖父之子也。族父、族曾祖父之孫也。族昆弟、族曾祖父之曾孫也。族、屬也。緦麻則服窮。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著其親也。詩言公族。集傳以同高祖廟未毀有服親釋之。本此。

采蘩

此詩。漢儒皆以爲祭事。而蘩可生蠶。故後儒又以爲蠶事。集傳亦姑存之。其實于以用之云云。不合蠶事

措辭。且左傳澗溪沼沚蘩蘋薀藻。薦鬼神。周人說此詩。已屬祭事也。王后以下祭服首飾。周官追師有三。曰副、編、次。內子當服次。而少牢饋食禮曰被。則被卽周官之次。此詩公侯夫人祭服。言被而不言副若編。箋疏遂謂詩言夙者。祭日朝視饎。詩言夜者。祭前夕視濯。祭畢釋祭服而還歸。故皆服被。然詩人舉夫人服。以表敬祭事。乃不舉正祭時而舉其前後耶。且主人視殺與主婦視饎。對特牲、少牢。視殺皆正祭服。安見主婦有殊特牲。主人視濯不著其服。而與爲期同一時事。少牢。爲期仍宿尸之祭服。則特牲視濯可知。是公侯夫人視濯視饎。皆祭服也。祭禮畢事。亦不釋祭服還歸。孔子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冕、祭服也。然則此詩言被奈何。曹氏曰。此文王時。諸侯商制。與周禮不同。一言可空箋疏之說矣。匪直夫人祭宗廟。被爲商制也。周官醢人七菹無蘋蘩藻。元公制禮。菹豆實亦易其物矣。蘋藻不可知。商之蘩。乃傳自夏者也。夏小正曰。二月采蘩。傳曰。蘩、豆實。

墉牆

古者屋下柱間牆曰墉。屋外四周牆曰垣。垣卽所謂宮牆也。垣墉皆得稱牆。而墉不得稱垣。垣不得稱墉。

又凡經傳言牆皆垣。惟禮記負牆而立。乃堂上東西柱間牆。別詳論語宮牆。

在前上處

凡樂舞。廟則在廟堂之前庭。寢則在寢堂之前庭。庭中禮事立處。以北爲上。舞位始於北。而復綴亦於北。故曰。在前上處。下章曰。公庭萬舞。

將仲子

古者作室。先築周垣。廡人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折桑言于踰牆之下。則桑樹宮牆之內。七月詩。微行、牆內桑下小徑也。讀小弁。而知園有梓。讀此詩及鶴鳴。又有檀。材木之用。不獨山林也。且讀魏風。又有桃。七月詩。又有棗、有鬱薁、有瓜瓠葵菽。周官載師。宅種桑並種麻。則古人布帛果蓏蔬菜。竝取給五畝之宅焉。食貨志。二畝半在田。漢人臆說。

叔于田

第一章之仁。承居人爲愛人則第三章之武。承服馬爲材勇。第二章之好。承飮酒爲溫克。

羔裘

裘曰如濡。曰晏。曰三英粲。與召南之五紽、五緎、五總。檜之如膏、有曜。皆袒裘也。召南固曰退食。此詩美賓大夫亦同。而檜君在堂、以朝。則好潔衣服而無禮者歟。

著

著、宁通。說左傳者曰。著、所立處也。綜核經傳。言宁者乃有禮事立此以待之通名。惟王侯寢門有屏。故宁以門屏連言。而帷薄蔽門者。門內亦稱宁。立此待事同也。此詩所云著是也。（朱子儀禮釋宮曰。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通大夫士也。故不皆畢。集傳門屏句。當以說禮釋宮易之。著此詩未嘗有揖賓俟不親迎也。）侯於著。揖婦延之進也。既則前導之。庭、西階之前也。又侯揖婦延之升也。既又先升焉。堂、室戶外也。又侯揖而延婦入也。昏禮升階不言揖。升堂不言入室。省文。集傳呂氏引昏

禮。侯于門外。婦至。揖入。證詩第一侯。非也。著在寢門內。昏禮門外。乃大門外也。詩正以侯于寢門不合禮。見其非御輪先歸。侯于大門外者也。又引昏禮及寢門揖入。證第二侯。亦非也。夫寢門也。安得曰庭。又引昏禮升自西階。證第三侯。然堦方在階下。揖婦升。則不得云堂。　素、青、黃一紞絲具三色。華、瑩、英一瓊玉三形容之也。爾雅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華而不實謂之英。是華、榮、英之形容。皆取諸草木者也。則瑩字亦當从木作榮。淇澳詩曰。琇瑩。都人士詩曰琇實。實字亦屬草木。則琇瑩之瑩。亦當作榮。　琇。說文曰。美石。廣韻曰。玉名。淇澳詩集傳曰。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此詩及淇澳、都人士、詩瓊、琇、皆玉。當更考。意者瑱之爲物小。取數少。或無等歟。

猗嗟

春官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曰。舞。取矢于次。于楅。與其耦執弓挾矢。揖讓進退。有儀熟嫻如舞也。地官鄉大夫。鄉射禮五物之五曰興舞。亦卽謂以弓矢舞。此詩稱嘆魯莊公藝能之美。三章三舉射言。則所云舞。不在射外。若樂舞。則賓客無其事也。　二章曰不出正。則賓射之譜。采布侯。禮射也。故三章曰四矢。禮射布侯皮侯皆貫的。鄉射禮、大射儀。皆曰不貫不釋。是也。熊虎豹豻皮。貫之不必強有力。故亦貫的。禮射雖不尙力。射事取有獲也。此詩云貫。謂貫采侯之的。集傳曰。貫、革。革、犀兕皮。至堅厚難貫。故角力之射用之。鄭康成謂武射無侯。張皮射之。朱子謂布侯棲革於中爲的。二說不同。總之貫革乃武射。此詩則禮射也。（行葦詩集傳。亦說有貫革之文。）

十畝之間

論語。老農、老圃。其人判然。天官大宰。　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其職判然。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此場與豳風登禾黍者不同。除地爲場。藝植果蓏蔬菜。有當築其根者。有先築畦而後種者。有播種而築堅其地者。除地事爲多。故地樹果蓏。而曰場人掌國之場圃。孟子曰場師。白駒詩曰場苗。又東山詩曰町畽鹿場。踐踏多亦稱場也。蔬菜之植。乾則水之。瘠則糞之。草則芟之。密則疏之。淺則培之。熟則采之。旣又植之。家人婦子。朝夕往來如織。成蹊不但桃李下。故園地稱場圃歟。是圃廛又判然兩地。田百畝。廛五畝。農人所受。見孟子、周官。圃人受地。經傳不見其數。則此十畝。當農百畝予圃事用力繁。獲利厚。故家十畝。橫渠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地者。家受十畝。意蓋謂古今情事不遠。後世附郭多圃民。供城中官府士商之需。卽古之場圃任園地者。東萊以爲最合古制。集傳郊外所受、本橫渠。郊字疑郭字之訛。

伐檀

集傳曰。一夫所居曰廛。地官遂人曰。夫一廛。田百畝。注曰。廛、五畝之宅。田、百畝之禾。納于所居之廛。此詩以廛是田也。三百廛田三萬畝。計以邑四井。則七十五邑。此仕者食邑七十八十者。舉二百成數而言。古者中州沃壤。畝獲一鍾。當今九斗六升強。三百廛者三百囷。是古者一囷所容百石弱。而三百億。但言數而無所指。孔疏以爲若釜斛之數。則視三百廛太多。不類。而以大田詩刈禾把之秉當之。最允。古者百畝。

當今五十畝弱。今南方刈禾把。舉其中數。大田詩言稼者爲秉六畝三百六十稱。其秉二千一百六十。則一廛億秉弱。古今東西南北適符。詩不指言秉者。上言三百廛。下言三百囷。其三百億爲秉。可推而知也。曹氏謂三百億與三百廛遼絕。詩人性情之言。不拘名數。豈不信疏說耶。抑未習諳農事耶。詩言雖不甚拘。亦豈隨口說出。但押韻而已耶。　集傳曰。饔、食也。散文通耳。饔、食對文似有分。稜壹詩亦先饔後食。即其言之次。則饔似爲朝食。韓信傳。令其裨將傳餐。上言夜半傳發。下言平旦建旗鼓。則傳餐乃天未明。古人朝食爲餐。于此亦略可見。先鄭注周官曰。飧、夕食也。末章飧爲夕食。首章饔爲朝食。則二章食爲晝食。一日三食。古人日食大數。亦可見於此。

椒聊

古量小。今一合五勺強。當古一升。服傳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曰。一手之盛謂之溢。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而其大數則一升。一手一升。則兩手之匊二升。此詩先升後匊。匊倍於升。益蕃衍之意。小爾雅曰。匊四謂之豆。豆容四升。則匊亦一升矣。匊二誤匊四歟。

羔裘

故、故舊。好、情好。與遵大路詩所云同。

小戎

梁輈。御兩服。而兩驂之駕獨難。故游環制其外出。脅驅制其內入。又陰靷使之得力。則駕驂者備矣。其內兩轡。不待手調。故有觼軜焉。詩所以言轡皆六也。六轡在手。則御者也。曰厹矛。曰虎韔。有弓則有矢。此偏將之車。右持矛。左射。而中御鼓。則在元帥之車。故不及。　鏤膺僉韔說。似勝飾焉。

終南

周制。五冕服曰衮、鷩、毳、絺、元。謂服冕而服此五者之衣也。上公衣裳九章。曰衮衣。衣畫龍、山、華蟲、火、宗彝。裳繡藻、粉米、黼、黻。九章之衣始于龍。龍首衮然。章分衣裳。舉衣以統裳。又舉畫始以表衣。故曰衮衣。侯伯七章者。曰鷩衣。衣畫華蟲、火、宗彝。裳繡藻、粉米、黼、黻。鷩、雉也。即華蟲。七章之衣始華蟲。故曰鷩衣。子男五章者。曰毳衣。衣畫宗彝、藻、粉米。不可畫。則繡于衣。而裳繡黼、黻。宗彝、虎蜼也。皆毛蟲。五章之衣始宗彝。故曰毳衣。孤卿三章者曰絺衣。絺紩以爲繡也。三章者。衣繡粉米。裳繡黼、黻。衣裳皆繡。故曰絺衣。大夫一章者曰元衣。五冕服皆元衣纁裳。一章者。但繡黻于裳而衣無章。故曰元衣。然五衣皆章服也。章以衣爲重。故亦得以繡之裳者名其衣曰黻衣。此詩所以曰黻衣也。其實黻不在衣也。故又著其實曰繡裳。若曰。君子服一章之冕服。其章爲黻。則衣曰黻。而黻繡于裳。語勢與衮衣繡裳者等。而虛實不同。五冕服皆祭服。秦爵自七章以下。一章者祭羣小祀。豈秦君至終南下。舉小祀事。故詩人云爾歟。　錦衣狐裘。在道服之而至此者也。黻衣繡裳。至止易之而舉禮者也。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本此詩爲言。又曰。狐白裘錦衣。鄭注以衣裘同色。狐曰白。故錦釋以素。然而織五采絲曰錦。無素錦也。孔疏遂附會到天子眡朝皮弁服服內錦衣狐白裘。而謂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讀此詩。秦君錦衣狐裘。至終南之下。安見爲天子眡

朝。諸侯服此朝之者耶。諸侯告朔。亦皮弁服。何必朝天子乎治朝耶。

無衣

玉藻曰。纊爲繭。縕爲袍。兩衣一貴一賤。不在通稱之例。軍士衣繭。以與袍同爲有褚之衣。詩人故亦曰袍。集傳故以繭釋袍。澤一作襗。即鄉射、大射所云襦也。

宛邱

翿、纛同。地官鄉師。執纛御匶。注曰。纛、羽葆幢。將有高低。左右傾。執纛者居匶前。抑揚左右其麾。使引匶者豫知防也。御匶。王侯以纛。大夫以茅。士以功布。狀皆如麾。此詩翳翿。以翳羽爲翿。舞人起伏進退。執翿者在旁以翿指麾之也。一佾一翿。春秋魯仲子宮用六佾。獻六羽。即此翳羽之翿也。與舞人干羽之羽爲雉羽者不同。値、植立之義。雉羽之舞低昂翔側不定。翳羽起伏進退。有需乎麾。麾時少。不麾時多。不麾則如植立。故曰値。春秋六羽爲此詩翳羽指麾舞人說。本毛大可。殷典校。豁州年說春秋經傳之難。

七月

詩言朋酒。兩尊皆酒。樸也。見玉藻。集傳引鄉飲酒禮尊兩壺證之。但證設尊之兩。若尊中之實。鄉飲酒禮。則一尊酒。一尊元酒。元酒、水也。

四牡

啓、危坐也。處、安坐也。古者之坐皆跪。安坐、坐而著于蹠也。危坐、坐而直其身也。

皇皇者華

左傳。叔孫穆子曰。訪問于善爲咨。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周人說此詩如是。歐陽公曰。但取叶韻。

常棣

集傳曰。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怳。後說勝。怳、怊怳也。下章烝字。或曰衆也。

蓼蕭

冲冲、雝雝。有儀也。儀、德之符也。德、福之基也。

湛露

路寢而曰宗。宗、尊也。主也。天子勤政之所。天下所尊所主也。于此而成厭厭之飮。不避淫湎之名。明此燕樂君子之德。禮遇非常也。

彤弓

此爲體制。首章渾說。下二章析言之。凡藏弓。必載之櫜之。而後爲藏也。旣有功。必喜之好之。而後有貺也。凡饗賓。必右之醻之。而後成饗也。　飮酒之禮。主人獻賓。賓受爵。奠于脯醢西。于賓爲右。是爲右之。此飮者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主人酬爵。賓不復飮。則受爵。奠于脯醢東。于賓爲左。是爲左之。故鄉射記。有于左于右云云。左之者不飮。右之者飮。則此詩右字。卽獻字變文。左之右之。賓之禮也。惟其右之。主人之心也。

菁莪

此詩所云喜。有獸獸自幸君子之得見。而人皆不得見之意。故樂且有儀。此以下章申上章也。若喜字如常解。則淺于樂矣。況又有儀。　曹丕立爲世子。抱辛毗頸曰。知我喜否。乃快慰之極之辭。雖豚犬語。正可想見此詩喜字。

采芑

鐲、亦名鉦。周官注也。鐲以節鼓。鐃以止鼓。謂鐲鐃皆得名鉦。詩疏也。似宜從周官注。　六月、采芑。北伐南征。宣王中興之烈也。而吉甫則文武。方叔則顯允。命將皆丈人。

正月

馬注曰。輔所以佐車。可脫張之物。今人縛杖于輻。防輔之脫也。則輔是一物。杖是一物。集傳本之。而曰縛杖于輻。以防輔車。則杖即輔。故又曰。輔所以益輻。愚按輻隨輪轉。輻是動不止者。乘輔輸載。輔乃止不動者。縛物于動。以防不動。事理難曉。故集傳變其說焉。然大車任載。考工記最詳。並無益輻事。輸謂車載積中不敗。特外有關。考工記曰牝服。大東詩曰箱。即小車之較。本文之輔。當謂此。在車兩旁。輔車載而不輸。故曰輔。後世縛杖于輻。不當取況。員、乃方員之員。謂周完無缺陷。將觸時。察車之輻如是也。本張氏周完之假。上章單說輔。下章兼說輻說僕。三者皆車載要事也。員訓益。似不然。車輻有定制。必不待車行求益也。輔傍从車。制字本義。人之牙骨。取象于車。頰骨取象于輔。乃轉義也。即此可想車闌曰輔之象之義矣。

雨無正

爾雅曰。夏爲昊天。謂天气廣運也。秋曰旻天。謂天心閔下也。萬物至秋。天閔之。而嚴肅以成其生長。如降威然。人遭禍敗。而無所歸咎。則以疾威屬旻天。此詩故變言旻天。繼昊天也。　三事。即周書立政之三事。詩、書、同文。當時成語。僞孔書傳曰。天地人之事。蔡傳即指任人、準夫、牧、三宅所司之事。二說皆可通。正大夫。集傳指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皆上大夫。極核。而三事大夫與正大夫對。正大夫主言離居之六卿。三事大夫則統言未離居之六卿。及中下大夫作三事之人也。鄭箋以三公釋三事。未安。三事不專指何官。三公又不在作而行之之列。僞古文尙書周官篇曰。三事暨大夫。三事大夫殊爲二。則三事指三公。漢、晉、間有此訓。周時不然。

小弁

大雅。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此詩則箋曰。由、用也。用之意爲出。皆通。集傳從於。而此詩貼一其字。大雅則但有其字。無於字。當是脫文。

大東

此詩。王使徵役徵財于譚。譚大夫飌縷告病。皆當時實事實景。飧七氿薪。取興有因。天漢以下。亦非憑空幻語也。周官、儀禮。凡賓禮。賓始至。日已夕。則餼飮食于賓館曰飧。供夕食也。其具、鼎簋簠豆鉶壺。酒盛故昔以飪旅餼七起興。而五章末章。兩言酒漿。諸侯相爲賓禮。使大夫束帛致飧。王使或加玉焉。故佩璲云

云。不用璧而用佩璲。見財殫也。而杼軸其空。亦感于致飧之束帛。而及下民之乏。內藏之竭也。飧禮亦有薪芻之供。故有穫薪之興焉。而及氿泉之浸。見憚人卒日重困于役。今者賓館門外車載薪矣。不知何有穫而在浸未及載者也。古者卿行旅從。舟人、私人。王使之介從徒役也。作詩大夫。即日晚致飧。大夫禮畢而歸。則乎暮矣。財力交病。徵求無已。搔首問天。忽見雲漢之光。則冀其有以監我。又因杼軸之空。見七襄織女。而有不成報章之嘆焉。箱者。大車役時所將。嘆牽牛之不服。亦困于役者甚也。而于是傀儡畢集。懷來恐後。啓明先日而出。長庚後日而入。不能使日加長。勞役速已。在外無淹久也。禮賓加豆庶羞用兎。鼎腊非麋。即兎畢彼天畢。但與啓明、長庚。施行。而無掩兎實用焉。今夕致飧。明日朝又當饋饔。以供朝食。二禮皆有壺。而需乎斗之挹。饔與飧同饋簋。簋飯之米。中庭之筥米。門外之車米。皆有需乎箕之簸揚。而南箕北斗。何爲者耶。區區什器亦病。瑣瑣屑而及于斗箕。愁思無聊極矣。而精神昏亂。遂有箕吸舌、斗西柄之怨焉。集傳曰。北斗西柄。則秋矣。愚謂秋盡建戌。將冬也。熊羆裘葛屨。亦是當時實事。葛屨履霜者。即佻佻公子。時適見役有所往。而其來也。已際霜寒。但職勞而已焉。粲粲衣服。百僚是試。東人之子。非所望也。而徵求小大東。循復不已。砥矢周道。是烏得不睠焉顧之而出涕哉。

甫田

此詩。首章言夏耘。末章言秋收。第三章曾孫來止。承首章適南畝。禾易長畝。承首章耘耔。終善且有。承首章黍稷薿薿。第二章田旣臧。介稷黍。亦承黍稷薿薿。社方。追言寅月之祈穀也。迓田祖。追言巳月之雩也。集傳祭四方報成。則社亦然。下又接說祈雨。則文字不倫。意亦舛戾不順。穀士女。應烝髦士。穀訓善者。是詩意若曰。今者黍稷薿薿。則田旣臧。而爲農夫慶矣。由我寅月社方祈穀也。髦士、士之穀者也。今則可烝矣。而士女非黍稷不穀。黍稷非甘雨不介。我又於巳月迓田祖。祈而介以穀之。髦斯士也。

頍弁

古人小功以下。不論同異姓。皆爲兄弟。此詩末章。集傳曰。甥舅、母姑姊妹妻族也。此五族。皆異姓小功以下兄弟。則此篇兄弟。專謂甥舅。首二章渾言。末章乃指言之曰兄弟甥舅。謂甥舅之兄弟也。故首章集傳曰。君子、兄弟爲賓者。若同姓兄弟。不得爲賓。　兄弟即甥舅。蔦蘿松柏之比。十分精切。

車舝

古者燕有德之人。則必擇有德之人與燕。以明樂其德。皆與吉甫之燕。諸張仲孝友是也。此詩燕樂德音來括之季女。所云好友。即謂有德音者。而新昏無與燕之禮。故云云以見其意。先儒有謂德以友助成。季女德音來括。自足以助成我德。亦得爲一說。然與雖無字且字不合吻。

賓筵

彤弓詩曰。鐘鼓旣設。不及奏樂。饗賓奏樂有成禮。即以鐘鼓之設該之。詩體與記禮之文異也。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未射之前奏樂有成禮。故此詩亦以鐘鼓旣設。該兩奏肆夏焉。舉觶。大射儀。公酬賓而舉旅。又酬賓若諸公卿而舉

旅也。詩辭設鐘鼓舉觶酬文。謂賓及庭至拜酒。公受爵至卒爵。其儀皆鐘鼓節之而莫愆。至兩舉旅。而賓及諸公卿大夫亦往來各有序。揔之射前飲酒有禮。承飲酒孔偕而申言之也。樂器縣于射前一日。鄭箋泥經文旣設二字。以爲指當下。而謂將射改縣。然大射儀之文具在。鐘鼓縣不礙射者。並無改縣之事也。集傳樂人宿縣。厥明將射。遷樂於下。以避射位。亦與禮經不符。夫禮經所云遷樂于下。乃工歌位西階上之東。射者往來有礙。故鄉射則磬縣而降遷于阼階東南。大射則卒歌降遷于東坫東南。而宿縣鐘鼓。本縣于堂下。將射固無改鐘鼓縣之事也。　說文。湛、沒也。字从水甚。故義爲沒。沒則有深意。故史記曰湛恩。沒則有浸意。故內則曰湛諸美酒。沒則有久意。故鹿鳴、常棣、詩言和樂且湛。然湛繫樂言。則爲樂之久。單言湛無樂意也。沒則有沉溺意。若抑詩。荒湛于酒。是爲廢百事而沉溺于酒。北山詩。湛樂飲酒。亦爲沉溺于樂。言酒最可樂。而抑詩湛樂從承湛酒言。則沉溺于樂事亦兼酒。而樂事不但酒。書無逸湛樂從。則沉溺于樂事。專爲縱逸言也。沒則有漸漬潤澤意。此詩子孫其湛是也。文繫錫嘏之下。謂尸嘏主人。其多福之致子孫。亦漸漬潤澤焉。旣醉詩。公尸嘉告曰。君子有孝子。從以孫子。少牢嘏辭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楚茨詩。子子孫孫。變屆壽萬年之文者也。古人頌禱之辭。必及子孫。繼之曰其湛曰樂。謂子孫多福潤澤而樂神賜也。故朱子說此二句。亦曰錫爾純嘏。及爾子孫。子孫獲福而湛樂也。及字卽上句湛字之意。錫字卽下句湛字之意。曰錫福而湛樂。但辭一湛字。集傳以樂訓湛。二句辭復疊而義難曉。湛字本音持林反。鹿鳴詩。與琴、心、韻。常棣詩。亦與琴韻。此詩與林、能、韻也。古湛字不與耽通。無逸耽樂從。王充論衡引之。耽尙作湛。與抑詩同。今本誤刻耽耳。衞詩無與士湛上與甚韻。亦誤刻耽。此所云湛沒溺也。皇矣詩傳曰。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自濟。衞詩湛溺之欲。則爲宴私昵比。未必無樂意。然湛字不正訓樂。卽耽字从耳冘。其義爲耳大垂。亦非樂也。耽湛之通。不知所由。當以音說耳。　論衡引書湛樂從。而說之曰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是必病。以詩言湛樂飲酒。而荒湛于酒。又繼以湛樂從。故說書專以飲酒說湛。不知逸樂之事。傷生不但酒。詩、書、兩湛樂從。書並未及酒。詩亦不專言酒。鹿鳴、常棣、和樂且湛。其言樂之久。一專指鼓瑟琴。一專指兄弟翕也。若專言縱酒。則當言酣、言酗、言湎。而湛非其義。夫淫字有時亦繫酒言。若單言淫。亦得說之以酒哉。

魚藻

古豈、愷、凱、字通。南風曰凱。其气大和。長養萬物也。軍勝之樂曰愷。服敵而心平也。此詩曰豈樂飲酒。四海和親安平。天子中心和平。樂而飲酒也。又曰飲酒樂豈。飲酒而樂此和平也。天下安于磐石矣。故末章曰有那其居。

采菽

九章之服。始于龍。終于黻。此詩元袞及黼。舉其始終而言也。不言黻。變言黼。叶馬韻耳。　集傳曰。平平、辨治。相禮給事供辭。辨之而各有條。治之而各得理也。左右如此。君子可知矣。與有客詩萋且敦琢同意。桑扈詩曰交匪敖。此詩曰交匪紓。皆敬事天子也。敬事天子。則殿天子之邦。萬邦之屏翰。而萬福來求。萬

福攸同者也。　葵、卽揆其所以予之命之也。申之、攸同。皆所以臨之。此章提起說在未來朝之前。天子預揆而厚之。而君子果優游不先不後。亦于是而適至。紼纚維、大索。一頭纚其舟。一頭維于岸。以待汎也。蓋天子預待之興。

隰桑

孔膠、德音緝密無間也。故旣見而樂。心愛不忘。

都人士

綢直如髮。或曰、如、而、通。或曰。如猶言其。皆欠豁。或曰。作譬。如其髮而止。不用髮髻。樸也。與笠撮同意。

緜

胥字从疋月。疋、音疏。足也。管子曰。胥疋何止。或曰。疋卽古胥字。或曰。卽古足字。足則有相並意。相合意。相共意。故胥之義爲相。相卽合也。並也。共也。與古文尙書胥字四見者。盤庚、無逸。兩見者。梓材、多士、呂刑。一見于康王之誥。皆爲相義。多方。胥惟虐。亦然。惟胥伯爲官名。春秋胥命于蒲。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左傳曰。胥命于弭。學經文也。孟子。睊睊胥讒。亦相義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謂天下之士多就之。帝將合天下而遷之。不但所居三年成都也。卽見于詩者。如淪胥以鋪。無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無胥遠矣。民胥然矣。民胥效矣。載胥及溺。不胥以穀。惟予胥忌。于胥樂兮。總無異義。君子樂胥。侯氏燕胥。以于胥樂例之。倒文未可知。夫胥但有相之義。若相字从目木。讀去聲。而義爲視。胥義之相。斷不可轉其聲轉其義者也。公劉詩。于胥斯原。以篇內于京斯依、于豳斯館文體例之。胥當爲地名。此詩胥字。乃謂共居耳。詩必及此二句者。太姜與太王。共起艱危。贊助多力。周之子孫不忘。故皇矣詩亦曰天立。思齊詩又與太任總稱徽音。歐陽公說。自正義以去聲之相訓胥字。以爲相度字居。後人幷謂太姜亦預相焉。周官。府史之下有胥。掌官敍以治敍。注謂傳官吏之命于朝者。胥下有徒。掌官令以徵令。則承胥所傳命而奔走徵令于外。胥、若今頭役。徒、若今副役。一胥皆十徒。徒字从彳从走。胥徒皆供役使趨走。走爲足之用。足爲走之體。胥傳官命。吏率胥傳相與其爲一事。而胥則往來出入于朝。其奔走者簡。徒則奔走于外而繁。奔走繁簡不同。實則一事相共。故十承一者。日以从走之徒。一統十者。日以卽足之胥。至如地官五比之閭胥、二肆之胥、春官大胥、小胥。皆不外乎趨走傳宣相導率之義。大小胥有府史徒。無胥。宜行上官之令已職也。小司徒。田與追胥竭作。注曰。胥、伺盜賊也。則亦相率奔走之義。　迺疆迺理。與信南山詩疆理正同。彼詩傳曰。理者定其溝塗。此似當仍之。上文迺左迺右。已有布散而居意。迺宣、卽左傳昭元年宣汾洮之宣。集傳導其溝洫之說似勝。畝、卽南東其畝之畝。溝塗定而水勢得。則畝可南東矣。自西徂東。猶言自右及左。言左右該前後。言東西該南北。東西皆粘水滸言。恐混上率西水滸來時路。　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而改元稱王者。漢人之誣說也。此詩集傳曰。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乃淘汰未盡處。似當云。九章遂言文王受方國之事。文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近人謂受弓矢鈇鉞。專征伐之命。極核。

棫樸

天子六師。其將皆卿。武王伐紂。牧誓但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此詩歌文王。乃六師耶。正義謂大雅作于武王有天下之後。六師据後而言。非也。文王既追王。詩歌可言王。至典章制度。則屬文王當年實事。不可以後之所有。誣前之所無。夫文王三軍。正卒也。于邁而民皆往樂從。則羨卒亦及焉。集傳所云不令而從也。合正羨卒。故曰六師。

皇矣

安安者。其人在所當誅。縱之去而安然無恙。非一人也。但訊不誠。下文所云致附也。集傳云不輕暴。即謂不輕用殺而縱之歟。　天子祭天。出征類上帝。王制、天子禮也。文王方伯。伐崇而亦類者。虞書類上帝。舜奉天子命攝行天子政。告攝即可攝類。則文王受天子弓矢鈇鉞。專征行天罰。亦可攝類而告邦者也。如周公奉成王命。營洛邑。用牲于郊。時成王在西都。則周公亦以天子命攝郊。是古制有如此。漢人以稱王誣文王。大雅言文王受命。言六師。言類。俱宜令有下落。

靈臺

此詩言經。如周官經野、孟子經界之經。經畫之位處。度其崇廣也。而圍之方廣、沼之深廣、沼圍位處亦存焉。孟子集注所云量度是也。營、如左傳士彌牟營成周之營。以表之崇廣。而物土方、量事期、計徒庸之屬也。沼圍之事期徒庸亦存焉。孟子集注所云謀為是也。凡土功之始。皆有此二事。故召誥作洛都。亦曰得卜則經營。此詩集傳曰營表。又曰經度。營表、本詩箋營表其位。正義以繩度立表定位處也。而經營二字無別矣。不如孟子集注分明。孟子集注。後于詩集傳也。詩首二句下經字疊文。　前二章。對時育物之樂也。後二章。化民成俗之樂也。篇末二語似未了。蓋所以實論字。鼓鐘之論。矇瞍之奏見之。　集傳。呂氏本孟子樂其有麋鹿魚鼈。以此詩為述民樂之辭。當日文王之民樂其有。而周公追述民樂而為之詞。則在武王或成王時也。

生民

正義曰。月令稱高禖。蔡邕章句曰高禖。神也。高、猶尊也。禖、猶媒也。毛傳此詩。及元鳥詩。皆讀高為郊而文作郊。鄭箋從之。正義又衍之曰。祭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之。然則高禖自有專祀。專祀亦不在郊。變高為郊。毛讀出也。郊天作配。正義衍出也。集傳姑存之。　史記殷、周本紀。有簡狄呑元鳥卵。姜嫄踐巨人跡之文。竊以為三家村鬬嫗。亦不為此。乃出之殷、周二代生民之聖母也乎。雖曰天地之初。气化生人。聖賢之生。異于常人。然奈何得气于此二物。著異于此二事也。殷、周子孫皆聖賢。顧作歌協律。規燿當時後世哉。而鄭箋此詩及元鳥詩皆据之。不概于心。然元鳥詩首二句。吞卵事固無憑。此詩則有履帝武句。似非鑿空者。轉輾百思。則以為姜嫄、帝嚳之妃。當是姜嫄禋祀時。行禮步趨帝嚳克敏也。歆、即居歆之歆。下章所云康。私心願謂文義兩順。及見朱子引毛傳。果以帝為帝嚳。敏為將事齊敏。而其講履武曰。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跡而行。出字行字。則讀高為郊之衍說耳。乃知以郊易高。亦由索武字之解少滯。又少泥于弗之言祓。祓除于水上。則出國門。如鄭詩之溱、洧。論語之沂也。按經文而求之。帝為帝嚳。敏屬行禮。二千年

下。有合于二千年上說經者之心。則決知史記之謬也。雖然。毛公膺聲河間。在子長前。子長非不見毛傳者。其謬說從何得哉。漢人經師各自名家。說經大都不按情理。逐字鑿求。如祇載見暫眡。史記舜本紀祇載二字。解作戴天子旌旗。亦其一徵也。兩詩之謬。史記不知本何經師。而簡狄吞卵。乃經師由元鳥詩生商生字鑿出也。曰行浴見墮。或毛之出祀郊禖啓之。或亦泥于周官祓除有釁浴事歟。帝武、帝字最難曉。而以巨人當之。其鑿亦不外乎出郊祓除兩端。攸介攸止。亦見于甫田詩。博求介字之義。或亦訓小。揚子雲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是也。如攬介之介。則又有副義。副亦近小。如介于石。不易其介。則又側畔限際意。八蜡之祭。有郵表畷。如郵亭在田界側畔連綴處。田畯勸農。草止焉。此則甫田詩所云攸介攸止也。有田祿者。來田間憩于此。亦其所小止之處。甘棠詩集傳曰。茇、草舍也。謂草草舍息也。即小止之意。王宮、后妃有側室。生子及月辰居之。此詩攸介攸止之謂也。非后妃所常居。則為其所小止處。一句兩言攸。風、雅、頌之體。有促節。有曼聲。桑扈詩不戢不難不那之類。促節也。甫田、生民詩。攸介攸止之類。曼聲也。震、有娠而動也。正是月辰。夙、仍訓早。姜嫄之娠。年早未晚。見神歆捷應也。如此則無人道不見矣。生子何以棄之。曰。生子有坼副菑害之疾。常也。鄭莊公之生。其母死而復蘇。疾之過也。故驚而惡之。姜嫄先生如達。竟無疾也。故怪而棄之。疾之過。竟無疾。皆反常也。非人心之所安。故蘇黃門說此詩二章末三句曰。生子無疾若。上帝于姜嫄。豈不安之乎。然姜嫄反以禋祀之故。而居然無疾生子。不安而棄之。大戴帝繫篇。帝嚳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鄭康成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世、世子之世。世妃、鄭即謂元妃也。孔穎達乃以世妃為後世子孫之妃。不能定其世。故曰世。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杜注既謂中有稷、契。又曰八人皆高辛之苗裔。如孔、杜二說。稷、契非堯時人耶。杜蓋據傳世濟其美。以至于堯之文。然則大戴五帝德篇所稱帝堯者帝嚳之子。殆不足據也。然而鯀列四凶。八愷、地平天成者禹也。而曰世濟其美。此則何說。帝系。顓頊生鯀。又何以曰世濟其凶。則皆誣說矣。前人謂行父舉去云云。故意跌宕。張皇舜功。為自己張本。然則此對乃肆為誣罔。不顧事實。良然。諸太史劫持魯君。左氏仍之。所以著其惡乎。　集傳本詩箋。以房訓方。謂孚甲之。如房。此漬種之初生意內含時也。苞、蘊也。漬中間甲坼。微露生意。則見其中有苞種。如天官內宰。詔王后生穜稑之種。之稱。漬之久而茁其芽可種也。鄭注月令曰。甲解、孚甲。即此所云苞。又曰乙、稽軋而出。即此所云種。若苞尚為甲未坼。則同于方矣。方字亦見大田詩。謂秀而孚甲闔者合也。蓋苗將華。孚甲開而不合。既華乃合。合乃以漸而實。實乃以漸而堅。故下文曰。既阜既堅。兩詩言方。其中虛中實微異。其外孚甲之合則同。同故皆曰方。大田詩集傳。亦以房訓方。誠是也。又據詩箋曰。孚甲始生而未合。夫未合則不得為房矣。

行葦

此詩。鄭康成謂養老大射擇士。王肅謂燕射。呂東萊是王肅。朱子以詩言曾孫維主。易為祭畢燕父兄耆老。然楚茨諸父兄弟燕私。燕私無異姓則無賓。此詩有賓則不符。故亦疑其辭而不定。愚謂此蓋禮記文

王世子齊．與族燕．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者獻．曰曾孫者．燕族之義．原于祖宗．主人義得稱曾孫．然詩辭又有微異者．似以族燕之禮．選賓尊燕父兄耆老而未六十者．堂上無席位者．然首二章．言授几以安老者之坐．言緝御以供老者之使．燕禮無醴．末章醴酒兼設．明是爲老者．而酌醴以祈黃耇鮐背．致意再三．已情見乎辭．又凡射禮．賢不侮之序．賓黨主黨同之．詩獨言序賓．是父兄耆老筋力衰．而優之不射．但賓射以樂之．天子雕弓．則天子亦射．以樂之．如太學食老更．而天子總干也．堂下父兄未六十者亦射．凡行禮．主堂上．序賢不侮者．堂上惟賓．故但曰序賓．意者祭畢而燕．在行大禮之後．我孔熯矣．禮又不當再特殺．其燕．但薦脯醢．成獻酢．略致恩私．釋祭之明日．又立賓特燕父兄耆老以盡歡歟．此詩特殺．而有燔有炙．有脾臄．不類祭日事．不但有賓．又射非燕私也．春官大宗伯．以飲酒之禮．親宗族兄弟．其禮繁多．今記傳可見者．載籍殘缺之餘．不可謂盡于所見也．　以賢、序數射算以見之．又飲罍上觶以見之．投壺禮．令弟子．因亦有常爵．有浮．然此詩義．專言射事．不侮、假不指憮、敖、偝立、踰言．蓋舍矢既均．射法之參連也．四鍭如樹．射法之井儀也．太史數算序之射法皆不侮．然後得列于賢．經文以賢承均．不侮承如樹．互見之．

假樂

匹、耦也．合也．有相須意．有相助意．有相成意．禮記緇衣曰．惟君子能好其匹．注曰．知識朋友．匹偶己心．此詩言率匹．正是此意．率匹卽下章之朋友．故集傳以類訓匹．兎罝詩集傳曰．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桑扈詩曰之屏之翰．此詩曰之綱之紀．一承上章之末四方之綱．一承上章之末萬邦之屏．疊語排語也．然既分章分句矣．則句兩之字皆無承．何以截爲句．而貫截爲句．皆朝廷大著作．奇文奇筆．十三經僅見．卬盛于豆．于豆于登．語勢亦同．然于字較之字．之字則奇矣．鼓瑟吹笙．吹笙鼓簧．以祈黃耇．黃耇鮐背．疊排亦其類．

泂酌

行潦．兩見詩．一見孟子．說文．潦、雨大貌．孟子集注．行潦、道上無源之水．本詩疏行道上雨水所聚也．此以道釋行．風、雅、兩行潦．集傳皆曰流潦．則以流釋行．謂流聚天雨．故左傳以潢汙冠之．潢、積水池．汙、濁也．停汙就蓄積言．流潦就來處言．只說潦水．特引泂酌詩可見．　據采蘋詩．采藻于行潦．則流潦之解爲核．若傍山之地．固有暴雨．則道路滅沒．不可行者．然而立涸．豈有聚藻之生．　饎、糦、字同．儀禮三饋食．皆有饎爨．注曰．炊黍稷之爨．其亨羊豕魚腊．則曰雍爨．是饎專謂黍稷飯也．故元鳥詩大糦．集傳亦曰黍稷．天保詩爲饎．及本詩餴饎．集傳則本爾雅釋訓．而饎兼酒言．夫饎專言食．儀禮鑿有明文．元鳥詩糦曰大．義尤不可通于酒．爾雅多後人僞竄．似未足據．且水沃一烝之米曰餴．沃黍稷食．亦沃酒乎．或曰．釀酒初亦烝米．顧下章曰濯．及儀禮．皆就祭時言之．經義並不及酒．　少牢禮曰．雍人概鼎、匕、俎．廩人概甑、甗、匕．敦．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概．拭其塵也．以上諸器．有當濯而概者．有但用概者．亦必以水濕巾概之．濯溉．溉字義當同概．古字多通．上章單舉罍．下章又以濯溉該用水諸器也．若溉訓滌．則濯滌文疊矣．

卷阿

下武集傳曰．媚、愛也．此詩集傳曰．順愛也．與論語王孫賈章集注曰親順也同．然　旨媚．私利也．詩言媚．公義也．公私義利．薰蕕判若天淵．此說春秋者所云美惡不嫌同辭者耶．　詩之興．率以二句興二句．小雅如小宛、小弁、車舝、諸詩．則間有四句興二句者．此詩鳳凰鳴以下．乃六句一章．興下章上四句．皆昌黎所云气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也．

板

大宗、卽孟子之巨室．彼集注云．世臣大家．古者卿大夫貴戚異姓．各立之宗曰大宗．已該同姓．又曰宗子．與儀禮所稱．文同意異．左傳曰．君其修德而固宗子．則詩似謂王世子．城之關係．尤甚于藩垣屏翰．故又獨申二句．

崧高

崧高一詩．申伯淵源悠遠．顯功碩德．幷覓周室中興．可謂盛矣．一再傳而驪山搆禍．人道滅盡．家聲毀盡．可勝嘆哉．無父之平王．戍之．未幾而滅于強不義之楚．蓋亦有天意存焉．以作爾庸．鄭箋假勝．

常武

古如、而、二字通．此詩如雷如霆．如震如怒．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四句．每句下如字．皆而字也．疾雷曰霆．霹靂曰霆．如雷而霆．故下文曰徐方被震而驚．如震而怒．故下文曰進厥．曰虓虎．鳥飛于空．其振作之翼或非羽焉．不能奮迅周疾也．王旅則如飛而翰．江行而東．其來入之水．皆非敵也．已極汪洋浩淼矣．王旅則如江而漢．若下如字非而字．則奮武既曰如震矣．下曰如怒．不可通．如翰單言．亦義無所屬．

載芟

章首耕耘．乃闢萊地而反土去草．不播種．尚須水火之變．如周官柞氏、薙氏云云也．　驪、以、詩集傳皆言．仍鄭箋也．

閟宮

集傳曰．太羹、太古之羹湆．湆、汁之別名．少牢禮．有羊肉湆、羊匕湆、豕匕湆、湆魚、之文．爾雅．肉謂之羹．羹湆、肉汁也．不和五味．太古如是．故曰太羹湆．周人祀賓用之．與元酒同意．不忘古也．三字見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周官、左傳、禮記、從省．謂之大羹．則羹字兼肉汁二字．

元鳥

章首曰武湯．中間曰武王．不殆也．靡不勝也．字法皆從武字生．　集傳曰．域、封境也．謂四齊起封爲境界外內也．

濬哲

集傳曰．曷、誰何也．說國語者曰．古者軍法．夜則去壘五十步前後左右．列兵．彍弩注矢以誰何．謂人至前．則問姓名爲誰．何等人也．過秦論曰．陳利兵而誰何．陳利兵、卽彍弩注矢意．弓滿曰彍．

春秋討賊

隱公四年。經書衛人殺州吁。公羊傳曰。稱人。討賊之辭也。何休注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以廣忠孝之路。弑君之賊。人人得誅。其說始諸此。說春秋家。皆據以爲春秋討賊之法。然而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曰。放弑其君則殘之。人人得誅。大司馬之法贅矣。且以此爲春秋討賊之法。則此法孔子作春秋所立也。春秋明王道。卽夢周公之志。而自立一法。易周公之法乎。且書有之。惟辟作威。兵刑者天子之威。討賊不由天子。甲兵鈇鉞。而散之人人。成何典㓝。事理殆有不然者。然而夫子請討陳恆。何也。曰。夫子當日請哀公討而得請。又必請哀公請于天子。如程子說也。蓋弑君大逆。本國臣子不請天子討。則鄰國諸侯得請之。鄰國諸侯又不請。則鄰國大夫得請于君而請之。如說春秋家專據人人得誅之義。文、宣以前。以不討賊責鄰國諸侯。文、宣以後。以不討賊責鄰國大夫。爾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是責其不出矣。然而殺州吁者石碏。齊無知則雍廩殺之。陳夏徵舒則楚子殺之。其書人。何也。曰。人者。國君卿大夫皆得通稱。當時史體有如是者。說春秋家人字非一義。纔屬滑稽舞文。經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憫王法之不行。而殺自衛人、齊人、楚人也。豈曰人人得誅乎。夫人人得誅。不由天子。其弊必至上行私。齊、宋、可賂。陳可入。蔡可滅。又必至如吳季子所云。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人人之義。至是乃盡也。然而吳季子不請討光。何也。曰。平、桓以降。天子不討賊。孔子所以作春秋。季子時。天子益擁虛名。吳又以淫名聞于天下。季子知古知今。知微知著。知此事有斷斷不行者。故以終身不入吳國者。聊自處。此賢者之難也。

禮記檀弓。邾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曰。弑君父之罪無赦。凡在官在宮。諸臣子孫。皆得殺之。此亦本公羊稱人討賊之辭說。與何休人人得誅之義符。然曰子孫得殺行弑之人。明是父子相殺也。孔疏曰。當指族姓卑幼在子孫行者。夫族姓卑幼。非復同宮。曲說顚背。陳澔又曰。惟父爲弑逆。子不得殺之。此亦背凡字。抑終無解于兄弟相殺也。陸農師以父子兄弟相殺無已駁康成。而謂在官在宮者連坐極是。吳草廬則以爲連坐若不知情則濫。易曰。弑君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同室處。同曹署。非同謀卽坐視。何不知情而濫之有。且殺無赦。上施于下之辭。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君踰月舉爵。緊承殺無赦一气說下。草廬本康成意。以毋令縱逸釋無赦。非文義矣。

群經互解

馮經撰

周易舉要

南海馮經世則撰

易也者象也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以廣大變通與陰陽之義配焉上經首重乾坤歸重坎離者乾中變離坤中變坎天地日月也下經首咸恆者乾上變兌坤上變艮故咸象澤山彖傳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離上變震坎上變巽故恆象雷風彖傳亦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歸於既濟未濟者猶上經歸重坎離耳在人則乾坤猶元后父母坎離即亶聰明之德故能爲師震巽則能爲長艮兌則能爲佐者也推之卦爻雖多皆立象以盡意君子觀象玩辭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聖人以神道設教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君子既畏天命復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合四時之序與鬼神之吉凶聖人之情見乎辭吉凶與民同患故其辭危經中言惕言厲其顯焉者耳全經辭有險易言易亦所以知險如言元亨利貞則知匪正有眚天命不祐知命則知瞿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小人雖愚可以與知焉苟小懲而大戒即小人之福惟其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夫獲罪獲福固大相懸殊而積惡懲惡皆起於至小故全傳亦多言辨乾二閑邪存誠必由學聚問辨坤初積善積不善尤不可不早辨訟上終凶初柔終吉象曰其辨明也辯與辨同雖彼凶此吉終必有辨不若作事謀始早辨以防其漸故履辯上下同人類族辨物大有九三小人害也九四則曰明辨晳也卦終未濟仍曰愼辨物居方經惟一言剝牀以辨謂牀有榦以辨上下剝辨即剝膚之漸可不愼歟大傳言當名辨物辨是與非辨吉凶者存乎辭不一而足九卦一章尤三致意焉一則曰困德之辨也再則曰復小而辨於物終則曰井以辨義巽以行權竊取此意以讀他經書辨危微治忽詩辨盛衰得失春秋與禮皆辨名分嫌疑樂辨陰陽極數无往非懼无往非辨无往非易也

尙書舉要

洛書出於虞夏洪範述於商周四代尙焉尙其敬天以用中也其分位數何也北一水也水墮則五行汨陳帝乃震怒水濟則五行不汨天乃錫禹故戴九曰五福六極有嚮有威互見於子午矣左三八政農用於東作右七稽疑預占其西成食至司寇爲內政賓師爲外政稽疑作內作外之吉凶有作有稽互見於卯酉矣中五皇極建中以建極也中土寓於四隅以象四時之季二居南隅季夏未也五事猶五行思猶土也思恭思從思明思聰猶土寓於水火木金徵爲雨暘燠寒而風寓焉八居北隅歲終於丑王省惟歲敬則休徵否則咎徵卿士月省師尹日省歲所統也雨暘固屬水火稱按卦象覩象震動木潤以雨言象兌口金耀於暘覩象離明聽象坎通火燠水寒有事有徵互見於未丑矣四居東隅五紀協天之陰陽六居西隅三德隨地爲剛柔時憲時乂互見於辰戌矣又按辰與酉合五紀既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稽疑遂與神物以前民用戌與卯合三德不剛不柔八政遂敷治優優相須爲用而寅申巳亥相須相生亦各有合圖見樂律舉要之末

四詩舉要

周易興於周之盛德四詩亦然文武受命周公誕保召公維翰二南尙矣風終於豳雅終召旻懷周召也頌終殷武周公所謂殷未喪師克配上帝召誥亦謂不可不鑒於有殷也豳風祖述后稷公劉大雅生民篤公劉亦召公所作宜爲豳雅舊以楚茨諸篇當之此豳王之變小雅非豳雅也豳頌即周頌中頌田事者如舊說可也雅有小大大抵小雅近風故雅南並稱笙歌以雅合樂以南可通用也大雅近頌故雅頌並尊工歌文王金奏肆夏不可僭也大雅亦有行潦泂酌與風並稱小雅亦有湛露彤弓不可僭用在愼辨耳尤不可不辨者大雅明言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小雅天保始稱萬壽南山有臺賓主相樂天子爲主故亦稱焉變雅鼓鍾心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自楚茨以下遂懷前王故屢稱焉其在變風鳲鳩亦思淑人君子以正四國猶下泉追思四國有王故曰胡不萬年豳風先稱萬壽後以尊祝王壽猶古公所作門社後遂尊爲王制諸侯不得僭焉魯既僭祭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稱萬有千歲皆非禮也孔子魯人存而不削得失自見猶春秋之志也夫

春秋舉要

編年之書名曰春秋年下必先言春周以建子為正月因以一陽生為春生其正月乃王正月則元年非王元年矣諸侯改元卽位非禮也況隱公弑而桓卽位僖未葬而文卽位子赤弑而宣卽位宣未葬而成卽位穆姜未出而襄卽位子野卒於季氏而昭卽位昭薨於乾侯而定卽位哀卽位而不能保其位皆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惟王禮當改元卽位妃立元妃子立元子以正其位易則亂生平王避西戎而依晉鄭桓王忿鄭強而戰繻葛皆由不鑒幽王褒姒之亂平賵仲子故聖經貶宰咺而書名桓寵子儀故辛伯諫並后與匹嫡莊錫魯桓之命猶賵仲子僖列晉武為侯錫命魯桓莊變王姚而寵子頹禍延其孫惠王奔溫而賴鄭厲納之惠后陳嬀復寵子帶禍延其子襄王告難而賴齊桓定之襄以狄女為后帶復乘釁亂倫王出居鄭而賴晉文納之故禮樂征伐勢必自諸侯出歷頃匡定王而楚問鼎矣至簡靈王而政在大夫矣景王又寵庶子朝禍延悼王立無寧日敬王奔走於狄泉姑藉雖賴晉人始城成周繼成晉靡而王室亂矣隱之元年不書卽位則正月無事紀事始於三月實夏之孟春終於哀公十四年庚申之春實己未之冬夏時附見於此矣

四禮舉要

禮有四要而射與樂不與存焉冠昏喪祭是也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又曰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然則士庶固有射且不能樂且不知者矣若冠昏喪祭豈人所不能其義豈人所難知哉不好禮者疑之好禮者信焉冠義三加彌尊何也曰尊元首也始加緇布冠何也曰敬始也言不敬者言弁髦因而徹之思敬始者思緇撮衣服有常再加三加彌尊彌敬也見於母母拜之何也曰見拜見也拜答拜也子稽首而母手拜之以尊重事所貴於冠者重也昏禮奠雁何也曰大夫之贄也士乘大夫墨車服大夫公服能攝盛也三日不舉樂何也曰孤子當室思嗣親也若文王方為世子太姒來嗣徽音則琴瑟鐘鼓樂於始至矣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又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何也曰世婦者世臣之婦御妻者御事之妻也內官備也為君難為臣不易為世臣御事難為世婦御妻亦不易推之士庶婦道妻道莫非臣道莫不責難焉冠禮責難於冠者昏禮責難於昏者惟喪禮不強人以所難何也曰使可行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則雖老可行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則雖病可行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則雖貧可行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則雖賤可行可行而不行其罪尤甚乃深責之也祭法言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曰東遷之更制也西周祖后稷而宗文武自周公營洛烝祭文武及平王遷洛遂郊之以為祖為宗不復如舊其後襄王賜胙小白曰天子有事於文武顯王賜胙秦孝亦言文武耳中庸歷言追王上祀甚慮後世之亡遠而追溯之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而祭法適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何也曰適士所立者五祀之二庶士庶人所立者五祀之一疾病則禱焉非遍禱五祀也凡祭外神內神各以其時亦非有禱而後祭也時祭之名傳聞異辭不以辭害意可也記載之文如玉有瑕不以瑕掩瑜也外此未敢盡信者闕疑可也明知其非者置之不議不論可也

樂律舉要一

月建子寅辰午申戌為陽律中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丑卯巳未酉亥為陰律中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凡十二管九寸為首每寸九分每分九釐每釐九毫絲忽以下可遞析焉隔位九減其一黃鐘天數九寸減其一寸則為太簇八寸亦減八分則為姑洗七寸一分減七分一釐則為蕤賓六寸二分八釐遞減為夷則為無射而陽律全矣林鐘地數六寸亦減六分則為南呂五寸三分減五分三釐則為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亦減四分六釐六毫則得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為大呂之半倍之為大呂之全遞減為夾鐘為仲呂而陰律全矣以正五音子為宮寅為商辰為角陽相從而聲相近未酉為徵羽陰相從而聲亦近皆隔一位也辰與未陰陽不相從隔二不相近故參以變徵酉與子亦然故參以變宮還相為宮者寅辰午為宮商角則酉亥為徵羽辰午申為宮商角亥為徵而無羽則用丑之半以為羽或倍宮商角徵以先之則全用可也遷孫算法見數減數下還異耳如見九在位呼曰減一卽九不須還見八呼曰減一作八下還一見七一呼曰減一作一下還八減一作七下還二見六二八呼曰減一作八下還一見二下減二減一作六下還三見五五五一呼曰減一作一下還八減一作五下還四減一作五下還即減一作五下還四得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緣陽律全焉陰律徵此

樂律舉要二

既隔位以相從亦八位以相生子月一陽於卦為復至未二陰為遯至寅三陽為泰至酉四陰為觀至辰五陽為夬至亥純陰為坤至午陽中一陰為姤至丑陰中二陽為臨至申陽中三陰為否至卯陰中四陽為大壯至戌陽中五陰為剝至巳雖陰乾陽備焉下生三分取二約九為六上生三分益一推六為八黃鐘九九八十一分下生林鐘約為六九五十四分上生太簇推為八九七十二分下生南呂約為六八四十八分曰五寸三分者五九四十五併此三分是四十八也上生姑洗推為八八六十四分曰七寸一分者七九六十三併此一分是六十四也下生應鐘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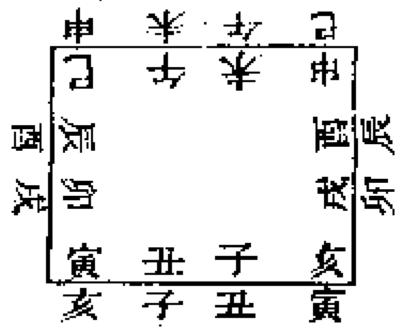
爲七六四十二其一分約爲六釐曰四寸六分六釐者四九三十六併此六分六釐是四十二分六釐也上生蕤賓推六七四十二分六釐爲八七五十六分八釐曰六寸二分八釐者九六五十四併此二分八釐是五十六分八釐也

三分損益直用三歸得數在位二乘下生四乘上生如黃鐘九寸呼曰逢九進三乘曰二三如六卯林鐘六寸呼曰逢六進二乘曰四二如八卯大簇八寸餘常呼者不必贅矣其稍異者三歸訣曰逢一作三逢二作六二乘訣曰二五一分一二六一分三二七一分五二八一分七四乘訣曰四二一分三四四一分七四五二分二四六二分六四七二分一四八三二分五

樂律舉要三

由是三分益一復上生大呂三分取二下生夷則三分益一上生夾鐘三分取二下生無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呂三分取二變宮始焉卽無射九減其一數在亥子之間猶閏十月倍之爲變黃鐘三分取二爲變林鐘變徵始焉卽仲呂九減其一數在午未之間猶閏五月也閏無定月其變迭運不窮要皆登降有數宮商角徵羽自下而登分爲水火木金土陳洪範之本始自上而降分象君臣民事物敘彝倫之大端加以生生如父子陽生陰而陰生陽昭生穆而穆生昭也好合如夫婦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鐘卽林鐘奏夷則歌少呂卽仲呂奏無射歌夾鐘子寅辰午申戌轉合於丑亥酉未巳卯也有序如長幼男女異長也和聲如朋友和而不同也有典有則故曰律也

轉合圖



周人經說

王紹蘭撰

周人經說敘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云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　紹蘭案經解所言詩書樂易禮春秋凡六經自禮亡樂缺其經文不可得而見之矣今所存者唯易書詩春秋四經而已此四經漢經師雖有注解亦未必深合經指因博采周人所說者得易說一卷書說二卷詩說四卷春秋說一卷凡八卷既成無能爲敘謹以孔子此言弁其首書曰地平天成稱也雖有作者吾不敢　蕭溪）

周人經說目錄

卷一　易說

卷二　書說上

卷三　書說下

卷四　詩說一

卷五　詩說二　以下原佚

卷六　詩說三

卷七　詩說四

卷八　春秋說

周人經說卷第一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易

易象

左氏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

乾之姤　其同人　其大有　其夬　其坤　坤之剝

左氏說蔡墨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昭二十九年）

坤之比

左氏說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昭十二年）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坤六二象辭）

深衣說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鄭注

文領也言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純謂袷與後世相當之縫也緣衆也言裳衣之直方陽易之交也故爲正 孔疏 引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交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括囊無咎無譽 坤六四

荀子說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非相篇

屯之比

左氏說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閔元年

屯 屯之比 筮襲於夢

左氏說衛襄公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昭七年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卦辭 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司空季子說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屯厚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威武故曰利建侯 韋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車震也進退也得訓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內爲主也坎象在上故尚水與衆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爲動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云元元善之長也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元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遇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爲足故爲行也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蒙卦辭

孔子說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表記鄭注云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朝之事號辭必偁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師之臨

左氏說晉師救鄭彘子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宣十二年

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

荀子說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大略篇

泰之需

左氏說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哀九年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天地交泰 泰卦辭象辭 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 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董因說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 韋注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謂子圉大謂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大來

大有之乾

左氏說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閔二年

大有之睽

左氏說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

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
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僖二十五年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卦辭鄭元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豫豫喜豫說樂之貌也震又爲雷諸侯之象坤又爲眾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矣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illegible]
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
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 [illegible] 不有晉
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
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 [illegible] 其爲小車乎
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
以訓之 [illegible] 泉
原以資之 [illegible]
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 [illegible]
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 [illegible] 主
雷與車而尚水與眾車有震武也 [illegible]
眾而順文也 [illegible] 文武具厚之
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illegible]
主震雷長也故曰元 [illegible]
眾而順嘉也故曰亨 [illegible]
內有震雷故曰利貞 [illegible]
車上水下必伯 [illegible]
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 [illegible]
一夫之行也 [illegible]
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
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illegible]

蠱

左氏說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
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
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
敗何待 僖十五年

左氏說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
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昭元年

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 左氏昭元年傳

晉語說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
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
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
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 韋注慝惡也言蠱之爲惡害於嘉穀穀爲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伏藏也嘉善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選擇也擇有德者而殺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皆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一晝一夜也皿器也言爲蠱作器而受之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上九

孔子說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
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
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表記鄭注云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六四

左氏說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
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
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
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
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
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莊
二十二年

復

左氏說楚子救鄭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
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成十六年

復之頤

左氏說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
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
以告子大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
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
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襄二十八年

不耕穫不菑畬 无妄

孔子說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
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坊記鄭注云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不家食吉 大畜

孔子說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表記鄭注

曰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有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孔疏引鄭易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

咸

荀子說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大略篇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恆九三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恆六四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緇衣鄭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吉凶也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夫子當專行斡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大壯

左氏說史墨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昭三十二年

明夷之謙

左氏說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昭五年

困之大過

左氏說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襄二十五年

艮之隨

左氏說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襄九年

歸妹之睽

左氏說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僖十五年

豐之離

左氏說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宣六年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

孔子說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 坊記鄭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矣

周人經說卷第一終

書上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克明峻德 虞書堯典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云：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

克明明德 逸書

荀子說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元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元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生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正論篇

洚水警余 逸書

孟子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篇 趙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

孟子又說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告子篇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

左氏說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文十八年

維予從欲而治 逸書

荀子說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大略篇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虞書堯典

萬章說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孟子萬章篇

分北三苗 虞書舜典疏引鄭元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按北當為𠦂，形聲相近而誤也。說文八部：𠦂，別也，从重八。孝經說曰：上下有𠦂。八部𠦂下云：𠦂，古文別。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曰：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誠可怪也。江叔澐曰：按𠦂與別實不同，無如世俗輒用別代𠦂，而不知有𠦂字。鄭以時俗習用之字發明古字，則人易曉，故云𠦂猶別，言北𠦂字猶時俗所習用之別字也，然則鄭不訓為別也。且鄭言分析流之，分析猶𠦂也，何皆以𠦂為北乎？虞翻證鄭不可，非也。紹蘭謂說文：冎，分解也。冎即別字，在冎部；𠦂在八部，判然兩字。別是分解，故許鄭皆訓𠦂為別，許且引孝經說別字為證，所謂厥誼不昭，爰明以諭也。經文及鄭注分北本皆作分𠦂，後人多見北，罕見𠦂，因改𠦂為北。仲翔亦但識北字，不識𠦂字，并不識𠦂冎各為一字，故翻以鄭訓北猶別為違失可怪，然鄭但作𠦂不作北也。

墨子說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禹於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未詳 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幾，微也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焉猶言於是也，磨歷借字，為治也，謂禹於是歷治山川 別物上下，卿制大極，畢校云說文卿章也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非攻下篇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虞書堯典

孟子說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萬章篇 趙注云：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曰一王，一言不得並也。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逸書 某氏剌取此文為大禹謨，允下逸若，蓋誤，孟子引趙注若是連讀可證也。

孟子說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萬章篇 趙注云：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逸書

孟子說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萬章篇趙注云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閒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已下皆尙書逸篇之辭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左氏說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僖二十七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左氏說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文七年

昏墨賊殺 逸書

左氏說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昭十四年

皋陶邁種德

左氏說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莊八年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左氏說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襄二十一年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左氏說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爲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鄾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哀十八年

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子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逸書 禹誓

墨子說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 兼愛下篇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逸書

墨子說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 而同能葆同保 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非命下篇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 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內史過說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鎭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 周語

惟口出好興戎 逸書

墨子說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 尙同中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晉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 晉語韋注 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

左氏說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成十六年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允出茲在茲

左氏說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哀六年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左氏說師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襄十四年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左氏說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十七年

關石龢均王府則有 逸書

周語說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 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鑄小大民皆以為利也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衛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夏書甘誓釋文引馬注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書疏及大雅棫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天子之兵故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言軍吏下及士卒也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左車左右車右

墨子說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中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明鬼篇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 逸書

墨子說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 非樂上篇畢氏校注云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野于疑作于野莧疑莞之誤大當為天江聲云歎乃字當為咸子咸子五觀也紀蘭按莧莞音近通用非誤也力郎勒字銘莧磬以力謂作莞磬之銘而勒之

有窮后羿

左氏說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有窮由是遂亡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襄四年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逸書

單襄公說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御至之謂乎君子不自併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 周語韋注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

湯一征自葛始 逸書湯征

孟子說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梁惠王篇綴蘭案書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蓋自湯曰以下至無有攸赦似湯征逸文之未完者亦可補孟子之說

孟子又說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滕文公篇趙注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

葛伯仇餉 逸書

孟子說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滕文公篇趙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堯曰篇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辠我身過也

內史過說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 周語韋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辠無辠萬夫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

墨子說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辠即當朕身朕身有辠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 兼愛下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逸書湯誓

墨子說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尚賢中篇

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商書湯誓孔疏引鄭注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下民也

孟子說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篇趙岐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按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疾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亡有日矣桀倜然歎嘅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莪日亡吾亦亡矣鄭注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其注湯誓即本大傳與孟子異義趙注以日為乙卯日謂湯言我與女俱往亡之非孟子本指與大傳亦異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此正義也

取亂侮亡 遵養時晦 附 無競惟烈 附

左氏說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宣十二年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左氏說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襄十四年

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逸書

墨子說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沈于酒樂不肖曰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

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人久矣聖人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非命中篇）

墨子又說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為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非命下篇）

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逸書）

荀子說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堯問篇）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悳（逸書）

孔子說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緇衣鄭注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江叔澐曰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壹悳為在湯誥後于百篇為第三十二篇殷本紀于湯誥之後鄭云伊尹作咸有一悳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當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測是孔氏古文之次如此且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之文三復其文則可知是成湯時書矣其次當應在湯誥後）

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逸書）

墨子說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非樂上篇）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其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商書逸文）

墨子說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其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之鬼也（明鬼篇）

顧諟天之明命（逸書大甲）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云皆自明明德也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為題）

厥辟不辟忝厥祖（逸書）

孔子說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鄭注云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惟口起羞　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孔子說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緇衣鄭注越之言蹶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蹶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illegible]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illegible]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illegible]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逸書太甲）

孟子說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公孫丑篇趙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也）

孟子又說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離婁篇）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逸書太甲）

孔子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表記鄭注云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逸書

左氏說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十年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左氏說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僖五年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逸書

公孫丑問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盡心篇趙注云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又孟子說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萬章篇趙注云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太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逸書伊訓

孟子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篇趙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墨子說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轄命 畢氏校注云酷當是譌字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於國鶴鳴十夕餘 盧召弓云鶴字未詳若作鶴與鶴同 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 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 湯焉敢奉率其眾 焉之為言於是也 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 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 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鄗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自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與地各不同 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 非攻下篇紹蘭案墨子鑣宮即孟子牧宮薄即亳天乃命湯於鑣宮往而誅之即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即朕載自亳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左氏說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隱六年

左氏說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莊十四年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左氏說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哀十一年

念終始典于學 逸書說命

學記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鄭注

云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鄭注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敬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雜射記曰古書於旅也語羣吏鄉遂之官工於與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北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經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illegible]師於國大夫勤於朝州聖體於邑是也兌當爲說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義之府 禮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逸書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鄭注緇衣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

學學半 逸書說命

學記說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注云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逸書說命

白公子張說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語韋注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紹蘭案宏嗣蓋謂以余正四方三句其時未得傅說非說命之文今謂此敘得說之由猶般庚篇未遷時先述稱衆矢言也賈唐說是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輕 輕當爲卿聲之誤也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逸書

墨子說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輕 當作卿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 尚同中篇

墨子又說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逸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 尚同下篇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逸書說命

學記說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鄭注云有居常居也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雜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illegible]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案鄭讀有居爲句學字自爲句其云於之息於之遊蓋讀於爲[illegible]於之於

周人經說卷第二終

周人經說卷第三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書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逸書大誓

左氏說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襄三十一年

左氏說楚公子圍設服離衛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子羽謂子皮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昭元年

單襄公說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御至能勿從乎 周語韋注逸也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史伯說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宅平宅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鄭語韋注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氏說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昭二十四年

左氏說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襄二十八年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左氏說楚師及宋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成二年

論語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逸書大誓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韋注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 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二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 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 畀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之名也孫周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謂僖公也 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 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卽黑臀之孫也黑臀之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三傳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弒則襄公將死時而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 也 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 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 襲合也三合德夢卦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 以三襲也 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也今晉周德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紂克予非朕文考有辠惟予小子無良 逸書大誓

孔子說善則偁親過則偁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鄭注云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逸書

孟子說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梁惠王篇趙注云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故伐紂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逸書大誓

孟子說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篇趙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大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逸書大誓

孟子說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滕文公篇趙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逸書）

孟子說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篇趙注云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逸書趙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按下文其君子二句似孟子釋匪厥玄黃則書詞止此）

孟子說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滕文公篇趙注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篇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墨子說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兼愛中篇）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祭無益暴無傷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大誓逸文）

墨子說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非命下篇）

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大誓逸文）

墨子說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天志中篇）

墨子又說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大誓非之（非命中篇）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泰誓逸文）

墨子說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兼愛下篇）

墨子又說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兼愛中篇）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大誓逸文）

墨子說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尙同下篇）

獨夫紂（逸書）

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篇趙注云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荀子說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議兵篇）

血之流杵（逸書武成）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盡心篇趙注云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曰非獨書云詩亦有若[illegible]天[illegible]百[illegible]男亦已過矣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書洪範

左氏說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襄三年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周書洪範

荀子說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脩身篇

荀子又說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天論篇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左氏說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文五年

三人占從二人

左氏說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成六年

克明德 周書康誥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注云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

明德慎罰

左氏說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 成二年

不敢侮鰥寡

左氏說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成八年

宏於天若德裕乃身 周書康誥

荀子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富國篇

殪戎殷 周書康誥

左氏說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宣六年

庸庸祗祗 周書康誥

左氏說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宣十五年

惠不惠茂不茂 周書康誥

左氏說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謂子旗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昭八年

作新民 周書康誥

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云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敬明乃罰 康誥

孔子說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緇衣

乃大明服 康誥

左氏說懷公執狐突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僖二十三年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周書康誥

荀子說使民夏不暍宛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 楊注嚮讀為響 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富國篇

若保赤子 周書康誥

大學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鄭注云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取彼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周書康誥

荀子說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之所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致仕篇

荀子說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宥坐篇

凡民自得罪

荀子說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君子篇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周書康誥

孟子說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篇趙注云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逸書

左氏說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僖三十三年

左氏說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昭二十年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無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書康誥

荀子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勦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 君道篇

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

左氏說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成十六年

左氏說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襄二十三年

大學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鄭注云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伯禽 康誥 唐誥

左氏說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師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定四年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周書酒誥

申胥說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吳語

墨子說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 非攻中篇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周書洛誥

孟子說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告子篇趙注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焉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周公說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周書無逸喪服四制作諒闇坊記魯世家作言乃讙

孔子說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坊記鄭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為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按鄭謂高宗名篇是不以此語出無逸矣

喪服四制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 鄭注諒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周書無逸

左史倚相說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 楚語韋注曰昃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按明道本惰作驕

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周書君奭

孔子說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緇衣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左氏說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定四年

左氏說鄭放游楚於吳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昭元年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逸書

孔子說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鄭注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逸書

孔子說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鄭注類謂比式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緇衣鄭注精知孰慮於眾也自由也師虞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逸書

孔子說善則偁君過則偁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富辰說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周語韋注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逸書君牙

孔子說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緇衣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為其君難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逸書

孟子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滕文公篇趙注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周書呂刑

孔子說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緇衣鄭注云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墨子說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 尙同中篇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周書呂刑疏引鄭注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說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楚語韋注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illegible]文引馬注云清問[illegible]訊訴習也

墨子說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于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尚賢中篇按呂刑孔疏引鄭注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于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則羣后之逮在下三句當同墨子在有辭于苗之下馬訓折為哲正與墨子作哲合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周書呂刑

孔子說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表記鄭注云靜或爲情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周書呂刑

孔子說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鄭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播刑之迪 周書呂刑

孔子說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緇衣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周書呂刑

左氏說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偁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襄十三年）

孔子說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鄭注云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言化君也）

荀子說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君子篇）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呂刑釋文吁馬作于云於也度造謀也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注詳審察之也足鄭本作詳刑）

墨子說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尙賢下篇畢校言人作否人豎年當爲豎年音晞疑當从目作睎）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說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篇楊注云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慅嬰當爲澡纓[illegible]菲屨也[illegible]明矣）

維齊非齊 周書呂刑

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王制篇）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周書秦誓

公羊說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

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伎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文十二年傳何休解詁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是難行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周書秦誓

大學說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禮記鄭注云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群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眾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人經說卷第三終

逆書增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荀子說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臣道篇

周人經說卷第四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詩一 自第二卷以下佚

風雅頌總說

左氏說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

子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

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荀子說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儒效篇

國風　小雅

荀子說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楊倞注云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文武注云小雅多刺幽厲而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楊注云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大略篇

魏曲沃負說曰古者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亡也以褒姒周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列女仁智傳

論語說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孔子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元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君子好仇

孔子說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禮緇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仇匹也紹蘭案爾雅釋詁云仇匹也故康成讀之爲匹爲知識朋友 緇衣

服之無斁 周南葛覃

孔子說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緇衣鄭注云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敝顯也言已顯采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敝言不虛也葛覃詩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誠與此異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周南卷耳

荀子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楊注云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注云劫迫也言可劫心不可劫也所以尤宜慎擇所好罷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楊注云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楊注云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解蔽篇

左氏說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襄十五年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周南桃夭篇傳云夭夭其少壯也蓁蓁至盛貌有德有色形體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大學說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鄭注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周南

墨子說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尚賢上篇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左氏說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

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成十二年

采采芣苢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列女貞順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韓詩外傳作思心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和暢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列女辯通傳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 列女賢明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列女貞順傳

采蘩　采蘋　行葦　泂酌

左氏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隱三年

于以采蘩　夙夜匪解　詒厥孫謀

左氏說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文三

艸蟲　鶉之賁賁　黍苗之四章　隰桑　野有蔓艸　蟋蟀　桑扈

左氏說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艸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

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襄二十七年

采蘋

左氏說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襄二十八年

甘棠

左氏說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 襄十四年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左氏說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僖二十年

豈不夙夜　弗躬弗親　靖共爾位

左氏說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襄七年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左氏說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襄七年

摽有梅　角弓　彤弓

左氏說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艸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襄八年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列女貞順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邶風柏舟

孔子說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孔子閒居鄭注云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倣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邶風柏舟

孟子說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盡心篇趙注云離於凡民而為士者益多口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孟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

荀子說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宥坐篇

綠衣之三章 邶風

魯語說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韋注云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邶風燕燕

孔子說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坊記鄭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畜許六反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紹蘭按詩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孔疏引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

泣涕如雨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毛詩作勖傳云勖也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旣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 列女母儀傳　稽閣案此魯詩也毛詩燕燕敘云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云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是詩所偁之子爲戴嬀送之者爲莊姜故敘云莊姜送歸妾也據魯詩說則之子謂定姜之婦送之者爲定姜故傳云定姜歸其婦自送之於野也毛魯之說迥然不符各家異文異義矣

凱風 邶風

公孫丑問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告子　趙注云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尙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

我之懷矣 邶風雄雉

左氏說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二年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邶風雄雉

荀子說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宥坐篇楊注云稽首拜之至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君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邶風雄雉毛傳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

孔子說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匏有苦葉 邶風

左氏說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襄十四年

魯語說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韋注云材讀若裁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度水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邶風谷風

孔子說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坊記鄭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蒠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邶風谷風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 列女賢明傳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左氏說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襄二十五年

孔子說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表記鄭注云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仁義者其數長人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邶風谷風

孔子說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孔子閒居鄭注云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效之此非有衰絰之服

檀弓說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鄭注云覘闚視也善其知微按據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

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 韓詩外傳卷一

式微 邶風

左氏說葬楚康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公賦式微乃歸 襄二十九年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 毛詩作中露傳云衛邑也 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列女貞順傳

有力如虎 邶風簡兮

左氏說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襄十年

靜女之三章 干旄 甘棠

左氏說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定九年

桑中 鄘風

左氏說楚莊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成二年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鄘風

孔子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表記鄭注云唯當爲雖字之誤也姜姜賁賁爭鬭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左氏說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宣二年

相鼠 鄘風

左氏說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襄二十七年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鄘風相鼠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韓詩外傳卷六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鄘風相鼠

孔子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運鄭注云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左氏說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賜女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昭三年

左氏說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

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定十年）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韓詩外傳卷九）（紹蘭案晏子所見詩作不若遄死與今本作胡不遄死者別錄本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與今本同是韓嬰所引非周人說故不錄）

載馳（鄘風）

左氏說狄人伐衛遂滅衛許穆夫人賦載馳（閔二年）

左氏說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襄十九年）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彊者為雄如使邊竟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列女仁智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耦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耦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驏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韓詩外傳卷二）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卷二）（紹蘭案高子之問孟子之答可與列女傳許穆夫人之說相發明彼傳云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大國又衛量己所於許小而遠齊大而近意主嫁齊故高子謂嫁娶非己所自親衛女乃欲自主因疑其何以得編於詩也彼傳又云今舍近就遠離大附小一旦有難孰可與慮社稷是其志以安社稷為遠圖故孟子言有衛女之志則可且許以行中孝慮中聖以為能達變而行權此豈固哉高叟所能譏乎）

淇澳（衛風）　木瓜（衛風）

左氏說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昭二年）（紹蘭案木瓜之卒章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衛風淇奧）（毛傳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illegible]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紹蘭案禮字衛字據群書治要本補奧作澳磋作瑳匪作斐斯[illegible]本如此）

大學說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注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荀子說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大略篇）

碩人（衛風）

左氏說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隱三年）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衛風）

齊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

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 列女母儀傳

衣錦褧衣 衞風碩人毛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禪也鄭箋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鄭風丰毛傳衣錦褧衣嫁者之服鄭箋褧禪也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

子思說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中庸鄭注云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孔疏按本詩云衣錦褧衣此云尙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衣絅爾案說文衣部褧下引詩作褧林部檾下引作衣錦檾衣詩攷引尙書大傳作衣錦尙蘊注云蘊讀爲絅或爲絺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衞風氓毛傳云體兆卦之體

孔子曰善則偁人過則偁己則民不爭善則偁人過則偁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坊記鄭注云履禮也言女卜女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已彼過淺紹闇宋詩箋云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彼謂我卜女筮女與此言女卿卜筮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衞風氓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大雅板

左氏說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成八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衞風氓

孔子說日甚而賓不至怨讎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表記鄭注云此皆相與爲誓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不思之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王風黍離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秦風晨風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齎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聞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韓詩外傳卷八

葛藟 王風

左氏說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文七年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王風大車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列女貞順傳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風將仲子

姜氏說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

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晉闕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晉語注云西方謂周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illegible]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illegible]居於商丘祀大火[illegible]商之吉凶也三十一王自湯至紂[illegible]晉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不長世亂不常有乎時也

清人 鄭風

左氏說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閔二年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鄭風羔裘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維天之命 毛詩作溢

左氏說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亂人以廢 謂桀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即向戌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善向戌能知其過 襄二十七年

野有蔓艸 羔裘 褰裳 風雨 有女同車 蘀兮 並鄭風 我將 周頌

左氏說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昭十六年

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風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韓詩外傳卷二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齊風東方未明

荀子說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大略篇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齊風南山 毛傳云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也必告父母廟 鄭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釋文衡從韓詩作橫由 東西耕曰橫 南北耕曰由

孔子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坊記 鄭注云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illegible]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蓺麻當先易治其田

萬章問曰詩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萬章篇 趙注云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禮娶須五禮父母亢告以稟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帝堯知舜人子父母止之舜不取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離婁篇 趙注云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不素餐兮 魏風伐檀 毛傳云素空也 鄭箋云仕有功乃肯受祿

孟子說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盡心篇 趙注云無功而食謂之素餐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揚之水卒章 唐風揚之水

左氏說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定十年杜注云揚水詩唐風今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唐風鴇羽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子路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韓詩外傳卷二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風小戎

孔子說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法行篇

黃鳥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卬

左氏說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六年

無衣秦風

左氏說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艸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艸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定四年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秦風渭陽

秦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列女賢明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陳風衡門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爲精微者也韓詩外傳卷二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陳風墓門訊止毛詩作訊之

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當疑作報而釋之續列女傳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曹風蜉蝣

孔子說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鄭注云欲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紹蘭案詩箋云說猶舍息也則當讀若稅與此注異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候人

孔子說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表記鄭注云鵜鵜胡汙澤也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孔疏按詩注云鵜鳥在梁可爲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言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紹蘭案孔云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是所稱詩注謂鄭箋也今攷詩傳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常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孔疏既誤以傳爲箋餘說亦全非語箋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候人　自詒伊慼邶風雄雉慼毛詩作阻

左氏說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僖二十四年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曹風候人毛傳云媾厚也鄭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薄遇於君也

楚成王說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 晉語韋注云媾厚於其寵也鄭過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曹風鳲鳩

荀子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勸學篇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曹風鳲鳩毛傳云忒疑也正長也鄭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

大學說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作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禮記

經解說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禮記

孔子說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緇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鄭注云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眾也精或為清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緇衣 紹蘭案義不壹義即儀字周官肆師賦治其禮儀故書儀為義鄭司農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明義不壹即儀不一辨說儀一故先言義不壹以發明其意則可予曰通為一章其指自見矣

荀子說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 楊注云伉舉也崇高遠之事 致忠信期文理 期讀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 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 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懸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請戰擊而動也 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午讀為迕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熬麥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麷[redacted]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redacted]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圭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國旗於盤石壽於旗翼 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富國篇

荀子說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 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議兵篇

荀子說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有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君子篇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豳風七月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鄭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滕文公篇趙注云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illegible]

荀子說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大略篇

七月之卒章豳風

左氏說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紹蘭案以上注文皆杜注也毛詩傳云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毛鄭所云足以發明左氏之說因具錄之以備參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豳風鴟鴞毛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鄭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敢有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孟子說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孫丑篇趙注云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邪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爲知道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豳風伐柯毛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鄭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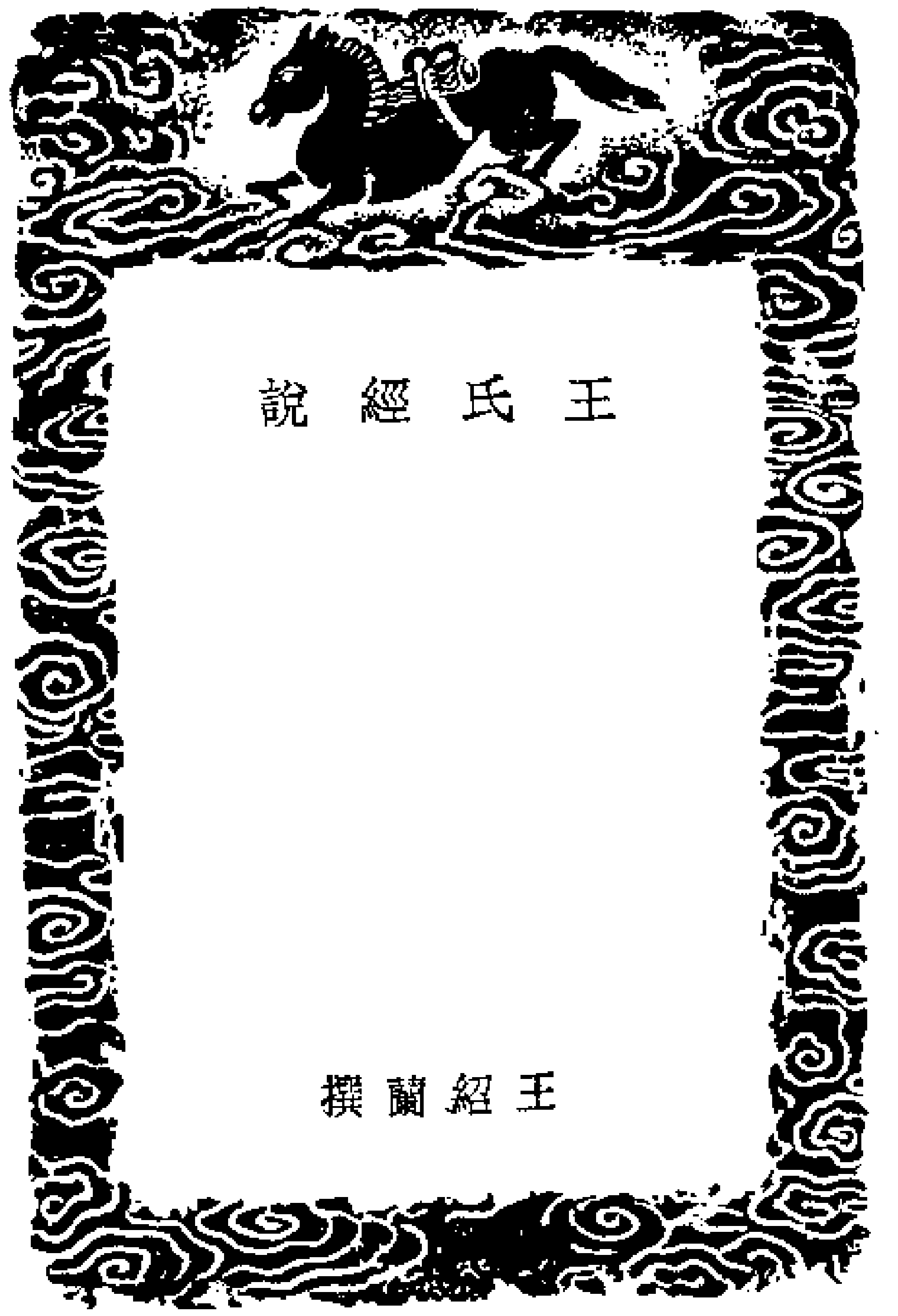
孔子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坊記鄭注云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豳風伐柯毛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鄭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中庸鄭注云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尚遠之明爲道不可以遠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違猶去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也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范蠡說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越語韋注云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不遠也

周人經說卷第四終



王氏經說卷第一

清　蕭山王紹蘭南陔撰

周禮

贊玉幣爵之事

天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尙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紹蘭按玉當爲王。上經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文同一例。則贊玉當爲贊王。形之誤也。鄭分玉幣爵爲三。顯非經義。蓋此經涉下經。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贊下有玉幣字而誤耳。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其贊王句。與大宰同。正作王不作玉。是其明證。鄭彼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是鄭亦謂從大宰助王。又明謂贊王。更知前注之非矣。九嬪職贊玉齍注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鄭知彼王之爲玉。而不知此玉之爲王。何也。說文。王。霸之王。古文作𠙺。玉石之玉。古文作𤣩。尙可辨識。篆文則王玉無別。每易互譌。鄭氏此誤。與史遷因左氏有齊侯朝晉將授玉之文。誤爲欲王晉者相類。

饋食之籩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穣、榛實。鄭注。乾穣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紹蘭按朝事之籩八。加籩之實八。下經醢人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亦皆八。知此籩實爲八無疑。今祇五物。或經有闕文。賈疏。謂經中桃是溼桃。明有乾桃。又以溼梅溼棗充之爲八。今知不然者。以經文桃與乾穣並列。乾穣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穣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穣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溼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是知鄭不以桃爲溼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溼。溼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溼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賓梅以五月。賓桃以六月。剝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溼。隨時豈能備物。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卽此意。月令。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果實成時。自有薦新之典。薦新用溼。知常祭用乾。則饋食之籩。明是有乾無溼也。發齋曰。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穣、榛實。凡五物。以加籩蔆、芡、㮚、脯。蔆芡之實。羞籩加籩。皆四物也。加籩有棗。則不用於羞籩可知。棗下㮚字當是衍文。有司徹。主婦獻有棗糗栗脯。注。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蓋羞籩之實屬脯。加籩之實也。可證。是亦可備一說。

共簠簋

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賈疏。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紹蘭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與鄭異誼。周易損彖曰。二簋可用享。詩權輿疏。引鄭注。離爲日。日體圜。巽爲木。木器圜。簋象。是鄭注易亦以簋爲圜。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簋。毛傳圓曰簋。是毛亦以簋爲圜。論語包注。周曰簠簋。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若據外而言。是皇氏亦以簠爲方。簋爲圓。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鄭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簠今本誤作簋。據賈疏更正。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賈疏。凡簠皆用木而圜。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釋文。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但毛公大儒。鄭君碩學。豈有宗廟禮器。方圓莫辨。揆厥所由。簠簋二器。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方圓之制。各分內外。據外而言之說。出于賈氏。經典未有明文。其內圓外圓。無文可證。毛公詩傳。鄭氏易注。亦但以簋爲圜。不分別內外。孝經鄭注。內圓外方。亦是總訓簠簋。未指何器爲內圓外方。賈謂鄭據簠言。蓋因鄭注舍人。方曰簠。圓曰簋。彼疏既據外言。故以孝經注內圓外方屬之簠。其實舍人注。亦祇言方簠圓簋。未分內外也。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詩權輿釋文。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聘禮釋文則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彼此互異。今卽以錢證之。錢外郭圓而內孔方。周謂之九府圜法。亦據外言。則聘禮釋文爲是。權輿釋文爲非。毛傳據內。故簋圓簠方。說文據外。故簋方簠圓。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圓有異。

率執事而卜日

春官大宗伯。率執事而卜日。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籩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見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

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二)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曰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祀學鄭又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紹蘭按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用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春官簭人先簭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蒲筵莞席

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鄭注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紹蘭按上文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此諸侯祭祀之席鋪蒲筵于下畫文爲緣異于天子莞席紛純加莞席于上以紛爲緣異于天子繅席畫純又無次席黼純皆所以辨等差莞席細故天子以爲初設之筵蒲席粗故諸侯以爲初設之筵旣蒲爲筵自不得加以繅席故加莞席示不敢同於天子非以繅柔嚅莞清堅如鄭所言則是繅席不如莞席旣非經指且云又於鬼神宜按上云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天子祭祀亦用繅席豈不宜于鬼神乎斯不然矣

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太平御覽引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孔廣林曰謹按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鄭君據此文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日至示先有事也故駁公羊說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而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則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不同侍中說也魯無方澤經傳不言鄭亦無說容與侍中說同紹蘭按祭法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是圜丘與郊不同也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冬日至之郊祭蒼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不得祭昊天上帝以帝嚳配大司樂所言乃周于冬日至祭天圜丘鄭謂天

神主北辰旣引大傳禘祖所自出卽引祭法禘嚳以證是祭天圜丘以帝嚳配明與魯郊蒼帝以后稷配者不同故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是先鄭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是後鄭亦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大司樂注謂主北辰此謂昊天上帝者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有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尚書大傳鄭注非爾雅注)又云昊天上帝是北辰卽昊天上帝然則圜丘是周祭昊天上帝故鄭注明堂位謂昊天上帝魯不祭正同賈逵魯無圜丘之說且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此鄭明言魯無冬至祭天圜丘與賈侍中同尤其確證孔氏乃云鄭注大司樂圜丘之祭爲禘其祖所自出不同侍中說是未考周圜丘祭昊天上帝以祖所自出之帝嚳爲配魯郊祭蒼帝靈威仰以祖所自出之后稷爲配賈侍中謂魯日至不祭天正以不祭昊天上帝故云魯無圜丘也況郊與圜丘亦不同地大司樂賈疏謂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旣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如賈所言則郊在南郊圜丘但取丘之圜者無論東西南北更知孔以魯郊當周之圜丘爲誤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請觀周樂集解引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若有他樂集解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與賈侍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說同

歌哭而請

春官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鄭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賈疏引臨碩難曰凡國有大烖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烖歌哭之證也多烖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紹蘭按歌有樂而歌者有哀而歌者詩敘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歌發于情情有哀樂故歌亦有哀樂男巫大烖謂旱暵旱則必雩公羊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何休解詁云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是雩之言吁呼也吁呼之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舞之是雩不徒有歌且有舞此

其吁呼歌舞。皆是哀籲以請。非爲樂也。康成謂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明歌哭皆主悲哀。何得謂歌爲樂。至孔子哭則不歌。以禮歌哭不同日。是言弔赴之日。歌則嫌于樂哀。左氏云。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故哭則不歌。此謂樂歌。與大烖吁嗟之歌殊異。臨碩此難。失經恉矣。穀梁定公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所以舍其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集解引糜信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糜亦請也。此卽請辭也。可補男巫鄭注之闕。

師都建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鄭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紹蘭按。師當爲帥字之譌也。考工記輈人鄭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說文㫃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皆其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率部。率捕鳥畢也。行部。衛將衛也。司常作衛都爲正字。帥率皆假借字。經典多帥率通用。故說文作率都。鄭注考工記作帥都。詳見陳奐傳疏。今經文及注疏。皆譌作師都。賈疏且釋師爲衆。釋文於司常不爲帥字作音。則唐時已誤矣。

播邦令

秋官士師播邦令。鄭注云。稱詐以有爲者。賈疏云。謂詐上命。營構僞物之類也。紹蘭按。說文手部。播、一曰撟也。漢書元帝紀。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謂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撟發也。高五王傳。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卽士師所云播邦令。謂撟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爲撟。假借字耳。撟矯音同而誼異。矢部。矯揉矢箝也。謂枉者矯之使直。撟則擅專。師古謂撟與矯同。非也。

刖罪五百

秋官司刑。刖罪五百。鄭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陳氏疏證曰。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審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臏。呂刑以臏爲剕。失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䠊。䠊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江氏尚書集注曰。伏生大傳言其刑臏。則伏生尚書必作臏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亦作臏。漢書刑法志引此。下文䠊罰之屬。作臏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師習之書。故是今文也。臏者。剔去膝蓋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䠊。呂刑有䠊。案鄭氏尚書是古文。據云呂刑有䠊。則古文作䠊矣。夏承皋陶之後。當有䠊无臏。據敍云。訓夏贖刑。則此所用者夏刑也。故此當从䠊也。紹蘭按。鄭駁異義。皋陶改臏爲剕。周禮司刑作刖。故云。周改剕爲刖。說文䠊刖也。䠊刖皆斷足。是文改而實不改也。陳氏謂呂刑作剕爲失。當從今文尚書作臏。江氏

謂夏承皋陶後。有剕無臏。從古文作剕。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又引元命包云。臏辟之屬五百。亦從今文。今按尚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是唐虞已有臏刑。但象之而已。司刑鄭注引夏刑臏辟三百。是證夏初本用臏刑。皋陶彼時尚在。改臏爲剕。故夏刑後乃用剕。穆王訓夏贖刑。用皋陶所改。故呂刑作剕不作臏。剕卽司刑之刖。與鄭駁異義合。然則呂刑當從古文剕。不當從今文臏矣。江氏說是。而云夏承皋陶之後。當有剕。無臏。則未考司刑鄭注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秋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鄭注。閒問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王制孔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紹蘭按。春秋經書天王使來聘者凡七見。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是周禮說與春秋經合。知天子有下聘之禮。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集解引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釋云。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故去使以見之。然則祭叔以不得王命來。故去使。益知書使來聘者。得禮之正矣。鄭注聘禮記大行人。皆云。小聘曰問。明聘問同義。故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注云。存頫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則閒歲一問。卽是閒歲一聘。公羊天子無下聘之說。於義爲短。

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秋官。掌客簠十。簋十有二。鄭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謂簠簋皆盛黍稷。小雅大東篇。有饛簋飧。毛傳。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伐木篇。陳饋八簋。鄭箋。盛其黍稷矣。明堂位。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是毛、鄭皆以簋盛黍稷。秦風權輿篇。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是毛又以黍稷稻粱皆爲簋實。孔疏。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如孔所言。毛以禮物大具。不應黍稷分爲四簋。故兼有稻粱。毛傳爲平常燕食。非言正禮。今以經證之。聘禮云。八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經舉八簋則曰黍稷。舉兩簠則曰粱。可知黍稷在簋。粱在簠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鄭注。進稻粱者以簠。禮又云。設于稻南簋西。鄭注。簋西黍稷西也。簋西爲黍稷西。則稻南爲簠南。經互言以見義。可知黍稷在簋。稻在簠也。禮又云。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此又粱在簠之確證。今本譌作左擁簋粱。阮氏校勘記云。石經通解。敖本。楊本。李本。宋本。義疏。官本。並作左擁簠。集釋按曲禮執食興辭疏。引此禮正作左擁簠粱。從簠字。紹蘭謂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經當作簠粱。

難者云。經言左擁簠粱。既言簠。又言粱。言簠見黍稷。言粱見稻。明是簠簋兼舉。若云簠粱。粱本應在簠。但言左擁簠。則粱自見。何必贅言粱。或言左擁粱。則簠亦見。何必贅言簠。簠簋二器。左手難于兼持。故經文言擁。鄭注訓擁爲抱。是左抱簋及簠。右執湆以降也。今知不然者。經云。左擁簠粱。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經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是黍稷之簋。宰夫所設。粱則公所親設。以示殷勤。故賓重公所設。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堂爲尊處。欲于階下食之耳。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則宰夫所設之黍稷。不取明矣。不取黍稷。何得有簋。其爲簠粱明矣。若云粱本在簠。言簠不必贅言粱。言粱不必贅言簠。則聘禮明云兩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言簋兼言黍稷。言簠兼言粱。經有明文。未爲贅也。說文不言簠盛稻粱。其說同于包咸論語公冶長篇瑚璉也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簠簋總承黍稷器爲文。然則許說亦舉黍稷以包稻粱。其實當云簠稻粱圜器也。皇氏義疏。謂簠盛黍稷。簋盛稻粱。斯爲誤矣。

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紹蘭按晏子春秋內篇。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鄭義本此。賈疏云。此文出齊語。晏子辭誤。左氏傳二十八年子犯曰君取一臣取二昭十三年子服惠伯引諺曰主一臣二皆非此義。

王氏經說卷第二

禮記

將入門問孰存

曲禮云。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又云。將入戶。視必下。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將入門下有闕文。據列女傳。孟母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是外傳將入門下。當有問孰存三字。又二傳皆稱禮。則古本曲禮。將上堂之上。當有將入門。問孰存六字。鄭注聲必揚云。警內人也。注視必下云。不于掩人之私也。皆本孟母說。

刑不上大夫

曲禮。刑不上大夫。鄭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引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陳氏疏證曰。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頄爲劅。李氏集解。九家虞翻劅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辠重也。虞云渥大刑也。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劅。周禮薙人司烜氏。毛詩韓奕諸疏。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如其刑劅之劅。鄭治費氏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說。無不解爲刑罰也。紹蘭按論語憲問篇。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侃義疏引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訖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則殷禮亦同。古周禮說檀弓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彼注云。大夫於朝。士於肆。亦從古周禮說也。鄭說周易其刑劅。爲屋中刑之。亦卽令人不見之義。故駁異義。以適甸師氏爲刑不上大夫。漢書賈誼傳。說刑不至大夫云。其有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此賈誼以不執縛係引。不使人頸盩。不捽抑爲刑不上大夫也。較駁異義又不同。

君天下曰天子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孔疏引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禮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陳氏疏證云。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上當爲寶上。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公羊成八年。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何休解詁。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紹蘭按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是古尚書明備天子有爵。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答以天子一位。是孟子說。亦與孟京說同。鄭駁是也。

稽顙

禮記檀弓。稽顙而后拜。說文頁部。顙。頟也。段若膺注曰。九拜中之頓首。必重用其顙。故凡言稽顙者。皆謂頓首。非稽首也。公羊傳曰。再拜顙者。卽拜而后稽顙也。何曰顙者。猶今叩頭。按叩頭。經之頓首也。紹蘭按春官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檀弓拜而后稽顙。鄭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

拜。鄭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是稽首者。頭至地。說文禾部。稽。留止也。稽首謂頭至地。稽留之。頓首者。頭叩地。稽顙者。觸地無容。至地別於叩地。叩地別於觸地。無容。三者判然不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昭公再拜顙。子家駒再拜顙。何休解詁云。顙者。猶今叩頭矣。注不言卽今叩頭。而言猶以別之。則稽顙非卽叩頭。近乎頓首之頭叩地耳。禮經無頓首之事。惟左氏文七年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九頓首而坐。皆遠乎觸地無容之稽顙。至左氏昭八年傳。桓子稽顙。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稽顙。雖非喪禮之稽顙。然亦與頓首之頭叩地者。迥不同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注云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白虎通崩薨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卽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紹蘭按上引檀弓曰。此稱又曰。明謂檀弓又曰。以下乃檀弓逸文。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亦不見於今檀弓。卽其證。此文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以證上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之義。又引逸檀弓遣大夫弔詞。以證上文使大夫弔之之義。一哭一弔。文義各自相承。如盧說。讀遣大夫句絕。則弔詞曰以下二十一字。上無所承。下無所麗。直爲贅文矣。

周主重徹焉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旣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見本疏。御覽埋之上有虞主二字。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此十字見御覽居處部。春秋左氏說。徙主祏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見御覽禮儀部。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於道左。見本疏。紹蘭按士喪禮遷於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是重柩相隨也。旣夕。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柩將出。重倚道左也。旣夕記。朝於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是柩將入廟。重止門西也。雜記。重旣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是埋重於道左也。然則始死作重。虞作桑主。練作栗主。禮本相因。練而埋虞主。猶虞而埋重。重埋道左。卽知虞主亦埋道左。道左者。謂廟門外之道東。漢時有豎木樹於道側。是其遺制矣。重不入廟。故不埋廟中。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休解詁云。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是又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埋處不同。亦非禮意。鄭

嘏爲長。

高禖

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覽引鄭記。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高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孔疏云。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高尊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爲禖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紹蘭按鄭注。立其祠。謂立禖官之祠。不謂立高辛之祠。焦喬答王權。祀之以配帝。謂祀禖官以配帝。不謂以高辛配帝。然則高禖非由高辛氏而得稱。故蔡邕以爲高者尊也。稱尊高之禖是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也。魯頌閟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姜嫄以從祀郊禖生稷。周人祀禖。即以姜嫄爲配。故稱其廟爲禖宮。以此例之。則簡狄亦從祀郊禖生契。商人祀禖。自以簡狄爲配。亦稱其廟爲禖宮。更知高禖之稱。不由高辛氏而起。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是劉向之說。亦與月令章句同。

豈不可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土周。墍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鄭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咎乃遣其葬。當與其痛乎斂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鄭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遣車者。則棺斂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鄭注。欲其斂于宮中如成人。也斂于宮中。則葬當斂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是豈于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鄭注。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孔疏。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釋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紹蘭按古人語气有緩急。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不康禋祀。毛傳。不康康也。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毛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此亦以不顯爲顯。不承爲承。緩气言之也。

論語陽貨篇。患得之。何氏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皇氏義疏。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呼患不得爲患得之。此又以得爲不得。急气言之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此亦急气言之。故呼試不可爲試可。然則周公曰。豈不可。謂豈可也。緩气言之。故呼豈可爲豈不可。召公未審其語气。因失其旨。是豈不可當連讀。故鄭注云。言是豈於禮不可。是知康成三字連讀。孔疏乃讀豈爲句。不可爲句。釋文乃讀周公曰豈絕句。又讀鄭注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皆於文甚爲不詞。且果如此讀法。則周公辭意甚明。召公必不至錯認而誤會其意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此言非禮之事。而子游曰。知禮。鄭注嗤之。亦周公曰豈不可之證也。

師保疑丞

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北堂書鈔引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孔廣林曰。鄭君注書傳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注周禮保氏。引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鄭從今尚書說矣。故注考工記。王公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紹蘭按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此孟堅說司馬、司徒、司空之義。與今尚書說合。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之官百。舉成數也。然則今尚書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爲夏制明矣。又鄭注書傳云。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見路史疏仡紀夏后紀下。是唐虞時司徒司馬爲六卿。不爲三公。故知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爲夏制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公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此周制與古周禮說及許氏異義合。

燔柴於奧

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異

義。竈神。今禮大戴記。(見本疏大字據御覽補以下依孔廣林所輯)禮器云。燔柴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器正義引燔柴盆瓶之事不列其文御覽亦正有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九字今補)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火正也。(三字依荊楚歲時記增)祀以為竈神。(御覽不載古周禮說見歲時記)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三字依御覽增)祀竈。五祀之神。(四字亦依御覽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此七字御覽無)非老婦也。(此許君謹案見通典五十一吉禮十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八五祀類正義但云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駮之云。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其尊如是。王者祭之。(此八字正義有御覽無)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正義作但就竈陘一何陋也正義但引祝融至陋也六句)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于陘而祭之乎。(正義引云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至于禮非也與此不同見通典吉禮十禮記禮器正義)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泰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禮儀八五祀)陳氏疏證曰。鄭駮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奧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既又迎尸入奧。二事一時。故竈或誤奧。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句龍為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為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饎爨饔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為正。紹蘭按奧竈二事。而實一禮。據其先席于門之奧而言曰奧。據其設主於竈陘而言曰竈。名異而非二禮。鄭必破奧為爨者。以盛於盆。尊于瓶。是饎爨饔爨所有事。與祀竈之陳鼎俎者迥別。非但與五祀之火宮無涉。亦且與七祀之竈神不同。然則祭竈以老□□祭先炊特祭老婦。足知竈尊而老婦卑。猶火神尊而竈卑。禮器所言。非祭火神。亦非祭竈。是祭老婦先炊。何得從大戴作竈。爨聲固不近奧。說文宀部[illegible]从冂𥤚聲。爨部爨齊謂炊爨。𦥑象持甑。冂為竈口。廾推林內火。竊籀文爨省。是篆文竊與籀文爨形近致誤。不關聲遠。又爨炊一事。而變聲鄭欲明爨與先炊祭名神名。音義皆合。故不從或作竈而破奧為爨。說甚精確。陳氏非之誤矣。

逮闇而祭

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鄭注闇昏時也)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紹蘭按闇天未明也。淮南子氾論訓。夏后氏祭于闇。高誘注云。于室中中夜祭之也。孔疏云。旨季氏祭于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也。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紹蘭謂闇者。日未出天未明。非日已入而闇。若如孔云日闇卽當繼燭。何以記云日不足乎。且俄頃之間。又何以云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而有司皆跛倚以臨祭乎。孔疏失之。

不辭

玉藻。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鄭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孔疏云。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為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紹蘭按上文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是辭者主人辭。非謂客辭。雜記。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是作而辭者。皆謂主人。故孔子云。食我以禮。然則食於季氏不辭。亦謂祭時季氏不作而辭。疏乃以為孔子不辭。誤。

紛帨

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紹蘭按紛卽帉之假借字。方言。大巾謂之帉。郭注。江東通呼巾帉耳。說文巾部。帉楚謂大巾曰帉。从巾分聲。

投殷之後於宋

樂記。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孔疏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說文。宋居也。从宀木。讀若送。錢氏斠詮曰。宋从宀从木。木社木也。宀屋也。白虎通義。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勝國之社則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考宋字自周武以前無之。特為此而起。亦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滓濊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夫子于黃帝、堯、舜、禹後。皆曰封。獨殷後曰投。蓋當時武庚叛亡。繼殷者有不能不處疏遠之勢。如箕子尙置于朝鮮。朝鮮在海之東北。宋在海之東南。其方不同。其例則一。紹蘭按錢說木為社木。宀為屋。宋于文木在宀下。社木不得在屋下。且稱社木。亦嫌與夏松殷柏周栗相混。今據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之。公羊哀四年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休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蓋奄其上而棧其下。(賈疏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公羊云揜其上卽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然則宋从宀者。卽公羊所云揜其上。郊特牲所云屋之也。義取不受天陽。从木者。卽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棧其下也。義取不通地陰矣。

子羔之襲也

雜記。子羔之襲也。玄冕一。鄭注。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紹蘭按史記衞世家。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是子羔嘗為大夫。故得襲玄冕。鄭云未聞。蓋偶有未照矣。(左氏哀十五年傳杜注亦云子羔衞大夫高柴)

司命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孔疏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紹蘭按說文示部祉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祉司命風俗通義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今民閒獨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郡亦多有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據春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康成謂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之司命鄭注以爲小神居人閒司察小過主督察三命此二司命名同而實異風俗通稱齊地及汝南尊重司命皆祠以豬卽許云以豚祠之司命則是祭法居人閒察過小神乃謂爲周禮槱燎之文昌應說誤也

故祀以爲稷

祭法是故厲山氏之王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召誥孔疏引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郊特牲孔疏引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

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疏作下之誤）黍稷彧彧（疏譌彧彧爲彧云）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疏稷譌棄）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紹蘭按左氏昭二十九年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班固同今孝經說

制國不過千乘

坊記故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孔疏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陳氏異義疏證曰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紹蘭按論語馬融注云司馬

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是依周禮苞氏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是依王制孟子二說不同據坊記鄭注方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則千乘須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馬云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者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是知地雖七百里五百里四百里其賦稅皆不得過千乘坊記所謂制國不過千乘以此也何休注公羊謂十井爲乘同苞氏說異義云天子萬乘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孟子作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得出千乘以十乘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十里者千十里爲成成出十乘是千成得萬乘也大夫百乘者地官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畿內公卿大夫三等采地之制（通典田制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此說萬乘千乘百乘之制最爲簡明唯一封三百六十六里句讀當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有奇）

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

射義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厪有存者鄭注云稱猶言也行也（句）者不（句）言有此行不（句）可以在此賓位也（句）紹蘭按鄭解稱猶言又解猶行謂稱道猶言道行道二義也者不二字總正文兩者不解之有此行之行總幼壯孝弟以下好學不倦以下而言與解稱爲行也之行不同故釋文上行字無音下行字音下孟反又出者不二字云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又以言有此行不在字絕句疏以行也與者不連讀誤也至正文兩者不上者不當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連爲一句下者不當與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連爲一句釋文乃竟以者不二字自爲一句蓋據鄭注爲讀不知鄭以者上詞繇故刺取者不二字作注非讀二字爲一句也此

又陸之失也。

大戴禮

二句烈而距

王言篇。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孔氏補注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紹蘭按孔言其數。而未晳句烈及距之義。句卽句股之句。烈卽列之借字。距卽矩之異文。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趙君卿注。應圓之周。橫者謂之廣。句亦廣。廣短也。股修四。應方之匝。從者謂之修。股亦修。修長也。徑隅五。自然相應之率。徑直。隅角也。亦謂之弦。旣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是言折矩以橫一爲句。從一爲股。而徑以求其弦。卽得三隅。又方而半之爲矩。環之爲規。故韓子云。規矩旣設。三隅乃列。揚搉篇。是爲句列。是爲矩也。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其義蓋如此。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

禮三本篇。食先黍稷而飯稻粱。孔氏補注云。黍稷簋實。正饌也。稻粱簠實加饌也。飯啖之也。食禮今存者。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升。三飯卒食。坐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黍稷先設。乃不親徹者。蓋以賓所不飯故也。紹蘭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是黍稷宰夫所設。又云。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于湆西。是粱公所設。故下言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也。然則三飯卒食。取粱以降。坐奠階西。重公設故示親徹。非謂不飯黍稷。經云。賓卒食會飯。鄭注。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經又云。不以醬湆。鄭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如鄭所言。是加飯用稻粱。正飯用黍稷之明證。孔謂黍稷賓所不飯。失之矣。

分夫婦之駒也

夏小正。五月。頒馬。分夫婦之駒。孔氏撝約補注云。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止其妊育也。諸氏襄七集解云。分牝牡。紹蘭按傅崧卿本。作分大夫卿之駒。證以三月頒冰。傳分冰以授大夫也。經傳文例。並與此同。則作大夫卿者是也。一本作夫卿。脫去大字。尤足證夫婦之譌。蓋大夫卿誤爲夫卿。夫卿又誤爲夫婦也。

初昏南門見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爲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術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誤讀之故耳。紹蘭案小正。初昏凡六見。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并此初昏南門見而六。初昏之下。必記以星所

以正天時。重民事也。經于四月。言初昏南門正。傳說之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壹正卽謂四月。初昏言正。足以該見。則南門四月已壹見。故經于十月。言初昏南門見。傳又說之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前後經傳之文。自相發明。則初昏南門見五字連文。與初昏南門正五字連文同。例不得分初昏別爲一節。而解爲始昏姻也。明矣。取婦之時。已于二月。綏多女士記之。固不煩再記。其初孔氏乃援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之文。以爲是月始令民昏。逮來歲仲春而止。果如所說。夏時昏娶以霜降爲始。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豳風七月篇。九月肅霜。而小正九月。竟不言嫁娶之事。且周語。單襄公曰。駟見而隕霜。天駟爲房。見于戌月。房亦謂之辰。小正九月云。辰繫于日。此時霜既隕矣。其下當云。取婦之始也。而小正亦竟無文。是知孫卿所稱。霜降逆女。本指九月。孔氏據爲十月始婚之徵。於義無取。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臧氏經義雜記曰。徧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爲納韭卵。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紹蘭按小正記菜。不必盡爲祭用。五月啓灌藍蓼。說文。蓼辛菜。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鄭注以爲人君燕食。明非祭品。說文。蒜葷菜。爾雅釋文。引說文一本云。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說文同。玉藻。膳于君有葷。鄭注。膳美菜也。葷薑及辛菜也。許謂葷菜之美。鄭解葷有辛菜。則蒜在辛菜中。是獻膳于君用蒜。正與納卵蒜同義。似非漢以後人附會也。卵蒜者。蒜顆大如卵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凷。爲一塊。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崔豹古今注。蒜卵蒜也。俗謂之小蒜。外國有蒜十子。共爲一株。二籜裹之。名爲葫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謂之大蒜。

桂氏札樸。引莊氏說。納卵蒜。當爲納民蒜。民古文作貫。隸譌作卵。又于蒜上加艸。紹蘭謂小正明云。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果如莊說。則是民蒜也者。本如民者也。尤不然矣。

王氏經說卷第三

左傳

士踰月

左氏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杜注。踰月、度月也。孔疏。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閒度一月也。何休膏肓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紹蘭按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鄭注引春秋傳此文為證。則士仍數往月。以三月為踰月也。惟孔疏又引膏肓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為義左氏為短。鄭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

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今按此疏。以人君葬月與前引鄭箴不同。因謂一為正禮。一據春秋為說。恐非詳繹。左傳王制兩疏所引。並是箴膏肓之文。其言月數等差。不得互異。王制所引鄭箴。禮人君之喪下。蓋誤脫殯數來日葬數往日八字。又殯葬皆數來月上。誤脫大夫二字耳。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可證也。見下又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鄭注。踰時哀衰而敬生。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孔疏云。按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紹蘭謂鄭云踰時謂大夫數來月士數往月。蓋以三月為一時。五月為踰時也。

始用六佾也

左氏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杜注。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孔疏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紹蘭按論語八佾篇。馬融注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用左氏說。與服虔同。宋書樂志。太常博士傅崇議。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為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說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例輒減。達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此傅崇據降殺以兩說左氏自八以下之義。足正孔疏譏杜之非。鄭司農春官小胥注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先後鄭所言。宮縣四面。縣為六十四。軒縣三面。縣為四十八。判縣兩面。縣為三十二。特縣一面。縣為十六。卽取二八為義。所謂節八音行八風。自八以下也。以此證之。左氏說較公羊為長。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八。今本左傳誤作二人。詳見別說。亦自八以下之一證。

取郜　取郜大鼎于宋

左氏春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取郜。杜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以郜大

鼎路之。杜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泲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水經泗水注云。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是成武之郜城爲北郜也。戴氏按本引近刻水經注云。豐水又東逕卯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犮故世有南郜北郜之稱也。是卯成之郜城爲南郜矣。卯郜卯之讀。其字形鋼可見也。劉光伯難之曰。見桓二年孔疏。杜注。郜國泲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泲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王而農疏之曰。名夫之。著有春秋稗疏。有郜邑。有郜國。隱十年魯取郜于宋。郜故久爲宋邑。若郜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郜子尙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郜。取郜鼎。注混而爲一矣。郜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此鼎乃宋於郜邑鑄之者。非郜國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國都。杜解淆混不足從。紹蘭按光伯、而農二說。皆非也。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公羊傳曰。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解詁曰。郜魯之同姓。是郜子爲文昭之後。失地爲寓公。其國已滅。故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也。如公羊及何休所言。此文昭之郜。久爲宋滅之明證。則郜邑卽郜國。大鼎卽郜國之寶器。故杜注謂郜國所造。而以城武之北郜城實之也。

藻率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杜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孔疏。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刷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拭巾。事無所出。紹蘭按率卽帥之假借字。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𠂤。帨帥或从兌。廣雅釋器。帥巾也。服虔釋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明是以率爲帥。率得借爲帥者。周頌噫嘻箋。率時農夫。文選注引韓詩作帥時農夫。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云。古文帥皆作率。春官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鄭注云。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㫃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今春官司常作師都建旗。師都乃帥都之誤。考工記輈人注。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是其證。又經典將率之率。率師之率。並借帥爲之。是率帥古多通用。此傳借率爲帥。當以帥爲正字。藻以藉玉。帥以刷玉。明是二物。杜預不知率之爲帥。誤以藻率爲一。孔疏乃云。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是其未考說文廣雅也。召南野有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帨、佩巾也。士昏禮記。母施衿結帨。鄭注。帨佩巾。帨卽帥之或字。毛鄭皆以爲佩巾。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皆率爲刷巾之證。

曹太子來朝

左氏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蘇名寬。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紹蘭按十年春正月。

曹伯終生卒。則九年冬。自因有疾。使太子來朝。鄭故以老耄罷病爲說。據喪服傳疏。引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以此例之。知父有罷病。其世子自得預於王事。故春秋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是鄭引此經。卽用左氏上卿之禮。說子男之子與未誓者。明曹射姑未誓而繼子男。待以上卿。正與禮合。荀子正論篇。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是荀卿明引古義。諸侯有老。是知左氏之說長矣。

莫敖

左氏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注。莫敖楚官名。紹蘭按淮南子修務訓。莫囂大心。高誘注。莫、大。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莫囂。卽莫敖。此可補杜注之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左氏莊元年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邪。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紹蘭按穀梁傳。禮有受命。無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是穀梁以追錫爲非禮。左氏無傳。異義稱其譏錫篡無譏錫死之文。則爲左氏學者說也。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但言追命。不言譏。何休解詁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是何休說公羊。與穀梁傳同。左氏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然則諸侯追賜。本殷禮。故追命衛襄。出自齊惡之請。如果周有追命之禮。何待請命。且王亦不必遠引高圉亞圉矣。是左氏說據殷禮。不及公穀說據周禮爲長。殷禮追錫死者。亦先鬼後禮之一證。

而以夫人言許之

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杜注。許以爲夫人。紹蘭按。此當讀而以夫人言爲句。謂以夫人爲言。是誘之也。猶莊八年傳連偁謂其從妹曰。捷吾以女爲夫人耳。許之。謂孟任許之。故下云。割臂盟公也。若云許以爲夫人。則是公許之矣。七字連讀。文既不詞。且傳當云。而以夫人許之。文義自明。言字爲贅。杜注失之。

齊仲孫來

左氏閔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注：仲孫，齊大夫。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杜注：時慶父亦還魯。）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范注：不目言公子慶父。）其言齊，以累桓也。（范注：繫仲孫於齊，言桓容赦有罪。）紹蘭按：左氏以仲孫爲齊之仲孫湫，且言仲孫歸，謂不去慶父，明不以仲孫爲慶父。公穀皆以仲孫即公子慶父，其說迥殊。今以春秋經文證之，莊三十二年，書公子慶父如齊。閔元年，書齊仲孫來。二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如元年之仲孫爲仲孫湫，則如齊之慶父並未歸魯，安得二年有出奔莒之慶父。出者，自內而出，謂自魯出奔，非謂自齊出奔。此左氏爲短矣。

鄭棄其師

春秋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休解詁：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弑也。不舉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范甯注：長謂高克也。紹蘭按：經書鄭，明責文公。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棄其師，文公爲首惡，故舉國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稱惡其長，亦爲責克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惡其將，仍與左穀同，皆不合春秋書鄭之義。鄭風清人敍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子文公字嵒衎，說見公子素篇。）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詩人專刺文公，正與春秋（卄）責文公同意。蓋危國亡師，罪在高克，而進退高克不以禮道，其本則在文公，故云危國亡師之本。此探本之論，深得兩經微指，可見詩與春秋相爲表裏，其義較三傳爲長。何休乃以棄師爲本，則又誤會詩敍矣。

獲其雄狐

左氏僖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紹蘭按：蠱之外卦爲艮，九家易艮爲狐，是其象爲狐。主五爻，五爲君位，是其象爲雄狐，故卜徒父謂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解九二田獲三狐，虞翻曰：否艮爲狐。未濟小狐汔濟，虞翻曰：否艮爲小狐。皆艮爲狐之證。

猶三望

左氏僖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

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謹案：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魯頌閟宮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穀梁僖三十一年傳集解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疏：鄭玄以爲望者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云：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駮異義，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至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境，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紹蘭按：異義魯三望爲河海岱，本公羊說。鄭據徐州之境，以淮易河，其魯頌譜亦云：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但海岱及淮，是夏時徐州疆界。周官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爾雅釋地：魯有大野。則周時魯封在兗，兼及夏之徐地。河爲兗川，魯旣跨兗，明當有河，故異義以河爲魯三望之一，其說非無依據。至賈服云三望分野

之星國之山川、謂分星所在國之山川、非謂分星及山川爲三、異義云、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亦謂祭其國中山川在分野星之內者、即謂河海岱、不數分野之星爲三、陳氏乃云以分星強配謬矣、

王氏經說卷第四

左傳二

猶朝于廟

左氏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朔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古春秋（三字依御覽增）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見玉藻疏）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陳恭甫曰、以上左氏說）故閏月不以朝者、（陳曰、此下公羊說）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陳曰、此下當有于廟疑三字）之者是也、（見御覽禮儀部）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見玉藻疏、孔廣林曰、此許君陳案、非其原文、乃正義約引）鄭駁之云、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陳氏疏證曰、春秋文六年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

月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紹蘭按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然則閏月天子有聽朔、即知諸侯當告朔、公羊乃云天無是月、說公羊者、因謂閏月無正、不以朝、失其義矣、又按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之、鄭言祖廟、謂藏朔之廟、即太祖廟、非謂皇考廟、顯考廟、考廟也、又言至朔朝於廟、謂朝廟朔之太祖廟、非謂朝享皇考以下廟也、鄭於論語告朔注云、禮人君每月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皇氏義疏云、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即引鄭注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然則告朔之祭、亦名朝享、天子用特牛、諸侯特羊、仍是朝享藏朔之太祖廟、明非祭法之月祭、亦非司尊彝禘祫之朝享、鄭以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不顯朝廟告朔之異、故引論語告朔、又以周之禮有朝享、因別之曰、告朔與朝廟祭異、以明二事在一時、且在一廟、其禮因告朔而有朝廟、告朔即朝享、與朝廟異祭、而重於朝廟、玉藻孔疏、乃引祭法月祭、司尊彝朝享之文、爲朝廟之證、陳氏亦仍其誤、假令朝廟即月祭、則月祭非因告朔而設、且魯即不告朔、豈得并廢月祭、經何以書猶以爲譏、司尊彝注、朝享謂禘祫、既非月祭、更非告朔、皆失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氏文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孔疏云、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有含襚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紹蘭按越人於將軍文子、既除喪來弔、緩在越人、文氏之子、中禮之變、子游善之、是善文氏之子、非善越人來緩、鄭箴失之、穀梁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釋之云、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見范氏集解及雜記孔疏）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

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見楊疏。又雜記孔疏引鄭釋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與襚賵其此謂秦兵無休。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原情不責其晚。嘗以此說箴膏肓。較引檀弓爲勝。穀梁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雜記疏。引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此亦有事而晚。原情不責。與秦人歸賵同。魯來以免之也。若無故而緩。則榮叔經不書來。故釋廢疾謂。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是矣。其一使兼二禮。於說亦當譏。左氏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此鄭箴尊不含卑。非箴不兼二禮。孔疏乃謂雜記。諸侯有含襚賵臨。一使兼行。以休言爲非。今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執圭。將命上客臨。明是分使行禮。非一使所兼。士喪禮。君使人襚。在小斂前。君臨在大斂時。公賵在請啟期後。舉近即可證遠。故鄭亦云。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與何休同。知孔疏之誤甚矣。歸含且賵。是謂一人兼二禮。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公成風之襚。是謂一使兼二喪。皆非禮。秦人及宰咺得書來者。免其緩。非免其兼也。

夫己氏

左氏文十四年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猶言某甲。紹蘭按己讀若忌。鄭風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鄭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王風揚之水篇。彼其之子。鄭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諸聲相似。以大叔于田之箋例之。則或作己者。亦當讀如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鄭風羔裘。彼己之子。今詩作彼其之子。其己皆當讀如忌。今浙水之東。凡不欲正言其人。相呼曰忌。此古音也。猶公子元所稱夫己氏矣。亦謂之己。讀如子思論詩於繆公。不己之己也。

閭職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史記齊太公世家。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紹蘭按。庸閻字異而聲同。洛誥始條條。讀若梅福傳引作始庸庸。十月之交。豔妻。魯詩作閻妻。條豔同聲。而條或作庸。豔或作閻。是知閻與庸同。世家之庸職。即左氏之閻職。仍是姓名。小司馬乃謂庸職之妻。爲受雇職之妻。斯爲謬矣。

與邴歜之父爭田　納閻職之妻　申池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

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按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此事云。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夏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據世家。知傳云爭田。謂田獵爭獲。非爭土田。丙即邴之省文。戎歜庸閻。古音近通用。集解引賈逵曰。僕、御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考爾雅釋地十藪。齊有海隅。是申池即海隅。襄十七年傳。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上云焚雍門及南郭西郭。下云焚東郭北郭。則申池與齊郭門。亦相近。故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然則其地。固饒竹木可游矣。

八元

左氏文十八年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杜注。謂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紹蘭按杜據傳布五教之文。以八元中有稷契。其說本鄭注堯典。謂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見孔疏但傳稱高辛。才子八人。兩舉伯仲叔季。當是二世所出。各爲伯仲。而四妃各生一子。摯與堯既即帝位。皆不在八元中。即姜嫄但生后稷。簡狄亦但生契。皆不得在伯仲叔季之列。若以高辛之子。總爲行敘。用摯應偁伯。堯應偁仲。今摯堯既非八元。明不以舉子統敘次第。是知稷契亦不在內。故漢書古今人表。既列八元。又出弃、禼。[illegible]則不謂稷契在八元中。即其確證。[illegible]中有皐陶無庭堅蒼因左氏皐陶庭堅有明文故從易之別出堯典更證之以經傳無文也生民疏乃云古今人表八元八愷與皐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之故是孔未考班表八元中明出皐陶又則出爲於上上等稷於上中等且禹爲縣子若在八愷傳何以云世濟其美乎尤不然矣然則傳云。布五教於四方。亦謂八元佐契敷教。而八元中實無契、稷也。

四凶

左氏文十八年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孔疏引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擧。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紹蘭按堯在位七十載。朝有四凶。非不能去。惟以不得舜爲己憂。其視四凶。譬諸蛇龍鳥獸。驅逐交於中國。何損於天。正見堯蕩蕩則天之大。迨舜舉而四凶除。舜之功皆堯功也。左氏心知其意。欲明舜功。故

云。堯不能去。於孔子僞變何損焉。且左氏固云。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凶人不終。非餘殃而何。長水校尉樊儵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尙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見後漢書樊準傳)此足以鍼膏肓矣。

反馬也

左氏宣五年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孔疏及士昏禮賈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鄭元箴之曰。士昏皆異。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紹蘭按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鄭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則大夫以上。車馬皆婦家自送。故有留車反馬之禮。士妻則夫家所供。明不得言留。亦無可言反。何休據士禮爲難。故鄭箴其失也。三家詩有謂王姬之車爲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送之者。此即留車之證。留車則反馬可知。故鄭引之。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左氏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杜讀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十字爲一句。紹蘭按此當讀聞二先君之出入爲句。此行也三字爲起下之詞。(逗讀)將鄭是訓定爲句。謂寡君不能文。亦嘗聞成王穆王出治兵入振旅之事。今此伐鄭之行也。將鄭是訓定耳。若如杜讀。出入此行。文既不詞。將鄭是訓定句又與上句不相承接矣。失之。

反正爲乏

左氏宣十五年傳。故文反正爲乏。按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乏下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大射儀。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春官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三容五正。諸侯二容三正。孤卿大夫一容二正。士一容二正。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正所射也。是所以受矢謂之正。

所以禦矢謂之乏。其用相反。蓋即取反正爲乏之誼。

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氏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傳。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段若膺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閽戕戴吳。閽越俘也。戴吳。吳餘祭也。故亦曰戕。紹蘭按夏官大司馬。放弒其君則殘之。賈疏引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者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是鄭以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加虐殺之謂之戕。有加虐不加虐之分。與左氏說微異。左氏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義與鄭同。說文戈部。戕。它國臣來弒君曰戕。不分加虐不加虐。是從左氏說。

左傳杜解齊地淸

左氏成十七年傳。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淸。杜注。淸陽平樂平縣是。釋例同。哀十一年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杜注。淸齊地。濟北盧縣有淸亭。釋例同。紹蘭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盧。濟北王都也。續志。濟北國盧。有淸亭。(今濟南府長淸縣)據成十七年傳。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國佐子)告難于晉。待命于淸。是成十七年之淸。杜注當云。濟北盧縣東有淸亭也。又漢志東郡淸。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續志。樂平侯國。即淸。(今東昌府堂邑縣)據哀十一年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伐我。及淸。是哀十一年之淸。杜注當云。淸陽平樂平縣也。元凱錯互解之誤矣。劉昭注。濟北盧有淸亭。引哀十一年傳。誤與杜同。

所以復霸也

左氏成十八年傳。晉悼公即位于朝云云。所以復霸也。孔疏。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彼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鄙曲之學。足以惑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孔廣林曰。春傳說五霸有二。云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者。此通舉三代之霸也。云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者。此專舉東周之霸也。合三代而霸八人。獨言五伯之霸。數其最彊者。且宋襄霸業。不克厥終。秦止霸西戎。楚亦未能關諸夏。故不數。至東周之霸。五侯而外。若晉之襄、悼。皆霸諸侯者。則以襄固繼文之盛。悼亦嗣文之業。皆非特起者比。亦不數。非霸不可有六。而悼不足當霸也。甚矣休說之曲矣。紹蘭按鄭語。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衞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韋注。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白虎通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

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是班固三舉五霸。皆不數晉悼。其以宋襄爲霸。用公羊說。

以金石之樂節之

左氏襄九年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又云。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政和五禮新儀引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云。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紹蘭按公冠無樂。盧注云亦饗時也。又引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此謂公冠饗時無樂。冠時以金石之樂爲節。同左氏說也。

次于陰口而還

左氏襄九年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杜注。陰口鄭地名。紹蘭按水經洧水注云。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阪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然則陰口爲洧南水口。服注較杜爲詳。

金石之樂

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曲禮孔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紹蘭按白虎通社稷篇。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又云。祭社稷有樂乎。稷字平字據御覽補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然則大夫得祭社稷者。有樂明矣。召南采蘋傳曰。大夫士祭於宗廟。據樂記。樂用宗廟之文。

及左氏說。大夫舞佾四。士舞佾二。則大夫士廟祭。亦得有樂。而特牲少牢無樂者。以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證之。知大夫祭祀之樂。必有功始賜。則士從可知矣。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楚良臣余義鐘。其銘曰。惟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僕兒。余迹斯于之子。余兹佫之元孫。曰。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迹之字父。余萬迹兒。得吉金鎛鋁。以鑄龢鐘。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飤訶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阮侍郎曰此讀遵兒所作以訛其器余義者余者兒之氏偁其官也余迹斯于其父名字也茲佫義之字也鋁明吉義爲迹之字父字讀爲悲余遄迹者晉余氏至迹始大也作器併孝享揚先德備祀祖父名字則見此銘父鋁祖舞語五字皆何末相顧之字也。余兒爲楚僕。考周禮春官有車僕。夏官有太僕、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惟戎僕、太僕、齊僕、爲大夫。其道僕、田僕、祭僕、御僕、隸僕、車僕。皆爲士。鐘偁稱僕。亦不能定其爲大夫爲士。惟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諸侯之大夫。娛身治人之樂。有鐘有磬。士有磬無鐘。余兒爲僕而有鐘。則是楚之大夫。銘偁鑄龢鐘。以追孝先祖。則鐘爲祭祀而作。此亦大夫宗廟有樂之證。

使諸大夫舞

左氏襄十六年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紹蘭按古人舞必歌詩。故墨子曰。舞詩三百。謂此也。

王追賜之大路

左氏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孔疏引膏肓。何休以天子車偁大路。諸侯車偁路車。大夫偁車。今鄭子蟜。諸侯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小雅采菽疏。引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偁路也。王制。卿爲大夫。紹蘭按孔於左氏疏。駮何休云。周禮天子袞冕。上公亦偁袞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偁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又於詩疏駮之云。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偁路。此二疏皆足發明鄭箴之誼。

孟門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入孟門。登大行。杜注。孟門晉隘道。釋例。晉地孟門闕。紹蘭按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謂九山中皆有孟門。高注淮南云。孟門大行之限也。

以備三恪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郊特牲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郊特

牲曰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無郊特牲以下十九字但云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此七字據周頌振鷺疏所引補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詩陳風譜疏引鄭駁異義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紹蘭按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後漢書陳寵傳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此王者通三統之義說文心部𢡱敬也從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𢡱是許亦同古左氏說與異義王者封三代之說異但古文左氏作三𢡱𢡱之字從客振鷺敘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其詩曰我客戾止毛傳客二王之後或陳與杞宋二客爲三客故云備三𢡱今知許意不然者杞宋爲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樂正朔服色通周爲三統陳用侯禮明不得比杞宋且不得謂之通三統樂記武王克殷反商鄭注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孔仲達謂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封之然則黃帝堯舜之後其禮小故未及下車即封之知陳與薊祝爲三𢡱中無杞宋杜預謂以陳及夏殷後爲三恪違於古左氏說至韋元成施讎引外傳三王之樂是以夏殷周爲三王若數虞與夏殷則虞應備帝不得備王若數陳與杞宋則陳應備侯不得備王異義據此謂王者封三代故鄭井公羊戴禮說皆駁之從古左氏說是也隋書樂志云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樂是謂二王三恪之樂通周爲六代是知三王之樂即謂夏殷周不得據爲封三代之證則王者通三統之義明封二王後又封三恪之義益明矣

伯夙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夙謂趙孟杜注伯夙荀盈孔疏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紹蘭按此傳上云晉荀盈從趙武至下云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是杜據傳文知之但古人字與名配夙盡夃之爲說文皿部盈滿器也從皿夃夂部夃秦以市買多得爲夃從乃從夂益至也此荀盈字伯夃之證服虔但云晉大夫則漢時左氏舊本已誤夃爲夙名字不相應故不云荀盈也

王氏經說卷第五

左傳三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左氏昭七年傳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疏云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益有於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紹蘭按易觀象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是三代皆重尊事鬼

神之典。恐其惑衆。是以夏周敬而遠之。即殷人尊神先鬼。亦必後禮。何衆之能惑。故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不語怪神。以防其非仁義而祈福。何亂之能興。至鬼之爲厲。實陰陽沴气所爲。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凡此三儺。皆以厲鬼害人。雖聖王亦不廢磔攘之磔。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郊特牲亦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是聖人亦不謂無厲鬼之事。今伯有死而爲厲。是其鬼無所歸。漏依於人。以相驚懼。因立良止以撫之。爾雅云。鬼之爲言歸也。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子產曰。吾爲之歸也。又立公孫洩以說之。卷阿云。媚于庶人。民不可使知之。故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此即神道設教。以解鄭人之惑。何休乃執此爲膏肓。康成據禮與洪範以箴之。其說當矣。

鄭伯男也

左氏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孔疏。鄭伯男也。舊自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賈逵兼用男服南面二說見國語注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國語注引作舊法是也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今本國語男作南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周語韋昭注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之君也鄭司農云南卽子男鄭今之新鄭新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在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男與周公畿制土中畿九服要畿王而西都畿京其後畿微土地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在畿外之侯伯但位其見待同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紹蘭按。地官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賈疏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輸貢入天子假耕之者入諸侯者假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假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人天子假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假萊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假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假一百畝不耕者也佃民家無三易之地直以況襄耳據康成說是。周制公之地貢半。侯伯之

地。貢三之一。子男之地。貢四之一。鄭爲伯國。貢當同侯。今子產旣備鄭曰伯。而又不從公侯之貢。準以周禮。不從公貢可也。何以不從侯貢。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爵。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以此證之。足知平邱爭承。晉人以鄭爲伯。使從周禮侯伯三分貢一。據下傳云。貢之無藝。又云。貢獻無極。是幷欲令如公貢半。故子產爭之。以爲鄭雖伯爵。本食子男采地。不但不能從公之貢。且不能從侯之貢。欲從周禮。子男四分貢一。以符舊法。皆據禮以爭。故自日中以至于昏也。子男貢同。今不言子。但言男者。舉其至卑小者爲說。是以子產曰。列尊貢重。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者。以明公侯尊。皆貢重。卑而貢重。惟甸服。鄭旣非公侯之尊。又非甸服可比。則貢安得從重。下傳云。小國有闕。所以得罪。又云。諸侯脩盟。存小國也。再備小國。以明鄭爲小國。與公侯地大者懸殊。又安得從重。是其所爭。在男而不在伯。若自居于伯。即應從侯貢三分之一。不得貢四分之一。傳何以云。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乎。王肅以男連言足句。杜用其說。以爲爵列伯子男。於文誼皆失之。至周語。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彼是襄王將以翟伐鄭。故富辰備曰。南見鄭尊。此是鄭不欲從貢重。故子產言伯男。見鄭卑。言各有當也。韋昭彼注。以南爲男服。說本賈服。鄭衆以南男皆訓任。古得通用。又內傳上言甸服。男對甸言。故云男服。但周之王畿外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甸服。又五百里爲男服。明男服在甸服之外。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孔疏云。地理志。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太原。去洛邑近八百里。曹去王城八百里。詩疏謂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若以鄭爲男服。則男服轉在甸服之內。是以康成不從鄭衆諸家之說。解爲子男。較諸說爲長。

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左氏昭十八年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衞、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衞、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孔疏云。梓愼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衞、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光伯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元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梓愼旣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愼。左氏傳而輒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愼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亦有火氣也。梓愼不言夜望。安知望亦。陳獨無亦。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來句則元卿說至何所望哉止紹蘭按。梓愼言。七日火作。是四國未火之前。先已知其有火。固不必於火作之日。望見火而後知。左氏三十一年傳。我君景公。引領西望。史記周本紀。偁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凡言望者。不必定是望見。更知登大庭氏之庫以望。左氏不謂梓愼望火而後知

是四國。元卿據孔子在陳。知桓僖災。非待望見。以駁膏肓。其說可作鄭箴也。至服虔謂四國災有火气者。以梓愼於未火之前。昔時大火星見。望四國之災。皆有火气。故丙子風。卽知火始。及火作。一望卽知爲宋衞陳鄭。無煩於旣火。夜望其災。元卿乃云。梓愼不宜夜望。安知望災。殊與服誼相違。又云。陳無災。何所望。據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則角亢氐之分野。卽是陳災。元卿謂陳獨無災。尤不然矣。

舟鮫守之

左氏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杜注。舟鮫官名。孔疏。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篽、禁苑也。從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目篽。𥳑或從又。魚聲。舊本自作舟段若膺曰。自當作舟。左傳鮫當是𥳑誤。許所據竟作舟篽耳。魯語有舟虞。同也。嚴厚明亦同此說。是矣。篽、漢書作籞。宣帝紀。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緜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爲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元帝紀。嚴籞池田。假與貧民。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文選東京賦。於東則洪池清籞。篽籞古今字。篽之言禦也。取扞禦爲誼。因偁嚴籞。訓爲禁苑。然則舟鮫守之。亦謂設舟篽之官。守禦澤中萑蒲耳。許約舉傳文。故云。澤之舟篽。誼無取於鮫魚。杜注孔疏皆失之。晏子春秋外篇。亦作舟鮫。乃後人據左氏譌本改之。非舊文。

而不能送亡君

左氏昭二十一年傳。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釋文。而不能送亡君絕句。紹蘭按上文。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此文廚人濮因公欲出。故云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送亡與藉死對文。謂送公出亡也。自當以送亡絕句。君請待之爲句。

萬者二人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孔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紹蘭案。二人當爲二八。字之誤也。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孔疏引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又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史記秦本紀。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是樂舞皆自八以下爲節。宋書樂志。太常傅隆亦從服說。故知當爲萬者二八也。若二人。則去一佾之數猶遠。更不成其爲舞矣。

德鈞以卜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膏肓云。此下膏肓及箴皆依孔氏鄭學所載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左傳正義引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爲覬使王不立愛也禮記檀弓正義引云君其以卜賢桓之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又大夫不世。此王左傳正義有左傳正義作功字如而如古字道而幷爲公卿。通繼嗣之禮。左傳正義之禮二字無左氏爲短。見春官太卜疏鄭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始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休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禮弓正義引禮云立長以適不以賢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云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左傳正義引鄭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之世立者。詩文王正義無者字有大舊本無此字茲據左傳正義及詩正義增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見太卜疏疏本無有字又誤絕爲犯茲依左傳及詩正義增改紹蘭按。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是穆叔偁義鈞則卜。爲古之道。與此傳所云德鈞以卜。爲古之制。正同。國語晉獻公曰。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韋注年鈞以長也年同以愛。韋注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韋注愛疑愛閒也是知古有是說。合於周禮卜立君之誼。太卜鄭注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故此傳偁昔先王之命也。若如公羊之說。立適以長不以賢。則伯邑考爲長。武王爲賢。何以文王舍長立賢。而周室以興。檀弓鄭注文之立武王權也檢武王與伯邑考同母文之立武亦是立適但以賢不以長則文

王之以賢合乎權而公羊立適爲不以賢之表爲通誼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則帝辛爲貴。微子啓爲長。何以帝乙立貴舍長。而商邑以亡。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用其義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及微子成偁爲同母皆異卽此。知卜德之膏肓可箴。立長立貴之墨守。不足據矣。

使宰獻而請安

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作宰獻而請安。杜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孔疏曰。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紹蘭按服劉之說是也。燕禮於射人請立司正之後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敢不安。鄭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以此證之。是請安猶命卿大夫以我

安節是卑公，非請自安而後爲卑公也。又於賓取俎出之後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鄭注云，禮者主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以此證之，是請安時齊侯實在坐。亦是卑公，非不在坐而後爲卑公也。然則杜謂請自安，及不在坐之說，皆與燕禮相違。且下文云，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此齊侯面言，請使夫人見公，則其在坐可知，而非請自安更可知矣。孔疏但據鄉飲酒禮主人請安于賓之文，不思燕禮公命卿大夫以我安，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之義，又不能釋左氏下文齊侯時實在坐，以證杜過，失之。

夷射姑旋焉

左氏定三年傳，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阮氏釋矢云，又人之大便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左傳閽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小便溺也。溺亦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譌也。紹蘭按，韓詩外傳，顛望無人，意欲施之，即左氏旋當爲施之證。又左氏襄十五年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注，私，小便。私施矢聲近，皆㞎之假借。說文尾部，㞎，人小便也。从尾从水。此小便正字。艸部，䔰，糞也。从艸胃省。此大便正字。肉部，胃，穀府也。从肉，𡇒象形。象形者，𡇒象府形，〻象穀形。華部，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米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矢即䔰之假借。䔰从胃省，𡇒象胃形，〻象胃中之穀，故云似米而非米矣。廉頗之一飯三遺矢，似亦如夷射姑之施、師慧之私，是㞎非䔰。

奔食

左氏定四年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杜注，奔食，食者走。是杜讀奔食爲句也。紹蘭按，奔食連讀，甚爲不詞。解奔食爲食者走，則傳文當作食奔，更爲顛到。當讀奔爲句，謂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謂吳人食楚人所爲之食，而從之也。杜注失之。

季芈畀我

左氏定四年傳，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杜注，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也。一曰，畀我，季芈之字。紹蘭按，釋文引服虔云，畀我，季芈之字。孔疏引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偁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今即以傳證之，下文云，鍾建負季芈以從。五年傳云，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歷皆季芈，而不及畀我，明季芈畀我是一人矣。杜乃以二人爲正解，以服說爲餘義，失之。

子然

左氏定八年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杜注，歂，駟乞子子然也。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紹蘭按，說文欠部，歂，口气引也。口部，嗞，語聲也。歂爲口气引，嗞爲語聲，故駟乞之子名歂，字子嗞。嗞即今然否之然。嗞正字，然假借字。火部，然，燒也。非其誼，然行而嗞廢矣。

鬱攸從之

左氏哀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下言救火之事云，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紹蘭按，杜解鬱攸爲火氣，火氣從之，與濟濡帷幕之文不相連貫。鬱攸雙聲，蓋救火具。從之，從帷幕也。墨子備穴篇，禽子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墨子答以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敝裕，畢氏校注云，說文，裕，衣物饒也。言敝衣物。新布長六尺，必以大繩爲箭，水瓶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云云。其所謂革盆，猶傳之鬱攸。其所謂布麻敝裕新布，猶傳之帷幕。說文，鬱，木叢生者。叢有聚義。攸，行水也。聚布麻敝裕等物，濡於行水革盆，繫以大繩爲箭，以射敵人縛柱之火，亦猶濟其所濡之帷幕，故名鬱攸矣。杜注鬱攸火氣，疑火氣即火器之譌，謂救火具也。今救火水龍，用銅爲之，若治爨然，鼓其爨，則水上射如放箭，是鬱攸之遺制也。

執玉帛者萬國

左氏哀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紹蘭按，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過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于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遷鼎于亳，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武王歸豐，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鄭、宋、杞、衛、晉、虢、莒、齊、陳、紀、蔡[illegible]三十一國盡亡其處，[illegible]四裔不在其間。晉書地理志之說如此。然則春秋時尚有百七十國，見於經傳，除盡亡其處之三十一國，惟百三十九之數應除亡國五十二，則僅存八十七國，又有奔走不得保社稷者在其中，故傳云存者無數十矣。

廢日共積　一日遷次　無以尸造于門

左氏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是介芋尹

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慼，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艸莽也，紹蘭按，公孫貞子此行，是弔禮恤禍災事，雖非聘爲賓，則同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位，君弔，介爲主人，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賓死之禮也，今貞子及良而卒，是入竟而死，吳子不親弔，乃使辭其尸入，則非禮矣，駘勞且辭，在將以尸入之後，則始死至殯之共積，皆賓所自爲，非吳爲之具殯，又非禮矣，一日遷次，卽禮所爲入竟則遂也，俟閒之後，而賓死時，已致館，未將命，以柩造朝，則入竟賓死，更在俟閒之前，亦未將命，明當以柩造門，故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鄭注，門外、大門外也，賓死而歸其柩，止于本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復命，卽知賓死而聘，其柩當造于主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將命，皆所以重君命也，故芋尹蓋又云，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又云，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一則曰以尸將命，再則曰奉尸將命，皆據禮經以對，吳人乃云，無以尸造于門，更非禮矣，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遭喪之禮

左氏哀十五年傳，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紹蘭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疑謂諸喪具之用，不必如實禮）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己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辭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不享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也，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因君以國爲禮上殺謂亦已入竟矣國人未告則反）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尸柩於賓宮，又不神之）不禮賓，（喪降事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賓饔餼饗食）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之不贈）此聘而遭主國君喪之禮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猶止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受禮，（受饗饔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以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唯稍受之，（稍禀食也）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辯復命如聘，（自賜館主于上介，以公賜皆無勞）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此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也，

市南有熊宜僚者

左氏哀十六年傳，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紹蘭按，淮南子主術訓，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高誘注，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

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此可補左氏所未備，

反祏於西圃

左氏哀十六年傳，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異義或曰，卿大夫有主否，荅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愼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見通典吉禮七）卿大夫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亦見通典吉禮七）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見御覽禮儀部又春官小宗伯疏[illegible]）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見通典吉禮七）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見左氏哀十六年疏引駁異義，又檀弓疏引作孔悝反祏所出君故有主）陳氏疏證曰，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荅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

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七）今考孔悝反祏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衞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證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謂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菆，得無誕乎，又按說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宀部，宔，宗廟宔祏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主於周廟，告於先君，此祏之見於經傳者，祏所以盛主，非卽主也，紹蘭按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據上文言復言飯，言明旌，下文言奠，言辟踊，言袒括髮，皆天子下達之禮，而飯用米貝，尤與士喪禮合，何獨主爲天子諸侯得有，大夫士則不得有，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曰，原

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此引公羊昭十五年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謂攝神斂主。不待徹祭。以駁何休解詁。宗人攝主行事之非。又引逸禮。饋食設主。皆大夫士有主之明文。又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解詁引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是公羊說亦謂士有主。士既有主。卽卿大夫可知。而云。卿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蕝。又注。攝主爲攝行主事。是自違其說也。郊特牲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莊二十八年傳文。)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此又大夫宗廟有主之明文。乃鄭公於桑主吉主之士虞記饋食設主之逸禮。皆未之見。則其大夫士無主之說。不足據矣。

王氏經說卷第六

公羊

遷鄭焉而野留

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何休解詁。野。鄙也。地官大司徒。鄭注引春秋傳。遷鄭焉而鄙留。賈疏引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紹蘭按。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𩿨、歷、莘。君之土也。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是桓公在西鄭。已甚得東土之人。而寄孥于虢、鄶十邑也。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初封鄭。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周太史伯于是東徙其民雒東。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是桓公在西鄭。已徙民雒東。而國于虢鄶十邑。故韋昭云。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

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宗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偁陳留。然則鄭在西都。久已寄孥虢鄶。而國其地。留近鄶。又爲鄭邑。是以公羊云古者鄭國處于留。謂桓公寄孥事也。取其國而遷鄭野留。謂武公遷新鄭是也。留既屬鄭。在陳宋間。祭仲往省。爲宋所執。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傳本其初言之。證以鄭語史漢。並皆符合。康成所發。斯不然矣。

出曰祠兵

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休解詁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于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春官肆師。疏引異義云。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夏官大司馬疏云。鄭于異義駁不從。公羊曰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于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紹蘭按肆師職云。祭兵于山川。(鄭注。山川蓋軍之所依止。)是古有祠兵之禮。公羊說本此。肆師又云。凡

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既謂神蓋蚩蚘。是亦同公羊說。惟鄭駁異義。不取祠五兵。以祠爲治字之誤。許引三朝記。駁蚩尤造兵之說。據大戴禮用兵篇曰。蚩尤作兵歟。子曰。否。蚩尤庶人之強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此許說所本。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同公羊說也。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穀梁爾雅皆同左氏作治兵。孫炎出入之義。則與何休說同。孔仲遠謂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鄭元詩箋。引公羊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隱五年疏。)今按。鄭明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知其所見本作祠。不作治。曲禮外事以剛日。注引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是其確證。詩箋引作治兵。直改之耳。非有異本也。孔說失之。

不能乎母也

公羊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不能乎母也。徐疏引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于子。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紹蘭按左氏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周公周臣也。尙譏其自出。況

襄王以天子無外。而書出乎自出者。謂自作孽而出。故鄭引孟子自侮自毀自伐。以見襄王不能孝道。亦是自出此。據左氏說也。公羊此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也。傳文但云。不能乎母。亦謂其不能孝道。無母得廢之之誼。何休解詁曰。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此卽墨守之文。鄭故發之曰。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以左氏傳敍惠后之死。在昭公奔齊之先。何得以母命廢之。故左氏又云。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也。此發墨守。皆用左氏說。

虞主用桑

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何休解詁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祭納吉祭。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見檀弓疏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見通典吉禮切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見曲禮疏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見[illegible]人疏期年而後作栗主。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見通典吉禮七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見曲禮疏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陳氏疏證曰。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觕。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于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於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見御覽禮儀部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惟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紹蘭按檀弓重主道也。鄭注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謂作主在虞後祔前。與公羊左氏兩家皆異。孔疏云。按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又云異義。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孔仲達欲會合兩家之說。故云其義不異。但既備卒哭之祭。已用主。既夕云。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注。虞喪祭名。卒哭三虞之後祭名。祔卒

哭之明日祭名。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祔在卒哭之明日。若祔而作主。則卒哭之祭。不得有主。故鄭謂埋重後作主。明與左氏不同。孔以異義無駁。謂從左氏之義。非鄭意矣。

兄弟三人

公羊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翟于鹹。傳。翟者何。長翟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紹蘭按左氏文十一年傳說此事云。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是長翟兄弟四人。公羊但知三人。既未知僑如、焚如、榮如之名。又未知一者之衛。爲衛人所獲。有季弟簡如。又未知焚如於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之役。爲晉所獲。則其敍事不及左氏之詳。穀梁傳亦言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說同公羊。而身橫九畝。范甯注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楊疏云。春秋考異郵曰。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何休云。長百尺。范云五丈四尺者。謂緯書不可悉信。以此傳云身橫九畝。故知是五丈四尺也。眉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楊疏云。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又以其廣之中爲之軾崇。是軾高從上而下。去輿版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也。其說長字。校二傳爲詳也。

宋殺其大夫山

公羊成十三年經。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何休解詁曰。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徐彥疏云。山者魚石之親。若其不貶。宜言魚山也。紹蘭按。山卽蕩澤。蕩氏、魚氏。雖同出自桓。但族同而氏異。故左氏云。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背其族也。然則不貶當言蕩山。不得言魚山。史記宋世家云。誅唐山。唐山卽蕩山。是其證也。唐蕩古通用。說文啺古文唐從口昜。徐云。宜言魚山誤矣。

爲兄後也

公羊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何休解詁。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徐彥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正合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爲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今嬰齊後之者。若爲歸父之子然。故爲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者。若後歸父。卽

不爲仲遂之子。故云。失父子之親矣。陳恭甫曰。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孔廣林曰。按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子。子曰。立孫。若然。據周禮爲正。鄭君於爵等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此條蓋亦從焉。紹蘭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予孫。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是亦公羊說。而但云春秋者主人。不言變周文從殷質之義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伯于陽者何。（解詁曰。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illegible]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解詁曰。子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詁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宜可[illegible]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

公羊同。（杜注。陽卽燕別邑。）傳云。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穀梁傳云。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范注。陽燕別邑。）紹蘭按公羊謂伯于陽。卽公子陽生。經文譌闕。設爲夫子與在側者答問之詞。以明其說。左氏則直稱燕伯之名曰款。陽又作唐。與公子陽生。絕不相涉。穀梁燕伯連讀。是亦不以爲陽生。說與公羊迥異。今以經文證之。昭二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則高偃所納者。明卽伯款。故左氏穀梁。並以陽爲邑名。不言經有譌闕。再以公羊證之。哀六年傳云。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嗣。）又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陳乞與陽生玉節。而數之走。走卽出奔。顯非高偃帥師納之北燕。陳乞使人迎陽生。亦非迎之於北燕。然則高偃所納者。非公子陽生。其爲北燕伯款益明矣。以經證公羊。以公羊證公羊。校之左穀。於義爲短。

譏二名

公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曲禮孔疏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愼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紹蘭按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則二名謂二字作名。公羊說是。至云譏二

名。卽以春秋經考之。自仲孫何忌魏曼多外。尚有一百八人。（隱元年公子益師。二年無駭。紀裂繻。四年衛州吁。桓二年宋君與夷。七年鄧侯吾離。九年曹世子射姑。十年曹伯終生。十一年鄭伯[illegible]。十七年蔡侯封人。莊[illegible]年鄭[illegible]。八年齊諸兒。九年齊無知。小白。十年蔡侯獻舞。十四年齊侯祿父。二十二年陳公子禦寇。三十二年公子[illegible]父。僖四年許男新臣。陳轅濤塗。五年晉世子申生。九年宋公御說。晉侯詭諸。十一年晉丕鄭父。十二年陳侯杵臼。十九年滕子嬰齊。二十三年宋公茲父。二十四年晉侯夷吾。二十八年楚大夫得臣。二十九年介葛盧。三十二年晉侯重耳。三十三年齊國歸父。文元年叔孫得臣。楚世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公壬臣。九年晉先都。十一年叔仲彭生。十三年邾子蘧蒢。十四年[illegible]公孫[illegible]。齊公子商人。十六年宋君杵臼。十八年莒君庶其。宣元年晉大夫胥甲父。二年鄭公子歸生。晉君夷皋。七年衛孫良夫。九年[illegible]林父。晉侯黑臀。十年陳夏徵舒。陳君平國。公孫歸父。十一年陳儀行父。十五年潞子嬰兒。十七年許男[illegible]。成二年叔孫僑如。公孫嬰齊。[illegible]。楚公子嬰齊。三年鄭公子去疾。七年衛孫林父。九年齊侯無野。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十五年仲嬰齊。齊高無咎。十七年邾子貜且。十八年晉君州蒲。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六年杞伯姑容。七年鄭伯髡頑。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十八年曹伯負芻。二十二年楚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邾[illegible]。二十四年陳鍼宜咎。二十七年蔡公孫歸生。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三十年周王弟佞夫。三十一年[illegible]。昭五年莒牟夷。六年杞伯益姑。宋華合比。八年陳世子偃師。[illegible]十年季孫意如。十四年莒子去疾。莒公子意恢。十五年吳子夷末。二十三年蔡侯東國。莒子庚與。二十四年杞伯郁釐。二十五年宋樂大心。[illegible]宋樂祁犂。三十年晉侯去疾。徐子章羽。[illegible]。定五年叔孫不敢。十年叔孫州仇。十三年晉士吉射。十四年陳公孫佗人。衛世子蒯聵。哀三年衛石曼姑。五年齊侯杵臼。十年齊侯陽生。十一年陳[illegible]。十三年陳夏區夫。又有楚公子棄疾。左氏說以其改名熊居爲二名。不在此數。）皆不以爲非禮。何獨譏此二人。且仲孫何忌。經凡十三見。如果當譏。則昭三十二年。始見于經。卽當書曰。仲孫忌。否則始見存其二名。再見去其一字。以示變例。乃一見、再見、三見、四見。皆無異文。直至定六年圍運之役。名已四見。始書忌示譏。殊無例義。明是簡編朽爛。爲史仍其譌文。故三家經書何忌者十二。獨此經奪何字。卽夫子所云史闕文。愼重之至。無它義也。魏曼多。惟哀七年一見。十三年一見。左氏穀梁。皆作魏曼多。惟公羊於十三年經。無曼字。與左穀異。然則春秋以前。二名不譏。公羊說非也。左氏說以楚弃疾改名熊居爲二名。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鄭注云。亦重本。晉有趙鞅。後改志父。與弃疾正同。此是更名。非二名。左氏之說。與禮相違。漢書王莽傳。遣使者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附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亦可證二字爲二名。非以更名爲二名也。（莽譏二名。卽本公羊說。）許叔重以散宜生爲二名。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是散宜爲氏。非名。古彝器有散氏盤。則宜生爲名。豈許說本之歟。

穀梁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元年春王正月。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紹蘭按說苑君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顚、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是以本美解元年。文王似之。萬物皆及生。解春王。武王似之。戴己而天下順。解正月。周公似之。其說與傳異。劉向受穀梁春秋。而傳無其說。又建本篇。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又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

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諾。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吳子言。國君必愼始。正與傳稱謹始同誼。其爲穀梁說無疑。而傳不詳其說。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此皆其佚說之斷存者也。

仲子者何

穀梁。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楊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紹蘭按。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係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何休解詁。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是公羊說仲子爲桓母。不以爲惠母。故鄭釋之云。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但彼仲子爲惠公母。卽孝公妾。卒於孝公之時。范甯集解云仲子乃孝公時卒史記魯世家。孝公立二十七年卒。惠公立四十六年卒。隱公立。仲子之卒。未知在孝公何年。卽自孝公末年計之。至隱公元年。已四十八年。周王斷無遲至此時始來歸賵之事。明仲子非惠公之母。左氏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明仲子爲桓公之母。偁歸于我。明惠公不以爲妾。故桓幼而貴。此公羊說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卽是子以母貴。然則隱公以桓母之喪。赴告于王。王因使宰咺歸惠公之賵。幷及仲子。自不得以天子賵妾爲疑。是公羊之誼。較穀梁爲長。鄭此說不足以釋廢疾矣。左氏亦以仲子爲桓母。但又以二年夫人子氏薨。卽仲子。故有子氏未薨預凶事之說。如果仲子未薨。王必不先歸其賵。故公羊以子氏爲隱母。其說亦勝左氏也。

叔姬歸于紀

穀梁。隱七年。叔姬歸于紀。范甯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娶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楊疏。六年乃歸者。伯姬二年嫁于紀。叔姬此年始去。故云六年也。陳氏異義疏證曰。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云云。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

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紹蘭按。公羊。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何休注。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但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晉人來媵。八年十月。衞人來媵。此二國所媵。明與嫡俱行。而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距伯姬歸宋。已歷年餘。齊媵之年。未必皆在十五以下。然則後往之媵。亦非盡待年矣。召南江有汜敍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首章。其後也悔。毛傳云。嫡能自悔也。二章江有渚。鄭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則敍及傳箋。皆不以此媵爲待年。知箋偁江大汜小。喩位非喩年。陳氏謂是亦十五以上。與嫡同往。孔廣林亦同此說。非鄭義也。公羊僖八年。用致夫人傳。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何休解詁云。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此則媵先嫡行。稱爲齊脅。立媵爲嫡。不可以正禮論之矣。

王人子突救衞

穀梁。昭六年傳。王人子突救衞。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衞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楊疏。鄭意若以子突爲名。則書名者。乃士之常稱。傳何以云貴之。故知子突是字。徐乾意。稱人則王之卑者。不合書名。僖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是也。今稱名。卽是貴之。故二說不同。或以爲突是名。子是貴。理亦通。但注意似不然。紹蘭按。春秋經。自子突外。尙有子同、子糾、子般、子野。皆名稱子。以此例之。何休云。偁子則非名。鄭以子突爲字。皆誤。春秋之義。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今考經稱名書子者。例亦不一。公羊桓六年。子同生。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莊六年。子般卒。傳。君存稱子某。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公羊無傳。穀梁傳。子卒日。正也。皆非貴之之例。惟公羊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是公羊偁子爲貴有明文。然則春秋以突爲王人微者。能奉命救衞。故書子。楊疏所引或說突是名。子是貴。似得之。

授經圖

朱睦㮮著

授經圖序

汴上睦㮮撰

余觀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敘易、詩、書、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間有訛舛，余因考之，蓋自東漢而下，諸儒授受，尠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淑，或自治，或習之圖學，俱稱爲某授，某受可乎，余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暨諸業及家學者，各爲之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參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爲何如人也，余既爲圖，復摭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爲若干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

萬歷元年孟秋望日。

授經圖總目

易四卷

書四卷

詩四卷

春秋四卷

禮四卷

朱西亭宗正，諱睦㮮，字灌甫，西亭其號也，周定王六世孫，萬歷初，舉爲周藩宗正，領宗學事，事迹附見明史周王橚傳，著五經稽疑六卷，經序錄五卷，春秋諸傳辨疑四卷，謚苑二卷，韻譜五卷，鎮平世系記一卷，及明帝世表、周國世系表、建文遜國褒忠錄、河南通志、開封郡志、陂上集、諸書，少從睢陽許先遊，三月而盡其學，年二十，通五經，起萬卷堂，讀書其中，嘗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弆，晚年遂著是編，名之曰授經圖，每經四卷，凡二十卷，按授經圖之名，創始於宋人，程俱至後李燾有五經傳授圖一卷，亡名氏有授經圖三卷，俱見宋史，惜其書不傳，宗正是編，因章氏山堂考索中舊圖，重加釐正，師友淵源，燦如指掌，大旨慮漢學之失傳，故所述列傳，至漢而止，國朝錢塘龔御史翔麟蘅圃，病其未廣，因取家藏寫本，俾晉江黃徵君虞稷、俞部爲之增益，易先復古書

首今文.前後次序.悉經改易.凡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列之白下.較原書雖為詳備.而實非宗正著述之本意矣.今所傳者.皆龔黃點竄之本.宗正舊帙.渺不可得.聞當日藏書甚富.倣唐人四部法.用牙籤識別.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構為聚樂堂藝文志四冊.洊亡之後.盡漂蕩於洪流中.此書板片.想亦隨之而沒.良可慨也.茲帙刊於萬歷癸酉.雕鏤甚精.楮墨瀅晰.定為原刻無疑.龔衞圖譜向無刊板.不知何據.且卷末勤美跋.龔刻以美為龔.不免歧誤.更不及原書為善也.勤美字伯榮.宗正子.繼為周藩宗正.著王國典禮八卷.以文學世其家.

道光己亥二月花朝日.三原李錫齡識於惜陰軒.

授經圖易卷第一義例

明 宗正朱睦㮮西亭著

禮、假人必以其倫.漢諸帝能從師受經.至美也.美而不錄.不可.與儒生儕也.不可儕.故殊之.殊之者.尊之也.

諸儒傳、有關經學則詳.否則識其出處大節而已.事實尠少、不可為傳者.附其姓氏爵里於諸傳內以見之.

諸儒有通四經五經者.傳祇一見.餘皆繫名於各派之下.覽其圖則自知矣.

京房有二.其一頓丘人.其一不知何許人.皆以易學顯、為太中大夫者.顏師古謂書字誤耳.不當作京房.今兩並存以備參考.

費直自為易以相授受.原無師傳.故別為一圖.

高相易自言出丁將軍.寬為景帝時人.相為平帝時人.相去甚遠.或亦私淑者也.欲附丁易一派.無所安置.經籍考謂相受易王璜.璜、費派也.茲因之.圖從費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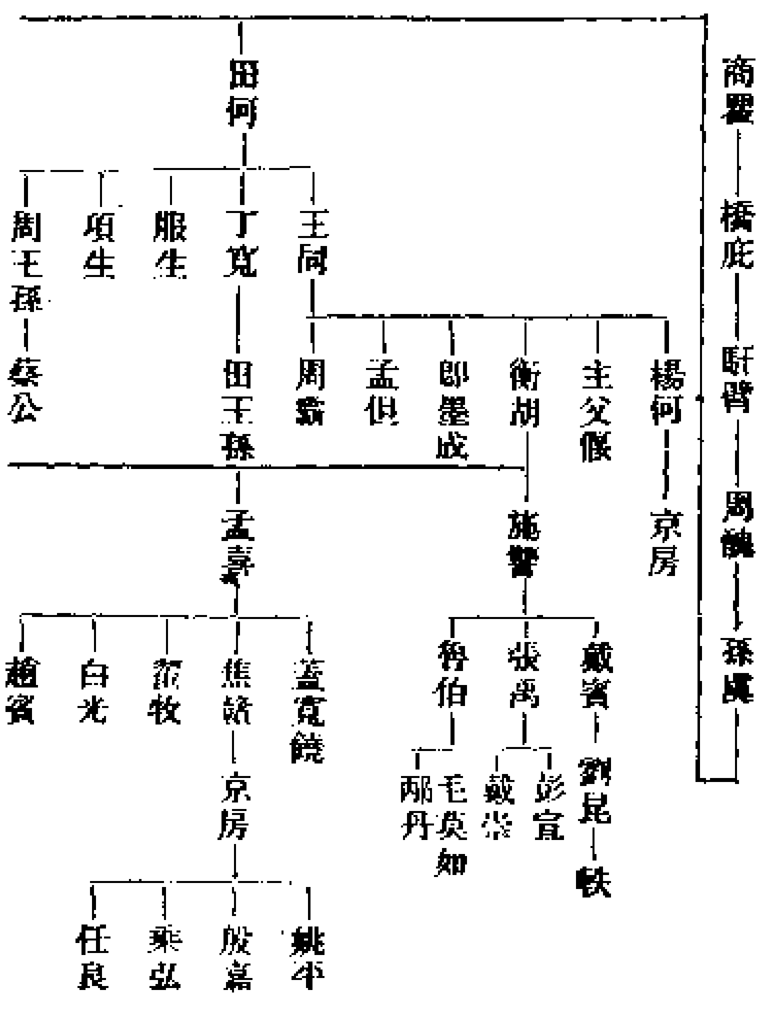
舊圖授受.非的派者不錄.書十七人.詩十九人.周禮二人.移置別派者.易三人.詩四人.禮一人.

舊闕所遺者.余據註疏及史漢諸書補入.易二十九人.書二十八人.詩十四人.春秋三十三人.禮記一人.

周禮十一人.

諸儒經解.非有作者姓氏不錄.錄之.或因人以存其書.或因書以彰其人.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

授經圖易卷第二圖表



梁丘賀—臨—五鹿充宗—衡咸
　　　　　　　　　　—士孫張
　　　　　　　　　　—鄧彭祖
　　　　—王駿

費直—王璜—高相—子康
　　　　　費高—毋將永

授經圖易卷第三諸儒傳略

汴上睦㮮撰

商瞿．魯人．字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人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人田何．

田何字子裝．漢興．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易丁寬．及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齊人服生光．皆著易傳數篇．王同授淄川楊何．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著易二篇．又授齊人即墨成．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淄主父偃．周王孫授衛人蔡公．著易二篇．皆以易貴顯．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同郡碭．
宕．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主父偃．齊國臨淄人．受易於王同．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於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

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謂三人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元朔中．拜偃為齊相．無何．齊王懼偃發陰事．自殺．上怒．迺徵下吏治．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施讎．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為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莫如至常山太守．繇是施氏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以病免．後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人翟牧子兄．
兄．皆為博士．繇是孟氏有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初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免．因召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帝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子臨．

臨傳父業．亦入說經．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授五鹿充宗君孟．充宗為少府．駿為御史大夫．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人鄧彭祖子夏、齊人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孫鄧衡之學．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為兒時．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之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從沛郡施讎受易．既明習．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試為博士．初元中．詔令授皇太子．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事．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退．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以老病

乞休.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能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從孟喜受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累擢司隸校尉.擧刺無所回避.京師爲清.寬饒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以上封事.坐怨謗下吏.寬饒自剄.
焦贛.字延壽.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贛初從孟喜.繼又得隱者之傳.學既成.爲郡史.察擧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擧最當遷.三老官屬尚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以兌、震、坎、離、爲二至二分.其餘卦以中孚起.每一卦六日七分.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所著有易林十六卷.趙賓.蜀人.好小數書.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惟京氏爲異.京氏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及任良.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治易.事張禹.擧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歷遷大司空.封長平侯.及王莽秉政.宣上書乞骸骨.莽恨宣求退.遂白太后策免.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頃侯.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莽以昆多聚徒衆.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建武五年.擧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有異政.帝聞而徵之.代杜林爲光祿勳.令人授皇太子及諸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武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姚平.河東人.京房弟子.房欲建考功、課吏法.薦平爲刺史.時石顯疾房.房言之元帝.遂出房爲魏郡太守.至新豐.因郵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尙復何言.臣謂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今臣出守.自詭効功.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爲十篇.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一曰仲能傳之.
高相.沛人.治易.與費高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受之王璜.傳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繇是易有高氏之學.

授經圖易卷第四諸儒著述附歷代三易傳注

連山十卷 夏后氏易司馬膺注
歸藏三卷 商易薛貞注
周易二卷 卜商傳
連山備遺四卷 朱元升
歸藏備遺三卷 朱元升
周易備遺三卷 朱元升

右古易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
今字石經周易三卷
秦本石經周易九卷
蜀本石經周易十一卷

右石經

周易章句十卷 孟喜
周易章句二篇 施讎
周易章句二篇 梁丘賀
周易章句四卷 費直
周易章句十卷 京房
周易章句十卷 馬融
周易章句五卷 劉表
周易章句十卷 荀爽

周易章句一卷 呂大臨
右章句
易傳二篇 王同
易傳二篇 周王孫
易說二篇 韓嬰
易傳二篇 楊何
易傳十二卷 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一卷 關朗
周易外傳二十二卷 高定
易傳九卷 [illegible]
易傳二十二卷 李綱
周易重注十卷 [illegible]
易傳十卷 倪天隱
易傳十卷 龔原
易傳十一卷 朱震
易傳十一卷 毛璞
易傳十一卷 郭雍

周易章句十卷 [illegible]
易傳二篇 服光
易傳八篇 丁寬
易傳二篇 蔡公
易傳三卷 京房
易傳一卷 干寶
易傳十卷 陸希聲
易傳十二卷 僧一行
易傳十卷 程頤
易傳十卷 朱震
易傳十卷 王會
易傳十卷 譚世勣
易傳三十二卷 王宗傳
易傳十一卷 李光
易傳十二卷 [illegible]
易傳十一卷 丁易東

周易本傳三十三卷 李舜臣
易傳十三卷 鄭夬
周易言象外傳十卷 王洙
易詁訓傳十八卷 晁公武
易傳十卷 張浚
右傳
周易注十卷 鄭玄
周易注五卷 劉表
周易注十卷 董遇
周易注十卷 荀爽
周易注九卷 虞翻

周易翼傳二卷 鄭汝諧
易小傳六卷 沈該
周易外傳一卷 胡安
周易傳二十卷 楊萬里
周易注十卷 宋衷
周易注十卷 王肅
周易注九卷 王弼
周易注十卷 姚信
周易注十三卷 陸績

周易注十卷 干寶
周易注六卷 尹濤
周易注十卷 黃穎
周易注十卷 王廙
周易注十卷 崔浩
周易注七卷 姚規
周易注八卷 伏曼容
周易注十卷 王[illegible]
易傳注二卷 張子[illegible]
周易注十卷 劉瓛
易補注三卷 [illegible]
周易注十卷 張[illegible]
周易注十卷 宋咸
易解二卷 陳普
易解二卷 郭忠孝
易解六卷 劉翔
易解八卷 李椿年

周易注十卷 蜀才
周易注六卷 [illegible]
周易注十卷 何胤
周易注十三卷 崔覲
周易注十卷 王凱中
易傳注十二卷 李南吉
周易注十卷 任希古
周易注十卷 王又玄
符辭注十卷 龍昌期
周易注六卷 劉牧
易解一卷 郭丙
易解六卷 徐[illegible]
易補注六卷 耿南仲
周易衍注四卷 王晳
易解三十卷 李開
易解十二卷 陶廷瑞

易解六卷 徐直方
易解十卷 張浚
易解五卷 鄧古
易解十四卷 王安石
易解十卷 劉禹偁
周易經傳訓解二篇 蔡淵
繫辭注二卷 桓玄
繫辭注二卷 韓康伯
繫辭注二卷 宋褰
繫辭注二卷 荀諺
繫辭解十卷 劉瓛

易解六卷 鄭巽
易解十卷 程迥
易解十卷 [illegible]
易解二卷 何[illegible]
易解一卷 呂大臨
周易釋傳二十卷 [illegible]
繫辭注二卷 謝萬
繫辭注二卷 卞伯玉
繫辭注二卷 荀柔之
繫辭注二卷 謝平
繫辭說二卷 司馬光

繫辭注二卷 王柏

右注

周易集解十卷 馬鄭孔干四家

周易集解十卷 王弼韓康伯二家

周易集注一百卷 朱异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 陸希覺

易五十家解四十二卷 楊文煥

周易集注六卷 劉牧鄭夫二家

周易詳解四十卷 吳顗

周易詳解三十卷 李杞

易義海一百卷 房審權

四李易全解十卷 李彥章李燾行李鼎祚李士表

玩易發編十二卷 王懋

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 陳隆山

三家易解三十卷 李宏

周易集解六卷 凌唐佐

周易纂注十四卷 宮真卿

周易本義集成二卷 熊良輔

右集注

周易集注十卷 荀爽九家

周易集解十卷 張璠

周易集注十七卷 李舉許

周易集注一百卷 元嚴

周易集解三十六卷 林栗

周易集注十卷 張清子

周易集鄭康成注一卷 王應麟

周易集解十卷 呂大圭

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李衡

周易傳義附錄十二卷 董楷

大易粹言十卷 曾穜

周易集義七十四卷 魏了翁

周易輯聞六卷 趙汝楳

周易集說十卷 俞琰

周易纂言八卷 吳澄

周易異義一卷 許慎

周易文言注義一卷 王絡

周易難王輔嗣一卷 順丸

周易講疏二十卷 張法

周易大義二十一卷 梁武帝

繫辭義疏一卷 梁武帝

周易義一卷 范款

繫辭義疏二卷 蕭子政

周易講疏三十卷 張譏

周易繫辭義二卷 劉向

爻義一卷 干寶

周易義疏二十卷 宋明帝集羣臣講

周易大義疑問二十卷 梁武帝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 梁武帝

周易義疏十四卷 蕭子政

周易幾義一卷 蕭偉

周易發義一卷 蕭偉

周易講疏十六卷 褚仲都

周易義疏十六卷 周弘正

周易要義十卷 長孫無忌

周易開題義十卷 梁蕃

周易義六卷 魏徵

周易大義二十卷 陸德明

周易講疏十三卷 何妥

易義五卷 盧行超

周易正義十四卷 孔穎達

周易口訣義六卷 史證

易決一卷 任正一

繫辭義疏二卷 劉瓛

周易正義十六卷 任希古

易訓三十卷 倪思

易義一卷 黃通

周易會通正義三十三卷 維蘇文

易釋序義三卷 梁蕃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 梁蕃

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薛仁貴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 陸德明

周易新傳疏十卷 陸弘道

易正義補闕七卷 邢璹

周易上道小疏十卷 張弧

周易廣疏三十六卷 句微

乾坤義疏一卷 劉璵

周易義三十卷 金祓

周易發義一卷 劉不疑

易義十卷 黃晞

易義二卷 李寶

易義一卷 周孟陽

易緯精義二卷 孫坦

周易證義疏二十卷 范諤昌

周易旨要二十卷 代淵

周易集義十二卷 宋咸

周易總義二卷 龔端明

易學五十卷 馮椅

周易本義八卷 張清子

周易口義二十卷 胡瑗

易釋象一卷 管輅

周易講義九卷 夏休

周易講義六卷 龐飛卿

繫辭精義二卷 呂祖謙

周易總義一卷 易祓

周易義略九卷 張簡

周易本義通釋十卷 胡炳文

易義十卷 彭汝礪

易義五卷 龍仲親

河圖易象本義一卷 陳諤

周易義略十卷 龔原

易義十二卷 謝湜

周易解義四十卷 胡有開

周易講義三卷 游酢

周易解義十卷 耿南仲

周易講義三卷 湯漢

周易口義十卷 石介

易繪解義十七卷 龔原

周易證義十卷 王大寶

大衍義一卷 李覺
周易經解通義三十卷 李授之
繫辭義纂二卷 郝諧
易義八卷 皇甫泌
周易解義十二卷 安詠
周易衍義八卷 胡實
朱氏大義發揮七卷 何基
周易參義十卷 梁寅

右義疏

說略三篇 五鹿充宗
易辨一卷 王弼
周易盡神論四卷 鍾會
通易論一卷 宋岱
周易象論三卷 欒肇
周易統略論三卷 鄒湛
周易髓十卷 郭璞
周易疑通五卷 何運之
周易撰題序論十卷 梁武帝
周易口訣六卷 魏徵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東鄉助
易詮七卷 李翱
二阮難答論二卷 阮長成 阮仲容
釋疑一卷 陸希聲
周易要削三卷 王隱
易書一百五十卷 玄通
易卦正名論一卷 劉不疑
周易開玄關一卷 蘇[illegible]
周易通神二卷 孫坦

易象通義二卷 張去非
易解義九卷 張根
周易圖義二卷 葉昌齡
周易要義十卷 魏了翁
周易衍義二十卷 許復
大象衍義一卷 [illegible]
周易廿宗正義三十卷 任貞一
周易辨錄四卷 楊爵

道訓二篇 淮南九師
周易無斤體論三卷 鍾會
周易宗塗四卷 干寶
周易論二卷 阮渾
周易卦序論一卷 楊乂
易通論一卷 阮籍
周易論十卷 周顒
周易問答一卷 徐伯珍
大衍論三卷 唐明皇
周易發揮五卷 王勃
周易玄談六卷 孔穎達
易象論一卷 宣聘
周易微旨三卷 陸希聲
易忘象三卷 崔良佐
周易玄解三卷 姜道盛
易通論一卷 宋處宗
周易異義論十卷 劉昱
周易精微三卷 周渙
周易析蘊一卷 孫坦

周易啟源十卷 蔡廣成
明易論一卷 鄭吉山
周易明文十卷 郭原永
周易口訣七卷 陸太易
周易聖斷七卷 薛于侁
周易折中三十三卷 趙采
周易玄統一卷 白雲子
易論十卷 陳皞
辨劉牧易一卷 陳希亮
易決一卷 許孚山
周易口訣六卷 王鎬
學易記三卷 [illegible]
周易絕筆書四卷 龍昌期
王劉易辨二卷 宋咸
易裨傳二卷 林至
周易意蘊一卷 徐庸
周易意學十卷 陸秉
易經遺說三十卷 朱震
周易發隱二十卷 陳良獻
大衍索隱三卷 丁易東
易說三卷 鄭東卿
易心三卷 王愷
易童子問三卷 歐陽修
易說十卷 張觀
易說一卷 司馬光
學易編十五卷 李心傳
學易蹊徑二十卷 田疇
周易約說一卷 趙善湘

周易外義三卷 蔡廣成
周易卦斷一卷 丘[illegible]
周易析微通說三十卷 [illegible]
周易發題一卷 張元
周易啟玄一卷 張元
易參一卷 阮逸
易論三十三卷 王昭素
周易通考圖說二篇 張去非
周易制器尚象論一卷 陳希亮
易象意言一卷 蔡淵
中天述考一卷 鄭滁
中天述衍一卷 鄭孫
周易圖說六卷 鄭鍔
易訓三卷 宋咸
觀變外篇一卷 林至
卦德統論一卷 劉牧
易通四十卷 周惇頤
易學啟蒙三卷 朱熹
河圖解二卷 康平
周易圖說三卷 吳仁傑
周易約解九卷 鄭東卿
易童子問一卷 陳淳
周易演聖通論十六卷 胡旦
周易外傳一卷 方達辰
周易辨惑一卷 邵伯溫
易說一卷 李沐
周易約解九卷 潘夢旂
易說二卷 趙汝楳

周易通神論一卷 吳祕
易說十卷 [illegible]執中
删定易圖序論六卷 李覯
讀易記八卷 方實孫
周易本說十卷 [illegible]
大傳雜說一卷 李[illegible]
易通古言二卷 林[illegible]
學易記九卷 李簡
易學索隱一卷 [illegible]
探易說一卷 丘富
易說一卷 [illegible]
易彙說三卷 朱[illegible]
四學淵源論一卷 郭忠孝

易發微十卷 趙令[illegible]
周易說九卷 李[illegible]
易論十三篇 李覯
羲易正元一卷 劉[illegible]
易學五卷 李[illegible]
易撫卦總論一卷 朱承祖
大易觀象三十二卷 [illegible]子厚
讀易記十卷 王柏
易說一卷 徐幾
周易約一卷 [illegible]
易說一卷 楊時
易說一卷 陳[illegible]
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illegible]

易原三卷 [illegible]
易象十三卷 張汝明
序論七篇 張根
易二五君臣論一卷 [illegible]
觀畫所見二卷 李椿
周易通變四十卷 張行成
河圖洛書解一卷 沈清[illegible]
易說二卷 趙善譽
學易管見七卷 呂[illegible]
周易玩辭十六卷 項安世
讀易筆記十卷 王[illegible]
通釋蔡氏易一卷 [illegible]
太極傳五卷 晁說之
周易總說二卷 [illegible]
易或問類例圖象四卷 趙以夫

易原一卷 [illegible]
周易綱旨二十篇 王哲
易變體十六卷 都絜
易說十一卷 張栻
易疑問一卷 李椿年
周易通術十八卷 張行成
易說十二卷 李過
易論三卷 馮時行
讀易管見一卷 孫[illegible]
周易精微三卷 [illegible]
解卦周易傳三卷 劉[illegible]
因說外傳名一卷 [illegible]
己易一卷 楊簡
易通六卷 趙以夫
易說九卷 林[illegible]

周易寶餘十五卷 鄭剛中
易璇璣三卷 吳沆
易變卦八卷 林[illegible]
易說十卷 李光
周易宏綱八卷 劉文[illegible]
易說拾遺二卷 尹天民
羲文易論徵六卷 [illegible]
淵源錄三卷 何萬
廣川易學三十四卷 董逌
易傳拾遺十卷 胡銓
易外編一卷 程迥
易說一卷 吳如愚
周易啟蒙小傳一卷 稅汝權
太易鉤玄三卷 鮑恂
易外別傳一卷 俞琰
周易原旨六卷 保八
易大象解二卷 [illegible]
易學四問十二卷 李本

右論說

周易略例一卷 王弼
周易日月變例六卷 陸[illegible]
略例注十卷 韓康伯
略例注一卷 邢璹
略例疏一卷 莊道明
略例一卷 [illegible]

右類例

略譜一卷 [illegible]
玄星紀譜一卷 晁說之

周易發題一卷 任奉古
易說十二卷 林[illegible]
變卦纂集一卷 林[illegible]
易餘意一卷 李[illegible]
易論要纂一卷 尹天民
讀易舉要四卷 馬[illegible]
易辨三卷 何[illegible]
易學一卷 王湜
正易心法一卷 麻衣道者
易原十卷 程大昌
復卦說一卷 真德秀
周易啟蒙通釋一卷 胡方平
河圖傳一卷 李[illegible]

讀易舉要四卷 俞琰
周易啟蒙翼傳四卷 胡一桂
易經蒙引八卷 蔡清
周易說翼三卷 呂柟
易議四卷 孫[illegible]
卦略一卷 王弼
周易統例十卷 [illegible]
周易四德例一卷 劉[illegible]
卦略注一卷 邢璹
易指略例一卷 孫[illegible]
略例義一卷 [illegible]
周易譜一卷 沈[illegible]

右譜
周易舉正三卷 郭京
周易發暌節一卷 范諤昌
古易考一卷 程迥
右考正
周易卦象數旨一卷 李顥
觀物內篇解二卷 邵伯溫
觀物外篇衍義二卷 張行成
易軌一卷 蒲乾貞
右數
易圖一卷 陸希聲
周易普玄圖八卷 薛沖和
周易罔象成名圖一卷 張果
周易圖三卷 張理

周易撰證一卷 陸希聲
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 洪興祖
易正誤一卷 毛居正
皇極經世二十卷 邵雍
皇極經世索隱二卷 張行成
易數一卷 陳高
大衍玄圖一卷 僧一行
龍圖一卷 陳摶
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張理
鉤隱圖三卷 劉牧

鉤隱圖一卷 黃黎獻
太易源流圖一卷 范諤昌
周易乾生歸一圖十卷 彭汝礪
易圖一卷 田疇
右圖
周易音一卷 李軌
周易釋音一卷 陸德明
古易音訓二卷 呂祖謙
右音
乾坤鑿度二卷 伏羲文黃帝演蒼頡修
易緯稽覽圖七卷 鄭玄
易緯九卷 宋均
右緯
災異占六十六篇 孟喜

周易先天流演圖十二卷 孫份
伏羲俯仰畫卦圖一卷 彭汝礪
易卦圖三卷 朱震
八卦小成圖二卷 陳高
周易並注音七卷 陸德明
古易音訓二卷 宋咸
雜音三卷 沈熊
乾鑿度二卷 鄭玄
易抄一卷 京房
易林十六卷 焦贛

周易四時占候二卷 京房
周易錯八卷 京房
周易林四卷 管輅
易通卦驗一卷 鄭玄
周易林十六卷 崔篆
周易筮占二十四卷 徐苗
周易雜占筮訣二卷 梁運
周易集林十二卷 伏曼容
蓍卦考誤一卷 朱熹
周易筮宗一卷 [illegible]
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 牛師德
周易筮傳一卷 楊建
右占筮

略說十二篇 京氏殷孟
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 費直
易旗七十一卷 任良
周易集林律歷一卷 虞翻
周易質疑卜傳三十卷 [illegible]
周易林七卷 張滿
周易雜占七卷 許峻
周易雜占八卷 尚廣
揲易古法一卷 鄭克
揲易法一卷 青城山人
周易古占法並圖一卷 程迥

太玄經九卷 揚雄
太玄經注十二卷 陸績
太玄音訓一卷 張元
太玄經注十卷 蔡文邵
太玄經發隱三卷 章察
太玄經十二卷 范望
太玄正義一卷 孫晉
太玄經注十卷 宋維翰
太玄經釋文一卷 林瑀
太玄經疏十八卷 郭元亨
通玄十卷 王長文
說玄一卷 王涯
玄包十卷 衛元嵩
洞林三卷 郭璞
太易十五卷 張志和

太玄經注十卷 宋衷
太玄經注十四卷 虞翻
太玄圖一卷 林共
太玄補正十卷 范諤昌
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 章察
太玄經注六卷 王涯
太玄經傳三卷 杜元穎
太玄經注十卷 林瑀
太玄經注十卷 司馬光
太玄經手音一卷 程[illegible]
演玄十卷 陳漸
纂玄十二卷 張行成
玄包數義二卷 張行成
洞極真經一卷 關朗
潛虛一卷 司馬光

潛虛衍義十卷 張行成

右擬易

授經圖書卷第一義例

孔延年及子霸，漢書雖未載受書安國，孔僖本傳稱安國以下，世受古文尚書，以此延年輩俱附安國之派。

舊圖不分古文今文，按漢書及隋志所載，古文首孔安國，今文首伏生，以見二派各有傳也。

舊圖有歐陽世，按本傳兒寬傳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始爲博士，世，非名也，故不載。

杜林、蓋豫，習古文，俱無師傳，自相授受，今各立一傳，以明非安國之派也。

舊圖、牟長授書張堪，及考堪傳，止言受學長安，無請業牟長事，張奐傳註，又稱牟卿受書周堪，以此知舊圖多誤，今從傳註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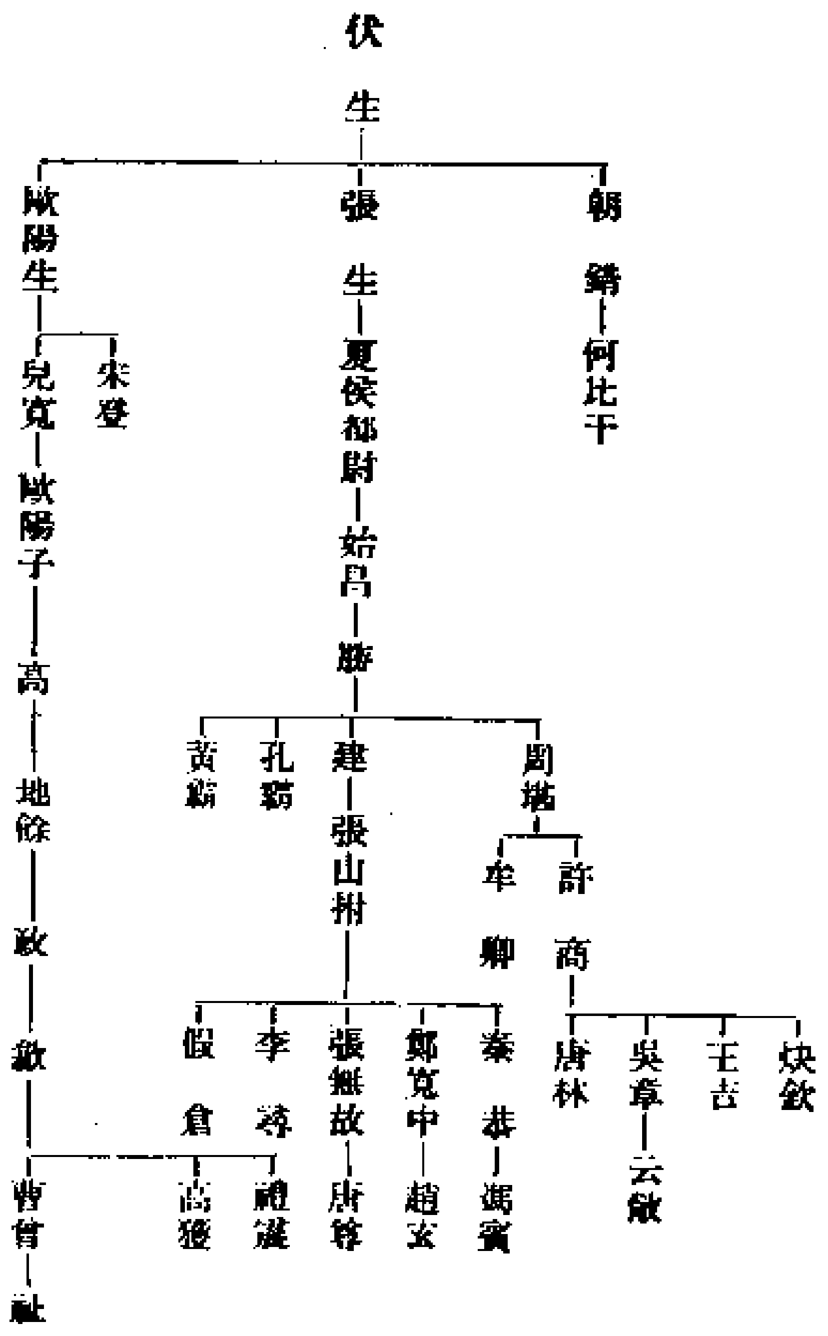
舊圖、楊仲續受張勝尚書，傳春卿，卿傳統，統傳厚，按漢書，楊厚祖父三世善圖讖學，統又從鄭山伯受河洛書並天文推步之術，無仲續傳經事，而益都耆舊傳，略著仲續傳夏侯書，又不詳言從大小夏侯，疑皆私淑，非的派，故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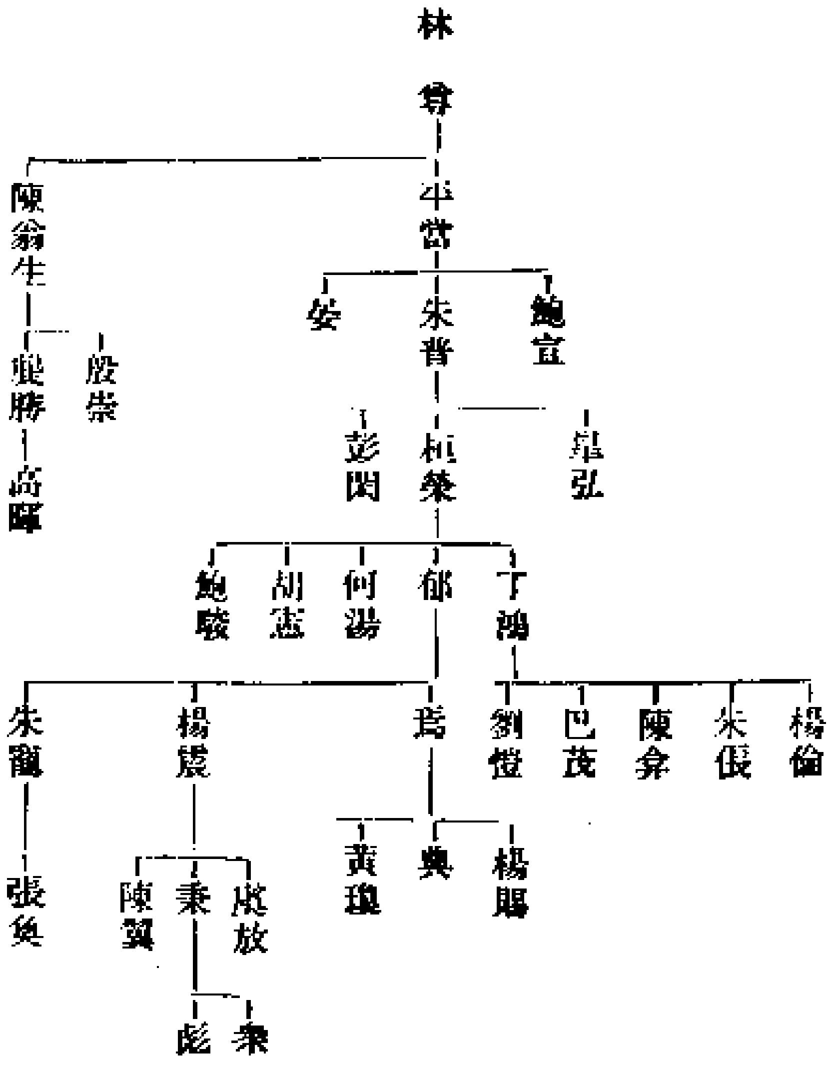
授經圖書卷第二圖表

杜林—衛宏
杜林—徐巡

孔安國—兒寬—簡卿
孔安國—都尉朝—庸譚—胡常—徐敖—塗惲—賈徽—逵
徐敖—王璜
塗惲—桑欽
孔安國—司馬遷
孔安國—延年—霸—光—信—季彥

蓋豫—周防—舉





授經圖書卷第三諸儒傳略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武帝時.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乃不壞宅.悉以其書還孔氏.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知者.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爲諫議大夫.承詔作書傳.傳成.遭巫蠱事.遂不立學官.安國出爲臨淮太守.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朝授膠東庸譚.譚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授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賈徽.及河南桑欽.徽授子逵.自有傳.

兒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次第補廷尉史.寬爲人溫良廉智.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道也.張湯以爲長者.虜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後位至御史大夫.寬授東平簡卿.卿亦以儒術顯.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後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鐀之書.述陶唐以來至漢武止.作史記.凡百三十篇.六千五百字.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嘗從孔安國問尚書.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孔延年.安國兄武之子.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子霸.字次儒.亦治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

一區.徙名數於長安.爵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帝數欲致相位.爵力辭.以是尤重.賞賜特厚.卒贈烈侯.諡曰烈君子光.

光字子夏.經學尤明.舉爲議郎.成帝時.爲博士.歷轉僕射尚書令.周密謹愼.凡典樞密十餘年.有所薦舉.惟恐人知.哀帝初.受丞相博山侯印綬.以忤傅太后策免.及后崩.復徵光詣公車.問日食事.書奏.帝悅.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尋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年七十.薨.諡簡烈侯.子僖.

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僖游太學.與孫驥友.嘗上書辯.譏刺肅宗.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特過魯.幸闕里.僖因召對.帝悅.遂拜郎中.賜褒成侯.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是年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子季彥.

季彥守其家學.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位.當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左右皆惡之.帝默然.後舉孝廉.不就.年四十七.終於家.

桑欽.字君長.河南人.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成帝時.又作水經三卷.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其源委吐納.枝脈條貫.蓋皆本於禹貢云.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博洽.光武徵拜侍御史.時東海衞宏.濟南徐巡.皆受林學.林初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茲遠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宏字敬仲.光武以爲議郎.作尚書訓旨.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蓋豫.受古文尚書.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二十二篇.四十萬言.仕至陳留太守.子舉.

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間.舉茂才.爲平丘令.轉冀州刺史.陽嘉二年.徵拜尚書.數有論諫.左右憚之.以事免.大將軍表爲從事中郎.時連有災異.召問.舉對曰.書稱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勑州郡.以察姦宄.其後.江淮猾賊.處處並起.如舉所陳.及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宜在順帝之下.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傳曰.逆祀也.今殤帝在先.順帝在後.先後之義.昭穆之序.不可亂也.詔從之.舉累遷光祿勳.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當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繇是學者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儒.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授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尚書徵.弗能明也.自此魯之周霸、

雒陽賈嘉.皆能言尚書云.

張生.濟人.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仕至太子太傅.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鼂錯.潁川人.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即位.初遣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帝悅.詔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尋遷博士.景帝時.言事輒聽.累遷至御史大夫.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以尚書授兒寬.寬有俊才.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後.官屬即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講學大夫.繇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居平陵.代爲名族.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倖.繇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以病免.

夏侯始昌.魯人.以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之.帝選爲師者.始昌爲昌邑太傅.以壽終.族子勝.

勝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之士.及宣帝立.勝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坐事下獄.語在黃霸傳.後赦出.勝爲諫大夫.給事中.朝廷每有大議.帝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終.

周堪.字少卿.齊人.事夏侯勝.爲譯官令.論於石渠.經學最高.後爲太子少傅.光祿大夫.爲石顯所譖.免官.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霸少學律令.喜爲吏.累遷爲河南太守丞.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守丞相長史.坐夏侯勝非議.詔書.霸不舉劾.下獄.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積三歲乃出.擢霸爲揚州刺史.遷潁川太守.治行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武侯.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受尚書.爲博士.至少府.授同縣李尋子長.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孺.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陽城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儁才.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

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繇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縣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至太傅。玄。御史大夫。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旣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封被陽侯。建武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事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歙竟死獄中。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事丞相翟方進。除爲吏。及王根爲大司馬。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乃說根宜急求幽隱。拔擢天士。諸闕背佞讇。以時廢退。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根乃薦尋。哀帝召尋。待詔黃門。數上書抑外親。舉有德。帝雖不從。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建平時。坐事徙敦煌郡。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爲博士。平帝卽位。莽秉政。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不許至京師。莽長子宇、懼帝長見怨。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冀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莽殺宇。並滅衛氏。章坐腰斬。時敞爲大司徒掾。自劾爲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京師稱焉。比之欒布。後爲諫大夫。

曹曾。字伯山。濟陰人。從歐陽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傳父業。至河南尹。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少與光武有素。嘗師事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歙。帝雖許。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爲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郡守每行縣。輒式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禮震。字仲威。平原人。年十七。聞師歐陽歙坐事下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南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書奏。歙已死獄中。光武嘉其高義。拜震爲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廄長。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治尚書。事歐陽高。爲博士。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繇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而平當授朱普、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徒衆尤盛。

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累遷御史大夫。至丞相。賜爵關內侯。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受尚書於平當。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哀帝初。大司空何武、復薦宣爲諫大夫。每言事。詞極切直。帝以宣名儒。優容之。會地震。宣復諫。帝納其言。拜宣爲司隸。坐忤丞相孔光、下廷尉獄。太學諸生救宣者千餘人。遮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帝減宣罪。徙之上黨。王莽秉政。宣及何武等以不附己俱誅。

龔勝。字君賓。楚人。受書陳翁生。三舉孝廉。哀帝時。徵爲諫大夫。數上書言事。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

大夫。出爲渤海太守。勝謝病歸。王莽篡國。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以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勝累辭。使者不聽。勝謂弟子高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王莽篡國。榮抱經書逃匿山谷。建武十九年。始辟大司徒府。召拜議郎。使授太子。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讓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榮又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二十八年。拜榮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謂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顯宗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榮每疾病。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撫榮垂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陽之下。子郁。

郁。字仲恩。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問政事。稍遷侍中。和帝卽位。以郁及宗正劉方並入教授。歷遷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初。代丁鴻爲太常。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父綝卒。鴻當襲爵。上書讓與弟盛。不報。鴻遂逃去。初。九江鮑駿與鴻同事桓榮。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及止而讓之。鴻感悟。遂還就國。累遷侍中。建初四年。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擢徒校書。門下繇是益盛。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陳留陳弇、皆至公卿。

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事沛郡桓榮。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以明經授皇太子。建武中。守開陽門候。世祖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桓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甯中。順帝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踰年。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諫。不能得。順帝卽位。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以焉前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遷太尉。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累上疏言事。樊豐等憚。遂譖震怨懟。帝夜遣使者取震印綬。於是柴門謝賓客。豐等復請大將軍耿寶奏震不服罪。詔遣歸本郡。震以爲姦臣狡猾不能誅。嬖女傾亂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乎。遂飲酖而卒。順帝卽位。誅樊豐等。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改葬華陰。令太守丞、以中牢具祠。

劉愷。字伯豫。宣帝玄孫居巢侯般之子。少受尚書於丁鴻。愷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有司奏請

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乃徵拜爲郎。愷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以病免。詔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無何。復召拜太尉。視事二年。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爲諸生。受尙書於司徒丁鴻。爲郡文學掾。志乖於時。遂去職。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安帝時。爲清河王傅。坐上書切直。免歸。陽嘉中。前後三徵。俱不應。

楊秉。字叔節。震中子。少傳業。隱居教授。年四十。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桓帝卽位。以明尙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尙書。以言事忤旨。免官歸。久之。復拜太常。代劉矩爲太尉。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年七十四薨。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不答州郡禮命。建甯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尙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爲司徒。熹平、光和中。以災異數上封事。忤曹節等。以病罷。無何。復拜太常。累遷尙書令。後爲司空。卒。諡文烈。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師事桓焉。受尙書。五辟不應。順帝時。詔下縣以禮敦遣。始至。卽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會連有災異。瓊奏諫。帝多納之。元嘉中。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下特進胡廣等議。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土田。由川附庸。瓊獨不從。冀以爲恨。會地動策免。及冀被誅。以瓊不阿梁氏。乃封邟鄉侯。是時五侯擅權。傾動中外。瓊稱疾不起。其年。復爲司空。疾篤。猶上疏諫。語甚激切。卒。諡忠侯。

桓典。字公雅。傳其家業。以尙書教授潁川。舉孝廉。爲郎。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獻帝卽位。三公奏典與何進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大夫。賜爵關內侯。仕至光祿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尙書。擧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延熹中。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遷大司農。上災異疏。申竇武、陳蕃。而曹節等疾其言。卒陷爲罪。禁錮。卒年七十八。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

楊衆。賜從子。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渡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原。建安初。追前功。封蓩亭侯。從弟彪。

彪。字文先。以能家學、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爲司空。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欲遷都關中。彪不從。坐免。及遷洛陽。復拜尙書令。魏文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因辭。乃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授經圖書卷第四諸儒著述附歷代尙書傳注

古文尙書十三卷 孔安國傳
古文尙書九卷 鄭玄注
古文尙書舜典一卷 范甯注
古文大義二十卷 任孝恭注

右古文經

今文尙書纂言六卷 吳澄
今字石經尙書八卷

右今文經

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
秦本石經尙書十三卷
一字石經尙書六卷
蜀本石經尙書十三卷

右石經

尙書章句三十一卷 歐陽
尙書章句二十九卷 夏侯勝
尙書章句二十九卷 夏侯建
尙書章句二十九卷 牟長
尙書章句十卷 尹洪

右章句

尚書大傳三卷 伏勝

書傳十一卷 葉夢得

書裨傳十三卷 吳棫

尚書訓詁傳四十六卷 晁公武

書集傳六卷 蔡沈

書集傳六卷 陳櫟

右傳

尚書注十一卷 馬融

尚書注十一卷 王肅

尚書注十五卷 謝沈

尚書解三十卷 陳鵬飛

尚書解十六卷 夏僎

尚書句解十二卷 朱祖義

書傳十三卷 蘇軾

書傳一卷 康伯成

書小傳十八卷 王炎

尚書小傳四卷 李舜臣

書附傳四十卷 王柏

尚書注九卷 鄭玄

尚書注十卷 范甯

尚書注十卷 王元度

尚書解四卷 胡銓

尚書解十三卷 孫覺

尚書表注一卷 金履祥

右注

書集解三卷 陳頤

尚書集釋十一卷 江悟道

尚書纂傳十卷 王天與

尚書集解五十八卷 林之奇

書集解二十卷 劉甄

書傳會通十一卷 陳大猷

尚書詳解十三卷 胡士行

纂集柯山尚書句解三卷 李公凱

尚書纂注六卷 董鼎

尚書世學六卷 豐坊

右集注

尚書大義二十卷 梁武帝

尚書義疏三十卷 蔡大寶

尚書集解十一卷 李顒

尚書集注二十卷 孔子袪

尚書詳說五十卷 張九成

尚書集解十四卷 顧臨

書四百家集解五十八卷 成申之

尚書詳解五十卷 陳經

尚書全解二十八卷 胡瑗

書集解五十二卷 孫泌

書傳會選六卷 劉三吾

尚書義疏十卷 費甝

尚書義注二卷 呂文優

尚書義疏十卷 巢猗

尚書義疏二十卷 顧彪

尚書義十五卷 全緩

尚書述義二十卷 劉炫

尚書正義二十卷 孔穎達

尚書廣疏十八卷 馮繼先

尚書講義三十卷 張綱

尚書精義六十卷 黃倫

書講義八卷 曾旼

尚書要義二十卷 魏了翁

書約義二十五卷 陳鯆

尚書大義三卷 吳孜

書經撮要一卷 章珊

右義疏

尚書義二十卷 孔子袪

尚書文外義一卷 顧彪

尚書百篇義一卷 劉炫

尚書義疏三十卷 劉焯

尚書小疏十三卷 馮繼先

書義會元一卷 袁寶圖

尚書講義三十卷 曾旼

書講義二十二卷 史浩

尚書口義發題一卷 洪興祖

新經書義十三卷 王雱

尚書新修義疏二十六卷 尹恭初

尚書義粹二卷 王天者

尚書釋問注四卷 鄭玄

尚書駁議五卷 王肅

尚書百釋三卷 巢猗

尚書糾繆十卷 王元感

書集說或問二卷 陳大猷

尚書辨疑一卷 趙杞

書疑九卷 王柏

讀書管見二卷 王耕野

右問難

尚書暢訓一卷 伏勝

尚書釋義四卷 伊說

尚書孔目一卷 劉炫

尚書斷章十三卷 成伯璵

書經體要一卷 徐勣

尚書義問三卷 鄭玄 王肅 孔晁

尚書釋問四卷 王粲

尚書百問一卷 顧歡

書辨訛七卷 鄭樵

書義辨疑一卷 楊時

書經正誤一卷 毛居正

尚書通考十卷 黃鎮成

尚書雜記三十二篇 厲防

尚書新釋二卷 李顒

尚書略義三卷 劉炫

尚書略義一卷 梁逸叔

堯典舜典解一卷 程頤

授經圖書 卷第四

書說七卷 朱熹
書義十述一卷 孫覺
家塾書鈔十卷 袁燮
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真覺
尚書類數二十卷 卞大亨
尚書翼範一卷 陳伯建
書說十二卷 孔武仲
書說一卷 鄭敷文
讀書記十卷 王柏
讀書叢說六卷 許謙
尚書名數索至十卷 方[illegible]
禹貢論二卷 程大昌
禹貢論二卷 傅寅
五誥解一卷 楊簡
洪範五行傳論十二卷 劉向
洪範外傳十卷 穆元休
洪範傳一卷 王安石
洪範會傳一卷 孫諤
洪範洛書辨一卷 田澤
洪範解一卷 孫景
洪範解六卷 劉彝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 胡一中
洪範九疇數解八卷 熊宗立
洪範考疑一卷 吳貫忠

右訓說

尚書圖一卷 宋真宗
禹貢治水圖一卷 孟先
尚書洪範辨圖一卷 吳仁傑

尚書闕言三卷 黃君俞
書說一卷 程頤門人記
書說十卷 呂祖謙
尚書義宗三卷 楊玉
尚書演聖通論七卷 胡旦
書九意一卷 楊繪
書說七卷 黃度
書說三卷 趙汝談
尚書卓躍六卷 陳[illegible]
書傳旁通六卷 陳師凱
二典義一卷 陸佃
禹貢後論一卷 程大昌
無逸講義一卷 司馬光
無逸說命解三卷 吳安時
洪範五行傳記一篇 許商
洪範傳一卷 曾鞏
洪範皇極內篇十四卷 蔡沈
洪範統一卷 趙善湘
洪範補一卷 張[illegible]
洪範口義一卷 胡瑗
尚書洪範五行說一卷 孟先
洪範疇解一卷 俞深
洪範圖解一卷 韓邦奇
尚書百篇圖一卷 李啟
禹貢論圖一卷 程大昌
洪範論圖一卷 蘇洵

授經圖書 卷第四

無逸圖一卷 王洙

右圖

書譜二十卷 程大昌

右譜

古文尚書音五卷 顧彪
古文尚書音一卷 徐邈
尚書音義四卷 王儉
周書音訓十二卷 王炎

右音

尚書緯三卷 鄭玄注

右緯

汲冢周書八卷 孔晁注
周書王會篇一卷 王應麟
書經亡篇序一卷 劉叔嗣

右逸書

漢尚書後漢尚書二十六卷 孔衍
續尚書二卷 陳正卿

右續書

洪範論圖一卷 蘇明允
今文尚書音一卷 顧彪 徐邈
尚書釋文一卷 陸德明
新定尚書釋文三卷 陳鄂
尚書中候五卷 鄭玄注
古三墳一卷 毛漸注
尚書逸篇注三卷 徐邈
續書一百五十篇 王通
尚書演範一卷 崔良佐

授經圖詩卷第一義例

韓嬰精詩．又通易．舊圖兩見．今以韓詩爲專門．特置於此．

毛詩謝曼卿．魯詩高嘉右師細君魏應．韓詩薛漢．雖無師承．而傳有次第．姑識之以備考．

舊圖、許晃受詩申公．傳李業．按漢書．申公高帝時人．許晃平帝時人．相去甚遠．非的傳、故置別派．

舊圖、孔建、孔僖、皆治毛詩．而授受未詳．本傳亦無世學之文．故不載．

授經圖詩卷第二圖表

卜商—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荀卿—毛亨

毛亨—毛萇—貫長卿—解延年—徐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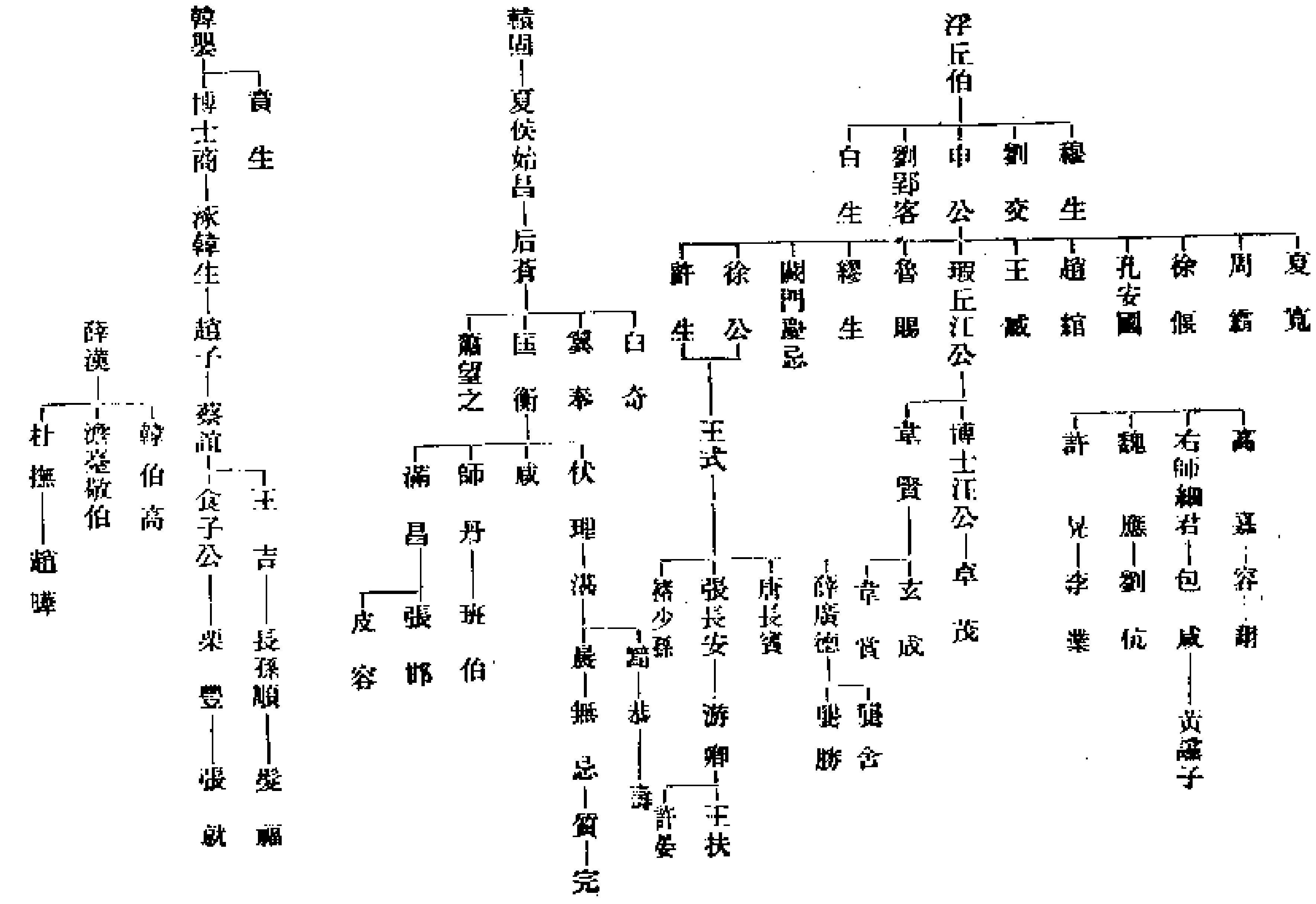
徐敖—陳俠

徐敖—王璜

陳俠—謝曼卿

謝曼卿—賈徽—賈逵

謝曼卿—衛宏—徐巡



授經圖詩卷第三諸儒傳略

卜商.字子夏.衞人.孔子弟子.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子夏作詩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亨.亨作詩訓傳以授毛萇.以二公所傳.故稱毛詩.

荀卿.名況.趙人.從根牟子受詩.又從虞卿受春秋.年五十.始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及廢.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號曰荀子.

毛亨.魯人.爲詩訓詁傳於其家.漢初.河間獻王好學.得詩傳而獻之朝.是時有毛萇者.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說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繇萇盛行於漢.鄭玄爲之箋.箋、表也.識也.玄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稱爲箋云.萇.趙人.以詩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及王璜.俠爲講學大夫.繇是毛詩有徐敖之學.

賈徽.扶風東陵人.學毛詩於謝曼卿.又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從塗惲受古文尚書.徽精四經.又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子逵悉傳之.元和間.帝令逵撰齊、魯、毛、韓詩同異若干萬言.

衞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從杜林受古文尙書.又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浮丘伯.齊人.受業荀卿.秦時爲儒士.楚元王交少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焉.後言魯詩者.皆宗浮丘伯.

申公.名培.魯人.少治魯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漢六年.封弟交爲楚王.王至楚.以申公爲中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及楚元王薨.郢客嗣立.申公失博士.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令傅太子戊.戊不好學.及嗣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家居教授.終身不出.獨王命召乃往.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申公以詩爲訓無傳.疑者則闕.王臧、趙綰、武帝時欲建明堂.不能成.二人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既至.帝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明堂廢.申公以病免歸.申公弟子七十餘人.孔安國自有傳.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

劉交.字游.高祖同父弟.好書.多才藝.少受詩於浮丘伯.從高祖入蜀漢.還定三秦.漢六年.封交於楚.是爲元王.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魯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子郢客.亦傳詩.

穆生.魯人.白生.奄里人.在秦時俱習詩.漢初.元王封於楚.以申公及穆生白生爲中大夫.初元王與三人同師.故敬禮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後與吳通謀.申公諫不聽.胥靡之.

瑕丘江公.受詩申公.武帝時爲博士.其治官民皆以廉節稱.其爲學弟子至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瑕丘江公盡傳師說.與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瑕丘傳孫博士江公.徒衆甚盛.爲魯詩宗.又善春秋.語在劉向傳.

王臧.蘭陵人.趙綰.代人.俱受詩於申公.臧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衞.一歲、累遷至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二人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申公.上使使迎申公.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得臧綰之過.以讓上曰.此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下臧、綰、吏.皆自殺.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及昌邑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免.治獄使者責問師何亡諫.式對曰.臣以詩三百篇朝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篇爲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

事式.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亦皆素聞式賢.共薦式.詔除博士.江公嫉式.遂謝病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自有傳.唐生、楚太傅.繇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受詩瑕丘江公.徵爲博士.稍遷給事中.授昭帝.帝崩.大將軍光與公卿共立宣帝.賢亦與謀議.賜爵關內侯.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爲丞相.以老病罷.子玄成.

玄成.字少翁.傳家學.以父任爲郎.擢爲諫大夫.累遷淮陽中尉.受詔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以玄成爲少府御史大夫.永光中爲丞相.兄子賞.亦明詩.授哀帝.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繇是魯詩有韋氏之學.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學於長安.受詩於博士江公.平帝時.以儒術舉爲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數年.教化大行.蝗不入境.及王莽居攝.以病免.光武即位.徵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長子戎爲太中大夫.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受詩王式.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帝雖聽.不悅.其年.以歲惡民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免歸.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張長安.字幼君.山陽人.治魯詩.薦爲博士.論石渠.至淮陽中尉.長安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繇是張家有許氏之學.

龔舍.字君倩.楚人.與兄勝相友.並著名節.故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爲常侍.舍不得已.隨王歸國.懇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徵授諫大夫、博士.俱不就.哀帝時.拜舍爲太山太守.既至.乞骸骨.天子徙爲光祿大夫.舍終不起.乃遣歸.舍通五經.以魯詩教授.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年六十八卒.勝自有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及公孫述僭號.徵以博士.業固辭.述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以劫業.若起.授以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致其意.業不從.遂飲毒而死.蜀平.光武詔表其閭.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授千乘王伉.肅宗甚重之.時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應以經明行修.弟子至者數千人.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王莽末.往東海上.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欲召咸.授其子.咸辭不往.讜遂遣子師之.建武中舉孝廉.除郎中.入授皇太子.累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問之.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年七十二卒.

高翊.字季回.平原般人.曾祖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傅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翊以

父任爲郎。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明。徵爲郎。除符離長。復爲博士。任朝以方正稱。

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居官廉直。拜淸河王太傅。疾免。武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謂固罷歸。時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勿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弟子知名者。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匡衡、翼奉、蕭望之。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滿昌。昌爲詹事。理自有傳。丹、大司空。繇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元帝時。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燕見。天子敬焉。後拜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爲儒官。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治齊詩。師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三歲。以射策甲科爲郎。宣帝時。望之屢上疏言事。多見采納。及帝寢疾。以望之爲前將軍。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益見尊重。爲弘恭、石顯所構陷。自殺。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第。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

方。事下蕭望之等問。衡對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及元帝卽位。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會日蝕地震。衡上疏陳政治得失。帝悅其言。遷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居數年。拜御史大夫。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後坐事、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伏理。字君游。琅邪東武人。受詩於匡衡。爲當世名儒。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子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爲繡衣執法。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卽位。徵拜尚書。典定舊制。建武三年。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不下。惟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靑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卽日歸降。湛雖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顚沛猶不可違。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烝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坐策免。六年。徙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徵湛。勑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燕見中暑。病卒。曾孫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尚高平公主。奉朝請。位特進。玄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五經。又撰漢紀。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淸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復爲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

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領尚書事。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及上追尊定陶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又郞中令冷褒等復奏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丹議不可。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丹使吏上議。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告丹上封事漏泄。下廷尉治。廷尉劾丹大不敬。給事中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能厭衆心。遂坐策免。廢歸鄉里。數年。平帝卽位。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加以厚丘之中鄕戶二千一百。徙封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

伏黯。字稚文。理之子。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兄子恭爲後。恭少傳黯學。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繇是北州多伏氏之學。永平四年。拜司空。以病罷。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終。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皆宗之。嬰又以易授人。推易之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亦其後也。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

深。太傅故專傳之

趙子。河內人。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繇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貴顯。徒衆尤盛。

蔡誼。河內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數歲。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誼待詔。久不進見。誼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帝召見誼說詩。甚悅。擢爲光祿大夫。數歲。拜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年八十餘終諡節侯。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少好學。受韓詩於蔡誼。又通今文尙書。舉孝廉。爲昌邑王中尉。昌邑好游獵。動作亡節。吉諫不聽。後以病免。復徵爲博士諫大夫。宣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復上書言得失。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吉罷歸。後徵。以老病。道卒。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跡。弟子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人。少有高才。受業博士薛漢。定韓詩章句。歸鄕里教授。沈靜樂道。動必以禮。後爲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撫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從杜撫授韓

詩。卒業。乃歸州。仍補從事。不就。著詩網。蔡邕至會稽。讀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

授經圖詩卷第四諸儒著述附歷代四詩傳注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蜀本石經毛詩二十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秦本石經毛詩二十卷
右石經

詩經故訓二十八卷 魯齊韓三家
韓詩故訓三十六卷 韓嬰
齊詩故訓二十卷 后蒼
詩故訓三卷 錢文子
魯詩故訓二十五卷 申公
毛詩故訓二十卷 毛萇傳鄭玄箋
廣川詩故四十卷 董逌
右故訓

齊詩章句九篇 伏黯
韓詩章句二十卷 張匡
韓詩章句二十二卷 薛漢
右章句

詩傳一卷 端木賜
韓詩內傳四卷 韓嬰

韓詩外傳十卷 韓嬰
詩傳三十九卷 后蒼
詩集傳二十卷 朱熹
詩補傳三十卷 范處義
詩傳二十卷 鄭樵
詩傳六十卷 許伐子
詩傳十卷 錢文子
詩傳旁通八卷 梁益
四詩表傳一卷 楊恂
詩傳十卷 毛萇
詩集傳二十八卷 蘇轍
毛詩詁訓傳二十卷 吳武公
詩義外傳十二卷 舒王
詩傳十卷 李常
詩傳二十卷 沈銖
詩傳十卷 陳寅
詩傳旁通十五卷 梁寅
右傳

毛詩注二十卷 王肅
毛詩傳注二十卷 葉遵
毛詩注二十卷 王元度
詩解二十卷 黃櫄
詩頴解三卷 胡戣子
毛詩注二十卷 江熙
毛詩釋一卷 何偃
詩解一卷 范祖禹
詩解二十卷 項安世
右注

毛詩集注二十四卷 崔靈恩
周詩集解二十卷 丘鑄
毛詩集解三十卷 段昌武
詩傳通釋二十卷 劉瑾
十五國風咨解一卷 吳山嶽
魯詩世學三十六卷 豐坊
毛詩總集六卷 何胤
詩緝三十卷 嚴粲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李樗
毛詩會解一百卷 林岊
詩義集說四卷 孫鼎
右集注

毛詩雜義十卷 賈逵
毛詩釋義十卷 謝沈
毛詩異義二卷 楊乂
毛詩大義十一卷 梁武帝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 沈重
毛詩義四卷 劉巘
毛詩義疏十卷 殷仲堪
毛詩篇次義一卷 劉瓛
毛詩隱義十卷 何胤
毛詩義疏二十卷 舒援

毛詩義二十卷 全緩
毛詩誼府三卷 元延明
毛詩檢漏義二卷 謝曇濟
毛詩纂義十卷 許叔牙
毛詩大義三卷 蘇子才
新經詩義二十卷 王安石
詩外義二卷 宋咸
詩講義十卷 喬執中
詩義三卷 趙仲鉞
詩講義五卷 林昌
詩講義三卷 黃邦彥
毛詩解義三十卷 鄭諤
毛詩疏義二十卷 朱公遷

右義疏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 魯世達
毛詩述義四十卷 劉炫
毛詩正義四十卷 孔穎達
毛詩小疏二十卷 張廣
毛詩本義十六卷 歐陽修
毛詩折衷義二十卷 劉宇
毛詩義方二十卷 林洪範
詩講義二十卷 趙令潘
周詩義二十卷 李知至
詩義二十卷 彭汝礪
詩要義二十卷 魏了翁
詩纂疏八卷 胡一桂
毛詩演義一卷 梁寅

毛詩義問十卷 劉楨
毛詩問難二卷 王肅
毛詩答問五卷 朱育
毛詩辨三卷 魯久
詩經疑問一卷 朱倬
詩疑大鳴錄一卷 曾室
詩傳辨妄二十六卷 鄭樵
毛詩辨疑一卷 楊時中
詩正誤一卷 毛居正
詩地理考五卷 王應麟
詩地理考五卷 許謙

右問辨

韓詩翼要十卷 侯包
毛詩解題二十卷 張倫

毛詩義駁八卷 王肅
毛詩駁五卷 王基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 陳統
毛詩引辨一卷 孫暢之
毛詩異同評十卷 孫毓
詩傳辨誤八卷 周式
詩辯疑一卷 趙德
詩童子問二十卷 輔廣
詩考五卷 王應麟
詩考五卷 許謙
詩辨說二卷 王柏

毛詩奏事一卷 王肅
毛詩別錄一卷 張倫

詩表隱二卷 陳統
毛詩略四卷 郭璞
毛詩斷章二卷 成伯璵
毛詩正數二十卷 樊斯
毛詩演聖通論二十卷 胡旦
詩說二十卷 孔武仲
毛詩物篇一卷 劉泉
讀詩記三十卷 呂祖謙
詩學一卷 范處義
詩二南義一卷 游酢
毛詩說三卷 許奕
詩說一卷 輔廣
詩說一卷 高端叔
毛詩前說一卷 項安世
詩直文說七卷 吳良輔
諷詩訓五卷 許謙
詩經解頤四卷 朱善
詩說八卷 薛季宣

右論說

毛詩拾遺一卷 郭璞
毛詩箋傳是非二卷 劉璠
毛詩指說統論一卷 成伯璵
毛詩正論十卷 劉孝孫
詩說三十卷 周
詩說一卷 張載
詩說三十卷 黃度
續讀詩記二卷 戴溪
解頤新語十四卷 范處義
毛詩關言二十三卷 黃
詩總論一卷 黃櫄
詩總聞二十卷 王質
詩正紀三卷 朱咸
續詩備忘二十四卷 李
詩說三十卷 曹粹中
詩傳遺說六卷 朱鑑
詩說解頤八卷 季本

詩大序一卷 卜商
毛詩序義七卷 孫暢之
毛詩解序義一卷 顧歡
毛詩序義疏一卷 劉瓛
毛詩集序一卷 劉炫
毛詩序義索隱二卷 王通

右序解

毛詩譜三卷 鄭玄
毛詩譜二卷 劉炫

毛詩序注一卷 阮孝之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 梁武帝
毛詩序注一卷 陶弘景
毛詩序義二卷 雷次宗
詩序辨一卷 朱熹

毛詩譜三卷 徐整
詩譜三卷 李黼

補注毛詩譜一卷 歐陽修
右譜
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 陸璣
草木鳥獸魚蟲廣疏六卷 王應麟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許謙
右名物
毛詩圖三卷 [illegible]
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illegible]
小戎圖二卷 通志略
右圖
毛詩諸家音十五卷 鄭玄
毛詩音十六卷 徐邈
毛詩音訓四卷 李[illegible]
毛詩叶韻補音十卷 吳棫
右音
詩緯注三卷 鄭玄
右緯

韓詩譜二卷 [illegible]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蔡元度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蔡卞
毛詩孔子圖經十二卷 [illegible]
毛詩草木魚蟲圖二十卷 唐藝文志
毛詩箋音證十卷 劉芳
毛詩并注音八卷 [illegible]
詩古音辨一卷 鄭庠
詩緯注十八卷 宋均

授經圖春秋卷第一 義例

左傳、世傳丘明所著。觀其文辭，不知丘明。其傳他國事略，楚國事詳，或爲左史猗相之作。猗相、楚人，故紀楚獨詳也。今姑依舊圖爲丘明，以俟知者。

何休傳稱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以難二傳註疏。又稱公羊壽四傳而至何休，經學大明，以此知休受於弼，弼受於育，育受於仲舒。當是一派，茲略著其梗槪。

褚大、殷忠、呂步舒，漢書俱稱事胡毋子都，而敘述亦未詳。及考史記，乃爲仲舒一派。子都別有傳者，今圖從史記。

樓望、舊圖從嚴彭祖，及考漢書本傳，受學丁恭，今圖從本傳。

翁君，按本傳尹更始字，舊圖列爲二人，今從史汰去。

丁褚大，按本傳無丁字；段仲溫，本傳無溫字，或傳寫之誤，今圖俱從史改正。

房鳳，字子元，漢九江太守，侯霸受學於房元，史氏或書名，或書字，其例不一，故槩錄於房氏之派。

段仲、殷忠，舊圖爲二人，史記徐廣注曰：殷作段。仲忠聲相近，當是一人，今圖從之。

舊圖張敞受學荀卿，按史記，荀卿，六國時人，張敞，宣帝時人，相去年代頗遠，非的傳，今圖不載。

授經圖春秋卷第二圖表

左丘明—魯申—吳起—期—鐸椒—虞卿—荀卿

荀卿—張蒼
荀卿—賈誼—嘉
荀卿—賈誼—賈公—長卿—張禹—尹更始
荀卿—劉公子

尹更始—翟方進—宣
尹更始—成—劉歆
尹更始—胡常—賈護—陳欽—元

劉歆—賈徽—逵
劉歆—孔奮—嘉
劉歆—鄭興—衆—安世

公羊高—平—地—敢—壽

壽—胡毋生
壽—董仲舒

胡毋生—公孫弘
胡毋生—嬴公—孟卿
嬴公—貢禹—堂谿惠—冥都

孟卿—疏廣—筦路—孫寶
孟卿—眭孟

董仲舒—段仲
董仲舒—褚大
董仲舒—李育—羊弼—何休
董仲舒—呂步舒
董仲舒—吾丘壽王

眭孟—嚴彭祖
眭孟—顏安樂

嚴彭祖—丁恭
嚴彭祖—王中

丁恭—承宮
丁恭—樓望
丁恭—鍾興
丁恭—樊鯈

王中—公孫文
王中—東門雲

樊鯈—李脩
樊鯈—張霸
樊鯈—夏勤

張霸—劉固
張霸—孫林
張霸—楷
張霸—段著

顏安樂—冷豐—左咸
冷豐—馬宮
顏安樂—任公

穀梁赤—荀卿—魯申公—瑕丘江公

- 博士江公
  - 劉向
  - 榮廣
    - 周慶
    - 丁姓
      - 申章昌
        - 翟方進
    - 蔡千秋
      - 尹更始
        - 咸
        - 房鳳
          - 侯霸
  - 皓星公
  - 胡常
    - 蕭秉

授經圖春秋卷第二諸儒傳略

左丘明.魯人.受春秋於孔子.作傳.授魯申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皆脩左氏春秋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爲蕩陰令.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至將軍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吳起.衛人.從魯申受春秋左氏傳.事魏文侯.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水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及公叔爲相.欲害吳起.乃譖於武侯.起懼而之楚.楚之貴戚忌其能.乘楚亂.射殺之.子期.亦傳家學.

鐸椒.楚人.受春秋於吳期.爲楚威王傳.以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虞卿.不知何許人.從鐸椒受左氏春秋.爲趙上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爲

虞氏春秋.

張蒼.陽武人.受學荀卿.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漢興.蒼爲常山守.復從代相.滅荼反.蒼以擊荼有功.封北平侯.遷爲列侯.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累遷御史大夫.年百餘歲卒.

賈誼.雒陽人.受左氏學於荀卿.年十八.能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奏之.其說文帝雖謙讓未皇.於是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復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梁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歲餘亦死.武帝初.舉賈誼之孫二人爲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少入京.從博士尹更始受春秋左氏傳.復從劉歆講授.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轉博士.累遷御史大夫.會丞相缺.羣臣多舉方進.帝亦器其能.遂擢爲相.封高陵侯.居九歲.以災異賜册自裁.太子親臨.贈賻異於他相故事.謚曰恭侯.子宣.亦明經篤行.爲南郡太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天鳳中.又將門人從劉歆講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建武六年.以杜林薦.徵爲太中大夫.數言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坐奉使買奴婢.左轉蓮勺令.復以事免.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亦善說春秋.故左氏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自有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光武時.奮爲武都太守.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如讐.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乃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受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及立左氏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後辟司空李通府.又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帝不能用.以病免.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卜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乃與弟子董仲舒.胡毋子都.著以竹帛.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四傳而至何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傳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仲舒同業.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宗事之.授東平嬴公.廣川段仲.嬴公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卿授魯人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

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孟卿自有傳。

董仲舒。廣川人。從公羊壽受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出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仲舒爲人廉直。是時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疾之。言於帝。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家居。不治產業。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五世之間。惟仲舒名爲明於春秋。仲舒弟子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公孫弘。字季少。齊菑川國薛縣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始受春秋於胡毋生。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以病免。元光五年。復以文學徵。弘讓謝。國人固推弘。及對策。天子擢弘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上以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二歲中至左內史。元朔三年。代張歐爲御史大夫。五年。爲丞相。年八十。終於位。自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會東郡盜賊起。拜壽王爲東郡都尉。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禁民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曰。愚聞聖王合時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重誅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上問壽王。壽王對。上善之。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師事嬴公。以明經潔行著聞。宣帝時。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年饑。禹奏切直。帝嘉其忠。拜光祿大夫。後乞骸骨。詔褒答。遷御史大夫。禹又奏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禮。禹卒後。帝追思。竟下詔行其議。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以字行。從孟卿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昭帝元鳳三年春。泰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孟推春秋災異之義。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書言事。時昭帝幼。霍光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言惑衆。皆伏誅。後五年。宣帝即位。徵孟子爲郎。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受孟卿春秋。家居教授。徵爲博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少傅。居數月。徙太傅。廣兄子受。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辭。拜少傅。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并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父子俱以病乞歸。詔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不置田宅。或勸廣。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足供衣食。今復增益。但教子

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於是族人悅服。後廣、受。皆以壽終。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召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坐陳蕃黨錮。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妙得公羊本意。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錮解。又辟司徒府。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乃拜議郎。屢陳忠言。遷諫大夫。卒。年五十四。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繇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節曲禮。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繇是顏氏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徒衆尤盛。官至大司徒。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世稱大儒。後拜侍中祭酒、騎都尉。卒於官。

孫寶。字子嚴。穎川鄢陵人。從筦路受春秋。初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薦寶經明質直。宜侍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不寧。詔以寶爲廣漢太守。蠻夷既輯。徵爲京兆尹。平帝立。寶爲大司農。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廷臣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之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騎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未幾。寶坐事免。建武中錄舊德。以寶孫伉爲都長。

鍾興。字次之。汝南汝陽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複。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先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少從丁恭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累遷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樊鯈。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宏之子。從侍中丁恭受春秋。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

以決獄見知於明帝。會刪定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盧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受春秋於丁恭。勤學不倦。永平中。徵詣公車。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陳時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仕至侍中祭酒。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治顏氏春秋。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元始中。坐議傳太后謚。上大司徒印綬。以侯就第。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曰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焉。舉孝廉。稍遷光祿主事。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後四遷爲侍中。當爲五更。會疾卒。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父嚴氏春秋。門徒常百人。賓客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年七十。終於家。

穀梁赤。一名淑。字元始。魯人。受經於子夏。作春秋傳。授荀卿。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授子及孫博士公。其後寖微。惟榮廣、皓星公、二人傳其學。

瑕丘江公。與董仲舒並時。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受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劉向。字子政。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擢爲諫大夫。會立穀梁春秋。詔向受經博士江公。講論於石渠。元帝初。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爲弘恭石顯所譖愬。下獄。其春地震。上感悟。徵向爲中郎。詩以恭顯誣罔。復免爲庶人。成帝即位。顯等伏辜。向復召用。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校中秘書。時政由王氏。災異浸甚。向曰。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復上書極諫。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以向爲中壘校尉。飛陳奏。言皆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子歆。自有傳。

榮廣。字王孫。魯人。受春秋於博士江公。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頗宗焉。蔡千秋少君、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其學益顯。

蔡千秋。沛人。治穀梁春秋。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帝愍其學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

尹更始。字翁君。汝南人。本事蔡千秋。能說春秋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亦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穀梁公羊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中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欲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繇是穀梁之學大盛。慶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鳳、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王根薦鳳明經。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九江太守。至青州牧。時光祿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爲講學大夫。繇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篤志好學。不事產業。師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少舉德行遷隨宰光武初。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乃徵前令條奏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明年。拜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薨於位。

授經圖春秋卷第四諸儒著述附歷代春秋傳注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古篆石經左傳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十卷
秦本石經左傳三十卷
秦本石經公羊傳十卷
秦本石經穀梁傳十卷
蜀本石經左傳三十卷
蜀本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蜀本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右石經

春秋章句三十八篇 公羊高
春秋章句三十三篇 穀梁赤
春秋左傳章句二十卷 賈逵
春秋左傳章句三十卷 董遇
春秋左傳章句二十二卷 王肅
春秋穀梁傳章句十五卷 尹更始

右章句

春秋傳三十卷 左丘明
春秋傳十一卷 公羊高
春秋外傳五十篇 公羊高
春秋傳十一卷 穀梁赤

春秋外傳二十篇 穀梁赤
春秋傳十一卷 鄒氏
春秋傳十一卷 夾氏
春秋公羊記十一篇 顏安樂
春秋傳一卷 程頤
春秋傳十二卷 鄭樵
春秋傳十二卷 陳禾
春秋傳三十卷 胡安國
春秋故訓傳五卷 晁公武
春秋傳二十卷 程迥
春秋傳三十卷 林拱辰
春秋傳十二卷 陸佃
春秋後傳十二卷 陳傅良
春秋後傳補遺一卷 陳傅良
春秋傳二十卷 葉夢得
春秋傳十二卷 劉絢
春秋傳十五卷 劉敞
春秋外傳二十五卷 朱臨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湛若水

右傳

春秋左氏傳解誼十一卷 服虔
春秋左傳注三十卷 王肅
春秋左傳注十二卷 王朗
春秋左傳注十卷 [illegible]
春秋左傳注十卷 杜服二氏
春秋左傳注三十卷 董遇
春秋左傳注二十八卷 [illegible]
春秋左傳注二十卷 王元規
春秋左傳注二十卷 王柏
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 何休
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 嚴彭祖
春秋公羊傳注十三卷 王愆期
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 高龍
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 戴宏序
春秋公羊傳注十四卷 孔衍
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 尹更始
春秋穀梁傳注十四卷 段肅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唐固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糜信
春秋穀梁傳注十卷 張靖
春秋穀梁傳注十四卷 孔衍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徐邈
春秋穀梁傳注十六卷 程闡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徐乾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范甯
春秋經傳解六卷 沈文
春秋左氏經傳解四卷 王述之
春秋經傳解六卷 崔靈恩
春秋解十卷 楊簡
春秋解十五卷 孫覺
春秋解十二卷 蔡節
春秋解十二卷 崔子方
春秋解二卷 劉易
春秋解二卷 呂本中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林堯叟
春秋外傳注解十五卷 王獻
左傳附注五卷 陸粲
右注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杜預
春秋穀梁傳集解十卷 胡訥
春秋穀梁傳集解十卷 沈仲義
春秋集注二十卷 陸質
春秋集傳十二卷 蘇轍
春秋集解三十卷 呂祖謙
春秋集傳十五卷 王治
春秋集解三十三卷 林栗
春秋集義五十卷 李明復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杜諤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李廉

春秋左傳節解三十五卷 朱申
春秋左傳補注十卷 趙汸
左傳直解十二卷 郭登
春秋三傳集注十一卷 劉兆
春秋集三傳經解十二卷 胡訥
春秋公羊穀梁集傳十二卷 劉瑗
春秋集傳十七卷 陸淳
春秋穀梁傳集解四卷 張程孫劉四家
春秋集傳十五卷 王俁
春秋集注十一卷 張洽
春秋集義五十卷 王夢應
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 家鉉翁
春秋纂言十二卷 吳澄

右集注
春秋左氏達義一卷 王玢
問春秋穀梁義三卷 薄叔玄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 徐邈
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 崔靈恩
春秋義略三十卷 張沖
春秋義囊二卷 劉炫
春秋公羊傳疏二十八卷 楊士勛
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 王元規
春秋義疏六十卷 徐文遠
春秋新義十卷 堅運品
春秋講義三卷 王葆
春秋通義二十四卷 家安國

春秋義例傳十六卷 干寶
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徐邈
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崔靈恩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七卷 沈文阿
春秋左傳述義四十卷 劉炫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孔穎達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楊士勛
續沈文阿義略十卷 王元規
春秋義鑑三十卷 郭翔
春秋通義十二卷 王晳
春秋口義五卷 朱瑗
春秋排門類義十卷 張綸

授經圖 春秋 卷第四

春秋穀鑑三卷 黃彬
春秋括義三卷 邵川
春秋左氏講義十卷 時鵬
春秋義解十二卷 王袁
春秋經筌十六卷 趙鵬飛
春秋大旨十卷 魏謙吉
春秋講義四卷 戴溪
春秋要義十卷 蔡延鶴
春秋異義解十二卷 王晳
春秋義二十卷 王柔
春秋新義十卷 宋堂
春秋要義三十卷 胡瑗
春秋總義三卷 謝湜
春秋講義五卷 黃叔敖
春秋正義十二卷 毛邦彦
春秋名義二卷 王日休
春秋釋義十二卷 俞皋
春秋纂疏三十卷 汪克寬
春秋世學三十八卷 豐坊

春秋精義三十卷 黃彬
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 徐彥
春秋通略全義十五卷 蕭簡
春秋經聖新傳十二卷 任伯雨
春秋要義二十卷 魏了翁
春秋講義六卷 戴少望
春秋折衷義十二卷 吳孜
春秋三傳集義三十卷 李會龜
春秋通義十二卷 王晳
春秋經社要義六卷 孫覺
春秋義略十四卷 董敦逸
春秋義二十四卷 謝湜
春秋講義三卷 宋振
春秋左氏講義四卷 范仲
春秋名義二卷 周員煜
春秋義宗一百五十卷 高叔嵩
春秋闕疑八卷 鄭玉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 季本

右義疏
春秋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高
抄撮九卷 鐸椒
石渠議奏三十九篇 漢宣帝
駁何氏漢議十一卷 服虔
春秋決事十卷 董仲舒
駁何氏議二卷 鄭玄
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 賈逵
春秋答問五卷 荀爽 徐欽

鐸氏微三篇 鐸椒
虞氏微二篇 虞卿
春秋漢議十三卷 何休
春秋成長說九卷 服虔
春秋繁露十七卷 董仲舒
春秋釋訓一卷 賈逵
春秋三家訓詁十二卷 賈逵
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 何休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 何休

春秋議十卷 何休

春秋說要十卷 糜信

春秋三傳論十卷 韓益

左氏釋滯十卷 殷興

公穀二傳評三卷 江熙

春秋難答論一卷 王愆期

春秋成奪十卷 潘叔度

春秋旨通十卷 王逵之

三傳旨要十五卷 劉軻

春秋規過三卷 劉炫

春秋指掌十五卷 李瑾

春秋摘微一卷 盧仝

春秋纂要四十卷 高重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 何休

左氏膏肓釋痾五卷 服虔

理何氏漢議二卷 糜信

春秋三傳評十卷 胡訥

公羊違義三卷 劉寔

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 李鉉

春秋經合三傳通論十卷 潘叔度

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 崔靈恩

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 孫毓

春秋攻昧十三卷 劉炫

春秋碎玉一卷 李瑾

春秋微旨三卷 陸淳

春秋叢林十二卷 李謹

春秋振滯二十卷 王元感

春秋通一卷 韓滉

春秋指元十卷 張傑

左傳引帖斷義七卷 蹇遵品

春秋原要二卷 王曉

春秋要論五卷 馬擇官

左氏鼓吹一卷 吳元諸

春秋闡言十二卷 黃君鈞

春秋索隱五卷 陳洙

春秋總論三卷 孫復

春秋正論三卷 龍昌期

春秋意十五卷 度元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齊履謙

春秋統徵二十五卷 章拱之

春秋意林二卷 劉敞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 趙匡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陳岳

春秋纂要十卷 姜虔嗣

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 何弘眞

春秋元會十二卷 鄭昭叟

春秋皇綱論五卷 王晳

春秋本旨四卷 何涉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孫復

左氏指元十二卷 楊希範

春秋復道論十五卷 龍昌期

春秋褒貶志五卷 劉易

春秋纂類十卷 葉清臣

春秋索隱五卷 宋定序

春秋釋幽五卷 許翰

左氏解一卷 王安石

春秋機括二卷 沈括

春秋論三十卷 趙瞻

春秋學纂十二卷 孫覺

春秋通志二十卷 朱長文

春秋總要十卷 李撝

春秋傳類十卷 張維昌

春秋類聚五卷 王仲孚

春秋龜鑑一卷 王觀

春秋解問一卷 丁昌期

春秋對事五卷 李諭

春秋比事三卷 蔡延世

春秋夾氏三十卷 蔡延世

春秋三傳纂要二十卷 姜虔嗣

春秋集表二卷 楊彥齡

左氏蒙求二卷 楊彥齡

春秋邦典二卷 唐既濟

春秋左氏傳難論一卷 萬鶴之

春秋通訓十六卷 張大亨

春秋要類五卷 宣善政

春秋誄類二卷 沈棐

春秋守鑑一卷 王觀

春秋應判三十卷 塗昭良

春秋編英二卷 謝堅

春秋扶懸三卷 蔡延世

春秋策問三十卷 蔡延世

春秋樞宗十卷 李融

春秋事要十卷 元保宗

春秋琢瑕一卷 董律

春秋文權五卷 蹇遵品

春秋要旨十二卷 呂大圭

春秋備對十三卷 謝子房

春秋正名頤隱要旨十二卷 朱振

春秋指蹤二十一卷 郭讀

春秋時論一卷 李葉

春秋通旨一卷 胡安國

春秋中論三十卷 劉本

春秋總鑑十二卷 崔自任

春秋麟臺獨講十一卷 夏休

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傳良

左傳類編六卷 呂祖謙

左氏說一卷 呂祖謙

春秋蒙求五卷 王邦彥

春秋指微十卷 曹有開

春秋見微五卷 范桑中

春秋指要一卷 朱振

春秋統論一卷 蔣不

春秋指南十卷 張根

春秋讞三十卷 葉夢得

春秋集善十三卷 胡銓

春秋正辭二十卷 畢良史

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 夏休

春秋門例通解十卷 王哲

春秋私記一卷 宋臨

左氏博議二十卷 呂祖謙

左氏博議綱目一卷 呂祖謙

左氏廣誨蒙一卷 李謙
左氏類事始末五卷 章沖
左傳約說一卷 石朝英
春秋通說十三卷 黃仲炎
春秋屬辭比事五卷 辛次膺
演繁露六卷 程大昌
春秋提綱十卷 陳則通
春秋書法大旨一卷 高元之
春秋三傳正附論十三卷 陳藻 林希逸
春秋說一卷 張栻
春秋或問六卷 呂大圭
春秋分記四十卷 [illegible]
續明三傳說略八卷 [illegible]
春秋十三伯論一卷 [illegible]
春秋師說十卷 趙汸
春秋明經二卷 劉基
春秋說一卷 張邦奇
春秋億六卷 徐學謨
春秋論一卷 唐順之
春秋左傳類解三十卷 劉績
右論說
春秋集解序一卷 劉寔
春秋序注一卷 賀道養
春秋序注一卷 田元休
春秋公羊序解一卷 [illegible]
右序解
春秋釋例十卷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 劉歆

春秋分記九十卷 程公說
春秋比事二十卷 沈棐
春秋百論一卷 石朝英
左氏發揮六卷 吳曾
左氏說十卷 [illegible]
春秋事十卷 [illegible]
春秋類論四十卷 [illegible]
續春秋編三卷 陳澤
三傳經字異同一卷 丁副
春秋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illegible]
春秋五論一卷 呂大圭
春秋備忘十卷 [illegible]
春秋屬辭十卷 趙汸
春秋胗鑰龍虎正印五卷 [illegible]
春秋書法鉤玄四卷 石光霽
春秋本末三十卷 孔克表
春秋說志五卷 呂柟
春秋繁露節解十卷 吳鵬舉
春秋論一卷 唐樞
春秋序論二卷 干寶
春秋序注一卷 崔靈恩
春秋左傳杜預序解一卷 劉炫
春秋左傳序注一卷 [illegible]
左傳條例九卷 鄭衆
春秋公羊證例一卷 何休

春秋公羊條例一卷 何休
春秋釋例十五卷 杜預
春秋經例十一卷 方範
春秋左氏條例十卷 崔靈恩
春秋經傳說例疑隱一卷 吳略
春秋纂例十卷 陸淳
春秋序例一卷 家鉉翁
春秋總例十二卷 周希聖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丁副
春秋通例一卷 劉安國
春秋公羊新例十四卷 陳德寧
春秋本例二十卷 崔子方
春秋指要總例二卷 石公孺
右類例
春秋圖七卷 嚴彭祖
春秋左氏圖十卷 梁簡文帝
春秋指掌圖二卷 [illegible]
春秋諡族圖五卷 [illegible]
春秋指掌圖一卷 [illegible]
春秋興亡圖鑑一卷 [illegible]
春秋列國圖一卷 劉英
春秋圖鑑五卷 洪勳
右圖
春秋左氏分野一卷 鄭玄
春秋小公子譜六卷 杜預
春秋公子譜一卷 楊蘊
春秋土地名三卷 裴秀
春秋十二國年歷一卷 蹇遵品

春秋牒例章句九卷 鄭衆
春秋條例十一卷 劉寔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 梁簡文帝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 范甯
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 韋表微
公穀總例十卷 成玄
春秋通例三卷 陸希聲
春秋統例二十卷 朱臨
春秋說例十一卷 宋琨
春秋經解義例二十卷 趙瞻
春秋穀梁新例六卷 陳德甯
春秋類例十二卷 石公孺
春秋盟會地圖一卷 嚴彭祖
春秋圖五卷 張傑
春秋龜鑑圖一卷 張暄
春秋指掌圖十五卷 李瑾
春秋明例隱括圖一卷 王哲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馮繼先
春秋世次圖四卷 [illegible]
春秋十二公譜一卷 鄭玄
春秋釋例地名譜一卷 杜預
春秋年表一卷 楊蘊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族譜十三卷 顧啓期
春秋人表一卷 [illegible]

春秋四譜一卷（鄭世名）
辨論譜說一卷（鄭世名）
春秋列國王伯世紀三卷（李瑱）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環中）
春秋列國臣子表十卷（環中）
春秋地名譜十卷（鄭樵）
左氏譜學一卷（繁良鎡）
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馮繼先）
春秋人譜一卷（孫子明）
春秋列國諸臣傳贊五十卷（王當）
春秋諸臣傳三十卷（鄭昂）
春秋列傳五卷（劉節）
右譜
春秋五辯一卷（沈文）
春秋辯疑六卷（陸淳）
春秋經辯十卷（蕭楚）
春秋穀梁考異五卷（楊士勛）
春秋三傳辯疑二十卷（程端學）
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王應麟）
春秋左氏辯失一卷（王日休）
春秋公羊辯失一卷（王日休）
春秋穀梁辯失一卷（王日休）
春秋孫復傳辯失一卷（王日休）
春秋考三十卷（葉夢得）
左氏釋疑一卷（蔡良鑑）
左氏釋疑一卷（趙時安）
春秋正誤一卷（毛居正）
春秋明辯十一卷（任公輔）
春秋考異十三卷（李傳心）
春秋考異四卷（吳曾）
春秋胡傳辯疑二卷（陸粲）
春秋鄉傳辯疑一卷（童品）
春秋志疑三十卷（胡會憲）
春秋傳疑一卷（余本）
左鑑一卷（鄭賓）

右考正
春秋左氏音一卷（服虔）
春秋左傳音三卷（杜預）
春秋左傳音三卷（嵇康）
春秋左傳音三卷（李軌）
春秋左傳音三卷（徐邈）
春秋穀梁音一卷（徐邈）
春秋左傳音四卷（荀訥）
春秋公羊音一卷（江淳）
春秋左傳音三卷（王元規）
春秋左傳音三卷（徐文遠）
春秋左氏音義六卷（明陸粲）
春秋公羊音一卷（明陸粲）
春秋穀梁音一卷（明陸粲）
春秋公羊音二卷（王儉）
春秋傳類音十卷（張遽昌）
春秋左傳口音三卷（韓台）
春秋直音三卷（方淑）
春秋本音二十卷（洪興勛）

42B

第十冊

左傳音三卷（曹耽）
右音
春秋緯三十卷（宋均）
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
春秋災異錄八卷（陳岳）
春秋內事四卷（通志略）
春秋祕事十一卷（通志略）
春秋包命二卷（通志略）
右讖緯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左丘明）
春秋外傳國語注解二十卷（賈逵）
春秋外傳國語五十四篇（劉向）
春秋外傳國語注解二十一卷（虞翻）
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二卷（王肅）
春秋外傳國語注解二十二卷（韋昭）
春秋外傳國語注解二十卷（孔晁）
春秋外傳國語注解二十一卷（唐固）
非國語二卷（柳宗元）
是國語七卷（葉真）
國語補音三卷（宋庠）
左氏國語類編二卷（呂祖謙門人）
國語音義一卷（賢有開）
辨國語三卷（林概）
右外傳

授經圖禮卷第一 義例

高堂生．舊圖不載．余錄之．且爲一編之首．以見古禮多出自高堂生也．

舊圖謂徐生授蕭奮．五傳至戴聖．按註疏．徐生以容爲禮．自有傳．不在蕭奮之派．今圖從註疏．

按註疏．鄭康成云．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即儀禮也．故後儒以儀禮、禮記、合爲一書．今圖不更列儀禮．

註疏序云．鄭衆、賈逵、皆從杜子春受周官．舊圖以鄭興、賈徽、受子春．非是．今從註疏．更置二子別派．

鄭玄通三禮．今註疏皆用其說．舊圖從戴聖之派．及考本傳．鄭從馬融受周官．今從本傳改置．

世或謂杜子春、緱氏人．及閱鄭樵通志．謂劉歆傳周禮於子春及緱氏．禮又有緱氏要抄四卷．以此觀子春非緱氏人．韻會亦兩釋緱氏．曰地．曰氏．如孝子傳．陳留緱氏女是也．今圖姑仍其舊．以俟博雅者考焉．

授經圖禮卷第二圖表

- 高堂生—蕭奮—孟卿
  - 閭丘卿
  - 后蒼
    - 聞人通漢
      - 楊榮
    - 戴聖
      - 橋仁
    - 戴德
      - 徐良
    - 慶普
      - 咸
      - 夏侯敬伯
      - 曹充—曹褒
      - 王臨—董鈞
- 徐生
  - 公戶滿意
  - 襄
  - 延
  - 桓生
  - 單次

- 劉歆—杜子春
  - 鄭衆—安世
  - 摯恂
    - 馬融
      - 延篤
      - 鄭玄
        - 國淵
        - 趙商
        - 王基
        - 郗慮
        - 崔琰
        - 任嘏
      - 盧植
    - 桓驎
  - 賈逵

授經圖禮卷第三諸儒傳略

高堂生.魯人.或曰.字伯.漢初爲博士.傳禮十七篇.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之朝.後又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皆逸禮也.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今行於世小戴記者是也.

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授戴德、戴聖、慶普、及沛聞人通漢子方.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事夏侯昌.又事孟卿.以禮爲博士.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漢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明興.考求古禮.以后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闕里.

戴德.字延君.戴聖.字次君.俱梁人.事博士后蒼.漢初.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號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是也.宣帝時.德爲信都太傅.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榮琅邪太守.繇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之學.

慶普.字孝公.沛人.事后蒼.爲東平太傅.授魯夏侯敬伯.又授族子咸.咸爲豫章太守.繇是禮有慶氏之學.

徐生.魯人.善爲容.漢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善爲容.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

也。襃亦以容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諸言禮爲容者繇徐氏。

曹充。魯國薛人。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即位。充上言。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當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辯若干卷。子襃。

襃字叔通。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業。博雅疏通。常憤朝廷制度未備。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坐釋盜免歸。復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襃上疏。帝忻納。以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襃以禮條正。襃次序百五十篇。爲新禮。會帝崩。未及行。襃亦出爲河內太守。有治績。復爲侍中。襃博物識古。爲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號爲通儒。年七十餘。卒於家。

劉歆。字子駿。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方技。無所不究。向死。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使歆卒父業。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徒有里人緱氏杜子春能通其讀。頗識其說。語在子春傳。

杜子春。緱氏人。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至武帝時。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通人劉歆表而出之。其後馬融、鄭玄、各爲訓詁。其學始傳。

鄭衆。字仲子。[illegible]興之子。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兼通易、詩。知名於世。聞緱氏杜子春能讀周禮。與賈逵往受業焉。二子洪雅博聞。又以經書傳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永平初。衆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持節使匈奴。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懼而止。及還。累遷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意。著易、尚書、詩、禮。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推周官。年六十六。目昏意倦。自力補之。謂周官傳也。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廐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善古文尚書、左氏國語、毛詩。逵悉傳父業。是時、杜子春明周禮。又與鄭衆同受之。語在衆傳。逵、顯宗時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立。召逵入講。帝善之。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

摯恂。字季直。京兆長安人。隱於南山。明五經。兼綜百家之言。其弟子馬融、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學者宗之。永和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繇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亦不就。清名懸於當世。以壽終。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爲人美詞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融從其游。永初四年。召拜校書郎中。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自劾歸。安帝時。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陽嘉二年。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三遷爲南郡太守。以忤梁冀旨免官。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年八十八。卒於家。所註詩、易、三禮、尚書、各若干卷。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又舉趙相。不至。會黃巾寇青部。道遇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其爲強暴所服若此。年七十四卒。所註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淸河崔琰、河內趙商、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鑒拔。皆如其言。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建寧中。徵爲博士。復拜九江太守。以疾去。時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故南郡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

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宜廣聖意。會南夷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補續漢紀。帝以非急務。轉侍中。拜尚書。忤董卓。免官。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初平三年卒。子毓、知名。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避地遼東。既還舊土。司空辟爲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建安中。欲廣治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遷魏郡太守。入爲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少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就鄭玄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閒。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以爲騎都尉。時紹治兵黎陽。次於延津。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於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曹操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及操爲丞相。琰爲東西曹掾屬。遷中尉。後坐與楊訓書。操令自裁。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諫止。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累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封安樂鄉侯。基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以報撫育之德。有詔特聽。及淮南定。進封東武侯。累加食邑千七百戶。薨贈司空。諡景侯。

授經圖禮卷第四諸儒著述附歷代三禮傳注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秦本石經儀禮十七卷
秦本石經禮記二十卷
秦本石經周禮十卷
蜀本石經禮記二十卷
蜀本石經周禮十二卷

右石經

儀禮傳十七篇 高堂生
周官禮傳十二卷 馬融
周官經傳六篇 劉歆
儀禮傳八十卷 張沖
禮記傳十六卷 呂大臨
周禮傳十二卷 胡銓
禮記傳十八卷 胡銓
二禮經傳五十三卷 湛若水

右傳

禮記章句八卷 張孚敬

右章句

儀禮注十七卷 鄭玄
儀禮注十七卷 王肅
儀禮注一卷 孔倫
儀禮注二卷 袁準
儀禮注一卷 蔡超宗
儀禮注一卷 陳銓
儀禮注二卷 田僧紹
儀禮注三十二卷 陳祥道
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朱熹
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 黃幹
禮記纂十三卷 戴德
禮記纂二十卷 戴聖
禮記注二十卷 盧植
禮記注二十卷 鄭玄
禮記注三十卷 孫炎
禮記注三十卷 王肅
禮記略解十卷 庾蔚之
禮記注十二卷 葉遵
禮記解十六卷 呂大臨
禮記解七十卷 馬希孟
禮記解四十卷 陸佃
周禮注十二卷 鄭玄
周禮注十二卷 王肅
周官禮注十二卷 干寶
周官禮注十二卷 伊說
周禮句解十二卷 朱申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 吳澄

右注

儀禮集釋十七卷 李如圭
儀禮詳解十七卷 周燔
儀禮集說十七卷 敖繼公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衛湜
禮記詳解十卷 陳祥道
禮記詳解十卷 朱周翰
禮記集說十六卷 陳澔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吳澄
禮記集傳十六卷 連聽伯
禮記大全三十卷 胡廣
周官禮集注二十卷 崔靈恩
周禮集說十二卷 陳友仁
周禮詳解四十卷 王昭禹
周禮集傳十三卷 毛應龍
周禮集注七卷 何喬新
三禮集解十二卷 李黼

右集注

儀禮義疏三十卷 沈重
儀禮正義五十卷 孔穎達
儀禮疏五十卷 賈公彥
儀禮要義五十卷 魏了翁
儀禮逸經一卷 吳澄
禮義二十卷 戴聖
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 司馬伷
禮記義證四卷 鄭小同

禮記大義十卷 梁武帝
禮記文外大義三卷 蘇綽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 賀瑒
禮記義疏四十卷 熊安生
禮記義十卷 何佟之
禮記義疏四十卷 沈重
禮記義證十卷 劉芳
禮記講義九十九卷 皇侃
禮記講疏四十八卷 皇侃
次禮記二十卷 魏徵
禮記正義七十卷 孔穎達
禮記正義十卷 王方慶
禮記疏五十卷 賈公彥
禮記要義三十卷 唐靖儒
禮記說四卷 韓性
禮記精義十六卷 李格非
禮記解義二十卷 方慤
禮記解義十六卷 陳暘
禮記要義三十三卷 魏了翁
周禮寧朔新書二十卷 司馬伷
周禮要抄六卷 崔氏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 沈重
周禮疏十二卷 賈公彥
周禮正義五十卷 孔穎達
周禮講義二卷 鄭宗顏
周禮關言十二卷 黃君俞
周禮全書六卷 丘葵
周禮解義二十二卷 王安石

周禮秋官講義一卷 王與山
周官講義十四卷 史浩
周禮考工記四卷 林希逸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夏休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林之奇
周禮要義三十卷 魏了翁
周禮解義二十二卷 鄭鍔
周禮總義三十六卷 易祓
周禮中義十卷 劉彝
周禮復古編三卷 俞庭椿
周禮定本十三卷 舒芬
周禮全經十三卷 何喬新
三禮宗義三十卷 崔靈恩
三禮名義五卷 陳暘
三禮通義五卷 替有謝
二禮講義一卷 胡銓
右義疏
大戴禮十三卷 戴德
石渠禮論四卷 戴聖
曲臺記九篇 后蒼
雜禮義十一卷 吳商
禮論要抄一百卷 賀瑒
禮論條牒十卷 任預
禮論帖三卷 任預
禮議一卷 傅隆
禮論抄二十卷 庾蔚之
禮雜抄略二卷 荀萬秋

禮論三百卷 何承天
續何承天禮論一百五十卷 孔子袪
禮論要帖十卷 王儉
禮統十二卷 賀述
禮志十卷 丁公著
禮略十卷 杜肅
古禮外傳十卷 成伯璵
類禮二十卷 陸質
禮粹二十卷 張頻
禮論六十卷 李敬玄
類禮義疏五十卷 元行沖
周官致太平十卷 李泰伯
曲禮講義二卷 上官均
大戴禮踐阼篇集解一卷 王應麟
曲禮口義二卷 戴溪
學記口義二卷 戴溪
少儀外傳二卷 呂祖謙
夏小正解一卷 傅崧卿
深衣制度一卷 王普
周禮說五卷 黃度
周禮說一卷 陳傅良
周禮微言十卷 徐行
周禮綱目八卷 林椅
周禮撫說二十三卷 林椅
讀禮新說四卷 陸佃
禮書一百五十卷 陳祥道
直禮論一卷 何洵
禮義一卷 何隆
中禮八卷 王昭
禮象十卷 陸佃
禮經會元四卷 葉時
直禮一卷 李洪澤
禮經補遺九卷 汪克寬
夏小正解一卷 王廷相

右論說
答問雜儀二卷 杜預
周官駁難五卷 孫琦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 陳邵
禮記評十卷 劉雋
禮論答問十三卷 徐廣
禮問答六卷 庾蔚之
禮疑義五十三卷 周捨
禮答問三卷 王儉
周官論評十二卷 傅玄
禮論答問九卷 范甯
禮雜問十卷 范甯
禮雜問答抄一卷 何佟之
禮答問十卷 何佟之
問禮俗十卷 董勛
雜禮義問答四卷 戚壽
禮記繩愆三十卷 王玄紘
周禮義決三卷 王玄度
周官禮駁難四卷 孫略
周禮或問五卷 毛應龍
周禮辯略十八卷 徐僕

儀禮識誤三卷 張淳
周禮辨疑一卷 楊時
禮記正誤一卷 毛居正
三禮辨二十六卷 李心傳
右問難
中庸講疏二卷 梁武帝
中庸傳二卷 胡瑗
中庸解義一卷 程頤
中庸義一卷 喬執中
中庸說一卷 郭忠孝
中庸解義一卷 楊時
中庸定本一卷 朱熹
中庸輯略二卷 朱熹
中庸集傳一卷 錢文子
中庸集解二卷 石𡼖
中庸大傳一卷 晁公武
中庸詳說二卷 袁甫
中庸大學講義三卷 謝興甫
中庸說六卷 張無垢
中庸凡一卷 當銑
右中庸
大學改本一卷 程顥
大學定本一卷 朱熹
大學或問二卷 朱熹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真德秀
大學解一卷 喻樗
大學說一卷 張無垢
古大學義一卷 道林

深衣考正一卷 馮公亮
周禮訂義八十卷 王與之
周禮折衷二卷 魏了翁
深衣考一卷 王廷相
中庸傳二卷 戴顒
中庸義一卷 盛商
中庸解義一卷 呂大臨
中庸解義五卷 游酢
中庸說一卷 郭雍
中庸章句一卷 朱熹
中庸或問二卷 朱熹
中庸說一卷 張九成
中庸集義一卷 倪思
中庸說一卷 項安世
中庸纂疏三卷 趙順孫
中庸說十三卷 陳堯道
六家中庸大學解一卷 司馬光
中庸大學廣義二卷 司馬光
中庸傳一卷 張邦治
大學改本一卷 程頤
大學章句一卷 朱熹
大學說十一卷 陳堯道
大學說一卷 張九成
大學解義一卷 呂大臨
大學通旨一卷 蔣文質
大學本旨一卷 黎立武

大學要旨一卷 許衡
大學古本一卷 王守仁
大學全文通釋一卷 當銑
右大學
禮記月令注一卷 鄭玄
月令章句十二卷 戴顒
月令訓解十二卷 高誘
千金月令三卷 孫思邈
月令圖一卷 王涯
右月令
喪服經傳一卷 馬融
喪服要記一卷 蔣琬
喪服要記二卷 王肅
喪服要記二卷 劉逵
喪服要記十卷 賀循
喪服要集二卷 杜預
喪服變除一卷 葛洪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 裴松之
喪服要問二卷 張熾
喪服答要難一卷 袁祈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 王儉
喪服行世要記十卷 王逸
喪服義疏二卷 賀瑒
喪服經義五卷 沈重
喪服發題二卷 沈文阿
喪服傳一卷 裴子野
喪服問答目十三卷 皇侃
喪服正要二卷 孟詵

大學纂釋一卷 程復心
大學指歸一卷 魏校
大學愚見一卷 孟淮
月令章句十二卷 蔡邕
月令解十二卷 張虙
四民月令一卷 崔寔
乘輿月令十二卷 裴澄
喪服經傳一卷 鄭玄
喪服經傳一卷 王肅
喪服經傳一卷 袁準
喪服經傳一卷 陳銓
喪服儀一卷 衛瓘
喪服要略一卷 環濟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 孔倫
喪服問難六卷 嵩凱
喪服要記五卷 庾蔚之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 田僧紹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 蔡超宗
略注喪服經傳一卷 雷次宗
喪服經傳義疏一卷 何佟之
喪服經傳義疏四卷 沈文阿
喪服義十卷 謝嶠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 皇侃
喪服要問六卷 劉德明
喪服極議一卷 殷僧

喪服問疑一卷 樊深
喪服變除一卷 戴垂緣
喪服譜一卷 鄭玄
喪服譜一卷 賀循
喪服圖一卷 賀游
喪服圖一卷 崔游
五服圖十五卷 仲子陵
右喪服
檀弓批點一卷 謝枋得
右檀弓

喪服制一卷 [illegible]
喪服抄三卷 王儉伯
喪服譜一卷 蔡謨
喪服圖一卷 王儉
喪服圖一卷 崔逸
喪服天子諸侯圖一卷 謝徽
五服圖一卷 龔頤
檀弓叢訓二卷 楊慎

三禮圖九卷 鄭玄
服飾圖三卷 李德裕
三禮圖注二十卷 聶崇義
周禮圖十卷 鄭巽
禮記圖說一卷 黃諶
周禮開方圖說一卷 鄭景望
周禮纂圖一卷 陳祥道
王制井田圖一卷 徐蔚文
三禮圖二卷 劉績
右圖
儀禮音二卷 鄭玄
儀禮音二卷 王肅
禮記音三卷 徐邈
禮記音二卷 繆炳
儀禮音二卷 劉昌宗
禮記音一卷 孫毓
周禮音三卷 劉昌宗
周禮音二卷 沈重

三禮圖十二卷 夏侯伏朗
三禮圖九卷 張鎰
儀禮圖一卷 朱熹
儀禮圖解三十四卷 楊復
周禮圖一卷 俞壽
周禮丘乘圖說一卷 項安世
王制井田圖一卷 阮逸
讀禮疑圖六卷 季本
周官音三卷 鄭玄
禮記音三卷 曹耽
禮記音二卷 尹毅
禮記音二卷 李軌
禮記音隱義二卷 謝慈
禮記音二卷 劉昌宗
禮記音二卷 沈重
儀禮音二卷 沈重

禮記音五卷 謝貞
禮記音二卷 王元規
禮記釋文一卷 陸德明
禮記音訓指說二十卷 楊逢殷
右音
禮緯注三卷 鄭玄
五禮緯書二十卷 章彤
右緯

諸經解 附

五經通義九卷 劉向

禮記音二卷 徐爰
周禮釋文一卷 陸德明
周官音訓三鄭同異辨二卷 王曉
禮記默房注二卷 宋均
禮緯含文嘉三卷
五經雜義七卷 劉向

五經要義五卷 劉向
五經異義十卷 許慎
五經鉤沈十卷 楊方
五經咨疑八卷 楊思
五經異同評一卷 賀瑒
五經大義五卷 何妥
五經正名十二卷 劉炫
五經宗略三十三卷 元延明
五經要略二卷 劉顯真
五經對訣四卷 趙英
五經指歸五卷 僧十朗
五經文字三卷 張參
五經傳授一卷 李義
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劉貺
六經刊誤二卷 李涪
六經講義一卷 黃幹
六經圖說十二卷 俞言
六經確論十卷 張綱

五經異義十卷 鄭玄
五經然否論五卷 譙周
五經大義三卷 戴逵
五經大義十卷 樊文深
五經大義十二卷 沈文阿
五經通義八卷 劉炫
五經析疑二十八卷 邯鄲綽
五經雅義六卷 孫暢之
五經微旨十四卷 張鎰
五經要旨十卷 韋處
五經釋題雜問一卷 韋崇業
五經通路二卷 黃敏
六經通數十卷 鮑泉
六經說五卷 劉敞
六經圖七卷 葉仲堪
六經圖六卷 楊甲
六經辨疑五卷 張綱
六經天文編六卷 王應麟

六經圖五卷趙元輔
六經圖辨十卷鄭樵
三經辯學七卷王居正
七經義綱略三十卷樊文深
七經質疑五卷樊文深
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劉彝
九經餘義一百卷黃敏求
九經演義十卷蘇郭
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
九經正譌一卷許奕
十一經問對五卷何異孫
諸經講義七卷李舜臣
諸經正典十卷許奕
羣經音辨七卷賈昌朝
經傳要略十卷高重
辨經正義七卷張沂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歐陽融
河南經說七卷程頤
經學理窟三卷張載
經括一卷周士貫
經典集音三十卷劉餘
經說八卷楊愼

六經奧論六卷鄭樵
三經義辨十卷楊時
三經演義十一卷劉元剛
七經論三卷樊文深
七經小傳五卷劉敞
九經師授譜一卷韋表微
九經釋難五卷馬光祖
九經要略一卷李隋
九經直音九卷許奕
九經疑難十卷張伯文
諸經解三十卷楊時
諸經說十卷項安世
諸經疑問一卷劉光祖
經典玄儒大義十卷沈文阿
經典釋文序錄一卷陸德明
經典質疑六卷胡旦之
經傳蠡隱七卷李泉濤
龜山經說七卷楊時
經說一卷林觀過
經學十二卷游桂
經說一卷顏宗道

授經圖跋

授經圖二十卷。乃家君所著。藏之笥中久矣。癸酉秋。羙於講習之暇。請付諸梓。因序其大略云。學考易自田何而下。其說大義略同。至京房爲異。書自孔安國傳者爲古文之學。伏生傳者爲今文之學。詩則有毛、韓、齊、魯、四家。春秋有左氏、公穀、三傳。二禮得二戴、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其相傳之詳。咸具列傳中。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至東京。則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稍衰矣。故是編所載。多詳於前漢。舊圖頗有譌謬闕略。家君俱爲正之補之研精殫思。亦有年矣。其所錄經解。雖或未盡其書。而古今善言經者、思過半矣。

萬曆二年孟春十日。

儒林譜

焦袁熹撰

儒林譜

清　焦袁熹纂

易

商瞿。魯人。字子木。受易孔子。　橋庇。魯人。字子庸。　馯臂。江東人。字子弓。　周醜。燕人。字子家。　孫虞。東武人。字子乘。　田何。齊人。字子裝。

自瞿至何傳授凡六世。而當漢高祖時。何徙杜陵。號杜田生。　史記弟子傳。瞿傳楚馯臂子弘。弘傳江東矯子庸疵。疵傳燕周子家豎。豎傳淳于光子乘羽。羽傳齊田子莊何。與漢書互異。荀卿稱仲尼子弓。而熊劭云子弓子夏門人也。光羽孫虞當是一人。

何授王同。東武人。字子中。　周王孫。雒陽人。　丁寬。梁人。字子襄。　服生。齊人。　凡四人。又　項生。梁人。

同授楊何。菑川人。字叔元。　即墨成。齊人。　孟但。廣川人。　周霸。魯人。　衡胡。莒人。　主父偃。臨菑人。　凡六人。楊何弟子京房。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延壽弟子京君明。

寬初從田生。改事何。又從周王孫受古義。寬號丁將軍。授田王孫。碭人。　田王孫授施讎。沛人。字長卿。一作子卿。當攷。

孟喜。東海蘭陵人。字長卿。　梁邱賀。琅邪諸人。字長翁。　凡三人。

讎授張禹。河內軹人。字子文。徙蓮勺。　魯伯。琅邪人。　梁邱臨。賀之子。

禹等梁邱賀門人。禹授彭宣。淮陽人。字子佩。　戴崇。沛人。字子平。　伯授毛莫如。太山人。字少路。　邴丹。琅邪人。字曼容。

喜授白光。東海人。字少子。　翟牧。沛人。字子兄。　蓋寬饒。見後。

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獨傳已。梁邱賀證其不然。所謂陰陽災變者。蓋不知所自來也。又蜀人趙賓者飾易文。以箕子爲荄茲。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因復不肯仞賓之僻繆。不足言。若喜者其亦儒門之穿窬歟。

賀受易京房。更事田王孫。授子臨。即諸從臨疑者。　臨授王駿。琅邪王吉子。　五鹿充宗。字君孟。少府。　充宗授士孫張。平陵人。字仲方。　鄧彭祖。沛人。字子夏。　衡咸。齊人。字長賓。爲王莽講學大夫。　凡三人。

焦延壽。梁人。字贛。　授京房。東郡頓邱人。字君明。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房授殷嘉。東海人。　姚平。河東人。　乘弘。河南人。

延壽長於災變。自云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即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肯。至劉向校書。疑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也。孟京二家。源流所自同異未可知。其不出於田生決也。房弟子又有任良張博名氏不見儒林。故茲亦不列焉。

費直。東萊人。字長翁。　長於卦筮。傳王璜。琅邪人。璜一作橫。字平仲。　璜又傳古文尚書。與費同時者高相。沛人。　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寬。相授子康及毋將永。蘭陵人。　康爲王莽所殺。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韓嬰。見詩家。　爲易傳。獨傳其家。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蓋寬饒。魏郡人。字次公。　本從孟喜學。見生說易好之。更從受焉。

戴賓。沛人。　平帝世以施氏易授劉昆。陳留人。字桓公。　昆授太子。明帝　及諸王小侯傳子軼。字君文。　景鸞治施氏易。見別。

洼丹。南陽人。字子玉。　世傳孟氏易。易家宗丹爲大儒。　觟陽鴻。中山人。字孟孫。觟或作鮭。　亦以孟氏易教授。　任安。綿竹人。字定祖。　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夏恭。梁國蒙人。字敬公。　習孟氏易。門徒千餘。子牙傳業。　梁竦。安定人。字叔敬。　習孟氏易。　袁良。扶樂人。　習孟氏易。孫安。字邵公。司徒。　安子京。字仲譽。　敞。字叔平。司空。　京子彭。字伯楚。　彭弟湯。字仲河。太尉。　世傳學。

范升。代人。字辯卿。　梁恭、呂羌。升以博士薦二人。　俱習梁邱易。升授楊政。京兆人。字子行。　張興。鄢陵人。字君上。　教授弟子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傳子魴。

郎宗。北海人。字仲綏。安帝世。　學京氏易。傳子顗。字雅光。順帝世。　劉寬明京氏易。別見。

戴憑。平興人。字次仲。　魏滿。南陽人。字叔牙。　皆習京氏易。　孫期。濟陰人。字仲彧。　習京氏易。亦見尚書家。　鄭玄事第五元。京兆人。　通京氏易。陳元鄭衆傳費氏易。馬融亦爲其傳。授鄭玄。玄作注。荀爽。潁川人。字慈明。一名諝。　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京氏遂衰。五人並別見。

徐宣。沛人。　以易授王莽。宣子憲。憲子防。字孟卿。太尉。　皆傳業。　蘇竟。平陵人。字伯況。　以明易爲博士。平帝世。

書

伏生。濟南人。秦博士。　以書二十九篇。教張生。濟南人。博士。　歐陽生。千乘人。字和伯。　又使其女口授鼂錯。是爲今文尚書。何比干。汝陰人。字少卿。　學尚書于錯。伏生孫亦治尚書。其後周霸。魯人。　賈嘉。誼之孫。　能言尚書。

史漢俱稱伏生。范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或又云勝字不齊。未知何据。疑後人以意加之。遷堅洽聞。豈顧不能得之也。比干事不見前事。范從何氏家傳得之也。

歐陽生授兒寬。(千乘人。)寬授簡卿。及歐陽生子。(亡名。)傳至曾孫高。(字子陽。)高孫地餘。(字長賓。)授太子。(元帝也。)地餘子政。王莽講學大夫。

兒寬受業和伯。仍傳之其子。若曾氏之教子思也。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氏之尙書。宜兼古今治之。胡孔君之業。終漢世不顯乎。

歐陽高授林尊。(濟南人。字長賓。)尊授平當。(平陵人。字子思。丞相。)陳翁生。(梁人。)當授朱普。(九江人。字公文。)鮑宣。(渤海人。字子都。徙上黨。)翁生授殷崇。(琅邪人。)龔勝。(楚人。字君賓。)

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魯人。)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勝又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勝授太后。授從父子建。(字長卿。)是爲大小夏侯。建亦事歐陽高。

建旣兼採勝。高。復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勝所非。而建亦非勝疏略。建卒自顓門名經。二夏侯之學。其不同如此。從父子一作從兄子。

勝又授周堪。(齊人。字少卿。)孔霸。(字次儒。孔子十三世孫。)堪授牟卿、許商。(長安人。字長伯。)霸授太子。(元帝。)傳子光。(字子夏。太師。)光亦事牟卿。商授唐林。(沛人。字子高。)吳章。(平陵人。字偉君。爲莽所殺。)王吉。(重泉人。字少音。)炔欽。(齊人。字幼卿。)林、吉、皆九卿。

商依孔門四科。號其門人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此四人是也。自今觀之。僭妄極矣。然當時孔子道未甚尊重。至唐世若權德輿蕭穎士之屬尙皆然也。商之題號。誠不足怪云。

建授張山拊。(平陵人。字長賓。)山拊授李尋。(平陵人。字子長。)鄭寬中。(平陵人。字少君。)張無故。(山陽人。字子儒。)秦恭。(信都人。字延君。)假倉。(陳留人。)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寬中授太子。(成帝也。)授趙玄。(東郡人。)無故授唐尊。(沛人。字子儒。莽太傅。)恭授馮賓。(魯人。)

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蓋小夏侯博採諸經師之說。而恭又推演之。故其多若此也。李尋傳言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孺無故當是一人。

孔安國。(孔子十一世孫。)得古文尙書。增多二十五篇。(傳云十餘篇。)爲之傳。未得立學官。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朝授庸生。(膠東人。名譚。)庸生授胡常。(淸河人。字少子。)常授徐敖。(虢人。)塗惲。(字子眞。)惲授賈徽。(扶風人。)徽傳子逵。(字景伯。)逵以張霸(東萊人。)僞造尙書百兩篇。黜不傳。

大夏侯尙書教授。

歐陽生八世孫歙。(字正思。)教授數百人。(死獄中。)弟子禮震。(平原人。字仲威。請代歙死。)曹竹。(濟陰人。字伯山。)高獲。(汝南人。字敬公。)事歙。見方術傳。皆門徒二千。子祉傳父業。

朱普授桓榮。(沛國龍亢人。字春卿。)榮同門生又有彭閎。(字仲明。)皋弘。(吳人。字奉卿。)榮授太子。(明帝。)爲太師。弟子何湯。(豫章人。字仲弓。)胡憲。(九江人。)丁鴻。(潁川人。字孝公。司徒。)榮子郁。(字仲恩。)傳父業。授太子。(章帝。)又授和帝。門人楊震。(關西人。字伯起。太尉。)朱寵。(京兆人。字仲威。一云從榮受。太尉。)郁子焉。(字叔元。太尉。)傳其學。授安帝順帝。弟子黃瓊。(江夏人。字世英。太尉。)楊賜。(字伯獻。三公。)焉孫典。(字公雅。)

亦傳業。門徒數百人。丁鴻(門人數千。)授劉愷。(彭城人。字伯豫。三公。)巴茂。(北海人。)朱伥。(九江人。)陳弇。(陳留人。字叔明。)劉寬。(弘農人。字文饒。三公。)習歐陽尙書。尤明韓詩外傳。見謝承書。此類不復分列。一見而已。

牟長。(樂安人。字君高。)習歐陽尙書。諸生著錄者萬人。有牟氏章句。子紆門生亦千人。宋登。(長安人。字叔陽。)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鮑永。(上黨人。字君長。)習歐陽尙書。(光武世卒。)張馴。(定陶人。字子儁。)以大夏侯尙書教授。牟融。(北海人。字子優。太尉。)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建初卒。)吳良。(臨淄人。字大儀。)習大夏侯尙書。(肅宗世。)宋京。(南陽人。)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傳子意。(字伯志。明章世。)尹敏。(堵陽人。字幼季。)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別見。)蓋豫以古文尙書授周防。(汝南人。字偉公。)劉祐。(中山人。字伯祖。)學古文尙書。孫期習古文尙書。(見易。)

孔氏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至子建不仕莽世。曾孫僖。(字仲和。)僖子長彥。季彥。(留華陰。)門徒數百人。

楊倫。(陳留人。字仲理。別見。)師事丁鴻。習古文尙書。弟子千餘人。杜林。(扶風人。字伯山。光武世。司空。)傳古文尙書。東海衞宏從林受學。濟南徐巡受林學。(巡初事宏。)周磐。(安成人。字堅伯。)學古文尙書。洪範五行。門徒常千人。(一云曾見先師東里先生。不知東里何人也。)王良。(東海蘭陵人。字仲子。)以小夏侯尙書教授。諸生千餘。(光武時。)賈逵爲林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古文由是顯于世。

(建初世。)張奐。(酒泉人。字然明。)事朱寵。(太尉。)學歐陽尙書。(桓帝時。)徐穉。(別見。)學歐陽尙書。楊統。(新都人。字仲通。)以夏侯尙書傳學。

楊寶。(弘農人。震父。)以歐陽尙書教授。寶子震。震子秉。(字叔節。)秉子賜。(字伯獻。)賜子彪。(字文先。太尉。自寶至彪。)皆傳學。震門生虞放。陳翼。杜喬。(別見。)通歐陽尙書。

詩

浮邱伯。(齊人。)以詩授申培。(魯人。)楚元王交。及子郢。(郢客。嗣爲楚王。)申公傳郢子戊。(嗣爲王。)授王臧。(蘭陵人。郎中令。)趙綰。(代人。御史大夫。自殺。)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碭人。)繆生。(蘭陵人。)徐偃。闕門慶忌。(鄒人。)瑕邱江公。(大江公。)許生。(魯人。)徐公。(兗中邑人。)江公授韋賢。(鄒人。字長孺。)賢亦事許生。授昭帝。傳子玄成。(字少翁。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授哀帝。

安國傳尙書易書家兩見。瑕邱傳詩春秋。而韋賢又治禮。凡此諸人。並兼通之士矣。繆生一云卽穆生。元王所敬禮者。繆音穆也。

徐公。王式。(東平人。字翁思。)式亦事許生。爲昌邑王師。授張長安。(山陽人。字幼君。)唐長賓。(東平人。)褚少孫。(沛人。補史記者。)薛廣德。(沛郡人。字長卿。)長安兄子游卿授元帝。授王扶。(琅邪人。)許晏。(陳留人。)廣德授龔勝。(楚人。所謂兩龔。)江生授卓茂。(宛人。字子康。光武封侯。)茂習詩禮。究極師法。在元帝世。是爲魯詩學。

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亦稱江翁。)著孝經說。心嫉王式。發聲醜惡。儒者氣息。了不復存。所謂博士

江公者，即瑯邪公。與此江翁史不言其親屬。致穀梁家瑯邪傳子，至孫江公為博士，蓋即此江翁也。後漢書卓茂傳亦稱江生，注云號魯詩宗。

轅固（齊人）講齊以詩顯貴，皆其弟子。最著者夏侯始昌（見尚書家）。始昌通五經，授后蒼（郯人，字近君，見禮家）。蒼授翼奉（東海人，字少君）、蕭望之（蘭陵人，徙杜陵，字長倩）、匡衡（東海承人，字稚圭，丞相）。白奇，望之亦事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衡授師丹（琅邪人，字仲公）、伏理（東武人，字斿君）、滿昌（潁川人，字君都）。理授成帝，傳子湛（字惠公，司徒），教授數百人。昌授張邯（九江人）、皮容（琅邪人）。是為齊詩學。

藝文志有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不知孫氏何名也。

韓嬰（燕人）作內外傳，授賁生（淮南人）、趙子（河內人）。趙授同郡蔡誼（丞相）。誼授同郡食子公、王吉（琅邪人，字子陽）。食授栗豐（泰山人），吉授長孫順。淄川吉被通五經，以詩、論語教。豐授張就（陽仙人），順授髮福（東海人）。是為韓詩學。

毛公（趙人）治詩，授同國貫長卿。貫授解延年。解授徐敖。敖授陳俠（九江人，莽講學大夫）。是為毛詩學（故見尚書家）。

初學記稱卿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此則儒林傳趙毛公者，小毛公萇也（萇，又作長）。而傳乃出于大毛公，或又以大毛公為河間人，乖異如此，未可以意說也。

胡常（見尚書家）亦傳毛詩，授毛璜（見易家）、塗惲（平陵人，字子眞）。惲授桑欽（河南人，字君長）。

以上見班書。

高嘉（平原人）以魯詩授元帝，傳孫容，容子謝（字季圖），不仕莽。建武時，拜大司農。右師細君授包咸（曲阿人，字子良）。

魏應（任城人，字君伯）受博士，魯詩授千乘王伉，弟子著錄數千人。陳重（宜春人，字景公）、雷義（鄱陽人，字仲公），俱學魯詩。

魯恭（扶風人，字仲康，司徒）習魯詩。弟丕（字叔陵），亦以魯詩教授，兼通五經。李業（廣漢人，字巨游）習魯詩，師許晃。

伏黯（琅邪人，字稚文）明齊詩，傳嗣子恭（字叔齊）。肅宗時，恭為三老。

任末（蜀郡人，字叔本）、景鸞（梓潼人，字漢伯，見易及禮家），並治齊詩。

末奔師喪，道卒，遺令致死師門。鸞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不知末鸞師何人也。

薛漢（淮陽人，字公子）世習韓詩，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坐楚事下獄死）。弟子杜撫（犍為人，字叔和）、澹臺敬伯（會稽人）、韓伯高（侯魚人）。漢弟子廉范（京兆人，字叔度）。杜君弟子趙曄（山陰人，字長君）、召馴（壽春人，字伯春），肅宗時以韓詩授諸王。

楊仁（巴郡人，字文義）以韓詩教授。張匡（山陽人，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郅惲（見春秋家）治韓詩，授太子（顯宗）。朱勃（扶風人，字叔陽）能說韓詩。李恂（安定人，字叔英）習韓詩。夏恭習韓詩（見易家）。

謝曼卿（九江人）善毛詩，授衛宏（東海人，字敬仲，亦見尚書家）。宏作毛詩序。賈徽亦學于曼卿，傳子逵（分見書經）。逵、鄭衆、馬融並作毛傳，而鄭玄為之箋。

先儒以詩序為孔子所作。沈重云大序、子夏、毛公合作。隋志云詩序子夏所創，及衞宏更加潤色。又或以為出于國史。朱子直據范書，斷以小序為敬仲之作，又非出一人之手，蓋實漢儒為之，而托于孔子卜氏也。康成大儒，正坐學而不思，是以尊信不疑爾。

尹敏善毛詩。

禮

高堂生（魯人）傳士禮十七篇。徐生（魯人）善為容，傳子至孫延、襄，二人。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瑕邱人）。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為容。劉昆習容（見易家）。奮授孟卿（東海人，喜之父）。卿授后倉（亦作蒼）、閭邱卿。倉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漢（沛人，字子方）、戴德（字延君）、德兄子聖（字次君，梁人）、慶普（沛人，字孝公）。普授族子咸、夏侯敬（魯人）。德授徐良（琅邪人，字斿卿）。聖授橋仁（梁人，字季卿）、楊榮（字子孫）。

河間獻王德得禮、禮記等書獻之朝。劉向校經籍，又得古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大戴刪而存之，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其書為四十六篇。是二戴之業本于德、向兩劉，而河間實為首功也。范書言橋仁從戴德學，有禮記章句，號橋君學。

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傳其書。

曹充（薛人）持慶氏禮，傳子褒（字叔通）。褒弟子千餘人（肅宗世），慶氏學遂行。王臨傳董鈞（犍為人，字文伯），習慶氏禮，教授。

鄭衆（開封人，字仲師，所謂先鄭）傳周官。馬融作傳，授鄭玄。玄先從張恭祖（東郡人）受周官、禮記，又事融。融使高業弟子傳授玄。玄又注小戴禮。盧植（涿人，字子幹）事馬融，作三禮解詁。故賞撰禮內外記、月令章句。（別見）

春秋

胡母生（齊人，字子都）治公羊春秋，教於齊，公孫弘頗受焉。董仲舒（廣川人）與胡母生同業。弟子褚大（蘭陵人）、嬴公（東平人）、段仲（廣川人）、呂步舒（溫人）。嬴公授孟卿（見禮家）、眭弘（魯人，字孟）、貢禹（琅邪人，字少翁）。禹亦事弘。

仲舒弟子獨嬴公不失師法。孟傳其學，竟以論石柳事為霍光所誅，而仲舒身亦幾不免。治經而更得禍，蓋顯篤近迂愚，遭會變致然，非聖人之過也。史記廣川殷忠（殷一作段，又作殷），即段仲也。范書云胡母生授嬴公，而孟卿授眭孟，與此小異。

弘授嚴彭祖（下邳人，字公子）、顏安樂（魯人，字公孫，眭孟姊子）。彭祖授王中（琅邪人），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下獄誅）。安樂（為仇家所殺）授冷豐（淮陽人，字次君）、任公（淄川人）。

孟卿授疏廣（蘭陵人，字仲翁）。廣授筦路（琅邪人）。路授孫寶（潁川人，字子駿）。貢禹授堂溪惠（潁川人）。惠授冥都（泰山人）。冥都、筦路亦事安樂。冷豐授馬宮（東海人，字游卿，太師，莽太子師，官本姓馬矢也）、左咸（琅邪人）。

宣帝時召諸儒議殿中，平公、穀二家同異。公羊家有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凡四人，史不言其所自出，大約亦孟、眭弟子也。

申公以詩及穀梁春秋授瑕邱江公，傳子至孫江公，授榮廣（魯人，字王孫）、皓星公。廣授蔡千秋（沛人，字少君）、周慶（梁人，字幼君）、丁姓（字子孫）。千秋又事皓星公，授尹更始（汝南人，字翁君）。而劉向（字子政）亦待詔受學江公孫（江博士，亡名）。姓授申章昌（楚人，字曼君）。更始又受左氏傳，傳子咸及翟方進（上蔡人，字子威，丞相）、房鳳（琅邪人，字子元）。江博士授胡常（見尚書詩二家）。常授蕭秉（梁人，字君房，莽講學大夫）。議殿中時，穀梁家又有郎中王亥。房元以穀梁春秋授侯霸（密人，字君房，光

（武時司徒，）

張佚、（武陽人，）賈誼、（雒陽人，）張敞、（河東人，徙茂陵，徙杜陵，字子高，）又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授貫公，（趙人，）子長卿，（見毛詩家，）授張禹，（清河人，字長子，）禹授尹更始，傳子咸、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沛國人，字季君，）護授陳欽，（蒼梧人，字子佚，）欽授王莽，而劉歆，（向子，字子駿，莽國師，）從咸方進受焉。歆書中有發國桓公學與此同。

兩張禹同時同治經義，又同爲蕭望之所薦。一旋死，一以鄙夫至丞相爲帝師。

先儒以爲卜子夏口授齊人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公羊、齊學也。卜氏口授，傳聞云爾。穀梁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亦受經子夏，爲之傳，傳孫卿，卿傳申公，穀梁、魯學也。

先儒以爲左丘明與聖同恥，親受經孔子，爲經作傳，左氏網羅舊聞，備記始末，其功大矣，至謂親受聖筆，君子斷其不然。

傳春秋者四家，而騶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藝志目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夾氏有錄無書。

在漢世首派然矣，爲騶氏學著者獨王陽云。

丁恭（山陽人，字子然，）習嚴氏春秋，教授諸生，著錄者數千人。周澤（安邱人，字穉都，行司徒，）習嚴氏春秋，門徒常數百人。李章（河內人，字第公，）以嚴氏春秋教授。非弟子鍾興、（汝南人，字次文，）樓望、（雍邱人，字次子，）承宮、（琅邪人，字少子，明帝世，）樊鯈、（南陽人，字長魚，鯈疑當作儵，永平世，）與授太子，（章帝，）鯈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嘗少事徐子盛，鯈刪定章句，號樊侯學，門徒三千餘，李修、（潁川人，）夏勤、（九江人，字伯宗，）並至三公。成都張霸（字伯饒，）從樊鯈受嚴氏春秋，遂博覽五經，孫林、劉固、段肅等，就霸學，霸子楷（字公超，）亦通嚴氏，兼古文尚書。甄宇（安邱人，字長文，）習嚴氏春秋，傳子普，普傳子承，子孫傳學不絕。程曾（南昌人，字秀升，）習嚴氏春秋，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見曾別，）郅惲（汝南人，字君章，）治嚴氏春秋。劉祐（見詩家，）

張玄（河內人，字君夏，）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諸生著錄千餘人。玄同時琅邪徐業亦大儒。李育（扶風人，字元春，）習公羊春秋，門徒數百。何休（任城人，字邵公，）作公羊解詁，與其師羊弼追李育意以難二傳。陳重、肅義俱學顏氏春秋。（見詩家，）謝該（南陽人，字文儀，）明左氏春秋。

服虔（河南人，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作左氏傳解。潁容（陳人，字子嚴，）事楊賜，善左氏傳，聚徒千餘。氏門徒數百千人。河東樂詳（字文載，）從該問。建武中，李封（魏人，）爲左氏博士。延篤（南陽人，字叔堅，）從堂溪典（潁川人，字季度，）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學。周磐（見尚書家，）張馴（見書家，）尹敏穀梁左氏。（見別，）鄭玄先通公羊，後從張恭祖受左氏。（見俱別，）

賈徽受左氏于劉歆，傳子逵，逵兼通諸家說。

論語孝經。

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生皆傳齊論。唯王陽名家。（陽、即吉也，）龔奮、夏侯勝、韋賢、玄成、魯扶卿、蕭望之、張禹傳魯論，皆名家。禹從王陽、庸生問，授太子。（成帝，）包咸習論語，（見詩家，）授太子。（明帝，）子福授和帝。

（武時哲）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孝經名家。何休注訓孝經論語。（見春秋家，）

傳經表

附通經表

畢沅撰

傳經表序

鎮洋畢沅撰

六經權輿於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於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軼尚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昱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逵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寶穀梁十一傳至侯霸他若今文尚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六傳至慶咸上自春秋迄於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著門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氏之學專門授受遞殊炎王肅以後始散絕乎暇日采綴羣書第其本末校正譌漏作傳經表一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綴之而通二經以上至十數經者咸附錄焉較明朱睦㮮授經圖

國朝朱彝尊經義考師承所錄詳實倍之蓋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至此乃備也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序

傳經表

經		一	
易		孔子	
書	古文　漆書古文　今文　中文　偽尚書　古文	孔子	按連叢子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季彥曰先聖遺謂壁出古文又曰發宗世世獨書之又尚殆右文陷志孔悉所藏宗亦孔聘此藝秉觀漢記尹敢傳孔解所尚難下能通定得何人要皆為孔氏甘傳之書刻公羊氏之於公羊誇秋是克又按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期古文尚皆宗非盡肅之鬼中著想信焉孔氏所世傳
詩	魯　齊　韓　毛	孔子　魯	
春秋	左氏　公羊　穀梁	孔子　左氏	
禮	禮　周禮　論語附　孝經附	孔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商瞿	公孫段（無傳）　橋庇	馯臂子弓（史記作馯子弘孰又史記子弓授子胴漢授子弓）	周醜（按應劭言子弓子夏門人；史記作燕周子家豎）	孫虞（史記作淳于人光子乘羽）	七
漆雕開（無傳）　孔鯉　無疑	孔伋	孔帛	孔求	孔箕	七
子夏	曾申（陸德明云曾參之子受詩於子夏）	李克	孟仲子	根牟子	七
左邱明	曾申	吳起	吳期	鐸椒	七
曾子　孺悲	檀弓　公孫尼子	青史氏　王氏（按隋書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　史氏			

三

田何 八 王同子中 東武人 周王孫 洛陽人 丁寬子襄 又從周王孫受古義梁人 服光 齊人 項生 梁人 九 楊何叔元 王同授 菑川人 孟但 同上 廣川人 主父偃 同上 臨淄人 即墨成 同上 齊人 周霸 同上 魯人 衡胡 同上 莒人 田王孫 丁寬授碭人漢紀作槐里 十 司馬談 楊何授

孔穿 八 孔順 九 孔鮒 十 孔襄

孫卿況 楚人 八 浮邱伯 齊人 九 申培 魯人 穆生 魯人 白生 魯人 楚元王交 字游 夷王郢客 十 瑕邱江公 申培公授

虞卿 八 荀卿 九 張蒼 十 賈誼 按梁書 武帝若

京房 同上官大中大夫 施讎長卿 田王孫授 沛人 孟喜長卿 同上 蘭陵人 十一 梁邱賀長翁 京房授 按賀更

十一 孔忠

瑕邱人 徐公 同上 免中人 王臧 同上 蘭陵人 趙綰 同上 代人 孔安國 同上 魯人 許生 同上 魯人 周霸 同上 魯賜 同上 碭人 夏寬 同上 繆生 同上 蘭陵人 闕門慶忌 同上 鄒人 徐偃 同上 十一 韋賢長孺 瑕邱江公授又

劉之過詩云蔡賽之傳左氏賢蒞之墾荀卿則誼左傳亦淵源於荀卿疑即張蒼所授雒陽人

十一 賈嘉

事田王孫 琅邪人 張禹子文 施讎授 河內人 魯伯 同上 琅邪人 蓋寬饒 孟喜授 字次公 魏郡人 翟牧子兄 同上 沛人 白光少子 同上 蘭陵人 十二 梁臨 梁邱賀授按史從施讎受 彭宣子佩 張禹授 淮陽人 戴崇子平 同上 沛人 毛莫如少路 按毛當作屯 魯伯授 太山人 邴丹曼容 同上 琅邪人 十三

十二 孔武 孔安國 十三

縱許生 鄒人 義倩 同上 博士江公 同上 王式翁思 徐公授又事許生 東平人 十二 韋元成 韋賢授 韋賞 博士江公授 卓茂子康 同上 南陽人 張長安幼君 王式授 山陽人 薛廣德 同上 字長卿 沛人 褚少孫 同上郎 補史記 褚先生 沛人 唐長賓 同上 東平人 十三

賈公 趙人 十二 賈長卿 十三

王駿（梁臨授 琅邪人） 五鹿充宗（同上 字君孟 代郡人） 戴賓（戴崇授） 十四 鄧彭祖（子夏）	[illegible]（沛… 人授） 士孫張（仲方 同上 平陵人） 衛咸（長賓 同上 齊人） 馮商（同上 又事劉向） 劉昆（戴賓授 東昏人）	十五 劉軼（君文 劉昆授）
孔延年 都尉朝（安國授） 兒寬（同上） 司馬遷（長子 同上 河內人） 十四 孔霸	庸譚（都尉朝授 膠東人）	十五 孔福 孔光 胡常（少子 庸譚授 清河人） 十六 孔房
張游卿（張長安授） 龔勝（君賓 薛廣德授 楚人） 龔舍（君倩 同上 楚人） 十四 王扶	[illegible]（琅邪人） 高暉（龔勝授）	十五 許晏（偉君 王扶授 陳留人）
張禹（長子 清河人） 張敞（子高 河東人） 十四 尹更始		十五 尹咸 翟方進（字子威 上蔡人） 胡常 十六 劉歆（尹咸及翟方進授）

徐敖（胡常授 號人） 十七 孔均 王璜（徐敖授）	塗惲（子眞 同上 平陵人） 十八 孔志	桑欽（君長 塗惲授 河南人） 賈徽（同上） 十九
田終術（翟方進授） 翟宣（太伯 同上） 賈護（季君 黎陽人） 十七 鄭興（劉歆授） 賈徽（同上）	孔奮（君魚 同上 魯人） 桓譚（同上） 李守 丁隆（同上） 陳欽（子佚 賈護授 蒼梧人） 十八 賈逵	（賈徽授 按釋文延篤授左氏於逵孫伯升因而注之） 孔嘉（山甫 孔奮授） 陳元（長孫 陳欽授） 王莽（同上） 十九

三

	一 范升（辨卿 傳梁邱易兼傳	孟氏易失世數 代郡人） 二 楊政（子行 范升授 京兆人）
孔損 賈逵（賈徽授） 二十 孔曜 二十一 孔完 孔昱	孔子建（無世數） 孔僖（按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孔長彥 孔季彥 一 蓋豫（傳古文尚書失	世數） 二 周防（偉公 汝南汝陽人 賈逵作傳 防作先傳）
	一 高嘉（按嘉興張游卿	同時又俱授元帝經同經同時第未詳所受服人） 二 高容 三 高詡（季回 般人）
鄭安世（鄭眾授） 崔瑗（賈逵授） 馬嚴（威卿 陳元授 扶風人）	一 揚雄（傳左氏 未詳所	受） 二 桓譚
	一 高堂生（未詳所受）	（按傳其生得十七卷） 二 蕭奮（琅邪人） 三 孟卿（東海人 前書儒林傳孟）

二七

后蒼 東海人 近君
閭丘卿 魯人
五 聞人通漢 字子方 沛人
戴德 梁人 延君
戴聖 梁人 次君
慶普 孝公 沛人
六 徐良 斿卿 琅邪人 戴德授
橋仁 季卿 梁人 戴聖授
楊榮 子孫 琅邪人
夏侯敬 同上 梁人
慶普 魯人 曾授

四
瞷東海 入進事 瀟蒼以 授后若 語本甚 明今按 花史儒 林傳云 前書坂 邱蕭舊 以授同 邪后蒼 構紀去 上七字 遊若蘢 舊按后 書矣范 史率略 多此類

一 張興 君上 梁邱先世 鄢陵人 傳易 數
二 張魴 興授

一 伏勝 今文 濟南人 未詳所受 子於勝其 郭洞謂 書博士 秦博士
二 伏氏家學
張生 濟南人
歐陽生 和伯 千乘人
晁錯 潁川人
孔安國 受尚書 伏生 家 語序 魯人 後見子國
三 伏孫 都尉 授 張生 魯人
夏侯都 嘉 同上 洛陽人
賈嘉 同上 洛陽人
周霸 同上 魯人
兒寬 歐陽生授 千乘人

一 師細君 傳詩 未詳所受 長安人
二 包咸 子良 會稽人
三 黃議子

一 金子嚴 傳左氏 未詳所受 東觀記
二 鄭興 少贛 開封人

慶咸 同上 沛人
一 曹充 傳慶氏學 未詳所受 魯人
二 曹褒 叔通 又傳記四十禮 (七篇)

四 何比干 汝陰人 晁錯授
夏侯始昌 伏氏家學 魯人 夏侯都尉授
蕑卿 兒寬授 魯人
歐陽世 同上
五 夏侯勝 伏氏家學 長公 東平人 始昌從父又從歐陽受
六 歐陽家學

伏孺 東萊 武都人 長卿
夏侯建 長卿 勝從子 又事歐陽高
周堪 少卿 同上 齊人
孔霸 次孺 同上 魯人
黃霸 次公 同上 夏陽人

三三

七
歐陽氏家學
伏氏家學
張山拊 夏侯建弟子 授平陵人
牟卿 同周堪 魯國人 授
許商 長伯

張猛 同上 長安人 字游
孔光 同上 子夏 魯人
孔霸 亦授 弟子
歐陽高 子 陽
八
伏理 字君游
李尋 子長

鄭寬中 張山拊授 平陵人 少君
張無故 同上 平陵人 字子儒
秦恭 同上 授傳 林 張無故作 張林宜作李尋子 儒林傳以為是山陽人 延君

假倉 同上 子驕 人
唐林 同上 陳留人 子高
班伯 許商 沛人 授
吳章 同上 中事 鄭寬 扶風人 偉君
王吉 同上 平陵人 少音

炔欽 同上 東武人 幼卿
林尊 歐陽高 授 濟南人 家學 歐陽氏
九
伏湛

趙子 東平人 字武公
唐尊 鄭寬 中授 東郡 人 高 伯
馮賓 張無故授 沛人
王 秦恭 魯人 授
吳章 授

云敞 平陵人 按西京雜記有吳章弟子 云敞字幼孺
歐陽地餘 子思
平當 林尊授 平陵人
陳翁生 同上 梁人
十

伏黯
歐陽政
平晏 平當授
朱普 同上 九江人 字公文
鮑宣 同上 渤海人 字子都
殷崇 陳翁生授 琅邪人

龔勝 同上 楚人 字君賓
楊寶 同上 農人
十一
伏光
歐陽歙 正思 卿
桓榮 朱普授 沛郡人 字春卿
彭閎 作 聞

卓宏 同上 [illegible]卿
鮑永 同上 吳郡人 君長 鮑宣授
十二
伏晨
禮震 仲威 歐陽歙授 平原人
高獲 敬公
曹曾 同上 新息人 伯山 同上
桓郁 仲恩 桓榮授
胡憲
何湯 同上 九江人 仲弓
張酺 同上 南昌人 孟侯 汝南人 酺先從 祖父充受[illegible]與光武同師
丁鴻 孝公 同上 兼通古文 潁川人
鮑駿 同上 九江人
張禹 同上
鮑昱 鮑永授

十三
伏無忌
曹祉 曹曾授
桓汎 桓郁授
桓焉 叔元 同上
桓酆 同上
桓良
同上
張奮 張酺授
劉愷
丁鴻授 彭城人
巴茂
同上 北海人
楊倫 仲理
同上 東晉人
兼
朱倀
同上 九江人
陳弇 叔明
同上 陳留人
楊震 伯起 桓郁授 弘農人
朱寵 同上
十四
伏質
桓順
桓鸞

字始春
桓麟
黃瓊
桓焉授 江夏人
楊秉 叔節 楊震授
楊奉 同上
虞放 同上
陳翼
同上
張氏家學
張奐 然明 朱寵授 酒泉人
十五
伏完
桓典 公雅
桓曄
字文林
桓彬 彥林
焉兄孫 按應是桓延孫 麟子
張濟 蕃孫
楊賜 伯獻
楊敷
十六
楊彪 文先
楊眾
王朗 楊賜授 蘭陵人

袁袁四　袁袁三　袁　二　袁一虞五虞四虞　三　虞二　虞一
湯彭　敞京　安　汝數易傳頁　翻　歆　風　成　會數易傳光
仲伯　叔仲　節　陽　失孟　仲　稽　失孟
河楚　平譽　公　人　世氏　翔　人　世氏

牟　二　牟一　鄭二　鄭一王十
紓舒舒　臨受未陽世長　甫　詳尚傳宏　蕭七
一　潁　詳尚傳　君　德　所書歐　子
作　人　所書歐　高　受未陽　望

李　二　許一　千二　魏一
梓業　受未傳晃　乘　任受未傳應
潼巨　詳魯　王　城　詳魯　君
人游　所詩　伉　人　所詩　伯

穎　二　楊一　延二　堂一
長容　受未傳賜　南篤　潁字受未傳谿
平子　詳左　陽　叔　川季　詳左典
人嚴　所氏　人　堅　人度　所氏

單柏公徐徐三　徐　二　徐一　董二　王一
次生戸襄延　生　魯受未生　中鍵鈞　所學傳臨
滿　子　人　詳　人爲　文　受未慶
意　所　貴　伯　詳氏

周任　乘　姚　殷三　京二　焦一袁五
敞良　河乘乘宏　河平　此作書作固蕭又寫一按東蕭二段志嘉東京識嘉　頭房　梁孟自贛　閎
南　武　東　正殷固段集在按誤人當海林爲嘉京嘉海房林人東　郡　君　人氏言　延
人　作　人　類與傳漢中班據耳傳是人因生十氏亦殷按傳　海　人　明　受延　壽

楊三　二　楊一
新春　受未侯世喜按仲
都卿　詳尚傳言益續
人　所書夏侯都

后三　夏二　韓一
東蒼　侯　受未固
人　近　始　詳　齊
君　昌　所

欒二　謝一
河詳　章受未傳該
東　文　陵　詳左　文
人　機　人　所氏　儀

鄭馬　賈　鄭三　杜二　劉一
元融　逵　衆　誤及傳謂作　繼通按綏子　歆
子撰劉一　氏志鄭氏春　子周
春氏歆人　另以維人　駿禮

張
博　吳
郡
人

董　任六　楊五　楊四
扶　安　字學　字統
仲　仲
桓　通

伏　伏六　滿　班　伏　師　匡五　匡　蕭白　翼四
黯　伏湛　潁誤人當云作東傳按昌　扶　伯琅同理琅同丹　匡成　東衡陵東　字語勝從望有又按望奇　下奉
稚　理　惠　川耳姓是潁滿觀作儒　君　風　邪上　邪上　公　衡　海　稚人海　長謂受夏之　事望之　邳
文　按　公　人　有一州俱記滿林　郡　人　人　君人　仲　按　人　圭　蘭　滿服論侯又　自之　人

七 杜微 國輔 梓潼人 任安授
周舒 叔囗 閬中人

七 伏恭 叔齊 按湛 世孫因 忘亦無 齊詩傳
馬援 同上 扶風人
皮容 同上 琅邪人
張邯 滿昌授 九江人
同上

二 郎宗 仲綏

一 宋京
八 周巨
周郁 周舒授
何宗 彥英 同上 郫人
杜瓊 伯瑜 同上 成都人

一 樂恢

一 劉子奇

一 鄭興 少贛

二 郎顗 雅光 傳易 末詳所受 安邸人
一 高相 自云丁 費別支 沛人
二 高康

二 宋意 伯志 傳尚書及 末詳所授 南陽人
一 杜林 伯山 漆書古文 扶風茂陵人
二 衛宏 敬仲 東海人

二 趙牧 傳齊詩 末詳所受
一 崔發 傳齊詩 末詳所受
二 申屠廸

二 土變 傳左氏 末詳所受 潁川人
一 白侯子安 傳左氏 末詳所受
二 張昭

二 鄭衆 仲師 受 末詳所 河南開封人
一 賈徽 元伯 受 末詳所 扶風人
二 賈逵 景伯

六三

毋將永 蘭陵人
一 費直 長翁 受末詳所 東萊人

三 徐巡 濟南人
一 劉陶 子奇 中文 定陰人 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字無傳

一 韓嬰 受末詳所 燕人
韓

一 李仁 德賢 傳左氏 沛人

一 陳參 受末詳所

二 王璜 平中 琅邪人

二 貢生 淮南人
趙子 河內人
蔡誼 趙子授 河內人
四 食子公 河內人

二 李諷 欽仲

二 王莽

王吉
五 栗豐 子公 食子公授 太山人
長孫順 王吉授 淄川人
六 張就 栗豐授 山陽人
髮福

六四

一 韓嬰 推易意而爲之傳 惟韓氏自傳之
二 韓商

一 張霸父 僞尚書
二 張霸
樊並

長 受 東海人
一 薛漢父 傳韓詩 末詳所受 淮陽人
二 薛漢 公子 淮陽人

一
二 王霸

一 王吉 論語
二 張禹

三 涿韓生
四 蓋寬饒

三 杜撫 叔和 犍爲人
澹臺敬伯 會稽人
韓伯高 領鹿人
廉范 杜撫授 字叔度 杜陵人
四 趙曄 長君

三 班伯

一 白子友
二 朱雲 游 平陵人
三 嚴望

一 許子威 按從子受應江南肥人 合書威武
二 韓子

一 孔子 毛 北海人 山陽人授
二 子夏
三 曾申

一 孔子 公羊
二 子夏
三 公羊高

一 庸譚
二 張禹

六九

九江人

嚴元 仲能

惠莊 長安人

四 李克 五 孟仲子 六 根牟子 七 孫卿 八 毛亨 九 毛萇 十

四 公羊平 五 公羊地 六 公羊敢 七 公羊壽 八 胡母生 九

嬴公 東平人

公孫宏 菑川人

褚大 蘭陵人此下三人仲舒弟子

段仲 廣川人

呂步舒 十

按公羊傳所引有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子宮冠子北子者凡上爲氏其刪著也第師年子公不夏亦子從乎問

貫長卿 趙人

十一 解延年

十二 徐敖

眭宏 孟 魯國人 按公

孟卿 東海人

貢禹 少翁 同上

瑯邪人 兼宏事同

十一 嚴彭祖 字公子 下邳人 按眭宏

顏安樂 字公孫 同上人

疏廣 仲翁 東海蘭陵人 按孟

堂谿惠 泰山人 按貢禹

十二 王中

[illegible] 彭祖 瑯邪人 按

任公 [illegible] 淄川人

冷豐 次君 淄川人 按傳林作冷豐[illegible]

劉向 [illegible]

十三 陳俠 九江人

十四 謝曼卿 九江人

十五 衛宏 賈徽

十六 徐巡 衛宏按

筦路 同上 瑯邪人 [illegible]

王彥 同上

冥都 太山人 按顏安樂事[illegible]

十三 公孫文 王中 瑯邪人 按

東門雲 [illegible]

馬宮 游卿 同上 瑯邪人

按本傳[illegible]

左咸 東海人 瑯邪人 同上

孫寶 子嚴 [illegible]陵人 按

一 李生 未詳所出
二 賈復
一 徐宣 鏷人
二 徐憲 王莽
三 徐防
一 鄧宏

一 李生 傳尚書 舞陰人
二 賈復 字君文 冠軍人

賈逵 賈徽 授
一 孔子 毛 按此自孔子並傳節至七已公較前並選故另列
二 子夏
三 高行子
四 薛倉子
五 帛妙子
六 毛亨
七 毛萇 以下詳
一 張恭祖 傳齊詩
二 鄭玄

一 甄宇 長文 傳嚴氏春秋未詳所受 安帥人
二 甄普
三 甄承
一 程曾 秀升 傳嚴氏春秋未詳所受 南昌人
二 顧奉
一 丁恭 子然

一 蕭望之
二 朱雲 字游 魯人
一 包咸
二 包福
一 顏芝 孝經

未詳所出
二 鄧甫德
一 譙元 君黃 未詳所受 閬中人

傳嚴氏春秋未詳所受 東緡人
二 樓望 次子 雍邱人
承宮 少子 瑯邪人
樊儵 長魚 南陽人
二 顏貞 河間人顏芝之子漢孝文時芝出之貞初獻藏書
□□ 次□ 汝陽人
三 李修 樊儵授 弟子潁川人
夏勤 伯宗 同上 九江人
張霸 伯饒 同上 成都人
四 劉閎
張霸 授
段著 同上
孫林 同上
張楷 公超 同上
一 徐子盛 傳嚴氏春秋未詳所受 始幕人

二 譙瑛
一 任安 定祖 傳孟氏易未詳所受 綿竹人
二 杜微 國輔 梓潼人
一 第五元 傳京氏易 京兆人
一 鄭元 康成 北海人
鍾皓 字季長 鍾會祖 傳易 為人常年四十餘辭部所召故以詩
二 鍾會 字士季
郭恩 字義博 利漕人

二 承宮 字少子 姑幕人
一 董仲舒 未詳所受 按公羊傳有見氏復張宣元
二 吾邱壽王 字子贛 趙人
呂步舒
眭孟 安
鮑敞
一 羊弼 傳公羊 未詳所受
二 何休
一 暴□ 傳東□受公羊 未詳所受 漢□人
二 趙昱 瑯邪人

管輅 管輅別傳 字公明 平原人

一 孔子 穀梁

二 子夏

三 穀梁 赤 按穀梁子名 一字元始 魯人

四 孫卿

五 申公

六 江翁

七 江翁 王子孫

榮廣

八 皓星公 魯人

江博士 翁子

蔡千秋 按漢公事又皓星公 沛人 少君

周慶 幼君 梁人 同上

丁姓 子孫

九 胡常 按江博士 始 傳

尹更始 按蔡千秋 始 傳

申章昌 字曼君 人

十 蕭秉 君房

尹更始 成 梁 胡常 人 傳

翟方進 按尹更始 上

房鳳 字子元 同上 太原 傳 林 官 江南

十一 侯霸 字君房 一 人

一 焦永 傳 末 許 秦 附

二 梁 恢 伯 奇 長陵人

三 趙牧 仲師 長安人

何融

一 張甯 傳 末 受 春秋 都 錫 僖 人

二 朱倉 詔 書

一 鄒 氏 傳 未 受 詳 春 秋

二 毛 吉 按 鄒 吉 氏 傳

一 夾 氏 傳 未 受 亦 詳 所 無

宣 氏 見 傳 無 所 亦 詳 張 受 末 傳

一 孔 甯 傳 嚴 釋 魯 下 未 記 漢 人 字 季 公 全 孫 氏 補 將 鄭 漢 維 瑯 琊 張 記 公 緒

二 陸逵 孟輔 以下俱宣弟子	欒禹 宣學 陳留人	周順 富陽人	周升 仲甫 沛人	陳褒 汝南人	謝洋 子讓 平輿人	丁培 賓堅 山陽人	戴璋 元圭 魯人	王政 漢方 下人	三 張雲 子平 以下俱宝門下生 鹿人	趙政 元正 婁蘭人	捕巡 升臺 廣宗人	董勳 幼昌 南陽人	張上 仲舉	

濟南人	王時 子表 館陶人	張典 少高 陰安人	孟忠 符政 魏郡人	李鎮 世君 魏郡人	吳讓 子敬 館陶人	文儉 元節 館陶人	鄭璜 仲雎 館陶人	暴香 伯了 新人	梁淑 元祖 東武陽人	趙恭 和平 東郡人	張表 公方 東武陽人	繆奉 德 東武陽人	榮演 沖學 平人	靳京 君賢 樂平人	梁布 叔光 河上人	桑顥 □道 □□

司馬規 平原人 以下	張祺 叔松 博平人	張朝 公房 安平人	蘇觀 伯臺 安平人	張琦 子冀 堂陽人	齊納 □謀 安□人	呂升 山甫 北海人	秦麟 伯陵 高人	如盧 子淨 北海人 以下	薛顓 將輔 劇人	高冰 子虛 北海人	趙□ 叔攻 梁鄒人	徐璜 幼文 梁鄒人	吳進 升某 東平陸人	李邵 子章 廣平人	賀璘 子進 貝丘人
許祺 子明															

魏郡人
史崇 少賢 鉅鹿人
孫忠 府文 館陶人
盧精 子節 東郡人
任景漢 任城人
張忠 公直 下博人

傳經表

孔鮒 — 一 賈祛 穎川人
二 叔孫通 見[illegible] — 二 賈山
荀卿
李斯
包邱子 鹽鐵論
一 胡安 臨邛人 — 一 張敞 字子高 茂陵人
二 — 二 張吉
司馬相如 — 三 杜鄴 字子夏 茂陵人
四 張竦 字伯松
五 杜林 字伯山
一 彌成子 西京雜記 — 一 林閭
二 — 二 揚雄 字子雲 成都人
五鹿充宗 — 侯芭 鉅鹿人
一 瓜況 字俠游 茂陵人
二 耿弇 字伯昭
一 楊太伯 平原人 — 一 班彪 字叔皮 平陵人
二 馬嚴 字威卿 茂陵人 — 二 王充 字仲任 上虞人
一 劉丕 安平人 — 一 崔駰 字亭伯 安平人

二 劉寵 字宋祖 — 二 崔瑗 字子玉
三 崔寔 字子真
一 蘇祇
一 呂叔公 扶風人 — 一 朱明叔 南陽人
二 楊克 字[illegible] 人 — 二 楊克
一 白仲職 潁川人 — 一 李頡 南鄭人
二 楊克 — 二 李郃 字孟節
三 李固 字子堅
李歷 字季子
馮胄 字世威 上黨人
四 王調 新野人 以下但李固授
郭亮 字恆直 邵陵人
杜訪 潁川人
趙承 河內人
鄭遂 汝南人
王成
五 李燮 王成授 字德公
一 姜肱 字伯淮 廣戚人 — 一 荀淑 字季和 潁陰人
二 劉操 陳留人 — 二 李固
李膺 字元禮 襄城人
三 景顧 李膺授 蜀郡人

	[illegible]
一	一
陳囂 字仲舉丁與人	來黯 字季□汝南新野人
二	二
周昕 字大興會稽人	來敏 字敬達
	三
	來忠
一	一
樊英 字季齊魯陽人	申君 東海人
二	二
陳寶 字仲子許人	戴封 字平仲濟北剛人
范冉 字史雲外黃人	
御巡 陳郡人	
三	
王烈 陳實授 字彥方太原人	
荀爽 陳寶授下同見孔賢行狀	
賈彪	
李膺 字元長	
韓	
一	一
廖扶 字文起平輿人	樂隱
二	二
謁煥	牽招
	史路
一	一
法眞 字高卿郿人	度尙 字博平湖陸人
二	二
范冉	邯鄲淳 字子禮
一	一
單甫	皇象
	二
	張超 見忠義張溫亦從象學
一	一

許愼 字叔重召陵人	郁仲信
二	二
尹珍 以從愼學受經	魏朗 字少英上虞人
一	一
屈伯彥 成皋人	竇武 字游平平陵人
二	二
郭泰 字林宗介休人	胡騰 桂陽人
一	一
劉寬	何長 序志
二	二
傅燮 字南容靈州人	楊班
	[illegible]
一	一
楊序 同上	楊宣 同上
二	二
侯祚	嚴象
寇權	昭約
	趙翹
一	一
焦貺 同上會稽人	韓子方
二	二
鄭宏 字巨君山陰人	張貞
一	一
樊志張	劉瑜
二	二
衛衡 字伯梁南鄭人漢中士女志又方術傳同楊統學易	劉琬
一	一
王暢 字叔茂高平人	邊讓 字文禮浚儀人
二	二
劉表 字景升高平人	楊俊 字季才獲嘉人
一	一
祝恬	劉熙
二	二

劉□ 字□□□□人	許慈 字仁篤南陽人
	薛綜 字敬文竹邑人
	三
	許勛 許慈授
一	一
宋忠	司馬徽 字德操
二	二
尹默 字思潛涪人	向朗 字巨達宜城人
李仁 字德賢涪人	尹默
潘濬 字承明漢壽人	李仁
	三
	李譔 李仁授 字欽仲
	[illegible]授
一	一
潁陽閣	張恭祖
二	二
韓宗	鄭元
趙達 河南人	
張紘 字子綱廣陵人	
一	一
譙岍 字榮始西充國人	摯恂 字季直京兆人
二	二
譙周 字允南	馬融
三	三
譙同	盧植 字子幹涿人
	延篤 字叔堅犨人
	馬日磾 字翁叔
	范冉
	楊克
	鄭元
	四
	劉德然 盧植授
	高誘 同上涿郡人

公孫瓚 同上
郗慮 字鴻豫山陽人 以下俱鄭元授
國淵 字子尼樂安人
崔琰 字季珪清河人
公孫方
孫炎 字叔然
孫皓
程秉
馬昭
張逸
趙商
王基 字伯輿東萊人
任嘏 字昭先樂安人
泠剛
田瓊
炅模
焦喬
王權
鮑遺
陳鑠
崇精
五
劉宣 孫炎授
一
楊慮 字威方襄陽人 襄陽耆舊傳
韓子助 陳留人 三國志注邴原別傳
二
許洮
邴原
一
張遐 餘汗人
樂文傳 長安人 魏略
二
二
諸葛瑾
石德林 安定人
陸遜
一

栢侯子安
二
管甯

通經表 附

易
孟氏
梁竦 字叔敬烏氏人
觟陽鴻 字孟孫中山人 按苞鴻亦大夏侯
洼丹 字子玉南陽人
方儲 字聖公丹陽歙人 姓譜
方儀 儲兄 同上
方儼 儲弟 同上

書
歐陽
宋登 字叔陽長安人
景君 任城人 金石錄 父河南尹 步兵校尉
鄭固 字伯堅 集古
熊喬 字上學 同上
閭邱龔 字叔成濮陽人 隸釋
王政 字李輔 隸續
陳宣 字彥成汝南人

詩
魯
湛孟 魯國鄒人
劉辟疆 字少卿 楚元王交孫
魯恭 字仲康平陵人
陳宣 字子興沛人
魯峻 字仲嚴山陽人
武榮 字含和 隸釋
蔡朗 字仲明陳留圉人 隸釋 蔡邕碑

春秋
穀
栢公 魯人
劉公子
馮異 字公孫父城人
王龔 字伯宗高平人
李封
服虔 字子慎滎陽人
許惠卿 春秋義序
高彪 字義方無錫人
許伯升 扶風人
王玢 作珍
彭汪 字仲博汝南人

禮
儀禮
侍其生

梁邱氏　梁恭　范升傳與博士恭山陽太守羌俱修梁邱易

大夏侯　牟融　字子優北海人

齊　鄧禹　字仲華新野人

公羊　逯讀　字文□陳留人　許公　汝南人　來敏　字敬達新野人　李敏　字　關羽　字長生　[illegible]康　字□□□□人　曹耽　王基　杜寬　李典　字曼成鉅野人　楊俊　字季才獲嘉人　潘濬　賈洪　字叔□新豐人　賈逵　字梁道襄陵人　高岱　字孔文吳郡人吳錄　桓寬　字次公汝南人

周禮　衛次仲　見鄭元周官序亦官議郎與議郎衛敬仲應是二人

呂羌　祁聖元　京兆人　張堪　字君游宛人東觀漢記

吳真　字大儀□□人東觀漢記

任末　字叔本繁人

申䤈　伊推　宋顯　楊終　字子山成都人　許廣　張元　字君夏河陽人兼通嚴氏宣氏　班超　字仲升平陵人東觀記　馮緄　字鴻卿宕渠人　戴宏　長伊　[illegible]人　趙昱　尹宙　漢碑　閔因　字□徐氏傳公　周澤　字穉都安邱人　[illegible]

呂叔玉　周禮注中二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人　趙岐　字邠卿長陵人

李章　字第公河內人　樊敏　字升達金石錄　馮氏　隸釋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邪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無姓馮者蓋史之闕文漢書馮緄傳引書說公羊春秋著杜與公羊間縣馮蘭章句下君說公羊春秋不亦數家或君是綬可知不敢斷但附志於此　嚴訢　金石錄隸釋　孔龢　金石錄　[illegible]峻　字仲嚴以下俱見隸釋

京氏

谷永 字子雲長安人　戴憑 字次仲平輿人　魏滿 字叔子南陽人　折像

小夏侯

王良 字仲子東海蘭陵人　閻葵廉 字仲潔成陽人隸釋以下不名譔家　馮參 字叔平奉世子　唐昌

韓

朱勃 字叔陽扶風平陵人　梁商 字伯夏烏氏人按少子不疑亦好書　李恂 字叔英安定人　召馴

于[illegible] 汝南人　丁直 沛人　馬萌 魏郡人　呂岡 渤海人　吳盛 任城人　誠屯 陳留人　夏侯宏 東郡人　嚴幹 字公仲馮翊人魏志　張裔 字君嗣成都人蜀志　孟光 字孝裕洛陽人

穀梁

史高　王亥　鍾甯 字君律　段肅

禮

叔孫通 薛人　宗伯鳳　陳咸　王孫滑

字伯氏廣漢人　徐穉 字孺子南昌人　唐子貞 鼎韻注

劉恭　馮允　寒朗 字伯奇薛人　張充　王鮪　虞詡 字升卿武平人　王渙 字稚子郪人　索盧放 字君陽東郡人　趙閎 字溫柔益都耆舊傳　秋胡　譙岍

字伯春鄧人　楊仁 字文義閬中人　侯苞 隋藝文志　張匡 字文通山陽人　陳嘉 字君明人謝承書　馬江 字元淳乘氏人　丁紡 字叔河　樊安 字子酤南陽人隸書　武梁 字綏宗金石錄　何隨 華陽國志　田君 闕中人隸續　杜瓊

龐信 字南山東海人　文翁 廬江舒人張宗文歷代名志字翁仲黨翁　張寬 字叔文蜀人春秋司馬古蜀　路溫舒 字長君鉅鹿東里人　息夫躬 字子微河陽人　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　嚴助 會稽吳人　楊惲 字子幼華陰人　雋不疑 字曼倩渤海人　于定國 字曼倩郯人　馮奉世

治三禮

阮諶 字士信陳留人隋書阮氏譜　劉茂　謝慈 字孝宗彭城人　闞澤 字德潤山陰人　薛綜 字敬文竹邑人通典引鄭禮綜通五宗氏

費氏

宋忠 字仲子章陵人以下不名譔家　劉佽

毛

字伯瑜成都人蜀志以下不名譔家　澓中翁 東海人　馮野王 字君卿奉世子　馮衍 字敬通杜陵人　劉方　翟酺 字子超雒人按酺四世傳詩　鍾皓 字季明長社人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隋書毛詩義問十卷楨作　王基 字伯輿東萊人隋書毛詩駁一卷基作唐書新

字子明□人　馮立 字聖卿奉世子　寇恂 字子翼上谷昌平人　逢萌 字子慶都昌人　周黨 字伯況廣武人　荀悅 字仲豫潁陰人　張浩　沈珩 字仲山吳郡人吳書　虞溥 字允源昌邑人姓譜

論語

扶卿 魯人　龔奮 同上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　馮逡 字子產 奉世子　何武 字君公 郫人　趙賓　國由 長安人　徐宣　馬廖 字敬平茂陵人　蘇竟 字伯況平陵人　王景 字仲通詘邯人　楊由　段翳 字元章新都人　許峻　許曼　向長 字子平朝歌人　王君公 平原人　劉表 釋文隋書　翟子元 荀爽九家易　崔家

五卷　徐整 字文操 豫章人 隋書釋文

王卿 琅邪人 齊論　宋畸　陳羣　周氏 論語序　麻達

隋志　魏伯陽 唐志　宋勝之 安眾人　景風 易姓譜　洞沐 孟陽　陸績 字公紀 吳人 吳志　淳于俊 易博士 魏志　荀融 字伯雅 潁陰人　荀輝 字景文　劉邠 字令元　宋忠 南陽人 虞翻別傳　姚信 字德祐 吳興人 隋志

孝經　長孫氏 爾雅　樊光 京兆人　李巡 汝南人　謝氏

二經　申培公 魯人 詩 穀梁　孟卿 東海人 春秋 禮　韓嬰 燕人 詩 易　司馬遷 字子長 尚書 古文 易　博士江生 魯詩 孝經　夏侯建

三經　后蒼 字近君 東海郯人 齊詩 禮 孝經　江公 瑕邱人 魯詩 穀梁　周霸 魯人 易 詩 尚書　胡常 字少子 清河人 古文尚書 左氏 穀梁　蕭望之 字長倩 東海蘭陵人 齊詩 論語 禮　韋元成

四經　孔安國 魯人 古文尚書 魯詩 論語 孝經　庸譚 膠東人 古文尚書 左氏 論語　夏侯勝 字長公 東平人 尚書 穀梁 論語 禮　張禹 字子文 河內人 易 論語 孝經　鄭興 字少贛 河南人 周官 古文尚書 左氏 公羊　鄭眾

五經　董仲舒 廣川人　劉向 字子政 書 一 易 五經 春秋 說 義 詩 論 語 …　褚大 蘭陵人　王吉 字子陽 琅邪皋虞人 兼通五經 能為騶氏春秋 以詩論語教授　龔勝 字君賓 楚人 通五經　龔舍

六經　劉歆 字子駿 向子 易 詩 書 左氏 公羊 穀梁 爾雅　何休 字邵公 …　顧氏 同上　有五經義五氏又經

徐敖 [illegible]人古文尚書毛詩
王璜 字平中琅邪人易古文尚書
賈嘉 雒陽人尚書左氏
榮廣 字王孫魯人詩穀梁
主父偃 臨淄人易春秋
丙吉 詩禮
貢禹

班伯 扶風人齊詩尚書論語
范升 字辯卿代郡人梁邪易論語孝經
周磐 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古文尚書詩左氏
崔駰 字亭伯安平人易詩春秋
孔僖 字仲和魯人古文尚書毛詩春秋
馬續 字季則茂陵人尚書詩論語
景鸞

賈徽 字元伯扶風人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經左氏
延篤 字叔堅犨人易尚書左氏禮
盧植 字子幹涿人尚書三禮
徐淑 海西人孟氏易周官經公羊傳禮記謝承書
文立 字廣休巴郡人毛詩三禮蜀志

夏侯始昌 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
魯丕 字叔陵平陵人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
桓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編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
尹敏 字幼季堵陽人古文尚書歐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論語
賈逵 字景伯平陵人古文尚書大小夏侯尚書毛詩周官經左氏穀梁
張霸 字文饒成都人從樊儵受嚴氏公羊博覽五經
張恭祖

公羊論語
王駿 易論語
翼奉 詩孝經
尹更始 字翁君汝南人左氏穀梁
尹咸 同上
朱雲 易論語
梅福 字子眞壽春人尚書穀梁
嚴彭祖 字公子下邳人左氏穀梁

唐檀 字子產南昌人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
崔瑗 字子玉[illegible]京氏易詩春秋
濮陽闓 韓詩嚴氏春秋左
任延 字長孫宛人易詩春秋
劉寬 字文饒弘農人京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外傳以下謝承書
劉祐 字伯祖中山人古文尚書嚴氏春秋小戴禮
徐稺 字孺子南昌人京氏易歐陽尚書嚴氏春秋

東郡人古文尚書韓詩周官禮左氏
姜肱 字伯淮廣戚人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張衡 字平子西鄂人通五經貫六藝
申屠蟠 字子龍外黃人貫五經兼明圖緯
許愼 字叔重召陵人撰五經異義[illegible]
劉淑 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明五經常授諸生百餘人
蔡元 字叔陵南頓人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李郃 字孟節南鄭人通五經善河洛風星

王尊 字子贛高陽人書論語
五鹿充宗 字君孟易論語
房鳳 字子元琅邪人左氏穀梁
翟方進 左氏穀梁
劉嘉 字孝孫光武族兄尚書春秋
劉昆 字桓公東昏人施氏易徐氏容禮
卓茂 字子康宛人魯詩禮
虞俊

桓[illegible] 字叔[illegible]林慮人京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司馬彪續書
諸葛瑾 字子瑜陽都人尚書毛詩左氏吳志
樊安 字子佑南陽人魯詩論語孝經集古錄
武榮 字含和治魯詩韋君章句孝經論語隸釋
袁準 字孝尼扶樂人易詩周官經以下三國志
韋昭 字宏嗣雲陽人毛詩孝經論語隋書經籍志[illegible]
辛繕 字公文宏農人易詩春秋三輔決錄

樊英 字季齊魯陽人習京氏易兼明五經
韓說 字叔儒會稽山陰人博通五經善星緯之學
井丹 字大春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
法眞 字高卿郿人
王況 字文伯京兆人[illegible]謝承書
胡廣 字伯始華容人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畢覽之謝承書
施延 字君子蘄縣人明於五經星官風角[illegible]謝承書
朱穆

字仲娜無錫人公羊左氏姓譜

馮豹 字仲文衍子詩春秋

郅惲 字君章西平人韓詩嚴氏春秋

第五元先 京兆人京氏易公羊

孫期 字仲彧成武人京氏易古文尚書

張馴 字子雋定陶人大夏侯尚書左氏

李育 字元春扶風人左氏公羊

孔子建 魯人古文尚書毛詩

字公良翫人少有英才學明五經謝承書

劉虞 字伯安鄭人學通五經謝承書

王奐 字子昌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謝承書

李固 字子堅郃子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謝承書

李咸 字元卓西平人齊詩公羊三禮

尹默 字思潛涪人學通五經尤精左氏春秋樹讀人

張紘 字子綱廣陵人京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左氏禮記吳志

嚴畯 字曼才彭城人尚書詩三禮

右師細君 長安人魯詩論語

包咸 字子良會稽人經同上

徐巡 濟南人古文尚書毛詩

張楷 字公超成都人古文尚書嚴氏春秋

宋均 字叔庠安衆人詩註

楊秉 字叔節宏農人京氏易古文尚書

劉陶 字子奇潁陰人中文尚書春秋

鄧宏 新野人易歐陽

程秉 字德樞南頓人博通五經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王朗 字景興東海人通易經歐陽尚書周官經春秋孝經魏志

任嘏 樂安人字昭先誦五經皆究其義嘏別傳見王景傳注

尚書

鄧甫德 經同上

皇甫規 字威明朝那人易詩

楊賜 字伯獻尚書左氏

夏恭 字敬公蒙人孟氏易韓詩

譙元 字君黃閬中人易春秋

廖扶 字文乂平興人歐陽尚書毛詩

公沙穆 字文乂膠東人韓詩公羊

樂恢 字伯奇長陵人齊詩春秋

趙牧 經同上

陳重 字景公宜春人魯詩嚴氏春秋

雷義 字仲公鄱陽人經同上

郭恩

周易春秋	陳紀 字元方許人齊詩左氏	賈復 字君文冠軍人易尚書東觀記	孔喬 字子松兖人古文尚書左氏以下謝承書	韋著 京兆人京氏易韓詩	李昺 字子然鄭人京氏易魯詩	宗資 字叔都南陽人孟氏易歐陽尚書	度尚 字博平湖陸人京氏易古文尚書司馬彪續漢書	杜眞 字孟宗綿竹人周易春秋益部耆舊傳	耿弇 字伯昭茂陵人詩禮袁松書

祝睦 韓詩公羊嚴氏	韓歆 字翁君南陽人費易左氏	任安 字定祖綿竹人孟氏易夏侯尚書以下益部耆舊傳	李 字孟元易詩詩	董扶 字茂安綿竹人易緯陽尚書	韓宗 京氏易歐陽尚書	杜暉 梁邱人公羊隸釋	田君 東平陽人京氏易韓詩集古錄隸續	夏承 尚書詩金石錄	魯峻 魯詩顏氏春秋隸釋	衛宏 遂書古文尚書毛詩後漢書

經典釋文	許淑 字惠卿魏郡人費氏易左氏	杜瓊 字伯瑜成都人尚書韓詩以下三國志	士燮 字威彥廣信人尚書左氏	高誘 禮孝經	董遇 字季直弘農人費氏易左氏	周生烈 字文逢本姓唐燉煌人左氏古論語	鄭小同 高密人元侯小戴記孝釋	徵崇 字子和河南人易左氏吳錄	唐固 字子正丹陽人公羊穀梁	虞翻 字仲翔餘姚人易論語	杜寬

杜寬 字務叔杜陵人禮記左氏

鍾繇 字元常長社人易左氏

郭恩 字義博利漕人易春秋

何晏 字平叔南陽人易論語

張昭 字子布彭城人左氏論語

王弼 字輔嗣山陽人易論語魏志隋書釋文

七經 張寬

八經 孫炎 字叔然樂安人易毛詩禮記春秋三傳爾雅陳祥道禮書引炎周禮注

九經 王肅 字子雍朗子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論語孝經魏志隋書

十經 鄭元 字康成高密人從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經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

十一經 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周易尚書詩三禮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古文孝經

荀爽 字慈明潁陰人易尚書詩左氏公羊禮論語

趙典 字仲經成都人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謝承書

楊充 字盛國梓潼人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綜緯華志

李譔

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又鍼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凡百餘萬言又周禮疏引元爾雅注按鄭志及謝承書中經籍皆不言元注孝經惟范書有之今考國史志均孝經爲元孫小同所注

字欽仲涪人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蜀志

許慈 字仁篤南陽人鄭氏易尚書毛詩三禮論語詞

通經表附

帝紀 孝武帝 從兒寬問尚書

孝昭帝 從韋賢受魯詩從蔡義受韓詩從夏侯勝受尚書

孝宣帝 從澓中翁受詩并通論語孝經

孝元帝 從歐陽地餘孔霸受尚書張游卿高嘉受詩疏廣受論語孝經蕭望之受論語禮服

孝成帝 從鄭寬中受尚

后紀 孝昭上官后 從夏侯勝受尚書

孝成趙后 從曹宮受詩

班倢伃 詩 附

明德馬后 易春秋周官經

和熹鄧后 詩論語又從曹

諸王 楚元王交 從浮邱伯受詩

楚夷王郢客 同上

梁襄王揖 本傳好詩書

淮南王安 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

河間獻王德 本傳修學好古

列女 伏勝女

曹宮 通詩

文季姜 詩禮韓韋志

崔發母師氏

崔實母

宦官 趙祐

書伏理受齊詩張禹受論語	大家受經書	實事求是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其學舉六藝立毛詩左氏博士	
孝哀帝 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	順烈梁后 韓詩論語	燕刺王旦 本傳爲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	張禹
光武帝 從許子威受尚書		淮陽憲王欽	班昭
孝明帝 從護坱劉昆受易桓榮受尚書鍾興受公羊嚴氏包咸受論語		廣川王去 本傳好經書法律聰明有才 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孝章帝 從桓郁張酺受尚書		齊武王縯	
孝和帝 從張酺受尚書又從桓郁問疑義從包福問論語		千乘王伉 [illegible]	
孝安帝 從桓焉鄧宏受歐陽尚書並通論語		東海王彊 從郅惲受韓詩	
孝順帝 亦從桓焉		東平獻王蒼	
孝桓帝		沛憲王輔	

從周福受經		京氏易論語孝經
孝靈帝		北海敬王睦 春秋
蜀先主 從盧植受經		陳敬王羨
蜀後主 從尹默受左氏		濟南孝王香 本傳香篤行好經書
		琅邪孝王京

公孫成 魯人博士
劉賜 向子
狄山 博士 按藝文志有博士臣賢對一篇未知其姓今附此
張安世 字子孺杜陵人
桑遷
杜欽 字子夏杜衍人
杜鄴 字子夏茂陵人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
鄭昌 字次卿剛人
鄭宏 字稚卿
金涉
金欽
疏受 字公子東海蘭陵人
夏侯常 博士
第八矯 字[illegible]諫議大夫 此從[illegible]之例補入
王成 濟南人
紀逡 字王思琅邪人
薛方 字子容齊人
郇越
郇相
栗融 字客卿齊人
禽慶 字子夏北海人
蘇竟 字[illegible]人
曹竟 字子期山陽人
左咸 博士
義倩 博士
解光
諸葛豐 字少季琅邪人
鄭崇 字子游平陵人
鄭立
王仲翁
匡咸 衡子
傅喜 字稚游溫人

謝游
申咸 博士東海人
龍遂 琅邪人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
黃生 博士
公孫光
龔遂 字少卿南平陽人
張安
召信臣 字翁卿壽春人
闞崇
驅勝
[illegible]
徐偃
薛順
班斿 扶風人
班嗣
孔驩 魯人嘗上闕里志
胥君安 梓潼志成帝時人
隗囂 字季孟成紀人
吳柱 博士
劉復 臨邑侯
劉毅 平望侯
劉騊駼 復子
劉敏 甘陵侯
董崇 茂陵人
鄧嗣 新野人
寇恂 字子翼上谷昌平人
賈宗 字武孺冠軍人
祭遵 字弟孫潁陽人
朱祐 字仲先宛人
郭涼 字公文右北平人
曹褒 平陵人
竇章 字伯向

劉宣 字子高安眾侯
黃景 官議郎與伏無忌等校定中書五經
宋漢 字仲和長安人
蔡茂 字子禮河內懷人
韋彪 字孟達平陵人
郭丹 字少卿穰人
襄楷 字公矩隰陰人
樊準 字幼陵湖陽人
席廣 見陰興傳
陰嵩 新野人
梁松 字伯孫烏氏人
梁扈 松子
劉常 桂陽人
張純 字伯仁杜陵人
張奮 字稚通純子
司馬均 字少賓東萊人
汝郁 字叔異陳國人
張佚 博士
成封 見丁鴻傳
趙孝 字長平蘄人
劉般 字伯興居巢侯
趙暢 燕人
班固 字孟堅彪子
郭基 京兆人
周循
鄭伯山
朱暉 字文季宛人
朱頡 暉子
趙康
何敞 字文高
張濟 字元江細陽人
周榮 字平孫舒人
周興

郭禧 陽翟人
陳寵 字昭公洨人
李法 字伯度南鄭人
應劭 字仲遠南頓人
趙博
霍諝 字叔智鄴人
爰延 字季平外黃人
徐璆 字孟玉海西人先賢行狀作孟平
王符 字節信臨涇人
崔寔 字子真安平人瑗子
馬日磾
張綱 字文紀武陽人
陳球 字伯真淮浦人
欒巴 字叔元內黃人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
蔡邕 字伯喈圉人
左雄 字伯豪涅陽人
周舉 字宣光汝陽人
荀淑 字季和潁陰人
鍾瑾 長社人
賀純 山陰人
趙戒 字志伯成都人
耿伯
楊匡
史弼
吳祐
王允 字子師祁人
劉質 字文理高唐人
成瑨
景毅 蜀郡人
羊陟 字嗣祖梁父人
蔡衍 字孟喜項人
檀敷 字文有瑕丘人

庾乘 字世游鄢陵人
王澤 字季道晉陽人
符融 字偉明浚儀人
劉焉 字君郎竟陵人
仇覽 字季智考城人
黃昌 字聖真餘姚人
良史
袁遺
孫堪 字子稚緱氏人
徐業 琅邪人
夏牙 蒙人恭子
黃香 字文疆安陸人
劉珍
劉梁 字曼山寧陽人
魯平
李充 字大遜陳留人
華佗 字元化沛國譙人
梁鴻 字伯鸞平陵人
高鳳 字文通葉人
謝廉 汝南人 續漢書
趙建 河南人 同上
周仲文 詩常棣疏
許逵 汝南朱鄉人
陳綱 字仲卿成固人 漢中志
陳宗 同上
寇祺 字宰朝梓潼人 梓潼志
王旻 字叔博涪人 同上
尹方 同上
陳髦 同上
士孫瑞 字君榮扶風人
魏朗
許叔 昆明人
甄宇 字長文博士

良宴 字惟和上黨人博士 安帝時
養奮 字叔高鬱林州人 和帝時
賀充國 字德卿博士
環濟 博士
殷新 博士
左立 博士 以下見石經論語殘碑
孫表
黃伯思
趙誠 議郎 以下見公羊石經殘碑
劉宏
張文
衛陵
傅楨 雜
侯瑾 晉書張軌傳補人
郭槃
衛嵩 晉書衛瓘傳
逢汾 博士爲趙王傅 金石錄
夏承 字仲兗 漢淳于長夏承碑
逢紘 趙王傅 同上
鄭稱 以下三國志
庾峻 博士
馬照 博士
凉茂 字伯方昌邑人
管甯 字幼安朱虛人
張臶 字子明鉅鹿人
胡昭 字孔明潁川人
管邈 博士 甯子
薛夏 字宣聲天水人
隗禧 字子牙京兆人
卑湛 鄒人官博士
劉劭 字孔才邯鄲人
繆斐 字文雅東海人 先賢行狀
蘇林 字孝友陳留人 魏略

孫該 字公達任城人博士 文章敘錄
傅祗 博士
秦靜 博士
高堂隆 字升平泰山平陽人
張融 博士
淳于俊 博士
澹臺恭 博士
比人交 博士
張揖 博士
胡潛 字公興魏郡人
陳術 字申伯漢中人
姜維 字伯約冀人
馬普 涪陵人
韋昭 字宏嗣雲陽人
盛沖 博士
步騭 字子山淮陰人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江藩纂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甘泉江藩纂

易

爲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邱之學。施。施讎也。孟。孟喜也。梁邱。梁邱賀也。又有京氏學。京氏。京房也。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元。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氏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後。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歸、飛伏、爻辰、變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夫易爲卜筮之書。秦火未

燼。商瞿受易以來。傳授不絕。則漢儒之說。以商瞿爲祖。商瞿之說。孔子之言也。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詞之穿鑿。謂之邪說哉。竊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昌明於世。豈非千秋復旦哉。

國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辟陳摶之圖者。如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闢陳摶、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惟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頗崇務行。不雜蕪詞。但以變易、交易爲伏羲之易。反易、對易之外。又增移易。爲文王、周公之易。牽合附會。不顧義理。務求詞勝而已。凡此諸書。不登茲錄。

易圖明辨十卷。胡渭撰 易說六卷。惠士奇撰 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漢學八卷。易例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惠定宇撰 易述贊二卷。洪榜撰 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張惠言撰 易音三卷。顧炎武撰

書

尚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惟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臯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粊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惲。惲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祕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惲。傳子逵。又有孔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漆書。互相考證。以授衞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既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漆書者也。是爲古文尚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注。亦但解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允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閒一引之。如禹貢注引允征。典寶注引伊訓之

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自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之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是為偽古文尚書偽孔傳。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為舜典。此又偽中之偽也。時梁武為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為正義。取偽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為張霸偽造。偽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敘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偽。而撰別錄。仍取偽書乎。歆撰三統歷。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偽。而反取其說乎。沖遠之說。可謂遊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偽。攈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鷟也。然皆未能抉其奧。探其蘊。逮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偽古文殘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國朝注尚書者。十有餘家。不知偽古文偽孔傳者。概不著錄。如胡朏明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於伏生也。朏明雖知偽古文。而不知五行傳之不可闢。是以黜之。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閻若璩撰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胡渭撰 古文尚書考二卷。惠棟定宇撰 尚書考辨四卷。宋鑒撰 尚書後案三十卷。王鳴盛撰 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尚書經師系表一卷。江聲撰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元作箋。於是毛傳大行。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基駁王申鄭。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朋於王。陳統又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掎擺。皆本毛傳。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為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弁髦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之為異端邪說可也。國朝崇

尚實學。稽古之士。蝟起。然朱鶴齡之通義。雖力駁廢序之非。而又採歐陽修、蘇轍、呂祖謙之說。蓋好博而不純者也。鶴齡與同里陳啟源商榷毛詩。啟源又著稽古編三十卷。惠徵君定宇頗稱之。其書雖宗鄭學。而訓詁聲音。以爾雅為主。草木蟲魚。以陸璣疏為則。可謂專門名家矣。然而辨西方美人。則竄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觀三皇而獨聖於西方。解捕魚諸器。罾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儒緣果之文。莫能救之。妄下斷謂。庖犧必不作網罟。吁。可謂怪誕不經之談矣。以佛說解經。晉宋間往往有之。然皆變其說而改其貌。未有明目張膽若此者也。顧棟高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

詩說三卷。惠周惕撰 毛鄭詩考正四卷。戴震撰 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 詩音表一卷。錢坫撰

禮

秦氏坑焚。禮經缺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即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為。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邱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倉。倉授魯閭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餘篇。以付書館。名為逸禮。倉說禮。號后倉曲臺記。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為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興父子。此士禮、周官授受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依據。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與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則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澔乃為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讀禮記。皆趨淺陋。而不問古義矣。至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於禮經。然或取古注。或參妄說。吾無取焉。方苞。則更不足道矣。

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 禘祫說二卷。惠棟定宇撰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撰 考工記圖二卷。戴震撰 弁服釋例十卷。任大椿撰 車制考一卷。錢坫撰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監本正誤一卷。石經正誤一卷。張爾岐撰 儀禮小疏一卷。沈彤撰 儀禮釋宮增注一卷。江永撰 儀禮管見四卷。褚寅亮撰 儀禮正譌十七卷。金日追撰 儀禮圖六卷。張惠言撰 禮經釋例十三卷。凌廷堪撰 深衣考一卷。黃宗羲撰 明堂大道錄八卷。惠棟定宇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 深衣釋例三卷。任大椿撰

附三禮總義

續說十四卷。(惠士奇撰) 禮經綱目八十五卷。(江永撰) 禮箋十卷。(金榜撰)

春秋

孔子作春秋。爲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穀三家。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蒼。蒼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歆授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又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爲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用服氏注。後尊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傳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傳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穀梁者。瑕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寖微。惟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受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麋信。至隋時穀梁用范甯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二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束置高閣。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國朝爲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顧氏雜取邵寶、王樵之說。而不採賈、服。凝滯之大事表。雖精。然皆以祀斯之書爲藍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爲歌括。不値一噱矣。玆不著錄。宋以後。我文章治左氏、公、穀者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餘傚此云。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顧炎武撰)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馬驌撰) 春秋長曆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陳厚耀撰) 左傳補注六卷。(惠棟定宇撰) 春秋左傳小疏一卷。(沈彤撰)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江永撰)

附三傳總義。

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爲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賢弟元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

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何晏又爲集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亡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爲四書。盛行於世。凡四書類及經總義類。皆附於此。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四書釋地餘論一卷。(閻若璩撰) 鄉黨圖考十卷。(江永撰)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戴震撰) 論語後錄五卷。(錢坫撰) 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撰)

附經總義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撰) 九經古義十六卷。(惠棟定宇撰) 羣經補義五卷。(江永撰) 經義雜記三十卷。(臧琳撰)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余古農撰) 經讀考異□□卷。(武億撰) 經傳小記三卷。(劉台拱撰)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雖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川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凡方言、釋名、小學諸書。皆附於後。

爾雅正義二十卷。(邵晉涵撰) 方言疏證十三卷。(戴震撰) 釋名疏證八卷。釋名補遺一卷。續釋名一卷。(江聲撰) 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撰) 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桂馥撰) 別雅五卷。(吳玉搢撰)

附音韻

詩論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顧炎武撰) 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江永撰) 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戴震撰) 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洪榜撰)

樂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閒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微。魏晉以後。典章廢墜。卽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國朝諸儒蔚起。搜討夜開。雖樂制云亡。而論詩律者。求周尺漢尺之遺。考律呂聲音之旨。俾二千餘年之墜緒。彰明宇宙。不誠繼往開來之偉業哉。若斯之類。不可泯滅。因別立一類。以附卷末。

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卷。(江永撰) 律呂考文六卷。(錢塘撰) 燕樂考原六卷。(凌廷堪撰)

家大人旣爲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之說。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莠於苗。以珷爲玉也。著錄之意。大凡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不著錄。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不著錄。一、其人尚存、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不著錄。凡在此例。不欲濫登。固非以意爲棄取也。次列既鈞承命編錄。因不揣檮昧。著其義例於末。嘉慶辛未良月既望。男鈞謹識。

意林

馬總輯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為請既不濫費且蒇功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輭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鋟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用文棨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鷄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鷄冠子即活字版書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圖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版事歷例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鈹（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藏工竣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御題意林三絕句

集錄誠庾潁川意林三軸用茲傳淵嫌撮要失備載嘗鼎一臠知味全

鄴讀安南政不願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無忝祖為馬伏波

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徒務估畢要知制事有良方

原序二首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郎□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于士大夫之家有梁潁川庾仲容略其要會為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肯綮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訐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子書起于鬻熊六韜盛于春秋六國聘莊老道宗起趯戴之功橫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為天下式故絕于羣言

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
管晏文□□□□□□□□□□□□□□□可
謂庶矣而部帙繁廣尋覽頗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
汰其沙石簸其粃糠而猶閑擇雜于蕭艾瑕與瓊于珠
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于簡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略
存爲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
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撰掇諸子編成理道集
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略論五卷天
后朝宰臣朱敬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
林究子史大略者蓋四人意矣予扁舟塗水留滯廬陵
扶風爲余語其本尚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
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慭馬氏之作文約趣
深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
可美述于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殿聘
河東柳伯存重述

意林目錄

卷一
鬻子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曾子二卷
晏子八卷　子思子七卷
孟子十四卷　管子十八卷
道德經二卷　荀卿子十二卷
魯連子五卷　文子十二卷
鄧析子一卷　范子十二卷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韓子二十卷
卷二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鶡冠子三卷缺　王孫子一卷缺
申子三卷　慎子十二卷
燕丹子三卷　鬼谷子五卷
尹文子二卷　公孫文子一卷
陸賈新書二卷　晁錯新書三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三
鹽鐵論十卷　說苑二十卷
新序三十卷　法言十五卷
太玄經十卷　新論十七卷
論衡二十七卷　正論五卷
潛夫論十卷
卷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商君書四卷
阮子四卷　正部十卷
士緯十卷　通語八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五
周生烈子五卷　荀悅申鑒五卷
仲長統昌言十卷　典論五卷
魏子十卷　人物志三卷
任子十卷　篤論四卷
體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郭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
唐子十卷　蔣子二卷
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

臣等謹案意林五卷唐馬總編唐書傳稱其系出
扶風不言爲何地人其字傳作會元而此本則題
曰元會均莫能詳也傳稱其歷任方鎮終于戶部
尚書贈右僕射謚曰懿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總仕
至大理評事則振孫考之未審矣梁庾仲容取周
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爲三十
卷名曰子鈔總以其繁略失中復增損以成此書
宋高似孫子略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
二百言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
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采諸子
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概其傳于今者如老

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
容齋隨筆所云也前有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
獻通考所載相同其書唐志作一卷叔倫序云三
軸伯存序又云六卷今書乃止五卷且攷子鈔原
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又或有錄無書
洪氏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
裴氏新書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
通考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鈔出而永樂大典有
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
合計卷帙當已失其半非總之原本矣然殘璋斷
璧固益可寶貴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兵部侍郎臣紀昀

大理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右贊善臣李學錦

意林卷一

唐　馬總　撰

鬻子一卷 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
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
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
猶比肩也
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
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
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
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
易失也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
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
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
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予在民上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
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
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息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凤）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錢）刀利皚
皚無為汝開（書刀）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

太公六韜六卷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而不用是
有求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
曰按實察名選才考能名實俱得之也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
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
則君安三寶完則國昌
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涓乎無端孰知其源涓涓不塞將
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鹿
而天下共分其肉
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粟賢
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惟聖
人能行之
冠雖敝加于首履雖新履于地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懸口
舌為眾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飢渴習人劇
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
文叅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
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可乎太
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幔出
隘塞過泥塗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好死而

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
貪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閒諜飛盲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矣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鄒夫鄒婦相會于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士執仁與義莫不聞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君子之遊苟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戲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就也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景公愛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而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曖曖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之裘坐于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士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閒惰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厚（案德不厚今本晏子作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于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聚蹊徑急門閭之政撓民惡之舉儉飭偷墮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強貴惡之左右取求非法不予左右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是三邪毀于外二讒去于內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鬭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鬭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于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諸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人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楚王問齊之臨淄郡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若以言（案今本晏子作贈人以軒不若以言）
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乎
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射諸侯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行也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還其化
終年為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馳（案一尺之軫據考工記改定从彙覽改）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也
樂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孟子十四卷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孟子云齊人饑管晏〔此八字有誤[illegible]當作[illegible]子篇齊人一節之文舊在不如待時下今[illegible]〕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揠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苗則槁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不如以時修橋梁〔[illegible]句本趙注〕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此[illegible]多用趙岐劉熙二家注〕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illegible]者中心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為暴〔今之關出入征稅〕

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

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illegible]孔子至孟子[illegible]百餘歲當依原書〕

管子十八卷

倉廩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

野無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

觀其交游則賢不肖可察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

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

堂上遠于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于千里有事一月不知門庭遠于萬里有事期年不聞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汙行不幸好色姑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優與不敏不可耳不優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非其卿民眾而不親非其民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公但[illegible]聲耳

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溺而清其民輕果好賊

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妒秦水泔〔[illegible]〕而滯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簡易

先王治國威不兩措政不二門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尺之數者不可差以短長也

桓公問廄吏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圉人惟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則直無所施先傅直木則曲無所施

楚王好小腰美人省食吳王好劒國士輕死故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彩則女工靡

冬日不置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于身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為傷于本事而妨于教也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

蛟龍得水而神力人主得民而成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衆士不厭學故能成聖

烏合之衆初雖有懽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殺生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公但鑄錢於莊山往楚貴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獵鹿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楚降者十分有四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元炁生萬物不有道所施不求其報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紛結恨也當念道无上解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同垢塵不自別殊也多言數窮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先人後己天下尊之先以為長也外其身而身存薄己而厚人人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如赤子故身而長存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反驕恣必被禍患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少則得天道祐謙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

善行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者無瑕讁擇言而出之故無瑕讁

知足者富知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死而不妄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

失道而後德道衰德生失德而後仁德衰而仁愛見失義而後禮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也夫禮者忠信之薄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

貴必以賤為本言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是也高必以下為基言欲尊高當以下為基若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高必傾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不足名曰道

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也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遲不及夷道若纇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上德若谷若深谷不恥垢辱也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也

物或損之而益取之不得推讓必還益之而損夸高者崩貪財者患也

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得財利則病於行也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費者多故言大費也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

大成若缺大成者滅名藏譽如不備也大巧若拙不敢見其能也大辯若訥知無疑口無辭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

為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則教使為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亦以教之

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塞其兌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閉其門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終身不勤終身不勤苦也開其兌開目視情欲濟其事濟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夷平易也徑邪不正也

善建者不拔善以道建身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

知者不言貴其行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政教寬大故民淳淳富厚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言政教急疾言決于口民不聊生日以疏薄也

直而不肆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光而不燿聖人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以曜亂人也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乃長生久視之道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蒞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干人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干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能治身則陰陽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當以道化之三皇之前無棄民德化厚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化不善之人也

報怨以德修身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于易圖難事先於其未成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

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乃是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民守正直不作邪飾上下相親

善為士者不武貴道德不好武力也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怨怒

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損有餘益謙常以中和為上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道之士守一不必博多見聞失要真故不知

荀卿子十二卷二十二篇

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水生于水而寒于水君子居必擇
鄉遊必擇士防邪僻也
肉腐出蟲木枯生蠹驕慢在身災禍作矣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法則小
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四寸耳何足以美
七尺之軀
夫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窮無窮極無極也
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

天不言人推其高地不言人歸其厚四時不言百姓期
焉
與人善言煖若錦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是
也
枉木而求直影猶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也
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
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埳井之蛙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
鳥獸失亡其匹越月逾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號躑躅
踟躕然後去何況人乎
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舜及賢者
不然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荀卿子名况齊宣王時人春申君再請作蘭陵令因家
焉為李斯師後卒於蘭陵

曾連子五卷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
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
人心難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
以相欺

不知宜與不宜將以錦純蔫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
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

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舍量於舌而齒先敝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先
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
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
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聖
人順天道也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
亡也
水濁則魚喻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
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
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精神雖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
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墮
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
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
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
譯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
一淵無兩蛟有必爭
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魚聚木茂鳥
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
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
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
日月欲明浮雲翳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秋
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孔犬噬虎伏雞搏狸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冰
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

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不計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

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積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服也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生塵垢

鄧析子一卷（二篇）

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

修名責實（案方崧卿校本引劉集云唐人書修作循修循字通用不別）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

君有三累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疏親臣有四責受重賞而無功居大位而不治為理官而不平在軍陣而奔北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民和則輪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輿奔馬折策敗輪之患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之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病者曰不能不呻（呻一作叫不能不呼）心悅者頓不得不笑

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

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一作反）

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負重而履冰

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罪一本值作責）

忠怠于宦成孝衰于妻子

范子十二卷（是陰陽曆數也）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沉沉（沉沉筆作沈沈）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同利也（蠡答蠡謝不可下有與字）

掩目別白黑雖將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胡非子一卷

勇有五等（案五等原缺此從容齋三筆補）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桓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

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陣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

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人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辛一作推哆）紂染崇侯也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三公不得恣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下政之（此文原書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腕以免於身者利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責仕墨子曰汝聞魯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君送葬我當為兄沽酒邪說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邪不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邪不用邪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

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纏子一卷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負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賊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身構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

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令自全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日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

盜

堯瘦舜黑皆爲民也

廢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不審者有罪

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

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盛德也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千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剺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韓子二十卷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赦之已不及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臣所以難言者滑澤洋洋見者以謂華而不實敦厚祇恭見者以謂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見者以謂虛而無用省而不飾見者以謂訥而不辯激急近親探

知人情見者以謂譖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用臣所以爲難言而重患也

二柄刑德也虎所以能伏犬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大斗斛施百姓此齊簡公失德而田常得之

韓昭侯醉甚而臥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以典冠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

香美病形皓齒損精去甚去泰身乃無害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

上失膚寸下失尋常君不可不慎

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

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竊駕君車君聞之曰子瑕母病而竊駕孝子也與君遊果園食桃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及其色衰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竊駕吾車者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輿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誹誹譽交爭則主惑矣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若捨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爲也害國

而利身君不爲也

譬之如水溺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

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從而得歸行出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

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也

置猿於檻則與豚同勢不能逞能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

舜爲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求之甚急左右而取備之【注】一作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

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乃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令乃捨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金乃明察之【注】一本作關吏明爲明察受下有察字

僖侯將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礫僖侯曰有人欲代湯者

文公時宰人上食肉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汝使吾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爐炮

肉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

齊景公惡仲尼爲魯政黎且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黎且以女樂六遺魯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納去而之楚

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一人云吾與黃帝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爲勝

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爲最難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鬼魅無形像也

冠雖穿決必戴於上履雖五采必踐之地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者小弦大聲大弦小聲大細易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爲

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者多如何管仲曰君勿聽人有請【注】一本作君勿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惡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翳有道之士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何患患社鼠焚則木焚也

稅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

晉文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眾我寡奈何對曰君其詐之又問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與楚戰大勝而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也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也

古諺曰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

饑歲之春幼弟不讓【注】一作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注】一作過客必饗非疏骨肉多少之心異也

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也【注】相芬氏韓非子墨學當作相夫氏

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矣

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

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

意林卷一

意林卷二

唐　馬總　撰

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愚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

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嘯

宋人養狙號曰狙公欲與狙芧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而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焫飽夢與飢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體合于神心合于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覺蠛蚋故物不至則不反

荊南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菌之生于朝死于晦蠛蚋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越東有輒沐國生長子則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妻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爲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爲近而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丘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樂不肆意于一時何異乎羈梏也

勤能使益寒能使溫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之人有送妻歸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矣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孤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乎

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焉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抇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莊子十卷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

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智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則寄形而不信此智之聾盲）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取其寂寞無形耳）

大智閑閑小智閒閒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此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雨非是與彼各有一非于體中也此注今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下是本文脫二句也）

可乎可（可于己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于己者即謂之不可）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不就利不違害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畋獵（此寤寐之事變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則無以異于寤也）覺而後知其夢（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

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莊周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智安得不困哉）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也）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哀樂生於得失也若任其所受哀樂無所措其間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道集於懷也）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如何（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逆和而不同）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其心志（所居而安曰志）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凄然似秋煖然似春（殺物非為義也生物非為仁也）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捨己效人尋彼為我郭注作殉彼傷我）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忘善惡遺死生與化為一者安知堯桀所在耶）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世謂之得皆順者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為父母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也）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自足而相忘天下莫不皆然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之坐忘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傷（物來則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眾而無勞心）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此數者事業不同殉身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死雖不同其於殘生傷性一也何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則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至於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為淫僻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樸以成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禦盜不為盜資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慎汝內（全真也）閉汝外（守其分也）多智為敗（智無涯故敗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子貢教漢陰為圃者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多也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
寐（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已各足矣）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矣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倡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
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
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若不可變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無交物之情）形勞而不休
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
冕之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
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
趨俗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
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
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
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
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患（夫此人者真足以語其惟無得而任其所遇乃全也）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
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
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戒者過也（十殺一人人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而莫肯畏之斯愚民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出山（案出山上原書有夫字釋文大者夫子謂莊子也藏本有夫子字）舍故人之家
故人命豎子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以
不材得終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焉莊子曰
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鳥莫知於鷾鴯其畏人也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畏人而入於人而庇鳥所以稱智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以下無俯作）
王孫子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
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人於此以隨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以所用者重
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也
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謂
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有愧
色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
者無位而不怍
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
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搖脣鼓舌擅生是非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鶡冠子三卷（案書闕晉不錄月令族篇之）

王孫子一卷（案書闕諸本誤同莊子雜篇案其下今正之）

申子三卷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挾術以干韓昭
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
三寸之筐運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天下治
一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

臣專君羣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人是比肩

愼子十二卷 名到學本黃老帝滕輔注

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辨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
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
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一兎走百人追之積兎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兎分定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二句一本作正文案二句出老子長短經反經篇引之入注中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擐甲之國必有兵遁 有意者必先作具 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 案此下有闕文
丈夫恥于受辱貞女羞于節虧
田光云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光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荆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衞都望燕路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遲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故也
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曰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軻爲將軍痛之今願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切丁鴆其胷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讐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伏尸而哭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陽爲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皆素衣冠送之易水之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爲壯聲則髮怒衝冠作哀歌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軻至咸陽秦王大喜陛戟見荆軻軻捧樊於期首柙并地圖以次進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秦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

鬼谷子五卷 東民出名當

總按其序云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 此殆蘇秦作書記之也[illegible]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先後
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
或遙聞而相思或前進而不御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抱薪赴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也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
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
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間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尹文子二卷 劉歆注案歆錄七略不聞注尹文子疑有誤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 案此仲長統序文繆熙伯卒于漢獻帝建安元年[illegible]黃初末定此書恐序出僞託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

工倕不貴獨巧貴與衆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

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

彭蒙曰雉兎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眛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諫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不慎也

尹文子見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爲王使

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之曰盜盜吏聞因而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而毆之幾至於死

公孫文子一卷（〔案〕文當作尼子〔案〕漢藝文志考證按隋志卷齊有集及太平御覽引學記疏書音樂志所援引可據）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檝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

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陸賈新語二卷（太中大夫陸賈也）

陽出雷電陰成雪霜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道爲智者設

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

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文公種米曾子挪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案〕御覽書作羣）

（淮南子曲連御所以淆之楷諸牧今从藝文類聚）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山出雲而丘阜生氣四瀆東流而百川無西

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

犬不夜吠雞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者老不愁君子之治也

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

晁錯新書三卷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案〕書云如帶十字疑是小注）

善爲政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伐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是故勞民易爲政也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若經制不定猶渡江無維檝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

採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

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不如定地勢使無可備天下一通也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淸以嚴祭祀之志愿以和軍旅之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以正朝廷之言和以序祭祀之言倂贊氣軍旅之言悲不足喪紀之言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翦采椽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怍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

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案〕滿作溢）

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

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之主則可化成賢主也

櫻桃爲鳥所含故曰含桃（〔案〕此條乃含桃下高誘注文）

勇凶德兵凶器

今有利劍刺則不中擊則不及與惡劍無異也

水出於山而歸於海非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
人謂兔絲無根其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磁石召針皆
相引猶聖人南面而立則天下莫不延頸
周文王使人相[?]（注：[illegible]）地得枯骨令吏衣冠葬之
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於枯骨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飲
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
魯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
如吾子也是迷美不如至惡愛子不知其醜也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於
海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
趙襄子攻翟勝方飲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日
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亡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趙所以
昌喜所以亡
管仲爲魯所縛檻車載之使役人送于齊皆謳歌而引
車管仲恐魯悔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國謂役人曰我爲
汝唱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
（因役人用勞欲走乃爲歌唱勸令走也）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
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
嘗一臠之肉知一鑊之味
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
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邪楚國之政有似如此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
周旦云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

樂羊伐中山歸而有矜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
之樂羊北面再拜曰□子之書亦亡何須兩篋
人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猶人主
爭官事與驥俱走無異也
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
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注：[illegible]）
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
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鷃（作[?]）西服壽靡北懷
儋耳何以得哉（儋耳國名 [illegible]）
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
於驥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
本在身也（詹何隱者）
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懽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淨
者縗絰之色沸然充盈者兵革之色
洧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
富人薪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
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我必無不
贖（注：[illegible]）
言不欺心言所以喻心言心相離則不祥也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材難得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
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
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甚
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肖
也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
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

晏子遭崔杼之患擬殺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
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嬰命有所懸
矣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則
相應故鼓宮宮應鼓角角動
王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蠹水鬱則汙
國鬱則萬災聚矣
天爲高矣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水
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
衣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爲也
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辯者
似通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子夏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
是己亥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
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冬不用翣非不愛翣也
清有餘
火燭一隅則半室無光骨節早成身必不長（呂不韋始皇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號於咸陽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illegible]十二紀之處此不易）
淮南子二十二卷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狗揮蹄馬而欲教之雖伊
尹造父不能化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道者一立而萬物成
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夫內心不開而強學問如聾者效

歌出於口越而散矣
冰迎春則釋爲水水冇冬則凝爲冰
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鈎仁義爲餌投之江浮之海萬物皆得
歷陽之都一夕成湖 歷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告歷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有走無顧此後門吏故塗血於門閾母便上北山縣果陷水中母遂化作石也[illegible]諸注無母化石句
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烏號弓溪子弩不能無絃而射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
令不時則多淫雨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靡熊羆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夭人是也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
勇士一人爲三軍雄
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而食之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
天地雖大可以矩表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歷知之
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 倉頡造文字則詐僞生故鬼哭也
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揮梲而欲狎犬 揮梲杖也
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何也智有不

周
債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爲之者不難
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
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可棄況復人乎 溪毒附子也
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檝者不假游而絕江海
譬智不任己才力
十圍之木能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能制開闔之門非材有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爲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衢六通謂之罇酒器
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其用力頼其功如失火舟中矣 用心救火也
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楗則不可閉故君子所須要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情也
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
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
虎豹以文彩來射猨狖以捷來刺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
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絙小絃絕 絙音緩急也
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廣廈宏屋連闥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叢薄人之所樂也鳥入之則安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所樂人則慄也

翔集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
戴哀者聞歌而泣載樂者見哭則笑強戚者雖哭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
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綺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 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
秉道通物所爲各異得道一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甘或劑萬方本一牛也伐豫章或爲棺槨或爲梁柱亦一木也
簫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
客有見子贛子贛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藏本作亂原作亂 語不稱師是反也賓答曰望君而笑公也語不稱師通也交淺而言深志也客一體耳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此視之異也
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配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駕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
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奸
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
趣舍禮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東
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魚者有餘也
叔向云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之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故大人之行不可掩以繩
未得獸者惟恐創少已得惟恐創多
古人婚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 [illegible]

不告瞽叟而娶非禮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非制禮
三十而冢文王十六而生武王非法
治國有常利民爲本政教有經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家異業皆務於治
盲者行于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向而視不覩北方唯無向者無所不通也
父溺則捽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玉貨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于水中非不貪生畏死惑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欲亦復如此
潏（藏本作濟）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醉者越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酒濁其神也
歸兇人於難者死葬之以盡業之以會牛有德於人葬之以大事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强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雷電之激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膺澤平原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爲其賞信罰明也古之善將者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軍適井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石所及之處所以同安危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天下莫相愛於冰炭冰炭相息（冰得炭則解歸其本也）
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爲莫乘而不浮
人有嫁其女者教之曰愼無爲善女問其故曰善尚不爲況不善乎
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
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此句參註文）
狐白之裘天子被之爲狐計者不如走澤
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
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
被羊裘而賃顧其事過也衣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
非禮爲禮譬猶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竊簡寫法律蹲踞誦詩書
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
畫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
同汚無異塗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
郢人買屋棟與之車轂大雖可而長不足
孕婦見兔則子缺脣
文公棄荏席咎犯辭歸（晉文公棄席之舊者犯故舊也故咎犯辭去）
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赦而多活人其望赦同刑罪異也
侏儒問天高於長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于我也問事當問近者
郢人自責其母而語買者曰此母老矣望善飴之此大不義而欲爲小義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皆調於口
一蓋不足以見晉一綈不足以見悲
遺腹子不思父無貌心也（別本作無貌於心也）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釣者靜之罔者動之罼者抑之罾者舉之爲道異得魚一也
屠者食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居狹廬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
中夏用爨至冬不去褰衣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變也
曆鋪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譏（原書作橫）
（俳諧出人非之也）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抽兔絲死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蠛千歲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明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披裘救火鑿瀆止水乃益多也
狂人傷人莫之怨嬰兒詈老莫之疾無心也
鴻鵠在卵也一指塵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背負青天膺摩赤霄雖且羿不能得也
戟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人得鏡則以蓋卮
堯八眉（別本作八彩）
楚人有烹狙召隣人者以爲狗羹食甚美後聞其狙也據

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
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也（李奇趙之善音者）
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爲其殘桑離先稻
熟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稻米苗而生曰離稻）

意林卷二

意林卷三

唐　馬總　撰

鹽鐵論十卷（漢起文學大夫相難）

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溢欲（溢欲今本鹽鐵論作谿壑道藏本亦作谿壑）
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行遠者假于車濟江海者因于舟成名者因于資（[illegible]）此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鑪大鍾而不能自作壺鼎
盤盂
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
玉屑滿篋不成其寶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室家
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亂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
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

有粟而不能食無益于饑覩賢而不能用無益于削
歌者不期于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于麗辭而務
在事實
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
下有隨聖化之治
諸生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廟一邪伊望不能復

吏道雜（道藏本作塵）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垂青綬擐銀龜
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之勞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肌膚寒于外腹心疾于
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
人守之則莫能入也
秦法繁于秋荼網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並生
廄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
牛者刑背也

說苑二十卷（劉向）

東風則靡而西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
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君王何
痛之禹曰堯民以堯爲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故痛
之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
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
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
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食于寡人對曰嬰非廚養
之臣社稷之臣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
暮豈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好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好
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者如炳燭之明豈不愈于
昧行乎公曰善哉
曾子衣敝而耕魯君使人致其下邑不受曰吾聞受人
者畏人與人者驕人安能君能不我驕我能不畏乎遂
不受
夫仕者身歸于君祿歸于親

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居無垣牆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縣害此君子之行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
陽虎得罪于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夫攻者無迎而拒無塞而許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騄驥騏驥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將王求之毛嬙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于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于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子者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
周公誠伯禽曰爾無以魯驕人衣成則缺祍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

國有五寒凍不預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躓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蝎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獵人者少惡人者多得不恭乎
歲饑民疾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擂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
暮夜居者不能早起盛于彼者衰于此長于左者短于右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
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
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
晏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案[illegible]）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倨

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子詩
新序三十卷（案隋唐志新序三十卷劉向撰前宋時亡二十卷崇文總目及宋志止十卷今存馬氏所載太略當有闕佚舊本遂以達上不復標目誤）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案此蓋奏上新序之文故馬氏載以弁首而今失之舊以曲彌高二節殺其下亦誤）
曲彌高者和彌寡
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
楚丘先生年七十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則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則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
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蔂操鍤入曰聞王欲爲中天之臺願効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糧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
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惟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治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揚雄撰李軌[illegible]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睎顏之人亦顏之徒

騶驥之馬亦驥之乘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婬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婬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柳下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李仲元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揚雄撰 虞翻注

鷦辟于林獺入于泉 [案]鷦音焦舊作鷹鵜誤古今注曰鷀音翠

鴟鳩在林咬彼衆禽 [案]司馬光集注曰鴟鳩鷙鳥也鳩舊作鳴鳩作笑蓮誤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 [案]此下三節唯山川二句見續書餘並佚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孔子文足老君玄足 [案]西漢尚無老君之稱疑非揚子本文或出虞注未可知也

山川藪澤萬物歸焉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治國者輔作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

明鏡鑑衆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隨侯懷夜光未足喻也

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尊臣勿用也

賢有五品謹勅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一作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疎時（一作殊）于衆多躂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事何補于君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罫目生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罫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罫中死棊皆生也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親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賊也 [案]王翁謂王莽舊作莽不可斥名又不可稱公故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瑟與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宜而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自悔言之非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于德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于人乎不宜發揚也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閭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
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
餘字
左氏經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
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

舉綱以網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
當如此
以賢伐賢謂之煩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
所穿
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
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
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illegible]本亦作伏[illegible]伏郎服字並音[illegible]伏習用象自[illegible]也今相承多用作曾伐來辭）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龜
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
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
民有終也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
朞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

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
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
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
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
聲淳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
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
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
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
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屈平潔白邑犬羣
吠吠所怪也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惡彼勝己也
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取玉選
士者棄惡取善
命不可勉也智者歸之于天取富貴若鑿溝伐薪鑿不
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而遇湛薪未多
而逢火
樂貧勝禍勉已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
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馬氣力自勁頭目蹄足自相副
譬城門朽頓欲頹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
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
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
當溺死故相聚于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于長平猶沸

公初起相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于國
物命繫于人
齊人舒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戇敢四國之民更
相出入
黃次公娶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
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
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令有觸犯
者命凶之人也
按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當餓死鄧通
當貧餓此骨節皮膚各異也
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
后稷作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而弄石生而
堅蘭生而香生稟善氣長大乃成就也
蚊蝱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蝱有勢也十圍之牛
爲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也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聖人自
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
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二十一年燕丹執于秦天雨粟馬
生角杞梁妻哭城崩鄒衍作性致雨南陽卓公作
緱氏令蝗蟲不入境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已上並
云虛也
龍若遁逃在樹中爲天所取則非神也若必有神則不
應有龍肝豹胎故知水火相薄作雷龍聞雷聲即起而
乘雲也
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兵到牧野晨舉脂燭血流
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軍至漸臺血流沒趾用
天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

紂糟丘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按紂或是覆酒滂流于地因名作池醣酒積糟因名作丘以酒作池以車載酒以肉懸林因謂騎行炙男女裸而相逐林中亦走傳者惡之故言三千人實非也

町町若荆軻之閭言秦王誅軻九族夷其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按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遊梁山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傍者荆軻之里必不盡誅之

魯班刻木鳶飛三日不下爲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關之發去而不還此恐不實

孔子遊說七十餘國按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跡子衛【案】原書有忘宋于衛伐樹于宋不過十國

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

烏息碎首觸百里奚于秦繆公恐是叩頭流血謂之碎首

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增益也恐紂不憚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即當時瓦解不應與周戰血流漂杵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按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子貢何敢言勝孔子意者恐子貢貶顏淵故此問以抑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貨之作槨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贈舊館不贈求亂制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仕乎

伯夷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豈得稱賢人乎【案】此條出抱朴子而文異義亦未安疑有誤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按共工有力折山戰何不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寧是玉石耶

天本以山作柱鼇足何能拄之鼇必長大則女媧不能殺之必被其所殺【案】原無此句有云天去地甚高女媧人也豈長無及天者何能補天

天門在西北地戶在東南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所二土最被水害【案】原書缺太平御覽

天有日月辰星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案】二句原書缺初學記引論衡有之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天地合氣而萬物生焉

天地夫婦也天南方高北方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形若倚蓋倚地則不能運懸之樹然後能運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則不見非滅也日亦如此

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溫則作雨寒則作雪

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逃竄驅馳日以巧逃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日見而手狎也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廷作田畝以刀筆作耒耜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具知曲折愈于賓客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

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會中無學而欲求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

見驥足不畀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

有人于此其智如源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人莫之舉窮于閭巷無由達矣

器空無食饑者不顧胷虛無懷朝廷不御

蘭臺之吏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也

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已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以太史公作乙子孟堅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

龜三百歲大如錢蓍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蓍神龜也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檀梨後榮強勁可作車軸

湍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是石重而沙輕大儒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

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能知天

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蝨在衣裳之內若螻蟻在巢穴之中

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旱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兵

秦將滅都門崩霍光將敗第牆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也

亡徵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而相應者識其主也

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從酸東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

將有赦獄鑰動感應也
蠶合絲而商絃易新穀登而舊穀缺孩子生而父母氣
衰
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起水動作魚謂之
真並來會聚士龍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劉子駿董仲舒
設龍不盡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亂有終也
少政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
去知孔子聖也
屈軼生于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命皐陶陳

知人之術
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歷數自然耳獨慈父
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
瑯邪兒子明兄曾爲餓人欲食弟自縛叩頭代兄餓人
善其義皆舍之後兄卒養其孤遇歲凶饑殺己子活兄
之子臨淮許君升一作翼亦餓殺已子全兄之孤
人貴鵠賤雞者謂鵠遠而雞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
不畫秦漢之士者重古也揚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
肯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揚子雲生周金匱

矣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
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周
人諱其事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雲
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
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空馭英麗哉
人所以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
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

君言死者無知聖人恐開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
其實無知也
諱舉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嬰
礪刀井上恐墜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礪刀井上恐被刑
人意也無假寢爲象尸也無以書相受爲不固也
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愛憎白黑不由沐耳
使媪母子日沐人能愛乎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合白
髮乎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牛髆可以得兆何必蓍龜孔子曰

蓍者耆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耆舊蓍龜者亦可
神也取其名耳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蓍蹈龜曰
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
商家門不宜向南徵家門不宜向北堂盡南向何不擇
也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
自云秦皇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皇
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論春
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

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
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
中也周者至也
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論衡者銓輕重立真僞非苟論文飾奇麗所以譏世俗
也
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任王充書形露易觀文語不與
俗通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人有難

充書繁重如此者充答云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
引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可貴充章和二
年徙家避難歷年廢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
儔倫彌索貧無供養志不虞快乃作養性書六十篇口
正論五卷崔元始
見信之臣括囊守祿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于上智士伊鬱于下
夫君政陵遲如乘敝車若能求巧工使再理之折則接
之緩則楔之可復新矣

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原之
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鄒子輿不可得
也命世之士常抑于當時無不見思于後日以往揆來
亦何容易
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口口口口口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彫鏤女
工投杼而刺繡
上行下效期謂之教陳兵策于安平之世猶合未病者

服樂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餓而貸之反以威力
就弟強貸此不當也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嚬
蹴而脅從黨成于下君孤于上
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
叢公之好擿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橛轡而求馭治不可得

也
衛家曰冬榮者春必殺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洗灌民心蕩滌浮俗
潛夫論十卷（王符字節信）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已久矣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所以闇者偏信
南面之大務莫急于知賢知賢之近塗莫急于考功誘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人非無嘉饑病不能食至于死國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遂亡理世不得眞賢猶治病不得眞藥治病當得眞人參反得羅菔服之增劇非藥無效也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病飽貴臣傷寵父母失于媚子人君過于驕臣
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濯布以灰夫物固有以醜治好也
先世欲放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間咸云當赦是歸天赦遂乃施行
孝明帝嘗問曰今旦何故無上書者左右曰爲反支日也帝曰民廢遺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反支此明王爲民愛日也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與民同之排靡障風探沙擁河無益于事徒自弊耳擒不命大將掃除醜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

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犬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
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由宅矣
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
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人情也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夫官人有桀跖之惡結駟過士士猶以爲榮況貧有益乎處子有顏閔之賢被褐造門人猶以爲辱況實有損乎故富貴易爲宴（今本作好）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餓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傲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肯抗揚以爲不德此處子貧賤之苦酷也
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
君上治世（今本作上君歷世）先其本後其末愼其心治其行
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人或云祝融或云女媧我又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
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官也東門西都南宮北郭因居也三烏五鹿靑牛白馬因地也
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徐偃作亂造父御王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于趙因以得氏

意林卷三

意林卷四

唐　馬　總　撰

風俗通三十一卷 應劭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輶軒使者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者才有梗概與揚雄注續二十七年凡九千字張竦云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余雖不才敢比隨于斯人

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頊信也嚳考也堯高也舜推也修〔原作脩下同〕也言推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謚記曰夏禹殷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伯者白也長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伯者把也言其把持天下之政

按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案此條上下當有缺文〕

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

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頑劣婢者卑陋里語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昔在淸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況在今時耶〔案應劭三國時人此當時語〕

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蕩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乘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燔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曰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間楚千金賜二疏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不養倂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時民生二子與之餼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之有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按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

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方之內莫不師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四十七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之東嶽泰素六歲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無金篋玉策探籌之事

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生于越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

彭城相袁元服丈伯楚作光祿卿于服中生子自謂年長不孝莫大于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作字按元服名賀母汝南人祖名京作侍中府安帝加元服百官來賀垂出而孫兒生喜其嘉會因名作賀字元服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勅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為煩耳淸高若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作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于汝南郎遣兒伯三往迎喪叔漢創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舊栖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曰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倫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官〔案此下六條今缺〕

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又懸足指士遂致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仕北海相使兒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敝衣纔襪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明矣豈得養他人子乎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臥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丞相黃霸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

喜弟婦愴然覇曰此弟婦子也郎幼長歸累然伏罪
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
求庇蔭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丞相薛宣決曰縑直數
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縑察之縑主稱冤不已後
人有喜色宣知其情考而伏之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武功定
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堯也堯樂曰大章章者彰也
帝嚳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商章也物成就可章
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載芒角而生也宮者中也徵者祉
也物盛大而繁祉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聞宮聲使
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
齊整而好禮聞徵聲使人隱惻而博愛聞羽聲使人善
養而好施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名長
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此下十一條今缺）
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儒
者區也別古今賢愚尊帝時以賢達爲通儒時人語曰
問事不休賈長頭
禮云群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
諸生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
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老師故
三稱祭酒
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烈士有不易之
分處士隱居放言

易云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
莫有信者其恩德可信杖也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
教也故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豊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
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匹
夫人當能變起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從故謂
之俗人
體言側不肖按生子部版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
亦曰不肖
方言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
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溫疾過友人謝
著（鄴令）著拒不受至汲郡止客舍舍六七日諸生見恬轉
劇欲告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汲令不相識告之何
益死生命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令即汝南應鼂
聞之大驚至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
何乃默此客舍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疾
漸損融謂伯休曰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凶具對之
悲喜伯休停傳舍數十日遂去拜侍中尚書令又拜司
隸鴻融自代歷典五郡謝著不爲公府所取
彭城孝廉張子嬌議云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
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此下二條今缺）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
官破日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爲管
陵令汜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

太山守
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祀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
致風氣戊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祀于西北
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衆莫若水故雨師丑之
神作雨師故己丑日祀于東北
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
笑愁眉者細而折啼粧者薄拭眼下似啼痕墮馬髻側
在一邊折腰步足不任體齲齒笑若齒痛此事並出梁
冀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皆
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京師有胡服胡帳胡
牀胡箜篌胡笛胡舞按董卓時胡兵塡塞是也□（此下十五條今缺）
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公卿做效價與
馬齊
桓帝世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梁冀欲樹
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于獄中曝屍
路邊如鉤梁冀如弦李固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一日生此董卓字也青青
暴盛之貌
秦漢以來尊者號室作宮已前貴賤無別
按世本鯀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
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
菀（同菀）菀蘊也薪蒸之所蘊積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
郡者群也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
以郡監縣縣平也
傳舍按使者傳宮乃得舍于傳也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按易傳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有恙蟲善與人作患故人平居曰無恙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字居近城門也

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 案藝文類聚引作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說池仲魚人姓字居近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

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獄夏曰下臺周曰囹圄令人思愆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因字罪人讞

諸圍土故因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秦皇以辠字似皇故改作罪

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嚴科絕之

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堅曰此狗喻人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榻上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冠纓挂其耳矣犬復與人竈前畜火鄰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不煩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

商君書四卷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

螟螣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乏食今一人耕百人食有甚於螟螣矣

農者少而遊食眾遊食者眾則農怠農怠則治荒以強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支

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乃立君

蠹眾則木折隙大則墻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使見戰者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

聖人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于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千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縗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案隋志正部論八卷後漢王逸撰藝文類聚引作王逸子即正部也

凡人矇矇冥冥學以啟志行以處身進于道則成君子非于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丞後塞門邪

運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羅貢來貢

仲尼敘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

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 案文選注或問玉符曰 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羵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眾精潛藏

天以仙人曰子眾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天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誹曰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 姚信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綠俱生於鑪銅等出於石作舶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

輕轍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投繰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孟軻驅世事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琢玉之工則明珠不御于椒室美玉不佩于桂宮

通語八卷 案史記及類書引之或云殷基或云殷興撰未可知也舊唐志又訛為文譽

輪者車之跡檝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

毀彼者畜同而鴉噪構此者火爍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罷車作討賊之斧直陷非亂世之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才貴精學貴講賀勝文石建文勝賀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幾也

抱朴子四十卷 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翟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漢禁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
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
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
豈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
光求公所以聾邑薛燭所以乖歎猶人不學仙也
學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
召致蛇蟲衆合魚龍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定遭亂有女四歲不能
行棄冢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
在冢中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申頸吞
氣乃效之轉不復饑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
小腹痛久乃習之
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鳥以正時帝軒俟鳳鳴
以調律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翠芝
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
畏夫得彤弓以驅烏南夷得衮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
丹而不貴也
元君老君師也
若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飼之長毛
羽赤色絲之陰乾服之壽五百歲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
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
生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
世間

世人唯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素顏紅膚戕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龍淵以靡劑常新斧斤以日用速敝
寸蛸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蝎宛轉
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
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齊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璞而惡荊山不知淵潭是明珠
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
景風起則裘爐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
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
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
千歲燕窠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于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絕
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賊
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
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
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道聖人是黃老治世聖人是周孔二人
善圍棊者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人之名
彭祖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
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

于流沙
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
步去死轉近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老君姓李名耼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
住金樓玉堂
鷄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云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費
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今用少驗
白石似玉姦佞似賢
鸞不掛網麟不墮穽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穿舟以
息漏猛縱以止沸不可得也
若使素士畫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游夏不足
多矣
大廈既燒取水于滄海洪潦變空伐舟于長川則不及
矣
臣猶手足履水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剸割牛馬錐鑽不可剸割牛馬
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
殺不殺大賊乃發
熛端之火勺水可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縻及其乘衝飆
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
委轡策而乘奔馬于險途捨楫櫂而泛輕舟于江海豈

不陰哉
金舟不能淩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
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黽
諺曰古人欲達勤讀經今世圖官免治生
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揚雄所譏
明鏡舉則傾冠見羲和照則曲影覺

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珍者必拾蜀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自
非懸鑑誰能拔泥抽淪玉湼川撈沉珠
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遽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
所憎清公姦慝之所讐
文王之拔呂望秉陰求類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孔
明異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貌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
尪狎（一作犀）者不必愚
伯喈識絕音之器于煙爐之餘子野別逸響之竹于未
用之前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
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遽轉而波偃盤肅者
鹿踊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諾聲不競者皆譁臕以
高發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
也君若畏酒如畏疾（一作虎）憎醉如憎大（一本無大字）病則無
荒沈之咎矣
民有穴地而釀油囊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乎
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

就
暮惡者如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之應飆風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申者為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豈不惑
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
低眉屈膝趨事崇貴毛成翼長蟬蛻泉壤自乃軒昂此
卑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臥于道側餚齊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效

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
逢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御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
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
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
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
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兩露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衣裳者謂泣軍軍兵大一
在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余書問嵇生曰左太沖張孟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
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固云呂氏
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
目耶

閹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
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蝣是神龍者非但不識
神龍亦不識蜉蝣（蜉蝣未聞太平御覽引之作蜥蜴）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五嶺無冬殞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老君玉策曰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
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炙鼓使鳴絞絃令悲實使鼓速穿絃早絕（一本絕下有磨字）

刀殺馬立可驗也
蜉蝣窠作蠟水沫作浮石
落星炯謂巽時星落
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
帥諸侯奉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
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
鵝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鵝埋于苑中架
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
婦人也帝乃重之
獼猴鬼余友人廖永叔嘗養一大獼猴以鐵鎖鎖之于
牀間犬齧殺經百日許見鬼者云承塵上有獼猴被瘡
流血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坐上有一葛公與客談話又一葛
公迎來送去
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
潢汙也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
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

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
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
陸君深譏文章故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
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邪後數百年若有斡踪如二
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
孔鄭之門耳擁口受者皆已滅絶唯託竹素者可謂世
寶驥鞍仁義纓纓禮樂
禰衡常云孔融荀彧強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
上世之人水霜結而不樂貴極絶而不饑
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
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
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敝或廣衣大帶
或促身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
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
門排草入室洪雖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稍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于
南地也
洪年十五大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
稱意一時毀之
洪不圖恭揖補見人博奕了不觀之

意林卷四

意林卷五

唐　馬　總　撰

周生烈子五卷

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
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
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僧張羅恤鳳施弃媽隨伯樂相
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疎
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攝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
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于討已晚事迫乃歸于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賢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辯者主
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荀悅申鑒五卷

序云夫道本仁義五經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整既明
今又申之故曰申鑒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
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夫爭名此乖
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
也以割下作能附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
臣爭權此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

此亡國之風也
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
三曰致武亦四曰禁數赦（舊事篇十九本三曰遣上武之官十七曰禁數赦今此亦誤說）
秦之滅學也藏于屋壁義絶于朝野
學聖不至聖可以盡生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
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
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
伯夷于首陽想四皓于商山乃知穢志者足恥也存張
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統昌言十卷

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于百世權
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
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
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乃奔其私情騁其邪欲君臣
宜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
于婦人出則馳于田弋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
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禦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鑾
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董賢之于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
其繼嗣以丈夫寵據之勢自成膠漆也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
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一本曰作曰此節疑有訛缺）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游趨富貴

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
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
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通典作佯）不言一也竊他人
之說以成已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知足以立難
成之事能足以圖（藝何有缺文）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
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
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
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
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
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
害
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
其光
幽間則攻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直我者我又
加厚焉（天中記引此厚焉下有未有人交者也而見憎者也二句）疑我者我又加
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
事君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爲人所信義未
至也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
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

其辭雨集妙句雲來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悵怏以忘人情之所欲也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
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醫寒而飢則引日多
溫而飽則引日少
湯契後秦益後益卽皐陶子也

典論五卷（魏文帝）

堯崩舜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禹
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陰事見史記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海乃勤以求遠惟心弗
勤時亦靡克
應瑒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
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群行之主
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
得也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
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
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
黨
夷吾僭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汚此
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爲己勞求其爲己死求其爲己生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詩刺豔妻書誡晨婦司隷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
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
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必加重馮氏

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
懸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
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
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容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受封其妻泣于內恐琰富貴更取
妻妾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者
曰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鍼于
杖端有醉者輒以劖刺之驗其醉醒
人形性同于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
余喜彈碁略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安世張
公子書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
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疏自陳
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
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

魏子十卷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
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〻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大
故不昇而無殃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鐺常用而世輕之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
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
薄冰當白日聚毛遇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
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失于本不可

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作本不可失也）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昔貧窮（一作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 劉劭（劭部劭魏志从力釋文从卩）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羣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任子十卷 名奕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喜能歡舞怒能戰鬬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道德之潤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親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者爾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唯聖人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强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涸營之水鳳凰不翔尉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復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篤論四卷 杜恕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强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强而性弱

攻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

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篤

畿字伯侯魏書有傳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名曰理少子恕字務伯

恕在河東坐臥恒避父住處恕子預字元凱晉書有傳

體論四卷 杜恕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隨侯之珠不能無纇

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

夫行者榮辱之皁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斂德於不止之與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恕性疎倩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者乙所親或黨乙誇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

傅子一百二十卷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

買隣人價貴宅宅可買隣不可得也

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珮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無酸鹹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朞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語曰士非璧也談者謂價耳談者之口猶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闇闇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撐拄（一作榰柱）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韋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太元經十四卷 梁國楊泉子德撰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

鸑鷟鳳子養性高峙隱據深林不食粹穢

內清外濁弊衣褱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敗大利者缺激氣成風湧

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戒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蒹葭在田萇茝無所措其根茇邪

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飯不取座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梁蕭□字仲暉撰文觀字依朔北海平昌人晉兗州刺史盾志曾汝南太守 又云長汝太守武帝咸寧間人有毛詩評左傳注尋會又有七廟諱議見通典孔云字仲蓋有脫誤 隋志三卷今佚

水性雖能流不激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

審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羹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徐幹偉長作 任氏注

佇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

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若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材

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

救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

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人貴明鏡君子尚至言

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教以理煩

利口者如激風之至驟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識曲直期于不窮務于必勝

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陵誓人也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下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登高而建旗則所視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色益明鐸聲遠長所託得地而況富貴施政令乎

夏農不患殭埸之不修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

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興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求賢今之交也為名

取士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多助者則稱賢才少愛者則謂不肖

馬必待乘而後致遠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理

唐子十卷 名滂字惠舉 吳太元二年生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眾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冕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冕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肩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

君子守真仗信遵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垢之謗猶傷體毛耳

鷹隼聲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一本作寢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群之節必受謗嗤之患

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丸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覺

更為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
將勿雜旗鼓師之耳目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佐闕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欲顯白于雲中馳光于日下不可得也
顏彥先難云有味如醯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紵表不欲紵外而麻裏猶論者寧質于辭不麗于理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匈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矣
絨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損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按其舊皆人也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麞鹿而張兔罝不可得也
忿戾焚衣其損多矣忿毀之熱（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作忿毀之來熱覆覆而棄之所吉亦多矣語意亦通則熱當為饑上增求字）推甑而棄之損益多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強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刃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危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漢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也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
今有弱子登陷大岸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羲曰祭驅駒以榛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此也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斷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子還母尸三男于市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
禮云繼父服齊衰傳子曰母捨已父更嫁他人舉已父甚於兩絕天也（一本作與已父絕甚于兩夫此注云兒字舊誤在兩字下則是以天為夫字）耳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
聘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饑少固非孝乎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謂之一日餓母也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貪為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蕩不見本也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抑所止也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何隔憚哉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恒朝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玄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

也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
割地利已天下營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
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
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傳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立衞以善詩至宰
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尙釣於渭濱孰知
非殷之漁者遇湯文武然後知其非也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
或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廣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
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漢世賤輜車而今貴之
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
謂之黻五彩謂之繡
始皇冢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
燭
逐兎之犬終朝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漢高祖度闊而網疎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
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弘亂以尙猛天下修法
而貴理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

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西國胡言蘇合香者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
便而香則不信矣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
之珠而後珍則隨侯無明月之稱
始皇遠遊薤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菲螺山尋見發掘
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
雖造父禦之終不及飛兎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
而可以作瓦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于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于一寸
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作鵷鷁二漢之臣煥爛如三
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纍落如秋草之中繫霜勢使然
也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胸老人生角男
女變化何益於賢愚耶
豈有太一之君坐於廡人之廡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
室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
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
危故持重以鎭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
十綜五十躡六十綜六十躡先生乃易十二躡奇文異
變因感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一作猶自然成形陰陽無窮也
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作
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
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如試之效也育於明帝明

帝詔使作之車乃成
翻車先生居在京師城內有地作園而患無水可灌乃
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
辯上下者莫正乎位與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
壽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
自從賞賢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罰惡者罰一惡
而天下之惡皆除矣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
殷有二百周有三百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
以譽取人則權勢務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
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
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淨而
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
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龍舟整楫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
有所能
搆大廈者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
民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
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天下之害莫害於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

服亦重四海之珍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
功喪德異端並起撓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
豈不難哉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
定位而卑不敢逾猶之以道德糾之以仁義緻之以禮
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
聲而舉故任賢者漸消積虛者日長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
事遠之唯恐不速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
爭之者分未定也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
託舟之勢也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
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川傾山病從
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
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
憎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
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
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晝
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墾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
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
天地合而通焉
人之涉世譬如奕棊苟不盡道雖無死地但不幸耳

意林卷五

意林逸文

海昌周廣業輯

鶡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盛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
云長兄神眡故名不聞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門臣
針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世賢爲錦繡萬花谷後集醫類注云出意林）
神農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
口別生熟後乃含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上古之
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耶太一小子曰
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國皇字人老老人出
現其方長生長生死泉曜同光神農從其嘗藥以致人
命（路史後紀炎帝紀注引馬總意林）
袁准正書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
知災祥有自然之理（施元之注蘇詩引馬總意林）
叔敖作期思陂而荊土用贍（天中記陂類引意林）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
惡蛾眉士惡勝己由來尚矣（天中記蘭類引意林）
右計五條皆今本所闕者路史注一則尤爲古奧惜
羅氏失記書名不知僕射從何錄出也意林在明世
已非完帙故天中記所載率與廖本相同而亦有兩
條絕異者此必別有依據自惟固陋不能博考先就
所見集之亦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也俟該洽者重爲
增益焉

意林卷二 缺文 照宋刻補

鶡冠子三卷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麋鹿之居可招而係此在上者慈心

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曰子三人其孰最善扁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王孫子一卷

衛公重裘累茵見負薪者而屢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吾恐鄰國貪養賢以勝吾也

意林卷六 照宋刻全本補

蔣機論八卷 蔣濟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還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丙醉殺之並害二子於義剛烈則寬死否參者云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也

法訓八卷 名熙

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

忿己之短好人之長近仁也

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

相憎者能生無辜之毀相愛者能飾無實之譽

新言 吳太常顧譚字子默撰

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

刑者小人之防禮者君子之檢佞人之入雖燃膏莫見清也

鍾子芻蕘五卷 士季

珪玉棄於糞土鉛錫列於和肆觀者以鉛錫是真珪璧是僞膠之與漆合而不離煙之與水離而不合

典語十卷 陸景

榮辱所以化君子賞罰所以禦小人受金行機非貞士之操齊主事讐非忠臣之節唯高帝用陳平齊桓用管仲耳

拘烏獲之手雖錙銖不能勝掩離婁之目雖嵩岱不能睹絆騄驥之足雖跬步不能踐斷鴻鵠之翮雖尋常不能奮

默記三卷 吳大鴻臚張儼字子節

堯舜不能化朱均使爲善瞽瞍不能染重華使行惡

新言五卷 裴玄

鷙鳥之擊必俛其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者示之以柔迎之以剛見之以弱乘之以強

烏鳶之卵不毀則鳳凰至誹謗之言不誅則忠言達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材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正書二十五卷 袁準

交接虜而信衰于友爵祿厚而忠衰于君

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援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耳曾子曰教化始于童昏君之何其以訓耶

正論十九卷 袁 字耀卿

鴟抱鼠而仰號恐鵷鶵之奪己

蔡子十八卷 名洪衛人也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女惡蛾眉士惡多口由來尚矣周之管蔡秦之趙高其惡何比吾欲比之狗馬狗馬能致遠伏狩吾欲比之虎豹虎豹則君子愛其文章吾欲比之蝮蛇蝮蛇則療偏枯之疾吾欲比之鴆鳥鴆鳥又能去公子牙而安魯國惟有青蠅甚鼠覆國殘家可比

世要十卷 桓範字元則魏大司農

加脂粉則嫫母進蒙不潔則西施屏今學亦如此學之脂粉亦厚矣

伐一樹除一菌猶先君可伐而除之況害人而不詳審也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君子能修善而未必遇小人不能修善未必不遇

中才之人知隨年長事以學增故年長則智廣（二字缺）則見博

陸子十卷 名雲字士龍晉人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入便之無如之何物動而晝已將形而行迹以絕在木而音和絲在繡而服美神觸物而機駭情遇變而思易

新論十卷 夏侯湛字孝若晉散騎常侍

爪生于肉去爪而肉不知髮生于皮去髮而皮不知萬物之在天地同爪髮之在身體皆統于神明不可亂也

擇才而官之則明主不用不肖之臣擇主而事之則君子不事昏闇之主

析言十卷 張顯

被仁義作府庫食道德作棃棗古人行言君不稽古無
以承天臣不稽古無以事君始皇李斯是已
幽求子二十卷 杜夷字 晉國子祭酒
凡人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服臨饑念咸則肩
酒先甘對饑思哀則嘉餚易味
裘以嚴霜見愛葛以當暑見親
玉以石辨白以黑昭故醜好相招
從山林猶朝廷猶飛鴻之與雞鶩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者及其凌崗巒超谿壑而有遺身
之志耳
干子十卷 名寶字令升
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勢
弱于已則虎步而凌之勢強于己則躡行而事之此姦
雄之才也亦且小人
新論十卷 秦蘭字令恩仕晉
干雲之枝不育於邱垤之顚徑寸之珠不產于涔汁之
渚
志林二十四卷 虞喜
東海之魚隊一鱗鼇齒之木棄一葉世人皆能知之
孫子十二卷 名毓字□□公仕晉
教之治性猶藥之治病疾若倒懸而求藥于崑崙之山
是身後也
大光明乎天燈燭何施矣時雨濡乎地溉灌何用焉朱
門之家鬼守其關多藏之宅人窺其牆
義記十卷 名□
衣煖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百姓之飢非人也假天
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借六合之耳以聽則八
表之音可聞
國無道而尸大位可恥也國有道而有抱關擊柝亦恥
也
遊女見人悅之則自謂逾于西施桀紂見人尊之則自
謂過于禹湯
登高使人意遠臨深使人志清

絕盜飲酒非禁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術
諸葛子一卷
要言十四卷
食穀而鄙田夫用扇而笑蠶豈不惑耶
符子二十卷 名朗
木生于石未有居山而禍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木而焚
者
神農本草六卷
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自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
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
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
有九門中門最貴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
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而嘗藥以救人命
相牛經一卷 甯戚
相馬經二卷 伯樂
相鶴經一卷 浮邱公
司馬兵法三卷 穰苴
國雖大戰必亡天下雖平天下亦危古者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軍亂軍容入國則國亂順命
上賞犯令上戮
孫子兵法十卷 名武
黃石公記三卷
與衆好生者靡不成與衆同惡者靡不傾四民用虛國
家無儲四民用足國家安樂
氾勝之書二卷
相貝經一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塞針孔置水中則浮燒角入山則
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取大鏡高懸置水盆于其下則見四鄰矣取沸湯置瓮
中密以新縑沈中三日成冰取鴻毛縑囊貯之可以渡
江不溺
馬好嚙人取殭蠶塗其上唇即差

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者取一丸置舌
下以含之令人不醉
博物志十一卷 張華字茂先
竹譜一卷 戴凱之
筆墨法一卷 韋仲將
筆用羊青作心明日羊柱以兔毫衣羊青使中心高并
去其穢毛使毛不髯茹也
新序三十卷
五教五卷 譙周
周髀一卷
菱書十卷
九章算術一卷
卷二補二家本有目無文卷六全補共四十一家內有
目無文十三家勤圃先生所採逸文略見於此惟袁準
正書太歲在酉一條此轉失去大都宋本亦不全矣此
從選樓鈔得成完璧實爲可寶惜周先生未見也嘉慶
丙子四月李遇孫識

跋

是書久無刊本缺誤實多就其存者六十九家大
半今所不傳不特庾氏子鈔藉此可得大槩也予
來京師楊靜巖姊丈出鈔本見示因與伯兄松巖
共加讐勘頗有糾正錄而藏之以待好古之君子
登之梨棗庶馬氏津逮儒林之嫩更藉以傳遠爾
嘉慶庚申仲冬上浣毓賢閣貴鑑識
唐馬氏意林一書本梁庾仲容子鈔增損而成文
約趣深爲藝林所寶近世藏書之家范氏天一閣

為家富所藏祇抄本而多脫誤明嘉靖閒廖氏有
刻本較范氏抄本為完整而與宋高似孫所稱意
林一遵子鈔書目錄數三十六種目存而書佚者
又二種蓋是書久無刊刻之家流傳者絶少傳而
篇編脫佚者復多故全解罕覩今幸際
右文之朝蒐採遺究是編得入
秘府而佔畢者猶未得徧窺也吾邑楊舍人靜岩從
日下得館閣諸公校定底本別錄一冊携歸見示
以余方重鈔露校讎刻古書屬付梓以廣其傳從
卷帙零不啻錫我百朋而今人愛書好古之意亦
從可識矣嘉慶甲子冬杪虞山張海鵬識

意林辨

洪　邁撰

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甚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晁公武曰唐馬總會元撰初庾仲容取諸家書備數雜記凡一百七家抄其要語為三十卷總以其繁略失中增損成三軸前有戴叔倫楊伯存兩序

高氏子略曰子鈔百十有七家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是有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享者也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傳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徵蔽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寫其志矣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是于諸子未嘗廢也聖人既遠承學易殊從向之少純言議之多詭則百氏之為家不能盡叶乎一亦理之所必然也嘗歎籍散缺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語斯足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嘗鼎錯炙雜然也陸機氏曰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唐韋展日月如合璧賦云擷英華于百氏漱芳潤于六藝語自此來）是庶幾焉

陳振孫曰總後仕至大理評事嘗副裴晉公平淮者也

四庫提要補正

意林五卷

胡玉縉撰

前有唐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獻通考所載相同唐志著錄作一卷叔倫序云三軸伯存序又云六卷今世所行有二本一爲范氏天一閣寫本多所佚脫是以御題詩有太玄以下竟亡之之句此本爲江蘇巡撫所採進乃明嘉靖己丑廖自顯所刻較范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然考子鈔原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洪氏載穎所引書尚有蔣子譙子鍾子張顯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覽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通考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鈔出而永樂大典有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合記卷帙當已失其半併非總之原本矣

眞以周子敘意林校本敘云唐志一卷一蓋六字之譌元明以來流傳之本卷二殘闕兩家卷六全缺四十一家以仁和汪家禧所藏照宋本書六卷爲最完善世間罕見其書諸家所據校者一爲道藏本一爲四明范氏天一閣鈔本一爲明廖自顯刻本其書皆止五卷無六卷五卷之末或誤以物理論爲傅子以傅子爲中論以傅子中論爲物理論或又僞唐子之半以當傅子又闌入傅子之文入物理論中諸家有據廖氏所刻校以天一閣本者今之聚珍本爲乾隆館閣諸公所校者是也（內校語有云一本作某者即指天一閣鈔本）有據天一閣所鈔校以聚珍本者今之周廣業所校本得於綠飲館氏者是也有補卷二之逸文輯卷六之遺子書今之張氏借月山房所刻陶鮑貢成本是也有據道藏本考定其次補其闕目者嚴可均所校四錄堂本是也有據照宋本以校周本補完全書復歸六卷者李遇孫補校本汪遠孫復校本是也總觀各書天一閣鈔本凡六十有二家嘉靖廖刻本凡七十有一家周校本於廖刻外采輯逸文五條張刻本又於七十一家外采錄逸子五家李汪兩家均依照宋本補足凡得一百一十一家今參考諸家以借月山房本爲主云云玉縉案袁氏復輯意林中所錄逸子之語散見於古籍者凡四十四種各爲之敘提要稱洪氏載穎所引書有袁准正書袁子正論實皆袁準作準一作准而准訛准之誤也（謁案今有譚廷獻校本意林錄黃氏校本繼語觀此爲略而言李遇孫所補第六卷僅云假汪選樓照宋本補校不及張氏借月山房本又案借月山房書鈔十六集中無意林惟張氏所刻事實類苑第十二編有意林而亦止五卷又案蔣光煦涉聞梓舊補意林十葉附第六卷四十一家不解黃氏何以不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１０　总类、群经总义、经学源流、诸子丛钞
作者＝
页数＝７３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